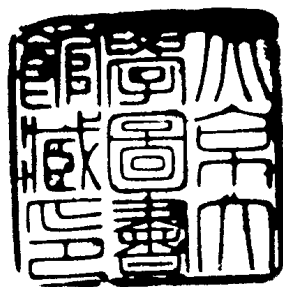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三七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史部第三七册目次

史部・别史類

識大錄不分卷（三）

〔明〕劉振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識大錄無卷數》提要

識大錄　楊言

楊言

楊言字惟仁浙江鄞人舉正德庚辰進士授行人使于代代王好學以言名儒賓禮甚隆因為諸生講易諸生即翕然師事之其後以易舉者凡數輩嘉靖乙酉選禮科給事中時方以大禮故臣僚更相水火而張璁桂萼陰附言使附己不與乃屢疏抗諍議謂陛下考獻帝而祀之觀德殿明親親也不復躋於太廟以干正統明尊尊也斯協諸義而協者也獻帝雖有聖德非若周文武之興王創業也而欲襲世室之名舛矣哉　太祖　太宗既正祀世室而復欲以獻帝可乎主以獻帝為所自出之帝是前無祖宗也以獻帝為禰而宗之是近無敬從也諸所云云皆為不然臣非不知　陛下順旨則喜逆旨則怒不逢吾而逢怒豈臣之情哉義有不可即須首闕下必不敢奉詔臣謹昧死以請已又疏言曰先帝晏駕時江彬挾邊軍四萬圖為不軌內外洶洶矣元輔楊廷和不動其眾以密謀誅之頃刻奏定策立之計此社稷之勳非止開國佐命者也即使有罪猶當十世宥之今以

奸人之言既褫其爵矣又逮其子若婿矣乃又聽百戶王邦奇之誣而盡逮其鄉里此何謂者臣謂若綸修業桂萼有憤非事非例即編耳大以未彰之罪而殺既去之臣豈國家養士之意乎至言費宏石珤之陰私訾無左証尤大無謂惟 陛下財察之若以無稽曖昧之詞咸師保大臣之獄能不為聖世一大累哉書奏 上大怒刑鞫于午門至折指終不易詞乃謫判宿州歷官南刑部郎中改文選司而忌者傾之又謫夷陵知州稍遷至湖廣參議忌者復傾之遂

識大錄

削籍歸年七十五歲卒于家言居官所至剔奸興利更民須德性篤孝友仕不忘親有母肯不遠數千里致之餘祿雖微盡以歸其父置生產與諸兄弟相共戚休同之沒篋無閒言諸子仕有貲行者延師以教之成業又貲之不履家居角巾布衣崇尚約素曰吾以為子孫倡耳諸以豪侈相矜高者必痛誡之曰吾死不願女曹有此行也

識大錄

鄭一鵬

鄭一鵬字九萬號柳齋幼岐嶷不狎戲稍長淹貫群書未冠領鄉薦登正德辛巳進士選翰林庶吉士嘉靖改元世宗念寧相翼戴功議封伯爵一鵬上書首補楊廷和勸其力辭廷和然之辭弗館中卒業授戶科給事中數戲轉吏科左給事中巡視光祿疏陳十四事甚悉復論攬納侵冒及內豎强索置之法由是寺中宿弊為清戚者不肯然近倖頗弗便甲申七月一鵬與科道偕百官伏闕請正大礼廷杖三十雖被

識大錄

挫折志操愈勵[illegible]掎屏書桂萼張璁方獻夫妄議大礼以搖國是武定侯郭勛通賄賂呈帖張鶴齡占田土亦先後論劾他如既逐諸進疏罷齋醮疏劾貢獻疏省諫官疏處邊將以安夷情疏設兵備以保鄉國戒閩君德切當世務丁亥歲礼臣並其黨當路憾一鵬最言謀欲鉗眾會考察京官拾遺罷歸 上旨令科道互相糾劾一鵬偕諸寮執奏宜言非事體不報奉詔 世宗頒遣人偉訪得其狀悲悼擢俾送而擠之廷杖六十幾為民歸內削盡瀕危復生還里欣然

以得奉二親為慈雖困乏頗盡菽水歡友於兄弟杜
門讀書課諸子學業大書于塾壁曰希聖希賢作天
下第一流大物維忠維孝扶世間億萬載綱常益素
志也有偽仙革晚春者號足遷頊安談禍福海內士
大夫多為所惑一鵬著前陽與議以闢之晚春號上
陽其徒皆效之一鵬謂陽者日也君象也此輩皆以
陽為號無乃張角之餘孽也晚春遂遯後晚春寓浙
少卿周文興家淫其鄰婦中風夭亡益徵其偽云一
鵬家居凡二十六年巡按御史疏保薦者十上俱不
報卒五十九年隆慶中言者屢請追恤乃贈光祿少
卿

張原

張原字士元別號玉坡幼有異質留目秀朗言好學
善為文自成童聲譽籍籍登正德甲戌進士授吏科
給事中即上書言十二事曰正守令擇將帥理刑獄
汰冗食省止欽慎工作恤士卒明賞罰礼大臣開言
路崇天道進德學忤旨降貴州驛丞至任學者聞原
名爭不裹糧負笈而從之遺所指授輒充然有得用
是造詣益精閱歷益熟矣方士民為之丕變先後中
鄉試者二十餘人嘉靖元召為兵科給事中原感知
遇益以諫諍為己任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凡遇朝所
上四十餘章言皆剴切至論國家大計及進賢退不
肖詞嚴義正凜然風生　上亦多嘉納之三年七月
竟以諫伏闕下原年十八九時通詩賦善楷行草書
嘗紀事將史体可觀長益博學工文落筆輒數千餘
言揮毫若風檣陣馬不可止抑故在諫垣凡論奏累
方擬議備思其疏已上而報下矣其敏如此卒年五
十一所著有黃花集螢鳴稿名濮先生言行錄玉坡
奏議若干卷

張日韜

張日韜字席珍莆田人舉正德丁丑進士授常州推官己卯郡守已令入覲日韜兼綰郡邑事會　武宗南巡江彬以寵幸虐逆止留京縱其黨客數十輩下鎮江横索民間勢張甚其守莫敢誰何常州人聞狀恟懼亡匿日韜召父老並二三家隊約之曰彬黨且至即召若等並力與格又擇囚徒乎己兒輩各具瓦石往投之部署已定而彬黨各衆騎來父老與家隊直逆之境上遮毋得入叱之曰若何來者常州連歲災殄物力大絀無可啗爾曹郡中惟有一張推官一錢不入即欲其罰草以抹若馬亦卒卒莫辨言已而因徒已見輩復奮臂疾呼逐至彬黨見耳目騷是又恨出語不遜起有他變勒馬稍稍卻身護輝策後入而飛石飄瓦爭中其頭面步退里許令數人馳告彬餘舍諸竹以待命曰韜即上書御史臺言狀御史東卿省書即行部抵毗陵劾捕韜回事追矣彬且以他狀來君行乃命韜登御史舟先發而自以小舟尾之已而彬黨果誤截御史舟御史出舟示之命疾捕截

舟者捕者者為彬黨故縱之於是諸黨業皆悉遁去益恐御史竟其捕而事或其聞故也後御史置捕者勿詰而彬亦識其黨毋得再下郡國於時內中士大夫咸云此事惟張君力抗此輩勢必以次下姑蘇迹諸臣郡何地不漁獵哉　世宗登極日韜以風裁殊等徵入擢河南道御史入臺僅四月懷慨陳時政失得凡七疏其後以抗論大禮廷杖幾絶舁出朝門外猶用布裹臀肉換扶上馬歸質明臥地牀上復口具疏草古臣狂悖已勝黜免逃三日而卒隆慶改元追贈光祿少卿七疏共燬中供太傅

張欽

張欽字文輔江西安仁人正德戊辰進士授遂昌令
遂昌俗囂強號稱難治欽至首以教化安養為法執
法平恕獄無冤滯會江西姚源盜蔓入浙境時承平
既久民不知兵欽倡勇敢結守備邑賴以安在縣三
年以内艱去民立生祠祀之服闋除監察御史正色
侃言獨持風裁宸濠謀逆　朝廷重臣有陰附之者
欽首發其姦　武宗欲南巡率同官連疏以諫伏闕
不起上屢中使溫諭且聲聞天下辛巳出按廣西南
者陸完張子麟皆宸濠黨也濠事敗二奸倖免欽劾
奏之置法黜滴果貪官姚鵬及靖江王府長史胡謙
寺諸王不法欽奏請裁抑皆懼而自戢老奸猾皆望
風遁逃嘉靖改元疏請復經筵崇聖學其言深切時
弊丙戌擢知金華府是歲民苦赤旱倉廩告竭賑貸
弗給越為請於上司蠲米平民但漕地監某以蘇民
困屬邑永康義烏俗健訟案牘山積欽推誠察微洗
俗頓革期月政聲大著吏部尚書桂萼屢致書稱譽
之己丑陞浙江海道副使時倭夷滌寇出没為患不
常欽嚴令中徽奸民以海舶取利來聞為盜入境則
倚豪勢為淵藪欽逮治當路者數家悉置之法由是
盜賊屏跡自浙遷福建參政再遷湖廣按察使貪污
吏聞風遁去楚府指揮楊中為王所寵之不善欽
逮治弗貸撓擊豪俠人咸畏服遷四川布政使庚子
晉南京工部侍郎簡工虞之弊率節儉以身先之辛
丑　九廟災欽上疏自劾不戢乙遊賛路拜天變時
留都同疏得俞命者凡五人君回將卿守益暨欽皆
一時重望去之日士民莫不悅惜家居嘗謂諸子曰
吾受國恩厚雖莅官從事不敢不盡吾心然才質所
限負吾君多矣没世之後其勿以恤典為請諸子守
其訓故卒之日贈謚不及

江湘

江湘字天信號石鐘江西貴谿人舉成化丙午有試
第一孙治乙未進士解褐知奇工雖．擢宗湯沐邑
然瘠而近陵民不勝繁役為蔵大使道殣相枕藉湘
主憫然下令與民蘇息奏記諸工官拯荒𦔳盜招流
徒所全活不下萬衆會浙江大比士遣使聘為主試
官湘曰以吾借招一郎猶日是不還安得曠其職為
人從得士家服代危之訊即用報書謝不赴時論高
之未幾有少年喜事者議請城中都湘三阜數千言
諷之其略曰設大役也無論所在空虛而飢饉之民
未易卒動即　高帝神聖其自定都以故為萬世保
障計曾無一郎一邑不金湯也而獨于發基之地闕
為崇智竭而力不足與此始有深意非臣庶所得窺
耳今欲以尺寸之堇而補　神聖之所不及難矣哉
其議遂寢秩滿遷南京刑部郎中陞廣東按察僉事
時連州山寇李亞保聚徒剽掠揭將蔓延湘規畫持
士深入其巢擊破之亡何進按察副使奉璽書視廣
南諸學風厲學官弟子先德後藝一時所識拔類多

異才如霍韜蕭與成其最也壬申丁父憂除服起補
山東學政進按察使識法持大体治獄多所平反而
獨絕墨吏柳騎將轅然不少貸嘉靖改元遷廣東布
布政使湘以廣故多珍賄異物而吏其土者率緣直
益損名乃影璵清白以風厲官僚出納謹蓋藏節約
諸經費皆曰損而手籍之庚人守藏吏把牘股栗一
日見帑金數百鋌蔵久封識浸滅不可稽詰之守藏
吏曰兹積羨也湘曰民方困征求而帑留贏金以資
不肖者之私橐何謂因盡括入屬籍以報兩臺使免
軍需是歲有民間軍需數百萬石乙酉升副都御史
巡撫山西無替三關軍務下車未數日即行邊閱城
堡壁畷焉衆皇約與諸將士勇怯策錢急而弛張之
居二年虜不敢近會有太原人李福達以妖書惑衆
聚黨至數千人改姓為亂震動三河湘兵解之而福
福達操重貲遁匿他所已聞湘圖其形購捕益急遂
詭張寅名入京夜持萬金為武定侯郭勛壽因匿勛
家勛詔書巡按御史為閱覈款覆其急湘捕得其奇
抗疏來福達罪狀併劾勛術援是親怙勢窮逆執為

亂階罪當誅不誅勳無以信法疏三上不報勳因謂
流言宮闈搆爲張寅梅究 上疑之時永嘉張孚敬
新相忌諸大臣不附己又欲結勳自固遂阿旨下潮
詔獄且使人陰書潮少易而言中丞可湊也潮正色
謝曰人臣奉法無狀不知其所何以官爲孚敬知不
能屈卒從末減罷其官潮既罷歸日侍母養甚愉悅
閒從鄉長老宿各雅歌酣飲不復談仕事久之勳坐
不法敗 上亦悔詔獄非實中外人人謂潮當復名
用而潮獨晏然將終其身無何其人卹充節新祖寵
以禮部尚書乘傳詣龍虎山爲 上祝釐所過無不
望塵承恩者獨知潮負重名先使人致帶將指之潮
恐其污己也使人報其幣謝不與見已而給事中劉
君賢疏薦潮有風節可當大任潮聞之愀然歎曰吾
罪崇也余何忍穴不深而猶以姓名累世人耶由是
益遠引不入城府辛卯正月病卒年六十有六隆慶
初奉遺詔種忠追贈兵部左侍郎遣官爲起塚而諭
祭之
述史劉振曰仕關朝著長安捷永嘉馮侍大臧收

雅叫至厝辱諸宮官大臣阿衆誓也已乎天信三疏
讀之蓋可揣揣々批逆鱗而備辛其詳禍獨茂直忠
言正氣有當於社稷之重非權幸所得辱耶乃式定
之奪庚與永嘉之免相皆不旋踵而天信身後數十
年重見褒卹炳々國史與三辰爭麗人臣何以負國
爲哉

黎貫

黎貫字一鄉從化人舉正德丁丑進士內閣覆閱所對策忠懇過人選為庶吉士讀書翰林文名日起與進賢舒芬閩中許宗魯臨清閻閎輩以志行相砥礪館閣重焉己卯授監察御史嘗奉刷卷福建兼覈有司倉庫單騎巡城劾奏鎮守太監尚春追送官銀十三萬有奇糧二十六萬石封事累十上其論絕貢獻復史官通言路尤切治道時冗食日多帑藏日竭乃請裁入之數推其輕重為定式具令戶部覆考績者視其完否黜陟之朝議是其言著為令嘉靖初元用王田伯薦輸求以其子主　獻皇帝祀還除奉祠世襲且多所干索治中王槐阿附成之貫劾奏神不享非類以外戚主陵祀非禮也乃復求乞無厭使他日驕恣如漢昭王鳳則蔓不可圖矣　上優詔答之尚書林俊會議御史言是然竟不能從会三邊有警論列太監晏宏都御史王珝當罷去而請以致仕尚書楊一清代之上從其言果靖虜患出按江西嚴治豪民互訟聚眾劫奪者獄訟為之肅清逆濠既伏誅其宗室多株連乃疏治其從獄數人餘悉末減始濠未作逆求新建伯王守仁巡撫江西有得其書跡者同寮多欲論列貫獨止之曰此間諜耳眾疑乃釋至是璽正平濠功忌盡惡人心自餘鋤強理枉與人誦之甫五月而其父訃至故事命使催趲必復命而後守制貫徑奔喪還家或懇止之貫哭曰吾方寸已亂其如復罪何吾有詔許人代領時以為孝感服闋請告家食復七年有詔督還朝時汪鋐掌院恃推見貫涖事判案不覺嘆服事多諮訪於心寔忌之会大學士張孚敬方璽正祀典請去先師王爵及減籩豆佾舞之數貫深以為不可率同列抗疏極言之鋐使人止之曰疏上必得重禍且將命爾按粵西矣貫不聽　上果震怒命法司廷鞫鋐迎合孚敬欲置諸死刑部尚書許讚力持之會　上怒稍解乃罷為民給事中孫應奎管懷理論救皆被譴讓時貫還朝僅兩閱月也去國之日士民爭識其面家居杜門卻掃不涉城市會有詔起廢業已擢用輒為御人用事者所沮九江通判林楷上言請復夫子王爵與前御史貫官諭

判化州而西京科道及巡按薦章前後十餘上皆不果用銓部議守邊撫臣欲以僉都御史起之又為同年當國者所沮士論惜焉

馮恩

馮恩字子仁華亭人舉嘉靖丙戌進士除行人奉命出勞兩廣大帥王守仁守仁進而語之道恩不責屈膝、乞薦求備為弟子守仁亦犯之毋語人任重道遠其在馮生乎庚寅擢監察御史外司留臺故事御史有所執訊甫具以移刑部曹郎俾為獄不復更相聞也恩下所司必從曹錄獄牒以報諸曹郎采其尚書謂御史屬吏我尚書讓恩恩不為動曰御史非欲爲可否休當如是耳尚書韙之遂著為甲令尋疏論留守魏公不當越江役諸衛卒語侵掘臣奪俸一月奉命巡上江故事邏卒獲盜多寡為殿最恩嘆曰是必有孽盜以免殿者下令卒晝地而程之以不被盜為上功獲多而捺者次之民自是不察盜誣指擇張紳挾左都御史汪鋐而殺人恩立訊實之法鋐以上寵之故勢張甚請大計覲吏時南諫臺毋得先論摘侯既畢事而始論摘其尤者部院更表之恩謂南諫臺論摘在先北在後皆所以詳核官邪司察漏網大夫欲自收寄而奪耳目之任不可上疏力爭得如故事

謟慢而險詐窺伺上旨沮折其屬又阿諛時相欺吏
戰守以自固思漫上疏極論之時上方喜新貴人議
建南北郊又欲令皇后出蠶北郊而摘其不合者著
論以邪徒闢之中外惴惴莫敢抗思獨上疏請　陛
下必不怒以敢言之士為邪徒此殆左右奸佞欲售
其說者陰詆之耳今天下士風日漸以鉞嘿為老成
以順吏為平易以特立為矯激有所建白咸指為沽
名言及左右輒置之遠譴不唯父母妻子恐其不能
持祿保身而朋友故舊絕跡往來以避權臣之怒
陛下尚猶以邪徒目之則惟有箝心支伏之唇噤口
朝陽之鳳而已古者天子躬耕藉田以供粢盛后親
桑蠶室以賓黼黻文章未聞出郊而蠶也今士庶之
家少習禮教者必以男不言內女不言外為美俗堂
堂天朝四方取則焉可令九重而遠出郊宿是禮行
識世有特書者曰后親蠶於郊視　陛下當為何如
主也南北郊　高皇帝未定制也分十年而合〻百
餘年而列聖繼之未有改也今　陛下一旦改之倘
夏之時而預漫周之祭先地後天則尊卑之義不明

分天分地則神明之志不通夫百年而成一旦而毀
中人之家守先業者尚知其不可而況　陛下為天
地子為宗廟社稷主哉　陛下嗣歷大位九年於今
矣以為治耶亂耶安耶危耶太倉水衡供億不足耶
資民至三輔邊徼閩陝汴洛赤地千里人且相食矣
兩淮旱蝗草蠹木葉亡孑遺矣江省大水歲課不登
爭流竄矣閩海叛卒至殺兩長官矣地震星孛產妖
作異草木變怪禽獸為孽置郵不絕書靈臺不絕奏
陛下了不之卹而治治焉以為治安今日須手詔明
日降勑諭欲以進前王毓後世臣故知其不可也曰
勑上速停二議開言路且以堯舜之用元凱為急而
唐宋之狗林甫安石為戒俱報聞思當具草時分且
浮速而　上覺之弗竟也於是益感奮思敘會彗星
見遂極論汪鋐為腹心彗并及二相臣以為名用者
宜亟罷罷者宜兼勿用遂故范仲淹百官圖例意品
諸大臣以其賢當簡用某不肖當斥其詞旨嘖厲
上意甚馳緹騎逮之至京下詔獄昔究所主名搒掠
瀕死者數四思執語不移遂移法曹擬議罪柄事者

媢鉉論比附上言大臣亟改律斬刑部尚書王時中侍郎闕淵不可從輕比 上怒奪時中職又淵歲倖卿以下遠謫有差恩遂論斬而鉉潛職迭吏部尚書王廷相代為都御史識以恩仍坐特贊譽夫當女三尺不尽合疏請之不聽爭當論決會審闕門鉉側主其議操筆東面坐諸囚跪西向恩獨北面列拔使西恩厲声曰吾此膝跪朝廷耳豈為深鉉屈邪總怒令拔卒持恩轉膝面之恩即起立不跪鉉大怒推翦詬曰汝屢疏欲殺我既下獄復欲為厲鬼以殺我哉今不在我手耶恩叱曰若安能殺我耶即重我不過磔若又安能磔我鉉益怒謂因何故叱大臣恩曰大臣而無 君人人得而誅之何但叱為鉉方撫恩獄中爭謂以受人餉恩笑曰如吾言不過以義索債耳不至如若以送人市人受萬〻金為嘉之閣府鉉慚若積貨賊狼將下殿之恩大呼曰請公卿觀吾耶活鉉無君擅權我恨不能手刃以報 上主延植威類然恩曰滿卿史何裂為祖宗不赦謀臣百七十年矣蓋以而快心破祖宗法又謂鉉有法在必請論御史

則可以恣論御史不可向書更言亦曰此豈宰公私家耶鉉乃止然猶署恩情真恩挺身出不復視者如堵咸嘖〻稱歎曰是御史始者以其勝鐵也其辯口則亦戲今杳竟其胆支骨皆鐵矣因目恩為四鐵御史錄所坐鉉爭辯語當於市四夷貢使爭構以歸而上所使詞事者亦家以聞 上頗為動容是冬得不論當匈〻時有遺恩葉者曰毋再辱恩推之地曰不聞王新甫語我豈兒女子乎御史陳言不當置伏ア都市以伸明主法何言辱耶繫獄三年長子行可年十四矣屢疏乞以身代毋兵自刎擊登聞鼓訟冤皆不報行可晝夜哭長安街攀訴諸貴人不悉見聞每望見輒疾驅避之甲午冬行可刺臂血書疏自縛詣闕乞死通政陳經引以上請 上憐之命法曹再議王廷相刑部尚書聶賢謂恩罪在狂妄無死法而行可乞代父情可矜詔免死戍雷州士大夫聞者咸舉手相慶太史鄒守益羅洪先程文德趙四德流若巷贈為謂 君仁臣直世德子孝也恩寓高要諸生多從之遊著詠亦富丁酉釋歸 擢宗即位奉遺詔錄

忠賢思平己踰七十即其家拜大理寺丞致仕卒

識大錄

周怡 王與齡附

周怡字順之寧國之太平人嘉靖十七年進士授順德推官果敢有氣節論事迎按御史前數與抗有御史臨怡甚武怡對御史益和特事益力御史竟重之至其問刑一意勿喜以嚴敏為汲戒召選吏科給事中恭歲閒封事凡八九上彈劾當事大臣若嚴嵩以下十餘人挈紐摘瑕無所避嘗曰吾儆扁舟波濤中張帆正船是吾職事至其浮沉有不自我者將程鑿嚴嵩同為大學士而不相能日圖傾試嵩竊弄威柄苞苴威份齎位望先嵩而賴無羽翼二人互有所請託於吏部尚書許讚讚故嘗與銓衡寬容不能啓爲致文選郎王嘉賓以賄敗讚連坐去及是再起為尚書簽嵩漫多所請託郎丑與齡積不能平啓以簽嵩所賂私書呈讚請許奏於　上曰此其一潛也諱訛尚多誣恐推奸主內群屬尤附外臣將為嘗日丑壽實之連熙之塞引罪自陳嵩言私書無實譁誣請訛者抑讚案良不為此此受制於與齡不自錄耳　上信之謝批答曰讚欲禁詭絶兇甚善頓平日不承一

人不過一謁者耶即嚴嵩略有狀當請決我耳何輒
曰權奸鷹犬且引嘉賓為名與齡張家持攢其黑為
民因勅解三臣先是虜數寇西北邊朝廷多置重臣
大將防拜之大同總兵周尚文與陝西巡撫賈啓不
相能亦後與總兵張鳳者不能於總制侍郎翟鵬與
督餉侍郎趙廷瑞也怡上疏曰臣惟人臣事君無柰
畢內外皆以盡心體國為忠竭力濟事為和已洪人
為虛忘難序賢為公自古以今未有不臻此治者也
近見大學士翟鑾嚴嵩兩不相和又皆與吏部尚書
讚詆許總兵周尚文張鳳與總制侍郎翟鵬及督餉
侍郎趙廷瑞陝西巡撫賈啓並不如調此太不祥也
陛下臨御二十三年于茲矣錄初年求治之銳以於
今日憂民之切宜乎天地位萬物育太平有象而四
夷來王也今日事禱祀而四方災旱未消開例鬻納
而府庫未充賜租蠲下而百姓未蘇選將練士而邊
境未寧其故安在良由　陛下焦勞於上而下未有
用命之臣也夫風教之大禮讓為先禮讓之行輔建
大臣為首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

穆穆此盛世氣象也朝廷有違言之漸則讒譖之興
長於人大臣有動色之爭則攻閒之禍流於下當今
之時內則財匱而百役繁興外則虜驕而北邊虛耗
為輔臣者宜夙夜匪懈相與圖思利國安邊之術而
大學士鑾嵩務罷狗私作威修怨鬨在內閣屢有違
言動色入見　陛下亦各私陳背詆何望其同寅協
恭以事上風下也斯非國之福可惧者一也輔臣至
九卿百執事如耳目手足聽令心志共成一身者也
輔世真知賢不肖宜明告吏部進退之不宜扶勢狥
私以不可眠入者屬之吏部宜有貞心直節如莊女
烈士使人望之知畏不敢非義相干不宜阿承權貴
一改順端後不可返也嚴嵩威靈氣燄凌逼百司指
揮撓威凡有請乞必先得其意然後敢聞翟鑾依阿
委靡氣勢雖弱權位亦尊尚書許讚直氣正色不能
預游二臣要求之望至陰擠陽排互修私怨斯非國
之福可惧者二也初設總制總督大臣欲其權力足
制三軍之命順指氣使無不如意也今既入秋虜有
犇息而翟鵬趙廷瑞賈啓周尚文張鳳等各自為尊

耻於相下各自為是耻於相用平時藩籬扞格則臨
敵舉兵機伏斷量時甲可乙否彼是此非不上誤朝
廷推轂之重下解三軍死綏之志臣不信也斯非國
之福可懼者三也抑臣之所言不特如此而已臣謂
直言敢諫之臣雖不利於權貴因有力於朝廷近如
御史謝瑜童漢臣輩皆以論劾輔臣相繼假公事罷
諸若伊敏生喻時昔亦已竄於犨邑之間恐自是
陛下之臣雖有檮杌驩兜讒謾言之斷非國之福可
懼者四也臣謂今當致力中原宣威沙漠之日如有
忠勇將官宜推赤心以置其腹明大義以激其烈志
有異同明白曉諭入有賢否詳審鑒別近見總督兩
廣兵部尚書蔡經劾去官員獨以都指揮僉事一人
當之苟且撒因殊負朝廷簡命綏遐之心失大臣鼓
舞經略之術非國之福可懼者五也凡此內外臣
工不和之驗伏惟陛下明離斷乾赫然中戒更望
優容言路博采群衆先務和德於上則大臣自爾肅
雍於下而群庶從之百姓象之人和薰蒸神聽和平
臣之外侮不足禦矣疏入 上曰厥怡言群臣負君

識大錄

義是乃其本心初發則謗訕朕日事禱祀不知知德
於上神不我聽夫朕事天禮神洪花多備四方之廣
得不無災若論海內康平凡百有位皆當勉職學朽
及朕其以實對怡具疏請罪 上曰厥怡所言嵩塞
本惡內直諸臣以為贊事大道好悖肆也詔杖之闕
下與楊爵劉魁一体錮繫怡在繫與爵魁授書究易
忘其夷險時獄繫嚴甚三人益守密通互相質証居
三年 上采箕仙言釋之閱月復與爵魁同逮〻者
至怡方抵家語逮卒曰請得侍老母一宿許之明日
同行整詣獄如故又十年與爵魁同釋怡究心李閩
師鄉守益王畿而友羅洪先唐順之錢德洪為友家
居則與鄉紳貢師來梅守德沈寵講李注水之上以
精一為本存誠無欲為功体之真誠而求之切至
穆宗改元徵給事如故 遷太常少卿立朝四十六日
復疏陳定君志畏天命敬大臣勤朝政慎近習文事
忤旨調山東僉事轉南國子司業將姜寶為祭酒汴
事厭平怡更勉寶李閩劇以寬博明年擢太常少卿
奉命守巡撫都御史陳道基張佳胤郭莊先後為怡

立祠鄭人私諡之曰莊簡怡在獄有曰對磚記二篇其曰對篇曰周子被罪下獄手有梏足有鐐坐臥有柜自有數人監之客過問曰辱乎周子曰國法也焉爭曰君罪之也然則樂乎周子蹙然正色而對曰君之怒也而敢樂也然則安乎曰安曰何安也曰余今知慎也手有梏則恭足有鐐則重坐臥有柜則不敢以妄動監之者衆則不敢以妄言行有餘則疾徐有節夫是謂之安客曰不然也予聞云禮樂也所居刑具也以刑具為禮樂非謬則戲忠臣之事君也不逆其忠不反其行知國之法也而不敢以不共知君之罪也而不敢以不訟知君之怒也而不敢以不畏由此而往其庶乎周子肅然起敬曰請事斯語矣其磚記曰獄有巨磚工累其類之細者於下以二巨者鎮於上為臺焉朝夕必對起居於斯讀書於斯飲食於斯予之資磚也多矣久而有感曰磚其君子已乎其為物也博大而厚重為制也平直而方正為質也若樸而靜定為德也頑而為度也虛其始不知其自來也與壽不知其世也前夫吾也或抗之或棄之或棋

識大錄

局之或賤役之其污穢而小用之者不可以殫記磚之用其不詭也夫貴之不榮也賤之不辱也親之不喜也儀之不怒也臨難不碎也見可欲不匿也受潤不溢也多能不伐也磚之德其難名也夫遂其德不易乎世藏其用不成乎名磚其君子已乎予李之而莫能及也又有數子書云為人當為大人主决烈志奮剛大氣存中正心養靈明性調和平情出典則言行光明事積博厚德成悠遠業大人之事也王友齡者卿寧人受李於崔銑其為文選郎進恬然偉耿介必遂當為良時肄朝廷寓惟有甁罍數事分遣鄉人往上馬去京師入昔指欣為奇男子友人交有合已者千里必通苟非其人對面若山河閑中馬理作平陽四賢贊以列於陶恭介韓忠定及張西磐之間

周天佐

周天佐字子弼，晉江人，舉嘉靖乙未進士，授戶部主事。御史楊爵以書得罪，拷掠無人，而上猶震怒不已。朝士人人悚懼，以爵為戒。天佐獨憤懣，廢食欲奮身救之。會九廟災，詔百官言時政闕失。天佐乃上疏曰：陛下以宗廟災變，痛自修省，凡政事闕失，許各衙門條陳，且欲務關國體民瘼，不許泛濫攄文，虛應故事。仰見皇上畏天之誠，求言之切，治道更新之會，轉災為祥之機也。大小臣工孰不感揚思效其愚，乃今闕政猶有在，而忠言未盡聞，此何故哉？良實以聖明未察之度未宣，而臣下畏望之心猶存也。蓋示人以言，未若示人以政。求言之切，乃示人以言耳，而御史楊爵之獄未釋，是未示人以政也。臣時即欲冒昧上陳，但聞詔書且下，意曠蕩之恩必首及爵，今復不然。臣展轉思之，心竊未安。況明旨既許條陳，苟有所見，寧忍於默。國家置言官以言為職，揚爵所言之事豈迷，啓見惟以過直犯怒，誠可矜嗟，而爵今在獄中已經數月，且聖恕之下

一則曰小人，一則曰囚犯。以盡言極諫為小人，則為緘默逢迎之君子不難也；以奉直納忠為囚犯，又孰不能為容悅寡過之臣？扎言付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人君一喜一怒，上帝臨之。陛下試一思焉，其所以怒爵而罪之者，果合於天心否耶？昔人謂雷霆之所推折，萬鈞之所覆壓者，爵既遭矣。身非木石，命且不測，萬一先朝露而殞，是使諍臣飲恨，直士寒心。揚爵一身之利害不足深惜，而所關係聖德之損益不細也。方今陛下恭默思道，畏天勤政，聖心洞然，臣願察爵之疏，原爵之心，特賜釋放，仍乞明示嘉納，不吝旌爵之忠讜，以風天下之直，則聖德如天地之廣，如日月之明，由此而天意不回，未之有也。疏入，上怒其言懟，越職，詔廷杖六十，下鎮撫司獄，牢固拘囚。天佐創甚，而脅爛裂，腹上俱青黑色，其體幹細弱，手指微寬，可自脫出，守者以鐵鍊貫揭，日中令不能轉側，絕其飲食三日，而外未驗屍時天晴，且微熾而雲霧撲空，震雷微雨，屍既出，雷乃息。天佐妻吳氏候於門外，見屍出，以頭觸地，哉負極寃，寺無不

悲痛民有張獬者祭於柩前而哭之人曰子與相識乎曰否吾傷公以忠諫而死是以痛之深也爵與天佐未嘗一相識亦未嘗以名相通天佐初下獄爵不知天佐為何許人亦不知其言何許事也既而知之思欲以識其面貌然各閉於幽室中困於桎鎖又天佐以救爵故下獄故獄戒諭甚嚴凡側所往來必間其期未得一相遇焉然爵一念惻惻洒泣思天佐不能堪其困若之甚而思有以寬解之呼一人即膝上手作困卦二字以潛慰天佐乃示以困亨貞大人吉无咎之義也天佐首之微有笑頰獄中人有以宜自寬心語為慰者天佐應之曰事吾所自為則反吾恬當安吾心何不寬乎天佐風神清秀謹越舍慎操街卓然必為君子居家孝友與人交信而能歌並任即署累典栽擁滿命絕俗菲衣糲食扶冊吟誦晏如也死時年僅三十一家貧不能斂僚友為之治喪

馬從謙

馬從謙字益之號天溧陽人幼岐嶷簡默迥異群兒父嘗撫之曰兒必亢吾宗恨生也晚吾弗及見也弱冠入邑庠遂馳儁譽中值家難處之泰然曰此其樂不克我於疾疢者乎益肆力問李遊北雍文名日蕆六館之士慕與儔者嘉靖辛卯舉順天鄉試第一登乙未進士授都水司主事分署彭城飭與修舍以庶公自持始徐梁帝夫綸各州縣不習水性每歲被溺者不計其有分田歲入粟若干斛涖事者以為公費從謙會其歲縮撤兆官司其出入以衆募民能水者充役無事則已有名則千夫即集有餘以賑州民之顛連無告者二洪之石哭兀而出千態萬狀游踏水中舟觸之碎從謙捐資募石工鑿而夷之遂成安流銓曹知其賢移官主客主客主四方賓貢先時夷人至必挾帶方物求市譯者為之交易率自利其十五而濅以侵物夷之夷情不平從謙庶其弊絕之以法夷大悅服扶滿遷尚寶司丞有朝貴偽造牙牌而儆者從謙欲叅其事同列難之從謙曰吾職符璽此尚

亦隱乎竟委之卒議如律焉　上以制誥重典命翰
臣選優於文章者一人專掌之僉奉從謙李竹起草
簡入內閣司內外制所撰典重有体諸以潤華遺者
輒謝却焉明年冬陞光祿寺少卿兼翰林院五經博
士典制如故命甫下奔喪歸扶櫬三年未嘗見齒釋
服仍拜原官雖內閣職務核簿書大自尚食細至纖
悉釀膳靡不綜理雖宿巧蠹者斂不敢肆時輔臣嚴
嵩貪墨誤國從謙抗疏論之留中不下人為之心慄
從謙弗少悸也　上方好玄修威與齋醮日費數千

識大錄

金挂籍中官杜泰怙勢窟穴其中優冒以巨万計從
謙瀆疏暴其罪并諫止齋醮比入為其黨所抑嵩且
陰嗾之指為誹謗　上震怒欲用子罵父律論死頓
諸司犄為申理乃命廷杖八十謫戍極邊從謙遂死
杖下遺書教諸子曰吾罪在不貸　聖明不以顯戮
疾且不朽汝等其自勉樹毋怠且諭散粟帛以表宗
族親故求及家事從謙天性嚴毅樂與人為善入有
過亦必面叱之不能色莊私居儼然不通聲色雖盛
暑必衣冠危坐課子弟辨析經疑讀古文辭商確古

人暨自詩文汪洋閎肆和平精鑿追踪作者論天下
事據古証今鑿〻若指諸掌如漕河渠戎條論諸篇
時輩推服焉所著有竹湖小集若干卷

識大錄

厲汝進

厲汝進字子修灤州人生岐嶷若玉雪髫補弟子員嘗李博覽先達皆虛心接引之賓為里中師名士多出其門來修一無所私侍父疾湯藥三月餘疾愈方返惟宣嘉靖甲午舉於御試有出百金助息者辭弗受戊戌登進士授池州推官東帯坐堂讞十年疑獄者七撫按賢之凡諸郡人獄皆質成道路有神明之竭微拜戶科給事中進都諫上疏劾嚴嵩為國大毒子世蕃弄權納賄其勢方張童平之特耳禁于始疏

上嵩竊黃瀦時侍 帝謁言曰當大學齋戒時何得又未能揭桼 上大震怒不及覽命廷杖八十謫雲南亦依典史慨然曰生既懸蓬弧長何計桼越即日就道次年考察罰勸吏部羅織之例不復錄汝進象在池州建德徐紳為諸生以事逮繫汝進奇其才特釋之後紳本進士官至都御史人咸服其識鑒汝進直聲遠震外夷高麗使入貢時問曰厲給事安否其名重如此居御二十餘年衛伴泉石詩酒自娛好賑樂施濟貧赴急不計勞之輕重囊之有無也嘗慶殘

祚後原官秋尋以疾卒時年五十九朝士聞之罔不咨嗟曰正人未究其用世可無斯人哉

張翀

張翀字子儀柳州人幼倜儻為文操觚立就嘉靖癸丑登進士第授刑部主事友同舍商伩董傳策以氣節相砥礪時嚴嵩當國員外楊繼盛經歷沈鍊以直言棄市會給事中吳時來疏嵩父子奸狀翀文傳策章繼上俱下詔獄訊所主使者翀仰對曰臣自求為社稷衣耳疇能主使者即有罪臣三人自當之會地震上惻然解發烟瘴地方永遠充軍翀戍都勻諸生日執經侍講下翀語以忠孝大節及性命之旨曰性命非懸空者離倫物談性命非真性命也 穆宗即位召補吏部驗封郎晉大理少卿尋拜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韶督軍事至則撫流民逼岡寇平三巢又遣兵解惠州之圍念猺獞為西粵梗疏請先剿古田次及八寨則百粵無煩南顧 天子韙之復悉如所策率未晉大理卿尋遷兵部侍郎疏乞歸養萬曆甲戌起兵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兩子入為刑部侍郎累疏乞休歸乙卯秋卒于家翀氣節才識為海內所仰重所著鶴樓集拾貳卷傳于世

林潤

林潤字若雨莆田人本嘉靖丙辰進士除臨川令嘗以事之永豐適盜賊猝起城殆潤為畫城守便宜賊卻永豐人刻石紀功而尸祝之擢南京山東道御史嚴世蕃置酒為別諸御史見世蕃不敢吐一語潤獨高談壓坐世蕃數以目顧之既罷語其客曰吾見林御史相貌似好持諤諤者吾頃以目折之彼必以我為忌之也異讓遣人候之曰嚴侍郎謝女顧無刺論當世事潤入南臺首劾祭酒沈坤以非法支解人蝦妻父持鹽利坐受買人金無算又以行營築地謀獄其居數十里輒斷戲人墳墓 上為藩貴坤置之理收論副都御史鄢懋卿懋卿嚴嵩所最進幸門生也路視都堂例無外遣怨有詔下懋卿推理鹽政於秦晉吳楚閩世蕃度是役可得累巨萬迺私劫之曰歸必以十萬為謁淺懋卿所至搒掠非獨急營索貴且欲滿其約契歸報世蕃既卒事司農首推金無能依縣官論邊半歲而邊路羅供億費且億計潤悉以其狀聞而懋卿嵩力竟報聞伊庶人典楧或

浙人與主書欽廣拓府第開拖脉以當王氣疏請修治先遣人賂嵩諂可之潤具條以聞且言受金事有數萬通神陰扶默助之句換亢舉爵後復持世蕃羅龍文大逆狀比之龍文貫入子以善淳承嘗受賂制胡宗憲金二十萬往賊酋汪直所解相鄉國宗憲因奏託嵩以龍文附入門客除中書舍人壬戌　上用御史鄒應龍言論世蕃戍雷州龍文戍潯州二豎出長安門即以力脅監論者從亡之家久之龍文歎入袁州私候世蕃陰設計事會潤按視上江嚴徽

州推官泉郡微伺厥蹤得其豎往返狀具疏發之其略曰世蕃龍文二兇狂悖罪當誅夷　陛下赦之戍於南海迎相約坐里中為大俠不道而龍文又時入袁州與世蕃挈手辟幽者仰天太息怏怏有餘言宜械致京師考掠疏入　上赫然震怒即下潤捕之世蕃兒紹庭官錦衣衛聞疏下遣家奴走報世蕃始懼快騎赴戍所時龍文客遊梧州梧州守聞詔直於諸合追收之而世蕃到戍才二日即斜以行潤復論其里居諸不法事大約云世蕃僭逆無上招致亡賴世

識大錄

命尤甚集江上疑有非常包誅之以銷禍萌籍其貲以助邊　上從之世蕃既伏誅於是籍貲約二百萬龍文亦十方紹庭擬旭復遣人馳報嵩亟呼諸家奴並召諸所往來客慫其盜金七而自守舍是以寶玉雜惹而金之托損心什三後負責無以塞詔旨其家始主書遞其姻屬於是匿窮治黨支各以償金罰民無得脫者事竣擢南京通政司參議累晉副都御史巡撫江南至吳首訪民疾苦為封事十餘條上之愜切惻怛　天子改容納焉初潤於捕罪人時往來江

北已遘疾抵吳攜攝視事再卒於官先是倭陷吳化潤疏鄞組三年仍乞節金修復學宮並予諸書生金鄉人德之次當旅櫬過次江橋江橋背城四十里所至各為位進遺祭哭凡三日入城之旦士大夫集素車白馬爭迎之郊而持幡酹酒慟哭擁觀者至不得行居頃之諸書生復以潤功德在御校中最大會御史行部至請祀潤十奉宮從之

述曰潤振曰始世蕃挾其主上擁目事中蛀時開者莫敢危之假令嵩且送討其異時禍及已於首論淮

陰輒誣為謗語下司隸繫責之事去矣迺遂其直聲
啟起絕不省其能餌之市天道好還必可誣也不可
誣也

趙用賢

趙用賢字汝師號定宇常熟人資貌雄偉博學強記
草精六執漁獵百氏凡今古名賢康濟之績靡不諳
悉舉隆慶辛未進士選授翰林簡討萬曆丁丑首輔
張居正聞父訃不奔喪臺省漫會疏留之用賢太息
曰予我欲短喪仲尼不可況不喪乎是不獨可為斯
世綱常惜亦當為相國進退惜矣是時彗出西南長
竟天用賢遂上言喪必三年周孔以來未之有改先
朝楊溥李賢亦皆三年然亦回籍奉旨奪情未有不

出都門而據之赴闕者也國家設有臺諫所以為紀
法之司非阿意順旨之為也輔臣之留　皇上有成
命矣惡用贊詞我幸輔臣名行不至大裂耳脫異日
有不肖竊位焉亦將借故事而為此附和乎臣誠不
知其可也疏入居正大怒翌日傳旨廷杖六十除名
用賢歸居正則日未解直指蘇吳者受密諭將興大
獄吳中洶洶用賢聞之曰吾得從其弘子胥不有餘
幸我惟冥搜經史匡坐笑詠游居無間既而直指中
悔移病去歲壬午沒有將承者代事抵毘陵業已張

他會居正卒以言官累薦起家復為簡討癸未陞右
春坊贊善時凡居正所排陷者皆被徵列交戟死意
反居正故改期一旦滌除之為快於是異議者遂以
朋黨相攻用賢上疏乞歸極言朋黨之禍乃決宋之
季小人借以去君子而空人國者非盛世所宜有引
去甚決不允頃進經筵講官不校會典推司經局洗
馬管國子監司業事陞右春坊庶子用賢自制錫時
目擊東南民困於徵輸指於父老攒攒知其賦所以
偏重有不盡隸戶負　脊代焱有不可勝言者至是

關撝李衷黃習夫〻　相與訂扭者四十七晝夜陸
陳十四事疏上格於衆咻謂南人不當言南事竟寢
之丁亥陞南京國子監祭酒既蒞南雍惓惓以四維
勵諸士曰士不敦彛常即有淵雲之墨妙直如雕龍
繡虎無濟於實首舉海內高行鄧元錫劉元卿等以
旌舉之凡六館試事必躬衡其殿最第有寸長靡不
拔擢娓娓一以身先士子熙驚若記於嚴而忝耽肆
進修者崇其引翼而日與起復除奏監事之當舉者
及庙宇之當新者畢為營修己丑兩具疏乞歸且言

識大錄

人臣不可以身之將退而忘忠益乞早定　儲位有
言官李沂忤絕張鯨毋令覬覦事犯陛南京禮部侍
郎尋草疏同尚書王弘誨請早教元子不報辛卯特
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再引疾乞歸又弗允並
封議起復上書極陳其不可亦寢不報癸巳陞吏部
左侍郎兼官如故甫復任為忌者所扛懇乞致仕歸
三年而卒年六十有三用賢為人剛直好義凡事関
君國持議必依於正意所不可雖貴顯力諍無所避
至人頫頫疾視之〻　定武勸其少遜以避擯辟用
賢曰世之治亂非在〻　〻之當已人臣食君之祿而
第圖全軀保妻子隨人短長可謂忠乎其在親戚友
朋亦然聞有善稱之惟恐不及有不善規之惟恐不
力殊不計其能從與否故世之多用賢者以此而嫉
之者亦以此

沈思孝

沈思孝字純父浙江嘉興人少有大志不屑、為章
句學而以名節自矜厲登隆慶戊辰進士當、今時
輔臣高拱綰銓事於衆中每目矚思孝欵恵以京兆
思孝謝曰令吾分也越分不祥乃以為番禺令番禺
善地吏仕、以賄敗思孝廉聲特著制府檄諸留人
市海外諸國推其入以佐幕府思孝以為誨盗持不
可又欲田瀕海山益撫顧思孝復策其非便力沮之
制府以思孝狡頑[illegible]之未熱以中也卒射薦之右

入擬授工科給事[illegible]心孝發其奸貪狀陰
構諸當途遷補工部主事會輔臣張居正父死不丁
憂臺省大臣競訣之思孝慷慨流涕偕同舍郎艾穆
上疏極論居正忌視貪位其詐過激忤旨廷杖八十
謫戍神電衛居正没召守舊官尋擢尚寶司丞驟遷
順天尹思孝感 上思愈益發舒無少顧忌浸大為
事意客有吾子執政省從容諷思孝弗為崖、思孝
笑曰我如松栢安能作桃李頼耶王錫爵初入綸扉
亦使人諭意思孝終不應會丁御史此呂論科場事

吏部紀御史以暧昧中人大辟思孝獨謂御史言是
而時與同志頌言之於是言者攻思孝謫南太僕
卿甫上僞孝御史襄以私怨訴南臺御史、瑞進
士顧允成等劾襄直瑞與襄俱思孝感憤不息曰時
事如此不去將自及遂拂衣歸久之起南光祿卿再
擢右僉都御史出撫三秦寧夏難作思孝執議與督
府異同遂移撫中州力辭不赴移卿大理遷工部左
侍郎疏減羊絨之額止盔甲之請裁附第之侑所省
金以無算晉右卿[illegible]侍月根之期汰退

錄之濫一切規畫[illegible]音以廷爭日本封
貢事與當事左而丁御史從謫中稍遷至參藩復罷
計與思孝又爭之力卒不聽遂移疾乞歸 上優慰
留之思孝自念直道难容終不能就指向人疏祈益
力久之乃允去之日清風灑然觀者填衢巷捐與款
訖曰此曩日杖下沈大夫也思孝歸杜門謝客幅巾
短褐如布衣時未嘗以一刺自通大吏于宅以縣邑
請志屏絶之思孝為、憲洞悄直決而剛心起自淡
薄勁節愈力耻與世俗浮沉肆及凶事椒托蛇袈毗

俛々不竭秉鈞者又不克堪故雖受知　明主旋起旋僕終不能安于朝々葉伯高惜此力固薦拔復為忌者所忌而思若尋常戮乎

張玉（子輗　軏）

張玉字世美祥符人也以元樞密知院來歸　太祖禮遇甚厚玉感奮思效洪武二十一年從征下漁海子合刺哈之地以功授濟南衞副千戶又從征捕紅帖木兒至延安延州進安慶衞指揮僉事二十四年北虜侵軼邊境玉逐之至鵝寒山而還調燕山左護衞明年轉都指揮同知三十一年　文皇舉靖難之師首用玉略北平九門三日城內外悉定師將出上問玉何之對曰薊州地要不先取將為後患薊平餘不足圖師至薊諭之不下玉環城而攻薊守馬宣率衆出戰遂執宣殺之并執指揮毛某王知其才釋之送詣北平是夜玉趨遵化簡勇敢士四鼓登隅闉其城門將士皆入城中始覺守將率兵拒戰執其將斬之餘不戮一人將吏悉隨玉上謁而永平密雲皆望風輸款諜報長興侯耿炳文率兵三十萬屯真定玉自請往覘還言軍無紀律不足慮若速趨彼雖衆新集我軍乘其未備一鼓可破也　上曰然明日遂抵真定接戰炳文大敗俘其左副將軍李堅右副將

識大錄

軍寧忠及都督顧成等斬首三萬餘級　上謂玉曰
此行汝之功也非汝與吾意合不及此是時江陰侯
吳高以遼東兵攻永平城甚急而曹國公李景隆引
兵數十萬將下北平　上與玉謀先援永平既至高
望風棄輜重而去玉從　上追之俘獲甚衆玉因言
大寧去此不遠請移軍襲之遂攻大寧自辰至午城
破斬其都指揮朱鑑執都指揮房寬下令撫輯城中
頃刻而定乃趨北平而景隆兵已圍城數日玉請先
擊然後入援于是往擣景隆營大戰三日城中亦鼓
譟出內外夾攻景隆不支遁去復攻廣昌蔚州大同
諸城皆下無何景隆收潰散卒號百萬且復至玉曰
兵貴神速先事者勝請往駐白溝河以待後三日景
隆果至玉擊之斬馘無筭景隆退保濟南玉乘勝進
躡圍其城既而解圍攻滄州獲其大將徐凱進攻東
昌而東昌兵已列　上以數千騎繞其陣後忽被圍
衝擊而出玉不知　上所在冒入陣大戰連殺百數
十人玉亦被創而沒時年五十有八　上聞哭之慟
既旋師諸將皆侍語及東昌事　上曰勝負兵家常

識大錄

事不足計所恨艱難之際失張玉良輔耳言訖令寢
不帖席食不下咽乃潸然淚下諸將皆感泣　上既
踐祚顧侍臣曰張玉才倫智勇論靖難功當第一惜
其早没贈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
右柱國追封榮國公謚忠顯　昭皇嗣位加封河間
王改謚忠武配享　文廟子三人長輔自有傳次輗
自幼聰穎動止不凡六七歲時即能習禮儀讀書大
意通其大義稍長益力于學不尚紈綺之習永樂中
以勲臣子入見　文廟奇之特授金前衛指揮使陞
長陵神策兩衛正統初　上念公父兄之功且姻婭
戚里進錦衣衛都指揮僉事日侍　經筵十四年以
勞勳陞僉後軍都督府事領禁兵宿衛天順改元
上復位首以翊戴之功封輗伯食祿一千三百石予
孫世襲　賜以誥券仍典宿衛兼都督府事三年以
老疾乞辭事　上念輗宿德特許優閒調攝且命醫
專視藥餌有加時致存問五年冬　上思輗欲一見
特遣中貴人齎寶鏹三千緡及白粲羊酒等物往賜
且道意遂力疾強起入見　上甚歡顧問良久命輗

仍典宿衛寵眷獨隆六年春忽疽發于背卒年七十
有三訃聞 上震悼追封文安侯賜謚忠僖次軏永
樂中以勳戚侍 太宗皇帝授錦衣衛指揮僉事洪
熙元年 仁宗皇帝嗣位特陞指揮同知宣德改元
漢庶人作亂 宣宗皇帝親率六師討平之軏扈從
有功賞予甚厚仍給世襲誥命正統甲子 英宗以
北虜未靖命成國公朱勇往征之軏為前行首敗虜
於北城復追至瓘帽山虜悉衆來戰奮擊之虜墜而
潰斬馘甚衆凱還以功陞指揮使又用薦陞都指揮

識大錄

僉事典禁兵未幾復署僉前軍都督府事尋即真時
麓川賊子思機發復為亂 上命將往討以軏副之
既至分道並進一鼓就擒師還至荊州復命軏移師
貴州以討叛苗會景泰改元遣使詔還以麓川功陞
右都督總京營兵天順元年 上居南宮軏曹吉祥
石亨暨兄輗等協力擁戴迎 上復位論功行賞進
封公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
太平侯食祿二千石賜以誥券寵賚之厚蓋異於他
仍官子瑾為錦衣衛指揮同知是年冬上疏乞解兵

識大錄

柄 上不允二年春得疾卒享年六十有六訃聞
上深哀悼素服罷朝歟日即遣官諭祭喪葬賻贈之
儀悉從優等追封裕國公謚勇襄
逸史劉振曰今之勳臣之盛無如張氏一門益永樂
初靖難之臣雖衆而功之著者河間定興兩王也天
順初翊戴之臣雖多而功之著者文安太平一公一
侯也嗚呼張氏父子兄弟四人咸建非常之功此所
以享福祿榮名於當世與國咸休也

丘福

丘福鳳陽人以小卒事　成祖藩邸積年勞擢護衛千戶靖難兵初起與朱張二王首建義奪九門轉戰真定夾河滄州靈璧先登有功累陞中軍都督建文四年封淇國公食祿二千五百石與世券當是時論功評福第一福善高煦數勸　上立高煦為太子上不許福質直無文有勇力善戰輒輕敵深入永樂七年為征虜大將軍總兵武城侯王聰同安侯火真左右副總兵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遠左右參將並出塞擊虜　上曰本雅失理逆天道羈信使命爾徂征自開平以北即不見虜時時如對敵日夜嚴斥堠遇虜設奇奮擊否則審察事機便宜進止又密授方略臨遣福出塞率千餘人先至臚朐河南遇虜游兵與戰敗虜遂乘勝渡河又獲虜問我者尚書一人福頋飲虜尚書酒問本雅失理今安在虜尚書言本雅失理聞兵來北遁去此未遠可三十里福大喜曰當疾馳擒此虜時諸軍未集皆曰此虜誘我不可信偵諜軍畢集遣精騎四偵徐議進擊否且墮虜計福不從

又令虜尚書為鄉導率眾直薄虜營與戰相持二日每戰虜輒佯敗引我兵深入福意銳欲乘虜遠力言虜示弱給我退則乘我進則伏我惟結營自固晝揚旗伐鼓出奇兵與挑戰夜多燃炬鳴砲以張軍聲苟困虜使虜莫測不二日我軍畢至併力奮擊必大捷否亦可全師而還將軍奈何不慮此聰亦力沮福皆不從欲遣火真使虜詐求和辭虜謀率精騎劫虜真猶豫未決福勵聲曰違命者斬即上馬先馳麾士卒控馬者皆泣下諸將見元帥去不得已從行不數里虜伏四起奄至圍之遠聰率五百騎突虜陣斬虜數百人聰戰死遠馬蹶與福真忠皆被執死虜中　成祖聞敗大怒諭東宮明春朕且親征雪恥又遣使諭順寧王馬哈木丘福敗績或本雅失理得福軍旗幟衣甲詐為攻爾慎防此虜以故福後不得嗣

朱能

朱能字士弘鳳陽之懷遠人父亮從　高皇帝起兵積戰功至燕山中護衛副千戶平卒能生而魁奇臨偉勇力異恒輩既代父官為燕王所愛重嘗從　王北伐取元太尉孫兒不花還其軍遷文初　王以強大見猜　天子使三司諸大吏謀建之勢且迫　王猶隱其事能與張玉丘福直入倡言白　太主　高皇帝親嫡子最長而賢武　朝廷不察乃以吳濟見擬今諸允謀定吳郡無論　大王我曹亦安能坐待追醜也　王乃決而與能及張玉丘福謀園三日入謝宴伏兵執之遂分率虎騎入百奪九門梧撫城東外三日大定從　王攻薊州先登拔其城虜其將都指揮馬宣等乘勝取遵化永平密雲諸邑東略地抵灤河還逆擊雄縣漢先登入東門破長興侯耿炳文之前鋒九千人追之至月漾橋虜其副二都督楊松潘忠等遂追殲餘衆於鄚州乘勝長驅至真定與長興侯之大軍遇能提文八長子圍二拱餘從敵斬士二十餘騎突入其陣瞋目大呼西貂皆辟易　王虎

衆從之遂破其陣斬獲數萬追奔至滹沱河敵餘衆尚數萬人能復大呼馳而蹂之遂潰生俘三千餘畫充　王大悅賜書褒獎尋從救永平解其圍追敗江陰侯吳高之卒二十餘萬復從定大寧俘其扞命者扶壯士還而曾國公李景隆以五十萬衆攻北平畫夜不息能從　王入援遇于鄭村壩力戰大敗之進攻其營又敗之急擊景隆兵之營九門者城中亦出兵夾擊敵遂潰去所遺軍資甲仗以巨萬計從略定廣昌蔚州大同敗其師而景隆悉鳩其亡散并未傳者號百萬來攻　王親拒之以能為前鋒晨發而馳午至白溝河摧其都指揮平安軍及中旗大敗其軍明日以左哨當敵前鋒復大敗之盡收其輜重追至濟南復大敗之詳其降卒萬人開城　王悉縱使歸復從下滄州先登縣東門入國首六萬獲其總帥徐凱進攻東昌與盛庸兵鏖戰勝負略相當　王以數千騎突出敵後敵知其為王騎也悉衆圍之短兵接戰不能出能奮力冀　王潰圍而入我大軍遂進戰夾河能以奇兵為軍鋒遂大敗盛庸兵又敗平安

兵於藁城追奔至真定戰東門斬首萬餘乘勝略彰
德及定州掩水西寨已而敗敵將李文于德州遂克
東河進克東平搗汶上諸寨設伏敗平安之衆十萬
餘轉戰至小河 王兵不利與諸將議咸氣奪請班
師能獨進曰漢高帝與項王百戰百不利而竟奪項
王之天下今僅一不利耳而遽旋師者何也且師一
旋可復至此耶 王乃奮曰從余馬首而南言北者
斬遂縱兵深入至靈壁敵悉衆來戰能與丘福後先
登陷陣大破之虜平安及陳暉馬溥徐真等三十餘
將僵尸蔽原野降者數十萬人獲馬二萬匹進克泗
州獲淮敗盛庸兵遂取揚州渡江斬金川門關而入
遂定京師 王即大位而能已前積功遷至都督僉
事矣第封能為第二人遂授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
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封成國公為左軍都督府
左都督歲祿二千五百石 賜誥命鐵券貂蟬冠朝
服玉帶兼金綵幣寶鈔皆與淇國公丘福同而幣稍
其二又明年五 皇太子能遂為其太傅再加歲祿
一千石又明年而安南黎氏弑其主且拒 皇命詔

拜能征夷將軍統左右副將軍左右參將及神機橫
海驍騎游擊五將軍兵八十餘萬往討之 上親禡
旗於龍江宴餞能等既抵廣西而能病篤以兵屬副
軍新城侯輔而卒 上將已觀星象而怪之謂侍臣
曰西師其有憂乎朱能智足辦也意者此人不習者
耳俄而訃聞 上震悼輟朝五日諸公侯宿將入慰
上為洒泣曰輔吾成大業者能也且其心行當遠到
胡以止此言已益酸楚左右皆泣莫能仰視親為文
祭之辭甚哀官為治葬追封東平王謚武烈能卒時
年僅三十有七 仁宗皇帝時御詔王配享 成
宗廟廷賜祭之文尤極褒重蓋當時元功之首也逾
年子勇襲公爵自幼歧嶷不與凡伍出就外傅無紈
袴豪奢之習惟澹泊自處與韋布之士同讀書不事
尋章摘句而敦厚簡靜之譽籍甚 文廟大異之日
加眷注巡狩北京扈蹕往來歷掌帥府留守南京號
令不繁訓練有法時 仁廟監國尤見禮重十八年
命勇隨侍北京二十二年從駕親征北虜有勞績及
仁廟繼承大統眷顧益隆左右股肱不二三人而冀

賚優渥勇獨加焉宣德初漢王謀不軌京師震動勇
密勸 上親率六師以征之遂用其計兵出近郊忽
雷雨大作勇知吉兆遂白於 上曰天意有在不戰
而克遂計日兼行師至圍其城彼方大驚不意 上
親征而兵至之速也即日出降罪人既得乃班師還
京而運贊之功在勇為多於是白金褚幣人口之賚
特兼之焉三年隨 上北征沙漠有功加太子太保
特命綜管大營兵權勇益殫心極慮務精訓練兵威
大震 上復倚重嘗御製重陽歌揮宸翰賜之五年

勇以南北兩京及沿海陝西諸軍操備漕運迭逓相
乘請以南軍漕運北軍操備沿海陝西諸軍從營操
守 上從之人以為便自是每歲巡邊謁陵必命勇
綜理其務六年冬至以京軍分調大同一帶防守者
多進言恐非居重御輕之意 上以為然乃命兵部
選精兵六十萬以益之七年 上慮勳臣子孫過於
優逸後不堪事于是屬勇晉練之時萬全諸軍勞於
供餉勇進屯種之計以息轉運又言減放宣府調操
者及留宣府諸軍備邊者悉准行之九年扈從巡邊

識大錄

慨然歎逐將士抵其巢穴以勦絕之會胡虜自相讐
殺阿魯台部落離散多相率衆傾逐還十年正月
英宗嗣位之初勇宿衛禁闈防範嚴密介冑不除久
之益重委託秉知廷事每偕儒臣進講正統改元
之秋 上勅勇曰勳臣子孫襲爵者操習之暇令讀
書史講明理義以成其才爾其体朕至懷勇於是親
為講解書史大義至於忠孝之道尤懇懇焉四年加
授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九年邊報有警勇統兵出
喜峰口敗虜寇於富峪川追及懸水州俘獲人口為

駐井羊遷以功進太保復賜蟒襲并介冑十四年虜
寇犯邊勇復領兵隨駕往討之還至土木不意胡兵
來襲進逼宣府 上即命勇提兵四萬以禦之至鷂
鳴山會虜前鋒少却勇傳兵援之被傷甚重已而虜
衆卷至勇遂力戰以死是年八月也壽五十有九天
順改元 皇上復登大宝重念往者處事之臣賜勇
誥命追封平陰王謚武愍子男二儀倢以任指揮使
儀於景泰壬申嗣公 景皇帝當祀太廟偶不豫夜
宣旨遣儀攝事倉卒無違禮天順丁丑 英宗復位

見儀白平陰有後矣肯游卒戲言以從壬午命持節
封蜀王蛩錫無所受嘗教射為死連中的 上書甚
賜賚幾一藍癸酉勑儀典掌中軍都督府事守備南
京甲申 純皇帝嗣位中命以行時南畿飢命儀賑
救儀議令獄囚積米及都城商稅錢鈔皆市米諸爵
給僧牒亦准贖法所活甚衆時游食頗盛儀議京伍
未畫宜使此輩應募為兵遇若干人盤係彭剩強賊
李相為江路患將校邢英北江獲焉戊子第本勑會
讞獄因多所矜釋又議都鄙戚輸軍儲許贖船預放

三月省耗撥船直浮十餘萬石糶於倉繳右常平法
行之會有詔諸守臣符驗皆進繳儀言南京根本播
事有緩急非符驗不能速達恐遣官勾稽當藉儀書
舊制軍數不宜推實皆寢城門守兵盡肆營伍半留
老羸數人儀謂宜養銳示威始定當代法議久不決
後四年儀復力爭又言當卒多病死請負置醫藥皆
從之海賊劉通勢甚猖獗衆議欲招之儀謂必先勢
以威乃遣舟師分據要害賊勢窮歸罪械其首惡三
十三人送京師脅從者皆釋歸治海道以寧而已

識大錄

憲宗既升遐儀哀慟極至燕不舉樂者至率 孝宗
御極賜綵幣一襲白金二十五兩辭狂不許有言武
臣多不畏法請嚴降黜之令儀言皆是祖父功蔭積
且律有法豈宜驟黜遂報罷辛亥遷羅夷人入貢還
泊龍江市中國子女為奴婢事覺或言宜置不治儀
以為事關國体遂舉正管押通事官追給夷價各遣
歸每歲錄囚儀當執筆必從容執問務求其情尤嚴
祀事凡代事南郊太廟者各四社稷山川孝陵及大
江之神各三以常與祭者多不可把皆戒飭未嘗

少怠弘治丙辰三月卒始得疾即上疏辭 上優詔
勉留遣醫視疾命甫下而訃至矣 上震悼賜誥贈
太師諡莊簡儀狀貌豐碩面如頳玉簡重寡言手未
忠孝出于天性痛父死雖登致宰輔沙漠訖官吾南
不得遂志每或生憤恨淚曰我先王安在而我享此
祿手賜第中遺石夜地戒諸修之曰此吾先王府履
吾不忍易也事母極能順志孝養居喪毀瘠去墓首
餘里徒跣以行吊者雖微亦拜謝于門庶羣信廉明
林前衛指揮使文淩財廣聽其自取及信卒撫其子

輅亦厚卒之父年子輔嗣公正德丙子秋虜寇白爭
廷議遣將往禦輔毅然請行既奉詔佩平胡將軍印
充總兵官會虜退而止丁丑守備南京己卯逆濠犯
安慶遠近震恐輔與司馬喬宇晝夜戰守以身任其
安危賊覘知遣去遂以敗縛人于是知輔辛巳召還
京嘉靖辛巳贈太傅諡榮康子希忠於嘉靖丙申襲封
年甫二十一初拜表謝恩 世宗望見手度秀整獨
偉視之自是遂被恩顧承天府舉命告祭 顯陵戊
戌上 皇天恭號充捧冊表進使禮成加太子太傅

世宗將有事 顯陵名希忠與數輔諸臣於慈寧宮
幕次及文華殿南城儀南辛行冊立 東宮稟日見
親信己亥正月 世宗御啓祥宮召諸大臣見 皇
太子將命希忠扶掖 皇太子以行因指示 皇太
子曰此汝將來師保也二月使得持節冊封 穆宗
為裕王 聖駕南巡佩都護副將軍印掌行在左府
事至衛輝行宮夜火侍衛倉卒不知 駕所在希忠
與陸炳以身衛 上出于大渡河侍御舟賜詩命和
希忠操筆立成 上謂輔臣曰勲貴中如此人甘絶

少保善者久之是歲秋充神機營總兵官俾子提督
團營及五軍營壬寅夏掌右軍都督府事督營如故
秋加太保丙午加太傅庚戌加特進光祿大夫柱國
九月虜寇直薄近郊希忠部署諸將晝夜捍禦
虜知有備遁去解嚴加兼太子太師癸丑改掌後府
事壬戌加太師希忠力辭不獲乃拜命 穆宗踐祚
奉勅監修 世宗實錄知經筵事 上眷倚有隆而
希忠以疾不起時萬曆癸酉九月也希忠歷事三朝
中間代祀圜丘三十有九方澤二十有九他中祀尤

衆穆宗及 神廟加冠俱希忠持節掌冠遇大婚
宴者十九先後蒙被恩澤賜泛舟太液賜有典賜謝
書賜禁中乘馬肩子錦衣者三歲加祿七百石諸衣
帶金幣器物人口之賚不可勝紀其卒也 上震悼
為之輟朝賻祭營葬咸視舊制有加至特賜追封王
爵亦為異數云
遠宏劉振曰今制異姓不王惟元功佐命有大勲勞
于國者歿乃得追封焉 明興以來歿而王者五人
東平從 文皇帝靖難用兵奮戰封平陰死於夾

之難定襄又以忠勞受知　三聖得賜封如其祖夫
朱氏之先豈亦古神明之胄耶何其歷世久遠寖隆
寖昌也

徐增壽

增壽中山武寧王第三子母謝氏生而眉宇秀朗少
嘗侍父入見　太祖高皇帝奇其機警賜名增壽長
而勇敢善騎射遂為勳衛帶刀侍從謹實寡過陞左
軍都督府左都督嘗奉命從　上征胡寇乃兒不花
興有勞績雖生長貴盛而所居一室左右圖書公退
延賢士其中講論古今成敗得失之迹亹亹忘倦
上之舉義增壽最效勤誠有發其事于朝遂因之
上入金川門建文君將自焚命捽至殺之右順門廡
下　上追悼之首褒贈為武陽侯賜謚忠愍勅有司
治喪具柎葬其父中山武寧王墓次尋贈欽承父業
推誠守正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加封定國公
命其子景昌襲爵歲食祿二千五百石久之領軍府
嗣凡三十五年而卒子顯忠嗣十二年卒子永寧幼
又七年而嗣疾失心予半祿罷朝請病二十六年卒
子光祚嗣久之領軍府以　東宮舊恩超進太傅
旗以監修　武廟二朝實錄成累加太師兼太子太
師凡四十五年卒子延德嗣領軍府四十餘年卒子

文堃嗣領軍府加太子太傅嘉靖中　詔裁恩澤世
封而魏定二公皆自以功弗奪有言定公功不稱者
卒弗奪也天下傳五[illegible]達子孫居二焉

姚廣孝

姚廣孝初名道衍蘇人也少祝髮為僧廣孝名精於
其業通儒書及兵法術家言而又多陰計間一欲乘
去之入城觀元僧被金紫從車騎甚都嘆曰快哉此
何假諸生為得如是足矣而　高皇帝封森燕等十
王將之國選高僧十人分侍十王行廣孝與焉廣孝
硯知　燕王有天子氣陳有司願得從燕即許之時
高皇帝之十五年也　高帝崩建文君即大位諸封
視建文叔父行又擁強兵鎮雄郡恭布指列相習為
驕縱不奉法建文君心患之謀諸大臣遂執伊周齊
谷削爵為庶人湘獻王自燒殺事且至燕　燕王懼
甚一日問廣孝曰若能卜乎廣孝曰能　大王卜天
子耶　燕王曰咄毋妄言族矣廣孝拜曰主臣　妄
王幸賜間燕亦左右窺聽故敢畢其愚　主上猜間
宗室侵漁蕃藩所戮辱囚首隸士伍蓋五王矣雖和
及燕燕可覲幸免耶　大王先帝所最愛也又仁明
英武得士卒心　主上所最忌也夫燕勝國之遺而
北方雄鎮也其民習弓馬地饒黍粟悉雄薊屬郡之

材官良家子教甲可二十萬衆支十年 丈主之覆衛精兵拔石超距者又不下一二萬數衍定山東唅淮南此勢若建瓴而下誰為抗禦 大王即不南抗或先發欲高臥得耶且旦暮匹夫耳臣竊謂大王卜之心與臣卜亡異 燕王悅曰子休矣廣孝曰臣有所與相者請以決 王問為誰曰袁珙曰汝與偕來珙至就傳舍 燕王逆貌類者十餘人雜就珙相曰吾等俱護衛披耳珙獨趍指 燕王拜 燕王手止之稍間 命入宮則悉屏左右珙俯伏曰 大王太平天子也珙臣遊燕市中竊怪諸將抱肩接則皆以大王故 大王幸忽忘臣珙 燕王聞大悅為遣戈甲潛勒東郵士為建文君切責使且至 燕王問廣孝曰公言起兵何日也曰未也俟吾助者至曰助者何人曰吾師也又數日廣孝曰可矣遂謀召張昺謝貴等宴設伏斬之遣張玉朱能勒衛攻虜九門出祭纛見被髮而袒旗者蔽天顧廣孝曰何神曰獨言之吾師北方之將玄武也 燕王南下留太子守北平廣孝輔焉李景隆吳高平安之師數十百萬先後來攻皆卻之 燕王既以定京師據建文君稱尊號首欲封廣孝固辭為晉髮賜冠服居第室女亦辭乃拜僧錄左善世賜今名遣使於武當山營玄武宮殿楣柱梵覺悉用黃金是時天下全哉盡汉一日 上忽傾為廣孝曰卿若有不豫色然何也曰無之曰吾已知矣毋諱廣孝曰臣朝與吏部尚書言歷五階而上言已歷五階而下是以介介耳 上曰吾所以敬爵卿也輒拜太子少師尋命督修 高皇帝實錄成遣撫巡吳地廣孝有故人王賓者其為人隱君子也居委巷不妄出入至吳欲就見之三不可逕屏騎從步造叩門賓不應遥語曰和尚錯耶斷退歸謁其姊姊亦揮出之徐就視捫其頂曰幸此尚存耳廣孝益不自得還至京師卒年八十蠡贈榮國公謚恭靖配享 太祖廟廷

陳珪

陳珪揚之泰州人少隸行伍以善射見驍騎右衛騎兵總旗洪武元年從大將軍徐達等平定中原授龍虎衛百戶調燕山中護衛嘗從　上征北虜為前鋒以功陞武德將軍本衛千戶又從平內難數有功後侍世子居守戍背守倫夙夜不懈累陞中軍都督僉事封泰寧侯食祿二千五百石與世券及營建北京置繕工命珪總其事珪經畫有條理甚見獎重年八十有五卒　上輟視朝三日賜祭追封靖國公謚忠襄子墍先以靖難功為武成左衛指揮使墍子鏞已嗣指揮使珪次子愉遂得嗣侯二十年北征失律下錦衣獄死鏞與愉子鑄爭嗣　仁宗以鏞庶長孫二十二年嗣侯卒子瀕宣德五年嗣卒無子八年弟瀛乞嗣　宣宗曰陳愉失律念墍有功墍孫瀛與嗣侯給半祿十年吏部言墍年十五與全祿已已陣沒其年弟涇嗣侯成化元年失律坐斬赦還侯停祿卒子桓八年嗣侯十二年桓坐與僧娼飲酒淫酗奪俸一年子璇弘治七年嗣侯卒子儒正德七年嗣侯卒

鄭亨

鄭亨合肥人父用開國功陞副千戶大興衛亨嗣以勇健持撈招胡幹難河陞指揮僉事察雲從靖難首擒馬宣克薊州南破雄漢攻真定先登援永平敗遼東兵充先鋒襲大寧夜率衆破鄭村壩上兵衆勝西破紫荊關掠廣昌直抵大同旋軍大戰白溝河陷陣大捷逐北至椎又南出攻濟南再攻滄州絕餉道南驅至東昌戰敗西收散卒軍深州連戰夾河藁城並捷巡徼至河上還屯完縣破東平汶上長驅至齊眉山先鋒力戰戰靈壁大捷遂克泗州渡淮至江上入金川門歷陞都督僉事封武安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永樂元年留守北京北鎮宣府繕諸屯堡八年總右哨從　上出塞敗本雅失理十三年領中軍從出塞二十二年領左哨又從出塞還守大同　獻陵即位充征西前將軍再鎮守大同防禦有方畧大同無虜患是時邊將稱亨及陽武侯薛祿宣德元年召還掌北京行後府事未幾又出鎮大同轉餉宣府九年卒亨嚴肅謹厚善撫士廉潔恥掊克人不敢干撓

訃聞贈漳國公諡忠毅妾張自經殉贈淑人十年子能嗣坐法立功邊塞正統六年復爵卒子宏十二年嗣卒子英成化十三年嗣卒子綱正德十二年嗣

顧成

顧成字景韶天性仁厚自少能恤鰥寡負直氣遇以橫逆加人者必摧辱使畏服乃已其大考嘗起於衆曰是孫必興吾門成道貌魁偉少知書通大義而膂力絕人善武事尤精騎與射命中元末嘗遊燕都有強寇十數劫其舟同載者皆驚愕成獨奮出閑寇皆披靡走既歸張士誠起泰州僭王號成知其無能為乙未歲我　太祖高皇帝渡天江明年成來歸附主號勇士十一人轉闘入城莫敢嬰其鋒者既敵益衆而後絕悉為城中人所繫十人者皆被執成奮躍起繫絕挑持刄者仆之脫走歸語衆曰鎮江城中皆庸夫可聚也遂還衆攻其城克之授百戶從攻常州宣州皆克之簡充旅正還從克江陰從鄧愈克通州陞千戶攻雙刀趙於樅陽復攻安慶江州池州與國諸岩寨皆下之庚子敗陳友諒兵於龍江成得其戰艦及馬特賜白金友諒退仍攻安慶江州成隨太將軍悉復之并得其八陣營諸寨從克南昌撫安豐敗元兵進攻廬州從克武昌荊州衢州從常遇春下

襄陽還取泰州番守興化從徐達破舊館克湖州蘇
州洪武元年陞堅城衛指揮僉事三年領軍竟借陽
唐光四年從陳德取西蜀道遇敵成手殺敵百餘人
生擒二十餘人進次羅江生擒其偽元帥及其下工
十餘人悉送軍門斬以徇入漢州偽官戴壽相向知
院者盛兵迎戰成揮衆奮進戰向皆狼狽遁走追北
至城都圍其城竟降之蜀平調成都後衛總帥以成
守之六年率兵赴重慶擒妖賊主玄保及偽萬戶李
邦祖等八年調貴州衛明年苗傍等山寨蠻寇叛公

率兵討之斬首百餘級俘獲人馬尤衆悉撫服叩首
請歲納租賦成為奏請之其僻遠山峒府負固未下
者次第蕩平于時群蠻叛服不常成連歲出兵討決
俘馘不可勝數十四年從穎川侯征雲南率步騎兵
為前鋒首克普定晉城守之且為後繼成部將士樹
柵以守明年出兵克西堡是行諸蠻合數萬攻圍普
定諸將皆欲出戰成持不可曰賊衆我寡一出賊為
賊所窺必俟其懈乃出賊及攝成揀買其馬出精
門率戰士奮進手殺賊騎之迎戰者十餘人賊衆丑

却諸將逐衆勝出東門西門戰敗賊衆時南門之圍
未解成取所生擒者十人斬之而縱其一人歸曰吾
以夜二鼓來殺爾矣及其賊聞官軍擧銅角銃砲皆
惶懼奔走圍悉解獲賊甲兵無算普定所隸諸蠻俯
悉平十七年平阿黑嫁娜等十餘寨及降尾洒蠻首
馬之衆西堡蠻攜貳復平之廿一年討平西扒古
里谷芳金網者寨遂擒閔索嶺首賊葛蓬及叛寇阿
束皆誅之土官阿宗叛焚劫驛舍聚盧將攻城勢張
甚時官軍精銳悉駐東川成率餘衆及廿兵深入賊

地擒閔口屢敗之賊既遁衆以暑瘴非士卒便欲還
師成不聽來幾賊宅殺阿宗降逆奏革普定府而設
其守之懷二心者建兵衛以羈其民析其地為州三
長官司六而成統理焉自是成悉意撫綏太布恩信
諸夷讋服二十五年夏入朝賜文幣二十副鈔三千
貫白金四百兩日錫宴會同館陞鎮國將軍貴州都
指揮使司同知成至貴州首征康佐叛蠻破阿老諸
寨峒二十七年平都勻豊寧西梁飛村等寨斬首萬
四千餘級俘生口三千八百有奇而撫其良善二十

九年陞驃騎將軍右軍都督府僉事官其長子姚普
定衛指揮使是歲命成佩征南將軍印總兵征水西
叛冠生擒賊首敬德斬之餘冠悉降三十年五開蠻
叛成率兵至剖天峒悉破之進剿天柱天堂春花金
酒井滿頭大小坪苛生苗及螃蟹米毫灣溪萬潮苛
冦皆破之三十一年普定西堡及貢州光金谷劳睪
金石番羨磨諸夷復叛成次第親行誅其叛首而撫
其餘衆既歸明年高廟上賓及明年靖難師起北方
成受命往禦至真定靖難師執成以獻文皇識成先

朝舊人解其縛與之語曰豈非 皇考之靈以汝授
我乎曰語以不得已興師之故言已泣下成亦泣遂
送人護送北京佐輔 仁宗皇帝居守時姚廣孝奉
命輔居守有腹心之寄姚素不習兵事與成議多禾
合會南兵圍城 仁皇於寧旅調度恒從成言城守
文武之臣競進曰願成面將其中莫測不可專任然
成所言計皆合機用皆有效數命出將兵閑辟曰使
臣侍左右日陪論議得效分寸足矣賜成甲胄刀劍
弓矢皆不受南兵數圍城卒以敗去者多用成謀也

識大錄

洪武三十年九月論功賜號奉天翊運推誠宣力武
臣特進栄大夫柱國後軍都督府右都督封鎮遠侯
食祿千五百石子孫世襲賜鈔三千貫白金一百兩
綵幣三十四副遂賜誥劵是冬命鎮守貴州蓋以成
威信素行於彼云永樂元年春至貴蠻夷聞成至歡
迎出拜叛者皆歸境内靖寧成上書論大計謂國家
宜早建儲以正名分北還官軍有功者爵賞既定宜
制以禮法降勅褒答賜誥封三代考皆鎮遠侯六年
車駕將巡狩北京豫召成副衛居監國既至 上慰

劳再四且諭所以召成之意成言 皇太子仁厚恭
勤明達足任付託且左右文武之臣其智識深長皆
非愚臣所及蠻夷雖今帖服小有競爭即恃兵為亂
愚臣非敢決意去留惟陛下命之 上忖知成意竟
謨果日賜鈔四萬貫白金二百兩綵幣三十有六副
命還貴州陛辭退辭文華殿曰殿下於事君父恤兵
民素行有誠惟於小人賞真度外萬事有天理不足
計蓋是時懷奪嫡志者不樂成在京師成獨知故先
設引去也成之赴召也播州貴州蠻作亂廉歸遣子

勇率兵勤之悉平時思州臺羅苗亦亂成遣人諭
其首昔亮即服于是成病事聞遣醫馳視竟不起春
秋八十有土成自少壯履行陣挺身戰鬬奮勇無前
雖身被寸數創不稍引却必致俘馘見功效後於壽
略料敵制變百不爽一於謀國事明大體不攢屑細
故竭誠奉公至老亦不倦子鋐不及嗣姪之子興祖
永樂中嗣爵未幾奉勅領湖廣貴州諸軍征剿廣西
諸峒蠻賊宣德初召還正統間總五軍左哨兵尋總
操神機營以神機軍士為五軍外圍遇敵生則當先

識大錄

摧敵應變敵出不意式值風雨陰霾鏟鋭火器倉卒
難用無他兵器可以捍抗諸每隊前後添設刀牌上
從之十四年從征虜自土木走還降都督同知守備
紫荊關景泰初命為征遠伯天順初復侯爵命鎮南
京協同守備至是卒訃聞遣官祭葬予翰耳嗣恭巡
陵高節據其弟圯〻卒及嗣亦卒後以翰之子溥嗣
侯卒而無子以溥之從弟溥嗣時年方十有二 醫
寄特命翊望朝謁尋以例與公侯伯幼未者入國學
肆業己酉始有湖廣之命佩平蠻將軍印以控貴憮

苗偽都順正號滇蜀道梗溥受命統諸路兵亦篤討
之先正紀律戒部曲便掠此至境覘知逆順撫處撫
不從亂者無得驚擾由是四百餘寨皆獲保全有還
者報云路險寇衆不利速攻諸將頗惑溥厲聲曰今
王師大集勢且百倍何疑之有即授方畧分為五路
自帥精兵由間道刻期並進賊駭愕奔潰生擒偽王
妻子及諸偽官斬首數千級招還流徙五千餘戶修
復爛土長官司奏敍都勻府二州一縣境內悉平
上降勅獎勵詔班師還鎮論功加太子太保增歲祿

識大錄

二百石特賜誥命加贈三代命督團營兼三千營掌
前軍都督府事益持重守法與中貴臣閱視諸營內
外官簡選軍士及督工修繕禁門城垣社稷壇事皆
集以母喪乞假歸葬　上命其弟錦衣衛千戶洲代
之行癸亥有疽發于背　上命御醫診視遣中官倫
物臨閱六月卒訃聞遣官諭祭者給賻米仝有司具
棺槨治葬事賜謚襄恪給驛歸其喪侯純雅簡言笑
厚倫重義居官莅下寬厚相濟處家儉朴雖都重位
橐無餘貲英國公張懋為出布帛以供斂事時論以

為不可及溥子仕隆以　孝廟甲子嗣爵家居蕭然如寒士　上知其廉特命兼支米錢千石中半凡爵封遣判處三藩饋遺無所受薦牘滿公車與司神机營戎務會　武宗登極賜賚勲臣視學祀先師　命坐　講賜宴饗畢朝以為榮俄兼管紅盔將軍復領團宿禁兵帶刀侍衛本　勅嘗理宜軍牧放馬匹會漕政久壞許漕總兵難其人咸推穀仕隆素有惠榮多心計凡錢穀之出內簿直之支給綜核精密便宜斟酌而益縮焉歲得羨餘金以萬計漕政一新仕隆

在淮十餘年現凡二十餘工多有鑿可行者後有疏閘會通河司空王軌申請之至今稱便蓋潞都閘牢宋都河南皆由汴由渭直達京師未聞有貯國儲于五十里之外者　國初僅有神武中衛小倉耳因請運後烟甓將京儲收貯通州以待轉輸因循苟且歲月遷延權勢家車輛日伺而乘工之急于僱趨趄來胥破冐猶其小者遂關塞堡閘道可通倘有為之籌導者而輕騎疾馳旋日至或掠倉廒或肆燒燬國儲不一空乎且京城大通橋至張家灣一帶河流為元

時轉運通渠也當都水監郭守敬疏鑿通州通惠河引水置閘興工之日世祖命丞相以下皆親畚鍤為之倡永樂間亦循故道抵京竟為浮言所沮正德元年始一行之奸徒倡議復中止夫運粮至農務興秋兩降泥濘不得前興人索厚直費且不貲節浮費以舒民困興國家自然無窮之利杜後世意外不測之虞計無過於此者嘉靖庚戌虜眾薄近郊闚通州廩粟此舉也未幾召還提督三千營操練戎捍右軍都督府事仍兼書務二年七月乙卯恭上　聖母尊號

七月甲申奉迎　恭穆獻皇帝神主至京奉安於觀德殿祭告群神皆仕隆與其事八月癸丑　賜手勑特加太子太傅調掌中軍都督府事提督都門鎖鑰兼督三千營如故屢賜　恭穆獻皇帝宸翰　御製敬一箴洪範序文獻通考諸書尋以病乞假　上命休沐暫解營務竟不起以七年己亥卒于官年四十有五訃聞贈太傅謚榮靖仕隆寢疾時謂其子寰曰吾能以清白吏遺汝〻獨不能以清白吏我乎須墓當稱家所有為之慎勿作佛事寰奉裁惟謹寰字居

錫生而魁岸奇偉不與群兒為伍為小俠時汎覽百
氏遠識汎通星曆欽象笑資貞幹事廉隅真嗣侯也
為　肅皇帝七年明年授五軍營坐營十二年僉左
督府事坐鼓勇營其年改中督府十四年守備南京
俄掛印充總兵官提督漕運鎮守淮陽淮陽之進慕
茶靖者故扶杖卯寰一取茶靖所挨漕規行之先是
運艘廻避梓宮不得前梓宮發而河流溢逆巡而北
凍裂層冰阻阨者米二千九百餘艘河泮時始得還
則後期不復能顧運矣且所在災傷民不堪命兌運
亦不能如期會發微裦奏請暫將前船免一年轉輸
封所轉輸可九十六萬七千四百餘石即以各災傷
地方量准折色同本色米以時入太倉一以省凍阻
之役一以振黎元之乏兌運無虧軍民兩便　上嘉
納之裦復條陳七事一謂有司當交兌時擅繫官軍
詰簿對頌繫旬月留不得脫身而供王事慈苦無所
訴今後一切詞訟俟伕竣會漕司問理無得違自
拘繫一謂運官赴尚書期畢其伕於治粟內史其他
寺署候交報席等務可不謂非王事哉而繫以後期

恭究非人情也米入倉之期不失可幸無罪矣一有
司審編旗甲須覈戶丁報漕司如有適逃侵盜者逮
編者一体運坐安所逃罪一輕齎解抵都方給予有
起剝無辦者將米價賤鬻比入太倉而廪不足以輩
哭頑無知置聽把總酌量現実以報一各倉交糧宜
用刮趺收受禁軍人無得高下其手或多增斛面以
致虧耗一每廒交席六千止用三千不用者朽今但
將三千隨米交倉餘令折銀交庫一運官犯法懲創
則有漕司刁軍擅赴隔別衙門挾告何如因上行私
冠履倒置漸不可長奏入　詔悉如議行之議行而
謗與矣言官不察遂以風聞學彈　上命直指御史
按驗裦無罪復念書右軍都督府事俄　命神機營
坐營淮陽人德裦沒顧復借裦一年　上許之有獻
策取安南者安南都統使莫福海死子宏瀷當襲職
族人莫正中欺其孤幼陰欲謀奪而官屬范子儀等
助之賴官目黎伯驍伏義擁衆羽翼宏瀷得不死正
中窮蹙亡命入中土子儀亦潛往永安西家之鄉結
詭詞搖惑侵擾內地粵塞不得寧而廟議以為憂

上乃命冢鎮守兩粵便宜行事至鎮即與提督侍郎
周延計畫遣宏漢遂國製封貢正中仍安置原所勿
追懼宏漢斬棊戕事權未定淩生他變也先是廣西
桂林平樂徭獞破掠城市殺縣令百户馳赴救援被
劉不能閉賊勢猖獗大肆焚劫遠戚無虚月公至而
蕩平之是役也或有議台募四方兵集粵大創之者
冢罰守營平計務在持重秦停大征相機備禦百姓
安堵而寇亦殄矣時淮督鄭時以漕務非冢不可請
之東郡者褒遂去粵入淮凡四鎮淮始終如一日無
何倭寇通州如皋海門等處如皋縣令攖城以守冢
亟集兵餉分守洋麻港雲梯關廟灣東西海島要害
倭悉殲有　詔嘉漕運侍郎鄭曉鎮遠侯顧寰有運
籌決勝功賜金綺命總督京營有省臣遊果者議京
營諸衛兵棋各營無可撥戮請以大小衛分配一衛
專隸一營部覆議從之是公力陳以為不可謂五軍
營每營妙選三千餘為備神樞神机兩營亦選其強
壯者總調倘序衛順營而分配之無論改隊伍不便
秋防在邇兵與將不習強與弱混殺何以禦敵乎

上可其奏而戒部臣勿輕覆諸建白亂舊章者冢淩
條武備者八刷班軍者五皆切中時宜以老屢疏乞
休　上不允益褒予加少保奉朝請蓋異數也其後
二年乃卒年七十有九訃聞贈太保謚榮僖　勅所
司營治兆域子承光嗣侯五折遺産以四畀諸季父
昆弟躬承一馬人皆難之特旨簡典殿前大漢將軍
賜蟒衣侍　經筵駐履上殿後改僉前軍都督府事
典　禁直官軍禁軍率虚名冒糧驕甚公嚴而飭之
指丶奉約束周廬巡徼肅然改觀遇祀　郊　格二
陵歸以冒霜雪得疾戊戌七月卒年七十有二性孝
友居父母喪三年不內寢撫弟姪及宗族皆曲盡恩
意折節下士所交多海內名流尤好藏書至萬餘卷
弱冠游郡庠卒業國雍凡七試有司不利意尚未已
晚年猶語人曰吾憑藉國恩冠蟬佩玉雍容貴顯矣
然使得一挂名鄉薦書豈以此易彼哉蓋其趣何如
此子大禮嗣
逸史劉振曰振觀顧遠門德家聲何其敦樸也忠懿
建勳戮於開國清難之時功烈偉矣而榮靖又能襄

弘簡質達次披服一準於禮雖燕居非衣冠不見賓
僖端靖廉明溫柔孝友寡玩好而多幹畧皆以身衛
社稷且世篤忠貞鄉黨 歷聖無失德無間言高流
時譽翕然稱之庶幾髣髴於方叔召虎仲山甫之林
矣

徐忠

徐忠字仲達世家盧州之合肥父諱用元李守宣城
我 太祖皇帝兵至宣率衆歸附命仍其職從征
討以功累授管軍百戶從守南昌進武畧將軍河南
衛副千戶洪武壬戌自陳老疾命子忠代之丁卯從
征北虜至哈剌哈之地還城大寧無幾調大寧備禦
戊辰從征金山虜之剽邊患者屢戰敗之獲其馬牛
輜重賜白金鈔幣庚午運兵餉數十萬斛赴溫卜達
從征乃兒不花大敗虜衆俘獲其人口萬餘總兵遣
忠護送入關忠悉心撫卹俘者如歸陞濟陽衛世襲
指揮僉事乙亥城懷安萬全丙子率兵從征北虜至
臚朐河而還丁丑往塡開平己卯 太宗皇帝舉靖
難之師忠首從義旗克密雲克雄縣真定取永平克
大寧還戰鄭村壩取廣昌薊州戰白溝河皆奇功進
攻濟南克滄州大戰東昌及夾河攻彰德破西水寨
克東阿東平汶上大戰靈璧遂從渡淮及江至京忠
臨倉(戎)勇百夫莫當出入敵陣率在衆先白溝之戰敵
揮刃斷忠兩指未殊忠自斷指擲地裂衣帛裹創仍

奮進戰其驅士卒撫卹誠至人人歸心而號令嚴明
所過無擾　上行師恒飭諸將毋妄殺曰吾奉天弔
民罰民違天何望有濟忠承命顒〻惟執兵迎拒者
不容而誘諭指揮綏撫降附多效力焉其以功進官
自指揮同知歷都指揮僉事授奉天靖難推誠宣力
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前軍都督府左都督永康
侯食祿千一百石子孫世襲賜誥券追封祖考皆永
康侯永樂乙丑暨癸巳　車駕巡狩北京　仁宗皇
帝監國　上以忠敦厚老成留之南京兵政一以任

忠忠小心寅畏清靜簡易上下咸宜之一日夙興盥
櫛衣冠坐都督府得風疾遽卒時癸巳八月也　上
在北京聞訃震悼輟視朝一日遣官賜祭給賻命有
司治喪葬追封蔡國公謚忠烈并加封其三代考皆
蔡國公妣皆蔡國夫人配亦蔡國夫人　仁宗皇帝
在東宮遣祭賚賜甚厚忠沉毅質恪有孝行早暮出
入必先詣家廟事繼母敬愛兼至小有譴責必跪受
雖貴不變所得　上賜必謹視之約己守法未嘗有
過接人恭謙和氣滿容語簡而誠洞見底裹享年五

十有二葬江寧縣安德鄉長岡之原有庶子三曰安
曰溦曰曦承襲永樂十六年　上令長庶子安嗣侯
卒子昌光卒昌子錞嗣侯卒子溥乙優給旨下戸部
戸部以非職掌移吏部吏部為溥請月給米十石卒
庶長子源嗣與優給長嗣侯

識大錄

徐祥

徐祥興國大冶人初為陳氏萬戶至正辛丑江州附隸傅友德軍與從征黃梅東勝敎有功洪武八年調西安護衛馬軍小旗除金吾左衛百戶從征松花江黑山乃兒不花塔灘里陞副千戶庚辰燕兵起祥首議助師奪九門竟居庸關陞燕山左護衛指揮僉事尋改左衛指揮僉事援兵懷來破雄縣擒兵月漾進敗大軍於漢州復敗之於真定出劉家口破大寧敗齊尚書軍於鄭村壩陞指揮同知尋陞北平指揮僉事破廣昌辛巳克蔚州攻大同大戰於白溝攻濟南陞指揮同知壬午敗長圍軍於淮縣敗大軍於夾河大戰藁城復敗之攻順德至彰德破保定西水寨敗援軍癸未破東阿東平汶上至鳳陽奪河南樹小河堰鳳凰山與大軍戰於齊眉山敗濟軍於靈璧復敗大軍於營寨取泗州盱眙渡江入金川門是歲冬封功臣　皇帝制曰昔我　皇考太祖高皇帝峻德廣運格於皇天光天之下罔集大命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爾作股肱心膂左右弼成悉視功載懋之

識大錄

官賞列爵崇報萬世有　皇考升遐建文即位自絕於天改更成憲屢造大怨圖任側媚虐劉宗親禍延於朕朕不獲已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咨爾都指揮使徐祥事朕藩邸首獲奸充內奪九門外攻居庸進戰漢州真定應援永平走遼東兵從下大寧捷北壩上白溝大戰遂取滄州底深夾河藁城西水小河靈壁每有功能克堪用武輔成大勳嘻咨於衆惟良顯武是用授爾奉天翊運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興安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世承襲乃與爾誓除逆謀不宥其餘若犯二死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戲位不期驕祿不期侈其益遜乃志弘乃量以持乃祿位朕無忘爾功爾亦無忘朕訓常以服遠思其艱難常以富貴思其貧賤欽哉惟克永世承業二年祥卒孫亨嗣十一年亨從駕北征至紅山嘗數毛剌於蒼崖峽二十年至渠列兒河天城持地二十一年至陰山二十二年半還山西路奉駕南還宣德二年與黔國公征交阯夫利正統九年征兀良哈三衛出界嶺口河北川敗賊師多有獲賜誥券進封興

安侯亨常守閣中亨弟惟居京師一日　天予集諸武臣及子弟馳騎命懸本爵牙牌奪浮公者與公奪浮侯者與候惟直馳豊城侯奪其牌豊城初不覺晚而請於亨亨殞惟解還之人多其不競天順四年亨卒子賢嗣為興安伯賢卒子盛嗣盛卒從弟良嗣良祖母故小妻也良父既生而其祖繼娶定襄伯女及是郭氏之孫與良爭襲朝議以郭氏初當適人法不得為正嫡良竟得襲良年五十猶日於太中橋受雇為人汲水比都督府求為興安伯嗣乃謝其傭而去良僉南京中軍都督府事奏請給其祖父母誥命尚書楊一清議以私親不宜予丸宗不許嘉靖癸巳良卒子勳嗣己未勳卒先是賢以跛之免朝參革去本俸劉瑾時革去折色二百石才得食祿三百石折色五百石迄良之世不能復也

進史劉振曰嘗聞興安有兩鐵券及讀鐵榜叔榜累朝誥命嗚呼盛矣循至孝武之世功臣門第蕭然所謂世祿之家其名存而實亡矣　世宗除繼絕之義國初元勳以發起者四五當此時而興安伯勳猶以齎賄求嗣至質宅於人吾不知其何以也

識大錄

李濬

李濬和州人父旺開國功為燕山護衛千戶濬嗣官
從　太宗文皇帝靖難執謝貴張昺奪九門克居庸
轉戰永平真定功陞指揮僉事鄭村壩大捷陞都指
揮僉事白溝濟南功陞同知建文四年授奉天翊衛
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襄城伯食祿一千石
又以其爵封三代祖考妣及配皆夫人隆其長子也
年十五襲爵雖甚少而負英偉之資雄傑之才　上
深倚重之永樂庚寅以來每六師北伐輒命隆領兵

從其應機發策出奇取勝雖老于行陣者亦多讓其
能　上益奇之以為可大用丙申　車駕留北京顧
南京根本地擇可任留守者莫如隆遂命焉甲辰
仁宗即位重北邊守備暫輟隆南京命總兵鎮山海
凡東北邊關皆節制焉隱若一長城虜為之震懾未
幾復還隆南京洪熙乙巳　宣宗皇帝即位眷念甚
厚而倚賴益隆有白金文綺之賜隆祗敬將事夙夜
盡心益未嘗有間　英宗在東宮時知隆忠勤宣德
乙卯　嗣大位又賜白金文綺而眷注尤篤正統庚

申　上念禁衛重兵及諸司將士奧番來京以備征
調者雖有大臣總之而才智明決如隆者不可不在
其位乃命豐城侯代隆還為之副隆在南京十八年
荷　列聖知遇以為股肱心膂褒嘉寵待之意具悉
所賜勅前後幾二百道自古大臣得君之深而始終
無間亦少有如隆者隆行不違道而持之以誠凡大
之務必盡其心威行恩施近悅遠懷是以其人雖有
貴賤愚良寬鄙細粗不同皆敬愛如父母各還之日
莫不願留而不可皆曰某去矣吾何恃自都城至淮

識大錄

上道而送者相屬于路得人如此豈以偶爲哉隆
之在朝雖總理軍政然撫己下賢務循大體不苟爲
異同嘗有詔舉將校之可任者必慎擇以進使必當
其用有司點民丁隸府軍皆隆與兵部再閱不中者
例有罰隆曰彼出自田里非素習然方壯須教練俾
如教練有法則怯可勇弱可使爲精兵由是鮮有罰
者丙寅命率師巡邊賜幣勞及寶刀一隆曰軍事
貴嚴寶刀之賜意其在此吾豈敢不用然隆廉介素
著及臨邊申飭守備內外整肅訖還不戮一人　上

閱武近卯陰等各嚴兵以侍戎陣整肅號令明審坐
作進退皆中度 上喜各賜金織蟒龍紵絲二有副
陰受賜惕然不自寧益思所以修其職 朝廷或有
政刑疑未決命文武大臣廷辯之陰在其中侃侃正
言犖然當乎人心士大夫益重之以爲非獨將帥才
也閒居手不釋卷古聖賢之言行皆服行不忘祿賜
之外不妄取一錢嘗刻漢疏廣及唐盧坦之言以貽
世訓諸子曰吾襲父爵四十年幽遠之情固多未達
所行之事寧免過差然就此惕勵悔往修來不敢欺

公貪墨以負 朝廷付託之重爾等其力勉之

陳亨

陳亨鳳陽壽州人生而奇偉有大志元季爲揚州萬
戶 太祖龍飛濠梁遂仗策來歸 帝奇之陞爲驍
甲長從大將常遇春征泰州破張士誠軍又從 車
駕攻婺州援其月城陷陣先登由是以驍勇聞遷走
浙東諸郡泊征安慶太平高郵皆有功擢驍甲百戶
癸卯再參伐僞漢師次湖口亨言於主帥曰陳氏兵
多土人熟於水道今方秋湖水尚盛中多灘磧歐爲
所誘則我舟膠淺難可以進莫若塞甚去人潛遏小
舟祭其淺深險易量勢而進斯可濟也主帥善其言
以聞 帝從之竟克陳氏吳元年從平浙西取蘇州
以功陞羗山衛千戶繼從大將軍徐達北定中原取
東昌亨守之值元兵數萬猝至城下衆蒼黃失措亨
曰敵衆甚銳利速戰難與爭鋒當以計破之於是堅
壁不與戰越二日亨知敵兵數百誘之敵謂我寡踊
悉力求攻亨與主將率大衆奮擊且出奇兵邀之敵
遂敗追奔至棠邑僵屍載路獲人馬輜重無算亨流
身被十數創〻愈從大軍克元都攻下出燕諸城

洪武己酉調守大同攻王保保魏伯車保有功已又
征和林應州天成白登破磨重軍生擒偽官劉平章
擢燕山左衛指揮僉事屢征迤北遼陽破臧營悅綏
釋降附威聲遠著戊辰冬以事守紫荊關久效勞績
特陞驃騎將軍北平行都司指揮使戊寅晉後軍都
督僉事仍掌行都司事己卯　太宗舉兵靖難至大
寧召見軍門賜坐親酌卮酒勞之問以安社稷計亨
奏對稱旨　帝曰天以卿授吾其速成吾志命為五
軍總兵官南進至鄭村壩首與敵遇遂擊敗之從旅

廣昌蔚州大同諸郡戰白溝河下濟南肆甸屯提敵
聞其名恒不戰自退庚辰秋進都督同知未幾得疾
帝憂念不置晝遣中使絡繹候問夜則就營帳視安
否醫藥飲食皆出御賜疾篤命還北京　帝舉哀涕泣
師視幸其第臨聞者二事獨以用賢厚賞為勸嘉納
之是年十月卒　帝悼慟不勝思卿優厚及即大位
錄序前勞贈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追封涇國公
諡襄敏亨為將四十年仁恕廉平恤將士次身後戚
為功績服子女玉帛報語之曰好生惡殺屈如附國

莫忍害彼之命為己功也父子夫婦人倫至重又莫
忍獨人之父鰥人之夫而危有其妻子耶于是聞其
言而化者甚衆

陳懋

陳懋字舜卿鳳陽壽州人父亨從 太祖高皇帝起天下以功陞都指揮使洪武三十二年從 太宗文皇帝靖内難復以功進都督同知卒贈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追封涇國公諡襄敏子三長恭嗣為都督同知次忠府軍前衛指揮使季即懋也器宇宏遠識見超卓危負膂氣工騎射事時冠即從父領兵為前行凡慎上廣昌蔚州大同白溝濟南之戰與父同功又樂敵于單橋叢戰西寨累平州鎮小河戰左力累陞右都督永樂初論功升賞進封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寧陽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賜誥券賚予甚厚六年受誥佩征西將軍印總兵鎮守寧夏賜寶鏹白金千兩以為戒嚴之費懋至鎮號令一新凡胡人降附者[illegible]撫綏之務得其歡心爲以七年選精兵自徐太脫虜于境外由是殘孽遠遁邊塵為之一清捷聞加封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寧陽侯食祿一千三百石子孫世襲復賜誥券及貂蟬冠服

錦綺寶鏹八年春 上親征北虜懋將左掖兵十一年冬還鎮十二年春 上復親征懋仍將左軍侍幟甚衆明年還鎮十四年夏有報虜酋馬哈木必者懋禾之信曰是欲懈我邊備也即申飭諸將固守已而虜將果來見有備而退二十年春 上復北征懋率所部兵以從還京賜玉帶金綺龍衣且聞懋有女賢淑礼聘入宮冊封麗妃尋 命歸寧父母賚予驕蕃當世無與為比二十一年 詔懋統陜西寧夏甘肅三鎮兵出勦捉虜陸平衆宜掠貨蘭山掠其巢穴盡收其酋長也先土干部落及其牛馬駝羊數萬凱還上大悅寵賚有加二十二年復隨上北征師還以懋為啟王京途領前軍都督府事 仁宗皇帝登極以懋勛戚有勞加太保復官其長子昭為勳衛 宣宗皇帝臨御侍懋尤厚樂安州之平懋領京營兵衛上有功還有金帛人口之賜二年復鎮寧夏三年春奏徙靈州城以便防守四年春得玄白兔以進上賜璽書獎諭兼有玉帶龍衣馬匹之賚七年還京十年 命佩平羌將軍印移鎮甘肅正統改元閏任

念懋勲戚之舊召還奉朝請十三年冬福建民鄧茂
七作亂僞稱閩王勢甚猖獗 上曰此賊非老將不
能平特 命懋率師往討之至浙江有寇分兵先守
海口者懋曰如此是絶其生路則爲兇寇矣不從朙
春師次崇建有欲屠沙尤二縣者懋曰如此則益堅
賊心矣乃下令諭之俾各復業能斬賊首者官員與
王師同于是降者日衆懋曰賊勢已孤無能爲也乃
五路進兵一鼓而收之凱還賞賚加等命領中軍都
督府事尋兼領宗人府事景泰中加太子太師天順

識大錄

改元 皇帝復位恩遇益隆固辭營師許之六年春
忽得疾踰秋不能起上言臣老病不足惜惟陛下以
生民爲念任賢用能以圖太平之治國家幸甚 上
覽之惻然曰足見忠誠命加調治久之醫藥弗效遂
卒時天順癸未七月事年八十有五訃聞 上震悼
輟視朝一日追封濬國公謚曰武毅遣官諭祭加賻
及營葬事東宮及諸王亦各致祭懋儀觀修偉揚書
洪亮負標磊落敦禮文士雖位極人臣和實妄自尊
大而南征北伐口不言功長子晟勲衛坐罪擬戍

弟潤嗣侯成化二年卒無子弟瑛嗣侯晟爭瑛不宜
嗣革瑛祿十五八年晟子輔生二年矣晟言臣罷廢
臣男宜優治瑛本借臣爵宜還臣男內批侯輔壯二
十二年輔嗣侯興瑛爲勲衛弘治元年輔坐殺人會
赦革爵編氓八年瑛子思之子繼祖懋曾孫也繼祖
年七歲與米月十石正德元年嗣侯
逸史劉振曰永樂初靖難功臣不下數十人然克享
祿位於悠久者鮮矣惟寧陽歷事五朝出藩入衛凡
六十餘年而以令終嗚呼盛哉

識大錄

李彬

李彬字質文鳳陽定遠人父信有材畧勇銳總兵從
太祖皇帝起淮甸平定天下積功至明威將軍濟州
衛指揮僉事洪武己巳以老謝事彬代之時年二十
九磊落有大志辛未率所部兵從潁國公傅友德征
北虜歷朵顏鷄山進襲虜酋阿答失里至洮兒河身
先士卒多所擒獲復歷黑嶺寒山磨臚海子及黑松
林熊皮山進襲虜酋允刺罕禽獲有加　太宗皇帝
居潛聞其驍雄召見與語奇之遂陰眷注明年遣燕
視宣府沿邊諸城堡信為遼東都司都指揮使癸酉
建柏廈宣府城基明年率兵築之并築德勝口城乙
亥文築萬全懷安城明年征崩泥河黑松林至哈
剌還肄兵廣昌己卯靖難兵起舉彬為前鋒首率兵
攻克薊州遵化進指揮同知繼攻克雄縣漢州進都
指揮僉事己而戰真定拔泉平下大寧劉根上取廣
昌明年鏖白溝敗濟南衆樹奇勳進都指揮同知其
冬破滄州明年所敵第擒擊衆棄城追奪順德略地
定州進五軍都督僉事冬戰楊村中傷上遣醫療
治賜藥物俾還北平彬不自綏顧力疾隨軍自効
上嘉其忠勇諭之曰卿其暫輟戎事之勞歸輔世子
居守壬午　上渡江即位宸極命護中宮至京念其
勞績居多癸未永樂改元定功行賞封奉天靖難推
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同知右軍都督府
事豐城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世承襲錫以誥券追
封其三代甲申受鎮守江西秋召還明年送趙王赴
北京還往捕鬼君山寇丙戌南征交阯　命充左參
將有白金文綺之賜率師入境水陸夾攻直搗賊巢
禽獲魁黨俘獻於朝悉平其地戊子凱還加祿米五
百石尋命勒平東海倭寇明年總督操江游往長河
禽賊李法良械京庚寅剿捕福建海寇壬辰佩征虜
前將軍印命充總兵官鎮守甘肅有白金文綺寶鈔
之賜至鎮振揚威武邊塵清肅甲午召還扈蹕北征
胡虜明年鎮守陝西丙申召還扈蹕還京尋佩征夷
將軍印　命充總兵官鎮守交阯在鎮七年遠人畏
威懷惠莫不帖伏境宇寧謐壬寅年六十二卒于位
交阯市為之罷相向號哭如喪所親訃聞　上輟加

時贈勅有司歸其喪遣官諭祭賜葬宛平縣西安里
之原追封茂國公諡剛毅加封三代祖考皆如公爵
明年子賢嗣侯鎮守大同守備南京景泰二年卒贈
豐國公諡忠憲四年子勇嗣侯勇生墊墊無子庶兄
昊襲祖爵昊無子而遂及於熙即昊之姪也嘉靖甲
午奉 命統權武營操練官軍隨以廷臣會推掌中
軍都督府及提督神机營壬寅 欽命充總兵官掛
平蠻將軍印鎮守湖廣乙巳楚世子弒逆抹遣數百
人熙惻然慮其究詰于直指相與平反釋其無辜者
二百人沅州麻陽銅苗作亂遠近驛騷熙調兵征勦
歷三載底寧庚戌奉 召命回京掌前軍都督府事
府中宿弊爰為禁革人不敢干以私辛亥奉 勅提
督京城九門官軍壬子總督京營戎政時軍伍疲耗
往者率因循行事熙一以精明振刷而綱紀之諸材
官咸凜凜奉法嘉靖癸丑五月以疾卒得年五十
逸史劉振曰彬為人儀狀奇偉襟度弘遠深沉果敢
端靜有謀忠誠以事 上恩信以服下小心畏慎有
功不伐有勞不矜用佹課術主知信用日篤庇有大

識大錄

事輒以屬公咸克有濟信為一代之名將矣

孫巖

孫巖鳳陽人性豪爽膂力絶人輕財好義為族里愛重元季兵興遂仗劍歸 太祖在軍中以驍勇聞乙未從渡江克采石定金陵收兩浙自是南取江廣北定中原咸與有功授金吾左衛百戶洪武庚申擢燕山中護衛正千戶從 太宗之國岩為人誠直不欺甚見親信藩府之事多委任焉乙亥引年致政而以子亨代己卯 太宗舉兵靖難以岩宿將知兵特起守通州是歲南兵大至圍城數匝起王山臨墉攻西門燬樓堞岩率衆極力捍禦已復出兵搏戰身先士卒大呼陷陣士氣爭奮追奔逐北斬馘不可勝紀浮饋運船三百餘艘貲粮無筭以功指揮僉事仍鎮通州辛巳南兵復至攻城益急巖勵將士登城力戰矢石交下敵乃退走論功陞都指揮僉事壬午春南師平安等連東兵十餘萬逼城岩語將佐曰彼衆我寡若城守不出自示弱也不若及其始至而擊之彼必敗亡乃率敢死士數百犯其鋒大呼陷陣安衆大潰自是畏岩無敢復至 太宗入正大統以通城屏蔽

翼方使六師南進而無北顧之憂者皆岩之功於是冊封為應城伯歲食祿千石給世[illegible]戊戌病卒年八十贈翼城[illegible]謚[illegible]武

陳瑄

陳瑄字彥純合肥人父聞以聞圍功擢成都衛指揮
同知瑄自少穎敏習兵略精騎射以武臣子遞侍大
將嘗從出郊遇黑孤鴈棲鶩群命衆射之不中衆復
命瑄一矢斃之俄有鵰翔於上瑄復射之應弦而墜
衆皆大服而瑄不自為能從征南番岩州中亭及散
毛鎮南咸著勞績父坐累謫戍遼陽瑄伏闕請代特
詔原之從征越嶲討建昌酋長月魯帖木兒踰梁山
平天星寨破寧番諸蠻駐西河口諭降夷人數千又

從征鹽井平三山寨及小伯夷進攻卜木瓦寨據要
害立堡以斷賊路官軍分三隊進瑄居中已而左右
兩隊弗支奔還瑄所統僅百餘人冒險先登賊衆數
千圍之瑄下馬率衆且射且擊賊疲稍卻瑄亦傷足
最劇進戰自巳至酉賊敗走瑄全所統而還已復從
征餘寇賈哈剌時寇衆數萬扼險以拒官軍瑄率所
部由番西涉打中河浮閒道乃出奇兵作浮梁渡河
既渡撤梁以固士志遂壓寇境寇憑險迎敵一日中
三戰奪其險明日復力戰凡七合寇大敗遂入其壘

簡銳卒五百人斷寇走路寇窮蹙出降械送賈哈京
師撫輯其餘衆又從蜀獻王巡邊招撫邊夷英理參
馬之攻邊入悅戴淮口都江堰壞民苦水患瑄修其
隄防躬督工作為堅久計矜恤無告出貲置義田二
百畝于成都積所入租凡貧而不能衣食婚嫁及死
而弗克斂葬者則以給之尋以從征百夷功陞四川
都指揮同知晉右軍都督僉事總兵防江靖難兵至
江上瑄具舟奉迎　太宗以瑄有翊戴功賜爵平江
伯食祿千石世指揮使時北京軍儲不充　上知瑄

才可重任命充總兵都督歲運米百萬石由直海給
之瑄措置井井翔建百萬倉于直沽尹兒灣城天津
衛籍兵萬人戍守善任使均勞逸秋毫無取于下凡
漕途奸弊掃滌一清漕舟所經海島夷人畏憚官軍
悉閉匿瑄下令俾出為市而遣官監臨平其直軍無
敢擾人兩便之舟還值倭寇劫沙門島瑄率衆追至
朝鮮境上焚其舟殆盡寇死者甚衆海濱岸崩瑄延
堤自海門歷通泰北至鹽城凡八百里初航海至者
茫洋莫知所停泊往往膠淺瑄又於太倉相可泊處

築高五二十丈延亘十里爲表識衆便之稱貫山事
閘 上親製文樹碑焉既建北京罷海漕浚濟寧臨
清河通南北往來仍屬瑄董餉運瑄建議造淺船二
千艘初歲運二百萬石爲之有方後增至五百萬石
國用以足若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
淮以免淮河風濤之患就管家湖築隄亘十里以便
引舟浚儀真瓜洲二壩潮港之堙鑿呂梁徐州二洪
巨石以平水勢築沛縣刁陽湖濟寧南望湖長隄閘
泰州白塔河通大江築高郵湖隄隄内鑿渠亘四十
里以通州南北造梁以便陸行自淮至臨清相水勢
高下建牐四十有七以時啓閉皆舟楫通行永遠之
利於淮濱作常盈倉四十區以貯江南輸税於徐州
臨清通州皆建倉以備轉輸慮漕舟脉河淺澁自淮
底通州濵河置舍五百六十八所舍置卒俾導舟可
行處緣河隄鑿井樹木以便夏月行者凡於事處之
周而爲之果 仁宗初臨御下詔求言瑄首言七事
大槩謂南京國之根本宜爲久遠鞏固之計選將益
兵以從守備長民長兵皆宜擇賢能然後攻擧而下

不失所賢能在推擧推擧在覈實乞送朝臣之公正
者分巡天下考察百司改事得失進廉能黜貪鄙則
官得人而治可興今府州縣學教官署不得人乞令
風憲考察罷黜別選今中外軍伍多缺蓋由所管頭
目私役擾害不勝致其逃遁乞勅都府兵部都司嚴
切禁約就行清理老疾者全戶丁代逃逸者責限追
捕戶絶者驗實除豁伍籍又邊防之要在兵食足近
歲如開平等處城不足兵〻不足食所守何由完固
乞遣武臣之有方畧者揀以精兵足其衣食給之堅
利兵械俾日教習如有決壞全無務耕守今漕運惟
江西湖廣浙江及蘇松諸郡去北京甚遠漕河又有
洪牐淺凍之阻往復踰年糜費数倍正粮上逓公租
下妨農務乞自今令運於近便淮安徐州等處收貯
別令官軍運至北京則民力可蘇農務不妨各處官
軍每歲漕運畢財力殫乏到家又修理壞船運來歲
粮勞動可憫其所管頭目又加別役以重困之乞行
禁約今後漕運軍士不得再有別役焉船快船惟二
三百料者可於漕河所載不過五六十石每船乞有

額設水夫今又訴緣河拘集軍民聽候其至接遞聽候日久衣食艱難有至行丐者乞自今罷之 上覧

奏嘉歎命有司咸即施行降勅獎諭錫世伯券 宣

宗踐祚命瑄鎮守淮安兼督漕運瑄至祭宿弊之為

民病者悉革之豪猾姦宄皆斂避境内以寧時已嬰

疾而躬勤旦莫靡有滞事宣德癸丑疾聞入 朝深

被嘉勞賜宴賚還至淮安無幾疾復作 上聞特勅

勞問復令子儀挾醫馳驛往視之是年冬十月卒壽

六十有九訃聞 上深悼惜為輟朝一日追封平江

侯謚恭襄瑄為人開爽英敏弘度偉略綱人廣會譚

論亹亹倫輩推服公餘披閱載籍考知往古成敗治

亂之故喜近逢掖士時相講議善文辭能推剝為義

所至以濟人為心多所建置人以是德之不忘家有

樂善堂恒舉鄒孟氏仁義忠信樂善不倦之語以勉

子孫冢子佐嗣爵未幾子豫嗣正統戊辰總兵討福

建叛寇有功明年滅鄧茂七進爲侯加祿百石景泰

中出鎮臨清卒贈黟國公謚莊敏子鋭嗣天順末出

鎮兩廣勦蠻賊奪還俘掠萬人召總漕運十四年建

白百餘踈修治渠有功加祿二百石歷進太傅卒子

熊嗣正德初總漕運劉瑾摘索金錢弗得坐以法論

戍海南衛奪誥券瑾誅復爵卒無子姪圭嗣鎮粤有

功加少保卒贈太傅謚武襄子王謨嗣王謨少英邁

不群侍父軍中習兵事及壯里僉書聲望蔚起嘉靖

典中充總兵官鎮守兩廣時逆賊張璉僭號所至攻

城屠邑殺掠甚慘三省繹騷王謨會提督都御史張

泉調發漢達兵及諸王目十餘萬約江西南贛福建

三巡撫兵為犄角躬擐甲胄親抵賊巢前後擒斬連

等一萬六千餘人招降稱是獲偽飛龍傳國之寶一

器械馬牛甚衆露布上聞晉太子太保廕一子錦衣

百户王謨用兵務在明號令嚴法紀使个不外犯有

土兵掠市人物者即戮以狗賊既平議者謂近賊之

民陽順陰逆不除之無以善後王謨力持不可議乃

寢倭勢張甚諸將遇者往往不戰而潰王謨先所擒

斬倭至七百七十餘級倭畏之比兵行魔嶺倭有前

據嶺者衆謂此殘寇也勝之不武不勝且損威王謨

曰吾提大兵遏巨寇顧避小醜不擊耶麾與共進距

嶺一舍止全諸軍募食接戰倭偵知宵遁陞慶庚午
召僉左軍都督府事萬曆甲戌晉前軍都督年六十
七病卒贈少保謚武靖

宋晟

宋晟洪武中所賜名其字景暘世家鳳陽之定遠藉
季我　太祖皇帝龍興歲壬辰晟隨父朝用兄國興
來歸明年從克滁州又從戰敗賈魯父兄並以功授
萬戶甲午從張天祐克五河泗州盱眙又並進攝管
乙未從　上克和州渡江下采石太平攝管部衆等
潛有異謀國興察知以聞帯背伏誅從克溧陽進攻
南臺國興戰沒　命晟襲兄職兩中從攻陳也先水
寨克之進從克南臺晟父陞廣德元帥丁酉隨廣德
元宣州還改廣德為天寧翼元帥以老留建康歲選
鎮僉克嚴州受功賞戊戌召入侍衛乙亥襲天寧翼
元帥庚子調征饒州及江西諸郡次年賜襲故丈
綺　命晟統兵官平諸山寨洪武元年克建寧還留
守禦新定官制實授武德將軍建寧衛正千戶四年
陞懷遠將軍建寧都指揮使都指揮同知參　召還
陞江西都指揮使九年調太同授龍虎將軍十一年
調陝西所至治兵撫民不反而肅十二年掌涼州衛
十三年逐北虜至白城獲其人馬甚衆十五年父病

詔晟還侍又三年父没既葬事復填涼州虜時數為
邊患晟率兵討之追至亦集乃之地斬其兜渠也速
兒監寺及其衆無冀餘悉生繫送京師又招降虜偽
國公吴把都寺萬八千人而送其酋長工不答兒寺
百五十人詣京師簡其壯者傳卒伍餘悉處之善地
俾耕牧自便馳名晟還京獎諭再四賜賚甚厚復填
涼州十九年召還陞驃騎將軍右軍都督府都督僉
事賜鈔文綺以其官贈其三代仍填涼州二十三年
遣中使就賜文金及鈔至秋復三遣賜鈔文綺授尉

諭充總兵官征哈密里城之哈密者去肅州千餘里
虜所城也誅其偽王子別列怯等三十餘人獲虜衆
千三百人及金印一銀印二悉送京師所獲馬牛羊
咸給將士二十五年復充總兵官征罕東西番叛寇
誅禽七千五百餘人獲馬二千五百牛羊十萬遂還
京師二十七年調中軍都督府是歲虜寇遼東命晟
副總兵率兵討之還戰勝温江獲虜衆千餘馬備之
明年廣西忻㤞諸寨連結為亂命充右副總兵往征
之誅禽七千餘人賊平還京又明年總羽林八衛兵

往平五開龍里十三洞之寇三十一年率師城萬全
諸衛歸二年出填甘肅　太宗皇帝初臨御公朝京
師陞後軍都督府左都督永樂元年授平羌將軍充
總兵官仍鎮甘肅三年虜日益聚近邊晟遣人諭以
朝廷德意其酋長把都帖木兒倫為兒灰率部衆五
千馬駝萬六千來歸邊境底寧事聞賜勑獎諭命都
督徐膺緒尚書趙狃持節即軍中封西寧侯賜推誠
輔運宣忠效力武臣柱國仍後軍都督府左都督食
祿一千一百石加賜田若干頃又二年以疾卒於肅

州享年若干訃聞　天子悼歎遣官賜祭勑有司給
葬還其喪明年夏至京師葬聚寶門外其考之塋之
次子瑛駙馬都尉尚咸寧公主襲侯爵北虜犯順虜
獨將兵往平之沒於戰陣追封鄆國公謚忠順瑛子
傑襲侯爵典宿衛禁兵克篤勤慎傑子誠幼聰悟好
讀書性孝友軀幹魁頎篤爽及冠美鬚髯善騎射有
勇畧景泰初侍父居京師壬申往視別墅於涼州寇
入境掠牛馬長驅而北矢誠時率家僮出獵遇之連
發三矢殪二賊賊駭散驅其所掠而還邊人驚歎曰

真將種也甲戌還京痛祖死節承父命還南京祖塋具衣棺以葬乙亥春傑疾作馳書召誠夏五月誠兼程至京泣拜父床下父曰吾忍死待汝今及見吾目瞑矣越七日而卒誠哭踊幾絕扶柩歸葬祖塋秋九月招誠嗣爵毋侍朝　上顧其狀貌甚奇之謂可屬大事不數月命署右軍都督府事政如素習尋賜璽書命出鎮井菌授平羌將軍印充總兵官誠至鎮武倫修飭封疆完寔一日閱武教場忽中風疾迎歸而氣已絕矣時天順丁丑十月也享年三十有一訃聞　上悼惜遣有司諭祭營冢壙卜葬焉

逸史劉振曰國家以神武戡定區夏允賴貔虎之士佐成鴻業於是錫爵酬勳俾傳罔極然出自閥閱者恃崇高而昧學識僨負尸祿者為多求其席父祖遺勳荷國家重寄輒能懋勝發續者於西寧侯父子諸孫益僅見云

張輔

張輔字文弼河間忠武王家子器宇雄壯顧盼有威弱冠從　文皇靖難以功封信安伯未幾進新城侯永樂三年交阯國王陳日煃為其臣黎季犛所弒季犛詭姓名為胡一元子蒼為胡奃矯稱陳氏絕嗣奃其甥請署國事　上不逆其詐從之未幾求襲王爵又許之諭子陳氏孫天平始從老撾潛至京奏愬季犛閉之懼止表請迎天平還國四年春遣使者送天平歸至其境季犛伏兵殺之及其使者入僭稱尊號改國曰大虞紀年曰元聖聘占城亦告季犛侵掠疆界詐投以抑款　上震怒乃議興兵討罪群臣咸贊遂遣大臣告於郊廟分遣近侍徧告天下名山大川秋七月辛卯制諭成國公朱能佩征夷大將軍印充總兵官輔為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為左參將雲陽伯陳旭為右參將會同左副將軍鎮滇南西平侯沐晟率師討之命兵部尚書劉儁贊軍事都指揮同知程寬指揮僉事朱貴等為神機游擊撲海鷹揚驃騎等將軍刑部尚書黃福大理寺卿陳洽給事中馮

賁皆退縮將出師　上親宰龍江誓於衆曰朕命
爾等率師弔伐罪惟元惡脅從必釋尚体朕心毋殺
老毋殺降毋縶累老稚毋毀壞室廬毋恣取貨財毋
掠人子女有一於此雖勞弗勸且底於罰能者受命
以行九月壬申師次龍州大將軍遘疾以師授右副
將軍十月戊午大將軍薨輔代總其衆以進遣使馳
奏已而輔率師發憑祥度坡壘關望祭境內山川告
以黎賊弒君虐民内使上侮之罪令都督同知韓觀
於關留駐督廣西軍運粮修道出游兵偵邏遣鷹

揚將軍呂毅等前哨至隘留關賊三萬餘人依山結
寨拒險塹率衆拒守毅等督軍進攻以盾翼蔽而上
斬捕九十餘人賊散走大軍遂度關晉兵守之輔以
不意傳檄安南數黎氏父子之罪二十其畧曰季犛
兩弒其主以據國罪一也賊殺陳氏子孫殆盡罪二
也不奉正朔僭改國名妄稱尊號罪三也視國人如
讐仇淫刑暴斂殘獨困傲罪四也世本黎氏背祖更姓
罪五也既篡主竊位乃詐稱權署其事以罔　朝廷
罪六也表請陳氏孫還以國及命使送之乃敢拒遏

罪七也弒故主孫罪八也襲寧遠州七寨罪九也鼓
出官刃猛因虜其女盡繳其金罪十也威逼邊吏致
其駭走罪十一也侵思明祿州西抹水平之地罪十
二也詐稱還地動殺命使罪十三也占城國王古巴
的刺新遣親族擧兵來侵其地罪十四也攻拔達郎
白黑黃州擄其人民罪十五也勒取占城象百餘及
沙離牙之地罪十六也占城為中國藩臣乃擅造金
印是服通使其從罪十七也責占城國王惟知尊事
中國忍兩加兵罪十八也朝使送占城陪臣還其國

以兵劫於毘陵港口罪十九也入貢不遣陪臣乃以
罪人充使罪二十也交人擾擾莫不勸憤黎氏僭逆
延頸以待王師庚子輔入雞翎關至芹站諜知芹站
西旁有伏輔令呂毅等索之賊遁去是日遣鷹揚將
軍方政游擊將軍王恕等抵富良江北嘉林縣哨探
大軍由芹站西道至北江府新福縣聞左副將軍西
平侯晟軍至白鶴遂遣驃騎將軍朱榮往會晟亦遣
都指揮俞讓來初大軍入境輔以　上命戒部下秋
毫無犯所至感悅至是三帶州偽僉判鄧原南策州

人莫遂寺來降言賊侍偽東西都及宣江洮江沱江富良江以為固乃自三江府沱江南岸傘圓山循富良江南岸東下至寧江又於富良江北岸循海潮江而江麻寧江至盤灘因拔山緣江樹柵多扣隘增壘土城城柵相連亘八百餘里盡發江北諸府州人二百餘萬守之驅老幼婦女以助聲勢又于富良江南岸緣江置椿盡取國中舟艦列椿內諸江口又設捍木以防水擊偽東都守愉亦嚴陳列象陣于城柵內賊眾水陸號七百萬守險以老我師輔遂自祈福

縣移營于玉帶州個招市江口進舟候進丁未　上聞能覺即命輔充總兵官且諭之曰昔我　皇考命閩平王常遇春為大將軍岐陽王李文忠為偏將軍率師北伐而開平王卒于抑河川岐陽王率諸將掃蕩殘胡終建大勳著名青史爾宜取法前人殄滅逆寇以建萬世之功輔受命惟謹十二月辛卯驃騎將軍朱榮驍賊于嘉林江北先是輔等于上流濟師遣張翀為步軍于下流十八里與賊對列且作舟筏欲濟之勢賊疑我兵度江劫我舟筏張書擊大敗之

而良輔率大軍與西平侯晟合賊所立柵皆近江唯多邦城下沙灘平闊可止師然新築土城高峻賊於城下鑿重濠濠外坎地布置竹刺於坎內外其城上守具嚴備賊兵往來如蟻輔乃下令軍中曰賊所恃者此城先登者受上賞軍士皆踴躍欲往是日輔等軍于沙灘蹤分兵薄城之西南晟攻城之東南部列已定別遣將士距欲襲之處里許設攻具出夜明火舉軍士執之約登城即然吹銅角為號夜四鼓輔遣都督僉事黃中等銜枚舁攻具過重濠至西南城

下以雲梯附城都指揮蔡福等先登以刀亂斫賊眾驚擾城上火然吹角應之士皆攘附而上賊眾倉皇失石不及發皆躍下城散走我軍遂入城賊將於城內列陣擁象驅象當前輔令游擊將軍朱廣等以繪獅蒙馬衝翔而前象皆股栗又為銃箭所傷皆退走奔突賊眾潰亂我軍長驅而進殺賊帥梁民獻蔡伯樂進壓傘圓山賊自相蹂藉及被殺而死者不可勝計獲象十二隻城興築癸卯輔全豐城侯彬雲陽伯進率師攻賊偽西都賊聞多邦城陷焚西都宮室倉

麾遁入海順之賊黨有以兵由生厥江渡含江犯我
軍者輔遣都督黃中等戰之於是三江路宣江洮江
等州縣次第皆開門降五年正月丙辰輔調清遠伯
王友晟調都指揮柳琮等合兵賊自注江濟師聚壽
江柵破之又攻困扶山萬劫江普賴山斬賊首三萬
七千三百九十餘級獲偽圍副丁部曲殺之賊將胡
杜滿聚舟于盤灘江輔因南策州土人隊正陳封來
降即使擊之杜敗走悶海口盡得其舟仍使封招撫
諒江東潮等處人民俱皆安業于是郡邑聞風相繼

而降上書諭季犛罪逆者日以百計己巳輔得諜報
賊舟徒集于富良江距交州下流二十里又言季犛
及其子澄屯於黃江遂率兵次木凡江晟及豐城侯
彬率步騎戰艦由富良江進次魯江季犛以舟五百
餘艘犯我軍輔等水陸夾擊賊舟膠淺遂破之賊偽
將胡杜子胡嘉胡力護舟百艘又擒其黨黃世綱形
又條馮宗寔莫鐵范鞋阮判等百餘人斬馘萬級溺
死者甚衆三月辛巳輔遣都指揮柳升等馘于悶母
何母報賊於富良江舟聯亘十餘里以勁卒數萬由

陸來戰殺嬰既至賊又用海舟橫截江中載木立柵
以拒輔來柵未備躬督將士力戰升等繼以舟師擊
之賊大敗擒偽工部尚書阮希周斬偽翊衛將軍胡
射等及將卒數萬人江水爲赤輔乘勝長驅至黃江
抵悶海口季犛父子僅以數小舟夜遁去翌日偽
吏部尚書范元覽大理卿阮飛卿千牛衛將陳日聆
華領軍將黎威等詣營降五月甲子輔追賊至奠史
海門涇鶴淺又值水涸賊棄舟走及我軍至大雨水
漲數尺衆既度大喜以爲似有神助輔率步騎至茶

龍舟師亦至偽四輔入丹沉謹未降言季犛走又安
遂遣升率舟師前進輔及晟循舉厥江進至日南州
奇羅海口升復賊得舟三百餘艘輔等復引兵出奇
羅海口以遏奔逸永定衛卒王宗胡等七人與賊遇
賊因敗黨與皆散走宗胡等遂禽季犛及其子澄子
海口山中乙丑獲偽大虞國王蒼蒼偽太子芮及偽
梁國王澂偽桂國東山鄉侯胡杜阮黎氏親屬俘獲
無遺南土遂平所得府州四十八縣一百八十戶三
百十二萬象馬牛羊舟艦砲械無算遣升齎露布獻

將驅丁頒下事節寺于獄而殺其子瀠茍初輔受命特求訪陳氏之後立之至是歐定輔備訪國中諭耆賜郡邑官吏耆老等千一百二十人詣軍門言陳氏子孫向被季犛殲夷已盡無可承繼者安南本中國故地其後淪棄外夷化為異類今幸掃除宄孽再覩衣冠願復古郡縣設官治理庶一洗夷俗永沾聖化輔即疏聞　上俞其請乃立交阯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按察司分其地為十七府四十七州一百五十七縣據其地要害設衛十一守禦千戶

所三又于交廣分界設丘溫衛及坡壘隘留二守禦所軍隸廣西民隸交阯以相犄角又設水馬驛一十凡自南寧府至龍州水道差遠增置驛舟并置遞運所以便朝貢皆輔條列　上悉從之六月以平安南復古郡縣大詔天下復勅有司為陳王贈謚凡宗戚為季犛所害者各贈以官又為建祠樹碑葺墳墓禁樵採仍給戶五十家守之六年春輔班師秋七月策功行賞進封輔英國公晟黔國公友清遠侯升安遠伯餘皆陞賞有差賜輔誥券歲粟金綺子孫世襲加祿

三千石　上賜宴親製平安南歌以示寵異是年冬季犛餘孽簡定作亂僭號大越改元興慶　上命黔國公晟往討之無功是議非輔不可七年二月復命輔充總兵官清遠侯友為副總兵會晟勦之五月癸巳輔率兵抵仙遊縣聞簡定等自相猜害阮帥等皆懷疑貳推簡定為太上皇立陳季擴為偽皇紀元重光竊據江河出沒為患輔乃就北覽山取材造舟招諭諒江北江等府避寇人民使皆復業六月戊辰師次慈廉縣賊率衆據喝門江扮杜樹柵以拒輔攻

破之追至咸州北日斬偽金吾將軍黃巨劍等聞之遁去諸州縣隱逸者皆降東必正背若官帰復八月辛丑輔遣都指揮同知徐政戍藍淮賊黨鄧景異等來攻政率兵出禦飛鎗洞貫其脇政猶督衆力戰賊敗去政腹潰而死己未景異等復據南策州盧渡江太平橋諸處輔出師向賊子關偽金吾將軍阮世美以衆二萬餘之對岸立營柵列舟六百餘艘於江中不斷據東南岸以為扞禦時西北風急輔率豐陽伯同都督朱廣都指揮俞讓方政等以划船數艘齊進

識大錄

火砲迭燃矢發如雨會為監門衛將軍潘保等二百餘人斬首無算八月庚午輔軍追捕至太平海口遇見賊舟三百餘艘泊海州南岸與督都指揮方政李龍等併擣之賊分舟迎敵我軍鼓譟而進縱艦衝戰賊大敗溺死者甚衆擒偽海寧衛大將軍范必果景異遁走十月辛丑季擴妄稱安南前王孫遣偽官陳自始致書軍門求封爵輔曰陳氏子孫嘗徧求國中無有孫者茲奉命討賊不知其他遂戮陳自始麾兵前進遣都督朱榮蔡福以步騎先行輔率舟師繼之

識大錄

而賊于備慶江海口多樹樁以土石實之舟楫不通至是輔由黃江河江大安海口至福成江轉入神投海皆決其壅塞而行十餘日至清化水陸之師畢會而簡定已逃入演州李擴往乂安阮帥胡具及景異等皆散走於是輔留清化取支黨盡殲之已而簡定至巨勒海鐵港地舟趨天關鎮發衆拒敵賊率兵從磊江南趨巨勒海都督朱榮都指揮羅文等以舟師從磊江趨中鼻關轄率都督朱廣都指揮陳懷等以步騎從磊江趨地冊化至天關鎮簡定已逃東黃冊

識大錄

趨乂安衆寡我軍遂至美良縣簡定方寓民家見軍至即棄象及印劍等物走入山輔率兵四圍搜之十一月戊寅獲簡定并偽將相陳希葛阮汝厲阮宴等檻送京師伏誅是時賊黨阮師檜偽稱王與偽金吾上將軍杜原措等據東潮州安老縣及宜陽杜有衆二萬時出黃江麻穿決大全等處海口劫掠八年正月輔以兵圍宜陽社師檜率衆拒不支斬賊首四千五百餘級擒偽監門衛將軍范支司林衛將軍陳原卿鎮撫使阮人㧞等二千餘人盡殲之斂其尸為京觀

識大錄

爲二月己輔還以兵屬晟及雲陽伯陳旭勦滅餘寇未幾季擴聞輔還復與景異等嘯聚作亂八年秋 上復命輔督師征之秋七月丙子師次常月江賊聞輔至樹樁江中四千餘丈江口兩岸皆置柵延亘二三里許江內列舟三百餘艘設伏於山右景異及鄧容阮帥將其黨以衆來迎輔調都督同知朱廣都指揮張勝會慶續剗解拔樁以進勝率都指揮方政等以步隊翼其伏兵至江岸季擴等敗走擒偽金吾將軍鄧宗稷李軒將軍黎德彝武衛將軍阮忠威衛將軍

阮軒等及其黨斬俘殆盡獲賊舟百二十餘艘十一月欽差輔國舟師追捕李擴於緣海閩石室福安諸州縣賊黨偽龍虎將軍大都督黎慾范慷等通交阯城爲患新糧江停橋阻截生厥江又州後衛道路不通遂往捕之慾慷等合五千人拒戰敗之慾中流矢死衆偽朔衛將軍范鄭智阮阨於陣翁偽衛將軍揚汝擬防禦使馮翁㚖賊首千五百人以徇餘賊散入據蒂中函范睦杜佃丑鄧明阮忠瑊等捕維犹獲十郡八月癸丑輔駐舟師安謨海口遂見賊舟四百餘

艘由光安入神投海遂率都指揮方政等往擊賊舟侵出神投海八島巨徽說甚輔督衆衝其中堅左右軍奮勇夾攻賊不能敵即解纜走我軍追勦捕與鉤連環或戰自卯至巳賊大敗翁偽翊衛大將軍陳磊龍虎將軍節次戲黎日金吾武衛威衛事衛等將軍挾尉安撫圍練避關等使阮抹等七十五人及其脅從千餘人阮師等望風奔潰輔遂督軍出海追之不及而還嘉等四十人被重創皆斬以徇次戲等三十五人檻送京師俄諫十月戊寅輔軍至土黃縣思江

搜捕偽少保潘季祐等賊衆聞之皆走匿季祐亦竄可當山遣子僕請降遂給榜招之季祐又子與偽官吳敞等十七人詣降輔承制授季祐交阯按察司副使管太平府事招撫軍民已而偽將軍知府阮寮夫撫招討等使陳獻阮士勤陳全扇陳全畝陳立阮與阮換阮鎮黃惡降十一年冬輔晟合兵至順州賊黨阮帥等包愛子江設伏輔等列陣以進賊亦據險分三隊拒戰各列象於前輔業馬先薄左隊引弓射象象還近走蹂賊陣陣亂指揮楊鴻等奮擊賊遂敗都

督用知朱廣等當賊右隊鞘調指揮薛聚接戰賊益潰散斬偽少尉阮凶檜偽將軍潘徑阮徐阮辰熊黃原可及偽校尉阮度等五十六人并賊衆八百七十人追至發芥江得阮帥所遣偽入內檢校太傅并又安新承嘖從王鎮驃騎大將軍印賊黨既奔不復能聚節路安偽鄉亭侯鄧鐵偽金吾衛將軍潘勒偽知州劉旨徹等捕其黨偽大將軍何粟潛溪亦遣子來歸十二年正月壬辰輔率兵至政和縣化黃兵賊陣坝國除開嘉暴修領偽龍虎將軍黎蟜等七百餘

㑋逃還重晟滿冊輔即追至羅蒙江其地皆懸崖側
逕捫蘿可上遂舍騎而徒將士皆步從比至昆蒲冊
景異等已遁又至叱蒲捺冊賊及其土人皆遁不知
所之遂大索夜行二十餘里聞更鼓輔率都指揮方
政等銜枚而往黎明至叱蒲幹冊江北賊據南岸立
寨我軍渡江圍而殊拉賊不能拒能天達中景異腸
其腸遂含鎗遁過致率軍追捕并其弟鈍擒之蓋獲
賊徒黎蟜及景異等偽印景異創甚不能行遂剮之
函其首傳送京師阮帥逃還蠻輔遣都督朱廣率兵
捕之廣猕來還从閣踏出膂中急獲縣季擴家屬阮
帥等送京南靈州未富阮茶哀輔復遣指揮薛聚率
兵隨季擴逃獲帥斬茶哀以狗聞季擴勢窮走老撾
輔遣都指揮師祐率兵窮之老撾懼請獲季擴以獻
及輔遣撒撒敗不得仍令祐進克老撾三關至金陵
藺賊黨散走棄季擴與其妻妾子及家冊南靈逃地
教軍悉出集以歸季擴黨季播孫偽相國駙國王光
函亂去陪安州知季擴就縛乘舟走入海鎮夷衛指
揮李鐵遂至乂安海口并其偽公裴黃悉擒檻送

識大鑑

季擴及阮帥等至京師誅之三月庚子輔與晟議請
建升華思義西州承制授降人阮堯揚夢松范公議
阮險為知州胡交張原注武征范助為同知仍以書
報占城王使知建置之故六月庚戌輔以四府與老
撾占城還蠻接境土官廣遠夷民繁夥宜有控制議
請於各府置衛所籍土軍以土官指揮千戶理其事
仍給印信從之九月戊申輔以交阯殘寇悉平委都
指揮朱揮廖春率官軍五千留交阯鎮禦遂班師明
年二月還賜輔白金三十斤貫鈔二萬錠文綺五十
襲四月　上以交人新附命輔佩征夷將軍印充總
兵官往鎮其地是時逃寇陳月湖糾合清化蠢江蠻
作亂自稱月湖王及輔到交阯賊聞避走追至赤土
縣擒月湖及其黨鄭元慶等殺之自是交人皆帖然
服矣輔乃言自廣東欽州天涯驛經猫尾港至涌淪
佛淘從萬寧縣抵交阯多由水道陸行止二百九十
一里宜置水馬驛傳以便往來於是命防城等處設
凡水驛龍門等處設二馬驛寧越等處設七遞運所
佛淘鼓尼簡間改交阯嘉林縣為嘉林馬驛交州府

瀘江欽州尺遲與為水馬驛廣西橫州〻門水驛隸南寧府皆如輔所請云十四年冬　上念輔久勞于外召還二十二年　從北征七月庚寅至榆木川　上不豫明日大漸召輔受遺命凡軍務悉屬輔統之是年八月　昭皇即位進輔太師掌中軍都督府九月禮部尚書呂震言於　上曰喪服已踰二十七月請倣漢制釋衰易吉大學士楊士奇謂震曰不可　仁孝皇后崩　太宗皇衰服後猶數月白衣冠絰帶引　上於皇考乃遽即吉乎尚書蹇義亦取二說以聞詰旦　上素冠麻衣絰帶視朝惟輔與二三學士如　上喪服朝退召士奇及蹇夏等諭曰昨震請易服云吾與卿等踐是然後奏時吾已從其非及聞士奇有言始知震妄謬嘆曰張輔知禮六卿乃有不及洪熙元年五月命輔監修　太宗實錄八月復命監修　昭皇實錄書成俱有金爵之賜宣德初高煦欲圖不軌遣素親信人枚青入約舊功臣為應青至輔所輔即縶其人以獻　上嘉之悉得其情頃之山東亦奏言高煦反　上遂親督六師伐之命輔曰其

一切機務卿其相朕輔對曰高煦徒懷覬覦然實怯懦無能為也願假臣二萬卒當為　陛下擒之　上曰往卿一人足以破賊但朕新即位小人尚有懷二心者必當有以揖懾之及漢平大班褒賚三年冬十二月刑部奏決重囚命輔同都督尚書九卿都御史審覆諭之曰古者折獄必訊于三公九卿所以合至公重民命也已而輔奏抂者五十六人　上令法司更勘擇之四年二月　上用都御史顧佐言益加優禮乃諭輔曰卿以親以賢祗事　祖宗多歷年所忠存社稷功著國家逮朕纘承大統勳猷輔弼允熙孚德篤然於今方當注倚之時則居燮理之任不煩以政乃理戎宜可輟中都督府事官職俸祿悉如舊朝夕在朕左右相與究論軍國重務共保邦家卿其尊精神明道德益弘啟沃之功用臻治平之效三月戊申加輔為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甲寅免其朝參但朔望不侍八月士子賜宴　上親製詩贈之有輔弼貞亮之句歲時寵賜甚番不可勝紀正統間屢知經筵從容進退寔有儒者氣象又命監修　章皇寔錄

戍仍賜金幣鞍馬十四年扈從北伐死於土木之難年七十有二追封定興王謚忠烈子懋嗣懋薨子欽嗣欽薨子裔嗣

逸史劉振曰予觀定興四履夷竟殲厥渠魁復我中華數百年之故地易榛莽為田疇變左衽為冠冕而又建立郡縣分畫疆圻一統之盛古莫與比定興之功大矣哉宜乎 朝廷眷眄寵渥日隆天下倚以為重四夷咸知其名也

沐晟

沐晟字景茂英次子也自少氣宇閎厚端慤凝重聰悟過人而博學達識恭慎寡言喜慍不形於色 高皇帝重之既授後軍都督府僉事夙夜致勤陞授特進榮祿大夫左都督父英薨兄春嗣無子晟嗣封西平侯仍奉命鎮雲南晟承父兄之後秉誠殫慮益弘遠圖威服德懷恪勵夙夜先是麓川不靖諸蠻逐宣慰使而分據其地晟遣至奏發兵平之復奏以其地置孟養木邦孟定三府鎮沅威遠二州干崖潞江灣甸大侯者樂五長官司而盛微其貢賦又於潞江之西置騰衝千戶所以控制之夷遂帖息時岷王之國雲南背與晟交惡 上貽書於王謂晟少孤不練事毋深責之吾當別飭晟然卒以 王它故徙國楚獨晟自如 建文帝之自焚也 文皇帝意其由地道以出或言匿晟所者使使詗察無狀乃獲免 太宗皇帝臨御之三年八百蠻酋侵邊晟遣將先率兵討之躬率兵繼之後及象自賒蠻閣晟未遂遁進擒其酋誅之事聞賜璽書白金勞晟四年安南叛命征夷

將軍李兵及湖廣等都司兵討罪命晟佩征夷副將
軍印充左副將軍率雲南等都司兵分道進討晟率
兵由蒙自經野蒲斬木通道以入先遣偏裨攻其猛
烈柵華關隘賊徒悉遁遂築堡駐兵造舟分遣諸將
出蓮花江口奪渠沕寺沙界舟夜出洮水陣師遂遣
將引兵溯流攻賊之富良江白且壘戰抵暮賊引卻
冀且諸將咸欲奮擊晟曰受命弔伐所欲得元渠數
人而已律設非　皇上好生之心乃止遂造浮梁渡
師時征夷將軍大兵至乃合攻逆之多邦城柵繼擒

其東西二都及監唯固拔擒江仙侶等寇悉破之寇
首黎季犛父子狼狽棄其眾獨挈家屬及左右心腹
遠遁於海王合征夷將軍兵追至日南州奇羅海口
禽俘與遺械送京師凡得郡四十八縣百八十六戶
三百十二萬五千九百獲象馬牛畜軍資器仗無算
安南平六年春班師入朝賜號顯忠輸運推誠宣力
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封黔國公食祿二千石
賜誥券玉帶金幣命子孫世襲既大宴　上親製詩
褒嘉又日賜宴予從駕還鎮雲南是冬安南餘寇擾

二命晟佩征夷將軍印總兵討之王師壓境寇遁入
乂安海島追至占城之境禽寇首陳季擴沉師鄧客
等送京師誅之師還仍鎮雲南十七年富州蠻商牘
逋賊不入　朝廷命晟發雲南貴州兵討之蠻據險
以抗王遣兵斷其後諸將請急攻晟曰威服不若德
服遂使人諭以禍福蠻即遣子詣京師謝罪悉償所
逋　仁宗皇帝嗣位重晟勳德老成詔兼太傅召至
恩禮加厚遂命佩征南將軍印還鎮　宣宗皇帝勅
嗣位遣史齎璽書金幣勞之　英宗嗣位恩禮視宣

德之初明年改元正統賜金幣加厚是年冬四川會
川黎溪蠻合庶泊等為亂奏遣弟都督昂討平之二
年冬馬龍他郎甸蠻不靖復奏遣昂平之三年麓川
思任發擾邊侵掠騰衝南甸遣人諭之不下奏躬率
兵討之兵至潞江晟勉諸將四出兵尚謀不專恃勇
且適瘴月非用武之時今官軍已集如賊能畏威悔
過輸誠謝罪請命赦之斯亦可也遂復遣人諭之不
下乃命弟昂及都督方政等率兵前進晟在戎其慎
重時晟整兵在後政等夜渡江破賊柵賊佯北官軍

衆勢逸至景罕寺寨攻循舊勇獨逢賊伏兵四發攻
力戰死之時春乙半晟慮瘴發非官軍利遂旋師將
駐金齒會有旨命晟還鎮晟至楚雄慚懼晟疾遂薨
晟疾革時顧弟昂曰吾父子兄弟受國家罔極之恩
吾不能報矣吾弟勉之吾一家子子孫孫世堅忠誠
保臣節無忝君親又顧昂曰斷後也雖猶將失利固
吾總師之過此賊不可忽貸汝勉之勉之言訖而逝
婦孺所過道路城郭無貴賤大小逆拜哀慟晟應變
非所長其戰亦數不利而　天子以絕遠且世將爵

而德高漢人攝服晟父子咸信莊事之恩異於人主
每牌紙下土首酋長咸儼出郭迎盟而後啟之自此
令旨也歲時本獻不絕晟父子前後置園墅田業三
百六十區日食其一可以周歲珍貨金貝充牣庫藏
鉅餘天府漢庭屯羅紛者恒數百人役使閹奴亦可
數千百而善事中貴多通遺執政不絕亦能簡制其
下晟有子斌斌尚幼嗣公不能將其軍於是晟弟昂
以都督同知佩印代鎮後封麓川不利定西伯蔣貴
等兵與合協本之昂後還爲左都督　賜金帛加等

卒贈定遠伯謚武襄斌嗣公之十一年薨贈太傅謚
榮康子琮幼不克嗣於是從兄璘以才舉爲左都督
代鎮卒弟瓚爲都督同知復代鎮前後凡十五年而
琮始嗣公又明年始佩征南將軍印爲鎮守嘗捕獲
妖僧惠甸守安備廣西守昂前後平馬隆麓江鄧川
順寧羅雄等蠻臨安之吕明鉄箐亦石崖羅羅大嘆
兵討獲賊帥〻五百等累　賜敕褒獎加太子太傅
嗣公凡三十二年而卒無子以都督同知瓚之孫都
指揮誠之子崑嗣朝議以崑爲西平侯之裔孫當從

侯爵而守臣與之謂南人知黔國公不知有西平侯
也侯之忠爲所輕崑十四歲而拜公爵尋以征南將
軍鎮守勦兵平邑山竹箐蠻諭定孟養孟密之爭寨
者又合川貴三鎮兵平米魯亂再擒師宗州賊張長
受而安亂酋那代三　賜璽書獎諭再益歲祿百石
加太子太傅嗣公二十四年卒贈太師謚莊襄子紹
勳嗣公十六年而卒子朝輔嗣十一年而薨父子皆
加太子太傅贈太傅二子融業皆甫襁而殤朝輔之
弟朝弼當嗣虞其健且倔之不使還南京於是上覽

抑訐父之姑淂襲佩印鎮守其淫恶益甚且旅拒
王命　詔削其爵以子昌祚嗣且代鎮而朝粥復欽
故其子遠至京錮於南京之故第以幽死

柳升

柳升懷遠人父崇武名德立功洪武時為燕山護衛
百戶升嗣官事　成祖靖難攻懷來密雲白溝河東
平大小二十餘戰皆有功歷官都司督府永樂四年
征交阯功六年封安遠伯食祿千石與世券八年北
征至玄冥河功進流侯加祿五百石仍世伯出鎮寧
夏還總京營兵又從　上北征至蒼崖峽兜力河慶
州有功得世侯十八年討唐賽兒失律下吏尋宥二
十年又從征胡宣德四年王通言交人反升為征虜
副將軍充總兵保定侯梁銘左副總兵都督崔聚左
參將李兵會沐晟討利二年兵至隘留關利上書說
請立陳氏後升受書不發封馳奏上賊己列柵拒我
兵道升連破賊直抵鎮夷關賊欲速無禦我者升喜
謂賊宮弛備銘及參贊尚書李慶又病慶力言賊詐
界不聽至倒馬坡入賊伏升中鏢死是月銘病卒明
日慶又卒聚收散卒進至昌江遇賊衆寡不敵聚及
戰賊驅象大至我兵遂亂聚被執賊欲降聚不屈死
之聚懷遠人清淮征胡累功至督府僉事升質直簡

靖臨敵勇敢戰死贈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太子太傅進封融國公謚襄敏子溥宣德十年嗣侯鎮守廣西天順初年加太傅出守甘涼虜劫掠人畜不能禦御史劉濬劾溥失律 上怒御史言濬下獄落職外除 比溥還 上詰欽罪溥勒羅太傅濬輒已進駝馬 上怒却其獻未幾內臣牛玉傳旨令溥總兵神機營卒子永慶痒不能嗣孫景天順五年嗣侯成化末鎮守兩廣弘治四年坐法奪職下獄七年與冠服閑住景先後憂忌十二年得復侯與祿之之一卒子文嗣侯卒子珣嗣侯鎮守兩廣以禦寇登庸功加太傅

劉榮

劉榮一名江宿遷人姿貌豐偉智勇過人靖難時為總旗以功授密雲衛百戶未半歲四遷至指揮僉事從克蔚州攻大同大戰白溝河陞指揮同知與虓將朱榮等統選兵哨滑口擒莫協執功最諸將 上益知榮材勇可專任用擢都指揮僉事特命領兵制敵所向摧潰遷都指揮使 上正大統第功行賞中軍都督僉事永樂初累晉右都督庚寅春扈從 大駕北征至靜虜鎮祿先入賊陣敗阿魯台軍進左都督甲午復扈從至和林榮率前鋒追奔虜前馬哈木王沙漠為之肅清乃勑榮鎮守遼東備倭寇至即相地形勢請於金線島西北之望海堝築城堡立烟墩一日瞭者言東南海島夜舉火光榮計寇將至亟遣馬步軍赴堝上小堡備之翌日倭船三十餘艘泊馬雄島寇相屬登岸徑奔堝上榮親督諸將伏兵堡外山下而令一裨將領騎兵要其歸路一裨將領步卒與之逆戰賊而舉砲伏兵四起截而擊之寇大敗奔入櫻桃園空堡中合軍圍之自辰至酉擒戮無遺生獲

數百人斬首千餘級事聞賜璽書褒諭徵入朝面慰
勞之榮對曰此任榮兆分所當爲此皆奉行 陛下
成筭及諸將士効力所致臣不敢當其功 上嘉榮
謙抑愈多之封爲廣寧伯食祿千二百石予世券仍
遣赴鎭先是倭寇出沒海上焚民居掠財貨虜生
口北自遼東山東南抵閩浙海濱州郡俱被其
害官軍捽不能制往往有坐失机罪死者至是寇害
屛息傍海千餘里兵民安生樂業矣庚子四月榮卒
于鎭年六十一贈侯謚忠武子湍嗣卒無子弟安嗣
正統己巳從征除都督同知景泰中守大同招復伯
爵 上皇至大同安邀郭登出見登曰虜不可測吾
二人者守土爲職脫有変柰社稷何援申登城北面
拜曰臣義與城存亡安竟出見命進侯從 上皇入
京言官兼武功安落侯復爲伯天順元年進封侯加
祿八百石與世侯券時曾賊有功加太子少傅成化
辛卯卒贈峄國公謚忠僖

朱榮

朱榮字仲華沂州人體貌豐偉剛毅負氣膂力絶人
元季兵變榮與父僑寓表伯葉氏家業間戲曰男子
非士則農商以自立羽爲託迹於人而不思所以振
厲榮曰人亦發奮有將大丈夫又安知他日不爲都
督乎聞者甚壯其志無何朝廷下令四方擧年少驍
將之士以備任使郡以榮應詔擢府軍衛驃騎舍人
武藝日修尋授卒長領騎五十人溴南諸夷初附跳
梁未輯西平侯沐英帥師討之榮率所部從征以積
勞授世襲大寧前衛副千戶 太宗擧兵靖難駕臨
大寧榮審知天命已有所歸遂率所部諸軍門謁見
大被賞賚即陞本衛指揮僉事色驛回至鄭村堤遇
敵大戰奪九門鍵取廣昌攻蔚州大同戰白溝濟南
克滄州東平大戰夾河藁城皆與有功累晉都指揮
使進兵東平汶上肥河所向披靡既而收兵復戰東
率精騎做險大破之復攻小河靈壁泗州渡淮克盱
眙下揚州招撫鎭江敦宣德意人皆按堵永樂改元
論功行賞授榮左軍都督僉事丙戌王師討交趾東

以偏將畧從征太破賊兵于嘉林江渠魁既俘超拜右都督庚寅春虜　篤北征至玄冥河追逐虜酋本雅失理至紅山口靜虜鎮胡寇大集送戰榮鼓勇取勝率士命斧遇還左都督甲午再征虜至和林蒼崖峽衝入賊陣大破雅剌之衆師還命鎮守大同督操軍馬专禦邊獲伏人聞風遠遁西北以寧丁酉召還明年命鎮遼東嚴斥堠謹烽火東徼晏然壬寅復征北虜來由東路西與寇遇奮勇破敵俘獲人馬牛羊而還癸卯錄前後功封武進伯食祿千二百石世世承襲洪熙改元年　仁宗簡任老成分汝邊鎮謂榮撫貴有大將才拜為征虜前將軍充總兵官鎮遼東是年六月忽疽發背卒年六十七將士莫不悲泣如喪所親贈侯諡忠靖

邊文劉振曰我　太宗文皇帝舉義靖難一時英傑智勇之臣乘運奮興竭忠宣力共成大功者興安襄城應城平江廣寧武進最為驍果善戰所向無敵馭士卒有恩信且多紀律於諸夷款塞者綏輯備至而恭襄尤有經世大畧其大臣體漕政竟為　本朝三

百年利賴開濟之績夫豈微哉

薛祿

薛祿世家山東膠州之新興社兄弟六人而祿第六自少倢特有大志未甚籍戎伍　上官皆奇之從北征金山及哈剌哈之地又從征迤都山乃兒不花昔處自是累出西北二邊涉萬里而還　太宗皇帝舉兵靖內難祿首從義旗攻九門克薊州遵化援密雲攻雄縣追敵漠州咸奮勇先驅以一當百戰真定生擒敵左副將軍駙馬都尉李堅超陞燕山右護衛指揮僉事賜白金文綺從援永平攻下大寧富峪會州寬河時南兵已圍北平城祿還先遇其哨騎薄戰敗之　車駕繼至從戰鄭村壩敵大敗陞指揮同知從克廣昌蔚州攻大同率兵前哨獲敵人馬遂從南征大戰白溝河追奔至濟南陞指揮使從克滄州大戰東昌祿以五十騎前哨遇敵兵數百與戰敗之獲馬三十餘匹敵悉衆來追祿復奮戰大敗之獲馬二百餘匹敵於藁城及深州伏兵以要旋師皆擊走之從戰夾河大捷戰滹沱河右軍力屈祿率衆馳赴之出入敵陣數十合戰敵敗走祿追至夾河斬馘無算獲

馬五百餘匹明日戰單家橋祿馬蹶為敵兵所潛扶刀斬敵兵復上馬督戰遂敗敵將平安軍以次攻下順德大名彰德及攻西水寨生擒敵都指揮一人斬獲尤多從攻東阿東平汶上皆下之繼戰淝河大店小河汴渡靈璧率勇先諸軍遂渡淮江從　車駕入京師　太宗皇帝既正大位論功行賞陞驃騎將軍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永樂六年陞都督同知八年從車駕北征至玄溟河以功進榮祿大夫右軍都督府右都督兼左軍都督府事時西方選至切軍數萬悉命隸祿操習十二年從　車駕北征十五年初建北京宮殿命祿董營繕十八年成加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封陽武侯食祿千五百石追封其三代皆侯爵賜誥券二十一年從　車駕北征還奉命討捕湖州賊寇二十二年復從　車駕北征是年八月　仁宗皇帝嗣位加太子太保子孫世襲侯爵奉命巡北邊適虜寇雲州祿率兵追至大松嶺斬獲甚衆事聞賜勅嘉奬遣中官及鴻臚卿即軍中勞之既還賜白金鈔幣加歲祿五百石洪熙元

識大錄

年佩鎮朔大將軍印率師巡北邊宣德元年庶人高
煦反　車駕親征命祿為前鋒先二日圍其城罪人
既得留祿撫綏城中軍民還賜銀幣甚厚明年秋從
車駕巡邊出會州鮮石虜寇塞下與戰敗之生擒其
酋斬獲其餘衆遂鎮薊州永平冬還賜銀幣加厚四
年率師護兵餉開平者再五年春佩鎮朔大將軍印
巡邊至奇黃廣還虜拒戰悉斬之盡收其家口孳畜
陞太保賜鈔幣居三月董築城之役益造祿之言以
便戍守祿平居無事未嘗離閫計邊務言之宜宜或

識大錄

詢其瑣屑者終不爲變蓋其志奉國惟恐不盡爲將
勇智兼備當先事籌畫用心之至以夜繼日故所備
成功未嘗敗北間一二臨陣中矢石衆創起鬪有進
無退其率師所過紀律嚴明秋毫無犯而撫卹士卒
人人歸心宣德五年五月奉命城隆慶永寧赤城獨
石後事將歸以疾聞　上遣中官以御醫往視且賜
勅諭勞至京猶力疾入見　上慰諭再三既歸第日
賜御藥遣中官臨問無虛竟不起七月卒訃聞　上
震悼親爲文祭之追封鄞國公賜謚忠武詔有司治

識大錄

喪葬

山雲

山雲徐州人父青以靖難功官至都督僉事雲襲為金吾左衛指揮使從 太宗北征有功累世都督僉事宣德間佩征蠻將軍印鎮守廣西時㟼峒猺獞叛服不常雲率兵討之賊輕視雲悉力迎敵雲一鼓破之賊退保山巔山皆險峻草木叢密賊以木掛于藤壘石其上官軍至輒斷藤木石交下無敢近者雲營山下於夜半束火牛羊之角而縱之賊謂官軍至矣亟斷藤比明木石皆盡官軍鼓譟登山遂破賊壘斬首數萬級招降并遷所據甚衆乃增築四城凡堡傳舍凡十餘區以鎮要害自是終雲之世十餘年間猺獞無敢為孽者以功陞右都督正統三年正月卒於官始雲病 上遣醫視療慰勞甚至及卒 上悼惜之輟朝一日册贈懷遠伯謚忠毅厚恤其家命其子俊襲為府軍前衛指揮使廣人悲號立祠塑像祀之雲沉毅廉潔便騎射臨敵多奇策馭下嚴明而善撫恤故人樂致死所至成功先後鎮廣西者多利土官餽遺惟雲分毫無取土人畏其約束無敢少變師

府有鄭牢者老隷也性鯁敢言雲呼牢試問曰世謂為將者不忌貪廣西饒珍貨我亦可貪否牢曰白袍點墨終不可滌雲笑曰人言土夷饋送苟不納恐疑且忿奈何牢曰居官黷貨國憲甚嚴公不畏朝廷乃畏蠻子邪雲舉手禮牢曰教我教我至今廣人論賢將必歸之雲云

蔣貴

蔣貴字大富揚之江都人父從龍當元之季以義勇附　太祖起淮甸洪武十一年隷燕山中護衛侍親王之國即　太宗也貴生有大志恒念父功屈人下甫官即伐枚三十一年從靖師克雄縣攻大寧戰鄭村壩取慶昌蔚州白溝河戰勝圍濟南回取滄州戰夾河槀城克西水寨敗敵將平安軍於肥河戰靈璧攻泗州遂渡江入京師功成論次自千夫長陞至昌國衛指揮同知後征交趾四征沙漠敗阿魯台于九龍口洪熙元年復至大松嶺擒叛賊衆陞都指揮僉事調掌彭城衛事宣德二年四川松潘叛以貴充右參將率軍捕之首募鄉導從東路險絕處攀緣而進賊驚曰兵從天上來卯一日戰十數合以全勝聞賜勑有奮揚斬關如古良將之譽明年陞都指揮同知鎮守密雲諸關番夷復叛乃充參將討之尋陞左軍都督僉事充副總兵貴謂夷性變詐非長驅撲賊恐未可弭乃大閱士連破黑虎等四十餘寨斬首千五百級生擒解是役崖背死者無算夷遂寧璽賜勑獎諭陞都督同知充總兵官佩平蠻將軍印鎮守其地凡事有利害悉奏罷行之就威州千戶所建州治興儒學使知所教則更而耕易水埔設堠遠近堡壘招望使知所守康庶以服人心大安正統改元召還陞右都督時西戎偽王阿台等寇甘涼邊將屢失利命貴佩平虜將軍印率京營五千騎征勦凡陝西及甘涼州等處官軍悉聽節制兵至鎮番出魚兒海子哨還時虜酋把禿孛羅率衆犯莊浪貴命將柴之生縛孛羅等百人又諜報阿台屯伏河西遂躡踪倍道至魫山晝夜衝入且追且戰至石城泉斬首二百餘晝獲其馬駝衣械虜有逃奴來言阿台府在貴識所性副將李安沮之貴拔劍厲聲曰汝任邊寄困食且戰乎坐視其縱横不制尚得三寸舌以撓我師數復擾者死乃更番前驅見賊遂禁陣而前生擒男婦數十人送營諜冥知其不遠令軍士疾走至兀魯乃見虜牧馬逆納衛馬群以鞭擊箭齊聲鳴之馬盡佚虜既失馬皆驚方欲戰不決即令衆躍馬揮刀齊入喊殺聲于督和逐大捷擒其部擇酋自石城泉致妹

五餘八百精勇者貴諒其情乃分為犄角分列五百
騎為左右翼縱百騎登高峻誘之既遇賊夾擊戰途
九十里阿台亦窘死西土遂寧捷聞遣中官齎綵段
白金慰勞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
夫柱國定西伯食祿千二百石給世襲誥券晉鎮甘
涼四年召還以雲南麓川宣慰思任發累逆還六年
命貴充總兵官佩平蠻將軍印賜蟒袍銀盔甲以行
貴與搃督兵部尚書王驥至雲南衆謂瘴發不宜進
貴謂尚書曰賊毒害民甚可坐視耶遂遣兵勦之賊

衆猶劫歸集金齒分三路進而貴與尚書從中路合
上江安營攻會南風大作縱火四面矢石俱下如雨
貴乃擐甲鼓勇而前賊大潰斬首千數餘級江流盡
赤抄至騰衝賊據長籠山為連環七寨又驅象為陣
合數十萬人於馬鞍山貴怒破之勢如拉朽直擣巢
穴蕩無遺孔賊父子僅以身遁凱還詔戶部侍郎王
質持羊酒迎犒於路清至則 上親慰勞遣中官賜金
幣羊酒擇日御奉天門設教坊樂部勞丕褒功
陞定西侯三代考妣復封如其爵賊父子既遣開殺

警旅緬甸八年命貴與尚書下緬取賊仍寵賜以行
時緬人數報送至而潛以金摟船載賊離五十里而
不至王驥謂貴曰此給我也過江則絕我歸路且瘴
厲將發不乘此而剪之可乎于是有緬人聽貴貴則
往焚其舟大戰一晝夜其賊首已先去賊子思机發
之在孟牙者亦遁去盡俘其妻孥象馬以還破其賊
寨二百餘處焚夷遂平九年還 上復親宴勞加祿
二百石賜白金百兩綵段十表裏緒幣一萬貫金酒
罷二副鞍馬一匹以寵異之貴之子雄見賊去照率

漢達官軍三十人追賊不及而賊已阨其後衆寡不
敵自刎沉於江時年二十四其十人亦從之死 上
嘉其志勇贈懷遠將軍彭城衛指揮使十二年尾判
達賊來朝諜者知脫脫不花及也先賊使回即分兵
入寇 乞命貴總兵禦之貴至境嚴耀威武賊引去
召還嘉勞甚至十四年正月忽感風疾卒享年七十
計聞 上震悼罷朝遣禮部尚書胡濙等諭祭營葬
十四壇及賜齋糧孝布明器等物追封涇國公諡武
勇命工部營兆域於榆河鄉泥井里先塋之次而葬

馬既與越月而死判復逃遂有土木之變使貴在皇
遂至是哉其冬子義病不能嗣十四年義子瑛嗣庚
成化初充平羌將軍總兵甘肅劾巡御史罪狀曰璽
官豈盡短與耶八年南京操江上言六事拙言江防
控扼要害保護南京根本十年召還充團營總兵二
十年充平胡將軍出雲中塞禦虜升統制宣府山西
諸軍覘虜入偏頭關斬捕有功時議徙鵰鶚堡於滴
水崖瑛曰獨石八堡聲勢相首尾滴水崖遠益難救
援不可徙卒贈涼國公謚武毅廉子臏嗣侯嘉靖三

子守備南京道卒孫傳襲給嗣侯

譚廣

譚廣字仲宏丹徒人代父隸戎籍以積勞授昭信校
尉燕山中護衛百戶從征乃兒不花轉燕山左護衛
又從驍騎河黑松林柔頭山等處已而從 太宗奉
命征討 上知廣驍勇有謀俾率百騎伺敵涿州廣
生捕得中朝人諜黨三十人輒械以聞 上益親
信之每戰敗齊尚書兵入戰白溝真定夾河功陞指
揮使鼓都督韓觀與陞都指揮再從征胡至九龍口
先鋒破賊陞都督鎮守宣府正統六年捕虜獲胡馬

中律封永寧伯食祿一千二百石錫以誥券九年
上憫廣老不欲重勞以實命武定侯郭玹往代其任
驛召廣還未幾而卒謚襄毅廣為人長身玉立膂力
絕人生經百有餘戰戰必勝然未嘗妄殺人下士
恒恐不及士卒勤勵不當在己廣初所乘神駒兵解
明是擢進止有度望見皆曰此譚家馬也工有所指
揮亦曰譚家馬至胡虜相戒亦曰慎毋犯譚家馬遂
廣歿人猶以為號云

毛勝

毛勝字用欽其先幽薊人曾祖敕化在元有功封欵
寧王祖伯卜花中書右丞相父安泰國初歸附授指
揮使遂占籍府祥勝天資剛毅風神俊偉有膽氣善
騎射襲父官累陞都指揮使正統辛酉從征麓川賊
藺刀招漢伏兵境上勝將遊兵硯之射其象馬應手
而仆賊衆敗走遂督船濟江直抵其巢穴走賊酋思
任發破寨而還以功陞右軍都督僉事明年王師復
征麓川勝充右參將益思伯雄勇氣當百平其寨柵
而禁其黨與前後累昇遷進都督同知己巳秋大同
有警勝奉勅巡視邊城屢敗賊衆朝廷嘉其功進左
都督尋命充左副總兵征湖貴苗賊凡下百餘寨賊
皆敗散景泰初重安江苗復叛總戎者有難色勝
慨然當之即日引兵壓境既與敵遇勝一矢中其酋
而斃餘賊驚潰由是香炉山諸寨苗賊皆望風讋服
生擒偽王韋同烈記哥等械送京師斬之西南夷之
患遂息甲申夏勅勝守雲南金齒騰衝諸處論功封
南寧伯食祿千石子孫世襲勝在鎮號令雖嚴而御

軍撫夷率以仁恕酋長聞風歸向無梗化者明年春
將兵詣金沙江擒賊孽思機發送京師又明年冬餘
黨刀放革復叛勢甚猖獗勝率指兵突至騰衝賊不
服為謀遂生擒刀放革餘衆悉竄伏滇南乃寧天順
庚辰八月卒年五十八贈侯謚莊毅
逸史劉振曰將臣子孫能繼前人之烈而益振之以
大其功至於都顯爵受重寄者必其才略過人耳勝
以一矢而息西南諸酋之患所下之寨數百有餘巢金
齒之人罔不懾服使累世勳爵益增而光其才略又
何如哉

方瑛

方瑛余杭人父政濟陽衛千戶從　太宗靖難累陞都指揮使以征交阯功晉都督同知宣德間敘佩將軍印鎮守交阯閒平及同正統初進右都督總兵征麓川叛酋思任發率師深入援絕而死追封威遠伯謚忠毅瑛以廕授都指揮同知自效後賊益猖獗辛酉春　朝廷命定西伯蔣貴總兵討之以瑛故將子嘗從父領兵熟其鄉道俾與貴同事瑛自誓必滅賊以復父仇師抵其境提兵先登一鼓破之遂平

麓川進都指揮使壬戌復從靖遠伯王驥征貢章沙塅阿嶺諸蠻克之進後軍都督僉事丁卯春命充參將〻兵鎮守雲南麓川遺孽思機發復據孟養以叛瑛將精兵擊走之獲其妻子象馬而還己巳夏師崇州羅〻賊酋黑毅番來苗為逆瑛悉捕擒之還京進都督同知景泰初貴州東苗作亂圍平越興隆諸衛上命瑛將兵與兵部侍郎侯璡征之俘其渠魁斬首無算進充右副總兵還議以苗賊叛服不常必得名將以鎮之遂進瑛右都督總兵鎮守貴州明年征香爐山諸寨悉平之進左都督癸酉冬合四川兵剿臧草塘叛寇斬首七千餘級甲戌春召還分總五軍營錄前後功封南和伯食祿千石子孫世襲明年專總神機營未幾銅鼓五開諸苗復叛命瑛佩平蠻將軍印總兵討之瑛至賊境獎勵諸軍指授方略克平四百餘寨誅擒八千餘衆餘賊屏跡遂晉鎮湖廣貴州成德並行苗蠻聞風納款者甚衆天順改元進封南和侯明年東苗酋長干把豬僭稱偽號據險為患瑛分兵進剿直搗其巢穴破六百餘寨斬首萬餘級俘

獲八千餘人檻送干把豬至京斬之又明年出勤都勻等處克平二百餘寨擒斬三千餘人悉黨殄盡餘當亂狀內地悉平議者謂自前平苗之功未有盛于瑛者朝廷方將論功行賞而瑛卒年四十五謚忠襄遠史劉振曰瑛天資英邁才識通敏凡古兵法雖不精曉而行師制敵不但故常運用之妙每出人意表故所向克捷嘗號練兵法及圖諸陣勢以獻　上深嘉賞之其擇裨將以誠撫士卒以恩援古大義恭而有禮是以上下無不得其懽心者回視古之良將

何多讓哉

楊洪

楊洪字宗道六合人躡世廕補漢中百戶永樂初遷戍開平人皆為洪憚之洪歎曰大丈夫立功名專在跬步之內耶遂欣然而往時成安侯郭亮守開平一見大悅置之幕下資諭軍事洪見寵重八年洪率所部隨　駕北征至飲馬河虜率衆迎敵洪奮入賊陣獲其人口馬駝以獻　上喜曰將才也命記其姓名十七年冬與虜戰於泥河斬馘甚衆陞正千戶宣德五年冬虜寇潮河川洪從都督方政追敗之明年虜復寇大石門洪列營與相徜徉亦不動別選輕騎繞出其後虜退無所逃遂解甲棄弓矢降衆欲殲之洪曰殺降非武遂收其平章脫脫寺人馬駝械又明年朝廷用方政計於西貓兒峪置馬營以遏賊衝命洪為守洪躬率士卒披榛莽築城堡立烽堠踰月而成既而號於衆曰吾與若等孤城守邊死生以之慎毋懷貳身與士卒甘苦同受憂喜相關其或嫁娶有不能為力者助之疾病有不能致療者資之由是人心安和不自覺其在窮荒也八年夏虜寇狐榆樹洪逆

戰敗之追至紅山斬首四十餘級獲駝馬牛羊無筭
陞指揮僉事十年秋以關邊討賊召至京擢指揮使
賜金綺寶刀盔甲弓矢諸器遣還尋遣給事中齎
璽書符驗勅鎭命充遊擊將軍統率萬全精兵二千
麁馬四千二百巡哨北邊至開平遇莫河還遇虜寇
于闊安克房嵯洪擇其下分其進攻大破之生擒賊
首脫〻白暖台還都指揮僉事正統元年命副都督
李謙總督懷來等處守備內臣韓政沉總洪經
上語之曰此必小人左右添譏撼到京姑貸坐二人

時洪頗爲衆忌 上又每擧洪功勵諸將洪益自奮
明年秋兀良哈寇李家莊洪追躡之于興州獲其馬
甲駝械無數生擒酋長孫棄帖木兒冬虜寇延安洪
伏兵四〻基獸其歸路別遣輕騎從間道襲擊大破
之生擒其酋乙里歹等三年春兀良哈寇邊洪與戰
于伯顏山又戰於寶昌州奪還所擄人口并駝馬牛
羊駝械生擒大酋也陵台阿台答剌花等九人擢右
參將鎭守宣府進都指揮使四年秋奉詔封虜阿
永振等由白塔河偕道并進至三必口及之遂斬其

識大錄

下可刑乃等進都督僉事七年命充左參將專守獨
石永寧等處八年春敗虜寇於北口嶺生擒賊首卯
多進都督同知九年春兀良哈寇邀西洪追襲敗之
于應昌破盡奪其所掠人馬駝械追走復追至孫頻
總都兒以克列蘇賊得喩欲拒戰洪躬督兵進攻斬
其者赤王部爲生擒酋長打剌孩等 璽書褒諭進
左都督十三年秋錄洪先後功封昌平伯拜鎭朔將
軍總兵宣府比至鎭將士皆喜得良帥歡聲動地北
虜畏之呼爲楊王是年冬將兵擊虜至興河遇雲渠

數及洪曰此正襲殄時也遣兵四出追之虜不及備
盡俘斬之十四年秋虜衆大擧入寇 車駕親征至
沙嶺洪來謁尋命還鎭虜以精兵攻宣府洪連戰敗
之賊不敢近土木之潰 英宗北狩道宣府洪閉城
自守遂繫詔獄未幾虜犯畿甸詔釋洪充總兵官率
軍爲云萬擄虜自劫洪至金坡鎭拗羊山擊敗其衆
斬首數百奪回人馬輜重甚衆獲酋長阿歸等進爵
昌平侯景泰二年賜世券及兼給食祿千一百石
上慮虜情反覆乃命洪佩鎭朔大將軍印領禁衛兵

遼鎮宣府虜聞洪至皆自引去其有以請盟約為名
挐衆縱牧旁近山谷寬峯而後動者洪知其為懷詐
遣將士襲攻之自是虜非朝貢至者絶跡不敢近塞
在鎮兩月得疾 上遣御醫臨視絡之 命亟還京
治之北還道中貴人懇勞甚至洪自知不可起即命
其子從傑奉表進大意以為 國恩未報臣職未盡
願 朝廷以 宗社為心兵虜為患崇文修武以安
攘之於萬々軍臣即死瞑目矣餘無所及表奏 上
嘉納之秋九月卒年七十有一訃聞 上輟朝一日

贈潁國公謚武襄洪為將剛毅果敢紀律嚴明士卒
用命致慎自將不敢要敵在邊四十餘年聲動遐迩
有時出塞虜或潛山谷間窺見旗幟知為洪也輒扣
敵不可出戰懇引而退去方虜寇入邊之時軍民
老幼無不洶々一聞 朝廷名洪咸恬然為之不懼
至有擁塞道路求識其面不得輒怏々終日者邊軍
狃昔之舉牲馬有質子女以償官者為預歲憑洪為
遣軍中馬乾壯之良與收於野使自為合數年馬大
蕃息代償之餘足以進充內廐 朝廷聞之下其法

於各邊公私便之又嘗因致磚石包甃緣邊城堡以
固守偹居恒以國事為慮憂恤軍民利病及禦戎諸
策多見聽納臨敵弗怯熟計而後戰々勝而不驕有
功輒專諸己有惡必分諸人故其馭下雖嚴而人樂
為之用至於建學以教兵戎子弟賑恤孤寡以酬士
卒死亡々為人所德子從傑性能信仁知咸為邊師
能信俱封伯為當世名將皆洪訓育之所致也次子
傑嗣侯 上言臣家一侯三都督諸蒼頭得官旗者十
六人乞停蒼頭職役許之未幾卒無兄俊嗣侯俊先

以擒叛者喜寧功進都督上言也先往時酋長尚在
東西諸酋未附今既弑脫々不花并其衆東自女直
兀良哈野人西至蒙古赤斤哈密受約束也藏禍
心待時而動又聞其妻孥輜重在哈剌莽來去宣府
總數百里健人壯馬屯沙窩去邊尤近今大同宣府
懷來遼東山海永平寧夏延綏甘涼莊浪等處宿兵
不下數十萬臣愚以為險阻必處豐晉守禦其餘壯
勇各邊老成謀畧將官統率迤西悉赴代州迤東悉
赴永平結營操練更選京營騎兵申令股肱大臣統

率至大同宣府會合所在兵列營堅守爲正兵其永平營赴獨石代州營兵赴偏頭關一帶設伏爲奇兵部署旣定敗拘絶虜使以激其怒或微數敗送以正其罪彼必來侵我正兵堅壁淸野坐觀其變密遣奇兵日夜倍道擣其巢穴使彼前不敢進後不能顧必擒其妻孥獲其輜重彼或察知我謀急還相救我乘其弊潰奇兵夾擊立致摧敗此實戰攻取勝之機抑臣又聞三軍之害猶豫最甚昔在宋澶淵之役若從寇準之議必無靖康之悔今若聞以群疑失今不治臣恐他日之患又有甚於今日者臣一家父子兄弟受恩實深爲卑最厚固其分也事下總督總兵及營中諸將共議言人人殊少保于謙言賊虜也先違天背恩彼之罪惡已盈我之讐恥宜雪揚從此疏發憤狗國但興兵舉事保社稷安危即如從所言爲一我軍出境敵與我軍制則分大半由間道來虜四散擄掠是自撤守備計非萬全國家之害非止北虜來南寇盜未除河南流民又聚豈可輕內重外更不思患預防夷狄之性利於疾速不能持久去來如風雨

識大錄

聚散如蜂蟻得利則鴟張失勢則鼠遁乃其常態若欲糾兵涉遠出徼倖之謀擒奸巧之虜將卒不相知號令不相統臣愚未見其可疏上從之公議先是達從及劉安充遊擊將軍出宣府經略獨石諸城堡參贊參政葉盛言從仕守獨石所謂敗軍之將已達深罷從遂令從護充判使人出塞從又挾私怨杖永寧守備都指揮姚貴且縛貴斬曰我嘗殺陶都指揮上不問諸裨技力解得釋比還廷臣劾從論以會赦卒每積釋從藥燦得降督虜無事遂得嗣父侯後坐法罪死有弟爵子玲嗣天順元年石亨坐從及驍勇都指揮范信等附于公斬西市調玲戍廣西天順八年赦玲授龍虎指揮使

楊能

楊能字文敬六合人少隨伯父洪總兵開平習孫吳法正統甲子春從洪戰代有功除開平衛所鎮撫戊辰冬及虜戰于灣河三岔口敗之己巳春擢都指揮僉事時虜入近地詔公追勦遇敵紫金倒馬二關連敗之擒獲野剌所部景泰初擢遊擊將軍倫禦宣府夏拒敵于八里灣及荊子村敗之擢後軍都督僉事充左參將鎮宣府尋進都督同知充左副總兵中戍舂召還總神機京兵天順改元以迎復功擢左都督

總兵宣府夏大同有警奮然躬自行禦敵磨兒山及石灰站敗之擒獲撞骨兒者秋賜爵武強伯食祿一千石能上疏欲乘虜弊舉兵殄之不許賜勑奬其忠勇戊寅春賜以誥券加封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秋朶顏胡秋寨言虜且入寇能紿以敵大掩使夜斫其營果大敗之俘獻所獲於朝夏虜題大同復請進討虜聞能至急驚遁秋敗賊新河口擒獲努沙等尋往獨石與虜戰於韮菜衢追至保昌州賊勢窮蹙悉棄輜重遁詔發兵彙應大同虜

聞其至夜遁去庚申閏十一月朔卒于軍能沈毅善謀臨戰決勝北虜讐憚以楊爺呼之至于軍法嚴明律身廉潔体恤士卒得其死力雖古名將不能過也初潁公洪佩鎮朔大將軍印鎮宣府能繼其職弟信佩征西將軍印鎮大同東西犄角保障邊陲武勇功名為本朝邊將之冠云

楊信

楊信字文寶昌平侯洪之從子正統初洪擊虜于興州一虜出陣前擢武信趨馬生擒之每戰必先士卒初授鎮撫陞副千户進指揮僉事正統己巳陞都指揮僉事守紫溝堡是歲虜大舉犯京師信從洪率兵入衛陞都指揮同知景泰改元守懷來會洪病移信協守宣府五年充副總兵天順元年召還京陞都督同知移鎮延綏延綏總兵佩將軍印自信始明年虜孛來毛里孩入塞擊退又明年虜入寧夏塞信合武平伯陳友兵於安邊營夾擊虜遁去四年封彰武伯食祿千石與世券五年移鎮大同成化二年毛里孩入河套出沒塞上召信至京問方略信言兵難遙度乞猶騎疾走至榆林圖上　上從信言命為平虜將軍總諸鎮兵至延綏勵兵秣馬待虜烽火嚴虜竟不得入覘我輒突入塞信縱兵邀擊小龍州鐵青岙虜鍇愕盡棄掠我人畜遁渡河去明年還鎮大同六年虜又入延綏塞信西援信曰虜覘我大同兵渡河必乘虛東掠設伏胡柴溝虜果至伏發擊斬獲功多入

年又敗虜伯顏哈答自是虜不敢輒入塞與世伯券十三年卒訃聞賜祭葬如例贈彰武侯謚威毅子瑾嗣信驍勇善騎射在邊近四十年鎮以安靜人樂效用所向成功亦可謂一時名將瑾卒子質優給嗣伯質卒子儒嗣伯

郭登

郭登字元登直隷臨淮人威襄公英諸孫也正統七年征麓川靖遠伯王驥存登爲副分兵鎮臨安撫名諸夷長宣布朝廷威德諸夷長帖服爭献珍貝不受十四年七月也先入寇 天子親征至萬全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相繼覆沒乃拜登都督僉事副廣寧伯劉安鎮大同尋詔班師登語學士曹鼐張益曰駕遠宜從紫荊關爲寺入奏已得請從紫荊矣俄折而東竟從居庸未入而 天子蒙塵大同城門晝閉軍士多戰死所存皆創殘登涕泣拊循之弔死問傷親爲裹瘡傳以藥或謂登曰事已至此城旦夕且破何不自若乎登曰吾誓與此城存亡當不使諸君獨死也八月也先奉 上皇至城下索金幣萬計約賂至即歸駕登閉門不納 上皇傳旨曰朕與登有姻連何拒朕若此登傳奏曰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啟閉竟不出校尉袁彬以頭觸門大呼劉安及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乃出見納賂而也先實無歸駕意也登曰此紿我耳莫若以計伐其謀劫其營奪駕入城此上策也因召壯士與之盟激以忠義曰事成當封侯受上賞壯士皆踴躍願效死力將進行或以危言沮之虜遂騎擁 上皇去登大慟曰駕材聚盡吾事時賊勢張甚而劉安借他故還京師獨登守城十月虜犯京師登率所部并糾集忠義從雁門入援先以蠟書馳奏其畧曰胡馬長驅三關失陷賊留連內地爲患非輕臣今悉起官軍民壯入援闕庭京兵擊於內臣兵擊於外使賊有腹背受敵之患首尾不救之虞又曰忠誠切己敵志報國之心成敗在天不負爲臣之節奏至賊已遁便詔褒答焉登復上疏曰虜人雖回離邊不遠傳報有云黃河已凍且向延綏青草漸生再侵京闕事雖未信情亦可疑又曰推誠待下側席求賢擴天理克人欲以成聖學之功親君子遠小人以繫天下之望十二月虜將復犯京師登奏言京軍新選不可輕戰宜分營犄角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勿求僥倖務出萬全虜自屢勝以來出入自由不聞有出一兵拒之者登不勝憤晝夜以忠義激厲其軍定爲賞格期必殲賊諜報東驛賊入境登率兵躡

之行七十里至水頭日暮休兵夜二鼓諜報二十里外沙窩有賊營十二登召將士皆曰賊衆我寡莫若全軍而還登曰我軍已去城百里且疲困而退如賊以鐵騎來追雖欲自全得乎即按劒起曰敢言退者斬進薄賊營昧旦賊以數百騎迎戰登奮勇先登諸軍繼進呼聲震山谷登射殺二人手殺一人賊大敗追奔四十餘里至栲栳山共俘斬虜二百餘騎奪還人口牛馬弓械以萬計捷聞封定襄伯是役也以八百騎破虜數千初至大同戰士僅數百馬百餘匹不

識大録

數年馬至萬五千匹精兵數萬人常恨馬少步卒追賊不及乃以己意鼓攪地龍飛天網等法鑿為深塹覆以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陷又用炮石擊賊一發五百餘步人馬死者數十欲大興屯田而苦乏牛種乃上疏乞官為措置曹憤睢吏病民現論之其畧云承平日久人心驕逸在官者既無廉恥之心蒞政者惟肆貪婪之志釀成汚濁之風致有夷狄之禍登廉贇尚勝與賊大小數十戰未嘗挫衄善撫士卒有古

良將風　英宗復辟命掌南京中軍都督府事尋以大同之衂謫戍甘肅　憲宗嗣統復爵鎮守甘肅以篤召還總神机營掌中府事尋命提督十二團營多所建明登工詩有膽稾集大學士李東陽評其詩為國朝武臣之冠卒贈定襄侯謚忠武

識大録

孫鏜

孫鏜東勝州人嗣父指揮同知從出塞征胡功再陞都指揮僉事正統末充左參將捕廣州賊功陞督府僉事戰也先都城先登有功景泰元年爲都指揮李奇揚洪劾其徇私下御史獄武清侯石亨刑部右侍郎江淵薦鏜勇敢得釋已而爲大同副總兵與郭登不協時忿爭已罷兵柄不許四年請盡統精兵出塞襲虜劾止鏜以奪門功封懷寧伯與世券五年總兵陝西與兵部尚書馬昂出禦虜期七月二日出師先一日夜指揮馬亮走告鏜曹欽反謀先殺鏜及昂奪其軍攻皇城鏜披衣起急草奏呼長安左門閽人曰與不奏疾達上前告急變擒達軍法且斬又走右門亦如之內廷始得集兵號吉祥捷微服至太平侯張瑾家議討賊賊已呼噪四出刼殺文武大臣 上出密帖懐中令旨戶揚能至瑾家伺鏜云何能報鏜誓殲此賊 上喜手勑鏜父子為朕用心滅賊賊攻長安右門不得入走攻左門又不得入欽兄弟率胡兵直趨東安門發火力攻 上又勑鏜賊犯闕急鏜昔努力擊賊俄又勑鏜昂盡統各營兵捕賊鏜子輔軏追賊至東市大戰軏奮力入陣擊欽西臂傷賊并力圍軏攢鎗殺之鏜急調神砲與諸營兵夾攻欽創甚遁歸家投井中并其黨盡僇伏誅論功進封侯食祿千三百石與世券成化改元盡革奪門功鏜亦在革中 上曰鏜有勞於國老且無恙可食祿奉朝請七年卒贈涞國公謚武敏子輔已嗣 上曰鏜伯以奪門功封然滅曹賊功大輔可嗣庚子是輔得嗣爵子孫永襲弗替

吳瑾

吳瑾字廷璋其先西京人祖諱永誠永樂中累以戰功封恭順伯父諱克忠嗣伯爵洪熙初以戚里恩進封恭順侯正統甲子以征虜功加太子太保己巳秋從駕北邊力戰而死追封邠國公謚壯勇叔克勤官至左軍都督府左都督亦同兄歿於陣追封遵化伯謚僖敏瑾生而英銳襟度爽闓親賢好善未嘗以門第驕人以故縉紳士大夫樂與之游相與議論古今講說道義而瑾頗能識其指趣尤閑武藝精騎射方其父叔禦虜之際瑾亦在陣中發矢射虜洎父叔死盡而亡瑾始就[?]執其甯[?]長念瑾忠義之後擇之乃還京遂嗣父爵天順改元復倚瑾以勛戚隨侍應對稱旨自是日備顧問賚予甚厚尋命理左軍都督府事瑾亦感激夙夜劬勤辛巳逆賊曹欽謀為不軌潛俟七月二日早朝入內為亂瑾先於是夜一鼓聞之即與其弟廣義伯琮與總兵懷寧伯孫鏜走詣長安門告變拱[?]是禁門不啟賊計遂窮舉火燒禁門瑾奮率兵勤趨[?]奮不顧身賊雖誅滅瑾亦捐軀矣上聞之

歿哀悼殊深輟視朝一日追封京國公謚忠壯凡秘器諭祭賻儀之類悉從厚典復命有司為營塚壙以安葬之

衛頴

衛頴字汝正世為松江華亭人祖諱炳當元季以鄉兵帰　高皇帝從征伐長行隊父諱青代從投薊州衛百戶從　文皇帝靖难累官山東都指揮僉事平妖賊百餘輩　上謂其有古名將風　英宗即位進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子十一人頴其次也母周夫人獨異頴曰是當興吾家時頴兄順已嗣為濟南衛指揮使卒無子頴竟代之蓋正統戊午也己未上京師太保成國公奇其貌還鎮山東漕兵又改領京營番

上兵甲子復試其騎射謀畧薦之勅擢山東都司署都指揮僉事己巳之变應詔入衛兵部尚書于謙以頴名薦寔授僉事進都指揮同知武清侯石亨又薦之擢後軍都督府署印都督僉事領右哨兵時廷臣有異議者頴從守議請募死士調諸藩兵以壯根本是冬虜酋也先入寇頴率兵邀擊于黄花鎮白羊口又分守東直門連戰累日又承勅副石亨總京營諸兵以功晉擢僉事虜既退進都督同知賜蟒衣玉帶又與都御史俞士悅猪兵籍收散卒造砲檄景泰壬

申帥兵出駐宣府娄甫易還復督諸營兵天順丁丑　英宗復辟進左都督掌前軍都督府事兼領禁衛旧給酒饌賜寶刀白金諸物與兵部會閲禁兵冬錄迎鑾功封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禄大夫柱國宣城伯食禄千一百石賜誥券追封三代戊寅佩平羌將軍印鎮守甘肅戊寅抵河西虜大至議者謂不宜輕動頴奮曰不奮威氣城何能守鼓行而前連十二戰破走之會廷臣議封爵有所釐正　上以頴方膺邊寄特仍其舊辛巳頴破諸番于涼州都督毛忠在

虜圍頴冒矢石往救全師而還甲申西寧番把沙作亂頴帥衆突入擒斬俘獲共千七百餘人馬牛羊二萬有奇兕械甚衆又請立儒學建廟置田教人醫藥西人德之　憲宗即位召還成化己酉命掌左府事調前府丙戌錄河西功加歲祿百石賜世襲伯爵佩征虜前將軍印鎮遼東女直毛憐犯塞頴擄斂捷伏追還與所掠若干　上降勅奨諭己丑以疾請居還京第壬辰命視後府事尋命守備鳳陽丁酉調掌南京後府事協練京營兵兼督習水戰連上疏請老辛

丑復召還奉朝請後十有七年為弘治戊午正月卒
壽八十八贈宣城侯謚壯勇子璋嗣伯卒子鐸嗣伯
嘉靖中為京營總兵卒子守正嗣伯
逸史劉振曰顏廣頷豐頰髯鬚如洪鐘言論英發意
氣直遂而沈實有謀折節下物曲遵矩度老益更事
數不世用雖遠官貴人不復延接坐饗富貴以終天
年然退居燕坐聞四方警報則抵掌扼腕若有馬伏
波之志焉

曹義

曹義字敬方先世居揚州儀真父勝指揮僉事義嗣
比襲父職扈蹕征虜至會州時 太宗方欲肅清沙
漠將士非選遷不得洪宣德初擢都指揮僉事江西
梅花洞賊施州衛剌惹洞蠻恣睢竊發義往捕撫咸
底靖擢中府都督僉事正統元年充遼東副總兵
擊虜于寧遠至白雲山取其輜重璽書賜征虜前將
軍印為正總兵與成國公朱勇會兵西汉口襲虜義
功尤多陞都督同知虜犯廣州敗之于羊腸河陞右
都督己已與虜戰遼河摧其前鋒旋師至廣平山東
川洲虜復踵至迎騎擊破之陞左都督景泰初進虜
至梨皮峪鷹湖東與參將胡原分左右翼夾擊戮馘
烏迴視邊戍至仙重寺虜穿塞垣深入與副將焦礼
等設伏以待薄暮虜至奮擊大破之最其前後大小
戰無慮數十所俘斬虜衆七百五十餘人獲畜三千
餘頭追還所掠中國人畜殺至八千地聽撤輜重無
算抄是時虜畏義威名不復敢盜東北邊矣賞賜白金
綵帶 上復大位之初進義爵豐潤伯動號奉天翊

衛宣力武臣階特進榮祿大夫柱國祿一千三百石
推恩三代子孫世襲賜鐵券未幾以義年益尚不欲
使居拙邊召還入見慰勞甚至 賜羊酒居京師奉
朝請久之以疾卒時天順庚辰正月也享年七十有
一贈侯謚莊武子麟先卒麟庶子振嗣伯坐法革衣
兒智札國子監適年復爵又坐法奪祿一年卒庚子
愷嗣伯卒嘉靖中子揀乙嗣吏科敦揀義非開國者
准功不得嗣 上與揀嗣伯歷掌府事南京守備出
鎮兩廣值倭夷猖獗分部官兵擒斬千一百九十餘
石顯奏捷賞賚還蔭一子為錦衣鎮撫明年秋卒賜
祭葬謚莊靖子文燭嗣伯

施聚
施聚北沙州人父忠立功洪武永樂間陞金吾右衛
指揮使出塞征胡戰殁聚嗣官累有戰功正統九年
以都指揮征兀良哈功最陞都督府僉事參將遼東進
總兵都督 英宗北狩聚慟哭即日引兵西禪將爭
進中酒聚曰 主上安在忍更此數日抵京師天順
元年以禦胡功封懷柔伯食祿千一百石明年以守
邊久與世券聚智勇朴直與士卒同甘苦在遼東訓
練有法增繕障塞興於儒教虜人畏服卒贈侯謚威
靖子康嗣伯卒子鑑嗣伯坐法謫貴州立功赦復伯
不得任軍政卒子瓚嗣伯卒無子弟瑾嗣伯卒子燾
已嗣伯吏部以聚無他奇功幸封伯而孫職復犯法
襲 恩宥判傳數世在典為濫請 上裁定詔予燾
嗣伯卒子尚嗣伯卒子光祖嗣伯

焦禮

焦禮字洪節山後人天資雄偉饒智略善騎射累功至通州衛指揮僉事永樂初扈從　太宗皇帝北征戰功居多宣德初以遼東邊巡諸夷命禮往守邊與虜遇杞當陣生致賊酋忽失捌餘皆潰散陞指揮使辛卯邊將以禮才堪禦衆薦陞都指揮僉事壬辰以征哨功進都指揮同知威名大振正統辛酉用都督曹義薦陞都指揮使壬戌海西虜犯邊禮率兵禦之獲士馬甚衆癸亥朝廷嘉其能遵勅命守寧遠乙丑以禮多邊功進左軍都督府事仍守寧遠丁卯率兵襲敗虜于境外以奇功陞都督同知復有白金綵幣之賚己巳復襲敗虜如丁卯獲馬牛軍器無算勅陞右都督充副總兵白金綵幣之賚甚厚景泰甲戌復率兵對虜生致渠魁一人獲牛馬尤衆進左都督天順改元　英宗皇帝念禮久于邊遠勅封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東寧伯食祿一千二百石子孫世襲賜誥券明年召至京師慰勞之陞綵幣勅諭獎賜蟒龍衣并甲胄諸物禮至鎮感　上知遇益竭力邊事未幾以疾卒享年八十有二

邊史劉振曰國家開基創業之初能奮其智勇以際雲風之會取功代祿者蘭之矣至於太平既久武節罕用而韜鈐之家尚克因時効忠力赴任使樹績立勲增光祖禰垂休嗣胤自非材武卓異豈易見哉若彰武豐潤以弈東寧者皆以戰守稱雄今苗蠻壘首夷虜知足畏使圖威以中而殊功遠著聲施不朽可為世祿之勸矣

胡濙

胡濙字源潔常州武進人舉建文庚辰進士除兵科
給事中公勤識大體士林譽之永樂改元陞都給事
中掌戶科有傳建文君遜去諸舊臣多從之者　上
心疑之察近侍中惟濙忠實可託遂命巡遊天下訪
異人為名陰察人心向背時御製性理大全為善陰
隲孝順事實書成俾濙以此勸勵天下以故雖窮鄉
下邑軌跡無不到在湖楚間最久丙申秋還朝丁內
艱尋起為禮部左侍郎明年往巡江浙癸卯濙自均

襄還朝時　車駕親征北虜駐驛宣府濙馳謁行在
所　上已就寢聞濙至亟披衣起召至榻前慰勞之
賜坐與語凡所歷山川道里郡邑豐畜民情休戚以
至所聞所見保國安民之事悉為陳說　上欣然納
之向所疑慮者至是皆釋比退漏下四鼓　仁宗監
國漢邀進飛語構之　上屬濙察其虛實濙至具述
監國七事以聞言　太子誠敬孝謹無他　上覽大
悅自是不復疑　太子仁宗即位轉太子賓客兼南
京國子祭酒未幾閱宮中密奏見濙所上章深嘉其

忠方議重用之會升遐弗果　宣宗即位復禮部侍
郎兼職如故濙自南京來朝　上素重之及入見頃
問良久即留任行在禮部宣德改元春進尚書是歲
秋漢王謀反事覺濙贊　上親征事平賞賚甚厚漫
戊申　上嘉濙忠勤特賜銀章二曰文恭世家清和
恭靖以襃美之屬濙生辰賜宴於其第　聖節御製
詩一章賜濙及蹇義楊士奇楊榮且諭之曰朕茂膺
天眷海內無虞宗四卿輔翼之力也因賜宴極歡而
罷　上倚任益隆每燕見輒虛心問曰卿有何言濙

其章奏即施行之時有芝產於公署人以為濙和氣
所召　英宗踐祚亦惟圖任舊人禮濙尤厚甲子以
年老乞休　上以濙精力未衰慰勉留之已巳　上
親征北虜命濙留守京師　景帝即位進太子太傅
廷議迎　上皇大學士王文厲色曰孰謂虜可和儻
不索金帛且索土地憂方大耳衆相顧不敢言少保
于謙徐曰防變方畧我與總戎責也俄旅退賴濙有
定執竟上奉迎議注景泰元年楊善使虜濙言　上
皇蒙塵已久宜附善寄以進服食不報又請明年正

旦朝　上皇御延安門弗許辛未浚以灾異數見乞
加致免以回天意不允尋進少傅壬申獻懷太子立
進兼太子太師冬十一月　上皇萬壽節浚請令百
官拜賀於延安門又累引年乞歸皆不許丙子復因
災變乞賜罷黜亦弗允　皇上復位浚喜不自勝扶
疾入朝遂乞謝事弁辭師傅二秩　上憫其老皆從
之賜璽書有卿宅心允臧處事惟慎雖經變故無改
厥常之諭歸之日鄉人老稚聚睍者以億萬計遣冢
子長寧詣闕申謝　上念浚忠官長寧爲錦衣衛世
襲鎮撫俾歸終養浚弟克恭克寧克誠時年皆七十
餘蒼顏白髮燕樂於一堂遂扁曰壽愷堂癸未八月
以疾卒年八十有九贈太保諡忠安浚爲人平易寬
和康靜寡慾自奉澹薄起居有常居官敬慎一毫不
苟歷事　列聖未嘗有過立朝幾六十年薦拔士類
甚多并知春闈項舉天下之士盡出其門平居未嘗
疾言遽色雖庸夫孺子亦知其爲長者暇時手不釋
卷喜爲詩文晚年譽望益尊其酬應愈劇曾不厭倦
所著有芝軒集律身規鑑又嘗輯録醫藥經驗者曰

識大録

衛生易簡方供行於世

郭璡

郭璡保定新安人初名進永樂初以太學生除戶部主事資寬厚臨劇從容不見喜怒精練吏事簡約有條卿佐倚任　太宗亦知其名未幾陞福建右參議時年僅二十四人咸呼為小方面歷官工部侍郎宣德初遷行在吏部左侍郎兼少詹事　上為改名璡己酉代蹇義為行在吏部尚書　上諭曰朕以用人之柄付卿卿宜為朕擇才昨聞郡守多缺命廷臣薦舉古人當斯任者必勤于咨訪有得即錄故官不乏才

呂蒙正夾袋屢允文材館錄是也卿慎留意正統丙辰進士李賢入選璡試以嘉禾詩奇之謂賢輔相材授驗封主事未幾旱蝗侍臣言大臣尸位妨賢內批令自陳諸大臣遂皆求退以謝天譴璡獨不可曰今上沖年吾輩皆先朝簡任受付託一時請去誰與共理宜引罪乞改過璡老矣官至冢宰豈敢貪位顧君臣恩義如此衆是其言疏上盡留諸大臣璡為人朴實有量行事安靜秉銓十四年名不及蹇義然潔廉務樸實行不用浮薄游譽之士雖為內閣所侵能堅忍持正自行其志正統壬戌言官劾其有私璡遂請老卒年七十七

識大錄

周忱

周忱字恂如江西吉水人舉永樂甲申進士時 上方鄉意文學簡庶吉士二十八人應二十八宿入翰林讀書忱亦乞與其選 上覽奏大喜曰有志之士也增忱為二十九人授刑部主事預脩五經大全諸書陞員外郎北京新建太倉命忱督運南北畿郡之賦洪熙朝遷越府長史宣德庚戌擢工部右侍郎巡撫南畿先是胡槩巡撫江南用法嚴刻忱濟之以寬凡告訐輒不省或面詰忱不及胡卿使下情不能上達忱笑應曰胡卿勅有祛除民害語我勅但云撫安軍民朝廷委任自異耳時蘇州府逋稅至七百九十萬石常松亦然忱閱牒疑有奸弊詢諸父老皆伏地不言蘇吳豪富有力者不出耗并賦之貧民貧民不能支盡流徙忱乃使大小戶一例加耗官降斛平收先粮長住々私造大入小出忱奏行南京工部鑄造斛發屬縣依造米斛較勘烙印給與粮長收聚於是出入均平始粮長每區設正副三名每歲七月赴南京戶部關領勘合及粮完又皆親齎奏繳往々動經

半年率多科斂盤費忱每區留正副二名輪流赴京領回勘合粮完送赴有司差人類繳甚為省便蘇州粮額二百九十餘萬石宣德間詔官田一斗至斗以上者減十分之二三斗以上減十分之三戶部移文止減抄沒官田古額不准減除忱與知府況鍾奏言洪武永樂間抄沒官田人力猶可以勝其形不勝者正在古額官田乃減八十餘萬石旧例不許團局收粮々長家自徵收忱曰此負欠之由也遂令各縣于水次置團編圍或四五區或六七區總聚一處排行止粮長一人總之名曰總收所收者有六七萬石或十數萬石定與加耗總徵平米上囤每囤設粮頭囤戶各一名管收千石或六百石置立撥運支簿支撥起運加耗者正粮一石收平米一石七斗候起運將酌量支撥如京通等倉以次定支石數不等置立綱運文簿聽其摶浅等項費用填註回銷名支撥羨餘存積在倉號曰餘米次年餘多則令加六徵收又次年益多止令加五猶附餘乃令各縣造倉貯之名曰濟農以備賑濟或農民缺食及運夫遭風被盜者賑

給借納秋成抵斗還官修築圩岸開挑河道人夫闕
納口粮秋成不還其賑卹農民每歲揷蒔之際於中
下二等戶內驗其種田多寡每家給與二石或三石
一齊給之秋成隨粮還官若遇凶歲則再賑之奸頑
不還者有司記名不復給借往時裏河運粮軍民相
半軍則官爲打造淺船分長短中三運長運於淮安
常盈倉中運於徐州廣運倉短運於臨清廣積倉支
米一尖一平下船民則自行雇船裝運正粮一石該
平米二石又船錢一石經年往返多失農月恍乃與

平江伯陳瑄議奏軍民令於淮安瓜州等處水次對
船交兌令衛所出給通關付還銷繳在淮安正粮一
石兌與平米一石五斗瓜州兌與平米一石五斗五
升各處并南京衛所運粮官軍未曾過江者聽于蘇
松常鎮等府縣交兌加與過江船錢米二斗豐年米
賤兌與加七五升凶年米貴兌與加六五升襯墊蘆
席折米五合方兌船在江或遭風恙恍又令州縣支
糶餘米蓋倉二十餘廒於瓜州江畔遇到船粮撤入
收貯聽候交兌畢日量支餘米在人看守民間馬草

每年運赴南京上納若北京每包草一千束該用五
百料船一隻人夫十五名草束在船十壞六七所費
不貲恍奏於通州草場設立官庫每束折收白銀三
分一千束止用三十兩若南京則輕齎赴彼買納人
皆稱便又北京公侯祿米例輸南京使自來受恍曰
彼能於南京閱支獨不可就支三郡乎遂得減耗米
六十萬文武職官俸粮皆須粟於南京戶部關支當
米賤時一兩可買粟米七八石恍同會議奏准折收
金花銀兩納官每兩准米四石解運京庫支收折支

京官俸粮其嘉定崑山等處折納官布每疋准平粮
一石旧例驗收三斤粮解領布到官率因紗粗十退
八九恍知之奏稱布疋斤重紗粗其價反賤紗細布
輕其價乃高乞不拘斤重務在長闊如式兩頭織造
色紗以防盜剪之弊從之各處赴遞馬匹及鋪陳等
件死損多被馬頭科逼民財買補歲無虛月恍長創
法每田一畝收米一升九合隨粮帶納另廒收貯遇
有死損驗馬上中下價直給米備用馬頭科斂之患
遂悉正統初淮揚地方彼災鹽課虧欠恍奉詔巡視

識大錄

乃奏令蘇州等府將撥剩餘米每縣量撥一二萬石
運赴揚州各鹽場收貯照數出給通關准作下年預
納秋粮其米在場聽令竈戶將私鹽於附近場分上
納即照時價給還粮米食用於將米貴鹽賤官務鹽
課積聚民得食米安生上下賴之有 詔録繪宮殿
計用牛膠萬餘斤遣官齎勅督辦時忱方赴京遇諸
塗勅使請還治忱曰第行吾自有處至京言京庫所
貯皮張歲久朽腐請出煎膠應用歸即撥餘米買皮
上供以新易旧誠兩便從之癸亥大水爲諸郡患忱
預奏量留官粮一二十萬石賑濟其年各處依圩岸
塍俱被衝坍將水利簽官先已裁革忱奏取曾經任
過辦事官量撥一二十員搭其原俸年月管修田圩
閘塞河道畢日送回吏部未半載事完俱復旧役已
邊事緊急工部移文成造盔甲腰刀撒袋以數百萬
計其盔俱要水磨明亮忱取餘米依數成造且計水
磨明盔非邊歲月不可暫令撥錫以副急用旬日畢
辦土木之變虜騎將而都城衆議欲焚通州倉以絶
虜食忱時議事京師請令六軍運入都城聽作月粮

識大錄

虜至無所掠而都城食賴以足忱撫南畿凡二十二
年由右侍郎轉左侍郎進戶部尚書改工部致仕景
泰壬申卒於家年七十有三諡文襄忱謙恭言若不
出口謀慮深長善求輿論征輸皆有常度歲賦無欠
且有贏餘他郡荒欠即以餘米補之凡織造上供軍
需之類及所過學校先賢祠墓橋梁河渠多所興治
皆資餘米民自歲賦之外漠然不見他役之及官府
無漫科索之擾莫不樂業人爭立生祠祀之諸所建
明皆爲永例繼忱者弗能更也後戶部言餘米失稽
考遣使盡括歸官由是徵需課出逋負如故人益思
忱初忱至蘇松所屬大飢米價翔貴忱遣人四出察
米價高下江浙湖廣方大熟乃令人齎金至其地糴
抑其直而勿糴且紿言吳中米價高甚由是江浙湖
廣大賈皆販米趨吳中數百艘一時俱集忱知四方
米已至下令發官廩米盡出之以貸民城中米價驟
減而四方米賈乃亦賤糶所至延問父老利病興革
或微行與田夫野老諮處訣時事其丈量崑山田尽
爲獨行人不知爲巡撫也有善謀者雖卑官賤吏破

去崖岈開心訪納夜寤則籌度政務有所滑瓿起書之簡旦日即施行之運船有侵匿乃以遭風告忱言是日無風其人大駭服久之乃知忱令金焦山寺僧日具風水以報其僧皆有資給爲盡力其周詳多此類尤善記憶吏於粮稅有所欺隱忱據詰曰某年撥某處若干某年存留若干以籍驗之果然吏驚服以爲神忱字量恢弘才識通敏練達精密雖古劉晏韓滉幾無以踰之其最善者在不執己見務集衆思故所建立皆審計利害可施之永久而又身受知眷遇三楊當國夏忠靖在户部政務久於其任者無不從以展布所蘊云

王驥

王驥字尚德束鹿人舉永樂丙戌進士驥爲人長身偉幹多力便騎射剛毅有膽既入仕通法律尤曉暢戎略以選授兵科給事中 上神聖群臣奉職不瞻而給事中成不事封駁揄建驥嘗奉 命填山西秦飭邊備奏劾鹽池逋課二十餘萬絡其人慮之尋遷其省按察副使益以持憲有聲超爲順天府尹畿甸大治遷兵部右侍郎宣德乙卯進尚書當是時南北多邊警羽檄旁午兵部最爲要重張本材而廉精次刻核許廓僅僅循職而驥代之始振刷有風望西虜阿台朵兒只伯數侵盜甘涼諸邊戍殺掠吏人左右副總兵都督任禮蔣貴等弩敝不相下狐疑莫發正統丁巳命驥輟部務行邊 制詔一切便宜行事先是都指揮使安敬爲偏將躇而怯都督蔣貴都御史曹翼追虜至魚海子將及之而敬謂前途無水草不可進引還曹翼言狀 上密勅驥責貴兇狀而僇敬軍中以徇驥故秘之而大會諸將宣諭坐間曰往年出兵遇虜於魚兒海先退縮者爲誰咸曰都指揮安

敵即令引出斬之乃謂貴曰公亦當死且責狀以報
於是諸將士股栗兵威大振驥聞甘涼軍兄司兵貴
精強乃退其三之一既而虜酋把禿孛羅入寇莊浪
驥即遣都指揮魏榮援以方畧率兵勦之遂擒其部
落以還虜始知懼遁走八月還京 上慰勞者久之
虜聞驥還復入寇于是 上勅驥再往視師驥乃請
分兵畫地自莊浪西南抵黄河東北抵寧夏屬諸都
督李安自涼州北抵鎮番南抵古浪東北抵板井屬
諸都督趙安自甘州東過山丹抵永昌北抵臙脂堡

識大錄

西抵深溝墨屬諸任禮自肅州東接深溝樹東北抵
鎮夷西抵嘉峪北抵天倉屬諸將貴約以賊至則
各自戰守大至則併力拒敵軍勢遂大振尋下 詔
任禮為平羌將軍蔣貴趙安副之而驥特為監督討
阿台朶兒只伯諸進止悉取於驥驥諜虜營狼山等
處乃選精騎授蔣貴使為前鋒而自與任禮等以大
軍繼之且與貴約曰勉旃不能成功毋相見也貴獻
奮直前擣虜敗之虜渡黄河遁去貴等追敗之於石
城虜食盡竄兀魯乃地北依阿台貴復以精騎二千

五百出鎮夷間道兼行三日夜及而大敗之獲其左
丞脫羅及裨校百人斬首三百餘獲金銀璽印各一
駝馬兵甲以千計朶兒只伯與阿台以數騎遁尋賜
死而任禮兵亦至梧桐林獲樞密同知僉院十五人
明日至亦集乃地獲偽萬户二人以為嚮導窮追至
百餘里至黑泉而還招其平章阿的平并部落數十
帳降右軍趙安等出昌寧至刁力溝獲右丞達魯花
赤三十人駝馬兵甲稱是捷聞貴禮皆進封伯爵而
驥為太理寺卿兼食其俸尋詔還理部事 麓川宣慰

識大錄

思任發叛雲南總兵沐晟與弟昂討之數不利晟以
憂死刑部右侍郎何文淵援舜舞干羽格有苗事請
使使撫諭驥與英公張輔皆議以天下全盛而求適
於旧屬小夷非棄也時中貴人王振方柄國喜功名
遂絀文淵說而僉定西伯蔣貴為平蠻將軍驥總督
軍務率副將軍李安劉聚等太發兩都諸鎮漢土兵
合十五萬討之瀕行賜驥貴黄金兜牟細鎧蟒繡緋
衣朱弓矢驥馳傳至雲南而貴等兵集會賊酋刁令
道等以衆三萬象八十抵大堠州欲圖景東諸壘據

軍兵部郎中侯璡等徼破之驥乃奏上方畧靖遠條將冉保等由東路直取孟定會木邦車里老兵而大軍由中路至騰衝與係會俾賊腹背受敵從之冬十月驥等抵金齒其別酋陶孟刀門搽以鎮康降遣冉保等率輕兵五千受之因其衆破昔剌寨進攻孟通而驥等以兵三萬水陸攻上江賊其伏兵遂進圍上江寨副總兵劉聚參將宮聚兵亦至因風焚其排柵遂大破之殺其將刁放戛刁招漢父子虜刁門項斬賊五萬餘級上江平遂由夾象石渡上江通高黎貢

山道移駐騰衝留兵守之取道南甸至羅卜思莊遣指揮江洪等八千人爲哨抵木籠山而思任發全闔孟靠者軍心等以二萬餘衆秉高據險爲七營相救驥責遣劉聚宮聚分左右翼緣嶺攻之不下自率中軍進夾擊之遂破殺靠者軍心等乘勝進戛頼龐把至馬安山麓川大寨悉敗其象陣於泥溝等漫敗其象陣於永毛摩泥寨遂拔之而別將冉保合木邦兵降其夷衆十二寨車里兵亦降其孟連長官司破烏木弄戛邦等寨斬首虜二千餘級驥遂進圍麓川緣

火焚其門井庫藏廬舍皆盡俘斬及溺者數萬人思任發夜携其二子走孟養以大捷聞仍請留所部兵畀都指揮胡誌等九人分守金齒蒙化諸處是時蠻賊韋郎羅以維摩州叛自稱廣新王　詔驥旋師討之驥曰吳不足血吾刃也乃遣備師犂其境曰王尚書大兵至矣賊皆潰韋郎羅走安南傳檄捕之安南王懼斬其首并妻子來獻廣南富州土守交恩十餘年不解驥諭之立釋搆命師旋　上遣戶部右侍郎王質齎羊酒迎勞數百里外既入見慰勞有加論功

封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靖遠伯歲食祿千二百石賜誥券貂蟬冠朝服玉帶蔭貴世封定西侯劉聚等陞賞皆過望士卒賜予加等府庫爲竭而驥以侯伯奉朝請不預兵部政矣驥沈毅宏偉有文武才遇事剛斷用法嚴明賁果勇善戰雖至大將猶推鋒陷堅驥前後皆頼之成太功而不知貴寶頼驥始能畜猾自見也是時思任發尚在竄其子思機發復率其餘衆往來寇伺乃復命驥總督雲南軍務率都督同知冉保都督僉事毛福壽以兵往圍之

賜金牌信符便宜行事驥至思任發浸走緬甸索之
不獲而思机發衆漸盛不能制乃奏請益兵　詔復
遣定西侯貴以兵五萬會討然緬甸卒不肯送思任
發以思机發致讐為解驥責無如之何乃縱兵擒思
机發寨獲其妻子家屬及送賊百餘戰象十一驥還
京師加禄三百石而冊保并陞賞亦次之人頗以驥
老師亡見績而中貴人振内主弗恤也壬戌秋北虜
近邉　上復命驥出巡仍許便宜行事自寧夏抵甘
肅所至塞堡烽堠悉增修之仍授邉將以破賊及練
士方畧虜不敢犯事竣還京麓川遺孽思机發思卜
發復據孟養以叛戊辰春　上再命驥總諸軍率兵
往討之至金沙江賊於西岸立柵以拒驥伐竹為梁
麾兵悉渡一鼓破之賊又於鬼哭山頭立柵驥兵備
將親冒矢石往按之二壁定於亂兵南瞰遂寧景泰
初都督宫聚征湖貴苗賊失利乃命驥佩平蛮將軍
印代揔其兵遂大破苗賊獲其酋偽稱剷平王苗盡
富擒送京師餘寨悉平振旅而還復增禄一百石子
孫世襲土木之難群臣廷劾中貴人振遂連株及驥

景泰初召為總督南京机務位寧遠伯任禮上南京
素習愉戎陣廢弛驥至一切以所御軍法教之戎政
一新而少保於謙弗重也因事觧其任奉朝請　上
雖以羅驥而内猶嚴之特禁私從閹人俱令籍入宮
唯黔國公寧陽侯淂留四人驥獨留六人驥老且八
十食肉躍馬多從女妓供張奉御如王公丁丑武清
侯石亨等奉　太上皇於南宮而驥與焉復領兵部
事加號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階為光禄餘
如故尋復請老天順庚辰五月卒年八十三贈靖遠
侯謚忠毅子瑺嗣至今不絕一孫泳尚長公主拜駙
馬都尉
逸史劉振曰　高皇帝既定天下右武約曰文臣非
汗馬勞無淂封公侯百七八十年封者僅數人至於
世世弗奪者惟靖遠耳當日兩靖邉鄙三討土叛戮
力行間者且數十年而人猶謂麓川之役功不符賞
又何以勸勞臣也哉

侯璡

侯璡字廷玉山西澤州人自幼端重寡言笑而聰敏
喜學慷慨有大志讀書窮日夜不休凡遇宴樂輒先
退不數以酒發事先主長者皆以遠大期之永樂癸
卯鄉試第一遂舉宣德丁未進士除行人以善辭令
而剛果飭撕得名四川雲南廣西諸土官爭地有累
年不決者朝廷以命璡至則按圖志考故實召諸酋
老開誠布公智力貨賂不可移由是皆悅服而罷
上亦以為能交趾黎麟請命璡輔禮部侍郎章敞往
錫封至其境閣門低且隘先驅者謂當傴僂璡止之
曰此中國所謂狗竇也於王人出入明宜令天命下
臨不可隸此麼迓者驚惧為撤関乃度由是彝夷盡
謹禮不敢肆跳帰毫髮無所受人以此益賢之還兵
部主事陞郎中麓川思任發叛詔尚書王驥率兵討
之璡在行往來贊戰視將校用命與否以定賞罰賊
攻大侯州璡以偏師往援令其衆曰吾觀賊氣驕有
輕我心宜掩其不備即麾衆薄之呼聲動天地斬獲
無筭賊大潰王師益奮遂破石甸等十餘寨聞大軍

識大錄

至麓川賊阻截不得通璡與參將冉保由高黎貢山
晝夜兼程進與大軍合擣其巢穴賊遂平凱旋陞禮
部右侍郎賜金幣誥命以寵之尋奉勑鎮雲南得便
宜從事南中飢璡發倉廩及募富民出粟以賑之全
活甚衆會再討麓川餘黨璡引偏師由於崖南甸進
破賊子思机發所居寨獲其妻孥輜畜捷聞陞左侍
郎會丁母憂命馳傳奔喪即起復遣行人賜祭官為
治塋遷兵部侍郎復鎮雲南築騰衝城置軍衛為時
議以賊子思机發在孟養復命請遠伯王驥以兵往
勦之璡與都督張軏分軍抵金沙江造船先濟奪賊
地為營於是大軍畢度燬其柵而進賊奔孟養度不
能支各鳥獸散去璡窮追至孟𤞤海子等處不可得
乃班師諸夷酋長皆震駭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
者今大軍至此真天威也南夷無復反矣還鎮雲南
景皇帝即位遣使齎勑嘉勞貴州苗叛攻圍新添
諸衛道梗不通城中食盡命璡總督軍務往征之時
普定圍急璡自雲南還書射者為前鋒親將至普定
疾戰矢下如雨賊大敗圍解遂趋貴州副總兵都督

田禮以兵來會克龍里甕城羊腸楊老今溪諸路新添平越清平都勻諸圍俱解由興隆而下抵鎮遠皆平定事聞　上嘉其功陞兵部尚書又進克安莊克西堡長官司貴暑雨方盛瘴癘大作遂構疾舁歸普定醫弗效諸將問疾惟戒以勿輕此賊宜統兵進勦毋貽患生民遂卒未嘗一語及私　上聞嗟悼遣官賜祭命歸其柩於澤州有司治墳以葬

黃鎬

黃鎬字叔高侯官人正統乙丑進士選監察御史戊辰出按貴州時麓川蠻叛　詔尚書王驥總兵張軏征之不克貴道梗鎬躬率精銳轉戰而前會官軍爲賊所敗驟軍退屯沅溆列城皆被圍而平越尤急議者以平越無積貯欲棄委賊鎬獨不可平越貴咽喉無平越是無貴也乃集城中軍民撒撫苗共守之賊日夜攻圍人乏食至掘鼠羅雀而氣益振會　朝廷遣大兵至賊潰凡九閱月而圍始解當是時微鎬貴幾殆矣景泰壬申使還會湖湘蠻叛　朝廷命大臣戡定以鎬參預軍務湖湘平遷廣東僉事陞左參政雷廉高三郡負海素多盜鎬皆破滅之鎬按貴時年甫三十本起諸生及當群蠻變制勝伐謀若素閑軍旅者其後屢建戰功由是　朝議以鎬爲可大用歷長藩臬入爲副都御史遷吏部侍郎館閣群公靡不歆慕成化己亥拜南京戶部尚書甲辰以疾乞骸骨璽書馳傳歸九月卒於途贈太子少保諡襄敏鎬晁局宏遠所在著聲蹟、每遷秩或不及酬功未嘗自

言不汲〻於進人以此重之

楊寧

楊寧字彦謐浙江錢塘人宣德庚戌登進士二甲第
一除刑部主事正統己未麓川宣慰思仁發反寇雲
隣境朝廷命將征之簡文臣有才識者隨從偕寧以
本官贊畫机務師次麓川境賊遣人款軍門約降主
將欲許之衆莫不善寧獨進曰不可兵未加而敵降
是誘我也許之懼有後悔弗聽又曰必欲許之請嚴
兵以備不虞又弗聽固請不已衆嫉寧迂檄令督運
於金齒不旬月賊衆奄至士卒多陷比還京將兵者
率以失机被譴寧獨蒙褒賞陞郎中辛酉復討麓川
總督兵部尚書王驥知寧料敵之審也仍以寧行師
入境驥指授諸將進取方略令寧督戰乃渡江攻上
江賊砦賊矢石如雨寧奮不顧身督戰益力士卒咸
用命遂克之又進攻杉木籠山賊據險拒守寧曰賊
狃於前勝當多方以誤之使不暇併力乃可圖驥用
其言令諸將各視形便以進諸道俱奮連破七砦斬
閔孟蓊等餘賊奔潰遂乘勢擣賊巢圍之賊以死爭
晝夜攻戰不息因乘風縱火煙焰漲天賊不知所為

死鋒鏑及墜崖溺水者不知其數師還　上親宴勞
於奉天門賜白金綵幣拜刑部侍郎甲子奉命叅贊
雲南軍務練兵伍督耕屯興利去害不以私撓而於
懷撫遠人尤盡心焉方征麓川隴川頭目恭項屢效
力隨征寧於是請置隴川宣撫司以恭項爲宣撫用
旌其義民夷悅服有言騰衝險要城之可以控制蠻
夷者　上命寧城之或謂寧其地險惡多瘴非時冒
之輒死盍徐圖之寧曰我知奉命而已遑卹其他即
往相地度工計費勉勵將士使效力越四旬有五日
而畢因建學舍選生徒令務學以變夷風自爲文刻
石紀其事先是麓川賊首逸於緬至是寧以城完民
且效順謀所以致賊計乃簡銳師若將有所向者先
遣使奉詞責緬緬人懼求出賊自效于誅大憝函其
首以獻自是朝廷無南顧之憂丙寅侍郎侯璡代寧
還朝未幾閩浙廣東草寇竊發師征未寧江右密邇
三境俱有侵軼乃命寧巡撫其地寧按視郡縣當賊
衝者增城垣立排栅以斷要路團集鄉兵訓以武藝
賊有侵軼者輒擊斬之以故賊聞風畏避不敢犯寧

識大錄

蓋鎮以簡靜暇則徧歷諸郡宣上德達下情崇獎學
校詢求民瘼而弛張之遠近畏慕景泰初召還京拜
禮部尚書盡心政務濟寬以嚴人謂得体後二年以
病足艱於步履調南京刑部天順改元致仕家居踰
年以疾卒壽五十有九

鄺埜

鄺埜字孟質宜章人永樂己丑進士癸巳除監察御史時　太宗行在北京有言鈔法不行者飯謂將起大獄命埜往南京廉其事埜執市豪抗法者奏曰市人聞令皆震恐今法已行矣　上頷之而罪倭亂把遼東埜往按開戍守之失律者凡百餘人皆應死埜開陳其可矜狀　上宥之山海關吏卒邀阻行人亡逃則受賕縱之去弊積滋甚埜帰至關悉擒治抵罪戍戍石州人有詣闕告變者誣州民與陝人群聚千

餘謀不軌迺捕埜爲陝西按察副使埜至察其誣以聞　上命止弗問而誅其造謀者宣德癸丑超拜應天尹埜上言京郡秩正三品特給銀印與在外府治不同凡有政務面奉特旨及承行六部都察院劄付迓者監察官巡視遇有公務輒便追呼恣肆凌壓非所以崇國体也宜定体式歷如古京兆尹斯可矣號入逞之埜以養民爲務凡市鎮田税約束有法歲大熟麥有兩岐者民歸德於埜悉拒弗受正統改元遷兵部左侍郎時西鄙有警埜獨任其事　上嘉其才

荊湘民多隸戎伍埜家亦與時除籍以示優寵時京師久雨壞民室廬埜竊憂以爲陰沴兵象遂上疏以爲安内靖外在兵統兵馭衆在將必智者然後能運籌制勝勇者然後能奮威推轂今邊方弗靖用兵禦寇四海之廣豈無如古孫吳衛霍者倘苟不豫求於無事之時何以應用於倉卒之際宜令公侯伯五府并各當把揔官在外都布按三司巡按御史廣詢博訪各舉所知其以名聞倘以不效連坐舉主如此則將帥得人兵政修舉矣　上韙其議麓川用兵埜舉

定西侯蔣貴爲將克有成績乙丑代徐晞爲尚書己巳秋七月也先深入逼近畿輔　車駕親征埜扈從以馬革囊尸自誓　駕次宣府虜踵至埜上疏請疾驅入關嚴兵爲殿王振力沮之不報又詣行殿申前請振怒曰汝腐儒安知兵事再言必死埜曰我爲社稷生靈而言胡爲以死懼哉振愈怒叱左右扶出埜與戶部尚書王佐相對泣帳中明日師覆埜死之年六十五贈少保諡忠肅官其子儀爲主事埜爲人端謹居官勤慎所至有聲槩擧手未甞然展宦四十年

操履如一日

識大錄

識大錄　于謙

于謙

于謙字廷益浙之錢塘人生而頎晳美容止七歲時善相僧蘭古春見而大奇之曰所相人毋若此兒者異日救時宰相也踰冠領鄉薦舉永樂辛丑進士宣德改元授監察御史謙風骨秀峻音吐鴻亮每奏對陛前　上必為傾聽時左都御史顧佐掌臺事其御察屬甚嚴而獨才謙以為己弗如也出按江西辯一誣獄出數百人之冤死者藩閫挾私貿為市壓害謙海按懲之一方若滌須輦漕道代還從征漢藩高煦而縛出降　上命謙數其罪謙肆口而成其言皆正大剴切高煦俯首戰慄稱萬死而已　上大悅還師第賞鈔幣與大臣同庚戌河南山西災　上手書謙名授吏部超拜兵部右侍郎巡撫二省時年僅三十三朝士榮之謙感　上知遇夙夜拊循郡邑延訪父老以便益病苦歲饒則多出官錢糴民粟歸庾儉則吐庾粟減值以糶公私濟相賙而於下尤利察眷民飢徙入河南者謙令邑各給田勸與之牛種而以次責其稅毋令與土著清河埽將潰謙厚築堤障之多

植榆柳其上五里有亭亭有長暨卒責以修補乃至所過經由官道俱責種樹間鑿井以惠行旅大同餅在塞外巡按御史不能至其地往往玩狎請別設御史併上谷治之而又盡奪大同鎮將之校卒墾私田者為官屯邊用充溢謙于吏術民事亡所不精剴而而尤以足兵食明舉措振綱紀為急當是時居政本者三楊皆重謙所奏請朝上毋不夕報可以是得行其志它措置多遂著為甲令滿九載遷左侍郎謙既在官久威惠流聞嘗輕騎自河內歷太行而盜有窺者謙屬聲叱之皆大驚散走曰不知為我公免罪幸赦謙數當入朝議事人謂即不囊金往寧無一二土物如合薌乾菌眾頭之類足以充內交際耶謙咲而兩舉其袖曰吾惟有清風而已且交際物之幾何而閭閻短長可畏也因賦詩見志入朝舉恭政孫原貞王來自代是時三楊皆已歿而中貴人王振持事勢張甚以謙無私謁嗛之勸給事中廷劾謙冰久不遷怨望擅舉人自代亡人臣禮下法司論斬繫三月晉獻上振怒適解乃謂大臣吾嘗見一故御史名若于

謙者恐甚欲治之今乃非兴于謙耶故之以為大理左少卿謙甫出獄而山西河南吏民伏　闕上書請借留謙者以千數周晉諸王亦言之乃俾以少卿濩撫二鎮又明年始以兵部右侍郎召距其初至鎮十九年矣正統已已虜酋也先既被略獨石馬營諸鎮至秋並猖獗王振挾　上下詔親征謙与尚書鄺埜上言也先醜豎子耳諸邊將士足制之　陛下為宗廟社稷主奈何不自重奏以与犬羊角乎請毋煩六師　上不聽埜乃從治兵而留謙治部事　車駕至土木蒙塵報至京師大震　皇太子幼不能監國太后乃命　郕王攝政以輔之　王御左順門時振雖已歿虜中外恨而欲食其肉於是九卿臺諫廷劾振罪請用反法於其家奏未竟而錦衣指揮馬順者振党也長傳　王旨叱眾退眾爭捽而毆之又撞二閹之嘗私振者死將衛卒聲洶洶　王懼欲退諸大臣皆披靡有趙廖者謙獨直前掖　王且啟　王下令曰撞順與二閹死者義激無罪少選侯滑請　皇太后即族振且籍順等家眾姑退於是　王乃趣謙

徐〻步出掖門吏部尚書王直執謙手而數曰朝廷
正藉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爲爭進兵部尚書謙
謝弗允乃上言虜駕文武臣有預軍事進止當以失
机論即死亦不宜濫卹報許　郕王既即大位益賢
謙虛己委爲入對慷慨泣奏曰虜滑志挾我大駕勢
必長驅而南今六軍覆少武庫兵器盡矣司馬宜急
分遣募兵及留漕卒以益之司空宜併日而蒐繕
械九門要地宜令都督孫鏜衛穎雷通張軏等分守
之都御史楊善給事中王竑等條爲凡兵皆出營郭
外毋令避而示弱郊外之民皆徙入內安插毋令失
所而置通州倉欲守之或不能委以与虜則可惜令
官軍皆給一歲祿俸聽其自運仍以芻米爲直虜
所急者草諸厰宜亦聽軍務力取之不盡則焚之毋
以饒虜馬而是時石亨方坐繫楊洪亦以逗遛當遣
謙惜其材勇請赦之与安遠侯柳溥爲大帥而身綰
其机宜進止不効則治臣之罪以謝天下　上皆嘉
納之虜報益急而侍講徐珵者以曉暢軍事聞且好
言天象　上使中貴人召而詢之則力謂紫微中宮
皆有變必反故都而後吉諸中貴人之畏竄者恋土
者相軋未定而搢紳士人多遣其孥重歸謙乃慟哭
廷諍曰京師天下本宗廟社稷山陵寧此百官萬姓
帑藏庚廩萃此〻而不守去欲安之今日足一動明
日大事去矣且虜乘勝驕蹇不足畏也　上聞之曰
善其一聽謙處分十月也先挾　上皇破紫荊遂直
窺京師石亨議毋出兵第堅壁以老之謙曰不可賊
張甚矣而我又先之弱是佐彼張也亟擐甲統大營
營於德勝門外諸門皆有兵總二十二萬虜見我兵
勝而嚴不敢輕犯使數騎來嘗勇怯謙乃設伏於空
空屋亦使數騎誘虜〻遂以萬騎來薄我軍伏發大
敗之孫鏜毛福壽復敗之西直門謙使諜〻　上皇
擧駕遂夜令人以大砲擊其營死者千計賊遂退有
詔褒謙進加少保總督軍務謙固辭言臣以猥薄致
位六卿任重才疎已出望外今虜寇未靖邊事未寧
當　聖主憂勤之時人臣効死之日豈以犬馬微勞
遽膺保傅重任所有恩命未敢祗承不許謙還而歸
人曰四郊多壘卿大夫恥之今謙不能死而以微功

貴能無重恥我復上疏固辭許之大同參將許貴奏請
遣使都指揮李鐸指揮岳謙達而虜隨入寇通政王
復少卿王榮遣而不獲徼　上皇一信其狡爲侮我
而戲我何似而可言和況虜不共戴天讐也理固不
可和萬一和而虜逞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弊不從
則生變勢亦不可和因劾貴介冑之臣而妄靡退怯
法當誅於是邊將人人言戰守虜不能挾聖相恫喝
抱空名不義之贅始歸　上皇而議之伏禍肇矣
謙以涿易真保諸州郡爲京師拱衛而勢力單甚乃

皆宿兵使都指揮陳旺等分將之而右都督楊俊踐
馬久之皆屹然重鎮俄諜報虜逼拋兵未謀於關孫
口明日復報追石亭於雁門關烽火連屬衆皆恐請
太發兵援之謙策太虜尚遠塞必張疑兵以脅我乃
上方略授亨等使皆堅壁而各營秣馬厲士使若
將大舉者已而賊果不至中貴人喜寧者故俘虜也
下蠶室得近而後復從虜爲虜用諸所要挾皆寧謀
謙密授計楊俊捕而磔之復授計侍郎王偉誘誅爲
虜間者小田兒虜自是益詘屈時復議遣使與也先

和且迎　上皇群臣王直等請之力　上意不懌曰
我非貪此位而卿等強樹爲而今復作紛紜何衆不
知所對謙從容曰天位已定寧復有它言和者覬以
解目前而得爲備耳　上顧而改容曰從汝從汝援
是左都御史楊善以從使往而　上皇遂駕先朝慶
降虜近畿也先入寇多從之而北會西南方用兵謙
典　上謀每征行輒挾其精騎以伴厚与之資有功
則官之已而更遣其妻子自是肘腋少它患楊洪既
自獨石入衛而所留老弱凡八城悉歸也先然彼叔

不之守謙謂此宣府垣屏也不可棄乃復援都督孫
安計使以精兵由龍門關出據之而募民屯田且戰
且守八城遂復貴州苗寇久未平侍郎何文淵請罷
二司專設都司而以大將鎮之謙曰不設二司是棄
之也棄之何以通滇楚道且無故而棄祖宗所誅地
不祥遂寢當是時浙閩則有鄧茂七葉宗留廣則有
黄蕭養又有獞猺而三楚之貴竹苗僚處處蜂起前
後命將將兵皆出謙獨運號令明審動合机宜雖宿
旧勲臣小不中程律即請旨切責究治不貸片紙行

萬里外電爍霆擊靡不惴惴効力毋敢飾虛辭以抵者以故天下咸服譔而歸　景帝能用人　上皇既歸　上奉之南宮又敬易　皇太子譔以非所联不敢爭而　皇太子立內閣九卿俱加師傅官議濟太子太傅且命兼支二俸群公皆一辭讓獨再辭其文婉約以示風　上弗許復賜譔閣西甲第譔辭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去病豎子尚知此意臣獨何人而敢饕此又不許乃置上前後所賜　璽書袍鍍冠帶弓劍之屬於堂而加封識歲時一謹視而已譔多

寓直房以便朝謁一日病痰壅　上使中貴人與安太醫院蔣重宿視之云治痰必需竹瀝　上為親詣萬歲山伐竹以賜且命計譔日用所需悉出自尚方譔皇恐謝且乞歸詔免朝謁專賜　璽書褒予備至太宗以北伐故宿兵燕中甚盛而會承平久不能無老弱公侯中貴人徃徃役占土木之難半以委虜其額雖有五軍神机三千諸營將不相屬相玩調而恆譔議選精兵十五萬分十營營以一都督領之五千人為一小營營以一都指揮領之餘兵散歸五軍本

營以備火調雖有楊洪石亨柳溥為大帥而進止賞罰一由譔相顧頫首而已洪亨皆老將宿猾而亨尤貪縱侈自恃譔每裁之洪死而子俊恃勇驁桀不可馴嘗疏請悉發京營與諸鎮兵大舉逐虜而犁其王庭可以滑志譔持不可曰大舉未必能值虜值虜未必勝而彼率其別部異道而擣我虛寧萬全策也俊語塞後竟以不法為譔糾論削已已城下之役石亨功不如譔而滑世侯爵心愧之乃推譔功　詔予一子府軍前衛副千戶譔辭至再三有云縱臣敢為子

求官自當乞恩於君父何必假手於石亨於是亨益愧且恨譔矣亨有從子彪以驍勇著亨恃而強譔出之為大同遊擊將軍以是益恨譔切骨而中貴人曹吉祥劉永誠者與譔共兵事亦銜譔氣陵之　景帝不豫石亨謀與吉祥等發南城錮迎　上皇復辟甫御殿而執譔與大學士王文下獄謂譔文與中貴人王舒良王誠張永並謀迎襄王為帝坐以謀反律凌遲處死然實無顯跡可據而廷鞫日亨並加鉆鑽鍛鍊文不勝憤辯之苦譔笑曰亨等意欲死我何益既奏

上　上猶豫曰于謙實有功者何徐有貞與亨比而
前曰不殺謙此舉爲無名謙遂論斬棄市籍其家自
上賜外無長物謙死之日陰霾翳天行路嗟歎吉祥
麾下有達官指揮朶耳者以一觴酹其地而慟吉祥
恚朴之明日復慟如故先是杭之西湖涸龜底孫
原貞時與其地語人曰哲人其萎乎吾甚虞于公謙
死而陳汝言者亨之黨也代爲尚書不一載而贓籍
其貲列內府　上召大臣入視已愀然曰于謙終始
景泰朝被遇若一身而死無餘貲汝言抑何多耶俄

西北邊報甚亟　上憂之特恭順侯吳瑾侍進曰予
謙在不令虜至此　上爲默然是歲有貞以內閣首
輔與亨吉祥爭權下獄流金齒後三年亨下獄瘐死
家籍沒棄市又二年吉祥與其從子昭爭以謀反族
憲宗即位昭雪謙冤復其官賜祭有云當國家之多
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爲權奸之所害在
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天下誦而榮之弘
治庚戌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建旌功
祠於其墓萬曆間改謚忠肅謙爲文肆筆立就詩加

奧儁其於奏疏尤明切嘗口授兩吏傳寫指腕爲痛
所存集及奏牘共若干卷子冕字景瞻景泰庚午以
謙功授世襲副千戶謙死冕戍龍門曹石伏誅赦歸
屢上書白父冤成化初詔復冕官冕自陳不願武職
改兵部員外郎冕博涉書史有幹局歷官應天府
至有聲致仕卒無子以族人之子允忠爲後襲杭州
衛副千戶孫嵩官至都督
逸史劉振曰振讀李夢陽先生于公祠記廢之擁
太上而南至宣府宣府人登陴曰賴天地社稷之靈

國有君矣而謙獨厲言曰社稷爲重君爲輕斯言也
功以之成禍以之生然缺吾取謙以介冑公不害和
而言戰守當　太上之迎復謙不爲梗小梗者王文
楊俊耳景帝之信謙謂其能禦圍非有布衣腹心素
一不合則發再不合則去夫人主以私愛欲易太子
雖留戾不能得之況高而謙能得之景帝乎天命哉
誣太寶中奪小人貪功伏機發元熟而就屠此禍
烈智不及避勇不及決悲哉天乎不十載而旋定理
與雪諧徽美絕皇帝之爲絕也今後世思君臣矣

李實

李實字孟誠合州人也其母夢巨蛇繞身而有娠出
龍會日生寔因小字之曰龍實爲人姿貌豐偉胸次
開明弱冠商遊江南舟敗幾危遂棄賈業儒已而補
庠生穎敏之資博洽之學瓌奇之文爲一時流輩所
服正統辛酉舉于鄉登壬戌進士除禮科給事中屢
上疏論時政得失讜直剴切不爲權勢所撓已已秋
英宗北狩實奉命巡淮揚諸郡招募義勇二萬餘赴
京師策應時有豪猾乘間煽亂爲河道梗實嚴禁以
法暢然震悚禍孽遂弭景泰庚午進都給事中章疏
一月數上或戒其宜少慎黙毋至賈禍實曰吾所任
言官也食祿而曠職恥莫大焉朔敢爲身謀也聞者
愧之昔化可汗與其太師也先遣使來議和　詔問
廷臣有如富弼文天祥者往報之群臣腭眙莫敢應
命實慨然曰國家養士正備緩急之用况主辱臣死
義也其可避難會礼官擬卿佐名以進　上竟弗用
特遣太監興安召實宣諭曰尔累進讜言素篤忠節
欲遣使虜中奚若實對曰實雖才識膚劣適朝廷多

識大錄　李實

事之日敢辭不敏興安曰諒亦不辱君命復命　上
悅遂拜實礼部右侍郎充尾判正使大理少卿羅綺
副之實具奏八事皆與虜所當議者　上覽之曰事
難預度卿至彼隨机應変處之七月朔陛辭賜金綺
及一品服是時大臣由承風旨撰詔勅只言罷兵講
和不及奉迎　上皇之意實覽驚訝詣内閣白狀適
遇興安詢其故厲聲詰曰汝奉黄紙幹事他何與焉
實知　上意難回遂行比出塞外屢逢虜騎衛斥實
語以我天朝使者毋得妄動虜下馬羅拜因爲前導
抵也先營以賓禮相見宣讀璽從容譲以大義也先
曰兵端皆因王振陳友四三小人蹄構是非戴乱聖
聰致尋干戈小事釀成大事及我送　天子還京而
固不遣大臣迎候我使張閣保岳謙赴奏而反殺之
我又遣使數輩俱不生還我是以不無忿恚殘而良
鄉抄略而涿州蕩搖而邊徼入而偏頭關而蔚朔侵
軼而寧夏宣大而之不醒察何以責我孰實曰太師
既云送駕奚無信使以相聞頃乃提鉄騎數萬沵漫
原野莫張馳突肆意鹵掠剽又攻陷我紫荆殘我京

戕虔劉我赤子情狀若此殆不過假名送駕耳朝廷
惡得無疑岳謙張閏保既爲使臣何故引達〻旨餘
人張弓挾矢遇敵鮠搭頭命于陣乃其自取朝廷奚
以知之也先曰茲則然矣厥後盈不花等赴京奏事
何故拘留實曰非拘留也自太師南侵之後邊民恫
怨父被害者子圖報仇兄被虜者弟爲雪恥咸願從
軍爲國効死是以沿邊關塞軍馬多者至十餘萬少
者六七萬即鄙稱寡弱者亦不下三五萬人各奮勇
自厲思釋君父之憾且軍中獲一首級即得陞賞愈
相競劫日峰虜騎入境而剪之太師雖遣使奏事若
無南使偕行不爲元良哈所邀遮則爲守邊軍啇屠
戮矣容能跋涉千里以達京師耶也先曰迎者我邊
遣而李貴奏事命頭目送至大同何故又不放還實
曰近聞諜報大同東郊有屍骸數十於其旁獲天書
一紙稱是太師奏牘蓋亦爲邊軍所殺朝廷初不知
也如參政完者脫歡至京　天子遇之甚厚宴賜優
渥又命我擦偕來兩國和好必資使臣以通其情寧
肯拘害之以自絶乎也先色喜然之復問喜寧是朝
廷內臣我遣奏事曷爲亦見殺實曰喜寧自幼及長
受累朝恩寵托爲心腹令賚金帛迎駕乃不思報德
而又叛君悖國導太師軍馬入關凌犯寡要罪大惡
極朝廷已將喜寧明正典刑凌遲三日以爲將來不
忠之戒也先稱善自是釋然馴服徐自解曰　大明
皇帝與我爲仇親率大軍以逆我于土木我賴上天
之祐師徒奔潰乘輿止爲衆人欲我加害我固弗聽
而命知院伯顔帖木兒旦夕朝謁恭敬周息假令中
國獲我留至今日否實因盛稱其德以悅焉也先大
喜酌酒觴之次日遣人引實謁　上皇于行在所實
泣拜問起居　上皇亦泫然詢　聖母及　上安否
諸酋長見之感歎心服　上皇賜食慰勞俾決議大
事實因極論王振曩昔擅國致危之罪又諷　上皇
宜引咎自責謙退避位忠言直諫　上皇嘉納之日
暮不忍別欲留宿館伴者促歸不果乃還宿也先營
明日也先置酒延實情意孔洽酒酣頑笑曰而儕之
來心慄夫實答曰自古敵國以禮爲上列欲講和必
資使臣以通兩國之情途中遇危躬冒危險尚無所

畏今至太師營中惟如一家何懼之有也先益喜復笑曰有理者毋恐無理者可畏也　又問思　上皇否賓曰爲子盡孝爲臣竭忠　上皇蒙虜我儕何敢一畧忘之我儕之思　上皇猶太師之思可汗也也先大悅稱善又問既爾想憶奚弗來迎賓曰朝廷屢遣使賚賜諭旨太師初無意今欲息兵通和歸我　上皇乃二國之深幸也朝廷嘉茲盛德必有重錫也先將從之諸商言禮物未備不可容易也先乃吞寔曰天子勑書只說講和不及接駕　上皇淹留斯壞又

弗能君臨我國我歸諸爾千載之後猶有念闕而儕回奏務遣太監一二人老臣三四人來迎我即命臣宰護送至京若今茲遣歸輕忽而　皇帝吳實辭謝之留歇二日告歸也先約迎駕使臣必於八月五日至其營賓曰事取　上裁我儕豈敢擅定期約也先曰苟或羈遲則先遣我使與漢人偕來正使緩延數日亦可若或不來軍馬擾邊弗謂我失信實諾之也先遂遣右丞相把禿兒與賓如朝貢貂皮馬匹達尚書土兒罕偕羅綺往宣大捕回緣邊兵馬賓即走指

行在辭　上皇上皇勞之曰違程遐遠勿辭艱苦當以國家蒼生爲念再四叮嚀迎復之事袖出書三封令賓齎回以奉　太后達　上及諭群臣賓領命嗚咽洒泣就道行次懷來遇楊善趙榮使虜賓以與也先應答之辭及彼中事情并奉迎　上皇之意具以語善俾無背馳以全始終至京復命召見文華殿　上問也先所言寔悉陳前辭又問　上皇何言寔備奏　上皇所囑　上復詢也先請和之意虛寔何如寔對曰臣入虜境虜人靡不忻悅夾道謳歌沿途餽

酪勸臣飲之咸願和好蓋因離家日久人馬死亡相繼以故上下皆欲休息窺其和意似出寔情望　陛下處置　上竟狐疑不決於是虜使把禿兒奏請迎駕大臣不許六武大臣數四上章懇請胥以虜情叵測拒之賓乃上疏諫曰臣自虎剌還時也先與臣約八月五日來迎　上皇臣言需歸朝請旨未敢擅定也先言正使未即遣須先遣一二人同我使來報不然弗謂吾失信遂令諸小商偕少卿羅綺以還大同宣府塞上部落臣過懷來見官軍出郊芻牧咸未歸

餉是則其言可信也明矣臣前奉命諭虜孛爲請和
未嘗及回鑾事其欲遣人迎駕及定約日期皆出也
先悔禍善衷臣獨復命業已詳述今茲在廷諸臣累
疏未允以望俯從輿言别遣材智大臣奉迎　上皇
雖虜情變詐不測亦可塞彼無詞不然直在彼曲在
我猶豫趑趄過期失信復欲遣使或又命臣臣自揣
愆約次不敢往彼此猜疑和議必乖則　上皇終不
可還干戈終不可息邊鄙終不可寧臣頓測虜情不
避斧鑕昧死爲　陛下備陳之早賜乾斷天下生民

幸甚疏入下廷臣議大臣復請遣實奉迎　上終弗
聽第趣遣杞充兒歸俾馳詣及揚善等即以許和迎復
之意勅諭也先而詭言揚善等爲接駕大臣賴揚善
善爲説辭也先驚於信義竟來駕輿還闕　上皇感
實良規深自引咎重加賑損遜居南宮中外大悅
上嘉實勞績擢右都御史巡撫湖廣時苗寇方熾實
至則率布政使馬謹參將李震督兵勦之尅平武崗
城溪平水小言臘鳥等處俘五百餘人斬首倍之獲
賊首楊光奉等扶城諸寨悉降岷王謀爲不軌實廉

其狀以聞執送京師伏辜遂除兇暴撫綏良善恩威
並行教化大洽甲戌召還掌院事振飭綱紀風裁凜
然明年丁母憂　英宗復辟爲忌者所構奪官家居
天順末復爲鄉人所訐逮繫詔獄時錦衣帥門達怙
寵恣肆素憚實威名且入千戶侯爵之踏將陷以重
辟一日　上坐便殿召達令問實有何言達覆奏實
云其所言若非臣下所得聞必面陳乃可　上俛首
泣下因不豫而入達退而懼弗敢加害後數日　上
崩　憲宗嗣統廉實無辜給還所没貲令閒住甫抵

家而父歿將葬陰雨連旬實禱于天至其日忽霽既
葬復如初人以爲忠孝所感成化壬辰驛召赴闕沮
於言者不果用復戒致仕優游田里幾五十載以山
水文藉自娛乙巳八月病卒年七十有二訃聞遣賜
祭葬贈謚弗及士論慨之
逸史别振曰士生兩間建立事功者一曰識見二曰
才能三曰氣節非識見無以燭大機非才能無以當
大任非氣節無以處大變孟誠兼而有之所以爲賢
諫官爲良使臣爲明執法隨用而效聲績炳然或以

其使虜一事方之畱鄭公振以爲鄭公當兩國和平之時而孟誠適逢天地反覆之際時勢難易必有能辨之者也

楊善

楊善字思敬順天大興人少補北平諸生不甚通經術而壯沈敏能爲人葵事會 太宗起兵靖難素知善名辟署典儀所引禮舍人永樂紀元除鴻臚寺序班二年改鳴贊又四年轉司賓署丞選侍 昭皇帝於青宮又八年遷右寺丞又六年而進爲卿善偉風儀亡舉止音吐如洪鐘每朝謁引進奏時 上輒目屬焉大學士楊士奇楊榮亦皆器之與相友善既家都城以積畜起貲治居第郭外有園亭花木之屬諸公休沐游所宴賞則善家又時時饋遺名果餌不絕以是大得公卿間聲而中貴人復多好之者卿之才二年滿考遂晉禮部左侍郎明年從 上北征至土木師潰間行達京師時已六十五矣既脫不爲俘虜犯京師廷議謂善曉暢事故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使佐于謙營九門外郭以與虜角數有功進右都御史自卿貳至臺長皆領鴻臚寺事景泰庚午元旦群臣自朝退出即相率詣朝房投謁稱賀善獨流涕曰此何時也 太上皇帝何所而我曹稱賀耶衆愧而

止時朝廷所遣使漠北者若王復王崇李實並以廣
像假卿性崇復皆不得其要領唯李實得一見　上
皇也先頓倨而其辭懟然虜始快　上皇以要我路
路弗可得欲奉之還而朝意更緩於是普化可汗再
遣使來請和也先亦索大臣迎駕　景帝固已不懌
而大臣復惧虜譎詐莫敢往報有鼠持兩端善奮曰
食君之禄不避其難今　上皇蒙塵虜廷此為臣者
効命之秋也遂毅然請行　上雖勉從之然絶不為
奏迎計亦弗予善一金善乃悉其貲不足則貸之中

貴人悉益市綺繡師比阿錫女紅線釦之類以往既
入虜境也先遣黠慧男子來迎與飲帳中而詑善曰
土木之役焉何六師抑何弱也善曰當是時六師之
勁悉南征而中貴人振欲邀　太上皇帝幸故里一
不為戰備故輕以卒于敵而今者南征之士悉已歸
可二十萬而又募中外材官技擊得三十萬悉教以
神鎗砲火弩射命中百步之外洞人馬腹達七札又
用言者計沿邊要害過下雖撅所值馬蹄立穿刺客
林立夜度營幕若猿猱而皆已矣置之無用矣問何

以言無用曰和議方成且歡飲若兄弟而又何用也
因賂之其人悉以語也先次日善入謁乃大賂之也
先喜坐定善乃前責之曰　太上皇帝朝太師所使
使必三千人歲必再即稚子卞弗賚者金帛器物絡
繹載道而太師乃悖德墮好而見攻何也也先曰然
則柰何削我馬價不與我互市又予我帛時有剪裂
幅不足者我是以攻汝善曰非敢削馬價也太師之
馬歲益增價亦不繼而不忍拒是以微損之太師自
度價所得比前孰多也先曰者其云者胡語是也善

復曰非弗通互市即買鍋一事言之鍋出廣東王京
師萬餘里一鍋值絹數疋使人貨之止與一疋以此
爭鬧罷市不售朝廷何由知之譬諸南人向使者買
馬價兼斬弗與是豈太師教之耶帛有一二剪裂幅
不足者諸通事為之也事露而誅矣即太師所使進
馬有劣弱而貂皮多敝者豈太師意耶也先豁然大
悟笑曰者者善因說之曰太師之攻我兩矣所戮殺
剗剗以數十萬計而太師之部曲寧無有血吾亦者
上天好生太師獨好殺夫是以數有雷擊今者能奉

太上歸我和好休絕𠯁帑溢於穹廬而黎庶彼與俱
逸不亦快乎也先益喜曰者者因問 太上皇帝歸
其復位否善曰天位已定胡可更移也先曰大人以
爲視堯舜奚若善曰堯讓位于舜而 太上讓位于
弟正堯舜復見於今日也又問歸而 太上有重賚
來購乎善恂狀師得重賚而歸我 太上皇天下後
世謂太師貪重賚也歸我 太上皇而不索重賚天
下後世以太師貴信義而賤貪黷令名奕奕何況我
之太師無已而重賚以漸繼也也先大悅曰者者乃

以善見 上皇善再拜進醪糒問萬壽餇餇侍立也
先數用 上皇 上皇謂善太師与汝坐則坐善頓首
辭曰君臣之礼雖草野寧敢廢哉也先嗟指頙其下
曰咄咄汝曹中國礼乃若此遂以輕騎奉 上皇与
善歸〻而 上以非初遣旨薄其賞僅遷左都御史
仍掌寺事少保于謙心許之其從行子弟有得官者
易東宮加太子太保時 上皇在南宮元旦朝正出
漫且修妝謁善汝悲曰 太上皇不受賀何我曹乃
相賀也識者益稱之 景帝不豫善同知武清侯亨

典中貴人吉祥有迎復 上皇謀遂与之合而發南
宮鋼 上皇即位論奪門功封善奉天翊衛推誠宣
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興濟伯尋加號守正改
文臣歲祿一千二百石予誥券世世承襲改領左軍
都督府尋加禮部尚書兼領部事其四子長爲勲衛
仲爲指揮僉事叔爲千戶季爲鎮撫而從子及養子
官錦衣者復四人旬日之間恩賜赫奕所陳請無不
允幾与石亨張軏埒又嘗陰薦李賢入閣而定襄伯
郭登亟疏善使虜功請位之三公於是亨並忌之稍

稍間於 上漸見疎絀明年善卒年七十五贈侯謚
忠敏子宗自勲衛襲四歲例奪爵爲金吾衛指揮使
孫增尚王公授駙馬都尉

羅亨信

羅亨信字用實廣東東莞人舉永樂甲申進士授工科給事中往浙江視水災奏蠲嘉興海鹽崇德三縣稅糧凡五十餘萬石遷吏科右給事中以註誤連坐謫交阯爲吏洪熙改元用太子洗馬楊溥薦召爲監察御史宣德己卯拜右僉都御史鎮守平涼練兵備邊正統丙辰與都督趙安率洮岷諸衛兵巡邊遇虜安與都督蔣貴用都指揮安敬議退撓不行亨信至其營斥之曰汝輩受國厚恩臨敵退縮安用汝握重兵爲且汝特畏死耳死三尺法孰若死敵貴等色變以糧芻不繼爲解亨信即上章劾貴安老師玩寇敬怯懦不忠侵尅軍餉 上命兵部尚書王驥往詢脅如其言斬敬以徇自是將士畏栗用命兵出輒勝逾西以寧初亨信聞父喪請歸守制 上以邊務方殷奪情視事至是始命馳馹歸葬賜諸幣千緡還朝命巡撫宣大總督屯種給贍軍餉興利除害爲久安計每歲初秋如朝議事條奏汰冗官省虛費積邊儲禁私役請修各衛土城以絕虜覘伺又言虜酋也先專侯篡端圖爲入寇宜預於直北要害增置城衛備之不然恐貽大患議寢不行已何有土木之難人以爲知幾云時參將石亨欲以大同四州七縣之民三丁取一爲兵又有勑令軍餘盡撥屯種量畝起料亨信奏言北虜方驕邊民疲甚加以邊地磽薄若如言是絕其衣食而通其逆竄也且當今事勢正宜布恩信以結人心苟絕其衣食未有不得其心者從之己巳秋進左副都御史時也先犯順 天子蒙塵邊城多陷宣府孤城危甚當國者建議趣召宣府總戎官率兵入衛京師或欲遂棄其城衆紛然爭就道亨信毅然不可仗劍坐門中拒之下令曰敢有出城者手斬以徇衆遂定城中老稚歡呼曰吾屬生矣因晝夜捍禦虜知有備不敢攻北門獲全亨信之力也景泰庚午以年踰七十上章致仕優詔弗允宦官喜寧偕虜詣城下議和亨信密遣驍將楊俊伏兵擒之虜患乃息是秋還京陞見辭位益力因免冠叩首 上見其著覺鬢處頗髮皆盡乃許爲致仕八年卒年八十一逆吏劉振曰土木之變社稷阽危宣府鎮節一移犬

羊必秉閫深入天下未可知也世謂亨信有安社稷功而忌者僅循常例有遺憾焉雖然人臣事君內思盡忠盡忠之謂忠外思盡職盡職之謂功亨信亦惟盡其爲臣者爾而奚歉于報也哉

羅通

羅通字學古江西吉水人童時侍大父仲淵居金陵受書傳士黄彥清慨然有將相之志學士楊士奇胡廣過仲淵見通資度異常謂仲淵曰此兒當是國器獨允羅宗也年二十舉鄉試第二登永樂壬辰進士授監察御史扈從北征請自將一軍鼓行而前深入沙漠胡虜遠遁已亥營造工程急軍夫運磚不給通建言免天下徒流以下罪囚運磚不五月通州潞河數百里累積十餘年磚石轉徙殆盡尋奉璽書按蜀時蜀王富寵甲諸國出入僭用乘輿儀從通心欲撿制之一日王過御史臺通使人收王所僭鹵簿王氣沮藩衆俱來見通問儀從不當屬有司若俟聞報則王罪且不測今宜何所置通曰誠然公等試思之俱言無策通曰易耳宜移文与王但謂黄屋左纛故玄元皇帝廟中器今復還之可也通始至蜀中士大夫易通少年至是始驚服於是壹用璽書治蜀〻人震恐仲淵貽書戒通曰文翁治蜀以寬武侯治蜀以嚴尓尚遠師二賢寬猛相濟通受戒爲霖威嚴還朝會

詔求直言通上書諫悉本忤旨謫知交阯清化州時
交人新附畏中國約束通至簡條教寬賦役省刑獄
与民更始州故有妖祠通計除之民大畏服逾宣德
丙午黎利叛王師敗績總兵王通身被數創奔入交
阯賊圍城急王通懼割七城求解檄所割城守將下
賊〻據城無少長皆殲之檄至清化通読指揮打忠
曰吾与若受　天子命守清化豈以王通一妄人言
遂棄城委賊耶今城降者賊盡屠之与其委城就死
孰若死守猶有令名划吾拊摩清化六年於茲人皆

信我可用乎忠爲感動是時蔺鍊城中士卒可用者
千人爲設方略晝夜擐甲登城督兵拒守秋七月黎
利將兵八萬圍清化晝夜環攻城堅不可拔賊于城
外囊土爲山一夕而成高与城埒將士皆危懼通曰
賊衆我寡惟以力勝今約降詒賊必少怠乘其怠而
襲擊之所破也衆然之是夜擇敢死士百人束火突
開南門鼓譟而出直搗土山斬其梟勇數千百人盡
焚其飛樓雲梯而還賊無所據勢益沮士民氣大振
城守愈堅王通又貽書令清化下利通怒裂書指謂

其使曰王通不奉　上命喪地辱國此城羅生死所
也拒不納賊遣降將蔡福來說通〻曰吾以若來助
我殺賊乃爲賊作說客耶吾即斬汝矣福皇懼而走
賊又遣恭政梁汝笏容說打忠通引張巡許遠事激
厲忠〻曰忠死生惟君賊知不可撼自是弗犯清化
比踰年　詔使至乃懷印將吏士歸擢戶部員外郎
正統初轉武選郎中從尚書王驥征阿台朵兒只怕
至兀魯遇虜逆戰師却通立斬都指揮安遠以殉軍
勢復振大敗虜兵以論功怍驥被誣謫容山閘官轉

東莞河泊土木之變通適以事至京廷臣薦通智勇
剛方可屬大事除戰方員外郎守居庸關九月虜擁
上皇入犯撻言送駕通止言猾虜詭詐百端恐名送
上皇實窺京師居庸雖可堅守然湯衛琥林北關方
良諸口近因土木潰散軍士蹤開路道深有可憂臣
切見前代鄧艾取蜀〻人却守成都僭丈丈從劍閣
緣崖而入蜀已破矣而成都守者尚弗知劉裕取秦
秦守潼關僭彩王鎮惡乘舟遡渭至咸陽秦已破而
潼關守者猶不覺居庸因京師後門相去百里而近

一夫守則虜攔入鐵內在旦夕耳臣遍閱諸阨塞有口可通人馬者七十所可通人而不通馬者百三十所須多方固守防虜窺伺之衆臣戰畢推軽於総督不称乞 上命大臣一員委以生殺予奪之權総督軍務然後可守居庸固則京師亦固矣疏入 上用廷議即以通為右副都御史総督軍務便宜行事十月虜破紫荊関総督孫祥走死恭將楊俊聞之惴恐欲遁夜遣小校吳良言將入衛通得其情即縛斬之徇軍中曰敢有言退軍者如良乃自至龍虎臺詭俊曰紫荊失守京師孤懸旦暮望我救援爾軍若遁則居庸不能守京師聞之士卒寒心而虜勢亦張此社稷安危之机也若弟毋動我保為若破賊俊始媿服通并俊所領兵將之方提兵赴援會德勝戰捷虜聞勤王兵且至也先与伯顏帖木兒謀曰関中國精兵獨特居庸今居庸入援与京城兵合而大同諸將遁吾帰路域外空無所掠我必坐困且我等以送駕為名一敗則 天子且為所獲戰而獲 天子於我無功於彼而見德今紫荊不守宗奉 天子出紫荊我以鉄騎攻居庸居庸破我復与尓合還御京城居庸不可勝且奉 天子出塞然後議和送 天子帰継無大功尚可市恩於南朝也於是伯顏奉 上皇出紫荊也先率精兵三萬急攻居庸通飭將士冒矢石固守會天大寒汲水灌城氷堅滑不可破通乃集諸將謀曰虜所恃者鉄騎夜環以為營晝用以衝突吾与若等所將大半召募客兵不足恃若驅之當虜是何異驅群羊當猛虎耶須以計襲敗其鉄騎然後虜可破也諸將皆曰善虜宵眠率用兩馬相比二人共宿一羊橐横置馬上布鉄騎外繞之每騎隨一犬有警以犬吠為號通多用醢藥實熟羊肉置藥滿下二鼓密遣人雜投虜騎中犬啗羊肉并飽以石試投之不吠遂以抽索連套騎足而還夜過半開門引兵出直搗虜營繞營鼓譟舉火砲四面擊之虜大驚擾鉄騎聯格砲嘈跳躍而縛益急營内虜又為鉄騎所制不得馳騁自相蹂踐死者数千遂大潰敗三戰三捷擒其酋卯吉帖木兒鉄騎多死虜乃退趣紫荊関通提兵追擊連戰破之虜出塞召還恭賛軍務理院事

景泰改元上疏論兵事毋畜邊軍妄報首功虜張虜
勢德勝之戰近在都門斬虜幾何而陞級六萬六千
有奇丈謂拖生耕牧者皆苟全性命忌能嘖言無奉
公報國之忠矣書于燕不悅上章論列遂大与通忤
未幾以宣府虜警命通出鎮大同通提兵至懷來逐
虜出長安嶺中外人心乃定虜尋請和奉 上皇南
還以功轉左副都御史乙亥進右都御史加太子少
保丁丑春正月 上不懌群臣請立東宮弗允傳言
且召襄世子一日通与武清侯石亨都督張軏偕行
二人密語通曰 上皇居南宮無過而侫臣欲別求
君公意若何通曰吾觀天象 上皇必復位諸公勿
憂也亨曰誠如公言願公計將安出通謝衰憊不能
為謀亨曰事不可過三日久則洩矣遂与徐有貞定
策至其日亨密使人來告曰舉大事在今夕幸公臨
之通報曰侯舉事必濟此社稷之功也侯努力通耄
老病克從矣使者索諸手閱曰 上皇可復乎通曰
天意如此必然復曰然則大人胡不一行耶通曰亨軏
等不可与共功名且吾出萬死一生猶 社稷神靈

所戰幸有功 天子返駕金甌不缺滑保首領死於
牖下足矣貪功天功不可妄徼兒輩勿復言未幾丁
毋憂天順己卯起復右都御史通赴命即以老乞骸
骨進崇祿大夫致仕家居十年不治生產親友過從
賦詩飲酒為樂自號迂齋成化庚寅九月偶滑微疾
命焚香沐浴更衣出家人進藥搖手曰學古生死豈
在草木嘿然久之適風雷交作有二白鶴翔舞於庭
遂卒鶴亦遠舉時年八十一或謂通在清化遇異人
謂曰己巳之變需公大用授以遁甲諸書習之純熟
垂諭南荒復延秘訣虜屁居庸望烟雲草木若數萬
人狀者弘治末隆慶州父老奏通守關有功宜表忠
良以勵臣節勅祠居庸關至今邊人以通為神水旱
疾疫必禱焉

張楷

張楷字式之浙江慈谿人舉永樂甲辰進士除監察
御史正統中用大臣薦擢陝西按察僉事理屯田督
租賦治水利俱有成績尋遷副使靖遠伯王驥巡邊
楷上安邊十二策多見采納丁卯拜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鐵甸煌起　上命楷督捕楷授郡邑捕法而按
行之煌遂息閩賊鄧茂七作亂　朝廷命將討之以
楷為監軍兵至廣信賊党圍延平甚急楷謂都督劉
聚曰賊聞大軍至寧無懼心即具榜遣人諭以威信

賊果解去兵至鉛山賊圍將樂楷調都督劉得新乘
夜襲之賊皆潰散茂七僅以身免退保陳山楷駐兵
建寧四招其党賊復攻延平楷以浙江軍伏後坪南
京軍伏溪洋江西軍伏沙溪之南而以福建軍素為
賊所易者出城挑之已而馳作伏起合擊大破之遂
斬茂七俘其衆未捷之先朝廷慮賊衆兵寡復遣寧
陽侯陳懋統大兵繼之至則茂七已誅餘賊屯據九
龍山楷選精兵二千撤其筏誡曰明日賊必空寨來
攻若疾入賊寨而反攻之比旦賊視我營兵少果至

溪上無筏而還則官兵已據其寨用其滾木擂石擊
之賊遂降比定三郡七縣破三十六寨擒偽總兵學
士等官三百餘人招徠其衆八十餘萬初處州賊葉
宗留亦起已命都督徐恭征之至是復勅楷旋師與
之犄角恭次金公山勢甚危急楷往援之至即伏兵
樹鴨見芭為壘賊至楷麾兵擊之步頂佯走賊追逼
壘伏兵四起一鼓殲之景泰改元班師至京有嫉其
功者劾楷私至乾詩玩寇以罪罷歸天順改元　英
宗追念其勞復原官致仕明年陝右興師禦寇而督
軍餉增戰騎募勇士以佐師者唯其人適楷至京入
謝　上曰朕得其人矣遂以楷往十一月還京擢南
院僉都御史拜命甫數日以疾卒年六十有三楷好
獎引士類見人有善輙為延譽遇患難者必拯濟之
其學浩瀚善行草隸篆尤好攻詩選詩唐晉李杜詩
草堂詩餘凡十數家楷悉和之累數百卷所撰有四
經糠粃大明律解律條撮要行於世

楊信民

楊信民名誠以字行浙江新昌人領永樂庚子鄉薦
宣德庚戌除工科給事中清戎江西所至求民瘼除
宿弊還朝條上所詢民情五事皆當時急務　上悉
行之正統丙寅擢廣東左參議時承平日久禁網疎
濶嶺海之間民物殷富有司類皆黷貨殃民而信民
慈祥豈弟秉心廉潔凡事行之以寛退食之暇即出
公署徐步街衢詢問父老以民間利病反覆款曲必
得其情愛恤窮困如保赤子故雖猺獠靡不戴之若
父母按察使郭智貪戾不法信民劾罷之而黃翰代
智所爲愈甚信民復發其奸詞連僉事韋廣廣亦誣
誣信民俱逮下獄廣人泣送不忍別爭攜金帛就舟
相餽信民一無所受而翰廣舟則爭以瓦石擲之信
民既去軍民猺獠如失考妣糾合萬四千餘人狀其
德政相率赴三司保留乞備以其事上聞又有跋涉
萬里詣闕庭奏訴者前後以數千計會六師潰于土
木也先將犯京師於是朝廷復信民官命守白羊口
是歲廣東寇賊大起調邊將勦之不克敗報踵至廣
民因奏願得信民還任寇賊可弭　上允之召信民
還京邊軍不恐其去亦請兩臺保留信民陛見　上
嘉其得軍民心勑賜大官飲膳拜左僉都御史巡撫
廣東馳驛赴官至則廣城被圍者數月矣城中軍民
朝不謀夕見信民至始有更生之望先是民之居鄉
落者避亂趨城至則閉門不納閒得入城官司疑其
爲奸縛之下獄民無所歸多爲賊賊脅從者日益衆
信民下車即釋無辜命有司印押公據數萬散布四
境約曰縱爲盜殺人有此據者悉免其罪願入城者
聽其出入官民諍曰縱賊入城患生不測咎將誰歸
信民曰吾獨當之令既下復遣官持榜招撫民素孚
其恩信爭自拔來歸日以千萬計皆泣拜臺下信民
亦泣慰而遣之發粟賑濟越月餘賊衆潰散略盡僅
餘數百人惴惴不自保信民計賊勢孤必有悔禍嚮
順之心因遣使往諭之賊首黃蕭養曰吾輩得楊大
人一言死不恨矣剋期來欵至其日蕭養果率衆至
信民將出見之藩臬諸司咸沮曰倘賊意叵測柰何
信民曰吾以誠待之毋慮也遂單車往遇于水次賊

曰豈眞吾楊父耶信民乃下車揮左右而示之於是
賊衆羅拜感泣信民諭以朝廷恩威賊皆欣諾一賊
涉水將巨鯉來獻信民受之不疑賊大喜期以再來
詣謀而去未幾都督董與統大軍至賊遂中變不果
庚午三月有大星隕于城外後數日信民方視事堂
皇忽不懌扶入臥揭謂其子玘曰我死矣不能始終
王事奈何知我者其天乎語訖瞑目而逝居民聞信
民卒疑信相半既得實爭詣館下哭臨滿城縞素爲
位哭奠者相屬雖老嫗童孺靡不哀慟巷哭之聲數

日不息其陷在賊中者聞之亦嗚咽流涕曰楊公死
吾屬終無生理矣訃聞　天子悼惜遣官致祭錄其
子玘爲國子生信民卒後閱月大軍即平賊凡賊所
經之處盡屠之民被刑者咸仰天號慟曰使楊大人
在吾儕豈受茲禍也於是廣人益追思信民不已其
耆民相率赴京乞請祠祀允之始啓土獲孤忠太節
楷書石刻于地中又以爲異祠成民遇水旱疾疫必
禱之有事訟於官而不得其平者亦具詞焚於祠下
至今廣人過其門者輒舉手加額焉成化己丑朝議

識大錄

凡大臣有功德於民而未得謚者皆追贈之謚信民
曰恭愍

王翱

王翱字九皋河間鹽山人永樂乙未進士先是北人舉進士者輒後南人是年初會試貢士于北京翱兩試皆高等　上喜召見賜食改翰林庶吉士授大理左寺正以謹誤降行人宣德丙午擢行在山東道御史謹重達大體己卯以少司揚士奇薦超拜僉都御史正統丙辰鎮守江西未幾巡視浙江糾黜奸吏良畏愛己未松番用兵用故翱出贊理辛酉鎮陝西壬戌東虜殺掠吏民師出徼地遼東西震動且撼漁

陽翱提督軍務明年陞副都御史丁卯出塞破虜有功進右副都御史己巳轉左都御史是年秋虜分寇廣寧清野困之虜退去景泰壬申召理臺事尋加太子太保建州酋李滿住上番書乞留翱遼東不許會南蠻寇兩廣總兵董興武毅觀望不肯戰巡撫侍郎揭稽李棠不相統賊益熾兵部尚書于謙請用安遠侯柳溥總督兩廣軍務如溥未可出臣謙及金濂王翱乞用一人　上用翱明年蠻平召還拜吏部尚書初翱入四川專布恩信招懷降附出賜金市牛酒慰

撫番酋商已等感悅盡遣各部落生番十八寨來歸不煩兵力松番遂定遼東法令久弛不復知有朝廷賞罰以故虜至不敢戰戰亦不力翱至諸將庭參責其玩寇喪師失律當斬軍中股慄叩首祈免言自今效死用命始釋之踰月躬出巡邊起山海抵開原繕濠塹溝五里爲堡十里爲屯烽燧斥堠千里相望虜見憚指走翱益簡練卒伍賑卹窮乏偶配鰥寡人情大悅遑塞孤遠軍興輒曆緣俗立法細大收贖十數年間得金穀馬牛羊數十萬邊用克饒器械明利士

皆飽煖願得一戰報主翱乃督諸軍出塞大破虜兵斬首千級比至嶺南亦用收贖法時翱威望久著諸蠻聞其來大懼翱略兵威推誠撫諭盜寇止息酋長信向翱嘗言蠻戎撫捕各有机宜以故四川兩廣得免驛騷之患屬吏部尚書何文淵罷　朝廷以王直年老思得剛明果斷者協助之乃召用翱士大夫聞命相慶於朝天順初落太子太保王直致仕　上知翱清忠遂專任之翱嚴考察公銓註抑奔競杜請寄一時任使並稱得人權豪勢要有所囑毅然拒之詞

色俱厲及處之不甚拂其情故人雖畏翔而心弗怨
其於恩仇一不介意曰吏部豈報恩仇之地耶大學
士李賢爲石亨所逐　上召見翔問賢何如人翔力
言賢才行淂溪留内閣蓋見倚任賢在内閣亦左右
翔　上進退大臣時々召翔面議可否称翔先生翔
以故淂行其志辛巳加太子少保　上嘗諭賢曰今
六部尚書庶皆淂人但慮吏部王翔老爾時翔年且
八十賢對曰臣聞禄命之説翔壽最高尚有十年
上喜曰如此無慮又曰如户部年富不易淂對曰若
継翔吏部非富不可　上曰然曹欽反夜執賢於東
長安門傷其首血流滿面奔翔所求救賊併執翔々
曰朝廷何負汝々乃反耶殺他人寧殺我賊素敬服
翔謝曰豈敢傷長者耶遂釋賢上馬而去　憲宗即
位免翔雨雪朝成化改元進太子太保丁亥秋以疾
致仕十一月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謚忠肅翔知人善
任進賢惟恐不及典銓衡十有五年竭誠無私文武
大吏如耿九疇軒輗年富李秉程信姚夔焦礼范信
皆翔荐用翔本北人嘗因召對　上諭曰北人質直

識大錄

雄偉文章藻飾似不及南碩緩急淂力以故翔推轂
北人爲多姚夔東銓乃往々右南人清譽殊不及翔
功名損於礼部時翔端方強毅清約簡朴立心制行
循守礼法惕厲憂勤仰思待旦每見朝廷行一善政
喜形顔色或有未善攢眉累日聞天下水旱災傷急
奏所在官吏聞有無儲積民不淂流離餓死多其愛
國憂民如此仲孫瘞國子生將應秋試以有司印卷
白翔々曰汝才倘可登第吾豈忍蔽之碩汝學尚未
萬一苟娛幸選妨一寒士奚且汝有階淂仕何必強
取不能以幸冀非分邪裂卷火之一女嫁爲畿輔仕
人妻其夫人甚愛女每迎之壻固不遣恚而詈女曰
而翁長銓遷我京職則汝朝夕侍母且遷我如振落
葉耳而故惜者何女寄言於母夫人一夕置酒跪白
翔々大怒取案上器擊傷夫人出駕而宿於朝房數
旬乃還壻竟不調在遼東將鎮守中官順賢心敬服
翔及翔被召中官奉大珠四枚爲別翔固辭之中官
泣曰是非賂淂也昔　先帝頒僧保所貨西洋珠於
侍臣某淂八焉今以半別公々固知某不貪也翔遂

受旃納所著披襖中級之後自粤還朝中官物故矣乃求其後得二從子勞之曰若翁廉若輩得無苦貧乎皆曰然翺曰如有營予佐尒費二子心計翺無從辦特示故人意爾皆陽應曰諾翺屢促之必如約乃僞爲屋券列貫五百金以告翺拆襖出珠授之封識宛然李賢嘗謂皐陶言九德九皐有其五亂而敬擾而毅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彭韶贊翺淡然無欲不識姜姬而況苞苴奚我敢施古三不惑於公見之人皆以爲確論子埒世官錦衣副千戶

逸史劉振曰忠肅以清德雅望受　上知而剛明果斷才識足以濟之故眷遇加隆賞賚歲無虛月燕賜優渥一時擢用廷臣惟言是聽有出他人薦者亦必請公而後決每召見便殿訪問從容稱爲先生而不名其見敬礼如此孰非忠貞無私有以致之也哉

李秉

李秉字執中曹州人也宣德乙卯舉鄉試及第登丙辰進士解褐爲延平推官有兇豪爲民害官莫能禁秉廉得其狀即捕治之因被誣下獄恭年事白兇豪伏辜推都察院經歷丁內艱服除改戶部主事陞郎中出督鳳陽漕運再理宣府粮儲所至事集景泰辛未用廷臣薦超拜僉都御史參贊宣府軍務總督邊儲秉請銀三萬兩買牛給貧乏軍民耕種秋成償其價軍民樂業邊餉充足時北虜以剽掠男婦易米朝議每大口米一石小口米五斗虜不從秉曰是重物而輕人也每口与一石或以爲礙例秉曰何恐使吾赤子爲夷俘即專擅之咎吾自任焉乃悉如數与之而後以聞　上題其言明年秋瓦剌入貢秉上言迤北使臣納哈赤等三千人馬畜四萬餘匹除進貢外存養宣府日支草料宣府草不過二十萬束料二萬石我兵尚不給何以供虜使且永樂宣德間虜使進馬官驗不堪者令虜草地牧放不許入境駐劄窺伺正統間許住牧大同以故深知地利數犯邊今虜使

畜多譎詐叵計不可不防是年命燕巡撫尋改提督軍務秉遂薦葉盛叅贊獨石諸城軍務劾總戎紀廣楊能怠忽邊　上白塞圍方棘不得以細故挶大將下巡按御史勘報廣能亦訴秉專擅　上召秉還京以右通政蔣琳為僉都御史代之臺諫連章言風憲糾劾跋扈未辨曲直焉得以摭拾之言而改罷　上命御史練綱給事中嚴誠勘之果實乃切責能等復秉提督秉奏准邊軍雖無妻但有四口同居者許支一石之例汰宣府尼僧配軍士無妻者癸酉虜侵邊

妝廷議擊之秉奏援姚崇不賞邊功以息邊釁事遂寢又奏罷叅將孫安薦周賢而以張林代江福士論以為得人復條陳邊務十四事請設武備以畜將材恤孤老以廣仁政增衣糧以恤貧寒裁縣治以汰冗員汰冗員以節邊備專守備以固城池委將臣以肅邊備行營田以防邊患責典守以革奸弊防虜使以杜奸諜停遣作以安人心修城池以防擄掠均田土以息爭端貸官鹽以益邊餉悉允行之數年之間邊境無虞軍民有祀之於家者天順丁丑罷邊鎮叅贊

識大錄

提督命秉巡撫江南時郡縣多貪吏去其甚者數人餘皆懾服戊寅改撫大同時總戎石彪怙寵恣橫諸將亦多縱肆秉痛革諸弊凡剥削軍士者必置於法群情洶洶彪等度不能容乃以事中之除削為編氓石氏敗起家復為僉都御史佐理南臺甲申進副都御史巡撫宣府越兩月擢左都御史掌院事屬當考察舉劾無所避士論快焉　上以大同等處邊備廢弛命之整飭虜至戰於鳳皇山俘獲萬計無何命撫遼東節用愛人恩威兼濟吏民畏而服之又能識拔

將校斥遠烽火塞上無大寇深入即小入輒先覺驅之出塞以故邊民得休息軍無冗費虜亦憚其威名敵徙帳避去成化丁亥董山誘海西寇遼東　朝廷命秉及武靖伯趙輔將兵討之山降執歸京師詔放諸廣寧秉奏山不可宥乃伏誅徙其党于廣西分兵三道搗其巢俘斬千計獲指揮者女李滿住等誅之明年振旅還徵拜吏部尚書錄建州功進太子少保秉素剛直不阿居吏部士大夫有聲望者不次進擢而痛抑輕浮朝士嗜進者皆嫉之又以監生雜冗做

古身言書判四事律之有三者爲上二者爲中一者冠帶還鄉人益怨望是年考察百僚黜退者衆又多大臣姻黨侍郎崔恭尹旻圖濟其位時々短秉於臺省大臣銜之乃唆給事中蕭彥莊劾其任情行私遂落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前祭酒陳鑑作詩送之有古道自無三黜愠直臣又見一番歸之句方秉被劾時六館士頌不試以贖秉聞濤責乃止彥莊尋以奏事不實降永寧丞秉未進階光禄大夫又二年卒年八十有二謚襄敏秉居官介慤無敢干以私者居鄉則人人得覩尢好施予所著有公餘江南雜詠雲中集歸田集

馬昂

馬昂字景高河間滄州人領永樂癸卯鄉薦會試下第遂入太學宣德丙午以儀容俊偉舉充贊禮授鴻臚序班正統丁巳用廷臣薦擢監察御史整飭宣府大同偏頭關兵備巡按陝西淮揚徽州等處府至有聲癸亥刑部獄禁失嚴囚因劫獄逃竄尚書以下咸禁錮跡捕乃陞昂右侍郎未幾改右副都御史參贊甘肅軍務時參贊都督王喜玩寇失機昂奏劾其罪謫戍遼東官軍畏服先是赤斤蒙古罕東等衛番族恣肆抄掠至殺掠總兵進貢馬駝昂受命帥將士討之盡得主名梟示及擒其偽初王鎖南奔并妻子械送京師自是番人不敢近邊己巳北虜寇甘州昂令人畜悉入城堡簡精鋭選騎射躬擐甲冑出屯山隘以伺虜閑遁去西邊方倚昂而以乞疾忤旨命致仕景泰甲戌兩廣夷寇擾攘乃起昂代王翱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便益行事昂大布 朝廷威德帥總兵方岳并土官兵民勦其尤爲暴者生致偽將軍周鉄盛盤馬嵛等獻闕下 上遣行人勞以綵幣賚鈔陞

右都御史丙子征斗峒賊平轉左都御史天順丁丑
為忌者所謗　上命致仕及入見復番之命巡察山
西邊境比還遂理院事戊寅陞兵部尚書辛巳虜寇
陝西勢甚急命懷寧伯孫鏜為總兵昂仍總督刻日
出師是夕曹欽反昂協鏜討平之進太子少保仍掌
兵事自是　上寵待特厚錫金玉束帶繡金麒麟服
其銀幣玩器書畫禽鳥時鮮之賜歲無虛日衣有號
撒哈喇者雖勲戚有不得者昂與賜焉屢召遊西苑
南宮及扈從較獵南海子斗時進退廷臣亦必召之
咨訪甲申　憲宗嗣位信任益篤調戶部尚書奉
勅与右都御史林聰給事中潘礼陳越按籍點軍士
既畢乃分精銳者為十二營以備調用又籍軍帥之
賢否而黜陟之慮後事之違變而禁約之實出其議
云戊子昂以災異論見力求退避從之且賜勅榮旌
陞辭復賜燕餞并賚鈔既歸八載卒年七十八贈少
保諡恭襄

薛希璉

薛希璉字廷器浙江麗水人舉宣德庚戌進士詔歸
進學後三年召拜監察御史負氣敢言不事許直京
市塌坊四方百貨所聚利傳而奸生商賈患之京尹
以為言　上命希璉巡察不踰月而權豪罔利者屏
息上下便之考最賜勅進文林郎正統庚申廷選憲
臣俾奉璽書分行天下舉脩荒之政希璉直江西所
至以便宜剗奸弊廣儲蓄增築陂塘以興水利變通
有法寬猛得宜吏服而民賴之能聲益著事竣超拜
刑部侍郎癸亥畿內廣平等府旱蝗命希璉往視至
則黜贓吏蠲逋負弛徵輸嚴令捕蝗蝗乃息是月大
雨者三苗槁復蘇民以不流亡未幾往理鳳陽等處
屯田宿弊一清軍民兩利乙丑巡撫直隸保定淮安
等十二府詢訪政事得失弛罷無遺尤急於宣上德
達下情民用感悅戊辰夏復往鳳陽賑飢民賴以濟
是歲閩寇鄧茂七作亂師征踰年始克之而郡縣凋
弊尤甚希璉受命鎮守其地撫輯人民既而殘寇猶
丕復起希璉請調兵討之晝夜籌度知賊党迫脅者

衆遣人抵其壘諭曰若等皆平民苟能自新吾當上
請貰若罪不然將殄滅之無遺育乃巳爾無悔不日
降者數萬計先是有逃入海者聞之亦棄兵自縛詣
麾下待罪希璉悉釋之使歸田里其負固不服者縱
兵擊之擒斬殆盡閩冦乃平以功晋刑部尚書景泰
壬申行考察政命希璉之山東廉問以實罷黜貪鄙
者二百五十餘人。頃之山東旱蝗希璉祈禱於泰山
兩對而蝗息經營賑貸活飢民百八十餘萬天順改
元改南京刑部尚書用法明審而存心一以仁恕刑
無寃濫戊寅七月卒于官年甫六十爲人忠厚端詳
氣貌溫雅居官謹約用安持刑不殺無辜尤諳練政
務前後奏疏百餘章皆憂國愛民之計也

陸瑜

陸瑜字廷玉號省菴浙江鄞人聰悟夙成弱冠舉宣
德癸丑進士除刑部主事時部中仲聞爲之長知瑜
偉器每舉洪武永樂間法此沿革告之且曰子它日
必大用不可不知國朝舊典也故瑜於律例條格究
心焉及被九用每舉仲聞之言戒勵屬官差盤內帑
貨幣約載精密中官無敢欺隱者遷員外郎正統甲
子年旱 上慮天下獄多冤勅瑜往淮揚蘇松等十
七郡審錄繫囚瑜參錯執鞫務求其情諸郡繫囚滑
擇者三百餘人改從輕比者又千餘人尚書金濂語
僚屬曰陸員外克体朝廷欽恤之意矣尋遷郎中景
泰壬申超擢山東右布政使齊魯荐飢貧民相率持
杖發巨室廩粟前使坐以強刦當死者三十六人瑜
曰民苦飢攘粟以延殘喘耳改坐白晝搶奪而三十
六人皆不死河決張湫朝命僉都御史徐有貞塞之
有貞委瑜督共役時工匠集者數萬瑜爲設方略編
剌爲筐實以土石沉而築之水患遂息尋轉左布政
使天順戊寅冬以大學士李賢荐徵拜刑部尚書及

廷謝　英宗悉瑜奏對洪暢進退雍容語左右曰刑
部得人矣瑜久居法曹練達國家典故凡有大獄屬
官不能决者質於瑜則曰其時某所犯類此退索往
牘閱之年時無少差時錦衣衛指揮門達怙寵作威
弘農衛卒璭指揮李斌与其弟健謀反事下達鞫之
達擬鍊以爲反狀已具奏請會三法司審問衆相顧
莫敢異論瑜獨言其冤達怒語侵瑜瑜曰法司所執
者祖宗之法耳吾何敢捨所執法枉人以戕族之罪
邦達不從潜瑜欲出反者　上知瑜無它曰彼欲重

愼耳及奏止誅止斌兄弟而免其妻子達尋敗言者
欲置之死李賢訪於瑜瑜曰達典刑獄任情輕重不
可謂無罪然視紀綱馬順輩則有間矣達竟得不死
其平恕寬厚如此曹欽反武夫希功者執其佃人送
官以爲逆黨凡數千人瑜從容語都憲李秉曰欽之
反起於倉卒佃人相去或數百里安得与謀公柰何
使數千人無辜而并籍其家邪秉以爲然於是佃人
皆不坐　上素重瑜或獵近郊或遊上苑輒召瑜從
行礼遇優渥成化丁亥晉尚書九載滿上疏乞致仕

上曰卿才識老成朕方倚任所資不允復任五年忽
感風疾甚劇　上遣中使臨問御醫療疾賜以酒米
食物疾少間再乞致仕復不允特免朝參仍理部事
越兩月疾復作又上疏懇求謝事　上乃許之弘治
己酉九月卒于家年八十有一贈謚康僖瑜端亮有
容寛裕有制容止醞藉進趨安雅任尚書十有五年
明習法令而無煩碎之失練達典章而無与世浮沉
之譏屬官賢者礼之如賓友其險且暴者斥之甚嚴
及其改過則坦懷待之不追咎其既往人以是德之

姚夔

姚夔字大章號損菴浙江桐廬人生而穎異一歲失怙母申屠氏極力撫數三歲口授孝經論語輒能記誦六歲就外傅已銳然有志於學十三游邑校晝夜淬勵通貫經史為文雄健有奇氣正統戊午舉御試第一會試以務入太學進業祭酒李時勉司業趙琬一見知為偉器壬戌會試第一癸亥擢吏科給事中首疏修聖德舉賢才考察有司慎選風憲寬諧勅之限革監庫之弊立謚法以勸賢錄救戰於便地八事多見採納甲子夏旱奉　命祀北鎮雨應時至都御史王翱喜曰此所謂隨車雨也為立碑于廟丙寅持節冊封晉王值母卒以不獲奉湯藥為恨號慟幾絶居喪盡禮服闋復任己巳　英廟北狩國勢危疑群臣勸　郕王進議未決詢諸六科夔曰朝廷任用大臣正為社稷計何必詢諸小官衆乃詣文華殿懇請事遂定十月虜太舉進逼京城衆議戰守不一夔言兵敗之餘人心未定只宜固守伏兵歸路擊之遂上疏遣人間道齎　勅宣府遼東令提兵官楊洪曹義各選勁騎刻期以進與京軍內外夾擊未幾洪義果統所部兵至賊聞一夕遁去景泰庚午春廷臣交章薦夔才堪大任晉南刑部右侍郎時刑部規矩廢弛夔一以嚴肅振之獄無滯囚壬申改南禮部奉勅考察雲南官吏黜陟允當癸酉還朝遂留禮部丁丑春正月　景帝不豫尚書胡濙在告夔強之出十四日率文武大臣於左順門問安退集東閣議立　皇太子與疏懇請未允次日夔啟率百官伏　闕以請是夕與宰相商略議定遂歸與其妻訣三鼓至朝房属略草疏將　陛下為　宣宗章皇帝之子當立　宣宗章皇帝之孫正位東宮等語夔躍然舉筆於上添一復字同官鄒幹等俱稱善已而入朝衆議合文武群臣咸署名以繕寫緩延二日而變作遂復果進英宗復辟石亨輩竊美威權憾其不附己累間調南禮部　上素知夔為人且聞立儲之議未幾驛召至京　賜二品服轉禮部左侍郎戊寅調吏部有真定守以田賄賂亨挾勢囑復其官同列附亨者令擬准藁未判夔擲筆大言曰吾寧失一侍郎必不判此藁

事竟止事敗附事者降黜而變名益重癸未遷礼部
尚書變詳雅敏鍊明於典礼　上深嘉之甲申冬
憲宗嗣位命侍經筵賜白金綺賚楮成化乙酉　上
耕籍田幸太學皆從變所請宴賜有加丙戌會試變
知貢擧預陳數事以杜僥倖八月率群臣上封事其
略曰　皇上當念　祖宗之付託思天下之艱難勿
以目前無事而恣於宴安肆於逸樂以礼法齊家以
節儉制用官爵無濫授金帛無妄費土木勿妄興齋
醮勿頻設出入有防巡遊有度節嗜欲養天和留心

識大錄

萬机無忘政務　上嘉其言悧諭甚至丁亥正月錫
金織麒麟文綺七月以災異數見乞致仕　上曰卿
謹慎老成朕方信用不允朝鮮進海東青變言非故
事宜下　詔自今非常貢之物不得進以示不寶遠
物之意戊子四月以災變率群臣上疏言　皇上春
秋鼎盛而震位尚虛宜均愛六宮以繁子嗣乞罷西
山所建之塔斥而阿祀哩之流留心經筵裁決政務
親君子遠小人服食言動悉遵　祖宗旧規庶回天
意　上嘉納之　慈懿太后崩卜葬有異議內閣執

不可継之以疏事下礼部變率群臣覆奏詞甚懇切
有曰山陵　宗廟聖孝所先綱常典礼　國家攸重
萬一合葬祔廟之礼少有疑沮關係非細豈能保其
將來無據理改而從正者　上覽奏感泣卒從其議
九月以彗星見辭職不允己丑會試變知貢擧三月
上疏乞祭先塋　上曰卿老成當朝夕輔朕未可言
私六月遷吏部尚書變熟於事体鑒正庶務剗革宿
弊品藻人物進退惟公中外稱慶庚寅雨雪失時變
率諸司條列政務其末具言可憂之事以冀感悟辛

識大錄

卯秋加太子少保遣中官賜羊酒賚楮是冬彗星復
見變上疏反覆諷諫言無所諱壬辰南方大風雨水
溢變疏言自前歲彗星示变以來四方漸覺多故
朝廷處置事宜往往不爲深遠之圖自古禍亂常起
於灾傷飢饉之餘毋謂天道姑息有象無應只圖因
循便安於目前也　上題之命礼部即會議施行變
自是憂形於色食不甘味上疏乞罷歸田里不許明
年正月疾作日劇臨終謂子舜曰吾受　國厚恩不
克圖報死後勿陳例請葬祭以重吾過言弗及私而

卒年六十贈少保謚文敏夔丰神秀朗器識宏偉言論侃々立朝三十餘年憂國之心老而彌篤每當廷議正色昌言人皆歆服推才偉度遇事立斷奬誘後進振拔淹滯意所交織不避親故説者謂其可屬大事正直弗狥如古周勃姚崇其人云所著蠢蠢堆稿一十卷行於世

陳循

陳公循字德遵江西吉安府泰和縣人蚤有文名永樂甲午舉郷試第一名十三年乙未會試擬第一考官梁潛以郷曲避嫌改取林文秸又以秸字罕見改取洪英曰此洪武中英才也而公第二及廷試擢第一授翰林院修撰 太宗時重儒臣賜第萬寶坊十六年駕幸北京命公往南京取載秘書自一部至百部以上各取一部藉行在遂留用之十九年三殿災公上疏多見采納洪熙改元轉侍講宣德初年與楊溥專直南宮備顧問又賜第於玉河西五年庚戌擢侍講學士時御史張楷上詩涉時政忤旨公力救之獲免六年辛亥御史陳祚出按江西上疏勸讀大學衍義書疏中有左右讒謡嗜欲邪佞等語涉譏訕上大怒遣官校逮繫并籍其家時命廷臣會問公對曰是書述帝王修已治人之要誠所當讀俗士迂濶且廣遠外不知 聖上嘗讀之奐罪之誠當但緣於忠愛所發無他也 上意稍解竟緩其法正統元年命兼經筵官甲子命入閣擢陞户部尚書仍兼學士

時　英廟北征陷於虜虜猝至城下而循輔　郕王
居守衆志皇惑循乃與兵部尚書于謙合謀練將士
分布諸門循從中贊決破賞格一號令又星馳檄揚
洪郭登勁騎入援賊退衆歸功循亞於謙云而循器
猜猜滿忌遠才技喜諂佞　郕王既即位　英宗歸
自虜居南城　王無意返正循亦唯唯已耳　王有
子不得立太子太子　英宗嗣也　王召見循等宴
宮中賜黃金滿篋歸而手詔下羣臣議廢立循順
爲加少保太子太傅循子某與少保王文子倫應鄉
試不第愬上書言第一者徐經故江陰胃人子千金
賂學士劉儼諭德黃諫遂得冠多士而臣子各通達
明經學置弗取詔覆試經等咸當而大學士高穀面
救之乃貰儼原罪而循文再疏攻之益醜特許增二
手解額於是給事御史交疏言少保循文備天子股
肱私其子欲撓亂國法請斥逐以戒輔臟亡狀　上
心善之然竟亡以罪循文也嘗率同官集古帝王行
事名曰勤政要典以獻未幾陞兼文淵閣大學士纂
修寰宇通志循爲總裁書成進兼華蓋殿大學士

上復位石亨與徐有貞嗾言者劾循謫戍邊至是亨
等敗循上疏自辯凡數千言　上察其枉賜歸田里
抵家一年卒循動止雍容辭氣溫雅爲文援筆立就
意氣層疊然槩以矩度則未盡合爲鄉試會試考官
各一廷試讀卷官者四纂修　三朝實錄及五經四
書性理大全循皆與焉尤熟於朝廷典故宣德正統
間天下仰望其風采景泰來國家多事循首當國不
能大有所建明且乏廉介之譽至以爭鄉人墳地希
求恩澤尤爲士論所薄
逸史劉氏曰實錄稱循有文武才土木之變寇虜亦
多勞績入登其易儲之際不能殺身以爭遂薄而不
錄然觀信如于忠肅猶且難之何有於循特一領五
官春浮於望無以解忌者之口耳

曹鼐

曹公鼐字德恒寧晋縣人幼有遐志日誦數千言居常篤行事繼母備極孝養永樂癸卯舉鄉薦宣德丁未中乙榜授代州學官疏辭不受銓曹衙之改任泰和典史時中使旁午郡無虗日公處之裕如暇即延禮師儒講明理性宣德壬子督工匠赴闕䟽乞入試中第二人楊文貞一見奇之明年廷試　宣帝策以義禹河洛象數公對稱旨　上親擢第一賜宴於禮部永為定例授翰林院脩撰從楊文定公遊所得益深正統改元　英廟初御經筵掄選講讀官公晋預焉敎納明暢聞者聳敬三年預修　宣廟實録轉侍講五年　命入文淵閣辦事甲子進學士乙丑廷試讀卷得商輅為第一是歲陞吏部左侍郎仍兼學士入閣公學賠行端内剛外和識達政體才智出人為英廟所眷注國朝制毋止封兩入正統十二年公陳情乞將前母孟氏一體追贈詔允之不為後例蓋特恩也十四年己巳五月戊申公奏侍讀劉鉉修撰王振堪敎習庶吉士修撰許彬郎中潘勤堪督四夷館

從之七月虜酋也先大舉入寇中官王振力請親征　上命武官英國公張輔等文官兵部尚書鄺埜等及公與侍讀學士張益扈從巡邊是月壬寅車駕次雞鳴山癸卯次萬全峪是夕金星犯亢甲辰次懷安是夕黒風四塞丙午次陽和是夕火星犯土王振蔚州人邀　上幸其第癸丑次白登王振益恣肆驕橫迫挾進兵成國公朱勇膝行聽命戶部尚書王佐竟日跪伏草中噤無一語惟欽天監正彭德清首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君有踈虞陷乘輿于草莽誰執其咎公繼之曰臣子固不足惜　主上繫宗社安危豈可輕進振怒詈之曰倘有此亦天命也八月辛酉次土木命太監吳亮相地布營陣未定虜已據南河次日虜偽退王振復矯制起營迫之虜大蹂躪我師敗績死者十餘萬人公及諸臣五十二員死之　景帝聞之贈少傅謚文襄遣官諭祭官其子恩為大理評事　英宗復辟加贈太傅改謚文忠又官其孫為錦衣衛百戶

逸史劉氏曰公端謹篤行不露圭稜而所遭多奇又

不類其坦易始以縣尉入閣卽拾狀頭此一剏舉之変而封毋得破例并追贈其前妹典尤為特異至于土木之変朝廷以廕子報其死此常法也乃官至翰林且及其孫寔曆　本朝從無之異眷矣

張益

張公益字士謙先世家姑蘇國初徙閩右實京師遂為江寧人公儀觀豐碩讀書過目輒成誦甫成童為文辭咄咄逼人登永楽乙未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中書舍人宣德初預修　文廟　仁廟實録成賜白金彩幣進修撰以博聞強記見稱九載侍讀學士尋召入内閣叅機務日見委任賜繡衣金帶建第鎮淮橋南寵之是歲八月會虜警中官王振力主親征公與學士曹鼐從時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已全軍覆没力勸上鑾紫金関以還行四十餘里忽折而東益振勸以從居庸也十三日駕至土木地無水又當虜衝明日欲發兵士飢渇東手虜騎蹂陣而入奮長刀以拳我軍衆損蹈籍死　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虜擁以去而公與鼐俱没虜中矣年五十有五既而朝廷録死事之臣特贈翰林學士謚文僖遣官祭於其家公才菩敏捷好圍棋求文者數迫輙令侍書持軸拳筆一揮詞翰雙美人以文豪稱之孫琮官至右都御史

逸史劉氏曰公以詞翰名一時得其片紙隻字皆珍藏以為榮且敏捷擬於枚皐落筆輒數千言門人傳録幾於脫脫咸以為文豪乃竟以扈蹕北征沒於土木誠可惜也

馬愉

馬公愉字性和山東臨朐縣人　宣宗皇帝即位初屢詔中外傳訪文學才能之士用圖治理明年值龍飛第一科　上曰自古制科以得人為盛頗得忠孝士足以及試畢閱卷首選得臨朐馬愉制科北人占首選者自公始　上甚悅授翰林脩撰且勉進學以期後用　英宗將御春宮　宣宗皇帝欲選賢才脩臣屬接翰林官及進士三十一人比永樂初二十八宿例續學閣秘恩禮有加公首也被名試諸葛孔明可與興禮樂論公所作稱　旨賜以寶楮益勉進學　英宗嗣位之明年改元正統詔開經筵館閣之臣多預選擇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楊公溥等五人日侍講讀公與焉歲時屢賜三品服帶二年以扶滿陞侍讀三年以　宣廟實録成恩陞侍講學士五年預聞機務於文淵閣十年遷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十二年九月六日以疾卒享年五十有三初得疾上日賜藥遣醫視療既卒深加悼惜特循師保例賜賻萬緡及棺槨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禮部尚書自前文

武大臣贈官者率加其正職公始并兼職加之蓋出
特恩優逾禮部尚書胡濙諭祭命有司歸喪營葬於
鄉葬畢其子入謝詔為國子生公遺際聖明恩禮隆
厚存沒光榮何其如之是盛也蓋公端厚凝重謹畏
勤恪其侍經筵惟以帝王仁義之道為陳進退從容
有古君子風其在秘閣凡所論事務存寬厚不尚瑣
細得大臣體初少師楊公士奇屢暴還言及所歷郡
縣預備倉皆廢弛甚至垣址弗存者民何所濟或曰
茲廢已久比比皆然其何能理公徐曰政之興廢在

識大錄

人此養民之要豈可少緩耶少師公即議以聞遣廷
臣徧歷郡邑修槃舉廢民爭出粟實廩所在充足敷
其濟者不可勝計郡縣疑獄啟繁歲久不決有詿誤
致死者公累以為言曰古云死者不可復生感傷和
氣率由於此遂議以上詔遣中外法司練達刑名者
詳審之直其冤多所全活虜寇屢竊擾邊朝廷命率
兵往勦之會其別部四十餘徒來有請執之朝議僉
同　上遣左右問於館閣時獨公與楊公溥合辭對
曰朝廷以賞善罰惡為治苟賞罰至公則人心信服

識大錄

若罔惡以執其善豈為治之道左右辯問再三公終
不易辭　上從之賞其使遣回部屬感悅皆相率來
謝凡言不輕先發俟人盡其所長審其可否惟義是
從故於是多所碑益率類此
逸史劉氏曰公端敦凝重謹畏勤恪性資淳篤論事
務存寬厚嘗奏讞疑獄全活者最多而進退從容論
事不肯先人有古君子風不負　章皇帝博訪忠孝
之詔矣恩禮隆(哀)存殁光顯遺際　聖明抑何獨盛也

苗衷

苗公衷字秉彝直隸鳳陽府定遠縣人學術醇正舉
應天鄉試永樂己丑會試中式時車駕巡狩北京詔
中式舉人陳燧等八十四人寄監讀書越辛卯車駕
還京廷試擢公第二名宴於會同館授翰林院編修
屡典文衡宣德五年預脩實録成陞侍講正統元年
内閣楊士奇薦公學問貫通言行端正與高穀馬愉
曹鼐同侍經筵三年與修實録成陞侍讀學士壬戌
命考會試得姚夔與劉儼吕原韓雍程信項忠白圭
諸公俱為時名卿十年陞兵部侍郎兼侍讀學士入
内閣十四年陞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景泰元年
兩京多災公與首相陳循等上疏自劾　景皇慰留
之未幾乞致仕　景帝賜之勅曰卿以科目高第發
身事我　皇曾祖考以至于朕凡四十年歷官翰苑
寅畏小心朕方進卿以大司馬兼翰林院長官冀有
倚毗曾未幾時遽以老辭揆之古先哲王永舊之義
固不能忘而士大夫甘退之節亦不可拂特賜賚緞
金綺給舟以歸以副朕懷賢念舊之意後卒于家壽

八十贈榮禄大夫少保謚文康歷子鏜為御史
逸史劉氏曰公事功無足紀而為人温厚簡重外雖
和而内則莊諳於世故樂道人善脩然有塵外之意
馬方之溺職貪功忌才殉貨之人殆又不敢望矣

高穀

高公穀字世用揚州興化人美姿儀性謹朴永樂十三年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中書舍人嘗赴海印寺寫佛經過雨徒跣以歸或誚其勞苦公曰我一人何足惜盍違諸當軸大臣禁寫佛經則所全者大矣當軸聞其語甚器之二十二年改春坊司直郎洪熙初為翰林侍講正統元年揚文貞公薦公學術醇正充講官脩實錄五年陞侍講學士十年入內閣陞工部右侍郎兼前職十四年 上征北曹文忠公從行公居守景泰初進尚書工部兼翰林學士歷官已二十餘年上任公安猶以新花樣補綴舊錦袍外人謂高學士錦上添花是年虜數請使迎 上皇使我上谷雲中急廷議相顧忌不能決中書舍人趙榮毅然獨請往公壯榮解金帶贈之曰子忠義人也 上皇將至京公言奉迎禮宜厚會有千戶龔遂榮投匿名書公所公袖入朝傳示群公卿群公卿不敢出一言言官疏聞 上不喜詰匿名書從何所得公曰得自臣所遂榮恐累公自縛闕下下詔獄 上亦不深罪二

年進少保東閣大學士明年廢 東宮為沂王而立懷獻為太子公悲憤不敢爭加公太子太傅是時內閣不相能公薦大理少卿陳詢侍講揚鼎充日講官左都御史王文遂得入內閣文既入內閣又輒與公相擠五年敕公視南畿災尋還朝力救都給事中林聰得不死七年進少保大學士謹身殿是年首相陳循及王文皆以子不得舉訐順天考官劉文介公儼上令公覆試公曰貴胄與寒士爭進已不可況從而為之辭止奏斥林廷一人事遂已 裕陵復辟一時諸臣皆流放竄殛唯語人曰穀在內閣每議迎駕及南內事輒左右朕穀無他腸可致仕公既歸田杜門不接賓客人有問及正統景泰天順間事者輒不應仕至太子太傅始終以清節著成化間提學婁侍御至興化觀其居第卑隘嘆曰此所以為高先生也成化初姚文敏公既請謚王佐鄭埜又上言公鯁直不回端亮有守始以翰林學士侍 英宗經筵入內閣輔政景泰間力主遣使迎鑾之謀及其還駕獨建備禮郊迎之策天順初心老疾乞歸田里遂卒于家進

退有道始終不渝加之贈諡廉表臣節得贈太保諡
文義
逸史劉氏曰公恭謹有守恥于浮湛不妄阿附篤實
君子也然亦不肯赫赫有為雖明道識理只為明哲
自保計其于臣子以身徇國之義盖未免有遺憾云

彭時

彭公時字純道安福人兒時即端重寡言笑及領鄉
薦入國學祭酒李時勉以公輔期之正統十三年戊
辰會試第二廷對賜進士第一初謝恩以誤入朝被
劾 上唯命錦衣衛尋索而已己巳秋 英廟北狩
郕王監國時繼母余卒乞終養不許尋陞翰林院侍
讀復上疏力求終制忤旨去三年服除還左春坊大
學士兼侍讀七年寰宇通志成遷太常寺少卿天順
丁丑正月有邀南城迎駕者公辭之曰吾豈敢貪天
之功後貪功者皆得罪 英廟復辟之元年九月岳
正許彬搞罷 上召見文華殿令近榻前問曰爾是
十三年狀元邪對曰臣不才誤蒙 聖恩拔擢因叩
頭者三 上又問第二陳鑑第三岳正乎對曰然又
問汝年幾何對曰臣犬馬齒四十二上笑曰正好用
已而命下俾入內閣典機務以前職兼翰林院學士
上方倚任李賢數召面議賢退亦諮公曰心服其諒
每語人曰彭公君子也戊寅春上皇烈慈壽皇太后
尊號 詔告天下公謂李賢曰此事宜有恩典及人

賢曰一年兩赦恐非所宜公曰非謂赦也謂宜因此
遂行優老之詔若朝官父母年七十者與誥勅百姓
年八十與冠帶是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如此恩典
始與上 徽號相稱賢喜曰是也即擬進呈 上悅
命行之甲申正月 上不豫至初十日疾大漸乃處
置後事命太監牛玉執筆口占使書其一東宮即位
過百日成婚其二定后妃名分其三勿以嬪妃殉葬
其四殯斂器服書畢命玉將去閣下令為朕潤色公
等見而大驚牛玉曰 上意謂事不可測且說下不
用何妨公等嘆曰非上 英明不能及此而止殉事
尤高出千古不須潤色言畢公不覺淚下牛玉備以
公言復命且曰彭某甚悲愴 上聞而隕涕已而曰
且收貯待我去後遵行至十七日駕遂崩 憲宗嗣
統進吏部右侍郎兼職如故二十三日議上 兩宮
徽號內臣夏時倡言曰錢后久病只尊所生母為太
后足矣李賢曰今日合遵遺命景泰間事例不可法
公曰李公言是君為此舉反遺所當遵豈不乖戾李
公言是夏既入少頃出傳 仁壽宮旨曰子為 皇
帝母當為 太后豈有無子而稱 太后理宣德自
有例李目公曰公執筆公曰今日事與宣德年間不
同 胡后曾上表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
號今日名分固在豈得不尊夏曰既如此便照例寫
讓表公曰正統天順初未曾如此行今日誰敢擅寫
是日同議者心知不可而不敢發言夏見諸人不言
乃作色曰你每偏懷二心恐追究來不便公拱手向
天大言曰 太祖 太宗神靈在上誰敢二心 錢
娘娘已無後所利害而為之爭所以不敢不極言者
為欲全 皇上聖德也君推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
為宜眾乃如此方好夏色少怡遂再入請 命良久
出曰得 上再三勸諭已蒙俞允矣公執筆將書又
曰須照 上聖例加二字不然無分別夏曰既是同
尊如何又要分別公曰加二字便好稱呼非有尊卑
也乃以慈懿二字加其上是日諸臣咸懼得禍隱而
不言唯李閑端公極力維之類 上孝事兩宮如一
故能委曲勸諭 仁壽以成大禮後數日太監覃包
至閣曰同尊二母是 上本心但屈於親母而不知

禮之人即欲逢迎其間非二先生力爭幾誤大事時同僚不言者面聽語軍深有慙色自是益務建白遇事輒與同官謀議獻替惟謹遼東地震疏條六事皆切時政是秋命同知經筵成化元年加兵部尚書二年丙戌乙歸省詔馳驛往還遣長隨張敬護送抵家未踰月手勅促還朝三年丁亥二月至京八月總裁英武實録成進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尚書如故四年戊子 慈懿太后崩詔大臣議葬衆相視莫敢先發公曰梓宮當合葬 裕陵主當祔廟無可

議者具疏引漢文帝合葬呂后宋仁宗合葬劉后故事 上猶重違母后之意公與在廷文武群臣跪伏文華殿三請 上為感動始從公議七月陝西奏報平凉府屬縣土達滿四糾衆劫掠四出公請 勅鎮守官追問激變之故行間參將劉清與賊戰續報至兵部請命陝西寧夏延綏三處合兵殺賊已而聲息益急後請調京軍以往以都督劉玉總兵副都御史項忠提督軍務忠未至寧夏陝西二處官軍不待延綏兵至仍復輕進大敗死者數千人軍器悉為賊得

敗又保守石城山勢險固王忠等進兵近山分兵七路圍之而副將毛忠素恃勇敢不須大軍之集自領銳卒登山仰攻復致敗衂身殞賊巢京師士夫聞益危懼兵部尚書程信恐王忠等不勝任請命撫寧侯朱永再領兵軍四萬助戰 命已下撫寧難之奏定賞格謂必擒賊首一人與世襲指揮使賞銀五百兩數人共擒者其賞亦然公見其張大難于遽止第令且整軍裝待有急報啓行至十一月忠知 朝廷已別命將乃奏云宜令總兵星馳赴援尚不日破賊則

一面奏報 上命太監三人召兵部至閣計議信謂事急行不可緩公曰賊居四出攻劫誠不可緩今入山自保我軍圍守甚固不一兩日賊必窮困可擒取也京軍何用再行商輅亦曰觀忠布置賊不足憂矣公曰問信曰京軍若往何日始到信曰來年二三月公曰益緩不及事事之成敗只在歲終京軍不行為宜諸太監皆曰然因問邊軍去否公曰邊軍亦不必去輅曰邊軍去無害也乃令邊軍行留京軍而住營將不遣信又請差錦衣衛千戶一人去看動靜公止

之曰去看無益徒失將士心耳信忿忿出危言曰項忠軍君敗必斬一二人然後發兵去相知皆咸為公懼曰此軍不發公何所見公曰觀忠疏曲折知賊決可平但從聞已遣將不敢自任故也衆猶不信至十一月二十邊捷至知以十月二十一日執滿四等賊寨悉平群言始息次年正月解滿四等三百餘人至京太監親問之曰某等被劉清并指揮馮傑剝削不過且又追捕為盜不得已遂反非有他也因下劉清馮傑于獄鞫問得實誅之中外稱快　上大喜賜內

閹寺俘奴十人改公吏部尚書十一年乙未正月陞少保尋得病遂不起贈太師諡文思公平生無疾言遽色至於論辨事理確然有定性不喜華靡於物尤愛惜非其義一毫不苟取與朋友交久而益敬人有善稱道之論薦人材未嘗私以語人嘗一典應天府鄉試一主考會試四為廷試讀卷官皆稱得人讀書深探性理為文縝密純雅書端楷精勁類其為人有集若干卷正學階梯讀書耳撰等編藏于家病革有往問候公者公曰死生常理無足怪但冒居大位

上不能報　國下不能終養老父為歉耳無一語及家事

逸史劉氏曰公端謹嚴密外和內剛贊政三十年公退未嘗語子姓以朝事每有大政大綱無放妄阿必持正力言之以明　宗社鉅典隱然一時人望而又不與同列爭赫赫之名上安而下習與功名終始洵名相也哉

商輅

商公輅字弘載號素菴浙江淳安人舉宣德乙卯解
元明年會試弗利入太學李文忠公時勉為祭酒見
而異之特設館東廂之後俾卒業及正統九年乙丑
會試明年廷試皆第一丁卯命選詞臣劉儼等十人
進學東閣公與焉己巳 車駕北狩郕王監國召入
內閣備顧問預机密陞侍讀時北虜入寇人心洶洶
公力主群議請 郕王即真以安反側時有議南還
者嗤而斥之虜逼京城公與文武元僚經略戰守遣

官撫輯甸居之虜徼各邊帥選兵入援揭榜賊營購
虜酋偽為喜寧報誘擒之先書虜得榜與書自相疑
遁明年景泰紀元陞翰林院學士本年秋 英廟回
鑾公迎至居庸關既而錦衣衛指揮盧忠妄言南內
事中官阮浪等雖被重刑猶窮治不已公極言不可
輕聽以壞大倫傷骨肉之情由是盧忠得罪三年議
易儲公謂此國家大事有 皇太后在上臣下誰敢
議此尋遷兵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士兼學士五
年鍾同章綸相繼請復儲 上怒下之獄公因召對

力救綸竟得免景泰七年丙子寰宇通志成擢進宮
秩時閣老皆職保傅止進兼官擬公陞兵部尚書稿
已定付太監王忱將進少卿王文耳語王忱云諸總
裁皆上進兼官商學士豈可獨陞至期勅出公仍舊
官加兼太常卿而已丁丑春 景皇帝不豫與陳循
等倡請復儲以繫人心不允繼具疏公援筆增二語
云 陛下為 宣宗章皇帝之子當立 宣宗章皇
帝之孫擬詰旦進至期变作實正月十七日也 英
廟復位即日以迎立事置少保于謙王文等極刑召

公與高學士穀入便殿慰曰 朕在南宮知爾二人
無偏向心如今正要用爾宜用心辦事且許議改元
年號草詔頒赦石亨密語公曰今歲赦文須一抹光
不須別具條款公曰舊制孰敢擅改亨輩不悅騰誣
謗公欲附致于少保刑案太監興安為之和解而
上愈怒興安奏曰當時此輩附和南遷不省將置
朝廷何地今有奪門功即優爾耶 上怒乃解但削
公為民公去後 上每念商學士朕所取三元曾與
姚夔故力東宮最多而議者從旁擠竟不復召 憲

廟即位明年追念舊學遣使驛召公初未有復職之
命及陛見方巾絲縧青布圓領自稱原籍為民臣商
輅行取到京見　上命復舊任戊子地震乞休不允
尋因彗見言官有所誣詆公又力求退奉　旨朕用
卿不疑何卹人言即欲加譴言者公言臣嘗勸　上
優容言官召用羅倫已荷嘉納今因論臣而反責之
如公論何　上乃召公至榻前勉慰再三尋陞為兵
部尚書仍兼學士時皇莊甚為民累公言天子以天
下為家何以莊為蕃酋滿四叛官軍往討未下廷臣
規再出師邀功有危語公與同官執不從未幾捷至
上喜賜公等俘奴各一己丑冬燠公陳時政之弊辛
卯冬彗見復疏八事壬辰以天下水旱相仍請省科
斂減力役寬兩稅弛利禁悉從之是冬奉勅修續資
治通鑑綱目十年改戶部尚書十一年兼文淵閣大
學士一日召見議及郕王監國公覼縷言景泰有社
稷功當復帝號左右聞之皆泣　上亦泣遂復帝號
夏月皇子薨　憲廟以嗣續為憂左右知西宮儲貳
已長但畏忌無敢語公獨婉轉探引　東宮乃立復

上疏畧曰　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重以貴妃撫
育保護恩踰己出但外議皆謂　皇子之母因病另
居久不得見揆之人情猶為未順伏望　勅令就近
居住　皇子仍煩貴妃撫養俾朝夕之間便於接見
庶得以遂其母子之情慰衆人公論逾月而　東宮
母紀貴妃薨公擧宋李宸妃故事殯斂悉如禮十三
年丁酉命兼謹身殿大學士時內官汪直新坐西廠
威擬至尊公疏十罪并指群小韋瑛王英輩過惡以
聞且曰用此人實係天下安危　上恚曰用一內臣
遂係天下安危乎太監懷恩傳旨詰責公正色曰朝
臣無大小有罪該請　旨收問渠敢擅抄札三品以
上京官大同宣府京師北門守備一日不可缺渠一
日而擒械數人南京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
收捕諸近侍渠敢擅改易此人不黜國家安乎危乎
懷恩聞之咋舌而退　上乃即日撤去西廠由是見
恃於直會前輔臣楊榮曾孫曄以罪逮至京語連及
公直從中主之同列又從旁力詆公遂請老加少保
給驛以歸公去萬安為首相復西廠直益橫諸大臣

皆諂事直矣公致仕歸北劉見其子孫衆多歎曰某與公同處若干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爾子孫若是家居十年卒年七十三贈太傅謚文毅公丰儀山立襟度淵澄詞氣温裕平居敬慎不懈接人恭遜以經濟為己任以薦賢為首務聞論古今治亂事機得失賢否亹亹不倦文牘盈案裁決如流建明良多一時憸壬擯傾擧無能為卒之身退名完德業著于當時風聲聳于後世視古名相亦何忝哉先後蒙賚賞金幣冠服鞍馬書籍飲食之類頻腆而自處泊

然嘗一主考會試五為廷試讀卷官皆稱得士為文渾厚雅贍詩主平淡不雕刻有集若干卷傳於家

逸史劉氏曰振嘗過桐江一訪文毅之廬層巒四合萬峰蜿蜒謂真間氣所鍾及讀 景皇英憲三廟實録見其沉毅果敢立朝正色不避忌諱忠告直諒侃侃有大臣節性復簡重寬厚錢溥嘗為充婦傳讖之亦不與較以三魁致位宰輔未敢自盈使浮薄之子斂首氣懾若公者方古先哲又何媿也

江淵

江淵字世用四川重慶府江津縣人天資英明才學充裕中宣德庚戌科進士時東宮已建 上欲選進士之尤者使積學以備宮僚之選勅禮部尚書胡濙選年少美質者三十人入試 上在齋宮親授題曰用人何以得其方命大學楊溥掄次得三山薩琦與淵等八人與列詔賜襲衣冠帶有司給燈油房屋皂隸命太和王直率之讀中秘書正統元年授翰林院編修十年乙丑同考試尋陞侍讀十二年選入東閣

進學十四年陞刑部右侍郎土木之變徐有貞倡議南遷被太監金英扶出淵直左掖門問之徐曰吾主南遷不合矣淵入昌言閫守之策遂見稱賞會虜至京城西北關外都督孫鏜營于城西命淵參其軍及虜退尋改戶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閣典機務景泰元年大理丞薛瑄自松潘督餉還懇乞致仕淵上疏留之以慰人望二年命主考會試得吳滙等二百人如余子俊馬文升秦紘楊守陳柯潛王僎林鶚高明輩俱為時名卿本年尋命巡視淮徐諸郡淵條

奏三事一准之常盈徐之廣運儲倉俱在城外宜築
月城以守之一天津為北河之會𣲖陽為中都之會
宜置操軍以守之一河南為中原之要地北平為京
師之巨甸宜選民兵以守之疏上命所司議行三年
與易儲事加太子少師仍兼前職七年丙子春于少
保病在告　上諭旨内閣求一人協同之時淵在内
閣毎為同事所抑常垂涎代于諸閣老窺其意乘此
謂之曰兵部權任不輕非江先生不可淵欣然不辭
乃屬商輅具擬内批陳循王文入商所指畫掌中作
江工石兵四字輅悟明日旨出謂工部石璞於兵部
淵補工部大失望明年英廟復位與陳循輩俱謫戍
鉄嶺後石亨敗復其官淵清勤簡静善文詞但入閣
未有建明毎沮抑於同事者黄竑易儲之奏人謂出
淵筆史館多以為然惟丘濬獨曰聞當時竑投具冗
為此覬免罪耳且廣西書奏用土紙易辨也索其奏
驗之果廣西紙其疑乃白所著有覩光錦荣鳴玉金
生休休予等集
逸史劉氏曰人謂淵清勤簡静善文詞頗欣艶崇階

顯赫而無所建明遂不為同事所容至易儲之奏實
録謂出淵筆一時史館頗多鄙之有以哉

王一寧

王公一寧仙居人公岐嶷英敏過於常兒隨父居京
年十三已能詩　仁廟在春宮聞之召試早過銀河
詩立書七言絕句以進深見嘉賞十八以詩經中永
樂庚辰京闈第二十二又四年會試於禮部名在第
八奉命蒞事湖湘丁父憂家居十年始至京師會
宣廟求文士甚切吏部以應召見試未正萬邦論及
詩賦等皆見嘉賞擢吏部主事俾與大學士陳山等
共事于文華殿次年以母老不能就養乞分祿于家
未幾改任翰林修撰預修　宣廟實錄書成進侍講
食祿視五品同考禮部會試是歲五月以母喪歸服
闋被選充進講官復受命主考應天鄉試取士稱得
人明年九月遷禮部右侍郎又明年往湖廣督運粮
餉隨軍進勦苗賊時賊勢盛粮道不通措置有方食
用不乏遇滛雨公私大困公親祈禱雨為立止兵民
立石頌之至辰州府遇暇日輒詣學課師生講習且
督有司為作興之於是士風大振景泰二年被召還
京理部事是歲冬遷左侍郎景泰三年卒年五十有

六方得疾時詔遣中官偕御醫來視并賜米物比疾
革復如之既卒復賜賻遂措緡遣禮部官諭祭贈太
子太保禮部尚書謚文通有司歸其喪并為營葬域
為人闓敏而疏達為文必根於理詩詞翰墨清絕可
愛孝友忠信之行尤為人所稱惜焉
逸史劉氏曰公以教授中官得顯遂不為士論所與
遭逢又何不偶哉周知臣子進退有道禮法凜然投
足一誤終生洟染不復洗濯可畏孰甚足為躁進一
戒也

蕭鎡

蕭鎡字孟勤泰和縣人幼失怙恃成童穎悟絕倫登宣德丁未進士需次于家初　宣宗欲選士進之充者積學以備宮僚既命楊溥掄宣德五年進士得三山薩琦等八人與列作養後又勅通取二年五年八年進士召試于文華殿取二十八人鎡為首通前二十八人如永樂間應二十八宿之數正統元年授翰林院編修三年與修　宣廟實録成陞侍讀十二年國子監祭酒李時勉乞休命鎡代陞國子監祭酒景泰元年以老疾辭監丞鮑相合國子生三千人請留如陽城故事　景帝可之仍復舊尋命充經筵講官二年　景帝幸學命坐講鎡講書經皐陶篇天聰明一章稱旨尋進戶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閣三年羣臣議易儲鎡曰無易樹子伯者所禁況天朝乎不聽尋加太子少師時　上已立沂王為皇子鎡因天變上疏指切時政自是不復召見七年會修天下郡志通鑑綱目續編成命兼戶部尚書仍兼翰林院學士明年　景帝不豫太監興安詔羣臣請復立東宮

僉謂　上皇子固宜復之惟王文之意不在此陳循輩知之侍郎李賢因會議問鎡鎡曰既退不可再於是人疑內閣有異謀而奪門之兵起矣　英廟復立削鎡為民退居八年築別墅于南皐號曰尚約人因稱尚約先生所著成均集詞垣集尚約集藏于家

逸史劉氏曰鎡爵列台鼎生平無一見而復儲之議鎡獨敢以既退不可再之說以開群疑則奪門之禍實鎡有以啓之也一語而壞大倫傷骨肉遺害竟無窮極乃受罰反薄於諸政府抑又何哉

王文

王公文初名強字千之宣德間御筆改今名先為鳳
陽府靈丘人大父璧仕元為抗州路總管洪武初左
選保定府清苑簿占籍束鹿焉公穎悟過人甫弱冠
領鄉薦登永樂辛丑進士擢四川道監察御史激濁
揚清綽有能聲時都御史顧佐掌院事少許可公與
王翱于謙同時為御史咸為佐所器重三人中嚴毅
剛介公獨過之時彰德妖人張普祥逆謀惑衆地方
發動　宣廟憂之命佐擇風力御史往治其事舉文

遂命與中貴劉永成偕行永成強悍最鍾寵遇公一
以正氣臨之言動無少忽永成亦深服比至群盜悉
平先是普祥於士民之家嘗受一飯一茶者悉附簿
書以識姓名事敗同事者得簿書欲盡捕之坐以通
謀人心恟恟公曰此賊未反時以募緣與之飲食豈
知後日為逆耶坐之非朝廷意也取簿焚之亦不究
人心始安回朝悉以上聞大為朝廷嘉奬用是受知
宣廟越明年擢關中按察使將往丁外艱朝廷奪情
命蒞任章數十上不允正統己未擢右副都御史巡

撫關內期年召回本院視事又明年轉大理卿壬戌
夏大旱朝廷命中貴興安審錄兩法司重囚無慮百
餘起公於招議情節悉能背誦於可矜可疑者率以
一二語斷之無不中節興安驚服且歎曰法官如是
者目所未見受知　英廟擢都察院掌院事右都御
史時吏部尚書連璲招權納賂盤據要津莫敢誰何
公疏其貪婪劾罷之風紀大振時朝廷重陝右重地
每以掌印都御史越歲代鎮守正統己巳公在陝右
虜酋也先犯順朝廷以璽書命移陝之關廂居民悉

入城以避賊鋒公以虜賊悖逆天道不久必悔過此
去京師數千里不宜妄自驚擾以搖人心卒如所料
既而得代回京加太子太保左都御史掌院事如故
時南畿富民固山周家豪横以私債殺人御史按之
以法周乞請大同納粟三十萬以贖死時大同有事
用兵倉庫告乏司錢穀者請集廷臣議詔可其奏會
議閒衆未發言公正色曰　祖宗律殺人者抵命貪
贓者落職奈何貪富民三十萬粮廢　祖宗法乎衆
莫敢異卒坐以法景泰壬申南畿山東河南大飢命

公便宜從事賑貸公徧歷郡邑賑恤之全活不下數
十萬越明年朝廷以內閣密勿重地改兼吏部尚書
翰林院學士入閣典機務疏納言衆賢賑民數事稱
上意五年南畿復飢仍　命往貸至則訪民疾苦蠲
民徭役大開倉廩賑恤所活又不下數十萬餘還加
少保兼東閣大學士天順丁丑　英廟復辟時權奸
石亨等以公在都察院時曾劾之乘机報復設計誣
陷而死四方冤之年六十有五久之　英宗亦悟成
化己丑復原官諭祭録其一孫入成均弘治戊午特
贈太保謚毅愍公為人嚴毅廉介寡言笑熟知國家
典故雖貴極入臣自奉無異布衣特每廷議百官會
集莫敢先發文以一二語裁決衆自帖服屢鎮大藩
兩總憲紀振舉綱維無敢干以私者景泰初與陳鎰
同事一揖之外未嘗交談諸御史仰其風采若神明
及入閣毅然自任盡心奉國知無不為事有可否多
所匡正朝廷眷重錫以白金印章其文曰忠誠匪懈
云
逸史劉氏曰公嚴毅剛果不苟言笑再總憲綱整肅

風紀人不敢以私謁而入閣任事在朝莫不敬憚獨
恨易儲之日未免望風承旨因為石奸誣陷以死天
下冤之

徐有貞

徐公有貞初名珵字元玉後改今名蘇之吳縣人生而短小精悍目光炯炯注射頫敏絕世十二三即能為古文辭宣德中舉進士高第是歲以三月選進士尹昌等為庶吉士僅六人至十月而復選庶吉士得十五人有貞居首命學士王直教之　上甚屬意焉居二載特為御文華殿試之有貞仍居首即授翰林院編修預修實錄玉牒進侍講有貞於書無所不讀而好習兵法及刑名水利諸家言於天文風角占驗尤精究不倦人或謂有貞此豈公職耶有貞笑曰待職而後習則已晚矣是時天下承平久執事者新方從事西南邊而不虞北有貞憂之　上封事千餘言皆關係國家大計而於備北方事尤切下所司議行久之也先犯宣府大同諸陵中貴人振挾　上北代且啓行而有貞指天象謂所親曰茲行也必敗　土木歸矣已而敗問至　大駕果蒙塵中外籍籍囂有貞知兵郕王監國召有貞入使大璫興安等問計有貞為言紫微垣俱已動急乘虜之未深而還故都為便興安等不以為然而尚書于謙廷請斬倡南遷者刑部侍郎江淵亦自稱知兵次入對以固守之說進得直文淵閣而有貞黜矣然猶以才舉行監察御史俾填河南以備緩急援有貞請於執政者必便宜行事易　璽書而後發時所治彰德而郡民驟聞變爭亡匿山谷間有貞擇倅丞之屬素見信者使拊之皆歸業有貞乃建牙募兵入衛且萬人然多太行群盜有貞厚其餼教以坐作進退擊刺之法然使自相團結而不籍其實址以故其人雖雜制皆踴躍願為官用會虜敗退有貞罷鎮還徼京師充經筵講官進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講有貞既負材譽急欲大顯用邑邑不自得乃以玉帶獻內閣陳循而進日者之術曰先生帶且玉矣居無何循加少保心喜有貞數為言之　上不荅國子祭酒闕循以為言　上曰是徐珵耶南遷之謬也而可長成均也有貞久不遷不能無望循循見之第云君無仍舊名而已有貞悟始改名無何河南山東之沙灣凡七歲隨築隨決饟道阻而後卒疲甚乃議進有貞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治

之河以決故涸。而有貞至方冬月而水暴漲公私之
艘畢達而治河卒踰數萬人悉與之期而遣之乃乘
輕舫究河源逐踰濟汶至衛沚循大河道濮范還鳩
工而前所遣卒亦依期至乃為渠以疏之中製閘以
節宣之渠起金堤張秋之首凡百餘里而至於大澤
之濮踰范暨濮又上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沚用平
水勢水勢平凡河流之傍出而不順者則堰之堰有
九長各萬丈捷以水門繚以虹堤堰之崇三十餘尺
其厚什之長百之門之廣三十有六丈厚倍之隄之
厚如門崇如堰長倍之用乎水性水性平瀦曾渠至
數百里復建閘于東昌之龍灣魏灣者八積水過丈
則開而洩之皆道古河以入於海蓋三年而告成有
貞嘗欲築一決口下木石則君無者而怪之一僧居
山中有道術有貞往叩焉僧無所荅第云聖人無欲
有貞沉思竟日而始悟曰僧蓋言龍有欲也此其下
有龍穴吾聞之龍珠吾有以制之矣鐵能融珠乃洛
鐵數萬斤沸而下之龍一夕徙而決口塞夫有貞知
制龍欲而不知龍之以欲見制人也功成而　景帝

戡大錄

召對而褒勉之進左副都御史會石亨議迎　太上
皇於南宮亨與許彬善以謀語之彬曰善應天順人
功莫大焉雖然彬老矣無能為也必徐元玉而後可
亨乃謀之有貞乃復指天象曰豈其復爽耶遂與謀
決南宮錮而　太上皇復辟捕于謙等下之獄即日
進有貞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於是于
謙王文之禍中外咸側目有貞而有貞意殊自得請
于石亨曰願得冠側注而從兄後石亨為言之　上
上曰為我語有貞但僇力不患不封也居旬日亨復
言　上乃下詔封有貞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
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武功伯歲祿一千一百石子
孫世為錦衣衛指揮使遂進兼華蓋殿大學士領文
淵閣事賜貂蟬冠玉帶公服旬月之間恩賜赫奕與
石亨張軏等埒時　上既以虛己委有貞而石亨與
中貴人吉祥數千預大政有貞積不能平而私詷
上於吉祥不能無厭色乃稍稍戢衛之且為　上
微言其貪橫狀　上亦為之動而御史楊瑄遂糺亨
吉祥侵占民田不法　上復問以有貞及李賢有貞

等對與瑄合乃獎瑄敢言俾覆覈所侵田於是御史張鵬等遂具章悉糺亨包罪狀將上之而兵科都給事中王鉉密以告亨馳訴於 上謂鵬乃已黜宂監求猶子結諸御史為永報讐 上遂御文華殿悉收諸御史面詰之諸御史具亨事有有驗 上怒曰亨即實汝曹何不早言之下錦衣獄究主使詞連右都御史耿九疇副都御史羅綺皆下獄亨復訴於 上謂有貞實使之於是併下獄獄具有貞謫廣東右參政李賢謫福建右參政諸御史獨揚瑄張鵬戍而

九疇綺等從輕比謫矣尋以李賢素謹重不預請留之有貞既行而有以飛章謗國是者其語復多侵亨吉祥於是復訴之 上謂有貞實又使之逮歸置獄考竊極鍛鍊無所得而摘其語詞繫為神功語謂為所自草坐大逆不道當死以雷震奉天門宥為黔首發雲南金齒安置有貞謫金齒之四年冬 上坐文華殿諭賢王翱曰有貞才學亦難得當時有何大罪為石亨張軏所陷如後世議何可釋歸田始得還鄉先是未還時指天象語人曰曹石禍作矣是懷於我

我且歸石亨盜死獄家籍既而果赦還里而又二年吉祥之族滅有貞時尚壯負其材謂 上思我必且召而 上竟弗召也天下亦頗惜有貞才而惜于謙甚於有貞其冤有貞又不如冤于謙以故里居者十餘年無推轂之者晚乃放浪山水間頗以詞翰著聲竟鬱鬱不得志而死

逸史劉氏曰振閣故老云 英廟持于王獄辭未下石亨偕張軏面奏曰陛下不殺謙等今日之事何名上意遂決忌嫉之徒乃謂出自公口冤哉初猶有知

其誣者及少保于冕求程篁墩序旌功錄以實謗言天下信之矣雖然以公之長才遠畧何難大用顧乃急於躁進乙峯時望又不度時審勢果於自用無怪乎為奸黨所誣構也

許彬

許公彬字道中山東兖州寧陽人初以文學名登永樂乙未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十九年授檢討宣德中秩滿陞修撰正統十四年曾薦擧提督四夷館九月陞大理寺少卿十月陞太常寺卿景泰元年 英廟被留虜庭後虜酋悔過遣使赴京議和且邀大臣迎駕僉以虜情莫測必須選有學識大臣往覘虛實公論推公公毅然請曰日主辱臣死分也豈計身家時乎遂同都指揮馬政入虜境凡三往返喻以禍福曲直虜悟八月辛酉也先為土臺設座于上率衆拜奉辭 上皇進良馬貂皮遣得知院等護送至野狐嶺仍遣五百騎送至宣府公謁見 太上命書罪己詔勅諭文武羣臣仍遣公祭土木陣亡官軍以此受知英廟景泰末年 景皇有病都督張軏張軏武清侯石亨太監曹吉祥鴻臚卿楊善主復辟以南城之謀扣公公曰此社稷功也雖然彬老矣無能為矣盍圖之徐元玉軏等說其言軏徐璞徐覧步象遂成取日之功 英廟復辟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閣彬既入㨿不修邊幅一日朝退上東閣階峻雪滑公失脚傾仆匍匐復上徐有貞俛首側項㗖然而笑僉都分之既執改翰林謙兼公侯伯中有以迎復為功而陞秩不愜意者再三言于政府公戟手罵之曰爾我得幾人何功之有其人慚而退每為 英廟言陛下當宥過錄材如王竑宋傑曹太商輅王偉皆可用不宜置之散地者唐太宗不罪王珪魏徵反錄用之輔成貞觀之治此前代明驗也石亨侍功驕恣權傾內外當如宋太祖杯酒釋六藩鎮之權則功臣皆獲老死牖下今寵亨太過恐非保全之道 英廟心善其言而未欲顯露亨聞恨甚乃內結太監吉祥共擠之天順元年會試又囑考官私取其子許起一時之浮議詩辞競起會 英廟用岳正入相乃謂正曰凡事為朕主張許彬老矣不足恃矣未幾石亨憾岳正忤己并及于公謫南京禮部侍郎尋謫陝西參政又復以事繫獄既出乞骸骨致仕卒年七十有六所著有東魯先生文集今祀學宮五年石亨敗乃復其官追贈禮部尚書為人坦率少拘檢放蕩者多歸焉及與

機務一意閉門謝客盡反所為平昔舊游心惡之事多騰謗云

逸史劉氏曰公始終一南宮忠臣也當迎駕之議未決公即不避嫌疑毅然請往而復辟奇續其謀實始定之功豈不小矣獨政府非贖達之地而坦率不羈騰謗遂集語曰君子不重則不威信哉

薛瑄

公諱瑄字德溫世為山西河津人其先自奚仲封薛侯居河東子孫遂以為氏曾祖常祖仲義皆通經教授鄉里父貞洪武初領鄉薦初母齊淑人夢一紫衣人謁見已而生公祖以生時卜之吉曰此子必大吾門童時教之詩書輒成誦日記千百言貞為滎陽教諭公侍行時年十二以所作詩賦呈監司監司奇之既而聞魏范二先生深於理學乃禮延于家供子弟職日與講習周程張朱性理諸書久之嘆曰此道學正脉也遂焚其所作詩賦專心於是至忘寢食永樂己亥貞改河南鄢陵時教官考績以科貢多寡為黜陟貞未以為憂公乃補鄢陵諸生遂中河南鄉試第一明年登進士第以省親西歸是歲秋貞有疾公日夜不離左右及居喪一遵古禮服闋願就教職會宣廟思得良憲臣選擢雲南道監察御史出監湖廣銀場公聞前監者多致富至則黜貪墨正風俗手錄性理大全一書潛心誦讀每至夜分方寢或思有所得即起燃燭記之或通宵不寢味而樂之不知手舞

足踰也丁繼母憂服闋會有言學政不舉者吏部尚書郭璡首薦公提調山東學校公欣然就之曰吾事也每臨諸生必親為講解衆皆呼之曰薛夫子未幾用楊士奇薦召為大理寺右少卿明日轉左少卿公作大理嵗以自警時中官王振權傾一時或欲邀公拜其門公正色曰安有受爵公朝拜官私門耶已而遇諸途衆行跪禮公獨不屈振由是不悅會有獄夫實病死三年其妾私於人欲出嫁妻弗聽遂誣妻魘魅夫死公為辯其冤振乃誣公出入人罪繫獄當死今皆危之公怡然曰辯冤獲咎死何愧焉手持周易誦讀不輟至覆奏將決門人皆奔走哭而理神色自若會振有老僕是日炊哭廚下振問何哭僕對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也振聞而意解適有兵部侍郎王偉申救得免官放歸田里公居家六年閉門不出留心理學遣諸盎深正統己巳以吏科給事中程信論薦起公為大理寺丞時虜騎薄都城公分守北門都師紛擾甚逆攻接言論遂訪蒙馬公曰以天時人事驗之此虜必宵遁既而果然貴州苗寇猖獗　朝

廷命將往征之公督軍餉事竣而還景泰初懇乞致仕學士江淵上䟽留之明年陞南京大理寺卿有富豪殘虐人命者獄久不決執法者欲貸之公曰死者何辜竟抵于法明斷之譽播于民謠刑部尚書楊寧都御史張純初以才力相尚及與公同事嘆曰如薛公當於古人中求之中官金英奉使道出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公獨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壬申秋召至京復為大理寺卿有阜場大朝廷欲置典守者罪公力辯之獲免蘇松有飢民乞粟富家吝而不與遂火其屋蹈海以避罪時遣太子太保王文往康之文以謀叛籍其家衆皆畏勢莫敢發公抗章辯之文亦悟其非獲免者甚衆是歲公年近七十復乞致仕不允天順改元　英廟復內閣知制誥尋主考會試事竣轉左侍郎居數月公見將臣石亨等竊弄威權嘆曰君子見機而作豈俟終日乎遂引疾懇乞致仕居家八年四方學者從之甚衆公惓惓以復性為教嘗曰此程朱與緊為人處而歐陽公言性非所先誤矣又曰學者讀書窮理須實見得

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於買櫝而還珠
也忽遘疾彌留衣冠危坐於正寢精神不亂悠然而
逝時風雷大作有白氣上升天順甲申六月十五日
也年七十有三公之學踐履篤實居恒每以聖賢為
師隨其所寓一言一動於理稍有違失便覺身心不
安凡辭受取予必揆諸義一毫不苟晚年玩心高明
默契其妙有不言而悟者其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
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無大小衆寡一以誠待之教
之有序而其言平易簡切不為穿鑿奇僻之說為文
必根於理辭音條暢所著有讀書錄二十卷河汾集
藏于家成化元年監丞李紳首請公從祀孔廟劉文
安公俊申前請弘治元年令春秋專祀於鄉隆慶五
年　詔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薛子
逸史劉氏曰公學貴實踐不立門戶不尚文辭教人
專以復性為主而立朝持正端方剛氣烈烈不少假
借大義所在歷死不回在廷始知廉恥之良風節誠
足勵俗蓋至廝奴宮監靡不知頌薛夫子好官尤得
篤行之實與徒騰說孔孟者殊也其為我　明理學
之宗不亦宜哉

李賢

李公賢字原德鄧州人也生有異質讀書目數行下
宣德七年舉鄉試第一明年登進士使山西時河東
薛瑄以御史在告賢往造叩質所疑瑄亟稱其英悟
淳確非流輩可及　景皇即位上正本十策曰勤聖
學顧箴警戒嗜慾絶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勉
貴近振士風結民心凡數千言　上嘉納亡何給事
中李侃等以災異入奏請公前所陳皆忠實宜留中
以時省覽　上復命翰林繕寫置左右焉二年擢兵
部右侍郎命察內外有司之不職者及還改戶部五
年復改吏部　睿皇復辟召公兼翰林學士入內閣
參預機務尋進吏部尚書兼官如故　英宗嗣統公
上疏言今京師韃官不下萬餘以俸言之指揮使三
十五石而實支一石韃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韃
官一員當京官十七員半矣乞　勅兵部漸次出之
於外不唯省　國家萬萬無益之費亦可以消未萌
之患體環著難之而已己巳之變撒內韃官群起爲亂
應虜公言始驗也正統元年丙辰授吏部驗封主事

會有　旨文武諸勅三年不得請必俟九年公復上
言此獎勵臣下之良法若俟九年則得者恒少不得
者恒多廉貪不分勸懲不立乞仍舊便十年乙丑陞
考功郎中轉文選十四年己巳秋虜寇大同時閹王
振力主親征吏部侍郎當扈從以疾告公代之　英
宗北狩扈從官多預難公瀕死而還景泰二年詔議
禦虜長策賢請用戰車火鎗行可驅敵出境止可衛
民力耕是年以廷薦陞兵部右侍郎明年壬申奉
命察四川有司不職又明年癸酉還京改戶部五年
甲戌轉吏部　英宗復辟一時輔臣多竄逐以人
望召公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與機務未幾進吏部
尚書兼官如故宣德間三楊用事勅方面風憲郡守
令在京三品以上官舉保至是公始令吏部方面官
有缺推舉二人請　旨簡用至今為例　景皇崩左
右欲以汪后殉葬　上問公對曰景泰初汪后即不
得志況二女皆幼臣愚以為宜厚遇之　上憮然久
之曰卿言是朕以弟婦且少不宜存內勅不計其母
子之命遂遣還舊府是年大同巡撫年富被遣　上

召賢曰當何如賢曰奉公革弊　上曰此必石彪惡
之耳命官往勘果無實得免歸山東大饑雖出內帑
銀三萬而不足　上召公及徐有貞議有貞持不可
曰散銀有弊無益饑者公曰天下事未嘗無弊顧奉
行何如耳散銀有弊而不貸是視民饑死而不拯也
因噎廢食豈為人上之理　上以為然命增銀四萬
兩民賴全活者甚衆是時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
以迎上復辟為己功竊弄威福　上漸不能堪乃家
語公及有貞宜協心輔朕公自念遭遇不偶凡事一

以至公處之吉祥與亨滋不悅及亨率兵西征御史
揚瑄劾吉祥與亨縱家人奪民田　上嘉其敢言命
吏部識名將擢用之亨還與吉祥謀此必公及有貞
所使相與愬于　上公等皆下詔獄其日風雷雨雹
大作損壞公署亨等懼言于　上釋之公謫福建右
叅政將行而吏部尚書王翺適召對語有間　上曰
李賢與有貞雖同事未嘗阿比翺因頌晉言賢淳謹
可大用　上頷之留為吏部左侍郎踰月奉天門災
詔復尚書學士公上疏懇辭不允二年江西處士吳

與弼以王守石亨輩薦禮聘至京　上喜其來問賢
當授何官賢對曰與弼老儒以輔青宮為宜遂授左
春坊左諭德與弼固辭不拜賢復請遣行人送歸三
年　上思建庶人久幽掖庭欲赦之左右以為不可
召問公公曰　陛下此一念　太祖在天之靈實臨
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　上意遂決遣中官衛送居
之鳳陽出入自便時會試被黜者訐考官有弊上以
章示公公曰考實實公如臣弟讓亦不在中列可見
矣　上意遂解寵任獨深冢宰王九皐大司馬馬昂

雖蒙　眷遇而實賴公維持所薦用耿九疇軒輗年
富王竑李秉程信姚夔崔恭白圭許貴顧彪馮宗諸
文武大吏皆得人然必先諭意於王馬二公及至御
前嘗谷時文官則諉王公武官則諉馬公或時自舉
其人亦必曰臣所知如此還須召某等再審以是
上不致疑下皆信服御史劉濬劾太傅安遠侯柳溥
敗軍之罪　上曰與賊遇安能保其無損且將校聞
濬言豈不解體欲遣人絷濬公曰耳目之任職所當
言唯明主用其是而舍其非不嘗見諫者石亨等逐

乘間譏賢以為阿護文臣 上知公已深大悟公言
為是濬得薄責己而溥還自陜西 上曰溥為主將
畏縮致敗不罪何以警衆遂下溥獄先是景泰間三
年一度僧數萬是歲如期來集公言于 上曰此輩
有損無益宜後十年一度為著令而吉祥好預國政
四方奏事者必先造其門 上覺密謂公曰柰何對
曰自古人主權不可下移若 陛下每事自斷則彼
漸不敢預而趨附之人亦自少矣 上曰然無此相
璣何事不順未幾亨敗家居從子定遠侯彪謀出鎮

大同諷大同人薦己 上已廉其詐會巡撫都御史
王宇又劾彪恣肆無忌 上怒並逮亨置于法因問
迎復事公曰當時亦有要臣者臣不敢從 上怪問
何也公曰天位乃 陛下所固有者景泰不起羣臣
表請復位名正言順何至以奪門為功奪之一字何
以示後而冀貪富貴非為社稷計倘景泰先覺亨
等無足惜不審 陛下自解然天下人心所歸向
陛下者以正統十數年間凡事節省與民休息故耳
上遂然大悟四年春詔以迎駕奪門冒功陞者凡四

千人悉褫職是秋 賜甲第一區公懇辭不允遷居
之日 上及 皇太子皆有寵賚五年虜冦涼州莊
浪賢陳防戎五事 上納之遣懷寧伯孫鏜率兵往
禦吉祥從子昭武伯欽殺人事覺御史劾之 上雖
見原而下詔戒諭欽懼與吉祥養士謀不軌因西師
行乘機入內為亂朝臣有憾者輒戕害之擊公傷首
及耳且持公從容曰等迫于讒間不得已為此請入
疏以申救公從容白爾既欲警憤怨能止戈反正我
當言之 上得疏乃知公在甚喜既脫于難 上急

召公入因手疏曰逆賊就擒此非小變宜詔天下罷
一切不急之務且言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路惟權
奸欲塞之以遂其非由是陷于大惡而不悟自石亨
等排黜臺臣言路閉塞其流遂至此極 上悉報可
下寬恤條而以開言路殿馬賢以西師未解而京師
有變大軍不可輕出請復都御史王竑得與兵部侍
郎白圭分遣禦虜引去邊臣請罷兵而議者懼有後
警賢上習兵出在外可暫而不可久暫則為壯久則
為老且虜安能深其不來若慮其復來更無休息之

覩況人民供輸疲困已極宜趣河間班師使民得息
種為便　上命廷議卒從公言以公忠勤加太子少
保是時微有動搖國本之意公力諫不可遂止六年
九月　慈壽皇太后崩孟冬享　太廟適大喪禮未
終　上問公對曰宜俟釋服後舉之庶人情事理兩
安　上曰微卿言幾蚌于禮七年春　上以足疾不
視朝召公曰大祀將至而疾未愈欲遣官代行可乎
公曰亦至壇所雖不能行禮人心亦安　上至齋宮
復召公曰朕惟俯伏難于起身欲令一人扶之何如

公曰　陛下能力疾行禮尤見敬天之誠遂卒事而
還二月勝夜聞空中有聲明日賢寄疏曰傳言無形
有聲謂之鼓妖上不恤民則有此異惟　陛下惆念
黎元凡不便於民者宜悉停罷則災變可弭　上覽
既即召公曰此事正須先生言先生不言誰復言者
甚具寬恤事條多封以聞賢遂疏十事一清淹禁罪
人二出鎮場冗辦三停歲造紙劄四蠲被災糧稅五
弛務囊獄誅大罪償損失馬疋七飭邊臣撫恤兵民
八命有司存恤流移九戒御史糾察貪吏十禁外官

因事科斂　上曰朕觀諦之皆實惠也宜即詔天下
公又請罷織造清詔獄止各邊守臣進貢停內外買
辦各辦　上不從公執之數四左右見公力爭皆為
懼公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雖不能盡然至於利
害繫國家安危者豈可默默以苟祿位邪閏七月
上以母后胡氏因疾請間尊號靜慈仙師非令典欲
上皇后尊謚而左右不可乃召問公公贊之且曰以
臣之愚陵寢享殿神主皆如奉先殿之式庶幾稍
陛下之明孝不然為虛文矣　上即命舉行是時錦

衣衛指揮門達有寵于　上專理詔獄采緝事道路
洶洶指視以目公乘間言於上達衛之會指揮袁彬
為其誣下獄　上命達訊之達欲并傾公咻其人使
誣公為草奏狀牽捕數十人勢危甚　上令廷鞫其
人遂吐實曰此達所教也公以事白上疏力辭　上
不允曰此細故無用介意八年春正月　上不豫卧
便殿召賢諭曰今庶事頗寧而大者反捻柰何賢稍
首伏地曰此國本也　上曰然則必傳　太子位乎
賢又頓首賀曰宗社幸甚　上起立召太子至賢

扶 太子曰謝謝 太子謝 上拖 上足淚 上
亦泣謂不得行十七日 上崩後五日 純皇嗣位
有欲尊致尊于生母者公上議曰 天子新即位四
海顒望凡事宜悉遵遺詔庶幾順天理服人心不然
則兩宮同尊為宜制曰可於是尊 皇后為慈懿皇
太后 貴妃為皇太后禮成加少保未幾門達坐欺
罔故殺諸罪被劾謫戍嶺表其黨以為出公意乃為
匿名書欲中之公不自安懇乞退休 上不允尋命
知經筵及總脩 睿皇實錄有司請遣鹵簿已得旨

識大錄

公聞亟入言先朝所造車駕尚有未經御者今息諸
方頒百姓甦息未久柰何復為此 上即寢其旨內
直將軍懇天順初因入直迎駕而陞非冒功者今一
切慌職非法意 上念其久于役特復之而以迎駕
奪門陞者紛然奏懇公入言曰自石亨輩興衆之後
人以得富貴之易貪利者惟幸有事宜早治之 上
曰然命兵部按其以迎駕奪門陞者自太平侯張瑾
興濟伯楊宗以下俱奪爵由是懇者始息公復言少
保于謙有定傾保大之功為有貞輩誣陷詔復謙爵釋

其家屬遣行人馬璇祭其墓二年春公罹外艱特命
起復賢屢辭不許遣中使輔行襄事即促上道五月
公至京師入見 上慰勞有加修撰羅倫論賢不終
制 上怒謫倫泉州市舶司提舉王翱引文彥博待
唐介故事請留倫公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不敢
襲此乃復上疏乞歸詔曰禮有經有權朕特從權制
用卿君故違君命豈得為孝卿當深念大義勿恤微
言又命中官至公第道 上意甚至乃供職未幾感
疾浹旬不愈 上遣使臨問賜尚食及命醫日夕診

識大錄

視報疾狀是年十二月十四日辛子賜第年五十有
九 上震悼輟視朝一日賜鈔一萬緡為賻贈特進
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達所著有古穰集三十
卷續集二十卷行於世
逸史劉氏曰睿皇之復辟也旁求俊髦布列三事公
以特達見知受立作輔言行計從始終恩禮當是時
吉祥亨彪以翊戴之功妄恣貪虐覬覦神器賴公調
停匡救其間卒戡大亂坐臻太平其功烈偉矣晚節
以起復蒙訾然受 先帝知遇既深又當主少國疑

之際四上章請不許於戲義之所在将安所之論者弗度時宜聞者又復附和使公之志遂不獲暴白惜哉

吕原

公諱原字逢原姓吕氏浙之嘉興秀水人自幼穎敏九歲能通孝經小學稍長為文輒驚動長者時父兄俱為教官識者曰此子殆穎脫而出者也未幾父兄俱卒于景州公尚未成童孤貧不能歸喪或諷以胡俗焚之者公潸然出涕不從遂厝州城之東曰他日有力必歸之也年及弱冠乃奉其母歸嘉興故無田宅假館以養母力學不輟清苦之志愈堅郡守黄懋廉知之乃延為子弟師尋俾充邑庠生公亦自奮大肆力於經史正統辛酉遂魁鄉薦明年中禮部會試廷對賜進士及第第二人擢翰林編修得入秘閣讀所未見書其學益富癸亥與修五倫書丁卯 朝廷思用奇才乃簡狀元劉儼等十人進學東閣入侍經筵公居其一景泰初遣祭 蜀王往還萬里閒凡有饋遺一毫不取未幾充 經筵講官辛未進侍講壬申夏以右春坊右中允兼侍講秋九月進侍講學士仍兼中允癸酉與修歷代君鑑秋八月主順天府鄉試己亥與修寰宇通志明年書成進右春坊大學

士兼侍講每書成進講輒有實禆白金文綺之賚天順改元　皇上復位轉通政司右叅議仍兼侍講春三月主禮部會試夏六月　召入　內閣知制誥尋轉翰林學士庚辰春主禮部會試總裁大明一統志成金帶玉杯按服紹帽便蕃之賚歲無虛月公夙夜感激思盡論思之職時母老病在牀公躬調湯藥憂形於色久而不愈壬午秋八月母卒公哀毀踰禮啓父櫬歸而合葬之　詔有司營葬命公襄事即還朝公懇乞終制不允抵家未及窆忽以風疾不起在是歲十一月二十七日距生永樂戊戌六月十八日得年四十有五訃聞　上悼嘆不已特贈禮部右侍郎諡文懿命工部為營葬事遣官諭祭於其家仍命其子意為國子生皆異數也公天性孝友事母得其懽心撫育兄子皆底成立宗族中有困乏者必推所有以賙之過人危殆者濟之惟恐不及也歲時費資奉母之餘輒分遺鄉黨僚友而自奉甚儉為人沈毅有醞藉惆愫無華內端外和與物競處己待人不立崖岸事有不可則據理諍之未嘗詭言媚色以徇人取

識大錄

悅三為主考取士得人最多其教人也誠切懇到善於警發啟四方之士及門者衆其學造詣益深作為文章議論超越皆有根據而理趣充然詩有典則音律渾厚無纖巧靡麗態初入翰林時楊文貞文定諸公咸器重之知其所就必遠大也及入　內閣與大議所見出人意表而為民之心尤切天下有陰受其賜者矣所著有介軒集若干卷藏於家

遠東劉氏曰公潔己守約不妄取予自未達時其志已堅及居官益勵初念身居青鎖而布袍毛褐不殊于縫掖竹笥木篋所貯自　錫予宮錦外無他紈綺蓋清儉至性本之自天非矯強飾名者比也雖事業無可紀而尊禮朝廷敬慎翼翼端方不苟政府肅清亦不失大臣之節也

岳正

公姓岳氏諱正字季方別號蒙泉學者稱為蒙泉先
生順天漷縣人也身長美鬚髯神采秀發氣屹屹不
能下物舉京闈鄉試卒國子業李忠文公為祭酒簡
四方名士置講下公與商文毅彭文憲王三原諸公
皆預焉正統戊辰會試禮部同考誤寘落卷侍講杜
公寧見之曰此我輩中人遂擢第一 廷試賜進士
及第授翰林院編修每開口論大事當閉戶夜草疏
請復 恭讓后位號其伯兄端俯摟際窺之驚曰柰

老母何取其草裂之乃止景泰壬申遷右春坊右贊
善兼編脩天順丁丑 英宗復辟改脩撰 上康知
其名吏部王忠肅公亦薦之六月 召見文華殿
上遂見遽曰好既陛陞登殿連曰好好問年若干對
曰四十 上曰正好問何處人對曰漷縣 上曰又
是此北方人問治何經曰尚書 上曰是書經尤善
問何科進士對曰正統十三年 上益喜曰又是我
所取者乃顧謂曰今用汝內閣參預機務凡事為
朕重張許彬老矣不足恃也公頓首辭至再乃出赴

閣至 左順門石亨張軏自外入愕然曰何以至此
公不敢對時亨軏已不平仍入見 上曰今內閣朕
自訪得一好人亨軏請為誰 上曰岳正亨軏陽賀
曰誠佳 上曰但官小耳今須與吏部左侍郎兼翰
林院學士如何亨軏因奏曰 陛下欲陞正亦甚易
但姑試之果稱職未晚也 上默然蓋亨輩以事非
己出故撓之云爾自是宣召賜賚絡繹于道公感
上知遇銳意功業知無不言言必盡肝腑一日欽天
監湯序言變異謂奸臣未盡之故 上以問公公曰

姦臣未闘若求之將人人自危且序術疏淺不足信
事遂寢錦衣衛官校遍得一僧自言當大貴衆惑之
至妻以女以覬非分獄具當坐反斗玉援近例請官
邏者公謂事縱得實不過合妖言律治其從十數人
邏者准應捕律朝論韙之時亨與太監曹吉祥怙寵
擅權有投匿名書指斥時政者獨不及亨緝捕甚急
擧朝惶駭亨勸 上出榜募能捕告者賞以三品
職 上令撰榜格公與呂文懿公見 上曰為政自
有體式盜賊責兵部奸究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

榜購纂之理且先建進善之旌穿立誹謗之木秦始
皇護短杜諫乃下誹謗妖言之令由此過失不聞卒
至亡國　陛下新漫寶祚正當以堯舜為法以秦為
戒縱欲窮治其事急則人情危懼愈求輯睦不如勿
究吉祥從旁請寬甚力　上徐謂曰正言是也亨從
子彪鎮大同遣使獻捷內閣詢其狀其人盛陳戰伐
且稱斬首無算皆梟于林木不能悉致公取地畫指
示曰某地至某地四面皆沙漠梟于何所其人驚伏
公間為　上言曹石勢太盛慮有變宜早為節制

上曰汝可以朕意告之公徑造亨諷令稍自斂戢二
人銜之益深會　承天門災　上下詔自責寔公視
草歷陳弊政詞極切直天下傳之遂有飛語指為謗
訕七月　內批降廣東欽州同知道渺以母老留閣
月尚書陳某者曹石黨也憾公嘗言其不可用至是
嗾邏者以私事中之逮繫詔獄考掠備至謫戍肅州
鎮夷所、居京第為幸臣都督李鐸所奪至涿州夜
州夜宿傳舍手梏急氣奔且死涿人楊四者頗尚意
氣為祈哀解人其人恐不肯楊醉以醇酒伺其熟睡

謂公曰梏有鉗印奈何公教之曰可燒鑿令熱以酒
噴封紙就炙之紙得燥皆吊起因大釘既梏劉其中
後釘而封之其人覺有異揚說之曰業已然矣今奉
銀數十兩為壽不如納之公乃得至戍時太監猛虎
石鎮甘肅相傳有　密諭須生不須死鎮迎而下亦
推重之致客禮焉　上每意及輒曰岳正倒好只是
大膽越四五年曹石俱以不軌敗　上謂內閣李文
達曰向岳正固言之文達因請曰正有老母得放歸
鄉里幸甚乃　命釋為民甲申　憲宗嗣位有御史

楊宣者亦以劾亨謫戍廣東疏請復二人官以勵
忠直吏部擬調南京有　旨勿調公在院供職充經
筵講官纂修　先朝實錄文達欲薦為南京國子祭
酒公不應有忌者偽為公劾文達疏草會廷薦公為
兵部侍郎清理貽黃與都給事中張寧名並上寧負
才氣亦被譖逐皆補外公得知興化府時論譁然為
之不平公才素大不屑條格動輒為久遠計乃節縮
公私浮費凡事之可以生財而不礙理法者多方經
理之財用既裕乃修建布政分司重新莆陽驛撤江

口橋舊址之傾圮者增甃以石而高大之以禦海潮
之衝激蹴城中故壞以通舟楫而建石橋於其上以
通行人扁之曰兼濟言水陸俱便也其有埤於官政
甚博郡之白堤舊有渠通木闌陂之水以溉田後閘
堤壞水盡洩於海公乃剔決渠引水而為橋以通道
路民以為利因號其橋曰岳公橋郡城預備倉久之
踏備公畫斥其所經理餘財鏹數萬石以實之其
有泉民於生甚殷郡有涵江書院歲久圮廢公為擇
旁近爽塏之地重建之且增其祭田訪求宣聖裔孫

識大錄

之轉從他處者還之居後修境內先賢祠蔡新林等
子祠並鑄文廟祭器其有益於風化甚大迹公之蒞
政甫及三年而治功如此哉。乃以是疑公傍議蠭起
公亦厭苦吏職以成化己丑入覲京師因引疾致仕
時李鐸已致朝廷還其故第居久之陳緝熙卽避之
二公相繼為祭酒有官錢為公用簿不時注忌者因
肆為媒孽皆得罷去文冕數勸公請代之公曰此事
正所不直安忍代為自是當道交絕忽喪幼子慟而
成疾舌長九月廿一日卒五十 五十月十日塋村葬

墓公于書無所不讀謂天下事無不可為高自負許
其為文高簡峻拔追古作者詩亦推健脫俗字法精
邃人書亡偉麥及雕繪鐫刻悉臻其妙嘗戲畫蒲萄
遂換絕品晚好皇極書有所論述及經解皆未及軌
推類傳稿十卷行于世深衣纂談一卷藏于家
遠史劉氏曰公志端學正浩氣屹屹俯視一世人不
敢干以私巍科德望張在人上起居眷叢寵自 帝
擢知遇之隆擬諸夢卜而公亦感奮徇國忘身方思
顯功揚烈用酬特達乃為權奸所構投荒屢瀕竟不

識大錄

能究其志以死悲夫雖然公文章氣節已不可一世
垂之千載斷斷不可泯者又何論于一時也

劉定之

劉公定之字主靜吉安府永新縣人自幼天資絕倫過目成誦父石潭公日授以書不令作文公密爲私爲之一日病臥潭公於床褥間得所作祀竈文詠桃源詩大驚異然亦未嘗口許之自是縱以文辭進然每進輒斥之一日又以所作文字進石潭公曰吾子有八面受敵之才宣德乙卯中鄉舉正統元年丙辰會試第一名賜進士及第三名授翰林院編修四年己未京城大水　詔求直言公上十事其一曰號令之出宜求其大公盡去私而無弊信賞必罰以爲勸其二曰公卿侍從宜時常召見俾承清問因以觀其才能察其心術而進退之其三曰降調近臣職宜斷除其類移南地其四曰宜以京官出任郡縣使民得蒙循良之政其五曰宜做唐制朝官陞任刺時察賢良自代其六曰試臣子孫宜習韜畧其七曰守令宜加詳察其八曰宜鋤富恤貧其九曰廷臣守憂宜令終制其十曰罷邊備免奏留中報下半年秩滿陞侍講十四年己巳北虜犯驛適　景帝登位公又上十事　上嘉納之景泰三年壬申陞司經局洗馬時北虜遣使來朝因邀廷臣往報居言職者以爲虜懷窺伺之心宜絕之而勿往執政柄者以爲苟不往報恐開邊釁乃上疏屢數十百言備陳前代所以待夷狄之道與今國勢之強弱事理之順逆以爲宜暫遣使以羈縻之使我得以益修內治備我以和往彼以思來則足以增我師之直氣　朝廷雖從言官之議而亦以公所言曲盡事理云七年丙子陞右春坊右庶子天順元年改通政司左參議兼侍講是冬進學士甲申遷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修實錄充副總裁官成化丙戌簡入閣參預機務明年秋陞工部右侍郎又明年轉禮部右侍郎俱兼學士公明習練達備諳世故居內閣再進密疏皆國家大計凡啓事去惡亟擬屢嚴謹視昔有加一日使傳旨命製元宵詩定之據几不停揮頃刻成七言絕句百首以進其敏速如此兼職經筵多啓沃益修大明一統志暨英廟實錄俱爲副總裁商論筆削咸愜士論主考兩京鄉闈并會試各一讀廷試卷二衆服其能自入仕

凡三受誥敕先後累賜銀幣寶楮品味不一每拜受
執句從不安曰何以為報兒病中受賜即獻諸家廟
君子事親曰吾受恩厚矣懽衣飯報臨終精神不亂
惟以養母不終為言聞者悲之卒年六十有一贈禮
部尚書謚文安公素篤於孝養太淑人愛敬兼盡推
愛親以友諸弟克訓教之以有成立立朝三十餘年
以文學擅名天下作文賦詩援筆立就雄渾變化自
成一家凡軸四方求者沓至應酬不倦故其文章散
布天下為多所著有易經圖擇十二卷策略十卷呆
齋存稿二十一卷續稿五卷藏稿六卷前稿六卷藏
於家

逸史劉氏曰公標懷坦夷操履謙捷與人接色溫氣
和若恐傷之遇人無貴賤大小一於恭敬至居官論
事則根據義理詞鋒峭厲即勇者弗及疏奏援古証
今爭理明辯文氣壯偉皆經國大計無事喻從公論
而潔己勁事倬偉者有用之學也

陳文

文字安簡廬陵人也宣德乙卯以詩經中江右解試
第一明年正統丙辰及第為翰林編修文豐肌頎而
皙儼然也不學文性儉而下孫　上初御經筵文以
展書侍　上日儒之九載遷侍講少保薦為文宜藩
臬任擢雲南布政使興革利弊雲南土產銀賤物貴
以銀貿物視內地用三倍因是隸役于官者見役納
銀亦　喬之納者不以為利公日雖若是不堵杜者
豪操乎著令損之其使復損隸額雲南民循道公之
患至今不衰貴藩接境雲南比歲用兵民輸兵餉以
為苦所蔭貿熟游雲南與貴諳其道途不以險阻介
意公俾商代民餉兵民倍以銀償兩皆便之境內說
課司歲課七十餘萬用給官吏俸大率乾沒適負當
給俸者累歲不能得公痛懲之自是課有常入俸無
積欠修寰宇通志海內以圖籍來上惟雲南處分布
列條緒燦然諸館儒臣曰陳方伯舊史官見我綜理
思適手矣久之不調　上一日謂內閣臣曰向侍朕
長編脩否耶為何官曰布政趣召還用之乃以為詹

事遂進兼翰林學士入內閣李賢位文上被殊寵文心害之曰多結內豎詞伺上好而時與賢抗爭曰吾非若所薦也大璫王倫者善學士錢溥會　憲宗初即位倫或從溥計事文又忌溥而故惡兵部侍郎韓雍因賢草詔起奪其筆曰無庸代者至矣問為何則具言倫將逐賢文以溥及雍代賢怒遂謫雍浙江參政溥順德令自是公卿人側目文而文出朝即置酒為曲宴　既中鮮所不屬積苞苴以萬計又嘗迎李賢意出修撰羅倫累遷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文淵閣

大學士卒年六十四所著有聚齋稿藏於家致後人為詩，之極醜詆云

逸史劉氏曰文好行詭事不識大體晚遂栖用旨秉國均益恣意聲利棄蔑禮法縱子僕隸大開賄賂人皆醜之然則人重富貴富貴非能重人此君子問道必先問載道之器也與

萬安

萬安字循吉眉山人長身魁顏眉目如刻畫外寬內深患人異己舉正統十三年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編修同為編脩者李泰太監永昌養子也少於安才三歲安史凡事必得其懽心泰每遷必挾安使居上累官至太子詹事兼翰林學士而益悅泰泰既與通內人籍還任亡聞見所屬無問賢愚惟有內援者則敬用　內閣三人劉珝劉吉珝狂躁吉陰刻皆為天下所輕時昭德恣橫好珍玩中外嗜進者結內臣

寶玩別傳旨與官以是府庫竭爵賞濫主人不出一語．．故時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誚若之一空安有子翬子弘璧先後舉進士僅弱冠未學而安然奇俊甚誠及其姻戚門人亡不斷節教者發仕不二十年官兵部侍郎弘璧亦入翰林進詹徒晚以固其寵與李孜省深相結納凡附己者百計獲之異己者百計去之舉朝側目是時樞權萬通為昭德內妃兄弟有寵安以同姓結通為族也通妻王氏母某所侍與王娟其母曰宗祀家貧時以妹與人為

頷今何壯也毋曰弟託為四川萬編修者也逆歷訪
之則知綸係國安十年官也於是妹呼姊小字曰舉
兒姊亦呼妹小字曰舉蓮悲喜交集而與通真為姻
婭矣乃復為通為久固計而江西人李孜省鄧常恩
時以左道獲寵因使華通孜省常恩為助而安益陰
厚之以足安勢益盤據凡才賢勝己者持正不趨附
者皆妬嫉之如王恕馬文升耿裕秦紘馬峯皆構
陷斥、、尹旻之事特為尤著位下益傾名士送
一人口時絀側目然未敢攻之者　孝宗在東宮裕

所共惡有倪進賢者少而無行安與之為腹心取為
庶吉士尋為御史日與講房中之術　憲宗崩內豎
於宮中得疏一篋皆房中術也悉署曰臣安進　上
遣懷恩取至閣下曰此大臣所為乎安慚汗不能出
一語會　孝廟即位有詔不許言官風聞糾劾衆遂
譁然謂詔草乃安所為以自為己地者適御史湯鼐
詣內閣安語以故曰此衷而意也鼐曰奏古之大臣
善則歸君過則歸己今安過則歸君無大臣體嘉邪
不可用不報而庶吉士鄒智又劾之智亦蜀人安雖

所愛者由是御史文貴姜洪等列安十罪極論之至
有面似千層鐵甲心如九曲黃河之語科道交章劾
之　上令懷恩以諸疏示安、、跪泣乞哀無去意恩
令摘所懸牙牌曰請出矣安始惶懼索馬歸第初安
久在內閣不去人或微諷之答曰安惟一死報國及
被黜在道猶看三台星冀復用也尋卒贈太師謚文
康子翼孫弘璧俱淫恣不檢卒無嗣家貲鉅萬皆為
辛勝、僮奴竊散進士新都楊春鈞娶其季者厮
竹始益為而翰林臣買安京師里舍除地得菜甑中

全二千云
沈史、、曰安本無才能以結萬貴妃兄弟倖邀寵
眷而輔政惟黷貨好內以利其身家其於人才治體
一不繫意又忌人議己乃援黨去異以威制之遂使
側目滿朝醜詆有不堪言者梁然骨尚未寒子孫已
衰替所欲悉為人攘亦何益哉

劉珝

公諱珝字叔温自號古直姓劉氏青州壽光人也生
有異質穎敏絶倫爲文多奇氣人皆稱之年十九中
山東鄉試明年會試禮部不偶卒業太學志槩卓然
大爲祭酒李時勉所器重正統戊辰登進士第改翰
林庶吉士授編修歷修撰天順初陞右春坊右中允
命侍着青宮講讀 憲宗皇帝登極擢太常寺少卿
兼侍讀修 英廟皇帝實録成進本寺卿仍兼侍讀
已而再兼侍讀學士 命脩玉牒丁母憂服除還任

尋改吏部左侍郎明年特 詔以本職兼學士入文
淵閣典機務遂拜戶部尚書乃兼學士未幾加太子
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修續資治通鑑綱目成進太
子太保兼謹身殿大學士尚書如故公在講筵甚久
受知 憲廟呼爲東劉先生特賜圖書二十一年或
搆飛語假俳優以中傷之公初鄙薄萬安府對客罵
安負國無恥安聞積恨百計中傷一日申刻太監覃
昌傳旨召安劉吉赴西角門劉珝欲往召者止之昌
出紙一緘朱書封字乃御筆也啟視之謂劉珝貪財

好色與太監汪直認親納王越賄賂與復爵朝廷若
不去珝必壞大事等語安吉佯驚曰此即匿名文書
律有明禁朝廷何不火之惟冀太監扶持昌曰聖意
堅不可回明旦朕出則無及矣安等曰必不得已珝
親老俟親終守制何如曰不能待也曰不然令其自
陳休致厚加恩典以全君臣始終之義昌曰 上意
正如此翌日珝乞致仕許之安等復請賜給驛歸乃
加歲夫祿米陰爲中傷而外若從厚及卒贈太保謚
文和年六十五公美姿容善談論而天性剛直遇人

無矯飾出語洞見肺腑典機務者十年一惟公道自
持或事在所可否辯論必當事上忠誠懇切多所啟
沃謀猷入告外人莫能知有所論列亦不存搞書諫
正數事如景泰間議迎鑾成化初議孝莊太后喪禮
末年定儲位忤權倖尤爲人所傳播平生事親至孝
雖貴左右奉養無所不至父性嚴或以他怒不食輒
引諸孫嬉戲於前必得一笑乃已每受 賜物必先
緘奉得書即跪而讀之母沒廬于墓側三載哀敬篤
至處昆弟宗族咸有恩意與朋友交雖和而正率以

道義相規爲文清新流麗自成一家書法飄逸尤長
於行草
邃史劉氏曰嘗觀東土志謂公事親孝母沒廬墓時
父爲尚在公朕奏問安畢復詣墓所哀敬爲至鄉人
化之郡守李昂表其里曰仁孝堂即昌黎所謂出則
束笏垂魚入則問安侍膳者耶求忠臣於孝子之門
公之立朝可知矣然未免爲劉萬所累故事業多不
光云

劉吉

劉公吉字祐之號約菴幼即沉厚有大志動履異常
爲大父所愛曰異日大吾門閭者必此子也稍長讀
書穎敏勤勵正統丁卯登順天府鄉試戊辰第進士
選入翰林爲庶吉士尋授編修景泰庚午充經筵官
預脩君鑑再修寰宇通志成陞脩撰天順丁丑 英
宗復位命祀漢文帝唐太宗諸陵己卯預修 天明
一統志庚辰鄭世子及涇陽王以事召至命侍講讀
朝廷知公可用時 憲宗爲皇太子因命侍講讀於
青宮癸未丁內艱未幾脩 英宗實錄起復至以公
舊宮 進侍講成化丁亥實錄成陞侍讀學士仍充
經筵日侍講讀己丑推禮部右侍郎壬辰轉左侍郎
明年夏旱遣祀東嶽等神有時雨之應乙未詔本
官兼學士入文淵閣參預机務丁酉拜禮部尚書仍
兼學士明年加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又三年
丁外艱去位 上特起復公三上章乞終制不允因
降勅遣官召還視事 上以太子在青宮命儒臣修
文華大華大訓以資講讀書成進太子太保兼武英

殿大學士尚書如故尋階光祿大夫柱國甲辰轉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丙午進少保兼太子太傅丁未　憲宗登遐　孝宗即位再進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大學士如故知經筵事及　憲宗實錄成以總裁之勞加少師兼華蓋殿大學士其冬秩一品降勅奬諭勲加特進兼大學士俸賜賚甚厚末年屢被彈章仍進官加秩市人嘲之稱爲劉綿花謂其愈彈愈起也癸未請告還鄉踰年疾暴作年六十有七訃聞諭祭謚文穆公貌魁偉舉止凝重望而知其爲鉅人平生處事精密詳審尤善記憶能歷道往事爲文章平實不浮凡考鄉試一會試二廷試讀卷三皆謂公有相才蓋入仕四十五年居內閣者十八年富貴榮顯已極爲尚書時尤及封父如其官蓋世所罕見也

逸史劉氏曰實錄謂吉性沉毅喜怒不形於色遇事能斷在內閣最久　上始即位尤委任之恩遇極盛凡綱紀政事進退人才言率見聽隱然有內相之重然所與厚善者多讒諂面諛之人致不能自聞其過

廷臣有不悅者或使言官劾去之故議者謂其乏休休有容之量云

彭華

彭公華字彦實安福人生員與質年十六有操故券為爭田證者衆疑未決公從旁遝曰券果出庚辰歲則當書未華年號今書洪武三十三年必贋本也坐客奇之景泰庚午舉江西鄉貢甲戌舉進士為翰林院庶吉士文憲實奉詔蒞教事丙子與修寰宇通志成授編脩天順丁丑奉使 靖江王府修 大明一統志辛己丁內外艱甲申 憲廟即阼入侍 經筵成化乙酉考南畿鄉試丁亥 英廟實録成化以纂修校正功遷侍讀戊子充講官考京闈鄉試己丑進日講壬辰充殿試受卷官禮部之宴文憲方讀卷仲兄彦充為儀制郎中李弟禮舉進士皆與焉未幾擢侍讀學士攝詹事府事賜金帶乙未充讀卷官丁酉修續資治通鑑綱目成遷學士戊戌考禮部會試 孝宗進講儲官公首講大學尋掌院事用閣薦超擢詹事辛丑復讀卷乃兼學士癸卯 御製文華大訓成進講 儲宮加從二品祿甲辰復考會試有貴家子在選硃墨卷不合公黜之乙巳擢吏部左侍郎乃兼學士始入閣預機務制誥冊命多其手出丙午驟得風疾 上命醫往視遣中官賜羊酒疏未越三月公上疏辭祿不許又三月進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辭亦不許賜麒麟服丁未再辭益懇乃得 俞旨俾歸就醫藥瀕行又 贈金綺襲衣輿疾出都城遇 太皇太后徽號恩賜誥命加贈祖同升及考按察司僉事貲如其官祖妣々皆為夫人卒壽六十有五贈太子少傅謚文思

遜史劉氏曰文思公為文憲弟本朝兄弟入閣者自公始警敏多悟居恒寡言笑及論辯當事成敗每多奇中頗以才稱特以未能保全劉文和王端毅馬端肅之去為時論所薄焦芳遂謂其風癱為陰險無良之報豈實録也哉

識大錄　尹直

尹直

公名直字正言氏尹江西泰和人父與重母蕭氏方娠公時夢巨蟜入室及生居室上紫氣蒸然人驚以為火生三年與重遭誣上京師蕭撫教之七年就外傳聰敏卓異應口為對語嘗馳馬折肱宗伯蕭仰善見之戲謂曰折肱緣墮馬即應聲曰舉步便登龍宗伯大奇之成童已了四書詩經古今史大義鄉塾師辭不敢待以弟子禮遂師為舉子業者治書經既冠中景泰癸酉江西鄉薦明年甲戌舉禮部第二廷對賜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被命纂修寰宇通志丙子五月書成除翰林院編修賞白金文綺紵絲四書直解丁丑正月　英宗復辟時奪門功多冒錄者或為公計公曰奪門非美事冒名非忠臣如清議何言者慚憾二月命祭南海之神戊寅九月纂修大明一統志己卯三載考績進階文林郎庚辰會試為同考官得經元王㦤竟為廷對第一是歲以母喪歸癸未復翰林編修甲申　憲宗嗣大寶始開經筵以公為講官兼命纂脩　英宗實錄時同事者言景泰中

識大錄

事欲不書帝止稱郕號至指漢昌邑更始為比公力辯之曰實錄中有初為大臣竟為軍民者方其在官必書其官某既竄去乃改稱某如漢府以謀逆降庶人其未反時必書王書叔至黜削乃書庶人且昌邑未廢祚景泰則祀郊廟主華夷七年更始無所受景泰則受命母后而當時內外疑危非景泰則北京非國家有雖謂為易儲之事然能不惑盧忠徐振之言卒全兩宮以至今日是功固可予也總裁官以公議請於　上尋被旨景泰為皇帝時事皆從實書因卒稱帝厥後景泰復謚謂由公此論啟之也後又擅閱實錄及景泰建儲事多偽言誣執政公執奏疏辯正之且謂信史豈可傳會中傷人若是邪遂從實正丁亥秋八月實錄成進侍讀十月改正貞觀政要供御覽戊子簡教中官己丑署翰林家請續修宋元通鑑綱目未允三月陪祀四陵時以秀王主祭而陪祀官循舊分陪公言於禮官曰往時命官主祭諸陵各有主祭官分陪固宜茲殿下適行四陵陪祀者尚可分邪禮官愕然遂從公議壬辰四月陞翰林院侍講學

士九月改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掌機務十月加太子少保兵部尚書仍兼翰林學士戶部侍郎李嗣初拜命延謝愆儀上怒甚欲外遷之公言大臣當取大節不可以威儀小故為進退　上意遂釋吏部考核　上以尹旻選用多非其人黜陟者皆黜退兼以舊制考政務少怠者下往輸邊粮公言曰上銳意圖治欲有司得人故有此舉然怠者黜之可也豈可遂盡謂其私而槩出乎從之丁未正月卯分獻夜壇明日甫慶成貴妃萬氏薨先是　皇太子擬

二月五日婚至是以喪禮欲易婚期公執言庶母無服而主婚在　上與　皇太后婚期竟不易　上又以貴妃欽宜服黃公言貴妃素稱知禮豈可以不正之服加之　上固欲以后禮葬公言貴妃無可贈以后之道苟安為之天下後世之議不免於死者竟何益哉卒以貴妃葬古城王古來為安南所逼棄國來求援禮部尚書周洪謨請命廣東藩臬送之還國公詰還國遣救何如洪謨曰於彼救之我無預矣公曰中國為四夷主乃棄之耶宜遣大臣至彼詢議釋從

所宜庶不失遠人之望　因簡都御史屠滽往韓王內史李黻等不欲居韓王府一日相率作令旨開城門挾弓騎越關赴京師錦衣捕獲之黻等出懷中奏辭訐王過所司請勘王公以黻等不安王府逃還此拒　上命罪一詐傳令旨乘騎開門罪二越關罪三撫拾王小過當坐罪四彼既負四罪又聽其虛言以勘王是重一罪者而輕宗室矣遂押還韓王府時上方建永昌寺維言者紛然銳意不肯輟公言天旱災赫人多暍死工役不休民心怨怨致旱出也況雨

屬水而土木工興則掩水乃罷之　上即日報其工繼以旱又議下寬恤令公言赦不宜數要在自省今佛子法王貴供給宮中齋醮太繁而宮人亦頗過衆宜加裁省以回天意由是法王佛子飲僕宮中齋醮皆省削而放宮人若干逾三日雨　上出手骨摺扇繪魏徵像併書御製良臣頌以賜　上不豫既率衆問安且附奏曰　聖躬必靜心調攝為美願　皇太子視事御文華門臨百官二十二日　上崩諸內侍謂詔當加稱太后公意此歸權宮闈之端也遂曰遺

旨舊未嘗有此因以 英廟遺詔草示之乃得已既
而擬以九月六日 太子即皇帝位時皆傳言 太
子憾萬妃將禍其家而少保劉吉則連姻萬氏者言
懷疑恩挾奸力言須緩期公慮叵測力告萬安如所
擬曰劉謂哀經未除何可即位公毅然曰古人拫前
即位事固有大於守禮者因連章勸進竟以六日奉
太子御大寶請去諸傳奉冗官追給舊進寶石得濫
賞者斥佛子法王輙永昌寺減光祿羨費天下翕然
仰更新之政矣皇親萬喜得罪廷議請從中鞫問公
謂若是則事體重大萬氏罪深恐傷 先帝之心因
擬輕宥衆論服其得大體因連章求去優詔不允十
月九日冊 皇后為奉詔使再上章乞休不允衆議
皇妣誕育 聖躬禮宜祔葬於公曰祔葬可以祔祭
則 太皇太后皇太后謁廟不免有嫌宜祭奉先殿
別室族他日追祔遂擬擢太子太傅武英殿學士而
公求去不已遂得致仕馳驛還公在家庭孝友天至
居朝廷剛毅自信天資聞奧書經目輒成誦底老不
忘為文章下筆立就議論曲折出入古今成一家言
嘗因南京地震公率諸大臣陳一十八事曰策免大
大臣沙汰冗員綏治南畿清理軍伍弭靖賊盜減省
內貴緻禁濫賞罷止官職却還貢獻爵命將官播省
造作考查茶炭嚴防邊釁抑制法王禁限服色除增
旬捷嚴肅門禁預養牛牲裁簡驛遞禁投軍功執筆
抗疏詞極剴切多觸中貴同列頗以為難公曰自我
執筆請任其怨竟不肯竄易一言 上亦嘉納之宣
府左衛撒送僧行百五十人請給度牒公省其人則
軍舍也曰此邊衛賴以屯守者其可空什伍以竟梵
剎乎尚書御幹稱量給數紙以副其意公執不可上
其議 上從公禁止之且先是僧道錄司嘗因近習
乞恩普度至是 上以公議示部却之及僧道錄堅
以為請下禮部公參論究治如法士論翕然稱快諸
寺號番僧都綱禪師等發其徒必請襲職舊多從之
公創議僧有印勅者得襲餘不許及中貴奉旨詢禮
部度僧之數且舉額數為言尚書語不諭公進曰舊
額府不過四十州縣遞殺其十前給度不嘗數十倍
豈可復度耶度僧事亦寢十月朝堂審囚中有毆妻

死至大辟公謂人以無子娶妾遣妻悍忿毆之初恐絶嗣今顧絶其命耶世之妬婦凌夫以絶人祀者且長氣矣衆翕然書可矜得不死十二月以父喪去己亥釋言改南京吏部右侍郎時當官南京者自視散地多不檢兄與棼叢公刪滌之燁然改觀庚子九月書死囚有長兒者叅且殺人死公訊之則長兒年十四歲時買人子孔還捆戲毆縊而還以他故縊死還兄趣長兒因焚其屍既有疑且長兒年十四未有殺人意情可矜有漏奎者桒捋以挪捉毆人越二十三

日死當伏誅公曰律言以他物傷保辜止二十日今越限且三日何可坐俱得免八月考績北上陛見上顧左右曰尹直好官當留在此欲擢公者遽曰南京亦須得好人遂不果留壬寅秋陪祀帝王廟公因言元世祖以胡人入中國初欲殺盡中原人甚至欲滅人倫豈當與堯舜禹湯並列殆高皇帝念先世嘗爲其民乎然終當改正也甲辰陞南京禮部左侍郎秋朝廷憂旱命大臣同給事中審刑部獄因時給事中多尚嚴刻大臣憚其論劾每聞其論議多曲從之事

多得駁勘公毅然謂朝廷以旱矜刑今務行勘再閱是重滯獄矣何以體朝廷美意乎由是多從公獻冬上表賀聖誕歸謁闕里孔廟丙午春偕王司馬恕諸公爲壽俊會公首倡詠諸公繼和公既又爲之序二月以修葺郊壇工畢祭告天地時成國公朱儀主祀事禮官議當拜大祀殿內公以　皇上時享太廟拜丹陛遣官祭歷代帝王亦拜丹陛成國不蘭於　皇上帝王不嚴於天地顧可拜殿內乎成國從其議居恒接後學苟有一善一能可采錄輙委曲揄揚之真

識大錄

不啻若自其口出故一時名士多出其門卒謚文和逸史劉氏曰觀公生平事績亦多可紀且身儒辯雄熟於典章頗其爲人踈俊不拘小節頗以才氣自負多招物議耳而弇州別記書其借文達廠缺曾取財賄根帶蟠固中外側目無乃過刻也乎

徐溥

徐公諱溥字時用姓徐氏別號謙齋常之宜興人父
漁隱公孝義名著鄉人稱為厚德長者公為兒時已
卓然成人群兒在側不敢為褻語嬉戲少長從里師
游嘗取經典法言為一冊題曰聖賢要語藏夾袋中
以自警里師疑為玩具逼而觀之乃大驚因辭於漁
隱先生曰吾不能為令子師矣一日舅氏從外來稱
他子弟善歌以諷公公曰歌曲能顯親揚名乎若某
所願則異於是景泰庚午中應天鄉試會試下第益
肄力於學至忘寢食寒暑遂成痞疾漁隱先生憂之
與同臥起公猶暗誦舊習不輟甲戌進士第二授翰
林院編修以舊疾作謁告歸天順丁丑 英廟復辟
選東宮僚屬公兼司經局校書甲申 憲宗登極陞
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講充經筵講官預修
英廟實錄丁亥清武職貼黃辛卯丁外艱特遣官賜
祭服闋陞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講學士乙未與禮部
會試丁酉丁內艱賜白金楮幣及祭葬服闋陞太常
卿兼翰林院學士辛丑再典會試陞禮部左侍郎甲

辰 上以山陝旱荒遣祀中嶽西海河瀆諸神公奉
事惟謹所至雨輒應丙午改吏部甄別人物賢否以
佐銓政一時人咸服其公明 憲廟末年東宮舊臣
多為卿相公雖家食而為當道所忌獨未大拜 孝
宗即位始與洛陽劉公同日入內閣陞禮部尚書文
淵閣大學士輿論翕然弘治庚戌復典會試辛亥
憲廟實錄成公以總裁官陞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
英殿大學士賜白金文綺襲衣廐馬甲寅陞少傅吏
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丁巳公以年滿七十乞致仕
上固留公仍令風雨太寒暑免朝戊午陞光祿大夫
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未幾以目疾
求去 上以公累朝舊德方隆倚任屢詔慰留遣醫
診視中使賜羊酒米菜諸物最後辭益懇切乃賜敕
給驛又賜襲衣白金寶鈔仍遣官護送以歸官其一
孫為中書舍人又一年薨壽七十二訃聞贈太師謚
文靖遣行人諭祭葬公德性凝重度量宏遠自少負
公輔之望在內閣十餘年以仁厚養國體以名節勵
士風匡救將順恒以正君德為先其所謀議必欽慎

守成法或勤其有所進白公曰國家法度皆我 祖
宗神謨廟算其所以惠元元者其慮患在不能守耳
豈宜更張 孝宗初卽位止貢獻罷工役黜異端屛
儉邪登用老成一時善政傾動天下耳目雖出宸衷
獨斷而公贊相弼成之功居多時大臣罷廢家居者
夤緣謀復起公力持其議不得行占城奏安南侵小
已命官往問罪公亟疏止之至于薦拔人才常若不
及一善一能無所遺棄或有過誤曲為掩護惟恐不
為完人嘗曰天之生才甚難以微瑕而遽棄之吾不

忍也其進退黜陟惟視輿論為權度不以親疎遠近
貳其心以故終始完節人無間言公前後三擧禮闈
所得多天下名士其在經筵每遇古先治亂興衰之
事敷陳明達而又進止從容中矩度以故 上多嘉
納焉公居家孝友事親能養志聞父漁隱有疾日夜
涕泣以不得躬親湯藥為恨及卒哀毀過禮廬墓者
三年其喪母何夫人亦如之白鵲白鴈之瑞人以為
孝感所致公自奉薄甚菲祭祀賓客未嘗殺一牲至
周卹施予則不少靳惜故舊貧乏不振者經紀不嘗

已事尤好表章先賢邑人吳尙書友雲洪武初死事
雲南事久湮沒公致書守臣請賜贈謚祀享又裒集
諸名公詩為忠節錄以傳于世初入官卽分俸以贍
族人及任內閣乃買腴田千畝為義莊又立條約為
永久計 上嘉其義特命蠲其徭役公學問純正為
文詞必根理道耻雕琢所著有謙齋稿若干卷藏于
家
逸史劉氏曰夫卿相之能否必徵於世而後見公周
愼謙抑對賓客子弟言未嘗及禁密事故凡所以論

議於 上前者皆不得聞然卽其世考之則君德淸
明賢士滿朝百姓安樂四裔賓服公之勳業豈終不
可得而見哉雖無勇功智名而培養國家元氣蓋亦
不小矣

劉健

劉公健字希賢河南洛陽人父任華州教諭先時大母張氏夢一偉人致上帝命持恭玉帶賜其家驚而寤忱然猶有見也時白夫人已有身比寤則報生男矣教諭公大異之景泰癸酉舉鄉試天順庚辰登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成化甲午進脩撰丙申陞春坊右諭德丁酉進左庶子丙午陞少詹事凡三任皆職輔導　皇太子二十三年丁未　孝宗錄輔導功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賜胡騎衷奴戊申改元弘治知經筵事辛亥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甲寅加太子太保賜麒麟服進武英殿戊午加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癸亥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自戊午以來　孝廟御極已十餘年益明習機務力精求治而健以身任天下之事凡進用大臣及政事臧否反覆侃々竭忠悃　上未嘗不嘉納也健又引李謝二公入同輔政　上數御文華殿及平臺召健等至則屏左右俾莫得聞但聞

上數々稱善而已十八年四月初七日　上召至暖閣健等奏曰今國用不充府縣無蓄邊儲空之行價不償正公私困竭之時擣錢一事最為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不可不講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開中徒有其名商人無利不肯上納　上問何故不肯上納健等因極奏討之弊々　上曰奏討亦只是幾家東陽奏曰奏討之中有夾帶奏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等健等又言王府奏討亦壞鹽法　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與健因奏曰臣聞　國初茶馬法初行歐陽駙馬販私茶數百斤　太祖高皇帝曰我終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寘極典　高皇后亦不敢勸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　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耳因言鹽法須整理遷等贊曰請下戶部查議明日降旨云　祖宗設立鹽法以濟緊邊儲々近來廢弛殆盡各邊關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通查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於是中外稱慶知　上益勵精思治如此乙丑　上寢疾召健等至大內進御榻前執手歔欷令　太子侍

並具言軍國重事命健等悉心匡輔健等皆泣受命
莫能仰視　武宗即位健以顧命大臣翼新政舉故
事百度振肅海內晏然屬逆瑾竊柄奸黨盤據國事
日非健率同官自劾上奏其畧曰　陛下即位之初
詔書一下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朝令夕改迄無寧
日百官庶府倣效成風非惟廢格不行抑且变易殆
盡建言者以為多言幹事者以為生事累章執奏則
謂之再擾查覆舊弊則謂之紛更憂在於民生國計
則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
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
破滿朝之公論而不恤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
旨從中出略不預聞或有所擬議徑行改易似此之
類不能一一備舉臣等心知不可義所當言累有論
列多不見允兵戶等部議處鹽法功次等事具
本上陳極言利害拱候數日未蒙　批答若以臣等
言是則宜俯賜施行臣等言非則亦明加斥責而乃
留中不報視之若無使臣等趨向不明進退無據深
憂極慮寢食弗寧亦知內告外順人臣之常但政出

多門咎歸臣等捫心反顧無以自明展轉於衷事非
獲已若諉顧命之名而不進輔導之責因循觀望竊
祿苟容既負　先帝又負　陛下用是共瀝愚誠上
塵　天聽伏乞　聖明矜察特允退休別選賢能代
茲重任少逭分毫之罪幸延犬馬之餘則　陛下優
待舊臣之心勵精新任之義兩盡而無遺矣不報健
又率同官上奏政令十失極其剴切　上付各該衙
門查奏章之未幾戶部尚書韓文首倡九卿共劾劉
瑾太監王岳范亨徐智共為內應健等助之獨焦芳
媚瑾以健不附己力攻健希入內閣致　上震怒傳
旨捕岳等繫獄令劉瑾入司禮監瑾等先嘗奏內閣
納賄行私欺壓內官軍職形於劇戲　上已信之至
是遂令劉健謝還自陳致仕又榜示天下指為朋黨
矯詔奪其官籍罰米健罷政歸西崖李公祖餞欷歔
泣下公厲聲曰何用今日哭為使當日出一語則與
我輩同去矣　肅皇嗣位詢謀遣老意欲召用而健
年已九十矣乃降詔存問明年遣撫臣就其第致米
帛餼羊上尊酒終時壽九十三贈太師謚文靖

遂史劉氏曰公性簡靜重風節學行淳正當 孝廟求治之時盡言匡直多所輔弼及受顧命屢請誅璫不報遂辭政歸真得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之義矣乃猶在野不忘君父聞巡幸江南輒涕泣食不下咽曰吾死難以見 先帝忠愛一念抑何久而益長至今人誦其賢輔不亦宜矣哉

丘濬

丘公諱濬字仲深瓊山人祖普性仁愛專事濟人利物為臨高醫學訓科宣德甲寅郡中大饑白骨遍野業有第一水偷地捨為義塚躬求全骴瘞之累累凡百餘清明還以杯酒隻雞其所行自少至老多類此父傳早卒母李氏守志訓之濬生有異質讀書過目輒成誦日記千言六歲信口為詩歌語皆警拔如詠五指山詩識者知其必為國器稍長博觀群籍每借諸市肆雖釋老伎術亦所不廢年十七始習舉子業落筆為文數千百言立就變出倫輩獨冠著論謂許衡仕元無能改於俗俗又不能行己之道雖不仕可也耆儒碩師初見甚駭之已而又大深服以為先儒未有言及此者正統甲子首舉於鄉主司全錄其五策兩試禮部名在乙榜卒業太學祭酒蕭鎡深器重之為之延譽繇是名益重景泰辛未告歸所與厚者咸贈以詩編修岳正知其後必大成作序以送之甲戌復試于禮部學士商輅主試事閱論策即意其為濬及揭名果然廷試當魁既以貌不揚己之乃寘第

二甲第一選入翰林為庶吉士者十八人溥為首被
命修寰宇通志時洗馬李紹侍諸學士會史館指劉
定之謂溥曰主静生廬陵文獻之邦又承石潭家教
宜其博洽為一時之冠子生海外何從得書籍師友
而乃博洽如此溥自以遠方新進一旦名動京師方
歉然不自足益求人間所未見書而讀之遂以博極
群書稱於時尤熟本朝典故書成授翰林編修溥既
多識有獲發之文章雄渾壯麗四方求者沓至碑銘
序記詞賦之作流布遠邇然非其人雖以厚幣請之

不與天順七年兩廣用兵經年不决溥條列事宜李
文達公賢一見之即代上之　英宗嘉嘆付所司舉
行八年　憲宗登極充經筵講官成化元年陞侍講
命與修　英廟實錄或謂少保于謙之死當著其不
軌之迹溥曰己己之變微于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
挾私怨誣豈可信哉功過皆從實書之三年實錄成
進侍講學士經筵嘗進講吐音洪暢　憲宗竦聽甚
悅五年丁母憂九年服闋復原職十三年續修宋元
綱目成陞翰林院學士溥自出己見撰史略謂朱子

綱目以正統為主然秦隋之末有不可遽奪漢唐之
初有不可遽予者乃作世史正綱以著世變之升降
明正統之偏全有裨世教是年陞祭酒時同官劉健
與溥相[illegible]然健自此不悦又有崇尚内典自謂心學
者共誹且笑之謝侍郎鐸至形諸言論訾其著述劉
學士健謂曰丘仲深有一屋散錢只欠索子公曰劉
希賢有一屋索子只欠散錢健默然甚愧又嘗勸其
門生王鏊謝遷二學士讀書須禮毋狎飲廢事至面
擯毛修撰澄廷對策多出小學史斷全無自得以故

翰林後進多鄙之學士劉吉亦寡學喜溥陞曰南條
止可為數宦耳十六年加禮部侍郎仍掌國子監事
復謂真德秀大學衍義有資治道而於治國平天下
之事缺焉乃采經傳子史有及於治國平天下者附
以己見而其大要則尤在於審幾微以成天下之務
故又首補誠意正心之要曰審幾微自為一卷餘自
正朝廷以迄成功化凡百六十卷名之曰大學衍義
補值　孝宗嗣位之初其書適成乃表上之　上覽
之甚喜批答有曰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備有

稗政治朕甚嘉之賜白金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陞禮
部尚書掌詹事府事且命錄其副付書坊刊行會修
憲廟實錄充副總裁官弘治四年實錄成加太子太
保三疏永致仕不允本年冬奏文淵閣大學士入內
閣復三疏固辭不允乃奏請擇衍義補中要務行之
上見納乃訖務以寬大啟　上心忠厚變士習凡人
才進退政事廢舉一惟　祖宗舊典是循五年天變
上疏大槩論　上改元之初歲在戊申與洪武初元
同符宜釐革庶政盡復舊規因擬二十二事陳時政

之弊其略曰成化間彗星三見遍掃三垣地震無慮
五六百次遍者彗見天津地震天鳴無虛日且異鳥
三鳴于禁中考諸經史天變莫大於彗孛在三垣三
台尤為重地變莫大於震動在京師邊防尤為危急
羽禽鳥動物得氣之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彗孛者
三地震者五飛禽者二今乃屢見於二十五六年之
間變不虛生必有其應臣願體　上天仁愛念　祖宗
基業端身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勿流于異端
節財費勿至於耗國公任用勿失于偏聽禁私謁以

肅內政明義理以絕邪妄慎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
以弘至治庶可以回天災消物異疏凡萬餘言　上
命諸司議行又請訪求遺書　上皆嘉納洪武永樂
以來凡百司朝　覲命吏部都察院考其尤不職者
乃黜之不過數十人其後吏部忌人言務以多黜為
公方岳以下少有微瑕輒黜之黜者亦不敢訴濬深
知其弊言于上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有居
官未半載而黜者所黜徒信人言未必皆實此非唐
虞之法亦非祖宗舊制也　上深然之會吏部上大

識大錄

小庶官當黜者幾二千人乃勅凡歷官未三載者俱
復任雖經一考非有貪暴實跡者勿黜蓋用其言也
醫官有療疾往來其家者以失職怨冢宰王恕奏訐
其短科道言疏出濬意　上察其誣待濬益厚七年
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以
目疾辭不允八年卒于官訃聞天子賜寶鈔一萬貫
贈太傅諡文莊濬性剛直與大臣論政議所未安必
反覆辯論言官論事亦以是非詰之不肯媕婀取悅
無歲不求歸前後凡十三疏皆不允聞訃賜賚之使

璉相接于門切經生文士以奇怪相高或不可句讀考南京鄉試及禮部會試凡怪詞險語皆痛斥之怨誹不恤也及為祭酒尤諄諄為學者言之文體乃復渾厚其在太學論者謂師道尊嚴無愧李文忠公綜理微密則文忠公不及嘗謂朱子家禮最得崇本敦實之意然儀節略焉為考諸儒所言作家禮儀節使好禮者可舉而行朱子微言散見於傳註語錄學者卒未易求乃采其精切要為二十篇倣魯論語作朱子學的其他述著甚富自筮仕至位極人臣凡四十餘年而自處無異常布產業僅能卒歲第宅不踰齊民在都城市屋於蘇州巷南規摸卑陋聊庇風雨始給未嘗少拓人到於今呼為丘閣老巷所得俸餘即充官費絕無贏餘及卒南歸行裝自　欽賜白金綺幣外惟圖書數萬卷而已正德初　武宗素知其名深嘗歷尚寶司丞卒復以曾孫郊繼其官　賜額祀于鄉曰景賢祠以濬配東學士蘇軾以風示天下何喬新稱嶺南人物自唐張九齡宋余靖崔與之及濬四人尹直贊曲江其師東坡其四世以為知言云

識大録

逸史劉氏曰今海內學士家率謂文莊于學無所不窺尤識　本朝典故靡不誦其書稱其經濟乃以揩之史冊其事業亦不多見而負同朝之訾議獨多若閣老餅若論事拚冠若是秦檜而非武穆執論尤僻何哉意者持論過高任性大直欲行其學而無術以運之徒見其持執剛褊遂不免忌者之深耳

李東陽

李公東陽字賓之茶陵人曾祖以戎籍隸金吾遂居
京師東陽四歲能作大書時皆稱為神童　景帝召
見命書龍鳳龜麟十餘字書奏　上甚喜抱置膝賜
上林珍果及內府寶鏹六歲至八歲復兩召試講尚
書益稷篇唯荒度土功一段大義命肄京庠天順壬
午年十六舉順天鄉試甲申登二甲進士第一選庶
吉士成化元年授編修三年與修實錄十年陞侍講
十九年癸卯陞侍講學士二十年充　東宮講讀官

二十二年丙午主考順天鄉試尋丁憂弘治二年己
酉起復遷左庶子兼侍講學士四年辛亥預修　憲
廟實錄成陞太常寺少卿仍兼前職掌翰林院事充
日講官癸丑主考會試七年甲寅擢禮部右侍郎兼
侍讀學士典誥勑八年乙卯命兼文淵閣大學士與
謝公遷同預機務中外相賀以為得人公亦知遇力
持國是知無不言兼稽古纂述之務　上嘗命撰祭
三清樂章公吾上疏言天子祭天地禮以簡為貴祭
不過南郊故漢祀五帝儒者非之況三清者道家邪

妄之說不敢奉　詔時安南侵占城國王奏請命官
往問東陽曰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
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久今若遣官至其國海島
茫茫徒掉寸舌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
而不問損威已多即問罪興師貽患尤大宜勿聽十
年丁巳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東陽復會同官
疏奏未報會武岡知州劉遜逮繫科道具奏　上震
怒俱下獄東陽復上疏救　上為寢威即日召至平
臺議所去留者且出諸司題奏全一一擬斷親賜可

否蓋自是始復奏事舊制焉十一年戊午　皇太子
出閣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　上慮京營總戎多不
得人召公等議更置乃出英國公輩所辭疏面與商
確曰某可去某可調公執筆撰搞　上御書下兵部
行之九月清寧宮災東陽疏曰近年以來災異頻仍
內府火災尤甚或以天道茫昧變不足畏此乃天慢
之說或以天下太平患不足慮此乃誤國之言或以
齋醮祈禱為弭災此乃邪妄之術或以縱囚釋罪為
修德此乃姑息之謀越二日為李廣乞祠預者東陽

以為不可及清寧宮成又召能仁寺僧入大內慶讚
東陽又以為不可　上但從之已未程敏政與試為
給事中華昶所劾　上命東陽覆試壬中會典成賜
玉帶十六年癸亥加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
學士甲子　孝肅太皇太后喪　上以廟制事重奏
召內閣臣面議多公言是用自是不數日輒召問因
事納忠每稱意旨十七年命祀孔子於闕里還上時
政疏命有司議行十八年乙丑　上不豫召內閣三
人入乾清宮直叩御榻聖諭諄復以　武宗皇帝

識大錄

為託公等頓首奉慰出翼日宮車晏駕公號慟幾絕
武宗嗣位允詔冊議謚大制作出公手尤多以侍從
輔導恩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
士又以上　兩宮尊號恩賜誥命階光祿大夫勳柱
國贈及三代㫖　孝廟實錄為總裁官正德丙寅春
初開經筵命同知經筵事　上親耕籍田預九推列
三月幸大學釋奠先師公分獻兗國復聖公八月冊
皇后充納吉納徵副使公既受顧命毅然以天下為
已任事有未當偕同事二公盡言匡正無所忌避至

再至三不報又以詔書不信政令失中條陳十事指
斥貴近自劾失職乞解任時逆瑾已柄用於是劉謝
二公皆得謝去而公獨留公據案泣連疏懇乞同
罷　上素重公兩宮亦言舊臣惟此一人不宜聽其
去瑾不得已故留之公以病不良於行乃詔免朝日
赴閣與新命焦王二公同治事已而進二公官遞加
公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公卧
家懇辭丁卯春正月猶不起閏正月　上偶遣和力
疾出尚寶卿崔璿御史姚祥張彧主事張偉給事中

識大錄

安奎各因事被繫瑾方欲示威俱令枷號公奏各人
所坐自有本法枷號重典不宜濫施俱得寬釋通鑑
纂要書成賜宴於禮部瑾以修書盛典欲因以示恩
公謂此書　先帝所命不及進御覽敢言功瑾內銜
之會進焦王二人少傅而加公正一品俸鎮守中貴
有請便宜行事者公執不可一日早朝有文書一卷
投於丹墀錄瑾過惡　上退坐東角門留百官不放
班每傳旨令跪瑾等面詰何人所為衆冒暑忍飢又
跪逾有仆地曳出而死者數人申刻一時三百餘人

俱下詔獄東陽論救乃得釋有山東梁姓者自陳嘗
捕盜七十人乞陞土官巡檢都察院覆奏請查舊盜
七十家寓主滌沽俱照新例籍沒發遣東陽皆極言
之乃得免查究理又巧取橫歛因而窘迫文臣凡有
公措註誤微以姑免提究為名各發米實邊士大夫
畏其凌虐甘心從罰初自一二百石後漸增至千五
百石東陽委曲開導理執不從乃從邊倉移為閭倉
地雖稍近猶不能堪後因理欲天下府司州縣損積
倉粮東陽因言各官罰納其在邊閒多勞少益不若

原籍預備倉上納却為費用遂免輸邊之勞其随事
應變潛消默奪使天下陰受其福類如此四川鎮守
太監羅籥請便宜行事理主之東陽力言不可因奏
曰　太祖高皇帝設官定制在外都布按三司都司
管兵而不管錢粮布政司管民而不管軍馬又有按
察司管糾劾刑名而軍馬錢粮皆不得管其權蓋分
而不專此　祖宗防微杜漸深意永樂以後漸差都
御史在外巡撫其有番夷去處則置鎮守總兵官後
差內臣一同鎮守撫安軍民防禦賊寇其權雖同而

不專故勅諭之詞曰會同計議停當而行毋得偏執
違拗未有一人專制一方者且如四川所奏王府宣
慰皆其綜理夫以親藩之隆重土官之狡悍彼心不
服則變隙必生又如舊有草寇生發則調兵征勦土
官必須奏請所有關係亦非細故今既革去巡撫若
并付鎮守衙門任其進止非唯事體不便恐鎮守一
人亦自擔當不起百五十年所未有豈敢一旦增添
若天下鎮守比例而行則其所係又不止一方而已
乃批出止便宜除如所議陳俊之得罪也理因以及

漕運總兵官平江伯陳熊以濕潤米苛項银為贓遂
致大獄必欲置之死東陽力爭理謂熊所犯罪重不
宜姑息東陽曰甚誠姑息但非姑息陳熊乃姑息陳
瑄耳瑄在　太宗朝開濟寧河道以通漕運有大功
金書鐵券子孫皆免死豈可盡革以傷武臣之心理
曰國初功臣如常遇春鄧愈湯和輩百戰之功今其
子孫俱已革陳瑄不從所致有功豈足深惜東陽曰
漢高祖親定十八功臣位以蕭何為第一蕭何不曾
所致但因供給餽餉不絕遂以為萬世之功蓋足食

然後足兵食當時餽餉不絶饋百張良十韓信豈能
助漢蕭何餽餉備是一時爭戰之日陳瑄通南北漕
運每歲四百萬石至京師誠國家萬世之利也瓚不
吝止革無爵會寘鐇之變　朝廷命將出師詔告天
下內一欵取回各處差出官校瓚不然曰是要革行
事衙門此罪朝舊例如何可革東陽曰舊例行事官
校止在京城今差四外聲勢烜赫驚駭天下姦詐之
徒因而矯托真偽莫辨近已累犯煩朝廷處分若真
者取回則偽者無所容矣因以順天元年舊稿示之

瓚乃語塞八月十三日寧夏獻俘既入東安門　上
親賜宴勞太監張永乘間出懷中疏奏劉瑾十七事
武宗震怒當夜遣人執瑾次早令太監溫祥寺持永
疏至內閣讀畢徐問曰今當何如祥業曰已收逮矣
東陽曰此聖政也天下望此久矣祥輩乃曰須傳旨
行東陽援筆擬進於是降旨特令凌遲三日諸被害
者爭拾其肉嚼之須臾而盡天下聞而快焉是時籍
瑾書籍得秦府永壽王為瑾慶壽詩序中間稱謂過
於卑諂　上怒甚欲降勅切責東陽上疏曰自古治

亂賊者正名定罪誅止其身昔漢光武平王郎得吏
民交通文書數千章不一省視會諸將燒之曰令反
側子自安歷代相傳以為故事當劉瑾專擅亂政之
時假托　朝廷威福以劫天下生殺予奪唯其所欲
中外臣民雖不盡意侍之性求書信繼於法有得但
因畏罪避惡多不得已況王府懿親尤宜優待若指
此論罪降勅切責則凡有書信餽送者不知其幾傳
聞驚駭各不自安或愧懼終身或遂致失所今劉瑾
已正典刑伏乞　聖明廣大涵容將此壽詞置之不

問一應文書并行燒燬以滅其迹使人心安帖　上
以為然悉焚其往返文字無延及者　上以東陽有
又正功加特進左柱國廕其從子兆蕃為尚寶司丞
復上疏曰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上天所付託生民
所仰賴　高皇帝櫛風沐雨十餘年而後定何其勞
也　文皇帝南征北伐定鼎詒謀亦二十餘年而後
成何其難也　列聖相承兢兢業業罔有怠荒　先
帝顧命唯欲　陛下早嗣大位早成大婚光前裕後
衍無疆之澤聖慮所及何其深且遠也臣願念上天

付託者重思　祖宗授受者念體生民仰賴者切毋
於朝奏講談之暇安處宮闈溥施恩澤起居以節游
豫以時保養天和培植國本則六氣莫能侵百邪不
敢泉近矣巨寇劉六起畿甸群黨勢甚張大王師屯
德州惠安伯張偉不敢出提督馬中錫以鄉黨墳墓
所在恐為所脅制倡為招撫之議司禮張永以問公
公憤然曰此賊本　朝廷編氓非夷狄比今攻掠州
縣拒敵官兵赤子遭其荼毒者數千萬　朝廷養兵
百五十年用在今日且方出師而以招撫為計有血

氣者宜痛心疾首而食不下咽也更有何說永等嘆
曰老先生終是老成人議遂定七年平加廕一子為
錦衣衛指揮上疏力辭有獻密計者托言京軍不習
戰陣欲調宣府邊軍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軍如數
戍邊每歲春秋番換如班操例　上遣司礼監與谷
大用至閣議東陽力以為不可大用謂此事非我輩
所為自有先入之說東陽曰某等職在論思知其不
可君勉強曲從即有後患献計者不知何在而執筆
者固存彼遂再四乃具揭帖略陳其故曰宣府京師

北門切近胡虜十分要緊朝廷屯宿鎮兵分地防守
尚恐不給每年河南等處邊軍輪班備禦近因劉賊
猖獗動調官軍乃是一時權宜非得已也况今正是
防冬時月如以　聖駕看牲在近欲比常加意竊見
總兵郤永見在滄州宜令兵部密切行文暫帶領邊
軍近京住劄事畢之日仍令還鎮庶事體穩當人心
安靖而內意已定司禮監文書官迫令撒票去　上
坐乾清宮門必欲今夜批出東陽等乃具題擬言其
不便曰京邊官軍各有分地有急事互相應援今無

事而動一不便也京軍備邊不習戰陣恐傷國威二
不便也京軍出京駭人耳目未免驚疑三不便也京
軍在外倚恃強勢強買貨物姦汙婦女將官護短不
肯禁邊方受害不敢言四不便也邊軍在內押恩市
恩傲睨軍民蔑視官府治之則或不能堪縱之則愈
不可制五不便也遠違鄉井拋棄骨肉或風氣寒暖
不相宜或鹽糧供給不相續六不便也糧草之外必
有行糧布花之外必須賞賚非緊急不得已之時為
糜費無極之計七不便也往來交錯日無寧息或突

起於道途或患生於肘腋八不便也亦京營之空虛
見中國之單弱九不便也西北諸邊見報聲息告急
之地正須繁應脫有疎失咎將誰歸十不便也今五
府以為不便六部等衙門以為不便六科十三道皆
以為不便臣等以心腹之臣居輔導之地若阿徇委
順勉強曲從是滿朝之臣皆有為國之心而臣等獨
當誤國之罪萬死不能以塞責矣所有前項事情臣
等不敢別議翌日內降行之東陽遂乞休賜勅俞允
痊其送子兆延為中書舍人公既致仕非展墓不出

宅東有隙地構軒為石假山諸所厚者日造閒碁局
詩酒隨意所適丙子年七月公卿大夫士奉觴獻壽
者踰月不止積勞與熱病臥不能興至七月卒聞者
莫不嗟嘆曰西涯先生亡矣有司以訃聞 上賜寶
撥一萬貫致米布為賻遣禮部官諭祭九壇贈太師
諡文正國朝文臣諡文正者自公始公天資英邁讀
書一目數行下輒成誦不忘少入翰林即負文學重
名然恒持謙沖未嘗以才智先人資望既積而當道
殊不意嫌每沮抑之士論譁然不平公裕如也比柄

用遭遇 孝宗不時召對啟沃之功為多更化以來
值權奸用事隨事應變所以解紓調劑潛消默奪天
下陰受其賜者公不自言而人亦鮮知之是時微
公衣冠之禍不知何所極也公位既顯恒以盛滿為
憂顧受知 兩朝求退愈切而眷留愈至事父孝謹
嘗夜歸寒甚父口占一絕諭之自是終身不夜歸痛
母劉夫人早世語及哀不自勝養繼母麻太夫人如
母清約之操出自性成冬月不爐披册操觚不勝其
僕輒就日而暴之日移亦移其儉如此有興化守者

亦公門下士以覲事至京織兩帕四扇令從吏饋公
公曰扇以染翰固可但多帕奈何吏頓于庭乃啟緘
取扇而歸其帕云即此一事古風可想已見張東沙
芝園集公致政後邃菴楊閣老載酒肴過懷麓堂為
壽觴以金公詩曰公近亦有此器耶邃菴有慚色自
是不敢用以觴云 趙司成永號類菴京師人一日
過魯學士鐸邸魯公曰公何之司成曰憶今日為西
涯先生誕辰將往壽也魯公曰吾當與公偕公以何
為贄司成曰帕二方也魯公曰吾贄亦應如之入啟

苛索帕無有躋踏良久憶里中曾餽有枯魚令家人
取之家人報已食其半魯公度家無他物即以其半
截與趙公俱往公所稱祝公烹魚沽酒以飲二公歡
甚即筆倡和而罷公仕宦五十餘年柄國且十有八
年矣卒之日不能治喪門人故吏醵金錢賻之乃克
葬則公平生所以褆身者已被時權璫狂側公卿鮮
不受其螫者而卒不敢有加于公公豈有權術牢籠
之哉毋亦貞操潔履有以服其心耳所著有懷麓堂
前後稿各若干卷別有南行北上東祀諸錄真行草

隸俱有法而篆書則一刻近習復古之功爲大云
逸史劉氏曰公在泰陵時與劉謝同寅協公忠勤不
懈人皆賢之及事康陵三人同爭誅瑾劉謝去而公
留人遂爲公短豈達權之論耶夫權奸亂政率皆一
去明高則國家烈禍其孰弭之公乃周旋曲濟隨事
變通使之潛消默奪而不覺保護善類　朝廷陰受
其福不既多乎至于清望弗渝休休不尋政歸鄉寺
尤不易得也

謝遷

謝氏之先爲臨海人其祖曰瑩號直菴仕終福建布
政司都事瑩生恩號簡菴則公之父也簡菴自臨海
餘姚所遷新居而公生直菴公因以爲公名復字之
曰于喬直菴在閩治道多開釋無辜人謂其必有後
及公生而聰慧異常年數歲偶對輒時有奇句且志
趣不凡皆以遠大期之成化甲午鄉試爲第一人乙
未會試爲第三人廷試爲第一甲第一人授翰林院
修撰奉詔入館進學勤而且謙爲諸元老所重御史

其驟陞都憲臺中循例請公爲文以賀峻拒之衆遂
知公正直不可妄干矣辛丑同考禮部一甲三人其
二皆公所取士也咸服其精鑑癸卯冬滿九載陞右
春坊右諭德甲辰再同考禮部　孝宗皇帝毓德春
宮慎簡侍從首及公乙巳充經筵講官丁未　孝宗
登極推恩官僚陞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講仍
加俸一級初開經筵奉勅爲日講官與修　憲廟實
錄內侍郭鏞者請選妃嬪以備六宮公言上方諒陰
豈宜有此俟陵畢徐議之未晚也命禮部議如公言

上方勤學公務積誠以開悟聖聰每先期輒焚香莊誦如侍天顏及當講敷暢詳明甚稱上意庚戌以省覲請上嘉其孝聽給驛往且賜金帛為道里費辛亥實錄成陞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俸如前冬十月毋卹宜人卒癸丑簡菴公又卒訃聞皆蒙特恩賜葬祭益工念公春宮舊臣且任講筵眷注甚切思有以柄用之矣乙卯春詔以本官入閣辦事時猶未終喪八月服闋赴京疏辭不允且陞詹事兼秩如舊益皇太子將出閣讀書欲重儲端之任故以

輔臣領之也丙辰命主會試是歲累有鶴袍犀帶之賜丁巳勅修太明會典為總裁官戊午春 皇太子出閣奉勅陞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公因上疏以親賢遠佞勤學戒逸為 皇太子功 上嘉納之清寧宮災上疏請修人事以應天變詞甚剴切且引咎避位不允己未賜一品服太監李廣死欲例加恩典公力陳其不可辛酉虜犯大同上為之旰食公疏安邊機宜以進 上即行之本兵預慮軍興或乏欲加南方折銀每石三之二公曰先朝以官田

税至重故力折銀以寬之今若再加民不堪命矣盍節用以紓之乎虜騎尋遁罔用不乏其事遂寢時視朝稍晏諸司章奏或有不報者兼以工役煩繁公累言之皆見采納且有玉帶蟒衣之賜癸亥會典成陞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武岡蠻寇平賜俘奴一人甲子以災異再乞避位不允 孝肅太后崩禮官預擬與 孝莊太后並祔太廟公請命集衆議以正典禮尋別立奉慈殿以祀之時承平既久政漸寬弛而近習怙侈尤甚有齋玄者奉使武當山欲

載激濁揚清便宜行事等語于勅中遼東守將張天祥妄殺冒賞近倖欲曲庇之公皆執不可至觸聖怒不卹也內府各庫及諸倉場馬坊滋事內臣多作奸索賂民不勝其害而御馬監軍士自以禁旅不隷本兵冒名冗食莫敢誰何其弊尤甚一日忽召對命適行禁約且令所司搜剔弊端嚴立條科有犯者必懲不貸皆從公之請也公知 上圖治甚切委任甚隆思盡革諸弊以肅政化若軍將之曠缺戶口之衰耗以及屯田鹽法馬政等事將漸次修舉而害事者篤

矣惡世者有遺恨焉時乙丑五月也　上大漸召至
御榻執公等手諭之曰朕在位十八載惟卿等數人
皆與朕相知朕今亦與容其善輔嗣君聰明仁孝可
勸之進學無忘朕今日之命也公等悲慟而退　武
廟登極勅加少傅兼太子太傅餘秩如舊纂修　孝
廟實錄充總裁官初開經筵賜冠帶衣履益追念先
帝遺命付託之重待公等甚厚但近習蠱政漸不可
長戶部尚書韓忠定公率百官伏闕論之賴公等主
張於內寔諸犯於法會事頗泄遂不克公等皆不能

識大錄

安于位矣十月一再引疾乞休遂允之賜勅給驛仍
賜全幣襲衣公等既去吏部尚書焦芳入閣而太監
劉瑾擅柄於內芳急於倖進憾公嘗舉王文恪吳文
定二公而不及己瑾又以公等先嘗裁抑其黨及今
廷論之故尤切齒焉二人乃深相結納欲甘心于公
因遣偵卒四出伺察公事竟無所得會鄉人有賢良
應薦者瑾謂遣詔拾以為公咎與劉公俱誣狀又矯
旨令公弟武選員外郎廸致仕子編修丕除名且欲
追奪公誥勅會瑾敗而止公之去位也臺諫交奏留

皆遽繫詔獄備遭慘毒至死不悔亦可見天理之在
人心不容泯滅矣公既歸理意叵測人皆危之公曰
天祐皇明我當無他不見劉元城之事乎處之裕如
日與客圍棋賦詩以自娛若不知有憂患者歲嘗大
饑出粟以賙貧乏族黨鄉閭賴之祠堂成每日必具
衣冠率子弟焚香恭謁忌辰必茹素祭物豐潔其儀
一遵文公家禮俾世守焉又先世遺有常稔田若干
畝先生護供祠墓祿稍羸即別買田代之分給弟姪
又置田儲粗供家塾建方石書院賙宗黨治喪併患

識大錄

難之不賂者其處宗族仁義忠厚之行多可尚如此
庚午瑾誅詔復職致仕乙巳　世宗登極臺諫疏薦
公遣行人齎勅存問復官廩輿隸如舊而增其數爲
武選君起爲參議編修復任翰林公遣正八謝溫音
褒答陞爲中書舍人癸未復令有司特加存問丁亥
二月遣行人陳侃齎勅起公于家且命鎮巡藩臬敦
請上道十月抵京勅進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公
在舟中嘗具二疏大意以安靜寬厚爲本及八朝自
度衰年且難狥時力求生還遂不果　上然上之待

公則甚陰當以天寒免朝參以除夕賜御製諸詩卻
把賜錦織大帶以疾在告遣太醫視藥餌遣中官賜
酒米少間則遣鴻臚卿諭視事而公竟以疾辭　上
祭公誠懇特從所請諸凡恩澤視前加厚為中書正
奉旨護送以歸少卿至亦欲請行公曰汝方侍日講
宣可卽其私宜盡心職業勿以我為念也公歸適生
女孫五世相見人以為難己丑九月病頗亟寓書二
子以不及見為恨會中書以疾請告少卿亦侍母還
相見甚歡疾遂愈又明年辛卯二月乃卒年八十有

識大錄

三訃聞贈太傅謚文正遣官諭祭治葬公器宇豐厚
風神秀朗見者知其為壽俊元臣其忠誠端愨始終
不渝所謂清白之操百煉愈精剛毅之氣萬人必往
誠如聖諭也其學以明義理為先為文正大溫厚不
事雕琢可垂不朽在內閣時劉公敢於任事而資公
之謀斷李公長於為文而資公之典則公可否其間
不阿不激同寅協恭所以輔成盛治者端在是也
邊史劉氏曰臣子立朝幸而時際太平君達賢聖坐
謀廟畧其効忠猶易至于權奸竊柄上下不交利害

識大錄

所關禍福立斷死生去就不能自主只知危言法語
與社稷爭安危廟堂爭名器朝廷爭治亂則非風節
素勵學識有源若我文正公者出處幾何而不渝也
賈錄稱其剛正有大臣風知言哉

焦芳

焦芳字孟陽河南泌陽縣人天順甲申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歷陞侍講學士降湖廣桂陽州同知陞山西霍州知州四川提學副使調湖廣陞南京通政司右通政以憂去服闋復除本司右通政再以憂去服闋改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講學士陞禮部右侍郎轉左改吏部陞尚書尋加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吏部尚書如故芳雖居翰林素寡學性復凶險惟事阿附以圖進取始比尹旻父子尹敗坐謫其為吏部尚書時值正德初元逆瑾等號八黨方以盤樂導上內閣九卿率百僚伏闕固爭將除之芳潛通於瑾得先為之地由是大學士劉健謝尚書韓文揚守隨等相繼得罪以去八黨勢益張瑾遂擅政引芳入閣表裏為奸凡瑾之変易成憲濁亂海內欲以淫刑峻網杜塞言路威震軍民皆芳導之者為　孝廟實錄總裁官肇削任意尤惡江西人一時先正名卿無不肆醜詆以快其私忿所書多矯誣不根往往投意所厚若段炅輩使肇之扶瑾威以拜象口同官避禍皆莫敢竄定一字其子黃中尤狂誕恣肆會試初中式芳必欲處以魁選廷試策搞出郎中劉武臣傳付黃中既弗獲如願芳以為諸抑之其從瑾以擅充政事為名改編修顧清等二餘人為部屬亦出芳意累科錄案止一甲三人芳請并黃中與三甲第一人胡纘宗策俱錄之遂授黃中翰林院檢討纘宗又劉宇之子仁等六七人俱傳奉為庶吉士黃中尋陞編修踰年復陞侍讀超躐貴序皆前所未有也芳既狠戾黃中又以惡濟之故毒螫滋甚時土官岑濬所沒入家口當給賜大臣芳聞濬妾有殊色求瑾得之嬖甚與妻及日至持環刀欲殺之後病卧黃中遂與亂父子麀瀆穢不可聞芳為吏部時郎中張綵與瑾同鄉有才辯芳力薦之不數年代為尚書欲以媚瑾且籍為姦利綵德之言輒聽久而漸厭苦之時為異同由是有隙段炅亦瑾鄉人險薄士也初為芳腹心既而見其勢衰轉附綵盡發芳陰事互擿於瑾瑾大怒芳懼乃乞致仕去瑾伏誅科道交劾芳父子黨逆請正法皆褫職為民一時公議猶憤惋以為

失刑後大盜趙鐩流刧河南入泌陽黃中先輸貲其
積以遁鐩適抵芳所居地得金帛無筭芳僅以身免
又盡發先塚燬其骸無餘憾猶未釋取芳衣冠被庭
樹而縛如首罪狀歷數其惡厲聲曰爾當萬死命解
士腐之白刃交下麋盡乃已且曰使吾得手誅此賊
以謝天下死不恨矣議者謂盜賊猶如疾惡云以正
德十二年卒
逸史劉氏曰芳一儉薄小人黨附逆瑾濁亂朝政凡
瑾所為皆芳導之而貪財婦色父子黎慶纖不可聞
雖鐩竹書罪不不盡辜乃生竊權位死全首領何以雪
衆憤而垂常惡耶至大盜趙鐩且恨不能手誅此賊
以謝天下懸芳衣冠而斬之其抵惡當何似也

王鏊

公諱鏊字濟之姓王氏吳之洞庭山人自幼穎悟不
凡十六隨父讀書太學太學諸生爭傳誦其文侍郎
葉文莊提學御史陳士賢咸有重望于時見而奇之
曰天下士於是名聲動遠迩成化甲午應天鄉試第
一主司異其文曰蘇子瞻之流也錄其論策不易一
字乙未會試復第一入奉　廷對衆望翕然執政忌
其文乃置一甲第三時論以為屈授翰林編修閉門
力學避遠權勢若將浼焉九載陞侍講　憲廟實錄
成陞右諭德尋薦為侍講學士兼日講官每進講至
天理人欲之辯君子小人之用舍必反覆規諷務盡
啟沃方春　上遊後苑左右諫不聽公講文王不敢
盤於遊田　上為罷遊構罷常召所幸廣礮之曰今
日講官所指殆為若等好為之時　東宮將出閣大
臣請選正人以端國本首薦用公以本官兼諭德尋
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既而吏部闕侍郎又遂以為
吏部時北虜入寇公上籌邊八事雖忤權倖而卒多
施行時方災異內閣謝公引咎求退遂舉公以自代

武宗在亮闇內侍八人羨逆亂政臺諫交章中外洶
洶公協韓司徒率文武大臣伏闕以請 上大驚怒
有旨召公等至左順門中官傳諭甚厲衆相視莫敢
發言公曰八人不去亂本不除天下何由而治論議
侃侃韓亦危言繼之中官語塞一時國論以為重然
自是八人者竟分布要路瑾入柄司禮而韓公遂逐
內閣劉謝二公亦去矣 詔補內閣缺瑾意欲引冢
宰焦衆議推官瑾雖中忌而外難公論遂與焦俱入
閣瑾方威鉗士類按索微瑕輒枷械之幾死者累累

公並言於瑾曰士大夫可殺不可辱今既辱之又殺
之吾尚何顏於此由是類從寬釋瑾銜韓不已必欲
置之死無敢言者又欲以他事中內閣劉謝二公前
後力救之乃皆得免大司馬華容劉公以瑾舊怨逮
至京將坐以激變土官岑氏罪死公曰岑氏未叛何
名為激變乎劉得減死戍肅石淙楊公於瑾謂其築
邊太費婁以為言公曰楊有高才重望為國修邊乃
可以功為罪乎瑾議焚廢后吳氏之喪以滅迹曰不
可以成服公曰服不可以不成葬不可以苟景泰汪

妃褒貶其禮公曰妃廢不以罪宜復其故號葬以妃
祭以后皆從之當是時瑾擅頓中外雖意不在公然
見公開誠與言初亦間聽及焦專事諂阿議孤不協
而瑾驕悖日甚毒流縉紳公遏之不能得居常戚然
瑾曰王先生居高位何自苦乃爾耶公日求去瑾意
愈咈衆虞禍且不測公曰吾義當去不去乃禍耳瑾
使伺公無所得且聞交賚亦絕乃笑曰過矣於是懇
疏三上許之賜璽書乘傳歲夫月米以歸時方危公
之求去咸以為異數云公既歸吳屏謝紛囂翛然山

水之間究心理性尚友千古至其與人清而不絕於
俗和而不肴於時無貴賤少長咸致慕悅服有所興
起平生嗜欲澹然吳中士夫所好尚珍賞觀遊之具
一無所入惟喜文辭翰墨之事至是亦皆脫落雕繪
出之自然中年嘗作明理克己二箴以進德砥行及
充養既久晚益純明其所論造後儒多未之及居閒
十餘年海內士夫交章論薦不輟及 世宗即位始
遣官使禮歲時存問公上講學親政二篇後將復起
而公已沒壽七十五贈太傅謚文恪祭葬有加禮四

子延喆中書舍人延袤南京中軍都督府都事延陵郡學生延昭尚幼皆彬彬世其家

逸史劉氏曰先生起家經術其文為天下傳士弟子員牖法精于性理所論著性書為王文成賞取而傳涉淹貫誠哉　明儒宗功業雖未得竟然能軒富貴職机蚤退不沾沾祿位名身兩全詩曰吉甫作頌穆如清風豈其庶幾乎

劉宇

劉宇字至大河南鈞州人成化壬辰進士授上海知縣陞御史瑞州知府副使按察使右僉都御史副都御史右都御史總宣大軍務時瑾專政宇趨退諂首以萬金賂之遂論修邊功賜金帛廕子為錦衣衛百戶丁卯召入掌院事加太子少保宇恃瑾擅恣御史有所彈糾輒鞭扑之尋陞兵部尚書加太子太傅轉吏部尚書加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屢受玉帶蟒衣之賜瑾鄉人張綵為文選郎中事皆由綵出宇充位而已瑾欲用綵為吏部尚書乃加宇大學士入文淵閣瑾三日聽以省墓歸越二年卒于家宇麤傷無才猷徒以軀幹魁梧致顯位其為總制時奢靡無度奏帶僕從十數日責有司肆盛還供億之賂劉瑾入掌臺事請勅箱制御史小過輒撻瑾以為賢擢兵部尚書舉用將領賄賂狼籍迨轉吏部索賂於縉紳不逮債帥之餽乃悔曰兵部自好何必吏部也未幾張綵為侍郎凡所舉措綵與瑾謀協而行宇尸位而已瑾重信綵並欲擯之尚書將罷宇以宇夙厚乃俾入閣宇飄

辭且乞省墓許乘傳還宇將陛內閣任請於瑾置酒閣中瑾親詣拜賀明日宇猶入閣瑾鬨之曰此地豈容復入哉宇乃不敢入而行踰歲得請休致議者謂其流毒善良不及焦芳儼然黃扉不及曹元云

逆史劉氏曰宇登相甫三日即去不得復入乃恣赴邊儲遺賂逆瑾且鞭扑言官不顧名義只知獻媚以博數日之位為天下所不齒亦何益哉

曹元

曹元字以貞大寧前衛人成化乙未進士授工部主事陞員外郎郎中浙江左參政弘治十八年擢山東右布政使進左布政使正德二年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尋改陝西三年召為兵部右侍郎進左侍郎陞尚書四年加太子少保賜蟒衣玉帶五年二月改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供事內閣元與劉瑾有葭莩之舊故位屢進實緣入閣上諭恥之是年八月乙亥瑾誅元上疏言頗宥不職之罪聞更生之門為太平之民守先人之墓制擬哀鳴詔准致仕越三日辛丑科道具劾復黜為民卜六年卒於京第年七十三元歷任中外無他才能徒以瑾親黨驟進本兵文冑入內閣居之不疑對人惟日飲亡何諧謔道市井鄙語而已老無子息而寵治第於京師其觀知多竊笑之每從瑾所飽飲而出意氣得甚瑾敗所藏遺禁臟閉每乘夜竊焚之未幾貪悍遂市其居於貴家將死自作墓銘曰我即死推背銘我評者謂其猶愈於焦芳之怙終稔惡云

逸史劉氏曰元本與一長獨與瑾親暱躋顯位人望
已不相孫衆皆鄙之及瑾敗元知不免無俟人言自
請退省哀憐之狀不忍擊但不敢有為假竊聲譽罵
禍殺人勝于焦芳劉宇矣

王竑

王竑字公度武昌江夏人戍籍河州正統四年進士
竑正直剛毅有經濟才初爲戶科給事中郕王監國
初坐午門南面視朝百官劾王振誤國請彈文未起
錦衣指揮馬順振黨也從旁叱言官去竑奮臂起曰
順前黨振陷 上蒙塵今日 上前叱逐百官又敢
無上如此即捽頭髮口咬其面順倒地百官因批殺
順 上起入宮猶倡百官慟哭不已 上令太監金
英問所欲言對曰王毛二長隨皆振黨請置於法遂
於門隙中出二人捶殺之血漬丹陛戕遣都御史陳
鎰籍振家并共黨時餘黨尚多皆惶怖不自安而虜
騎又充斥朝廷欲姑安餘黨之心而嚴慎防虜之策
乃令衛士傳宣諸論事者餘黨即爲流言以恐諸論
事者竑與妻子決曰吾今事乃忠義所發忠臣爲國
以死爲安爾爲吾妻子當死節耳所遺幼稺寧無尚
義者爲吾育耶遂與諸論事者入朝廷諭以前意竑
還乃悉心經畫防虜之策冬虜犯京師命竑監守北
城軍當是時北城諸將獨戰勝追虜京師解嚴竑上

言虜去不大挫必再至宜亟為戰守計勿遂謂無事
陞僉都御史守居庸關訓練士卒繕塞時邊軍洶〻
竑以大義開諭正色以率之沉静以鎮之人心感動
北門屹然尋病還京蕭啓代之景泰二年總漕淮上
三年兼廵撫清理鹽法賑濟時徐淮大飢民流死者
相枕藉竑盡所以捄荒之術繼而山東河南流民猝
至竑不待奏報欲盡發廣運官儲賑之主者頗難之
竑曰民窮至此吾恐遺憂朝廷故欲亟發而不吾從
脊变必先殺尒以謝衆吾乃請罪於朝耳主者不得

已從之近者人日飼以粥遠者量散以米流徙者給
米以為道食被鬻者贖其人以還其家共用米一百
六十餘萬石全活者數百萬人擇醫四十人空庾六
十楹處流民之病者死者給以棺為叢冢以葬之窮
晝夜竭精慮事〻躬理有所委任必委曲戒諭出於
至誠人〻為盡力或述其行事為捄荒録世傳焉先
是淮上之飢　帝於樓輿上閲疏驚曰柰何百姓其
飢死矣後得竑疏輒開倉賑濟大喜曰好御史不然
飢死我百姓矣竑所至政先除姦貪墨吏聞風恙遁

其逮問者無所寬假閭閻豪右凨肆侵橫者必捕罪
之相戒不敢犯一時吏民畏之如神明四年上疏言
山東河南東昌開封抵江北徐淮去年正月大雪異
嘗旻秋雨水人民廬舍漂蕩麥稲渰没老稚顛連流
徙迯者新春雨連月寒沍倍冬不識天意何在嘗觀
易泰卦象曰内陽外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否卦象
曰内陰外陽君子道消小人道長益陽為君子陰為
小人今方春陽長其候類秋冬是陽盛陰微殆食禄
者君子少而小人多故也然小人之行豈懦而無用

鈍而不敏訥而無言愚戇而冒犯天怒者乎必其欺
詐若誠敬便佞若忠鯁太貪若廉大姦若愚即書所
謂静言庸違孔子所謂色厲内荏者是也伏望　皇
上念　祖宗社稷之重上天咎徵之戒責有位之臣
痛自修省改圖進君子退小人俾忠良者任政姦邪
者屏處又必省刑罰而止聚斂節財用而抑貢獻罷
無益之工嚴無功之賞散財以收民心愛民以植邦
本庶幾人事修而天變可回然欲辨君子小人邪正
又必本於聖德之明膺伏望　皇上日親講臣俾陳

二帝三王與 祖宗列聖養心修德之要以清出治
之源則凡君子小人莫逃天鑑矣臣濫處臺憲致兹
灾異無所逃罪伏乞罷歸田里 上嘉納引咎勑諸
大臣修省下有災郡邑賑濟竑又上疏言飢民流徙
就食臣分遣屬吏治河贍賑每遇過舟量令出米為
粥分給賴存活者一百八十五萬八千五百人勸諭
富有力家出米麥穀粟二十五萬七千三百石銀三
千七百七十兩錢綿布半之量給被災者五十五萬
七千四百七十九家缺農具種子七萬四千三百九

十三家亦以官物賑給民流去撫來復業者五千五
百九十三家他境流冗安輯者萬六百餘家幸賴
聖明盗賊稀少碩鴻雁之哀鳴方息鵾鶴之栖戢未
寧更籍休養庶底康寧四年少保陳循戶部尚書金
濂皆言竑心純政平委曲調劑弘濟民艱況總督漕
運姦貪畏憚兼理巡撫兵民慕戴陞副都御史仍治
淮安 上皇復辟言者追論其犯闕事謫浙江參政
尋除名編管江夏居半歲 上覽奏疏見竑有正論
理等恩義等語傾左右曰竑所奏多為朕也乃命還

河州天順五年孛來寇陝西我兵再敗京師曹賊叛
傷二三大臣李賢薦起竑視師會虜退再莅淮上迎
拜道右者如蟻歡聲雷動會漕河涸禱祀輒大雨即
日江水漲溢舟楫通行凡所措注威行恩施救望益
重會歲大飢即先發漕米數萬石賑後方具疏劾罪
憲宗即位叙用名賢陞兵部尚書具奏令天下邊
將各陳戰守方畧嚴簡兵馬勒屯種復武學時兩廣
大肆刼掠陝西虜在河套四川道鐸作亂廣西湖廣
兩省傜獞入境邊報日至竑居中調度規畫允合事

宜都督趙輔都御史韓雍皆奉 廟謨而行俱成功
凱還時有條奏客雲古北之邊事者命下兵部議之
竑謂其言可行遂以聞有忤 上意越兩日不報竑
具疏以待 上不加罪或有為竑慮者私謂竑曰自
今凡事宜慎重事有大利害可不計耶竑曰自今不
遇此等事則已遇此等事吾亦如此處之使利害有
甚於此者吾亦不計也言者媿服既而上疏侵在京
團營軍士舊須革除諸將私役宿弊及薦修撰岳正
都給事中張寧三事不報竑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

君不可則止吾可以行矣遂五上章乞休以歸蓋竑守正嫉邪人知嚴憚不能盡行其志也正德閒謚莊毅與李秉皆一時名臣比居鄉竑抗志寡交秉出入里閭博奕諧謔竑聞之曰執中八座大臣胡逐細民戲狎不自愛秉亦非竑曰所謂大臣者豈立異鄉曲激爲哉

林聰

林聰字季聰福建德寧人舉正統己未進士授刑科給事中卽毅然以古直臣自矢曰所不盡心以報國者非夫也尋丁外艱歸起復首言福建銀課繁重宜省他賦役不然恐生變未幾寇果作己巳冬　車駕北狩内外多事聰侃〻在職知無不言景泰改元轉都給事中　上所親信内侍喜增及駙馬石璟有罪皆抗章劾之廷議迎復　英宗之禮或謂虜人変詐不測遣一車二馬往迎足矣聰曰　上皇北征爲宗社計也迎復禮宜從厚禮部尚書胡濙出一紙袖中示聰與葉盛云此小人撲質之言大抵皆欲迎復從厚者吾欲以進如何吏部尚書王直曰進之雖禮失而求諸野然於此可驗人心同然矣聰舉手加額曰賴有此帝弗遷適大學士王文至聰以質之文曰此投匿名文書類耳事遂寢聰患之上言　上皇北狩輿　陛下迎鑾皆社稷綱常大計禮宜從厚竟報可壬申奸臣請易儲事下群臣議聰首言　皇太子無過不可易憤激不肯署名雖竟不能沮而人諒其忠

癸酉雷雨也先遣使致書自稱大元田盛大可汗聰言也先弑其主而自僭號宜與之絕廷議是之卒不與可汗號凡有所見奮筆直言或伏陛下指摘爭論一時多所礱疾遷右春坊司直郎未幾大學士商輅言聰不宜在散地遂復補吏科都給事中仍食六品俸凡視選必欲出至公吏部遷擢苟有狥私輒指斥改易至屢疏劾之又數糾諸當事大臣時王文威權赫奕忤者必死聰獨露章劾之文恚恨日求過其無所得乃嗾御史王溥劾聰挾持吏部甥選數官溥善近地下廷議文致其罪坐比擅選法論死廷臣畏文無敢違者胡濙獨毅然曰人臣以宿憾而欲殺諫官無乃不可乎不肯署奏牘拂衣而出曰公等自為之歸遂稱疾　上遣中使來問濙對曰老臣本無病聞欲殺林聰殊驚悸成疾耳商輅亦為聰白狀　上立釋之左遷國子學正　英宗復辟起為左僉都御史山東飢命聰賑貸聰詢拔能官散詣村落給食及醫藥全活數十萬還進右副都御史江淮盜徒橫行聰往擒其渠魁梟數人餘脅從則用輕典盜以寧息天

順己卯秋丁母喪歸明年奪情起復乞終制不許辛巳曹欽反殺右都御史寇深聰署院事欽已就擒紛紛邀功者未已或夜取乞丐首聰曰罪人已得首級真偽不可知爾後必生擒訊鞫毋得妄殺妄殺乃止欽所連坐多冤者盡釋之成化丙戌江淮旱人相食詔聰撫之聰奏借江南糧及支運糧儲數十萬給民食且與之種是年有秋丁亥陞右都御史巡撫大同號令明肅勸懲有法壬辰以疾致政越二年召赴南京都察院視事又三載召為刑部尚書未幾加太子少保其決獄不瑣屑善委任遇大事則反覆詳覈躬自筆削屬官咸心服以為不可及凡大政會議亦多所剖決壬寅閏八月卒于官年六十有八贈少保謚莊敏聰為人恂恂和氣滿容身若不勝衣未嘗有疾言遽色及遇事則正色讜言確然有不可撓者閒居喜讀書發詩文自成一家言景泰中論諫之臣以聰為首稱後與汪直鞫遼東守臣獄蓋多偏狥君子不能無憾焉

葉盛

葉盛字與中蘇州崑山人舉正統乙丑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毅然以言責自任己巳秋英宗北狩郕王監國盛率同列劾將臣扈從者失律敗事請誅之以謝天下然後選將練兵以復不共戴天之讐與師問罪以除大逆不仁之賊如此則大綱以正大義以明而聖駕之旋軫可期矣聞者壯之景帝即位彌賞廷臣盛以時艱辭不許十月京師戒嚴盛請罷內府軍匠悉撤征遣及虜騎近城又請令有司備糧料以給戰士遣散卒迎取軍器于天津以張外援數日間凡上八疏悉合機宜虜既退盛言賞功罰罪天下要務今日之賞罰既行他日之勸懲攸繫賞罰明信則人人力於事功恥無不雪讐無不復矣今効勞如孫鏜死事如謝澤韓青皆當賞以示勸其他守關不嚴赴難不力者皆當罰以示懲從之陞都給事中時邊境未寧大臣有奏留邊將守京師者盛言今日之事邊關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荊白羊不失則虜騎何以薄都城即此而觀邊關不固則京師雖守不過僅保九門無事而已其如陵寢何其如郊廟壇壝何其如田里之民荼毒何宜急遣固守宣府居庸為便已而河南陳州流民扇動命盛往視盛即兼程以進除貪虐賑飢寒威惠並行民用安輯及還復上言京城為天下根本而八府旱蝗相仍加以虜寇侵擾民不聊生乞議寬恤俾安生理不然臣不能不為社稷憂也景泰庚午秋北虜送駕還京將入關矣有隱名具帖言迎復事者大臣見之頗忌不敢舉盛曰此野人無情之言達于上感動必矣或沮以匿名書不預具疏言之有旨令尚書胡濙封進帖雖留中而正論有不泯焉是冬盛以北虜南蠻為患不已上疏請令中外文武要職各陳安邊濟時之策辛未六月天象示異又條陳弭災防患十二事以上及聞禁中頗事遊畋復請舉行祖宗午朝故事盛當多事之秋遇事輒形于疏每疏不下百千言而大要則以扶忠直抑姦佞恤生民禦外患為主其有裨於時政為多壬申遷山西右參政監督宣府糧餉尋命協贊獨石等處軍務先是獨石馬營八

城遇虜失守殘毀未復盛列其利害可興革者為八條以進次第罷行之八城既復乃立社學以教子弟置醫藥以濟疾病立義塚以瘞死亡設爐鋪以便行旅均蔬圃以給將士制度品式纖悉備具而又請官銀五千兩買牛千餘頭摘戍卒不任戰者俾事耕稼歲課餘粮于官凡軍中買馬除器勞功恤貧諸費皆於是乎取給自是邊人歆洽歲亦屢登有嘉禾同穎之祥丙子冬以外艱去八城之人如失父母連章乞留而盛固辭不可天順戊寅　英宗嘉其能驛召至京而加奬諭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盛乞終制不允特廣西流賊多入廣東為害而兩廣守將頡頏自異是以討賊迄無成功盛請革兩廣正將立總旗於梧州居中調度則賊可平矣衆是其策而不果行盛不得已乃請益兵　上命都督顏彪率兵赴之盛與彪協議破賊砦八百所擒斬數萬人而還廣東塩課例不出境歲久塩積商困往往賂守關津者越過廣西市利盛以為聽之則法壞而利歸于商禁之則商滯而利歸于關津乃請計塩多寡入米餉邊而後

出境於是公私兩利焉甲申　憲宗即位盛以事至京臺諫合議舉盛堪入內閣竟為忌邪沮乃留為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脩復官牛官田之法墾田益廣積粮益多以其餘歲易補戰馬千八百餘匹其屯堡隳缺者力修築之不數月完七百餘所兵民始雖怨之既而恃以無恐乃欣戴焉在宣府屢有建白且請行養老令于邊褒恤已往賢臣為方來勸　上嘉納之成化丁亥陞禮部侍郎己丑改任吏部明年畿內大飢命盛視巡真定保定賑恤貧困綏輯流亡既還復命賑濟人民之飢者全活甚衆壬辰北虜出沒河套為西邊患有言增兵守險者有言大舉搜套驅出河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者盛受命往議方略奏言搜河套復東勝此皆事勢所難不敢妄意惟增兵守險可為遠圖宜令守臣剗削邊墻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邊選土兵以助守此不但可責近效而亦足為長便也　上是其言癸巳轉左侍郎盛留心世務自入佐部政每議禮用人從容贊決其間僚長敎信司屬悅服至若事非部分而關當時利

害繄生民休戚者遇諸卿必相辨正因而助益者不少甲午三月卒於官年五十有五　上聞深悼惜之賜諡曰文莊盛為人温雅簡重崇道誼尚名節言動思踐古人莅官清慎勤恪設施不苟與僚友論事不激不隨而言色自若其取人先行檢而後才藝然存心寛厚終不及人之過惡所寓門無雜客公退手不釋卷考古辨疑殆忘寢食而於世俗聲色財利之好澹然不以經心平生為文師歐陽而功業自期於韓范以文正為鄉先正尤景慕焉所著詩文奏議若干卷藏於家

朱英

朱英字時傑湖廣郴陽人舉正統乙丑進士授監察御史閲浙亂　上簡才御史十三員分守州縣英得處州比之官大軍尚駐金華英欲徑趨處州守鎮危之遣人邀留不聽竟冒險抵郡取道慶元榜示賊黨曉以禍福於是被虜脅從者皆出降擒賊首周明松等賊平召還條奏處中民情五事皆報可外戚都督汪金侵民産中官善增姚廣倚寵横暴英與給事中林聰交章劾奏金以外戚免産既歸民而增廣竟下獄景泰壬申秋詔群臣議易儲英與林聰力論不可泣下交頤附時者頗忌之出為廣東叅議武斷奸暴撫綏良善凡有便於民輙舉行之中官採珠南海督責太甚英甚憂之乃與巡撫葉盛謀密奏召還甲戌斗峒賊劉三仔恃險煽亂英厚撫諭之未幾復擁衆劫掠英乃振揚士氣直搗其巢剪除無遺頹然每遇寇亂邀功輩未嘗不反覆面折不少貸一時獲脫血刃者咸手額曰活我者朱公也天順辛巳湖賊羅寕等流劫郡縣屢挫官軍英檄諸路兵大會賊巢一鼓

戳之其生俘脇徒者或欲以為功英曰此良民也悉縱之是時軍中所獲被虜男婦數千人英特置一營以處婦女事定悉訪其家歸之以功陞右參政丁內艱起復改陝西土夷滿四叛冠固原王師討之命英轉餉賊平陞福建布政使尋改陝西踰年晉副都御史巡撫甘肅英拜命首陳安邊十事大要欲練兵積穀興屯種桑諸畨又陳處置邊夷十事如徙居戎以消後患簡貢使以省邊儲　上皆嘉納之以才能調撫兩廣總督軍務事無大小一以持重為務一時喜功生事者咸歛退立山當大藤峽群盜之衝首惡猺獞李公主顧鸞順英為請於朝置永安州以其子世吏目餘黨悉為編民由是諸郡猺獞多來歸復業者相踵數年間所增戶四萬三千有奇口十有五萬他如韋球誠潯惠蠻潘公添寺皆已降附獨荔浦潯融間劉盜未服英以次芟除之事聞　上以優詔襃勞進右都御史加從一品俸交人欲侵老撾地立營於龍州外境議者謂將內犯　朝廷詔諸鎮設備且詢英方畧英上言安南最爾小國不過與老撾龍州爭隙地耳豈敢深犯姑諭之彼當悔悟如不自量啓釁罪致討未晚也　上用其策交人果畏服修貢不絕英以衰老乞休弗允甲辰召掌院事加太子少保明年七月卒於官年六十八贈太子太保英性度宏暢才通敏剛介而仁恕所至有惠政其在粵恩威尤著子孫或勸其自陳年勞及軍功英曰祿位如是足矣歷官四十餘年清白之操如一日廣人思之與葉盛韓雍陳選並祠學宮子刑部郎中守孚請謚會病卒不果正德中御史范輅為之申請追謚曰恭簡所著有澹菴紀年誠菴奏稿任真子集若干卷藏於家

韓雍

韓雍字永熙蘇州長洲人自幼英邁不群弱冠舉正統壬戌進士授監察御史果敢善斷數糺姦墨在廷股慄出按江西人以其年少易之及蒞事振刷精彩經措宏久畏吏民懷刁豪歛跡廬陵飢盜大起雍與撫臣楊寧謀設伏掩之捕首虜二百餘人孽以次伏誅寧見雍輒自失曰御史年少而才老聰明吾寧允不及也代還擢廣東按察使大學士陳循知雍才畧不世出言於　上拜僉都御史代寧巡撫雍時未三十練達吏治曉習人情黜奸貪疏寃滯均徭役平市價恩威大著規畫周密切中時弊後人弗能及也自　英宗北狩虜勢猖獗西南夷繼叛諸省無不被兵獨江西恃雍少安息　英宗復辟陳循謫戍雍坐累左遷山西按察副使尋罷歸家居一歲召為大理少卿復拜僉都御史佐都御史寇深理臺事深剛愎少許可廼獨心敬雍雍遇事多所匡裨有群盜當辟共二人訴為盜挾讐誣指深曰會讞已明何讐之有雍曰人命至重宜暫留鞫証深初弗聽雍固諍之乃并指者留訊出其被誣者四人於死翰林院學士倪謙主考鄉試得罪於當路緝事校尉發其結交邊府儀賓事下獄坐重辟亦賴雍力諍得戍宣府石亨敗錦衣指揮劉敬以直所邀亨午具坐朋黨論死雍抗言朋黨者阿比共亂朝政今以一飯當之誠恐文深過情亨盛時大臣中固有朝夕趨其門而晏會累時者今不坐獨坐敬何也敬竟得調時朝士株連者甚衆深欲當以朋黨律籍其家雍曰東漢時以朋黨二字盡賢人君子公宜審之深悟而止庚辰冬虜寇大同　上素知雍有大畧特命巡撫其地陛辭　上召至文華殿諭之曰善為朝廷守北門雍頓首謝乘遷至鎮虜已引去乃經畫戰守部署將校糾黜奸貪訓練士伍搜括隱占完固城塞耕墾屯田踰年戎政大修邊備之用有餘而軍無私歛之擾虜酋孛來誘朶顏諸夷犯獨石雍遣能將率師掩擊之諸夷驚遁自是弗敢近塞癸未議事京師　上奇其才偉其貌特擢兵部侍郎踰年　上崩學士陳文忌之譖於閣臣李賢左遷浙江參政雍至官不理省務日選勝延賓

客曲宴西湖賦詩自娛會兩廣蠻寇大熾　上命都
督趙輔為征夷將軍和勇為遊擊將軍發湖湘關廣
土漢兵討之兵部尚書王竑奏曰韓雍才氣無雙軍
事非雍莫可雍旧有過請置勿計於是使使就浙藩
拜雍左僉都御史贊理諸軍務雍拜命東還至南京
會議諸將進兵方略或曰方今兩廣殘破盜賊蜂起
譬之烈火燎原無漫綫急宜分兵一由庾嶺入廣東
一由湖廣入廣西隨在撲之俟其圖結乃可圖兩雍
曰不然兵法有云萃於中堅先其推之謂也大藤峽

為廣西腹心之患舍此不圖而分兵四出賊必攤而
漫流、賊愈多而州縣愈破諺所謂救火而嘘之也
莫若併力西向擣其腹心元悪既擒餘必投刃而解
矣諸將曰然乃以官軍三萬人兼程而進至全州會
陽洞西延苗賊為梗出偏師擊滅之我夾機指揮李
英等四人軍威大震九月師抵桂林雍與諸將議曰
修仁荔浦峽賊之羽翼也羽翼不剪則腹心之患不
除乃以永順保靖及兩江土兵十六萬人五路並進
先破修仁窮追至力山擒斬萬計十一月師次潯州

雍延父老問計皆曰大藤峽天險密菁重昌三時瘴
癘其等生長一方莫滑要領今兵威久振賊備益堅
莫若屯田四圍且戰且守以待其斃雍曰不然峽山
密濶峽路紛披輪囷六百里間安可圖也且屯兵日
久彼銳我衰睥睨之奸患起衝突法曰先聲有奪人
之心衆勝之謂也今我軍新破府江勇氣百倍峽賊
聞之亦已褫魄不若因而乘之可立破也乃以六萬
八千人為右軍以總兵歐信參將孫騏高瑞都指揮
夏正葛宗蔭指揮王英等將之自象州武宣分為五

道攻其北以九萬一千人為左軍以都指揮白全揚
英張剛王玘彭倫夏鑑柴正指揮唐椎等將之由桂
林平南分為八道攻其南以左參將孫震指揮程文
昌千戶李慶等巡守左江及結五屯截其奔路雍與
輔和開府高振嶺以督諸軍令信曰山北既破便可
提兵深入夾攻桂州横石諸崖令正曰林崗沙田府
江間道也宜由越古眉僂磐諸山伏兵林崗扼其東
奔諸將受命十二月朔進兵四面夾攻別遣兵斬諸
山口賊聞兵來置婦女積聚於桂州横石寺塘諸崖

乃悉力出捍峽南排柵牢密滚木礌石鏢鎗毒矢下如注官軍登山仰攻雍督戰益急敵少息雍覘其怠急奮擊之將士用團牌扒山虎磴二芭等器魚貫以進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呼聲撼山峽若崩賊氣奪雍命縱火烈山烟焰蔽天日晝暝賊大潰敗盡破山南石門大信道袍諸舍老鼠寨嶺竹蛸梁腦紫荊林崗沙田古營大寨等山賊屋廬藏積皆燔日暮雍命就營巢中猴果〻視雍恬然整暇咸恃以安賊既潰入橫石諸崖雍飭兵窮追破山開路行數日至其地

賊上九層樓等山峯巒萬重勢控霄漢絕崖懸壁林篠叢惡阽危險絕非人所處賊樹柵數重千斤礌石大木轉而下聲吼若雷崗谷響應弩矢雨注雍誘使大發令人潛陟絕巔覘賊發竭擧礮爲應自卯至未賊發竭忽礮震雍緣木攀蘿以升招衆悉上援引蟻附漫山奮擊連數日夜鏖戰數百合山北兵亦至山林峒與大兵合賊大敗生擒猺酋侯大狗等斬首四萬餘級殘冦望風鼠竄先是峽中有大藤如斗延亘兩厓諸蠻蟻渡故曰大藤峽至是斬之改名斷藤峽

刻石山頂以紀厥績初雍令士卒得一山寨即堅守之故賊無可及之計許生獲被虜男女以准其功故士無妄殺之慘將班師以峽內餘孽尚存終必爲患宜設土官編管奏徙周冲靖寧二巡司於峽之上下增土人爲副巡撿漢置千戶所以鎮藤縣五屯獞人凡可以固峽之策無不行之捷聞 上嘉其功 詔即軍中拜左副都御史官一子錦衣鎮撫雍請以讓其弟 詔從之命雍總督兩廣軍務撫鎮而下咸聽約束便宜行事於是益修飭陣伍簡閱將士分捕窮

冦悉平之戊子雍奏嶺東西地廣山深恐餘孽復作宜預爲弹壓請得文武大臣分理其事 上是之命副都御史陳濂撫廣東僉都御史張鵬撫廣西而雍專治軍事尋以憂去庚寅起爲右都御史總督兼巡撫開府梧州雍得承制專決盡法繩下不貸大吏以故謗議滋起內臣黃沁憚雍不得肆與布政何宜等攻計之 上遣使即訊雍引疾乞歸己亥四月卒年五十三諡襄毅雍洞達凱爽篤於孝友與人交有信義不爲岸谷臨戎莊政豹變鵰擊雖發奸摘伏而事簡

心平江西嶺南莫不畏如神明愛如父母摛詞洒翰
風生泉湧天才逸發

陶魯

陶魯字自強號節菴廣西鬱林人也父成由典史歷官浙江按察副使正統己巳與葉宗留戰死　景帝嘉其忠擢魯為廣東新會縣丞時廣右猺賊流刼盡雷廉高肇以東之境破城殺吏戮掠男女四郡無完廬香山順德康頑澳黄蕭養遺孽蜂屯蟻聚刼殺無寧日魯初蒞政新會民尚梗化亦效黄賊所爲結寨肆虐以禍東土魯單騎詣賊開諭禍福招爲良民於是集諸父老于庭泣語曰賊毒痛四境氣吞吾城今為若父兄謀非戰不可保城邑非致死命不可戰若父兄能率若子弟而從我乎若父兄子弟能致死命以共守城保若家族乎其聽予誓父老曰諾乃築堡塞與民守之中立以捍東西是賊之衝築輔城以衛厥城城外浚溝外溝布鉄蒺藜植刺竹以衛之人守其土分殊死戰别塞分兵相援一邑之勢如腹心相聯絡賊至不得犯新興陽江陽春逼賊危困魯率義勇保障民以安增奉檄行兵親冒矢石屢破賊巢一方以寧九載當滿去父老乞留咸曰吾等保妻子

長子孫皆陶丞之功也擢知縣事陞廣州府同知仍
掌縣事民益康乂風俗丕变總督兩廣韓雍以其功
上聞陞廣東按察僉事奉璽書整飭兵備首建議請
立摠府於梧州統兩廣以制其喉舌君子謂梧有帥
府兩廣乃如兩臂以護胸腹潯梧府江之賊自是不
東雷廉高肇民有寧宇是役也蓋百世之功焉時寇
盜充斥於高凉百姓凜凜委命豺虎魯專經畧威聲
大着高凉以東倚魯為命及築吳川城民乃喜曰衛
我者生我勞我者惜我公大惠我我何敢忘又九年
考最陞本司副使仍專理戎務凡兩廣之地雷廉高
肇潯梧荔浦府江田州之賊剽掠毒虐於西東者討
而撫之諸賊讐魯害已於是劫其鬱林之廬焚其誥
命毀其先塋害其族黨事聞于朝乃命魯徙籍於東
廣魯憤不顧家益勵志討賊又九載考最陞湖廣按
察使仍理兩廣戎務賜金綺誥命擬遷湖廣布政使
尋廣東按察副使仍撫治兩廣如初魯自丞令至布
政使凡平後山平恩平陽江平新寧白水平潯梧荔
浦府江田州諸凡斬首二萬一千四百有奇奪回被
虜暨撫散向化之民十三萬七千有奇巡撫鄧廷瓚
疏其功於朝且曰魯年將衰而恩信入人且深若得
父子相繼統領民兵其可請以世襲武階官其子判
民俾領兵隨魯殺賊以繫兵民之志庸激有功　上
可之官判民錦衣左所百户後以功陞千户曹恒言
除寇賊化之為先殺之不得已也故古賢之除寇賊
也先除戎醜以戒不虞乃修比閭族党以正民紀修
庠序學校以崇民化古賢之以安奠天下也凡以格
民也故魯平陽江縣賊即修陽江縣學平恩平縣賊
即修恩平縣學徙電白縣曰避寇也即修電白縣學
他如新寧白水建學亦如之平寇而修學避寇而建
學長吏多以為迂魯曰吾以廣化也又曰表忠烈以
勸為臣也亦化頑也乃修崖山三忠祠淺修新會之
忠勇祠以祀從征戰死諸民兵又曰禮名儒所以勑
賢而示民以有趨也邑人陳獻章世所訾焉曰禪也
魯獨將造其廬咨以政理獻章亦為之起敬而盡禮
焉故君子稱之曰知化寇以禮者惟節菴云弘治戊
申八月卒于官年六十五魯為兩廣保障寄生民安

危者垂五十載用兵神密嘗于公署後鑿池為亭其中不置葦橋迨將出師夜靜乃呼敢勇子弟有智畧者數人與謀焉先度一人與之謀既又然後復度一人又與之謀盡數人之謀而擇其善者從事臨期制宜則出數人之外雖數人亦不知也謀定即發兵兵皆莫知所如往惟視旗所向或於文移封上硃書示之以故常出賊不意戰則必勝其調兵食運軍械率先期封檄令至期乃發々則機動事偹而人莫測又多設疑兵故東西衆寡賊不能知往々疑惧而遁魯

戒兵勿進伺賊弛偹則急取之其剛柔擒縱在手故賊遇之即殪又無能遁者一日與客夜飲俄起如廁潛身鑰門出城僚友索之不知其出征也及擣巢未徹已獻賊而歸坐客駭愕嘆服故賊雖置耳目於左右其行神速不及知也然其討賊惟兩臺與聞謀議而有司不知人以此多忌嫉之四十年間獨都御史韓雍鄧廷瓚劉大夏奇其才委任甚專逐克有成績竟亦屢為譏構所危沒後三十年兩廣賊復起焚民室廬汙民妻女荒其田不得耕耄稚流離有司不以

時聞賊益熾震驚省藩乃請征司府議兵復啞々然無可否或如雜訟狡胥先洩兵議于賊々得預為偹或遁司府上撫按復數月議乃奏復數月乃得報可又數月乃集兵比集兵賊已遁山谷兵抵空巢無賊功戮迯賊良民萬計以謬功級括其妻女為俘撫按官亦幸功且苟俛無戮罰甚則縱狼貓獠鄉邑沿海居民故數年兩廣兵興賊未聞兵期里甲已發兵未及賊竟良民已荼兵退未移賊穴賊已虜民妻女為室胥居曰官軍擾我于若取償捷報賞未行民復愬

云賊復出劫賊焚數千家矣民俗覩山險之很從亂無禍為良獨荼不荼則驗以故多從賊々亦熾不可禦粵人追思魯稱功曰陶公存不及此難矣于是國子生何相等請正魯祀上書乞附忠勇祠縣官歲時行禮凡為忠勇者從祀焉魯之擢新會丞也年僅弱冠居無何江右王重來知縣事見其英明行事老吏不能欺心甚器之因謂曰丞嘗問學矣乎魯慷然起對曰某從先大夫在浙曾受業周先生先大夫沒而學值隨落今業已為吏奈何言訖泣下重慰之曰丞

無悲我爲丞師可乎吾雪泣謝曰幸甚頤安承教因下拜執弟子禮重乃與約曰每晨後當授丞以經史諸解大義然後出視事於丞何如丞能無辭煩難乎魯喜見眉宇又拜曰幸甚謹如教自是背誦覆講日有新將重喜曰始見丞風儀扣丞才識已大過人今敏學若此吾雖叨甲第萬不及也異日必大顯庸爲國名臣丞切毋忘吾言未幾重卒於官魯執喪一如父師爲治後事賻贈甚厚臨行謂其二子曰先公慶而貧其教愛某過於骨肉如天之德何能報乎行矣

日後兄弟倘不能援巍躋膴勿悼一來武偉如先公言計數年某必可至方面此時當有以慶子子其識之二子泣謝而別喪未抵家而魯已繼爲令矣及蒞陟臬僉二子學無所成果負笈而來魯館穀豊備使依其族人之在瀧水者已而錄爲瀧水庠生廩餼之旹將貢爲學官云

毛吉

毛吉字宗吉餘姚人也性剛直尤嫉惡自在邑校時見鄉人顯宦者歸或挾勢以凌鄉曲而於長吏則卑禮以希合輒發然形諸顏色曰我將志弗爲也景泰甲戌登進士第授刑部廣東司主事故事十三清吏司分理在京諸司刑獄廣東司當錦衣衛：卒伺察百官陰事擒擴將寸書片楷以聞不漫核虛實輒當以罪公卿大臣皆惴：奉承之惟謹公行請託莫敢違甚至以罪被逮法司亦不加鞫吉在司有逮至者

一懲以法畧無顧忌諸衛卒目之爲曰毛葛剌時長衛者怙寵大肆羅織勢焰爍人百官遇諸途趨避恐後吉遇之獨以一手舉鞭彼愕然顧左右曰此非刑部毛葛剌耶益銜之其徒百計求吉短長訖不可得適吉聞以疾誤朝參命錦衣衛鞫之其黨走報衛長曰毛葛剌來矣乃預簡卒之強悍者掄巨杖待之吉至僅榜十餘肉糜骨見衆意吉必死適有僚同在繫見創甚而無悲苦容曲事之得不死既而隨數例將漫戢衆咸曰毛葛剌自此懲創改節矣及莅戢操法

愈嚴未幾陞廣東按察司僉事特廣城以西流賊救
掠居民殆盡其東幸無事而豪宗大户武斷吞併積
習成俗吉分巡惠潮首知其弊痛懲之豪右斂迹及
其當代二郡民赴巡撫大臣願再借吉一年於是檄
再往先是程鄉民羅劉寧作亂官軍平之其黨揚輝
避往贛州安遠招集餘衆於閩廣江西之交大肆摽
掠時官軍皆征廣西吉不得已招之輝等從命漫業
比還會府漫起摽掠如故吉再至賊勢益大輝據上
下資龍峒其党曾玉等據石坑峒謝鉴據龍帰峒破

安遠上抗二縣遠近騷然諜報賊期以十一月二十
二日攻程鄉吉曰賊勢衆矣與其臨時拒敵孰若先
事制之乃命縣長吏寄集民壯并召旁近官軍滑七
百人即日倍道行三百里至赤未坑翼日又行三十
里至石坑峒賊數人負米出峒衆欲奪擊之吉曰、舍
之毋驚動賊衆少頃賊知官軍至以其衆三千人陳
山下賊衆我寡士卒有惧色吉躬擐甲冑督戰於是
士卒争奮自辰至午戰數十合賊遂敗走生擒曾玉
及其徒二十餘人斬首三百餘級乘勝破龍帰峒獲

謝鉴又明日直擣下資龍輝衆陳石崖上官軍陳水
中相持守之吉以戰不滑地亟分兵繞出其後賊莫
測遂驚潰前後擒斬一千四百餘人餘党悉平是役
也士卒不損一人犒賞粮餉皆出臨時調度不取於
官不歛於民又獲白金三千餘兩他物称是悉以送
官巡撫大臣以其功状聞未報會巡雷廉高三郡人
民為賊所殺虜什七八道路蕪塞数百里間無烟火
吉轡、攬四顧慨然以削平賊寇為己任既抵所部城
門晝閉郡守猶鞭繋城中殘民追徵不已吉至首命

止之百姓如獲更生分守都指揮某官嬰城擁兵賊
或十餘人或三五十人驅脇子、女以千百数日過城
下不肯出一騎發一矢甚或燕飲酣歌若罔聞知吏
民以賊告輙加箠楚有自賊中逃回者輙誣以通賊
扶殺之自是生民進退失據無漫生路矣吉至嘆曰
此方之人獨何辜哉是雖一時守將之責抑亦督責
者之過也時雷州海康知縣王麒奮不顧身為衆所
嫉吉獨奬勵之適報賊至大体村吉將在雷州即移
文都指揮出軍擊賊彼畏縮不敢出吉又以大義激

之亦不從吉督麒領民壯躬抵賊所戰敗之斬首數
百級奪回被虜人畜無數賊分三支犯吳川縣吉覘
之其一近河道即命麒乘小舟出賊不意悉破之滑
首虜六十餘級其二支聞風遁去自是所部稍寧
上嘉其勞內批陞本司副使仍降勑獎諭委以一方
邊務麒亦陞本府通判勑至吉益感激思報歲乙酉
春正月賊東出惠州河源轉掠韶州翁源吉率官軍
二千蕤程追之斬獲百餘級賊遂西奔三月新會告
急吉率都指揮焦用指揮孫群等官軍三千人至新

會又滘民之自效者近萬人明日行至火燈與賊遇
戰破之獲首二十餘級乘勝追至雲軸山菁而前瞰
田左右皆山巃若敢必遁入後山尔吾明日分兩哨
進據後山我以精銳衝其中尔兩哨左右合擊之賊
可進圖也約以雞鳴蓐食黎明進兵是夜無星月遂
至後期不得已三哨齊進賊果敢棄營攜妻子上後
山吉命滘百戶帥精壯千人據賊營賊多遺財物軍
士競取之賊據高瞭軍士有爭奪者遂擁衆馳下則
殺滘軍士皆自營門擁出賊自後追之與右哨指揮

閻宰遇力戰久之君命將往援其人承命不赴華馬
贇亦爲賊所刺諸哨遂奔潰吉勒馬持刀大呼曰劉
駐劉駐衆潰勢不可復從吏廖振等勸吉宜隨衆姑
避之以圖再舉吉曰吾誓不與此賊俱生今衆多被
殺傷而我獨生全可乎汝等亟走勿顧我言未已賊
七八人持鎗趨吉吉且罵且敵力支不能遂被害是
日雷雨大作山谷皆震動連日陰晦又八日始得吉
屍面貌如生舁歸廣城官吏士民弔哭者相屬事聞
贈廣東按察使謚曰忠襄錄其子科爲國子生嶺南

同事與吉同志者惟麒一人麒雲南大理人正統丁
卯貢士由胄監擢知海康縣至官日以忠義激其民
遇賊至輒率衆奮擊之前後多所殺獲雷人賴以少
安而一時郡守邊將反惡之吉奏其有守有爲同日
陞本府通判未被命而先吉死于賊至是有司併以
聞詔贈雷州府同知吉死時年四十四

孔鏞

孔鏞字韶文宣聖五十八代孫也元季高祖克信遊學江南阻兵不得歸遂家蘇州父友諒舉進士仕終雙流令鏞幼孤好學甫弱冠補諸生時提學御史孫昂教人務先德行每學置敦本籍一帙首著鏞名于籍鏞用是奮發閉學益力景泰甲戌舉進士知都昌縣分民戶為九等以均賦役設倉於水次以便收斂縣濱彭蠡每風雨波濤澎湃若有物蜿蜒其中舟多覆者相傳以為纜精過者望而祀之偶歲大旱鏞往

驗乃巨木因歲久為荇藻所絡若鱗介然鏞火之其妖遂絕尋以弟銘選尚寧府郡主例避嫌改連山令連山西連貽賀猺獞出沒無寧歲鏞至縣治無廨宇可居俸給殆絕父老間有至者詢知民所在遣人招之未至鏞親詣其地民見鏞來驚走既而鏞炊飯民舍輒留錢米以償其薪水之費乃相率還拜伏道左鏞咸賑恤之俾復業由是趨事縣中縣治始復踰年大兵征廣西巡撫檄鏞率民丁隨軍征勦所至招徠不事斬艾賊聞風降附諸將有欲殺人取賊者鏞必力爭之全活者甚眾時廣東州郡之界廣西者無不殘破而高州尤甚僉謂鏞有撫綏才薦試知府事高州城外四山皆賊壘僅餘孤城城外積屍如京觀民外死於賊內死於疫城中軍民不滿百人鏞至首呼父老問計咸曰城中人多有賊之戚屬切宜防之其來趨城者心不可保惟宜閉門固守鏞曰不然高州本無賊而賊之來也皆自廣西徃時守土者無遠圖民攜家屬十百里來投城將以求生也乃閉門不納以致為賊所蹂躪其在城中者又疑之或加害焉用

是賊以激怒其衆外攻而內應徃時城陷正坐此也乃洞開四門至者輙納而城中人相染成疫曲加撫摩調養死者為義塚于城外以瘞之流民聞風而歸日以百數城不能容鏞即城東北隅築土為城以居焉時賊屯高化境者凡十餘部公長據茂名之茅峒馮曉屯化州之西北界梁定屯畲禾嶺鄧辛酉屯于遊魚寨侯大六屯于信宜界皆劇盜也惟茅峒距城僅十里而公長尤黠驁鏞屢遣人撫諭之使退不從鏞不告僚屬黎明潛呼四瘦卒肩輿出城徑抵賊巢

公長見太守至倉皇不知所以亟呼其黨擐甲出迓怪鏞無騎從遣人速偵回報無所見乃釋甲羅拜請鏞入坐定鏞從容諭以逆順禍福指天定約公長意猶豫而衆酋感悟泣下恨鏞來晚公長跪奉巵酒爲壽鏞飲之不疑衆齊喊舞約降護送鏞回夜四鼓速近見火起賊自焚其巢也黎明開門納降者滑數千人公長既降諸賊聞風次第納欵馮曉久屯化州界結土民以爲内應久招之不服鏞詒以備他盜整兵夜進遣部下蒙浩率敢死士二百餘截其後而鏞以前軍應之二鼓擣其巢曉遁去執其妻子以歸曉意必戮之矣官軍屢招之不出既而聞鏞存撫甚厚遂以其黨五百來歸事聞 上賜璽書褒美特陞廣東按察司副使仍守其地於是梁定侯大六鄧辛酉皆受鏞招撫處之内地分地與耕且爲我備他盜鏞部下有黎浩林椎數人皆有謀勇而椎尤爲拳切而死於賊鏞撫尸慟哭親爲殯葬一軍莫不感泣用是民夷懷畏所至成功高州人懷其德惠立生祠祀之鏞聞母喪還守制軍民泣送有出千里外者服闋改官廣西諸州猺獞素聞鏞名相率遠遁未幾陞按察使賊起自荔浦來寇督府屬鏞督軍勦之賊相顧愕然曰此高州孔憲副耶是不可敵也亟趨去鏞一鼓平之事聞進階食二品祿賜文綺寶鈔尋陞左布政使莅事甫半月拜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勅許便宜行事清平都勻二衛苗人據險肆掠垂二十年鏞至適來爲患鏞督諸將授以方略次第勦平邊徼無事鏞整革諸弊奏請以貴州囚徒之戍雲南者撥補沿途驛遞軍夫之缺而給與日糧增設布政司官一員以專督糧餉裁省冗費罷黜貪殘減抑僥倖平反冤獄清心介行人望而愛之咸知其爲厚德君子故言出而人信之事行而人無異議也 孝宗即位鏞上章言歷任邊方三十餘年冒觸瘴毒積溼成疾乞致仕 上不允既而念鏞久勞於外召爲工部右侍郎己酉九月行至富陽病卒年六十有三

白圭

白圭字宗玉真定南宮人舉正統壬戌進士除監察御史持憲東律恒存大體已巳之變　朝廷簡百僚有文武才畧者俾膺要害圭滑澤州募士練兵經畫戰守會虜退召還擢陝西按察副使司多滯獄圭鞫得其情悉讞釋之民掠官粮為食者有司置諸法圭惻然曰民飢至此不幸也若拘於法死者衆矣乃杖而縱之景泰中陞浙江布政使浙自葉宗留亂後民多凋瘵餘賊有伏草莽者圭宣明德意捕誅遺孽屬

歲大飢奏蠲其租賦發廩勸貸而賑濟之數辨疑獄中理冤滯民乃安堵焉天順改元湖廣貴州苗賊弗靖詔拜圭副都御史巡撫其地賊據險阻我兵不能克圭乃多為疑兵分道進攻賊弗能支遂潰擒其渠帥斬之餘黨悉平在湖三年興利除害善政尤多常有勅督造戰艦甚急衆議斂賦財於民圭持不可請於藩府得以抽分木代之己卯虜犯關內召為兵部右侍郎往贊戎務入對便殿賜賚優渥即日就道至陝適撫戎失利虜勢甚熾乃按兵不戰至固原值虜

奄至從騎僅百人令悉下馬結陣以待虜三突之弗動乃疑有伏引却我兵躡之獲十餘騎及牛羊以歸亡何花馬池海納都抄邊圭督師禦之連戰皆捷虜遂遁去還朝董　慈壽皇太后山陵事癸未晉工部尚書成化初荊襄賊嘯聚攻劫州縣　上命撫寧伯朱永總兵圭提督軍務往討之師抵南漳遇賊敗其前鋒乘勝而進賊遁歸巢據險自固諸軍攻之不克圭命裨將率卒千餘由間道出賊後焚其營而自以大軍臨之賊衆方迎敵顧其營火起驚駭擾亂我師

乘之斬首數萬級生擒賊首劉千斤者獻俘京師論功加太子少保兼兵部尚書提督十二營賜玉帶賚麒麟服以寵異之戊子彗見詔求直言圭請分遣大臣巡視民瘼黜貪酷旌賢良以和民聽應天變可其從之乙未十一月病卒年五十六贈少傅諡恭敏官其子錦衣百戶圭才識通敏敦義有雅量敢事業師師没歲時展謁不忘遇同僚及所知喪事猝不能辦者輒為棺具在貴州時人有憤中貴嚴酷欲刺之者悞入圭所擁衾問之刺者驚曰我公也即自刎未死

仆於地圭略無怒意善遣之其德度優弘類如此子錢字秉德少有俊才博涉強記詞翰清美成化庚子舉京闈第一甲辰廷試第二授翰林編修在内翰幾三十年三預編纂四直經筵累官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晉太子少保典内閣誥勅正德庚午卒年五十七贈太子太保謚文裕錢為人重厚寬簡學富才贍習閑典故以久廐文字遂無所表見云

程信

程信字彥實徽州休寧人舉正統壬戌進士授吏科給事中　英宗北征信偕廷臣上疏諫止不報已而師潰上木虜遂南侵京師嚴戒信守西城上言五事曰新號令以振軍威募勇敢以備急用召勤王以遏南侵設武備以防内变養銳氣以備戰守皆見采納虜首也先自西山一帶進薄東城都督孫鏜禦之失利乞領衆入城信堅持不可躬督諸軍自城上以火鎗礮石鼓譟為鏜救援虜遂引去景泰辛未　英宗還自迤北居南宮信漫上中興固本十事言皆剴切其欵天一事則當時天象屢变請　景帝隆孝友之實以答天心之仁愛閲者壯之壬申陞山東右恭政總理遼東邊餉巡撫都御史寇深奏倉吏卒盗粮一石以上者死乃造新斛視舊加二寸付信信立碎而火之曰使彼真盗死不足卹令故為此斛置人於死地豈情也乎調四川分巡所至問民疾苦松潘夷人作亂信偕侍郎羅綺進攻破其黑虎三捷諸寨　英宗漫辟信奉表入賀時方録景泰間建言諸臣遣番

為太僕卿尋拜左僉都御史巡撫遼東至則造戰車
創義倉行贖罪法設月輪簿號令一新建州夷酋董
山潛結朝鮮信使土官佟成授以成筭注廉之滑朝
鮮授董山中樞院使制書而還乃工疏請乘其未發
急遣二使問之可伐其謀 上韙之為遣給事中使
朝鮮錦衣譯者使建州兩酋初不肯承出制書示之
咸相顧愕然入貢謝罪虜酋孛來聚衆欲入寇信躬
率師巡邊營於境外者凡三月虜乃懼而止守將海
寧伯董興娟聰曹欽怙恃恣肆信一切裁之以正都

指揮妥霖事多不法與興相結納僉事胡曷按其罪
四十事信具以聞詔中官及錦衣指揮逮霖而籍之
皆中途受賂乃奏虐寔相半都御史寇深遂劾信惑
外臺官瀆聖聽詔詰其狀信不肯引咎微下詔獄調
南京太僕少卿未幾召為刑部侍郎成化紀元轉兵
部左侍郎丁亥四貴山都掌蠻擾大壩山箐之險扼
服不常晉信尚書提督軍務與襄城伯李瑾統番漢
兵討之信至永寧自督大軍入金鵝池又分四路兵
期會於大壩指授方略用神銃勁弩攻賊、不能支

連破二十餘寨獲銅鼓數十斬首五千級生擒二千
餘賊潰走入深洞信命軍士以土石窒其門以兵圍
之月餘賊死洞中臭聞十餘里又陰督九姓土僚之
附於賊者還師撲之未及一載都掌悉平又布置衙
門逐事以定凱旋進兼大理卿前以信營大壩凡兩
月淫雨不時瘴癘荐興遂得風濕之疾至是信四上
疏請老不允辛卯春月 上以雨雪不降求言復上
言兵事可更張者五兵弊可伸理者五詔下所司執政
者難之未幾三邊有事悉如信所料南京缺叅贊机

務大臣廷臣交章薦信 上允其請信至南京適疾
出軒轅乃與六卿合議復上言興利除害三十餘事
多見諸施行在留都四載復疏乞休 上重違其志
賜勅還鄉有疾君去休其勿久安於家之語家居五
載己亥秋九月卒年六十有三贈太子少保謚襄毅
信儀觀魁偉性資剛果六籍百子無不涉獵為詩文
略不經意而堆渾可傳事親孝少時嘗力耕以養居
憂廬墓側有芝產之瑞教子弟嚴而有方待內外親
族恩義兼盡遇故人子矜恤振援惟恐不及凡百玩

物一不以挂目為諫官知無不言必達大体而嫉悪太甚佐兩藩及法司必以敎正輔長官不隱忍坐視以為賢掌兩京兵政及征伐俱有成績又能任怨南京参賛或欵預錢穀詞訟信曰守備机務所以謹非常若唩乃有司之事也断不可預論者以為滑体征川貴時詔許便宜行事而自發兵至凱旋不爵一士及殺一人或以為言信曰刑賞人主之大柄惧閫外事不集而假之人若幸而事集又竊美之豈人臣之道也論者又曰唩古名臣之心名臣之言可以為後世法予歛政歴官詹事

項忠

項忠字藎臣嘉興嘉善人正統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轉員外郎十四年扈從北征　聖駕陷虜忠被執忠初宿土木帳中有朝官言降胡兗堅能漢語令帯錦衣鎮撫俸其二子在虜中俱用事忠心識之次晨詢左右滑錦衣園者悉其詳及師潰被執詣虜酋前將害焉其酋令舌人詰忠為誰忠憶前聞詭稱錦衣扈　駕官而酋固兗堅次子也問父留京状忠備言之兗堅子故撫衛忠以見也先忠不屈也先曰奚不跪令殺忠忠屹立如初徐曰願死兗堅子曰是非愛死者也先令拽忠出兗堅子遂留忠牧馬於沙場忠詢　駕安在兗堅子曰在伯顔帖木兒營中無恙也忠泣曰主在吾何敢死兗堅子引置馬所羈防稍寛兗堅子時遣人視忠牧忠間與語則數揚國威曰我國家正當全盛偶因王振弄權輕敵喪師非比迯金破宋為元俘虜仇耻難雪王振既死謀臣勇士咸得自奮精兵百萬一朝壓境恐尓輩不能如前滑志矣兗堅子亦憂形於色應曰我主言留尓主無用若中

國來近必還爾王忠喜曰盻使至迎　駕竟無至者
忠且自計曰吾走而被獲固死矣萬一不死可以報
朝廷面　聖駕吾且萬死以走逐胡服挾二良馬而
南越四日馬疲棄馬步奔澗道扳巖涉澗凡七晝夜
達宣府視其足蹈蒺藜刺者數百及還陞郎中景泰
二年陞廣東按察司副使按部高州諜報賊携男婦
數百流劫村落部將請發兵忠曰流賊無携家理慎
無妄殺及執其俘果皆良家被掠者盡釋之四年從
都御史馬昂征龍水賊趙音旺等忠入謁昂問計忠

曰此猺倚大藤峽恃險猖恚脅從者衆唯以進攻莫
若攝賊以威諭民以德民出賊則勢弱而成功易矣
昂喜遂委忠監軍時音旺等扼守要口閔忠同諸將
率師攻破之追至林家坊滿藍洞忠叱軍大進斬音
旺及從賊一千六百餘級餘潰奔忠命勿進但諭之
曰令日頃兵道在此願降者免戮賊聞忠名相率而
降者千數馬昂慮巢穴餘黨伏匿貽患將來密令總
兵勤戚時有轉餉夫千餘以夜近巢宿忠悯其無辜
而俱焚也頃執又難洩亟遣洮同知夜往給集點名

衆方赴點而勤戚兵大至矣所全活又千餘人加從
三品是歲丁父憂服闋改山東副使巡撫年富事多
委之天順三年陞陝西按察使適陝飢以拯民為己
任不待奏報發倉賑之全活以萬計六年聞繼母喪
陝西軍民赴　闕留者千人召奪情還任時有生員
馬雲犯罪被黜赴　闕陳情不遂乃詐稱錦衣鎮撫
奉命還陝葬父時三司釀賻致祭以訂忠忠曰吾為
朝廷持三尺者可禮無賴子耶事敗三司皆被論忠
獨免明年以大理卿召既行陝人復詣　闕借留乃

改右副都御史仍撫其地八年洮岷生熟番作亂忠
調兵捕撫之日奏曰番入寇不據城邑惟事擄掠速
勦之則傷生頃撫之則損威乞聽臣相機勦撫要行
　上從之忠擐甲督兵據要陣而待示三日後行勦
先期降者聽番人爭赴降不血刃而平時徽州知州
李佐痛抑權姦膚施知縣王鑑以侍御劾奏權姦左
遷令獨持清白忠皆具實以聞　上命超拜佐漢中
太守鑑延安太守成化元年虜犯延綏忠與寧遠伯
任壽調兵禦之虜遁去疏築西安延安臨洮鞏昌鳳

翔五郡城時陝大飢故忠所在具興太役使民得食其力以免流離関中水泉斥鹵宋有龍首渠歲久湮廢居民病之忠奏開一渠餘三十里詳見余子俊傳涇陽鄭白渠亦久廢春募上琥通於平地則度勢高卑而穿渠過巖則聚火鍛鍊而穿竇下二年而成名曰廣惠渠凡灌田七萬頃人懷其惠立祠祀之時虜酋毛里孩孛羅忽結聚爭套遂攻堡圍墩直掠榆林忠曰虜因我衆爲鄉導伺隙即入惟嚴防延綏靈蘭花馬池諸要地使不得薄塔截河套使不得駐牧可無患請於河州等三十餘衛所抽選其銳卒三之一又慶陽諸州邑壯丁一萬餘分佈戍守督各遊擊都指揮等日行操演以振軍威　上從之虜見套難入孛羅忽遂擁衆突入神谷及黃甫川諸境而毛里孩又大舉屯四柳樹木瓜園犯延綏決旬未退會有旨令忠與鎮守寧遠伯任壽會大同總兵官彰武伯楊信寧夏陝西總兵李杲王英援延綏忠已調前屬衛及鄰境官兵三萬會勦又自率奇兵至榆林內外合陣二年正月甲辰虜三萬騎屯安邊營近境壬子虜

八千騎入掠花馬池都督李杲帥師連擊走之生擒十七名斬首十三級癸丑虜又犯白石崖都指揮鉞能擊走之斬首三十級虜遁過河至清水川遇陽和守備都指揮羅俊伏發溪斬首三級追至巴川堡七十里奪回原掠男婦及馬牛羊無算都指揮呂原又於河曲斬首五十級虜復擁衆逼慶陽環縣守禦指揮僉事周普等擊之已有所獲延綏參將韓斌輕出馳擊寧夏參將王安帥衆策援爲虜所敗虜益盛擁衆三萬入掠環縣石峽口都指揮林盛擊走之追至山城原斬首九級日久虜勢重大往往深入搶掠得利而去　上降旨切責適會師延綏斬獲虜五十有餘孛來又與毛里孩自仇殺乃遁忠請班師然毛里孩已據套爲穴烟火不絕矣　上仍降勑切責忠遂疏請設總督本兵與忠意不合從中止之虜竟深入忠五上疏請之大學士李賢謂套非虜穴而毛里孩突擾分犯不盡逐則邊境亦必不安諸預儲芻糧及行各鎮撫選精銳造戰車期以明春或今秋大舉搜套其總制將官宜如忠所請　上從之仍以楊信充

總兵官統京營兵一萬二千五百神敵神鎗諸器大同宣府寧夏兵一萬屯延綏境而以忠為總督時毛里孩入掠花馬池伏羌墩孛孛忽阿羅出塔答不花又駐近邊一敗之柳溝再禦之羣牧所斬獲甚少虜深入掠而副總兵張榮參將王安游擊趙英等皆擁重兵逗遛不前忠疏劾之本兵請逮治朝廷皆置弗問乃上疏曰今毛里孩斜合孛來擁衆五六萬占駐河套日夜窺伺倏忽聚散在我未至而廣徵士馬則徒費芻糧既至而調兵應援則緩不及事況延綏等處地既通套墻又極瑕一攻便破拒堵殊艱近又擄掠得志勢必長驅西犯宜急預備以臣相度惟靈州乃寧夏之襟喉固原之門戶東至萌城北至興武城堡二十餘皆虜出沒重地靈州不守則寧夏隔為外境而固原勢孤無固原是無陝矣臣故與楊信裴當統大同官軍居中調發酌令趙英統涼州官軍秦傑許寧統宣府寧夏官軍分屯延綏要害三道截殺慶陽環縣則遣都指揮李富陸雲選京營頭班官軍屯駐聽調泥河倒柳樹一帶及柴兒關梯子水泉等處

識大錄

則遣都督王信會合偏頭軍馬併力夾攻或慮其西奔也又遣趙勝湛清統甘肅官軍於莊浪蘭縣屯駐截殺其都揮指張瓚則統延慶榆林官軍聽調策應游擊魯俊則統宣大官軍俟虜入境即趨套搗巢臣等誓滅此而後朝食以紓　陛下西顧之憂疏入

上尚恐兵力不敷命劉聚李榮會師恊勦又命守備西寧都指揮孫鑑練所部官軍及屬番土兵候調策應先是虜至延綏穴城填溝而入游擊魯俊徑直走入套擣之砲發忠賢集諸軍合陣環擊虜大敗奔拔小龍州澗忠又嚴督游擊秦傑奮擊擒斬二十六名顆又敗虜於三眼泉又敗之於小龍州澗獲其偽右丞把禿等十一名斬首二十八級以聞　上賜勑獎諭時閱中東西形勝內險外坦毫無屏蔽所恃惟墩堡而旧堡二十五錯列不齊相距有百二十里而遥者有四五十里而近者軍馬屯操反居在內人民耕牧竟出在外故遇警無暇清野盡被掠去及烽傳接至而虜飽出塞矣其西南直抵慶陽五六百里間烽火不接人民莫知防避其北則臺跡難瞭忠請移建

舊堡十九座於外增建新臺三十四座於內靈州往
南二百八十里并東西二路共增建墩臺五十八座
鹿聲勢相聯緩亟有賴 上從之忠以毛里孩雖北
遁然與孛來阿羅出不相能必復還套請更調宣大
精兵騎卒與原統騎步卒奏合十萬以明年三月初
旬刻期勦會出套虜東遁西師解嚴三年召還佐院
事四年固原土達滿四叛滿四者元萬戶把丹孫也
高皇帝下陝把丹率衆歸附授平原衛正千戶散
其屬居開城三坌溝號滿家莊土達今自耕食仍胡
射獵弗受役以故各擁馬牛羊以千百計而滿四尤
以資力雄其屬中有孛俊則素以桀黠稱首也往，
歲匿亡命行刼殺人先是孛來大舉入寇俊獨以羊
酒迎送孛來喜賜以馬俊遂有北從意三年春陳价
撫陝以事急捕四俊俘會新設靖虜參將劉清至固
原守備馮傑門欲諸土達馬匹鷹鷂致餽衆土達皆
怨俊遂乘間激四倡亂曰即不成投虜四因集土達
三百餘據石城石城東西皆山左山壁數千仞無徑
可上曳繩而登右山頂平可居千餘家前一山曰砲

識大錄

架尤峻絕又一小山曰炤壁高數仞土旁及後悉蔡
高垣參錯嵌則其東西各留一門僅容一騎形勢甚
險疑即唐土番石堡城王忠嗣所謂石堡險非殺數
萬人不能克者也城中無水鑿五井如池深丈許外
設棧道引水中注而下則築小城護之四俊復乘諸
土達之怨一呼而集者千餘人散遣刼其州官馬逆
殺土官攻固原千戶所勢甚猖獗 上聞命寧遠伯
任壽同巡撫陳价急勦之戰輒陷沒都指揮邢端死
之 上怒停价壽俸戴罪殺賊四復糾隆德寧靜會
寧開城安定各土達與遠近失業者烏合至二萬餘
人中外震駭兵部請益兵 上令寧夏延綏會勦又
令廷臣會議別推文武重臣以往大學士商輅首舉
忠 上因命忠總督京營及三邊七郡兵同都督劉
玉及都指揮夏正等討之忠未至前所召寧夏兵至
有輕土達心陳价任壽不俟延綏兵輒深入抵城下
賊猶乏器械僅持木梃鬬官軍復大敗指揮蔣泰申
澄皆死之軍資砲械馬匹皆為賊有 上聞逮壽价
清下詔獄起大理寺卿馬文升為右副都御史巡撫

識大錄

陜西典忠協勤忠至軍中明號令分兵為五營忠典
劉玉駐中軍特基出台斗尾指西南占者謂木在秦
分不祥忠曰賊毒害生靈惡貫滔天今伏 天威問
罪師直而壯何堅弗克兵家禁祥去疑昔李晟討朱
泚熒惑守歲卒以成功是在謀不在機祥也時京師
武臣爭欲出師邀功勑忠計畫忠奏曰臣蒙勑諭虜
官軍数少今臣所調集三萬三千有奇已足滅罪今
秋深天寒再調京邊各軍非惟路途往復勞苦萬狀
而冬初河凍賊得遠遁虜且入套邊軍斷非久留擇

於九月督率諸將分路而進近巢而屯隨机應變
上從之初忠與馬文升議會勤方畧諸將皆曰石城
四面阻山僅有子城為障險下可攻昨再攻再失利
須以計徐蔵之忠令畫工圖其形勢與文升手指進
攻之路列戍為七環石城山谷為營陣忠與文升劉
玉劉祥及左布政余子俊等屯中路延綏巡撫王銳
叅將吳愷等屯酸棗溝并肅鎮守毛忠陝西鎮守白
玉監軍御史鄧本端屯木頭溝叅將劉清夏正右叅
議嚴憲等屯打剌赤寧夏副總兵林勝叅議崔忠屯

識大錄

紅城子都指揮江盛屯沐家堡都指揮張英鞏昌同
知羅豫屯羊房堡去石城各十餘里忠期三日各出
精銳先嘗賊且探地利乃大舉是為九月壬辰也乙
未五鼓胡愷兵繇李俊溝進毛忠兵由木頭溝進夏
正兵由亂麻川進姜盛兵由黑城子進林勝兵由好
水川進張英兵由騾母川進而中軍則由金佛溝進
比抵城賊擁衆分道接戰而延綏軍恃勇奮而前少
卻卞二十餘人而賊死傷者亦多已亥忠復督兵往
探山勢水頭賊逆戰佯敗去官軍逐至城下夾攻大

敗之斬首二百二級其墜崕淵死者二千餘奪還銅
砲百計神鎗千計時賊多城外居者官軍奪取其牛
羊馬騾賊遂得歛入城是日毛忠簡銳卒四十直趍
占木頭溝上流擒斬奪獲比諸軍獨多庚子脉與毛
忠令於軍曰賊易與也且能有幾鄧監軍曰項公有
令賊營勿深入也毛忠嘆曰忠老矣奮跡降夷為朝
廷守西陲五十餘年即強虜親擊殺數千百故蒙賜
姓名而錄千夫長歷大將錫世封何有此鼠輩哉叱
諸軍急擊弗失於是弓弩並發直抵砲架山北督其

從子海孫權首冒矢石先登遂奪其北三峰頂及其東二峰頂克之焚窩鋪百餘處生擒二十四人斬首七十三級墜崖死者千餘奪獲神鎗火砲弓箭牛羊馬無算賊窘迫皆號哭有自縊死者而毛忠竟乘勝入險賊奮力拒之官軍死者甚衆毛忠中流矢而斃時文升亟督騎兵五百持東芻往焚柵而西路賊乘勝淩東官軍不能支頓潰都指揮周璽費澄死馬都督魯鑑傷神鎗劉玉被圍於城下中流矢忠帥師援之亦中流矢兵稍却忠手斬退縮指揮以狥衆懼復

登山銳攻圍解劉玉始出馬文升命所部破空填列以張犄勢敗軍猶欲遁忠令曰凡逃即斬其傷者歸各營責人調護之衆遂定時忠恐其連虜憂甚文升曰勝敗兵家之常刼賊多戰死勢已奪且黃河未水賊安能遽北連虜哉顧徐圖之忠乃遣舍人閻璽上聞併述毛忠陷陣狀仍令璽言賊勢孤危蕩平在即以慰中外甲辰都指揮劉晟先二日親騎兵三千人自井州至是日忠援會兵攻城依山而陳項山險難克自經易晡兵在山巔者數千人未能擊方懼賊自

危而賊恐我再攻山亦自危詐請降忠佯許之山巔兵已退四爺圍邀總督總兵坐城下受降忠不擐甲五單騎赴之僅以二卒自隨四出數百人露刃繞門外以待而輕騎往來矢疾如雨以示武忠抵城下神色不異劉玉亦馳至四同姪璹帥黨三十餘出號訴曰四爺本良民被劉參將馮指揮所苦以有今日乞宥死請降忠曰朝廷待爾輩恩渥矣既爲劉參將馮指揮激變今朝廷已械赴京治罪爾輩尚叉耶果降必悉釋四爺羅拜期明日出城降仍詐要巡撫來文

升曰不去是示之怯乃從數十騎列陣而來近城溝遣官大呼曰賊奴何無理天朝文武大臣咸在爾逆賊也豈應精騎四外旋繞叱去之四爺詐如前文升曰此二人詔獄久矣爾輩其速降朝廷止誅首亂爾輩固皆脅從悉宥弗治也毋疑畏四爺又皆羅拜忠顧璹曰汝被脅入非反者璹乞命乃先携之出璹蓋初奉陳巡撫令捕四而爲其所脅從者也初忠與劉玉赴城下久之不歸諸將愕顧失色馬文升語太監祥曰賊窮蹙無信義萬一兩公被留不大損國體耶

吾儕且何辭於朝廷及見忠從容自若文升嘆曰真
大勇也東南有此人可謂不爲風氣所局者四見忠
後自幸可逋誅歸告李俊俊笑曰汝即亂首試思一
伯三都指揮三四千軍民皆喪汝手朝廷有赦首亂
終不赦者予慎勿爲所誑自投死也四乃又設柵自
衛飭戰具不復言降矣明日有一人從城中來代璹
賚服馬至者左右告忠曰此隨前院軍牢張馬六兒
也乃從賊忠呼問曰尓可回否馬六兒惧不敢對因
留詢城中事竟不吐寔預漫譸張詐誘砍陷我軍忠

遣人押發回原令前至山溝投之十一月丁巳先是
忠與劉玉周文升親督精銳繞石山巡閱以覘城虛
實見城之北有一間道通步不通騎是日西北風大
作忠乃命諸道軍各持燕尾炬火球飛竿艾草登高
乘風縱火飛炬入城燔燬棧柵烟焰貫山熏塞營壘
傷死甚衆賊不能支乃奔馳下山忠督官軍邀擊斬
首五百七十餘級生擒二百二十四人獲馬四百餘
忠以捷聞　上賜勑奬諭已未文升與忠謀曰賊城
中乏水近多粟亦漸乏若絶其芻汲坐若釜魚當即

斃矣忠遂令官軍盡焚近境山澤草賊馬死者殆盡
則又盡以死人填塞城外水泉賊夜汲者設伏掩捕
之多被獲忠曰賊窮蹙無慮矣益急攻賊竟嬰險自
守時軍中聞廷議主益師而廟議則否劉玉曰師應
益否忠曰兵有合變吾據賊水草坐扼其要勝之必
矣京兵弱不任戰即簡練盡得精銳馳數千里來塞
外此自疲耳何益於攻取獻議者意在邀功員賞止
之便馬文升曰若止益兵萬一賊不平誰任之弟上
請朱永率宣大兵五千循邊而西賊平則返果未平

則星馳協勦非晩也請之便忠乃手疏以請下兵部
議覆如忠請　上令遊擊許寧統宣大精兵三千往
助之然忠自日夜爲謀不待援也因石城南門近東
山中營往來恐爲所乘乃令都指揮孫瑩帥兵五百
駐山上覘賊出入以定我軍往來時中營軍行未畢
而瑩兵先擊賊據前山矢石雨下中營軍阻不能出
時指揮魯鑑帥莊浪兵一千出爲前鋒入爲後殿被
襲亦阻至夜分始回忠曰此非賊能瑩兵擊寇故也
明日令瑩俟中營軍行盡且遠乃擊自此賊不敢出

襲中營軍得牆陣而回獨延綏軍與賊對壘日被攻
圍不能支忠曰彼處當發兵邀擊攻其所必救賊若
上山攻我我以精兵斷其脇賊必敗劉玉從忠計乃
遣其子文同甘州遊官指揮亦撒率土兵五百候賊
上山即繼進以邀其後賊自是不敢侵犯延綏軍賊
信胡神迎巫闘成敗巫曰畏夏原非敵須知舉事艱
要知成與敗今日戰爭間是日賊果出生力兵上山
鋭攻我期必勝以符神讖劉玉依忠計擣之遂斬首
三十八賊大敗又惑神語大恐時天氣大寒諸道軍

日攻城頗生怨忠聞之語文升曰師老矣恐生他變
即黃河氷雱入套我師不能久駐倘賊衆閒突出奔
套與雱合患誠不可言亟攻城爲上策文升曰如城
堅何忠曰向日火攻時賊死塡塹水即不流吾固知
上流可塞也今四郊兵困賊無從出汲惟塞其流則
斃在旦夕城那不攻自破矣乃命都指揮劉清率兵
三千斷好水川已已令諸道軍晨餐會山下賊山上
矢石如雨諸道軍仰攻忠擐甲仗劍親立矢石間督
戰文升勸忠持重忠曰奉命討賊師久無功死何惜

諸道軍聞之人人前奮無不一當百矢至而無敢避
者殺傷千餘日暮撤兵明日復晨會山下則用大將
軍礮擊之賊死傷殊衆竟占險不出庚午忠取土塡
城外濠又取各城工圍杆木數千縛成天橋置去廟
車軸上軒昂隨人低其前以避矢石驅車至城下賊
乃闢所立木栅懸大石以防忠欲舉此臨城衆恐多
傷人文升曰豈有攻城不傷人之理諸公終猶豫乃
止賊大恐逸出者日衆忠戒諸軍曰此輩不可追也
欲散之使歸務先招之使出出即給免死票令旗牌

手送出營聽其歸自此逸出者日衆賊雖嚴法禁之
終莫能遏忠又令人四出招之壬申賊有楊虎貍者
西城人也號勇健闘且知兵四倚爲謀主四苦渴甚
謂非虎貍莫能汲虎貍乘夜出汲爲伏兵所擒縛至
中軍忠方秉燭與馬文升劉玉籌攻取虎貍至甚恐
忠叱所頸未虎貍哀鳴乞宥忠曰汝死已遲頑不足
污我刀耳虎貍曰出聽招耳忠曰爾既聽招而來不
必懼爾肯自效乎虎貍伏地哽咽願受命忠曰爾能
生擒滿四或殺四首獻否虎貍曰能忠目劉玉玉起

折箭與誓曰尔如擒斬四有朝廷賞格在金百兩銀
五百兩世官指揮使即示以格虎貍曰四主堅壁不
輕出碽内圖未易也必誘之出戰乃可擒忠即解所
束金鈎賜之以昭信仍數慰遣之尋復屏左右問曰
何日可戰虎貍曰只在明晨又問曰何地可戰虎貍
曰只在東山忠曰慎勿與信虎貍曰萬不敢第恐天
雪耳雪則有水遝唯為力但四最畏神鎗若放即退
入矣忠曰四精鋭尚多尔可計移其兵上東山乃信
復約明晨戰諸將曰押中猛虎暫為揺尾帖耳柰何

縱之忠曰我推誠待彼丶不敢欺虎貍泣謝去癸酉
五鼓忠督諸將整兵而出至東山口係延緩兵信地
忠恐機泄乃紿參將胡愷曰尔兵連日傷且瘁轉休
矣今日中軍代尔守愷即自撤忠令登高覘之見一
乘白馬出城者乃四也尋果有甲馬馳者數百人立
東山上衆始信虎貍不欺劉玉麾兵急進忠曰未可
兵一進彼必退矣如此者三偵者忽報今日賊矢多
仰射忠叱曰賊多詐毋輕信固知虎貍倒戈意也已
而衆漸覺然賊黨殊強恐玩之以自敗忠乃督其下

亟前戰久之殺傷相當我軍伏發賊大潰斬首七百
餘級生擒五十餘名滿四已為忠家丁擒矣忠曰四
既擒城中胆裂矣乘勝逼之破可必也劉玉曰師久
且疲既得滿四姑少休遲攻之恐賊堅守難拔遂以
四歸營時李俊已死衆復推四姪火敬為主旋亦就
擒賊遂平忠曰石城險極後有叛者必復據為穴非
盡平之不可乃發萬人平之是役殺賊前後七千六
百有奇我軍死者亦不下萬因命收瘞戰骨左布政
余子俊聚之立石為記為善後計請改固原為衛

兼設兵備道以西安廢城為所設千百户守之忠進
右都御史馬文升王鋭加左副都御史劉玉加左都
督其餘陞賞有差文升每語人土達驚猛關中根本
四未平時朝野洶、使其得志天下事未可知也項
劉二公畢竭心力凡宿原野者六十餘日躬冒矢石
者二十餘戰始克殄平巨寇而止各進一階較諸趙
輔劉聚王越封拜如寄者不無功懋賞薄之疑六年
秋京畿大水民飢命巡視順天河間永平三府忠發
官廩又勸分得米十六萬五千石銀布并羊各萬餘

全活不可勝計是年冬荊襄流民復亂李鬍子名原
河南新城人也僑居葉時流民嘯集從劉千斤石和
尚王彪東勢爲亂刼掠荊襄兵部尚書白圭奏命帥
師討之雖嘗移文散遣而有司虛文勘報實無一人
還鄉幸而劉千斤石和尚就擒遂班師論功領賞惡
未盡蕩也且其窟在即今楚蜀秦豫四省間地曠民
雜中有草木實可採掘食一遇年荒民飢輒徙入不
可禁四省官互諉非其境故原與蔣虎復糾小王洪
石歪膊等流刼南漳淅陽內鄉渭南諸邑衆至二百

萬餘原自稱平王而署所部爲總兵先鋒遠近騷動
巡撫荊襄右都御史楊璿奏臣率督參將王信調兵
三萬各道進討兩被挫敗臣才不勝任乞簡命素負
威望曉暢軍机大臣一員爲總制　上乃命忠總督
荊襄軍務同都督李震往討之七年正月忠至襄深
念流民逃入山谷其始不過苦飢欲糊其口豈甘爲
惡聚集既繁強黠者遂相推長迫脅衆庶不得不從
即有善良頃不能自脫忍既兵之耶乃大書　聖旨
詔諭榜文數十紙遍示山谷有能去此自歸農者皆

勿殺且復其家五年今雖爲賊而能自新者亦宥其
死時其黨多願出者李鬍子輒殺之督衆列營拒守
忠謀諸李震曰衆爲暴賊所制又爲浮言所惑故弗
出耳玆欲孤賊勢宜執言盪平而寔事慰遣於是馳
檄四省都司會兵聽調保靖永順土司刻期齊到而
遣丈老土人進山開諭生路復懸檄發旗再四傳諭
發囬鄉井又移文四省三司守巡官各樹招安大旗
於通衢遇流民出山者即給與黄榜口糧還籍歸農
流賊出降者發四川充戍而各山口要害出沒所必

經者俱令見在官軍沿山操習分屯把截大震兵威
於是各山流民相率告曰大軍烈於猛火進則不分
玉石焚矣況榜諭我生路何不發出而坐受斃也衆
々扶携老幼出山禁之不可得赴轅門訴歸者日千
餘自春初至春仲有貫址姓名報數登册者四十餘
萬其脫籍貼戶四出不聞官者又莫勝計忠喜曰賊
易擒矣先是本兵白圭曾遣錦衣百戶吳綬爲參將
王信贊畫乃訹信曰總兵一招而民群如是功何易
成也當置吾儕於何地因相與煽浮言以撓軍机忠

方若浮言至是圭又請止調土兵忠聞之驚曰流民
之出雖以恩諭招之亦以兵威脅之耳今出者未靖
伏者尚多若止土兵則彼無所畏出者再入賊復猖
獗矣前此既誤豈容再誤與其保位而稔禍毋寧冒
罪以除兇乃抗疏論喦綫之惑亂軍机奉旨勒回又
請仍調土兵　上從之四月土兵省軍俱至共二十
五萬分屯八路進勦忠與李震移營駐房竹界有土
人報賊已徙匿深山所留精鋭數萬爲力抗計忠因
嚴督前哨土兵突進大戰斬首五十餘級生擒二百

餘人賊遂奔入房阜山中忠曰石門厲城房阜諸山
皆賊藪其出入所必經者多險隘可伏兵乃簡精鋭
六千分兩翼埋伏與約曰聞砲而發奮力夾勦故令
餌兵馬皆解鞍散牧以疲卒守之賊鬬狀擁衆出掠
砲發諸道軍四面環攻賊奔潰伏起邀之斬首二百
餘級生擒五十餘人驅出山居男婦三萬六千有奇
分遣歸忠知連戰勝賊衆必離復遣父老入山曉諭
限以旬日流民出山者又五十三萬八千餘人李鬍
子小王洪率衆刼掠如故忠嚴督諸道軍防守要害

俄有賊子二鼓突出殺犯官軍燒燬營寨前據營城
山時連雨螃蠏溪漲兵不得進忠乃移營近溪佈橋
於溪上戒令湖廣按察副使余珣督都指揮李震帥
兵設伏候賊渡溪即發信砲外軍撤橋內兵出擊賊
果夜至諸道遵令大戰墜溪死者千計忠督諸道軍
入山併力奮擊李鬍子擁衆堅拒都指揮李震直入
擒之并擒小王洪等二百三十九人斬首二千八百
餘級驅出家口二萬八千九百三十二名內選壯丁
充戍湖廣邊衛者五十餘人其餘扶屬悉隨附籍収

管給田屯種捷聞　上賜勑奬勵十月流賊盡平省
諭出山復業男婦五十萬七千七百人俘賊首王安
等二百八十六人斬首六百四十餘級編戍者三千
三百餘人辛酉流陳善後十事詔暫留撫治進左都
御史會有星孛於天田言者謂荊襄殺戮所致忠列
疏自陳言爲國任怨未嘗妄殺因乞骸骨　上溫詔
慰留召還京十年陞刑部尚書逾月改兵部尚書忠
曉暢戎務簡賢屬以自輔不敢玩愒廢事自戶兵分
曹分掞此莫知實數忠一至部即以團營軍糧冊籍

自唐對見在摛操練軍比景泰初已減七萬五千七
百有奇而月支如故嘆曰團營改設僅二十五年伍
既虛而餉不縮敢曰吾非度支也坐視彼輩乾沒抑
且疏以聞曰前此無論矣今以往如不追究非惟民
脂日削國課日靡抑且戎行愈耗根本滋空其何以
資緩急之用　上命忠會戶部從實秉公究明十三
年錦衣百戶常瑛者挾汪直為伺察屢興大獄至擅
執京朝官中外重足莫敢言其罪會輔臣疏直罪惡
上恚甚吏部尚書尹旻掌院李賓皆朒縮不前忠乃
奮筆具疏草倡諸公卿奏之瑛坐謫戍邊且革西廠
天下稱快既而以御史戴縉言復命直坐西廠其黨
競仇忠不置文千戶吳綬時亦用事極力朋搆欲置
之死忠廷辯慷慨不少屈直不能難僅坐落職久之
陷忠者皆敗　上洞察其枉復尚書致仕自去官家
居者二十有六載中朝搢紳推旧德宿望可當大任
者蓋未嘗不屬望焉弘治初吏部侍郎彭韶巡撫兩
浙會薦其可用而遽疾竟不果起卒贈太子太保謚
襄毅

原傑

原傑字子英山西陽城人舉正統乙丑進士授監察
御史巡按江西有聲遂超擢按察使陞山東左布政
使適歲祲民飢就拜左副都御史巡撫其地政理民
謠召為戶部左侍郎奉命河南巡視民瘼既而畿內
大水　朝廷發官帑遣官分濟命傑總理其事全活
甚衆丁內艱家居會江西盜賊竊發廷議謂傑洽江
右民心令起靖亂計非傑莫可乃奪情起撫江西督
捕盜賊、平改左副都御史處置荊襄流民荊襄地
介楚洛梁蜀之間土曠人稀山谷阨塞林菁蒙密中
有草木可食天順初歲饉流民逋聚至百餘萬無所
稟約束其巧黠者自相雄長稍能驅役之而三省長
吏諉非己責遂日因循至成化初渠魁劉千斤乃倡
流民據險作亂　朝廷雖討平之而諸郡邑弗設戍
守曠險如故未幾餘孽復叛又命都御史項忠討之
殲其渠帥賊衆大潰遂發兵搜捕諸山谷盡徙出之
有司乘兵威所在驅迫盛夏道渴疫癘死者不可勝
計十何飢民遂去復至有司懲前事以逐流民為靖

亂莱祭酒周洪謨憫之著流民說謂山谷曠遠民遺
水旱上不能賑恤則轉徙其間勢必不能禁不若因
而撫定之使占版籍為土著可以填實襄鄧戶口又
援晉置松滋縣南雍州事為傚而申流民禁浸如前
都御史李賓恐逐之生他变乃即洪謨所著說疏上
之制曰可爰命傑任其事傑至徧歷諸郡縣深山窮
谷無不親涉履延諸流民宣 上德意而詢其所欲
皆忻然願附版籍為土著民於是大會湖廣河南陝
西三省撫按藩臬諸臣籍流民得二十萬三千餘戶
遣歸故土者萬餘戶其願留者十九萬有奇許各自
占曠土官為計丁力限給之令自墾為永業以供賦
役置郡縣統於是湖廣割竹山地分置竹溪縣割鄖
縣地分置鄖西縣河南割南陽汝州唐縣地置桐柏
南召伊陽三縣陝西析商縣地為商陽山陽二縣而
陞商縣為州又即鄖縣設鄖陽府以統鄖房竹山漢
鄖西上津六縣立鄖陽行都司及鄖陽衛以控制之
俾民流寓土著相叅錯居經畫既定乃列其事上聞
薦鄧州知州吳遠為鄖陽知府諸州縣皆選隣境良
能吏習知其事者為之又以地界三省無統紀薦御
史吳道宏才望請代己任得報制三省撫治八郡居
鄖陽 上悉從之擢道宏為大理少卿代傑撫治進
傑右都御史命事竣還臺御史王越素忌傑乃力
沮之會南樞尚書缺員越因與大學士劉珝言南京
根本重地必擇其人宜以命傑遂改南京兵部尚書
時傑已勞瘁成疾及聞命益欝欝不樂疏辭不允六
月竟卒於南陽驲年六十一贈太子少保諡襄敏八
郡民聞傑卒靡不流涕構祠以祀焉傑靜厚有守樂
聞讜言誠心待物任人不疑故所至成功而區畫流
民一事尤為卓偉使國家百年意外之變一旦諸銷
然定其功蓋亦不可掩云

識大錄

余子俊

余子俊字士英眉州青神人幼孫有大志迥異常人
舉景泰辛未進士授戶部主事陞員外郎在部屬中
獨閑敏精屬嘗有兩勢家爭田久未決部檄子俊理
之其地名偶與相爭者姓同執為其家故產子俊曰
然則張家灣盡張產耶卒為直之一時能名聞諸上
下部有難理事輒以委焉天順庚辰出知西安府西
安會府公務叢委訟諜紛紜三邊之事戍卒於茲而
使車過往無虛日子俊處之裕如也在任六年治行
為關中七府冠　上賜璽書旌異擢其省右參政督
三邊軍餉丁亥陞右布政使時有石城之役用兵所
需取給有司子俊督屬趣辦罔有缺乏經畫之助為
多庚寅轉浙江左布政使關中軍民皇皇失所倚賴
總六閱月會西要有警廷議以為子俊居陝久民夷
信服遂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時虜入黃河套久
不出　朝廷屢遣文武重臣總制諸路軍馬以備之
子俊具疏言陝西有三邊延慶寧夏并甯也三邊之
中延慶於內地為近　國初逐出北虜遠遁黃河之

外至正統初始渡河來犯近邊建議者始請於沿邊
地立界石東西二千里於界石外閑劃榆林一帶營
堡浚累增至二十四所延袤千二百里屯軍積粮以
扼虜入寇之路又於營堡三十里外築墩臺以瞭望
虜闌境即舉烟以示警用是邊境久寧天順以來虜
知我東西諸邊各據險以守难於窺伺惟延慶一帶
地無險阻可以馳突屢來犯邊掠我邊人以為嚮道
遂知河道所在入屯其中以伺机變自是虜頓居内
而我列屯守圍反在其外一入其中不滑自反遂至
遣將聚兵以為之備計以近日用兵所費芻粮銀鈔
以萬、計今猶屯宿重兵未見寧息將來供給又难
計莫臣愚以為莫若於沿邊一帶墩臺空處築為邊
牆增立墩堡雖非失險要為有據况旧界石一帶多
高山陡崖間有川口亦有限數乞勅沿邊將領各統
戍卒及行附近布政司起倩民夫付臣統領依山形
隨地勢或鏟削或壘築挑塹延引相接以為邊墻仍
乞勅參副遊擊并官領兵於界石之外下營策應以
為防蔽事下諸守將計議以為虜未出套未可庀工

虜既出乃東起清水營之紫城砦西至寧夏之花馬
池延蔓幾二千里每二三里間爲對角敵臺崖砦連
比不絕於其空處築堵者三横一斜一如箭月狀以
須敵避射凡爲堡十有二崖砦八百十有九小墩七
十有八大墩十有五兩月之間厥功告成自是虜寇
稀矣初榆林列戍始於正統歲調延安綏德慶陽三
衛官軍分戍而以河南陝右客兵班上助之未有衛
也成化初議者嘗請於榆林堡立衛然未就緒至是
子俊始請以先年陝右清出逃年不明軍籍及有罪

識大錄

責戍南土者之子孫免其遠戍就近編伍以實之且
又拓其城北旧加廣凡軍中器用百爾具備寧範銅
鐵爲之缺識以歲月又擇軍中子弟之俊秀者爲弟
子員奏請建學立師以教之榆林俗不藝圃子俊求
種於遠教民種植自是蔬菓與内地等又於界石外
開地以爲屯田給軍民耕種得粮十數萬石以助經
費自是榆林爲重鎮而與寧夏甘肅鼎立虜經城下
必嚙指相顧不敢鳴鏑向之癸巳以功轉左副都御
史又明年進右都御史議者謂榆林之鎮　國初未

有也有之始於正統然皆草創未備自時厥後鎮守
巡撫者非一人至子俊而後守禦之具始大備云丙
申移鎮關中有　詔命議弭盜安民之策選將屬兵
之方子俊乃條上事宜凡七曰衛國保民弭盜安民
選將守隘善後之計其所建置皆關中軍民切要急
務前人未舉者疏入皆從之是秋入　朝議事奏免
岷河洮三衛之民戍南方者一萬有奇易置南北之
更戍者六千有奇就以分戍固原之胡盧峽并䢷王
城設平虜鎮戍二千戶所領之既歸鎮岷州四族生

識大錄

羌作亂移兵平之獲首虜四百岷地險隘自　國初
指揮馬燁深入其地至是再見於子俊羌人遠遁相
戒曰馬帥復來矣誓不敢叛捷聞賜勅奬勵有北虜
懾其威讋西戎遭其剉衂之餘初子俊在西安時患
城中水多苦鹻民以爲病宋時東引龍首渠水入城
以利民減其後湮塞成化二年又西引潏河之水自
丈八頭堰修石碑以啓閘樽節放水二分至西門十
有五里貫城中以足民用餘水洩出城積滯日多幾
與城埒勢將至壞城子俊欲修之未果至是乃議亦

如丈八頭閘新渠以洩餘水經漢時故城以達于渭
以免公私之患民便之號為余公渠又涇陽旧有洪
口堰山高水下不利灌溉乃出公帑責使吏鑿山開
道溉田千頃至今賴之過者思焉丁酉召拜兵部尚
書論前功加一品俸逾年加太子太保賜金瑪瑙帶
織金麒麟衣一襲時遼東巡撫陳鉞依附中貴請舉
兵征建州内附女直詔下兵部議子俊以為自古馭
夷之道守備為本建州乃羈縻邊衛 祖宗以來不
盡以中國治治之既多設官以分其勢又開馬市以
掣其黨許買牛以結其心非示之以弱也治夷之道
當然爾今其罔伏當加寺罪狀未著遽欲出師征之
非 祖宗備邊本意如必不得已宜別遣重臣往彼
節制相机戰守子俊之意蓋欲別遣主帥使邀功者
不得行其計然而竟不可沮則浸極論其開釁失利
之由貽患邊方欺罔之罪是時權倖氣談薰灼子俊
敢與之抗人皆為危既而相繼敗去卒以無患時貴
州苗將侍有與援亦言播州苗賊齊采寺出肆剽掠
恐滋後患乞調湖廣四川軍馬五萬會貴州討之子

俊言賊在四川而貴州守將請討必有主之者興師
五萬以三月計之計用軍储六萬七千五百斛半年
則十有三萬五十而楚蜀山路險[illegible]通舟楫取給
貿載必得兩倍之數僕運至天氣熱而瘴癘作非計
也 上是之乃止庚子丁内艱服除即驲召改戶部
尚書癸卯秋大同有儆會議邊備久弛非子俊莫能
振肅乃命之節制沿邊諸軍事子俊請兵數萬分戍
虜入寇要路守將服其威望紀律一新虜聞之引去
尋召還甲辰以星變上言大要欲 朝廷節財用而
無浪費於土木禱祈重塩法而無以實數作羨餘以
賜權貴禁奪民利而不許貴倖乞閑田罷中官俾歸
給從宮中而無預外事凡此皆人所難言者時論偉
之三月 上以大同宣府乃國家藩屏雖有鎮守巡
撫等官不足倚仗兵荒之後疲敝已極必得重臣處
其有濟乃勑子俊總督兩處軍務自總兵以下咸聽
節制子俊即日出居庸歷宣府至雲中乃上疏言大
同宣府兵民疲敝誠如 聖諭然舉事必先其急者
今日事之最急當舉者莫急於修邊墻臣向修于延

綏已有成效乙以是法推而行之宣府大同及偏頭
關自東抵西一千三百二十里各為墩六百一十令
旧墩見有百七十擬新築者四百四十每二里立墩
臺一高三丈濶如之對角為懸樓二空内挑壕塹濶
丈五尺深殺闊之五計用工五百十日可成一座以
萬人十日計之可成二十座一月可成六十座兩月
可成一百二十座以十人守之非但以瞭望而亦可
以四面擊賊使賊不敢越每歲要四月秋八月興工
遇徼卽休事已還作暫借用軍民之力雖曰勞擾然

而一成之後歲省邊萬〻　命下如所奏行之既而
宣府守將下邊約束子俊奏劾之而忌者因而造為
飛語讒毀左都御史專鎮大同忌者牆擁其行事
上命五部侍郎及科道官往按之案卷明白無有所
私亦竟落太子太保以左都御史致仕家居未逾年
漢起典兵政比至屢疏以病乞休致不許悉漢旧所
業冝閱兩月　憲宗崩　孝宗嗣位屢以疾求去弗
允弘治己酉春二月疾已亟猶命卧理部事屬楚蜀
大荒子俊慮有变猶力疾草疏乞遣將臣鎮壓之以

銷未然之患既封進屢問左右章出未或曰否遂側
身面内而卒時年六十有一　上震悼輟朝贈光祿
大夫太保謚曰肅敏子俊沈重簡默外和内嚴正不
洸借廉不近名自為部屬時事〻不苟有一事不當
輙熟思審處之夜以繼日或對客猶沈吟未已或問
之曰官中一二事恐不當耳凡奏疏符檄揮筆立就
會文切理不事文飾每夜至二鼓方寢雖病中靡廢
天下事罔弗經心而於國計邊務尤所注意云
逸史劉振曰古稱儒臣之守邊者首稱韓范然二公

之事載諸史傳者議論居多鑿〻乎見諸行事而有
實迹留於後世者亦不多見也今余公之建功在延
綏環慶之間蓋二公故壤也而榆林邊墻之修延袤
餘二千里虜人望〻而去邊民優游以嬉者餘二十
年矣使繼公者人〻皆躰公心壁而葺之使毋致隳
壞則公之功留於後世者豈下二公哉夫天之於夷
狄固限之以山川〻〻不足而以人為補之固阨塞
之關順形勢之便以扼異類之衝突似不爲過是故
秦人築城非非而不重力不恤民則非也烏可以壹

而廢食哉北觀高閣亦嘗建此議矣而不克遂而公則遂矣且有效矣而或者不癈其蕆功碩逆料其後弊何哉忌之也亦非專爲公也蓋衆建議脩有云凡事務須足到目過似能經久者方始爲之予固知公非苟然而漫爲之者邊墻之修成不成不足惜而所惜者民財民財不足惜而所惜者國計爲呼快一已之私而忌國計之大斯人何人哉

王越

王越字世昌大名濬人軀長七尺餘風骨奇邁博涉書史爲詩歌文章援筆立就而藻思溢發爲人多力善騎射好談說經濟大略睥睨顧盻有天下志景泰辛未擧進士方對策大廷忽有旋風起攝其策雲表已而不見皆怪異之及秋而朝鮮貢使附越卷來云吾王方視朝有旋風捲一物下取而視之乃進士卷也敢以聞 景帝聞其姓名謂吏部曰識之此當任風憲於是由進士選人除監察御史 英宗復辟日視朝覩越進止與奏對數目屬之時冠深掌院束湿僚吏亡可當者而越於臺事精所建白必出深意表以故愛異之留綰諸道章奏久之擢山東按察使名聲愈籍籍會大同有虜警當置巡撫吏部以某薦上嫌其觀寢罷不用而喟然曰安得如韓雍者而任之大學士李賢因以越對即命徵之還朝召見便殿越故偉服而短某袂 上熟視良久曰是非故快御史耶其手姿英邁似武臣之雄可使弁而將也遂拜右副都御史秉傳赴鎮會虜已引去越乃飾兵政繕

若甲蘭士伍修堡寨為經久計尋以病告召還京病良已明年協理院事成化初以總督視師延綏輕騎襲破虜於崖窯川俘四十餘人函首百餘級遷左副都御史文破之於黃草梁俘五人函首百二十進左都御史前是文臣視師者多從大軍後出號令行賞罰而已至越始多選驍勇跳盪武騎為腹心將而與虜搏始有戰矣然尚不敢與虜軍鋒角惟以間諜探虜累重所聚而叔之或剪其零騎用是得數成功名已何虜復入飛越設伏邀擊破之俘斬百餘復諜知虜滿都魯孛羅忽加思蘭三酋自河套渡分寇西路而其妻子營於紅鹽池乃率總兵許寧等以精騎五千襲之兩晝夜行三百三十里至其地分兵千餘為十伏以相救而身與寧等分兩哨薄其營遂破之擒斬三百五十五級獲其女稚駝馬牛羊器械不可勝計焚其廬帳而還時滿都魯等行劫至韋州顧有所獲歎歸而遇諸鎮兵邀之悉奪其所鹵掠斬首虜一百四十九級賊既失利竄歸則廬帳妻子畜產皆已蕩盡相顧慟哭遠徙不敢居河套故地捷聞尋賜璽

書褒諭俄召還京論功加太子少保與李賓同掌院事兼提督十二營兵馬居一歲兵部尚書缺越意必見屬而余子俊自外鎮得之忽忽不樂乞歸不允乃上疏陳紅鹽池之戰謀皆自己出為故尚書白圭所抑沮錄功在諸將後而部曲亦有未陞賞者事下兵部余子俊為請進秩兵部尚書明年復加太子太保時 上所寵信中貴人汪直方領西廠得詞察中外事威福傾一時而年少好言兵越乃柔間與之納好甚歡直方欲誅建州夷以為功而遼東都御史陳鉞賄之遣丑始謀也以故直用撫寧侯朱永總兵東討自監其軍俾陳鉞參焉而不及越尋破建夷永進封公陞賞優渥越益艷之乃謀於直以北虜犯邊請征之 詔命保國公永為平虜將軍率師西討越為總督直仍監軍越念直之誅建夷永與征行而不先露使陳鉞扶其功恨之因為直謀令永將大軍由南路而身與直將輕騎由宣府大同俱會於榆林既至大同諜虜帳在威寧海乃選二鎮之勁騎二萬餘分道夜馳冒風雪薄其營虜狼狽出戰遂破之斬首虜四

百三十七級鹵男婦百七十駝馬牛羊數千旗纛甲
仗以萬計振旅還朝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
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威寧伯歲祿千二百石予世
券越既封不當復領院事而御史許進等上章稱越
功德引王驥楊善例請仍理臺政而越亦不肯就西
班欲仍列大學士萬安吏部尚書尹旻下許之自是
益精心事汪直而保國公永師至榆林甫三日召還
毋論有司供億百費而戰馬萬七千匹死者已五千
卞功自如於是亦惧與越比而事直矣尋復命越等

出師至大同適虜從東山等墩入境剽掠越縱兵擊
之俘斬百二十三級獲馬七百餘匹論功進太子太
傅增歲祿四百石授錄一子是役也斬級少於法不
當受上賞而封拜攙濫則　上以直在事欲貴重之
耳未幾召還改掌前軍都督府總督五軍十二營兵
馬蓋越以文臣爵不得侯改右班或可幸得遂不復
有薦帥念而萬安劉吉等猜〻側目越矣汪直亦爲
其儕所忌惡更援命越爲平胡將軍直仍監其軍駐
宣府調度擊虜〻已退越請班師弗許遂巡延綏值

虜入紅河西越部分諸將整兵邀之於是游擊將軍
劉寧敗虜于塔兒山參將支玉敗之于火穴梁延綏
總兵許寧敗之于三里塔俘斬二百二十九級功皆
於前虜亦創惧不敢近塞而捷聞僅加祿五十石汪
直賞亦漸衰改越征西將軍鎮大同不獲稱大帥而
猶與直共一鎮萬安等乃請移越帥延綏以離之而
命延綏帥許寧鎮大同言者謂寧直不相能遂改直
于南京御馬監既行而姦事大露給事御史劾直八
罪因并糺越　詔削越官爵追誥券徙置安陸州而

盡奪其諸子官一時朝士大夫非快越之去而有謂
其罰太重爲弗平者越最名能知人其在臺所拔
御史屠滽侶鍾等皆爲大官以至同列而故吏將佐
多顯貴者咸稱越才　孝宗踐阼故還鄉上疏自列
冤狀而壽寧侯爲左右之得復左都御史致仕越居
恒喜奢華自奉若諸侯王而其御軍能恤下財往来
若流水不之問籠罩顛倒豪傑不知所從入皆願爲
之死机事百端閃倏變幻出沒鬼神故不復持名檢
軍行過陝西秦王妟之奏使越語王下官之爲王吹

犬父寧有以相酹否因畫之其伎女婦一日大雪方坐地爐使四妓抱琵琶捧觴侍而一千戶詗虜還即召入與談虜事甚析大喜曰寒矣手金巵飲之復談則益喜命紋琵琶而肩酒即併金巵予之已又談則又喜指其中最姝麗者曰欲之乎以已汝自是千戶所至為致死力積功至指揮而其夜襲虜帳也將至而風暴起壓翳目衆感欲歸一老卒前曰天贊我也去而風使虜不覺歸而卒遇虜入掠者還而我擾上游皆是風也越不覺下馬拜功成推卒功以為千戶

其在安陸與家居瀋田池射獵帳飲聲樂如故而功名之志不少衰家近京師浮交通中貴人李廣廣屢於 上前稱之甫旨召掌都察院事為臺諫所論阻時西虜犯邊兵部請命重臣控制之以便止進凡再薦帝稱旨時屠滽為吏部惡越而中貴人廣與之以越名上遂許之陞見 上慰諭甚優復太子太保仍兼左都御史總制陝西三邊軍務經畧哈密諸鎮並巡撫而下悉聽節制仍許以便宜行事越至鎮即提兵擣賀蘭山之别部行剽者覆之斬首虜過當捷聞

晉少保太子太傅請復哈密封以兵援其王還國璽 上不報而中貴人廣敗自殺言官交章劾越 上雖雅重越為寢之而越竟以憂悸病卒年七十四贈太傅謚襄敏祭葬如禮越之再起欲還伯爵終不得而諸子多官環列者

王恕

王恕字宗貫號石渠陝之三原人軀幹偉大貌豐而
而見骨音如洪鍾正統戊辰舉進士第改翰林院庶
吉士輸林業治古文辭而 學務明体適用本之經
術碩恥攻文詞惟博極經濟而已以是不得留出為
大理評事遷左副所讞決必處情法當條刑罰之不
中者六事朝廷議行之擢知揚州府揚淮南大都會
也 以直道精心為之吏民皆愛服歲大飢上疏請
賑度事已迫不待報而發倉庾且別市粟以施病者
其人不至後時而孜立書院群少年諸生於其間而
延文學行誼之士為之師太守以聞按行召諸生衆
衣講說恂恂禮讓文事亦大振以考最超拜江西右
布政使揚人挽留之不得相率伐石勒德政其在江
西而嶺寇有犯贛州者恕奉檄帥師討平之轉河南
左使成化乙酉拜右副都御史撫治南陽襄荆諸府
時以襄南地多山險秦楚之流民萃焉日剽攻掠略
而礦賊亦不時發故設開府撫治而恕首得之軍府
草創恕事事經畫有成算首捕獲南陽之爭礦而稱

兵者已會兵勦襄盜平之殲其魁悉釋脅從之衆又
平湖廣劉千斤石和尚之亂大將欲搜山盡取其首
以徼功賞恕持不可久之乃聽念所從將卒必有秉
閒為賊者乃下令曰擅殺一人即抵死衆肅然亡敢
犯因揭諭流民各使從業後流民聚貫立生祠祀恕
仍家繪其像而尸祀之亡何以母憂法成子起復巡
撫河南錄襄南功進左副都御史境內霖旱不相當
而又苦蝗大風晝晦乃上疏乞罷以謝豫人因極言
止營建崇儉約以回天意 詔不聽罷而所疏荒政
甚詳 上為之蠲賦有差辛卯入朝議政因復上六
事擢南京刑部左侍郎丁父憂服除以刑部左侍郎
起治漕河請禁抑馬快船齎攜商貨而縱橫郵道間
妨糧運且及珥災數事惓惓民力 上為之下蠲租
詔癸巳改南京戶部丙申復改左副都御史巡撫雲
南恕於遷若左然朝議以雲南在萬里外西控諸夷
南接交人而鎮守中貴橫甚欲借恕彈壓之恕心知
所謂單車攜二童子以往先是中貴人錢能使其麾
下指揮郭景寺以玉帶龍衣異裝玩好馳驛揭安南

王黎瀕王報以異寶生金通犀象牙諸物往返數四
景等援與其國互市捆載還恕廉得之遣騎追執景
景迫投井死因悉銀鐺其從者下之獄而後入其賄
飛章露劾能私通外夷罪當死報聞當是時瀕別為
私郵以通滇省會賓欲乘間窺伺至是其謀始杜
而能復使使象馳以黄鸚鵡進恕上章極言明王不
貴異物今萬里勞人而進一羽族微物恐天下有以
窺見　上意因盡發能貪黷暴肆諸狀　上不得已
召能歸安置南京而黔公諸大帥以及土酋皆惴惴

識大錄

奉三尺矣丁酉三品滿九載進右都御史尋召掌南
京都察院事往返衣書二橐而已掌院未幾特命參
贊机務尋遷南京兵部尚叅贊如故盡摒营將之占
役者一卒不得走私門耆使過龍江驅嚴禁織作工
賈非奉旨毋得自為互市考選軍政即同事者無或
敢干於是上下溢不悅而會薛遠以奥援欲秉留樞
乃取中旨改恕兵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畿
兼總督粮餉恕益日夜孜、於戢下車必首延耆碩
降色與談民間利病因而剌及屬城吏賢否諸屬城

吏故已耳恕名其墨不可洗者望風解印綬去留者
相刮濯爭欲献其長以自效以故不勞力而治會災
異求言恕因奏天下一切納貢賦者咨收取過重至
破家乞嚴禁革光祿寺歲供白粲緊及庖人賤工請
稍裁剔派市物料織造繒彩及貢献花木禽鳥請賜
蠲省皆報可常州時有羨米請以六萬石補常州之
夏稅又以補諸府戶口塩鈔六百萬貫以官田賦太
重減耗米十餘萬明年水災奏免秋粮數十萬草半
之而周行賑貸其貧者至二百餘萬口三吳之人頌

識大錄

之以為自設巡撫來幾一甲子獨恕與周忱、以十
八年恕不二年其久與暫不相當然忱彷彿姚元之
恕則賢於宋璟矣中使杜福以中旨下常州取截江
網及刻絲觀音羅漢古跡恕上言帝王之學與韋布
不同帝王身兼治教之責以為億兆之主故其學不
在乎博在乎知要至於諸儒訓詁簡編浩瀚既非帝
王所能徧觀盡讀他如老佛之學神仙之說黄白之
術清浄寂滅妖怪妄誕尤非帝王所當留意也中貴
人王敬挾千戶王臣以妖術取中旨齎御帑金收市

圖籍珍翫張皇聲勢挾拾富人財實殆盡而官府供
億亦不貲人情洶洶恕乃盡列其罪狀三劾奏之敬
亦誣奏恕因而株及常州守孫仁事未決屬東廠太
監尚銘亦發其狀　上始下敬錦衣獄并其黨十八
人俱謫戍而𧰼王臣於江南遠近稱快以是益歸心
恕尋復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時錢能復夤緣
得同守備南京與恕共事然益心服恕語人曰王公
天人也吾惟有敬事而已恕捻其少自抑損坦待之
滿九載加太子少保刑部員外郎林俊疏論中貴人

梁芳與妖僧繼曉忤旨下詔獄都督經歷張黼救之
亦下獄謫外恕上言京師祀天地僅一壇祖宗暨先
聖僅一廟而都城內外佛寺不知有幾千百區茲又
欲營建遷移軍民數千百家計費帑銀數十萬兩人
皆知此事之非而不言獨俊言之人皆知俊之是而
不言獨黼言之今悉寘之於法人皆以言爲諱投再
有奸邪誤國　陛下何由知之乞復俊等以慰天下
停建寺以理兵荒庶宗社可鞏固天命可永保矣
上雖報聞而中不能無嫌以至變復俊黼官恕因是

益白奮凡應詔者二十一建白者二十九忠讜剴切
多報可天下益服恕之直至朝事有所不可必曰王
公胡不言也則又曰公疏且至矣已而恕疏果至京
師人爲謠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於是公卿大
臣皆側目而　天子亦漸心厭之而最後所言政令
失信尤中　上諱會南京兵部侍郎馬顯以病告忽
附批落恕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恕既歸名益高臺
諫推薦無虛月　孝宗即位於是薦恕者益無虛日
即家特召之命馳驛以來中途引疾乞休不許而改

吏部尚書入見即加太子太保言官猶謂恕且老不
當勞以繁劇宜用之內閣備顧問　上報曰朕用蹇
義王直故事官恕吏部謀議無所不聽從何必內閣
也恕因薦彭韶張悅周經爲左右侍郎名臣如耿裕
何喬新何鑑倪岳咸引列要階忠諫如章懋王徽黃
仲昭賀欽丁玑張吉被抑如周瑛和順並皆薦用公
務之暇輒延接士大夫講學論政進其德業詢訪人
才隨形授官裁抑僥倖褒崇名節無欲以私干之雖
中旨特擢不決與論亦必守正力諍弗稍阿順時

上北春宮內臣多所臺進又賭服色莊田恕爭之
上疑辭以報恕益感奮竭誠臣襄南京守備太監蔣
琮與御史姜綰等訐而各失實綰等謫而琮獨留恕
謂獨留琮何以示天下公弗聽御史湯鼐故嘗以事
譏恕而他亦諤諤有所論建壽州守劉槩以書稱之
引所夢為証事發而大學士劉吉惡之下詔獄欲坐
槩妖言律論斬而鼐亦與同罪恕力辯其文深　上
命姑緩之追法司讞上槩鼐皆減從戍陝西巡按御
史李興有風裁而徵過刻為同事者所中以多杖人

死當大辟恕謂非故勘於法不當大辟亦減從戍修
理河橋工竣太監李興乞陞工匠官四人冠帶者再
人恕再執之不可乃上言臣力竭矣惟　陛下慎之
將來也　上溫旨報聞閩西都御史缺恕舉蕭楨孫
仁堪任內批不允而命別選二人恕執奏曰　陛下
不以臣為不才任臣銓選有如所舉不効臣之罪也
陛下安知楨等之不可用而以拒臣是必左右近臣
別有所主而圖以與之也承順風旨以固此位臣誠
不能臣之所知楨與仁　陛下既以為不可用是臣

不可用也頻乞骸骨歸老　上優詔慰之竟用蕭楨
上林苑監錄事邵義以傳奉驟遷蘇州通判恕言義
先為錄事階正九品今驟遷通判正六品矣無乃有
壞選法選法壞則士無定志奔競之風起天下之事
日壞矣　上為罷義鎮守內臣奏請問四品官及受
民詞　上業允之恕上疏諫曰國家律令五品以上
官有犯奏聞請旨不許擅問又有例不許鎮守總兵
等受民詞訟此　祖宗之成憲所宜遵守而不易也
令其者欲專大權假以貪官急政為詞朦朧奏請提

問四品以下職官　朝廷一時不察允其所奏又許
接軍民詞訟其雖有才識可以委用然繁內廷近侍
稽之　祖訓條章自有職掌糾劾提刑非其所司今
不分四品五不問文臣武職並聽提問是　祖宗累
世之憲章由斯人而變革　朝廷百世之紀綱由斯
人而廢壞臣竊痛心疏入其事遂寢總督兩廣都御
史秦紘糾總兵安遠柳景不法而為景所誣與俱罷
恕言臺諫所上五章極言景紘情罪與夫朝廷所以
處之者是非了然欲望朝廷召紘　陛下宜從而未

之從者是臣等不能贊襄以成　陛下納諫之美罪
莫大焉今景誒追贓又蒙　聖恩免之矣而恩獨不
及於紘則是為地方軍民之害者可恕而除地方軍
民之害者不可用其何以服人心而勵將來伏望
陛下從天下之公論召紘還或處之都察院俾之事
權未必無補　上是之遂起為戶部尚書滿三載考
最授光祿大夫柱國　上念恕老大風雨雪免朝又
免午朝以疾告輒遣中貴人存問御醫視脉牲酒米
疏相繼而歲時珍鮮金綺之賜與內閣輔臣埒御醫
王玉自陳春宮効勞乞陞職下吏部恕請逮問之有
旨免問而增俸二秩恕固執不可乃已有徐生者太
醫諸醫也傳陞院判恕執奏下吏部會禮部太醫院
同御藥房太監選用恕力爭祖宗來未有吏部會內
官推選官員例　上曰徐生善藥與院判恕遂乞休
屢疏上　上曰卿持正輔佐朕心知之勿辭恕遇事
輒言有不合即引疾求退　上每溫言慰留而內閣
益不悅汎其好名時丘濬掌詹事府亦加太子太保
而以禮部尚書故班恕下既入直文淵閣兼太學士

恕尚持其吏部銜且先貴猶据其上濬意弗善也會
考察天下應覲官奏黜而中旨留者九十餘員而言
官有拾遺疏復指其留而當黜者下吏部恕乃詳據
各原考語及所察知者以聞有旨未必實令再訪詳
具奏恕自擬有沮之者必濬也乃力求去　上特慰
留之居無何太醫院判劉文泰奏恕矯詐強悍妄行
選補御醫吏曰非故事及里居日托人作傳而鏤行
之曰大司馬三原王公傳其疏辭不見行者皆曰不
報以彰　先帝拒諫之失比伊周無人臣禮有　旨
令恕回奏恕不懌上疏自劾乃下文泰錦衣獄降御
醫恕於是引疾乞休總疏再三乃允致仕文泰之奏
訐濬陰屬之恕既罷言官交章劾濬婿嫉妒賢乞加
罪黜　上弗聽後二歲濬卒文泰往弔其夫人叱之
出曰為若而使我相公鬭王公負不義名於天下苟
予為詩人快之恕自少篤信好學每夜書燈達旦不
熄倦則瞑覺即誦讀省身克己日求寡過德愉叢老
而彌篤致政後年近八十猶考論著述言動必揆矩
度嘗言我垂光方理會學問而薦紳大夫過三原里

者必屏可從謁之再拜而叩質疑難恕亦應之不少
倦如是者十餘年而為正德改元之歲恕九十矣
上遣行人齎手勅牢醴綵幣存問益月廩歲夫而諭
之言恕乃疏言數事又三年卒恕啖食兼數人至其
日而小減已閉戶獨坐忽有聲若雷白氣瀰漫人視
之瞑矣訃聞　上為輟朝特超六官贈特進左柱國
太師謚端毅恕有七子十三孫多賢顯而少子承裕
歷官南京戶部尚書有學行克濟其美所著有石渠
意見玩易意見濬河通志典籍格言介菴奏議石渠

文集各若干卷歷代諫議錄一百卷
承裕字天宇號平川天資粹美童孺時即重厚如老
儒七歲能詩賦十五從莆田蕭生學所造遂邃二十
撰太極動靜圖說及名卿傳成化丙午鄉舉完婚自
著婚禮用中呈父執行之弘治初恕為冢宰攜以自
隨令接海內賓客籍其所得依而用之一時銓政公
明閭有閒言癸丑登進士第會恕致仕遂歸養授徒
於弘道書院教以孔顏程朱之學終父喪乃起從仕
選除兵科給事中歷吏科都給事中以忠直修潔名

時逆瑾亂國承裕屢疏論時政瑾惡之矯旨罰粟輸
邊秩滿擢太僕少卿尋進為卿一日　上忽降旨大
閱用戰馬二萬承裕即應命大臣驚異莫不服其敏
還南京太常寺卿值　上南巡承裕具牲帛祭品以
待或謂　上不暇及此承裕弗聽及　上至嘉納之
言者愧服嘉靖改元陞戶部侍郎持身廉介雖公費
一無所私言官糾尚書席書賑濟事承裕奉命往勘
功罪昭然深稱宸衷御書清平正直四字賜之拜南
京戶部尚書奏鈔關商稅羨銀解京以裕國用革私

充工匠以省糧廩查累歲逋稅至一百七十萬石續
羨銀至四萬八千餘兩踰年引疾致政戊戌五月卒
年七十三贈太子少保謚康僖承裕廣顙豐頤貌手
而體厚居嘗端儼若神然溫乎可親又果然而不可
狎也性篤孝能悅親養志故恕愛之特甚又善事諸
兄誨諸子姓以道有不率教則反躬自責令其愧恥
雖僕御有過至內竊而敗亦薄示懲戒許其自新務
以德化與人交即之弗親遠之弗疎忠信無偽寬柔
有容善接引後學因材以篤又廣擇髦士俾各教學

以訓蒙士俟厥有獲則授以所未聞故師逸功倍學而成立者衆教人以禮為先凡子弟家有冠婚喪祭之事必令率禮而行又刻布藍田呂氏鄉約鄉儀諸書俾鄉人由之一時諸公皆稱其濟美有范忠宣繼文正之風所著有論語近說論語蒙讀談錄漫語呈帖集辛卯集致經堂集庚寅集諫垣奏草草堂語錄三衆堂漫錄李衛公通纂厚鄉錄橫渠遺書端毅公遺事童子吟稿進修筆錄及太極動靜圖說婚禮用中並行于世

黄孔昭

黄孔昭字世顯浙江太平人父瑜進士官職方主事孔昭年十四父母相繼歿於京邸扶柩返塟哀毀骨立人已謂黄氏有子既長執友建寧守賀淙知其賢舉為松溪訓導孔昭嘆曰士之出仕乃藉人舉薦耶慨然誓世其家楼居讀書刻苦特甚至忘寢食遂登天順庚辰進士授工部主事同官有貪污廢事者與孔昭不合以訐擿之事白被黜而孔昭名繇此益彰獨署司事事悉舉而宿弊盡革時方議　慈懿太后山陵孔昭憤曰治葬吾職也亟草奏疏將上而　朝廷竟從衆議乃已尋轉員外郎郎署無故例不得改調吏部以孔昭賢而工官非宜特奏改文選命下皆以為宜亡何進郎中孔昭持衡清慎汲汲以人才為慮嘗曰國家之用才猶農家之積粟粟積于豐年乃可以濟飢才儲于平時斯可以濟事自項人矯激沽名以閉門謝客為高天下人才何由知之故公退客至輒延見詢訪有所得必書於冊量其才地参之輿論爲用各當其才雖小官卑職亦不敢忽或因勢家

干請欲私用其人輙力言不可時既不能盡沮後其人多自敗朝士每見其喜則知賢者之得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之不得退在選司十有五年純潔正直終始一節士論翕然稱之陞右通政弘治初遷南京工部侍郎時王恕秉銓屢薦於 上竟未及柄用而卒年六十四嘉靖中贈禮部尚書謚文毅孔昭清介有守自舉進士已有廉名及授秩以公事之江南雖鄉人之任其地者以尺帛來餽亦却之後同考會試有勢家子暮夜持百金私謁叱之不容見 然終不言其人其處公事必盡其力非特無私而已終身儉素雖老且貴如未仕時好學不倦公暇輙手一冊日求古書多自校正更輯鄉里前輩文詞為赤城論諫錄并赤城詩集板行於世其所自著質實而理勝有文軒集若干卷子俌舉進士除工部主事居官有父風亦調吏部歷文選郎中卒孫綰中官生仕至禮部尚書

述史劉振曰周禮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盖兼六卿之事無所不掌者也後世特以選舉為務其屬分任於下為部凡四其職可謂專矣而文選尤為要秩使其人不賢雖有賢太宰不能獨治百官由之不得其人此其所以為要也昔毛价仕魏為東曹掾所舉皆清正之士能以儉率人一時皆以廉節自厲今觀文毅之為人蓋亦近之後雖超遷惜其卒以工官而去雖有端毅存為已助而竟不用良可嘆也嘗閱正統間黃巖有李茂弘考功静退有守君子人也其名至今不衰文毅嘗慕而稱之以追其遺風孔子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其是之謂歟

何喬新

何喬新字廷秀江西廣昌人幼多疾九歲始就外傅讀書頴敏過人三年即通史學鄉先達魏源丁東英皆以偉器期之翰林修撰周旋嘗至喬新書齋扣其所學因問曰陳桱書法視朱子何如曰先輩著述非後生所敢議然呂文煥之降元不書其叛張世傑之溺海不書其死節曹彬包拯之卒不書其官紀義軒則採怪誕不經之談書遼金則失內夏外夷之義似有未當也旋大驚因白喬新父文淵曰三郎學不易及也景泰庚午應鄉試主司章陬得其文擢置第一或謂文淵方典銓衡俱招物議乃移置第六辛未已舉會試翰林學士江淵亦避嫌移置乙榜及文淵致仕廼登進士奉使淮西巢令闇懦少學於文淵以金帛為賂喬新力卻之文淵聞而喜曰吾兒如是吾無憂矣丙子授南京禮部主事政務甚簡終日閉戶讀書尚書姚夔重之語人曰何主事方為時用恐其不習於政奈何乃撥喬新收粮喬新平斗斛謹出納嚴勾稽而痛懲奸吏之侵漁者夔喜謂喬新曰誰是以往無施不可矣會丁父憂解任帰服闋改刑部主事盡心庶獄無大小必求其情尚書陸瑜喜曰子慎刑如此不愧廼翁矣轉廣東司員外郎進郎中錦衣衛隷廣東司其官校恃侍衛親軍恣橫冒禁法司每優容之喬新曰法者天下之公也有犯輒捕治不少貸繇是校悚惧相戒不敢犯吏部尚書李秉知其賢屢薦於 朝陞福建按察司副使豎抵任浙寇千餘人盜採銀礦所過剽掠喬新募鄉兵擊之斬首數百級擒其魁浙寇敗走福寧土豪尤氏暴橫殺人出入以兵甲自隨縣官捕之輒旅拒不服幾二十年喬新設方畧生致其父子置於法福靖薛氏以所居瀕海歲出諸番互市事覺遂聚衆欲為亂喬新捻其不備盡獲其渠黨海道以寧福安寧德銀礦久絶有司責民供歲課民多破產喬新具奏減二縣銀課三之二行部興化問民所病皆曰洪武初官以牛貸民耕而徵其租牛物故已久而徵租如故民以是病喬新以聞遂蠲其租分巡汀邵延建徧歷諸縣訪民利病而興除之清流之帰化里介乎將樂沙縣之間民恃其險

俾不供徭賦喬新白撫臣即其地置歸化縣其民始
奉法令宋楊龜山子孫微甚墳塋蕪穢其書院亦為
戎卒所據喬新修其墳復其書院且籍廢寺腴田百
畝俾其子孫耕以奉祀馬典番舶中官以鎮守太監
分其餘財遣三司喬新力辭不得遜受而輸之庫陞
河南按察使福建都指揮僉事武成用喬新薦授閫
職及行以犀帶銀器為贐喬新笑而却之曰我知君
君何不知我邪成慙而退河南大水民艱食舊制賑
貸貧民至秋罷喬新曰令賑貸止於秋者以秋成可
仰也今秋四無收賑貸可已乎命郡縣賑之如舊至
麥熟乃止流民入境無食者發粟為粥食之無衣者
以庫藏帛給之所全活不可勝計河南守薛昌鹿邑
令胡宏杞縣令李文中皆以貪暴病民而有強援它
使者不敢問喬新劾其罪或徙或黜都御史原傑招
撫流民至河南引喬新自助先是都御史項忠驅逐
流民死者十餘萬及聞傑至皆逃匿喬新馳至山谷
委曲諭之流民感泣願附籍者六萬餘戶陞湖廣右
布政使荊襄大水漂溺千餘家撫臣檄喬新賑之喬
新躬自撫循發粟以續其食而給錢使葬其居民咸
安焉荊民以徭役不均訟於臺又檄喬新理之喬新
驗其丁口登耗貲產厚薄列為九等以輕重授役民
吾稱便成化辛丑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兼督三
關兵備時山西連歲旱饑米價騰躍喬新發倉粟三
十萬減價糶之民賴以濟北虜寇邊喬新伏兵灰溝
營虜至與戰斬獲甚衆進左副都御史奉　勅清理
刑獄辯沉冤察隱慝咸當人心律重情輕者具以聞
多得末減召為刑部左侍郎屢辯疑獄請託無所徇
屬官畏其嚴莫敢恣睢者虜酋小王子寇大同敘邊
將畿內驚駭紫荊居庸二關尤急喬新奉　勅巡邊
相險阻築城堡簡精壯礪器械為戰守備嘗獲虜諜
知小王子營在邊守者多老弱及請選精兵間道出
搗之會虜潛遁不果用山西大飢人相食逃徙他境
者什四五　上命喬新往賑之許便宜行事喬新請
發內帑并責淮鹽得銀數萬兩又勸富室及僧道士
得粟數十萬石選司府官分部賑濟死者為叢冢瘞
之又僦民疏溝渠而償以粟所活凡三十萬人招四

復業者十四萬人播州宣慰使楊愛與其庶兄友不
睦友奏愛奢僭淫暴等罪且云有異謀　朝廷命喬
新即訊因愛以待　命喬新言楊氏據有播州六百
餘年其民知有楊氏而已一旦見其酋長囚禁羣夷
驚疑恐生他變乞審驗虛實重若監候輕若發遣
上從之既而詢鞫具得其情友實欲奪愛宣慰肆為
誣罔先生具以上　請且慮其兄弟相讐救還友它
郡遠夷以安　孝宗即位陞南京刑部尚書喬新久
為人望所屬萬安輩不欲其在朝故薦往南京雖陞

之實遠之也太監懷恩一日詣內閣言新君即位如
何令喬新陞去南京萬安默然到任僅二月召為刑
部尚書喬新在南都嘗言沿江蘆洲率為中官占據
有訟者輙云買物進奉今　陛下既罷貢獻乞以蘆
洲給還軍民由是梧中官意及在刑部拒絕請託凡
大小之獄一以法律從事或脅以禍福皆不預錦衣
衛官校出入逮捕但齎駕帖刑臺皆不與聞喬新言
舊制提取囚犯必給批所至比號乃行則矯詐無所
託駕帖不必比號則真偽無由辨乞仍給批便言

京師大水恐內外刑獄有寃枉者乞選官審錄庶以
弭灾京師軍民習胡語服此亦伊川披髮野祭之類
也乞出榜禁約　上皆從之而以疾臥家　上皆命
醫診治又遣中使臨問賜以酒米有疏屢疏乞罷
上不允然以執法不阿群小多不悅御史鄒魯遂承
風旨劾喬新受親故餽遺喬新弗辯但引咎辭位劉
吉素銜喬新欲因以中之遂下詔獄窮治鞫訊無驗
魯坐外謫喬新復請老　詔許致仕大理少卿屠勳
及南京六科十三道交章論薦權貴多忌之者竟不

果宣慰楊愛聞喬新致仕遣使致金銀為壽并獻名
梓可為棺者喬新拒不受或訊其近名曰吾道當如
是也喬新守官清慎律己方整自幼仕即自誓不嘗
利不阿權貴不以愛憎為賞罰守其誓於身性剛介
寡與歷官皆久而後還自少好學公退書聲琅然閉
戶外雖視事亦手一編不少置閩人有異書輙假錄
之藏書三萬卷皆手自讐校所著有宋元史臆見周
禮集註椒丘集所編選有文苑群玉唐律群玉續編
百將傳勛賢琬琰集行于世正德戊寅都御史林俊

為請謚於　朝且言喬新文行政節謚當以文會有沮之者給事中吳世忠論曰蔣之奇嘗誣奏歐陽修後日太師文忠之贈謚之奇不能奪胡銓輩嘗誣奏朱熹後日太師文公之贈謚胡銓不能奪蓋誣善者群小之私贈謚者萬世之公也廣昌知縣張潔復論之詔贈太子少傅仍與謚文肅蓋公論至是始定也

白昂

白昂字廷儀常州武進人舉天順丁丑進士授南京禮科給事中再遷刑科都給事中在諫垣以言責自任南戶部尚書張鳳不法昂劾奏鳳為大臣不加之罪何以示戒有旨械至京已而釋之鳳雖幸免而一時多其直　憲宗初即位值北虜犯邊經筵輟講昂上言帝堯不以洪水之菑而不明峻德太王不以昆夷之侵而自殞厥問今日正　皇上講學以為修德之助之時不宜晏安以隳聖德他日有黃霧之異又上言六事皆當世要務其尤切者曰謹命令以全大信謂　陛下即位嘗詔罷貢獻矣而貢獻者不絶嘗罷織造矣而織造者自如嘗禁權豪不得中鹽矣勢要不得求地矣京城內外不得創造寺觀矣而皆不為衰上願守大信勿以親倖而易其度可也監察御史謝文祥以言事得罪不可測昂率同列救之謂之祥所言雖狂妄然為御史非出位而言且其心無他宜含容之以開言路疏入文祥得降叙其餘獻納者尚多然務持重不屑屑以小事論至於事干刑獄者

得以恭敏亦不瑣瑣扶摘小疵故人皆稱昇知大體壬辰擢應天府丞京民苦差徭繁重多破家昇至適署掌府事為定役法人稱均平乙未遷大理少卿辛丑擢南臺左僉都御史兼館操江巡捕沿江盜賊時有劉通者與其黨操舟販鹽并行級奪出沒江海閒勢熾甚昇調士卒追捕至太倉分兵截其要路知通窘迫示以威信諭以禍福謂如自首服許以不死通知昇長者遂挺身來歸叩頭感泣昇戒諭已仍縱之還通即率其黨以降乃械通至京凡脇從者悉釋不問事平昇復奏沿江守備官遇有警當互相應援又請降關防印記以便行事皆從之未幾進右副都御史協理臺事丁未陞南兵部左侍郎奉勅修鳳陽

皇陵并白塔壽春諸墳時當荒歉衆以為興大役不堪昇均工節用勞心調度越三月功遂畢與初計省其半以其餘財仍行賑卹民及獲濟弘治己酉河決金龍口漕運多阻復勅昇浚治改戶部侍郎昇至河南相度水勢處水復趨張秋發卒數萬自陽武封丘祥符蘭陽儀封諸縣築長堤捍之遂導河自中牟洪

識大錄

口至尉氏下潁州經塗山合淮水入海又修汴堤令高廣如一上樹萬柳使不崩潁又浚宿州古睢河入運道以分徐州之勢築蕭縣徐集寺口以殺汴衝之勢又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修古河堤自東平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河口各作石堰相水盈縮以時啓閉於是河竟不為害而漕運獲濟又以高郵之甓社湖風濤時作多覆舟或擁舟觸岸輒壞乃即其東開複湖以避厥患河成舟安行無險晏名之四康濟人思其惠別名白公堤治水事竣改刑部侍郎辛亥陞右都御史掌院上言風憲官為朝廷耳目凡巡行一道當詢屬吏賢否之狀上於吏部及本院部院據其詞以行黜陟且以所上之虛實為御史之黜陟庶幾各得其實而人有所勸懲也又天下軍衛士卒消耗宜預覈尺籍之數界清軍御史使按籍搜考以絕埋沒諸弊又天下奏報災傷荒歉反戾至上不知國計之當備下不知民隱之當卹由有司以其地濶遠可以欺援之故冝令御史預遣人踏勘四土高下之則遣為圖冊設有水

早可據此以蠲我糧而里胥無所容其奸也　上是
其言從之御史李興巡按陝西以酷刑處死無敢狀
之者昂曰興為吾屬豈可避嫌而不為一言乎乃率
同列上言興之暴固可罪然非殺無罪者今以死處
興設有故勘故殺者又將何以加之奏上興得免死
癸丑遷刑部尚書用法平恕斷獄不苛嘗曰秋霜之
肅何如春陽之和乎數諭屬吏以人命至重尤當謹
重獄故宽抑者既多平反其可矜疑者亦多從末減
每以律為萬世之法條例為一時之宜今吏得為奸

皆條例繁冗之故因詳定為若干條奏上頒行內外
而奸弊始少衰甲寅秋滿加太子少保戊午進太子
太保積階至光祿大夫勳至柱國居官四十餘年勤
勞不倦濟以精力事至輒辦及決大事往往以從容
數言裁定多不失正其待人氣溫色愉言出如恐傷
之下至與皂有過未嘗輕加詈辱屬吏以公事獲罪
必為開釋得免而後已人以急難來告如切於身所
以排解之者尤盡其力故感其恩者不特鄉里親友
也官三品時厥弟昇早世奏蔭其遺孤垣為太學生

又置義田立義學凡族人之貧而幼稚者以養以教
皆得所其厚於宗族復如此　孝宗知其有德寵遇
特優屢加賚賜或病在告輒命御醫診視時遣中貴
人既以酒饌果餌庚申以星變上疏引咎避位弗允
再疏懇乃許之進太子太傅致仕賜璽書以褒美之
及行士大夫傾朝祖送人以為榮癸亥六月卒于家
年六十八　上聞訃悼惜輟朝一日贈太保謚康敏
圻字輔之　年十九登進士授戶部主事歷都水郎
浙江參議時逆瑾柄政有承風旨開處州銀穴者圻

曰不可目前之利小意外之變大乃以贖金充內帑
事得寢鄞有少年為日本館甥隨使入貢鄞人執之
夷人大噪圻曰外夷不可繩以國法予之無損治體
拘之或啓釁端遂縱之逸長興有田八十頃沉為巨
浸而有司仍征其稅民歲苦抖斂圻為奏蠲之轉福
建參政汀漳盜起圻率師會鎮東軍合擊破之賊乃
解散進山東左布政使遷應天尹修舉厥父之政綏
民興學均徭釐弊條上便宜七事咸切時宜遷擢南
臺副都御史總督糧儲京儲歲入百二十七萬所出

乃至一百五十餘萬石圻奏南京根本重地儲蓄減
耗所出多於所入何以持久請革冗費冗食勳武臣
進貢不法坐害者十數人於時其母春秋已高圻屢
乞歸養不得平居憂慼滿容及聞訃奔喪歸因感疾
卒年五十有二圻為凱爽通敏孝友長厚有父風子
俔字貞夫少有逸才犖卓不羈多與海內名士遊而
任俠自喜以蔭補國子生舉進士除戶部主事歷轉
儀制郎中改春坊左司直坐事謫判永平稍遷南驗
封郎中無何又謫河間判官復為戶部主事調尚寶
司丞罷歸卒所著洛原集若干卷

倪岳

倪岳字舜咨應天上元人父謙南禮部尚書嘗奉
命祀北嶽其配姚氏夜夢緋袍神人入室寤而生因
名曰岳岳生而環碩迥異常兒七歲喪母哀而盡禮
父客歎異幼知向學業文之餘兼通吏事偶有群吏
將赴吏部試戲出獄詞為題令剖斷旁觀者曰此老
吏筆也識者已知其他日非特以文名顯矣謙以翰
林學士主順天鄉試為怨家中傷謫戍宣府岳從行
患難中學業益勵年二十一舉天順甲戌進士選為
庶吉士預修 英宗實錄成化乙酉授編修實錄成
加俸一級是時謙復為學士父子同在翰林人以為
榮乙未秋滿進侍讀明年選充經筵講官於是謙為
尚書以疾致仕岳再乞歸侍遂丁艱服除還任適詔
纂文華大訓內閣大臣首以岳名上壬寅書成進學
士甲辰充春宮講讀官丙午擢禮部右侍郎仍 命
經筵進講弘治戊申進左侍郎癸丑拜尚書丙辰加
太子少保改南京吏部尚書己未再改兵部明年召
為吏部尚書兼太子少保如故岳狀魁岸目光炯炯

袍笏偉然望之如神天資明睿為文敏捷若不經意
初在翰林凡考校纂修綽有餘力每進講 上前以
古義附時事為勸其言剴切而音吐洪暢人擬之范
祖禹 上屢屬目始有大用意及在禮部遇事如素
習無難易即治累遇行大禮凡載於儀注者既多贊
相合禮若 國朝自 德祖以下九廟已備及 憲
宗山陵禮畢 神主將升祔于制當祧廟下禮部集
廷臣議或以 德祖以下四廟以次當祧至 太祖
為百世不遷之祖岳以此說固所以尊 太祖然豈
太祖崇本尊親之意哉故周既追王太王王季又上
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其意蓋出於此國家自 德祖
以上莫推其世則 德祖乃周之后稷也不可祧
懿僖仁三祖以次當祧至 太祖太宗為周之文武
百世不遷今 憲宗升祔當祧 懿祖一廟宜於
太廟寢殿後別建藏祧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每歲
暮則奉祧主合享亦應古祫祭之制時又有言 孝
穆太后當祔廟者後 詔議之岳言周之姜嫄為帝
嚳次妃后稷之母故周禮有享先妣樂舞蓋指姜嫄

而魯頌閟宮之詩特見其名此別廟之明証也且唐
宋以來皆有故事可考如奉慈殿是已今 孝穆神
主宜于奉先殿旁別立廟歲時祭享悉如奉先殿之
儀知禮者皆以為然奏上 詔悉從之時 孝宗初
元慨然欲新庶政岳與同官協心輔政首革溢祠正
神號將舉宿弊盡除之建言者因及孔廟從祀諸賢
亦宜改正岳言漢儒專門六經轉相傳授煨燼之餘
賴以不墜其間諸儒立身不無可議然傳經之功自
不可泯故自唐以來列於從祀彼七十子名字載於
遷史已久又何必以區區臆見追論於千百年之後
哉遂格不行未幾尚書耿裕自南京召至適以災異
求言岳偕上七事又以八事繼之大率勸 上躬節
儉以先天下言今天下奢靡成俗財匱民窮惟從所
好而已且天下之土地有限而宗室之分封益增百
年後又將何以處之宜以時減殺又近歲頗外設官
頗濫凡所供給皆出於民民安得不困宜以時裁革
岳嘗以所當言者尚多不能壽主為恨及拜尚書適
京師大雨雹即上言天之告 陛下至矣蓋變不虛

生宜深求其故以回天意可也又勸　上勤講學聞言路黜奸貪進忠直止無功之賞停不急之役省僧竄世以異術售不宜復召買胡邀利以夷獸進宜郤之去故事四方奏報災異多不能數奏惟歲終一上至岳次其日月先後援引經史為証言甚懇至欲上下同加修省不事虛文　上嘉納之尤嚴度僧道之禁以為近世弊事莫甚於此有言及者輒闢之既以政事為己任士大夫爭推重其才然所以取怨於人者亦多矣在南京吏部奉詔考覈諸司人服其公

明無異議者以災異疊見率諸公卿條奏二十事如法　祖宗謹好尚恤軍民選將師積邊儲等事皆切於時後復以清寧宮災再以二十八事上　詔皆下諸司看詳行之岳有文武才略部事益簡人以為不足為竟改兵部自永閒還都於北岳以武臣一人有重望者晋後而以兵尚書共事故其責任視他部為重人以岳為宜一時武偹修舉軍民倚重相戒不敢犯法都肅然於是　上知岳果可大用始有吏部之命岳居常則能鑒別人物一旦當銓選抑揚進退各

當其才或言別白太過終當名怨岳不卹曰吾知冢宰之職當如是若諸末務不喜紛更日要退歸私第若無事者當廷議凡軍民利病能究知其故正色侃侃言之衆亦惟其一言而定天下想望其風采以吏部得人賀越明年十月卒於官年五十八疾革昏憒口喃喃猶及禦虜事盖時邊報方急也索筆作書惟及朝政其狗國之心死不已　上聞訃悼惜冊贈少保謚文毅岳自幼事父與繼母克盡子道友愛諸弟不以異母間其恩意諸弟亦謹事之至於親戚故舊

所以周卹之者尤至平生馭下雖嚴然未嘗妄詈辱一人故人望其外若不可親其中心實厚也

逸史劉振曰　國初罷中書省專任六卿慎簡六部之長欲其練習庶務俾三歲更迭為之後既不行有缺止於精選而已百餘年來政事舉息則存乎其人若其間或稍自振迅衆輒相顧而驚以為立異故東漢時在位者多清確謹畏循常襲故之人其弊必至取媚於時如胡伯始而後已如文毅為人挺然任事不少避忌其亦有大臣之風者哉

周經
周經字伯常山西陽曲人舉天順庚辰進士改翰林
庶吉士除簡討歷遷編修春坊左中允侍讀東宮講
文華大訓　皇太子每起立拱聽內閣大臣或以為
勞謂經宜跪請坐聽經以非禮弗從　孝宗登極超
拜太常少卿兼侍讀弘治己酉擢禮部右侍郎每議
政蒞事必傳經義若却西域貢獅毀黃村尼寺為一
時盛事皆經與左侍郎倪岳贊之也辛亥改吏部還
左侍郎一日有中官　諭旨欲以通政司經歷高祿
為參議經執不可退與尚書王恕上疏論之靈壽人
獻大明川民田於太監李廣戶部駁議弗得經謂諸
司宜會奏尚書耿裕屬經具草上之事遂寢乙卯諸
司以災異言事裕復屬經草疏請早視朝勤聽政節
修費省遊幸止貢獻而斥樂戲一事尤激有傳　上
蹤跡疏出誰草者經謂裕宜以實對即有罪罪經裕
曰弗可吾為尚書誼宜他諉時論兩賢之丙辰拜戶
部尚書諸王府多奏欲自領河泊所賜稅罷其官經
言國体非便且民力不能堪乃止有中官織幣南京
奏給長蘆鹽八千引鬻於兩淮仍給淮鹽價銀二萬
兩經言鹽筴本以濟邊且各有分地若公許越境則
私販必多官鹽反滯命止長蘆鹽勿給浙江守臣亦
請給竹木銀鈔稅為織費經又言閩征非舊且浙地
大小民困徵役乞暫停織造從之每委官監稅必諭
以愛節民力課入多者則與下考大同缺馬尚書馬
文升請給折糧銀就市之且戒督糧官毋得沮格既
得　旨經言糧馬各有職不宜侵奪且引祖訓六部
不許相壓之文為據詞甚剴切　上為改命兵部以
馬價銀充用給事中曾昂以財用匱乏請令諸藩公
帑積貯及均徭羨銀盡輸太倉經言用不足者蓋以
織造賞賚齋醮土木之故若一切節省自宜少裕必
欲盡括天下之財恐非藏富於民之意又有　旨取
太倉銀三萬兩為張燈具經言不可以小民膏脂供
耳目之玩乃命以明年內庫歲額補還之內室臺奏
增洒掃卒當給月廩經言禁地非外人所得入不過
為守者私役耳疏再上竟寢之清寧宮災方議修建
兵部欲調山東民夫七千餘人經曰今歲歉民貧不

可使遠去鄉井請以本部羨銀就京師雇役為之外
戚張氏有河間賜地數百頃欲并其旁近民田千餘
頃得之且乞畝加稅銀二錢經言河間多沮洳比因
久旱貧民即退灘地耕之遇潦輒沒即欲加稅將貽
無窮之害且王府賜田例畝稅二分而比獨加稅人
將謂朝廷待外戚與宗親異矣又聞　憲宗妃家亦
有私田與民田比一切奪之彼亦無以為業人又將
謂朝廷待張氏與他外戚異矣疏三四上後有以退
灘地獻為東宮莊者　上因經奏皆抵之法掌封三
載聲稱籍甚覈戚貴幸有所陳請一切裁抑皆歛戢
不得肆而怨謗亦日深庚申以災異乞休致　詔許
之加太子太保馳驛歸命下廷臣相顧失色中外爭
上疏請留及復起者多至八十餘疏前此未之有也
武宗即位起為南京戶部尚書辭疾不赴尋丁內艱
戊辰服闋改禮部又辭　上降勅遣使即其家起之
至京疾作寓都城外　上復遣使慰問賜玉帶及通
鑑纂要以示寵異比蒞事數月疏乞休乃許之庚午
二月卒於家年七十有一贈特進光祿大夫右柱國

識大錄

太保謚文端經為人頴敏莊肅少懷經世之志初仕
內翰編摩校閱有文章名及為尚書簡任屬吏親為
裁決剸繁應變畧無稽滯而秉政執法不為權勢所
撓屹然有古大臣風

馬文升

馬文升字負圖河南禹州人生而有異兆貌瓌奇多膂力嘗與群兒戲角之靡不仆者七歲讀書知大義踰冠舉鄉試景泰辛未年二十六登進士吏部尚書王直異其材選授監察御史勤力自課所論建靡不依傳大體時領臺事者王文王翱皆嚴重鮮可而獨寄腹心文升以為國器出按山西再按湖廣所至發奸摘伏有神君稱璽吏相率望風解印綬去還領全臺章奏以母憂歸服除起拜福建按察使特鎮守中貴人虐而肆文升制之為歛戢俗作歌謠以美馬進南京大理寺卿丁父憂歸成化初固原土夷滿四據石城叛陝西巡撫與中貴人討之大敗事聞合宰長延綏兵討之復大敗詔逮巡撫諸臣俱下獄而即家起拜文升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代之巡撫俾佐總督都御史項忠率京邊諸軍往討文升馳急傳十日而至陝西兵已發則簡練其留後者申約束通轉餉五日而嚴兗誘擒滿四石城平事詳項忠傳獲其男女老弱二千六百文升請于忠釋使歸里捷聞進文升左副都御史仍賜金帛漢中流民李鬍子倡妖言挾其衆以叛潼關軍餘火蝎兒蒲城民王彪負山鑄山因肆為刼掠文升悉捕誅之滅西固番族之不即命者三十餘曹虜妝河套將窺伺我文升多築城堡募士民數千授之兵使相聚保虜乃徙去臨洮鞏昌饑延綏旱文升前後設法轉芻粟給之所全活以萬計時茶法久弛文升飭之以易番馬獲八千餘匹軍中騎皆給虜冠臨鞏文升遣兵逐之至黑水口破擒其平章迭列孫上特政十五事及禦邊三策尋命節制三邊軍務虜復寇韋州深入至好水川文升復縱兵破之於湯年嶺斬首積級至二伯餘獲其馬牛羊輜重不可勝計名其嶺曰得勝坡勒石紀之十年春岷州番賊殺巡邊官軍文升調洮河等衛精騎五千營於栗林族之東令密察之殺官軍者乃多納族人七力等所據高險進兵為難頃之又諜得七力等時與栗林族議事文升乃夜伏兵於細草灘擒斬之栗林賊懼率數百人詣軍門降文升嚴兵示威諭以利害且造給號牌凡詣岷州貿易者責以為信無牌即

盜許擒之自是西鄙遂寧文升有所奏捷不為夸張
中亦無主之者以是報賞薄久之始入為兵部右侍
郎三品滿九載僅予二品祿俸出飭薊門以東至遼
左邊備文升嚴汰其弱弗堪者而製五花營八陣圖
教之使習皆為精兵還進左侍郎時陳鉞等後文升
而為巡撫多詗伺將吏小罪輒逮逮即罰馬而釋之
將吏既怨且狎法而馬價亦踊貴文升上邊事十五
條因及之鉞以是銜文升時海西衛都指揮散赤哈
移文訐驗夷管指揮受其爽珠豹皮官為究管指揮
懼賂其都督產察使縶管散赤哈散赤哈恨之乃率
所部十餘騎稱入貢欲以西關越而守將以非所入
貢道却弗納散赤哈益恨而過經女直建州三衛亦
以朝廷昔誅董山訛不平因留散赤哈聚兵得數千
騎大掠鳳集諸堡鉞集兵拒之則已去矣獨近塞者
僧格等十八族皆已有使貢恐誤中兵而留其使走
之撫順所白其狀鉞方欲自解與副帥韓斌謀羅之
獄而夜掩屠其族殆盡更奏擣巢捷且請大兵議勦
撫太監汪直方銳功名欲自任為言於　上遣太監

懷恩覃昌等詣內閣召六部議萬安等相顧莫發而
兵部尚書余子俊言虜使入貢而掩屠其家何以為
中國懷恩曰然則撫之乎撫之以一大臣偕大通事
往可也其意欲以沮汪直而文升疾應曰善懷恩入
白之　上即傳旨命文升偕大通事詹昇往而直聞
亦有所慽於文升矣欲邀文升偕行文升弗聽因疾
馳至乃盡赦其被屠家餘衆數百人撫以好語且給
之布粟而海西與三衛亦來聽撫文升察其意不盡
實乃具言其狀而行諸路伏兵以待俄復入寇伏兵
發斬首二百餘級生擒數十人鹵馳馬稱是因兵威
以諭都督產察懼悉請歸命而汪直意不能已欲自
出以為功至遼東而事定矣文升與議戒勿用兵直
亦陽聽納然銜其敵體且無所饋而陳鉞則飭廚傳
盛為供帳見直叩頭便辟左右僕從皆有賄相與謀
而傾文升矣文升竣事歸賜金幣羊酒理部事而直
則已密疏言女直建州諸虜皆以文升禁不與易農
器故屢寇塞文升實激之變於是復偕刑部尚書林
聰等往勘如直言下文升詔獄文升寔禁鐵器非農

爲貴謫戍四川之重慶衛天下聞而冤之直既傾文升則倍陳鉞大發兵破屬夷鉞拜賞賜傾府庫未久皆敗而文升復起以左副都御史撫遼東士卒皆鼓舞而受陳鉞恩者不能無自疑文升坦懷待之而日孜孜理軍政且禁戢中貴人洪義總兵侯謙之為腹文升益三至遼東皆樹奇績遼人至今思之亡何進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其地旱歲且祲文升乃預留江南糧二十萬石舟費十萬兩免一切抹辦以待之歲果祲文升出以賑貸且平糶民以免流殍召拜兵部尚書文升念天下方困用兵思所以休息之而貴州都勻之叛苗不即命守臣請合三鎮兵進討文升議不可惟遣官勘處而已卒無他時

上幸方士李孜省欲有所薦引代文升而間之中旨調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留都政為一新 孝宗皇帝立召改都察院左都御史入見於文華殿賜絲織緋衣一襲 上躬耕籍田既宴而教坊以雜伎陳且出褻語文升正色曰汝曹第陳農家作苦使新天子知稼穡艱難而褻語何為戒遂巡却避公卿

愧之糾儀二御史下獄文升言即位之初不宜首罪言官釋之時太監陳善以方士鄧常恩言請 先帝於獄鎮海瀆俱立碑為隱語下寘寶物厭鎮文升請悉仆碑發函入寶物於宮從之乃復條上十五事一選賢能以任風憲一禁摭拾以戒贓官時若外臺論劾有司往往讐怨問官摭拾妄奏輒將原問御史等官提解來京或就彼與先問囚犯一同對理縱辯無干受辱已甚稍有小疵多致降謫所以風憲官坐視贓官不敢究問文升乞令以後凡官奏辯勅法司另行巡撫再勘無枉委係摭拾該充軍者發極邊衛該為民者發口外若御史等官果有違法罪重者行提來京輕者候滿日到京送問一擇人才以典刑獄一責成効以革奸弊乞勅各處布按二司分巡分守務要徧歷所屬不拘日期凡貪官污吏蠹政害民及一切興利除害之事有益地方者務在舉行每季終分巡官將問過贓污官吏名數近過贓罰等項數目及究過勘合詞訟分守將催完過錢糧撫安人民并一應事件各開報撫按查考撫按回日仍具畧節開奏

該部三年考滿據此黜陟一申命令以修廢務一遏
術士以防煽惑一擇守令以固邦本一嚴考覈以示
勸懲一禁公罰以勵士風昔有司中多有曾經旌異
稱為賢能者聲名既著輒便假公營私罰取百端仍
欲掩人耳目則修理學校蓋造衙門官用者百無一
二人已者十常八九其三司官指以公用為辭亦各
濫罰乞勅撫按嚴加禁約如有故違即便糾劾一廣
儲積以足國用一恤土人以防後患時順天府屬縣
及保定河間等處先年安插土達不下千戶生齒日
繁精壯男子且有萬餘為官者俸祿有限在鄉者田
土不增達官折俸銀兩近多過二三年或一年不得
關支賴此養贍別無營生一有不足為盜行劫勢所
不免萬一邊方有儆不無乘機剽掠事實可憂文升
乞勅戶兵二部計議折色俸銀按季關支田土不足
或將閑空地土或將入官莊田分撥耕種使足養其
妻子或選立屯長使有統屬或拘官操練得食口糧
果有違犯治之以法一清僧道以杜遊食時達年所
度僧道不下五十餘萬文升以一人歲食米六石共

該米二百六十餘萬可足京師一歲之用其軍民壯
丁私自披剃而隱於寺觀者又不知其幾何乞勅禮
部通查天下并在京師寺觀除額度數外多若干名
既已關牒有度難以追奪亦不許額外再度直至額
數不足方許起送關給度牒仍通行各撫按但係新
修私創寺觀即便折毀原給度牒僧行道童即令還
俗當差敢有容隱各問發口外為民僧道官罷黜一
款懷柔以安四夷貢夷筵宴下程俱有定數但有似
前尅減菲薄者許將光祿寺官并局長等參奏拿問
一節財用以蘇民困內府一應供用之物如油蠟猪
羊鵝鴨及運柴夫工價銀兩等項乞令詳開某年用
若干某年增若干明白上陳斷自宸衷量加減免就
為定例不許增添允望　皇上凡百用度賞賜俱加
撙節冗食人員不急修造縣賜裁罷一足兵戎以禦
外侮天下之軍逃絕過半其見存之軍俱各備倭備
運輸班操備而在衛守城不過老幼數百人都司操
練止有餘丁一二千名兩京官軍有名無實況騎射
不精什物未備連年做工疲困已極乞勅兵部通行

天下都布二司各行所屬衛所府州縣有司將所管
各里軍戶充軍衛所官旗姓名逐一查理明白衛所
管軍人姓名籍貫充軍來歷年月各備造文冊江南
者送南京兵部江北者送北京兵部各將洪武以來
舊冊查對如有差訛即便改正除年遠盡絕外將宣
德以後逃故之數每省各抄謄一本發各清軍御史
嚴督清理其京營官軍乞勑本部堂上官一員會同
各營總兵官將見操軍馬先儘團營務足原額南京
一體清查仍各禁約管軍官員不許占役及擅撥做
工見在軍士務要着實操練時　上山陵未畢而中
官郭鏞請益選二妃以廣儲嗣文升獨持不可而少
詹事謝遷亦言之乃寢文升又言臣嘗承命總督漕
運及叅贊南京守備職務頗知運軍之苦蓋湖廣江
西浙江運船本布政使司造南京直隸運船淮安清
江提舉司造河南山東北直隸運船臨清衛河提舉
司造價皆給于工部或有損壞亦爲繕治近漕運總
兵以工部價不時給請領價自造工部又慮軍士不
加愛護議令本部出料四分軍衛出三分舊船准作

識大錄

三分然軍衛無從措辦軍士責資産鬻男女以供之
此運軍造船之苦也正軍逃亡數多而額數不減俱
以餘丁充之一戶至有三四人應役者每年春初兌
糧至七八月以後始回衛勞苦萬狀船至張家灣又
僱車搬剝多稱貸以濟用來春復然此運軍往來之
苦也況所稱貸把總等官有因而侵漁責償倍息者
軍士或自載土產之物以易薪米又制于禁例多被
捡奪此運軍科害之苦也乞命所司每船一隻加銀
二十兩禁約運官及有司科害搜捡之弊庶困憊少
甦而轉漕無滯得旨造船銀兩令工部查處加增餘
從之四川山西浙江建昌災異洊作文升上書言之
語甚危且請行賑施蠲株辦銀採與額外徵稅自後
水旱變異無歲無之文升未嘗不隨事盡忠力言匡
捄也尤留心邊計因言陝西路通甘涼上有蘭州浮
橋一道若賊以數千人拒守河橋糧道不能通援兵
不能進不數年而甘涼之地難保無虞萬一甘涼失
守則關中亦難保其不危乞勑兵部計議方畧預濟
人馬并勑戶部查筭甘涼各城糧草有無缺少以備

虜患　上嘉納之又言去冬詢問延綏邊情知虜騎俱在河套邊墻住牧射獵通事與語云明年欲來進貢均惟此虜部落分散固不足深慮但我武備不振芻糧不足亦所當憂成化四年虜酋阿羅出亂加斯蘭占居河套犯我邊陲朝廷出師征勦彼欲緩我之師亦嘗遣人進貢縣偏頭關經大同而入受賞優厚回套之後大舉入寇仍前摽掠至成化九年冬方逐出套復犯大同宣府又已數年軍勞于征戰民困于轉輸幸而虜賊自相仇殺邊方稍寧及太監汪直之欲纂總兵官許寧之失律官軍喪敗所不忍言今此虜居於河套不見剽掠聲言入貢意在緩我之兵卸春初進貢必以往年從榆林偏頭關而來為詞彼既入貢餘衆在套從容就草牧馬比及彼回草茂馬肥必藉言河氷已開不肯出套從大同赴京若又以縣榆林為詞必大張兵勢或設奇謀務逐彼出套不可容之久住貽患邊方下兵部覆從之特命文升提督十二團營兵馬掌院事如故二品滿初考時子總以鄉貢士待選文升使請外曰必大臣子而京秩誰當

外者尋擢為兵部尚書奉旨諭將內修外攘禦虜安邊事宜開款條陳文升會集大臣計議方畧凡十三款一自古凡邊方侵擾之巨寇或腹裏嘯聚之強賊其勢已衆為害地方必命大臣假以重權方克勦平若裴度之擒吳元濟文彥博之平王則我朝遼東三衛為寇王翺往鎮守而遼東靖虜寇駐河套犯陝西王越為總制而虜寇遁是總督總制之設前代我朝俱有故事今北虜數年以來東則侵犯大同西則剽掠延綏往往以詐敗我官軍去冬大同西路布置三鎮精兵驍將以待賊入期于痛勦以絕邊患因無總制大臣所以將不用命使彼未遭大挫以致勢愈猖獗乞命文職大臣一員總制大同宣府山西偏頭等三關及陝西延綏各路將官重其威權凡軍馬錢糧邊防賞罰俱以便宜處置若賊入河套本官則往延綏賊若過河即回大同隨在調度勦殺候虜遠遁具奏回京一切軍務總制為主提督為客務在協和行事一中國所以懾服外夷者選將為首務如甘州之彭清延綏之張安頗稱季任他若宣府之莊鑑大同

之張俊遼東之蔣驥薊州之阮興寧夏之郭勳中間
或有頗知謀畧而驍勇不足有銳勇有餘而謀畧少
閑謀勇兼全之將近來少見然謀畧可學而能驍勇
可勉而進但將官自受命後便以主將自尊邊方稍
寧惟知營私貪利或耽宴樂恣邪慾所以謀畧不進
而驍勇日耗矣合行各邊延訪不分軍民職官但有
曉諳韜畧曾經戰陣者敦請至家兵書所載戰陳攻
取朝夕與之講求仍要寡嗜欲養壯氣勤操演誓死
立功亦可少弭共聞寄矣一鼓軍士之勇氣必資于

賞去春虜賊入寇將官損折軍士多人多畏怯少有
戰心仰蒙　聖恩賞賜銀兩銳氣復增然非平昔有
積一時豈能措置今內藏之銀已空萬一虜賊未退
用兵不已或糴買糧草或犒賞軍士此時未知從何
而來今後府藏官銀更乞撙節愛惜不宜一毫妄費
一順天及直隸保定八府實畿內近地陝西山西極
臨邊境河南山東俱近京師凡各邊有儆一應軍需
俱藉四省八府之民供給必須存恤撫摩使其財力
不匱緩急方克有賴近來各部科派木植顏料牲口

及燒造官瓶等項歲無空月赴京交納使用銀兩過
於所納之物去歲買辦戰馬折進官刀雖係官錢終
累小民況輸納邊糧起解過重而山西之民勞苦尤
甚合行戶禮二各部將近年派去前項司府州縣物
料等項不係緊急俱暫停止凡有所派暫派無事司
府存省民力以備供邊一京師天下根本武備不可
不盛雖有團營官軍一二萬逃亡數多不及原額即
今除總兵官朱暉等所領并本欽命復選聽征馬隊
官軍共二萬步隊二萬內步隊多係外衛又拔半年

下班甚不得用此外再無可用之兵今騰驤左右等
四衛除勇士外見在官軍三萬有餘多係中人之蔭
較京軍之貧苦相懸各軍餘丁自不當差見今雖有
四衛營操練軍士數亦不多養馬之家頗有空闕乞
勅御馬監提督四營太監調取四衛食糧官軍文冊
照冊查選若干名通前見操之數共湊一萬員名分
為兩班本營操練居常拱衛京師遇警聽調殺賊一
命將出師同事官員多執己見以致敗事合行監督
總兵并提督等官一應軍務各公同裨將從容計議

其言可用則虛心用之其言雖行則從容止之不可
專執已見忌彼所長再如往時則國典具存難以輕
貸一法令者風勵天下之重典法令行則人知守法
而故犯矣近來紀綱漸弛各邊大小將官惟知營幹
已私罔肯留意邊備一遇夷機百計彌縫所以上下
因循不知警畏往往悞事伏望 皇上自今凡有失
機悞事者果涉畏怯逗遛嬰城自衛縱賊不殺必明
正典刑以儆將來戒飭各邊鎮巡等官各體朝廷付
托之重撫恤軍士修飭邊防以禦虜寇凡百用度多
從節儉副參等官生事害軍者指問參奏以憑罷黜
一官軍臨陣有不用命者將得誅之以肅人心不然
誰肯舍死赴敵近年命將制勅止回以軍法從事所
以為將者多避嫌疑軍士雖有退縮未敢輕誅以致
軍令不嚴往往失機乞於總制總兵官制勅內明開
官軍臨陣有不用命者就陣斬之以徇妄生訛言鼓
惑人心情罪至重者會同審實亦就斬之其總兵官
將令行軍令各開條款三令五申使知軍法之嚴不
敢畏縮先退一虜賊之來疾如鷹鶻或東或西不可

測度縱馬一馳倏忽數千里近來各邊製造小戰車
多不濟用蓋兵欲制人而不制於人此車之造止為
自守之計不可臨陣敗賊況邊方之地非山澗則砂
磧必用人以行倉卒之間豈能隨馬奔如拒馬鹿角
攢竹長牌馬上可以攜之一則以拒戰馬之衝突一
則以遮胡矢之亂發合行工部照數造完以備出征
應用一先該大同鎮巡等官抽選到土著軍士舍餘
共六千名未曾關給馬匹盔甲什物臣思前項舍餘
人等生長邊方熟知地理且善騎射又耐風寒絕勝
京軍況今正在增軍之際若俟奏到方纔給與不無
緩不及事合行兵部於順天府所屬寄養馬內給與
五千匹工部於見在收貯軍器一併給與其投賞銀
兩就於本鎮官銀給之亦可少減京軍之出矣一各
邊大小將官不習兵事遇小寇之入或邀其歸路而
得其一二或出境搗巢而殺其數級虛張賊勢以欺
上官上官輒為代奏濫冒陞賞及遇大敵則嬰城自
守而一籌莫展此等將官終悞邊事況今虜賊諸拼
善於用兵宣府延綏邊防猶固大同地勢平漫斥堠

布陣加以軍馬未精恐此虜過河侵犯以臣等度之若數路精兵俱集中路日每練習遇賊入境每一遊奇兵三千為一隊可分六陣老家兵亦可分三陣則為犄角之勢每陣相去數百步賊若擁衆而來必分兵拒我彼賊既分其勢必寡我軍奮勇大擊彼必遭挫彼若併勢攻我我之别陣互相應援彼不能相顧必敗又恐虜賊譎詐聲東寇西必須平時每路練選有膽氣夜不收數十人給與上等善走之馬月支料荳一石二斗常令遠出探賊知其所在隨時聚兵藏

形以待庥不墮其奸計一克敵制勝在乎選鋒今大同宣府延綏官軍雖有遊奇兵之選終是強弱相混凡遇大敵多不能支而官軍救死賊人往往爭奪首級不行追賊以致餘賊得以遁去甚有反被賊兵所襲而大敗者此最大弊合行各邊大小官各將所領官軍仔細試選十分驍勇精鋭者三百員名為前鋒仍每百弓箭手若干名長刀手若干名神鎗手若干名長牌手若干名每五十人為一隊十人為一伍内選一人為伍長再選頭目為管隊記籍在官其馬匹

亦選上等給與凡遇賊人令當前鋒若能敗賊竭力追殺不許先斬首級收兵之後公同割取就於前鋒軍内審係某人所殺照例報功若有爭割首級者以軍法處治若不係原選前鋒官軍朦朧報功照例論罪一兵不貴多而貴精兵若不精雖多何益其精兵之要在乎操習有法必使弓馬熟閑武藝超絶坐作進退有度攻戰擊刺不失目識旌旗耳熟金鼓左右前後隨將所使如驅群羊方為可用今各邊將官不知訓練凡報有賊散亂而追更不先遣哨馬遠出一

遇伏兵輒致潰敗合行各邊照依兵部奏行事例着實操練使知節制如再因循國典不宥仍行在京團營内外提督大臣各將原選聽征并見在官軍一體操練以備征調一薊州宣府大同三鎮極臨虜境軍馬寡少無計可增役占數多不能禁革切緣三鎮既有鎮守太監各路又有分守内臣如薊州一鎮分守守備内臣九員宣府監鎗分守守備内臣八員大同監鎗分守守備内臣六員三處地方城堡關寨相離多則一二百里少則百里總計東西不及二千餘里

今共設內臣二十三員且以每員占用軍人少則二
三百名多則四五百名通計占役已有數千大半納
錢賍役絕不操練防邊鎮巡不能禁革同事官員掣
肘難行如遼東延綏寧夏甘凉止有分守監鎗內臣
與分守副總兵參將同居行事別無各項名目以此
革委無實益徒擾於邊累該會議裁革伏乞俯依遼
東等處事例將薊州一鎮簡命二員改為分守名色
其餘三鎮內臣俱暫取回庶免占役一足邊儲查得
提督軍務右都御史史琳造報戶部文冊宣大二鎮

糧料草束頗為有積若以本城堡主兵論之多者可
供三四年之用少亦二三年之需况大同并各城堡
即今亦多發銀糴買糧草未已臣等竊恐一時調集
客兵久住支費不繼失悞事機必須再為措置查得
兩淮兩浙長蘆各運司見在存積常賍引鹽開中一
百五十萬引戶部差官會同各該巡撫及管糧官斟
酌地方時價定立斗斛斤束分撥要緊城堡倉場召
商上納俱要本色不許折銀本同撥買鹽引之時務
要先儘西路井坪平虜威遠左右二衛有餘方撥天

城陽和等處臣等又看鹽法一事在祖宗時專為
修邊而設發賣有地私賍有禁是以商人一聞各邊
開中樂于趨赴近年各　王府奏討食鹽及織造段
疋皆於此取給并兩京公差官員人等馬快船隻動
輒一二百號夾帶私賍越境貨賣不可勝言故商人
得利微細不肯報中邊儲缺乏實此之繇伏乞今後
凡有奏討一切停止非邊報緊急不開非商人正名
不支仍行各該巡鹽御史及管河管閘等官但遇裝
載私鹽越界發賣不問公差勢要俓自盤究發遣干

礙內外官員指實參奏置之於法庶客商樂從矣一
用兵之法自有部分部分既定委任得人上下相統
自克成功今團營聽征官軍一萬員名每把總指揮
一員分管二百五十人一千用指揮四員別無總領
官員臨時難以鈐管若以兵法論之每千當用一總
領指揮庶易調度合無行移監督總兵等官將所總
官軍一萬員名每千推委驍勇曾經戰陣都指揮或
指揮一員總領四指揮俱聽管束督令殺賊庶大小
相統不致悞事文升於責倖既多所侵而嚴襲恭軍

諸較斥其貪黷選煩三十餘人以是怨者衆或夜持
弓矢擊文升門又飛書擿其過射入東長安門內事
聞　上嚴令錦衣官校緝訪而給金吾騎士十二人
出入為文升衛文升因乞休優詔不許屬文升有小
疾而虜小王子以數萬騎駐大同邊外勢洶洶　上
使中貴人扶醫視文升疾賜上尊脯餚因問計文升
謂此虜方敗於他部勢已絀無能為也請密為之備
而揚聲通之虜果從去安南侵奪占城之五州地詔
勅還之欵支吾不服文升言萬里踰度固難且不足

廑九重顧而會二國各入貢貢使至乃請西折諸廷
面諭以恩威利害且厚賜之歸既而果還侵地廣西
土守岑致與侄溥相讐殺巡撫欲因以為功請討之
文升不許第令齎書戒飭已皆悔悟納欵請死時南
畿浙江大水河南山東陝西山西畢文升請亟勅撫
臣發庾以賑遣使崇祀群神為民祈請　上以文升
在任久特加太子少保文升上疏言自古帝主未嘗
不以教太子為先務臣聞　皇太子姿表異常質性
聰睿令良知良能未有所誘早教諭養正維其時哉

望選擇醇謹老成頗知書史宮人如衛聖揚夫人者
保抱扶持言語教之貞正而非禮邪狎之語不使之
聞于耳行步教之端莊而非禮邪僻之事不使之接
于目教之不怠教之有儀以養其仁義之心教之恭
肅教之分別以養其禮智之心如內庭之曲宴鐘鼓
之承應不使之觀元宵之鰲山端午之龍舟不使之
見以至佛老之教尤不宜口誦其言目觀其像以惑
其心志一二年以後又嚴勅東宮老成內臣如太監
覃吉者先教之誦習孝經使知孝弟之道出於天性

與夫上天之當畏祖宗之當尊百姓之當愛財物之
當惜至八歲教之誦詩讀書使知窮理正心修己治
人之道及設立宮僚之時慎選名實相符才德老成
學問該博之士以充其任浮躁淺露心術不端者不
使之與自此日出春宮講論經書涵養德性諳世事
委曲辨人物賢否如此則內外輔導咸得其人而
皇太子之德將有日進而人不及者矣臣以菲才蒙
加太子少保正保東宮輔導之官敢以此獻　上嘉
納之久之又加太子太保　皇太子出閣講學再進

少保太子太傅階光祿大夫勲柱國而文升復上章請擇正人輔導以端聖功乃用諭德王鏊等十餘人內旨傳陞畫工張玘等二十七員為錦衣千戶文升力諍謂此先朝弊孔類 上初然之今復啟之耶且無功而冒武職使邊將解體而江南歲被有司請募民入粟授以指揮等官文升復諍以為授以散官可也授之指揮亦能使邊將解體 上皆為停弗行建州夷黨伏加謀叛械繫京師下法司鞫問巧辯不服文升徐以數言發其奸伏加始惶懼請罪竟竄之南海貴州苗叛文升奏遣鎮遠侯顧溥討之授以方畧克其寨數十斬馘數千級苗遂平而虜數入犯甘凉文升請使游擊將軍魯麟擊之而調延綏洮河兵為後繼斬其剽掠者百五十騎虜乃退因御史馬允中題衆河一帶驛遞煩難豪強多勒過關米糧等弊議定站船二斗各于輪該走遞水夫出辦不許一槩科擾其宿弊悉除又因馬政廢弛題准差官勘處河南開封彰德衛輝等三府陳州等十七州縣山東兖州濟南東昌等三府所屬濟寧州等十七州縣各論人

識大錄

丁每丁五養兒馬一匹每十丁養騍馬一匹共該人丁四十三萬八千五百二十二丁領養馬六千七百五匹騍馬三萬六千八百二十匹直隸真定保定永平順德廣平河間大名等所屬定州等九十二州縣各論免糧地畝每地五十畝養兒馬一匹百畝養騍馬一匹共免糧地七萬七千四十九頃五十一畝有零領養兒馬一萬七百九十五匹騍馬四萬三千一百八十匹各照例兩年筭駒一匹其餘人戶收候領養孳生馬駒其順天府所屬霸州等七十二州縣其各論免糧地畝領養各處解俵備用馬匹至今行之文升又因將材難得乞刊印武經七書分散兩京武學并各處應襲舍人以作養之又具疏極論在京軍士疲困戰馬消耗兵器不精將不得人操練無方乞今後凡有興作不許奏討團營軍士著為定例其坐營等官務曲加撫恤不許擅役科歛每營練選精銳馬步軍各二千員名以為上兵遇警動調免致臨行挑選有悮應援仍差給事中御史等官同年老知識草場所在官一員取勘四止明白就為丈量不分內

外勢要侵占俱令退出及復馬軍有將該吏糧當預
責於人及將官馬催入坐騎事發問罪與催馬之人
罰馬一匹并勅工部嚴令造作器械俱如式及通行
內外衛門各舉將材其操習規矩遵依洪武永樂年
操法五日之操走陣下營二日演習武藝三日不許
頻換伏望處常思變居安慮危恤軍士之疲困念戰
馬之凋敝器欲其精將欲其良軍器堅利又將得其
人加以倉廪充實雖有外侮不足慮矣文升又奏臣
觀歷代兵制不攸推歸于一人漢制有南北軍南軍
護守皇宮禁衛之兵也北軍拱護京師征討之兵也
各有所掌而南軍尤託之心腹其防奸之意嚴且密
矣我　太祖高皇帝制兵之法極其周悉故置十六
衛親軍指揮使司不隸五府為禁兵即古之南軍也
其他衛俱屬五府以備征討即古之北軍也永樂後
設親軍指揮使司十二衛所官軍早力精壯者及虜
中走回男子收作勇士常數千餘人俱屬御馬監更
番止值委心腹內外官統領其盔甲器械俱異他軍
成化以來勇士精壯者少其數乃至九千之上每郊

祀駕出勇士盔甲與各營無異禁兵衛至嚴弛此外
雖有將軍圍子手不過于奉朝侍衛退朝後即散回
家皇城之內防奸者無幾其守衛皇城各門官軍疲
弊尤甚乞勅御馬監掌印內臣同提督勇士并騰驤
四衛營太監將見在勇士并四衛操軍逐一揀選年
力精壯者各若干名編次成伍并選老成頭目管領
操練常令在御馬監分番上值仍勅皇城各門守門
內官各拴束軍官搜檢出入踈入　上曰禁兵最重
令該監掌印提督官會同嚴加揀選照依舊規操練
上值毋得視常怠忽又應詔言事九一清屯田以足
兵食一存京庫以強根本一停工役以恤操軍一安
流民以弭後患一定世襲以別功勤一治姦頑以清
選法一明事例以恤幼弱一革宿弊以惠貧窮一停
追馬以安小民　上悉允行哈密忠順王者故元遺
孽也　文皇帝寵其王子金印使率其民城哈密為
之以通西域貢道其位高而兵最弱忠順王死王母
當國為吐魯番酋鎖檀阿力所擒虜人畜併奪其金
印以去鎖檀阿力死子阿黑麻立以金印歸我文升

言哈密國回回畏兀兒哈剌灰三種共居一城種類
不貴不能相下北山又有小列禿乜力免數種強虜
時肆侵凌至難守必得元遺孽襲封理國事庶可懾
服諸番興復哈密不然禍變未已且搖甘肅動關隴
因訪得安定族孫陝巴為王母甥令襲封忠順王又
令頭目奄克孛剌阿木郎輔之主哈密安定王者脫
脫種落也未數諸番索陝巴犒賜不得阿黑麻又恨
阿木郎冠藏賜物曰陝巴賤種也何得王哈密復輕
兵入哈密殺阿木郎擄陝巴及金印以去而使其驍
將牙木蘭以三百騎守之邊臣撒聞內閣丘濬以哈
密事重欲文升一行文升曰方隅有事臣子豈可辭
勞但西域賈胡慣寇利不善騎射古未有西域能為
中國大患者徐當靖之濬曰有識言不可不慮文升
詣行衆謂文升不可去甘涼委四方邊事始以兵部
侍郎張海都督僉事侯謙往經畧修嘉峪關擒道阿
黑麻默訴回回二十餘人戍廣西時阿黑麻貢使寫
亦滿速兒等在京文升言此虜既遣使入貢復擄陝
巴金印追勅使往輒久不報其心輕中國不大創不
戢請以寫亦滿速兒等安置兩廣福建閉關亦絕西
域諸番入貢孤其勢且使歸怨阿黑麻當是時西域
諸夷皆言成化間我入貢 皇帝允遣中貴人送我
河南至京宴賜甚彩今不撫我我萬里泛海貢獅子
謂我閒海道卻不受即從河西貢者宴賞亦薄天朝
棄絕我相率從阿黑麻且拒命中國能奈我何哈密
奸回又附阿黑麻阿黑麻遂復入哈密自稱可汗大
掠罕東諸夷謀言糾夷數萬用雲梯攻肅州且蹂甘
州報至文升曰彼虛聲挾我也土魯番至哈密十數
程中經黑風川哈密苦峪又數程皆無水草貢使往
返皆馱水行使我謹烽火明斥堠整兵以俟彼至肅
州我以逸待勞縱兵出奇一擊必使彼匹馬[illegible]返已
而又曰非用陳湯故事此虜終不畏文升召肅州撫
夷指揮楊翥至京撫其背曰汝諳夷情知西域道路
朝廷今欲擒斬牙木蘭汝計安出翥曰此賊黠非襲
之不可罕東哈密有捷徑可進兵兵可不[illegible]日至文
升曰余欲選罕東番兵為前鋒我兵三千殿後各持
數日熟食兼程襲之何如翥曰善因令河西巡撫許

進調兵食遣副總兵彭清統精兵三千踰南山馳至罕東仍調罕東番兵來夜倍道襲牙木蘭是冬進及總兵劉寧彭清率兵至肅州久駐關外俟罕東兵不至乃出大路乏水草行不能疾牙木蘭詗知遁去我兵入哈密斬首六十得陝巳妻女獲牛羊三千哈密脇從者八百餘人皆不殺攜歸住西隴上師還乏糧士馬亦多物故然西域自是知畏中國文升言兵雖抵哈密然未獲牙木蘭首功亦少進寧及太監陸闇不遵節制徒取空城無益邊事獨軍士遠征勞苦宜

陞賞　上念邊臣出塞有功陞秩有差牙木蘭以千里馬走謁阿黑麻而阿黑麻方與赤斤蒙古衛相讐殺不能大發兵使別將將輕騎五百圍復哈密復爲赤斤衛兵所邀殺殆盡乃遣使上書謝罪請歸陝巳及金印于是文升亦奏遣其貢使酬以少金帛而哈密復失文升又奏薊州永平密雲喜峯口外洪武間建大寧都司設營州等十餘衛又封建寧王以鎮之永樂初徙司衛于保定諸內地徙寧王於江西虛其地以處今朶顏等三衛爲我藩籬朝貢不絕歲久不

馴漸生冦擾宣德四年　宣宗皇帝親率六師征勦正統九年復命出征自是虜不敢犯弘治初守邊官軍貪功啟釁遂致頻年侵冦大約密雲境二十四次馬蘭谷境七次燕河營境十七次密雲關外官軍邇卒多爲虜殺賊皆步入如蹈無人之境久而習玩遵虜爲患况密邇京師事有大可憂者今守邊馬步軍三萬五千餘兵既增多不能獲一虜以爲功請督責鎮巡等各陳守邊衛民方畧又今宣府大同等邊各分爲三路鎮巡官居中左右叅將各一路而薊州獨

不然請令熟計其便以聞奏從之時李杲等訪敍貢夷三百餘人虜衆大閧文升等奏遣東總兵李杲始緣叅將宣府有罪不誅調守茲任体肥不能騎射卧享富貴頗肆驕淫御史張玉才非撫御不能禁革奸弊群下不畏同事輕侮太監任良剛愎自用賄利是求以致邊備廢弛胡虜憑陵失機僨事匿敗不聞乃任縱下人恣爲誘殺情罪昭灼尤以廷臣會議請各徵還次以諫官論列請各更代有旨報寢命下之日士論沸騰杲等自知罪惡不惟無心職事抑恐衆

心不附而外夷終懷疑貳乞俯從廷臣之議少重言官之請儆果等侍候勘報至日果有誘殺之情則置之重法不則別為議處命任良等姑不取回使顏佐併按價奏虜犯大同邊患方息文升奏大同宣府二鎮為京師藩籬防禦不可不慎弘治十年北虜進貢回賞浸薄去歲秋冬潛入河套閒至寧夏延綏大同等處搶掠殆無虛日官軍疲於奔馳今又犯東路陽和深入蔚州遠至廣昌大同屬縣舉遭蹂躪侵犯宣府我之藩籬十損四五已請命平江伯陳銳戶部侍郎許進等統領京軍勦殺欽其指日克平以紓九重北顧之憂今經一月虜勢益甚內外驚懼恐此虜不退加以芻糧不繼延至秋深或踰鴈門三關搗太原或踰紫荊等關掠保定或踰白羊等口而入近京師事之可憂莫大於此近本部奏准潮河一帶命都督李澄居庸關一帶命都督張晟各統領京營官軍三千紫荊等關命襄城伯李鄜統領秋班馬隊官軍二千前去防守又奏命本部左侍郎王宗彝前去黃花鎮天壽山居庸關白羊口等處一帶工部左侍郎史琳前去紫荊等關會同各該鎮巡等官經畧邊務蓋防虜突入以絕將來之患切見宣府大同延綏三鎮遊奇官兵見在大同者凡萬八千本鎮常操堪以出戰官軍亦有數千之上京營官軍并奏帶頭目人等又有萬餘共三萬有奇若使調集一處運謀設策虜賊雖衆亦可取勝況大同素為用武之地其中豈無驍達邊務之人惟在委用何如今各鎮守臣擁兵觀望宜乎逆虜久不退去宜勅進等會同宣大二鎮守臣博訪掊驍邊事者令各陳所見懸以重賞鼓舞士氣或募遣勇敢之士擣彼巢穴又先年蔚州措設叅將一員以絕東路南入之勢後以邊方無警革去又將蔚州衛并東西馬房官軍各調宣府防守以致虜賊得至蔚州其蔚渾二州迤南俱有高山峻嶺若工處防守得人虜豈能入宜照舊例於蔚州暫設分守叅將一員其渾源州乃大同腹裏地方咽喉亦多可令大同守臣選謀勇幹濟軍職以守其地疏入　上曰陳銳等師久無功已有旨更替其都督李澄等令速往治事餘皆准擬行　皇太后清寧宮災　太皇

大后　皇大后同居仁壽宮　上命文升與工部急議修建文升上言團營軍疲於役甚矣不可復相告楚蜀災亦不勝採伐而三廠有儲木尚有材太僕馬惜薪薪其價可以資下匠木石費也不足則幸發內帑數萬金以繼之報可迨落成公私不困　皇太后徙居之懽甚予文升一子錦衣百户賜錦幣亦優等正月朔日陝西西安延安慶陽漢關等處地震有聲朝城縣震尤甚自朔至望震尚未息縣東安昌八里偏地二很湧水有震開裂縱長一二丈或四五丈者湧出溢沉如河是月十五日虜酋火篩擁衆入寇榆林文升上言地乃靜物止而不動動則失其常也考之古典地震乃臣不承於君夷狄不承於中國之兆歷代固有地震未有震於正月朔日者亦未有震裂湧水如河者此乃非常之異古今所未多見也陝西四隣番虜而延慶二府又與河套密邇朔日地震未已而胡虜十五日擁衆入寇夷狄侵陵中國之兆亦已明矣臣聞此大異驚愕莫知所措卽今小王子部落日熾精兵數萬其酋首火篩者梟雄桀黠往往以

詐計敗我官軍觀其所存其志非小今海內民困財竭兵衰將懦文恬武嬉法令不振比正安內攘外之時修德弭災之日也伏望　陛下祇畏變異修省克責行仁政以安養斯民重臺諫以廣開言路惜府庫之金帛重為撙節以備緊急之用無益之齋醮暫免修設以省浪費之繁念錢糧之空虛止傳奉無例之官憫戰民之艱窘禁奏討有礙之地今虜在河套正在用兵之際乞將陝西織造絨褐內臣登取回京以蘇一方軍民之困宗社生靈不勝幸甚奉旨准行時方命保國公朱暉總諸路兵赴榆林覘虜酋所在潛師河套擣其巢穴會夜大霧虜聞礮驚遁既而北虜火篩大入大同殺掠吏民文升乃薦保國公朱暉等十餘人使選練營卒待報啓行責沿邊諸將堅壁清野謹烽火急收聚虜雖虹不能深入而會吏部缺尚書已首推文升矣給事中言兵部非文升不可於是用倪岳而特加文升少傅以斷賞之南京鳳陽有風雨之變文升因言當減膳撤樂省躬修德節財用以固邦本御經筵以講治道絶宴遊之樂罷不急之務

凡臣工所上疏有益治道者採擇施行各處織造有
不合　祖宗制度者暫且停止乞勅南京內外守備
大臣痛加修省軍馬時加操練門禁嚴為防守一切
防奸禦侮之事悉心經畫并增設江西按察司副使
一員專駐九江整飭兵備上界湖廣下至建陽一帶
衛所俱聽提調凡地方防守便宜悉從計處以為南
京保障又條修省十餘事曰法乾健以勤聖政謹天
位以光繼述重邦壯以副聖懷取名儒以正雅樂革
因循以正祀典時會議以節財費開言路以防壅蔽

識大錄

職科派以固邦本修內治以攘外夷免提解以息議
民　上曰卿條奏事宜足見忠愛所司其各看詳以
聞　上嘗鑄玄帝像二使中官送之武當山文升爭
之切入諫　上曰謂卿言是業已行矣其戒中官自
欽飭倪岳卒文升竟為吏部尚書陳本部職掌十事
一息奔競乞命科道指實劾奏內外官之奔競者一
崇儉朴乞通行中外官員服舍鞍馬飲食器用俱遵
守舊制以為民範違者罪之一責成府正乞通行天
下知府俾各修政安民如奸吏舞文而不治官屬慈

識大錄

政而不懲小民被災而不恤嘗平乏糧而不積城池
淤塌而不修盜賊充斥而不捕者罪之一舉用賢能
乞通行各撫按官但有鬱屈在下僚才堪舉用者具實
奏聞以憑酌用一論資勞請自今推用官員一以歷
俸多少為序若有才德出衆者乃不拘此例一嚴考
覈請令兩京堂上官歲開屬官政蹟於本部以憑考
覈一給散官謂在外官員有不繇撫按請給散官而
擅系銜者罪之一查功蹟謂舉人署學官職事者必
有功蹟方許照例實授一專職掌謂官員給授勳階

識大錄

係驗封稽勳二司分掌近俱隸驗封欲請改正一預
選官要責兩廣四川遠在萬里外其郡縣正官有缺
請如查將滿先選人代之　上從其議明年當大計
天下吏　上召文升至煖閣而諭之曰天下覲吏畢
集卿其用心採訪毋縱毋枉以彰黜陟之典文升頓
首曰　陛下圖治若此宗社福也敢不仰承乃令中
貴人披之下階自是所汰不職者三千餘人皆當至
考京條而給事中吳舜王蓋自以躁妄當斥因先事
誣論文升及都御史戴珊欲兩持以解文升等白其

縣謂兩人不謹實跡皆有文卷　上命查考文卷以
閱文升等乃據蔣蓋爲人所奏實跡上之則蔣琹尤
甚　上命蔣落職爲民蓋冠帶閑住人亦無間言雲
南夷猛密叛木邦不肯下有毛參政科者以平猛密
自任或言須孟養兵乃可科遂撤兵思祿思祿輕料
欲不與則憤猛密叛木邦與之則見弱乃以羸卒數
千應科攻猛密猛密笑曰毛官人欲以孟養殺我我
姑以一命待之遂介馬來衝孟養兵原無鬪志大敗
又設伏邀擊殺獲且盡科僅以身免孟養之帥思祿

恐大發兵破猛密取蠻莫等十七寨撫臣論使逼猛
密寨不聽則請封孟養下廷臣議文升曰孟養所云
報讐者名爲我也且蠻夷自相攻殺而我且爲不令
之臣役何也請毋發兵而以招首切責孟養諭之利
害孟養大懼上書謝罪因盡歸猛密十七寨猛密亦
上書陳謝　上悅滿九載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已又
條汰冗員育人才恤民瘼清屯田重鹽法廣儲積撫
流移革吏弊修武備慎刑獄十事皆優詔嘉納始文
升之爲都察院兵部與吏部王恕皆知無不言恕直

而劉文升練而詳每一疏出天下爭傳誦之而所樹
立亦堅定中貴人李廣敗時王恕久已去公卿無不
見染者彈疏媢上獨不能及文升以是名益著
天子亦嚴而馮之造任兵部久虜警充斥不能盡得
諸少年心而在吏部且八十力亦微倦　天子方嚮
信大臣劉大夏戴珊等文升與內閣劉健等皆不能
不少讓矣　上崩梓宮當出德勝門文升以君臣分
深徒步號哭二十餘里不稱疾　武宗立諸大禮皆
預與劉健爲首而慰賜亦加於弘治初時承運庫臣

言　上即大位吉凶之費黃金五千兩白金百八十
萬兩戶部計無所之則有欲裁諸王賜併借公侯勳
親莊田租課者文升言　人主即位首推恩恩未下
而先奪之非禮也時已預籍諸藩司及大郡帑積數
請使進之可得數十百萬果足而弘治中　上最慎
名器然傳陞者猶七百六十三人文升悉革之又請
籍寧晉河間靜海皇莊地悉以予民而收其賦爲
太后兩宮用閹華中貴人之主莊者御馬監太監王
瑞謂追大婚禮器物應用儒士李昂等七人措纂而

天西省守已得請矣文升力持之曰凡曹皆當考察
無行且不良于書者而復用之何以杜倖門乃別選
八人以進而給事中安奎因刻得王瑞納賄狀劾之
瑞懟意狃文升抗言吏下府部內閣大臣會議大臣
科道皆力爲之辨竟如文升請文升因乞歸不許當
是時幾已內移而文升居位久其左侍郎焦芳鄉人
也而覬之先是文升與大夏不協文升與許進劉宇
皆河南人文升薦進提督團營宇總制宣大軍務大
夏見 孝宗因言宇之過數于不允戶部侍郎王儼
兵部侍郎熊繡皆湖廣人儼與大夏姻親繡以康著
文升欲抑儼等引進劉宇會兩廣缺總督文升薦繡
往補之繡不樂於外諳吏部辭不能得繡憾之與李
東陽謀去文升以大夏代其任乃諷同鄉御史何天
衢疏劾文升衰老不仕文升遂力求致仕疏前後至
二十一 上乃允而御史王時中謂兵部尚書劉大
夏刑部尚書閔珪謀代文升爲文升劾大夏珪二人
皆賢者相繼亦懇歸而焦芳生得文升位矣時司禮
太監李榮亦河南人爲芳內援故李東陽之謀不行

文升之歸 人主尚優禮之賜勅予寶鏹錦綵馳驛
以行月給祿米六石歲給夫八名供帳傾都嘖嘖以
爲留侯疏傅不能過也歸之又三年而焦芳猶修郤
搆于中貴人瑾用小[illegible]削其官秩爵卒年八十五明
年瑾誅芳斥贈文升太傅謚端肅予祭葬嘉靖初加
贈特進左柱國太師文升之卒無幾而大盜趙鐩亂
河南行剽至禹州以文升家在焉捨弗往攻破泌陽
焦芳已逃匿毀其家發焦芳窖取其衣冠縛草若人
者而磔裂之曰恨不爲天下殺此賊人謂盜亦有公
是非云

王繼

王繼字述之號樗菴河南祥符人自幼神采逈異比長以家貧治賈年二十八以文為有司所誓始發憤向學成化丙戌舉進士除監察御史巡按山西監臨科試搜閱汰卷中得陶琰王𣏌二卷遂舉解元衆服其明晉藩欲侵奪居民廬址百餘家繼擬奏震讐之乃不敢肆民賴以安宗室分封忻州者虐縱特甚繼疏其罪以聞詔遣中貴按治幽其首惡餘黨悉寘于法忻人大悅馬文升巡撫陝西以邊塞也政久廢邊

備匱乏疏請才力通人者往任之擢繼陝西按察僉事督理屯田先是屯丁恃頑弗納租歲以為常繼一切繩之以法自推賁始不數月逋負告完乃令進魚鱗冊四至昭晰易於稽察都御史余子俊鏟削邊山自榆林東抵清水營工役繁浩繼董之刻期而畢巡按御史許進惡邊民水利為勢家所奪以其狀聞命繼兼督其事乃令造河渠溝堰軍民田畝冊量地均寡以時分溉自是豪強者不敢專其利西人德之碑守中貴劉祥侵占塞下田繼上章劾之謫 裕陵司

香己亥擢原靖邊兵備副使繕城堡嚴烽堠造兵車火器先聲巡振虜不敢犯宗室在平涼者許搆大獄遂繫千餘人撫臣檄繼按治任怨推鞫盡得其狀奏之詔奪首惡者爵其次減祿示懲辛丑擢山西按察使父老咸迎拜道左踊躍喜曰廉明御史復來也前是有希進用者奏山西紫碧山有石膽能延年 上遣中貴採求經年不獲民皆告病繼下車令取小石子一升以示中貴中貴怒曰汝等不肯用心此搪塞耳石膽載諸古書何以謂無繼曰鳳凰麒麟皆古書

所載今果有乎列山西連歲荒歉民不聊生何為以採於此乃獄然上疏寢之人稱其有回天之力改福建按察使鎮守中貴受民詞批臬司繼罪其告者並以中貴濫受民詞入公移中報之自是批詞訖息丁未擢山西布政使抵任甫三日適福建江廣流賊剽刼三省靡寧拜繼為右副都御史往勦之命初下屬吏有不職者皆望風解印綬去比至選將練兵指授方畧元凶就縛餘黨悉平弘治庚戌 上以哈密為甘肅藩籬而為土魯番所據擄其王印乃勅繼巡撫

井甫繼至運籌畫策按兵不動大振　天威以伏其
白歷土魯番果納款請降歸其城印繼乃議取舊王
姪陝巴襲忠順王爵兵不血刃而西陲底寧　上嘉
之擢南兵部侍郎尋召入為戶部左侍郎九載考績
進本部尚書繼以朴忠受知于　上特賜大紅綵織
宫袍以示寵異辛酉改南京刑部尚書乞便道展墓
賜寶鏹千二百錠為道里費抵家未逾月復改南兵
部尚書繼老成持重篤然為黎庶具瞻縉紳標表凡
廣京畿大事不動聲色而悉中機宜內外臣僚罔不
帖服癸亥夏四月以病乞休諭留之命方下而繼已
卒年七十有一訃聞贈太子少保遣戎方部中姚璽
護其喪歸繼器識宏遠守身廉潔正色立朝耻依阿
取容剛方嚴毅不畏權勢雖歷宦四十年而俸貲無
所積財貨不動其心志恐庶不及於子孫忿思不撓
諸卿黨時稱為中流砥柱弘治間中貴人李廣以左
道見寵從權傾中外大臣競賄結之多躐遷樞要者
繼獨不與之通或有諷其隨時者愕然對曰吾三十
年孤燈嫠婦也肯渝節乎人聞其言咸姍笑以為迂

識大錄

闊及廣懼罪飲藥死科道官劾論交通大臣　上憫
其人眾悉宥之翌日早朝空班謝罪惟繼與兵部尚
書馬文升弗預搢紳屹立無怍色焉

鄧廷瓚

鄧廷瓚字宗器湖廣巴陵人舉景泰甲戌進士除淳
安令詢訪民瘼專施惠政不修名譽終九載無知者
都御史張鵬出撫廣西廉其清操薦知梧州府遺毌
喪不果服闋擢太僕丞會貴州新設程番府府在萬
山之中百具未舉加以夷獠雜聚猝難撫治吏部思
慎簡良吏以綏靖之憶鵬彙奏遂舉知府事廷瓚下
車悉心經畫凡城郭街衢神宇廨舍以次營建榜諭
諸夷使受約束教令公平莫不感悅墾田弗渝疆入
市廛所撫四境晏然蔚如中州有司上其政績吏部
以民夷方忻廷瓚治化宜久任慰之九載始晉山東
左參政踰年遂進左布政使弘治壬子貴州蠻苗叛
守臣告急　詔拜廷瓚副都御史巡撫其地時苗寇
久亂益肆廷瓚招撫之不從始合衆謀斷輸調兵決
策征勦兵入其境號令嚴明將校用命所向剋捷斬
首六千級俘二千餘口獲元惡覩罼擒送京師止誅
都勻清平舊設二衛所屬合允長官司其人世祿驕
縱稔惡釀患致夷人侵田李貨逞欲無厭已四十餘

年於此軍疲於戍守民困於轉輸其害不可勝言今
幸黨惡削除非大更張不能為保境安邊之計九所
條陳十一事下兵部議悉行之始設都勻府一獨山
麻哈州二清平縣一更設流官與土官兼治論功進
右都御史蔭孫乾錦衣衛鎮撫甲寅召還命掌南院
事甫數月復命出鎮兩粵粵自成化初都御史韓雍
予范之後開府梧州率以憲臣有才望及官高者總
督軍務兼巡撫之寄廷瓚性愷弟不瑣瑣細故壹以
安靜為治寬厚而有紀綱屬吏賢者輒舉薦以勵其
餘其或不職則去一二太甚者俾知儆惕凡諸司濫
設者悉奏除之頋群蠻以劫掠為常往往出沒閩楚
諸郡廷瓚言都御史金澤巡撫偏方非宜叢江西
一省付之使二司並聽節制庶軍馬錢糧可得調度
其湖廣衡州設兵備憲臣合邊治所于郴州為便又
請廣東瀧水為賊巢宜即其地設千户所調遣新軍
守禦仍宜給與隙地屯種為久遠計奏上悉從之廷
瓚於群蠻結以恩信兵不輕出出則成功岩暨林川
雲壚大桂諸皇岳童作亂以次封平厥後四會諸縣

大同逞賊竊發三邊大熾廷瓚擒斬首惡李景光畢
潔及其黨二百餘人脅從者悉散歸農進左都御史
庚申春　上念廷瓚久勞邊務復名掌南院事未行
遘疾五月卒于鎮年六十一贈太子少保諡襄敏廷
瓚處事求濟待人不疑雅量廓如莫窺其際至所施
設動中機宜其中明炳人亦莫能及也

樊瑩

樊瑩字廷璧浙江常山人幼敏悟好學未冠知自
勵屏居山寺潛心義理益冬不爐夏不扇者凡三年
舉天順甲申進士除行人奉使西川饋贈皆不受
土官作卻金亭以表其清成化辛卯拜監察御史山
東盜起奉璽書追捕不旬日得其渠首以歸出清淮
陽軍伍條畫事宜至今為例繼按雲南以檄諭交人
中其要害交人懼而納款中貴人左右撓法衆為瑩
難之瑩開誠與語為定要束有犯者痛繩之曰吾為
爾息言也貴人悟而自戢後卒以善去施之終身甲
辰擢松江知府松賦重役繁自尚書周忱後法在人
亡弊蠹百出其大者運夫耗折稱貸積累推求索情
無甚歲而倉場書手侵盜害人崖入說出移新蔽陳
衆皆知之而未有以處瑩至晝夜講畫得其要領
曰運之耗以衆皆齊民蘇所統一利歸後稍省及善
良而夏稅罪需糧運綱用與凡供應織造走進貢
皆出自秋糧餘米既收漢難辰轉迂回此弊所由生
也乃請華氏入俾米是自運而寬其綱用以供之餘

常從本色外其當変易者盡徵白銀見數支運部運者既開孫切身無敢浪費事皆有餘貲掌計者又出入有限無可救藏而白銀入官視輸米又率有寬剩民惟趨之於是積年之弊十去八九而田野之間無復睢突叫呶之志又考吾杭主法初意舉其偏弊而通融之以為經久計如清水鄉竈丁草蕩以絕富人之兼并半役根因戶以潛消糧長之役漁取布行人代糧長運而聽癖持私貲以補不足皆有寬恤及民而公事沛然以集巡撫使下其法於他州俾悉遵之以母憂去在官不二載松民懷之主今弘治初命天下舉異才工部侍郎黃孔昭以瑩應詔稱其明慎廉潔堪任憲臺吏部尚書王恕聞之喜曰薦人當如是矣將驟用之忽起知平陽明年即以為河南按察使時河溢境內漂流數萬家瑩躬諸賑卹所全活甚衆河南錢穀於北方為浩穰撫臣欲考見本末而衆難之以問瑩瑩曰視萬猶千視千猶百夫何難顧其非非我耳撫臣以屬瑩於是部吏鉤考不旬日而盡一清衆皆服之尋擢應天尹京府素稱難治守椽蒔

宗尤怙寵作奸梁士宦奏訐違厥所羨引罷黜吾衆而事終不決瑩承命推鞫初若不與異者琛覘知之不為意最後及山陵龍脈事琛遂得罪去應天故有常例錢數千緡以給宴勞瑩悉罷歸之民及士子鄉試乃出其在官者助場屋費還南京工部侍郎尋拜左副都御史巡撫湖廣錦田賦與兩廣猺獞為寇衆衆幾三萬入瑩謂賊如此理不可盡殺不聞其生路將致死於我乃下令除首惡外擒餘悉貰不問賊聞之稍稍散去還得其倡亂于八人置之法而釋其餘歸本貫兵不血刃一方以寧於時延属水旱連二十州而諸藩府繕修未息公私困弊衡州等處且乏鹽瑩奏通廣鹽收其餘利以助工作給賑濟停織紗紙銀數萬兩減襄府琉璃瓦料以當充參之止安陸州民北城以益藩府地凡省費數十萬故旱雖侵而民不甚病以疾乞休致總兵官鎮遠侯顧溥上疏懇留謂瑩之在任官吏畏其威軍民懷其惠疾不至甚故賴以和從之將失衆望而瑩請不已章三上許歸就醫藥閒居七年澤望益重大學士李東陽尚書馬文

升劉大夏都御史戴珊交章論薦辛酉以舊官起撫
治鄖陽陞南刑部左侍郎雲南晝晦五日勅瑩兼左
僉都御史廵視雲貴時瑩年幾七十矣單車所從纔
訪劉病雖岩阻炎瘴人迹所不至處亦徧歷之蔡動
鎮守及廵撫官罪狀然不戮文武吏千七百餘員修
城池勵兵馬賑貧窮撫流散咸惠大行有為土官欲
其斗斂頭不還者聞瑩至走訴之瑩還其狀曰汝弟
歸彼今歸汝牛矣已而果然且詰瑩伏罪瑩慰而遣
之他土官聚兵擧殺且攻城有司不能制以白瑩瑩
答曰吾在賊故爾耶不去當直搗其巢穴擧兵族覆
之語聞即斂兵退其為事處所長服如此名為南京
刑部尚書疏決無滯犴獄幾空乙丑夏瑩晨興若有
所悸疾即上章乞致仕逆瑾用事摘其闕陞半廉承
勘事落職為民又以守松江日減官布以蘇民困事
責輸米五百石瑩怡然受命默自是家益貧戊辰十
一月以疾卒年七十有五瑾誅詔復瑩官己卯追贈
太子少保謚清簡瑩為人誠慤簡易不事邊幅布衣
蔬食僅適口做陋室敝廬僅取蔽覆鄉鄰老稚斟大

識大錄

牧豎皆接以歡誠至或拍肩而與之問對益其質任
自然如此而聰明果決遇事立斷通而有介正而不
迂一時正人君子交口稱之而沮之者亦力瑩常先
覺急流中輒勇退故不為所制而卒全其高焉

劉大夏

劉大夏字時雍湖廣華容人生而岐嶷頴敏豐神朗秀甫年少傳楊溥一見曰為國器天順己卯舉鄉試第一登甲申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居二載解館當留而大夏自請試吏授兵部職方主事歷轉本司郎中明練於天下事所奏覆多當　上意尚書項忠余子俊皆倚之若左右手凡調發戰守諸臣務悉采其畫中貴人汪直怙寵貪功與保國公戚寧伯比而創邊釁大夏欲抑絀之不能時、交阯安南黎灝破侵

占城地西略諸土蠻敗于老撾直請兼問討之有旨檢英公下安南牘大夏匿之子俊索之急榜吏至再大夏密告曰釁一開西南立糜爛矣子俊悟而止其事暹羅朝鮮貢道由鴉鶻關迂迴數十程奏請由鴨綠江便子俊欲許之大夏謂由鴨綠江誰不知便顧迂之而待今日殆有微意在乃弗許大同邊師失律倉卒告警大夏規調兵食應之不乏吏部尚書尹旻才之會今兵右侍郎員缺欲薦大夏超補權璫素慕其名亦願為之援遣人寄聲大夏其待一造謁大夏

竟弗往而璫銜以謝之旻又以大夏在郎署聞十五載令名爽爽議晉為同卿大夏復辭曰郎官轉京堂固人所欲特某為諸生時志在親民今幸登朝而不得一親民官非素願也況郎中外補非知府則參議官階崇重最為不可但恐有負厥職耳旻悅乃出為福建右參政秩滿將調以憂去弘治初起為廣東右布政使古田壯叛大夏以恩信撫諭之不煩師旅而亂靖繼平後山寇下生擒之全軍中弗妄戮一人轉浙江左布政使其三任藩宣日夜靖求民瘼吏弊所

剗革必經久不為目前計一切以身當之而振南風砥勵廉節試士經術孜孜無倦嶺南陳獻章以道學名一世少許可顧獨於大夏善而稱之曰劉公愛我如子守身如女毋論於今人中即古人亦未易當也癸丑河北徙決張秋鎮　詔拜大夏右副都御史往治之祀河神而所焚帛反結若人形物議洶洶大夏不為動乃自上流孫家渡疏其塞可三十里復疏四府營之塞可十里以分大名山東水勢築長堤自胙城至於徐州亘三百六十里以捍橫流而別浚張秋

之閘以通運道五司而河舡剝漕艘無滯功重而費輕愈於徐有貞甚璽書襃嘉名為左副都御史協理臺政乙卯遷戶部侍郎丁巳虜寇宣大命兼憲秩出治軍需或謂大夏二鎮粮料半屬權貴子弟此行則且取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而徐圖之下車召問父老得其要領乃榜通衢云某倉缺糧若干每石給官銀若干凡境內外人士商賈願輸者米自十石上草自百束上聽郎中貴子弟不禁也蓋往者糶買糧必百千石草必千萬束以故中貴子弟爭相為市轉買遞入糧草積運年利此決立則有糧草家自得告輸中貴子弟即欲收糴無所得遂入言自劉侍郎收市法行倉場有餘糧而私家有餘財矣明年還京引疾乞致仕大夏素隆功名既歸搆草堂于先壠之次讀書其中作東山賦以見志天下因稱之曰東山先生庚申、上用廷臣薦起為右都御史督撫兩廣其吏民思大夏遺愛鼓舞懽慶大夏亦精心無倦裁省冗費禁作饋從上下不便者一切革之轄內猺獞盜賊為之衰息

識大錄

在粵踰年再求致政皆弗許亡何召為兵部尚書力辭不允比廷謝　上御幄殿召問之曰朕數用卿而數辭疾前復力辭者何也大夏對曰臣老且病今天下民窮財盡萬一不虞責在兵部臣自度力弗克濟是以固辭耳　上默然居數日復召問曰徵斂有常何至今日而獨窮匱耶大夏曰正謂其不盡有常耳他固未暇論即臣在廣而廣西取鐸木廣東市香藥費固以萬計　上曰若爾者言之固已停止矣其他徵斂可一一識而革也一日　上問諸衛所卒强可用否大夏曰昔者臣但言民窮而衛卒抑又甚焉奚以作其鋭　上曰在衛有月糧征戍有行糧何乃窮也對曰江南困轉漕江北困京操它困又不止此而所謂月糧行糧者半與其帥共之能無窮乎　上歎息曰朕在位久不能知何稱為人主乃會九卿大臣各以其職言軍民弊政而擇行之於是　上益察知大夏廉而練事時左都御史戴珊亦以材見知　上嘗常朝坐金臺有宣必大夏再宣必珊而御文華有所召對亦必大夏與珊偕時虜數犯邊而大監苗逵

鎮守延綏嘗擣虜營小有俘獲乃以捷聞 上詭之
密諜全帥、勤虜而問大夏曰若在廣知苗遼之狀
虜守延綏至今少息肩大夏對曰臣在廣不知然聞
之從征將士知之所俘獲婦稚十數耳幸而虜方深
入不相值值之無噍類矣 上曰即再 大宗何以
廖得志於虜耶大夏曰 陛下英武固不後 太宗
而將領士馬不能什二三擬也且其時洪國公一小
違節制而舉十萬銀老妾之沙漠奈何易言之度令
上策惟有守耳戴珊亦從旁贊其語 上應曰微二

卿言幾為所誤刑部尚書閔珪持法忤旨 上與大
夏語及之而怒大夏曰法司持法仕其悠而 上任
其恩似未足深怒也 上曰古亦有之乎對曰孟子
云舜為天子皋陶為士師執之而已 上默然已而
曰若固為閔珪解也大夏皇恐頓首謝 上徐曰珪
第執之過耳亦老成人何可輕棄竟允其請莊浪土
帥魯麟為其甫副將求大將而不得恃其部落彊狂
歸莊浪以子幼請告有欲予之大將印者有欲召逐
京處之散地者 上以問大夏對曰彼虐不善用其

衆無能為也若因其致虐而予之印廢法召之而不
至損威乃為書獎其先世之忠順而聽其就閑麟竟
怏怏病死一日 上名大夏及戴珊閣天下何時太
平大夏言求治不宜太急第每事與大臣議之務求
至當行之日久天下自治 上復謂大夏求輔左右
財而弱欲各宿兵於其地大夏乃因御史議請以保
定操卒萬人遂之鎮以為西衛而東兵細之豪薊
州以為東衛 上從之而中貴人監京營者恚失兵
為役造飛語揭之宮門 上以示大夏而諭曰禁地

豈外人所敢至不過此曹干弗利失兵耳又問大夏
兵餉何以常乏大夏意欲革諸鎮守對曰臣無暇及
他鎮即在廣而廣之會城撫按總兵三司供億不能
敵一中貴人餉何以不乏且歷言此輩朘民之狀
上曰朕徐思之越數日諭曰鎮守之革誠如卿言第
設置已久去之不宜大駭若因其有罪黜之而弗
補為愈也司礼太監陳寛選中官監京營 上面命
大夏偕大夏對曰故事獨太監專之非外臣所與聞
上曰豈憂此曹惡汝耶我在何憂惡卒命大夏與英

國公懋偕寬任而中貴人苗逵恃夙貴恥不肯與選
上業許之矣既而謂大夏不至即條奏大夏曰如前
旨何　上曰吾雖意許之未發也何謂旨已而逵果
不至大夏即與懋寬參上　上切責逵示若遣繫若
而姑宥之　上復語大夏諸司言弊政詳矣而不及
御馬監光祿寺者何夫弊莫甚於此二曹也大夏曰
上意之幸甚在獨斷而力行之耳此何特勅兵部侍
郎熊繡同給事御史清理歲省冗費十餘萬朝野快
之而權好中貴咸側目太夏矣　上嘗語大夏一侍
郎才足任艱大大夏不對再言之又不對　上悟曰
朕所言者才而不及大節卿之不對是也既而大夏
亦稱一侍郎才　上曰劉健亦稱之其人負虛名尚
寡實用且矯作威福　上又言健復稱其鄉人某殊
不合朕意後知之乃都御史劉宇也宇竟以媚進瑾
敗而兩侍郎者亦皆不稱職　上自是益信大夏忠
亮嘗賜金槃肴醴具座月至以玉帶麟服錫之一日
召大夏與戴珊至對良久諭曰述職者集矣諸用事
大臣皆杜門若二卿門何必杜也因各手白鏹授之

曰小佐而廉且屬無廷謝恐他人或覬望云又一日
上欲召之大夏在班而　上不之見次日諭曰朕欲
召卿卿弗在班恐不免御史糾故已之且卿同列有
忌若者蓋是時　上每朝罷輒召大夏造膝商確時
政雖公輔貴近靡得與聞三學士恒從閤門伺大夏
出問　上所言朝士或賦詩曰造膝密語人不知左
右惟聞至尊羨以故大臣多不悅乃進偏聽之說以
眩　上上顧益重之而弗信也嘗入對自旦至午憊
不能行　上命司禮太監李榮扶掖而出因諭全溶
指掄事得失大夏對曰事之可否當內咨臺閣外付
府部如用揭帖久必生弊不可啟叢將秉術以為先
朝故事戴珊以先病乞骸骨屬大夏一從臾　上謂
卿珊何以亟求去珊不敢對大夏為言珊實病且用
身率先御史而病弗勝御史當見彈射不便　上曰
主人留客堅客且為強留珊獨不能為朕留耶矧今天
下尚未平何忍舍朕已泣然者久之珊與大夏皆頓
首泣出而相謂曰死此官矣俄而　上崩　武宗立
大夏所條奏十餘事皆剴切　詔行之時　上少急

忍篤幾而害從左右羽林爲御遊諸衛卒索衙大夏
當晝直者故不入侍佯爲大夏禁之事幾叵測賴中
官有識者諫捄得免大夏乃上疏乞骸骨　詔進光
祿大夫太子太保致仕歸未幾而逆瑾亂政方與其
黨謀搆大夏以釋憾而劉宇焦芳復媒諸瑾曰籍大
夏家可當邊費十二於是以廣西土帥岑濬事波及
大夏逮繫詔獄欲坐以激變論死中外惴恐咸惜大
夏　先帝朝遺兇濬不反何必變事與大夏不相涉
何名激其知舊將爲醵金行賄以紓禍大夏聞而亟

識大錄

上之曰如此而死拚一身耳如此先死則累一生且
累子孫矣屬三法司議罪左都御史屠滽言劉尚書
無死法瑾怒慢罵不省大學士李東陽復婉解之而
瑾所遣伺大夏家貲貧始得減死永戍肅州大夏
怡然就道所至人聚觀相指識爭捐金以爲資大夏
悉謝弗納至肅州衆啓諸司悍瑾毋敢館穀三學生
使輸食之有總戎遣之百金曰公志難中非復在位
受與閒道皆禮也大夏力辭曰不聞語大及其老也
戒之在得乎時大夏名益高雖竄遐方而天下猶以

其存亡爲輕重朝鮮使者入貢問鴻臚曰吾聞中國
有李西涯劉東山今劉公安在已知謫戍屢從人詢
其起居鄉人仕粵道過安南貢使問曰爾鄉劉司馬
遠戍、西鄙今安否其爲彝狄所重如此在肅踰二年
會寘鐇之亂肆赦得歸瑾尋伏誅　詔復大夏官階
仍致仕言官交章請併復其廩秩而中貴人在事者
尚銜之寢不報大夏家居杜門敎子弟爲敎睦時、戴
笠乘驢往來山水閒于始祖塋次作敦本堂歲舉二
祭、畢有燕以合族人爲家規誦於燕所訓之族人

識大錄

貧不能存死不能葬長而不能嫁娶者咸力賙之值
歲侵親族阻饑獨玉帶貫數以賑焉嘗欲效范文正
置義田以無稍逐隣里或肆侵奪任弗與較至有併
其世產者族人走書以告大夏署其尾曰昔詹尚書
家亦有是尚書報其家人詩曰四隣侵我、從伊畢
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元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
吾雖不及古人望爾輩弗爲詹氏子孫也後進請益
大夏輒戒其在仕途不可廣交居官宜以正己爲先
所謂正己不特戒利亦當遠名暮年預作壽藏東山

陽記略述生平履歷戒子孫勿求名筆以誌其墓丘
德丙子五月卒年八十一遺命毋乞恩卹而行量以
訃上聞。詔贈太保謚忠宣遣使頒葬如禮大夏仁
心質行悃愊無華清脩剛介襟懷坦夷樂人之善而
恕其所不及簡身端嚴自奉甚薄食止一豆衣裘無
襲宦遊四方不攜家累不通私贖不受請謁與物無
忤不以勢位自居遇事當行未嘗先涖有疑而未明
者不以公移顧行雖屬官亦具手簡直述其事紙尾
書名以致所委事無大小咸盡心力不相欺負意祥

宣第憂民如病數政施仁汲汲然如恐不及功名富
貴子孫福澤泊如也既以忠誠受 孝宗特眷黃髮
詢茲魚水手契明良遭遇彷彿唐虞矣而以斥汰冗
濫啟於任怨竟為權姦所搆其毅然之氣雖患難顛
沛莫能稍渝而令終全節德望愈隆海內士大夫識
與不識皆知景慕劉東山稱為純臣陳獻章嘗聞大
夏所學曰予存心之功十九致知之功十一茲其根
樹之本哉君子謂忠宣之為人明識治理如賈誼通
達國體如陸贄質直不阿如汲黯廉潔無私如包拯

先憂後樂如范仲淹忠誠懇切如司馬光蓋先民之
遺軌云
述史劉振曰忠宣以忠直存心以老成當國以樊厚
接人待物中實毅然不可犯其嘉言善行足以維風
者不可殫述弘治人才之盛洵居第一宜其得君莫
有倫比無論在朝在野率稱其長者即外夷亦知敬
慕誠哉篤實君子也晚年雖以忤璫微遣桎梏然蓋
見其直道孤行而忠讜獨立耳至於有功不居退然
自遜臨沒之際猶戒子孫以不得妄請誌銘誣飾其
生平嗚呼若忠宣者可為大臣立極矣

張敷華

張敷華字公實安福人也父洪舉進士為監察御史
沒於王木景泰初錄歿事之臣廕敷華為國子生敷
華少負奇氣七歲時里社有竹木之祟指麾群兒斬
伐殆盡十歲遭父喪哀痛幾絕既受詹孟勤門學舉
天順甲申進士改庶吉士績學中秘大學士李賢彭
時皆器之欲留官翰林敷華與劉大夏力辭曰願就
部曹習閑民事為國家建樹業若亦如汝、徒老文
字竊所恥也于是同出為兵部主事歷郎中大夏辭
充端恪敷華方毅坦直並負閒望奉使畿內夜遇盜
劫其囊只銀七金惭愧而去成化乙未擢浙江右參
議監溫庭銀課景寧有礦盜聚至數千人鎮巡官議
進兵敷華曰此可撫而定也乃刻日使自歸身往諭
之賊露刃以待及諦視曰果我張公也皆釋首聽命
敷華訪其首惡十二人餘悉宥之遷右參政晉右布
政使屢斷疑獄均理搖扶令邑里不足通相繼補民
用少紓弘治改元轉湖廣左布政使歲大饑增價致
貫遣使告糴大修學宮以備直貲餓者而活不可勝

計辛亥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民攀留遮道車不
得行道聞母喪奔歸服闋命仍舊任值歲歉奏暫增
解池鹽課以補王府歲祿會霖雨躬禱於神池獨不
壞歲給大同邊餉多困折納敷華請太原以北可通
車者運米民亦便之乙卯改撫陝西時有妖僧據山
為逆群議恟恟兵部尚書馬文升曰張公實在必有
處分須之報至則敷華已授計令父老生縛之矣西
鄙用兵有所俘獲輒擄實以奏不肯為張大語故事
兵部多幸外功冒恩賞銜敷華所為妨己數害詰之
竟不少屈丙辰陞南京兵部侍郎己未遷右都御史
總督漕運巡撫江北諸府黜武臣部運尤無良者
擢貴干請悉拒弗納近例漕司多假太倉官銀少免
息利敷華歸逋負乃下剩上猱所致而官為借貸大
非政體峻為之禁高郵諸湖隄久且壞敷華為深濬
數道以緩湖水寶應地多平陸敷華趣令築隄隄成
而水至嘗以事如京諸大璫聞其名樂與結納因李
東陽戴珊傅瀚通姓名以名香為壽冀得往謝敷華
固辭曰三公以公會故得朝夕共則不敢東陽等強

之數華不浮已各報以幣使者繞入內城急追還曰
我誤矣吾平生無內交恐一旦自敗矛辛酉改掌南
院振陽風紀矜束各道務崇大體屬廉隅臺端肅然
與林瀚林俊章懋號南都四君子乙丑還南京刑部
尚書尋名為左都御史掌內臺事與劉大夏馬文升
同心效戮力整憲綱請嚴天下有司貪酷奔競之禁
會擬重獄有寵臣坐法或疑當末減數華執不可卒
從重議正德初逆瑾用事例日正人尤忌數華將中
以危法修撰康海關之說瑾曰公陝人也陝人受張
公實如父母恐相薄耶瑾意始解乃矯旨令致仕戊
辰六月卒病且革起儼衣冠謁家廟退終正寢年閱
七十贈太子少保諡簡肅數華為人惇厚純實風采
凝重剛嚴峻潔義利介然進退得失未嘗一動其心
遺命所屬猶謂弟以悖貨為子孫累為文典實不浮
有介軒集行于世

潘蕃

潘蕃字廷芳崇德人舉成化丙戌進士授刑部主事
歷員外郎中以平允聞沁源王與州官互訐持不解
朝命下蕃涖視蕃廉知左右撥置王狀因列其罪寘
之法雲南鎮守太監錢能攫金寶部危動邊部由指
揮盧安輩調納其惡以釀厲鸒蕃奉命往按正盧安
輩以法歸請併治錢能士論壯之已而出守安慶饑
改鄖陽特鄖初創界接陝洛流民歸者如市蕃因撫
以之著遂稱善鄖以洛行異等超擢行省參改歷官
副都御史撫治四川申飭軍政俾功生事者悉治之
常乘車行視松茂夷人畏服莫敢輕出歲罷假道金
以千計仍戒守將月出行邊諸凡扞禦撫輯績五歲
而 天子無西顧憂轉南京兵部侍郎無幾拜右都
御史總督兩廣故嶺南陰鎮撫臣勢重自韓雍以來
而倅極尊建牙吹角列戟擬迮軍門沉沉被組練而
夾甲帳者幾萬人其戈矛子弟鍇鈋綺而私自衛者
又千人蕃性雅素至則量晉給麾下使令者幾人餘
相沿以千人自衛者悉遣征發其與諸將大吏約死

科條如嘗無事吏援有以家封白事者一切某罷之節制森嚴一號令出即大將不敢喘息方面而下稍違約束必名軍正治以法不少貸故威宣遠徼無弗以莊見憚也岑猛付南蛇寺肆禍海南衆號數萬蕃前宿規方略至是親統兵進擊大破之生獲首酋磔於市靈象以息論功進左都御史思恩士守岑濬與思州士守岑猛爭地贊殺濬攻陷思州猛竄走軍門所後蕃令人馳諭思恩曰人臣擅攻殺罪大逆不宥能罷兵戒全爾思恩不能即殺濬也濬終不聽級刑

益張蕃籌其所居道里遠近險易批亢乘危分六哨以進勢不能支濬逐伏誅餘党殺降治畫里湖十三猺寇及惠州古三仔唐大鬢寺憑恃獷戾阻兵肆亂蕃督率部兵分為兩翼左右掩擊斷其吭而搗其背於是蟻古唐渠魁而遺黨灰滅矣在廣五年屢大戰伐前後斬賊首級萬三千有奇至節縮驛傳省冗費無算又奏裁其冗官二十七員岑氏之役疏請撫治機宜上思州改設流官陞池河縣為州割歸德州隸之南寧府尤可以控制兩江而釋重方也正德改元

蕃力陳求退不允乃召拜南刑部尚書是時逆瑾怨橫蕃堅求去命乘傳歸先是岑濬既平蕃議以思恩改設流官岑猛失守府治當降同知而兵部尚書劉大夏計獨相左乃奏徙猛別府而思州亦從改革蕃去廣岑猛復叛瑾素忿蕃遂用此為罪械蕃及大夏下獄將置之死而士論皆不平得謫戍河西後瑾誅詔復官歸田蕃為人清介端方儉約朴素自初宦至二品一如衣布督兩廣不攜家累不以軍功錄廕歷官然四十年弗起一第故鄉人為尚書歸來無第宅

之謠家居六載優游林野日與農人相對桑麻村徑信其所之沾沾自喜人或規其為子孫計輒不懌而子十月卒年七十九臨終戒子弗請贈卹弗事厚葬弗拘陰陽其子泣而從之後嘉靖中御史傳鳳翔題請贈謚祭葬下禮部議如御史言而竟尼於謚

韓文

韓文字貫道平陽洪洞人母姙夢紫衣人投一嬰孩言與爾文路公已而生子因名文成化二年進士為兵科給事中會都御史王越總邊事邀功啓寡車同官列其罪狀又薦故吏部尚書王竑李秉語頗涉兩宮越又附汪直以故 上怒逮文文華殿考訊幾死陝西紀功郎中張瓊奏諸將殺降奉命往勘一以情之輕重具奏人非其公竟以直言見忌出為湖廣參議累官山東左參政雲南左布政右副都御史巡視湖廣河南戶部吏部侍郎南京兵部尚書先是會守備議事多遜避不發一言或探其意嘗以為可否文曰事之可否吾惟以無私處之可拱默為避禍計耶過事輒品吉商確聞者異不欲服時值水旱相仍民饑而死者相繼乃移文戶部欲預支三月糧以平糶債所司以未得命為辭文曰救荒如救焚民命在旦夕、能恐奏以待即得罪吾請以身任之竟發米十六萬石民賴以安 孝宗知之名為戶部尚書時、台見文一日頓文長嘆文頓首謝不職 上曰朕欲

鹽法苦人阻撓今邊儲日急奈何文後頓首謝出上疏請革七弊一開中引鹽二興販私鹽三賤賣官鹽四買補殘鹽五夾帶殘鹽六越境市鹽七運司廢弛上盡行其言於是數十年積弊無遺公私皆便文又疏曰洪武年間建都金陵當時供給之大南京為重各邊次之自永樂以來定鼎燕都其後供給之大京師為重南京次之而各邊又次之然洪武年間供給南京止於湖廣江西浙江應天寧國太平及蘇松常鎮等處供給各邊止於山西陝西及河南山東北直隸等處而已今天下司府州除陝西山西雲南貴州廣東廣西福建四川八布政司除慶係安插殺糧俱本處存留起運邊方備用內福建廣東止有起運京庫折糧銀兩其湖廣江西浙江蘇松常鎮廬鳳淮揚已供南京又供京師北直河南山東既供京師又供各邊則是昔之供億者一而今之供億者二昔之常賦甚簡而今之常賦甚繁然不特常賦之類而以正統以前國家用儉故凡百輸納皆不出常額之外自景泰至今供用日盛科需日增有司應上之求不

浮已往往於額外加征派納如河南山東等處之添
納邊粮浙江雲廣等處之添買香蠟皆先年所無者
餘是觀之則知今日國用之乏民力之窮誠為可憂
也雖然所可憂者不過據已往之用計近日之費耳
若計近日之用以逆將來之費又有可憂者焉今大
倉無數年之積而冗食日加於前內帑缺見年之用
而給費日何於後征需已極而郡縣旱潦不時輸送
已窮而邊方請給不已頃浚膽前朝不謀夕萬一他
日河流少阻漕運遲悞邊郡有警軍餉空虛則京儲

歲入三百七十萬之數固難猝至邊餉四百萬兩之
銀亦難繼集後加數千里之水旱通行賑貸連十數
萬之軍旅皆歆餉給是時歛賦之民而民苦已極欲
假之官而官帑已虛不知又將何所取給哉所謂又
可憂者此也臣猥以菲才叨司國計值今天下倉庫
空虛軍民疲憊晝夜思惟纂無所施乞勅重臣公同
計議京通粮儲支費日增如何節之使不濫費太倉
銀庫耗損日滋如何制之使得充實內庫告乏累取
天下銀兩以給之然隨給隨缺何以得減省而民困

方蘇各邊方軍儲如何調度使小民少免轉輸之苦
各運司鹽課如何撙節使邊方得備倉卒之用椂米
莊田如何處置可以應無已之求馬房草料如何經
畫可以省無窮之費速香黃蠟以何年為中制可行
而不濫取布疋收受以何例為准則可守而不害民
河南山西存留粮之多少何以補助湖廣等處府丹
存留粮之足否何以查處以至天下災傷蠲免粮稅
又何以處分使有恤民之實通行議處庶於　聖政
有補而蒼生咸被其澤矣時豈大聲息甚亟需索供

億後值大喪婚相繼并內外及各　王府諸邊賞賜
費用不貲悉心經畫緩急以濟太監苗逵等征虜無
故日費動逾千金文舉劾追究羽流幻術封還節鹽
帑物咸晙中貴占奪和買民田及舉正富占引鹽乞
封織造皆事干權倖怨謗叢集人為危之文裕如也
武宗初即位青宮舊內侍劉瑾等日導　上大馬鷹
兎舞唱角抵廢萬幾時號八虎文每退朝對屬吏言
輒泣恨不能正會承運庫內官差往南京織造奏討
長蘆官鹽載至南京變價買辦織造文典司官李蘂

陽等議曰今新政之初決不可准蓋課織造於是再
執奏竟得半給價文追痛　孝宗深以宗社為憂夢
陽因說文云公大臣也義共國休戚徒泣何益文曰
對安出夢陽曰此言官章入交劾諸內侍章下閣閣
老持劾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死爭閣老又
得諸大臣爭持劾章必益堅去瑾輩易耳文捋鬚昂
眉聳然改容曰善即事弗濟吾年足死不死不足以
報國遂夢陽具疏文曰是不可文文　上弗省也亦
不可多多覺弗竟也明日早朝因密叩閣老閣老許

之倡諸大臣諸大臣又皆應曰諾文退上疏曰臣等
伏罪股栗值　主少國疑瞻前顧後心焉如割中夜
起嘆臨食而泣者屢矣近歲朝政日非秋來視朝漸
晚仰視　聖容日就清癯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
張永羅祥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巧偽淫蕩　上心
擊毬走馬放鷹逐犬戎非優雜劇錯陳於前至導萬
乘與外人交易狎暱媟褻無復禮體日遊不足夜以
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
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切緣此等

識大錄

細人准知蠱惑　君上以便己行私不思皇皇帝業
在　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起居失
節雖將此輩虀粉臨何補於事昔　高皇帝艱
難百戰取有四海列聖繼承傳之　先帝臨崩顧命
之語　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群小置之左右累聖
德乎今馬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不治將來無所忌
憚為患非細伏望奮乾斷割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
僚將馬永成等明正典刑以回天變洩神人之憤潛
消亂階以保靈長之業疏入　上驚泣不食瑾等大

懼閣臣持之益堅明日忽召諸大臣入諸大臣皆惴
惴吏部尚書許進咎文曰公疏言何文故不應投履
徐行全吏部侍郎王鏊詣閣候閣臣探動靜閣臣劉
健語鏊曰事且十成七八諸公第堅持至左順門太
監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旨問諸先生諸先生言良
是無非愛君憂國者第奴儕事　上久不忘即置之
法幸少寬之　上自處也衆懼莫敢出語答榮而文
曰此疏本出公公云何文曰今海內民窮盜起水旱
頻仍天變日增文等備員卿佐靡所匡救　上始踐

祚日棄萬幾遊晏無度狎暱群小丈昔何忍無言榮哂曰而疏備矣　上非不知第欲寬之耳諸大臣遂旅退鳌前謂榮曰設　上不聽奈何榮曰榮須有畏鐵耶敢壞國事是日瑾寺益窘自求去南京安置閣議堅持猶不肯下其夜瑾寺繞　上前號訴擊顙伏哭竟四　上意立詔瑾入司礼監瑾因矯詔奪文官二子士聪士奇啓削籍仍遣邏卒伺於途文乘一驢每宿野店邏卒無所得而去又矯詔逮文詔獄欲殺之會有投匿名書者事不果坐贖米前後三千石破

文家瑾誅復官致仕　世宗即位群臣交薦加太子太子太保賜誥存問有曰起先彥博於九袠之餘人心攸屬繼韓魏公於百代之後家慶彌長文清心寡慾凝厚雍粹又奮勵克養識量益弘在諫垣時不立異於物無所於爭而論事侃侃等諸心休量諸事爲政理當否物勢便戾因革所宜蓋有人不能言獨言之者歷大藩以至中丞少宰司馬司徒廊犬邀求莊簡而凝重休休然其容抑抑然損親賢而下善以論皆遠猷審求奠罔黙化潛運収手其無形而天下陰

受其賜蓋有人不能行獨行之者當其時與司馬劉大夏都憲張敷華稱弘治大君子禮部請謚有曰忠同寮子而竟保其身光似武公而不知於學因謚曰忠定國朝文臣謚忠定者先是惟蹇義一人義厚重博大爲當代名臣文德量概與之同而得位行志則利若義之顯且久也至論其嫉惡之嚴任事之勇義亦無能勝之

屠勲

屠勲字元勲浙江平湖人舉成化己丑進士授工部都水主事分司清江浦督修造運舟時康東公通融物力未幾百廢具興武廸詩驛亭以美其事御史張鵬季裕王恕交章薦之滿考改刑部歷員外郎郎中所處皆劇曹剖决如流而手未嘗釋卷嘗曰士當遇書不讀無事不究其自勵如此故所至皆著能績尤為尚書林聰所倚信北夫獄有疑及事干權近者必舉以屬勲勲嘗宿獄中細詢諸囚情狀得其無辜者若干人勲不敢自以為功密疏其事以白聰後過朝審聰摘其語以訊諸囚無不服者釋冤抑十餘人一時輦下咸頌尚書之明勲復請曰輦轂之下尚多冤民四海之廣兆民之衆豈無枉者宜五年差一減刑官覈實其罪而平反之聰為奏允其議京師無賴子曰李勝者結偵事官校誘其主之子福為私緣而發其事蓋將欲其產也獄成福減死戍邊衆知其冤而莫敢問聰密以咨勲勲毅然曰刑將以弼教也尚何顧慮其卷為直之以福之罪罪勝而歸其所有都事

林甲倚中人構訟歲互不可解部侍郎曰非屠君莫能辨也勲覈實奏上有

旨下錦衣衛覆鞫盡其人猾訟搆勲然卒從勲奏奸黨皆得罪至於勘吉安之酷吏辯大同之冤獄典刑以正公論以伸而直声勁氣隱然於朝著矣甲辰陞南京大理寺丞在公卿間年最少而風采凝峻識論州止雖素崛强號不下人者皆斂衽致服焉弘治辛亥擢大理左少卿始至上言十事多見采納若暑月疏决因徒兩京一体五歲一遣官審錄州郡刑獄著為定令漳州温文進作亂

朝廷愛之勲奉命往視梟其首惡而散其黨與一方帖然是夏吉旱訖事而偕閩人稱之甲寅擢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等府兼整飭邊備勲常以京城近輔役重賦煩彫敝已甚而宛平大興二縣所故庫夫壇戶墻夫羊水瓜戶等役動以數千計昌平縣在諸陵下供億浩穰而計丁養馬與諸縣等尤為繁重乃條上臣畫倍加存撫人以密雲孤懸有警救援不相及潮河川積為漫衍守戍為艱黃花鎮拱護　諸陵而守備卑弱奏分薊州為中路以密雲建昌為東西

二路使互相策應於湖河川作捨城虎落且砌石布蒺藜鑿坑窖而於其內柴石為城落育人馬於黃花鎮增置營壘及戍卒若干人三路既分湖河黃花皆有備由是兵勢聯絡賊不敢犯熊兒峪有奇操騎兵營去水十餘里鑿井數丈皆堅石焉曰止一歃水至用十錢坐此困獎猪圈頭關地平衍不當阨要每春夏兩水汎溢營壁傾圮調隣路修築兵人苦益甚至嘆曰無水而安營捨要地而屯阻洳皆兵之忌也乃奏移寄操營於熊兒峪之南平谷移關於猪圈境外之南北水峪兵既浮水人有出境耕稼之利歲省辛戍數百人軍中歌焉寶坻白龍港出銀魚歲以供薦中官秉勢需索民不堪命麻峪山在極邊而出銀礦鎮守以密旨索之勲力言其不可有 旨戒約取魚者而礦事卒不行民深德之丁巳轉刑部侍郎時壽寧侯與河間訟莊田而民亦以人命愬勲奏 詔覈實辦其輕罔而歸田於民且言食祿之家不當言利況母后毓聖之鄉而與民爭尺寸之地尤非所宜同事中官錦衣皆難之而勲奮不顧 上賜金綺以

褒其直人尤以為難丁內艱起復改左副都御史乙丑進右都御史正德初上郊祀耕田幸學三事援據經傳傅以時事歸其本於講學而以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一書為講學正心之要乞常以進講識者韙之丁卯拜刑部尚書時逆瑾用事乞奏請必先關白勲執不從曰若是不惟三尺法可以喜怒高下且無朝廷矣瑾啣之乃引疾求去加太子太保賜玉帶麟服乘傳歸丙子冬十月卒年六十九贈太保謚康僖子應頊應坤應埈俱進士

許進子詰

許進字季升號東崖河南靈寶人舉成化丙戌進士除浙江道御史出按甘肅劾然貪暴將吏數十人上下肅然岷州境接番羌頑民利其貨物潛結為姻婭致啓釁剽掠釀邊患進於西寧諸口增置堡寨調將分兵守之西遣番僧往諭利害嚴禁結姻邊徼遂安代還復按山東風裁益峻豪吏惕息多自引去時值歲歉進節財役均輸糴民不知災濟寧長淸諸閘役夫多冗食進汰去三千餘人以裕經費滿任還臺留給三法司奏牘雲南太監錢能貪黷無厭誅求煩擾為撫臣王恕所劾進奏罷其鎮守中貴人汪直妄功開釁遺禍邊圉御史強珍劾之直誣奏珍逮下詔獄進抗疏申救珍而劾直諸姦惡留中不出士大夫咸危之已而保首珍謫戍遼東進奪俸總兵李震鎮湖南有方士以術干之帝遣己得幸直因誣震亦就直為奏逮李氏百口至京訊錦衣官鍛鍊成獄　上疑其冤命都察院覆訊臺長以下咸畏直罔敢異同進獨具冤狀以聞　上覽其奏即赦李氏而戮方士子市旦棊校尉弗得妄繹於是真盜悉進乃令邏卒密詗其失久之亡所得竟以章疏字跡植進廷撻幾死出擢山東按察副使癸卯監臨鄉試廉知考官欲私一貴介厲聲詰曰天下公道賴盡惟此僅存耳若然是無事不壞也考官聞之人人悚惕莫敢徇私東昌有武弁子歸與所厚生遇飲於酒肆暮歸被殺而無首其家執生於官不勝拷掠輒自誣伏進察其冤私念必酒家殺之又意貪人得金必易貨忽通邑商人莫測其故至則驗閱私曆見酒家以厥後三日易布數匹一鞫即服出首於空瓮入以為神其他理冤發姦類若此丁未坐累徵下詔獄越兩月　上崩孝宗廉其無辜赦出之擢廣西按察使未幾召還拜僉都御史巡撫大同進至鎮經畫邊務條奏十餘事繕邊牆築墩堡罷無益冗官劾黜貪虐武弁寬恤軍民行均輸法開種引鹽芟薙弊蠹比及三年邊儲充實庚戌北虜小王子擁衆數萬駐塞外將入寇進偵知和番將士擾累守備周密烽火嚴警虜詗之夭憤遂稱欵初小王子與元判達兵而來及入貢則欲

携死刑偕行且欲於常數外增二百人朝廷弗許進言虜雖包藏禍心但既稱納款効誠意不可阻乃許之進後請發内帑銀二萬以供館穀之費邊人不擾遣虜使入進防範嚴密待遇厚所以臨視之甚整肅人以為得體武邑王聰沐完縱不撿進奏黜為庶人又劾鎮守太監石巖貪暴巖亦摭拾誣進朝廷凡再遣官勘問無實然心畏巖弗敢直也竟坐進擅用誅戮謫知兗州府甲寅陞陝西按察使尋用兵部尚書馬文升薦復拜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嘉峪之西有屬番曰哈密為我外藩成化間忠順王死無嗣王母攝位與土魯番構隙土魯番舉兵攻之破其國虜王母取金印而去久之番王死其子阿黑麻新立朝廷求聞封畏兀都督慎罕為忠順王納諸哈密至弘治初阿黑麻誘而殺之遣使入貢求為哈密王　上用馬文升議降璽書切責之阿黑麻即以城池金印來獻實欵我也朝廷信之乃求得安定王姪陝巴係其裔冊封護還之國踰年復為所虜阿黑麻遂僭稱可汗轄哈罕東諸衛遣其部酋牙蘭據哈密城牙蘭執饗

勇驁曾從者因不懾服其雄黠之徒反投之數以撓中國之術聲言朝廷若弗從所請則大舉兵取甘肅邊臣策無所出會北虜後虹冠掠甘涼中外震恐進至鎮條陳問奚以圖之進曰哈密事未易言也昔我太宗建立此國為慮最悉外連罕東赤斤苦峪諸衛使為屏蔽内連甘肅等衛使為應援若哈密有警則夷夏共救之此非為哈密為藩籬封爾土魯番去哈密千餘里中經黑風川等處俱無水草雖其人慣戰習兵使哈密有備諸番犄角我兵乘之豈難破哉王母之虜也實以哈密久安亡備土番來間襲之爾哈密既潰流亡者不能自歸一切仰我經略邊臣又不肯身任其事今渠暫寓苦峪蓄精養銳以圖恢復日月遷延愈久愈廢罕慎之封也兵威未加土番之情未服哈密之勢未振諸番之援未合苟簡為之能不取敗罕慎已死賊勢愈橫謂我兵不能遠制遂求為王以主哈密迨　天子震怒不勅切責則又佯歸城印以款我謀而其實主哈密之心無日不在也大臣急欲成功遽封陝巴而不思土番何畏而不再來哈

亟何恃而能充守輕信寡謀致有今日牙蘭恐其累
勝之威據有堅城内外連結大勢已定哈密三遭殘
破銳氣已盡近聞若峪道氏生理百出皆不顧逐是
豈有恢復之志哉其諸番衛則又封于土番之餘威
心懷疑貳蹤跡不定延獨欲以我兵與之千里爭鋒
誅死主王此訣兵之士所以為之束手而無策也衆
曰然則奈何進曰不襲斬牙蘭則天威不申而主番
終不知懼不懷來諸夷則聲援不合而我兵終不敵
出若結好北虜撫諭南羌叭赤斤諸番來一之心作

若峪道氏已餘之亂以羌攻羌佐以漢兵掩其不意
牙蘭可成擒也牙蘭既擒賊計阻塞然後綏和諸夷
伏之結為姻好分守要害以防報復　飭我兵聯絡
聲勢以為諸羌應援如是則土番進不能戰退無所
得力屈智窮納款有日矣乃以用兵方略奏聞　上
俞之未幾阿黑麻貽書罕東都督只克趣其從順否
則興師問罪只克得書驚懼來措馳詣肅州自狀進
曰事急矣無赤斤罕東是無哈密也無哈密甘肅受
禍矣乃諭以朝廷恩威善加撫慰厚賚而遣之仍使

人賚賞分賜諸衛諭之曰土番無道朝廷已調兵剋
期致討爾儕皆累朝有職臣子宜堅守臣節整兵以
待調發勿生異心自取滅亡若軍餉不足許爾來告
奏聞量給協濟事成朝廷自有陞賞諸番大喜咸請
效力自是羣心歸順而附土番之志絕矣進知諸番
已和復召若峪諸羌目宣布朝廷德意示以復化大
義羌人頓首泣下皆願效死進溫言勞之犒以羊酒
遣歸仍遣人巡視諸羌編加慰諭周其貧乏羌人靡
不感激思奮進又令撫夷官允通西羌人入貢者則

為言朝廷方有事於哈密有能傾心向化協力進取
者皆與結好厚加賞賜許其歲貢為國藩籬其迤北
虜使入貢亦皆以此意曉之頃之虜酋野乜克力來
輸款求于近邊貿易以為障蔽進聞于朝乞敕赤斤
罕東番羌事例一體羈縻　上從之又有小列禿者
充剌別部也住牧哈密之北因與哈密和親以其妹
女罕慎王番之黎罕慎也小列禿赦之土番并殺其
妹小列禿與土番結怨伏投者殺羊進乃因虜使把
之小列禿即遣使納款進大喜厚賞其使通阿黑麻

復遣人諭只充等趣降且令諒甘肅以自効又揚言
剋期大舉入寇衆愈憂懼道回弗憂小列秃請附吾
事濟矣阿黑麻不復能來也衆詢其故道曰小列秃
與野乜克力不同野乜克力之稱款也特欲竊利于
我、遠撫致之亦不過欲孤土番之勢再豈能仔其
乜力若小列秃則與土番世仇志在報復觀其此來
絕無掏利之言其情可知且其人精悍善戰若撫而
川之竟夏并進于蘭不足圖也今當遣人令其速發
以撓阿黑麻東向之計勿為渠所先則事集矣於是

移文諭只充等益堅臣節固守境土弗為所誘自取
後悔仍須慇飭各部人馬聯絡聲勢協力倚槩不許
自分彼此坐失事機復奏遣使賫幣賜小列秃宣布
朝廷威德深加獎勵俾同心協力共殄逆番興復哈
家以成不世之功及告以阿黑麻將欲東掠令其速
發遊敵毋先為人制小列秃大喜曰正圖撫此則復
有助者乎即糾合鄰夷及部下兵四千騎西擊土番
阿黑麻據之于乞台哈剌兀之地大敗而還死者數
百人小列秃亦中流矢死其子卜六阿歹收兵歸國

遣使來報進乃合僚屬議曰牙蘭遠守孤城其所持
者阿黑麻耳今已為小列秃所敗狼狽迯回東向之
謀猝難再舉此可乘之時也卜六阿歹御其殺父之
仇痛入骨髓若往宣諭使之提兵西向以斷土番援
路而我輕兵倍道掩之牙蘭可以成擒縱阿黑麻聞
之必不敢捨卜六阿歹而援牙蘭于哈密況野乜克
力精兵皆駐北邊亦足以相牽制而苦峪遺民與諸
番衛精銳几數千自撫輯以來咸感激思奮糾合而
往魁之必矣衆皆以深入為難進曰奇勳由險得不

入虎穴焉得虎子吾非貪功喜事特以土番叢爾小
醜敢肆侵侮如此天朝不能發一矢於關外何以威
示四夷矧諸番衛所以隱忍遷回而弗叛者望有此
舉若後中止彼將謂我專事羈絡終難倚附哀心改
圖他變生矣今我邊適無北虜之虞得以併力西嚮
失此機會後難再圖諸君其試思之衆猶有異議都
督劉寧屬聲曰許公言是也保為諸君破之議遂定
乃以狀聞　上俞之進於是移檄小列秃俾與野乜
克力也兵哈密土番之間以絕牙蘭援路簡番漢銳

卒五千餘人躬自督之出嘉峪關歷肅州赤斤苦峪深入二千里直抵哈密城雷瓚兵合勢進攻賊報意力拒戰久之氣稍衰我師譟而乘之鑿城為坎墀附而登賊遂崩潰斬首六十餘級手蘭乘千里馬宵遁餘賊退保大臺我師攻之不下遣問其故俘者言此皆哈密人為手蘭脅從非敢拒命恐并誅耳進聞之惻然急傳令禁止總戎大帥持不可進正色曰吾奉天子明命恢復哈密當務安輯妄殺一人尚恐遠人不服況殄脅從八百餘乎得城屠人其誰與守吾寧

無功為可逃德汝尚無嗣第從吾言天必錫爾佳兒不然吾劾汝矣總戎乃止仍遣官往諭之皆投拔來降進復加慰諭撫定居人振旅而還過苦峪遣留寓夷人歸國給牛種衣糧俾為生聚計令小列秃及野乜克力兩部常往收哈密之西以藩蔽之土魯番既不能逞越二載遂求通貢以陝巴及金印來歸哈密復興西鄙無警進之功也丙辰遷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壓華與欲嚴飭陝巡盧訪守令臧否軍民利病上下肅然藩臬出巡多應故事進著令凡巡歷所部府

期十日州縣期三日逐日自稽行過政績回則憑籍稽其勤惰於是守巡多留心民隱丁巳召為戶部侍郎抗直敢言遇事多所糾達會推大臣弗洽士論頗詆已詐之人以為佞宦進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既曰會推而乃隱默豈朝廷立法意也庚申北虜寇大同　上用廷議命進兼僉都御史提督宣大諸軍法令嚴峻痛抑權貴子弟近習不便搆為誹謗有一月坐料劾不公罷歸築室東崖遊息其中若無意於世者而廷臣論薦相屬累至四十八疏正德改元起

為兵部侍郎尋晉尚書提督京營進嚴最六軍清理原額役占諸與權貴請謁多執奏弗行初開經筵進上疏勸　上勤學問戒遊逸　上嘉納之公卿臺諫共劾群倖之罪必欲置諸重辟進獨謂此輩得漸疏斥足矣毋庸過激甘露黨錮之事可監也時不能用後丁卯之變卒如其言是年冬遷吏部尚書丁卯加太子少保進素留意人才及典銓衡釐正品類振拔淹滯取人先行檢節槩而後才藝裁抑奔競嚴杜請託顧是時倖門孔多而進理新墮國侵援百旬允纂

銓柄進持正不撓多所沮止瑾虐濫張惡正醜直窺
逐善類進委曲調劑甡甡得解旋復處以善地瑾播
詔欲革天下哲學悉臣進以哲學作養人才之本執
奏弗從事遂寢少宰負缺瑾欲以其私人補之進名
其人諳曰君年未邁秩已不早備貲而進奚志弗陟
六曹奈何結與援乞竟置弗推而別薦部貳之有才
望者凡六啟進終不從僚屬戒勸其稍屈進曰扶同
奏啟國有明法雖百舉弗敢番吾節乞復以王瓊名
上乃得俞旨瑾嘗與進同督京營殊敬慕進至是始

惡之戊辰考察外官瑾受賂飄欲留諸貪殘吏進持
不可瑾愈怒其黨焦芳亦以奸謟不遂御進與張綵
謀擠進而以劉宇代之相與比而傾進瑾雖疾進然
其行素高莫能中乞初進雅重周經羅泰二人皆海
內人望而為瑾所憎進嘗曰周伯常雍世隆不得進
用吾死不瞑矣數推轂之起經禮部尚書羅晉南京
戶部尚書經辭不赴泰爲以忤瑾罷瑾愈忿恚乃矯
旨責進欺罔薦用非人違越選法黜秩致仕尋除籍
為民怒猶未釋又摭他事將籍其家會逆瑾誅發覺不

果瑾誅復官致仕庚午八月有流火入宅而進卒殮
時空中有聲如雷壽七十有四贈太子太保嘉靖初
賜諡襄毅進器宇深沈賦性端亮歷官垂四十年冰
蘗之操始終一節士論謂其剛方正大縉紳鮮儔遼
功類韓琦明斷似包拯立朝大節毅然不屈如唐介
六所著有東崖集憲臺奏議平番始末行于世子詩
南戶部尚書贊大學士論兵部尚書
詩字廷綸號函谷自幼岐嶷不群機神爽朗父執咸
器之弘治己未舉進士第授戶科給事中抗直本職

不避權貴轉刑科右給事中正德初進秉銓衙詰例
避言路改翰林檢討奉命教習禮監官進風采疑重
迕瑾忌之欲詐納交以通私謁詰出入書堂絕跡瑾
門瑾大怒曰謂我不能制爾耶乃矯旨降全州判官
欲置之死詰歷瘴冒癘與蠻夷雜處挺挺無戚容竟
宜風土無恙居二載奔父喪歸終制則官情已泊如
矣其母屢趨之不出謂弟讚曰人出處道殊動嬰縲
性吾與人鮮合茲豈其時侍親優游任真自得足矣
法含醇居宏無性不可勉哉於是閉門掃軌潛修述

篤若將終身焉久之臺省交章言詔探賾研微見道
淵邃可備顧問不宜置之閒散有詔起為尚寶司丞
非厥昔也尋謝病歸 世宗踐阼復起為南京通政
司參議詔曰先帝在上鑒與思啓斯其時也乃起從
仕嘉靖丙戌命輔部博選文學之臣以充侍從詔設
篤政侍講學士充經筵講官進講多所剴切據經引
史古昔興衰治亂之跡如指諸掌 帝深嘉之復上
緝熙聖學四事一曰則圖書以明道原二曰主聖經
以求道是三曰辨諸仔以祛道惑四曰屏禨說以防
道害其餘尊經崇聖闢邪衛道無不至焉 帝以詔
留心理學孟加春注己丑擢太常寺卿掌國子監祭
酒事詔以道藝久頹風化弗振乃弘獎名節紬揶華
競以化世為士㮣尊德為學執諸生窘乏者周卹之
教職帝稱者奏罷之生徒感悅咸知問學飭行一時
成均肅然改觀先是文華殿有孔子塑像 帝欲徙
古號以木主詔乃以所著道統書上之 帝悅卿撤
其舊像主皇帝王八主南向周孔二主東西向諭詔
及諸輔臣曰朕奉先聖先師於此庶起敬慕以進志
於學卿等其因朕意因命各撰講章以進詔衍中庸
喜怒哀樂章入講 帝謂詔欲以一人之情通天下
之情所言良是辛卯 帝開講無逸殿宴幽風亭詔
與焉明日詔以無逸篇中宗受命數之講義以進謂
民者天之心天心不離乎民中宗以天命慶其身以
身治其民所謂欽崇天道永保天命也 帝善其說
壬辰擢吏部右侍郎特值朝覲詔門庭肅清人罔敢
以私謁嘗謂 官之失德寵賂彰也况干涉公事以
敗常慝乎乃具奏以戒諸司 帝從之復上疏乞休
帝弗允尋拜南京戶部尚書甲午二月卒于官年六
十而贈太子太保謚莊敏詔為人清慎無私與物以
誠雖議論激發而儀度宛綽士林重之所著有通鑑
綱目前編圖書管見太極圖論及函谷集若干卷

孫交

孫交湖廣鍾祥人初名岐御試舉入太學祭酒丘濬天見器重為更今名守志同成化辛丑舉進士除南京兵部車駕主事諳識已謁見三原王恕秉銓即薦陞稽勳員外郎進轉文選司郎中居吏部十有四年留意善類多所援引飭勵行人莫敢干私弘治辛酉遷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館 上遣經略黃花鎮諸邊盛親歷險要指畫方略增墻塹廣樹藝備虜騎不得馳突請罷邊衛榮炭折銀以蘇軍困餘衛學教授以訓武官子弟併條陳邊務數事皆見嘉納正德丙寅擢光祿寺卿時權倖橫溢交撙節總得免大費戊辰晉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時內外倉糾冒宦監漕卒亦困交上疏極論將裁其事已己巳轉吏部右侍郎逮瑾黜用陳起張綵為尚書忌張綵妄人無敢言交累閣平諸議授車為寢綵衛之調南吏部理綵誅進南京吏部尚書未幾召為戶部尚書嬖臣錢寧與諸倖臣請乞鹽引盤據遮討交拒止抗為憂勤初 上用言者議毀故妖僧繼曉永昌寺基為太平倉命交董治已而改賜倖臣朱德交上疏言積貯天下大命是地毀民居數百家費官銀十餘萬已傳聞四方昔田蚡盛請考工地益宅漢武尚怒不許德何人可輕畀此邀已雲南銀坑領于鎮守太監毒民御史請屬有司交言滇南夷方大利所興恐後遺患封之便諸沮抑推貢類此者衆是時燕齊河洛及三蜀之間大盜並起朝廷命將征討調度告急四方以災乞蠲免租糧截留運米京師四方之儲不得時繼交從容調停權輕重緩急務求濟事又因民貧欲急不忍摧肌竭髓可償歲額至官爵冒濫賜與無節非時宴遊無益齋醮修靡耗財之事終不能遏其所蔽因其所明乃歎曰胡為使民至此極也遂乞休歸隱九峰給事十年楊秉御史臣軒尹與南臺諫亟疏謂交人望不宜聽其去不報居無何 世宗繼統召為戶部尚書固辭不允乃起首論京通倉增置內臣太冗盡罷淸弁且以閫監預邦計非祖宗制乞一切割革責成戶部 上截其事着今勿增次論御馬監內臣宜遵祖訓身會皆收不宜臨晃輸納勿監宜令戶部通知焉

斂杜其侵耗上林苑監本以牧牲植蔬今內臣奪其地役其人百姓重困乞革去內臣歸地於民皆從之又請革廣東採珠內臣論安陸皇莊租課宜付有司不報大禮既定希合之徒上言請遷 獻皇帝陵交極論山陵事重武 太祖初欲遷 仁祖於鍾山慮泄靈氣而止具載皇陵碑今宜斷自宸衷允紛更私議悉勿聽竟寢交前後居戶部時值國用告急多方節裕尤慎于鹽法至若權宜輸粟唯生員入監一途執不肯行癸未交有疾 上遣醫視療命中使賜珍饍既愈上疏乞休有曰臣恐不獲生還漢如毛澄矣澄乞骸道卒 上聞惻然允其請手詔加太子太保令子錦修元侍歸有司時加存問月給食米歲給夫隸後賜鏹為道里費交謝辭不允戊子二月卒于家贈少保謚榮僖

王瓊

王瓊字德華山西太原縣人成化甲辰進士授工部屯田司主事弘治四年陞本司員外郎理易州廠六年晉都水司郎中治漕河九年改戶部陝西司郎中有治才留心國計凡舊卷條例悉錄之以備稽閱十二年陞山東右參政十四年守制十六年補河南左參政十八年陞河南右布政正德元年陞兩淮整理鹽法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二年取回改總督漕運未任陞戶部右侍郎三年改吏部宦瑾欲用瓊尚書許進不從互推皆不用卒用瓊已調南京吏部四年改南京戶部右侍郎丁憂六年起戶部右侍郎兼左僉都御史賑恤畿甸山東地方七年陞戶部左侍郎八年陞戶部尚書屢乞罷不許十年改兵部尚書御史高韶論瓊不稱詔諭瓊乞避位疏六上皆不許十一年以三乞罷不許加太子太保十二年以山西邊功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十一月以兩廣軍功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十四年以應州功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十五年十月轉吏部尚書十六年夏五月下御史獄論

戍綏德嘉靖六年以禮部侍郎桂萼爲七年起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陝西軍務十一年改吏部尚書是年七月卒國家都北漕河特重沿河郡置通判縣置丞各一員專任漕事總于都水司郎中歲久撫按時檄判丞無雜委漕務無專職並范瓊典漕務中勅判丞毋聽撫按檄漕政始肅先是河防埽草積數足瞭幾年量裁徵數草不積腐民不困徵斂年用並裁仍議軍徵十分之三折銀儲官帑積二年裁銀并萬有奇都御史議補軍糧瓊曰河漕重務費

缺孰供急徵之民民並病耗本給御史移防河木材革常合瓊檄縣官曰丞舁材回漕司供缺須時謂瓊識體浴漕三年凡漕河里步近遠閘坐丈尺漕舟木材之費考稽畫一著漕志繼漕治按志以稽不爽毫髮皆服瓊精練云瓊理鹽政時私鹽行官鹽壅蔽瓊檄清強官一人巡察滄瀛從運河而南伺私鹽捕之一人巡察襄鄉民貨鹽出境捕之一人巡察淮海鹽徒于百爲聚勤捕之鹽弊爲清乃議輸粟法議畫課中鹽之法議商人買餘鹽之法皆參行議者惜之瓊

在戶部於貨泉出入數目素熟練嘗著論謂國初制親王歲支祿米一萬石後因地方豐歉或有減支郡王將軍俱有常祿亦因民供有限悉減支一半本色一半折色其折色多不關支又如初封郡王歲支二千石以後襲封俱支一千石後亦有例初封郡王亦支一千石又加郡王生子多至二三十人者有之慶成王生七十子夫以十子論之一歲支米一萬五千石反多于親王祿米矣先年陝西慶府分封郡王俱于慶府一萬米内分撥并軍較亦于大府分出不知

彼時奏何事例又如鎮國等將軍十一二歲即請封稚祿米弘治十一年因災異禮部會官議修省事件郎中王綸由于諸大臣定議鎮國等將軍年及十五歲方准撥支祿米至今行之以民供論之則日益不給以宗室論之往往衣食不繼反不如庶民之家得自爲生計也又宗室犯罪降爲庶人者計口月給米石比之將軍中尉反得實惠宗室例又不得種田納糧商販營利而常祿不給日見其貧之不能存活矣又國初定制百官俸給皆支本色米石如知縣月支

米七石歲支米八十四石足養廉用度後改四品以
上三分本色七分折色五品以下四分本色六分折
色後又改在外官月支本色米二石其餘俱支折色
以鈔為則每米一石折鈔十五貫或二十貫每布一
疋折米二石京官折俸四五年不得一支外官通不
支俸祿之制果能守哉欲禁貪婪是以難也故在户
部于邦儲斂散酌盈濟縮不尚同亦不求異凡非常
之請有違成憲者執奏不易苟可以厚宗室利官民
者亦調停行之人服其心計邊帥乞糧草瓊屈指計

曰某倉峙糧幾何某倉峙草幾何各郡歲輸糧幾何
邊卒歲祿秋青草幾何用益饒也何重索邊帥驗服
不敢横乞瓊離兵部冠至瓊坐籌曰某大帥出某地
最祥帥出某地某由某路會師某由某地夾攻某賊
某關隘某防某奔竄某輸餉糧某犒師励又曰諸凡
未急之機主帥權宜從事入事先行後聞瓊策勝數
千里如見而頻復不膠泥故邊帥不窘衆易以集勛
武宗單騎巡邊朝士凜懍曰遠則漢高帝平城
近則土木可鑒之議嚴兵守京師瓊曰　上偶出遊

嚴兵如有急人以據國為詣禍立作兵內馳奏行在
命文武大臣守都門又嚴調將士列伏邊城大同遼
東延綏士馬皆集行在又請敕命大帥一人關閘河
間近保京師邊控森嚴又于大名武定權置兵備副
使三人鎮壓盜賊又撤蓟州都御史臧鳳保定都御
史李瓚嚴兵要害為犄角計又撤山東河北飭武事
又撤在京守備時聚奸宄是時未與出遊逾年無虞
駕京師至于邊服按堵如常瓊籌畫鎮定之功也禮
部建議建儲居守瓊曰斷議也古則有之我朝有

祖訓在衆熟然吏部侍郎王鴻儒曰遠謀也匪衷所
思耳武學士梁儲曰預建儲議邪謀也不可聽乃罷
議是時宸濠陰交倖臣來寧謀入寧世子司香太廟
朝臣陸五為頗儲執議于內瓊主議于外邪謀乃寢
湖州孝豐縣湯麻九反勢頗猖獗浙江巡按御史奏
請討之下兵部議瓊曰賁本人至部大言數之曰湯
麻九不過一毛賊耳本處差數十火夫縛之可也何
必奏擾欲朝廷發兵殊傷國體此御史不職考察即
當論罷笑賁本人回待瓊言時皆謂湖州江南畫死

朝廷不爲處分豈宜之度外耶倘賊勢蔓延猝不可撲滅本兵甚爲失策賊聞之恣意刦掠不設隄防先是戶部尚書秦金都御史許廷光在浙瓊即請敕廷光討之且授以方略廷光即命憲副彭某潛提民兵數千餘出其不意乘夜而往賊方擄掠回相聚酣飲兵適至即時擒斬無一人脫者使朝廷命將遣兵彼負固拒命淹頓日久不但勝負未可必縱勝而勞兵費財亦已甚矣至是人始服瓊之籌畫云初南贛鎮撫非人兇民羣聚爲盜焚刦州縣無遠近鼓尤凡在廣東閩廣接壤無非賊巢瓊薦王守仁巡撫其地及守仁請便宜行事衆笑爲迂闊不報瓊慨然曰朝廷此等大柄不與此人用又誰與哉覆議報可於是時已爲宸濠計矣既而太監畢真謀于近幸欲監其軍瓊奏以爲兵法最忌遙制若使南贛用兵而必待謀于省城鎮守斷乎不可惟省城有警則聽南贛兼應事亦寢南贛諸賊悉平詳守仁傳十四年正月守仁乞致仕當路素忌之欲從其請瓊力言不可從留之會福州三衛軍人進貴葉先保等作亂瓊

知江西寧藩恐反召主事應典曰此小事不足煩守仁但假此便宜敕書在彼于中以待他變耳爲我具一題稿既成具題敕守仁查處福州叛軍及給事中徐之鸞等疏宸濠不法事內閣楊廷和令兵部發兵鞫變瓊曰此不可泄近給事中孫懋議遣兵爲江西備留十日久弟如議行之廷和默然已而宸濠及南都告急人情洶洶有陰持兩端卜成敗爲從違不敢正名曰濠反者有云王守仁任敕其去留不可必者瓊會衆于左順門獨曰豎子素行不義倉卒造亂不足爲慮有王守仁在彼必成擒矣頃刻復十三疏詔削濠籍爲正賊名次請命將出師遣南京飭伯方壽祥防江都御史俞諫率淮兵翼南京戶部尚書王鴻儒主給餉王守仁率南贛兵繇臨吉都御史秦金率湖廣兵由荊瑞會南昌李充嗣鎮鎮江許廷光鎮浙江叢蘭鎮儀真慎防瓜州播傳檄諸路但有忠臣義士能倡旅擒反者封侯且令南京守備操江諸武職并五府掌印僉書即自陳取上裁務在得人以固根本詔悉從之其將佐爲某部主事入告瓊曰外間今

言若此而必堅持此議倘有不測滅族禍也盍別圖之瓊白王伯安我能保其無他且其才足辦此不久捷音至矣何多慮為不旬月守仁果擒濠既而江彬許泰忌驛北還將進伯爵下兵部曰應州之捷彬泰上勛進秩二級瓊曰左都督上無級地執不上議內閣擬勅吏部封彬平虜伯泰安邊伯凡軍功封爵伯錄兵部議請乃勅吏部非例也彬泰欲借兵部議為地瓊雖不能阻其封國法猶恃以存云辛巳春駕駐通州江彬擁邊兵環衛勢張甚召九卿往都下洶洶

喊云彬且謀逆召九卿往屠焉因行大事九卿無敢詣者瓊曰瓊備位大臣矣威咫尺敢不覲乎即日詣通州主事梁焯語霍韜曰江彬擁兵駐通州人心寒危獨王大司馬不畏人曰彬將掠奪九卿仰行大事大司馬亟佩印往與彬和同如魚水而彬卒不敢動不知何術也韜曰彬獨忌瓊邪謀可逞兵部尚書忌瓊將士故屬兵部大司馬往彬即邪謀將士不肯從太司馬居中陰制燕變倏將士望彬安得逞大臣制變忿發啟抑亟勇智合德者能為　武宗彌留閣臣

楊廷和已定計擒彬然彬所領邊兵數千為彬爪牙者皆勁卒也恐其倉卒為變計無所出因謀之于瓊曰當錄其扈從南巡之功令至通州聽賞於是邊兵盡出而彬遂成擒矣既而罷歸會土魯番侵擾甘肅起瓊總制陝西三邊軍務瓊督兵擊敗之先是撒馬兒罕天方國土魯番哈密四處夷人各遣使入貢未及廷獻而土魯番旋來寇邊故御史陳九疇議將吐魯番哈密貢四夷人羈留不出以觀其變迄今二年虜必來懷瓊乞請通行驗放出關仍宣諭番酋令其

改過自新用示柔服之德兵部覆議從之虜寇莊浪瓊分部諸將守要害遮擊之前後斬首十數級所獲戎馬夷器甚衆恭發虜復從紅城子入掠會三原主簿解賞軍銀布疋與之過遂被害都指揮袁英以守備不謹論死瓊上疏言莊浪東西二路虜衆夾居出沒麻定進之則望塵遠遁稍閒則來虞復來加以山路險巇峯拳閒發超迴無及故凡公差官舍經行客旅皆軍人防護乃採無虞袁英委守甫及十日方聞虜報已即出境進逆與生祀者不同况尋勇充登擢

鋒陷敵者未蒙寸帛之賞而變生意外防禦捕球者
逮以深文律之其于功罪之際易殊勸懲乞寬英罪
而録諸將之功臨陣亡者之家旌張文明死事之節
庶恩施博而遠人勸矣得旨復功人員会壇補賞陣
亡官軍厚恤之仍行巡按御史將所獲功次查勘明
覈奏聞其有隱匿失律情弊指實条究袁英所犯其
原情議奏定奪張文明給銀十兩以為營葬之資明
年套虜入寇統兵三萬出花馬池渠之斬首六十餘
級捷聞勅賜獎勅尋以功加太子太保琐又吉沙州

番酋帖木哥土巴敢戕朝罕來左衛屬番為哈密羽
翼貢肅藩鎮者也後以避王書者侵犯竄入肅州以
窮歸我勢不可絕今宜順其情諸部落內附者以其
半居白城山半居威虜城仍簡倩銳四百人每季百
人更番隨我軍操練令都督日羔剌統之既可以羈
縻虜衆亦可以和輯夷情其曲先叛將牙木蘭雖称
降而妻子尚在番中今棄之則不仁留之近地則非
使帖徙之遠界為宜　上曰然諸未盡事宜總制鎮
巡官仍熟計以聞牙木蘭情偽難測其徙置湖廣以

防他變使番情歸順哈密興復之日再行議處初土
魯番速壇滿速兒累求通貢尚書王憲遣貢還夷人
寫亦馬黑麻普哈力等五人往諭之不報至六年八
月普哈力一人偕其使馬黑麻虎力嫡翁諸閑搭貢
又潛令牙木蘭入寇牙木蘭不從乞降乃羈馬黑麻
虎力嫡翁等于肅州七年寫亦馬黑麻等三人來索
所羈貢使復令虎力納的兒入肅州標掠將擊彭濂
逐斬之瓊以所斬虜首示馬黑麻虎力嫡翁者以大
義因械之下獄至是始遣把提滿可等献還哈密城

池及前擄去人而欲索取牙木蘭馬黑麻虎力嫡翁
普哈力等因以邀賞且云若不從必大入寇瓊引諸
夷於階下諭以朝廷威令釋馬黑麻虎力嫡翁等令
赴京朝貢牙木蘭放非番類朝廷已安置他所矣其
哈密夷衆付故都督失拜烟答男米兒馬黑木管轄
之未幾速壇滿速兒復遣滿剌米來書詞頗遜瓊曰
賞犒之命與把提滿可等同回乃上疏言番酋求通
往復四年今始順服但夷情叵測亦卜剌盤據西
海大虜往牧近邻使設備不豫噬臍無及臣已悉討

防守失臣又以為蒙者番兵自與哈密為仇故不敢
其貢使還亙兩廣通以守臣失計東隙犯順故楚羈
留之今既許其通貢萬一不悛則當斬其使懸之藁
街傳示境外足以泄憤至欲脅求牙木蘭必不可與
若其再來納款惟當量為賞賚然此皆非臣敢專議
惟 上裁斷 上命兵部會官議奏瓊又上言臣聞
漢充國奉命西征曰願至金城圖上方略蓋百聞不
如一見閫外之事難以臆制遙度故也臣嘗觀都御
史唐澤御史劉濂議處哈密土魯番事宜皆覩身履

歷見真而議當可謂國是矣向已會奏而未見允行
哉今紛紛迄無定論其言曰今議土魯番占據哈密
一節有已然之迹有當然之理有必然之勢撫之以
恩而彼志益驕震之以武而我力先屈此已然之迹
也順則綏之而不為之釋備逆則禦之而不為之勞
師此當然之理也處置得宜則遠服而邇安處置失
宜則兵連而禍結此必然之勢也蓋兵不可以輕舉
勉來可以橫挑其大者有五焉我之軍額空存百無
一補而兵不足也四備望十有九荒而食不充一也

屢挫而怯久戍而疲我之銳氣未振長驅而入滿載
而還彼之逆焰方張二也我失兀剌之援而進無所
資彼合瓜州之力而退有所據三也河東臨洮諸府
甘肅之根本而傷夷未蘇關外赤斤諸衛甘肅之藩
籬而零落殆盡四也西南巢海上之虜防守難撤東
北梗山後之戎饋餉難通五也況哈密地界袋虎之
中今若大發兵糧遠冒險阻強驅亡命之部落復還
久失之封疆是送羊入虎口掣兵而歸則彼難獨
立留兵以守則我難久勞皆必危之道非自然之策

也竊謂莫危於戰莫安于守忠順王之紹封勢宜加
慎土魯番之求貢理可俯容索還城池存我繼絕之
名而漸圖興復宜諭莫長開彼效順之路而嚴加提
防選任將帥而責其成蒐補卒乘而養其銳專官運
粟河東以濟乏糴之急蔡氏廣屯塞下以濟足食之
源俟我無不修之備而彼有可乘之機然後惟所欲
為徐兀剌城瓜沙與哈密秩喉西域拱衛中華將無
不可矣若今日則非其時也臣等反覆斟酌擇等之
議知其精明時務深加嘆服乞勅兵部查照國是以

便奉行下兵部議尚書李承勛言唐澤原奏固深合
夷情但機不可先設變不可預圖用兵禦夷惟在隨
機應變要非畫一之法可以持循而世守也今弟令
甘肅鎮巡諸臣量度事勢從宜行之詔曰可初兵部
以土魯番變詐多端督撫官論奏先後抵牾請令瓊
審處且練兵積糧稍為征勦之計至是瓊上言制禦
西夷與北虜不同舜命禹班師誕敷文德七旬有苗
來格禹平水土西戎即敘亦之西戎燉煌即今土魯
番哈密沙州之地自漢以來悉通中國我朝自洪武
永樂通貢不絕臣願 皇上遠法舜禹敷德格苗近
守 祖宗懷柔遠人成法以罷兵息民為便若兵部
所言夷情變詐多端先後論奏牴牾皆未明悉此中
機宜且起送夷人每起不過正副二名保無他虞即
有變擒殺之無難臣今不敢別議疏入詔如瓊議行
先是陜西洮岷等處番夷若籠板兒等屢擁衆入寇
瓊會集兵衆諭以禍福諸番聽撫惟若籠板兒及喇
唧等族不從乃分兵攻破之若籠板兒二族焚其巢
穴剌即等族懷慴稽首聽命凡斬首三百六十餘級

撫降七十餘族獲牛羊以千百計捷聞 上嘉瓊功
降勑褒獎鎮撫以下賜銀幣有差瓊至陜西二年西
服土魯番率十國奉約來入貢北扞俺答經歲無烽
警民是諸番蕩平西陲無事河西四郡舊苦土魯番
侵暴但恐瓊去夷志復作咸詣撫按鎮守乞奏留於
是甘肅巡撫都御史唐澤巡按御史胡明善皆為具
奏留 上從之十年瓊奏計榆林東中二路大邊六
百五十六里當修者三百十里一邊六百五十七里
當修者二百四十八里因言二邊乃成化中余子俊
所修因山為險屯田多在其中其外大邊弘治中文
貴所修防護屯田中間率多平地築墻高厚不過二
丈可壞而入今當先修大邊毋得徒事補塞必使岸
塹深險墻垣高厚計用丁卒萬八千人乞發帑銀十
萬以今年計定明年二月興功兵部覆上請延綏鎮
巡等官如瓊所畫舉行報可先于寧夏花馬池延綏
定邊相接地方挑挖墻塹六十里防護鹽池以通鹽
利又擬于花馬池西北橫城堡一百六十里盡為挑
挖以免空隙又置下馬關門樓修邊墻一百八十餘

里起秋水堡至蘭州因地形勢挑壕塹八百餘百據
險以守邊人至今便之在西北修築花馬池一帶邊
墻命二指揮董其役二指揮甚効力邊墻甚堅功役
亦不甚費有羨餘二千餘兩持以白瓊瓊曰花馬池
一帶城墻寔西北要害汝能盡心了此一事瑣瑣之
物何足聞即以賞汝後北虜犯邊即遣二指揮提兵
禦之二人身先陷陣一人竟死于敵瓊每一巡邊雖
中火亦費百金求當折乾燒羊數頭凡物稱是瓊不
數觴盡撤與從官雖衆頭目亦沾及故西北一有警
則人人效命瓊又言總制設自弘治中專為套虜計
非欲其盡轄幾千里之邊務也今修理墻塹東南自
定邊營南山口北至黄河岸橫城延袤三百里俱高
深峻險各營官軍可畫地而守不必調集四鎮之兵
專事攻守亦不必轉輸入府之粟大困民力總制官
可罷如　祖宗防邊舊制令陝西延綏寧夏甘肅各
鎮巡官分守信地得以自專毋相牽制為便下兵部
議尚書王憲覆曰瓊據要修邊分兵防守誠為善計
但遇閣虜入套住牧　　南侵恐官軍單則權分各鎮

兵調集不便　上曰卿言良是三邊地廣虜情叵測
防守調遣事權必宜歸一總制官設如故瓊既入為
吏部會北虜入犯陝西花馬池鎮巡懼遽請兵蒙應
朝廷命九卿會議夲兵王憲以為必當發兵不然恐
失事機衆皆不敢異同獨瓊畫題曰吾意以為兵不
必發當別有疏即奏曰花馬池是臣在邊時所區畫
防守頗嚴虜必不能入縱入亦不過擄掠彼處自足
守禦不久自當退若遣京軍遠涉邊境道路疲勞未
必可用沿途騷擾害亦不細倘至彼而虜已退則徒
勞往返耳臣以為不發兵便然兵議寔本兵主之竟
發六千人命二遊擊將之以往至彰德未渡河已報
虜人出境矣一日入朝閣臣張孚敬與瓊遇孚敬手
頫瓊曰古人稱老成謀國公前日料敵如見亦甚奇
矣即于報捷本票旨賞瓊四表裏銀二千兩明年卒
于任贈大師謚恭襄瓊為人多端任數御物善結搢
紳往往陷于傾巧士亦以此少之

洪鍾

洪鍾字宣之浙江錢塘人舉成化乙未進士授刑部
主事詩習憲典時相繼為尚書者皆耆德宿望咸器
重礼信之委總諸司章奏擬議大獄取裁於鍾稍閒
暇起歷著郎中江西福建流賊甫定鍾承命往審處
之歸言福建之武平上杭清流永定江西之安遠龍
南廣東之程鄉平流移混雜習於鬬爭以武力相尚
是以易、鬬而亂譬若群豺虎而激怒欺其無相攫噬
雖矣直及其平時令有司多立社學以訓誨其弟子

銷其兵恐易之以詩書禮讓庶幾潛化其奸宄時以
為知本之論弘治己酉擢江西按察副使癸丑陞四
川按察使所在發奸擿伏無所撓避而聽決如流庭
無宿訟由是豪橫屏息自土官宣慰使皆懍、奉約
求安民世有馬湘恃力驕僭為地方患鍾從容畫策
去之請吏於朝遂以帖定遷福建左布政使戊午拜
副都御史巡撫順天整飭薊州諸邊備時朶顏虜勢
日猖獗鍾以邊備積地乃建議增築邊墻自山海關
界嶺口西北至密雲古北口黃花鎮直抵居庸延亘

千餘里繕濬城堡二百七十悉城沿邊諸縣官無浪
費而民不知勞自是緩急有賴又奏減防秋官兵六
千人歲省糗餉犒賞之費以數萬創建浮橋於通州
以利病涉嬰永平陶窑以息軍民橫役之苦奪民產
及收圍草場之入於權貴者而悉還之遠近大悅名
籍甚然權貴人之扼勢失利者數短鍾於　上遂
改雲南巡撫再改貴州頃之召還督理漕運正德丁
卯進右都御史戊辰拜南京刑部尚書己巳改北京
刑部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賜玉帶庚午

特令出總川陝湖河四省軍務時沔陽洞庭冰冠丘
仁楊清攻掠城邑其餘甚脫官軍屢失利鍾至以計
擒滅之藍五起蜀與鄢老人等聚衆往來寇暴川陝
間遠近騷動鍾涉歷險阻深入賊巢運謀設奇躬冒
矢石前後斬獲招降以十萬擒其渠酋二十八人露
布以聞土官楊友楊愛相仇激為變衆至三萬餘流
刼重慶保寧諸州縣鍾隨調兵勦平之復其故業朝
廷七降勅獎勵賜白金麒麟服進太子太保鍾辭不
獲則引年懇疏乞歸章七上始允之聖諭優獎賜馳

驛還仍進榮祿大夫鍾既歸築兩峯書院於西湖之
上自號兩峯居士日與朋舊徜徉詩酒以為樂如是
者十有一年嘉靖改元　詔進階特進光祿大夫柱
國賜玄纁羊酒遣有司勞問明年八月卒年八十有
一諡襄愍

陳金

陳金字汝礪號西軒湖廣應城人舉成化壬辰進士
解褐知棃源縣鋤強薙梗不少假貸邑有豪猾素持
官府短長畏金遠遁終其任不敢犯擢南臺御史弘
治初改北臺陞山西按察副使撫臣張亦華奏習增
解池鹽課以補宗藩歲祿屬金督之時河東荒歉竄
民逃徙者甚衆金發粟賑之遂皆來歸不半月鹽課
告完歲祿乃得無乏丙辰進貴州按察使開誠布信
以撫諸夷凡以事來訴者心為理之剖斷公明訴者
睦接未嘗辭勞甫半歲調雲南按察使送者遮道與
馬至不能行金揮之以扇父老吾欲留之既得扇相
向分持而泣久之始散戊午遷雲南左布政使竹子
箐夷叛金督兵勦平之庚申遂拜副都御史治本省
孟養為邊患數十年金遣人省諭即慴然改悔歸所
侵地遣頭目奉表入貢夷賊米魯福祐煽亂金合黔
貴兵討之元惡授首餘黨悉平滇池水溢渰沒官民
田金築堤障水疏瀹有法田没而復出者數十頃清
屯田馬政及歲造軍器累年積弊搜剔靡留甲子陞

南京戶部侍郎正德丙寅冬拜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時馬平獞大肆倡亂金提兵十三萬直抵其巢推滅之遂遣官者諭古田賊其首頑悪歸侵猺輸王賦如他州縣斷藤峽賊積久為梗金亦諭服之俾通江路無阻遏往來　朝廷嘉之賜名永通峽又命偏裨將兵莊羅傍積平悉從皆率衆歸款其素據險肆悪者聞之咸畏威怵惕不敢喘息以功進左都御史己巳春陞南京戶部尚書甫七月召為左都御史掌院事未上奔母喪歸時江西盜起寇越日熾辛未四月詔起金于家總制軍務金迫於戎事即日墨衰就道兼道至江西大發諸軍討賊兵力脆弱雖時小勝竟不能窺其巢穴乃檄調兩廣狼兵會勦仍揭示招撫脅從賊黨懼而來降者號曰新民官給皆產禁民弗得報仇用為鄉導與漢王兵協力分勦新民感激自効多籍以破賊壬申二月擣撫州東鄉賊巢撲滅之五月移兵勦南昌之桃源賊々潰分兵擊之所在多被擒戮餘黨悉降以脅從宥弗誅七月進兵駐饒州檄知府李承勛夜襲華林賊克之俘斬殆盡前後

俘首功二萬餘級諸賊悉平乃奏于東鄉桃源立縣撫治新民而於華林碼瑙等處分其寨壘寘巡檢司以控制之論功加太子少保蔭一子錦衣衛世襲百戶金乃疏乞終制許之乙亥起為右都御史加太子太保撫治兩廣金念兩廣久用兵人民困瘁不忍復以兵事累之乃請復鹽利開鹽冶佛山堡收稅以充軍興南雄民遺虛糧七千餘石每年責見戶賠償徵逋甚急金以太平橋稅歲入不下萬餘兩多入私門乃悉罷代納潮州諸縣民多流亡逋賦五千餘石均派王者亦以鹽利補之減省供費一意撫恤由是粵民始獲少甦海賊剽掠為邊患金提兵擊走之逸至外洋賊斬招撫及墮水死者二千餘人府江賊遘亂流毒不已金督兵分道進勦俘斬甚衆復蔭一子錦衣衛世百戶丁丑進少保兼太子太保左都御史召還掌院事金雖奉命就道而猶以府江賊患為慮奏欲移平樂守備官於昭平增撥民兵哨守而於沿江之地凡山勢險峻賊難踰越處則無事隄防其有可通賊徑或堆亂石以填塞之或斬大木以阻遏之至

稍平處則開掘泯阱斷其往來仍諭柳慶古田壯曾王兵數千人分耕沿江荒田官司各以行粮牛具種子給之俟荒田成熟罷給五七年後量輸租稅仍于其中擇其素有謀勇者為衆所推服者官司或設巡簡司令其分番往來哨守巡邏而民快弓兵始一切罷　上以金久督戎務熟知軍民利病銳欲行之格於衆論竟寢遺祇大以為恨辛巳夏請老致仕嘉靖戊子九月以疾卒年八十二贈太保金長身偉貌嚴重剛果明究法律練達政体事無大小所見既定自信不疑剸繁處劇從容酬應訟牒塡委剖決如流靡不周悉詳盡僚屬皆録以為式一時稱毅達者咸歸剔歷中外五十餘年毋茲一官必恪勤其職不少自逸晩以文臣兼武事馳驅戎馬間所在皆著茂績其在兩廣功尤偉焉

陸完

陸完字全卿長洲人少為諸生值閣數假　上命指奇賛江南勢頗張甚過蘇常廷叟諸生諸生饒擊之敎走完時實不與而儌者具其名於首諸生狀聞巡撫王恕列敎罪　上遠還完後舉進士而恕以吏部尚書監選見完曰是故擊閣人者耶擢為監察御史累遷至兵部右侍郎覇州民劉六劉七起群盗前後官捕之不勝少少行叔掠聚衆至數萬人　詔左都御史馬中錫討之中錫儒緩好名下數招撫六七果至陽若為就敎若兵遂撒六七與其黨楊虎齊彥名益縱賊馳哭中錫乃大悔　詔逮下獄庚戌乃拜完右都御史偕太監谷大用等往討之假節用軍興法得誅二千石以下完亲傳驅至臨清遣副總兵馮禎許泰遊擊將軍卻永襲楊虎于家門店龍化集太破之尋又屢裕裴子岩斬首二千俘首五十人諸路剪其黨又不下十計楊虎亦賊分為兩録裘城太行流扨入河南境若尤狼暴師回劉三趙風子衆號十三萬五千騎都御史彭澤咸寧侯仇鉞分捕河南賊澤

至則大陳軍容擐甲引見諸大校責以退縮頫軍正論行法建纛諸大校無不惕息惶恐頓首請自效良久乃釋遂鼓行前薄賊凡數十戰皆大破捷書以爲計越璲跳劉三戍于陣於是給事御史上書河南賊平陸完養寇自重下　詔切責完憂日夜督諸將徼賊而賊隨敗隨腦聚燒運艘掠臨清邳徐而下犯淮安又奔登州海套與完遇篙淺坡時宣大鐵騎及中王村官良家子悉集合圍賊大破之六七彥名獨挾驍勇三百騎潰圍出星馳掠河西務將北就遼鞭尼閒陰不得道度河南躪荊楚奪艘欣洲掠泊通之狼山寨完窮追截水陸道遇颶風覆溺賊舟六七先狼赴水死梟彥名斬首將六百俘三百溺水死若千餘還朝完澤俱加太子少保右都御史予世襲錦衣千戶完尋還兵部尚書又遷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先是完為江西按察使寧王宸重之時相召預曲宴併取金壺玉卮贈完且持其幣曰子自愛他日當繫之亡穀也完既入兵部王舉酒酹地曰全卿德我扎宪是寧獻王移國南昌單劇未給護衛兵王乃大遺完

金寶求復護衛完復書數王上章援祖訓為請遂與近習錢寧張忠等謀請於　上以南昌左衛與之後王反按浮狀下獄論戍籍其家　世宗即位末減戍南中

揚守陳

揚守陳字維新浙江鄞人其母方娠夢大星煌然入懷及生天庭有黑子七宛類北斗狀見者異之景泰庚午舉鄉試第一明年登進士第選入翰林為庶吉士得盡讀中秘書由是學益博未幾以父憂去繼丁祖父母喪在憂七年居廬讀禮有所得作禮記周禮儀禮私抄繼而旁讀群經悟先儒註釋不能無失者又作孝經大學中庸論孟尚書周易春秋私抄皆正其錯簡更定其章句其於諸儒之傳雖是之從附以己見有不合者雖濂洛關閩大儒之說不苟徇也天順丁丑服闋授翰林編修預修大明一統志尋被命授徒內侍省教規嚴肅雖素貴幸者皆凜然承教罔敢肆　憲宗初開經筵選為講官成化丙戌陞侍講英宗實錄成遷司經局洗馬守陳在講筵多所啟迪一日講書武城篇進曰虞書稱舜無為而治周書稱武王垂拱而天下治是則聖人之治皆不勞而佚也然後世人主有深居禁中委政內侍者乃召望夷之禍有高居無為肆情恣豔者乃啟祿山之變是何也

蓋舜之所以無為者由其封山濬川以至舉相去凶無一不盡其道武之所以垂拱者由其列爵分土以至崇德報功無一不究其心皆嘗憂勞而有為乃始佚樂而無為也後世人主則孟子所云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耳此聖狂治亂所以異惟　陛下留意時左右聽者悚然公卿侍講筵者退相語曰真講官也其它日進講因事開陳多此類甲辰還侍講學士預修宋元通鑑綱目書未成以母喪去　上念守陳啟沃歲久命禮部遣官諭祭蓋特恩寵之也服除還任　孝宗在春宮守陳日侍講讀以　文華大訓成晉少詹事仍兼侍講學士　孝宗嗣位還吏部侍郎時三原王恕為吏部尚書與守陳協心為政相得甚懽凡黜陟人才守陳於其人忠邪易險慮姦侃侃言之不以為嫌恕亦知其好惡無私率皆聽納故當時所用舍天下以為當弘治元年春守陳上疏請　上日御經筵及午朝聽政大略謂　陛下一日之間居文華殿之時多乾清宮之時少則心清理明聖德日隆矣　上優詔嘉納之修　憲宗實錄以守

陳為副總裁仍兼理部事守陳上章請解部事專史
職章再上皆不允已而嘗進者以許為宜詔諭大臣
君子不自安守陳嘆曰吾可久處此耶乃疏乞致仕
且曰吏部進退百官衆怨所集閣望如尚書王恕者
尚招人言況臣迂踈菲勝此任伏望放臣致仕俾養
痾林下以盡餘年 上不許命以吏部侍郎兼詹事
府兼史館供職如故守陳嘗言古人謂國可滅史不
可滅哉 太祖定天下即命儒臣撰元史 太宗靖
內惟其後史臣不紀建文君事遂使建文數年朝廷

政事及當時忠於所事者皆湮沒不傳及今采輯尚
可補 國史之缺 景皇帝已復位號而 英宗實
錄課目猶書郕戾王附是宜改正舊例群臣章疏留
中者雖有可傳皆不得書乞以留中之奏悉付史館
擇而書之草奏欲上以病不果識者深以為恨已而
果疏請老得致仕是年冬十月卒於家贈禮部尚書
謚文懿守陳性恬淡德量寬宏官五品十有六年泊
然自處未嘗求進權幸有重其賢欲援之者使所親
喻意守陳謝卻之謂其人曰吾猶嫠婦也守節三十

年今老矣豈白首而敗節耶嘗被命教內豎多為近
侍與守陳同事者率因之取寵貴而守陳獨無所資
藉惇學多識文詞淳雅有鏡川集行于世弟守阯南
吏部尚書從弟遂工部尚書守偶廣西布政使二子
茂元刑部侍郎茂仁四川按察使皆能濟美克世其
家茂元自有傳
守阯字維立少與兄相師友成化戊子舉鄉貢第三
戊戌試禮部第四 廷對第二授翰林編修九載秩
滿會其從兄守隨官御史為憸人李孜省所中謫官

官於外守阯亦還南京侍讀 孝宗踐祚召還京纂
修 憲宗實錄充經筵官實錄成進左春坊諭德乙
卯以閣臣舉擢翰林侍講學士掇庶吉士業丁巳充
會典副總裁戊午擢南京吏部侍郎壬戌以事至京
師時會典尚未就內閣請暫留守阯參總明年以書
成遷左侍郎加俸二級復舊任 武宗即位請老進
尚書致仕逆瑾竊政矯 詔奪所加秩瑾敗乃復一
日忽書數語於冊曰學文師韓吏部學道師程伊川
官同吏部二品壽過伊川二年文章可得而聞望道

而未之見困學勉行老而不倦守正疾邪至死不變越五日而卒年七十有七贈太子少保所著有碧川小稿及乾乾齋諸稿程朱文粹碧川詩集困學聞錄行於世文學論議隱然有文懿風履歷亦略似而舉解元為學士為少宰對署兩京翰院尤稱盛事、

楊守隨

楊守隨字維貞寧波鄞人成化二年進士授監察御史不應權貴人招權貴人化法獨按問之數言事時有欲抗吏部權者為例四方面官銓選俱令京堂推舉京堂缺必由內陞守隨抗言不可坐奪俸三月已劾奏僧繼曉直聞中外出巡按江西李孜省姦暴鄉里守隨舉按其罪當謫戍而孜省走京師結納中貴以左遷得倖守隨自江西憂歸服闋赴京孜省已為太常寺丞守隨即劾奏孜省贓罪不宜典郊廟百神之祀因改為上林苑監已而吏部擬晉南京大理少卿再擬大理丞皆為孜省阻格不用久之陞應天府丞尋以憂去服闋復除前任守論太監蔣琮陳祖生侵役湖壖地為田又漁于湖為御史孫紘所論下守隨勘悉繩以法時孜省益貴用事嘗假密旨得舉察百官守隨適入覲忽傳旨詰吏部守隨先後任何官者吏部對守隨以御史丞應天中道聞訃起復無缺添註管事　上曰既添註可調除之別任於是調為南寧知府而守隨從弟守阯為翰林編修并陞為南

京翰林侍讀致事錦竹秩滿無復陛南京者至以致
省播致政省誅陵應天府尹復爲蔣琮輩所搆謫虔
西參政五年不調稍遷廣西按察使尋進南京操江
都御史遷大理寺卿掌寺事太監李興盗皇陵木罪
當死劉瑾谷大用等屢以赤牘囑興事守隨峻知之
興謂其家人曰我有金四十萬留十萬養親以三十
萬脫我死何不可爲者守隨持與益急興卒以內降
免亡何中旨取戶部餘鹽四十萬充內廷別用戶部
尚書韓文率九卿廷諍中旨詰責是何大事遽爾晶

言守隨遂謂文曰天下事誠有大此者今閹官擅權
八虎相煽吾輩何含此耶文以是率衆伏闕請誅之
不克而閹臣劉健謝遷相繼致仕八虎並竟擅要守
隨復上　疏又覆論諸璫姦狀而斥逆瑾尤甚疏曰
臣聞之孟軻一正君而國定矣周穆王言頖左右前
後有位之士罔其不逮夫姦邪之進實累君德日滋
月潤至於廢政亂化禍且有不可勝言者况其機已
著其勢已成者乎今日之事臣不得不痛哭流涕爲
陛下極言之也臣伏覩　陛下春宮之時英明煥發

有過人之稟早夜嘗學有希聖之功親禮師儒有重
道之志辨別君子小人有不惑之明不近左右佞倖有
剛正之操天下臣民仰之以爲旦日太平之望而
先皇龍馭賓二三大臣至於寢閣傾命諄諄言猶在
耳　陛下嗣位之初率由舊典間出一二新政快洽
人心天下翕頌夫何數月以後左右近臣不能祇承
德意盡取先朝良法善政而更張之盡誣先朝近臣
碩輔而劉汰之天下嗷嗷莫措手足怨咨之氣致生
災變天鳴於上地動於下五星淩犯於霄中辰宿顯

現於本年彗星直穿於北斗太陽蝕來歲之首扶李
華季秋之月雷擊奉天殿吻雨壞留都皇墻古今罕
見之災交集數月之內　陛下獨不思其故乎今內
臣劉瑾馬永成谷大用張永高鳳丘聚羅祥魏彬等
八人各以姦險之性巧佞之才希意導諛誑上罔下
始爲循衆間伺隙終也至恣意肆情外人目爲八虎
而瑾尤甚　陛下獨與聚處馳逐又親信而愛護之
今日以逸遊荒樂之事導　陛下明日以諂佞承奉
之言諛　陛下或於西海擎鷹搏兎或於南城躡峻

識大錄

登高或胡服而招騎射或飾像以作亂妖禁内羅鼓音聞遠邇宮中火砲聲徹晝夜擬演操劇假降師巫術操尊卑陵夷賤貴孫卑騎而供執鞭之役列市肆而親商賈之事巧飾百技凱中 上心蘭室飽肆飫街楚語迹者日高未朝漏盡未寢豈其萬幾成無刻暇此數人者方且叨 皇上之親幸攬天下之威權恣行暴虐詐傳詔旨放逐大臣刑誅臺諫邀阻賞封贊惑 聖聽大開賄賂之門擅專賞罰之典傳奉官員衆至千百募招武勇厳及童嬰紫綬金貂盡與爪

識大錄

牙之士玉帶蟒衣濫授心腹之人或奏帶鹽引私爲興販或奏討地場大興土木或索取官庫或冒派織造義男贅婿受亦幸寵充牣禁庭叨冒增貂附己者增秩進官忤意者貶爵褫秩罪重厚賂反得陞遷功多無賄立見削奪内外臣僚惟趨瑾勢天下臣民惟畏瑾威向也二三大臣受顧托遺今亦有督交默附漏泄事情者矣向也南北群僚矢心痛恨今且有畫策主文依阿時勢者矣且其數易邊境武略之臣大吏各省鎮守之職志且何爲事最易見臣於前月會

識大錄

同府部院司公卿僚佐力陳其罪以俟聖裁中官傳旨擲免臣等俯伏至以死請逮及日旰方荷慮令臣等叱呼而退以爲必正典刑誅不數日乃蒙委使或操練團營或行事兩廠或僉書司禮或署掌印綬或総理御用要財機務之地政事根本之區倒持太阿受之以柄陽遠陰近名疏實親政柄一入其手姦邪益中其心令天下之怨方深事勢之危已甚而且大行殺戮大肆貪婪大輸財賦大啟征科庫藏竭於官財力匱于民武勇疲於邊上下咨嗟神人共憤而瑾

識大錄

心方恣瑾惡方稔以前擬今可今度後狀望 陛下獨斷乾剛明正典刑遠鑒延燾既往之懲毋使臣滔蕃武已覆之轍凡内官有在八虎名下及與相厚善者悉行放出别選廉慎端恪之人以備左右使令之役將君德自正治化自清瑾入不報而瑾銜之刺骨忍嚴徐傳旨與張數華同致仕凡大臣休致必面覲辞謝賜宴還家給禄米人夫一切不與守随退朝𧨸從入朝者昏亡去守随徒步長安道中僅有吏胥數人肩輿邀歸明日出張家灣僦車行瑾遣偵之無所

洊其明年復與張敷華同列奸黨又明年追論出河南民賦獄罰贖米千石上納宣府子茂元皆坐罷官又二年矯詔削秩追繳誥勅再罰米二百石又一年以浙江醫錄郎中恬食事覺有所奏釋死獄不當獄因省部人瑾復追論守道故掌大理時私庇其鄉人與覆奏罰米二百石勒為民恬覺及大理少卿亨評事富亦各罰百石守道常貰假貸方得完輸瑾誅升道交章論薦而瑾餘黨尚在復寢之已復原職致仕還所賚誥勅年八十五卒贈太子少保謚康簡守道

為人誠慤精綜數學其以御史驗賦大同推筭毫髮官吏有匿賦者或望風解去或繫頸就獄見天下諸司文卷不明請以三歲遣官照刷著為例云

楊茂元

楊茂元字志仁浙江鄞人自幼穎異殊常甫七歲過太僕卿錢進館見進誦繹經甚塞多笑之因試令讀之一二過即背長益穎悟其父守陳一以聖賢之學是訓學成登成化乙未進士授刑部主事練習法律以明慎聞歷員外郎遷山東按察司副使適河決張秋 上命都憲劉大夏治之繼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共董其役興銳事多不法茂元抗疏劾之首言治河之策次言水者陰象其應為後宮為夷狄請戒

飭后戚防禦邊寇取回興銳并命大夏自治又請罷取天下畫工仍革臨清鎮守事下廷臣會議如其言 上以太監總兵官不必取回但令從省禁革而已由是興銳憤恨圖以報復誣茂元妖言詔遣百戶胡節械繫如京山東民沿途遮節泣訴節亦泣擁莫可行：將濟河瀆河民亦然茂元慰諭以去及陛見跪而不伏 上益怒繫錦衣獄僉謂莫測節入見司禮諸中貴備言茂元深得民心且犯非其罪諸與決俱諸中貴為與之辭南北言官交章論救 上悉

其忠摘長沙同知後河治一如其策當時廷議謂三
事號與守陳講學聽政號賓相表裏而剴切過之蔵
數守陳有子茂元佐治長沙康炎有惠政其民懷之
立祠揭碣以頌越二載以疾乞歸遂絕意任進言官
論薦者無慮數十號癸亥起知安慶府不赴尋改守
伍符率僚屬諸生抵廬貢以大義不獲已止携二僕
以行時有多畢方為災白晝火起單民苦之茂元為
文以責城隍患即弭息歲大旱齋素徒步懇祈澍雨
大注任安慶甫二載修舉廢墜號稱大治其却塩稅

遂倡優奏減胡羊價銀及革天下抵課司之在州縣
者尤有裨於民課績異等陞廣西參政風采益厲上
官參峻參猛用譬鼓貽患地方　上命三府進兵討
之茂元率前哨擒參峻并其黨屬千餘人　詔二府
改設流官降參猛為平海衛千戶猛遂擁兵據治勢
甚猖獗茂元臨其境諭以禍福猛言不便遠遷故耳
茂元曰是不難即令魚窩等寨酋賊首致汝能偕兵
從討以功贖罪吾將奏請為爾免遷猛即叩頭願從
及平魚窩寨茂元奏免其遷況封黃文昌兄弟三人

識大録

為思明慮官兵討之不克都憲命茂元與總兵官相
機撫剿文昌闔之面縛乞降乃徙文昌而治其黨正
德初逆瑾用事茂元請老不報瑾遣御史孫迪查盤
廣西布政司庫各道咸致賂　金餽瑾茂元若罔聞
或諷言無千金惟免搜括之禍盍畚圖之對曰千金
之餽非盜官帑則剝民脂以此自救是畏無妄之災
而犯有名之律隨將益泼謂之智可乎已已吏部擬
陞江西右布政使瑾矯旨令致仕乃書寄其子曰昔
求之而不得今不求而得之喜可知矣即買舟歸明

年瑾誅起江西參政尋陞雲南布政使時征勦邛代
餽餉有方且查叙陽者給帑嚮理士心感激亡何疏
謝事弗允拜貴州巡撫僉都御史奉勅兼制四川兩
陽湖廣壯諸道以討草子坪五寨平頭烏雞等苗惡
城改南都察院副都御史既得咨以為兵粮已集事
貴神速若需交承必有悔矣乃駐扎湖貴中界遣將
募兵不一月惡悉奔潰茂元疑平民必有攙羅鋒鏑
者復息為之鷸得惟以鎮靜安集為心雖大監總兵
官而下亦罔越厥度比都憲至即移疾歸浙癸酉秋

晉南京兵部侍郎父之始赴任明年改刑部累辞不許丙子以疾卒於官年六十有七戊元倜儻有膽略見義當為毅然為之不顧少登高第濟膴仕人不見色喜中遭偃蹇屈下僚略無怨悔變胖烟々能久視烈日不眩間學宏博為詩文飄逸俊麗有麟洲存稿若干卷尤工書法都諫張弘謂其字畫遒勁雁特臨池之功抑亦正氣隨寓而見也時以為格論

陳選

陳選字士賢浙江臨海人自少端慤寡言潛修獨詣以古聖賢為志天順庚辰試禮部魁南宮濟得其文曰此古君子也真第一及相見而貌不揚濟曰吾聞荀卿云賢聖無相將無是乎授監察御史會修撰羅倫論大學士李賢起復謫官選抗疏直之倫雖不復而賢亦竟沮出按江西風紀大振布按長貳謁每易素服以入選曰此非憲綱体也人臣覲君服必視其品何獨服於御史前乎於是皆動色相戒不敢犯己

督學南畿念學者不修實行而競為浮詞取科第力欲变其故習拔士一以德行為本試卷明列諸生姓名不為糊封曰吾且不自信何以信於人邪以故至誠相臨無不感動條冠祭射儀令諸生以時肄之每按部既止學宮徐行審視周旋磬折弦歌籩豆古風郁然前後三載变色之言不施於衿佩而成就興起成化初遷河南僉兵副使尋改提學中州學者咸慶得師會偉奄汪直被命巡郡國都御史以下咸匍匐趨拜選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曰提學直愈怒

曰印提學事大於都御史印對曰提學非都御史比
但宗主斯文為世表率雖死不可屈節直見其詞氣
嚴正舉止安舒不可凡遂改容曰先生無公務相閒
自後不必來選徐步而出尋轉按察使政尚易簡釋
繁困除苛細凡諸宿弊一切罷去獨於贓吏不貸自
是官僚歛戢父老歡呼載道未幾奔母喪歸士民泣
送者數千人立生祠祀之服除擢廣東布政使時廣
南苦中人推剝選乃嚴條約罷和買減徭役為惠養
計會慶大水選具災傷狀不待報輒發粟賑之市舶

太監韋眷專恣掊尅勒富民供辦選奏減其數眷復
縱黨通番番禺知縣高瑤發其贓鉅萬都御史宋旻
不敢詰選獨移文獎瑤眷恣憾之番人馬力麻者貿
貨海口詭稱蘇門答剌國貢使眷利其珍奇將許焉
選發其偽逐之又有撒馬兒罕使臣泊六灣還國枉
道至廣謂將往滿剌加市俊猊入貢所過震驚選上
言此西域賈胡借以牟利耳使墮其術必為安南諸
夷笑不報眷知中官咸疾選乃誣以黨比高瑤和同
貪墨　上怒逮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巡按御史徐同

覈劾之二人畏眷不敢又具復賂選所黜吏張驂令
誣執之驂不從行等同眷執驂拷掠驂曰死即死耳
安敢以私憾滅公義誣正人也行等羅織無所得乃
誣選矯制發粟曲庇屬官論罪當徒奏入詔奪其官
逮錦衣遣之士民數萬人號泣遮留以衛士辟除乃
得出省城至南昌疾作卒於石亭寺時年五十八文
人張元禎殮以號絡或咎其薄元禎曰公平生清苦
殮以時服公志也張驂乃上言臣聞周公[illegible][illegible]而四
國之謗乃致上疑於其君曾參大賢而三至之言不

免近惑於其母豈成王之不明參母之不覩哉凡以
口能鑠金而毀可銷骨也竊見廣東布政使宋選少
秉正學夙抱孤忠守處群小之間獨立眾憎之地太
監韋眷通番毀露知縣高瑤按法持之選移文嘉獎
以激貪懦固監司之体也奈何宋旻徐同畏怯勢保
姦首鼠兩觀以致眷擅行朦聰汙衊清節熒惑　聖
明勅官李行承眷頤指鍛鍊成獄竟無左驗臣本小
吏以詿誤觸法為選罷黜是臣自取眷妄意臣必懷
選以厚賂啗臣令扶同陷選臣雖昏徒安敢欺昧心

衙頭例是非眷既知臣不可利誘乃嗾行苛遣臣於
理獄日拷掠身無完膚臣井死額夭終無異口行苛
乃依傍眷語文致其詞劾遷勘史不實擅便於倉曲
蔽屬官意閩報謝是毀共美為夏娠詬夷齊為盗跖
也頃年嶺外地震水溢漂民廬舍屬郡交諜報災老
弱引領待哺而撫按藩臬若罔聞知遷獨抱隠憂食
不下咽謂展轉行勘則民命垂絶所以便宜議賑志
在救民非有他也遷素剛正不堪屈辱乃為勘官凌
侮憤恚成疾旬日而殂李得事其執死不為醫療又
潛遣養子峇報遷次子峇以快其忿宵人嫉妬一至
於斯司寇之偽要在結　刑暴安取比輩為也夫遷
以節奉公擯羅遭擯居門萬里執掠其免臣以罪人
擯斥田野衆未自給百無所聞敢冒死披陳井心愚
僕著賊痛忠良之士銜屈抑之冤長號伏之奸為
聖明之累也奏入不報爭以他事罷眷鎮守弘治初
工部主事蕭田林沂疏雪其冤詔復官禮葬正德中
追贈光祿卿謚恭愍初遷倣范文正公置田百四十
畝祀先周族名思遠莊迫卒族人以遷家甚貧舉田

識大錄

還其子歛歛不可曰先人行義歛取而私之獨不愧
子人謂遷有子云

張悅

張悅字時敏別號定庵松江華亭人天順庚辰進士
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會讞太獄一以正己格物人
莫能欺成化己丑陞江西僉事政聲大著知悅者以
學行俱優薦陞兩浙學政凡行於身示諸人皆大公
至正之道人倫日用之常或有以士薦於悅果賢矣
雖賤貧所不遺苟不賢大官勢人交言之一不以為
意故兩浙之士皆歸服縉紳岩穴之賢咸以道學尊
稱之平生不輕毀譽人士其獲所譽者往往登高第

擢大魁拜卿相世以知言知人歸之兩轉而為四川
按察使丁丑憂終喪補湖廣以恕求情寬猷顯以平
反者衆甲辰進僉都御史丁未轉工部儹辦議憲宗
升遐興議山陵事　孝宗嗣登天寶在朝大臣相率
上疏欲去位悅獨不可曰更新之始正當竭忠報國
豈可以去言耶弘治戊申遷禮部侍郎己酉再遷吏
部天下愈推為一望癸丑大旱應制進言時政陳遵
舊章抑小民崇衰儉裁冗食等　罰數條多有德圖
治二疏　上皆嘉納之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憲

度清肅察屬協從出其門者皆風裁表表乙卯轉南
京吏部尚書慎選賢能上章論薦未幾　上以留都
地重政務繁殷必欲得人以摘要任在朝公卿咸以
悅才望老成薦改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悅宣布德意
恩威並行將帥悅從中外歛服悅嘗自謂未學軍旅
之事懇以衰病引疾求去不聽丁巳復以疾休致弗
果己未許前疏七奏　上始俞允加太子少保致仕
特降璽書有完名全節之褒戒行公卿大夫供張都
門外輿馬塞途觀者嘆羨壬戌冬十月卒年七十七

贈太子太保諡莊簡悅篤學力行居官恪慎守法以
不欺為本未嘗以恩怨利害動其心素性清約自庶
僚歷官宮保四十餘年始終一節為浙江提學初期
名拔士專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請托覬覦一不為
動嘗謂人曰古之聖賢凡所欲為至公無私故其事
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古遠矣竭其公忠猶恐不至
況復濟以私乎或有言善讀書不善居職者悅笑曰
此正不善讀書耳見風俗奢靡日甚嘗有言揭屏間
曰客至留饌儉約適情肴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

親不援飯雖大賓不宰牲雖直可久亦以安生

劉戩

劉戩字景元安福人成化乙未進士及第授翰林編脩進侍講弘治改元　命戩使交阯時交阯吞古城侵細句頗熾焉食惟其行戩彼　命即從兩僮乘肩輿道南寧直抵其境交人驚曰昔之使者皆航海來賜擔薇洋質重易哥今皇天人卿何其簡速也卻迎館候覘昔倍恭詒臣拜跪據　大明集禮受之不與交一語至之日領　詔明日宴畢遂行交王大恐曰一國生靈命懸天使覘全殊群象戩一不領既行復遣陪臣要於路期必致之戩書其初入閩詩曰歸裝若有閩南物一任閩神濁目吹以示之交人益敬悚初戩至交交地若炎暑其館伴進一象首扇戩出閱以其扇返之交王遣使人謝表有廷臣清白之語進右春坊右諭德踰年卒戩配胡氏早盲數請置媵室不聽臨終索紙書曰劉伶之婦既荷莊叟之歡如遺無一語及家事所著有晉軒集

吳寬

吳寬字原博長洲人生有異質未冠入郡庠嘗泛方務舉業寬獨博覽群籍為古文詞下筆已有老成風格屢試應天不利以歲貢貢入太學東海張汝弼見之曰天下亦有如是貢士也哉武功伯徐有貞高邁少許可折節與交曰館閣器也寬以屢舉不利絕意仕進不肯復應舉天台陳士賢以御史董學南畿以禮敦遣寬不得已入試名在第三成化壬辰會試第一入試　大廷又第一授翰林修撰選侍　孝宗于東宮九年進太子右諭德　孝宗即位以舊學進春坊左庶子預修　憲宗實錄成進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講學士久之學士程敏政以業免起復官爵所歷俸不入考寬曰少詹學士職與我同假則先官即日上疏請以印綬有言命寬仍掌之有同年薛元質恩在京遘疾還至其鄉晨夕視之恩死為服一月喪鄉人教官某死于京貧甚其子假貸於人寬聞之惻然亟命還所貸自出白金為賻衆皆樂助竟得以喪歸士論益多之擢吏部右侍郎尋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掌制誥仍侍　武宗於　東宮充會典副總裁會典成進禮部尚書兼學士修歷代通鑑纂要仍充副總裁寬素有古學及入翰林凡有作輒傳播中外位益高望益重學者稱為匏菴先生而不敢字每　東朝進講闡推詳明意存諷諫至理亂邪正之際未嘗不反覆為上誦之　武宗在　東宮學少閒率僚屬上疏曰竊惟　東宮講學自寒暑風雨朔望令節外一歲之中不過數月一日之內不過數刻況其間又多間斷人生八歲出就外傅居宿於外誠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庶民且然況有天下者乎借曰習讀於內終不若出就外傅親近端臣講明正道所得為多也建議者謂元儒吳澄出處不正不宜從祀孔子詔是議之寬曰從祀亦觀其有益於經傳否耳苟有稗經傳則揚雄馬融昔皆不廢今何獨得廢澄也　太皇太后將祔廟詔議其禮寬曰昔周祀后稷姜源營於別廟詩謂之閟宮魯桓公之母仲子不得祔廟春秋書考仲子之宮至宋始有西后並祔之說然豈後世所宜法哉　詔從之寬年甫七十數引疾求退屢詔

懿吾有學行聞望與論攸歸之褒歎閏月辛弘治甲
子七月乜訃聞　命有司治葬諭祭者四給驛舟遣
官護還特贈太子太保長子奭投中書舍人次子奐
補國學生容異教云寬好古力學至老不倦於權勢
棻利則退避如畏然在翰林時于所居之東治園亭
植蒔花木退朝執一卷日哦其中每良辰佳節為具
召客分題賦句為樂若不知有官者被遷宮僚人勸
色相賀寬獨蹙然曰吾何以當此任哉及日講內殿
乜世所榮而寬辭之至再至三當道見其誠不遂也

掌制誥文衆望其稱用當道忌之遲徊不進意寬亦
不能無少望寬曰吾初望不至此今廢此甚宜之甚
安之衆識為之冰釋及吏部尚書位缺中外皆屬寬
寬又固辭之端靖淵穆不溷溷為同屹屹為異士無
賢愚見者靡不歸心寬亦保合衆容不見吟嘯平生
不聞其有毀譽言之亦不見喜慍之色為文不事追
琢獨嚴體裁蘊藉簡淡理致悠長為詩用事渾然天
成不見痕迹洗著高壯洗近世尖新之習作書姿潤
中時出奇崛雅現摸於蘇多所自得

彭韶

彭韶字鳳儀福建莆田人舉天順丁丑進士除刑部主
事轉員外郎成化初張岐以壽寧侯兄夤緣得僉都
御史韶上言岐不可用已名故尚書王竑李秉侍郎
葉盛以副人望疏入忤旨下詔獄給事中毛弘等論
救得釋尋進廣東司郎中司隸繁劇聞事多涉貴近
豪戚皆挾挽沮韶屹然不為吐茹外戚冒賜額奪民
田勅韶即按頃畝韶至其定統田周視位歸上疏自
劾曰昔田文令馮驩收債于薛驩頓折券諭賜薛人

今真定田　祖宗以來許民開墾即為恒產不復增
科以勸力農往年韓太監廣寧侯屢奏畫民頻　先
皇明聖民間猶得安業乃今周彧又復強詞飾奏傷
民病國臣誠不忍復畝奪小民尺寸地附益貴戚又
違下詔獄言官交諭得釋也日貴戚又有請荒田者
上怒傾左右曰周或為彭韶所持今朕負朝論奈何
又以為請耶當是時何喬新與韶同官比部繇負
方並負重望庚寅擢副使按察四川進按察使請王
府莫祭停遣內臣及行人又劾雲南太監錢能冒貢

珍奇騷擾驛遞振綱肅紀濁風為之一變還廣東布
政使廉問疾苦蘇行興革挺身當怨恒欽事：不涉
屬民補吏以書工拙才遲敏為屬大小劇易之差寄
諸杜絕公堂宿垢潛剔殆盡鎮守內臣傾侃歲有進
貢之儀求索多方民不勝擾詔上言自古明王不貴
遠物廣東民力竭矣守臣以此事上為恭不知彤傷
國本為害又大市舶內臣韋眷請以均徭餘剩六十
戶隸舶司為造辦之需詔又疏其矯撓進奉私庇富
豪繳扎舊章妄開新法民閭力役更無曠丁籍上均

諡皇有餘戶又劾珠池監丞黄福扶捕禽鳥騷動雷
廉綿衣鎮撫梁海往來傳道輒掠貢儀水陸舟車飲
食帳幃百方攫索所過蕭然海太監芳之弟也芳恐
疏大悲會詔應詔陳言條上衡不克終四事　工不
擇芳索閒言詔每事輒逐名舉方命左班相左右以
謗大官　工直視不應芳誤伏地請罪乃調韶貴州
未數吏部尚書尹旻要薦詔才堪太用遂拜副都御
史代王恕巡撫江南治務鎮靜吏不敢欺而民宗其
皇弟明年召為大理卿坐星變論事過直道改舊摸

識大錄

巡撫順天　孝宗即位廷臣交薦名拜刑部侍郎會
浙江不靖勅詔巡視勅罷不職守臣誅其渠魁事遂
定戶部言鹽法沮壞復勅詔整理詔上言浙西溫利
倍浙東而浙東亭戶抑配尤甚宜定折價之輕重及
減溫處課額事竣還　朝激節俠流民閭：毫戶窮
苦狀以進還吏部左侍郎庚戌彗星見天津詔上疏
請正近侍填官爵厚根本減民錢其正近侍謂內臣
言輕重能為禍福今判源蓋出其手分例捐沿虚名
貲吏誰能語之凡章奏允而後下無復論奏是失政

体也有犯多從寬免有甚人死不問有論死辜原是
失刑柄也第宅服用踰制蓋祠請地非分之求曲允
無禁死而葬至與銀刑千兩望折其氣以服其心哉
務終於所司威福必求己出不言干朝　祖宗勤政
之典已師其意惟議紅邦急務如有大除除有大當
異有大邊報工程因犯於御前詳議可否不惟國是
定事体熟而群臣抑正優劣自辨　工嘉納之拜刑
部尚書要遠侯抑景總兵兩廣贓累鉅萬為都御史
秦紘所發詔械以法景挾戚畹於內倖擠紘詔就如

初竟不能奪會旱災言韶陳時政得失乙減去皇親昌國公墳塋工程及乙還正中官王萌苗逵高永之刑皆時所不敢言者左右及戚畹皆不悅大學士徐溥亦與韶不協韶乃引疾乞骸骨歸又明年卒年六十有六贈太子少保謚惠安都御史林俊上言韶正色立朝更先爲國史今之世無愧古人沒而易名宜如吳訥魏驥茶武等謚斯爲近之不知定議之時何取忠安之義舍大節細不副其生平之行不足以服中外之心請更謚不報韶爲人忠亮愨醇方不忤物廉不近名容止溫雅而嚴令不可犯專意清心致行好古學以省察爲造詣爲志人莫窺其際所著有送吾集名臣錄贊政訓天曹日錄秋臺錄北岳代行錄續斎陽志成都志共百餘卷行於世

黃紱

黃紱字用章河南封丘人屠屠乎越舉正統戊辰進士除行人遷南刑部員外郎進郎中公廉踐直遇事飈發即重忤時貴弗恤智巧所避輒數然任之人樂笑其愚而亦以是得名嘗推署部事諸參事之詢詢然猶其長也於時有譚千戶者大猾任俠善懂顯貴人怙勢擅甚奪民盧場爲訟無敢爲民直者紱論直之竟歸諸民擢四川參議進參政行部崇慶旋風忽起擁輿不得行紱曰汝寃氣耶姑散予爲爾圖之還州邪沐橋夢翌日清其因無驗乃禱諸城隍夜夢神若言州西寺云云紱因密訪州西四十里果有寺臨孔道而依山麓即率吏卒詣寺圍捕之一僧年少而狀甚獰惡詰之無牒以醋塗其頭髏洗之隱有巾痕紱曰是盜也乃鞫訊之遂盡暴其奸惡蓋寺僕有巨塘夜殺投宿人沉塘中衆共分囊貲有婦女則留而匿諸窖室中恣爲淫樂久矣紱悉按律殺之數其寺倉吏倚王親侵沒官糧巨萬王曲庇之紱弗顧竟按如法紱雖徙數司然善摘發奸伏威行部中嘗道

川東肯神今望風解印綬走扶滿遂逮為右布政使
蜀盜鄢然衆議勦之綬謂盜起於循前宜少寬恤因
奏罷建昌采礦而中使以方貢攬斂綬抗不從乃擠
調楚藩尋轉左布政使滋事埋殺威惠大行妖僧繼
曉還鄉勢焰灼人綬私謂諸公曰彼以妖術竊 上
遂獲殊寵今遊而歸鄉名為歸養實逃生耳乃令武
昌府錮之後堂陽尊禮之居無幾彼果敗擬送京師
伏誅綬在蜀嘗忤閹臣萬安〻銜之坐是久不還綬
亦連疏求罷皆弗允已乃擢副都御史巡撫延綏至

則劾將吏之貪殘不律者數人抵法於是謀才能察
幽隱聞疾苦飭厲墜申號令修戎器謹烽火嚴斥堠
邊政為肅疆埸無警又達覘形勢於諸要地增築堡
塢繕垣浚濠移置驛傳邊人賴之綬嘗行道中望見
瀕行飲馬婦片布遮下體乃俛首悲惻曰今健兒貧
至此我何面目臨其上乎亟令撫支三月餉邊軍衆
貪暴而延綏特著大臣名為巡撫健兒鎧衆欲死不
之間是綏人忠樸閩叛歎異不感泣願效死弘治庚
戌超拜南京户部尚書猪羨財賦內外積弊釐革蠹

遺踰年改左都御史掌南院嚴馭臺僑量能委任災
其差薄于庭曰事貴得人耳資勞次近豈立官意歟
時方南輸阿綬頗力振綱紀底綏截然海內瞻慕其
風采然綬居恒自念歷仕五朝垂五十載戇直寡
忤人獲名伏禍叵測又歲滿宜戒乃上章懇乞骸骨
致政未行遘疾卒年七十一綬賦性剛毅方嚴寡合
當官孤立直行己志而未酒少文不善聲譽嘗恥沉
俗故名譽實歸終悉取奏疏公牘毀之其闇然實行
若此

秦紘

秦紘字世纓山東單人舉景泰辛未進士授南道御史紘賦性耿直不畏強禦入臺七載以劾權璫降北黃驛丞御史陳綱薦知雄縣矜恤窮困如保赤子又以禁中官捕獵被延禍數不測民數千走擊登聞鼓訟冤得宥調府谷令歷知葭秦二州陞鞏昌知府所至以清惠得民心遂擢陝西參政禦虜有功坐事謫廣西成化戊戌超拜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破虜洪濠堡辛丑進副都御史移鎮陝西時秦府旗校肆橫軍民苦之紘悉擒治不少貸王弗能堪訐紘凌親藩　上怒逮繫詔獄遣內臣尚亨籍其家惟得黃絹一疋敝衣數事而已亨還言紘貧狀　上親閱其貲驚曰紘貧乃爾即嘉歎良久亟釋之賜鈔萬緡以旌其廉命巡撫河南中貴人汪直銜命出所至撫臣率降禮媚之紘獨與抗直素重紘弗較也而紘密疏直多帶旗校騷擾地方請禁治之直還京　上問諸省撫臣孰賢直獨歎紘焉能　上出紘疏示之直頓首伏罪益緒紘賢　上乃釋直弘治庚戌擢右都御史總制兩廣軍務土目岑欽叛紘督兵討之斬賊鵠鵝嶺欽竄匿泗城遂克田州又征南海黎及瀧水從山賊悉平之總兵安遠侯柳景怙勢恣橫貪暴不法紘飛章劾其罪狀逮下法司獄追贓鉅萬械繫為庶人景因賄緣壽寧侯得內降藏贓而摭他事誣紘亦被逮坐免臺諫交章論救吏部尚書王恕極言紘無直忠信乞召還以從民望　上是之勅改南京戶部尚書黃紱予留臺以紘代紱治事四年請老弗允又三年復懇請得致仕紘雖為上卿衙裏寒儉及歸治裝惟衣冠二篋他無一物天下聞而慕之辛酉虜犯固原守臣告急朝廷用王翺馬昂故事起紘戶部尚書兼副都御史總制陝西三邊軍務紘至鎮大修戎政整飭邊備繕城堡關隘萬四千一百餘所創崖敦塹三千七百餘里奏花馬池鹽課買馬開墾望城屯田軍用充裕人樂於戰守閫帥畏其威望不嚴而肅各思圖効以故虜入敝北疆場無大警在任三年邊功孔多獲首虜凡千餘級固原城市荒殘而民貧紘拓其外城奏置批驗所由是商賈流通公私兩利人民安堵

遂乞來歸甲子工章乞休不允加太子少保吾章總
制、呂逆部疏遂聽致仕明年九月卒年八十贈少保
謚襄敏紘為人剛方正直貞介絕俗歷官四十餘載
提兵南北位躋孤卿所居僅閑風雨妻挈菜羹麥飯
不改其舊沒世未幾子孫貧乏有弗克自存者逆瑾
專政或誣厥子晌有資鉅萬瑾喜即籍其家磬如也

戴珊

戴珊字廷珍江西浮梁人自幼端亮有大志明性理
之學務見於躬行天順甲申舉進士除監察御史廉
慎公勤風紀截然成化壬辰出督南畿學政時士習
頹靡多綠飾詩書以獵聲譽珊正身率之凡考試必
以文藝古雅識有請謁者遂不色拒而終亦無所撓
群士帖服罔有後言戊戌陞陝西按察副使仍督學
政、如南畿又修古聖賢祠墓增秩祀典德教風行
在陝父侍諸士如家人父子諸士亦愛慕不忘稱誦
至今甲辰進浙江按察使秉公嚴正務崇大體一時
僚寀分巡各道者人異其見性、用己意出入於法
珊虛心比之多所平反其於身無衆寡無大小俱中
矩矱識者稱其端靚雅飾不負軒輗云踰二年遷福
建右布政使轉左自奉儉約無他嗜好退居惟焚香
讀書而已於義利斡限尤嚴嶄不可渝故終任不持
閩中一物弘治己酉三原王恕秉銓素重珊賢薦為
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時鄖襄豪右多寇流聚為利
珊刻日令首罪民所闕田多匿稅畧償所費而料其

餘衆殺兵伍首魁當律法蜀盜鄢王剛猶聚衆是剿
起夔州新寧往來東鄉大寧大昌諸邑律行剿撫守
土者莫能禁遂入湖廣竹山竹路又擄漢中金州平
利西鄉諸邑縣凡五年守臣畏罪莫敢發珊請合四
川湖陝三省兵討之檄副使朱漢等分道並進賊聞
風奔潰諸軍追擊深入賊巢所向克捷誅其首惡縱
其餘黨千餘人事遂定辛亥召為刑部右侍郎尋尚
書何喬新彭韶俱以學行負時望掬與珊同心一德期
致歟以長我　國家於泰當之盛務洗冤抑凡正人

受禍者雖怵旨不避若大奸宿猾竝據不可動者苟
法所惟有憂請而已也丙辰晉南京刑部尚書留都
獄人奸法斂財是非珊據三尺宣幽達滯容歡人心
又推重擇定足為士類矣刑庚申召拜左都御史掌
院事益自檢律務持風紀雖簿書之細必推精覈
孝宗親鞫大獄諸司震懼珊從容應對時有所聞斷
天威頓霽　上知其清慎每延奏室接膝而咨至暮
刻引疾求退必　優詔璽書命醫賜食間有慰諭珊
不覺泣下　上亦為動容乙丑令白珊與兵書劉大

夏入對畢命中官出白金二錠以賜且面諭曰卿等
將去為茶果費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閉戶不與
人接見者如卿等雖開門延客誰復以賄賂通也朕
知卿等故有是賜且命不必朝謝恐公卿知之未免
各懷愧懼也珊屢以老疾求退　上不允一日私懇
於大夏曰珊老病子幼萬一客死京師奈何公受知
于　上獨不為我一言乎一日　上召大夏議事畢
因問珊近日何如大夏言珊有病累疏乞休出于至
情伏望　陛下憐而允之上著曰須敕卿來奏乎對

曰珊在告臣往視之彼恐微誠不能動聽令臣見
陛下日為代中達耳　上曰卿為朕挽與珊朕以天
下事推誠付託猶家人父子也太平未兆何忍捨朕
而歸乎大夏以告珊泣曰吾不得退矣乃力疾視事
未幾卒於官年六十有九贈太子太保謚恭簡珊德
性和粹頎耿耿不苟合而洞達無城府秉政守法不
為物撓而意常近厚祿仕四十餘年家無餘貲一意
官守雖位尊年高猶閱章牘晨入酉出窮寒暑不家
致歷中外所至有聲績學政尤者人至今道之不衰

也

熊繡

熊繡字汝明湖廣平遠人舉成化丙戌進士擇爲行人奉使楚府及巡禁四川茶課土官覡遺雖一扇弗受士論多之除監察御史立朝謇諤論議務持大體略苛細奉勅巡河風發丕振一日過廣平某吉借守一裘既而歸之守以鄉里故更製新裘遺繡繡辭以三不當受竟卻之已未巡按陝西發姦擿伏貪夫斂跡右布政使劉增賦進財寄棄官宵遁繡遣人追之急增遂遣子誣繡他事逮至京鞫証無驗增坐落

職增所覲當捨力主其獄滿繡清豐知縣陝民跡見於朝者數百人在縣律心民瘼均徭薄斂立法輕歲給之法常單騎巡行御杜胥爭其民户高下用貧而老死無依者悉爲儉葬一縣化之已已陝西大侵先予粥食遣鳳翔缺守惟其人吏部舉繡行之日民遮晉痛哭切失父母六月履任三日而雨是歲遂登未幾大治弘治庚戌陞山東參政進右布政使甲寅拜副都御史巡撫延綏操廉潔布蔵自奉儉廉有美不入私室盡心邊務威名大著叅贊三年不敢窺邊丁

已以毋憂去庚申起爲兵部侍郎繡性剛方清介與人寡合周威敢以私干尚書劉大夏沉毅重之凡邊情重務必與商確而後行常奉命清騰驤四衛勇士得其虛冒糧餉者幾萬人由是權貴皆銜之時　孝宗勵精圖治召二三大臣諮詢治理大夏洎右都御史戴珊尤被親近而繡與焉未幾　孝宗升遐衆嫉繡欲遠之擧爲右都御史出撫兩廣繡至鎭首征徭苗之負固者餘皆以恩撫之地方悉定舊例供應甚厚繡一切裁革日惟廩給數升而已正德丁卯逆瑾

用事遣使人踪跡繡其人歸嘆曰熊公廩給外無一毫過誤可指吾且柰何瑾竟不能害乃召爲南京掌院尋令致仕歸之日雖紙筆藥餌一無所取　朝廷以繡征賊有功賞賜金幣瑾輩愈怒乃以大同逋爛布豆爲繡巡撫時事罰米五百石責令親往輸繡至舊屬爭欲代輸繡皆力辭之自是家居閉門讀書不預人事生計蕭條俯仰益恬適乙亥閏四月卒年七十五臨終戒其孫勿乞恩卹勿行俗禮巡撫奏金爲請于朝贈南刑部尚書明年太僕少卿何孟春上疏

曰竊見故都御史熊繡事毋能孝事兄能友居貴能貧居常能儉歷中外四十餘年守法徇公推賢嫉惡不邀時譽不狃近功言無奏於屬垣行弗虧於顧影性平都御史戴珊張敷華今其門生屬吏子孫咸請易名主事張鳳翔九奇亦鄉人請卹其家　聖朝表勵清賢不吝恩需繡才節操履無讓珊等賜謚卹狀惟　宸衷矜允幸甚　詔謚繡曰莊簡命有司給其孫瑞米月一石

王儼

王儼子民望號明山湖廣華容人舉成化己丑進士
除工部都水主事理呂梁洪儼曰呂梁水急上下滿
輝居中石嵌截舟壞舟唯行乃相束岸峯二渠以引
其洪漕船貫舶利之轉刑部員外郎出知成都府守
儼素廉靜剛果嚴除異政疊出成都大治遭母喪去
官起復改守衛輝以治成都者治之課治行第一擢
河南右參政晉陝西右布政使弘治己未拜副都御
史巡撫山東入境即樹威聲慨然有澄清之志未幾

識大錄　王儼

高唐州揚秀才以戲侍與其友艾璫有忿隙而殺之
并殺其妻子三人璫兄剛往視為鄰里所執誣不能
辨州守狀鞠之其子繫官亦無以儼覆理疑焉一日
出旋風逆輿儼心動曰異哉指丘之怪也乃佯不理
使人按其蹤跡得揚秀才情狀捕鞫之獲亦於井獲
血衣於學宮遂伏誅自後奸猾震慴山東士民服儼
捷伏如神庚申晉戶部侍郎儼清忠譏亮終始不渝
史稱孝宗多所眷注崇王使民田叢事聞命儼
理之儼至河南悉歸地於民王辭不直上亦以威

而責儼羊酒朝士榮之壬戌進左侍郎成暁張廷齡
周壽恣勢凌人役奪民業儼劾之抗疏以聞上嘉
其直賜宴及賫鏹以寵乙丑上崩武宗嗣位
儼時以疾乞休未允及聞訃徹自矢曰吾受命孝
思使不早與沛然輔翼嗣皇顧以死為報言既悲慟
遂不復言去六月北虜恣逸遣師征討書命儼
督理糧餉儼與疾至宣府百方計處得粟數十萬石
以濟饑上號乙請：諸路屬糧趣各省邊課蓋糧
允行然諸抑推豪中官多備之而寅還京陳清邊地

識大錄

計邊餉虜寇場還貼堡四事皆納之尋以官寺盜擅
三疏乞休詔進秩乘傳還鄉居無何逆瑾恣橫凌
辱大臣儼聞曰吾屬不免矣乃戒家人束裝以待丁
卯給事中胡監驗大同倉粟朽腐因劾守臣瑾素惡
儼剛正誣為其罪令緹騎械繫至京會理官議出儼
戲掌　詔免歸瑾銜儼去常謝尋囑其故奏臧勇士
布事復令巡按御史逮之儼得檄即告祖廟攜二仆
并少子隨行至則下錦衣衛獄人或功儼曰瑾擅作
威福擊斷自恣吾公如是索賂吾儼曰吾無罪亦無

務守正以從死乞功者斷而止幽滯囹圄愈嚴刑部
讞獄非守典請輕其罪理怒諭旨成意象儀出獄乃
作書貽諸子曰吾平生居官不苟非干進也非求利
也將以受民報 主而又為拉指守正不阿非希寵
也非要譽也將以省愆寡過而及受戕賊是以泯為
可痛靜言思之歷仕四十餘年才行間人爵祿輸量
不能如蘧瑗之卷懷而卑受黃何之戮辱誠為有道
羞也爾諸子謹身約礼一遵家訓毋辱先人要以吾
為念掀 天王聖明吾罪不殊得骸骨以正首丘天

地之福祖宗之幸豫慨就道至戍所屛居僧舍遠之
募責日遣使存問不絶或有親遣錢不受女其朝鮮
陪臣入貢亦往候謁後徒定遼遼士夫日來省問詩
酒歡娛優游卒歲自分永訣生死禍福弗動也庚午
夏以封平安化津款儀始得歸理隙 詔復故官儀
乃焚香祝天曰吾以屢驅冒履隙之戒獲諸遠竄言
念祖宗綢然引領而望久矣今得生歸誠天地浩蕩
之恩何以職為吾拜而謝政浪名山之間日與偉偉
倘徉丘壑以樂餘年 世宗即位給事中邢寰御史

唐待論儀守正遇害應追偕録用 上特命有司以
礼存問亦殊典也甲申正月病卒遺命勿乞 恩典
終年八十有八

林瀚

林瀚字亨大號泉山閩縣人舉成化丙戌進士選翰林庶吉士進編修歷修撰春坊諭德三考會試一與鄉衛多得知名士弘治庚戌拜國子祭酒丙辰陞禮部侍郎掌祭酒事其典國學者十年教士嚴而有恩雖勢要子弟不得請託越次撥歷故事祭酒給假歲以百數瀚悉貯之請置公署及監中諸師儒寓舍乙未選吏部侍郎署部事而門無私謁繼晉南京吏部尚書以災異倡率部院諸臣敷陳時政明黜陟去冗官等十二事多見採納有御史自起按遼常下獄及二三儒生緣貴傳奉為中書者瀚上疏言御史當全風憲之体而中書宜杜倖進之門疏入忤旨遂乞致仕溫旨勉留會有考察京僚之命瀚遂自考不職乞先罷歸會仍京兆有四災異示戒止宜詢加修省警恭庶僚以回天意瀚遂不敢復肆而考察去留務合公論人無閒言既而復書重振本以回天變四事曰保固南京修飭皇儲撫綏百姓增進賢才以是四者為天下國家致治根本不可以不加重之正德改元改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又因災異會陳新政二十事其前二事勸　上法孝宗任大臣以為出治之本其後十事欲　上崇聖德修庶政廣言路以畫為治之道忠誠剴切抗言無忌未見施行而奸黨已側目矣又數與守備太監論事不協而各處內臣進貢過者欲多索快船以便其私瀚皆裁抑其數多致中傷逆瑾亂政嫉瀚尤甚南都諸臺諫以言事被逮眾皆畏避而瀚獨往臨送且欲為直其事瑾聞大怒勒令諸臣指瀚同黨而矯詔降為浙江參政致仕復指與大學士劉健等朋黨榜示天下瀚聞命即行略不介意及瑾誅諫御史交相薦謂瀚德尊望重不宜置散地乃復舊秩致仕而汪正又奏瀚冷落如瓖堵之儒詔賜役夫月廩正德乙卯秋九月卒年八十有六贈太子太保謚文安瀚寬弘大度與眾無忤而好賢樂善不害人過副使康伯獻寧孺公賤者即之不知其為貴顯者即之不知其為尊愚不肖者即之不知其為賢且智獨非意相干者即之始知其凜然不可犯也子庭㭿歷官工部尚書庭机南京禮部尚書庭机子

緣亦為南禮部尚書机與緣皆為祭酒緣慈仁孫孚敎誘後進孜孜不倦唯恐有忝祖德燦弟姪亦仕至工部尚書父子兄弟皆以文行著名一時海內艷羨推林氏云

王華

王華字德輝浙江餘姚人生之夕祖母夢其姑抱緋衣玉帶一童子授之曰婦事吾孝孫婦亦事汝孝吾與若祖正於上帝以此孫畀汝世世榮華無替故華生命以今名而名其兄曰榮符夢也華生而警敏始能言父口授以詩歌輒能成誦稍長讀書過目不忘六歲與群兒戲水濱見一客來濯足遺所提橐取視之數十金也度其必復來恐人持去以投水中坐守之少頃其人果號泣而至華迎謂曰求爾金耶為指其處其人喜以一鋌為謝卻弗受年十一從里師授業日異而月不同歲終里師無所施其教嘗與諸子弟讀書龍泉山寺寺故有妖物為祟寺僧復張皇其事諸生皆喪魄走歸華獨留居妖亦寢滅甫弱冠提學張時敏試其文與少傳謝遷相甲乙時敏並以狀元及第期之成化庚子舉鄉貢第二明年廷試果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弘治乙酉滿九載以父憂去服闋還右春坊諭德充日講官賜金帶四品服華在講筵音吐明暢詞多切直每以勤聖學戒逸豫親仁賢

速邦俊為功　孝宗嘉納為内侍李廣方貴幸進講
大學衍義至唐李輔國結張后表裏用事衆以涉嫌
欲諱之華剴然誦説無少避忌左右皆縮頸吐舌
上為聞之不厭罷講遣中官賜尚食　皇太子出閣
詔選正人輔導用端國本公卿多薦華自是日侍
東宮講讀眷賜加隆壬戌遷翰林學士食從四品祿
命授庶吉士業於大明會典為纂修官書成晉詹事
府少詹事兼學士掌院事與纂通鑑纂要遷禮部侍
郎仍兼日講正德初逆瑾竊柄士大夫重足而立華令

奔走其門求免禍華獨不往其子守仁為兵部主事
疏理罪忠大忤瑾詔廷杖竄之南荒將復修怨於華
尋知為撤時所聞名士意稍解間使人諷華一見且
柄用焉華竟弗往瑾益怒丁卯遷南京吏部尚書猶
以舊故致慰言謂不久當召奐必往謝華復不詣瑾
銜之遂摭拾禮部舊事誣為其罪傳旨勒令致仕既
而有以其同年友事誣毀之者人謂華當速白不然
且及罪華曰是焉能免我我何忍訐吾友逮守仁復
官京師閩士大夫論及此將欲辨於朝華馳書止之曰

汝將重吾過邪寧庶人反遠近震動時守仁撫治南
贛傳檄鄰境衆無討賊賊勢張甚有傳守仁遇害者
人謂華曰盍避諸華曰吾兒方舉大義吾避安之或
曰伯安既仇賊賊必陰使人行不利於公避之是也
華笑曰吾兒能棄家討賊吾何可先去以為民望
祖宗功澤在天下賊行且自覺吾為國大臣恨老矣
不能荷戈首敵即有不幸猶將與鄉里子弟共死此
城耳因使人趣郡縣宜急調兵糧為備禁訛言勿令
動搖人心鄉人竊視華晏然如常衆志亦稍稍定益

不旬月而守仁之捷報至矣　武宗南巡推奸巧
搆飛語陷守仁跡甚危衆慮禍且及家華傾然若
弗聞辛巳　世宗入嗣大統始下詔表揚守仁之功
封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
封華無階爵邑亦如之守仁以廷臣薦使道歸省適
華誕辰守仁捧觴為壽華蹙然曰吾父子乃得復相
見邪賊濠之亂皆以汝為死矣而不死以為事難辦
乎而平之然此伏　宗社神靈　朝廷威德豈汝一
書生所能辦此哉攜擯行禍機四發賴　武廟英明

保全今圖是既定吾父子之業拙矣然福者禍之基能無懼乎古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吾老矣得父子相保牖下孰與犯盈滿之戒實成功而毀全名者耶守仁泣曰謹受教譽自是日與姻黨置酒宴樂戲暮遘寒炙數齋成疾嘉靖壬午二月卒年七十有七屬纊時使者以部咨將新命至華尚能言趣諸子曰不可以吾疾廢禮宜急出迎既成禮瞑然而逝華性至孝在翰林時其父遘疾報至京當道以不日還官俾出史館命華臥并出日憂懼不知所為踰月訃至

慟絕幾殆卜葬穴湖山遂廬墓下墓故虎窟虎時群至不為害久且益馴人謂孝感比致仕母岑年近百歲華已逾七十猶朝夕為童子嬉戲以悦親左右扶掖不忘斯須去側母卒塊苦擗踊過毀致疾及葬徒跣數十里疾益甚竟以是不起處諸昆弟篤友愛祿食藏餘恒與共之視其子若己子氣質醇厚坦坦自信不立崖幅議論風生由衷而發識宏而守固百務紛沓應之如流至臨危疑震蕩衆披靡惶駭獨卓立毅然不為變學術醇正詩文取達意不雕刻為工而

自合經度所著有龍山稿垣南草堂稿禮經大義諸書集錄進講餘抄奇稿共四十六卷行于世學者稱為龍山先生

王鴻儒

王鴻儒字懋學南陽人也少奇頴工楷書覩屬為府史從治文書時金城段堅知南陽府見鴻儒書奇而問之吏以實對遂召見一試大驚乃留居府中授以尚書鴻儒因言張生景純為學刻苦堅又招景純授之毛詩兩人咸資稟良篤思致精吞傳通百氏而主本於六經成化癸卯鴻儒舉鄉試及第丙午景純舉第八於是南陽人服堅知人景純未仕而殁鴻儒登丁未進士由工部主事歷郎中弘治間出為按察副使督學山西表勵敦樸戒抑靡浮俗習為之一變臺臣屢存於朝時 上勵精求治物色賢儒一日諭尚書劉大夏曰藩臬中如王鴻儒他日可大用大夏對曰其人才行不易得誠如聖諭無何 孝宗升遐鴻儒悲悼致疾請告歸正德己巳起為國子祭酒未幾以守正忤逆瑾罷越三年復起為南京戶部右侍郎遷吏部左侍郎以銓族為己任崇獎實行不采虛名嘗曰惟仁與直能濟國事趨名者亦黜罰於杜援生民無益也尚書陸完素負才望而與宸濠通鴻儒為

識大錄

延緩王忠肅旻忠靖之賢可師法完意不悅遣鴻儒南戶部尚書以遠之時群邪擅權政門紛雜鴻儒痛憂飲泣雖在貴顯如囚蔦嘉會宸濠反鴻儒首徇主九江閣變遡流欲入豐昌約守臣起兵討賊又聞武宗南巡不勝憤懣遇秋七月疽發于背而卒諡文莊鴻儒秉心純正學有體要於書無所不讀而以窮理致用為主雖百家之異同亦必求其原而審其義之攸要故所得宏博學行交修互益其於六經沛如也喜觀史每以前代君臣之行事為案而已從中斷之者辯得失抑正上下殺千年如指諸掌尤明習國家故事自 祖宗用人數政及前輩立朝行己之詳皆能言之所著有凝齋集若干卷弟鴻漸字懋德鄉試復舉學一登進士累官山東右布政使亦馴雅多聞世稱宛郡二雄所著有清南集與凝齋集並傳南陽文獻之盛自王氏始

雍泰

雍泰字世隆陝西咸寧人舉成化乙丑進士除吳令吳瀆湖：張淪田數百頃泰為築堤函賜蓄泄吳人賴之名曰雍公堤民有亡妾者妾父訟夫殺吾女兩月匿尸湖中石下泰使人視尸處當近日乃訊父曰大盜殺汝女汝安知匿女於石下此又豈兩月尸耶必非汝真女汝假以旬路耳一拷而服同年進士過吳求衣綢不答察佐功之泰曰吾爲吳人父母剝其子以賂友於友何厚於子何薄吳人無大小皆懷之甲辰召爲監察御史吳俗令行皆鎖接船泰獨弗受民因以鎖乃寫至張家灣遣還吳人歌曰時苗晋積雍公足再既守御史揮劾不俾推貴褒揚不泳罪逮時戚寧伯王越與院事語覩舊曰妹避驄馬御史也初巡南城豪右斂跡聲震京師繼出按兩淮巡鹽且編撫臣以泰力過推要商民咸悅復奏留一年初泰至淮見丁貧而竄者幾二千人比及二年具與完室既去淮南人詠曰春邊撿索渾無愧海上遺民盡有家了却四千鬼女領春風解纜去朝天秋滿擢鳳陽知府尚書余子俊總制北邊辟爲山西兵備副使泰至大同汰使源振頑慢廣墩堡制兵車以禦胡自泰至不敢近邊千戶業英誣狀謀逆百人子俊會鎮守巡撫將坐實以聞泰曰人命至重惡可輕舉若出誣狀可謂實一奸致百良子俊悟從之至京果得誣狀救英百人俱免於是子俊有起率名質典明年從山西按察使綱紀肅然獄無冤鬱有診其子失養者泰詰治謂其子曰爾由襁褓何所食得至今日乃不顧父母之養私其妻子罪當誅厥父復號泣乞原曰愚民老且死僅有此兒一時怒不知至此泰始識諭而釋之其人卒爲孝子亡何以事接太原知府俱珍爲珍所訐奏逮繫詔獄左遷湖廣參政尋擢浙江右布政使時勢家蕃取私鹽鄉人效尤數至千輩盜竊橫行泰悉收勢家百人抵罪盜竊乃稍息弘治乙未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在鎮二歲邊儲晏然士無家室者或援兩淮例來訴泰胥爲之完娶數千餘人參將李傑不法部下狀其惡泰劾章且上傑跪堂下號泣乞受責以圖自新意泰必原之泰曰此亦軍四

法遣令將下獄之三軍股慄傑衛之次胥踏諸執政
執政其姻也遂唉言官劾泰擅辱將帥罷之退居韋
曲別墅不涉城市泰閒王出入溫泉駕過韋曲輒款
語移時嘗詩云肯與東山謝安石莫因高卧負蒼生
正德丁卯給事中潘鐸等交薦泰有敢死之節克亂
之才時逆瑾擅國自以與泰同鄉起為南京操江副
都御史泰累疏固辭弗允瑾威權赫奕鄉佐遷除例
皆厚賂行謝鄉人以喻泰泰曰進退在天吾奈我何
未幾陞南京戶部尚書又弗謝瑾怒遂矯詔令致仕

罰米千石易千束輸實宣府潘鐸諸人及前尚書馬
文升劉大夏數十人皆以薦泰罰米有差泰歸復居
韋曲旦夕焚香危坐食既則攜杖挈童徐步畎畝或
休諸樹下或濯清泉撫景自詠田父野老咨呼與譚
談緣論事惟不與有司相接正德甲戌十一月年八
十卒泰別號正誼學者稱正誼先生所著有奏議壹
五卷正誼菴詩集六卷

孫需

孫需字孚吉江西德興人舉成化壬辰進士除常州
推官徵拜南道監察御史風裁凜凜晉都督嚴憚之
遇事必極言無所諱避妖僧繼曉以左道蠱　上需
率同列手其罪請誅之雖遭重譴而愕愕之氣不挫
嘗奉命巡倉至中都鎮守中官欲謁者由旁門入且
以丈東武西搒於門需不入僅投一刺將擄其所搒
以階勸之中官懼戢陞四川按察司副使治象增決
滯獄明而不苛民訟冤所在爭赴贓吏或望風解印

綬去歷兩考當參課撫臣丘鼐疏昔治事明年以父
憂歸服除擢浙江按察使遷浙江左布政使諸宿弊
釐革殆盡吏無所售其奸先是尚書劉大夏為浙藩
左轄而需實繼之民為謠曰前劉後孫清德著聞弘
治壬戌拜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時河溢且齧汴城
民流移載道需議役以築堤而予之傭錢全出趨者
萬計隄成而飢腹飽公私便之群盜摽行命將領督
兵擒捕先後獲數十人復取其贓散州縣以為賑給
之費也若讞獄平賦鋤強植弱事事在念民所便不

便宜以次行罰無遺癸亥爲帖下河南取壯丁三千
米當上言耳目之玩不可勞民沙陽知縣馮恩忤宗
藩己有旨下撫按官會訊吾復逮赴詔獄當言令如
及汗殊戾舊法　上皆爲寢之居三年屬吏競劾民
視之如父母然鎮守中官劉卿與當水火卿剗民自
植當輒以法裁之有奸民違例赴卿狀愬牒者當撼
法配之荒齋卿嘗謊請曰卿不能學公之廉公盍捐
縱繩墨使卿得飲匀水以相安於此抑當心知卿必
害己亦不爲動卿日夜塗圖中當大臣之子有恃勢

識大錄

擅於其鄉者當亦裁以法於是卿計得行會陝西巡
撫缺遂調當補之蓋大臣亦不欲當久于汴也當去
汴汴人遮道攀留呼天而號曰何爲奪我公而他界
也至陝經略武備拊循士卒取責臣所私役復之舊
伍他省有輸粟助邊者皆令躬自輦送無吾邊諉亡
何以疾乞休弗允名還京時一上方命侍郎何鑑撫
災剝衰流民而卹傷其殲弊也乃改當提督撫治鄖
至以文告諭之領爲編氓者給牛種俾有常業領歸
故里者給儀遣之籍管內所得遺逃益數萬餘口大

以教化爲撫民急務乃興建學舍擇秀民聰穎具中
有暇則親往課之未數士習丕變應試者倍於疇昔
武當在境內先是國家諸祈禱費皆民辦當曰山有
香錢钜萬典守者輒私之是不可取爲享神之用抑
令有司籍記悉貯均州於是祈禱之費不擾於民正
德丁卯陞南京兵部侍郎榮王之國過金陵欲登城
一覽形勝當謂法不可擅登竟弗聽己巳陞南京禮
部尚書逆瑾專政以當不附己矯旨令致仕庚午瑾
敗復用春起爲南京工部尚書務蒼宿弊不欲以浮

識大錄

冗多耗民財先是諸營建給領料價率匠役專之莊
部事者或與爲市故群匠無所得而工不可遂完當
乃令匠役及群匠同領而均分之人人稱便歲省冗
費常數萬金癸酉冬改南京刑部尚書甲戌夏考最
遂改南京吏部尚書考察庶官諸所存黜悉之公論
無所私徇其黜者止坐微罪不忍以暴其斥之或曰
如此則彼將不服且得藉口自文當曰吾斯服彼之
心而公矣他何慮即文所黜有數人頗負時望聞者
始而疑焉既而服之果當然於是益服其明成東琉

疏陳修政弭災戒遊畋抑權倖諸事因懇請休致
上優詔允之需守法持正白首清風皭然不滓雖不
能發揚功名有赫赫之譽頃正德間大臣多捂克回
遹需獨以廉約終卒贈太子太保謚清簡

傅珪

傅珪字邦瑞保定清苑人舉成化丁未進士選翰林
庶吉士弘治中除編脩兼司經局校書纂修 大明
會典書成陞春坊左中允 武宗即位以舊學恩遷
左諭德兼侍讀逆瑾擅國以珪強毅方正欲推抑之
乃摘會典字訛降為修撰尋以 孝宗實錄成復陞
中允歷遷侍讀學士吏部左侍郎尚書楊一清掛秋
通覬珪而數之一清不能堪越七載乃遷禮部尚書
時諸司當瑾煽虐之餘事多因循廢弛珪既莅位飭

治振舉事無巨細一遵 祖宗程法杜絕請託人不
敢干以私四方災異疊見珪悉奏聞因陳時弊十事
言甚剴切由是權倖側目內閣李東陽嘗為儀曹郎
中騎擾不法珪按其罪而笞責之教坊礼部屬也優
人臧賢擧恣寵恣律請改予牌製如辟儀象更改左
珪執不可名老優更事者詰其亂法之罪俱與新之
諸佞指戟而謗聲沸騰矣 上方好佛自名大慶法
王外廷知之無敢以諫會番僧請以田百頃為大慶
法王下院珪遂劾僧曰法王何為者乃與 至尊並

號大不道當誅　詔不問其要求亦止又西番僧法
王佛子封號皆閣權卸珪執奏以為狄教不足崇
國制不可廢士論翕然維之中原流賊披猖太監陳
閣立監軍名議出統軍命廷臣議可否衆以中貴
意規望依違不决珪奮然曰今兵老民疲賊勢日熾
正以首功者多僨事者漏罰失將士心則賊在卯圻
民擇然思亂禍且夕及宗社吾儕豈不償責諸公尚
首鼠唯唯將何待乎議罷瓶工明日竟遣閣監繪傳
旨令珪致仕珪即日束裝就道在廷之臣皆咨嗟以
為不當去珪曰吾受朝廷厚祿而無分毫補益今日
之去乃全我矣既歸瀆苑杜門謝客絕迹公府閭閻
城西蒔花植木日與親舊飲酒賦詩為樂絕口弗談
時政不與朝士通書聞有佳山水遐攜親友往遊浹
旬而返峻絕幽邃人所不至之地皆留題焉乙亥四
月以疾卒年五十七臨終戒子曰吾忝竊大官無以
報國慎勿濫請恩卹毋求誌銘毋作佛事其後御史
廬雍以聞詔賜祭塋謚文毅珪厚重朴直沉毅端方
恥浮薄寡嗜好內剛外和與人言侃侃無所憑依自

識大錄

撿甚嚴於繩墨不失尺寸居閣渾然遇事則精核明
審人不敢顯兩按會試呼與鄉闈多得名士主試南
幾嚴外官有以權貴要嘱者送廉鎮時令一私人至
廉內欲有所請白即叱出痛笞之曰此豈汝所至之
地其人竟不敢言在札部亦能執法一時士夫倚以
為重為文平正不事刓刻有北潭集八卷藏於家

石玠

石玠藁城人父玉山西按察使性耿介端方尤嚴義
方之訓故玠與弟瑤奉教惟勤同登成化丁未進士
瑤改庶吉士玠授汜水知縣有惠政召為河南道監
察御史嘗奉勅覈大同邊儲按井甫還按陝西邊務
與革悉中機宜監臨鄉試時號得人已丑擢総三法
司事左都御史浮渠覈冊素知玠事無巨細悉委之
正德丙寅陞山西按察司副使督學政教人以修德
行務經學為本遷按察使尋遷左布政使至是去父
玉舊治僅二十年而吏民安其政如玉時人以為世
美辛未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玠父居邊陲習諳
戎務凡將領而下量才任使皆浮其宜間有違法者
裁以大体不為深文小苛故人爭盡邊境用寧未幾
入為兵部右侍郎遼東諸夷不靖命以左侍郎兼右
僉都御史往諭之玠宣布威德即相率帰服已而陞
戶部尚書持身嚴正苞苴絶跡時 武宗數北巡日
有捐某事費不貲玠酌盈濟虚經營籌畫未嘗告匱
上在宣府需銀百萬兩玠言國賦匱竭不足乃以其

年應命時權寵紛紛競干盬課玠一切弗許衆咸怨
之 上欲南幸群臣切諫悉杖之於 朝玠上疏論
救諸怒者因而搆敗乃令自陳遂乞休帰杜門却掃
意緒澹然喜讀國語左傳尤好淵明樂天詩所著有
東濤漫稿藏於家

王雲鳳

王雲鳳字應韶別號虎谷山西和順人父徙南京戶
部尚書雲鳳年神清徹少有高才舉成化甲辰進士
除禮部主事清忠敢官獨立不懼無故足不識公卿
門不赴無名飲宴或詢其矯激久亦自息　憲宗常
塚禮部沿舊典舉齋醮雲鳳言於尚書曰祈禱固臣
子至情弟行於帝者宮非禮若爲壇於南郊除地大
臣率屬禱於天乃可弘治庚戌土魯番貢獅子雲鳳
商於司郎中欲却之不從遂袖疏以請於侍郎周經
尚書耿裕皆然其言郎中不悅又婉曲解之疏入得
允轉員外郎乙卯尚書倪岳因災異倡府部院疏辭
改用雲鳳四事草一懲邪慝二禁給度三停減齋醮
四議處宗室言甚剴切明年陞郎中奏請天下郡縣
皆立名宦鄉賢祠爲後人式並祠薛文清於鄉而斥
韓王徵奎之道號禁吉府土木之科擾　上皆嘉納
由此識其名丁巳京城風霾踰旬各處天鳴地震雲
鳳陳修德弭災之道大意納忠言罷左道齋醮儆戒
諸事　上遂下詔求直言復代尚書及諸大臣條二
十三事一勤聖學接群臣會剛斷遠邪朝魅罷術倣
軍士清軍匠重名器禁私謁惜財用崇儉德減妄費
停諸勤節供應停齋醮專巡選寬馬價撤夫役慎工
作擇賢用賢優禁開言路修武備天下韙之太監李
廣寵幸用事與壽寧侯表裏通恩怨撤中外人莫敢
言雲鳳獨上疏極論其罪乞斬以弭災變泄神人憤
廣恐令術士咒之不驗乃令校尉伺其出入十二月
朔　上郊天還廣黨邀雲鳳罵後騎馬下錦衣衛鞫
知陝州命下怡然就道比至首問民疾苦興利祛害
如恐不及日受百狀皆與剖白小民各得盡其情有
兄弟因覓爭訟因買覓遺之兄弟愧謝尚書許進之
姪犯法論治如律進拱爲真君子謝其相信之深而
宦湯未卑騎過勤封落穿林入谷晚宿民舍自出米
菜食之里老亦自裹糧以送每催徵嚴令禁酒里
老不敢求索有豪猾刻痛民者痛治以懲衆而表
賢者之閭勝程朱之學毀尼僧寺以正風俗拆太山
廟以給學田於是士民翕然懷服己未冬入覲臺諫
疏其經術氣節才行政績已賜宴禮部以優異之不

景擢陝西按察僉事提督學政過陝州父老擁輿號
泣如見父母父之始獲出郭其蒞學政先德行後文
藝鋤刁惡拔信善崇正學毀淫祠教人讀書自小學
近思錄始次及經史語學者以聖賢之道四主志以
聖趨向之方主敬以養清明之氣讀書以究事物之
理慎行以致踐履之實勿妄意高遠忽於日用之常
勿過為詭習出乎人情之外故以五要肅士心以九
容飭士身以十有一行正士習以九戒敦士禮立四
科以待衆士以二十一過禁士慾立十政以狀士諸

生執經問難諄諄忘倦貌莊氣和言與心孚於
是三秦風動士多興起辛酉轉洮岷兵備副使其地
染夷俗頗乖禮法乃申孝弟革宿弊所撥節要更有
望風而遁者軍法嚴明邊卒悅服西戎遠遁條職八
事并禁約三十餘事皆行之甲子用大臣薦復改提
學関中士子相賀曰王先生復來復學得依歸矣直
自景勵正德丁卯陞山東按察使手求禀然人不識
犯雖同僚事爭理法者亦必曰慎勿使王公知之又
恒博詢守令賢否密記以行獎責一時長吏稱明察

幾丁母憂服闋會逆瑾義子張綵銓以雲鳳人望
起為國子監祭酒始被命欲堅辭會友人遺書言執
政者誦　太祖策中士夫不為君用者當殺身藏家
語其父大懼強之入京乃泣而就道至無所覩瑾怒
欲重以禍竟不能得時國學教廢雲鳳朝夕講說約
束太嚴誹謗四出值瑾誅改人皆危之雲鳳不為動
且欲更六堂名教諸生讀小學以上達瑾聞怒曰雲
鳳亂成法欲代耶殊死耶雲鳳以道不行怏怏求去
會瑾下獄遂上疏乞致仕時相有忌之者乃改南京

右通政復上疏陳乞聽回籍養病壬申通政使丁鳳
都御史石珤交薦其賢詔起為僉都御史巡撫宣
府引疾力辭弗允乃上冢宰楊一清書其略曰山中
屢聞忠讜之言近者晉王一疏尤為人所傳頌不
聞唐介初貶時潞公有此也執事于是加人一等矣
然介雖貶未幾而復其職中侍御史今呂既不復還
之責項則推薦起陞在執事筆端耳他日秉史筆者
書此一行豈不足以照耀千古哉每恨李文達近擯
賢相然愚羅倫淪落以死擯斥岳正坎坷終身擯賓

之陸布政反不得超擢今丈達之富貴安在哉一時快意可畧也後人是非之公天下指視之嚴史氏紀載之貴可畏也每日光陰之過者不可補歲月之來者未可追且用舍之間士風所係扶持正人則善類慶而士風振進獎邪人則善類沮而士風頹惟聖屬於執事可以此言進故不復忘懷況今兩耳皆聾僩治不疑只當耕田納税為畎畝之閒民養親讀書忘歲月之不我宣有夢寐更着冠束帶聊伏望周旋其間以必得遁藏為幸縱綠麾於林莽之外從魚蝦於

瀝肝之中其未成之年皆執事之賜也再欲辭避一清迫之行不獲已奉勅之鎮蒙揭闡風通迹至則奮發才氣日夜理邊務畫戮守計號令嚴明法度整肅邊吏敢憚自參將以下順指氣使莫敢喘息閱兩月遺父喪歸將士遠道泣送之服闋起副都御史理鹺淮浙懇辭不拜丁丑七月卒於家年五十有三雲屬天資豪邁器度宏遠博學力行以聖賢為標的居恒儼然終日自少至老無惰容嘗曰一息不敬便與天道不相似理明義精視國家生民利害若迫於身遇

識大錄

事敢為抗動天發無留得一有地張上下擱應雖權力弗能沮騰踔死生禍福之際有定見不苟趨避守官清介人不敢干疾惡甚嚴靡少假貸至談當世綱紀不振則感慨泣下言及奸臣貪吏忿氣勃然鬚髮亦奮有擊搏之狀是國之藏老而彌篤家居屢空茹疏衣敝浩然自樂嘗遺逆璫誣贖排貸鄉曲終其身不能償妻子飢寒撫臣以聞於朝而賜周恤焉所著有小學章句博趣略稿讀四書私記行于世學者稱為虎谷先生

陳壽

陳壽字本仁號壺齋其先江西新淦人洪武間伯祖志敬坐事謫戍遼東後明不能往一子當代役祖志弘念其兄耄無所託請代戍遂籍於遼東衛鄉人義之壽少貧甚落落自豪嘗值上元節出市得遺金一裹坐俟夜分竟還失主衆服其介從醫閭賀欽學所登益邃三舉不遇乃遍歷宣大關西諸鎮欲持戈建功名積二年伏翅歸遼左理舊業遂登成化壬辰進士第授户科給事中奉勅閱視宣大邊防劾去鎮守中官之不法者廼收馬草場中貴有恃內庇侵牧者論置諸法時貴妃萬氏專寵後宮兄弟勢撼京師中官梁方輩結妖僧繼曉干撓國是壽皆抗疏發之被逮繫詔獄尋得釋累晉都給事中　孝宗即位壽上封事指斥貴近無所忌避及遷大理丞爲忌者所指摘吏部尚書王恕爲疏辨之調南光祿寺少卿遷鴻寺卿庚申拜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是時虜將寇邊羽書交至鎮城晝閉道塞不行壽至分布兵馬爲十路各屯駐要害使相應援多遣覘卒哨探分兵入邊躬擐甲冑爲將卒先遇賊鏖戰却之未幾大舉既罷千諸賈紀率部落精兵大至先以百餘騎誘我諸將皆赴之壽曰虜衆未可當也自出帳前擁左右數十騎據胡床麾指飲食如無事虜望見疑之遂引去諸路兵邀擊之先後斬首虜百餘級　上降勅褒之進俸一等癸亥晉南都察院副都御史正德初逆瑾竊政南臺御史以言事忤瑾盡被逮壽與兵部尚書林瀚上疏論救壽又獨疏極言ノ不報瀚既得罪去未幾壽亦罷歸瑾復搜剔壽前任事風所司文致罰米數百石拮貸以完家素無積至是益貧不能給朝夕瑾誅言官交章薦之會陝西巡撫員缺時關中兵荒之後兵民敝甚鎮守太監廖堂與其弟鵬姪鑾怙勢以逞推剝無厭人人重足而立吏部尚書楊一清謂必得忠鯁輕去就者制之乃薦壽時堂擅言遣緘纏帳幔數百間料價數十萬兩壽至乃究解纔知其贏餘數萬兩欲輸內權貴撥所司晉以倫賑仍戒踰此後不得指進貢有所料取不然吾且執奏堂兄弟許於所怙者欲圖中傷壽遂乞歸四疏不得請始復視

事先是鎮守瓜矛悪少數十輩散遣於各郡縣衙所
漁獵滋甚壽下令捕之皆逃帰氣焰大沮民猶安之
而改南臺命下軍民數千人擁集臺中泣留壽慰諭
之出城之日號呼之聲震地擁肩與移日不得行至
留都未數遷南兵部侍郎壽懇乞休弗允章至九上
乃晉南刑部尚書致仕嘉靖改元晉階榮祿大夫命
有司存問是年九月卒于南京寓舍年八十有三壽
自擇偶至上休四十餘年大半在閭散地食祿任事
蓋不甚久其建明樹立多可述而廉名為尤著居常
布素如寒士老無所于婦諸子旅寓飄泊環堵蕭然
殁無以為斂凡數歲親舊共佽助之僅僅帰其喪官
轍所至人懷去而思之在陝雖未久而得人心為最
況殁後且十年而閭中揭宏同知南京都督府上疏
請卹其後　上允之且賜謚簡襄

張綸

張綸字大經號敬軒寧國宣城人舉成化甲辰進士
授盩厔令縣故多豪強難治綸下車首除民害數人
勒取贊戚所侵田婦之業主境內肅然秩滿徵拜監
察御史出巡居庸諸關振飭邊備武臣有縱恣者悉
以法風采凜然繼按真定諸郡歷吏望風斂戢任職
令以非法殺人罪未正鞠實坐之平反冤獄百餘民
遭鍛煉枉濫理釋殆盡平鄉令欲增於田之稅綸曰
河頻於決不常可遣民他日患邪事遂寢清寧宮災
陳時弊十事多見采納弘治壬戌以久次陞光祿少
卿時歲用不足綸疏浮費所當節者數事尚膳中官
索工饌綸頗抵侮僚屬綸具以奏請司禮監懲之嘗
助獻田壇　上顧問近臣是非張御史耶蓋　上方
嚮咨俊乂以綸屢嘗建白故屬意焉遷理舊寺職綸
正德初擅政恨綸疏己欲中以禍賴輔臣李東陽力
救之得免遷右通政戊辰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瑾
焔日熾縉紳多罹危禍御史有荷校於通衢者綸亟
偕僚長救之未幾擢大理卿奏獄輒忤瑾意屢與論

辨理忿声色甚厲不為少動致仕都御史張珍家為仇所訐三子論斬坐沒入江南民吳乙治俗鵝渡偵事者捉以為私造龍舟亦坐沒入皆頼論力辨得送未減興襄二府訟田二十年弗能決論本命處分遂皆帖然辛未中貴錢因欲脫豪右殺人獄論不可擬竟如初高陽民王勇為奸僧所閹割臂肉為龍形捕獲者欲坐殺傷功論謂法止象首用是不合調工部右侍郎癸酉改刑部尋轉左侍郎時偵卒多羅織無罪論言於寮長務扶寛毋致枉人乙亥命署代府帰

野王兄弟互訐事會晉府慶成王欽父不決亦以命論輪訊鞫年明奏當皆麗於法因疏處宗室違婚及禄米折銀二事偵卒獲入京虜諜連引且至百人會鞫欲盡坐之論曰諜若是其多耶止罪其二餘盡釋之丁丑復拜都察院右都御史奉使江南還歷淮泗目擊水災慮民窮盜且起乃以給賑蠲徵諸事宜上請所司沓議行之山東民趙萬興假妖言惑衆永美女以后豬有工儒生從之為漁獵計也偵事者獲之將以叛論論辨其非叛得不族論番意法律善案奸

偽而訢欵平恕未嘗過求故自任臺憲以至持天下之衡於死囚多所開釋而嚴於懲惡至論豪右權倖此然靡少貸　世宗登極窮治正德間惡黨繫囚數者數十諸中貴力為申救將釋之論乃數其罪狀執奏當誅不可縱赦内遣及臣璫蕭敬等從中間之月餘不報論遂懇乞退休　上以累朝舊臣勉留之疏八上始允致仕嘉靖癸未四月卒訃聞賜祭塋而贈謚不及蓋有憾之者也論為人耿毅直亮以氣節自負蓋仕以來靖恭守法不為物撓其在臺中力振憲綱然持論務存大体恥掇拾長短以為名李東陽稱其若自樹立與世之徇勢浮沉無所顧惜者不類云

朱永

朱永字景昌河南夏邑人祖真以靖難功授世職都指揮僉事父謙嗣官遷萬全都指揮使與虜接角鬬戰者三十餘年累官至鎮朔將軍總兵宣府正統末屢出兵截虜有功景泰元年虜入石峯口謙禦之斬首中律封撫寧伯歲祿千石予鐵券是時定襄伯郭登帥大同而謙帥宣府功名略侔然謙勇略文采皆不及登而獲老牖下以功名終贈撫寧侯謚武襄永嗣父爵賜世券永為人偉膽貌舉止碩眄有威容

虜之扶　上皇而過宣府也謙率永出謁陴隗下頓首泣獻金幣衣物酒炙使永進之　上皇歎曰舊馬及復辟覩永識之曰是子俠也非宣府食我於門者耶永謝不敢即日　召侍左右有所詢問輙率意以對不為浮飾陛〻擒首　上雖貴重中貴人吉祥忠國公亨而內疑厭之以心膂寄永〻亦慎重不泄分領大營禁兵凡車駕遊幸必扶永從所賜綵繡玉帶廐馬寶刀玉笄上尊金幣鎧甲弓矢不可勝計　上崩以屬　皇太子曰諸侯伯中獨永習兵可任大事

俾率兵治　裕陵方中總神機营兼領三千营兵馬掌右軍都督府事　弘僖景泰時制改神機營曰十二團營益以諸道操卒永復總之而領三千營如故時定襄伯登久鎮甘肅永上疏請召之歸與共事或曰定襄宿將也然子已久在事能為之下乎永曰吾知治　天子軍需材耳吾安知下於是物情漸歸永以為有古范燮父子風成化二年荊湘大盜劉千斤石和尚等作亂拜永靖虜將軍總兩京湖廣江西四川諸路兵討之尚書白圭監其軍至則永病寒不任

戰而石和尚已降圭破其眾永病已始縱兵搜巢穴斬首肉薄九百餘俘千斤等又敗之於右路山擒机千斤子聰等百餘曹籍其符印貲仗萬計餘寇以不時發分兵勦之度級至萬餘遂進封撫寧侯增歲祿百石未幾北虜亂如思蘭寇掠大同復拜平胡將軍與左都御史王越擊之擒斬首虜數多鹵馬牛羊甲械以萬計即軍中勅予世侯帶鎮三邊它虜入屯柳榆莊諸虜出沒為患永復與戰敗之克獲多　賜金幣良厚永疏欲盡論諸將士功於是兵部言永等二

年之間所獲賊千八人斬首二百五十餘級而我軍
之戰沒者六百有奇其勝負准不相當傾以功遷者
一千六百餘人賞者一萬六千七百人矣而今又欲
并遷三千餘人於格太濫 詔乃弗予尋召還加
太子太保官一子錦衣衛百戶歲益祿六十石時永
與王越摩相結而出入中貴人汪直門遼東巡撫陳
鉞報建州虜侵三衛入寇為邊患請討之王越知虜
弱易勝也計必永出討而直監其軍已得泰帥馬直
新入鉞賂重謀之永改越命以授鉞遂大發兵破其

營五百餘所焚廬舍二千餘區斬首捕虜以千計永
進封保國公直鉞皆大有遷賞越以是大恨永與汪
直然不敢與直異而史媢之會虜犯延綏永遂充平
虜大將軍與越直合兵出塞越偵知虜營在威寧海
子乃潛與直謀使永將大兵走中道發而身從其將
輕騎皆選人各二馬從他徑掩威寧虜破之盡俘其
衆而永道迂遠所費軍食巨萬馬死者以千計永比
至延綏虜已悉衆遁去一亡所獲於是越以文臣
得封伯直蔭錫諭等而永無功自如始大悔事直

愈謹而與越合不敢持異矣尋積前功賜階特進光
祿大夫右柱國加太子太傅歲益祿三百石予鐵券
十七年復以大將軍出征虜亦思馬於大同海東山
等處破之斬首百二十級獲駝馬牛羊數二千甲仗
三之賜世公爵復為鎮朔大將軍總大同宣府兵北
禦虜還加太子太師永前後凡八賜大將印入統六
軍盡護徵侯將最名用法嚴持重有威望而削敵設
奇要不能如王越中貴人直少年憭銳喜功名既挾
上寵開邊釁然所至多不負賊大要直恃永永恃越

耳及直與司禮諸大閹交惡東廠太監尚銘發其奸
私并發與王越交通狀供賊寇而是時遣各兵永小
閑見頗已永亦自有內主弗與敗 上崩弘治初復
被 命典治 茂陵方中工完進太師改領後軍都
督府其督諸營兵如故自是還徵稱警急師不復出
矣永與其婦弟英國公張懋俱為太師懋領 任筵
監修 國史所典司多文事而永總六師于勳臣肺
腑無二 朝有大禮歲時迭為班首時人榮之九年
以疾卒贈宣平王諡武毅子暉當嗣公而當事者

雖之曰永功固不當公也而暉頗有與援　詔特予
贊一第暉長身美鬚髭字從重容言笑以其類父永
也而才之又多從出塞外受方略其拜對則已垂五
十矣命掌右軍都督府事虜犯延綏平江伯陳銳出
禦之生忧徼秪罪拜暉征虜大將軍與太監苗逵右
都御史琳討之大將軍印最重不易當而暉佐永向
佩盡護諸將人以為榮兵出塞挎虜會大雪虜前已
驚走不相格而苗逵以偉故要暉上疏以捷聞復
詔獎勵班師達中官迎勞於途且下兵部第封賞給

事御史言所得虜首三級而報功乃一萬有奇暉等
相率為抵罔請罪之　上雖留遠弗聽然自是寵亦
薄又三歲復出非會於宣府大同師還加太保卒于
麟不得嗣公仍為撫寧侯數領軍府以征賞功得出
鎮兩廣與總督右都御史姚鏌破平田州僇殺酋岑
猛加太子太保卒謚武莊
逸史氏劉振曰永為將能持重其馭軍亦嚴整有法然
未嘗有揭杜撗草之績而遭世承平為國虎臣者垂
四十年位元台爵上公所共事者敗而擿抉不及疚

識大錄

而贈工子孫徽庆世〻勿絶是遭何德於先乎閒嘗
之視清雖其巨小尚不可同年而語以視宣平何宥
渠也士大夫不能觀久遠往〻狀新建寧遠而忽宣
平冀良可嘆矣

毛忠

毛忠字允誠先世蜀人曾祖始徙班之武威祖謀剌
國初率衆歸附逐隷籍蘭州洪武丙辰殁于王事父
諱寶以雄勇選充總甲永樂癸巳收捕沙州叛寇若
的罕加伍長甲午集衆隨　駕北征授昭信校尉永
昌衛百户忠少驍力絶人善騎射年二十代父領兵
進征寧夏至賀蘭山後會首王也先土干并部衆馬
駝以歸永樂甲辰復從北征將至半壁山何賚與回
衛甘州擒偷宣德庚戌北月征曲先殺寇散即思進

至恰思擒斬偽南朵兒只等陞武毅將軍永昌副千
户冬丑八月征亦不剌山擒偽少師答卜至伯忽偽
知院乞察歹陞武節將軍正千户甲寅七月修舉永
昌考未口征哨哈剌脱歡山遇敵擒達賊首完者帖
木兒等陞宣武將軍本衛指揮僉事乙卯八月策應
鎮番等處九月涼州破阿台賊兵於三岔河擒偽平
户土昇十一月黑山擒賜朵兒别台陞指揮同知賞
賚有加正統丁巳陞甘州右衛掾倫戊午二月達賊
朵兒只伯擁衆寇邊忠從今虜大總兵將貴征剿達

至兀魯乃遇敵當先交鋒以七騎破陣奇功陞昭毅
將軍陝西行都司都指揮僉事有銀碗文綺之賜壬
戌九月哨巡沙州緒修城堡丙寅七月哈密使臣朝
貢歸過赤斤州罕東遇達賊被掠朝廷以忠素為邊
夷信服命出罕東追撫忠至大集渠魁諭以恩威虜
即羅拜悔罪盡還其所掠時聞沙州都督喃哥陪弟
卸領占潛通兀剌將謀内寇其弟鎖南奔已蚤受為
封祁王逸去因令忠規之廉得其實遂擒番僧加失
領兵并徵兵虜撒三紙械送京師復領兵往沙州收

捕喃哥等千二百人招降赤斤達保帖木兒男婦四
百餘口事聞陞都指揮使復有白金文綺之賜戊辰
三月奉勅征進罕東等處至失剌哈真界夜集虜營
生縛偽祁王鎖南奔并部下二百餘人招降沙州等
處土達七十餘人陞右軍都督府僉事尋被誥命追
贈祖考如其官己巳七月肯挂參將劉震草馬至半
截殺過歡等獲被虜人畜甚衆勅充右參將鎮守甘
肅景泰庚午二月領兵繕修高臺城堡堅完有偷人
甚預之一日令男俭赴京奏事蒙特授俭百户令齋

勅回諭父子務在同心協力時　英廟出侍審廷忠
前所獲奸僧加失領真因詩不花遂說虜也先以師
事之適朝廷遣禮部侍郎李實為通好計主則奸僧
加失領真欲圖復仇中忠以奇禍因說問曰李實〻
遂以其言歸報忠將獲罪而[illegible]之內外守臣及其遣
人俱為忠訟朝廷亦知其偽置之不問適福建賊起
命忠馳往協守居閩七年天順改元　英廟復辟即
日召忠於閩陞都督同知賜白金三十兩紵絲二表
裏慰勞有加時忠以勤勞屬疾　上遣太監賜羊酒
藥物及日遣御醫胗視疾愈入謝　上思甘涼為西
北重鎮欲得老成練達武臣乃命忠協同總兵西寧
侯宋誠鎮守造行前一日召至文華殿下詢方畧之
策忠應對咸稱旨　上嘉歎良久從容諭之曰卿為
國老成舊在西陲民情土俗諳練有素此行當宣布
朝廷威德加意撫綏人民俾知感恩報國遇有調發
必得其用毋致乖違有負委任之重諭畢　上親授
以玉帶明日陛辭復賜白金五十兩金織蟒龍袍壽
名至文華殿面諭丁寧賜重賞一錠益　上在虜廷
時拙為奸僧之間而益信忠之忠誠故恩遇之隆如
此九月領兵昌寧等處截殺鎮番等處堤備策應涼
州肅王板井寇關忠威名皆遁去明年戊寅　上遣
使就鎮錫明甲鳳翅盔繡春刀以壯軍容仍降勅獎
諭是年忠病卒忠令次男儆奏辭原授百戶有奇毛
忠在邊効勞還著男毛儆做百戶五月永昌黃成兒
西石門六月山丹紅寺兒拜水湖七月花寨寺溝凡
三戰皆大捷擒斬賊衆并奪獲人畜器械不可勝紀
己卯五月陞右軍左都督仍舊鎮守忠嘗遣送都指
揮馬雲奉使撒馬兒罕及程俊使土魯番撒馬兒罕
使回人獲送之忠威望素著中外畏服所過寇無梗
阻辛巳正月虜酋孛來擁衆寇莊浪公與絕兵寡城
俟衛頭分兵追擊之擒斬賊衆奪獲戰馬牙駝人畜
賊勢少卻隨領騎士三千於涼州十二里鋪撒安塘
衆方集適賊騎數萬突至忠嚴督將士併力拒敵自
黎明至次日晡時士皆殊死戰凡百餘合賊應弦墜
馬者不計其笑賊衆稍卻虜酋復主陣前大言以威
我軍重圍愈固忠單騎往見責其不臣之罪目皆

衆撥兵且俱至賊逆解去全師而還八月廖寇永昌
忠委截殺或夜劫營壘以撓之斬獲首級戰馬軍器
并奪回男婦三百餘牛羊驢騾以萬計癸未冬總兵
衛額與忠計曰把沙吧哇等族答咱馬吉思冬沙思
我思哥兒阿兒加倉等番夷久住莊浪涼州永昌阻
截搶掠殺害官軍不舉兵剿除深為地方患遂合奏
剋日分兵攻之忠亦已哇大族阿兒加倉小族至期
拒者戮之降者撫之不旬日功成惟莊浪軍馬進攻
答咱馬吉思冬沙等族不下忠又移兵攻之盡滅黨

與各族良善番官首長忠與總兵撫之安堵如故捷
奏進爵為伏羌伯食祿一千石協守如故成化戊子
八月陝西固原州土達滿四叛衆萬餘據石城砲架
山流賊鄙近塞驚閧陝其山七峰陡峻前此官軍進
剿每失利至是忠奉勅以行遂率甘涼兵馬與總督項
忠會行自十月初九日發甘州以軍至故砲架畢集
烟次日至石城門會議適遇賊迎敵時甘州軍馬在
後遂以騎二百餘人衝陣至砲架山截山拳陰敵後
哨至賊已大破礌石滾木至以車輪磨石俱盡忠與

識大錄

孫鏜督我軍來勝直搗七峰關山上老稚皆號泣奔
走功垂成忽昏霧起他將誤先舉烟擊衆賊遂乘風
盡抽餘黨以众決戰忠顧孫鏜曰勢急矣我受高爵
厚祿職在滅賊勢不與賊俱生鏜亦顧衆曰我君我
祖在上寧與賊同死逆首騎與祖破陣以進孤軍相
持自巳至酉陣凡十餘合射天官盡拾賊矢射亦盡
忠遂中流矢鏜前翼蔽仍奮馬拔十餘賊賊執鏜欲
其指裂其額曰爾復能射否海亦赴救死之是日夜
半風起折旗拔帳營中士卒皆鬨甲馬奔驀下卒王

究魯忠曰我必將滿四馬上活活擒來既覺驚愕御
史鄧本端隔帳聞之即起焚香祝曰公果有靈能助
我擒賊當為具奏立廟祀公未幾滿賊就擒訃聞
上哀悼曰毛忠奮勇殺賊忠義可嘉其與葬祭給麻
布一百疋齋糧一百石造塋域明延錫以鐵券贈奉
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伏羌侯謚武
勇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伯爵享年七十有五子男
四長銓錦衣百戶贈伏羌伯次要事揮氏次俊甘州
右衛百戶又次傚甘州左衛指揮孫男九曰銳襲伏

羌伯鋼鉞鑑鏜鎖釗鏵銑鐸井州左衛百戶弘治乙卯七月朝廷賜名其功曰忠義以表厥宅里丁巳七月欽命所司於井州擇地建祠賜額曰武勇以春秋祭之

遼史劉振曰忠居平不喜敗游不肯貨利一以忠義存心其訓子孫亦如之嘗受賜五倫書以示家人曰忠義盡具此矣每受命臨敵即奮往不顧故能名著華夷功施社稷侯封而食金書鐵券輝映當時流傳百世凛然若有生氣蓋非宇宙間丈夫也哉

趙輔

趙輔鳳陽人曾大父端開國有功累官都指揮父本世指揮使從征漢庶人陞都指揮輔襲父職充參將分守懷來練兵禦虜累有戰功天順末晉都督同知當是時廣西猺苗侯大狗等作亂嘯聚至萬人墮城殺吏而修仁荔浦平樂力山諸猺皆響應其勢益張久之欝林博白新會信宜興安馬平來賓亦陷所至丘墟成化乙酉 上用廷臣議拜輔征夷將軍與都御史韓雍率大軍討之進至全州會陽峒西延苗賊為梗出偏師擊滅之軍威大震乃率發永順保靖及兩江土兵十六萬人部分諸將五路並進先破修仁窮追至力山斬首七千三百餘級生擒千二百餘人遂移兵勦大藤峽分為十三哨四面夾攻別遣將斷諸山口賊悉力出捍排柵守禦官軍登山仰攻賊滾木礧石鏢鎗毒矢交發如注久之少息輔東其意而急擊之將士用團牌扒山虎壓扒魚貫以進冒昧死戰無不一當百呼聲撼山峽若崩賊氣奪乃命縱火焚山烟焰蔽天日盡哭賊大潰敗盡破山南石門大

信諸巢穴生擒虜大狗等八百餘人斬首三千二百餘級戍賊望風鼠竄於是安輯人民招降餘黨奏立武靖州宣武縣於其地留兵戍守明年班師論功封武靖伯食祿千二百石是歲建夷董山猖狂尤甚一歲之間冦邊者九十七次殺虜人口十萬餘 上震怒乃興問罪之師丁亥夏命輔充請虜將軍左都御史李秉督師率番漢京邊兵五萬往征之山慄未降徵送京師伏誅九月分兵三道指其巢左軍出渾河越石門至分水嶺右軍由推鵝谷關喜昌口瑜鳳凰

城摩天嶺至潑猪江中軍自撫順經薄刀山過五嶺度蘇子河至虎城刻日會勤朝鮮亦遣中樞府知事康能等佐兵萬人道東走路賊皆奔竄山谷境內肅然輔縱兵搜捕擒斬千餘人虜指揮若女李滿住等會大雪寒風烈膚不可久駐遂班師指揮張額的里半安等降且曰此地漢人拒罕至惟唐太宗來征抵鳳凰城今大兵追奔至此乃天也輔具奏 上憐而貰之戊子春振旅還京留副將韓斌防守 上嘉其功進爵侯與流侯爵輔辭流侯乞世伯與世伯爵減

祿二百石丙午以疾卒贈容國公謚恭肅

趙勝

趙勝字克功世居河朔至伯父亦考再興國初始從家永平遂為遷安人靖難師興亦以從征有功授永平衛百戶歿於陣無嗣再興襲陞千戶永樂庚寅北征大破虜酋本牙失里敗阿魯台餘眾陞指揮僉事洪熙改元復以征虜功陞指揮使恭卒勝襲職甫髫亂頼母王氏矢節育教庇於成立恒念父遺言我生為壯士而志弗就爾長須努力報國亢宗毋負奇男子也由是勵志勵行事母極孝敬始終無違禮正統己巳虜寇犯京畿勝率兵出西直門扼其衝突勝復戰陣斬獲無筭虜遂奔遁景泰庚午陞都指揮僉事英宗復辟錄舊勞加僉前軍都督府事佩刀侍衛天順辛巳曹欽叛逆勝擒獲居多遷都督同知時虜寇深入陝西固原勝為參將率師剿敗之成化乙酉山西邊徼有警拜平胡將軍總軍往援次雁門虜已遁乃還明年秋勝往延綏虜酋聞風渡河趣大同納款入貢師旋戊子夏建州毛憐海西諸夷弗靖廷議請以勝充總鎮乃命佩征虜前將軍印杖節征之至則

識大錄

申嚴號令簡閱軍士調度有方屢奏克獲賜勅奬諭辛卯春召還總典五軍營兩參制勅佩印總師北征虜遁遠卻陞後軍都督府左都督加太子太保癸卯秋勅封昌寧伯歲食祿千鐘丙午冬加太保兼太子太傅丁未七月以疾卒贈侯諡壯敏

李震

李震者南陽人左府都督僉事謙之子也初襲指揮使以征兀良哈功擢都指揮僉事已從王驥征雲南麓川事平陞都指揮同知棠泰開以參將平沅州麻陽天柱江東靖州卬水槙城平州諸處逆寇斬俘記陰陳添仔及偽稱苗王韋同烈等一萬四千餘人累遷都督僉事天順四年充總兵鎮守武岡州是年擒偽稱太宗妖賊李天保五年復平西延連山進州諸寇斬馘八千六百有奇成化元年擢右都督同都御史項忠撫捕荊襄流民事竟乃上疏曰荊襄地連河南山陝延蔓數千里山深地廣易為屯聚自洪武初命申國公鄧愈誅戮之後禁革山場無人敢入永樂以來流移之衆歲集月聚巢穴其中無慮百萬今臣奉勅撫捕其有貫址姓氏者遂依　詔旨省諭出山復業陸續共得九十三萬八千餘人其餘混處賊巢無籍檢察四散奔走者又莫知其數其內小王洪甫衆五百屯於鈞州龍潭溝李鬍子有衆六百屯于竹山官渡已合官軍分道首擒二賊餘多散亡及諸前

後共斬首千餘級并入山俘獲脇附之衆二萬八千七百餘人充戍湖廣各衛計可得軍五千并其族屬附籍狀官給田屯種然恩威並濟反側可安矣奏入上悅加震左都督十二年以平清水江逆寇功封興寧伯食祿一千石明年汪直用事信任錦衣衛千戶吳綬綬其兄參將經與震有隙乃奏震書私通項忠造室侵地下錦衣獄拷掠備至震遂誣服革爵徙居南京二十年召還復其爵仍令閑住髒、不樂竟以病終

識大錄

劉寧

劉寧字世安其先山陽人成化初襲永寧衛指揮使以功累晉左都督掛平羌將軍印鎮守大同寧甫居邊三十年大小四十餘戰皆多取勝為參將守太同時遇賊鴟鴞嶺王村四戰皆捷斬獲甚衆獻名自是大寵賜勅獎勞為副總兵時有虜酋扶數萬人入貢陰蓄異志寧知之率二十騎躬詣賊營虜驚起不知所為有勒馬引弓以待寧率以馬鞭指畫宣布朝廷恩威復下馬與群酋坐一茵語不避寒暑其酋首服而起酋首叱其酋退且留坐寧乃霽色呼酒與飲反復開諭群酋咸怡卒如約後復移鎮甘肅實擇古帝上之法以五十人為隊隊伍重為陣建五色幟又各建五巨幟於中軍中幟出則同幟應之備環無端每戰用是取勝弘治十七年五月卒贈虞昌侯寧服幹頎偉豪略過人稱一時名將嘗帥師穀谷寨肩陰而進功以幸成其再出大同已老病猶擐甲出營禦虜而陳銳不能用寧求以此自據云

識大錄

仇鉞

仇鉞字廷威江都人高祖成洪武初從征有功授揚州衛百戶與倭賊戰沒曾祖智寧夏前衛指揮僉事與虜戰沒祖廉都指揮僉事寧夏副總兵沒亦以戰死考理都指揮僉事協守寧夏東路弘治中鉞嗣世職以禦虜功累官都指揮僉事正德丁卯擢一清總制三邊薦為遊擊將軍庚午夏寘鐇及事覺都指揮周昂何錦丁廣殺守臣作亂將舉兵北向時鉞駐兵城外玉泉營聞事者多欲遁去謂鉞曰賊既為亂必堅城守往且不利莫若遁結諸鎮徐圖之上策也鉞曰不然賊負天地必不久存吾居其中可以計取也遂以日月限以遠絕大事去矣遂引兵入城至則解疾家居悉以所將兵分配昂錦廣之營以示不疑私念城中精兵多未可舉事令傾騎一二輩詭言從其路來有某路兵旦暮且至城下交訊者報寘鐇果遣問計鉞曰宜遣號將領兵駐橫城堡塞其來道可禦也錦與廣隨將三千騎往精甲銳士空城而出鉞乃服妻孥扃室而擐戟斬之曰吾以身徇國事之不濟

死分也當閣室為壚勿與賊以少頃寬錡使吊朱問
疾錡喜曰二允并逺此賊隻之今幸自歸天贊我矣
乃帕首衷甲見之伏兵庭廡間約曰呼茗而擧械即
座上斬之持其首號於市曰逆賊伏辜衆能從我乎
富貴在須臾迷不悟者誅無赦從者以萬數遂圍寬
緒府時寬緒甲士尚在左右錡戰其渠宗者數十人
殲其餘黨曰汝等本皆脇從能釋兵來歸一切不問
悉解散去寬緒遂就擒城外諸守臣錡先已密諭之
至是聞之亦傳檄廣等大亂遂定初　朝廷聞變議

遣將輔臣楊廷和即抗議以錡為副總兵又明日聞
錡去玉泉入城逆建桑府郤臺諫議皮已陷賊矣奈
何用之勅當追還廷和曰不可追也仇避擊不命而
自入叉背禍而蛮禍見我以從中燮之易也使皮聞
上大用之志將益堅反汗何益秪墨良將益敵入耳
彼若信有異志何資此勅抑寬緒果用之而又聞
此命則亦將自疑之矣未決日果捷主即趣拜征西
將軍鎮守寧夏論功封咸寧伯歲祿一千石予世券
時河北賊趙鐩等流劫河南聚衆數萬選　命錡提

督軍務佩平賊將軍印往征之本兵議令錡入倒馬
關廷和曰不然賊渡河而南仇咸寧新成大功威著
逼近當入潼關無何恭將馮楨戰殁于河南賊勢大
熾欲長驅向關中聞錡先聲倫十萬馬覓坐十萬人
狼狽乃奔而北諸將因以成功山東賊劉七等為官
軍所敗走湖廣錡擊破之於六安進至江南賊舟為
風雨所碎棲于狼山錡分兵斷其歸路賊衆溺死事
平晉封咸寧侯增歲祿百石錡還自江南駐保定即
以目昔肆前後凡十三疏　上好武令新貴諸將入

侍禁中錡肆不獲則勉強一入復力肆退就第同事
有欲淪胥以引者錡杜門不出飲食不辨奚嘗收者
辛亦不能害也　世宗入纘大統錄用熱當言官交
薦　詔起掌前軍都督府事李已五月卒年五十有
七贈武襄錡孫鸞嗣侯沈毅有謀善料敵自從軍至
封侯大小數十戰未嘗挫衂遣人常言仇將軍一出
師鸞疑僧者根三倍利謂其遣之多也持身廉謹遇
下有恩其在師中雖奉命許以便宜誅賞然終不輕
去戮士卒撫賞金錢識者謂其得人臣之禮

馬永

馬永字天錫遷安人體貌魁傑善騎射性嚴重沉毅
有智略好讀左氏春秋及兵法襲世官爲金吾左衛
指揮使正德初河北賊起永皆戰有功陞都指揮同
知江彬統宣府兵徠西内永以千總隸彬彬稱病不起
彬強起稱病篤以故得罷彬搆丙子虜入馬蘭峪塞
殺參將陳乾以永爲參將守太平寨明年虜入塞逐
戰柏崖再戰白羊峪斬首五十級晉署都督同知充
總兵官治三屯營盡閱諸軍散遣老弱聽其農市取
其肩倍給諸健武者衣餉健武者皆喜人人奮習武
藝當是時漁陽一軍稱椎武輔侍以爲重戊寅 上
幸喜峰口欲出塞永扣馬諫不可 上注視久之傾
内侍曰此馬永耶笑而止朶顏酋把兒孫結諸虜邀
官賞不得輒入塞永迎擊洪山口敗之斬首虜五十
八級晉右都督嘉靖甲申把兒孫入青山口永拒
塞上斬其驍酋遂遁去自是效順保塞明年大同軍
亂殺都御史張文錦及參將賈鑑用兵不利朝議長
撫永上疏力言不可撫他日九邊效尤將有唐室河

北藩鎮之禍勅永提兵出居庸討賊俄以流言中止
丙戌上疏乞宥諸言大禮獲罪者又言陸完有平賊
功宜贖罪錄用將吉奪總兵印寄錄南京督府自永
去鎮薊被虜擾無虚月廷臣多薦之者甲午遼東軍
亂逐都御史呂經乃召永總兵遼東戊戌虜大入塞
永率兵五千人擣虜巢焚其廬舍而還已又遼軍再
亂永率麾下士討之應時殲滅東土人心始定晉左
都督庚子三月卒於官遼人爲罷市哭哀過漁陽漁
陽人皆哭兩鎮咸祠祀之永爲將善調虜情先知所
從來及衆寡設伏待虜以故嘗仕〻夫利去又善撫
循麾下甘苦共之以故咸得其死力雅有知人[illegible]鑒
拔蕭仕劉淵祝雄皆起川校爲方鎮

郤永

郤永字世延龍門人世襲宣府衛指揮使以禦虜功累晉遊擊將軍正德辛未京輔盜興眠綷宰宇　上用廷議徵永〻感憤敵愾靡出弗摧斬獲二千降散治數萬衆凡追回掠物給主無主始給軍秋毫弗己私一日得女媛同事文史款之設然不可亟遣人物色具父母而歸焉初永受命正燕畿齊晉及賊南遁將兵躡之晰夕戰不休或謂永盍守界害功成永曰吾豈越境我弟賊猿獗已久譬如病切心腹除惡不務本吾其階厲矣人臣在征戰義得專安可襲常故也客慚而退追至鎮江擒其元惡蓋燼餘醜而捷武宗喜悅降璽書褒之擢都督僉事佩鎮朔將軍印鎮上谷逾三月虜侵宣見孔棘欲佩征西將軍印往鎮之丁丑上番忠順王入寇又命永佩平虜將軍印督三秦兵剿撫之永集將校諭曰兵法攻心為上故善為國者不師也若知所以御我乃多出文告布于邊徼以譬慴之云並侵討不足也今已譬番漢兵百萬衆某將可某地某帥某將可某師某地毋怯毋

貪毋虐毋縱罔克有終毋貸義正詞嚴某林灑虜諜知祈哀入貢竟不煩兵而服以功晉左都督己卯命開府三關推偉江彬忌之中以事紫緋頻言官論掠復免移鎮遼左時開原封守廢弛永曾撫監城之相與提兵境上結寨防護一日日將晡永占象察形以移壘言撫監不可永再言之竟遷一舍許無何暴雨如注舊寨水盈丈撫監逃謝曰微公坐見我師魚鱉矣嘉靖癸未虜寇寧靜衆二十萬老倪慣號永曰賊衆我寡勢不相格然主客勞佚利在我也乃掄驍諸將壯驍〻遏衝躬帥精騎控弩之挫其前鋒馘斬數十人虜創而遁　上降勅褒賚焉丙戌以疾辭任弗允再命佩鎮朔將軍印鎮上谷扶疾視事出塞風聞虜衆驚曰天朝將郤太師至矣癸巳賊逼三晉明檄日馳　上柑狀思大帥近臣舉永遂命佩平虜將軍印總制宣大偏保虜闖之中宵北走雲中帥奸䏁永偕少司馬劉源清問罪審机角聞珍其首惡脇從赦問於是地方事釋而案衛永首以師老財費為言坐是免官癸卯起家復佩鎮朔將軍印鎮上谷永以虜

逆未赶我宜示之強乃殺埠使入賊疑俱無犯越歲
始糾衆砲艦口永鬆擐甲冑指揮將佐迎戰斬首五
十賊氣遂索乙巳請老歸家居數載得末疾呼二子
訣曰而父官六十年簡書受三十統鎬仲篤揚六十
流戰大小百有奇即諸將未而父優而父何憾也但
念世受國恩而曹幼罔知能識而父言毋忘而父有
子矣言畢而瞑時年七十有八訃聞　上遣官諭祭
賜謚隱懷

楊銳

楊銳字進之南京羽林衛人少拔警有謀略嗣祖職
爲指揮使大吏咸疏其材中丞總戎每議大事輒曰
非銳不可尋俾總江西十二衛所儲運艘艘隸屬比
之陳法加嚴運無後期正德癸酉進署都指揮僉事
守備九江安慶諸郡駐軍皖城永徐蚵城守事四今
日當不足患也甲戌盡獲江賊于蓮花洲臬司以聞
銳曰江賊矣然可患者豫章耳意指寧藩也又謂九
江爲都陽上流不可恃湖最要害當以九江中左所
一旅置戍於湖口縣之高嶺可遠望湖警可即達也
四乃繪長江圖具事狀識兆啟奏且南京機務衙臣
及臺院司江防者又請造戰艦召丁壯習水戰于泗
上丙子與臺院客議兵食語皖城周城中多汲井己
卯六月宸濠反銳即告變京師先期兵拒鈎船於江
閘禁勿泄二十有七日賊至船三百餘艘抵岸爲鈎
鉅所破船徒至者以千數銳坐城上與衆誓勤送告
郡守張文錦俾發府庫金帛以示賞賊衆言將盡殺
南京銳令士卒憑城鼓噪大罵挑之賊怒乃駐兵攻

城民稍凌十一先登銳引弓中其首墜于後登者其吭而死於是懦者皆起又建勒送大郡以壯士亂江西僉事潘鵬安慶人也宸濠俾持黃榜衣緋騎至城下號稱從兵數十萬欲以城降得不死銳諭之曰汝死已後尚覥顏為悖言乎吾必至矣捕鵬家人縛斬於城下以徇鵬乃遁去宸濠為雲樓欲俯瞰城有甲冑者出闌指外持鉤援太守銳發矢中其足敵棄走府發頂之樓戰死者不可勝計八日宸濠至泊舟南門開蛇城不克大怒率眾環攻甚急發舉木為梯

裂方布覆紙叢葉大千數散投所獲木樓火焚盡棄而走火光周匝不絕久之賊於北濠結木為城與城接挾兵而逼城中大驚銳曰事急矣乃說以友將軍屹定石議緋金鼓置城上賊望見大潰銳潛遣健卒從間道出燒絕其械賊眾解體且署甚海艘焚燒敵艦新艙燒幕善泅者數人於船中開新舟即斬皆絕其纜放之江中火遠一二丈建年突入呼上書舉火繳擊賊城中應之衆勝捕殺焚賊數里是夜宸濠浩數出涨舉帆順風而過委捷　武宗下璽書褒之勳思

勤報國戰守奇功二等實授都指揮僉事充參將仍守安慶銳因疏舉鄭岳胡世寧當大用以嘉其忠友人陳沂寓書於銳曰但求無罪不可有功將帥之事也銳聞之喜曰如此良友銳可為無過矣濠既平論功進為左軍都督府僉事蔭子許為羽林千戶銳上疏辭且舉御史楊必進書與謀于未變廷臣多賢之安慶立生祠以祀焉嘉靖改元以三關邊請移守保定諸郡提驃騎將軍已而詔還京師保定人亦立祠生祀之孟宗以母老乞歸養改南京右軍都督府僉

事己丑拜征虜前將軍總兵遼東至鎮秋毫無犯士卒思奮庚寅改漕運總兵官兼鎮守淮安等處明年為忌者所中罷歸壬辰八月以疾卒

張祐

張祐字天祐廣州右衛人弘治戊午襲世職爲指揮使隨征豈湖十三村先登斬首百餘級賊勢披靡大軍從之盡殲其黨擢都指揮僉事守備德慶瀧水威信漸著猺獞負險狠驁者稍稍遁去不敢來犯都御史林廷選甚奇之引爲梧州坐營軍事無大小必咨焉尋移守備惠潮時潮惠之間程鄉有王官諸峒龍川有野鴨諸巢其盜賊如潮之劉文安惠之李通寶諸寇嘯聚爲患祐按笑虎之直搗其穴以次削平

積功六千二百餘級癸酉擢廣西右江參將分守柳慶先是朝議懲恩田土官岑猛遂使之賂叛郡縣其地爲流官韋林等因復起爲亂祐承檄撫處擒誅元惡二十九人追殺其黨千八十級因進勦修仁富賀諸處又斬獲八百五十餘級都御史陳金薦於朝遷副總兵廣西鎮守尋進右軍都督僉事庚辰古田猺庭流賊猖亂郡邑騷然議撫與勦未決祐上便宜狀照景泰間降勅激勸土官令遵調度　上從之敕定尋以總理五哨功進署都督同知其年冬督兵進討

洛容蠻賊斬首六百級辛巳春復督兵討柴慶平樂蠻賊完之陰一子世襲百戶嘉靖元年以母憂哀毀成疾累疏乞休詔扶櫬東歸初祐在鎮時上思州土目黃鏐作亂懸賞購之土官黃廷寶生縛鏐至麾下總督張嶺忌其功遂以懷奸避難劾之逮繫德慶獄上察其誣不問丙戌田州叛兵陷賓遂熾禍速思恩都御史姚鏌素知祐勇而有謀延至軍府待以客禮每事輒咨訪之多所裨益新建伯王守仁繼至首詢以撫勦之宜祐因以奐治矣可不煩兵而下守仁納

之疏請於朝復叛酋岑氏一人以撫其衆設十九巡檢以攜其黨既而土目盧蘇王受等果已歸順願立功自效臣命祐部分其衆以便宜設陰計略八寨斷賊遂奏復原戍番鎮其地險條有方未幾州民寖安堵乙丑勦封川石硯山賊盤古子等斬首二百級辛卯勦廣東會寧劇賊丘邑長等俘賊千二百人勒銘大陰山而還癸巳春西山寇趙林花攻破高州城池勢甚猖獗祐承檄調土兵五萬征之帥中軍冒險深入抵陽春參岡雲廉諸處賊巢斬首六十級卞何邁

疾猶扶憊處分軍事不輟竟以勞瘁卒年五十有一
將士哀號如喪父母袥身長八尺智識絕人戰決如
流軍旅刑名之事咸不習而能慕伏波武侯之風通
烏蠻灘謁伏波祠徘徊太息曰生不俎豆其間非夫
也題詩其上後人於萬滨之後田人立祠橫山祀之
篤志文學晚歲學善賦詩讀書積至千餘卷所至攜
以自隨暇即延儒生相與論難雖軍務倥偬不廢歷
官四十餘年位至一品未嘗營家事居第卑隘僅可
容馬馭士嚴明廉愛兼濟在廣南時有卒取民束蔬
者立斬以狥至於均耳者信士心古名將不過也

楊宏

楊宏字希仁西安左衛人生而豐順龍頟奇吐洪亮
雙目炯然年十二入郡庠狷敖戲精通書史才氣浮
淳邁人一時英俊相與頡頏然雅叙及之乃襲馬指
揮使尋推掌衛事乎羌力限錢穀練兵馬抑豪強嚴
禁令冰蘖之操凜不可犯隸百戶者其姻鄰也以斛
參飲醯饋宏厄于情受而寘之外室示懸魚之意云
蓋自是無敢饋者弘治庚申守備固原偵罪兵修戰
堡謹烽堠修置塘馬淩佐決慝清府庫之藏蠹艱尫
之馬部使者謂宏恃才越職而忌之會是時北虜不
入寇者有年矣一旦出我不意大入塞境宏躬擐甲
有功而人畜不無少損部使者遂禾此劾之撫臣素
忌重宏然亦不容無奏以聞宏由設以數可寺對由
不可失事罪小欺君罪大矣撫臣益重之既罷官歸
閉門讀書蔬食菜羹晏如也尚書秦紘總制三邊聞
宏才而賢令其執鞭戰軍於肅撫臣贈白金二百兩
固却弗受紘益賢之乃首薦于朝而宏前事亦白陞
都指揮仍守固原宏以紅古城乃北虜入寇必由之

洛宜築城鑿池募衆屯田庶幾無患因發記制府楊
一清言其狀一清喜以上聞修築邊墻凡數百里費
畫調度宏之力為多正德己巳掌陝西都司事是時
漢南盜起巡撫都御史檄宏往勦之宏迎賊於西鄉
大戰楊柳山賊遁追之巴縣蔡嶺三官堂斬首八百
餘級賊遂平庚午充右叅將備小河寺未完總兵官
鎮松潘前雪郎王大肆虜掠久無能制者宏至集將
吏於前廳聲問曰諸軍不聞兵法乎殺人安人殺之
可也雪郎王不殺可乎皆應曰諾遂督衆往薄其族

擒雪郎王斬之以徇百姓大悅壬申蜀盜鄢本恕等
数萬人聲勢洶〻進于漢中府堂集議以宏受制勅
充總兵官節鎮巴蜀宏謂總帥洪鍾曰逋誅之寇潛
伏山野實無異圖但巢穴深邃地里遼遠且若四有
夾攻勢蹙必散鍾深以為然是時賊侵清獻宏遣都
兵先進自統大兵繼之賊奔潰追至營山戰于黃河
渡斬首五百級又遣裨將吳宏等分兵阻遏斬首千
七百餘級賊夜遁宏曰保寧儀隴患有官軍備禦獨
巴縣之人耳若賊由南江寺向下其誰禦之未幾賊

果至已已人不戰而潰然賊實懼宏乃遣人詣軍門
乞降言我輩良民寒餓不得已至此明公威德遠播
願悔過自新宏察知其誠許之於是投戈解散者二
萬人事聞 上嘉悅降勅獎之賊又有採降者恐撫
都御史高文明信之不疑將報功邀宏署名宏曰此
偽也不從未幾賊果叛諸附劫者私相謂曰恍先見
不如楊公耳於是按部者咸忌宏遂飛識其罪宏不
辨而歸都指揮徐勇者宏部下也嘗受知于宏其黨
全百而為贓宏怒叱之去勇退而欵曰今日乃復見

楊伯起邪乙亥以大臣論薦名至京還南京右軍都
督時 武宗春秋鼎盛儲位尚虛宏上書言宜早定
以繫天下之望事雖未行亦不罪丙子召回京坐後
府三千營管操時外夷亦不利侵處西海土魯番回
夷猖乱匈奴亦復入套朝議難之宏議曰兵少敵衆
宜通貢谷吝孝意套賊〻出套乃事河西所謂易以
計破者也衆論始定辛巳 世宗嗣統用大臣議命
宏節鎮淮揚總督漕運〻運舊規歲久廢壞至正德
極矣宏至晝夜從畫劃扶奠㵼清查逃遁增造淺船

常盈廣運二倉額運不充軍士告饑宏請民運之米次戶部監兌官給之軍民稱便過洋總水軍入衛派隸江南則上下兩江置把總亦俾充運江南直隸一總補入過洋兌於河南改山東當德新船亦聽清江廠主事監造徐左泗州千衛缺運軍許本衛與淮揚京操補之歸德武平不諳運事者仍還京操每歲運船至通州車運太倉歲費四十萬緡宏考元故道建閘畜水設官置從由朝陽門直至京師又疏通皮寨渠以殺水勢建介洲新閘但年休事漕司額外耗米

戴大錄

折徵輕齎綱吏隨便益衰漸至部務弊不勝言宏曰厚斂於民復削於軍既非正稅而令軍民俱恐朝廷四海之富豈賴於此奏請除耗給軍報可先是權要多索運席諸物事雖微細積累不貲宏禁止踰五七年所積省運銀以二十萬兩計帮銀以九萬計車腳銀以二十萬計省造船銀以三萬計用大臣薦陞部督同知仍掌漕事戊茲淮安大飢疏陳四事曰節民力寬商稅弛鹽禁減漕糧復請全賞粥存活萬人庚寅詔回南京中府瀕行軍民父老傾城攀泣擁舟不

戴大錄

行先是宏嘗累疏乞歸諭留之在南京三年復上疏懇請　上重其雅志始退許之舟行過淮老稚傳擁挽舟數十里泣涕而別去淮五年淮人思之不已乃立祠生祀之宏自少好學至老不輟發為詩文可追古作所著有漕運志容堂禄稿容堂奏議自考錄年七十九終於家

石邦憲

石邦憲字希尹其先山東壽光人祖石玉仕元為行院同僉洪武四年歸附授平越衛所鎮撫遷　太宗靖難陣亡永樂初推襲子重清千衛指揮使邦憲宣之玄孫也苗寇逼郡城邦憲甫十歲於階下立呈持錄頗寓一隊長省壯之嘉靖戊子襲世職積三十年而陞雲南都司僉書四遷前軍都督府僉事累晉右都督從事征勦大小數十戰其小者鎮撫凱里司忠苗納款湄潭六寨投降進征克平都清洞苗河保等截殺凱口賊黨阿廷等鵰勦六龍山戊苗邛水司臺黎等敵其寨龍老三等各平地少白洗寨據　保五三參長等龍塘寨龍老三等掬洞寨岑貢沙笛寨龍老四等龍由隆里寨阿利等邛水司渠上鬼央等地隆阡龍力水等各斬首一二百級其大者四川流賊合思石苗民據江村圍攻大征命下攻之米克邦憲視其崖僻高僅三丈令軍士積草崖下眾中逃六少年何全謬充斗戶與賊交質詒曰格拗全性賊賊食盡可者皆婦人即如邦憲策從圍上一躍而下大

識大錄

軍鼓譟急攻斬首一百餘級都勻七司桐堆䠀發兵憲憂之邦憲曰老司如鼠鬪穴中氣盡自斃獨山蠻越狡父爭官誅不可緩不可速里寧楊恆羅惡次之今先擊羅獨山然後移師里寧里寧抗我師邦憲乘勝搗之斬首二百五十級各司皆平雲南江川等州縣有羅羅撲判將雞步更有昌明龍朋背有多歹李戍老阿旦等恃其險固各肆鈔掠兵不能入邦憲使人覓賊素識及知險隘者為嚮導伺得賊狀則分麾而行親督諸軍伐木填塹用陸亘進併入賊巢大屯俱發四面響應若天降地出賊棄甲走者伏兵執之行且閉首追盡煃之東南二賊皆就擒俘酉男女牛馬無算斬首三百餘級磨子崖圖苗盧阿項等擅生鼓異棄服為川湖梗邦憲撫安之不服調溪上兵七千進征春江雨漲令軍士編筏徑渡犇至崖下夜防劫營是夜果至伏兵獄斬數十人賊盡棄其糧仗而遁捕於州吳鯤趙懋等諸將皆逃邦憲曰要萬全楊烈所畏也調水西軍三萬進次烏江犨問烈縱鯤助逆犯順之羅烈奚敢援人乎於是每路設兵邀擊敵

賊恃二月沿溪桃花未發抑葸集兵犒勞曰此花須一二日開吾以鼓催之花速開即破矣日午報桃花盡開軍中作氣又令樹旗百步外曰我射中旗竿賊父子俱擒矣一發果中軍中踴躍乘風捲大烟焰張天斬關而登生擒賊父子斬首四百七十餘級開廣溆浦黔路賊不靖抑葸承檄征之令製五色旗各百面立五營令賊探者識之越日至山分旗兵左右前後立幟奪山自認中權分兩翼由前山入賊出迎戰則奪山者據巢兵斬首三百餘級俘獲數百人賊平溆人肖其像祠之谷山土官張問辨句雕鼓不已抑葸以兵攻賊寨倫叢熱千戶郭維武頗易之稍進伏兵四起熱維武被殺抑葸於重圍中殺數十人挺出至鎮遠調度兵糧賊於沿江防渡抑葸擇其步渡別於上流三十里編竹為橋潛軍暗渡自為誘懸賊勢甚盛抑葸身當天名我兵水陸並進賊潰土崩獲諭功三百餘壁河者千人其尤大者銅仁劉賊龍許保吳黑苗據六龍山劫掠湖廣川貴二十餘年吳地陰路窮谷竹樹雲連連高夾深危險巨測督府請合

三省之兵攻之抑葸曰地險易匿賊首不可得也不若厚賚順苗為腹心以賊攻賊便時已名兵抑葸至銅仁招納順苗二千餘人示以恩信日出徽鹿據其要害布營結寨諸苗莫測賊見銅仁戒嚴闔城堅守抑葸曰城外無人吁開門出兵賊已放濟抑葸以銃銃中之炮火俱發自相踐踏死者無算賊首遁去襲破思州府城抑葸督兵嚴程東甲而趨進至老黃山奪回擄去人畜各數十賊首又遁去陷石阡府城抑葸乘其疲困分兵要截歸路首尾不救斬首百級奪回男女八百餘人牛馬器械無數賊首又遁大征命下三省兵魁湘大進抑葸聲言由滑石江進攻令奇兵於江上山頂張虛然火疑賊而率衆銜枚疾走攻亞寨冒雪以行出其不意一鼓破之得其倉粟錢帛牛馬進克消石江狗腦坡呑地龍塘諸處龍塘抑保所居或曰雖克且先攻毀兵法也抑葸曰斬蛇斷頭令敢死士數十人潛伏後山令宣慰安萬全開山而射以步兵與賊背寨門殊死戰軍中放炮伏者應出火起疑前後兵至棄甲敗走追殺過半賊首又遁督

府檄速董晉山抑憲曰兵貴神速乘勢兼程倍道殲分兵拒之抑憲據險立營堅壁不戰夜則分遣諸將襲諸要害以防劫寨賊果銜枚而至伏兵四起殺賊過半攻勦晝夜前後斬首五百五十級擒獲者不計進攻湖苗川湖二省援兵不至苗賊併力衝營、攢抑憲與數十騎橫戈格殺數十、出走十里遇伏兵又格殺數人敗卒數千據險以待守倚抑之丈人之廷璣抑憲戴罪殺賊抑憲得諜報許保逃匿溪洞間與谷苗杜來科合行劫乃召頫苗爲以擒賊且

謂之曰昔在圍中見二人挺而足曰開路開路我爲汝行既而訪之老猫老猱也似欲歸順其妻子繫獄彼能木嶠我能開釋若大兵至無及矣猫猱來降抑憲即釋彼妻子令見執手痛哭晚令宿府中夫人爲其妻易衣添妝餐飲酒肉數日遣去一日抑憲置酒高宴召猫猱蜀侍酌以大斗猫猱心醉誓許報恩明日賞以衣服酒肉令與妻子同歸諸苗聞之皆有頫意猫猱歸南八日率諸苗來降且報曰許保縛矣抑憲擇精銳四千人夜抵唐寨立營大雨抑憲書曰此

洗兵也問其地曰湯總兵舊壘又喜曰此我得賊陛總兵識也然誇於天須臾晴霽黎明猫猱等謁見俘許保獻功抑憲推牛饗士畢與數十人往猫猱寨妻子奉觴歡如父子仍送之五十里而別抑憲又遣人調天黑苗子姓家丁於妻日欲出乃伏兵中途斬之苗悉平督府上功加提督麻陽商邑等處節制湖川駐劄銅仁自抑憲始平州司楊進旗殺奴及侄而奪其妻抑憲合諸土官宣數旗罪曰汝餘自服子孫不失爲土不然吾促汝以兵決戰吾將郡縣汝旗汝就

縛白泥司土官楊贊自殘其族負罪阻命擁兵自救延回觀變抑憲發兵鎮遠贊父伴以他事來傾伺動靜抑憲直諭以征誅之法明示彼之、許贊遂與家人泣別莫日詣抑憲款降楊國亨以四十八寨之衆爲亂水西揭上官辭色不善即撤衆擁據而出面兵者謂宜討之抑憲以檄告國亨責之曰爾欲反耶吾視爾釜中魚爾兵衆孰與雲貴川湖之多爾四十八酋長能忠主乎吾騎四十八即立爲四十八營鞘下令而夕殲汝矣不然吾令爾雌服倉鳥蒙攻其後四

川嗇州攻其右調雲南兵以象攻其左吾以湖貴兵攻其前爾誰敵耶爾漢唐以來基業在吾掌股中可裂為郡縣耳國亨免冠頓首痛哭謝罪邦憲天資勇智動合神武以兵力取威武以口舌定亂寔足徵豫暴不憚服而性復孝友有內行不矜己功不揚人惡讀書好學恂恂然有儒士風居官廉潔輕財好施臨終謂其二子曰我有俸禄皆餉軍士矣而以債累汝弟我過也隆慶戊辰卒于銅仁官舍湖貴士大夫及思溪軍民無不奔赴流涕披麻臨葬不絶於路銅仁士民捐貲立祠祀之訃聞於　朝贈左都督蔭葬

周尚文

周尚文關中人世為西安後衛指揮同知弘治正德中數出塞逐虜有功進指揮使歷官涼州副總兵以登虜善游時渡河乃采墻百里募力士持長竿鐵鉤伏渡口賊至輒鉤殺之尋拜征西將軍鎮守寧夏歷鎮山西延綏俱有戰功嘉靖庚子沙城之捷斬首百餘級賜蟒衣玉帶陞都督同知辛丑召入提督團營總征進後府右都督掌府事出鎮大同條上禦虜四十餘事修補墻堡七百里墾田五萬與虜戰黑山敗言袁于滿罕斬首一百有奇進左都督巖鎮口苦遠墩堡五十里加太子太保累晉少保兼太子太傅是嵗虜再寇宣府詔尚文簡銳卒援破虜于曹家莊斬將拏旗加太保己酉夏五月病卒年七十五尚文多謀善騎射讀書通大義清約愛士飲食同甘苦能得士死力善用間諜悉知虜中委曲故戰輒勝自壬寅以後虜數入宣大山西無寧歲邊將望風奔潰所亡失不可勝計惟尚文數當虜有功然性亢傲吉持人短長以故幕府多不能堪歿後十餘年始贈太傅謚

識大錄

武略

識大錄　張世忠

張世忠

張世忠字顯甫山東日照人世襲山海衛鎮撫為人閎爽有志節少學兵法兼通文藝嘉靖丙戌舉進士第贊畫軍机於薊署指揮僉事以撫臣薦進守備黄花鎮革中官欽依諸契進署都指揮右參將分大同中路張揚士氣虜不敢輕犯民得耕穫壬寅虜寇寧世忠承檄應援斬首虜二十九級獲馬駝牛羊八百有奇茭花二千五百餘俵以遣事四鎮對簿時兩寇北棘兵部請授偏頭參將是時太原失利人咸為之危俱世忠聞命奮然曰此吾報國之秋也亟赴則所部軍士先期遣家應止有千餘乃統之與大同副總兵段堂參將何堂劉維琥游擊張文魁汶寧武關合營追賊歃血誓相救援秋七月自陝林西行退至神縣六支村西遇虜世忠率衆鏖戰虜見其軍士壯戰又力乃調騎三千餘合圍四將編關嘗世忠皆戰益力賊益窘會天於火藥皆盡世忠憤呼曰我軍被圍諸將背盟竟不相援國憲天刑寧逃遑耶復督殘兵血戰自巳至酉將士力竭世忠首中二矢而死軍馬

亡者過半親將張臣及百戶張宣俱死之事聞　上
嗟嘆曰醜虜猖獗世忠孤軍奮勇死戰殞身報國忠
義可尚先贈右都督命廷臣議卹典順天撫臣佚倫
言世忠原籍山海衛人自陞參將路由遵化臣見其
貌不揚初弗加禮及與之坐凜然有忠義氣今果死
節其死非偶然也山西為死事之所山海乃生長之
鄉宜俱建一祠以酬其忠　上從之詔賜祭葬用一
品禮諡忠愍祠額曰勸義世忠事親孝聞父喪於大
同哀毀踰禮為制限不得躬襄事雖甲胄從戎退輒
衰服慘容抱恨痛終三年毋念少子將順靡不至而
閨門嚴肅善與人交故鄉人重之其死事也永平士
夫靡不痛悼無遐邇皆赴弔復設位於鄉賢祠哭之
盡哀

王邦直

王邦直字國寧磁州人生而駢脅有神力人推王千
斤云弱冠補州學生業已食廩非所好也乃學騎射
窮韜略有求試請纓頸繫單于之志嘗道遇徼倖遇
虜發一矢不中中石石為之泐虜取矢視如壯駃焉
遂不敢近嘉靖壬寅間邊警頗急詔舉才勇於是兵
科都給事中戴夢桂薦邦直於朝命赴大同贊畫軍
机總督侍郎翁萬達與語甚驩乃延入幕府以國士
遇之解衣授食分坐談邊邦直亦願以肝膽相歸而
益以義氣自負也再踰年諜報虜將入寇萬達使邦
直同參將張鳳率義兵五百人出塞外覘視抵鵓鴿
峪龜山上賊數十騎往來邦直麾而擊之無孑遺者
復見山下賊百餘奔馬邦直與鳳謀可悉取殲之從
者曰千斤將軍功亦矣可勿追免飛騎以仕踰谷口
數里忽至大陸溝中伏兵約三萬餘騎列兩大翼而
陣邦直激衆奮勇以天石急擊而身自引弓射殺賊
首賊憤合圍七重戰七日夜邦直斬虜千餘級會天
雨雪矢食俱盡邦直潰圍而出捻義兵從者惟王國

順一人耳邦直嘆曰吾與汝等本欲立功沙漠以報
主恩不意衆寡不敵損亡殆盡且夙既亡而吾獨存
恥也異日何顏面以見軍門邦直遂策馬復入賊營力
鬪被害虜因壯邦直壞其尸相視齒指翌日遂引退
我軍與其尸而歸既而有自虜中還者云諸部落皆
悲泣謂是役死傷不勝紀自此虜數年不復敢犯亦
懲之之故勅邦直之死也諸鎮士吏知與不知皆為
盡哀萬達親為文祭之已乃上疏請錄恤又擬張世
忠詠事已擬表虜官為立祠與張夙並祀而以手尚
倫等入公廚馬詔從之贈邦直都指揮僉事建祠以
祀仍蔭子化愚為路安衛正千戶世襲
逸史劉振曰以臣有封疆之責統馭之任遺世多故
或戰力戰禦或偏義要成不幸殺敗則委身而殞國
其分也然非忠誠感發志意堅定斷不偷生而就竄
矣若乃王清韓青抗聲罵賊慷慨就戮世忠邦直奮
勇殲虜視死如歸均之不失為烈丈夫矣

萬表

萬表字民望別號鹿園寧波衛人玉色方頤頦有三
文風神炯炯慷慨多大節桐若奇之曰異日當名高
天下年十七嗣世職為指揮僉事志在鵠起不事家
人業晝習騎射夜燒燭讀書揭孔明寧靜澹泊四言
座右曰大丈夫當經營天下如武侯然何能瑣瑣作
求田問舍計乎庚辰武舉第一衆以所對多忤時語
稍抑之尋授都指揮督全浙糧運晉視浙江閫篆南
都坐營錦衣衛為漕運參將晉一漕運總兵挂印督
二及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僉書皆以宿望為當軸
所推轂表歷漕既久國計盈絀河渠通塞　祖制及
時弊當復當釐罷不明習嘉靖庚子二洪水涸漕舟
亟阻議者請黃河改流表著論折之力言漕河惟用
洸汶沂泗諸泉足以濟正統十二年黃河決滎陽入
漕河遺沙灣入海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塞之乃
分流自蘭陽東至徐入漕必疏濬而黃水始來稍稍
與清合至正德六年黃始盛來浸浸衝決方黃河來
衝時清河狹淺水涸易盈沿河設淺鋪每年特運與

滯也今六洪舊堤宛然可見但向者黃河漫〻一旦
水落石出清河淺涸入心下見不能無異其實則故
河也蓋自洪達濟自會通至衛河一路堤防原倫河
入爲漕害今二洪以下反用黃河之水而忘其故反
水取來至蹴漕以引之此所謂以病爲藥也渦河在
淮之南商船皆自淮入渦至祥符銅瓦廂以達陽武
去衛河六七十里議者欲鑿而通之直至白河則會
通河可罷表議會通河之塞自濟寧至臨清計三百
八十里尚書宋禮發山東丁夫十五萬鑿河建閘爲
費不貲以彼棄七十里之易而事三百八十里之難
此無異故蓋鑿而通之則黃衛二水合二水合則衛
決非常堤能障之此會通之運誠永利不可易也若
以衛輝置倉截以鳳陽諸衛之卒部鳳陽諸郡之粮
令由渦河達陽武陸七十里輸于衛輝其勢甚易如
昔山東流賊之變運道中梗又可爲倫變一策海運
雖極危遠第浙齊海船於遠者皆能通之松[illegible]太
倉通泰州有沙船淮安有海𩆶船審由海至山東蓬
萊貿易云離天津不遠若以松江本倉近海截粮厚
與儲直達運三四萬以供海道漸諸爲事變之倫又
一策也太倉則例每粮一石耗七升至槳斛若輕齎
之費以運運卒故卒有餘力運無愆期淺官患狄之
朘削西出入不聊生表債回此其患不獨在貧軍而
且移之國計矣太者蹴占皆議罷〻百千萬言且極
陳本末通融爲國長利而又欲開河北山東沂內一
帶荒田重農薄賦爲漸減歲漕之地尤根本至論識
者稱之表某夷情洞如指掌而論北虜尤人所未發
嘗曰古夷狄侵中國未有中國人不爲之用而能究
入者夫華夷異類居處寢食絕不相同豈其心意衣
冠爲犬羊役哉亦謂已也比年虜入太原殺掠慘毒
上歷　九重之憂中外章疏類多拳截之計所薦用
者大都善戰善陣之人而於籌邊國本之道則置而
勿論夫善戰善陣之人急於戰鬭乃一時救變之事
如醫家所謂急治其標者也每留諸鎮之兵自幸一
擊虜以爲功而他不暇顧然卒不能禦如病者屢投
逆邪發表之劑而邪卒不去元氣不爲其所傷乎古
方製參蘇飲發表逆邪必用人參固本者深有謂也

且諸邊自將權移而邊政日廢矣自屯田鹽法壞而邊儲日不充矣邊儲不充而士卒殍死者衆矣殍死者衆而士心日益離矣士心日離叛亡日衆凡叛亡之卒虜皆厚遇之與婦生子給以牛馬享恩土俗漸宜心無變反而後用為嚮導故地里之迂近兵力之強弱貨財盈虛人心離合將帥勇懦事勢難易皆得預知之而諸邊飢餒劬瘁之卒聞先叛亡者幸少須臾無死也輒相繼以亡而不亡者亦無固志是則識可憂耳夫虜之來也不測而我之禦也無時諸邊日

夕嘗々以目前為事何暇為邦本計乎此所謂決波以取魚圖一朝之利者也庚戌虜闌入塞內傳大獄表聞之日夜束裝為行計曰吾世受國恩今憂及君父主臣子安臥時耶辱事定乃已甲寅海上倭亂起表散家財募死士奮欲往擊會陞南京都督僉書道經姑蘇與倭遇婁門楊涇橋表率所募及少林僧躬冒矢石搏賊鋒身中流矢不為止遺書於子曰我家世以戰功死王事乃我獨持文墨議論身不任兵今既早增一箭痕不亦美乎時賊據七國心圖為巢越

軍數戰不利表謂巡撫周琉曰賊據內地久近賊處民不得力田逋負日多催科致迫相率去而為賊是驅之以助其勢也宜亟請蠲積逋懸賞格使就中作計以攜其黨其下募兵令土著之徇者客兵則人人樂歸如得士千即賊減千人也以校用他兵孰利議行歸首自衆賊寖衰乃進兵賊懼夜遁殲之海上焚餘艘若干內地稍甦因作海寇議所為籌畫甚具賊方蜂屯諸島而歙汪直諸酋號雄魁其曹表策其殊尚可誘而縛乃薦鄞人蔣洲張惟遠使為間兩人挾

首直其家並通書遠約獲直以贖且以上賞許之未及銜而嫉後從者胡宗憲卒遣洲使直後山口諸島渠魁來致東南安然一時謂為奇功不知皆表本謀也表少習玄學已而閱內典獨契於心聞西擇然者以吾行棘居得悟絕學表與語大悅之自是參究不輟一日披衲入伏牛山曉行見日升忽大悟嘗言學貴真悟語習精切不離見解又言世論克己戒之乎其論類子也夫視聽言動而潏焉已也視聽言動而止焉已也視聽言動而不滑不止焉亦已也樸者中

也即吾本性中仁之體也不可終竟容忘於其間也是故無思無為感而遂通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克之至也一日與羅洪先論道於臨江洪先猶然而歸遺書云自聞教後舟中終日忻忻若出樊籠見大世界擧手動脚無非道妙其相契如此表雖起諸獨而導誘與人以寬行謂夫子教人文行忠信至命與仁則罕言之吾曹抗手談性命而自悅於倫物淪無為殆者唯耶為文敵給珠暢直寫胸臆所著有學庸志略論語心義孟子摘義道經贊言九沙禊言玩鹿亭摘

及蔡經濟文錄均艾集諸書行於世表性孝友父早世母王內訓斬斬每事規以義方表教唯謹居官晝出治事夜入侍盡答以日所行事有一善母色喜表乃喜母卒臥苫枕塊者三年齋閣中懸一小像晨昏出入必揭戒他仕亦奉以行至老未嘗忘婺戒之痛也姊歸同郡諸生生食貧母憂之表慰曰母生兒二人幸有女兄當與若共之每宦遊奉母就祿家產所息盡以付姊姪弟家貧為授貲娶室比卒撫兩孤兒教之俱得成立嘗卜兆得佳地即以與兄曰使他日

大吾門也傳田僮供饘粥諸為德於鄉如建橋賑飢不可指數故居官四十年家無餘財琳鉢蕭然與野衲偕遊見者不知其為名將也嘉靖丙辰正月無疾端坐而逝年五十有九是夕大星隕于庭光射數十丈云

沈希儀

沈希儀字唐佐貴縣人襲父官爲指揮使年十八綰衛印會討以其將家子易之俄雖年少具勇略撫士得其心廣人尚弩而希儀精弓矢正德十二年調征永安賓希儀掎陳村寨賊山上墻立希儀獨拍馬登山賊却下請希儀入陣前趨劫之一酋鏢而左一酋刀而右夾馬一酋挺弩十步外希儀挾頸過鏢而挑右足以懷刀鏢離須寸許過刀著於鐙鞋然斷鐵希儀射鏢者中缺項墮所刀酋於鐙間斷其頰車折齒墮弩者恂失弩便而手行上山射之中臂既連斃三酋追入菁與其餘賊戰斬首若干級毒弩中膊登單逐逐而中毒疾發治所卻士刀穿手矛剸股脊擊拔鐵狼鐺痛毒自股為希儀禱神請命亂設一人持箭貫喉其部士心知此而希儀自是知名矣尋遷都指揮僉事義寧賊寇掠臨桂既還巢希儀追之巢有兩隘賊伏丁嶺隘以伺使熟猺導之入以其隘開谷希儀巢之斬所開隘入趨巢大破之賊酋奔逐之酋騎而走崖宕驛騎跳下澗希儀騎而跳下澗徒之淵沒馬希儀東渡馬拴樹沿澗求酋酋泅而逃匿水中影射之血縷水上入水斬之出乘過馬與其從騎更追賊斬賊數十級諜者告希儀荔浦賊八千渡江而東寇希儀倉卒率五百人待江岸諜者又告賊既歸將及江是時希儀所駐白面寨去蛟龍滑石兩灘各數里滑石灘狹而蛟龍灘濶希儀謂滑石常緣而濟眾可濟也蛟龍而戒列濟難固矣令軍中伐岸竹搨等為百筏伸蛟龍灘上守以羸卒燃柴烟疑之賊至果避蛟龍趨滑石希儀分兵兩岸潛以小艦載勁卒數十伏蔽葦中賊營中洲以護濟濟且半希儀以艦乘流急衝之兩岸軍噪而前有前騎而水立挺鏢當艦希儀令艦跳水斬鏢前人鏢皆踣洲上賊辟易其濟者西奔巢未濟者却東走艦軍與兩岸軍夾攻洲賊洲賊後行者擠墮淵溺死其前行盡俘之以功遷都指同知嘉靖六年田州岑猛叛督府姚鏌奏誅之鏌令分兵五道入而猛勁兵盡在工堯希儀自請當工堯以計殺猛同事者嫉希儀功而鏌所以苦談亦不能希儀之所為坐不敘繼鏌者為王守仁則信

布儀用其言薦為右江參將右江故治柳州柳在萬
山中城外賊巢比々前後兩知府被賊劫且燒城兵
疲不任戰官出城必甲巢近城者曰五都最險賊最
撒野虜獲人畜最富官兵不至百餘年矣布儀乃即
用柳兵千人與百戶紹宗分擊之賊惧因熟猺為解
以其所虜生口牛馬為獻賊素怯柳兵至是與柳人
角始知柳兵動也天凡巢賊所以縱橫皆藉熟猺及
城中點吏民為耳目官府動色情性賊雖谿峒千百
里外輙知一議征勦口語沓々手足已露以是潛為
倫甚者我所任為嚮導往々誤人入死地而賊以身
自故益知官軍虛實與民積聚少多衆虛入掠至活
脫不可踪跡布儀以為圖勝賊當先得其情得賊情
莫如諜々而使官軍入則賊疑察知諸猺中不能他
我商販人陰求販者假以買物為至府客謂曰吾素
知若輩通猺吾不罪更與若賞試為我詗皆喜乃人
給五金使益買物散入諸峒中絕棧深箐無所不歷
每有動靜輙奔走報布儀厚賞而秘之布儀欲出兵
則使心腹人為旗頭引之至期鳴銃一軍皆聚命句

出某門畫賞々第從旗頭而已須之刻雷投伏賊巢
至奔追燒之已賊竄他所布儀軍已先在賊或潛竄
絕遠村聚度官軍所必不至則布儀軍又先在賊始
驚以為神布儀始至柳令諸猺出入買賣游戲城中
無禁時入府見布儀布儀兒女之久之擇其便巧者
厚賞之使詗賊々發輙報又輙厚賞令諸猺妻入見
其妻其妻好慰勞賞之舛線已帕銀簪諸物又命諸
妻婢謹之酒察其夫審以賊事報者則又陰犒之他
所加賞若之私賞益倍更以珍果異物塞其袖中又
陰戒勿令人知也諸猺婦歡喜皆來布儀妻傾筐篋
給之盡而其戒勿令人知若猺婦又洩而誇之以為
夫人愛己諸猺婦皆族其夫報賊冀已得入府受沈
夫人物而布儀間又使人陰以夫人之命賜物諸猺
婦自是益知賊中消息或諸猺不言者諸猺婦因其
使人附耳報布儀既得賊時率輕騎勦其尤劇者一
二家兵圭繞絕說之諸軍第擒俘以內家出數里停
軍審究諸猺中老弱婦女牛畜被獲者悉還之諸猺
皆喜以為仕時官軍入巢見人輙殺或賊遁則搜斬

不為賊者我乃不敢詈賊時時詈我輩無益也如今我乃敢詈賊矣希儀入巢有助賊戰者既還軍遣熟猺徼之曰若奈何助賊戰頃之擒而盡殲之自是所鵰勦無敢助賊戰者鵰勦所過他巢或刀弩而門瞯既還軍則徼曰若奈何刀弩和門瞯出五斗為酹不且勦自是所鵰勦無敢刀弩而門瞯者希儀獲勦賊不殺剜兩目賞之金遣之自是他賊有所虜掠第用剜目者騎而一人牽以詣賊使徼之以給被虜家賊不敢隱盡還所虜掠而剜目者振求多賊至出自所

者蓋與剜目人以是不為賊矣希儀嘗歎曰當世固多良將也患在牽制疑畏不能展耳夫兵貴神速因敵變化道有迂直亦有險易勢有聚散亦有堅瑕自有遠近亦有便利謀有巧拙亦有忠佞疑而示之柔而擊之見形而移瞬發而應何可縷數也利盡進退操己總持之不亦悖乎且今為將者貪暴而昧兵者也昧矣故不得不受掣於上貪暴故亦不得不為上制吾治兵必請督府乃發吾治文書而吾掾史知之皆府檄下而督府掾史知之夫事机不敗於札牘之

戡大錄

煩而緩急不在於期會之際哉故希儀每治兵不請督府勝則上首功而以避追賊為詞希儀嘗欲出勦乃佯病所部入問希儀曰吾病思食鳥獸肉公等能與我獵乎因出城二里而止軍所部始知其非獵也希儀既耳目多賊不能數率走之他巢他巢人則嚇之曰沈公來勦汝則又走之他巢他巢又嚇之曰沈公來勦汝則又走跰血瘇以疾或餒踣崖谷中希儀又每以甚雨凄凍風寒之夜察賊所止無論東西巢悉使人服衣帽與巢同色潛待銃性發之東西巢

盡驚沈公來矣裸挈妻子匍伏上山巔兒啼女叱性往尽凍死或觸崖石死不者且為虎咬諸妻子更相咲怨汝為賊之利一至於此黎明下山詗則寂無人陰使其黨詗之賊中希儀固在府中不出也於是賊益落胆相顧怪駭易面為好猺僮矣希儀在柳先後十餘年名賊宿猾殺盡而革扶諫者為弔猺賊弩中知府將者也累捕不得有報扶諫逃廣東三層巢者希儀潛率兵勦之則又與三層賊往細他所希儀盡俘三層巢妻子歸異時希儀俘賊妻子盡以畀狼兵

至是獨閒之空舍飲食之陰使狼兵數百人時恐
而挺刀猙獰怒之布儀佯執鞭痛鞭使退又使熟猺
謂諸猺之亡妻子者曰得韋扶諫還矣諸猺亡妻子
者悉來投布儀令入空舍視之其妻室嫗翁相率持
哭曰非沈公吾為狼兵殺久矣已怨且詈扶諫曰汝
爺豈汝娘不縛以贖我諸猺心割復見布儀布儀曰
無它欲得扶諫耳諸猺曰為公圖之公切勿以我妻
子與狼兵也布儀曰諾觽而去之諸猺跡扶諫所在
往見之譖言我輩失妻子計窮矣惟有更相隨作賊
耳扶諫喜乃詭相與計復與扶諫出衆因醉而縛之
置岩峒中而使熟猺請易其妻子於三十里外布儀
令人鎖妻子刃扶之至三十里令曰諸猺劫妻子者
殺妻子然後戮諸猺白布儀曰我等已縛扶諫扶諫
置巖崗中獻之恐讐公自取之布儀得扶諫遂與猺妻
子削扶諫目截耳剔心手足斬之四懸諸城門布儀
威信既著率令猺攻猺、雖俱讐然不敢不往嘗與
期天大雨忽泗溪至人謂廣西將韓觀山雲最知名
頃能使猺不作亂而已能使猺攻猺未見如布儀也

布儀嘗上書於朝言狼兵亦猺獞耳猺獞所在為賊
而狼兵獨不敢為賊者非狼兵之順而猺獞之逆狼
兵地隸土官而猺獞隸之流官土官法嚴足以制狼
兵流官法輕不能制猺獞若割猺獞地分隸之近旁
土官土官富貴世、自如本不敢有他望入耽恋巢
穴非能變者國家之力足以制土官土官之力足以
制猺獞如此則猺獞皆為狼兵是古者以夷治夷之
法也而時不能用嘉靖十六年則有思恩岑金之變
初思恩府土官岑濬叛被誅而立流官以其酋二人
徐五臺責為土巡簡分掌其兵各萬餘人夷民不樂
漢法凡數叛鎮安有一男子自名金言鎮安兵征岑
時被掠濬子也夷民聞之益怨亂鎮安土官乃潛名
其酋長出金而與之盟曰汝小主也諸酋感泣擁金
歸鎮安因要之曰金得立與我某地幾百里遂盟而
還之諸酋聚兵五千以奉金將攻城郭復故地諸酋
多款為譬應者而先時濬既誅其酋楊留者無所歸
率其黨千餘人詣賓州應募為打手時布儀與兵備
使者在賓留入言請往見小主人布儀聞留言心疑

念全者賓州數百里而應之衣裹捐賴實危矣驗具
及廣右何有於思恩田好謂留曰汝仕也我蒙征由
州調兵鎮安時已聞金在是岑濬弟九子也因叩留
曰聞鎮安繫金甚堅何因出之留詭曰百計逃耳希
儀故自作檄諭甲岑氏其復子因脅留至家所曰為
我諭金欲官乎毋殺人劫城以狀訴我及諸上司可
得也遂與留十金花紵十褶之納其懷中向為我寄
全得官後衣之金我也因謬謂留雖然金欲官非賂
我萬金不可留即金誠當盡力償今安辦此希儀笑

曰業逃責耶且得一帖為信耳留出又許還謂之曰
我殺忠韋貴徐五素仇汝亦仇金善備之留益信希
儀無他可就也諸金如希儀言金大喜具謂可倚希
儀密因岑五千人詣見至賓城門門者供首希儀款
與內希儀怒罵曰金非賊胡不納耶既者以告金心
益安與其眾散入城而與留及其親信三十人衣甲
見潛以萬金帖子奉希儀希儀好遇之出見其姪與
為弟兄復謬為金計曰汝略我兵備公可獨無於是
遣金諸兵備使者凡希儀所為要使金謂官府潰潰

可親迎明日詣金營犒之五牛酒五十尊名留謂之
曰付汝金也倘兵馬殺金是吾殺金倘暗箭刺客殺
金是貴五非関我慎之慎之復遣其姪至金營與同
飲食以趣金自是心服於希儀矣希儀欲縛金俾其
眾時巡按御史在南寧將誘金至南寧乃傳之諸兵
備先注岑諭巡按御史故而謂金曰吾舉汝訴巡公
吾代汝詞希儀為金作訴詞塗抹訴稿四五反用示
忠於金復謂金曰吾與汝仕南寧倘貴五塗伏射汝
易汝土官衣裝襍掾史中覓我馬令五千人後行金

如希儀言希儀諭金曰貴五略我庇人毒汝奈何自
令空次飲食與我同之我食汝食我所勿食汝勿食
也金如希儀言行七十里至思龍驛晨起耳金曰今
往南寧南寧人皆言汝叛聲惡以五千人往是真叛
扶矣不若散遣三千人還心腹健卒二千往大亦足
自衛也金如希儀言復行一日去南寧百里謂金曰
汝至南寧久候諸從人衣糧供不給不若以千人營
此千人從金如希儀言至南寧見巡按御史巡按御
史好慰之由吾為汝奏聞留待此居五六日希儀度

金衆衣糧且尽漢謂曰思恩去南寧近耳坐待粮尽衆散矣何我遣半往取衣粮金如希儀言於是獨五百人尚散處城中希儀念縛金五百人者迫死而張開則奈何因聞請巡按御史公且去南寧卧金從可圖金於路也至思龍驛忽報賁五將五萬人在陽以迎御史而陰教金之驚而逃希儀與兵倫御史驚希儀謂御史公陽不知聽希儀徐圖之出呼賁五罵曰汝安得擅兵至此金得官矣不得官惟朝命汝安得擬仇之是時金既行開希儀所以語賁五遂遣候希

儀曰金耶汝尚不知死賁五兵至矣可疾入賓州匿吾府中金馳馬入賓居數日賁五亦來見潛私希儀曰請其返乎金希儀又怒罵之賁五亦莫測希儀計所出也希儀密諸於御史故遣賁五衆而後圖金而是時金衆取衣粮逃者又千餘人矣而楊留所統殺手千人皆在賓州由外希儀來兵僞計遣留殺手護御史往柳州而闇謂金曰楊留殺手百人護巡公往柳矣汝盡領還以自結於巡公第可至五十里謀者可百人希儀遣吏之偕至五十里金欲逐希儀又拄

之行百餘里忽欲逐希儀曰我尚送巡公汝獨返留賁五伏人待汝今且去柳迫汝何不與留偕至柳而復偕逐金遂以百人至柳其酋長從者廿餘人皆死黨也今送中金躍馬墜希儀曰責其酋五六人痛挾之曰何不護汝主令至此五六人雖驍悍以希儀愛金故不敢恚金至柳入參將府希儀使其妻出見之撫之以兒子因置酒勞金與其酋是時諸大酋其五六人既痛挾創臥獨四五人從金而留所部打手百人與金兵百人皆營於城外希儀乃名狼兵三百入

府侍事後以三百人入護御史三百人入護兵備使者酒中希儀謂金曰疪兒子往時惧誅又惧賁五逼令在我府中曷不痛飲為金與酋皆尽醉其夜遣狼兵縛之黎明召留與其黨入狼兵三百夫擁立希儀大言曰今金國賊也非留忠不能共我成事予留金拔之以紅紵留辟然希儀曰汝為之而汝不知乎非汝為我謗金吾安得縛於此留大駭泣下曰小主入也希儀曰汝為之而欲誑衆乎留惧不能言其黨皆股慄希儀曰吾奏留功矣因見留與其二百人於巡

識大錄

按兵倫悉賈赤之仝卑也逐賓州遂從撤遣金衆之
在賓者所誅止金一人留既惶恐見紿又慮同行者
猜己責金相譬見救手路中奔歸病悸氣忌恩沒妾
益希儀既畢綫漸脫金于五千人之手待其爲一夫
而後縛之若剸爭然人以是益多希儀莫敢貴五未
土酋益讋希儀不可測也希儀既爲參將久廣西人
剡木主祀於山雲之祠而並祀之居三年謝病家居
安南議起用事者欲孫希儀出希儀不應而韋貴徐
五浚來思恩土酋劉現盧回爭峒地貴五不勝思嫁

識大錄

禍於我以千金賄他將上東都御史蔡經〻滿衆議
兵勤之現氣四連敗貴五乘勝攻圍武緣經使參議
陳茂義都指揮白泫就希儀問計希儀太言曰二公
不畏死事濟矣誠召遣諸軍徒老弱卒徒手入其棠
而諭之曰若爭峒地何攻武緣也爾仇家欽并心久
条奈何使之爲口實若不自愛予彼若感泣悔罪則
又諭之曰今朝廷有事安南若誠感悔迅兵峒中來
自來功伐寬其將若何千萬必殤踵聽命公以甚富
撫之可不棄下矣二人如希儀言武緣遂解兵于才

識大錄

年起爲都指僉事進都指同知總兵貴州居二年又
謝病歸二十二年北虜大入邊台天下名將至京師
希儀在台中而佐戎事於宣大遂女蜀中何卿同總
兵江淮佐戚倭然不能有成功二十五年還召總兵
廣西希儀在貴廣大小十數戰最大者則有賀崖銅
仁之役賀縣諸猺據上下碟石諸峒出沒焚劫三十
餘年未有窺其巢者總督都御史張岳謀諸軍咸曰
須沈公來是時希儀初去江淮留道中諸將日上計
岳皆不納希儀至見岳曰兵惟速應請悉付希儀軍

識大錄

入巢覘之希儀入巢數日而殲襲廷虎五百餘人餘
黨奔富川滚溪入五旬得汲三千餘俘獲倍是崖所
搭黎𥟖有生熟二種熟黎奉令應公係如制獨畏漢
法不敢殘吏而歲出吏錢其性頑愚可計船市猶輒
褻官奴解鞍投鞭分懸諸黎門要索其飲食餽送然
後聽莫更錢〻直十數倍知州潘在官黷貨其所遣
官奴尤甚黎酋那燕出二牛易官奴官奴不喙縛捶
之諸女婦更出叩頭求脈不許那燕子強起解縛迫
逐官奴官奴驚走以反狀紿潘潘上變那燕懼連結

咸思古鎮諸黎為亂都御史歐陽必進上疏議勦已
出兵五道以入崖感萬州古鎮陵水而希儀病愈最
後至謂必進曰法家斷罪必分正從殺人者帅燕使
殺人者誰耶崖感古鎮相煽從逆不可釋萬州陵水
未有黨惡之實莫若出三道必進從其計希儀直入
五指山下得那燕等匠千四百有奇俘男女二萬餘
以斧貢州之命至貴冊佐總督兵部侍郎張岳征銅
江坂苗龍許保等九百有奇其入銅仁策甚奇秘人
莫知也希儀身不滿六尺膽勇机警臨敵目光迸射

兩顴赤色挺刀一呼人馬辟易每宴客酒闌衆兀衣
重鎧躍越之客見無不驚服其每戰未嘗少挫乃在
執兵前部卒部卒無不飈發爭奮乎居嬉怡謔笑腸
胃一直如縋至其臨敵谿谷綱絡鬼神莫測也私財
俸賜多給諸弁日人軍中有先登支斬首者賞不失
頃刻嘗笑曰人以資財積賄賂博官吾從貲財積首
級得之豈非計哉

俞大猷

俞大猷其先霍丘人始祖敵以開國功授泉州衛百
戶大猷氣貌不揚言辭蹇滯而忠誠自許動擬古人
為秀才時從泉中趙本李授易本李遂於易以天下
氶平日久人不知兵緝廬閉戶不求聞達乃昧易所
兵著鞱鈐內外編註解孫子設不授子以付大猷既
數官從李良欽李擊荊楚長劍嘉靖十四年登會試
奉時遣兵部尚書毛伯溫征安南大猷上伯溫書陳
禦衆狀傳撻地之法不則儀人持尺書諭降之衆俗

無札好殺厚諭使破竹而來其膚必得才李節識之
士輕死生重國体者乃可任往大猷自許不敢後古
奇士則請行伯溫欲用之不果既得掌千戶印於金
門所上禦賊書於僉事而究於所以教之僉事呵杖
之曰武人安書奪其印大猷笑曰此非吾自見之地
二十一年虜大入山西詔天下大逸材官大猷曰可
矣走謁御史自言李古兵法通曉邊塞詩書為基忠
孝為根逸材官應詔無姑大猷御史上名兵部大猷
當資走京師後上伯溫書曰大猷知小謀大定也位

位卑言高罪也未嘗自衒長也三者皆塹不避而諂者思效其臣〻也方今賢公卿主議百執事承式司馬元戎制策於中虎賁羽林匡翼於外豈少大猷若人大猷卒伍比流伉身孤獨之表奮辭感重之前計謀議之得失則傷惟悻之士談戰陣之勇怯則恥介胄之偶論功罪之明昧則于廟廊之謨謀守禦之疏密則侵封疆之職甚而曰樊宄害循事求情言愈激則過愈甚罪愈滋圖生無狀投死無所豈計所不及事所難料哉故煮之所蓄積肝膈之所要盟益有不安於此者是以士有散貲結客仗劒要交殘軀報知捷肝嘗志揆由職此也大猷生踰三十家無千金雖藿食簞蔬不以飽妻子而外來士闔中熟爽為恵跨吳越上下出沒連歲撤以往率數十來士身先舟師使數敗之衆一日用命生繁而致之當道以為奇功連歲御史以大猷名應撤赴大司馬幕下雖然之劾大猷萬一哉御史亦豈知大猷者哉大猷雖爵不稱之才而低首行列雖有御曲之譽而處勢孤蘊雖奮深沉謀略而不能為縱横辯詞時在外軍數見充捷

遂叨薦李御史既具數陳應司馬必獨文廢格計奇捷書於澤況叙於測使預於摠侍腐草茶而已負志如此不已悲夫昔大司馬統兵征南不自揆量嘗條事狀大司馬竟如大猷計以是察見大司馬有獨任國家之志有薦聽器充之美是以罄資裹粮萬里疾走以赴麾幕入都以來知醜虜害僕未本動大司馬集思廣論夜以繼日然所伏庭而見其言其人未有如大猷者豈大司馬忠國恒憂而用人之格猶拘常調是以有志之士無所勸叱志軀任妻子戀卿士之人無所慕而樂効用也方今肄兵者吝賞也緩令也寡兵也乏糧也大猷以為賞太濫令太嚴兵太多粮太倫夫師之有賞罰也成則制之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於社故衆共之亦不得私也今者斬一敵獲一馬節次報功朝廷亦從而賞之故曰事小敵脫則倫可用也事録敵堅則渙然矣齊之技擊得一首而賜金是也大猷所謂賞太濫者此也古者遣將跪而推轂使制閫外不狗亦有專也且使長布四体無尉繁也令也參牘絲馳命令渙㵞雖有神速亦淺殘知

一有奉動不奉朝請文墨之臣議論將其後大猷所謂令太嚴者此也昔李靖以三千人破突厥於定襄其後頡利陰山不過萬人二虜亦當特達賊也今我軍不下數十萬勢乃無異驅群羊當猛虎所以不敵由羊無當虎之志也且主客之勢亦甚可惑凡主寨可以應敵之衆者戰守在我不在敵也今也視衆兵為路傍之室無有固志聞風而潰欲戰欲寨皆在於虜大猷所謂兵太多者此也大猷聞近者輸粟邊塞將帥不以給士〻卒不以給食惟類計粟受金大猷所大惑也古者行師曰廼積廼倉廼裹餱糧金銀雖富不可充飢今此取彼豈非國家備時充羨使之萌生貪污且可見其享受安飽從而計取貨賄兩購其罪帥長尤大〻猷所謂粮太倍者此也大猷欲言蓋亦止此固當迎机而設亦待大司馬隨問而對耆上伯溫大奇之遂贊畫宣大軍門為軍門者侍郎翟鑾大猷上鑾書曰大猷南方邊戍之士論風氣不叙其鑾形貌已占其惡此一來也尽叢資用以充行囊為生民弊以別親故走萬里不知其遠聞驚風而不捿

戴大錄

被寒霜而不餒期以輸宿能行幼學立毛髮之功仰祖宗二百年培養之恩酬相公一日之遇也大猷之始至也與北方將士譚戰陣矣皆不過曰挾刀挾矢得一首級為功而已以大猷之狂竊謂虜今日敢為鴟張者蓋自太宗壯伐而後未聞用大陣勝之漸不可長幹所當伐天命人心於此必有發洩國家至計及今正宜大警誠當用節制之師勝以大陣然後遣國無震中外寧擬夫用兵之道古人譬醫今後舉說先謂已陳請譬為文儒生為文當先識字某字義實某字義虛某字義虛實手某字可起某字可結某字可接某字可承數千百十字皆明其義然後下筆為文夫篇短章無不如意將帥用兵凡門下術士謀客副將部長以至數十萬士卒皆當知孰賢孰迂孰勇孰怯孰精孰疎孰長於騎孰長於步然後以此前攻以此後守以此為正以此為奇亦當大合小合挨之所向無不勝者今相公幕下數十百員之將數十萬之兵皆能知否大猷以為聞戰之具未備之具者數以強弩勝其矛矢銃砲推其堅銳虎叉制其環刀手

車御其衝突其所謂未習之技者欲將士各熟夫一
技而所謂未習之技者欲將士各熟夫一技而所謂
未講之方者欲使一軍共熟乎合變也其間又有弩
制車制旗制牌制網制銃制斬馬刀制虎叉鉤刀制
分合之法止齊之節賞罰之格斥候之周申令之詳
教化之漸地勢之便陣勢之奇須得一一指數相公
之前而相公試毋聽焉夫志可以矢公忠而才貴集
事氣可以運宇宙而謀要有成古之英雄豈樂驚世
駭俗哉窮則變變則通用常才出常計本常事則非

常之功不可得而建也相公用大猷言使閩此方之
兵敵此古之賊大猷當鞠躬周旋珍瘁至死雖肉食
野鳥骨暴砂磧猶生之年也大猷言不得盡志不得
行徒糜廩祿以虛歲月雖閫門生入徼職再增上無
報乎國家下無補於生民將有先朝露填溝壑而已
曰為切近三事以獻一曰別馬步以定戰勝二曰教
收藝以倡勇敢三曰重正兵以禦衝突奮台入口对
大猷名其素號知兵者折其為猾指其素恃堅當者
辨其為虛套曰吾不當以武弁待子下堂札之一軍

大驚是將房業已道大猷知蓄無意數日忠心流露
奇功報主為宗社長久之謀求之內外公卿未遇其
人獻東征歎歸矣中國外夷勝負盛衰天實主之倡
仁義禮樂於干戈之場講止齊節制於混亂之區宜
世逆我也伯溫曰為大猷請命擢守倫汀漳林菁適
結次第平定七何海寇作發海舟大破之當道交薦
陞廣東都司僉書時新興恩平二縣賊屢招屢叛有
司不能制巡撫兩廣都御史歐陽必進檄大猷撫諭
大猷到界中逕報斬與一縣浪賊引諸賊成亂諸賊

化外之民也治宜緩浪賊治地之民也治宜急曰出
榜招諭極其切至浪賊化為新民而良民輒曰賊耻
數罵前惡大猷復曉譬良民語之以理時時攜樸播
單騎入村數以忠信仁義戒守自强之法復遂數人
入諸猺峒諭教之峒人驚服有蘇青蛇者久橫峒中
友其黨梁伯清俱來大猷察伯清可用裨伯清牒令
永諸首丈從折發視挾青蛇前行殺之大猷諭賊曰
有人謂我切勸汝我則不從爾我良民謂我勸汝我
於不從有人告汝謂我無勸汝心汝亦勿信有人告

汝謂我有勤汝心汝亦自信我之勤否我亦不知汝
所自信汝惟信己汝守汝己我知我心矣我心父母
我人忠信汝無恃終汝而恃終我心捄民我身未免
斷不汝容大猷誠意開太言辭懇切新舊之民回心
獻款保全無數会福建海寇張甚迎視浙福都御史
朱紈奏述福建都司時安南逆臣范子儀殺慕其功
主莫宏瀷之位扶莫登庸孫子正中保萬寧州以迮
後為名擁衆三万時々入寇欽廉界必進奏留太猷
廣東臨行新興人扯衣遮攔擁府衆不得發者數日
乃單騎夜半從間道去疾行如欽爭儀聞降其黨解
散者二万安南入乘子儀勢狐破逐之子儀逃之入
欽界大猷用海舟邀擊前後兩戰俘斬千餘子儀後
去入安南追至海東雲屯檄宏瀷捕之函首以獻交
州大定古何瓊黎叛条勝勤平之單車入山友黎約
人爭持牛肉來勞圖像佛祠將為俞佛而禱焉曰上
交黎善後二策於必進其平交策請度華夷界地置
重兵委大將永鎮之交南永安新安諸州皆將大海
城中有左右二水左水通海交若有變當用海舟征

之國初征交逆陸險遠所以恥敗逆海征之舟船無
所不登岸兵糧無所不乘載交人有靡折嘶遁而已
益漢征南越用伏波樓船二將軍馬援征徵側徵貳
皆從海道此古法也其平黎策謂自古有天地則有
此黎不可以州邑制不可以教化治一年一亂々必
一勦從古及今不知幾亂幾勦財帑費耗平民受傷
不知凡幾何不如逆計未來之費豫為一時而處之
逆計未來之禍豫為一時而拜々寧謂天下之物以
群而分則不爭天下之獷噬劉馭轄則不逆若各冊
縣土官其在千百年之前流毒肆害何嘗今黎惟苦
人就其中力大智雄者使為世官以類相統故天下
雖亂土民無生異心土官雖弱其宗人相謀則有之
未有土官逐主而篡之者也何也以群而分則不爭
也土官有官有印有府州若縣之名一方操柄握於
一人內甲陳百千精銳之兵外村壯千萬應援之衆
故雖苦不道其下敢怨而不敢怒寧就死不敢變也
何也以重馭輕則不逆也今約黎土舍借仲之閫耳
服則馴不服則聚而殺之亦何怪焉猪抑聽撫之衆

擇其力大勢雄者上聞朝廷授官給印置城立縣一
如土官彼其城邑池深宮室之廣財利之富妻妾之
盛世代之榮必圖自全之計万一有生異心據城以
叛雖張如岑猛寡廹之日亦必背衆誅一人而別立
之其亂亦易平也必進不能用而請於朝以為海南
右參將三十一年倭冦浙直勢甚猖獗朝命以都御
史王忬提督浙福以大猷為浙江左參將是時我中
國人王直毛烈亡命入海為倭嚮導忬議招而撫之
大猷言招撫之法必大兵壓境賊力不支輸款求降
帝王仁義之師志在平亂從而哀憫許以自新若有
不悛生死之權要皆在我徒曰招之而已權乃在賊
明公背兵滅賊當堂堂正正為天下先大猷請用福
建樓船為明公破之遂與參將湯克寬入海擊直賊
之會颶風逆發我賊二船皆顛危主甚乃復收港賊
舟亦適至大猷所以議逐倭者謂當用樓船入海迎
戰若待倭之岸陸我何所可守彼何所不可登由陸
備之我有奔走之勞入水求之彼與風濤之險又倭
初海岸其志尚小倭入河港其患乃大倭登岸修寇

有、所掠貨必載歸之舟中彼舟有數而我海上者無
有數年一入河港我艱難舟回我之舟不勝其載益
陸掠奪我兵從之彼入內地必致成矣浙西川河互
錯溝港穿貫多水田少燥田間有燥田又種桑柘淇
多水田少燥田則難以陸戰其川河互錯溝港穿貫
則莫若先防河港之入一入河港我整搠河船周防
戰備撤斷津梁使無所渡徐進逼之待其可戰六鼓
乘之更行調海船堅守海港使不得遁夫賊在海外
海船迎擊之賊入內河內船邀困之計數年之費為
一大本勢必不絕令總督軍門但知息戰新進領僮
承指揮輕敵決開徒見戮耳王翦之對始皇也非六
十万人不可始皇不信以使李信〻用兵廿萬大不
勝乃以六十万人使翦復往夫如是者衆用以十古
入乎其為軍興費不用六十万人費乎渠用翦者寧
復至此夫若此者不特重之鑒也忬用大猷計數以
樓船破倭東西粗安而整搠河船之議竟不施竹三
十四年陞南直隷副總兵時松江柘林賊盈二万連
年不可討朝命以張經為總督尚書經始至亦歎大

猷急戰大猷曰某可殺某可使擊不勝我文經謀急調楚粵兵為先鋒兵未至会朝命遣侍郎趙文華監軍文華督促經戰而經反大猷為持重文華怒論劾經頃之楚粵兵至大猷將之大敗賊王江涇而經亦用大猷河船計多所俘賊擊賊六金堰斬首五百餘級大猷嘆曰此吾獨剏內防之策惜向者王公亦用也王江涇捷文華劾書已至　上大怒論經死大猷奪祖職已倭至日新命卿黨謙皆言大猷可任其明年使充為事官鎮守浙蘇擊遏破賊吳淞江口當

前沙茶山斬首千五百餘級移定海東雨雪焚舟岀寇進署都督僉事明年進署都督同知海上無警嘉二年　上必欲得王直殺之總督胡宗憲使蔣洲陳可願入海說直直有歸意求貢市副總兵盧鏜請斬之兵部郎唐順之主其說而大猷欲用　太祖　太宗渠倭法勦絕毋留以正中夏外裔之体良僉事王詢倡論候其至出擊之宗憲曰耿擊論死使鏜迎直海上大猷陳兵誇示之直至則　上必殺直倭逆直來者盡殲之乃已宗憲下直獄使舟倭燈毀憲艦之

焚舟走柯梅人殊死戰夜乘艇入關關中起操御史將論劾宗憲宗憲劾大猷委罪曰是皆笑我不戰者有旨逮捕詔獄大猷歎曰某許國以來平交阯黎勦倭大小百餘戰擒斬何啻万計其餘移文誚度不在陣中者卑門不錄也結髮修身白首無違一發不中百發盡失我何怕繫首以裾結褸從一材官浚循牆走入見御史於寧波士民軍校喧閙洛嗟曰俞公奇男子立奇功有此奇事大猷開而笑曰尚有奇者且入不對之境雖然丈夫出世要有此遭吾所自處在

中庸之十四章矣即寄其孥寧波託所善友人李棣守之時諱綸以副使鎮台州數給大猷孥而溧陽史除遺五百金於道既至都御史周用避正堂戒皂隸毋索俞帥一錢諸御史皆來語公之功高明主所知行出公矣設不測我輩當不避誅譴為　上言之錦衣帥陸炳為大猷行金嚴世蕃所而太宰士階亦為保持浮發大同立功大猷念倭騷動東南不過貨財麋卒耳虜於中國乃為不決之隍欲自見平生而勢位未可乃為總督都御史李文進制犒兵車可推

統上下弦弩神銃擊堅及遠筆弗龍盾而虜弓矢弗能及也文進試之用數十輌步騎數百人挫虜數万於安銀堡文進以其制聞於朝置兵車営自此始也湖廣鎮筸苗起巡撫都御史黄光昇言大猷用兵如神臣在廣東時見其平安南叛臣箕無遺策始發之日應州太守問賊何時平大猷曰後四旬見公于此已而果然有才如此置之散地乞補臣所部禆将楚中諸苗皆大猷昔時調遣從征伐者令其當事必有以威撫之詔以為鎮筸參將四十年廣饒平賊張璉

聚冠數万攻陷江閩諸州詔江閩廣三省会征之用師二十万人復以為南贛恭将督江兵進勦時三省尚属胡宗憲節制宗憲故論劾大猷矣至此又欲使急擊賊大猷上記曰明公謂璉賊出却使急擊毋反巢上策也大猷謂明詔三省会征必有所在豈其使二十万衆一夫浪走若其奔竄流殺為禍滋大璉雖離巢財寳妻子在也攻而致之執反走逐之宗憲一聽大猷之所為諸将謂璉巢方山下山徑斗絶執敢先登大猷曰屬我疾引万人據其高巔栢嵩嶺璉果

奔歸數戰尽捷而廣兵觀望久不至大猷察賊富計離其黨執璉自贖璉執猶曰廣兵聞疾至奪之江兵不平欲反間大猷撫几大罵虜聞者死夫吾惡賊不靖耳何必在我江兵執璉廣兵執璉又何擇焉馳散其黨二万不殺一人以示恩信乘勝誅林朝義賊殺二千而返論功賜金陞副総兵鎮守南贛汀漳恵潮尋進総兵都督同知大猷請置縣五嶺間善後朝議為置平遠一縣以属潮四十一年福建山海冠無虞數十万督撫游震得請曁大猷揔制全閩江廣湖數

道朝命未下其冬賊陷興化城明年春大猷馳至贛反都督刘顯戚繼光滅之移鎮恵潮ゝ有倭二万海賊呉平反通諸山冠亦起勅江廣福建三鎮撫臣偕大猷討平之大猷次第誅款使人招平ゝ率衆来謁単騎見之平啼泣投身其諸酋不甚聽平ゝ不能自決然猶為大猷殺倭百餘級而反之絶大猷居平梅嶺而平終不戢詔書必得之使閩廣二帥会征大猷曰兩将不能以相使盍歸責一将當事迁之久之廣兵不至乎逼御史論罷大猷官会河源翁源二縣山

冦李亞元芳為冦兩廣總督吳桂芳抗留于朝曰大
猷可以將别將别將不能將大猷大猷得留分五道
兵征之俘斬万餘而廣西古田縣者苗賊據之七十
年所矣其酋韋銀豹黄朝猛入会城殺布政司庫手
刃參政民表桂芳後請用大猷鎮守議征詔陞都督
同知佩廣西征蠻將軍印是為隆慶二年此時總督
兩廣譚綸移鎮薊遼上書乞大猷与同練軍破虜繼
綸者張瀚以海賊吳平雖亡其黨曽一本復熾復疏
留經略之瀚問大猷破賊計大猷言賊之所忌閩船

識大錄

閩兵嘗造舟募兵於閩瀚与諸司嫌其遲久大猷為
瀚作拙速解曰孫子有言吾聞兵以拙速未聞巧久
夫當春秋戰國紛爭互併之術今天下一家盡海一
君賊子美兵命將征討堂堂正正十圍五攻剪株拔
根絕然後已苟圖歘速不顧大計是倖功也夫速而
使拙何亂於速久而能巧何嫌於久愚謂今日戡敉
鵰勤戰國用兵師也速不嫌拙大本征勤古帝王拳
罪之師也巧不嫌遲瀚不能用大造舟廣城下大猷
言廣省城外即海不似閩港紆淺賊來猷忽卑後入

一炬奈何瀚又不然其說居數月一本突犯廣城大
所造舟殺擄旬日瀚及諸司悔遂蹈計大猷曰計在
始議諸公曰閩舟成敗適奈何大猷曰其勢雖臆將
安所適明年舟成遇賊漳潮旬日三捷生擒一本兩
省論功皆首大猷於是始任廣西議征古田諸公謂
用兵七八万可矣大猷曰必十五万竟以十万分七
哨入居三月討誅朝猛生擒銀豹破堅巢百餘擒斬
賊級七千四百六十餘俘獲賊屬千餘大猷曰必再
聚兵招撫之須五月乃可畢講公不能俟以三月出

識大錄

大猷嘆曰徐之二月待吾經略此方之民永安矣于
是總督侍郎殷正茂上功於朝改縣為州州曰永寧
而巡按御史誣劾大猷所擒銀豹非真兵部復奏大
猷故東南名將必不輕謬為奏移鎮福建時方議致
賊藍湖忽有新倭自漳泉趨福寧大猷遣兵追之將
及副使鄧之屏促向藍湖新倭猝入烽火寨殺把總
去御史論劾大猷大猷竟不言之屏短坐免官時万
曆元年也大猷結髮為將在兵間五十餘年旌旗所
指動以報明主拯蒼生為念長於料敵未嘗敗卹居

常務堂〻天朝匪茹之寇非蠻則虜帝主之師有征
無戰節制之兵動圖万全寧費寧遲不敢輕動取勝
友其究目前之苟毋寧預計數十年後經營訏謨而
永之然世多不然其說至其為之不就而後信服而
卒從之至於永久訏謨一時當事固未能決也其倭
陷興化時興人急在燃眉而大猷講五攻十圍之道
鑿溝壘堵海壖以待戚繼光至然後友刘顕一鼓平
之興化所由陷坐刘顕玩戰興人怨顕次骨而亦大
詘大猷須大猷謂吾不先鑿溝塹堵海壖者戚公驟

至能無一倭逸漏耶此時譚綸方為福建巡撫上功
於朝繼光顕皆得陞蔭大猷賞金而已綸貽大猷書
曰節制精明公不如綸信賞必罰公不如戚精悍馳
騁公不如刘然此皆小知而公堪大受公誠如霍大
將軍任如諸葛丞相大如郭汾陽忠似文信國教似
于肅愍可以托孤寄命知及仁守當今之世舍公其
誰公幸自愛綸入為兵部尚書大猷貽綸書曰某平
生志在征虜而見用江南乖違本素今年七十餘老
矣妾媵尚有胎孕膂力可敵精卒二十許人公許我

大受今其時也綸疏起為後軍都督府僉書大猷奏
人李杜諷大猷老也盍退休大猷曰吾祖父世官享
國家俸祿未有以報主上冲歲虜時肆憑陵平生
志在西北邊老當益壯斃而後已別譚公在位又知
戎心虜自　成祖北伐而後未有用大陣勝之者
世宗庚戌之變將士懼懾未能列一陣見敵此國恥
也　穆宗皇帝奮武大閱而陣法久廢諸將我不能
軍何以示圖威衛　天子於是以其故大猷制車法
上之於朝曰禦虜之法非車非足以戰古人制字曰

軍曰陣曰轅之類無不用車者馬隆依八陣作偏廂
車偏廂也詩曰小戎俴收即車之扁小者淺而收之
也蓋古人取任載不多而得便旋之用火器衣糧之
類皆可載往時王崇古協理戎政請專委大猷訓練
三年有成方欲推之九邊会綸卒歎曰無同吾志者
矣乞歸休亦尋卒賜祭葬贈左都督大猷歸京師練
車騎大猷在軍風角古候遁甲皆所不信潛心李問
起基卑迩以為運修當世士大夫汲於道者莫及也
至其雅量鎮俗東晉風流亦或讓焉輕財好施綢繆

待以本大者十餘家平生推奬歐陽深鄧城湯克寬
陳第有國士之風薦撫不遺餘力城克寬坐繫以身
保任之其後皆至總兵而歐陽深以秀才納奴為指
揮結客募士死兕化之難第先為秀才大猷一見事
功許之薦引武途官至遊擊將軍以不善事督撫罷
官歸家年七十餘歷遊海內訪友論李贄博而卓於
見深城猷同鄒人克寬邳州人第連江人也

戚大錄

戚大錄　戚繼光

戚繼光

戚繼光字元敬其先定遠人　國初百戶祥從西略
地以戰死子斌受職有開國功陞定州衛指揮僉事
數傳而絕景通以弟子為後正德中部戍卒踐更京
師劉瑾有逆謀知景通豪傑遺之幣帛安約作難景
通佯應之旦日為黃冠遁去　武宗所名見方士鍾
生者百歲人也善景通授以六壬遊都之術屢擊殺
山東賊陞大寧都司掌印入坐神機營尋乞歸養母
人稱景通孝廉將軍始景通擇子魯擒奴有異人衣
褐衣擔搞木自云八百歲矣前知事隱形接賓客大
意其妖也至景通見褻惟良久曰端人也吾無隱乎
爾景通問毋病言無恙也復問我何子曰猶未之知
明年某日朝会茅山為公祭發晚至期往見賀曰將
軍有子並後十三年戊子歲十月閏朔其時矣此為
三朝虎臣兄衛霍而弟文也老夫乞以為弟子名之
曰長壽後五年當復來其功名亦差亞十有三年繼
光果生及期其母夢神人衣絳衣降於庭虎变躍棚
内是日々華五色景通異之因名曰繼光幼而好異

倜儻多權奇年十餘陰集方略英氣勃勃稍長折節
為儒以經術著既冠襲世官嘉靖二十九年待試武
闈會虜犯京師繼光上便宜言事山東撫按使
者部兵入戍繼光任中軍以法轄和衆心一軍皆服
陞總督備倭都司尋轉浙江都司僉書時倭患方熾
浙兵故柔脆而義烏人獨勁悍可用繼光請於督府
練以為兵許之使募三千試之繼光以江南藪澤多
走險不比江北地平可兼騎者乃為鴛鴦陣陣十有
二人隊長前次夾盾次狼筅長槍重人夾長次火夾短

兵然蘇居後其節短其分數明其步伐合地宜其號
互相關試既習浮補浙東參將分部台州而僉事唐
堯臣部台州兵備與繼光雅相重四十年倭大寇
海告急繼光旦之事海賊聞繼光至悉隨去謂台州
空虛往襲之繼光聞警促還昧旦引兵午至台兵行
七十里未食宜哭謂賊近戒門嚴毋得入兵爭門而
罵繼光復至呵怒之曰此汝等爭門時耶戰薄城下
滅之乃食鼓行而進遇賊花街蜂擁伐之賊大潰張
翼逐之殺數百人乃食又逐之瓜陵江皆溺死殆盡

識大錄

領舟師邀擊之俘馘七十顆而斬頭賊還焚舟起遁
台繼光簡精銳千五百人往逆之堯臣曰師寡矣將
軍與約毋掠輜重毋尚首功毋枉殺脅從前驅者擊
賊無留行繼光曰諾五月庚申翔及賊大田賊退次
大田東堅壁不出會雨甚間道過仙居繼光由大道
先之圍之數重四面舉大賊爭捉索續命我兵不省
盡焚之蓋二旬有九日九接戰斬首七百函獲尪伏
三千七百有奇是為戚家新兵所至破竹矣其年江
西告急督府檄繼光西行露布以聞軍聲益振明年

春倭賊由福建長樂連江福清南下聚衆焚劫新賊
繼至福建巡撫都御史游震得莫之誰何言官言倭
毒閩且十歲劫衆聚徒且十萬財力竭矣閩固故屬
胡宗憲督撫請亟發督府兵八千出浙督萬金予之
使副使汪春澤監其軍繼光引兵從間道入福建破
橫嶼絕島中再旬入福清大破之牛田賊殊死走興
化銜枚趨之夜而鼓抵賊營連破其六十餘營斬倭
千餘級餘多溺死者平明領兵還城而興化人始知
其郡中士民具旗幛牛酒郊勞振旅還浙中行吏何

閩中新倭繼至圍興化陷之矣時興化衣冠巨族繁
侈相望地新被倭村落一綫寸帛皆在城中民無所
得衣食疫癘大行士民晝夜來郭望救兵兵備副使
翁時器居城中與儒寡謀震得遣總兵劉顯赴援顯
以兵少不進遣一把總領兵三百往賊盡殺之居數
日顯又遣帳下兵八人齎文于時器賊殺之衣其衣
詐為顯約書縋城而上曰今夕且息鈐柝將有所謀
我疑其詐請錮之時器怒不聽罷鈐柝如約夜未半
八人者斬關延賊城中大亂賊殺人狼藉士大夫立

斃鋒刃者數人攝守者通判奚世亮亦為亂兵所殺
時器與參將畢高遯去賊踐公署火民居自餘子女
玉帛搜掠一空覘兵將集與之流連飲酒駐城中閱
六十餘日乃破平海城居之仍掣人索贖取船亡將
既者事聞　上震怒罷震得逮時器高及邦光俱謫
戍乃用譚綸為巡撫都御史而以繼光為總兵鎮守
福建使光攜兵萬人兼程入閩至則直搗平海部勒
士卒雞鳴蓐食晨壓賊營圍之倉卒大亂斬其倭千
二百餘級一時俘承鍍洗無遺先是前人學丹豎

地中一老人言曰我是天兵放火殺人武王綱破土
成歷午未至酉申牛女界號令明重熙戚況太平至
是人測之土成城也重繼也熙光也戚帥也繼光又
字重熙自是用兵連破閩中賊閩戚家兵來無不勝
受刃繼光與俞大猷戟不能旦夕撲水火為持重而
繼光如奔電迅雷立見除掃矣嘗以春月至崇武所
城民方下田倭騾登岸繼光出兵送之禪將請待兵
稍集乃出擊寬片餉耳繼光曰春月農卸婦子在田
令倭得殺良民一人即盡數斬之何足贖夫必立勝

克勝之此猶其趨台州時戮賊乃食也繼光在軍中
選部將數人類己者衣裝並自如出入莫測夜亦不
知其宿處有同官參今其卒亂入繼光卒中意欲盡
取其首級而使光故令士衆五色烟囊中發首級烟
塗之同官卒無有也　穆宗即位虜陷石州京薄畾
恭毅不守用廷臣議召譚綸及繼光入衛繼光上言
西北兵十倍東南而邊人見虜望風靡者由不識戰
練兵夫練兵之法臣嘗試之東南而驗請簡部將募
士三捕州縣士三千部將將之合為四營小將五部

立一裨將爲之建衙簡練訓習一如東南比及三年
格虜逐北然後屯田足餉罷戍鎮兵百世之利也書
奏部持可否聞者發言盈廷論私指繼光吾舌敢咨
如不入何第嘿弗拔繼光曰吾世受豢養欺不敢其
愚忠用則腹心干城不則馬革無問舌矣古何論出
訖晉撫命繼光總督練兵節制視督府而執歐謂太
阿之柄不假武人易爲總理諸將視總理爲虛秩必
輕之倫言其不使於是乃命繼光專任薊門而練兵
之振竟寢繼光復請召南所練南兵備薊鎮邊墻樓
櫓敵臺萬然壯麗費縣官帑千萬緡而考工計久當
百二十萬又增募南兵二萬編伍戍之議用車戰如
俞大猷之法自是虜不敢入犯論功首議招募士
邊將未馭無律繼光所召南兵至陣而見軍門待立
於卯適雨甚自朝至於日中總干山立軍容益壯邊
人大狀繼光故以參將入關進副總兵再論功最遷
中軍署都督同知充總兵入薊擁總理虛名秩如故
神宗即位用倚薊功遠進左都督加秩少保兼太子
太保階特進光祿大夫繼光所浮久鎮薊以張居正

識大錄

善任之居正沒言人併攻繼光移鎮南粵未幾虜入
黑峪薊人請召還繼光不得相與揭竭頌德而居
訖之繼光鎮粵踰年病免歸而卒年甫六十繼光沉
鷙英敢倜儻雄豪有大略起裨校屢遷至大都督佩
兩印跨制三道大小數十百戰所當以全取勝自惡
海事以來悉天下力獻之東南大約越卒十不能易
倭一而繼光提千餘烏合瀰穴梟夷之其能用寡如
此乃驟立功名為大帥則又吾御眾諸邊大將將不
過三千人勢不能他有時舉獨繼光能將十數萬人
若一人而肝膽爲所遣偏師就小夫利繼光治兵自
若即用以誤敵使懈而陰鼓我氣縣闊之故其敗仕
仕爲勝端他將見小勝則小溢太勝則大溢此自爲
鄰其勝也仕仕爲敗端乃繼光治兵益自若其勝也
又爲常勝端一時海內名將獨俞大猷與同功齊譽
他帥莫敢望也繼光在浙有紀効新書在薊門有練
兵實紀治兵者悉遵用之有弟繼美以都督僉事為
總兵鎮守貴州薊鎮邊墻之役繼美爲御史諸材官
蓋魯倫異人所謂功名若亞者繼光妻曰王夫人無

子悍妬繼光陰納諸姬于參之外舍不使見也御
人露諸姬多子狀妻日操白刃以從繼光衷甲入寢
號跳怨祖禰乃棄刃抱頭痛哭攜他姬子子之而繼
光之妻悍妬如其嫂然繼光貧時妻市魚三斬之朝
進首午進尾暮以腹進曰妾伏君苦君良妾吾禮也
繼光嘗提兵出鎮擊賊賊飄來虛未襲之妻部勒登
陴城竟以完

劉顯

劉顯南昌人少甚貧困欲之叢祠自經神護之入蜀
中為土人教授小兒土人入山獵顯為之蓋時劉知
其獵有無土人以此累之久之立功蜀中得為將領
顯為人闊疏無脂韋在蜀中平九絲橫江白草松藩
芒佈峒寨以三百騎破億萬人孤身被圍轉戰三
日夜斬僰馘首漬圍而出守蜀十年身經百戰未
嘗一衂嘉靖之季顯已歷官為都督矣其時倭犯江
南者七年不戰而潰顯帶[illegible]將兵從金山南兵部
尚書張時徹檄顯守浦口顯謂時徹曰賊性貪婪輸
掠既眾其欲已盈今去者已半其在內川者當之亦
去耳不如擊之顯留此不能自効也會巡按御史移
書辟顯顯來侍任見御史喜為具饗會顯曰賊在
顯不能咽食請為公滅賊還饗耳即與其家甲騎至
東安謀之賊遺顯援書顯笑曰賊素易我且歸刷志
惰可襲而待也時賊艘二十有九大半人人倭顯伏
甲岡下簡四人半之薄賊挑諸之賊出顯以三騎使
走以身殿且戰且卻賊射中顯馬馬蹶顯下馬挾擬

賊卒馳頸前頸張馬斬馳者賊至岡下伏弩發多中弩猶扶傷鬪甲亦殊死戰賊引去甲欲逐之頸止勿逐曰日旰矣度夜當雨謂甲曰我露宿是賊以逸待我也乃還岡十五里而軍遣人持火苑潛涉賊後賊數驚徹夜不得寢厥明頸亦幟號於軍令能殺賊者主幟下得三百人命之曰我前拒汝爲後劫命甲四十人塞隘巷之衝每巷以五人守以五人怒向賊出汝陪命甲六十人分四部伏岡下曰賊潰汝警命三巨艦積葦泊上流曰賊敗汝焔處當右之殺兵左之浸令數人升后而譟曰獲賊矣既誓乃陣賊自巷出者逆斬三五人賊逐不敢復出退謂其魁上恕摘冠揮袪左持刃右執扇登岸而麾賊衆蟻騰天集如雨頸乘騎遇之格者手搬者半矢盡又張其銃圍頸數重弗克射之輒殪賊氣稍奪頸謂甲曰彼衆我寡不先喋其魁衆不攜也一呼突賊至斬前隊二人直擣鼓下所指麾者自頂至踵裂其尸出賊陣後賊衆披靡相怖以目甲四起夫擊之賊大潰逐奔斬〻焚頸追至盡斬之又擒一魁名五大王者亦斬之溺水死

者不可勝計淮倭志半頸身不滿七尺不肯不介著一白布單衣中褲如之簡易小丈夫耳及遇敵提兩刃騰躍超踊刃起見刃不見其身淮民自河上觀者咸咄咄稱神人云

楊廷和

公諱廷和字介夫別號石齋蜀之新都人生時有火光之瑞甫四歲知聲律七歲日誦書數卷十二擧於鄉成化戊戌擧進士為翰林庶吉士庚子授檢討弘治己酉陞修撰修　憲宗實錄丘文莊公為副總裁公以纂修兼校正官有大關係及大章奏名臣傳悉以屬公草成丘不易一字數曰良史才也辛亥書成侍讀充經筵講官乙卯　皇太子出閣御史郭紘奏選正人端國本首薦公與王鏊等七人公遷左春坊

左中允戊午主試順天己未四月丁祖母葉孺人憂辛酉憂服闋復舊職未幾為日講官聞經論政　孝皇重之錫予多踰常禮一日　上御膳廳即以御前饌頒錫宸　翰親署器封時謂有貞觀慶曆之風焉六月　上命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編修通鑑綱目節要公為纂修官潤色論斷多出公手乙丑春主會試五月　孝宗賓天　武宗登極七月以從龍恩陞詹事府少詹事丙寅正德改元　為講官有白金綵幣帶履之　賜十月脩　孝宗實錄為副總裁丁

卯陞詹事入內閣知　誥勅時劉謝去位奄璫劉瑾用事公侍講筵惓惓以遠小人戒遊逸為言左右譖之又有陰結近侍者阻公遂改南京吏部左侍郎命下數日即行瑾使邏者伺公將中之反報云楊初無怨怒乃止五月陞戶部尚書八月二十八日　上退朝思公問曰楊學士何不在瑾對曰今為南京戶部尚書　上曰楊廷和已入東閣矣戶部豈翰林官耶明日有　勅取公內閣辦事馳驛來京改兼文淵閣大學士性時劉仲質等以尚書任之然不典機密其

後李賢王文繼以尚書都御史入景泰天順間故事也時逆瑾擅權每据撫人細故輒成大獄公隨事救正之雲南夷奏蒙化土官不法事瑾欲差人械繫來京公曰荒服遠夷易於生变土官世祿相傳已久拘繫未必得徒損威重於是止令鎮巡官勘報戊辰八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己巳春大明會典成逆瑾恕功不自己出乃矯　詔擬總裁及纂修官公革俸二級十月　孝宗實錄成優俸如故有幣金乘馬之賜旋授光祿大夫柱國庚午二月改吏部尚書兼武英

殿大學士四月慶陽有安化之變公謂文正公曰宜
請　須黄榜開諭寧夏之人及慶府宗室或阻之曰
黄河之舟盡為寘鐇驅去即有榜誰與傳之公曰此
夏人不與者十八九苦為寘鐇所脅無以慰之得無
為寘鐇樹黨即亟請於　上行之又擬用仇鉞為將
逆理云鉞已從寘鐇矣公曰鉞素稱謀勇不幸在亂
城中未必從亂　朝廷用之豈不幡然思奮亦使寘
鐇自生嫌疑將內潰矣未幾鉞果擒寘鐇以效焉九
月敘績加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靡子恒

為中書舍人　勑諭褒美辛未春北畿流賊劉六劉
七齊彥明陷郡邑殺良民諸將莫能禦朝議起馬中
錫為總制公曰馬文士也豈堪是任乎衆違其議用
之竟僨事参將桑玉領大軍追劉七於村中窘甚將
自經於民舍其黨止之曰賂或可免乃投金樓下桑
受而縱之公言於　朝下中錫獄斬桑玉以陸完代
之軍威始振既而趙風子邢老虎劉三羣賊復起河
之南北衆數十萬官軍屢敗公意用邊軍勦之衆議
未協翰林學士陳霽奏記於公曰內地腹心邊圍四

肢役四肢以驅腹心之疾何不可公行其言而以彭
公澤為總制兩總制破賊刻日可平豹房義子多與
諸賊交通有通事王永者得幸左右中秋日潛引齊
彥明見　上於豹房事發下永獄扶殺之義子黨許
於　上將罪原問主事張元電公曰刑官知有大明
律耳事得解壬申盜平靡子姪一人為錦衣世襲千
户公疏辭不允三辭　上令吏兵二部會看以聞得
旨改靡六品文職公又辭不允至三辭　上鑒其誠
切許之十月　勑加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

士癸酉四川流賊鄢本恕廖麻子作亂彭公澤總制
征之將行請授方畧公曰君才平賊無難但忌班師
早也彭問其故公曰往時福建鄧茂七湖廣劉千斤
二賊授首餘黨復作以班師太早耳彭至踰年而賊
平會變起西夏　朝廷復命彭以往至漢中內江胡
小二等作亂彭歎曰石齋真聖人也甲戌正月　乾
清宮災公請　上素衣御左角門下　詔罪己令諸
司直言時政　上納其言公即疏言　皇上嗣登大
寳十年於茲邇來災異迭見水旱頻仍盜賊縱横炎

霧侵擾五星失度千里飛蝗隕霜雨雹之非時地震
天鳴之相继軍民困苦帑藏空虛今乃復有此變
聖明何以致之罪在臣等願　賜策免尤望念　皇
天付託之重　祖宗創造之艱生民仰戴之切早朝
晏罷深居簡出親　九廟之祭祀　兩宮之養勤日
講之御復面奏之規開言路通下情還邊兵革禁市
罷皇店出西僧省工作以惜民力減織造以節民財
任正直忠良親老成持重庶人心感悦天意可回
上深悔悟是月寧府陰結近習獻燈於內又欲遣人

張設公語文書房官曰王府無獻燈之例禁中非擅
入之所恐有奸謀不可不防辱請復護衛公極諫止
謂伊祖以謀逆而革劉瑾復之方革還豈可又從其
請時寧憂厚賂諸權要錢寧輩主之　旨竟從中外
出焉乙亥正月二十二日留耕少保公卒於家訃聞
旨言輔臣丁憂留用事例你該部查看來說公即疏
言該部自能據禮覆奏　聖明必能以禮處臣但愿
棺之情遠繫萬里奔喪之念切在一朝用是不俟吏
部查奏輒敢上瀆乞俯察愚衷使得盡慎終之礼得

旨卿春官舊學輔導年深德望才猷朝野推重特遵
先朝故事為國留卿任用宜勉抑內顧私情以副倚
毗至意八日　上特遣文書房少監秦用宣諭　玉
音老先生輔導重臣國家大事多有倚賴先少保喪
事已令該部查例留用望老先生以礼節哀公再疏
陳情得、旨再覽奏具悉卿迫切至情但內閣重任
方賴老成共圖治理卿宜以體國為念再勿固辭公
又疏言臣為先臣長子理當主祭送終人子大事少
缺不可復補且臣形神俱喪心志荒迷萬一臨事眩

惑是國家兩負忠孝俱失矣奉　旨卿屢乞守制情
苦詞切今暫准奔喪寫勅給驛葬畢即來供職卿弟
廷儀也著馳驛去遣行人呂律送歸禮部郎中祝鑾
諭祭工部郎中王孝忠治塋域輔臣眷注之隆未有
過之者公既歸　上每臨　對左右言何如楊先生
有主張八月遣少監秦用齎奉　璽書宣諭并　勅
四川鎮巡三司等官守促上道公疏辭云云啟行兩
月而　詔旨即下到家三月而　勅使又臨枕塊而
承自天之恩越紼以拜如綸之命戀闕之情雖切陟

岾之痛方深況人生大倫君父最重輔臣舉措風化所關喪親不能自盡不可以為子禮義或少有愆不可以範俗若以庸劣之才猶故事為口實當太平之世襲金革之變禮已自內媿人其謂何　上批答曰朕以輔導元臣忠勤久著特令勅使守取速來卿宜體朕至意即日就道以慰人望再不必辭公又疏言君臣之義固無所逃而父子之恩終不可解三年之愛人子至情三年之喪古人中制羸瘠之軀遽難馳道路哀毀之狀亦有靦於班行徒戾禮經無補風化

上鑒其真切乃批答云卿孝思純至固乞終制覽奏良用惻然今勉從所請差去內官先回侍卿服闋還著鎮巡官催促馳驛前來供職以副委任公乃得終喪於家丁丑六月服闋　朝廷先期遣行人劉翀至蜀以服闋之明日同鎮巡三司府縣官詣公家宣璽書公懼時事難為堅不欲起　詔使在門當道守候府縣住俸同促就道不獲已始發新都至東河驛復欲辭疾陝西當道請曰近聞　聖駕出居庸關人情皇皇公不圖輯寧以報國乎舟進潞河京師勳戚

府部卿寺部署及臺輿校役皆相率出迎自崇文門接通州車騎雲擁　上在邊聞公至甚喜遣內侍賜寶鏹羊酒十月入閣疏謝且請　回鑾不報十二月與蔣公至居庸請　駕有　旨止之時北狩將歸先遣人諭內閣府部各為旗帳迎鑾寧來通公首倡公曰旂常在國銘功臣耳旗帳施親舊里俗也　君尊如天敢有讀獻乎威武大將軍是何名號　上復遣所幸通使張龍來云　朝廷說揚閣老不肯作旗帳他忘了往年一遣內臣兩遣行人取之恩典過他大

臣十倍今乃執拗問他懼否公曰雷霆之下敢不震懼但不敢以非禮事君耳公知道不合遂謝病乞休不允再疏又不允三疏辭益切復不允令鴻臚官至家催召留之益力　上降手勅曰朕親統六師勦除寇虜內閣運籌定議協力成功賜白金綵幣蔭子為錦衣世襲正千戶公屢疏辭皆不允己卯正月　上北征還兵部侍郎馮清奏捷傳諭擬旨獎勵威武大將軍公曰　皇上親征破虜禮宜稱賀從征將士亦宜行賞但不可奏捷今馮清本內開有總督軍務威

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字樣是以臣率君也豈敢輕易
擬旨以犯無將之誅即以奏納還中使旋出德勝門
迎 駕大閣張銳馳至行幕授公前奏擬旨公曰本
內所稱威武大將軍者何人馮清所當奏捷我輩所
敢奬勵耶銳曰 朝廷在教場立待旨而後入公執
不可銳去復來公曰必欲擬旨須馮清別具奏云前
大將軍號止奬勵該鎮守臣乃可不然決不敢擬也
銳去偕銳寧來泣而言曰 朝廷疑銳言之不明又
令寧來請即擬票公曰此事關係至大今日不言誰

執其咎寧回奏言楊廷和堅執不回 上令回閣擬
旨公與蔣公具疏執奏如前止擬奬勵馮清不及威
武大將軍一字公復臥病乞休疏再上不允時 上
又欲南巡杖言者舒芬姜龍等於朝公聞之亟出謂
司礼近侍曰為廷和轉言於上各官諫止南巡皆一
念忠愛為 宗社計也今聞有死於杖下者何以傳
示天下後世 皇上承 九廟之祀奉 兩宮之養
國本未建人心危疑見今軍民困苦盜賊縱橫 聖
駕欲南去遠涉大江應接皆腹裏人不比胡虜易辨

儻有姦謀潛匿圍舟縱火倉卒何以應之又有宗室
窺伺或偽為奉迎誘至深宮進退不能消息不達噬
臍無及矣時宸濠逆謀已成人無敢言者公語及此
聞者竦然明日公與同寅三公伏闕留止三日不得
命御史蕭淮上言宸濠謀為不軌衆相視無敢言公
曰寧府之謀天下皆知而不敢言御史獨言之難矣
然反形尚未露先年 宣廟征漢府回學士楊榮陳
山奏趙與連謀請移兵討之楊溥楊士奇以為不可
請命皇親大臣往諭之趙府即謝罪獻還護衛不煩

兵而解中使以聞 上令公擬勅遣太監賴義侍郎
顔頤壽駙馬崔元往諭宸濠元輩遷延不進至浙江
聞孫都御史燧許副使逵遇害乃奔回 上欲親征
羣小慫恿之意益決公屢疏諫止終不納命司礼監
集百官議於左順門公與同寅三公曰此但當命文
武大臣督京營官軍討之耳昔永樂中北征有 皇
太子居守宣德中征漢府有鄭王襄王居守今 聖
駕出征居守重任付之何人乎明日 親征旨徑下
不能止也兵部請內閣護從又乞載 御寶行公曰

戦危事也倉卒草野中易起奸心往時四川賊藍五
鄢老人掘䕃印尚且歛衆況國器乎即有除拜號令
亦齓旋行之御寶無所用焉由是御寶不行而梁公
蔣公獲躁又明日有中人傳　旨欲寫調工兵及王
府兵空勅公曰土兵又屢不必調王府無兵可調也
竟不進稿又明日傳　命寫威武大將軍勅公曰
朝廷親征奉行天討誰敢云差違又誰敢稱威武大
將軍耶近聞逆濠偽檄方以失政為名威武大將軍
是何政令耶假作孽者擿　朝廷親征乃稱威武大

將軍是何人降為此名號何人寫勅請先誅戮然後
興兵問罪則今日之憂不在宸濠而在此勅矣中使
還奏少頃　上命蕭敬等十人及谷大用張永錢寧
至閣中以阻撓軍機促　勅公曰　朝廷命臣下行
事乃用勅　親征將勅誰乎敬曰　上旨嚴切今日
無勅令敬等自投金水河死不容見也公曰公等不
必死　朝廷止罪廷和一人耳可以此言奏再遲一
年亦不敢畢初議也張鋭錢寧色怒曰　上意決欲
如此公曰天子有爭臣我輩意亦決欲如此蕭等去

未幾即來相率跪拜花臺下公曰諸公責人也以此
相侍置我於何地我所知者　祖宗之法奉　天承
運皇帝六字傳之萬世誰敢改稱為此號耶蕭等知
不可奪乃去庚辰十一月　上還自南征住通州召
公至行在令擬　旨先誅宸濠然後入宮公曰宗室
有罪必先告廟令文武羣臣議罪以聞而後誅之此
先朝故事也令於通州行之臣不敢奉　命　上曰
先生亦為此言耶朕嘗撿宸濠私簿朝中大臣多受
賄者獨先生無之故以此委托若入京後恐我亦不

得主張矣時　上疾已篤且無主嗣又深疑左右侍
臣公知不必再執遂擬　旨進馬辛巳三月四日魏
彬張鋭傳　旨言　郊祀大禮未舉朕心未安又言
太醫院用藥無功求草野醫人冀萬一公知　上意
有在非求醫也乃謂彬等曰若有大變公輩禍福在
反掌間彬曰何謂禍福公曰我輩與閣處之如倫叙
天下以安内外同福反是公等先受禍次及我輩矣
彬曰聽老先生處分彬等豈敢十四日早少監陳嚴
倉皇來報　駕崩矣公即語嚴曰急啟　太后取興

長子來繼統少頃谷大用張永張銳至閣中授公一
紙乃　太行皇帝遺命也辭曰說與蘇進陳放我達
病則怕好不的你每與張銳叫司禮監來看我我有
些〻好歹奏　娘〻與閣下計較天下重事要緊不閣
你衆人事是我誤天下事公讀罷擧哀畢曰羣臣止
哭遂取　皇明祖訓示諸司禮曰　大行皇帝未有
後當遵　祖訓兄終弟及之文急啟　皇太后降懿
旨　太行皇帝降勑旨遣司禮監文武大臣各一人
奉迎ノ興長子來即皇帝位於是遣大學士梁公儲
司禮太監韋彬谷大用定國公徐光祚駙馬崔元禮
部尚書毛公澄公持金牌信符授之初閣度公先命
閉閣門時權奸各欲立非次以貪功避罪相求如市
貴皆不得入王瓊閑閣門開大沮議定奉所擬懿
旨及　大行皇帝書入啟畢就左順門宣諭朝臣衣
皆躍然大呼曰天下事大定矣朝臣就閣中揖謝且
賀曰昔呂端鎖王繼恩韓琦斥八大王恃權專任重
也今無其權而事又獨難然定策頃刻間權姦拱手
外朝不知加呂韓數等矣公曰祖宗功德無疆之福

識大錄

亦同官協力所致予何力之有馬遂擬　旨散豹房
官軍令太監張永張忠武定侯郭勛安遠伯許泰兵
部尚書王憲提督優恤揀選團營官軍分布皇城四
門及京城九門防守令威武團練營官軍各回原營
各邊鎮守太監各回本鎮華皇店官校并軍門辦事
官旗校尉俱回本衛命給客及土魯番諸處貢夷人
當放回者該部照原擬賞之差人送回餘會同館〻
之關防出入佛朗機一起人回廣東聽候豹房番僧
及少林寺取來和尚各歸本寺南京馬快船隻常例
聽候外畫數發回各處帶來各色匠役樂工水手等
各回原籍命東廠錦衣衛及五城巡視御史嚴夜禁
捕盜賊皆出公獨斷而以　先帝末命行之或曰此
等事何不少留待　嗣君行公曰机會間不容髮時
權姦人人自危若不急解之倉卒有變誰能制耶是
夕京城市間人馬介然有声人心皇〻以為江彬且
反矣又聞彬在家不成服齋宿不哭臨公深憂之以
一判投彬曰謝江公大事多賴鎮定彬喜以為楊公
不我疑也乃成服齋宿十七日朝臨罷公告蔣公故

蔣公曰連日介介於懷者正以此耳公曰彬手握重兵發之須得机會是日坤寧宮安猷吻彬入吉服行礼而壽寧侯張鶴齡被勅之安陸公偕蔣公入用璽則大閣俱在公命屏左右謂魏彬曰大功已定大患未除未為全美魏問其故公以魏與江連姻不可徑言先慰之曰古人大義滅親周公誅管蔡王導滅王敦至今流芳青史公雖與江為親乃勉奉大行命非本意也今外議紛紛不早請 太后擒之恐彼不自安將貽 嗣君以憂未免為大功之累也張銳疾言曰彬有何罪公曰如擅入邊軍禁內擅立威武團練營擅改團營為西官廳擅立鎮國府所犯不一死有餘戮在魏曰實然無所逃死銳猶極力為辨公曰不須回護我輩言出禍隨已委致身家公雖無子孫獨不念祖宗墳墓與兄弟耶 嗣君途中萬一聞變而驚張公請保任其責也公辭色俱厲陳嚴贊之曰且收得在 嗣君或寬宥之今亦擬旨監候耳蔣公曰了此然後哭臨銳曰何故太急公曰此事間不容髮顧可緩耶即擬旨奏 太后與蔣公候於閣中久未

下公曰權瑺對我輩言尚百計攔截在 宮闈豈肯贊成乎若不捷禍必先我二家我輩豈可離此地誠死此亦得死所矣蔣公曰天祚我明必無此事須有報宣侯右順門者久之陳嚴來曰江彬已擒矣幾逸出彬行礼畢張永潛使人報之遂奔西安門以 西官廳文書為辭中道折向北安門當閑者曰有旨留提督彬叱之曰 皇帝何在安所得旨乎手批門者守門人羣擁之追者至縛之時久旱遂雨城中讙声雷動為之謡曰拿了江彬朝廷安穩蓋以吻為穩也顚之李琮亦自其家縛至罵彬曰汝早聽我言豈至於此彬曰悔不自断其子怨其母亦然收捕者云彬已分布腹心於東西安三門衷甲裹粮立馬以伺動息非公先以計安之後出其不意而擒之京師百萬流血成敗猶未可知也四月二十一日漏下二鼓 嗣君至行殿 召公及府部大臣宣諭三上箋乃允五鼓由正陽門入識以明日大昕即位自三月十四日至是三十有八日也公承虛康總己內外晏然十六載弊政嘉人皆擬於即位詔除之公日夜殫盡心

力草置函中公侍行殿蔣公先歸閣中整理文書
詔條內若軍門皇店官校豹房番僧寫亦虎仙數事
公別書密緘之不敢露草蔣至公家諭家童取去人
莫知何文書也黎明時進稿請 嗣君批紅出方鳴
鼓是日向辰文書官來言欲去閱切中人者數條公
曰數年以來事有齟齬不曰西邊不可則直稱 朝
廷不從今 嗣君至便有此乃知前日負 大行多
矣即此廷和便當去今日拜賀 新天子明日即跪
奉天門前乞休且問 皇上初至何人於左右欲更
詔書雖死亦甘心也蔣毛二公皆力言之文書房官
知不可乃持回久之鳴鼓批紅猶未下公與三公亟
趨華蓋殿後往來玉除間不見一人乃復趨奉天殿
下見直殿者要文書官來相見語之曰亟去萬一悞
事我輩且有說或言批紅不下明日開讀亦可公曰
自古人君即位雖草昧中亦須下詔改元以新天下
之耳目今日若無詔書不知所改是何年號人心惶
惑恐有他虞誰任其咎文書官懼乃入奏批紅出改
明年為嘉靖元年 詔下宿弊盡革讀罷滿朝士夫

京城老少皆踴躍歡慶曰真 天子也 上召公及
蔣毛二公見於文華殿公曰 陛下順天應人為天
下臣民之主初至行宮而澤隨降一登 寶位天日
開明可徵 宗社萬年之慶伏願敬 天法 祖修
德愛民任賢納諫講学勤政永建太平之業 上曰
先生每說的是 賜酒饌而退二十六日科道交章
劾內臣武臣乱政公擬 旨盡下獄明日劾文臣王
瓊等二十餘人公擬 旨俱令致仕 上不可下內
閣改擬言內臣張銳張忠等武臣許泰錢安等俱擬
下獄文臣亦有朋姦乱政罪惡顯著者皆輕貸何也
公曰文臣乱政者誠有之但所壞止一衙門壞事者
退則衙門復清矣非如銳泰等蠱惑 朝廷移居豹
房新寺南北巡幸離間宮闈以致國本中絕也中使
曰王瓊先在兵部頭戴爪剌身着帖裏親至豹房與
朝廷飲酒非蠱惑而何公曰此事外人都未知於是
擬瓊冠帶閑住不可乃擬為民明日又發下必欲下
之獄瓊危迫甚据摭誣奏冀公引嫌迴避將有庇之
者 上覽奏怒甚欲重治之公復為救解時大旱瓊

既下獄両隨降御史李獻等奏比之熹桑弘羊云二
十八日 召公及蔣毛二公至文華殿慰諭又命太
監張佐傳諭 上意欲公發王瓊黨宸濠事公曰外
廷自有公議刑官自有正法廷和不與校也蓋瓊朋
姦黨逆罪惡昭彰至如誣害彭澤而庇仙脫罪因入
豹房交結錢寧而臺諫章疏俱從改擬皆朝臣所共
知者公故云然二十九日 上復召公面諭曰先生
每為國勤勞朕悉知之宜安心辦事公頓首謝 賜
茶而退自成化以來 朝廷所病者冗官冗食之費
臣下建議未能裁省劉忠宣公受知 孝皇上賓太
監寧瑾奏止之東山以此怨謗叢集身幾不免正德
中冒濫尤甚十六年四月以前在京官軍旗校勇士
軍匠人等食粮之數共三十七萬二千七百餘員名
一歲支米三百九十八萬八千八百餘石歲運四百
萬石之數除海運三十五萬石外雖尽數至京亦不
能支公深憂之 上即位詔革人數十四萬八千七
百七十有餘實支米二百四十五萬六千四百餘石
所省一百五十三萬二千四百餘石國計雖紓而大

怨叢集為之謠曰終日想〻出一張殺人榜皆裁革
之徒勝之也公未辨色入朝有持刃恐喝於道上者
上聞之令兵部撥官軍百人護公入朝名隨朝軍時
上在諒闇居文華殿公疏言 陛下嗣登大寶一月
以來用人行政無所不當又聞視朝之暇惟以觀書
寫字為事堯舜之聖可以復見只今要日畫長章奏
多暇敢請日講 祖訓一二條臣等躬候便殿直說
大義以為 聖學萬一之助 上嘉而行之元年壬
午三月 上降手勅曰朕入継大統大學士楊廷和
蔣冕毛紀首先定策功尤顯著俱進封伯爵給與誥
券子孫世〻承襲食禄一千石公上疏辭 上批答
不允三疏四疏 上批答数百言益切公知 上意
堅不可回乃上疏以疾求去 上温旨極褒美留之
會史道閻宏曹嘉怨公乃扶同誣奏公又力懇求退
上日遣中使促公出礼意優隆不得亟去而大體議
起公首執議 召對面言不可者三封還 御批者
四執奏三十餘次司禮太監奉 命來閣中講論者
三十餘次公執不可用是左右得以間之是後所言

多不合英自是左右瞥構益甚甲申正月乞休再疏
上遂允之公歸絶口不及時事日與親戚故人行田
野話桑麻倡和為樂泊如也戊子　朝廷下勑諭云
揚廷和謬主濮議指斥礼官為罪之魁革職為民公
聞之怡然己丑六月公夢天門開二幡委地若神衛
相迎者顏色温粹若平時夕沐浴端坐几上而逝公
以夲大志而兆亦非常嘗夢天門開見綽楔題曰除
昌辰在童丱時勲業已定矣天資孝友器宇宏深声
色無益之戲一無所好端居讀書而不為章句文辭

之用古今治亂始終君子小人用舍留意甚篤至於
身所未經之地言其山川里俗若指掌不爽賓延偶
語時罔不究心意欲設施之耳錢寧氣焰薰灼一時
嘗置酒集　公卿寧自候公門又令張龍輩請必往
公曰、朝廷在外豈我輩樂飲時耶竟不往公丁憂
歸寧餽千金玉帶一束不受涿州人王蓦背有瘤形
頗蜥蜴張永覃校緝得之曰此龍形也將惑衆校尉
輩皆陞錦衣官而永自欲封伯　旨便下公曰自古
內臣封爵如五侯童貫非美事亦不克終若本朝則

絶無也誰能為此赤族事耶永曰劉馬兒太監封侯
何謂無也衆無言公曰劉馬兒族人有功受封非其
身也其墓誌在岳蒙泉文集即命中書檢類持稿來
手揭示之永乃止貴極人臣門第如貧賤時尤以濟
物為心鄉有涸田萬頃公視其水利鑿渠灌溉鄉人
德之名學士堰又辭建坊銀以修邑城〻成而賊至
旁縣避兵賴以全者萬數留耕公曰吾子相業老夫
不知即此二事亦大功也又嘗置義田於縣城西凡
族之不能婚葬者咸資賂焉平生建白有題奏錄辭

謝錄視草餘錄新政日錄文集詩集若干卷子四人
慎辛未狀元官修撰議礼得罪編戍雲南惇癸未進
士兵部職方主事恒承廕錄為中書舍人陞大理寺
副忱舉人初卒之時以庶人礼葬　穆宗即位科道
章奏公大節無虧應得卹典　上允其議贈官太保
謚文忠　命中書舍人獻汝止治葬
逸史劉氏曰公立身正直忠厚在　武廟時隨事匡
救備竭誠悃不附權倖若止護衛諫巡幸絶緣帳之
供不寫威武大將軍勑誓以死持閣父訃連章乞歸

終制朝廷勉留再肆不能奪其情可謂忠孝大節矣
及危疑之際計擒逆彬定策迎立不動声色而措天
下於泰山之安豈非社稷臣乎竟以議礼竄逐雖挫
辱過甚其於舊君之仁要不失為正道也

劉忠

劉公諱忠字司直號亭河南陳留人父達由举人官
國子愽士公任平定州訓導時夢芝生左膝上生公
於學舍州人為夢芝卷紀之公少聰穎過人明朱氏
詩弱冠举於鄉登成化戊戌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
院編修弘治庚戌充會試同考修 憲宗實錄成陞
侍講 孝宗朝充經筵講官兼侍 皇太子講讀辛
酉主南京鄉試九年俸滿陞侍讀學士 武宗嗣位
以東宮講讀劳陞學士時近習導 上盤遊漸隳政
紀公即疏陳崇聖德戒遊逸数事語極剴切又因
經筵勸 上恪遵祖憲戒狎近小日親朝政或勸公
少諱公曰盡吾職耳曰是 上不悦近貴亦惴〻不
自安遂欲用公南京以遠之遂推公為南京禮部侍
郎未幾陞尚書奏減江南曆紙價銀歳数千両以蘇
民困尋改南京吏部尚書毅然以董正百司自任留
都官属素便安閑動稱吏隱公乃以勤惰驗其理事
以清濁律其撿身考語直書不少假借一時官属惕
然歛戢率守規箴當六年考察黜留允當雖有席勢

侍援無一倖免者查革江南假吏千餘人　上召至
京有向用意瑾見公氣岸知不可招式瑾誅始被推
以尚書兼文淵大學士參預机務尋加少傅兼太子
太兼武英殿大學士　賜玉帶蟒衣充　國史總裁
知經筵事辛未　命主考天下會試衆稱公明中官
永初用事公卿趨附公守正不往見永使其黨廖鵬
來謁待如僕御有餽拒之臨政動以遵成憲遏貪緣
為要每持正論不少顧忌同事者漸弗堪而近貴亦
欲公速去公見時事齟齬憤懣日切屢疏乞休　上
不允乃以省墓請假　詔許乘傳歸〻後上疏辭始
得　旨致仕居家杜門不見客或勸之荅曰謏詞巧
說不曾習學卑礼諂態不曾操演知者謂為麄鄙不
知者且以為簡傲公賦性剛介志識宏遠公私理欲
界限別白極嚴而好惡取舍毫釐不苟惡奔競趨附
輩若將浼己氷蘖之操始終一節嫉惡雖過嚴而與
善未嘗不厚處世雖寡合而義交惟恐不廣事二親
生隆孝養歿盡哀誠處家嚴而有法廳門止一二童
推每出必俟薪水入嚴鑰而行在南都數年不通書

上都秉政時拒貴近餽遺一日有盒擔數具伺門公
不覺怒叱扛僕懼而趨或仆盤具品物委於街巷或
謂太過公則曰苞苴盛行時似不可不如此也公閱
廷試卷於東閣一達官非讀卷者入公怒詈侍胥不
輟其人出方已或亦謂太過余則曰請囑公行時似
亦不可不如此也其風裁方正嚴毅若使得行其志
士風世道當何如也歸之日有先公敝屋數楹城之
南有別墅一區田百畝桑棗榆柳百餘株繼又於舍
後鑿小池放一舟其中每當春暖秋晴病起意適之
時或駕輿登墅或張席命舟徜徉自放〻水雲林月
之際其所獲賜餘則歲分十之三四以賙諸流離貧
餓者嘗諭其子曰吾老且病沒之日勿請葬祭謚贈
勿干名筆為誄文詩輓蓋無實德而務虛名予所深
恥也　世宗入繼大統兩遣行人存問及卒贈太保
謚文肅壽七十二
逸史劉氏曰公廉潔有守不苟取予端方持正風裁
肅然乃以不肯婾阿苟容卒為同列所擠贊理未兩
月而去使正氣不得見于實政亦國家之不幸也

梁儲

梁儲字叔厚廣州順德人號厚齋成化戊戌會試第
一　廷試第二甲居首改庶吉士十六年授編修二
十二年兼司經局校書侍　孝廟於東宮日進講讀
丁未充會試同考官旋丁內外艱弘治辛亥服闋進
侍講與修　憲廟實錄成進司經局洗馬壬子主考
順天鄉試陞侍　武宗東宮講讀戊午主試應天是
歲冬冊封安南國王充正使庚申九年考滿遷翰林
學士辛酉再主試順天壬戌奉　詔教庶吉士與修

大明會典書成進少詹事仍兼學士本年遷吏部右
侍郎奉　命充正使冊封魯藩正德改元　詔纂修
孝廟實錄及會典俱為副總裁遂轉左侍郎明年遷
吏部尚書兼學士專典誥勅掌詹事府事又明年戊
辰主會試時逆瑾竊權專恣有不附己者輒以計去
之乃指摘會典紕繆貶為吏部右侍郎實錄成陞尚
書爲職如故瑾憾公不置摭摭媒孽而御史王湙遂
請典刑公給事田賦公門人也亦請沒公貲以代天
下輸租之半劉瑾遂矯詔抄公家公在南京初報聞

色不動儼有　旨調南京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五
年瑾敗　詔陞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典机務既至進
武英殿大學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尋進少傅兼太
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廕一子錦衣世千戶公辭改
尚寶司丞又辭改中書人又固辭弗允甲戌再至會
試凡六司文衡六年考滿進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
殿大學士先是楊廷和首秉朝政以父喪去位公言
于　武宗勅遣行人慰諭命有司即其家督促上道
廷和至儲遜居其下士論多之　武宗之將幸宣大

也中外洶洶莫敢先發儲與學士毛紀泣諫於左順
門內既而毛紀亦在告儲獨廷爭累日不得命秦王
請陝之邊地以益封壤嬖臣江彬朱寧及宦官張忠
皆助為之請　武皇帝詔與之兵曹及科道各執奏
不可　武皇帝曰朕念親親與之勿拒大學士楊廷
和當草制曰若遂草制畀地秦藩恐貽後虞執不草
制則忤　帝意遂引疾不視事大學士蔣冕亦繼引
疾　武皇震怒內臣督促公承命草上制曰昔　太
祖高皇帝若令曰此地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

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饒富而驕奸人誘為不軌
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狀念親〻其界地于王〻
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畜士馬聽任人勸為
不軌震及邊方危代社稷是時雖欲保全親〻不可
得已王其慎之毋忽　武皇帝覽劄駭曰若是其可
虞其勿與同天之力決於數詞偉矣哉已卯　武皇
帝欲自巡邊乃稱威武大將軍詔宰臣草威武大將
軍勅大學士楊建和蔣冕復稱疾不出　武皇帝御
左順門召儲〻奏曰臣不敢草勅　帝震怒手劍主

曰不草勅齒此劍儲免冠解衣帯伏地涕泣曰臣有
罪今日就死他日　陛下猶憫臣若遂草勅他日
陛下覺而怒曰儲無礼以臣名君臣罪不可赦　武
皇帝廼察其誠欵擲劍起不促草勅矣時禮部尚書
李遜學等廷議建儲居守朱宁陰受寧王宸濠賄謀
入寧王世子江彬亦欲立所厚遠藩儲大声曰　皇
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吾輩伏斧鉞
矣王瓊王鴻儒亦助言之議遂寢已卯考一品九年
滿進階特進光祿大夫勲左柱國薫給　誥命褒諭

賜燕禮部會江西兵変　大駕南征公與蔣公扈從
至南都凡七請回鑾不報時且郊儲與冕奏曰南
都郊　仁祖皇帝配天北都郊　太祖皇帝太宗皇
帝配天若遂郊配位不知所裁　武皇帝乃不郊又
有遊呉適楚之念儲冕手執章奏跪行在門外自卯
至酉汗浹背　武皇帝遣内臣諭起對曰臣未奉俞
旨不敢起　武皇帝乃諭曰不南幸矣儲冕乃起始
宸濠未及時凡所餽皆有記籍濠誅後閲籍唯厚齋
梁公晉溪王公無受餽庚辰冬至德州自劾請罷不

允抵京再疏又不允儲乃杜門求歸言妻喪未葬先
塋未修老病之軀無所陳力　武廟固留遣官為治
葬事葺先人墓而賜祭遂與群公同受遺命策　世
廟自興邸入正大統儲與冕實奉行勸進事稍定後
申前請既而言官聯疏劾公假宸濠衛兵是為故縦
反者請召置獄正罪如陸尚書完云公曰余唯致仕
去而已終不肯辯人曰是公大罪何所容辯公終不
辯而劾者不已久之乃知與宸濠衛兵者非公實石
齋楊公當制正德九年三月十五日之事蓋舊例凡

閣下當制擬旨人親署銜若筆跡故不得而誣也公唯引罪連三疏乞致仕無片言自明　上始可其奏賜勅特遣行人送歸　命有司月給廩歲致輿隸降勅褒之有曰張九齡之忠盡而不究其用崔與之之風槩而不久於朝以卿視之可謂兼美既歸上疏稱謝與親舊詩酒倘佯啣居蕭然如韋布士不事家產以遺子孫初號厚齋鄉人咸以厚翁稱之晚更號鬱洲　上念定策扈迎之功未錄廕子世襲錦衣衛指揮上疏辭免乃進其子中書舍人鈞甫尚寶司丞備疏陳謝且謂將有言以裨聖政　溫旨慰問勉其匾言偕敦重慎默平生和氣謙德雅量大度不矜功不伐善堅忍不言人過失輕財周急不可殫述人無賢愚披容接者輒治具款飲莫不感悅立朝四十餘年議論每持忠厚若不出口且不為矯亢故群邪用事從容其間若履坦途卒年七十有七時楊一清在內閣親奏　聖諭命撰勅召用而訃音至矣　上聞諭祭九壇贈太師謚文康

逸史劉氏曰公沈重慱雅接人和易當群邪用事從容其間若履坦途雖言不與忤寔陰能扶持正直至於不草泰府乞地威武自稱之詔厥績偉矣而定策建儲即宸濠江彬之謀皆毅然不受卒迎　世宗成中興之治尤不世大功也當時忌之者至詆以厚積及身沒之後子孫不免窮餓公議安在哉

識大錄

費宏

費公宏字子充號鵞湖鉛山縣人祖樂庵授五子長珣起鄉薦早卒次瑄起進士官至參議號俊庵俊庵宦遊于外而五峰暨弟順庵與遂生家政公生而秀異與季叔雪峰瑞相上下俊庵喜曰充吾宗者必二子也携入京躬課督之癸卯甫冠遂與雪峰同領鄉薦甲辰試春官不利卒業北雍時少保丘文莊公為祭酒少宗伯補庵費公為司業皆重之丁未舉進士為廷試第一人授翰林修撰初公之上春官也俊庵方以部水主事出治呂梁貽書與公曰汝脫下第毋南歸宜入北監讀書丙午代還公訊曰伯父何以知宏不第令入北監也俊庵笑曰此爾遠到之兆也吾嘗夢汝入北監領班籤籤乃彭文憲公故物文憲嘗遊北監中狀元吳汝第勉之至是果然是歲八月憲廟上賓預修實錄庚戌同考禮部試丙辰　皇太子出學青宮首改左春坊左贊善　武廟嗣服擢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丁卯擢禮部右侍郎進左侍郎時逆瑾竊柄凌轢公卿會瑾敗諸所變更悉皆

釐正唯山東河南陝西山西鄉試解額瑾稍增其數公謂求賢　國家大典且開科期迫請今科姑聽之俟後復舊　上可之十月陞禮部尚書鑄印局額設大使副使各一員食粮儒士二名及滿將補投考者不下數千人請託者半之當事者每難處分公於食粮二名外預取聽缺者四人習字者四人擬次第補度可逾十數年由是投考及諸托者皆絕跡辛未十二月奉　旨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供事甲戌二月進戶部尚書兼秩如故會錢寧入宸濠賄規復護衛公執不可有同列嫉公而覬其位者陰助寧一日忽傳旨詰責公因引咎力請退有旨令致仕而從弟翰林編脩家亦罷抵家杜門謝客不敢履城府築樓一區日課諸子會群從有與鄉人為仇者赴愬會城濠知之招仇家人令招摭入奏欲以聳動　上意奏入下都察院時大司馬　彭公澤掌院事洞燭其奸既駁罷又欲加罪濠知計不行乃嗾群兇嘯聚奸細焚略其室廬積聚又侵毀其先墓公恐避處縣城已卯六月濠因朝會殺巡撫孫燧及副使許逵發兵反

隨遣數十騎趨信圍公過進賢為縣令劉源清所斬
會王公守仁以羽檄徵兵列郡信守周朝佐鉛令杜
民表等皆率兵往公為贊畫方略遣人間道致書於
王濠平王欲上聞時侍御謝君源伍君希儒方隨軍
紀功乃奏曰大學士費宏編修㝢當護衛之再請也
昌言明沮已懷先事之憂及逆謀之既成也間道獻
策又急勤王之義適年　世廟入繼大統甫旬日即
降勅起公而㝢亦召用公具疏辭溫旨褒荅有卿輔
導　先帝累致忠謀遣讒去官輿論推重新政之初
特茲召用等語尋復遣行人趙瑛再捧勅速公行公
乃促裝以十月末旬抵京　上慰勞再三賜以酒饌
勅加少保照舊入閣供事公疏辭新秩不允越月賜
蟒衣三襲玉帶一束又以贊畫平逆濠功加厚賚前
所得誥命之燬於火者皆賜重給且有溫旨褒荅焉
壬午春　上視太學謁見先師孔子侍行親耕籍田
在九推之列三月以恭上四宮徽號恩得贈及三代
又以登極翊戴功加恩內閣諸公皆伯爵公廕一子
為錦衣衛指揮使累疏具辭得旨改為正千戶又辭

識大錄

又得旨改廕從七品文職一人然公終謝不敢受五
月以知經筵事又賜玉帶襲衣癸未四月一品滿三
載又荷寶鏹羊酒之賜是歲淮陽大水山東河南旱
且蝗公條上救荒數十事　上嘉納俾所司施行户
部以各省逋賦甚多請自弘治元年以後逋者皆如
數徵之公言歲遠人亡自难卒辦擬自正德元年始
太僕馬匹頗富其寄養於畿郡列縣者大為民累而
又不足以供武備諸道之馬歲賦者如故公因兵部
之請擬自今歲解馬及價各十之五自是馬不缺而
積有餘漕運輕齎銀餘者舊皆貯京通二倉公議以
外衛軍士終歲勤動竭力以供京軍今脚價有餘自
宜分給諸卒以蘇其困皆從之甲申五月進吏部尚
書謹身殿大學士時大礼未定　上心未安而諸公
相繼去位公亦有去志矣第以受國厚恩未忍遽去
諸凡委曲調護　上心漸安縉紳倚之無恐而大礼
亦徐以定七月　獻皇帝神主至自安陸奉命同恵
安伯張公偉駙馬都尉鄔公景和往迎於定興八月
大同卒叛殺叅将賈鑑巡撫都御史張文錦勢頗洶

洶議者欲遣將出帥大舉以討之公曰変出於激不叛者固多也討之勝則王石俱焚不勝則彼拒城抗命損威傷重實多矣莫若徐圖之議先遣兵部侍郎李昆往撫諭以觀其変而以都御史蔡天祐往巡撫命都督桂勇鎮守其地代還舊總兵官江桓遂以其事責之有成算矣頋在廷之議紛紛不一 上乃遣户部侍郎胡瓚提督京邊官軍數千駐宣府傳諭天祐勇令取首惡一時擒獲畧盡而瓚欲稍振軍威又飛檄欲有事大同鎮城城中卒甚恐又恊衆圍勇將殺之勇之童僕死者數十人賴故將某進勇至其家獲免衆因願命某為帥衆議不可公曰莫若姑聽之而回責其擒賊及命下某果感奮擒首勇者幾百人誅之鎮城以安乙酉卯祀賜大紅蟒衣一襲 世廟規制公之規畫為多 武廟實錄成進少師兼太子太師餘秩如故賜宴禮部時弟寀從子懋中皆翰林編修預史事寀進左贊善懋中進修撰賜衣及宴如之金帛有差蓋一時之盛云丙戌二月 上以御製詠春詩及四景律詩命公等恭和賜純白玉帶一束

大紅蟒衣一襲白金五十兩自是日有 聖製皆命公和之六月十二日賜 御製七言古詩一章是日大雨 上御平臺召對命自左順門度文樓歷中左門而入時以為榮 獻皇帝實錄成加正一品俸兼華蓋殿大學士是月又賜 御製律詩一章七月御製敬一箴成頒賜諸大臣又賜 獻皇帝御書大字四幅是年累以疾辭不允溫旨褒荅丁亥二月疾再作辭益力 上察公志決去遂允之令馳驛以還時公子懋賢已登進士被選入翰林為庶吉士因疏乞歸侍養疾 上并允之且令痊日照舊作養恩至渥也既而懋賢家居數年則又促之行曰吾受國厚恩莫能報稱未究之志其在汝哉瀕行勉以忠孝自勵居常焚香祝天以早生 皇嗣為願癸巳八月皇嗣生公聞之喜躍不自勝馳疏入賀荷 溫旨褒荅鄉當大旱里人禱雨無驗公虔誠具禱輒得雨如尉人皆異之乙未四月忽有旨起用且遣行人王獻芝捧勅促公行時方溽暑或謂行宜稍俟涼爽或謂宜先具辭公曰吾名位已極年且衰邁豈志於進取

者哉顧君命召不俟駕乃聖人之訓而鞠躬盡瘁死
而後已實古大臣事也吾豈務遜謙之虛名忘事君
之大義哉遂於六月朔日冒暑以行至中途具疏謝
恩溫旨褒荅有卿可兼程早來朕佇俟卿見等語七
月至京未及陛見翼日即荷御劉咨訪政事遣中使
勞問賜以上尊珍饌恩數逾前八月既陛見入閣供
職午優召見文華殿右室賜銀圖書一文曰舊輔元
臣又白金五十兩大紅織金麒麟紗衣一襲且諭之
告曰別卿久矣喜再見卿卿猶康健凡百宜盡心輔
導以稱朕懷公稽首謝自是日承顧問御書稠疊且
數命代祀先師孔子帝杜帝稷及時享𣅺主廟廷又
嘗賜遊西苑遍歷新搆諸別殿每至一所必駐蹕顧
問天顏和粹溫旨綢繆拳拳於大臣之進退朝政之
得失皆天下大計也㧷暮始出賜公感激知遇矢竭
報稱第以累月積勞脾疾復作然猶力疾視事不少
怠十月以陪祀歸一夕奄逝訃聞贈太保謚文憲年
六十有八公性孝友少以宦游未得侍二親養為歎
及得告侍養累年不忍別其父五峯公強之行乃遂

謀迎養京邸五峯公以身為家督未果行無何余夫
人且卒公南奔逾年而五峯公又卒公以祿不逮養
自是生辰忌日輒倍悲痛如初喪然與弟完處怡怡
然可風雅尚儉約自入仕來食無兼味衣自命服外
䌷綺罕御然於施仁举義事則豁然為之不少靳先
代諸墓舊以族人分掌而逸主之間有貧莫克举者
公慨然出田輸其入每歲合族而祭以其餘贍族之
貧者遂著為家規世殖農然歲歉即減租或有逋負
即焚其券不復問嘗至濟寧見有旅櫬在舟遣僕溺
者厚資之以俾其歸少喜績文晚乃謝却惟齋居養
靜以覌元化所著第有𢞓漫錄若干卷藏於家
逸史劉氏曰公恭慎謙抑明習國典故事能持重得
大體而削平群盜尤不為宸濠所傾且受知　主上
稱舊輔元臣三入政府罷秩最淫榮恩滿門自處益
下故能以功名終可謂進退存亡不失其正矣

靳貴

靳公諱貴字充道　鎮江丹陽人始其父瑜為溫州
經歷年踰五十無子其母范夫人憂之陰為置媵於
側室溫州見之驚曰是何為者吾老矣何可復累人
丞遣歸其家俄而范夫人就館生公於溫州之官舍
少長穎悟拔出弘治己酉舉應天鄉試第一庚戌会
試第二廷試第一甲第三及第授翰林院編修丙辰
皇太子将出閣講學詔選正人以端國本其選特慎
翰林舊學多不預户部尚書佀公以公名上遂兼司
經局校書未數日也宮僚環侍　皇太子獨指公問
左右曰非靳先生耶固以目屬之　孝廟幸講所尤
加獎異有文綺玳帶之賜又進春坊中允會典成進
春坊左諭德翰林院侍講公每侍講進數奏雍容儀
觀修偉　武宗登極公以舊學進太常寺少卿翰林
院侍講克日講是歲范夫人卒京邸給馹歸治葬服
闋還職尋掌翰林院事進禮部侍郎時逆瑾盜政常
曰事諷公寮書京官殿最以進公不從衡之時翰林
多外遷公亦左遷為光祿卿已乃復舊改吏部又進

兼翰林院學士管誥勅掌詹事府事仍充日講官又
進禮部尚書甲戌遂進文淵閣大學士忝預机務已
又進太子太保户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公在内閣
屬時多事居常色憂不滿容與少傅楊公等同心輔
政時　上講武禁中視朝稀晩相與上言謹視朝之
節以示勤政嚴宮闈之禁以備不虞儲嗣未定海内
寒心中外無敢言者又相與勸上擇宗藩之近且賢
者置之京師以係海内人心竢皇子誕育仍歸藩邸
皆人所難言者丁丑　上以郊祀畢将遂田南海子
公時臥病即上疏言方今國本未定中外危疑飢饉
荐臻四方多儆　鑾輿豈可軽動遂乞告　詔遣御
醫視疾中使存問又上疏乞致仕不許時禮部以会
試請考試官　詔以屬公〻曰吾儕所以報國者在
此勉疾以往事竣復三上疏乞去　上以公忠勤體
國加[illegible][illegible]屢　詔慰留公詞益切乃許之賜勅給
馹以歸有司月給祿米輿皂且蔭子懋仁為中書舍
人公雖得謝而憂世之心不釋居常邑邑不解類人
莫測其所以越二年疽發背卒壽五十有七未葬

武宗南巡還師過江幸其第臨其喪撫柩嗟悼者久
之　世宗入繼大統訃聞諭祭者九贈太傅謚文僖
達進士朱紈治葬事在翰林時同考會試主考順天
鄉試者一考會試者再授庶吉士者再造就為多西
戛賊平賜賀功碑一尋又賜麒麟斗牛服玉帶罷人
家爲蟒衣三襲及歸又賜襲衣白金楮幣公豈夷溫
粹可望而親平居端默臨事則侃、無所避為文根
極理要病世之學者多趨華靡教人必先經學嘗曰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虞廷相傳心法也嘗

識大錄

典試崇雅黜浮力变士習家居斥去紈綺侈麗之物
作師儉堂以示子孫事親色養無違居喪致毀而動
遵儀礼自祖祜至祥禫皆有儀注以為後式晚以故
第遜其族兄作室城南建祠堂於正寢之東置祭田
祭器作惇叙堂以合族革去近世焚楮之幣其好古
力行如此
逆史劉氏曰公謹黙過慎不肯先人謙恭能讓事成
不居故逆璿有以原其心像家無以疵其迹卒能身
全名完以終声誉可謂審時度勢不失其己矣書曰

識大錄

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
爭功信哉

楊一清

楊公一清字應寧號邃菴先世雲南安寧州州有石淙渡公凡撰述題識皆以石淙繫之敭時入稱為石淙先生父諱景中永樂癸卯鄉試任廣東化州同知生公於化州署中天順庚辰父致仕携公便道訪前母劉氏家於巴陵公甫八九歲穎悟絶倫經書一覽不忘文義一經指授即能成章時岳州同知胡公昇大奇之薦於湖藩當道遂以奇童薦入翰林讀中秘書　憲廟命内閣選師教之受業於黎文僖公年十四中順天鄉試時已抗顔為人師有文中子之風壬辰登進士癸巳以父艱解官訪姊氏於丹徒會公前室段氏繼卒貧窶不任遠歸乃葬丹徒因家焉初授中書舍人公年已壯未有子奉母命請於朝歸雲南會宗族以堂兄續次子紹芳為家嗣楊氏為鎮江人自此始出為山西提學僉事力祛宿弊學政肅清丁母張夫人憂服闋改陝西提學副使入為太常少卿謂都人曰吾在陝得三〻康海呂柟馬理後果為天下聞人連魁狀元者二遷南京太常卿用薦陞左副

都御史督理陝西茶馬覩歷邊荒浚求利弊條陳機宜累十餘疏詔皆擬行茶利大興而馬大蕃盛三邊仰給會虜賊大舉司馬劉大夏奏謂楊一清在陝多才好問有謀善斷請勑改為巡撫兼經畧邊務勑下公即率精兵阻邊上疏具陳邊事劾罷總兵武安侯及守備不職者數人請釋緣事守備楊宏使自效裁抑鎮守太監支應歲省數千兩創城平虜紅古二處以援固原築垣瀕河一帶以捍靖虜虜遂不敢渡河乙丑冬虜數萬入寧夏乘勝直抵固原遠近危疑公率帳下五十餘人趨會總兵曹雄議方略衆遮道不可叅政安惟學曰公行何恃公曰以身徇國成敗利鈍非所計也竟去賊圍各馬營見原選新兵軍容甚整賊駭之又聞公且至乃移侵隆德夜薄城下公先是已聚城中人裹氊乘城連發火砲響應如數萬人賊酋長疑我大兵至遂擊衆北走公發平凉時道無行人關中震恐衆謂與郭子儀單騎見虜相類正德改元朝廷以邊患方熾兵權太分命公總制全陝三邊軍馬仍兼督馬政公以寧夏花馬池係要害地虜數

由以入公率官屬沿邊巡視處方略上疏極陳戰守
之策修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
寧夏以安內附整飭寧州以遏外侵又謂河套即古
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自是無寇歲省億萬
上可其奏公以三月興工築邊墻刻期奏續時劉瑾
有寵於　上竊弄政柄公時總制三邊條例修邊事
宜極有端緒　朝守翕然稱之瑾惡公不先白己內
杭羅逐引疾去位瑾怒公不已又逮詔獄首相長沙
李公力救得釋瑾權日盛重臬息所向無敢違者六

卿一言不合輒辱以衙杖敢有乞骸骨去者中以死
禍相達禁中跪伏不敢仰視國事惟其意植危亂之
幾已在旦夕時公家食日夜籌度不遑寢處五年安
化王反寧夏　命太監張永討賊永奏須文臣有智
謀者一人同行召公仍總制陝西延綏寧夏甘涼
各處軍務協同討賊謂永曰藩室亂易除國家內變
不可測柰何永曰何謂公曰寧夏事不足平非久當
有捷報內變事非公無能為也永佯若不知繞入陝
界果聞仇鉞已擒賊永服公料事有神從席間內變

事公手畫瑾字永曰瑾日夜在　上傍不離　上一
時不見瑾不樂今其本幹枝葉連結已成　上傍皆
其耳目安從得間入一言乎公曰此自有間可乘覩
討賊不付他人付公上意可知矣言已即袖出二奏
與永一言寧夏事一言內變事囑永曰公班師入京
見　上先進寧夏奏　上必就公問公詭言請屏人
語乃進內變奏永曰即不濟柰何公曰他人言濟不
濟未可知公言必濟顧公言時須有端緒萬一不信
公頓首請　上即時召瑾抄其兵器請　上登城驗

之如無反狀殺奴餧狗又頓首涕哭　上必怒瑾瑾
誅柄用公益矯所為呂強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
但須得請即行事無緩時刻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惜
餘年報　主乎已而永入京請見如公策　上覽奏
至瑾姪劉二漢方面大耳已謀不軌遂頓足即召瑾
入侍瑾不知已有別旨差永抄沒其家矣　上命縛
瑾下獄時上尚未甚信及登城閱所抄兵器紼紼不
絕始吐舌竟誅瑾等一時公卿士庶方能吐氣懽聲
震天摘瑾肉而嚼者如市衆但知瑾之誅為張永所

識大錄

發不知永先受算於公者已如此矣　上知公才望
傚為戶部尚書改吏部黜邪佑正起廢拔幽國是復
定江西盜乂未平公薦按察副使吳廷舉宜委用責
成山東盜日熾公條陳戰守撫馭賞罰機宜下兵部
檄諸鎮施行渠魁劉七屯兵近畿要朝廷宥罪廷議
將從之公獨執不可中原百姓敢稱兵扇亂罪在不
赦宜易將增兵殄滅乃已七年羣盜平太監谷大用
陸閣欲累功加陞弟姪詔從進封伯爵公疏謂三等
之爵必開疆拓土剷平僭亂始得之今以赤子弄兵
調發官軍合諸將之力乂乃成功遽加封爵非美事
也不報乾清宮災公自劾罷黜會詔求直言公上疏
謂祖宗之時昧爽視朝今累數月而一朝或日昃而
始出四時廟享必親蒞祀事今但聞遣官行禮朝退
深居禁中夜宿寢殿今出無定期止無常所至於佛
氏本異端番僧又非類今皆置之左右沿邊宿兵本
為禦戎掣兵內討暫出權宜今調邊伍以輪操視禁
旅為無用皆於成法有干疏入　上遣官慰留乙亥
閏四月詔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辦事固辭不允

識大錄

上時多微行公奏曰聖駕出宮經宿乃返文武羣臣
皆不與知塵埃中萬一奸盜竊發柰何疏入　上大
驚遣官釋諭公以時事多乖言不盡用乃因災異自
劾曰近日紀綱縱弛風俗傾頹用舍違宜宮府異體
官帑空虛浮費冗食不能革民力困敝徵求病民不
能除賞功太濫刑罰失中讜言可以感聖聽匹夫得
以搖國是禁廷雜介胄之夫京師無藩翰之託一切
弊政大異往年是宜地震天鳴日食星變旱乾水溢
報無虛月天心譴告固以昭然政事差忒未聞修改
臣職在論思參陪密勿沃心造膝調護奠拖承德弼
違難免扞格有所論說既多不行有所擬議或從中
改九卿執奏不能贊其從言官納忠不能必其用正
類擯斥不能救邪說橫行不能止冒籍導虛名無幹
旋實效去年內閣缺人誤蒙超格簡用然言無所来
力無所施徒使違心度時靦顏在位將安用之伏乞
早賜罷歸又不允越數日移疾堅臥連上四疏　上
乃勅允累數百言極盡褒美之意月米人夫遣於常
例初公論列多中近倖錢寧衛之遂與優人臧賢密

造不根之言嗾禠黜生員朱大用具奏矯詔下吏部
上遂不問而公得謝政歸矣武宗南征特幸公第宴
飲賡歌兩晝夜左右有導上幸江浙者公從容婉諫
不果行　世宗即位諭薦起公者凡二十疏詔待缺
起用特先遣官賚勑存問嘉靖四年正月授兵部尚
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提督陝西諸邊軍務命巡撫
都御史即家敦遣啟行十一月召入閣明年五月陞
見復公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加少師兼太子太
傳御製詩一章賜公　獻皇帝實録成加兼太子太

師謹身殿大學士提督三邊王憲報捷謂公前年經
畫有素勑加特進左柱國兼華盖殿大學士廕一子
錦衣衛百戶世襲　上以張錦奏遷顯陵陵事諭一
清對曰地道尚靜體魄宜安山陵既定大事既襄無
故舉遷恐有他虞況　獻皇帝大葬之後　陛下自
藩邸升為天子不謂之吉壤不可也乃不果遷初張
孚敬桂萼二臣言官多有論列疑一清所授二臣既
去霍韜乃上疏毀一清　上疑之遂再疏乞歸　上
乃俞允命馳驛去又遣中使賚賜白金五十兩蟒衣

四表裏公行日朝士大夫祖送者冠蓋擁道大學衍
義修完進呈欲行賞與當位者以先生去去公名氏
若無預焉者　上怒曰修是書實肇於揚一清又嘗
序諸後乃可獨遺乎命再補列及遣官賚賞金帛於
家又方議分祀禮紛紜不一　上軫念曰朕誤放揚
一清歸矣若彼在雖無決乎仇公者懼再起公日夜
合謀誣謂張永弟容所侵尅之金持慶公壽又於奏
詞外謂公作墓誌受容金帛若干文致坐罪舊例刑
部獄具必奏審付大理評之然後奏報彼徑奏報

上亦未及審遂依擬行彼又恐公論不服諷同年給
事中趙廷瑞論劾乃革公官行巡按追金尋亦罷追
衆謂當進辯公曰吾心無愧得失在彼吾何辯哉飲
酒奕棊如故公賦性燥熱又多飲醇酒故每病熱毒
至六月終疽發加泄瀉越數日卒卒之期夜四鼓矣
是夕寒風颼颼堂戶閉皆洞開有一卒過公之門恍
惚見公與出騎從旌幟甚盛卒私念曰吾聞公病今
將何之公病起耶及聞出大市又遇公如故天明方
聞公歿矣後得白還公官贈太保謚文襄公學博才

雄應變濟務幹旋事勢調停機宜人所不及尤曉暢邊事熟諳軍旅總制戚久得士卒懽虜聞公至謂曰公已回矣今云復來將無偽傳公召虜人來果見非偽又相率遁去其威信之著自有國以來未之前聞也羽撒旁午頃刻應上十餘疏列書吏十餘人各執筆聽受甲乙為次口拈輒書一疏成則諸疏皆成文事各殊略無錡亂古今才敏如公者百代不一二數也好汲引人一時才俊無問識不識皆使通達人或譽己顧薦揚之在吏部時給事中王昂劾吏部請官

公號救在內閣時御史孟洋劾內閣請官公號救陝西雲南鎮守太監誣奏巡按御史張璞劉天和王廷相逮下獄公又一一號救其存心行己光明俊偉類如此處羣小橫流之中而有陰扶善類之意當大權倒置之際而有審制光逆之謀堂堂乎大臣哉

逸史劉氏曰嘗尚論楊文簡躬清儉郭令公減聲妓評磨相業者未可以是為低昂韓魏公有玉盞司馬溫公無茶具評衆相業者未可以是較優劣顧視其所存所樹何如耳石淙先生督陝大有邊績而去理一事尤為千古所難議者不多其長才遠畧誣以受金豈知所以論先生哉先生間嘗受人美珠一斗矣值諸邊將謁留侍左右詢邊事隨出所受珠分勞之立盡知交有以貧歸者發囊助給率數十百金以為常蓋以天下財為天下用而不為私蓄即比於一介不取可也又奚足為先生累乎

蔣冕

蔣公冕字敬之全州人也十四舉省解第一又十載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授編修進左中允久之遷左諭德修會典記授翰林侍講學士遷少詹事權吏部左侍郎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改兼文淵閣大學士冕清謹有識度自其未拜日人雅已望之及　武廟常游幸西北邊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冕時病在告滿三月乃上書力陳諫　上不宜自損威重下同臣子所過諸侯王儀以大將軍禮見　上安能督責之且　睿皇帝棄羣臣陷虜非爲巡幸也六軍私屬近三十萬禍且叵測如此　上以單屬宿衛之兵經行虜地寧不寒心請究罪左右奸邪導引者語切甚不報久之加太子太傅從　上幸南都還進少傳户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上崩與少師楊廷和同心靖難迎　世廟於興國詔褒賞封伯爵冕固辭久之乃聽癸未冕上疏論災異及禮儀　聖諭令冕撰勑差官織造冕以南直隷災傷重大具題請止至是已久不進稿　上命司禮監促之且謂冕忤慢冕引罪

得旨宥之尋乞休不允五月再乞致仕　上責冕牽大禮災異爲由歸咎於　上有負重托遂准致仕還湘中杜門掃軌不通賓客人稱其清謹得大臣體

逸史劉氏曰公以清謹自守之人當　武廟游巡之日既未聞有所匡救及　肅皇帝繼立復不能抗言建白只以持正樹望雖不失爲長厚君子然於大臣以身狥國之義實有不倖矣

毛紀

公姓毛氏諱紀字維之世為東萊掖人父敏舉鄉薦
教授杭郡學公幼時侍父於杭篤志力學弱冠舉丙
午山東鄉試第一丁未第進士入翰林讀中秘書授
檢討同考丙辰會試陞修撰充經筵講官選侍東宮
講讀賜五品服修大明會典書成陞侍讀賜給驛歸
省再同考乙丑會試　武廟即位進左春坊諭德兼
侍講賜金帶丁父艱服闋值逆瑾竊政剗其春坊銜
孝廟實錄成陞侍講學士充日講官尋陞學士擢戶
部右侍郎禮部左侍郎丁母艱服闋改吏部左侍郎
陞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賜玉帶時遣使西域齎番
供公奏言西番佛國遠在數萬里外祖宗朝雖許入
貢賜法王國師名號特以羈縻番衆令不為邊患而
已齋供媚之失天朝體又以儲嗣未建疏乞早定大
計以學士司誥勅仍掌府事賜麒麟服蟒衣緋環繫
帶等物於是勅兼東閣大學士入閣供事隨加太子
太保文淵閣大學士賜蟒衣斗牛服綵幣等數事
上巡幸會逆濠之亂偶親征議　上御文華殿宣內

閣九卿科道官於左順門傳旨促令撰親征詔公等
力言不可免冠伏地泣諸司皆泣　上諭各官退後
降手勅欲出師自稱威武之號公奏言人君為天下
主不宜自貶下同臣庶三載考滿加少保武英殿大
學士　車駕幸宣大駐蹕居庸公力疏請還未幾卒
以征濠議南幸公等奉勅居守憂勤備至懇請回鑾
章數十上　武皇晏駕公等密疏請於　昭聖皇太
后決策奉迎　世宗入承大統於時逆彬統京營邊
軍夜錦衣官校威焰特盛禍機叵測從密請　懿旨
先擒彬黨令邊軍官校各散歸中外始安　嘉靖元
年開經筵勅同知經筵事纂修　武宗實錄命充總
裁累賜蟒衣玉帶銀幣　上念定策功勅封公等伯
爵疏辭改廕錦衣一職世襲又改廕文職五品　上
引前代漢文加封平勃等功及我　成祖封尚書茹
瑺故事俾勉承恩命皆力辭免六載考滿改吏部尚
書謹身殿大學士　上召公等至平臺議廟號稱請
衆久不決公以疾面陳乞退　上知其志決疏入乃
允致仕命有司給月米夫役陞辭賜白金綵幣寶鈔

公既歸臺諫累疏奏請起用山東撫按官奏公年登八十詔賜羊酒存問仍加給夫米等数甲辰公仲子渠太僕君以公年高乞假歸省居無何而公卒矣年八十有三賜祭葬贈太保謚文簡

逸史劉氏曰公當 武廟南巡時奉勅居守憂勤備至靜以鎮之及受遺詔定策迎 世宗入繼大統密散邊軍潛誅彬賊遂使人心不惑朝野相安倘所謂社稷臣耶而器宇凝重守正不阿歷事四朝始終一節誠可為大臣風矣

袁宗皋

袁公諱宗皋字仲德世家石首公少倜異有大志成化癸卯與弟宗夔同舉於鄉弘治庚戌登進士辛亥恭務興獻皇帝初分封安陸之國選充長史公勵精奉公夙夜匪懈 獻皇慶得賢相身倚重焉事無大小悉裁決嘗降温旨去袁長史交厚内方外正學篤行盛德長者也公見信任鞠躬盡瘁釐弊戢奸布德興利衛從有強取民財者公廉之不少貸由是府中悍公嚴肅無敢擾州民賴以安堵舉手加額德公者載道蒙民萬世傑等緣王莊疆界結訟數棄不能直致鳩衆張幟不退撫按莫敢誰何推公剛正明決足以懷服俾往按馬公單騎詣之衆正其界翕然受命癸丑陞正四品俸級丁巳 獻皇奏公歷任既久輔導以正宜加陞擢用勵忠勤 孝皇帝嘉悅授正三品進階通議大夫正德乙亥 獻皇復奏袁公清謹有年政事練達 武皇帝賜旨勞之進江西按察使秩仍舊輔導辛巳 世廟入繼公扈從至良鄉 上覽禮部具儀謂公 遺詔以吾嗣 皇帝位非為皇子公

曰　主上聰明仁孝實天啟之也蹕次京城行殿輔
臣楊廷和固請　上由東安門入公曰今．上繼序
即　帝位可復行藩王禮耶因正色厲聲呼闢大明
中門入登大寶公翊贊新政益效靖恭凡所建白悉
為　國家無窮之基四月二十二日陞吏部左侍郎
兼翰林院學士先　武皇帝時内豎乘逆瑾餘烈縱
恣不戢公首請裁抑止給役禁闥不得預政事典兵
柄繇是閣尹屏縮朝綱肅清五月遷禮部尚書兼文
淵閣大學士賜蟒衣三玉帶二稱為元老而不名公
素剛正清介入居台衡大小師承京師苞苴無敢至
門者八月　上簡儒臣備日講公預知經筵敷陳墳
典明啓劃切　上注聽為之改容因欽賜公奴婢各
六人初公為長史時中酒晝寢偶夢一美姬扶床强
請曰妾備李白洲下陳今願治相公帷箔公驚覺召
黃夫人語異之既而李以黨宸濠敗妻孥沒入官至
是公所受賜婢李姬預焉則昔夢中人也薦紳聞之
皆嘆定數之不可移如此累荷鐵實絲幣之賜不可
悉紀九月朔遘疾　上命　御醫診視中官臨問病

革上疏敬還所賜奴婢不從公遺命各放寧家寢疾
七日公竟不起卒年六十有九輿論惜焉訃聞　上
遣行人昇櫬南還諭祭葬贈太子太保諡榮襄
遐史劉氏曰公以清謹歷事　興獻藩邸已有賢相
之慶乃扈從　世廟入繼翊贊優多爰登揆席首議
裁抑内豎禁闥不得干預外政收天下兵柄歸之司
馬而剛直清介足為大臣表正宜乎當日奠不大小
師承也

石珤

石公珤字邦彦稾城縣人父玉由進士歷官山西按察使珤自幼穎異莊重弱冠為諸生即與兄尚書公玠俱有文學名謁楊文襄公以文為贄文襄甚奇之舉成化丙午鄉試丁未同兄玠登進士被簡為庶吉士弘治己酉授翰林院檢討德器剛毅知識不群館閣重之與修大明會典同考禮部會試少師李文正每曰諸後進可托以柄斯文者其石氏季方乎辛酉充經筵展書官乙丑脩脩撰同修　孝廟實錄正德丙寅　武宗初開經筵充講官賜宴及銀幣因士風漸漓多巧宦作媒說以諷尋遷南京翰林侍讀學士己巳擢南京國子監祭酒教法嚴邃濟之以恕時閹瑾用事士大夫多附會之以苛刻情勵精名南京禮部因監生查對軍冊有患病者不容給假珤力主之南京戶科因晒晾黃冊有不至者輙行典簿廳取供珤以　祖宗成憲不敢擅改咨之諸生感悅庚午改北監嘉靖八年珤言正統景泰間西北用兵粮儲之少稟餼不繼暫令減歷今則坐班人寡不敷差撥宜

照先年事例照舊歷滿方與起送撥補仍申飭優班限期不使冒送　上從之九年陞南京吏部右侍郎簡靜持正乙亥改禮部丁丑命兼翰林學士掌院事教習庶吉士庚辰主考會試辛巳擢禮部尚書仍兼學士掌詹事府事尋陞吏部尚書是時輔臣有不悅者託辭請　命仍兼學士在內閣專管誥勅實奪之權也修　武宗實錄為副總裁官壬午遣祀闕里及東嶽少昊陵既還復主癸未會試事甲申奉　手勅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典机務乙酉　武宗實錄成賜宴禮部加太子太保賜白金鞍馬尋賜玉帶蟒衣丙戌　上御平臺召內閣四臣面諭各賜詩一章於珤稱許尤至進　恭睿獻皇帝實錄加少保宴賜如前以災異自劾祈免不允丁亥錦衣官有構飛語訐輔臣者併中傷之遂逮下廷鞫臺諫皆白珤無他大學士楊一清為珤等力辯之珤不自白惟求去既再上許之既入謝儆民車歸私第閉門不出邑人罕識其面人望益歸重之珤右國子時以身率人教嚴而諸生莫敢狎時　武宗無嗣上疏請於宗藩中擇其親

且賢者育於宮中代行溫清丞嘗之禮其為翰長武
宗狩宣大疏請回鑾曰六師不備速違法駕內無近
親之託外有事變之虞若鑾輿一日未返則臣子之
心一日不能安其後百官相率諫南巡者罪且不測
珤上疏救之辭尤切直其在吏部承群小竊柄之餘
政以賄成官以意授士習靡然日趨於壞屬考察京
官諸凡清議有干者多見屏黜登賢汰冗不及究所
施而還去前後所上封事士林多傳錄其要語則勸
上清心省事法堯舜之恭己無為用漢文之與民休
息力行王道辨別忠邪賢才皆可用之人不必備求
平易有近民之實不必苛擾治有端緒不必責効於
旦夕之間事可包荒不必刻意於淵魚之察人謂其
救時之藥石云及遣祀事竣便道歸家以疾請老
上褒詔褒答遣官促之臺諫亦疏諭珤不宜許退
上命撫臣親詣其家以禮敦勸不得已力疾至京其
在內閣有所論列多觸忌諱 上優容之再求退不
允有勲戚怙勢奪畿內民地萬餘頃詭言國初所賜
戚久失之既得 旨矣畿民大恐珤言於 上曰百
姓為業且久一旦奪之恐生變 上為停前命仍給
之民珤為相位第三不得有所可否居恒悒悒思歸
而會有飛語中傷者因請罷報可珤僦露車一乘行
諸圖籍行李在焉自嘉靖中內閣臣廉貧亡踰珤者
性沉靜寡默居政府不輕發言遇事所難徐出一二
語輒中窾節嘗典文衡以平正簡要取士力去浮誇
險怪之說文體為之一變詩文沖澹沉著自成一家
言博極羣書根於理要世有非考亭之學者珤曰魏
何所見第好名耳力詆之戊子以疾卒壽六十四諡
文隱隆慶時改諡文介追贈太保
逸史劉氏曰政府稱廉貧者固不多見公既清風獨
如文不以矯潔取聲誠為恬靜有守者也而當國之
際瑾黨群附乃能自立不激不阿無自異之名只以
默培元氣為本卒為國家所利賴仁人君子豈易得
哉

賈詠

公諱詠字鳴和姓賈氏別號南塢臨潁人公丰神瑩澈目炯炯射人自孩提時已穎慧異羣兒稍長英特秀發舉動有度成化戊戌舉解元丙辰登進士第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明年充會試同考試官辛酉內書館教書壬戌秋八月給假省親還穎乙丑春二月再充會試同考試官正德九年丙寅充經筵講官明年丁卯夏五月丁母孺人憂己巳冬十月服闋入京適逆瑾竊政以擠充政務為名黜翰林十三人為部屬而調公兵部武選司主事庚午春二月還禮部祠祭司署員外郎是歲秋八月瑾伏誅乃復公等官公再入翰林明年辛未夏五月遷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修撰奉　命清黃兼脩選冊癸酉秋八月充應天鄉試主考明年甲戌復充武舉主考是歲冬十一月遷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丙子冬十月遷南京國子祭酒公申明祖宗舊規嚴立章程監事振舉如修葺廨宇刊補經籍公以撙歷廩以贍屬凡生徒有疾病者咸給醫藥恩義兼施士心悅服又同南監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弗得預風憲之選上疏乞比照北監一體選擢以勵庶官已而清節授御史楊林擢主事前是久未有也戊寅秋冬月轉北監祭酒諸生相率述公功德樹碑於太學門下公赴任便道過家省其父樂菴翁時年九十有五既擬上疏乞終養而樂菴翁卒辛巳春正月服闋北上夏五月遷禮部左侍郎明年嘉靖改元壬午　上恭上　恭穆獻皇帝尊號春三月被命承天題主有白金文綺之賜癸未春二月當會試之期公為知貢舉官甲申秋八月改吏部左侍郎乙酉夏五月簡命公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專管誥勑仍掌詹事府事公疏辭不允會修　武廟實錄充副總裁秋八月奉手勑晉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復疏辭不允實錄成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尚書如故丙戌春二月充會試主考殿試充讀卷官夏六月十三日上御平臺召對是日大雨命自東角門歷中左門循廊而入　上親灑宸翰賜詩褒諭秋七月　獻皇帝實錄成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光祿大夫柱國尚書大

學士如故值郊祀奉命分獻北海壇明年丁亥復奉
命分獻西鎮屢有王帶麟袍蟒衣飛魚鸞帶之賜經
筵日講有五經四書大全通鑑綱目之賜　上嘗以
先帝御書進德脩業聖賢至公大哉先聖允執厥中
十六字暨御製敬一箴四景四文詩賜公其二內閣
夙夜兢慎與二三元老協心匡輔太監閻宏欲奪牧
馬草場時民佃歲久公與熊峯石公瑤諭民佃百年
一旦遽奪俾百姓失業恐生他變　上嘉納止之定
國公徐光祚先朝欽賜莊州莊田已易常州田矣復

乞恩奏討公極論之亦嘉納而止皆以公有古大臣
風烈當是時方更化興治士皆喜趨事功好紛革洎
詠更醇懋雅度挈綱整紀納之太和不為聲聞其所
匡維調護甚多人不及知也要其悃愊誠厚卓然稱
館人長者而落落不苟合丁亥八月公年六十有四
以病乞休蒙恩賜馳驛歸田里既抵家杜門謝客
長按部入其邑者亦罕接見暇則與耆舊五六人盻
酒賦詩為樂己亥三月　駕南巡駐蹕鈞州乃奉迎
鑾輿以朝見失儀免散官癸卯壽躋八十河南撫按

會疏以聞蒙遣官存問復其散官且有月廩歲夫羊
酒之賜公居林下二十年耳目聰明不衰四方求詩
與文者踵相接於門公應之不少倦揮毫運思無異
少壯時丁未偶感脾疾卒年八十有四贈太保謚文
靖公天性耿介外若和易而中實剛直在翰林惟扃
戶讀書奕酒宴遊咸非所好累典考試程式文字多
出其手人皆傳誦之所取士最稱得人平生著述醇
雅豈達不作艱澁險怪之語有南塢集若干卷傳於
世其居鄉也抑畏小心無異立朝時而真率坦夷不

自尊大君未嘗居顯官者保族宜家戒勿放逸濟人
利物常客施予每旦必蚤起入家廟焚香再拜而後
就食時饗忌辰齋素終日有時物必薦而後嘗四時
拜掃躬造先塋不使子孫攝之值元旦長至二萬壽
聖節必肅朝服五鼓初即趨公所隨衆拜舞於令家
僮被之一念敬君之誠終始如一日云乃若厚宗族
為置義田卹孤嫠無後者為立義塚先人遺產盡讓
諸兄自登第後所得俸祿惟供養父兄不自私其積
置田產亦分給族人以廣恩義憂旱蝗則齋沐祈禱

憂河溢為害則建議築堤浚引役學稱人之善不啻
己出務然有前輩長者之風
逸史劉氏曰公性介直好讀書不樂晏遊為人平易
真率恭謹謙抑不露富貴氣誠篤定君子也然冬知
端嚴持大體裁抑貴倖不肯苟從又有古大臣風烈
未究厥施而醇厚恬退培養元氣不為少矣

許讚

許公讚字廷美河南府靈寶縣人太子少保吏部尚
書謚襄毅進之子也進生八子伯曰詔鄉貢士次誥
太子太保南戶部尚書謚莊敏次即讚次論次詩工
部主事次詞鹽運使次誌青城尹次諭太子太保兵
部尚書金緋銀艾並聯通籍一時海內莫與京焉讚
生頴異弱不好弄十歲通戴氏經力學強記平時手
不釋卷弘治丙辰舉進士授大明府推官以明法舉
職有夜殺人者取其首去比曉劉姓者負薪售諸市
逯拾其血刃置薪中邏者執以告拷掠之遂誣服讚
獨疑之曰豈有手刃人而不秘形跡者乃榜市曰劉
某殺人以服罪有能得其首者重賞遂得殺人者一
訊即服乃釋負薪者郡稱神明焉方士妄以妖言惑
譬家詞連開州民李志且旁引十餘人李志素給者
讚曰志且寃矣況濫及其他乎執捕細究已而方士
果坐誣死壬戌徵拜陝西道御史乙丑以疾歸正德
丙寅復入為御史戊辰襄毅公入位冢宰以例改翰
林院編修閹瑾盜王鈇鉗織士類襄毅素不附瑾〻

衙之遂矯旨罪褒毅並敢調全州判官瓚調臨淄尹
庚午丁憂服闋復陞浙江僉事孝豐盜湯毛
九集衆陷城邑乃分地畫籌元兇就擒戊寅陞副使
巡視海道會宸濠反兩浙戒嚴潛募丁壯扼險要恃
之民恃安焉己卯改山西提學按士先理道而後詞
章每試畢必進諸生於庭下諭身心之要晉人士賴
：知向道焉辛巳陞四川參政酉陽土酋擁兵累歲
不能平往出數語折之二酋稽首服兵罷嘉靖癸未
陞按察使平反冤獄脫死籍者數十人甲申陞浙江

識大錄

布政使浙賦繁重吏胥緣為奸乃摘發其尤者置於
法一應織造顏料發銀府縣擇大戶給領限完不由
本司其府縣文移註為號數循序散給抗人有許不
辭祖之綜丁亥陞光祿寺卿瀕行以羨銀三千付汪
公鋐汪私歎不已至比之於揚公四知既而陞刑部
右侍郎尋轉左時勲貴郭勛恃權寵擅勢邊官取充
戍人犯臺諫所論劾下刑部鞫之勲貴人恃勢無敢
決者瓚上疏曰明法所以重王章申天討也今不能
行法於貴近可為尊　朝廷乎　上特允之歎乃戒

戊子陞本部尚書是歲議郊禮分合瓚上疏曰分祀
者致嚴辨之道也合祀者通功用之妙也昭格天地
不在禮文而在淵衷　皆慎茲大典先是揚州商袁
英者　武廟南狩錦衣指揮施恭怙權瑠常彤之勢
矯　詔籍其家至是英妻訴閽屬訊理權者日偵伺
鼓噪為挾持計瓚不為動竟寘恭重典琨洪童原李
斛挾詐張皇親不遂奏張它斷　萬壽山龍脈諸違
法事及奏內閣并卸署官員數十人受張賄引數萬
瓚辨析其贓諸臣預為諸虛辭奏妄議事関國紀者

識大錄

瓚悉據法讞之不少徇庚寅改戶部尚書河南軍餉
舊充於大名府小灘有奏改他鎮者瓚曰利不百不
變法乃今增設創置勞費且十倍勿改便又有議令
有司積穀備荒以多寡為殿最者瓚曰預備既有倉
今舍此而別積穀徒增苛斂勿從便會諸省類報災
傷內除議救荒便宜并條鹽法在藏價章勸罰量地
充搭取以寬報邊之商除貨不過正數下商先其附
帶以制餘鹽之濫兵部議與甘肅屯田發銀三十萬
兩瓚曰兵弱虜強上不得耕徒損國儲非計及論內

府供億海戶冒濫宗室祿米十餘事俱報可御史郭
弘化疏請止採珠攢覆疏以愛天變憫民窮廣 聖
心已 俯從其請太監奏各馬房香火地土不敷供
支已照舊增添四十頃攢指摘奸裝積弊請 旨戒
飭竟未增一畝凡所規措持循舊則數報罷新議曰
毋徒循名貽害也甲午聞尚太夫人病疏乞歸養不
允令給驛歸省高年哀毀踰禮十五年特簡吏部尚
書俟服闋涖事既至乃上疏決壅滯公為舉復久任
停無故改調之法抑奔競之陞之習 上皆嘉納丁
酉考績加太子太保己亥冊 大禮成加少保扈從
聖駕南巡疏節程途以保 聖躬 上褒答勞錫之
東宮應設官僚四十餘員有求進者毅然拒之曰輔
導東宮須端人正士今一營求即是奔競何以充選
集衆議僉同乃擬數人推上以是輔臣銜甚辛丑
九廟災引咎乞罷詞甚切 詔許致仕給驛歸 上
雖從其請而意不釋復起吏部尚書至則條奏諸弊
政及上安邊方略數千言壬寅 上懲邊患未寧責
在巡撫大臣專恣罪在言官各令攢考察攢乃叅著
與論擇巡撫脂膏貪法及苞苴自私者擬斥十餘人
其科道素乖風紀并建白無聞凡庸可厭者擬黜調
二十餘人一時士氣復振尤念人才當愛惜有孤特
自立為人擠棄及言事傷激遭擯者前後薦起十餘
人如南科給事中曹鈞等以其資深敢言不次陞
其甄別流品南北各定所宜除目一下人人稱平方
面以上或以儀通間舉人監生羇選或經營美缺必
當衆發其私竟抑壓示懲每大計吏治雖憑考語猶
跡行履若官常素守為上官所判必留之存心險詐
干清議雖考無貶詞不曲貸甲辰春考察外官有一
二巧宦竊虛稱擬欲黜之都院不從攢指而言曰今
為公等留此人異日害人誤國陷善類雖悔無及後
果如其言丙辰以一品六載考績加太子太傅尋
命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已己 太廟成加少
傅歲冬素所銜者復起柄政即連疏乞休忤 旨令
閒住歸出賜金遍恩鄉族曰吾不忍自私也又助修
孔廟山川壇疾革謂諸子弟曰吾父子兄弟俱列上
卿吾以涼德受 主上寵甚渥知甚深故數履危机

卒賴保全今已矣爾輩有官守者當思圖報遂卒年七十有六贈歷官五十餘年晚荷隆遇凡大典禮多遣命將事其錫予飛魚服銀鈔彩幣及白金綺幣不可勝紀贊德性温粹意嶷凝定蒞官翼翼小心以不欺不怠為主在吏部前後十年用人不憑聽決每遇來京官見各令舉所知其薦間者注錄於心不拘疏遠推用之每銓注必論才高下與地繁簡兼風土南北而劑量之考覈公而恕或允以細故飛語悉置不行以是人懷之子姪被嚴訓閉門息囂無敢以私入僕從掌短衣如農家裝士大夫美其家法不擇口平生寡慾年已七十猶作細楷政暇閱經史與諸老而不倦所著有松皐集續集諸史私論五經臆說諸曾奏議若干卷訃聞贈少師謚文簡

述史劉氏曰公以名臣子練習典故精于刑法又進退人才之間大有衡鑑甄別既真通才器使確有應變之妙即山公之啟事呂聖公之冊子無以逾過且醇學不伐嘗以兩世典銓大懼盈滿每拜　命之日逡巡遜避不獲已始就職而崇儉寡慾其家法尤足為近日閥閱之式

識大錄

張璧

張公諱璧字崇象世家南郡石首大父之言少舉天順庚辰進士歷官廣西按察僉事父維聚鄉薦歷官山西參政公登推省闈婁試南宮不利則益肆力問學晝夜探索僑寓京邸起居服食人所難堪時學士劉五清汪石潭有聲詞垣公皆師友切磨二公嘗謂人曰是當鳴世才也辛未舉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編修文望益起甲戌乾清宮災公上修德勤政講學三事壬午　世廟龍飛首開經筵公與進講器貌端

肅儀矩偉然敦陳古訓明晢剴切時司寇林見素以事待罪公講君使臣以禮有耆德舊臣當加敬禮之語　上為之改容乙酉奉命以宮諭出典南畿文衡一時髦俊多在甄録戊子大參公憂卸典加學命給驛還柩公之入翰林也大參公時官山西因入賀萬壽即謝政歸田公每圖歸省翁遺書止之曰勉事職業勿以吾為念故公雍容館閣歷清華纂御文司綸誥主考禮闈勞績懋焉庚子南京大宗伯員缺下廷推至再凡得四人以請　上特授公〻廉謹自持

於凡宿弊剪除而振飭之癸卯召還北部通議建太廟群論紛〻公酌議以對制遂定欽天太醫監院率多冗員順天鄉試舊多冒籍公奏裁去五十餘人宿弊一清會內閣缺員公與河南許公一時並用人望翕然頃之公病痿不能視事　上遣御醫診視中使賫賜粥米牲豚諸物存問疾竟弗已卒於宣武里第年七十有一訃聞　上深軫悼命禮部諭祭工曹營葬遣行人護喪歸其鄉贈少保謚文簡公荊衡標望棐迪舊耆德性醇厚器宇凝重恂〻與物無競天下

稱為長者而期其大用以翊成休養惇大之治而遽然以逝士論惜焉自講筵迄於拜相其間白金文綺銀幣錦袋及經籍之賜多弗可悉紀累荷遣祭加獻代拜陪祀之命而賜見皇太子於臨保宮尤為異典云

遷史劉氏曰觀公發憤讀書似亦毅然有為者及起家進士歷官至台鼎竟未見露一才猷即著述亦罕為世所傳誦何哉豈權奸納賄正熾群小煽惑方殷非君子展措之時耶雖恂〻與物無競不失為醇厚

長者然揆之大臣捌成休養之道當有不盡然者矣

張治

公姓張氏諱治字文邦湖廣茶陵人也父伯誠以淳朴稱初公之未娠也母譚淑人夢大鳥褭雲下集廡玄吭縞羽止其庭忽縮化入衽已而驚寤伯誠曰此鶴祥也逾年公生神采異特機警慧動不可制甫七歲揮墨成巨字稍長偶辭屬對應聲捷多非人思攄所及者知州董豫大奇之徑白督學官補充校弟子員學官示以經書大旨即曉析旁及諸史百氏靡不綜貫發為文蔚如也及郡張文定督學試之見其文愕曰茲非劉李匹耶蓋指茶先輩坦齋西涯二先生云正德丙子舉於鄉達文襄守制庚辰舉南宮第一先是州有龍化湖茶長老數言故有龍湖坼榜元出之讖公嘗想而樂之因寓號及計偕北上湖忽暵涸龜裂衆皆應是年　毅皇帝南狩明年　世宗即位始第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居一歲念譚淑人春秋高力引疾告歸屛交息營充養益邃五年起授翰林編修會兵部主事霍韜奏循兩京堂上官及翰林臺諫儀任半年各舉一人自代公以知人為聖哲所

雖請改官便養且曰道苟可行則乘田委吏不為約
道苟不行則高官大爵不為豐識者知其志存經濟
不徒以文章致身也七年纂修大典成擢左春坊左
贊善公在史局未滿考遽遷二親之封格於例即乞
辭陞秩願以舊秩供事待封其親疏入　上嘉其情
特畀封帶聽辭秩蓋異数焉其冬奉冊使秦藩歸拜
太淑人堂下不數日太淑人猝疾不起人謂天祐公
至孝不使有貽悔云是時諸貴倖用事多不法公制
終數年矣有超然之志至十三年縉紳先生以大義

識大錄

勸之適起為命主南畿試南士沿江左餘風並崇彫
琢日入於槃公崇渾黜浮時稱得人明年同考會試
又明年重書實訓成進右春坊右諭德十七年秋命
主考武舉會試是冬安南國人以篡臣逆命絕譯貢
乞師征討　上下廷議僉言簡近臣具文武才略者
令宣諭　聖朝威德因得擅制置不煩兵制可乃擢
公翰林學士以往公善盤錯自別乃躍然應詔曰丈
夫志在萬里安南如覆盂與耳拒誅守一職為章句
儒耶未行有言小夷非兵不服者遂止十九年秋命

識大錄

復主南畿試南士益知所宗不迷厥趨明年拜南京
吏部右侍郎又明年召改吏部右侍郎公趨事斤斤
自信敢斷決毅然以辨正邪明升黜為大務及大計
吏治責人嫉忤己者欲擠之持不可竟不能奪忠人
趨競有京朝官鮮服行持所業文求正門下且并詞
申款公正色卻之曰國家造士以明經致用乃至矩
唐汚人之詩耶其人愧沮性峻方不與世危合於持
止自立為世擯斥者雖疏遠必欲延致之屢薦于太
宰不以為嫌常薦一二諳官太宰擬常調公曰凡居

識大錄

官者悉以資淺超用而擿者以淺資拘常調是使者
常伸而忠常屈也何以勸後太宰悅從之時互隸諸
差好持權貴吏苛切歲劾罷不下十餘疏少能以一
青全者公言於太宰曰九州設官均為一體而畿輔
多中差時時考察非所以惜人才安民生也議上
天子可之著為令二年改吏部左侍郎兼學士掌院
事二十六年春命主會試公見士習舉業類擬應試
活套以徼一捷不知經史為何物于身心了無所得
特率諸房考稍別嚴汰必詞合經旨及援引有根據

旨錄之故所取多學行士善習爲之少變未發本
詔教庶吉士每喻以立身大節其爲學明習古識世
務不落塵套有一二孚靡不自振濯對衆指摘不少
恕故諸吉士多知省改明年拜南京吏部尚書往來
及暮　上以元輔嚴嵩屢請增置輔臣　詔廷推五
六人乃改公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同南渠李
公入閣預機務夏四月至閣　上又命公與南渠公
及大宗伯少湖徐公或直禁中未禁賜飛魚服白金
文綺尚方諸珍物七畀公遺隆　聖明日夜眷眷思

識大錄

納善道以興太平誓不營私不奸法不可權貴有拘
俗以贊通及以偉徑干者嚴詞峻拒不假色還自是
諸司弗飭者慄慄焉縮其縱求平日久中外戰士離
落車馬剝弱又連年調兵薊塞未乾公囊乙虛公對
當事者憤而言曰今兵老民疲禍且夕及肺腑諸公
不慶冀周思以爲宿謀而釀成疽根其可久乎及見
士風瀾倒如水決防而天下乾耗經費無紀輒慨然
嘆曰德士習靡則元氣瀉矣民財竭則精血罄矣其
將何所底止乎至二十九年春　命復主考會試務

秉命意多剴切時弊益納瞻庶蹤而所以儆庶位者
深矣卒之虜犯京師而一鐵莫施皆服公非過慮云
公自夏往直冒暑毒忽疾大作上疏請告　上遣中
使偕御醫往視賜內膳酥米　溫諭降問少間公曰
時方多事吾安得以疾自養乃強出供直八月以
大慶恩加太子太保辭不允然自是疲於承事疾加
劇不可支擬矣乃再疏　請告及虜入犯畿甸公伏
枕悒泣刀疾草疏欲懼自河水以遏虜步會憊弗支
不及上十月九日嚴嵩偕李公適問公疾不可爲神

識大錄

志猶哻哻語不及一私十四日竟卒長安西第先是
公疾未作夜忽夢乘鶴進獻飄飄若出九闉覺而占
之曰斯吾始娠之祥也殆將天化以歸乎乙亡之矣
先是　上崇尚英修輔臣悉供玄撰治殊不自得遂
邑邑疾及卒　上頗不悅詔加以中議除慶改元乃
更議文敎云公磊落有大志欲以功業行實光明於
時雖傳極群書以文學爲下科雅不嗜尚聞著於文
若詩多切隱表覽之令人省奮審奉　詔修讀會典
公病前書沿單徙存本末失次性性取吏晉故牒并

條例無積不提綱要甚或賦役之征用無紀內府之底制帶明與夫省藩外地軍士收乇鹽政茫為今昔殊紀沒不可考與同官夜分商権欽以事始為綱後之舉廢為目貽 聖制於上附臣下建明載其節略以倫一代明良之迹而又詳稽牲制儀載儀原既沐復沿義將何取中更復定始自何將其他如稽員數辨處供考虛實之類數然以身肩之竟多尼格不果會三遠多譽欲改一官自放又不果日取西北事宜論究性失而積求鑒思注措之未嘗頃刻忘邊計也

立朝持正論侃侃無頎忌意有未當詞氣激切衆莫能屈然胸中無吟域不善爲逆億又不宿怨有犯而不校之風平生引爲善類如嗜飴然拯尼雪枉雖忤時忌有所不避晚年列樞兇中外想望其風采而所爲多與願違至年僅六十有三不及究蘊蓄以潑措哉平生奉制及應酬諸作信口肆筆未嘗不出乎正脫腐遠俗歸古典則其于儀制君元孝博推不群兒世家學收輯存稿若干卷梓行於世

遠史劉氏曰公博聞強識之奕有亂節言論侃侃臨事不少挠時事有炙成憲者慨然喟嘆至欲裁定會典推衡百度使狐鼠不得緣以為奸充斯志也久於其位必能振肅百僚善類日進泰運可昌矣乃以不供玄撰遂已已疾作豈剛直難近天亦忌之耶

識大錄

呂本

李公本姓呂諱本餘姚新河人母揚夫人樓居夢日
東午爍庭中赤光〻四表既寤公乃生其後命曰端
日接則貢徴也戊子與計偕壬辰舉進士選庶吉士
甲午授國史撿討丁酉投 列聖御製文集充經筵
展書官既上程書出就南國子司業轉左中允攝左
春坊丙午主試京師戊申遷陞兩京國子監祭酒己
酉工命增置夾輔攸卜者六臣末既公名留十日不
下陰屬耳目跡六臣者何如人既下則惟南太宰及
大司成公以少詹事入閣辦事續修 大明會典充
總裁爭 召入直廬庚戌陞吏部右侍郎東閣大學
上癸丑 上修輔臣功大學士本陞禮部尚書命芸
中秉馬甲寅進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丙辰奉
旨攝吏部事考察部寺督撫諸大臣臺省諸郎爭加
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丁巳歷一品考進階光祿大
夫勲柱國兼太子太傅庚申歷六年考兼支大學士
俸加少傅 上明如日月威如雷霆百官受成異邪
票〻分宜老矣冑子無良筆亭肩隨淡中重發公以

赤心上結 明主斷〻無他癇之清廟奎刀扣而後
斷庚戌秋八月虜薄都關 上御永壽宮召入直諸
臣問方畧本奏曰諸臣民仰望天顏久矣請亟出視
朝以中外心既則以卹保僵尸瘡痍既矩請亟下令
撿骼埋胔發賑獨租京營政多糜單請亟更張以善
後既爭入悉嘉納之咸寧侯鸞暨都御史商大節乃
坐推避律比失機本上言此比附律也即罪在推避
宜與臨敵偾科不聽既又言鸞調邊兵入衛以其習
戰足當虜鋒今奏自部當兵以距前矛分發邊兵於
邊外以斷後殿臣所未喻且督餉都御史隨地餉軍
不為不預鸞佐要戶部截糈從征甚則秣馬許掠田
禾跡之甚者也邊臣請互市廷臣持之 上問輔臣
云何本擬言不可往虜猝入不及為謀第一市以緩
之圖將集兵力大創之耳乃今兵力方集將令虜入
正宜張天討以振國威犬羊無厭何示之弱也 上
曰善悉罷市儀毋開端鸞敗誅奉 旨再議戎政癸
丑徐邳大溢饑民輕為邪 上用公言命漕河二都
御史併力賑濟發徐淮倉糧四萬石兩淮餘鹽銀五

萬兩違刑部侍郎吳鵬出賑之既而河復淤請遣發
川岳之神水乃就道省臣建議請築外城則以時詘
舉厳事自南關首事即以一面經費三面可以預推
上數問輔臣不四面非王制也於時諸執改及當
事諸臣脊命工所公言城南民物蕃廡或生戎心墩
之便今既裁南面衛萬雉有奇自東西北折而爲都
城待諸堞計二十六里而近工可計日而成餘三面
工脊後命天壽山水爲患衝齧諸陵神路石橋有差
上遣公視之特旨問狀對曰二水交衝故多齧決

河勢環抱法中堪輿形勝不當更工費不當惜事滯
河淤廣下如走砥可無患矣　詔還民間子弟南長
公主待命者三人時中宮火虞命輔臣代選公首舉
李和以進從之丙辰　上命公主會試丁巳　殿門
災先築大朝門精械材圍徑差小即舊石礎爲進球
新之其年大間歲豐一緡糴得一石請糴度支銀十
五萬預糴以佐軍興較之年終可省三倍職方郎唐
順之言邊事　上問邊兵入衛起自何時本對曰
祖宗四征不庭皆發京庫以柱正德中江彬擁邊方

識大錄

邑南狩委見者以爲不然自是邊兵果驕遂有大同
之謀薦受兵禍戚傲邊兵入衛京陵屬薊兵入關督
臣始奏留二軍防守因循未撤遂以爲常　清問及
之計浸違矣光祿寺歲多罰破命擊鼓者者以聞本
上言光祿歲額二十四萬歲贏其半或以佐司空乃
今宮掖導飾有常歲費至三十六萬要之出入無藝
其弊四端一傳取之弊一闕支之弊一門禁之弊一
磁器之弊請復舊制月遣一御史科察而籍奏之尚
方所需必授符必登籍以待歲會且法行自近臣寺

倫員近臣常祿有供大官有稽覆以在直日饔三飯
請罷之　上悉用其言日損再飯先是己酉　莊敘
太子立無何薨　上諱言儲言者見坐辛亥禮臣疏
請公奏　旨陳言自古帝王莫不蚤建太子將以正
國本繫人心　祖宗以來太子諸王年十五以上則
冠婚出閣爭本支異禮必先正名且天挺元良不可
以殊事槩論不納壬子春　裕王始冠命大學士本
贊冠明年請　二王就宮中婚　上問故對曰名分
未正不宜並出且先朝同在宮禁有　太后有　中

宮有　東宮今　陛下骨肉親惟　二王耳悉出居
外獨柰何自輕卒不納明年復請寢如初庚申放左
中允郭布顏上書棵以建帝立儲為發語　上大怒
傳上刑本上言小臣妄言建帝罪當死但　二王同
居分邸寓内莫測淵衷其在天倫則　聖心嵩定久
矣徒以己爾為鑿篤愛元良誠如所言一留京一之
國人心自定事詎以人廢言　上心然之即諭輔臣
景王當遵　祖制令之國卒之朔　穆考開太平公
誠社稷臣也辛酉五月太夫人以天年終　上下卹

典並洪優遣行人護送馳驛扶櫬歸葬公具疏謝以
哀毀聞　上手扎問疾賜冢子元告扶侍加意惓惓
公自適籍以及居喪凡三十稔避名避利避權三者
唯恐其不去己飭行仰步後其身而身先既家食祭
民間大不便者言之有司請嚴斂諸均粮既則微徭
粮蔬優免疑是祖庸有調民力以紓　穆宗即位公
請呂姓之本以志不忘屬冢子揩大宗為修新昌萬
十二公庚五公二墓凡諸祖墓各置於田畢別祖祠
改樹王父墓門人遮以省方至為公築館西郎乃廷

東越二大方家聚徒講學公金口木舌臺裏於躬行
李年攜齊居則以朗齋自命蓋亦以先民自期耳寧
距以百年期哉　神廟嗣曆十有一年公登大耋命
部使者以礼存問里中歲給夫米丁亥諸子姓以初
度稱觴公乃大歡家慶忽不豫降里閭室中樂聲公
正考終年八十有四訃聞賜祭葬贈太傅謚文安廕
一孫中書舍人
遂史劉氏曰公居政府時正分宜華亭兩相疑忌之
日潛觸隱中無虞歲論劾抹連援席幾為玜地竟無

一言及公公亦休休有容不抗不撓不以成功居寵
利不於門戶爭是非只持忠愛一念奉以華天悟主
故能以功名始終以視華亭之滋大分宜之敗亡善
與不善之間亦何報施不爽若此哉

徐階

徐公諱階字子升號存齋松江之華亭人生甫周歲
而女奴墮之眢井出之則絕矣後三日蘇年二十舉
應天試學士重已識階文於黜而異之寘高等明年
對策遂為第三人及第階為人短小白皙秀眉目善
容止既入謁內閣輔臣楊廷和見而獨異之指以語
其寮曰此少年名位不下我輩尋授翰林院編修予
歸娶且北上道遇言礼得戍逐者邑邑不樂又念其
父且老亟返棹至彭城而聞訃歸服除補故官階性

頗斂蹟書為古文辭傾身以事豪賢長者時故新建
伯王守仁以講學傾東南階與其門人歐陽德同年
而善之遂為王氏學諸豪賢長者交口稱譽階故盡
得搢紳間聲气經筵展書預修大明會典再預修祀
儀成典時　上好更定礼制欲絀孔子王號去像為
木主於還至禮樂皆有所抑損而首揆張孚敬緣
上指而發之下儒臣議相顧懾讋亡異同者階獨條
其三不必五不可狀甚辨疏上報聞孚敬坐朝堂召
階厲氣詰之階徐理前說且曰　高帝盡革嶽瀆號

識大錄

而獨不革孔子者何也孚敬遂曰　高帝少時作何
可據階曰　高帝定天下而後議禮寧少耶果不明
公之議而抑何以力據　高帝少作乎敬頗盡赤曰
爾謂塑像應古礼不階曰塑像非古然既已肖而師
事之而忍毀也乎敬曰程氏不云乎一豪髮不似吾
親可以親名之乎階曰有一毫髮而似吾親毀猶可
乎且明公能盡必　列聖之御容無豪髮不似乎哉
即何以處之乎敬語塞怒曰若叛我階正色曰叛者
生於附者也階故未嘗附明公何得言叛長揖出予

是　上亦緣孚敬意為或問以難階而斥之外為延
平府推官階既以尊孔子首抗　天子排上相中外
稱之而尚意其自禁近出為小官即不內卻薄有故
事可以優游養重階獨不然曰官大小非王臣耶且
盤根錯節所以礪我不淺乃單車馳之郡至則逮捕
郡事清風繁因三百更輸銀法毋落猾胥手毀淫祠
翊鄉社學使其所受郡拆書而頒宋儒之格言以授
之使誦習又畫筴捕獲屯溪之劇盜百二十人盡擣
其窟穴三載遷黃州府同知當發郡父老吏民祖餞

順道勤去思之文於石道擢浙江按察僉事提調學
校階益勤於職歲周行郡邑必俑大要以正文体端
士習為先既唱諸生第人〻為語所以甲乙故即見
斥者得自鳴而折之不得已而施撻楚亦徐然色諸
生人〻退自快服三載進江西按察副使乃視學政
所操舍一如視浙江時而加詳密以新建伯故有大
功江西為祠祀之而大推明其學前後兩省所造成
進士為名臣者不可指數 皇太子出閣召拜司經
局洗馬兼翰林院侍讀母何丁母喪歸服除即家擢
國子祭酒父之擢禮部右侍郎尋改吏部時年僅四
十三揭戒語於堂自書故事吏部大僚鎖東門所接
見庶官不能得數言以示嚴冷階曰若尔何以盡
人才也乃痛折節修詞色而下之見必深坐置〻咨
訪邊腹要害吏治民瘼猾及寒暄可憐語冀以窺見
其人須見者亦自喜得少宰心頗為之用階益有搢
紳間聲尚書熊浹雅重階托以肺附而階亦為之竭
力相與勵廉節奬恬退振淹滯抑躁競一時翕然歸
賢父之兼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明年掌院事兼會

典副總裁能發凡定例時〻出精裁又明年進禮部
尚書仍兼學士振刷部事頗肅時 上察階勤又所
委應制文獨多稱 旨召入直無逸殿廬與大學士
張治李本俱撰齋詞 賜飛魚服及尚方珍饌上尊
無虛日吏部闕尚書廷推階為首 上不悅曰階方
侍朕左右何外擬也階遂請立 皇太子不報復連
上疏請之又與同直四臣請之皆不報益當絀莊敬
太子而立者裕王是為 穆宗而景王與同盛又母
妃盧得侍 上中外未測 上意所嚮階恐有釣奇
者故請之亟眾後當冠因而及婚礼若閒講階復請
先裕而後景 上意稍不懌明年以萬壽推恩加太
子太保虜闌入塞遂薄都城階手疏請 上還大內
亟召群臣計兵事 上雖褒階忠愛而尚難還內名
見群臣時內閣推階暫視九門階亦慷慨請行 上
許以自安會有中涓陷虜歸者以虜求貢書卬云不
許我則進兵 上以示階及嚴嵩等且召對便殿
上謂且奈何嵩猶為緩語曰饑賊耳不足志階曰傅
城而軍殺人若刈菅何謂饑賊 上曰然復問虜求

貢書安在嵩出諸袖曰禮部事也 上復問階〻曰
賍重且深矣不許恐激之怒許則彼逞而厚要我
上曰苟利社稷珠玉皮幣何愛爲階曰要有重於珠
玉皮幣者 陛下能許之否 上悚然曰卿奚之遠
難然當何處階曰請計緩之 上曰何謂緩階曰請
遣譯者至虜所詰之以用中國書而無番文且徼其
情寔留則許之貢而責其暫出邊我得以益修備而
援兵益集虜且走不走而擊其墮歸可十全 上稱
善者再嵩乃進曰 上幸一出視朝 上不答階與
李本從傍叟之 上曰可以得無驟乎階曰虜鴟張
甚中外方洶〻恃 陛下而重得一躍聲若大旱之
得雷霆胡驟也 上始首肯陛出而會廷臣議皆言
求貢非虜本情不宜示中國弱階因隸酌所以面請
者疏上而 上果視朝申飭中外責數言事者甚厲
虜尋以飽去乃下階疏弗許貢 孝烈祔 大廟之
議起初 孝烈皇后崩 上欲祔之廟而念壓於先
孝潔皇后又 睿考入 太廟非中外公論恐千
秋萬歲後所祧主或非 仁宗而睿考遂下階定議

識大錄

欲以 孝烈先祔階合諸大臣議朝堂大約以 女
后爲先入廟者請祀之 奉先殿時諸公相顧莫敢
應獨禮科都給事中楊思忠以爲然疏上 上大怒
謂階與思忠辱之足矣何諸臣爲今再議階不獲已
乃小婉其辭以爲 太廟九室皆滿若以 今上論
仁宗固在所當祧第此乃他日 聖子神孫之事
而仰煩 皇上身自議之臣等愈有不安於心者夫
夏廟五商廟七周廟九今更遞益之於 太廟奉先
殿各增二室而升祔 孝烈皇后則 仁宗不必祧
而 孝烈可速祔 上難於增 二廟謂階故設難
以沮之愈怒從更議祧 仁宗祧 孝烈所以督責
階甚峻階皇恐謝罪階心知其非不敢辭乃以議祔
廟解既 上改議祔廟俾緩期階遂不復請 上
意亦益解久之 上手注加少保尋進兼文淵閣大
學士參預機務會兵部員外郎楊繼盛論嚴嵩罪狀
而中有 二王皆知其奸語 上怒下繼盛錦衣獄
嵩謂 二王深宮何所知我奸揚庶僚何繇知 二
王之知我奸必有交關其間者屬陸炳如狼究階戒

炳即不惧一及　皇上如　宗社何又為危語動嵩
曰　上僅二子萬一根蒐得之必不忍以二子掛公
所邪左右耳公獨柰何顯結宮卯怨也嵩懼然懼乃
寢然以階嘗譏薄御史錦宗茂劾益疑公矣錦宗茂
故論嵩者也而是時倭事起　上以所瞭彌多階卿
而階又既暢軍事以故數數詢問時撫按亟告急請
兵而戒方郎謂兵發則倭已去誰任其責尚書察之
階持不可乃以羸卒三千人往階上疏爭之曰江南
腹心地也捐以共賊久矣今據撫按奏報或云來者

識大錄

未已或云意不在搶而在擾勢不欲去而欲留彼皆
具有以驗之而部臣於千里外乃觖揣度賊之必去
又揣度其去而必不來而但擾兵不發置此腹心地
於度外臣所不能解也夫用兵之道當計發與不當
發耳不當發則無論精弱皆不發以省費當發則必
發精者以取勝而柰何用虛文塗耳目置此三千羸
卒與數萬金之費而餧賊乎尚書乃懼請發精卒六
千人階復上疏謂法當責將校戰而守令守今者將
校一不利輙坐死而守令偃然自如及城潰矣將校

復坐死而守令復僅左降此何以勸懲也夫能使民
者守令也今為兵者一而民者百柰何以戰守併責
將校也夫守令勤則伏餉必不法守令果則採哨必
不誤守令警則姦細必不容守令仁則鄉兵必為用
臣以為重責守令可也階又念虜移庭收宣大與虜
諜居士卒不得耕種米麥每石直主中金三兩而所
給月糧僅七錢半款且不繼時歲內二麥熟石止直
四錢可及時收買數十萬石石貴五錢可出居庸抵
宣府八貴錢可出紫荊抵大同大約合計之貲中金

識大錄

一兩而士卒可飽一月食其地米麥當亦漸平具疏
上　上大悅立趣傳諭行之是時主事董傳策張翀
劾嵩以賄聞下獄幾誅及階階既已免每出且輙繕
病謝客不見而益共謹於應制筆札　上久而察知
階忠愿有所諮問故密以示嵩者皆舍而之階尋加
兼太子太師會　上所居永壽宮災徙居玉熙殿隘
甚以問嵩嵩乃請　上徙南城　上不懌更問階
階曰　上今居玉熙猶露宿耳臣子何忍安枕請莫
之今者楚蜀甫息肩不可復困令採材即伐材亦不

可以歲月計而時方營 三殿有餘材其小而不中
程者以當永壽則尚鉅請以責司空雷札可計月而
就 上悅如階議而命階之子尚寶丞璠象工部主
事同閱視時 上漢自玉熙從居玄都殿閣，京師
内外多盛意恐：欲以大營兵入衛階謂外兵衛宮
禁非便請以錦衣緹卒衛玄都而營兵列宮城外為
犄脅以相屏蔽報可新宮成 上即日徙居之命曰
萬壽宮而褒階忠謀進少師兼支尚書俸予一子
中書舍人子璠亦超為太常寺少卿而嵩日屈矣時

階掄邊將則薦故遼帥揚照與偏將馬芳董一奎之
材勇 上即兩權用掄有司失職則言吏部不當衜
賄竊 上即為罷毆陽尚書而拔郭朴代之掄選庶
吉士請賜御題以防泄露嚴詞察以防換過 上即
為罷遷於是中外喁 嘿 上意所右左謂治有織
矣而階滿十二年考賚金綺紗綵羊酒如例載予誥
命賜宴禮部階固辭乃以白金四十兩綵幣四表裏
元為七何而御御史應龍復論嵩父子罪 上勒嵩
致仕下其子世蕃獄戍之殺分宜其廬以賜階中外

人情大女於是階始為政書三語懸之直廬朝房壁
曰以威福還 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
公論於是公卿大夫咸佩：巽行意矣會表燁致出
直階請以時邀至直所同擬旨 上不可階講，箕同
衆則公：則百美基壽乙則私：則百弊生乃從之
時給事御史以抨擊鉤黨貴臣過當 上覺而惡之
再下階欲有所行遣階委曲調劑得輕論會問階知
人之難階對曰大姦似忠大詐似信自古記之知人
則哲唯帝其難念欲有以易其難者惟廣聽納而已

廣聽納則窮兇極惡人為我攖之深情隱慝人為我
發之未用者不濫進矣已用者不濫留矣故聖帝明
王有言必察事大而言寔者行之其不寔者小則置
之大則薄責而客之以鼓來者 上稱善良久廣大
寇張璉平上以運籌策歸功階、力辭僅領下賞念
以衆者夏言執政內閣臣始預邊功賞以至嚴嵩重
則加公孤錄子孫輕亦兼金重幣敗不與其罰歙自
解則先附玄感以中 上意而將士故百死取功名
於鋒鏑者肆為掊敓以要之於奏功疏擬 上去畢

功論賞非賞任信地戰守者不得與其將士功次立
限逆勸以聞內閣臣自是不復預邊功賞兵當是時
將作大匠徐杲有殊寵既以文經尚書銜欲引弘治
例加太子太保力諫而止公體小懇 上親為調藥
溫諭諄切方士熊顯奇進長生藥公力言不可餌又
問公比日此何以不下公謂比嘗持榮姑附賞得於
衆口而托之神語未宜深信 上縱此亦忽厭方士
之怪迂語矣虜躡墻子嶺闌人直趨通州報至 上
方有祠壇祈章奏兵部尚書楊博得警急不敢奏而

獄之晉以便宜撒宣府帥馬芳宣大督臣江東各以
兵入援芳兵先至晉請於上亟賞之又請重江公權
俾諸道兵俱屬焉虜阻白河水從通掠香河々上令
省牌揚博疏晉請亟先播順義而以奇兵撒之古北
口虜果趨順義不得入乃走古北口其後軍遇參將
郭琥伏而敗頗得其所鹵人畜輜重晉請收馘甚賞
叅以大冢其十中年為文發之明年虜復窺黃土嶺
又一片石 上憂以問晉晉謂有白文智在而胡鎮
董一元兵拍附破三人者皆梟將亡虜也亡何虜果

為文智所拒却 上悅超予二官吏士人賚一金晉
又請城張家灣城成與通扼聯絡為重以萬壽進
晉為建極殿大學士其仲子璞自中書舍人還尚寶
少卿是年袁煒既歸道死晉獨當國內不自安數上
疏請增置輔臣 上與晉謀進尚書吏部嚴訥禮部
李春芳入內閣同輔政焉 穆宗在裕邸而景王未
之國受辛日與姦人謀欲更樹公力緣引古今調護
萬端景王卒就國異議旋息公力也 上下制建雩
壇及更興都故宮殿公事以藏匱為言工遂已天下

並額准揚最重歲賦六十餘萬金嵩當國令都御史
鄢懋卿出經理搜積羨得百萬以為功遂著額々不
登尚多亡匿急則攤經公請仍其舊泯從恣復而額
盡登先是分聞以工價事輒以緹騎逮所至為暴公
在政地省減十九其後益不復遣戶部主事海瑞上
書斥 乘輿 上恚甚遂詔獄欲殺之公疏言瑞草
野倨侮然不過仰恃聖明以死沽直名耳不如置之
則彼計失而 聖德益廣瑞以是得毋死 上久病
欲幸興都公以怟 聖躬防姦宄為對語甚切主

上崩　儲公即位公推　先帝意罷齋醮土木從諫
諍得罪諸臣舉士有節行及括退久廢者中外倚重
而御史齊康受新鄭旨力詆公公引咎乞休於是九
卿大臣皆為公辨雪而臺諫因劾康并及新鄭新鄭
竟以此去位康竟遠竄而公少安時有中旨令館臣
撰中秋致語公謂　先帝新棄群臣非宴樂時臣不
敢奉詔　上於是為罷宴　上謁陵而至齋宮而使
中貴以意問曰祀在次日欲較騎一出觀形勝可乎
公曰　上以祀來乎以觀形勝來乎以祀來則先游

而後祀非所以展孝思也　上竟以祀畢出觀　上
欲以太監李芳分監營兵又命修內教場勒中貴
習騎射公持甚力　上難公乃止一品九年[illegible]力
求去　詔慰留加公伯爵俸固辭又之乃視事　上
欲幸南海子公諫不聽又與中使李芳忤遂移病不
出御史張齊因汙公奸利大事公再疏辭獲允公還
里杜門自守而新鄭再起以舊事銜公乃出其黨為
監司郡守伺公引繩批根而生平與公有睚眦怨者
皆乘是傾公公怡然不校會拱敗獲免甲戌[illegible]暮

舉進士每戒之曰無貽之地可以遠忘無忌之身可
以遠謗咸謂名言壬午公年八十　神宗登極使〃
存問賜諭優渥御人來之公雖材器天成而寔本之
學自為諸生即從聶貞襄公切磋理道其後與歐陽
文莊公輩推明王文成良知之旨相為磨淬然獨不
事口耳而以躬行為實際以經濟為其撰故其發於
事業光明俊偉非俗儒所可彷彿生平無姬媵之侍
無臺榭之飾友弟惇睦撫[illegible]無偏田宅錄產輒以推
分弟姪癸未閏二月卒年八十一贈太師謚文貞所

著有世經堂集二十六卷又手抄錄程純公言若干
卷公為文有根柢嚴於法度不為無益語王司寇稱
曰　世廟如白日之麗天而忽為震雷迅霆公徐劑
其震迅之勢而為霽所　穆廟如白日之麗天而時
陰時時翳之公直解駁其陰翳而復為白日人以為
知言云
逸史劉氏曰公猷略無多獨見絕不苟隨時俗於
當間且能以正自持直言不阿多所匡救信有用之
才也而遭逢不偶前值分宜之奸貪後際新鄭之剛

悛乃公亦不能相恬况彼此各樹私臣户限既分輸
識遂左肩胥同寅踰恭之旨卒負所學深可惜焉

袁煒

袁公諱煒字懋中別號元峯勾章之南鄉人父諱汝
母以學行著聞號端居先生與汪夫人同日夢黑龍
降於家時公將誕相慶曰若生兒當非常必亢吾宗
已而公生果岐嶷穎異五歲即能屬對十歲習舉子
業讀書一過目輙成誦十七淹貫經史名譽日啟〻
起嘉靖丁酉舉鄉試第二明年會試第一廷試奉呈
上覽已批第一中言邊將事過直文筆讀卷後易置
第三授翰林院編修是年端居公卒守制還用札褱
事癸卯起復甲辰同考會試乙巳充纂修會典官丁
未充唐府册封副使盡却所饋遺唐王改容禮之己
酉九載秩滿遷侍講辛亥公以疾賜告歸丁繼母張
夫人憂乙卯起復八月主順天鄉試十月上簡詞臣
撰文公在列　上見公所為文獨稱善遂有襲衣白
金之賜十月命代拜文華殿先聖先師丙辰二月內
閣以公資序浮題掌南京翰林院事公上疏願留供
文授　上嘉悅擢為侍講學士尋命攝祀帝社稷四
月　上特進公禮部右侍郎兼原官丁巳八月進太

子賓客兼學士賜仙鶴一品服己未三月三載秩滿進階通議大夫誥封二代陞授大輪為國子主庚申八月轉禮部左侍郎十月賜飛魚服二三載間公之術歷清華皆出自聖衷辛酉二月改吏部左侍郎三月吏書吳公鵬禮書吳公山皆致仕而公署篆當推官與當道論不合執抗再三間事者為公危之而持論益堅適上於吏部題疏中進公太子少保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越五日召入直皆殊特之恩皆此所未有也五月分獻北郊十一月分獻南郊禮成疏請祈雪　上諭諸公致頌天時遣禮成陞加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同少師介谿嚴公存齋徐公內閣辦事壬戌三月主會試六日入闈　上特遣賜鶴衣御饌于貢院公感非常知遇殫心披閱所得多瓌奇宏傳之士三月賜大紅紵絲蟒衣八月以萬壽大慶加恩進少保授大輪援中軍都督府都事五月少師嚴公被論謝政時朝野洶洶　上獨眷公倚忠亮直諭同少師徐公擬票公益衷公竭誠凡事期于至當致海內閣不喁喁望太平之治焉八月遣

祭先師孔子十月主武舉宴癸亥秩八月賜麒麟服十二月以祈雪入直有誠實慎確不為過許之褒甲子二月又遣祭先師孔子纂修永樂大典總裁五月命省耕享祭京八月特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建極殿大學士尚書如故建極殿乃　上新制首以授公令中書賜勅行九月改大輪尚寶司丞十月以三載秩滿　上遣中使賜羊酒寶鈔投柱國誥封三代公皇仕二十餘年凡五錫命至是而極自開界文撰以來恩眷浹渥御賜金帛之賜無莫明良相遇可謂千載一時矣乙丑三月公以積勞成疾疏乞就第調理　上遣太醫院判診視遣中使賜羊豕米酒蔬菜諭慰再三惟恐公之不安於家也疾少間即出詣宮啟行香歸而疾亟乃再疏乞骸骨上亮公誠懇賜乘傳歸就醫柔令司丞君護行公與疾出都城以不能起關將首辭淚下沾臆而去舟至安山驛痛舉呼司丞君曰吾沐　聖上殊恩異眷愧不能竭涓埃之報今已矣爾其致身盡職言訖哽咽而卒年五十有八是日也風雷大作舟不可行訃聞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

事加贈少師謚文恪公賦性剛明風綫嚴整遇事不當意及見人有過輒面叱折之然度裏洞徹未嘗有所留匿人亦忘怨焉其事親孝伯兄中殞撫其孤如已出平生不謀家事於世俗所稱珍玩一無所好及當端揆尤禁絕請謁閨親族有怙勢害人者痛懲以法而篤於故舊每分官俸以賙給之若其事主勤慎恭恪鞠躬盡瘁終始不渝可以無愧矣公才識博洽周學淵奧辨析疑義河懸水瀉援筆千百言立就爲詩文富麗莊重卓然成一家言所著有文若干卷詩若干卷

逸史劉氏曰公以撰史稱旨眷遇遂隆恩賜皆出特典公惟守之以恭謹不肯有爲人亦量其敬慎無他故上下胥安之臨沒之時猶以未報朝廷爲遺恨乃以竭力致身爲其徑似亦厚德仁者矣然竊聞仁者必有後天既靳公子又常殊耄耋且終於抂露寢何哉

嚴訥

嚴公諱訥字敏卿別號養齋常熟人公生有奇質數歲即善駢語通古文奇字少長益覃精同學文譽鵲起嘉靖丁酉舉應天鄉試明年當上春官會典試者以錄文違罷弗試辛丑試遂成進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每拔藝輒冠其儕久之授編修丁未同考會試辛亥秋主畿試而柄臣有所欲私者公恥與共事竊去之則以覲老乞歸省娛侍色養三歲乃起就職春還侍讀時江南新中倭歲浸儉有司徵歛益急公惠之具疏以請　詔下大司農多所蠲貸吳人至今稱焉乙卯主南都鄉試丙辰遷學士掌院事　上方御西內祠神祝釐欲簡詞臣給筆札供事乃疏名貯金甌探之得公與興化李文定公　倉卒應制亡不稱　上指眷遇益篤尋進太常寺少卿兼職如故己未主會試庚申進禮部右侍郎轉左尋改吏部壬戌陞禮部尚書知貢舉禮部所主多藩國封繼宗祿之事尚書日本　詔廟祀惟謹不暇綜覈吏弊叢蠹公獨率其屬釐正之事取故典不輕爲難易請竇塞而百

發其舉亡何吏部尚書闕 上手詔用公〻自以何
上眷知位冢宰操群吏黜陟宜矢心僇力以報而
又念儈者柄臣墨吏相貿市爲奸濁亂海内非吾身
爲天下率吏治不清乃下教諸以公事謁及攻吾闕
者之待漏所毋私第吾不受私謁又防其家張其若
吕客者實亡所名而盡呼蒼頭飲食勞苦之曰若輩
幸守吾操束内跡毋外擇撻厚吏守卻舍而致之四
若幸視吾扃鐍外跡毋内有郡守使人上謁公以僞
吏而鐫守三秩曰吾不受一守以明吾志門庭闃然

識大錄

然延接賓客咨訪人才孜〻無倦一時卓行異能之
士毋問鄉舉歲薦皆騤得優擢曰 祖宗朝衆用三
途柰何以資格限天下異時名公卿屏居田間 上
所瑩遠愁而不致收者衆間爲請次第推轂起家數
盡於時蔚賢布列吏治烝〻不聞天下翕然以公爲
知人能任職也而公恂〻不自居上則推首揆徐文
貞公而下歸功司屬恒言今銓部時大有司耳吾在
事幸而當徐公〻幸不扰我且覆露我吾是以無獲
遠而克遂事且吾所任郎某者寔賢郎十言十當舉

無夫人吾是以無溺其職吾則何能之有郎某者
平湖陸公也于是天下又以公真鉅人長者
勞而不自德惟 上亦益重公 召直西苑尋加太
子太保時文貞公獨相乂數請增閣臣員自助 上
手書公及李文定公名謂材足襄汝遂降特勑並武
英殿大學士而 命公仍綰部事候代者至而解蓋
殊遇也然公自直西苑晨出理部事夜則應制撰述
目睫不得交又直廬卑隘濕中脾遂病而又念封公
太夫人老矣即一日不逮湯藥柰何遂移病爲請告

識大錄

上未許文貞公爲言狀乃得 允賜馳驛歸歸侍
歲調治良已亡何 世皇晏駕公望闕朝夕臨極哀
莊皇帝登極叙公總裁 大誌勞給誥封三世如
公秩公以輔臣謝事歸子舍而封公太夫人皆壽考
封皆極品晨夕侍膝下吳父老詫歎以爲古今所罕
覩也公爲人慈和謙慎恂〻常有以自下者既貴者
秩高恒與少賤者均禮與人言色柔氣溫雅恐傷之
始爲學士至入内閣九七轉皆 上手注官五品即
賜鶴袍其後飛魚繡蟒金綺之賚無筭寵任無與比

而公益畏益恭受　賜拜　命拄家如在　上前偃僂承之恐不得當也平居食淡衣疏屏絕玩之御曰令後世師吾儉至姻族閭里患難貧乏施予無吝色嘗接於第之東落成宴客酒半公憑闌四顧忽愀然不懌客問故公曰吾初不知是棟直東隣此形家所忌亟更之其篤學如此公于學無所不窺然不為章句蚤慕王文成公之學讀其文輒起一指額辛丑所射策戲推文成旿主司章他文入賞得不棄而公晚年見世之學者信眉高譚動言致良知則又厭之

乃曰文成故於學問思辨汲汲不少置乃今寡學尠聞猥以三言自命何異耳食而以為飽乎退居垂二十年發問不至都下客有為公畫賜環者好語謝卻之吳中頻歲淫潦有司坐視弗恤公乃為書數千言抵當事者頌謂所知吾為桑梓生靈請命耳非得已也沒以病卒訃聞賜於藥贈少保謚文靖

逸史劉氏曰銓臣職絲叙流品任專而地要輔臣職變和機務任博而地親兩者並重　累朝蕪之者豈乏數人膺任職者亢罷觀為夫推置之所在非有道者未易居也則象任之寔難公既冰操皦潔不私一人而拔淹通滯使有用者又得各盡其才故能以身為天下型范且知幾勇退始終皜白都一代完名亦庶幾不負　君父倚毗主意矣

李春芳

公諱春芳字子實興化人公生而神穎不類群兒常
有神叟龐眉鶴髮披之行他人弗見也一日嘗午忽
指天語公雲中鼓吹導引公仰視遂失叟所在人益
以為神辛卯與計偕丁未舉進士太常奏對第一
上親引見勞問先是邑賓興令舉酒屬公雲爛然五
色人以此吉徵當公至是中外鼓動咸稱人瑞然公
頎獨循循如無有遣書戒人毋敢驕貴毋怙寵凌物
以法約整齊宗人宗人壹稟於節會有　詔命公撰

書中貴人故事多文具公以此輩日侍上左右而惰
游解嫚漸以成習即一旦免事奈何乃為瑣科條教
習之於是皆留聽承學掖庭永巷一時煥然　上方
綜核名實陰以他事部勒館中後進諸賢意已有所
屬乃特　旨召公入內直超遷學士太常少卿賜
一品緋衣益異數也自後恩寵日盛歷吏禮二部左
右侍郎三遷至禮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時　天潢日
衍廩祿不繼公以便宜處議為書上之有　詔允行
賜名宗藩條例自是流靡稍節元元乃蘇未幾　勅

參閣務武英殿大學士加官如故公既與徐文貞公
承分宜之後同心輔政力振頹靡海內翕然回嚮已
復同文貞受顧命事　穆皇帝於亮闇殊丕道錄言
官竭負遍中外坎坎以為太平復見會文貞公有事
山陵公以少保入直有　旨重建翔鳳樓公遂極言
土木之費終　先皇之世海內騷然今朝政方新宜
與百姓更始而駿奔大興天下謂何　上改容謝之
終不復言營作之事矣　上方銳意圖治又知公習
故諸建白疾於轉圜遂奏隨可如罷太倉羨金罷徵

造歲幣寺章珍異一切無留行而臺省復以上書應
詔語稍侵中貴人柔間這怨　上前　上大怒欲
出不測公力為言此輩朴忠無他腸願　陛下寬其
誅以開言路收人心　上乃解於是薊遼諸帥臣言
沿邊鎮垣當虜衝宜戍臺以便防守好事者數持異
議以陰壞其說公正色直言臺成之利虜不得蹂躪
長驅獨奈何惜小費不計大利乃得請至今倚賴
之故事邊兵土著勢相一不分後稍用南人于是有
南北軍柴然不相下猜疑盤忌數成大釁公慮変生

肘腋乃以爲主將塗折其脛肬斷鈚箏乃足其扶虜
騎突入宣大門不及謀公曰竊撞躍馬所以從時令
事在緩急奚暇漫請乃悉出前後所賜委諸將若第
破敵工功當賞　陛下不靳汝也乃皆感激泣下無
不一當百追奔逐北斬獲無算虜既不得逞相率北
從遠斥堠諸將欲因深入擣其窟穴公以爲闕邊啟
釁不便而把漢那吉獨以勢窮單騎來奔把漢那吉
者虜酋俺達愛孫也俺達衆之急不得要領顧歸亡
納欵貢市稱臣　朝廷下其議公卿大臣廷辨不決

識大錄

或言從之便或言勿從公徐曰從之是也人但知漢
唐和戎之失而不知今日和戎之利且漢唐與虜增
今納欵稱臣體貌正而名號尊矣漢唐制和在虜狄
今制和在中國因其請而聽之彼善於得請德我必
深爲盟益堅虜以貢爲名我以貨爲市計數十年之
市孰與一旦用兵之費況虜在得請不得不之矜無
義之空質啟無窮之釁端則從虜爲懷柔撫虜爲矣
計矣或言夷情叵測安知不以此嘗我爲一狀盟將
何所責公曰以守爲戰莫嚴於我推有所制又善脩

用其嘗又安所患其敗乎於是　上從其議虜團史
我符冊拜我王號歸我逋俘痡獻而市我之一時傳
誦稱快邊陲按堵幾二十年公居常蘇謹言若不出
主國是所在默然不可奪　上尤以此重公從知
經筵侍　賚錄　大明會典　永樂大典以六載考
累晉少師兼太子太師中極殿正一品俸廕中書舍
人者再尚寶司丞一功烈震主人臣極矣於是乃謨
曰物禁大盛吾安知所稅駕乎乃疏歸養中使諭旨
章凡七上乃得請　勅獎馳驛行人護送有司月給

識大錄

米夫　陛辭　上司送之良久已又令詞部即捧
勅存公於家公既歸則角巾私第歲時伏臘群諸子
姪緋衣將玉奉觴尊人尊壽已復從里中鴻生鉅儒
及諸後進里巷謁舍講論道執聞或婆娑里社從三
老問年穰匱或浮白鬬劇巢雲終老不復知人閒事
可謂功名成全孤標寡儔矣卒賜葬祭贈太師謚文
定
遠史劉氏曰句曲之人數爲振言公少夢之帝所書
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　二祖御而引之曰文事

付若又一夕夢　英宗其揖高少保取其扇授公曰
而嗣我有若面命振應之曰神哉惟申及甫固不虞
生也耶公當嘉隆之際智勇爭勝之時唱而後應不
激不隨卒令群疑無所開而國是亦因之以定且急
流勇退獻年拂衣止足之義與漢疏氏僅一再見云

郭朴

郭公諱朴字質夫世稱東野先生河南安陽人也公
生而頴特甫就外傅即開敏見奇文聲籍甚里中文
敏崔公則自髫年時已器異之矣嘉靖辛卯舉於鄉
乙未成進士　肅皇讀其策亟稱善命擢一甲後益
異數云尋讀書中秘授翰林院編修　冊封鄭藩還
授中貴人書乙巳滿九載最遷侍讀纂修　大明會
典丙午主考應天鄉試丁未分校礼闈辛亥遷左春
坊左庶子侍讀如故壬子主考順天鄉試癸丑改兼
侍講學士視院篆是年遷禮部右侍郎命供文撰甲
寅改吏部右侍郎仍兼侍講學士丙辰以三品秩滿
晉階通議大夫廕一子入胄監予三代誥命轉左侍
郎兼官如故丁巳加太子賓客予二品服改兼學士
己未以六載秩滿晉階正議大夫勳資治尹庚申予
二品俸是年遷南京禮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公疏辭
　肅皇素重公忠誠難公去左右命以礼書仍兼學
士掌詹事府事辛酉命掌部事尋拜吏部尚書俱出
特簡壬戌大計　手詔公愼評衆職以守令為先公

奉行惟謹癸亥丁外艱 詔賜馳傳歸乙丑冢卿虛
席公時未終禫 肅皇念公持衡平特 旨召用公
公疏懇辭弗獲母夫人以大義趣就道比入都門服
已闋矣乃易服拜命尋以二品秩滿加太子太保晉
階資政大夫再予三代誥命丙寅 覃恩擢臣手勅
公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參機務直西內丁卯 肅皇
升遐 穆皇嗣服念翼戴功加少保晉階光祿大夫
復予三代誥命〻總裁 肅皇實錄同知 經筵事
錄 永樂大典成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公一日忽念

識大錄

母夫人春秋高迺罹疾既乞骸骨 穆皇固不許諭
留甚溫命醫視疾賚予特厚既累上始得請 賜乘
傳歸侍養公登歷官裝垣鬱負公輔之望一分校禮
闈再典兩都試所錄士必學術經濟有稗實用毋取
空言以故得人為盛兩典銓部絕請託奔競惟以大
公行之其銓進以賢不以資其斥遠以不肖不以毀
且度地遠近才細大要使人與事相稱而正留兩大
寮尊有人所主不循假借而大指通在惜人才捐細
過毋以苛核絕下崇獎人豁銓曹為怨府夫亦已

識大錄

自為恩怨耳恩怨出於己寔難自人何害哉公在事
日人莫測其喜慍之端亦卒無能以私喜慍有加於
公也迨入內閣受命滋益恭與同事諸臣逆聽懷謀
叶心圖理未嘗有所勃磎一時相業無訾議爲歸且
十年乙亥丁母夫人憂壬午 穆皇念〻先朝耆舊
月賜廩歲賜輿隸庚寅公壽八袠科臣疏公盛德高
請存問如禮 詔俞之遣行人齎命加賜月廩輿隸
癸巳五月以疾卒年八十有五公為人豐頤洪聲舉
止端慎天性至孝初第時將二尊人京邸躬身色養

識大錄

怡〻如也惟謹比居喪雖白首如孺子必盡哀盡禮
弟篤摯仲兄亡每念之必泣下視其子猶子也立宗
法建祠堂以聯其族敦睦七閭姓七神禪終歲衣素
家居未嘗高大垣屋將令後世師吾儉治二親墳省
司政大其塋制公亟止之請卹賜祭吳成禮而已諸
子若孫蒙公指督謙沖節約望之者不知其為相居
亂也謝歸南中私第絕跡不至公府獻威兩臺藩臬
諸大夫而下式廬見訪政事可宜與釐撤施〻加贊
其便里人甚德之余文簡公自守史局時即心大書

日討古今載籍　國家悉典而玫瑩之為詩若文古
雅醇厚不可鉛華尘作學約訓諸生大意謂洒掃應
對可以上達飲食男女莫非天性深厭世儒高遠之
談而矯之以實又作四思曰畏藏賓座右又作九字
圖說以為天在上君親同為心在中性命聯為義右
下遇與分輔為人能不昧其心上通于天斯可以事
君可以事親存其心養其性立乎命合道義矣以哉
逃吏劉氏曰語曰衆構有址𠂤川有源然則公之純
德懿行其得之性命者深也乃其出而表世屬而範

俗一以恬淡自期得饒芬華之習了不入其靈府真
所謂達於分義者矣古稱福備者貴壽多男天恒不
以假人而公獨全之得全：豈偶然哉

高拱

高公拱字肅卿新鄭人公生而狀貌環奇苦學閒攻
經義為文不好瑣屑而光楷開塞出人意表年十七
魁其鄉辛丑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時公
宣華亭各以計相傾公無所見厚薄　穆宗初為
裕王出閤講學居外府公為講官兒在閣道王日屬
而心儀之時人心洶洶　王日懷疑兩府雖居諱
言肆出公周旋邸中竭力盡心　王深倚重之考滿
陞侍讀學士與順天試尋陞侍講學士在府凡九年

陞太常寺卿管國子監祭酒事　王賜金縷書學硬函
不能別公雖去講幄府中事無大小必令中使往問
一日思先生甚覩書懷賢二字遣中使賜至第無何
又書忠貞二字賜之又書啟發弘多四字賜之壬戌
陞禮部左侍郎兼學士知貢舉科場諸弊百五十年
所不能正者革之殆盡癸亥改吏部左侍郎兼學士
掌詹事府事時少宰缺公當往公曰東曹事不容兩
侍郎知吾無以報　上而徒以虛名填百僚無以為
也竟辭不就乙丑主考會試六月陞禮部尚書兼學

士禮曹故自詞臣仕不習吏事弊孔叢巍公吏事精
核毋出一語奸吏胶慓俗弊以清丙寅進纂文淵閣
大學士參預機務未幾召入直騎直房食用象烏時
分御膳畀之閣臣入直西苑自 世皇中年始有事
在直無事在閣 世皇中年臣曰閣中政本可輪一
人往徐文貞竟不往曰不能離 陛下也袁文荣亦
不往曰不能離陛下也公正色問文貞曰公元老常
直可矣不才與李郭兩公願日輪一人輪閣中習故
事文貞怫然不樂會 世皇不豫入直諸公各移具

出歸江陵公尚為學士以公事至語因曰君父痛篤
臣子捗只可爭公愕然曰吾意乃如此竟不出而吏
科都給事中胡應嘉有所殷言遂以是劾公曰 皇
上違和正臣子竭尺請代之時而拱乃為歸計此何
心也益以此激怒 世皇為傾公計會 世皇疾革
不省覽寵馭上賓華亭公於袖中出草詔欲以遺命
盡反先政公謂語太峻與安陽公對衆拍案曰 先
帝英主四十五年所行非盡不善也 上親子非他
人也三十登庸非幼小也乃明於 上而揚 先帝

之罪以示天下如 先帝何且醜事 先帝變欲止
矣恭皇殿事誰為之而皆為 先帝過乎土木之事
一丈一尺皆攸父子規方略而畫為 先帝過乎詭
隨於生前而試署於身後吾不忍也相視決下語稍
聞外廷而忌者側目矣會 上改元問閣臣於是四
臣各擬二字上 上竟號隆慶則公擬也人謂 上
意在公又議登極賞軍事公曰祖宗無此自正統元
年始也先帝以親藩入繼時尚殷富遂倍之今事如
正統事行則四百萬之中可省二百萬矣當事者竟

如嘉靖事行而司農苦不支會有言大臣甚者其人
貴有望不當擬去而首揆重違言者意乃以揭請上
裁公曰此端不可開 先帝歷年多通建國體故請
上裁 今上即位甫數日安得遍知群下賢否而使
上自裁 上或難於裁有所旁奇天下事去矣乃竟
請 上裁兩人嫌益開言者爭謂公擅矣而胡應嘉
與公不協會大計給事中欽被黜應嘉上疏論救歐
公以應嘉亂政黜為民公以嫌故不出一語而林遷
爭謂公去應嘉矣於是歐陽一敬章論劾公不少休

時公初在政府最久異而三月之間書者三十餘疏
公亦力請去疏十二數事拾遺不及閣臣而甫給事
參用省御史尹技遂以公拾遺公遂力求去　穆皇
驚問左右曰高先生病邪左右對曰病甚　穆皇猶
弗忍良久得請賜馳驛遣行人護送又賜銀幣以歸
既抵家猶有白金蟒衣之賜越一歲　上思公不置
詔還內閣兼理吏部事公主慨然以天下爲己任凡
晨理閣事午視部事人謂公門無片楮公曰是奚足
哉大臣以體國爲忠以匡國事爲美匡區小廉細節

耳寧足多乎從黜陟取辦倉卒不甚熟察公甚諸司
官各援之衆曰吏部職在知人人不易知也章諸公
早計之某也德德何如某也才才何如書諸冊某也
不德不德何如某也不才不才何如書諸冊某也諸
自見某也得之何人書諸冊皆親封記之月終以便
於予覽之哉予且以此見諸君賢每歲所得凡百入
十餘冊以爲參驗以故賢否不淆黜陟咸當比擬循
年入犯中外以兵事爲憂公曰大司馬安危所係要
重也不得其人由儲之不豫少司馬正二員此無事

時耳閱邊事未免假於他官致遷總督之人未免移
於他處假他官則非本職不便行事移他處則補於
東缺於西使此俟代動經歲時不得優係門庭難熟
請於兵部增侍郎二員一遇巡閱即以一人往邊方
員缺即以一人往凡邊方險隘虜情緩急將領賢否
士馬強弱皆已曉暢方略素定遇大司馬員缺即以
補之如此而務之用必不然也兵乃專門之學儲養
本兵大臣當自司屬始兵部司屬職在軍旅而不擇
其人泛然以用又往往遷爲他官今宜特高其選而

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使其專官於此不復他遷如
邊方兵備即以司屬往邊方撫臣即以兵備往邊方
總督即以撫臣往而總督與在部侍郎時出時入以
候尚書之缺如此而務之用必不然也邊方之臣又
宜特示優厚使其功名常在人先他官不得與之論
年月既或不稱則律以法使其功名常在人後如是
而猶不盡力必不然也邊閱總督之臣在邊日久著
有成績當令回署以休暇之後不妨再出使其精神
不疲而知慧不竭以勤王事爲濟必多得　旨報可

已又上疏曰方今邊徼用兵惟是薊燮宣大延綏寧
夏其肅而南則閩廣是數處者一有警有可豪今撫
隨奏報多不中竅請於是數處擇知兵事者一二人
使為兵備彼有身家之慮凡山川險易將領賢否義
報虛實功罪真偽可一閱而得請以是為叅伍之資
得。旨報可著為令甲已又上疏曰臣惟邊方有司
有護瑒之責才者備懼不堪即優遷而鼓拜之備恐
不振乃官其地者非雜流則遷謫侍之既薄意衰
沮又何望於展布基徒以地苦其人而曾不顧人之
苦其地也徒以邊方為遠而不知邊安然後延安也
請擇羣力精強才氣超邁素通武事者調用有能保
惠困窮俾皆樂業者以三年為率比內地超等陞遷
有能捍患禦敵者以軍功論不次擢用即由此為要
備為地撫為總督異不可惟以治效不以資格功名
之路既開則又有借邊方以圖倖進者不可不為
一定之說得　旨報可時虜甚警朝廷無經戰者人
心震恐公乃以尚書陳希學曹邦輔侍郎王遴各率
師皆撤列陣以待以京尹栗永祿南都御史護守山
陵又起都御史劉燾於天津守通糧而以總督王崇
古練綸專任勤無內顧以侍郎載才理餉是歲也虜
竟不入霜降讞獄故事府部皆在冢宰當執筆至是
大司寇意公閣臣不省往公曰　上命我視吏部部
事皆吾事也第須得情耳不至如往年圖法司故牘
唯唯耳於是吏獨視獄詞漏盡不休晝則集諸司議
於朝房凡出究獄一百三十有九人往大計時銓曹
抵間蓄象為黜陟公多所參伍或衆否獨留衆可獨
黜其黜者必告以故無不慴服稱神明謂前此未有
也已又策天下有司曰各地方有何賢才尚隱淪有
何冤須尚捷正有何利當興何所沮而弗與何害當
革何所畏而弗革皆得言之令封緘以告天下事皆
在目中矣時天下重制科輕科貢公曰天下制科處
其三科貢處其七是崇其三而棄其七也乃疏請惟
賢是視不計科貢除吏時其善地多留而不除名曰
食缺公曰民方無主吾何以留為故留以俟用且以
俟人之用耳吾無所用又不俟人用則何留為於是
命選司凡所有缺悉揭諸門外使衆見之故事推陞

時督主事揭投郎中呈於冢宰公曰堂有侍郎司有員外職皆列名而事不與聞何居此不過欲行其私耳吾其改是令吏抱牘至後堂一侍郎同所屬揭之卽冢宰欲有所工下不能也鹽馬之官暨邊方府守人皆薄視之以致善政無聞請以賢者任不得復有低吊積谷遇貧薄之區則何以取盈完粮當苦寒之地則何以足數於是特寬其額而官不苦難教官暨驛遞閘壩寺官本無民社而竟處以他省遠方使有官者不能赴而去官者不得歸乃請停選本省人皆

稱便它如閒王親內轄之例覆一甲讀書之現正擬按察劾之差罷京官考滿之實分進士講律之會定王官陞授之條議有司捕盜之格遂使朝無偏黨章無煩苛廣東昔稱樂土後為盜區上官計無可施每以撫為得策公請以殷正茂為總督從其勦除勿致養寇而廣東郡邑多除制科寬其薦額勿拘成數遂使廣東亂民樂業而向化矣先是貴州撫臣白上官安國亨叛逆當勤久而不克公復偵知國亨非叛而巡撫者輕聽讒而倖功也乃以少卿況文中往受詐

行況至貴得實如公言然狃于浮議語多依違公復之書曰民夷異類順逆殊途稍有釁隙當自處分不可過言於　君父之前　君父威在必伸一有叛逆便當撲滅可但已乎事非其真過以言之則將何以處也安國亨安智夷族自相讐殺何謂叛逆而撫臣以告國亨禍不測且闔省全有司不原其情激而成變卽以為叛逆之證可恨也國亨土職乞哀叛逆者若是耶有司仍以叛逆論之遂使　朝廷欲開釋而無由國亨欲投順而無路且智國亨讐也智在省則

國亨疑畏日深是挑之使鬭而增吾多事也愚謂國亨有罪而不可輕言叛逆安智當有安置而不可尚居職級中號令未明國亨疑畏不肯赴理聲言撫臣以數誘我殺我乃擁兵自衛於是撫臣上疏請兵粮為征勦計公曰噫誤矣國亨不出者疑畏深也處以叛逆彼將叛逆自為也彼夷酋耳族滅何為密在閣思之旋林而走同官者曰公何旋林來公曰思貴州事耳從之則非計無從則失威今撫臣疏請從勦而國亨亦奏辯吾意兩行之而以一科臣往勘彼開勸

官且至以身既在勁當不敢殺我〻出聽理乃可以
自明而乃治其本罪亂或可救也脅曰善公召職方
郎中至授意逆得請而以科臣賈三近往公復面授
方略乃圖亨聞科臣且來果喜曰吾生矣吾豈致逆
者哉語達京師先是兀納以五事而圖亨毋子秖疑
不出至是乃將漢夷犯人王寬吳瓊阿第蘭獻出而
毋子〻出就理輸銀四萬一千有奇抵罪蓋科臣未至
而事已定矣故黔國公沐朝弼既謝事請入南京赴
葬撫按奏曰沐昌祚政事清明以致歲豐朝弼遷走

昌祚不知所往請將朝弼錮南京毋令回鎮兵部奏
問許公曰誤矣雲南守巡故以挫沐為手矣今又其
故智耳領鎮之人衆所寓目而謂不知所往昌祚孺
子耳安能感動天地朝弼安能為惡如有罪　朝廷
以檻車逮之如之何其睽之今歸耳後數日昌祚奏
至請還其父且言撫按所奏誣也廷臣益信公神明
有如撫按言則今何以處朝弼也虜俺荅孫把漢那
吉來降邊報至中朝人心洶〻罔知所措公曰是奚
足懼顧老酋受其孫耳繼報者至曰酋婦甚愛其孫

而老酋甚懼其婦泣欲得孫耳公曰虜驍擁兵來索
吾必殺之今退去虜果退去公請加那吉指揮使賚
以章服又語邊臣令啟其騶從騎馬街行使衆見之
老酋初意中國殺之也乃聞不殺又加以官又美衣
食騎馬街行大過望而又知不可得於是公請下令
欵欵致人趙全等以贖其孫套酋果以計招全等全
等皆中國人而為虜用居板升領衆數萬所居左曰
鳳閣右曰墖宮門曰宣化墻屋皆繪龍鳳往歲破城
殺吏皆其為也　世皇懸重賞購之得其一爵通侯

然竟不可得公乃請許那吉歸又令邊臣以緋袍金
帶鶴蓋鼓吹送之又宣諭俺荅曰那吉是我中國臣
君善視之老酋夫婦既喜得孫而又見其榮寵南向
取胡帽叩首呼萬歲而封貢事之議起矣公親詣射
所而質全等全果驍鷙異常次李自馨者諸生也凡
數十言不能了者全一言而畢公因問虜今歲不入
故全曰虜豈能不畏死哉傾是處有兵是處有糧久
有歸志不敢入耳逆奴欵蓋棲於市至封貢事虜哀
求日懇而中朝疑畏日深盈庭之議有如鼎沸動以

宋人講和爲辭公曰宋人求和於虜𢍰在虜故曰講
今虜求貢於我𢍰在我直許之而已彼嘵嘵者豈爲
國籌利害哉徒念重大恐有不效留爲後言耳乃請
封俺答爲順義王其餘都督指揮千百戶有差而套
虜吉能等亦請願如例而三邊總督難之公擬 旨
切責復貽之書三邊宣大似難異同異同則宣大之
市方開而三邊之擾如故豈無俺答之人稱吉能而
擾三邊者乎亦豈無吉能之人稱俺答而市宣大者
乎是宣大有市而又擾也三邊若擾而費市也祠則
兩利異則兩壞總督者議始協於是俺答進馬謝
恩吉能亦附焉公復上疏曰嘉靖十九年北虜遣使
求貢不過貪賞賚與互市之利耳邊吏倉卒不知所
策當事之臣憚於主計直却其請斬使懸之以致蹂
虜忿憤擁衆大舉此往歲失計之明驗也今天祐國
家請貢稱藩可以息境土之蹂殘可以免生靈之荼
毒可以省內帑之供億可以停士馬之調遣乘此間
暇修我邊備若見寧息遂爾偷安則從此邊備寖弛
卒然有變將何以應是臣等誤國之忠又成誤國之

罪矣請每歲特遣才望大臣四出閱視以今昆昔毀
較纛幾何兵馬增幾何器械整幾何其他屯田鹽法
以及諸事拓廣幾何果有成績論武功爵若襲故常
罪如失𢍰 上嘉納之虜既貪我財物虜中婦女亦
貪我繒帛惟恐罷市我得伸縮而制之諸所爲貢市
費者即取諸曩日幕府出征之費不及半耳虜得我
金錢非盡攜以歸也我之群商又因而爲利而我數
十年所全百萬之命所省百萬之費可按籍而求厯
指而論也葢漢人五餌之策公實用之矣 穆皇久
不出欽天監卜吉且視朝鐘鼓嚴傳宣閣下急公疾
趨而至則 穆皇已立於墀哭執公手北行至乾清
宮公不敢入 穆皇顧曰送我公承 旨直至乾清
宮。上御搨坐手摘未釋也有 旨高閣老外及張
閣老皆宿乾清宮門外薄暮公等奏曰禁地非人臣
所宜宿願宿閣門 陛下有召可頃刻而至 上可
之百官出十八日 御體漸復公具疏請 上懲忿
寡慾覽奏甚喜越二日 聖恙復劇公泣涕無已四
月二十四日申刻宣內閣受顧命司礼監以二札一

授　皇太子一授公益遺　詔也公泣奏曰受陛
下厚恩誓以死報奏畢大哭　兩宮亦大哭二内臣
挾公長號以出　神宗登極公上言五事一謂御
門聽政玉音親答以見政令出自　主上二謂題奏
繁文難以遍閲自有節要請先識出以便省覽三謂
事必面奏乃得盡情四謂大小章奏俱發内閣看詳
若或未經發擬徑自内批者容臣等執奏五謂官民
章疏當行當止未有留中之理得　旨報可而同事
者遂以此用閹璫日有　旨逐公公即乘騾車去道
傍之人有流涕者公歸杜門謝客口不言時事未幾
而有王大臣之獄枘人將借以戕公已差五校注新
鄭有所逮會廷鞫之日白日晝瞑過大臣瞪目仰天
備掠拷略竟不識所謂高公次日鼓王大臣而公獲
免不敢復見一人矣公素好讀書作問辨錄十卷春
秋正旨一卷本語六卷邊略五卷綸扉外藁四卷掌
銓題稿三十四卷南宮奏牘四卷政府書答四卷綸
扉集一卷程士集四卷外制卷二卷日進直講十卷
獻忱集四卷萬曆六年卒于家祭葬止半給又二十

餘年值建儲大典嗣子務觀具疏上有旨高某措當
受降北虜稱臣功不可泯贈太師謚文襄廕一子尚
寶司丞
逸史劉氏曰公剛介不撓高於氣節才足有為其在
穆廟時所建吏兵諸邊議確有卓識為　上所親任
以至臨終握手永決獨膺顧命公亦自信果於建樹
拔正斥邪可謂不負遺詔矣但抗直太過盛氣少益
當　幼君新祚主少國疑之際不能調護同官驟錮
權璫遂致不以禮去誠可痛惋論者輒以不直歸江
陵豈持平之說哉

林俊

林俊字待用號見素福建莆田人少潛心理學工古文辭成化戊戌舉進士授刑部主事遷署員外郎明習刑書執法不苟而卒歸於平恕時妖僧繼曉挾近倖梁方以秘術進滑被殊眷發內帑銀數十萬營建大鎮國永昌寺俊上疏極論之請斬二人以謝天下言甚激烈 憲宗怒不可測後自分必死料理家事待罪於闕下尋下詔獄加刑對益厲後府經歷張黻上疏論救併下獄各杖三十俊謫姚州判官黻謫師

知州時言路久塞臺諫噤不敢作一語由是俊黻直声振海內三原王恕在留都疏乞還之以勵忠直會元日星変 上感悟叙復南部 孝廟踐祚廷臣交荐之擢雲南按察副使俗崇釋信鬼鶴慶玄化寺稱有活佛歲時士女会集動數萬争以金泥其面俊按鶴慶命焚之父老言犯之能致雹損稼俊與約積薪伺之果雹即止已而無驗遂焚之得金數百鎰悉輸之官代民償逋負毀邊方諸淫祠三百六十餘區所在學宮敝撤其材新之城趙州以所得益礦脉銀

四千餘兩為工作費城完民不擾暴客遊戰民為立祠生事之土官奪印相讐殺俊開誠諭之多感動送印出不煩兵遠近諸夷憚其威信莫敢不服弘治辛亥用薦擢按察使調湖廣風儀整肅屬吏歛不敢犯禁止私饋有忌之者次弗調吏部擬為廷綏巡撫江右陝西布政皆不报俊乃上疏陳時政且引疾乞休不待报而帰言官交章論荐庚申起拜右僉都御史提督採江至南京再疏乞歸弗許時江防頽弛俊悉心經畫多所釐正、自率物與都憲張敷華並名清

的鄙人化之陝西地震水湧俊疏援古今徵應指斥時忌有疏乞録正人以端國本時 武宗在東宮謂宜預教因薦謝鐸儲巏楊廉堪任輔導壬戌江西盗起言者以守臣不職勅遣俊巡視俊至榜示盗許自新抵新昌親入賊巢渠首王五率衆出營擒四十餘賊自効凡有名首賊出片紙指示巨姓悉擒之餘孽稍〻解散遂命巡撫其地過歷州郡所至問民病苦更定要均處稅粮均徭役庶務一新又起義倉義學義塚以阜俗減寧藩祿粮價值以俗民論府啟易疏

璫尾之非至引莊公叔段吳王几杖為言時寧濠雖
横未有逆萌俊每裁抑之或以為過卒乃服其先見
未幾丁毋憂歸士民攀轅不忍去　武宗嗣位言官
交章論薦吏部屢奏起用皆报罷再継丁父艱服闋
起拜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俄改四川時藍鄢之冦
方振俊陳師鞠旅頒軍令教四將致賊而撫之忽报
賊將攻保寧巴州即取道救之猝遇賊於華墊單與
直抵其巢宣朝廷德意示以禍福賊頓首伏地俊曰
吾撫汝賊羅拜而謝約日請降既而淫雨溪溢賊失
期疑阻遂分黨將謀掠州縣要害川兵脆不能支俊
取將領等命斬以狥既而貸之諸軍股栗皆願立功
自贖於是將軍何定先發諸軍併力連戰皆捷賊衆
披靡人畜死者相枕藉渠魁多授首時兩川所在皆
賊衆四十餘萬俊督兵追勦誠斬動數千級俘獲無
筭已而江津賊曹甫復起俊聞报馳赴辛未元日乘
賊醉無備乃夜半蓐食銜枚而進圍而燒之遂斬曹
賊前後所得賊級又千數百人藍鄢餘寇復熾俊督
兵追勦賊勢窮聽撫然猶狐疑以緩我師總制尚書

洪鍾誘其渠帥四十八人執之捷聞降勅奬勵晉俊
右都御史江津餘寇方四等收合數萬人來攻江津
俊追逐大敗之擒斬萬人餘賊逃入思南境會逆瑾
伏誅俊上言瑾雖誅權猶在近倖安知後無復瑾者
請擇取宗室有之宮召用先朝舊臣劉健謝遷林瀚
王鏊韓文以修復舊政意指斥新用事者屬洪鍾與
俊議多不合軍機進止每牽制之又以不容中貴子
弟冒功為權倖所疾知不見容遂引病乞休忌者謂
盗已衰無所事俊即可其請命下朝論大駭臺諫屡
疏留之不報俊歸蜀人號哭追送之未幾而兩川之
冦復熾矣癸酉楊一清秉銓連薦為南北掌院及兵
部尚書皆弗果己卯寧庶人反科道又交薦之亦不
起　世宗在藩邸久知其名及承大統首遣使召之
再以廷薦晉工部尚書俊時年已七十矣以老病辭
溫詔褒答弗允且趣其來俊不得已乃就道途間上
疏乞親近儒臣與相可否以臻至治且言自古人君
未有不親君子而能成治者又言新詔之單所謂壞
極而不得不革者也然貴近之臣或稱不便圖有變

更不知一革变則諸革尽变未宜壞天下公議時近
倖中有用事者故疏及之嘉靖元年改刑部尚書既
涖任命侍經筵会暑罷講俊疏言學貴緝熙為惜分
陰且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善念易開正言易入
不宜輙罷　上嘉納之是時寺觀齋醮漸廣疏闢異
端省不經之費武輔役多民困冨室尽投陵户免役
俊奏處陵户以定事体近倖家人私貿番貨勘未報
忽内批貸給主俊清治及営妝者得旨仍沒官内監
奏補匠役俊謂啓寡階乱不可從皆人所難言者時
内使葛景盧良太監劉寶左少監李朝用奉御劉孟
陽諸不法事連發為科道所糾旨勿問下司禮監發
落俊具言法立於　祖宗守于　陛下而奉行于法
官諸葛亮有言宮中府中俱為一體臧否賞罰不宜
偏私使内外異法所以防官邪齊民志也今法于内
臣親屬者俱得免是法獨行于外而不行于内令雖
陛下盛德左右革心萬一有作奸犯科而無法以制
之其流之弊安可止耶窃揆　陛下見今日恭論内
臣之多以人情不甚相遠論細謹内臣豈無縱恣外

識大錄　八

臣雖免而近日参論意必外臣有輕重于其間也竊
惟大小臣工有六年之考察三載之黜陟而又有科
道之糾劾有撫按二司之推擊一下吏議終身不齒
不三數年而沙汰去者數千人矣是皆内臣所無而
内臣犯法事無大小法皆具奏故　陛下祗見恭論
之多而不知為執法之平也惟　陛下〻法司公訊
以昭平明之治　上不聽棄官豈私人獄且具内降
送鎮撫司俊奏言　祖宗設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
謂之法司大小罪犯無不畢録錦衣衛謂之親軍所
以偵伺机察奸細鎮撫司則鞫訊大監妖言者也
太祖以鎮撫司非法凌虐焼供獄具申鞫刑之禁并
送法司　列聖恪遵無易自劉瑾銭寧以所忌悪付
鎮撫文致成獄此法之所以壞也今宋鈺所告太監
文事不待法司問結而輙送鎮撫非　祖宗之舊也
疏上獄竟付鎮撫俊復言此途一開恐後有重大獄
情皆將扳求内降以圖幸免將亂階始此　上怒詰
責之俊以不得其職引咎乞休　上尋感悟章累上
弗允既而永平知府郭九皋為奸侠趙虵誣訐受賄

故勤殺人東廠尚景賢請逮繫時九皐已移守臨洮
乃就臨洮逮之俊言治道宜攬大綱恤大体九皐即
貪且忍猶不可以天子而役有司況以単辭而遽命
梳衣对簿使以謬誣枉死其不傷聖德乎不报俊乃
稱病乞休許之俊從言登明在上朝多君子而臣子
将帰之言願賜採納乞名宣大臣如　孝宗故事每
事必與臺閣共議而行　上嘉之命馳馹以帰〻数
歳遘疾遺表功　上勤學親賢任人圖治回荐尚書
羅欽順王守仁祭酒魯鐸修撰呂柟可輔德襄大政
俊疏言身後乞免祭塟以安存歿矜録議礼諸臣以
慰幽冥又言古者撻人於朝欲衆棄之非欲爛肌膚
而致之死也成化時臣猶及見廷杖三五臣錦衣重
氊才足示辱正德時逆瑾用事始起去衣之端末年
諫止南巡遂有死杖下者成弘間詔獄惟叛逆妖言
重加拷訊其餘常犯送鎮撫問法司擬罪今一槩訊
問無復分別非祖宗仁厚之意也丁亥四月卒年七
十有六贈少保謚貞肅俊正色立朝不肯詭隨不趋
權勢不擇利害不畏強禦用兵以故降為大戒以撫

識大録

綏為上策性簡倹居官尤廉約不取隸金不發公廩
蕭然若寒素深厭末俗侈汰以身為表率尤好引掖
後進士論推服焉

彭澤

彭澤字濟物號幸菴蘭州衛人長身偉貌腰帶十二圍頎肰燁然舉弘治庚戌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出知真定府勸課風禮一時號稱賢守卿有宦竊攺戎謂當附之澤即具一棺於堂後曰吾身豈附人者哉已準擬附諸棺矣陞浙江副使遷河南按察使持憲嚴明以威猛聞名拜僉都御之巡撫遼東是時霸州民劉六劉七起群盜前後官捕之不勝稍稍行劫掠聚衆至數萬分為兩支縱蒙城太行流劫入河南境者尤狠暴帥曰劉惠趙鐩其衆號十三萬總督尚書陸完不能制　詔晉澤副都御史提督河南等處軍務與咸寧侯仇鉞帥秦兵搗之澤至軍大陳軍容振甲引見諸大校責以退縮稽軍正論行法建纛諸大將無不惕息皇恐頓首請自效良久乃釋遂鼓行前薄賊凡數十戰皆大破之殺虜數萬計趙鐩跳劉惠死於陣其餘党多沿途散軼為官軍剪獲者無筭河南賊悉平召澤還朝加太子少保右都御史予世襲錦衣千户時蜀盜既平餘黨廖惠等復起勢

愈熾總制尚書洪鍾耄不復能將　詔澤充總督討之澤號令嚴明賞罰公信故諸將皆盡力先進矢勤除廖惠次平內江榮慶之冦殘衆遁竄山寨多伏誅菁棘中澤分兵出入奪其水道度賊窘甚乃開一面縱兵誅之殆盡還朝加太子太保虜萬騎入宣府大殺掠吏民將轉寇邊地詔澤出提督三關二路久之虜退仍理都察院澤好曰酒使氣時〻出兵書王瓊上嬖人錢寧挾戚公卿咸俛首折節澤切齒不能平每與朝士論及寧輒忿恚曰吾恨不手刃此奴瓊曰寧遣所親近語事邀澤飲澤醉謾罵朱寧奴才敗壞天下瓊謂澤曰勿妄言澤益奮不復可止寧大怒会哈密城及金印為土魯香所取　詔諭還不可且諜得將冦井肅狀廷推澤經理之澤調寧夏兵自便使詣土魯番予繒幣二千銀壺一孟一求和還哈密城及印土魯番陽許澤輙奏事平乞骸骨澤歸而土魯番變矣薄肅州芮寧全軍沒瓊因條澤妄罪寧從中下其事賴閣部大臣力救乃免嘉靖初徵拜兵部尚書以老加少保致仕卒謚襄敏澤天性純誠直諒無

脂韋軟媚之習居官常祿之外一毫無取受命於朝
不問家事平生口不道市井之事手不拈推度之物
講談道義饜而後已凡人有善闡揚友朋有慾
遇斯面折立朝有謇諤之風居鄉無婉曲之言少從
外祖段容思修明正學至老手不釋卷君子謂其得
於義理者為多云

陳九疇

陳九疇字禹學山東曹州人少倜儻不羈多權略善
騎射豪宕自喜登弘治壬戌進士授刑部主事以忤
逆瑾謫粵之山陽令瑾誅名還部歷進郎中擢蜀臬
僉事隸偏師会勦藍鄢二寇教有功賊平遷秦臬副
使兵備肅州當是時土魯番僕張厥王滿速兒遣大
將他只丁據哈密以與我市陽求貢路而陰合哈密
都督寫亦虎仙等謀乘我饑羸寇掠河西決黑水以
灌甘州可以得志經略彭澤不得要領漫遣使納和
賚綵帛銀器贖哈密城池金印九疇奮怒曰彭公受
天子命全陝重寄不能身利害徒模稜辦事效弱宋
故態拔其愚弄何顏立于朝署於是遂勵兵選銳完
壁繕備以待之使至土番滿速兒陽諾澤信之不疑
遂請還京滿速兒乃使寫亦虎仙入京朝貢伺我動
靜分兵四出侵掠關外諸衛殘破河西藩籬又結瓦
剌以覘我仍遣使數輩來款九疇知其狡黠羈之扶
下未幾滿速兒引兵深入犯肅州留其大將牙木蘭
駐師關外以睨甘州總兵史鏞聞肅警將領甘兵來

援九疇疾走人止之而令游擊將軍尚寧將兵禦賊
番兵鋒銳寡全軍覆沒滿速兒直迫城下陽言請和
而潛遣姦諜媒我諸熟夷為中詗九疇偵知捕衷甲
者悉箠殺之哈密都督失拜煙答亦與滿速兒通九
疇并搒死乃潛結瓦剌夷酋掠其番落破三城滿速
兒聞之狼狽引去九疇帥輕騎躡其後連戰敗之副
總兵鄭廉及哈密都督奄克孛剌儌擊于瓜州又敗
之滿速兒雄心始沮仍遣使請和九疇上言番夷凡
夢方內覬安能加我且俗無積聚師行則徵發煩擾

識大錄

未戰已先困矣我內地發収堅壁以待之可坐斃也
宜絕其使勿通巡撫都御史李昆異議謂不宜絕請
上裁兵部尚書王瓊右昆議從之初寫亦仙虎入京
九疇發其數十年傾陷哈密奸罪坐謀叛論死適
上幸会同館寫亦仙虎與其徒因諸權倖以秘術干
進得預養子之列日侍左右甚有寵乃謀傾九疇以
釋憾數失拜烟答之子哭入長安左門為父寃下法
司會鞫王瓊素與彭澤有隙又心害九疇能緣是媒
孽西事奸寃晛知本兵指且度 上多疑人可以賂

賄集事遂相與鬨通上書訟九疇激變下瓊嚴覆瓊
曰劾澤專擅啟釁九疇激變喪師罪死并諸守臣逮
下獄澤奪官昆謫叅政議碎九疇尚書石玠毛澄廷
爭甚力閣臣楊廷和苛及臺諫交章申救始得削籍
為民 世宗繼統言官劾瓊挾私忌功傾陷善類廷
和主之乃逮瓊詔獄謫戍莊浪復起澤兵部尚書九
疇按察使會甘州戍卒戕撫臣許銘遂拜九疇僉都
御史巡撫甘肅九疇至鎮劾總兵李隆奸惡請誅之
捕治亂魁撫安反側三軍栗然罔敢譁譟將校憚其

識大錄

威名咸有厲志甲申滿速兒大舉入寇至甘州九疇
厲衆出擊躬自先登將士競奮勢若風雨番兵不能
支敗走肅州九疇率衆夜由間道兼行抵肅州內外
夾擊大破之殺傷無數伏尸滿野斬偽都督他只丁
滿速兒遁去九疇復使亦不剌邀擊之大創而歸時
關中守臣奏河西危急朝廷命兵部尚書金獻民都
督杭雄率師西討至蘭州諸番敗遁出關矣獻民乃
用九疇議請還發夷使閉關絕貢捷聞坐誤報滿速
兒死兼罹讒謗絀其功僅轉副都御史總制大臣楊

一清王憲皆與九疇不相能屢言其用兵絕貢為失策　上意頗移而九疇之復用．實因楊廷和廷和既斥而張璁桂萼輩欲意九疇為廷和黨忌其且大用乃謀傾九疇以構廷和相與比而誚之曰哈密不靖禍起於彭澤九疇其朦朧復起者廷和黨之也乞並用王瓊以寧西鄙　上從之名瓊為兵部尚書代憲總制瓊既被用即上書論九疇誣罔逮下詔獄檢人阿璁萼意指掠倘至當九疇誣罔律論死詞連彭澤廷和請併逮治瑩諫畏禍莫敢申理賴刑部尚書胡世寧極言九疇忠勇有功河西不可殺之以快奸回使輕中國得減死戍邊澤及金獻民俱奪官廷和獲免後數歲單恩放還鄉復其原秩越十餘年病卒未几俺答大舉入寇　天子旰食始用廷臣薦起之命下已封檄矣九疇忠耿峭直沉毅剛果出奇取捷應成中發當土番入寇九疇輒從間道入登陴睨射敵酋衆當指畏憚奴骶分身號為飛將然再檄殊績而竟以讒廢使不得數其才猷以衛社稷士論深惜之

馬昊

馬昊字宋大其先姓鄒氏應天句容人洪武間曾祖解馬寧夏不能歸遂貫衛籍以馬為姓父俊中年喪其偶鰥居不娶有相士謂曰君之相晚當生貴子於是鄉人力勸俊娶乃繼娶楊氏生昊昊幼與群兒戲端坐高踞指示方畧觀勝負以為樂長者異之十六喪父家道浸衰傭書供母見衛士長優禮秀才奮曰秀才亦人爾我奚弗若彼耶於是從周生折節讀書頗家貧夜無燈油乃就廟中燈讀之周生言於巡撫賈俊俊嘉其志給燈油紙筆選為衛學生舉弘治己未進士除行人馬文升在兵部與之語器之曰數訪事便宜奏行之壬戌擢監察御史巡按山西揚清激濁風裁凛然陞山東按察僉事尋以御史時事忤旨謫真定推官韃官盜掠行旅人莫敢攖昊曰彼恃騎射爾吾民亦能騎射顧吾無以鼓彼烏敢當吾衆于是懸金示賞不數月邏卒皆稱善射諸韃官多被捕獲乃不敢為盜俄復謫開州判官百姓伏闕乞留未幾以才任兵事陞四川按察僉事時蜀盜藍鄢方劇

合四省兵馬勦之無効昊至閬所部笑曰將不知兵
奈何可勝於是擇精兵千人教之分為四隊各立長
銃之賊來逼城昊夜出精騎百人舉砲擊其營賊內
潰我兵奮擊斬首四千餘級軍中皆喜昊曰戰雖少
勝賊心未寒胡足為喜遂乘勝遄發遇賊大營賊列
陣於左伏兵於右昊以正兵攻左親率精兵千騎擣
伏伏兵驚潰自相蹂踐戕擊死者不可勝計乃舉火
焚柵明日追賊百餘里斬其首賊方四降者萬人餘
黨成遁昊下令曰此後擅殺人者抵命於是驅掠從
賊者皆獲全陞川東道兵備副使時賊避居川北勢
尚張兵備副使張思齊與巡撫高崇熙合謀招撫賊
佯乞降而求臨江市住劄崇熙遽議從臨江市民以
其地畀賊昊曰臨江市蜀襟喉之地上達重敘下連
湖襄其地饒腴其民富庶徙民養寇咎將誰歸乃立
賞飭兵獨務竹勦賊因不敢掠川東而伏漢州平垻
未幾又集衆至二十萬竟反前約官軍戰皆敗績于
是賊謀先破中江移兵城都崇熙懼亟調昊往昊率
精兵五千騎日夜追賊々聞昊至遂解中江之圍於

是朝廷改命彭澤總制昊與澤合兵擊賊大破賊營
斬賊首廖惠餘黨復立喻老人遁入東鄉山中會科
道交章劾崇熙薦昊以代遂拜僉都御史巡撫四川
昊請於澤曰東鄉山大不便騎射昊請率步兵三萬
人深入九真壩劄營四面分布守隘賊勢蹙力竭然
後招降彼必自縛其魁至矣澤是其言比至九真賊
果縛喻老人及渠魁四十餘人赴軍門降昊皆給票
令自歸鄉里蜀盜遂平澤嘆曰使早用馬公蜀平久
矣比凱旋有駱松祥與遂寧渠縣之寇未息各擁萬
人皆覬望喻老人為進止昊至內江遣人入賊營榜
諭利害除松祥并十數人外餘皆聽撫松祥既擒與
遂寧渠縣諸賊相繼捕獲伏誅捷奏進副都御史巡
撫如故乙亥冬虜亦不剌由西海犯松潘蜀民震恐
昊招土番為鄉導夜引大軍掩襲虜營虜驚潰遁去
丙子高拱狗連婁人普法惡鼓惑諸夷僭號據險肆
行攻劫昊率兵擣其巢穴降者萬計惟青山寨不下
昊曰茲寨高而無泉我絕其水口不數日賊將自困
可不戰而克也遣指揮何定據水口賊果大窘昊曰

賊今夕當遁可擊南方一面待之於是遣人諭寨夷
曰今樊人子殺爾寨首級換水數日不下無噍類矣
群夷相向大哭中夜果出寨走生擒萬餘人渠首悉
獲以功進右都御史廕錦衣百户已卯太監劉允奉
勅迎活佛索下三司括銀百萬巡按御史唯〻而已
吳但厚與允往還累月略不及銀事允遣使來議吳
曰此中殊有利害太監厚我〻不忍置太監於水火
之中而不救也使还以告允異日見吳曰公有愛允
之言頗有以救允也吳屏去左右語曰此行果公所
願乎曰未也至彼果保其中途無虞乎曰未也今茲
百萬銀兩果公自得不以分近幸乎曰未也公今費
金百萬求佛不成　朝廷究極所費能立斧百萬还
官乎況此行活佛必不可致後患必不可免何以為
他人掊克瘡痍之民張太虛声以貫實禍切為公不
取也允流涕稱謝明日案下改百萬為十萬三司不
困地方弗擾吳之力也吳好功名辛已進兵討松藩
夷不勝遂下制獄嘉靖改元詔復其官吳懇乞致仕
歸從家長安自號東溪居士休沐田里不求聞達公

識大錄

卿累薦不起甲午四月卒年七十病卒

伍文定

伍文定字時泰松滋人舉弘治乙未進士授常州府推官以事迕逆瑾已陞成都府同知道遠詔獄勒為民瑾誅起補嘉興會江西桃源寇發遠近恇懷都御史陶琰檄文定守開常諸縣華埠等寨文定率兵往襲其首惡汪宣等十二人年多俘獲賊鋒大挫浙境晏然琰以文定異材薦于朝擢知河南府郡夙多弊政興之更始以計擒劇賊張勇李文簡數百人河洛乂安時江西吉安多盜賊乃調知吉安俗故健訟文

識大錄

定鋤奸植良一時豪猾悉歛手服大茅山洞賊作亂都御史王守仁檄文定討之擒永豐巨寇賴招壽等四百餘人又勦平桶岡華賊斬二千餘人得渠魁謝志山等宸濠反變起倉卒天下莫不震動文定號於衆曰吾儕以叛報國正在今日郡人爭欲亡斬亡者一人以狥徵集諸路兵誓之曰濠今所為非爾父兄即爾子弟今宜早殲爾讐紓乃宿憤衆咸曰惟命遂邀留守仁飛檄諸郡縣乃繕兵編舸轉餉窮日夜不休既又為文哭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逵衆感奮力乃

識大錄

發兵時賊已薄江上九江失守安慶被圍復遣信牌四出倡明大義收合人心士卒殊死戰賊兵氣餒遂漸逼濱文定夜引兵入省城坐收巢窟仍令所過毋得掠會城中人大喜爭伏道迎勞賊聞亟還文定督舟師逆戰王家渡身親矢石炮火燎其鬚不為動遂大破之逆濠就縛斬馘無筭大亂甫平擢江西按察使而外內重臣咸駐省城京邊士馬紛然蒙還文定上承下應不遑寢食又以剛介致忤權貴艱危萬狀不少屈撓尋轉廣東右布政使以平濠功陞南京都

識大錄

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文定蒞任紀律嚴明士民悚服又躬戎服督將勦平海寇嘉靖乙酉以疾致仕尋起為兵部侍郎右都御史未幾雲南群酋跳梁奉　勑督雲貴楚蜀四省軍務籌畫無存罔遺餘力時芒部弗靖文定欲調兵勦之以伸威百蠻巡按御史戴金力言其非　上遽降旨罷兵召文定還提督團營軍務因再疏乞休歸庚寅九月以疾卒文定孤忠自信遇事敢為而不能與時俯仰故功名甚著乃以齟齬終其身為志士所深惜居家孝友施及宗姻

外飭儉家恒過於厚好面折人過至有難則力為排解雖性閑朗然負奇氣不與世隨當官有犯諱忌者戒功少悔毅厲聲曰吾以身許國遑恤其他竟執弗変

邢珣

邢珣字子用太平當塗人舉弘治癸丑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歷員外郎：中以忤逆瑾謫職為民瑾伏誅起補南京工部会歲歉盜熾有司輸辦不至宮殿營建方殷而中貴人織造磁衣樂器費數萬趣辦甚亟珣多方劑量曉譬消其毒螫得不擾而事亦以集性豪右占田隱稅不納料價出納官吏坐蝕糜其宿弊一切清飭之有權貴侮法欲以羅織誣奏珣曰吾以直道向忤巨璫見斥今豈畏鼠輩乎堅不能撼甲戌出知贛州府下車按黜吏偽燭隱墟奸治猾神明壞接閩廣嶺峇險絕劇盜滿總奇肆掠邑閭騷驛靡寧珣至其峒大推誠諭撫之滿率衆降授以廬舍給之牛種俾安居耕植而豊其犒賜滿等感激咸樂為用他盜起反藉以衆盜山民賊不時入武集衆拒吏瑜曰吏過之未善耳令耆老往諭之應命而至歲無逋租於是脩古鄉社約大新學宮復贊孤臺飭周九公趙清獻之祠文教聿興焉正德丁丑南安龍川群盜雲擾據橫水桶崗左溪諸峒都御史王守仁約湖

廣會征議先桶崗珣進曰桶崗諸巢為賊之咽喉而
橫水左溪實據心腹今湖廣兵期尚遠賊見我兵未
集尚不為備不若出其不意進兵速擊已破橫水左
溪移兵而臨桶崗蔑不濟矣守仁曰知府議是珣身
為前鋒大兵繼其後賊不虞官兵卒至亟據險禦敵
而伏兵合圍勦之遂乘勝進兵桶崗珣又曰桶崗險
峻攻之猝不可拔不若頓兵近地伺其懈擊之先使
人說賊使降賊正猶豫間会大雨即冒雨進兵賊大
潰擒其巢穴猺寇悉平龍南安遠二縣有通賊為窟

大者悉捕誅之己卯逆濠遣使齎重貲誘滿總等為
助總執使者戮之將其貲幣請府珣曰吾正練兵集
糧以待之甬半云何皆頓首願自效珣聞守仁起義
吉安即日部兵往会次樟樹鎮時徵諸郡兵尚未至
珣曰賊雖出城虞我師掩其後逗留不前今須馳據
南昌否則賊兵還復入城猝難攻矣乃即拔兵馳赴
三晝夜抵城下明日克之濠方攻安慶聞南昌破还
屯黄石渡以拒王師吉安知府伍文定將兵為前哨
始交鋒吉兵失利珣倉皇馳援麾旗進兵敍其渠帥

追斬數十人賊勢稍却諸兵對江而陣會南風迅疾
珣遙望賊在下流舟相尾曰是不可用赤壁策乎即
縆葦灌油實小舟薄之炬舉風迫烟焰蔽天賊亂潰
死相枕藉濠遂成擒事聞陞江西右叅政時省城新
破民物瘡痍又澤水為災二三巨璫屯兵久駐貪暴
加慘多方撫循勞勩為甚　世宗踐祚首議賞格會
有嫉守仁功者嗾言官論沮削其世券歲祿而一時
勤王諸臣斥廢殆盡珣亦屢疏乞休詔陞左布政使
致仕嘉靖已酉郡人立報功祠于學宮之左專祀守

仁而以珣一人配享謂當吉兵將北珣麾義勇陷陣
遂斬賊帥以褫逆魄厥績尤偉焉珣歸口不言功有
問者亦不荅杜門玩經史自樂脩家乘置義田以贍
族人之貧先墓久湮者各表石識之生平性剛介寡
合然遇人以誠人皆親之為文典實精確所著禾芹
餘興北行紀事秋螢小紀憂居歸閒二錄江落隨筆
歸田野語藏於家卒年七十一葬時有群鶴數十自
東南來翔舞於上良久始去觀者咸驚異之二子埴
址皆知名

埴字汝罷少負奇資為詩文下筆數千言立珣官南曹時永嘉張孚敬尚未第延為埴師三年而學大成逮領嘉靖壬午御薦數上春官不第而孚敬已執政矣欲以翰林孔目授之竟束裝歸曰吾舌尚未敝也久之屢蹶公車謁選為浦城令浦閩饒邑也豪猾多負緣其上以茶毒里閈長令少一染指遂入其穀莫可誰何有徐氏者慓鷙御曲焯號鷹揚假以進鮮魚而置金於內峻却之庶得其不法數事置于理斃之一邑震讋民和政理邑以大治方擬迁擢而遽投劾歸都御史范嵩作秋轍返思圖贈其行邑勒堅珉以志其績歸時行李不倫圖書數卷而已退居里中授徒講學暇則詠歌以適志張孚敬累招之不赴人以為剛正恬素有父風焉

址字汝立少穎異不群茹素嗜學自足省外手不釋卷為諸生時搆一小樓日研會尋索益務精詣不下樓者三年一出試遂領御薦登嘉靖壬辰進士授監察御史址修幹偉貌美鬚髯一日侍經筵 上問內侍曰頎而髯者何官真御史也會有奏兩廣諸司幣

金累數十年不清查前後相仍為墨者特詔址偕給諫錢薇往勘之至即封其庫藏搜剔夙蠹不遺根穴奸弊清息而謗怨騰沸秩滿出為寶文知府剛介之性即遣折不挽治郡一以清肅為主堂城之間森然吏抱牘以進唯諾㝠〻五伯植立如木偶不敢有趑趄而旁睨者時柄相專恣蒼頭輩竊威以嚇郡邑吏所通無不順指以承者至宝定攢恣益甚址縶其最黠悍者杖斃之柄相聞而銜焉久之移守耶武踰年擢山東運使址嘆曰使我脂韋偕俗為繞指柔乎自分不能惟有清泉白石知我心耳屢疏致政而歸蕩漾湖光相對自適郡守數以幣請見不答直指欲薦之於朝力辭自里居後足跡不至城市西古貴官產不及中人蓋其清介剛直父子一轍也

喬宇

喬宇字希大別號白巖太原樂平人祖技工部左侍郎父鳳職方郎中宇少穎利比成童日誦千餘言為文藻思浩瀚人多奇之年十七中順天御試成化甲辰舉進士通政司觀政天下名士就交者甚衆相與講學之餘政事之要無不考焉倡為詩賦一變時文之陋丙午授禮部主事尋丁毋憂服闋除吏部文選司主事宇才名甚茂尚書王恕特有是選壬子署考功員外郎丁巳補文選郎中日益刻勵門無私謁

清畏人知凡三與考察惟公惟慎與論稱允壬戌遷太常少卿八月有事南郊宇導駕齋壇　孝宗奇其貌曰真太常也　武宗即位告祭天下宇分祭嶽瀆陵園事竣之日咨詢民隱為六事上之多見采納戊辰轉光祿卿專以節浮費甦民困為務數十年積獘渙然一新歲陞戶部右侍郎庚子遷左侍郎邊餉供億不乏積獘草除無遺是歲自春至六月不雨漕河涸宇奉命禱祭海嶽駐節而澤隨之祭竣遂霖雨四沛無不霑足時宦官劉瑾用事大肆饕虐公卿多被

逼閣宇恬然自守及瑾敗禍瞰然不為所汚辛未轉南京禮部尚書曹務清簡公餘得讎讀國初所藏秘書乙亥改兵部參贊机務即條奏宿獘以明旧章數事曰嚴操練以修武備禁役占以肅軍政禁冗員以寬民利買戰馬以振軍威定船差以便進貢修船隻以便差用遂為定規時烏思藏傳聞國西有童子記其前生事者以為活佛　上遣使迎之宇上疏極諫其事有傷國体且言国朝祖宗相承以不絶番僧朝貢者不過羈縻遠夷而已非崇奉信惑之也　陛下

天縱聖明無微不燭抑豈不知西方異端佛教無益中国乎南京御史林有年以言事被逮宇論救以為御史朝廷耳目之官凡政体民隱皆當言之其言善則微婉將順而無悍訐之失其言未善則憤激太過而少和平之氣雖言有不同原其心皆忠於　陛下非為身家也近奉聖旨差錦衣衛官校拏解來京中外聞之罔不驚駭豈以諫官而被逮失禮御臣下之道耶疏上竟得釋　上巡狩無時宣大之地往來數矣又傳事於關陝以代虜為名宇上言天命人心累

數百言無不剴切是時前星未耀中外危疑守疏乞
早建皇儲以安宗社不報已卯寧藩宸濠告变刻日
東下欲取留都守預為戰守之具一時草創皆倫率
九卿臺諫顧天誓以戍守城門設文武官各二員率
軍以守城中暗設軍二营以防不虞又日領一老懦
與一醫士所至進燕蕪以投奕實以覘形勢之險要
而外若不以為意者人以為一時矯情鎮物有費禕
謝安之風未幾濠遣戍士二三百人潛入晋都伏於
鼓樓街攬頭其人家為内應如期而發守倫太監劉
瑯實共謀之守廉知先縛攬頭一掬而知之多執關
諜以次而擒梟首江岸都城獲安賊計少阻而江防
城守甚嚴賊尋至安慶守倫楊鋭擊敗之濠怒曰安
慶一撮尚爾況南京乎且聞喬尚書甚有倫將如何
也乃救方士數十人而退比至鄱陽兵敗被俘守初
視机務時密得濠反狀又知指揮楊鋭有才略乃署
為安慶守倫誡之曰安慶南京上游也密通江西賊
計汝必先知〻則速來告我賊至必先攻安慶攻則
汝戍守之未幾濠反卒為鋭所挫向使安慶無鋭賊

順流而下燃爛者多矣先是濠变分布偽檄留都諸
臣不敢上聞守獨密遣官馳奏時　上在西海圍獵
覽奏回內遂謀親征十二月　上南狩至則叛逆已
平遂受朝正於行在初有旨命百官以戎服朝見守
獨以為两京礼儀一體豈容有異遂朝服率諸臣見
時倖臣江彬以權寵勢餤傾人陰圖不軌守以雅量
鎮服其邪彬所領邊卒䑸幹傾頑矜力拳勇皆西北
劲兵也守命於教師中取其最矮小而精悍者百人
教與彬相期至校場比試南人輕捷跳趫行走若飛
而北人粗坌方欲交手輒被南人短小者或撞其脇
助或觸其腰胯北人皆翻身倒地僵仆移時彬大為
之沮喪　上幸牛首山駐宿彬欲行異志而山神震
吼達曙彬惧懾不敢舉事次日歸抵聚宝門時已深
夜彬傳旨開門迎駕守堅閉不納是夜　上宿於報
恩寺彬心憚守鎮重不撓陰謀潛折將欲構之使人
摭其事卒無所浔駐驛既久宸極為虛守倡九卿臺
諫凡三上章又獨伏闕上疏勸回鑾輿以安定社稷
為計九月　上还京師守扈從至揚州歸辛巳五月

考績錄前功加柱国少保太子太保七月詔拜吏部
尚書辨論官材總統百度至於君子小人之際尤所
加意中外翕然稱之　世宗入承大統銳意圖治甚
倚重於宇〻亦忠勤靡倦知無不言〻無不盡革弊
興其力為多上疏請早視朝以隆聖政蓋為人君法
祖憲天莫大於以勤而治天下臣工莫不交相慶幸
上遂嘉納焉壬午　世宗御極命侍经筵　親耕籍
田與行九推禮幸太學釋奠先師孔子時預分献禮
畢復至彝倫堂命祭酒司業講書賜坐聽及賜茶而

退癸未王会之期裁革冗濫四十餘員宿垢積汙廓
然為一新偶病休沐　上三遣內使賜粥米欣藥復
遣鴻臚寺慰問甲申以議大禮不合凡三抗疏乞休
遂得俞允而御史許中列偶各疏言宇忠節清望寇
於一時者守留都值宸濠構亂有保障之功今任銓
衡素風淡泊門庭生邑正清朝所倚任者不宜以一
辭遂聽其去　上曰朕未嘗不思宇〻自以疾求歸
耳命馳驛还鄉有司以礼存問比歸倘徉於山水中
至朝廷之事多不言及辛卯少師揚一清卒宇門下

士也挐舟弔之十月帰偶感痰疾卒年六十有八謚
莊簡宇居清職雖少煩劇餘暇則友會操觚壯方之
士言詞苑者必首稱之其文不蹈襲為工出入六经
深沉醲郁自成一家詩始擬古作後擺落陳辭性〻
多自得語樂府推雋有漢魏風識者以為渾然一代
大家之作有充蒙藁若干卷行於世性嗜山水嘗歷
雲中上恒霍登嵩華海岱太行及江南名山雅好淳
儉所用皆陶甆之器衣服恂〻與寒士角而延接儒
雅如恐不及見不善義形於色卒之日天地晦冥陰

霾集震布滿城郭数十里之内樹木白識不與識言
之多有数息泣下者

冦天叙

冦天叙字子惇別號涂水山西榆次人舉正德戊辰
進士授南大理評事清介自持不濫交遊政少暇閉
戶誦律讀書布袍疏食儼若書生進左寺副致屐如
前考績之年所審輕重囚犯萬有八千二百五十人
用不克允䌓是名聞天下丙子擢寧波知府一以愛
民節財為政甞書青天白日高山大川愛民如子處
事如家四語于座右尤加意學校以体認實踐為教
取人必先䆒識于是四明之士多崇尚理學己卯秋
趋陞應天府丞老稚攀號跪請留天叙固遜拒沿河
兩岸挽舟不能行縉紳大夫歌詠其事謂此郡自張
廣漢後惟天叙一人而已比至應天寧濠倡乱　武
宗親征駐蹕南京供億叢挫府尹感勞成疾獨天叙
應荅時內外權幸無慮數百天叙處之有方莫敢肆
侮且于安求冗費多所停裁未甞科取于民初上未
至權幸先遣女樂千百枸置一所以俟幸未及二日
㕵者十數餘多菜色天叙謂曰如此輩以候駕恐反
取罪耳權幸惧問計則曰吾當記名于簿君俟覲識

或食店酒肆領養用則取諸簿耳于是一日之間活
人千餘庚辰正月　上親觀迎春天叙治具於郊外
俯伏府下嬖幸疾其倨傲訛劾遲慢或曰此人劾直
不可動乃擭免江彬之寵獨冠一時百僚賀其生辰
率行四拜天叙獨長揖彬甚啣之日偵公私久無所
得偵者竊曰提督將不利于公可一往謝天叙正色
曰死生有命豈人所為命若得禍謝抑豈能免後彬
謂人曰冦公真君子也于是他嬖幸亦皆曰此歛迹
若有需索天叙必曰吾當見　上親奏止其多所停裁
者皆此故也駕旋撫按謀欲重遺諸幸天叙終不從
惟獨送至淮安然亦不能有加也中外皆服其才捺
大軍既去天叙一意民事興學均賦休息地方　世
宗踐祚天叙應詔查舉七事內開神帛堂匠十庫花
園進鮮船隻等項冗後冗費百年積蠹一旦裁剗上
下稱快甲申歲大飢人相食天叙竭力賑濟設粥以
食流民尋瘟疫又作給藥以救皆躬自巡視或繼以
夜有言疫氣盛行以沮之者率皆不聽竟亦無恙又
嘗奏折兌運粮以蘇民困四事皆獲允行在應天三

載衹值車駕駐臨九月後值荒歉二年周旋致身不避其水士林倚重百姓依歸南都根本之地賴以為保障嘉靖三年冬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　朝廷尋以鄖陽事重改為提督撫治鄖陽任方兩月又以甘肅西接回夷北鄰胡虜南通土番介處其中孤懸萬里之外近且士卒叛逆人心未定事勢危急非有經濟才者不可委托乃復改巡撫甘肅至官月餘回賊三百犯山丹天叙調度擒斬酋首脫脫木兒及餘黨數十人回賊退服不敢復肆逆作士氣時簡練禁

侵削杜移役實月粮廣儲蓄均水利興屯田撫屬番比及數月將卒感悅咸有奮志肅州有造匿名帖欲謀作乱者乃奸人每當徵收屯田時輒造此言以乞緩征天叙会總兵親詣肅州下令有能告捕者賞百金數日有告者捕得一道士及軍士數人按實置罪即如約給賞告者因詢屯政之故除額外之科衆心大悅竟無他變先年土魯番大掠甘肅　廟議閉關絕貢至是數遣番文求和通貢語猶悖慢天叙上議宜出師示威可保無事時總制王以旂欲遣帖劫其

王速壇況速兒天叙又議自我　太宗設立哈密衛為土魯番侵奪先後經略大臣止為此尺寸之地今雖為彼占據其名猶為我地若帖云即將速壇拜牙送还哈密為王如本人不聽爾速擇本類有力量一人主理国事則使此虜自專廢置是棄其地矣不可行因上陳七事皆獲俞允一嚴清解以實軍伍二清倫禦以固邊疆三廣屯種以實邊儲四添京運以養遊兵五處料物以飭軍器六添大器以壯軍威七留部官以省軍儲俱言北邊切務西域有貢獅子犀牛

西狗者禮部及科臣請却弗聽天叙奏言　皇上即位以来不好珍禽奇獸近曾却御馬監虎豹之採以為無益今復用此豈　陛下有見于虎豹而不見于獅子牛狗耶伏望却还以潜消遠夷窺伺之意尤願日御經筵親賢士云天叙在甘肅二年華夷帖服邊人惟恐其去巡按胡體乾疏請宜進秩以酬經略之劳久任以慰邊人之望丙戌進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内無八府外餉三邊兵荒相仍時事甚難天叙靜以養民義以訓兵嚴以馭吏明以祛奸圖大体急先

務以爲關輔之望丁亥北虜寇固原天叙禦之斬首
百餘級　上賜勅奬勵晉俸一級戊子歲大飢疏請
盡蠲租稅大發銀鹽以行賑忠誠懇切　上爲之感
動勅下如議天叙晝夜區畫選委賢能守巡綜理周
悉故雖遭大凶而地方無虞織造太監至陝供億甚
繁亦因歲歉奏請停止人心大悅庚寅拜刑部侍郎
未任丁父憂癸巳服闋起爲兵部右侍郎撫感疾疾
大同軍叛天叙力疾上疏言滅賊之策且求休退
上不允其去而下議于有司時有言官繫獄問疾刑
者大臣欲具疏救之謀于天叙曰秪成君之名耳不
能救彼也其人問故荅曰須同諸法司請于當路者
使恩出于　上則可從之言官果得緩誅冬十一月
卒於官卽年五十有四

李克嗣

李克嗣字士修號梧山四川內江人幼恬靜沉默一
無所欲字人咸謂不慧而父恒奇之丱角卽能草書
工吟咏父毋以末藝爲戒遂弃其舊習一意慕古舉
成化丁未進士選翰林庶吉士徙户部擢隨州知州
陞陝西僉事分理邊餉以公勤著声時有中貴撓法
克嗣正色不少屈恃勢毒虐益甚克嗣劾其貽害地
方十餘事疏上　孝宗褒其直而中貴銜之欲甘心
焉正德改元逆瑾用事欲釋憾於違逆者下陝西
伺察久無所得時克嗣方除父服以毋老侍養經年
不出瑾乃擿其服制違限免官瑾誅起家擢爲江西
僉事宸濠陰蓄異志招納叛亡縱下淊毒莫能禁止
克嗣至即捕執逞惡者數人悉抵以法時有巨賊屯
據華林官兵捕之數不利都御史王守仁檄兵克嗣
曰華林之賊非君莫能除也克嗣授命嚴疏令明賞
罰運籌中机大致克獲比入覲詔舉天下政績卓異
者旌揚以勵士風廷臣拔才德著聞者三人克嗣以
風力名降旨褒諭增俸榮之壬申轉山東副使明年

擢雲南按察使尋遷布政使乙亥陞順天尹未至拜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振肅風紀扶植教化擢抑權豪屏黜貪墨汚吏望風畏懾有解印而遁者汴地人為河患積遠無策乃悉為數疏鋤貸民力稍蘇會連年荒歉黎庶大困充嗣與按洛侍御毛伯溫協力籌策布條約下諸郡邑稽掊尅之弊畫賑濟之方盡發官廩勸貸私室以給貧民時汴城流莩聚集相爲蹢籍守郡者議逐之俾還諸屬以就賑充嗣曰饑莩死在旦夕力不自支又安能匍匐以至彼昔人以賑粥之事謂非良術然驅之使僵仆於道路而吾輩坐視其斃誠不忍為也亟令城中四門置釜甑數十遞勤能有司日饘粥以食之旬日之後擇少壯者給道餉先令就業於冬屬而老弱病疾之民瞻月餘而後遣存活者以萬計時鎮守者籍進奉名虧直市物濒為民病充嗣屬言面諭執其左右罪違之其患乃息戊寅改撫南畿己卯加戶部侍郎充嗣聞宸濠得增置護衛嘆曰虎而附翼禍將作矣遂力指陳反狀當急為捍禦否則變起倉卒未免震驚人心具奏再三而

廷議難之充嗣旦夕設方畧飭武備日以禦賊為念至終夜統捐不昧以安慶畿輔而當賊衝非得人莫能守也適都指揮楊銳及諸將來請充嗣于衆中擇而進之曰皖城保障委之於子毋負吾望也乃奏請使視事庚辰宸濠稱兵犯順然江左之地守禦戒具已悉備矣賊兵東向陷九江舳艫相接氣焰甚熾直抵安慶城下時喬宗任南畿本兵充嗣相與誓曰都城之內公身任之畿輔之地某敢任之遂自將精兵萬人屯於采石以塞上流之路飛檄皖城諭以忠義說感激思奮嬰城固守相機應敵日至數十發無不克捷充嗣又教潛遣間諜順流而下詭云王師十萬四面至矣賊衆得諜語益相驚駭散亡者殆半充嗣乃發銳卒善水戰者千人賦具慓悍乘飛艦百餘艘鼓譟而進聲為安慶應援城中望見士氣百倍讙聲動地銳即開門出戰水陸夾攻賊遂大潰蹂躪沒溺水為不流時宸濠營於黃石磯聞敗宵遁充嗣分兵守采石為江防自將兵逐北收復九江俘賊渠魁數十而撫釋其餘黨事甫定　武宗降勅褒諭　駕幸

南畿凡在邑驛罔不希功執政者懸爵賞以為奇貨
哉私語克嗣曰宸濠之役蓋早圖之首論在公須力
行何如耳克嗣艴然應曰　上御六師親征功歸於
上苟有微勞亦臣子之分耳吾儕亂平事定奉駕廻
鑾欲掛冠東門效赤松子范蠡之樂至於功利非所
計也其人慚服後論功者竟亦不及一時公議為之
沸騰頃之臺臣言東南財賦甲天下而水利之政久
廢不興頻仍旱潦儲峙負歉非長久計詔晉克嗣工
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專理其事克嗣疏
辭尚書秩弗允遂尋訪洪塞故道多勢豪所據乃力
任衆怨無少假借不逞者為謗語上騰冀阻其事
克嗣即建白臣考禹貢水道所歸之由相地形高下
之殊并永樂成化中治潛舊跡請命司官二員分董
其工仍得便宜於事皆報可優為手劄一通咨訪於
蘇之士民於是衆議衡集克嗣擇而從之移居太倉
考水之本節多歧而白茆港吳淞江二派為諸水之
襟喉太湖之尾閭也首與事焉乃歷審諸郡縣食利
之厚薄為編戶任役之多寡畫水道為井地示以閑

鑿法度戶占十區計工刻日先竟者賞後者罰人人
樂於趨事晝夜沸騰爭先告報以巧賞故自經始至
迄工歲未及周而諸水旋亦就緒凡樁木畚鍤給賞
雇直之需皆括諸屬帑羨餘遴遂廉能有司以主出
納竟無所損於己一物不取諸民故民爭躍奔赴而
無怨心克嗣復教設巨筏數百乘木齒隨潮進退以
汰沙泥名曰濬川杷又置小艇百餘墜鐵帚於尾以
為疏導名曰鐵掃帚自是潮汐不憂壅滯淤而不患
汜濫蓄洩有道旱澇有恃食其利者甚博而京儲不
致於匱乏矣比奏績復疏陳善後事宜時論韙之克
嗣自往劉海上丈塘鎮集衆規畫躬督開鑿凡兩易
歲而後歸羸肌黧顏寢以成疾嘉靖改元以宸濠功
加太子少保被詔陳言首以聖學正心親賢遠奸為
急務條析蠹國病民強兵禦戎數事切中時弊言詞
剴切　上嘉納焉癸未陞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留都馬快船素為善後克嗣劄剔宄贊取盈數而止
自是軍士咸得以寬恤而閹豎之輩無所媒其利自
晉位司馬嘗曰大臣監止是進退之義古今所難吾

令不歸又將兵侍從累疏乞骸骨皆溫旨諭留戊子
春移疾不起章七上 上重違其志乃賜告馳驛遂
卿是秋九月卒于家贈太子太保謚康和充嗣賦性
仁厚待物謙恭清苦窮約不為子孫計自圖書外無
長物前後敭歷中外四十餘年所至以風裁自持然
外和柔而內剛正人皆懷其德而畏其威以故竟不
及於禍焉

秦金

秦金字國聲常州無錫人生而穎秀端默迥異凡兒
父授以啓蒙諸書退為家人解說能了其大義一日
父對客以陸績命課一詩金援筆立就滿座驚嘆謂
為神授弘治癸丑舉進士大學士徐溥名試館戒金
以父老急歸省不就溥愈重之嘗謂人曰釋褐新進
能知忠孝大節不有秦氏子耶乙卯授戶部主事蒞
事精敏才氣過人轉員外郎會邊書告警軍食不贍
尚書倪岳謂非金不能急濟進為郎中計處糧餉條
陳時宜悉中綮急正德初戚畹恣驕中璫擅權奏乞
引鹽每從中報下阻商耗邊鹺政幾壞金當署堅持
不可尚書韓文執奏至再其風稍革權貴銜金嗾遞
事者搆摭之竟無所得陞河南副使轉左參政分守
大梁時劇賊劉六等嘯聚亡命長驅河洛所過焚城
邑殺吏民將薄封丘金先期設備繕城堡峙糗糧會
參將宋振提兵南下馳檄邀之畢以民兵鼓而進遇
賊於陳橋奮擊破之生擒其魁賊遂遁去尋陞山東
布政使金重念民遭賊殘極意拊循凡勢要請託及

蠹民數事即日禁除民大感悅甲戌晉副都御史巡
撫湖廣屬地方連年大水飢饉洊臻金錙粗賑濟祭
罷貪吏問民疾苦誅姦除蠹威譽惠流奏上便宜八
事繼上十事皆艱危切務巨盜盤結四面蜂起金以
兵擒賀璋廖琪於江討倫傘於郴桂靖叛苗於香爐
峰湖南始寧己卯逆濠告變大駕親征中官李鎮附
麗江彬橫肆誅求禍且不測金抗奏却之民免於毒
庚辰召拜戶部侍郎辛巳轉左侍郎攝部事金習知
諸務乃清理勳戚莊田禁革勢要鹽引剗籍勾稽兩
折十三省逋負國用以充　世宗嗣位錄郴桂平賊
功官一子錦衣衛世襲百戶嘉靖癸未遷南京禮部
尚書尋改兵部不踰年復召為戶部尚書條陳國儲
數事後人循為成法丁亥乞休許之大臣暨臺諫皆
詣闕請留既歸言者不已章且數十上辛卯復起南
戶部尚書壬辰改工部尚書乙未加太子太保改南
京兵部尚書明年請老甲辰正月卒年七十有八贈
少保謚端敏

楊旦

揚旦字晉叔別號侶菴建安人太師榮之曾孫也生
之夕伯父夢鳳棲其舍曰是兒也其將繼文敏公而
起乎甫髫齡穎異絕倫成化癸卯舉於鄉卒業太學
祭酒丘濬奇之弘治庚戌登進士第二甲一授吏部
主事轉考功郎旦風采剛方品藻精覈即科道顯貴
人罔敢干以私兩秉述職之衡黜陟惟允尚書王恕
倪岳俱嚴毅慎許可顧獨器重旦焉文升尤峻急難
進旦每持正議動為相迕卒乃建其言當考察京職
查倖夫被黜貴緣奏辯者有　旨再覈實文升倉卒
拜命欲改擬以從旦毅然持不可曰　祖宗以來未
有此例且倖門一開後將謂何都御史戴珊亟是之
而文升亦悟竟覆罷再復之命甲子陞太僕少卿乙
丑改太常正德中逆瑾用事欲要一見旦不可遂出
知溫州府溫海郡也地大物衆務劇奸蘩旦治之不
遺力郡以大治是時瑾偵邏旁午州郡吏苦其誅求
皆懔　爲旦獨鎮靜衆情以安平生守己端潔自論
宦以來大書上帝臨汝毋貳爾心于座右僚吏過度

不敢縱吾溫二年陞浙江督學副使瑾誅起拜應天
府丞尋進順天尹順天素號繁劇難治旦治就緒貧
民有負內供不能償者旦請以贓罰幷帑藏之羨代
輸仍禁縣吏無重科巨冦劉六等流劫近畿又四方
流民荐食京師道殣相望旦募人為棄塜收瘞之人
多感泣壬申拜南禮右侍郎時 武宗在位已十餘
年矣而 皇儲未建旦白尚書喬宇議請擇宗室之
賢者育於宮中以繫天下心宇欣然會九卿具疏以
請 上雖不果行人稱其忠尋轉左侍郎丙子改戶
部奏劾總督京通等倉時總督監督中使多梗法旦
劾刷姦蠹持正不回屬官倚以為重而中人久亦自
服丁丑西羌賊犯順甘肅繹騷奏勅督理糧餉所在
充足閩中鹽課以其餘均給三邊及賞賚哈密有功
人哈密讙戴 上恩誓不敢負其人舉手加額曰是
賢輔之條也莫不遮道簪瞻以獲識為幸尋遷右都
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時畲賊清遠河源等
縣蘇峒十八山滴水巖青龍岡帽子峰等寨猺獞負
固恣惡所過大肆焚掠民甚苦之旦調集官兵分道

識大錄

並擊斬首萬一千餘級俘獲四千一百有奇奪回虜
掠男婦百餘人牛馬輜重不可勝紀捷聞璽書褒獎
兼有騂蕃之賜己卯秋宸濠之變南贛撫治都御史
王守仁咨旦撥兵即委兵備僉事朱昂都指揮歐儒
等整兵以行仍令總鎮總兵檄副使汪鋐都指揮董
禎率驍勇五千繼之鋐意不欲乃鼓浮言以惑衆旦
恐其敗事遂改委僉事王大用統領直薄南昌又遣
漢達兵三萬餘將親率以往尋聞元惡就擒地方底
定乃止田州土守岑猛思恩守濬之族黨也弘治間
濬亂猛降級指揮僉事以功陞指揮同知負緣奏辦
覬復其官會龍州知州趙源亡嗣襲以相猛因黨其
妹所立假子韋璋賂京還驛使詐傳詔旨起兵送與
璋襲殺龍州逐知州趙柏乃賂遺本兵及當國者猛
國以功贖罪復原職璋圖冒趙宗請托於旦旦執不
可當國者廣人也子弟素與猛从通而本兵擢作底
福巡撫者咸有厚餽旦獨否二人交怒族巡按御史
曹珪誣劾之旦素清謹吏部為之數白疏竟不行未
下丁母憂歸嘉靖壬午服闋遂起掌南院尋陞南戶部

尚書甫涖任復改南吏部甲申秋吏部尚書喬宇致
致仕又改北部旦力辭弗允會桂萼張聰以傳奉陞
學士旦率部院諸臣上疏論列詞極激切用是忤
旨遂為給事中陳洸所誣劾并及東閣大學士吳一
鵬吏部右侍郎汪偉疏下吏部議左侍郎孟春復題
亟辯其誣且曰此必奸邪欲竊三人官故洸為之鬪
路因發洸奸私且請有所懲罰以警將來內批令旦
偉俱致仕公論大譁科道交章辯白論洸之奸者無
慮數十疏旦抵家怛然自適且曰暮齡高位盛滿宜
戒遂不復有用世意第聞　朝廷用一善人行一善
政則躍然喜藩臬郡邑或一事失中一民失所則愀
然不樂嘉靖乙未卒年七十七止賜祭葬不加贈

王時中

王時中字道夫山東黃縣人舉弘治庚戌進士授鄢
陵知縣開田勸農興學厚俗振靡剔蠹安良糾奸民
心大悅適移秋飛蝗過鄰壤而鄢陵獨無頌声四
起遂擢監察御史正德初逆瑾煽亂毒痛海內時中
抗疏極論瑾銜之識名于屏已而時中巡按宣大見
綱紀廢弛上下恬愒自甚則極意振飭厲厥風採時
總督劉宇瑾私人也嘗為賊吏祈求於時中不從宇
銜憾之又承瑾密指誣繫逮令荷重枷露立三法司
前立日數踣且殆閣臣力援乃釋械遣戍鐵嶺衛庚
瑾伏誅用薦為四川按察副使時廖麻子鄢老人兵
起震蕩三川總制尚書彭澤檄倫重慶保順諸路時
中據江為險修城浚隍繕甲厲兵申飭禁令發遣間
諜寇遂不敢東向百姓得免於難事平遷湖廣按察
丁丑拜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上疏言惠寧堡北去
鹽池太甚遠虜騎出衝請於其地築城為倫置將設
兵拊戍卒使烽堠聯絡足以扞固鎮城遠可以為
靈州犄援又言今將佐貪而愛身士卒悍不用命只

籍及勢家頑而庸係私門者衆帶甲控弦者無幾翔
役扣絹截支糧物月全是冗食無補空名而鮮實也
且士卒捉獻不賞失事不以名聞戰敗則偏裨將伏
抗事何益又請靈州建學置師檢試臣子弟行伍知
異秀群肆其中大發丁夫鑿漢唐故渠自足數百里
內地歲省數萬巡花馬池述謀者報虜數千騎直下
時中曰賊遠來疲矣可速戰乃戎服據鞍夜馳五十
里黎曉至興武營與虜遇指麾諸將分布士卒鼓譟
而進斬首五十餘級年屆召為右副都御史尋以憂

去尋中服闋起佐院事慶王台法居西夏所為多不
法撫臣列上罪狀　上命時中往按之盡得其情奏
廢為庶人進兵部侍郎丙戌晉尚書提督團營軍務
甄汰勇怯隨罷授事無不任者丁亥秋鄭村壩
有盜潰聚數百人剽掠鄉邑守臣報張皇請兵時中
曰無以為也孫令捕悉出窮發爾撒武師乘賊不
意以偏師宵濟遂大破之擒首惡數人餘脅從咸縱
釋歸戊子通州守倫鄧佑被論因浚及時中印引咎
請避與帝卯事自驛　召復兵部三辭乃就列是年

識大錄

以例罷歸　上重念刑獄虛示輔臣曰王時中性
資詳慎可刑部尚書時中感知遇原情考法平反者
嚴壬辰星變條上六事且引咎求退　上賞優詔答
之癸巳御史馮恩疏列輔臣六堂長貳過為軒輊
上震怒命械繫詔獄疏中謂時中為具臣時中笑曰
具臣亦不易得嫉之者欲坐上言大臣德政律時中
言御史糾舉職也何罪卒處以不如而時中遂落職
入服時中雅量云歸後謝賓客恪口不談世事課子
弟讀書時作小詩自况丙申　詔許致仕時中自以

侍　三朝歷中外四十年晚得領骸骨休居林下保
旋終始泛容與鄉人觴詠自娛老壬寅元夕坐燈棚
下觀孫兒群嬉酌酒為歡明日昧爽卒先數日家日
隱約見車蓋節幢甚都若迎送狀是日廊廡中聞鼓
吹音時年七十有七贈太子少保時中孝奉二親事
繼母廉少憐撫愛諸弟為營第宅以居生平介潔尚
氣節防嗜慾息白不與毫髮寓徽仍至必著愛懺
沈去民必歇辛祠以報時中威止之而像人綴思不
急猶表俎豆之也流覽古今儲史考經營推討左氏

公敍畏同成一家言所著有奏議十卷海山集若干
卷藏於家

識大錄

楊志學

楊志學字遜夫徐州彭城衛人舉弘治癸丑進士授戶部主事出納平允轉郎中督糧宣府平糴惠商不為刻減遠撫之政愛養士卒饋餉以時粟賤則給之銀貴則仍給之粟士皆樂為之用塞下諸芻能悉其要害雖倉卒調兵未嘗乏軍興又為搶上法以通塩利其法中塩者以芻粮先入倉庫為準諸豪猾持有權力者書一無所售在宣三年積羨餘十萬緡或勸志學上之以爲功曰節用豈財討臣之職上之後有乏絕人將難請竟弗上秩滿擢知萊州府郡有閔西夫子祠志學初至拜祠下即矢心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視事專務德化不尚刑罰人愛之不忍犯歲飢開倉賑貸復捐俸及勸借富室錢粟為粥以食餓者所活甚衆太旱禱于海神徒步往返數十里大雨隨降民為之謠曰閔西楊伯起僊出守東萊濟南有大獄久不決部使者檄志學往至旦訊得其情即日破械縱無辜者數百人歡声動地正德辛未陞浙江左參政登古父憂值流賊道梗不得奔喪頃之賊掠

識大錄　楊志學

略安縣勢且迷萊志學白全單本事無避乃豎衰垛城百姓見志學出皆踴躍固守賊通城中民令為内應志學以計擒之賊知謀洩解去壬申賊稍潰而南乃得歸奠脈閣除河南左參政守河北道值天旱夏五月不雨志學預條荒政十二事曰寬逋負省刑獄禁盜賊減公費為牲用蒔蔬菜新廨宇發倉廩勸分施來商賈防瘟疫禱神祇時河北卅郡應徵兑軍米二十萬石志學不俟報可即下令停之左都御史彭澤致仕歸陝道過彰德見志學所為停徵令執其得

曰漢淑黯不是過也蜩運京師豫禁諸解人毋得貸勢家錢因條便益數事奏行之解人費益省詔事毋敢貸勢家錢者矣精審驛傳志學兼主其務策曰驛傳之法後以立戶清審之期常以十年十年之間戶逃亡者什七八胡可以一役破二家遂為令一大戶為首四輩亦為足民賴之戊寅拜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贊理軍務　武宗巡邊供御之物取辦公帑一孫以頓民雖米驚數往返民不知勞推行搶止法如往寧府時先是塩商有嘗沒官者賄通近倖矯　旨

下志學令批軍儲内價大志學持不予會戶部解銀且至志學預為文示諸官軍曰將以某日給某月糧及銀至諸商蝟集求之志學曰吾業已與官軍期矣衆知不可得遂散去在大同凡五年養士卒恭恪姓習戟鬪作勇敢人愛之如父虜不敢入塞稍入輒擊斬敵十級疆場寧謐甲子諸邊及給事御史疏志學鎮重能養士宜久任　世宗踐祚進右副都御史志學以疾乞休優詔弗許章屢上乃允之甲申大同都御史張文錦以吾堡事激軍變皆言頓優得志學也

撫郎擇甲除于是御史張英芳文章請起用志學以從衆望　上是之時志學屏居攏次日與農夫野老相往返已無意仕進矣辛卯勅命巡撫寧夏寧夏變故劉作號稱難治志學皤然起曰事不辭難人臣之義即日就道至鎮愛養士卒人心悦服歲旱蝗起志學禱諸神馬鶩墮傷左肱不視事老稚驚恒有祈以身代者蝗尋渡河入虜地去蝗不為災人以為誠感所致寧夏有漢唐故渠歲久漸湮志學為疏治復其故道渠歲修大甲材木民取之境外恒虞敵掠志學乃

識大錄

全俺禪晉兵入賀蘭山探之以為常花馬池者虜常大舉之地總制尚書楊一清王瓊始築墻置守墻稍下虜每毀之而入且中多沙磧隨築輒圮夏人歲修之志學請於朝築而增高者三之一增厚者四之一凡三百餘里增置敵臺三百餘所營鋪七百餘極沙圮者即塹土而改築之凡五十餘里後虜酋吉囊率衆數萬佯而攻之不能入其內致焉房諸砦人畜偏野墻之力也墻既成志學復建議言花馬者固原之門戶固原者花馬之堂室欲守花馬而守固原縱賊入門從撤堂室然後驅逐晚矣宜守花馬為上詔從總督劉天和因主事許論之言奏行之大同鎮守中官以事革罷志學乃疏論寧夏中官貪贖狀已如大同例罷之彗星見以災異自陳弗允癸巳陞刑部侍郎代者未至會吉囊率衆入寇志學獎率諸軍大戰於柳門敗之追及蜂窩山又敗之斬首百四十級中斜及墮黃河者數百獲馬匹甲仗無算會大同軍變誘套虜入寇志學因降人言其事疏聞於朝且言臣謹督援奇兵令副總兵臺統之馳援大同以防會

識大錄

隣鎮多為趕兵撈聲搗巢牽制吉囊使之內顧且不俟詔命輒發兵固臣之罪亦臣之職也疏入 上深嘉之命速赴大同以伐虜時吉囊入寇諸將力戰始退傳言易馬將復入後竟不至有降人言套賊數騎馳報吉囊倉皇西渡蓋志學搗巢之聲致之也甲午代者始至去之日空城出送有婦人小兒哭數百為群送數十里外夏入朝拜刑部右侍郎每讞獄事無鉅細必求得其情取諸牘手自翻閱汗流終日不厭晉藩王切左右導之不度賊殺無辜國人重足而立勅志學往按之盡付群小於法裁其護衛毀其離宮還報曰王年少導之非入耳請擇嚴輔相佐之 上從之賜寶鏹二十貫戊戌陞工部尚書逾月調刑部故事獄詞既經侍郎詳定尚書多不復視惟疑罪始自裁決志學自習刑以上皆親覽中涓有擊死屬官又不赴逮者奏置之法已而 上將南巡建服志學上言陛下承祖宗歷數之重為天下臣民之主今親涉荊湖道里遼邈宗社所繫有不可不慮者別微服之內洪河以南民饑相食盜賊公行加以財空用竭

於工作度支財耗於移借毋惧不支不敢上聞令乘輿遠出供費不貲此又不可不深長思也　上弗納遂辛永天　車駕还京志學引年乞休詔許致仕歸而洒掃一室終日危坐讀書有得即手錄之嘗曰衛武公年九十不忘進德吾曷敢自怠時起居節飲食頤養充晬或謂志學有道術曰修養之說不外吾儒求放心之一言耳著有澄心說辛丑正月以疾卒年七十有五先二日夕有光如電迸散其所居至是日召諸子勉以忠孝未屬纊時冠徹不止猶自舉手整之歛容而逝贈太子太保謚康惠

胡世寧

胡世寧字永清別號靜菴杭州仁和人也家落莫業貲產不營慨然思經濟天下弘治五年舉鄉試第二明年第進士除德安推官時岐府閹国百需蝟集群從怙勢橫甚世寧悉以法裁　且語王曰此　朝廷法即殿下家法甚何敢不守此　朝廷民即殿下千百年立國根本其何敢不恤王由是戢下無敢作奸者及請民間開墾湖田充紫炭撫巡業與之世寧指書利害狀乃止陞南京刑部主事應詔上備邊十策極言俗靡十情宜經武備　孝宗亟求言復陳十事曰令以自循為慎重緘默為老成民力日匱而在位僭奢崇流俗而憎忠直宜汰冗費重守令引用英豪輔養　太子奏入皆不報遷員外郎劉瑾已用事札户侵官物罷萬世寧擬盡本法而御史有合瑾以疕姦者劾世寧失入人罪　廷中議皆直世寧御史以黨奸誣內侍劉瑯為守備都官咸修謁獨世寧與張嶺余祐查約魏校弗肯往已為郎中則與儲巏约相規而勿效世俗頡頏猜嫌態人因以是賢之而応

多跋扈積玉考出知廣西太平府太平瘴御又多土
官苗獠性輕亂而黠好吏其上先守多難之世寧至
則馭以威信略去文法絕其餽獻而推心待之于是
夷獠帖然爭格太平州酋豪李璿負固跳梁殺掠吏
士積不服世寧擒璿中表兄趙元恆撫而執之散其
兵四子歸農思明叛族黃文昌等四世殺土知府占
三州二十七村地土知府黃暘更服事之至是畏慕
世寧欲來歸懇兵康泰因遂執其兄弟三人文昌惧
及朱舉世寧守孤城危甚而屬邑土兵嘗被世寧德
者聞之奔命遠來一夕戈甲滿山谷于是文昌請降
歸所侵地而冀賜冠為養子矣土官世襲輒展轉結
勒索賂主袁土羌以故怨叛益輕中朝人士世寧令
土官生母所關於府子弟應世及者年十歲翔望試
有事調集皆得攜見太守太守為識年數狀貌父兄
有故撫藉為請去官大悅其素桀驁者世寧一呼即
旬日皆下又建置壺關限隔北寇屹然為一方巨防
公私賴之未幾以母憂去服闋補宝慶府性武岡相
珉王閹珉府受詞繫係聯其財下諭里老奉有令旨

必弁其人送府驗實啓行偽旨弗發以故府人相戒
毋犯後王索民校急世寧曰先王初封校尉過食沙
衛永宝西府今收回宝慶一府他日子孫分封繁衍
其可支乎王曰御史奏得旨矣世寧曰御史奏錯知
府當改耳王服其直無恨意巨璫偕鎮守王潤以事
至郡搖吻於民難餍世寧折以法潤斂手其從人以
左道寓郡輒執之恣肆平民者又執之潤銜世寧最
深而猶稱為好官去其郡屬糧則繁漫奸不可詰乃
類田均糧一色徵之民省歲供之半闔境盡驩曰胡
父活我矣踰年擢江西按察副使治兵撫州諸郡時
華林瑪瑙桃源盜大起紹右都御史俞諫發近地兵
討之世寧以兵備從賊氣勢相連絡號數十萬江西
兵素單弱應募及土兵調者又桀驁不可使世寧日
夜拊循漸為勒束陣法陰募招賊降者散為農而擇
其勇健置麾下兵始強乃前奮擊賊十餘戰大破之
会降賊畏誅復叛害兵備李情生要恭政吳廷舉為
質世寧建謀待降者以信服貳者以威已招者必不
殺再叛者必不招且別宜撫宜誅者主名牓檄開諭

賊知不可勝累奏廷舉歸世害遂進兵推滅之轄賊
寇廣昌暑遊徼官通建昌馳兵衛益王大破賊衆城
二昌而逐恭議王恭忌其功譖之餘諫狀不悉上以
資進福建按察使寧王宸濠與毒陰結群盜欲為不
軌世寧上疏論攻治三策未及王乞早以禮法裁制
詔下兵部議多如世寧指宸濠怒抗章論辯摘疏語
禮樂刑政漸不出自朝廷為離間親藩曰偏路擁要
坐以誹謗妖言離間罪必欲殺之時世寧已具疏乞
休未得允歸抵家宸濠偏遣兇徒抉　上旨戢捕巡
浙御史潘鵬附濠發卒圍世寧第盡囚家人索之甚
急浙江按察使李承勛匿諸其家乃變姓名間道歸
命京師得不死下錦衣獄〻中三上書言寧藩橫逆
朝野皆聞微臣贛懇天日共鑒兩京言官程啟充徐
文華等交章論救諸奸亦懼乃得謫戍瀋陽居四年
宸濠果反起為湖廣按察使尋進左僉都御史巡撫
四川　世宗更化以忠直受知益展盡底蘊無隱首
勸　上取大學衍義朝夕省覽以光聖德及言內擒
江彬外擒宸濠均當論功昔附宸濠今附江彬均當

論罪武臣如指揮年斌執法受罪內臣如周儀守正
殺身宜一體褒錄以示公平無不讙切當上心者松
潘內外熟番脩為蜀番衛後漸削殺止存東南二路
適救援緣守臣弛備南路亦塞乃疏安撫方畧在用
人才添兵將更賞罰足財用事下兵部議行之若部
隴氏者自其祖父請分設長官司近者兵備官議不
可許又疏隴氏裂地設官雖稱衛彼實為筍連苻縣
抗賊喉襟從之便檀曹不用令隴壽襲職竟為隴致
所殺人始服其識嘉靖元年晉吏部右侍郎未仕丁
父憂三年詔議　獻皇帝尊號廷臣諍論多被朴除
名屬江淮薦亂世寧免喪家居為疏乞定追崇大禮
肆赦群臣小過使各陳救荒弭亂之策以成參日急
務又言新進議禮一言適合未必事〻之皆是老成
執禮一言過當未必事事之皆非聖明惟天地日月
三無私心照臨於上可也凡數千言不果上既言者
歆近　顯陵於燕山極論近葬利害乞嚴絕憸壬君
臣協恭任賢保民為務弁前疏並進　上嘉納之明
年起兵部左侍郎世寧前謫遼東熟知京東諸邊利

病進簡邊二十五事復憂時事獻三經講義列大學泰誓好惡之章以戒娼嫉尚書惟辟作福之章以重威柄易太傳不出戶庭之章以慎幾微辭多甲群忌皆留中又進知人官人二十事會言者劾世寧故告家之漸遂力求退改南吏部左侍郎六年晋工部尚書甫二月以左都御史徵道改刑部尚書尋用唐事霍韜言加太子少保仍為左都御史掌院事總憲總務持大體申明戒掌上疏勅　上務執中之學遇事當喜怒者則又臨時潛察其中節與否而後發至論

聽言用人詞嚴義正聞者壯之執政請禁私謁世寧言臣官以察為名入非接其貌聽其言無以察其心之邪正才之短長若屏絕士夫徒按考語則毀譽失真而求激揚之當難矣　上是其言坐臺閱月執政計改為刑部尚書世寧於中外諸司結要必究情比法於理不可執議懇惻弗但己大監刚聰與運舟爭道有與援誣官兵捉其織造背陷幾二千人世寧抗疏不宜廣逮驚遠近得從寬決至秋聰事敗伏罪尚世寧言益信僉都御史陳九疇巡撫甘肅兩敗土魯

番兵土魯番據哈密城劫忠順王印以要市中國縱反間傾九疇總制陝西都御史王瓊宿與九疇及前兵部尚書彭澤大學士楊廷和有憾曰啖憸人陳哈咨論陷番達入冠纍起九疇并株連及廷和澤於是下九疇獄論死世寧昌言於朝曰使世寧司刑而殺一忠臣寧先殺世寧執政持不可乃咨疏為懇陳申理　上瞿然大悟曰豈有殺我巡撫都御史償回子命耶九疇得減死戍邊澤廷和亦免於逮七年春有司奏黃河清甘露降方告謝齋宿忽風霆異常世寧

求默應變不聽則止勤學恤民任官十事俱報可八年轉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世寧辭言甘肅之危可慮四川蜀之危可慮中原兵將錢穀無備可慮臣才性不堪再辭不允則陳列兵政曰定武略崇憲戒重將權增武備更賞罰御土夷足邊儲絕弊源正謬誤惜人才凡十條詔許落部次第舉之始拜命大臣建議銷兵如洛城之賊留不欲討：者必治其罪世寧援古權令力辯其非議逐寢芒部沙保一支逐官劫印攻圍畢節議者欲革流官復隴氏之後世寧言壽

政譽敘二十年今朧勝武非壽子而驟濫其土官是
階禍也莫若 降勅諭川貴各土官賜之定命其芒
部原設四長官司能守土安民即不復立府如願立
府土流惟彼所欲有一人作亂者三人共滅分其地
疏上忤執政意中沮之會土魯番劫曲先衛人牙木
蘭擁族帳內徙土魯番遣使來求而大臣即欲予之
以易哈密世寧議以曲先衛本中國羈縻牙木蘭反
正歸順非納叛比而哈密虛城懸遠無益事實土魯
番欲并心牙木蘭以携貳我屬夷而以哈密為餌鈎

大利故臣以陳九疇為是宜 勅王瓊為 國忠謀
先盡復罕沙羽翼之地悉收亡失屬夷封殖哈密求
為不侵不叛之臣而後請 勅降印賜不辱王命且
土魯番方恫喝中國懸衡諸夷但遠越流沙烏合難
久我大震威略以離其從購賞義附使相破滅此伐
交之術正宜厚牙木蘭以風蠻夷既而土魯番請瓦
剌入送索其羈使且求開貢世寧言番夷變詐非由
起釁今圖復哈密無益而歲受土魯番之挾我為奸
剝則宜有覺而速改之且陳轉危為安之策甚悉嘉

功者有所軒輕不盡用其策又疏請增武備足邊儲
薦馬昊陳九疇施儒楊必進堪統軍旅上為起昊將
用之他亦付所司議行而吏部尚書廖紀世寧假官
格不用世寧遂引疾求去且極陳任人圖治之要語
多違衆求去益力疏三上乃許致仕九年再起南京
兵部尚書叅贊机務遂稱疾篤猶力贊 上圖廣嗣
育谷受直言愛惜人才是歲秋九月端坐而逝年六
十二贈少保謚端敏世寧風格峻整有經濟遠猷貞
諒自持有羔羊之節海內士想見其丰采既典大政

侃侃持論多所建白其議礼是張桂而立朝殊與牴
迕至若建白晉城新河閘開棄哈密二議足稱謀國
石畫所著有大學衍義補膺見春秋志疑讀易私記
奏議存稿滁州退兵事略姚源建昌征柴東鄉撫業
及詩文若干卷

李承勛

李承勛字立卿嘉魚人也父田歷官都御史承勛自幼靖敏長與諸兄承芳承箕相師友修勵行業弘治癸丑舉進士解褐為大冶令力行善政陞南京刑部主事歷轉戶部郎中擢知南昌府南昌故稱難治而是時劇賊橫簇內外孔棘承勛撫机輒應正德辛未贛賊犯新淦執參政趙士賢靖安賊據越王嶺瑪瑙崖華林賊破瑞州承勛廣詗諜繕壁壘杭溪洞屢帥鄉兵擊賊擒胡雪二綵述府會華林賊愈熾戕兵備副使周憲都御史陳金檄承勛督兵剿之承勛招降驍賊黃奇知其勇畧可用寘之麾下或謂承勛宜防不測承勛益親信之令宿帳中奇感奮誓以死報承勛乃令奇入賊寨說其黨多來降旨與約期令俟報至日承勛召生前參猛以言激之曰破寨在今夕君能效力功與賞皆君有也猛問計承勛令猛選精兵五百人從夜與俱至山下猛尚不知所往承勛始告之故令黃奇密入寨誘所與約降者來既見還繼之去令為內應承勛乃與猛帥五百人夜半啣枚登山歷重險上黃奇與數人前導至其壘賊方鼾睡奇拔柵帥衆入五百人奮刀斫之內應降賊亦合勢夾攻賊自據險後官兵無一人敢近壘者至是倉卒不知所為求甲仗皆不得遂斬首三千餘級殘衆夜潰逃匿山谷中黎明搜捕之斬獲千計餘皆奔竄四出于是華林賊悉平境內安輯即上疏請罰祖癸酉姚源賊起江浙間執兵備吳廷舉總制俞諫請邊兵剿賊承勛曰賊乏食必掠裴源積粟請贛兵自德興南昌兵自岳源分兩翼伏裴源而令邊兵驅賊賊果走裴源適去太監恭安欲奪其功誣以竄賊詞大理卿燕忠即訊廣信事白陞浙江按察使再遷河南左布政庚辰拜副都御史巡撫遼東遼東故富饒無虜患自汪直開邊釁輙携貳擾我開原懿路從河三城殘破承勛至大修戎政築定遼慶雲古城鎮夷松山諸堡堠望百八十一所屯田千五百頃又修中固鐵嶺蒲河撫順諸城皆濬湟樹木為阻固東圍稍寧進俸一等逾年請告嘉靖初起南臺轉南京刑部侍郎進尚書又召入吏部尚書道改刑部加太子少保上疏論

時事改兵部尚書兼都御史代胡世寧提督團營恩
郭勛瑙繼剪其羽翼勛懟之欲并中世寧曰雜營務
不允己丑始解營務專理事當是時田州岑猛叛兩
廣騷動莊部沙保又叛土魯番奪我哈密搖河西小
王子歲入塞承勛與世寧相繼本兵同心經理戎事
頗戰又奏裁各省鎮守〻倫內臣二十七人錦衣官
校旗勇內府諸將數千人姓皆破　祖宗法依城社
坐耗國儲朘民膏血大蠹衆束手閉目莫敢誰何者
又言騰驤四衛諸員依附奸欺不可詰富府一體請
官軍考逕清覈並如旗手晉衛制曰可內臣言四衛
禁軍隸兵部不便往歲彰義門破虜東市劉曹賊皆
四衛直內故得號召易集命兵部再議承勛言往歲
之事正以兵權歸閹人致亂彰義門之戰由太監王
振東市之賊即太監曹吉祥也　上從承勛議庚寅
大風晝晦　上恐懼憂邊詔問之答曰　聖祖有訓
謹備胡戎去歲冰合北虜尽入河套以故陝西邊患
延寧固原為急并肅軍餉專仰河東宜於蘭州及時
羅貯以備河西災害蓋時河西患苦土魯番亦卜剌

又深入兩冦夾擾孤危益甚海賊奋賊出入攻掠並
經莊浪被其殘害急宜繕塞設險斷臂截種使賊相
隔絕兀良合最近京師不善撫即為門庭之冦雲南
安鳳之叛軍民困敝臨安蒙自盜賊侵曠日持久恐
醸成大患交趾世子流寓老撾異日歸命請援或據
地求封皆未可測惟用人理財早為警備以保社稷
幸甚辛卯議耕桑禮詔問承勛言礼有儀文政有根
本惟上下儉節墾田興水利足民衣食今日急務議
卹榜又詔問以傳經術順人心對承勛楚人有名
上總知之欲用為吏部尚書不果是年三月充正使
冊九嬪晨起趋朝暴疾卒贈少保謚康惠承勛學有
源委才無枝柱提兵南北暁暢軍事通達國體議論
英發廉潔自守家無餘貲子教益府長史

姚鏌

姚鏌字英之號東泉浙江慈谿人舉弘治癸丑進士除禮部主事轉員外郎陞廣西督學僉事廣西邊省士寡聞見鏌立宣成書院簡其俊秀延五經師教之食飲筆楮皆為處給士感奮力學多所成造桂俗重巫覡山魈卓旺善為變巫覡假以惑民自宗室下及閭閻皆圖像以祀鏌移文除之痛治諸巫妖遂息遷福建按察副使汀州大帽山賊攻武平八閩震動鏌率鄉兵住援賊走江西破南豐新淦樂安諸邑未定民賴師智嘗糾集義勇五百人為團禦賊徒多戰歿家侵為賊所破有司不知存恤遂擁兵自衛不復為用鏌召而撫之師智請效死鏌適改督學以兵屬副使楊璋璋遇賊輒北執二裨將以去於是他賊劉龍單益猖獗不可制師智乃率壯士擊龍寨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賊遂震讋而遁陞貴州按察使鏌威望素孚鎮守大璫皆嚴憚戢歛土司庭參股慄凱離宣撫楊友與播州宣慰楊斌交惡友以子孔繼請罪於朝鏌謂宜量授舊職使撫所部嘉其自新時弗能用凱離遂忿憤累出兵攻破播州積十餘年不解如鏌策而後定歷遷福建右布政山東左使武定當山東南北之衝鏌謂宜設兵備官防盜乃上議都御史黃瓚請於朝本兵以不先白己謂兵備安能弭盜寢之鏌謂焉有不設官遽謂不能制盜遂遂止耶更議上聞竟得請本兵發帑金市馬每匹給銀八兩鏌謂馬價既減將何所市況解馬之費又陪於此乎遂具以奏本兵初不悅既而曰此亦為民耳自是乃增其值給銀十五兩以為常青萊郡災有司不時奏戶部李以限外停格鏌為代奏如期由是被荒者皆得減免臨清倉舊設內臣監守止一二人正德十年以後增至十五員鏌為條奏極言其弊 上得奏為降勅戒飭至再民日少紓巡按御史議論與鏌不合播拾他事劾之都御史王璟曰吾山東人稔聞姚英之廉冢宰陸完曰今 天子在邊英之材畧不易得奈何求無形罪肆私忿乎御史語塞 武宗南巡駐蹕臨清兵衛數萬鏌儲蓄有素民不告勞一日鏌謁御舟 上命執之問為誰舟人以姚布政對 上奇其狀貌

遂命釋之銓曹擬鎮巡撫延綏都御史　上問兵部侍郎王憲曰姚鏌南人得無不習風土憲對曰鏌文武材本擇地而舞庚辰鏌至楡林　上故習以十萬衆駐驛其地公私交匱各邨皆飢鏌調度兵食人不知擾延綏士卒素忠勇鏌厚撫之月給糧餉遣人奮送其家凡將領不得私役一兵驍勇士悉引見勞慰由是人樂為用嘉靖壬午虜犯涇陽全陝大震言官舉劾諸鎮將吏鏌以遊擊彭英有勇畧使率所部出西路釋指揮卞雲於獄為英貳皆誓決死戰偵虜方

寢前鋒過其壘砲發虜驚衆而南前軍邀襲其後英等大軍乘之斬首八十餘級虜遂引去　上降勅褒勞諸鎮緣此皆貰其罪是歲陞工部侍郎明年冬策左僉都御史總督漕運乙酉陞右都御史巡撫兩廣提督軍務田州土酋岑猛強甲諸酋侵占鄰境屠戮土官結納達濠抱諸不軌上恩思恩土酋之叛猛陰主之軍門調遣不復聽命且揚言兩廣本吾土也暫假朝廷終當取之於是巡按御史張鉞汪淵內外鎮守車臣奏發其罪詔湖廣永保兵討之鏌既至兵備

單弱倉卒調集兵糧訛言洶洶乃遣使撒檄猛兵拒其謀且諭猛自歸待以不死猛終不聽鏌乃上疏陳猛愈肆不恭罪在罔赦會永保兵至鏌躬督師以進破定羅丹梁猛子邦彥率銳將常好陞綏列十營拒戰我師奮擊大破之斬好綏于陣衆遂潰猛奔歸順土官岑璋鴆猛傳首南寧班師奏捷以功進左都御史太子少保蔭一子錦衣衛百戶未幾遺酋盧蘇招他部王受叛執署田州事王熊要朝廷肆赦鏌謂交南麓川既平復叛姑息致然二因不誅何以懲後乃

促請進兵會巡按御史劾鏌失策致再亂又謂送猛首存為禍非細大臣信之事遂不果丁亥以災異致仕乙未起家拜兵部尚書總制三邊軍務鏌至嚴督諸鎮推殄虜冦寧夏并肅相繼奏捷鏌乃請老戊戌五月以疾卒年七十有四鏌宇度恢豁愷悌多謀操履端慤所至以公廉見稱正德間逆瑾錢寧輩習汙蟣摧折況溺固限鏌獨無所染而以疎逖介特累登樞要君子韙之子涞狀元及第

林富

林富字守仁號省吾莆田人也少奇偉敏達才雄氣
逸舉弘治壬戌進士授大理評事忤權鐺劉瑾構下
詔獄降潮陽丞尋以事文致罷官罰米百石數年瑾
誅起袁州同知進寧波知府當道喜事者增募鄉兵
命編戶輸直富以歲儉民貧持不可市舶閹奴橫奪
民緣富捕之且籍閹不法狀欲上聞閹引咎謝廣德
湖自宋為官田輸租特重既而租調并征大不堪命
民陳乞如花與湖全折例下所司輒格富憫其田竟
與全折丁父憂服闋補處州山賊聚徒盜礦富擒首
惡斃之獄其黨大怖詣庭願復業富令代諸邑民兵
食其役兵既精礦賊亦息孝豐冦湯毛九倡亂撫臣
勒之撤富為前鋒富提兵直抵敗巢擒斬數百人
俘其魁他悄安衆之珍滅無遺　世宗踐阼擢廣西
叅政陞廣東右布政使先是省學猊枝毀寺籍其田
巨室爭利之富定議以田充軍餉給學膳以地為書
院社學醫學閩掠崇報寺朕田五千畝餘寺故市舶
所建閹富欲毀乃撤佛像祀先聖富謂於制匪宜閹

又移文御史改祀崔清獻富謂閩圖土田不得以聖
賢藉口卒毀之丙戌入覲為忌者所中調廣西兩廣
都御史姚鏌委以思田兵事蓋岑猛麾下盧蘇輩結
思恩邀蘘王受仍為亂也王受在思恩執知府以下
官屬羈他所以眾出掠至府墟將進逼武緣富分兵
守之覘知受空城而出密遣將往趋思恩先發銳卒
百人潛入為內應受至武緣萬弩俱發退遁則我師
已充思恩從其巢穴矣賊進退狼狽兵勢日蹙乃求
撫廢會鏌解去新建伯王守仁代鏌與富論兵謀協
復以兵事委富下令撤兵蘇受率眾七萬求降思田
遂平朝議欲改土設流富謂思州仍流官田州土官
必不可廢但銷貶降分其權庶幾上不失朝廷大體
下不失衆酋之心　上從之富久居邕管捻知八寨
猺賊與思田聲勢相倚請於總督宜以時定之既赴
日出睡會轉四川左布政俄晉副都御史撫治鄖陽
命下富毅然終其事冒暑雨提兵入險擒斬無算奏
就乃啟行鄖陽歲飢流徙載道妖民周極等倡惑愚
民大弗靖富且賑且捕未幾底寧守仁卒拜富兵部

侍郎兼僉都御史代撫兩廣提督軍務中貴採珠合
浦督責甚急富上疏謂不宜為此無益以困遠黎故
事諸夷許朝貢番集廣州百貨仰賴因佛郎机之變
一槩絕不與通富奏從之初守仁上思田八寨事宜
下撫臣詳議富條其便與不便甚悉皆報可嶺東賊
王基僭號海寇黃秀山倡叛以次討平之兩粵盜賊
數起遣將分勦應時殲滅廣州會寧寇浸熾流毒州
縣富集漢達官軍及兩江土兵分左右翼擊之擒斬
四千有奇未十旬克寨七十四降者如之　上降詔
褒勞賚賜甚渥富上疏請廣聖恩存海內名賢八人
宜召用論成諸臣宜寬宥不報富復上六事為会寧
善後計皆從之往者撫臣不二年輒議大征富慮濫
殺平民非安邊之策奏請非甚棘勿事大征於是與
御史異議其母年高數病富憂遽疾作累疏乞休時
方獻夫家人怙勢奪民產富付僉事龔大稔裁以法
乞休疏至獻夫傳旨責其規避命回籍聽勘富將歸
海寇許折桂為梗御史適行部海上輒檄巡海副使
出兵及兵敗將沒誣為富罪獻夫從中主之遂落職

大稔尋被逮以众富歸之明年母卒既免喪與鄉紳
鄭岳輩為逸老会構小亭於東山終尋丈游息其中
不問戶外之事御史李元陽疏請起之不報閱七年
卒年六十六

陶諧

陶諧字世和別號南川浙江會稽人弘治乙卯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工科給事中首疏乞懲太監以存大體參鎮守太監劉雲董讓各以贓事誣奏撫按宜重加戒罰詔允之著為令繼請輯聖學以裨治道極言治亂存亡之故且更請大學衍義一置經筵以備進講一置宮禁以備退覽指物譬事無慮數百言　上嘉納焉轉工科左給事中正德初閹官擅權是非顛倒諧遇事敢言其尤大者戒遊逸一疏專斥巨閹劉瑾丘聚魏彬馬永成渠藻上恣意狗馬馳射釣獵樂浃旬弗止夫逸遊者迷心之鴆毒致亂之階梯也明王深以為戒而末世效往皆以此喪心失德以取亂亡瑾等蒙蔽聰明為亂階政此　陛下之罪人乃反狗之而不覺邪宜數其誤國之罪治之以法他如遠謀依以一政令修人事以弭災異停止不急工作以杜奸謀停止貴盛織造等疏皆切中時弊當是時諧直聲動天下而瑾等銜諧日夜思所以中之久無所得乃誣以他事廷杖褫職

旋又摭與大學士劉健謝遷為黨人錮之憾猶未已也書其姓名於座側以諧嘗巡視十庫罵言快之布尽械繫至京下詔獄令曩所劾太監同錦衣官督視廷杖意必斃之矣諧慷慨受杖而錦衣頗救之得不死謫戍肅州諧輿疾就道弟諫及諸親厚送之者淚下諧朗吟曰只在乾坤內何須嘆別離聞者壯之時尚書劉大夏潘蕃亦謫戍在肅諧與更相唱和若牧羊臺賦盧雁墳塘寺篇托物感興寓意忠厚有離騷九章之風瑾誅放歸作數椽於田間讀書課農十餘年閒足跡不入城市嘉靖改元錄用天下名人乃起復原官未至陞江西按察司僉事留應發運南京水兌省費鉅萬有雷煥九者盜引為窩主法當死以究走匿諧曰第無恐果冤吾為爾辯之煥九乃出諧以襍諸隸中使群盜認之不識明日復鞫之誡門吏白跛而蹣者執之以入盜叩頭曰是實賄我建昌獄中使誣煥九煥九曰是同宗而有讐不意渠乃為此也立出其罪又同宗有二商自遠歸其一商過舊館止食竟不歸其家以先婦有謀訟之諧推按館人不服

昆館所蓄鸚鵡能言使持刀詰之鸚鵡言積灰處啓
灰得屍事遂白其折獄平反類若此踰年轉河南按
察副使管理河道諧立法沿河植柳園堤傍植葭葦
採取捲埽以當草束椿木蔴麻則以水利河道贓罪
紙米俱准收折纖毫不取於民總理臺臣奏請通行
歲省費十餘萬渡河者每中流苦舟人需索登岸不
識姓名無所訴諧令舟刻鳥獸形有被害者即指形
詣有司告其後天下津渡多刻鳥獸自此始遷本藩
參政適太行賊陳卿為亂山西河南二省會勦諧

然自定計師未進以首兵擣之遂擒卿地方底寧召
為督運入局之奸弊遂絕卻運至者如歸晉右布政
使尋轉左踰月拜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等處
軍務兼理巡撫至則條陳數事請行曰重守令專分
守寬農民懲貪吏行之期月厥有成績兩廣總督缺
員詔拜諧兵部侍郎兼臺撫蒞之先是群盜憑恃險
阻聯絡州縣甚至僭號署官數十年不能平諧至召
諸拚苦賊熟彼中狀者密訪之更遣幕下敢死士與
俱適入賊巢盡圖其險易虛實以歸諧一覽曰弗難

也但念海賊飄忽無定須先勦之乃作灣尾巨舟於
番禺海濱餌賊而伏水兵以待暨賊至伏兵四面蹙
之賊大敗溺海死者過半斬其謀主陳邦瑞餘賊散
去許折桂窮迫乞降得丁壯千八百有奇分遣之壬
辰八月進兵征平南破石馬仙臺花相等山寨擒斬
雷公指渠魁百餘人俘獲四千有奇遂督兵深入東
西山按圖刻期四路分擊使不得相救盡破其巢寨
百二十五處擒斬賊首趙林花等八十餘人獲從賊
七千五百級予是海州德慶陽春等寇悉平分屯設

守而还甲午剿瓊州黎斬黎佛二等百餘級降從賊
千一百有奇擣慶巢尚五十二處瓊州諸尚平乙未
剿七山擒斬趙宗欽等二百六十餘人群賊倒戈出
降領赴軍門聽調為晝地安插之七山平獨連州大
帽揭旗等山諸賊據天險結石棚懸滾木礮毒矢兵
不得近諧遣銳卒二百衣婦人服挾短兵并一竹筒
以貯火藥且用為號夜攀藤而上焚揚旗廬舍草木
大兵鼓譟山下聲震天地賊驚潰相蹂擊銳卒從也
趙文遂盡破太帽岩塘等諸寨殺偽無敵王文興陰

又偽都督總兵林宗福等俘馘三千餘人總督四年
餘凡六出師皆大捷前後擒馘以數万計招降亦數
十萬比奏績京師以不事請張内無主之者功卒弗
酬尋以母老乞歸養疏上至再三不允俄以憂去康
子服闋起為兵部左侍郎日夕考求職方險要諸將
勇怯思欲振刷九邊之弊及會議朝事侃侃必竭盡
所見以習尚浮靡太甚每形諸慨歎辛丑九廟災自
陳致仕諧居治三朝剛介不撓當官奉公守正終始
一致人稱為古君子丙午冬十一月遘疾卒贈兵部
尚書隆慶元年有司上其行誼勳烈追謚莊敏

陶琰

陶琰字廷信號逸菴山西絳州人成化辛卯舉鄉試
第一登癸丑進士授刑部主事轉員外郎故事以獄
訟繁劇參獄惟擇老成明練者典章疏謂之本科
時尚書將以任琰凡諸章疏無不委曲盡情事者而
諸司有疑事亦輒以屬析比藏當緣又多所平反上
下稱明焉未幾陞陝西按察司僉事進副使兵備固
原琰練士卒繕兵械廣芻粟積數年邊無警徼居民
安堵遷福建按察使轉浙江布政使居官廉介絕俗
屢望歸甚拜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至則首黜贓吏
貪全實等諸爲震懾貪墨者望風解綬而去丁卯逆
瑾用事部會依兩進摯徐謙劾奏御史李高而謀狀
逆瑾黨也又學路瑾致中傷以危法　上命琰往覆
之琰據法直高謀以告瑾瑾怒逆矯詔下琰獄禁錮
月餘乃奪其官而怒猶未已復以他事罰米四百石
又逮赴詔命是時瑾勢方熾烈矣迅無敢抗犯即舊
有把者率皆竄謝過康焚脫屯而琰獨矣之弗甚之
是不數瑾伏誅言官交章論薦詔起為左副都御史

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人謂諫新懲逆瑾之禍且奏留親官而諫復抗節不少渝聞命單車至鎮廉淨諸辛堅官民之積弊者悉治以律權勢斂手淮乃南北襟喉貢獻必由之路中使往返求索無厭而督運武臣又往往侵漁其間為奸利害軍民病焉諫榜諭以法常廩之外一切不少假而又率以勤廉俾知警畏人亦未嘗敢犯今未還南京刑部侍郎明年河北賊劉六自北南犯桃源洞賊王浩八東犯衢州狀聞拜諫右都御史巡視兩浙至則劉六殄滅王浩八已聽招撫人心甫安而寧紹頻海為邑颶風大作海決數者三百里居民漂溺以萬數諫聞之憂甚乃親按其地亟出帑銀多方賑救築堤捍水自蕭山至會稽凡五萬餘丈又慮桃源賊猶詐降信乃益設兵備及簡拔群衆之有才者分守要害處置周悉明年春賊果率衆突至諫亟迎戰賊潰走連兵襲之餘黨悉平諫以開化常山遂安蘭谿為盜出沒要衝乃議城四邑凡六閱月而訖工因引疾求退詔不許會總漕員缺復命諫往督之諫歸志益堅疏凡七上乃得請世宗即位復起總漕改諫於是三蒞被任矣軍民喜其至迎於道而歡聲如雷尋進戶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壬午拜工部尚書啟行之日淮人傾城出送啟秋號泣癸未改南京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參賛機務諫至南都偽廢殘尤者相繼乃移文諸曹盡出其所積以助賑濟仍咨戶部頒給軍糧數月用是米價頓平又裁抑內臣進貢快船其數視常減半官民賴以弗擾時諫年已七十有五矣累疏乞休詔加太子太保致仕壬辰冬十二月卒年八十有四贈少保謚恭介諫質亮醇謹直道而行言不詭激事不避唯清介嚴毅人弗敢干以私自奉節儉自常祿外一物靡所取交遊贈遺亦無所受每罷歸行李蕭然惟三竹笥一時稱為名德子滋別有傳

逸史劉振曰諫自登第以及服仕理繁劇御寇盜屢試於盤錯而又守官轟然才足以濟其行立朝凜凜居鄉恂恂節概推好清預雅澹至老而自方不詭少壯一節上下交與謂非亮直剛毅為世名臣者哉

吳廷舉

吳廷舉字獻臣嘉魚人洪武中其祖戍梧州遂隸籍成化丁未舉進士授順德知縣潔己字民裁賦息訟興學選老擇家禮儀節示部民凡可以激勵風俗者悉舉行之都御史屠滽檄至督府與語甚溫欲為邑摧墻修家廟謝回廷舉越境命命謂有地方重事不乃令為擴墻修家廟予寺主官非本舊例新恩一夫不敢役也遂辭出市舶太監給銀買葛廷舉即以銀市二葛曰本比為式如不中請還金且葛當產非民中有也太監怒取金去又有中官至邑要求學睹廷舉使士頡之不出境御史汪宗鑑忽之回故事抗上官市已能何也會廷舉壞淫祠觀寺以其材作王吳書院賢館及修學宮宗鑑按而會其直竹木磚瓦俱列作兩廷舉因服侍罪廣州士大扣與泣訴廷舉不私盜狀乃釋之有鄉紳二子犯盜並論死廷舉生其少子探其戶曰盜後少子改行泣愬曰公念先人廉真政存不肖今盜其門大為先人辱請就死廷舉為撤之奈犯即捕盜令誣廷舉受賂否則理前事盜

識大錄　吳廷舉

曰盜死分也不敢誣廉令加以嚴刑不易口宗鑑大慚濡入覓銓選廷舉成都同知未幾以憂去起復改松江上疏請修軍政二事廣東盜起馬文升劉大夏薦陞兵備僉事征十三村池水盜平之改敕盜法再遷變州兵備副使逆瑾用事天下填守悉擴廷舉劾太監潘忠二十罪又言有旨取省營解京皆非正貢曰貢進內也曰司札打點鋑路劉瑾也又疏陳便宜事忠亦列上廷舉罪鞫之無狀瑾乃矯旨坐以枉道建之荷校吏部門閣十二日不死主事宿進輩謀救之尚書張綵取閱諸稿心賞其能為言於瑾得戍鴈門兩月赦還鄉七何瑾誅起為雲南副使尋轉江西參政討桃源賊時用兵已久總制數易官領其私兵不協力以是賊每日熾廷舉推多知略專不避難及逢益猖益自喜發憤欲設奇取捷不用甲冑出入軽脫諭責解散久為賊滑本之入巢周衛摧感劫之求撫廷舉如前責諭詞色亡撓賊不敢加害時時又寇學曉之賊不之省廷舉因撤賊左右有謀勇者間滑其情賄誘之遂執其首從廷舉出陰提兵復入一鼓

識大錄

促賊甲戌晉廣東布政使平傜伏土番舶還貢交易
之法乙亥廣西猺獞作亂命纂兵備副使經略定之
丁丑湖南饑拜副都御史賑濟戊寅勅勘永順保靖
兩江口夷情廷舉為堅明約束除奏上聞明年廷京
還出湖南定諸夷獞界因疏言六事備宸濠為變不
報濠大恐貽書權倖慎弗俾廷舉撫治江西嘉靖初
召為兵部侍郎疏詆輔臣調南京工部又改南戶部
遷右都御史巡撫應天折豪猾植貧弱禁私馳止妾
工南凜肅然乙酉晉南京工部尚書具疏乞休　上

慰留之廷舉再疏以請中引白居易詩月俸百千官
二品朝廷雇我作閑人張詠詩幸得太平無一事江
南閑卻老尚書之句又用嗚呼字　上謂廷舉怨望
梅慢勒令致仕歸三歲卒年六十六贈太子少保謚
清惠廷舉長身而嚴面如削衣敝衣草帶不加深緋
神采英毅志識雄偉言行必自信人鮮能奪之視財
利如糞土妻子冒飢寒而施予不較有無所居湫隘
門巷蕭然卒之日無以為殮都御史姚鏌為之經理初
靖州土官持金謝德卻弗受及是各來弔哭平生篤

交誼見良士有下之志其人已任太學南城羅玘四
十餘以貲貢廷舉悅其文奇見事之玘病剌僕疾而
死廷舉為煮粥負之登廁一晝夜十數次玘病痊同
登進士語人曰玘四十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後獻臣
生我也任順德合州郎智疏柄臣奸和為所陷謫石
城吏目死廷舉資之歸其喪撰其遺文順德生員梁
景行直而文廷舉與之交其他如李承箕李孔修宗
獻利九夏皆以道義定交也雅好讀書無不窺索積
至萬卷乃善讀書居業二錄詩效陳白沙覽者見其

缺簡牘情理精切規人所不及無缺詞奏草頗悉別
當有集藏於家

張瓚

張瓚字時俊浙江蕭山人舉成化丁未進士除上饒令爲政務實惠不徼聲譽而清節過人民甚愛之擢滿課績治行居第一陞南京兵部主事先是部屬謁守備中貴執禮甚卑瓚漸揖而已遂永爲式緣是剛正之名赫然轉員外郎以憂去服闋改南刑部進郎中正德初逆瑾擅權勢傾中外陰平侯張祐卒無嗣弟姪爭襲奏行該司勘問賂瑾囑瓚瓚不可奪瑾乃矯制取入京師勘之戊辰陞興化知府單車抵任倦惓爲民禁奸戢暴吏不敢肆闒郡以寧瑾又以異香下諸郡責賄瓚不報郡人戴大賓弱冠及第瑾欲以姪女妻其舊聘囑瓚主之瓚浸不聽瑾怒甚遂撫陰平侯事落職瓚即日徹服束歸杜門謝客瑾誅起知南雄清操益勵甫一年陞江西參政去之日行李蕭然老稚流涕不忍釋立祠於庾嶺祀之時宸濠潛蓄異謀賂結中外諸臣亦欲要致瓚陰使其黨道意瓚正色拒之逆濠知其衆劾瓚附權監張雄輩誅罷瓚類當道持之竟爲奏擇會逆賊廷論瓚賢能宜加擢異勑賜綵幣羊酒進右布政使尋轉左宸濠欲拓其邸僭擬大內瓚力拒之濠恚瓚掣肘斥爲病風子戒其下慎勿干擾遣承奉劉吉饋以四米啟視之則棗梨薑芥也瓚曰我知之矣是欲我早離江西耳臣子受命於君行止非人所能與也一時縉紳咸以狀濮日之濠恐終於妨己賂權倖遷爲南京光祿寺卿尋拜副都御史巡撫保定地多閹宦有所乞者瓚持法不少假借　武宗巡遊權監江彬縱卒掌往來旁于珠索郡邑瓚一無所應紀轄安堵群小謀擠之瓚遂謝病歸田宸濠既敗都御史劉玉許廷光交薦不起辛巳夏　世宗入繼大統詔求耆舊御史周宣等交薦之以右都御史起撫兩廣總督軍務土酋及洞巷不靖瓚計擒土思州官黃鏐劉平劇賊嚴阮恭猛三等諸寨斬獲萬餘人江福流賊江小范四號八尺黃萬山類虜李又擄其切陷郡縣勢頗猖獗瓚悉討平之其剿寇攻賞罰明信撻奸發伏如神尤痛懲貪墨吏以是獲言新與屢疏乞休弗許甲申冬召進掌南京都察院憑疏力辭不允乃蒞事振肅風紀群僚

稟然尊陞南工部尚書適廣西土官岑猛伏誅兵部謂貴先事既忠功不可泯勅賜金綺以褒之丁亥夏請老辛卯正月病卒年七十有四貴剛介質直服用朴素居鄉出入不用輿馬處鄉如家某有司必以時致得失相規如力言恢復湘潮及功築西江北海塘毛山閘以免水患民藉其利居官四十餘載操守廉潔終始不渝云

方良永

方良永字壽卿福建莆田人舉弘治庚戌進士授刑部主事執鞫詳明斷決平恕事干權貴略無抗屈尚書彭韶白昂皆器之轉員外郎陞廣東按察司僉事時瓊州賊符南蛇作亂衆至四萬攻劫擄掠守吏多棄城走良永慨然請行總督劉大夏遂委之原海南兵備既至宣布恩信致招降之賊未即聽命遂調防海兵捕之授以方略前後俘馘千餘人賊勢大挫時有與良永異議者貪功輕進官軍挫衂三府乃濟師分道并入良永所統紀律嚴悉廣右狼兵所過騷擾獨畏良永不敢犯居民按堵運奇制勝遂縛元兇及其餘黨悉平之擒斬二千七百有奇所獲生口牛馬騾械稱是良永於是後出入軍旅中三易寒暑其妻憂悸成疾卒於官所弱稚呱呱良永不暇顧念卒夷大憝禍及生人瓊人立祠祀焉御史有忌之者欲分以失利罪時大夏入為兵部尚書嘆曰海南之功方僉事為第一願坐以罪抑為白於上賜紵絲表裏擢之補海北道兵備懲貪墨抑豪強風教稟然吏民惴

瑞本法巨賊皆望風解散惟黃李芳應罪不服良永
討平之境內肅然尋以父憂去除服赴京適送瑾用
事外官至朝見畢必造私第至閽伏拜跪覲悅其意
良永入朝鴻臚官導詣左順門叩頭畢即令向東揖
瑾良永徑趨出瑾已銜之至旅寓戒勸之循例謁瑾
良永厲聲曰官可棄身可殺此膝不可屈竟不往瑾
益怒即矯旨勒令致仕會海南有怨人命事者瑾欲
因此中之奏遣錦衣衛千戶偕刑部郎中周時欲往勘
良永恐傷其母乃寓浙從速旅次已而時欲力明無
罪良永得免瑾誅起為湖廣按察司副使值藍鄢諸
賊犯蜀數省動兵時尚書洪鐘為總制都御史林俊
為巡撫促赴軍門謀議居蜀數月藍鄢平良永贊畫
居多回署司事首禁官衙私買按馬頭朱璧等牟利
害民之罪宿弊頓竭時河南劇賊趙鐩敗走湖湘閒
削髮自匿良永以計擒之械送京師癸酉擢廣西按
察使在職半年理冤滯絕貪墨推豪右風紀益厲有
來御史者挾勢多為不法獨心憚良永佩以[illegible][illegible]
忌令同官示以懼意良永竟發其奸御史坐奪官[illegible]

參進山東布政使是年其弟良鄗亦自參政陞是官
閩人兄弟同登進士又同掌方岳者自良永昆弟始
甲戌轉浙江左布政使入境首問民疾苦去奸吏數
人出庫貯羨餘代民常供抑織造內臣之横所省不
貲辛巳錢寧遣僕鬻鈔于浙索銀三萬餘兩同列受
其托者與鎮守太監謀欲抑取於民良永力拒之不
得乃上疏乞致仕不允而寧趣償益急良永乃抗疏
爭罪其最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國家財賦盡
出東南而浙居其半故愛國必愛民愛民必惜財而
浙之民尤當愛惜也寧出自賤役并為厮養一旦假
以義子之寵濟諸公侯之列勢傾中外富擬封君其
親之也宜矣為寧者粉身碎骨以圖報稱尚不能萬
一乃恣攫取民財戕賊邦本以速不臣之罪有司追
償急於星火或緣為奸倍而又倍推膚剝髓民不堪
命抑與起怨於監司監司欲言而未果民庶承辜而
不言今四方群盜竊發瘡痍未復邊塞多虞饑饉荐
臻浙東西諸府自冬徂春雨霪為災二麥不利待哺
之民嗷嗷千里蕭條時也臣於此苟隱忍不言則己

斂之財必入寧手而民心傷矣心傷則本傷本傷則
技幹凋瘁根柢蹶拔 陛下其能晏然于上乎寧受
異恩而思報效反取邦本而動搖之略不顧惜此臣
之所未喻也合無下之詔獄明正典刑為臣子悖逆
之戒仍乞急勅巡按御史會同鎮守三司將已數抄
貫盡給還民未斂之數随即停止并查究奸吏影射
多科侵尅之弊悉寔諸法則民怨未甚猶可慰解和
氣未搖猶可培植臣死且不朽疏至通政司私以示
寧寧視疏不下謀遣殺尉三人来浙緝捕假[illegible]黨
抄者而自歸於上前已下令散還爾償良永知寧必
怨恨且中以禍又念其母年高遂決意求去連上二
疏寧從中遏抑不允且私挽意以示無憾良永曰是
欲牢籠我耳復拜疏辭乃許致仕時朝廷政事大小
多決於寧自公卿以下多諂事之良永疏至聞者壯
否寧疑良永有私書物齎奏者至興豕啟簏搜之無
所得其遣校尉来浙覓令頂良永所為又之亦無所
得乃已良永抵家大理丞黃鞏以書來賀曰官抄一
疏足以落權倖之膽而柬其手援兩浙生靈數百萬
於垂死中而生之宇宙間數百年不可無此一舉外
內數千大小執事不可無此一人丈夫生世如朝露
官爵如雨泡不可無此一着聞者以為知言 世宗
踐祚多用舊臣起良永右副都御史撫治郧陽而左
都御史胡世寧復薦良永自代廷議又推提督操江
良永以母年踰八十懇乞終養 上重違其志允之
有至孝純忠始終一致清操推望上下交孚之褒右
都御史姚鏌尚書喬宇條交背言良永居官素謹家
無贏餘宜依廉官侍郎潘礼孝養御史陳茂烈例月
賜食米以示優崇 上於是命有司月給米三石養
贍及母以壽終 上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大臣未
任浮受恩数又以廉孝賜月米皆近所未有也嘉靖
丙戌郡守以良永服闋聞 上命以原秩總理糧儲
兼巡撫應天等府少師楊一清寓書良永曰江南巡
撫久缺欲伏名賢以甦凋瘵新建伯王守仁亦遺書
曰任賢求舊此意久潤新命之下論者謂執事尚須
一出良永乃治裝僅以二僕從行丁亥七月抵衢疾
作連上二疏乞致仕報未下先歸省舍母墓下以俟

尋卒年六十有七沒後家人發視婦裝則沒衣冠履諸儉具皆備預戒後人多倚言其達於死生之際如此切 上深知良永於其出也將大用之未幾即進刑部尚書則良永卒已二閱月矣訃聞 上悼惜之賜謚簡肅

毛澄

毛澄字憲清蘇州太倉人資性明粹神采秀朗七歲能詩長益力學攻文詞氣超脫然意不自滿每焚其草弘治癸丑舉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纂脩大明會典書成進春坊右諭德仍兼修撰預修通鑑纂要充東宮講讀官聲音清亮義理明暢 皇太子入言於上上甚喜方中秋設宴遂撤以賜又命充經筵講官武宗即位陞春坊左庶子兼翰林侍讀逆瑾竊柄謂會典由內閣意凡纂修進級悉奪之澄亦落庶子秩尋轉侍講歷遷學士吏部侍郎丁丑拜禮部尚書仍侍經筵戊寅 上將南巡澄倡議諫止疏至數上都御史彭澤與王瓊幾寧許二人以經略哈密事文致為罪將置重典事下廷議澄與尚書石珤力言澤無罪大夫出使苟有利於國家專之可也於是澤得不死武唯寧撼之澄弗為動陰伺月餘無所得迺已宸濠恣橫奏改今撫按諸臣朝服進見或請奏行澄據故事條上濠居母喪偽為孝行脅鎮巡請旌表澄還奏孝經諸侯之孝云云謂今所上與此不同事皆得

罷庚辰夏宸濠反澄遣　駕親征執濠以送　詔制
宗室有罪下諸王府議然後告廟行之　上駐蹕通
州左右言濠多內應恐入京生變乞文武群臣出會
議澄正色曰前有宸濠朕自有處置之旨必發書告
廟一如舊制不宜在外草〻成獄江彬在列為之吐
舌自是法官執奏皆以澄言為據論者謂當是時群
奸竊柄且擅重兵人〻自危而澄議不少沮可以為
朝廷重矣明年三月　武宗崩澄奉　皇太后懿旨
迎　世宗於興邸比至脈議行五拜三稽之禮以見
澄曰今是如此後當何以加之且將來功進梓議之
禮行乎發乎　上闇而是之賚賜甚優　上既踐祚
有詔議　興獻王主祀稱號澄會文武諸大臣議引
漢成帝立定陶共王子為　皇太子故事謂今　皇
上既以　獻王長子入奉大統無他兄弟宜別立
獻王後以主祀事以倫序推之宜令益王第二子崇
仁王襲封興王繼　獻王後奉承祭祀　獻王長為
一國始祖萬世不毀稱號則引宋英宗以濮安懿王
子繼仁宗後程頤所論云〻謂今　獻王於　孝宗

為弟於　皇上為本生父亦猶宋濮安懿王之於仁
宗英宗　皇上既入嗣大宗宜稱　孝宗為　皇考
改稱　獻王為皇叔父興獻大王　獻王妃為皇叔
母興獻大五妃凡遣官祭告　獻王及上牋　王妃
皇上俱自稱姪皇帝名除重正統尊崇本生無所不
用其至可以為萬世法奏上有　旨若曰事体重大
其再會議來奏澄又上言　獻王宜令崇仁王暫以
本爵奉祀兼理府事俟山陵事畢及三宮尊號成再
請會議定奪　獻王稱號制皇帝於宗藩尊行止稱
伯父自稱皇帝而不名今　皇上稱　獻王曰皇叔
父曰大王又自稱名尊崇之典可謂至矣復喻錄頤
又遵議以上有　旨若曰廷博考前代典禮再會詳
議務求至當來奏澄復議臣等前所引程頤濮議
皇上稱　獻王為皇叔父興獻大王此孔子所謂事
之以禮者也外推尊之說稱親之議則似乎孟子所
謂非禮之禮孝子豈忍以加其親而忠臣豈忍以道
其君哉推尊之非莫詳於魏明帝之詔稱親之非莫
詳於頤之議頤議前已錄上茲錄明帝詔文併乞賜

覽有旨再議瀛議得先王制禮本乎人情人無子以
兄弟之子為之後為之後者謂其所後曰父而所生
曰伯叔父此皆人情之所安也人情安則天理得矣
臣等不敢以他說進奏上　詔廷再議既而內閣亦
如澄言有　詔卿等委曲折中為朕申篤孝之情澄
上言礼可以義求而情不可以言盡仰體聖心揆量
事體使協乎情而無悖於義察勿謀歟臆心忠愛非
臣等有司所敢專得旨有考據精詳之從純奉　旨
聖懿旨稱號遂定主祀事寢後有奏於安陸州立祠

識大錄

祭署設丞二員以感里子添為之者澄復據前議執
奏弗允是秋吏部尚書缺廷推首屬澄澄固辭曰人
豈不自知吾才豈堪此哉時東莞者左侍郎羅欽順
必欲推澄澄曰公同年豈不知我他日僨事公亦與
有責且喬司馬有何不可乃欲強我聲色俱厲欽順
知其意堅遂以喬宇首存而澄次之聞者嘉其退讓
山陵事畢再疏乞歸俱荷溫旨勉留明年春纂修
武宗實錄充副總裁每朝罷入史局多所筆削出理
部事日晏始歸尊號礼成錄迎立功加太子大保蔭

一子錦衣衛世襲指揮同知五辭弗允澄終不敢受
尋奉　懿旨主選大婚得女子七人其一人為劉鎮
撫女劉改官族人中人多助之給事中底蘊以告
澄稽武選貼黃而發即具奏劾有　旨令左順門議
事澄意其為此謄貼黃以進其事遂止澄素有脾疾
及迎駕議礼精力益疲舊疾增遽上疏乞骸骨不允
命醫調治及遣中使問以羊酒疏米明年正月復以
生迁乞　上覽之慨然曰此輩老臣方切委任何遽
至此醫問如前比四疏知不可起始許之加太子太

識大錄

傅遣其屬一人護送还鄉行至興濟卒於舟中　上
聞震悼輟朝一日贈少保謚文簡官其子為中書舍

顧清

顧清字士廉號東江松江華亭人天資英異幼受小學過目成誦年十五謁尚書張悅悅以大器期之弱冠遊郡庠與錢福沈悅文善奮志於學猶研討論廣閱群籍而業日進三人者藝皆頡頏而清獨以沉實勝家本儒素值歲侵有常情所不堪者而清安貧固守有富家欲結納之清書座右曰毋徇物而為所溺毋狎物而為所乘其厲志如此四試不利廉少判弘治壬子王鏊主南畿試事閱清文曰昔歐陽子謂當讓蘇子瞻一頭地斯人也我固當讓矣遂薦為第一明年會試舉第二廷試吳儼掌茶坎欲導清往見清辭曰昔人所謂呈身者吾愧之竟不往擢二甲進士第一改庶吉士讀書中秘與同年毛澄羅扠順汪俊以名節相砥礪授編修與修會典書成進侍讀正德初與修 孝宗實錄書妖人李孜省事焦芳與彭華有隙欲誣其附以浮進貽清風聞書清云據定直書史職也他不敢與聞芳不能致中官蔣琮誣逮臺隸涉歷既久章疏襍沓時逆瑾方熾衆畏觸其黨莫敢涉筆清嘗披牘撰盡載其實尋充經筵講官前後進講義必階古殿規諷時政辭旨剴直多所裨益逆瑾竊柄朝士多屈意與交清抗不為禮鄉人張文冕用事附託者皆至美官清絕不與通實錄成例當進秩瑾銜諸翰林素不加禮因矯詔追論會典事以不諳政事為名降編修尋調南京兵部員外郎以父憂未赴會瑾誅起復侍讀尋進侍讀學士秩滿晉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充經筵日講官丁丑主考會試防範嚴肅校文崇雅黜浮得士為盛奉命教庶吉士閣鎔造就一時出門下者若江右舒芬南廣倫以訓建康陳沂貴溪汪佃西安許宗魯閩中馬汝驥皆為一代名流又嘗教內書堂不結生徒不使與子弟相接嘗曰此輩如織物遠之猶恐其汙況近之也時儲位尚虛清疏請預定 上數巡幸又屢疏請回鑾言甚剴切會不報尋陞禮部侍郎與尚書毛澄協心秉政會郊祀且迫而駕猶未還清草疏數百言奏之 上亦為感動辛巳 上崩 世宗入繼大統諸凡迎駕冊立功進頒詔易服臨喪諸古凶大禮清援古證今折

衆群言時以爲浮體多泛其議學聲益隆有忌者欲傾之嗾言官摭他人事誣清不根特甚衆論囂然內閣亦持之不下清遂自陳致政一時皆爲不平王鏊方家居作風聞論以雪之南北臺諫交章論薦戊子復起爲南京禮部侍郎清既歸自喜甚適絕意仕進不謂復有簡命不得已之任兩疏乞歸弗允時望方屬清斷次柄用而清歸志已決疏辭益懇詔進尚書致仕清時以進徽號賀表如京師至東昌聞命致功清謀以人代進清曰清被 上渥恩渥遂私請今一事不終豈人臣之義乎時已力疾猶云縱不能覲天顏得一拜闕門爲幸乃輿疾而進閏十月至河間卒於瀛海驛疾革時知府申天麟問以家事曰無以問也吾表安在擭護之牛深嘆其敬畏不亂清爲人純誠取介論事侃侃非其人不與言可與言惟恐不盡己意平生事皆實歷其言雖數十年不變一字凡事精思敏到即始要終如指諸掌也恬於進取以退步爲消謗忌長策不固還速動意最受知座主李東陽東陽秉政清避客書曰清在門下惟當退一步東陽悵然曰誰肯道此初轉學士有沮之者閣臣梁儲曰他人且及渠已後若更遲之如公論何後五年學士而亦漠然故東陽有始知衣鉢是家風之句益其高情雅致不汲汲於顯貴至於屢被誣謗忌禍且及而亦不動心其量度過人遠矣嘗謂人曰人看聖賢太高故畏而不敢爲然本無異要在自立耳又言人便亨達終不可失了秀才氣味雅能習勤事事必終功之少逸即惕然曰事畢乃逸含而求閒祇益忙耳先是清嘗戒子曰吾無補於時即死慎毋陳乞恤典以重吾過子奉命惟謹卒之三年督學章袞巡按魏有本疏聞於朝賜葬如制謚文僖

獻徵錄

劉玉

劉玉字咸栗江西萬安人弘治丙辰進士為惲縣令力振凋弊歲飢請賑不待報發粟已而郡官閱廪民恐為玉累爭先歸粟墾田勸耕委獨虛捲民復業者累千計立教條十八事以興民行召為御史揮人為立生祠因天變陳六事曰端治本清化原親大臣屬庶官擇內侍攘外夷　武宗嘉之玉復疏劾瑾寺入黨甪奸宜寘之法而頒命大臣劉健謝遷當委任疏入瑾大怒尋　詔逆黨人玉遂罷歸瑾誅起輸粟者三凡四百餘石改還下　詔獄凡四月始免逮瑾誅起為河南督學僉事轉福建副使督學如故敦本黜浮表揚清唯之節指降山海之恐召為大理丞少卿所讞疑獄以果切引盜切應從重論得　俞旨著為令己卯改南京僉都御史提督江防聞寧藩變傳檄致詞以舟師往援安慶及宸濠就擒嘉靖改元　召入以平濠功陞右副都御史尋擢刑部侍郎大獄事起下　詔獄羅歸卒于家玉學一主於誠常味齋戒一字謂動靜無間而誠乃可得故終身無浮詞詭行

識大錄

李文信張疾卯東公廉潔之操始終不渝所居僅庇風雨尤精於天文地理兵律儀章法制皆詳究其本末隆慶初　詔贈刑部尚書諡端毅

曾直

曾直字叔溫江西吉水人舉弘治壬戌進士奉使歸
日持律就叔父憲使昂講說經義假獄辭斷議如爲
諸生謁選除勤今時勤諸掾留京者百餘人率卑礼
問所宜行諸掾感其義人投所知滿數箇乃擇其可
信者出入袖中至節有所行罷動中幾隱豪猾驚曰
公神明耶何自開之搖手戒不可犯治勤三年民
愛之如父母丁內艱歸服闋補新城令畿內遭逆瑾
煽虐民多爲盜瑾衆連坐無辜者纍繫於途新城去
京師甚近直上盜狀多以野處爲解瑾遣二校賓之
直曰土廣人稀始便爲盜何更賫爲二校不能迫應
坊使假瑾威往來畿內郡邑吏數遭捷辱而括財至
數百金不止直用市猾詭計新城獨得不擾陞營繕
主事分司通州與諸閹同事禁索錢舟人錯諸軍閹
甍月課閹人畏之歷轉刑部員外郎中中人張銳
者主東廠大閹也其私人指揮馬宗遠法當罷銳百
計求免不聽且數詈銳銳怒甚代奏誣直入罪不審
下法司久乃得釋謝病歸三年徵召復任時都御史
彭澤將復哈密中人素以子弟不與從征銜怨會土
魯番闌婣番寫亦虎仙誣澤激禍遂與縉紳忌功者
搆獄治澤直判虎仙反覆變亂誣忠勤大臣法在必
誅虎仙懼賄內外謀逆之直復引疾直以郎著再抗
衆怒告歸啜菽忍飢寒不知閱說機利妻孥相向日
嗟慨若不聞也　世宗即位起知肇慶府在郡六年
政尚威廉總督大臣數以撫徭之策問焉直言非用
團成法自守互市法相結狂不可撫言數十萬多見
采用嘗憤兵衛縱賊自利至許上下幾不自免嘉靖
丁未陞福建按察副使未赴擢大理右少卿至京轉
左少卿武定侯郭勛恃寵撓法嘗受賕還詔改配軍
人縛邊將爲御史趙鏜所劾復強辨逆旨下朝議衆
以其嘗與大議又與戚里有連咸懷顧望直獨言勛
罪當死得減爲幸何得復計其他數以語侵法司凡
再下議直色益厲至拂袖起不署奏慶陽伯有愕張
揉驕橫毆人母死爲廠衛所覺既伏辜法司以賕移
獄坐其子朝議謂廠衛乃　天子私人不可偏聽致
輕法司直言當許是非不當有所向背　上先後遣

人須知之大懟為罷尚書都御史大理卿而用直議竟誅直奪勅兵柄削保傅銜及其祿三之一且曰滿朝之人惟曹直泒立無黨將以為刑部侍郎用事者不能平嗾言官交章論劾直亦求罷奏至八九累旨慰留而忌者愈愈不已尋遷太僕寺卿貸抑之也居歲餘以符藏吏為奸自劾致仕去自直去而朝廷不聞有是矣忤衆者矣家居十有七年杜門絕交同里罕得識面非其人即親偶不樂與接偶遇之終日相對嘿不能出一語閒居聞脂韋婥婀者當食必置箸唾罵事關國家終日邑邑不鮮性喜讀書頃刻不能釋手自經史至星曆地理積歲覃研咸有撰論堅持一說不可破文多頃刻立具不求暇煉竄削為工卒年八十有一

張琮

張琮字廷猷別號惕菴應天江寧人登弘治庚戌進士授都水主事提舉漕艘告者曰一日防百不足理也琮笑曰自防者分也無所理事何以集成漕艘之法古莫善於劉晏吾且法之踰年成數千艘改禮部儀制主事進郎中癸亥冬　孝宗不豫免長至賀東宮親王如故事琮請於尚書曰未有　天子不豫而受賀者議上竟如所請占城請封制冊封夷王給事中將命占城逮在海外人憚于往六科偶議此之尚書不能決琮白封而否不以封天王之命討替矣權先告哀而後請封國無計命將誰與以是詰之咸韙其無幾乎卒從其言　武宗即位晉藩有奪王封者逆瑾受賄勢凌有司莫不傾靡琮獨執不可瑾曰一部中力能勝尚書耶出為陝西參議京中語云鐵漢去矣如礼何於是奪者即如所請而琮坐貶成丁母憂歸服闋左遷知濟寧州、吾於要衝日費鉅數萬琮裁省十之八所通即權力者斂跡而去任州未閱月改監察御史巡按甘肅時方討安化之叛餘孽

未息實捉之張彪琮血無幸治有罪安輯邊城獎誘
忠勇衆用賢淑懸賞躍感於是夷虜懾服稍稍來效
順一日琮視虜必曰吾南方一刄千牛而不改撫此
何籍以劓人耶鄉之地虜吐舌大驚呼太師爭獻牛
羊酪為壽曰太師其神乎璉既誅　朝廷覆正王封
嘉琮之能擢湖廣按察副使兵備鄖襄其地當河內
陝右三路之衝流民盤據為藪往琮綏順撫道亦以
威信有告浮屠淮誘聚衆數千人陽為符咒潛自稱
王大亂將作郡邑動騷諸監司議請兵討之琮曰此
時縛其首耳咸謂大言琮召勇士數人折其巢獲之
且諭衆曰爾謀非汝等所知法不及汝衆駭散遂定
進貴州按察使遷四川布政使方用兵松藩採宮殿
木畢餉夫役勞費孔棘郡縣告困而內豎劉允適張
西竺迎佛事所過閭閻殘廢聲絕雖大琮意輸以近
路挽以津人迎以僧徒省其煩紓其疲裁其冗沮其
勢議上中丞大悅事就而民免于殘蜀人曰不圖今
日復見張益州也嘉靖改元拜右副都御史撫治湖
廣時黃堡作逆劉召媯乱丁爵萬明福倡妖于德安

識大錄

李全伯尚尊夫袁陽龍政何拔攜叛於芒部荊襄大
飢漕河運艘告乏凡七下簡書酬應不暇琮調遣諸
兵召令郡吏拊其難易緩急咸授之以略限之以期
決之以機次第舉之皆不踰年而悉平所賑飢民用
青州法因時小變民免於死亡甲申陞南京工部侍
郎徵改南京刑部琮家南京素無抑亢者門無私謁
雖甚尊之親有犯不敢以學望琮有富者之從數援
相家狂琮以弔琮回生來識安弔為卒不能致丙戌
晉南院右都御史諸臺謁琮曰朝廷之法執於御史
執者廢法將安歸推寡交游則無私謁少宴會則無
請托皆惴惴而退鮮不擇者遇考劾首黜不法者數
人六卿皆不敢以屬吏自屯琮轉官自刑部皆居公
署諸子在私第非召不敢至門可雀羅己丑乞休疏
凡四上始得請　上甚惟之命有司歲給夫役月廩
以優其老琮蒞仕四十餘載惟故廬數楹至貳卿始
易居亦不崇廣致政後始置田頃餘不能歲給諸子
皆能服其教出入徒步一力隨之無越禮者庚寅九
月以疾卒年六十有八

劉麟

劉麟字元瑞其先江西安仁人國初以武功籍南京廣洋衛麟弱冠領鄉薦弘治丙辰進士筮與歸安陸崑觀政虞衡時外戚用事蒼頭驕橫干紀怨聲載路科道官龐泮等交章論劾　上怒悉下詔獄臺諫一空以中書并刑部主事等官視其家中外駭懼麟奮袂與崑同上書救之極言適治道而來諫議古帝王之盛節一旦阻壞後有利害誰復敢言雖坐停格撫而寢麟尋丁內艱歸制終授刑部主事門無私謁以貨賂員外郎本塗書豫因嚴內嚴內多貨倖獄事重人部議以麟領之至則布德盡下周歷遠覽邊鄙悉列大辟重囚辨問者若干情可疑者若干事無証佐可待正者若干適許免因全活者共三百九十有奇輕罪囚本例減等擇放流徒笞杖供明寬免若干等一萬六千有奇事竣陞郎中正德戊辰出知紹興府於時逆瑾擅權士大夫遷除者必僕瑪之麟獨不忤瑾撽逆行領郎以廉勤公恕率其民簿書不煩刑獄不滯供億不濫誠心貫于庶政甫五月而民皆嚮方諸司賢之中官衛之扱拾細故發為編氓去之日郡士民齊走號呼如失父母集千金為贐麟笑曰昔寵一錢吾與寵孰多若等謂古今人不相及耶麾之去越人頌德肖其像為小劉祠謂可以追美劉寵云歸值歲侵斗米百錢家有飢色士大夫相率曰可使劉元瑞至是耶乎時陸崑適以建繫至南都慨惜元勤吳琉施佩皆慕麟道誼訢然迎之入湖湘與論道家山之董嶠閣中孫元一方僑居陝說玄理既相見之悅會龍覺亦至遂結誰社時號為湖南五隱未幾

逆瑾誅起麟知西安陝民戴之猶越也遣內眼非聞即日就道藩臬諸大夫交異之陝之饒屬皆與民集千金為贐卻之如歲鄰邊慶其無以為衣徵諸司治車馬之資麟又卻之既閱邊陝西茶政是歲閱陝飢夷虜內侵朝廷遣貴臣執峻法臨之議單餉將厚賦茶民諸司惟向麟曰不可請邊本以馬民今若此自難亦可憲也使者意色四變民者獨茶政耶麟亦答時陝民已有詣闕赴訴者朝廷將命麟茶豫單餉加賦之賊遂從迪將蠲撤故大柳侯漁正賦不論邊餉

亦足自是政聲彌著逾歲擢太僕卿尋拜僉都御史巡撫真定欒式技僉儲蓄任人徵旬以寧亡何謝病歸居三年朝廷高其才節起為大理卿尋遷刑部侍郎會工部尚書缺以麟進補命下之日輔臣張孚敬曰古者司空作相天下事共理辛毋多讓麟遇事不伎嫌又咨白吏部進退其屬部供費極繁浩舊不治歲出入細吏領之坐是國計潛耗麟創議曰古者受民必先節用時資國脉民命所係乃疏請建庫曰用財宜節取民宜慎　上嘉納之賜名節慎日計視諸月計視日歲計視月皆御史與其屬共理之自是貪鄙者無所容君子謂其理財如家度越前代又造作咸關太內者二十四監局率廢費不協典式歲計浮汎無慮萬萬麟擇其甚者凡十二事條陳疏上得允大約節省者十五於是中貴人不便皆切齒己丑

上御龍袍段疋不任監局之舊命所親信者出造蘇松麟以為非舊議罷之　上已俞而尋悔乎以為忤勅令致仕會　顯陵宮殿雨漏追論事任麟時落職閒住辛酉四月卒年八十有八贈太子少保謚清惠

麟為人恂恂長者自守介然致政歸栖于吳興之南坦學者尊稱之曰南坦先生閒居三十餘年杜門讀書足跡不至城市以准睦賦詩為樂操觚屬文沖澹雅潔魏瑋奇崛尤工書法片簡尺牘人爭寶之與人談名理性性出微辞緣妙趣早休玄理兼達天命潔己好修動有矩則嘗曰士人身如處子幸善自護若有過舉將盡平生棄之矣扁於室曰率志非欲氣勝之也晚好樓居而力不能作文人文徵明為僭擬圖遺之當懸之壁命曰神樓嘗至則陳法書名墨以為娛即以時事不豫公卿交薦亦無知也性恬淡疏布自喜絕不以豐約累志尚書李默閒居深陽嘗遺門人候之麟引至所內見四壁惟掛書數束他亡長物又嘗觴客於逸老堂簫無宿具旋以孔羊傳布治風雨蕭蕭欲然遠度其風尚如此議者謂麟挾文以公幹治財似古安剛介不撓似罷之至于康約省素家無餘貲位列三事以功始終比與東年劉祖棠何異世稱二劉不其然乎

蔣瑤

蔣瑤字粹卿歸安人弘治己未進士除行人擢監察御史出知荊州府忠厚廉潔愛民興利時流賊猖獗瑤彌寧郡獨慕瑤名不敢犯其境久之調守揚州揚衝要區物繁民痛又值歲飢瑤下車請漕米萬石賑之民乃銷蘇一以撫循為治有囂訟者諭遣之不為深文株逮曰毋滋困民子弟欲取堂幅紙為文瑤曰此官物不可私也出錢別市紙供之　武宗南巡所過驛動揚民閭之洶懼若無以自存諸嬖佐訐求與供御及宦寺宮女觀軍路遺莫可貲算欲盡賦民免徵之租案成瑤裂之曰民胡可欺且倫亦罪不倫亦罪倫則患及於民不倫則患止於身臨時利害瑤獨當之乃僅犒供應之具其餘百需一切簡省致事集而民不擾比車駕至佞倖江彬輩橫肆要索珠衣無厭衆所賜狥底骨之以迫瑤瑤不為動會　上見魚滑巨鯉戲言直五百金左右欲中瑤因請以畀守促值甚急瑤脫其妻簪珥及綵服數事滿狀而進曰臣府庫絕無緡錢自辦此耳連稱死罪　上熟視而笑

云汝真騃子吾無須於此其急持以歸魚不取值矣江彬欲奪薩氏居建督府以張威福瑤力持不可彬怒益甚屢譖於　上幸上知其亡他不之罪也郡有瓊花觀有旨取瓊花觀之瑤奏此花生於某年為瑞應至徽欽北轅此種已絕今止存其名也　上默然一日中貴傳旨徵求百端意殊方之產蓋欲以其所無者困之冀得厚賂也撫臣邊瑤俾地求以應瑤曰古者任土作貢出於地方而致取於揚守臣不知也撫臣俱怀旨令瑤自覆瑤乃具奏其物產某處某物恭其所揚州係中土偏方無以應命時　上垂簾坐行宮中貴以揭進且以言激　上怒上亦不之罪第曰可問蔣瑤晒白布何處出也乃進布五百疋以杜他請又中貴言欲選宮女數百人撫臣欲選之民間瑤曰必欲播音止臣一女以進　上知其不可動即詔罷之及　駕旋遂送至淮安奏辭不允至臨清左右告前缺處軍口糧三日有旨令促進償計非數百金不可益推貴知瑤中途無可措辦假此難之以消私忿適徽商有重瑤高義代為輸金始得還郡方迎

爲時瑤布袍小帽杂走承應若奴隸然甚至自夜達
旦百姓觀者恨不能以身代之既邑送由淮涉徐步
行露宿辛苦萬狀幾瀕于死而揚人賴以更生由是
清節動天下尋陞陝西參政嘉靖乙酉拜副都御史
撫治河南陞遷右都御史南北工部尚書督造仁壽
宮盡修七陵加太子少保庚子請老丁巳二月卒年
八十九贈太子太保謚恭靖瑤清介端亮德度洋汪
居恒坦夷接人和氣溢面至遇事操毅有執哉然不
可撓歷任九官皆有惠政白首懸輿卒無改於焦羊
之節第宅僻陋晏如也

張潤

張潤字汝霖河東臨汾人弘治戊午舉鄉試第一人
壬戌登進士授令宜陽清修有惠政正德丁卯擢刑
科給事中抗言大計侃侃不阿奉詔覈甘肅邊儲稽
察精明河外震慴歷戶科都給事中時盜賊延蔓委
用大師水旱流移征調緊急潤請嚴紀律酌轉輸廣
招撫時賑恤章數十上採納爲多甲戌擢順天府丞
戊寅拜左僉都御史巡撫順天黜貪墨懲剔弊除上
邊民疾苦及便宜十餘事悉見施行卻折盜起廣湏
寇邊潤指授方畧盜平虜遁有白金蟒衣之賜己卯
以外艱歸辛巳起撫寧夏寧夏弱鎮也不百里即虜
巢潤簡士馬振紀綱謹烽堠修築亭障聯絡聲援境
内晏然乃修講牧屯田鹽馬諸政糾正豪藩裁抑宦
鎮嫪嬉閹遣一切絶之嘉靖癸未召還理院事乙酉
以九載績晉左副都御史理院事五年署篆者半振
揚法紀臺中肅然每疏上皆切中時務己亥遷戶部
左侍郎督太倉搜逋抉隱剗洗奸蠹兵武惟服明年
晉工部尚書時大工並興禍邑乾沒百出潤躬勤省

閣宿弊盡祛通請酌緩急為先後　上忻納之力專
功遍費省舊之半屢賜金幣褒嘉辛丑以內艱歸服
除起南京吏部尚書考察內僚嚴別去留與情翕服
再疏乞休晉荷溫諭不允戊申以考績赴闕舉即懇
求致仕時已改戶部尚書仍督太倉矣　上亮其誠
特允之戊子三月卒於家年八十有三贈太子少保
謚恭肅潤持守堅凝動有恒則雖事變猝至處之裕
如初使耳歸逆瑾索賄弗應欽中以危法屹不為動
然竟莫能害也迨推迎撫時嬖人錢寧使人曰欲副
予欽食予意以賄為差也潤曰惟辟作福人臣敢有
擇耶寧憾甚切欲中之會寧尋敗獲免　武宗西幸
寵閹請改榆河驛為行宮閹力陳民貧財詘仍舊為
宜　上是其言正位司空擢貴目工役為奇貨施壟
奪潤悉以法裁之勲戚有主夫後者請發太倉銀助
不貲欲私之潤力爭曰此朝家正脉畢國仰資急近
利而廢遠圖豈人臣謀國忠耶事乃寢其人積不能
平譽怵以危言且草彈文示之靡循也臨事精確必
求可久之計宦績所遺雖名人繼往率取則焉大姓

孝愛事親色養弗違親然並獲終莫蓋異數也訓諸
子孫嚴而有則自奉無異寒素歷官南北行李蕭然
好學問文章雖老不倦所著有奏議公移尋是錄試
筆稿經略兩鎮詩共若干卷藏于家

王爌

王爌字存約浙江黃岩人弘治壬戌進士授太常博士每遇祀祭眾率宿食祀所爌病其褻獨宿於館次日衆被逮爌獨免擢工科給事中正德初轉刑科都給事中砥勤政務惜老成專委任三事時中官多横侵凌縉紳而御史林有年僉事韓邦奇咸以罵帖被逮爌言錦衣乃奄從爪牙之寄罵帖非尋常勾捏之文必重惡而後用之今不問巨細虛實一槩施於林有年韓邦奇胥毆之臣非武事也丁丑當大辟罵

辛北闈當事者謀取進首快私聽爌特疏請停刑延罵謀乃寢爌所言皆人畏縮而不敢及者竟是以忤中貴傳旨謫惠州推官稍遷廣信同知嘉靖改元召還復刑科都給事中尋擢太僕寺少卿陞應天尹府賦役繁重富人多投內監神帛堂以避而積累貧者爌為革織匠百八十九戶附匠倘匠凡二百人寺庫者百數十人節薪夫三百餘人裁鄭庶人之供億節中使之浮籖爲記縣司丁役使諸司不得恣取凡費為之一清他如議罷京邑種馬發內帑給織神帛軽

罷從蘇流七料回出賦均貧富疏數十上皆不逮兼忩為之一時周者起流移者歸頌聲滿於京圻丙戌陞南京刑部侍郎以母春秋高疏乞終養詞引李密事甚哀得賜回籍抵家時母疾劇已不食五日矣聞爌歸喜甚尋就康衆謂爌孝感所致居三年母壽九十五而終起復原職土豪王冠家僮數百人陰嗾初生嬰兒判扮為延平劍且廣倡權貴事發爭為求脫竟按罪論死鄉民稱快六載考績渡江大風覆舟浮流百餘里會海山林薪舟四以巨斧破舟底出之爌

憊甚有司請就竹臺爌曰我去則舟中人誰與出之乃盡出之而後去戊戌晉南京右都御史舊內守備進表取御史兩人監禮爌曰中人行禮奈何較用朝廷耳目官爭執不與奉表北上大學士夏言鼎寵傲物京堂官率多偶坐爌獨據正席且責惟一揖言滋不說爌因乞骸得致仕以壽終于家贈工部尚書爌仕餘三十年所論薦多當世名流性不能隨俗俯仰至於升沉利鈍視之泊如平居恂恂若無甚可否至臨大節則毅然不可奪有京兆遺愛錄傳于金陵士

民建生祠祀之於聚寶山側

徐問

徐問字用中武進人弘治壬戌進士除廣平推官陞刑部主事歷車駕郎中出知登州以才劇調臨江二郡之地頻江海林莽菁深堆埋劇盜為淵藪問以方略招撫擒獲亡慮數千增築臨江堤凡七十二處行者安之遷長蘆鹽運使運司易污染人咸不樂官此問欣然受命曰吾將以薄躬清是官也歷長廣藩能以身任一方利害嶺珠貝香産於嶺南中使採獲不中巡按御史戛之將以責諸貫問爭曰珠有禁如是不趣貫為盜耶惟今所産而獻甚不敢避罪竟蒙鑒宥是歲入覲吏部奏問治行第一 上賜章服擢副都御史巡撫貴州獨山土酋蒙琥弑父以叛聞提師誓境上親執桴鼓一鼓而元兇就戮召拜兵部侍郎上安攘大計八事一時債帥不敢貲穴以入未幾引疾在告者十年復起為南京禮部侍郎居二載進南戶部尚書僅數月遂致仕歸閒自起家法曹斷獄具文不為苟也當權倖縱橫雖甚威力臨之屹不為動見上官論事侃侃不阿所涖之處輒先風俗闇

求礼樂學者見其言與行莫不歎為復見三代遺風

陳璋

陳璋字宗獻別號省齋浙江樂清人資性聰穎書傳過目終身不忘少充邑庠值大比赴試寃諸生乃自念曰古人學積薄發吾積之未能何發之望遂不赴長老異之乃知為偉絕焉弘治乙卯領鄉薦乙丑登進士請終養歸其母讓之曰不聞舍孝子而為忠臣者乎吾得汝祿養足矣促之北上值逆瑾竊政竟獲罪矯命令致仕吏部尚書許進宣於朝曰古今曾有以進士致仕者乎数為周旋而卒不可同事者或強璋賄之曰官以賄成吾不為也即怡就道及家甫二旬而母告終識者謂天所以成孝子也瑾誅應詔起用授刑部主事時尚書張子麟揩法律屬多准之璋曰士不讀書謂之廢學官不讀律謂之曠官況生死人乎乃研求法意至忘寢食律有疑難觀為註解遂以法家名歷員外郎中丙子奉勅審錄公囹獄因所活不下百餘人有恤刑錄行于世錄因故事與巡皆致幣以為常一無所取曰吾曾大夫擔冀公使朝鮮凡交際饋遺例不受吾思無忝祖風非矯也事

竣还京適　上欲南巡逆僧郎中陸俸等極諫忤旨
罰跪午門五日廷杖五十凡是章病痢人皆退而止
之章曰食其食者死其事吾何以全身為會然性陳
既杖出餘無完膚伏枕閱五月而後起張孚敬時方
擇偶禮部丞注賀曰死生不貳先生有焉辛巳陞雲
南按察司副使　世宗嗣位褒録忠良加俸一級雲
南去京師萬里瀕接土蕃諸夷種類不一多有不能
盡法者人咸惟之尚書王瓊獨曰為政不難先生素
不以勢撓不以利疚嚴毅端方而出之以和平恕慈
詳而斷之以義於臬司奚有及涖任寬嚴相濟皆得
其情然介獨自立當路賊之乃曰官以行志屈志以
冲官是愛官不愛身也吾有去而已即稱疾稽出當
路知不可屈強出之時有武弁以非其罪繫獄鞫者
咸寃之而避嫌不肯決璋署臬毅然曰吾知所矜者
情也所守者法也何嫌之有即出之已而陞行太僕
卿瀕行武弁令其子馳數百里外餽以天鵝絨二疋
璋手之覺其中皆金寶也麾而还之太僕為政廢弛
璋條陳五事請求實用懲不職嚴有司徵守區寺

摧皆凡之一時為政本有成績丁亥陞大理寺左少
卿都御史熊浹薦之於朝明年晉正卿凡法司讞獄
又天下重囚悉送覆審以報而平反日衆時錦衣捕
獲群盜數十人奏送法司定罪中有十二人貧平民
也刑部尚書胡世寧知其寃送大理審璋曰皆一械
獲于庭不當其罪人且得而議之况置十二人於非
非命乎獄雖成可得不辯乃馳回世寧喜曰此先得
我心者也遂為開釋璋曰昔有成命宜再請具奏擇
之一日與世寧議罪不合各奏請下　廷議竟是璋
言且行中外法司以為成式未幾世寧致政語人曰
陳公知法而能恕司寇非此人不可已丑以疾乞歸
不數月法司以決獄忤　上意相繼罷去癸巳起璋
為刑部左侍郎尚書聶賢虚己待之事無大小必資
而後行公暇日與諸屬講明律法致一時諸屬多以
刑名著聞賢仍撫其舊摘擇之名曰比部招議凡入
仕者咸用以資吏治甲午南京　太廟災　上聞変
震怒欲罪諸中使及內外守臣時　勅璋偕錦衣給
事任勤大學士李時執其手曰此　朝廷重事君盡

慎啙及至多方咨訪直以天變奏時　上意不可測
人皆危之旣而有官攻在道挺言以為速璋璋笑曰
事在勿欺禍福非所計也已　上竟可其奏中使守
臣悉從末減迅朝諭月寢疾懇疏乞休不允乃强莅
事有工官以非法杖死下吏聞下法司獄成欲寘之
璋曰杖人抵罪官與民一也固執不可用忤執政意
與羅賢皆致仕朝野惜之辛丑正月以病卒年七十
二璋為人剛毅是非無所隱有弗直輒質之衆中而
人無怨者自處清介與俗輩寡諧未嘗一至身要路
其為刑官持廉秉公用不深文巧抵以入於煩苛亦
不徼福干恩以流於姑息乞耐苦節歷官自常祿之
外分毫無取常曰未有不儉於家而能廉於官者布
衣糲飯終其身不改居室湫隘晏如也

周廣

周廣字充之號玉巖蘇州太倉人生而英邁迥異常
人衆弘治乙丑進士覌政兵曹覲尚書劉大夏直道
而行即砥礪名節不諂流俗除莆田令言動端凝廉
正自束日禮耆儒以資啟沃周爰詢謀下及庶民莆
中利病罔不聞悉諸所興革咸飫人心方及期月毋
卒於官貧無以斂屬質營襯婦莫服閱改知吉水攻
益捍敵時贛州流賊自大帽山突出路由雩都抵新
金殘永豐縣勢甚猖獗吉水丞薄欲弃竄士民洶洶
亦無固志廣面加叱責要明神祠衆志始定戮力禦
賊乃諮師諭境邑預以完正德壬申以天下守令
治行第一徵拜監察御史是時倖倖殘家居輒用事
巨惡劉七輩暴虐恣睢橫行江淮河濟廣抗疏四事
一斥制燎番僧宜投四裔以禦魑魅二遠佞人䟽工
至引唐莊宗事以警三重囿本以廣儲嗣不得旨螟
蛉義子如官竪營頭嬖寧者其投判旨書曰皇庶子
僭擬　東宮之罪擢髮難數四嚴軍令言諸禦寇者
皆無惹而川原白骨積如丘山疏入爭大忤旨　上

不泯罪止謫係遠驛丞寧陰使判客欲過判之廣微服出城變易姓名被道流衣褊兜音紅狗腹三日乃得脫歸既抵係遠恭無館舍寓居佛宮閒與同志泛崖門登西樵跨羅浮夷猶白雲之巔驛通番夷朝貢海外使至咸慕廣名咸以奇貨為献輒峻為拒絕使益敬憚甲戌移知建昌縣是時宸濠將叛謀復護衛遣使絡繹道路肆行征求每經建昌廣輒裁禁民賴以蘇在縣甫三歲吏部擬擢憲職事內搆陷批根株事復謫行某驛丞行某在泯山叢棘中亦無驛舍居民教家鼎所寄止乃誅茅為屋依山而沉日與其徒講學論道暇則登陟崇岡俯臨幽壑起然遠覽無所須慮辛巳夏　世宗即位晉眾遐遺　詔復廣御史尋陞江西按察僉事斥貪吏疏滯囚去淫祠改尼姑數百歸之宗令市其養業士明年遷督學副使綜理學政躬自為範誨人務明義利及其技藝必本德行時　天子勵精圖治强藩臬守令治行卓異者涅璽書褒之嘉靖乙酉陞福建按察使申教憲章釐革蠹弊凡會讞獄察戒禱神開釋寃抑恭伍之下咸得其

獻大錄

情廣之始至填守壹以全廣遏不省置諸庫府比鎮守宮甚復迄其全因以綱條解論鎮守憚服其後有中官督織造者倚勢作威擴索民財有司莫能抗廣移檄禁過及入省城繩其奴從不得侵年於民民歎誦之按閩三年拜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振肅風紀百僚嚴憚其商論政務虛心延訪雖屬吏亦多聽納其有才賢並為薦揚於時富室豪右多買民田遺其原役民用大困乃下令撿覈且欲奏聞豪右不便交口騰謗當道者遂援裁革例罷其巡撫廣因乞休上雅知其賢留為南京刑部侍郎辛卯八月遘疾疾且革戒其子曰吾平生聞閱百挫屢瀕于危而不死今死於此命也不平嗔勿俯仰當路以乞吳祭神開氣寒怡然而卒時年五十八

景暘

景暘字伯時儀真人徙居金陵為人弘量弘推挺然負公輔之望數歲時通父官廣州劉大夏見其文異之曰此國器也正德戊辰舉進士第二授翰林院編修時逆瑾亂政挾勢凌轢朝士見者靡不重足屏氣其不為阿者暘及何瑭崔銑呂柟也在館職以不獲稗補時政居恒深念作自罰一篇其詞曰凡史職于天子若臺閣省著藩臬郡邑以及百執事咸有常職晨興而夜寐終日業業以從事也尚慮其有遺若謬焉者不若是曰不職而有罰罰且弗測又不容以肢也而職是職者必自責自將于勤慎所以補過也雖至塞方亦不敢不然女雖敢

天子近侍任故六太之列然史句不責以史事經惟不責以進講既不得成起沃開導之益與磨研編削之功而退復不家修自勵而括享大官之賜美服而安坐於心能自寧乎吝將竊位蓋近是已夫語弗慎為蹈為毀譽為誕為凡近為諂為易為餂為讒行已弗慎為矜為貪墨為放縱為和淫為率易為苟且為側媚為薄居家弗慎為凡弗表勝妾女孌童僕與卑里閈婚姻女敗而又弗勤於誦覽書史精研義理以傳所見聞則人將鄙之而於自居亦甚卑矣古人云一事不知儒者所恥能無作乎凡此皆女之職也女欲自立於兩間而不負

天子顯用之意能弗勤乎莊子曰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言不可不豫也況女又將有陪事之責也女能弗豫己乎百司執事皆有警罰女縱不及於是如百司執事寧不愧於人非見責乎且又安能終保其不女及也其刻意自勵如此又之

為講官當進講必越宿齋沐覲有所感悟九年遷國子司業以資當進侍讀梁儲曰成均為多士範非君不可暘曰朝廷官人敢自擇耶於是六館諸生人人以為得師二年請養而南改左中允管南京國子司業事時南方士競便利暘於請託壹切謝不行士習猶正與諸生講解寒暑不輟典籍覶廩益以解後知之婦其益曰吾雖貧何相賊也辛巳以母憂去位甲申服除北上行至真州病卒易簀之地即其懸弧處也人咸異之暘為人篤于孝養母目盲萬方療之

不愈旦夕倚於神一日忽噎咽然舊疾如失人稱其
孝感云姊早寡奉與母居為嫁娶其子女使得所又
入張宜見賜女欲與婚未聘也宜屬卒賜衆曰畏棠
心許之恩負吾亡友乎卒召其子妻之居官清約過
甚不異布衣時每升監衆一北竄環：行旁睨者若
不能堪賜自名工行書尤善小篆與國初周伯琦埒
至今人藏弆以為榮為文以意勝耻事鉤棘詩蕭散
有致嘗曰詞貴其達若以摹擬為工按古人之跡尺
尺寸：務求肖似何以達吾意耶識者韙其言所著
有蘭谿集卷行於世

述史劉振曰賈生為傳不得職至哭泣以死古人之
不苟於其官如此史抉近世現為冷局類以玩愒自
致而賜為詞以自勉責何其厚也乃若蹙高爵腼仕
略不以國安危為念而惟身家是營閱賜之書可以
愧死矣

袁宗儒

袁宗儒字醇夫號靜庵保定雄縣人舉正德戊辰進
士除監察御史出按浙江浙俗嫁女費侈或因以貧
家故多有不舉女者宗儒念有乖和氣即嚴為之禁
仍戒諭使節省於是女生始免沉溺又多惑風水之
說有親死除喪而未葬者宗儒諭以人死歸藏之意
及人子不忍之心其惑遂解於是始興暴露其棺者
又貧民不克葬者多畀諸水火宗儒為置義塚至今
頼為再按河南會有河決勞費莫計卯發者之宗儒
即定規畫慎出納省費巨億民力用甦復上六事於
朝深切利病時趙藩承擾不法為居民患宗儒以法
繩之事干宗室因以勢來脅宗儒即劾諧輔尊官遂
致欽承并河北亂法鎮守一切按法正之風紀大振
陞大理右丞大禮議起廷臣頗有異同宗儒執論不
移受扶數驚辱晋右少卿乙酉本命偕司禮錦衣重
臣往寰藩勘事據典執律研審詳確衆論韙之事竣
上嘉勞褒賞是時有長沙家知府見忤當道將致大
辟復劾宗儒勸之即為湔除枉屈同事者欲誣來以

取媚宗儒曰朕人以媚人吾不為也事聞 上嘉之
賚羊酒寶鈔寵馬丙戌拜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宗
儒力辭貲望淺薄不當驟膺三品重任乃改右僉都
御史以行時貴州巨盜沙保等攻刼府庫聲勢甚熾
宗儒至捐撒叔奇發兵勦捕逆生擒首惡斬獲餘黨
又進賊王阿勝等盤據山谷為二省患又以計殄滅
之地方遂寧復以夷貽害邊方欲建長策乃陳九事
起以原佚撫治鄖陽急充務修廢典表鄉賢名宦以
勵人心旌孝子節婦以敦風化有故通判子苞草流
離子卹貧不能歸宗儒為之倫禮納婦遂成室家其
後宰中湖省高第寔宗儒成之也未幾改撫山東時
山東盜千百為群宗儒至即克平民皆安堵歷城章
丘有窪田數頃淫潦積久發為沮洳宗儒乃以田數
定夫額令鑿渠以通河導河流以入海閱月而就遂
成膏腴癸巳以災異自陳致仕既去任言官交章論
薦乙未復起以原職協理院事丙申陞南京戶部侍
郎戊戌轉行在戶部左侍郎己亥春二月 上南巡
宗儒扈蹕勤勞旋京浹旬而卒宗儒為人康不近名

貞不絕俗尚而不亢貴而不移積忠誠以事主崇矩
範以勵俗篤學以淑身平易以近民歟歷中外三十
餘年水蘗之操有如一日其居第卑隘自奉甚約雖
淑人之冠紳衣帔尚未克備而割香城里田置義塚
曰使吾鄉之貧不能葬者有所歸生平無私書私謁
閑居則兀坐靜室不妄接人雖隆寒盛暑手不釋卷
嘗曰吾以忠孝事吾君親以勤儉示吾子孫吾事畢
矣

熊浹

熊浹字悅之別號北泉江西南昌人少穎敏博學尤
精於易爲文詞清勁舉正德甲戌進士拜禮科給事
中持議謇諤一時權姦沮懾己卯宸濠謀逆初浹及
御史熊蘭至親爲質又陰結朝貴阻絕封事巡撫孫
燧疏七上不達浹曰伐謀貴豫否則羽翼已就難圖
矣乃偕簡家授草御史蕭淮上之濠懼機露遂發兵
反不閱月果就擒僉人因導　武宗南狩浹倡朝臣
累日伏諫不已本　命查核松藩邊餉總兵官怙勢
侵冒動以萬計浹覈實狀聞于朝竟諸法尸于　詔
議追崇典禮朝論準治平濮安懿故事浹在蜀聞之
抗疏論　今上承統御天非緣所後而禮濮國不得
考於來茲今　獻皇宣濮國比哉又覆以倫理天性
辯之遂忤旨出補河南右參議至則起廢招逋弭訟
時鄰境盜作浹曰安得以藏守分彼此耶即勒兵捕
之會外艱歸丁亥　召修明倫大典浹已終制次年
大獄明擢右僉都御史偕嘉魚李鉞勘究振刷臺憲
一新閱二載累晉右都御史掌院事時有大辟獄成

於奏牘羅織者勅下法司會鞫衆咸依違浹獨奮筆
曰殺人以媚人非爲也力白其枉已重忤中貴而忌
者因擠之遂免官己亥　駕謁山陵御行殿召近
臣追論舊臣　上曰熊浹老成諭吏部起用尋陞南
禮部尚書句曲王某疏改表揚朱家巷以崇　國姓
浹曰天親不可以人爲今日又迹湮沒牽合非禮也
遂寢其議廷論韙之庚子改南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考核軍政黜陟將吏必當材品奏裁龍江濬船除丁
幇甲以甦困卒禁和買罷諸苛法留都軍民倚重焉
癸卯　召爲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掌院事浹慎歷
遺無遠近勞逸一惟於才力曰紀綱之地將以糾正
官邪而先自枉可乎衆志遂定有巡閱者適警報托
疾自逸浹遣首領促之竟無敢逾宿按歷有擅離福
甚者必貽書令省改嘗辯官民冤牘剖成案未嘗徇
勢屬甲辰改吏部尚書浹曰太宰天下所與取平者
吾安敢聽決耶凡陞敘無小大流品日與少宰及司
屬之賢者共焉每注選必語所司曰比缺相宜否如
否雖十易之何害尤獎敘寒畯惟恐其墮落臺官自

嘉靖初漸廣舉刺決曰非制也其病有司炫威市恩不免矣請凡中差論列苟非其專職無濫及遂者為令任部院京察二外察一皆從以公覈京察惟默其行誼匕無良者有直道被誣者必辨救之凡遇嘉人順隔善類皆昌言正色諍而全之衆咸悚服秉銓逾月 上優以弼臣之遇乞已加太子太保尋以母年九十疏乞終養 上溫旨慰留 詔有司以粟帛存問曠典也決感寵眷益竭忠盡於國体公議無弗佩：者八月疏斥真仙之妄忤旨 上察以事皆過之

決惶恐待罪至十二月固乞休 上降勅責其效忠無礼詘主專擅發為民遣官校械繫以歸在田凡十年足跡不入城府每聞時事災異輒憂形於色尤以未報 國恩為恨生平厭術數之學好覌程朱語錄求體驗以是臨政決疑確有原本益以抗直任事愚利救時識其大矣卒年七十有七隆慶元年詔復其官追贈少保謚恭肅賜諭祭并脩塋焉

歐陽鐸

歐陽鐸字崇道泰和人少孫獲修潔嗜學工文晉江蔡清督學江西得其文歎曰是豈經生儔耶文忠公與蘇黄門復出矣即首之遂以其歲領鄉薦明年成進士自是益肆力問學而尤精治經史曰其退可提身而進可以宰天下久之授行人工書論時政語剴切報聞尋使蜀藩王奇其貌欲自結厚遺金帛絹皿鐸一無所受曰使事有職不敢以私拜君王賜也迄還行人司副轉虞衡員外郎進郎中時有填臨清中貴

人假覲督請得如江西故事督樂務疏上諸大臣皆風靡鐸獨持不可曰柰何無事而弄兵以邊鄙我中土而要節鉞夫中土無大興而節鉞不輕假輒責人不當帥勿聽使大臣難而從之事獲寢尋以便養乞南得兵部武庫咸藏吏懸隸直以待至則給之毋得先顏者其顏者亦毋予羨尚書喬宇賢之引以自副每語輒達丙夜曰吾老矣固當讓歐君也出為延平知府下車首禁瀆祀淫祠設數十百所悉撤以其材葺學宮里社又令諸死者毋久匿弗葬：毋張妻母，

得爲佛會盖未嘗而家無猜忌寺含無寓舘也是時
蕭敬掌司禮監寵幸用事其群從子弟多冰郎緹帥
所從舍人子里居暴横時強買民田而遺其賦州律
鄉比侵官道至不能方軌而民苦賦爭從竄鐸歸賦
於蕭氏曰余何重困我民也已又正官道界斬其餘
椽曰漫爾我盡役而律矣已又得蕭氏奴殺人狀立
決毋所縱令敬聞之大恨曰及我倖也而魚肉我一
旦夫　上意吾無歸地矣謀中以法將爲緹騎逮銓
曹微聞而舉鐸堪劇調守福州鐸攻曰彼固有大璫
在將寘我穽也竟拔勁帰部困擾鐸上鐸不得已之
官而填福尚璫者果盛氣以待曰蕭公誠貴人無柰
京倖何吾而帥也鐸不傾栽減其横需且半尚益恚
困謁次庭語之鐸不爲動尚至出僭詩語鐸徐拱手
曰尚公非臣子哉而忍爲是言即上聞得無不可耶
遂趣出而城中士大夫爲鐸僉唱尚客曰府君盡得
而好私矣已則曰吏民爲府君持若銖而塞矣客夫
惧交閧尚以解而鐸益自勵爲苦節大要以寬省剕
役爲縣官收養小民肺石之援即尺布不以自拱而

徧庭賑至絶一切會贄曰吾不敢涸吾民也尚康得
其狀自愧因藩臬諸公以謝而鐸於諸公以一切絶
故不能有加禮諸公外陽浮悔之心弗善也已而議
里役鐸曰郡饒士大夫其士大夫又饒產民無幾矣
請得損藏分民半役於是上下交詳巡按御史汪冊
獨心是鐸而爲持之居久之上下咸服癸未吏部奏
課天下第一賜絲幣羊酒明年擢廣東按察副使督
學政惇禮崇讓以行檢先諸生即試而跡纍者所察
殊否少撿者聊示懲而已再試及察如故乃始斥之
而當卿舉鐸屈指曰扶閩五魁吾得其四矣謂唐璟
陳思謹鄭弘彝李日森瓊潮士也時魁得無廣庠子
非今萬則曾貫試連士謂張叔庠康士王養民遅之
俟後舉張猶俊可名在二十王不能七十前之後嘗
如其言廣人以爲神滿三歲遷雲南右參政未上召
爲太常少卿是時　天下方有事禮樂議建南北郊
改　高皇帝舊下群臣議咸唯唯而鐸獨以時拙未
可報時相推重其名欲引入翰林力辭之遂遷南京
光祿寺卿上六事皆爲官節省務執役稽出入　天

子嘉之咨為潔今昔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俄改撫
應天句稽十郡粮儲憂之曰它七郡七可虞者獨蘇
松常三郡而最甚者蘇夫蘇彈丸黑子地耳而漕餉
天下半即不給柰何厥田雖上下伯季也李畝僅五
升而伯至十五倍之是且繩而無也既而曰吾得之
矣吾不能額減而能均乃請於　朝比其最重與最
下者而損益之重而不能盡損者為遞減耗米派
輕齎折除之以陰見輕：不能益者為徵本色遞贈
耗米加乘之以陰見重諸推收田送圩不送戶田為

母人為子姦巧無所容逃竄漸復又令民歲以田出
給錢碩役毋得仍十年舊裁省卸置濫費定收納尾
數十百條而會蘇守王儀遷為兵備副使與鐸意合
以是能推行之無害時吳人顧鼎臣居相位以書貽
鐸曰公行法而吾家增賦千石也然為百貧家減
十石矣鐸所為惠政於十郡非一而獨於蘇著又獨
於田賦者　章聖皇太后梓宮祔　顯陵道經其所
治鐸第嚴防守令將伕儲糗糒除戎施廣游徼毋令
梓宮有它而已人問所以待山陵使者鐸曰使非假

侯中貴人即比有司事非吾任也既事竣而所經由
撫臣以次受賞山陵使獨劾鐸不飭下鐸既已遷南
京兵部侍郎猶奪三月俸　上雖以山陵使言奪俸
而所遣緹騎詗鐸者更得其治狀以聞　上遂罷之
無何吏部闕侍郎以應補者請不應凡再請再不應
而欲求老成名持法者乃上鐸輒報可鐸之官不攜
家累曰吾乃安敢家此官乎我時當考察法司屬鐸
佐其長務以精覈行之不阻勢不修忮其平適以否
不以毀　凡廟史大臣當乞休鐸自引衰　上曰鐸

未老而衰即其賜歸里鐸明日即束裝辭就道人謂
鐸緩之　上始怒公以示眷行且召矣鐸謝曰去弗
敢留召弗敢趨者人臣節也彼知我者以我為恭不
知我者以我為忘歸而卜武溪之勝構肝武阜堂讀
書吟詠以自適年五十八以疾卒贈工部尚書謚恭
簡

馬汝驥

馬汝驥字仲房陝西綏德人舉正德丁丑進士續學中秘除翰林編修武宗南巡諫者皆獲重譴百僚震慄莫敢繼之汝驥奮曰即罷罪寧不為宗廟朝廷計乎乃率諸同館士疏諫伏闕極諫上怒罰跪闕下五日廷杖謫知澤州澤故多藩府聽用抑小暴侵民利澤人苦之有司弗能禁也汝驥乃用事懲其左右不法數人為除害誠暴猾猾戢諸王有所干請汝驥好言其使接書不發投諸櫝中而封之所請或於法得釋又使將謝乃啟櫝取書遣之報曰法誠如是其安敢低昂徇情乎自是門無私謁陵川令號而嚚民苦怒之汝驥廉得其狀議且黜令巡按御史以親故而為令解竟弗聽致之於威震部中辛巳世宗即位召還故官澤人攀車泣送者以百千數而諸宗藩亦仰祖頌德曰馬先生民之父母國之正人也其年上用廷臣請選錄忠諫加俸一級名由此益顯武宗實錄成以纂修勞陞修撰還國子監司業持重有儀度諸生皆嚴憚之上幸太學汝驥充講官敷陳明暢言辯而正上悅賜文綺優于祭酒居數歲陞南京通政又三歲轉南國子監祭酒甫涖任集諸生諭曰自予為司業固嘗念諸生善逸繩之今與諸生約度所能行耳期勿犯犯必罰如懸格不解其所約有懲罪馳勤考課揣德行肅威儀教事今例太學生出散諸曹歷事出序視入不得越而捷者或因貴人關說求越疾出不聽即序及政事之回以懲求者自是太學之教彬彬備備多可觀云庚子拜禮部右侍郎時上方興禮樂創制度諸大典更起不絕諸公日聚講議而汝驥洽覽群籍習識今昔故遇可言則問答如響平居視之恂恂若不能者尚書賢之癸卯十一月遘疾卒年五十一贈禮部尚書謚文簡汝驥淳懿端亮況有大節好學善屬文尤工於詩明習典故時稱詞林之選嘗論政有三要五術九數七戒八准而未究其用善類惜焉

朱裳

朱裳字公垂順德沙河人誕夕父夢明珠入室如斗及稍長頭異過人每舉足必就高處曰吾處不可也年十四補郡庠生居學舍自為炊爨衣食不足裕如也曰悟聖賢安貧樂道之旨自號安貧子或有問其志者對曰堯舜君民孔顏師友素所願也登正德甲戌進士授監察御史巡鹽山西時權倖錢寧遣官市鹽禁弗與有夤緣奏請者事下戶部尚書石玠曰朱御史不汝允也遂中止按山東救御史王相執法劾閹豎黎鑑姦貪士論壯之 武宗數遊幸裳抗疏力沮且極言小人熒惑君心詞甚激切直聲播於中外又勸 上正心講學戒遊佚近儒臣四事頗見採納擢肇昌知府單騎之任時連年旱荒瘟疫大行裳度誠致禱即大雨決旬民以為神西夷猖獗裳以策困之洞中食盡乃塵之詔舉政事卓異者賜宴獎勵裳居第一肇昌雖婦人女子莫不稱之擢溫處兵備副使礦徒黨聚數四十年聞裳至輒解散歷遷浙江參政福建按察使浙江左布政除奸釐弊剔滌官邪吏役所為積之曰我便清到底只怕餓殺你至今人傳誦之尋晉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時宣府軍士為變當寧者陰欲陷之 上曰河事非朱裳不可宣府其別舉人其謀乃沮時黃河南徙糧運不通裳相厥地宜量水勢規畫以奏 上允之未幾丁外艱特賜葬祭服闋存章凡數十上以耿介不私權貴不果起用居家無異寒士鄉人無謂俯仰無愧相與建無愧亭立石以旌其德 世宗南巡至磁州裳迎謁道中勅起復原職拜命即詣行在候駕渡河祇任不旬日遽捽宮南柎胃暑宵征五晝夜北馳至通州僵臥舟中不能起恍恍如夢中語皆 朝廷大事訃聞 天子傷悼不已賜謚端簡裳性酷篤朴直[illegible]必擇言雖久可復任官鑰戶遠隸堂室如寺廣[illegible][illegible]終身不渝也

周廷

周廷字南喬吉水人嘉靖癸未進士擇謁爲潜江令尋調新會清介剛毅人不敢犯政令所布吏畏民懷二縣俱祀之戊子召拜兵科給事中時議爭新建伯王守仁爵廷上疏言守仁豎直節於逆瑾擒乱之時糾義旅於 先帝南巡之日且其倡道東南四方慕義建寺閩廣八寨底平今致以一眚盡棄生平非所以存國体昭公論也忤旨謫判太倉州丁外艱歸起補宿人又祠之歴陞閩廣藩臬僉南交議起贊畫居多而中使挾珠者畏其禁令不敢肯暴拜右副都御史巡撫應天首清海洋抹武之捷次浚溧陽水次之兄陞兵部侍郎兼憲鐵督兩廣軍務節冗費拄偉功疏止番舶交易罷邊萬烏石諸駉弋選擢刑部侍郎眾還南京吏部尚書改兵部參贊留務乙卯時召為左都御史時嚴嵩當國風紀文地塹廷滙政不嚴而肅西考天下述職藩臬守令一察京官涉明黙幽乎躇屏息獨立朝端望者斂容方峻謹潔嫉惡好賢而頗寒峭人不易合燕坐一室儼如對賓妻子不敢褻至其前官益尊顯而清約自守交游絶跡門外蕭然罔異下僚嘗自贊其像曰退然若畏純乎似迂然其不違義不趨利不遁俗不靡風者殆之近而不敢渝也辛酉二月卒于官贈太子太保謚簡肅

程文德

程文德字舜卿永康人舉嘉靖己丑進士方 上臨
軒下問覽所對佳其能採本 賜御批擢第一甲第
二人官翰林編修獻卯祀議選庶吉士疏靈璽頌璽
鶴詩各一親蚤行再進內訓講章及四詩 上嘗閱
無逸殿宴近臣文德得與上無逸講章已坐同官楊
實卿封事下詔獄謫信宜典史已未量移安福知縣
丙申召為南京車駕主事轉員外郎迎養歲餘丁外
艱辛丑起復補兵部車駕轉郎中晷工崇膺疏甲辰
擢廣東按察副使提督學政未上擢南京國子監祭
酒庚戌擢禮部右侍郎以外艱奉旨提調監督宣武
門壬子轉吏部左侍郎癸丑會試知貢舉畢事兼翰
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教庶吉士例賜帝社稷胙二
甲寅奉撰御文年瑞教長至表已卯將擢南京吏部
尚書以忤旨改南京工部左侍郎辭謝有言讒職罷
歸文德幼從學師山陽胡司寇璉為人博學埋要
不設町畦緒聞言教朴方嚴善範持少攙擷者必歸
為蓋事失之迂無寧或以智巧聞即受人欺絕不能
他易也嘗奉命祭 長陵中道偶談 孝宗皇帝事
相對泣下悲不勝見貴卿獻事詞傳誦名甚衆也考
掠無一語在廣中舉何王金谿之學誨諸生遣信宜
學建麗澤書院至安福行鄉約處里役推強節用下
士免民建復古書院在安曹時嘗言車戰法多見采
行臨南雍以体諸身者為言用情尚質而撲服習蓋
有力戢而不能終揮數驛以聳群聽者矣夫有儆涉
踰溢不能自撿者如吏部當考察京朝官嘗意賢否
淵有助益唇事故事養裏望而遠外嫌文德閱西浙
疎河南山東大飢朝議開納而澤不逮下為計粟參
奈茲可助食者捂其數請早入以期有濟 上從之
南京冢宰之擬文德吾親喪未舉也頃以得罪既歸
囊無餘金

席書

公諱書姓席氏字文同別號元山系出蜀潼川州之遂寧公少穎敏強記既冠爲文有時名弘治己酉舉鄉試庚戌舉進士壬子授山東郯城知縣歲水溢爲患地賤賊擎民苦輸公察其所疾苦者而釐革之勸民墾闢荒畝生業漸裕轉徙他郡者多來歸作新黌舍以其餘力課諸生講說科目漸多癸丑歲飢倡義民輸粟擇人分地爲粥食之多所全活嘗效古人立保甲法守望相助盜賊莫敢入境戊午召爲都水主事去之日老稚遮道留之不獲立生祠事之晉清江厰漕舟稅不苛而財用裕所規置條格代理者遵行之至今考漕運顛末作志附以己見庚申改戶部陞員外郎甲子雲南晝晦公疏言致災之由係天下不係一方因論列時政　孝廟嘉納陞河南按察僉事理屯政時兵部議奏勸復屯田舊額以足兵食所司承望風旨徵屯稅訟獄蝟興公爲緩其徵民得奏復溫汜二縣民訟河灘地至役人償十餘年不決撫按屬公勘覆公諭民曰汝所爭地耳忍戕民命乎吾爲直之使汝不復爭也歲大飢撫按議賑時鎮守中貴甚横暫修黃河諸工役脫削無算所在騷然公曰第停土役禁冠削不煩賑濟也撫按從之民稍安回賊流劫汝鄧間公督軍勦平之賜白金文綺正德己巳陞貴州提學副使夷方上鮮知學公立教約迪以正道時王伯安謫龍場驛公每學擇其秀者一二人具省城書院延伯安爲師士始聞古道超正學庚午進賀萬壽表歸會揚文稟入朝薦公河南參政意以河事屬之而公以外艱歸矣癸酉服闋北上推浙江按察使風采一新訟牒填委決斷如流別姦雪冤吏無其手甲戌遷山東右布政以丁內艱去丁丑服闋補雲南霑益州土官構怨爲亂道塞撫按受命撫剿議以屬公公遣人諭以福禍指授夷方略刻期平之夷首伏事聞被賚白金文綺遷福建左布政宸濠之變公募軍二萬赴援道聞賊平乃歸又建道山書院以祀閩中諸賢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定審戶則以均徭役築沿江堤岸以備水患廉得省城號三虎者置之法人心稱快長沙知府貪酷而巧於附麗

頗稍從裁公發其贓以萬計坐謫戍嘉靖改元以大
臣薦疏事關綱常名義當正者所論列道聞詔下乃
止尋陞南京兵部右侍郎署南京户部事畢以乏糧
要歷公現畫得銀數萬給之猶安貽書執政奏截運
糧五十萬以給軍餉南直隷大飢户部議發銀賑貸
公疏請江北淮揚廬鳳諸郡災傷為甚蘇松常鎮次
之徽寧池太又次之執政始知狀議遣大臣往賑公
適上賑粥要議衆喜曰此任非席此公也時鐵華塞
遣人至梱食盡起莫可制公破命講求時宜躬給散
銀米貴濱裝端且飢民命在旦夕若待編審事定將
無遺類矣設粥則所賑皆貧民乃令州縣每十里一
局先發見銀市米為粥飢民賴之全活者若干萬道
賊漸熾乃以奏截運糧及户部所發銀給粥兩月錢
衣稍蘇猶定議米銀閒月兼給人沾實惠甲申春南
京刑部主事桂公萼以公及吏部員外郎方獻夫大
禮疏錄奏上下其議再命遣官徵入京憾公者乃嚴
謂賑粥非善誇議紛起公疏乞終事三月始陞禮部
尚書公疏辭不允適九言官交章劾公公又疏乞休

疏以會臣節遭言裏答仍命吏部趣之入京五月公
再疏乞終并上所撰大禮考議有謗公役賑濟銀者
公乞差官覈勘 上遣近臣偕户部及法司會查公
復疏乞致還不允使者催趣相望於道公不得已北
行至德州聞百官伏闕被逮繫上疏乞宥學士豐熙
等未許仍趣其來八月至京陛見初廷臣執議以為
人後者為之子謂 上宜考 孝宗母昭聖太后稱
本生為叔父母上勉從之既下詔矣然終以為疑公
及張公璁霍公韜疏議謂 上以 聖祖兄終弟及
之訓入繼大統非為人後者尊號宜具實以稱爲合
古禮經爭論數年竟成聚訟至是 上下公等及廷
臣先後所奏會文武百司集議於朝衆論既定卒如
公等言命璁改請大禮始告成席公謂禮成之後宜
圖新政以答人望乃疏列十二事皆指陳實政獨把
忌諱言人所不言者而言官復有所劾公杜門三上
疏乞罷俱不允乃出視事已而大同五堡軍叛殺參
將及撫臣又奪總兵印并令選焚之劾死罪將官朱
振於獄求立為帥朝廷權授振總兵以紓其亂因命

禮部請新印給權公疏以唐藩鎮之禍爲鑑宜追寃
原印不宜輕給與執政意忤衙之署丞何淵奏 獻
帝宜附及廟從引漢宣帝故事請於南城北建祀廟
奏可乃定世廟之議時 獻皇帝實錄命公爲修〻
上所修大禮集議四卷纂要二卷降手勅加太子太
保賜白金五十兩紵絲衣四襲頒其書於天下時皆
之公又疏辭加官不允丙戌二月會試爲知貢擧官
廷試充提調官五月偶感暑疾在告日漸失明又具
疏辭 上遣中官齎賜牲酒食米瓜菜果問疾又賜

詩遣官慰問以 獻皇帝實錄成進少保兼秩加敕
賜白金文綺數馬公以 世廟告成宜做朱卯祀事
恩之典將兎田職乞復罪諸臣從寬矜貸詔褒答又
疏舉禮部尚書起復羅公欽順自代重修大札全書
以公爲總裁公主朝禮二歲有餘耳所賜費白金文
綺各十一賜衣禮部者四賜文獻通考致一箴 獻
皇帝宸翰及遣中宮齎滿米蔬肉來問疾者各三賜
詩者工匠三生幾已休不允至是 上曰卿學行老
識朕所簡注方賴輔政化理而卿疾獨留志不可奪

宜勉從之特加歎大學士以示優異然不欲卿
遠去賜第京師月俸支如故尚資謀議以匡不逮文
臣得謝恩禮之優未嘗有是命下而公不可起矣比
屬纊時呼第修撰及子中至榻前曰自檢平生清苦
體國一念可質鬼神卽死無愧 上召問遺言第曰
類朝廷親君子遠小人分別邪正審於取舍而已語
畢而卒贈太傅謚文襄壽六十有七公學天至讀
書信道學求理性窮探苦索務究蘊奧居常以畢自
收至義之所在則勇往直前無所忌避言若不出諸

口至當大事決大疑發幽摘紛剖極其明辨衆莫能
奪取與一介不苟門庭如水然不以是自負且以先
人跡其行履責全於人作官所至聲聞籍甚時以淺
禮之號與衆不合譁言遂興一倡百和牢不可解公
方自信不疑謂公論在萬世不待辨而自明也
廷史劉氏曰公尊天至讀書信道窮探苦索務究
蘊奧居常以畢自收至義理所在則勇往直前無所
忌避脈與不苟所履素守以議大禮與衆不合譁言
遂興乃能自信不疑且曰公論在萬世嗚呼可謂信

道篤篤矣悟天過其年不克大究厥施其命也夫

瞿鑾

瞿公諱鑾字仲明號石門世為山東青州諸城人公生岐嶷輔骨峻起廣額河目視瞻有威五六歲動止揪有禮度十二三歲即為古文推愛陵宣公奏議過目成誦公考棄養公年十六歲哀號毀念癯然骨立折節向學舉門主賓環堵蕭然并日而食而義理之趣充然自得惰學強識十行俱下讀書率終夜不寢鄰有武人每五鼓起操必扣門求火公自給之如是者數歲甚人嗟嘆謂公曰吾老然未始見讀書之苦如允生者弘治戊午領順天府鄉薦乙丑登進士第選翰林院庶吉士丁卯冬授編修戊辰預修孝廟實錄進呈時逆瑾煽禍流毒縉紳抗節不為瑾屈深舒之逆謂翰節四川司主事履任後即與僚友會律講解條例讞獄必求情真罪當而後已庚午八月逆瑾誅仍復編修辛未充會試同考官尋奉命：充內書館教書甲戌再充會試同考官丁丑春九年考滿陞本院侍讀壬午主考應天府鄉試事竣還京命充經筵日講官　時上銳情經術每見公長身玉立音

聲病恨進退閒疑皆有常度規陳啟沃切中幾宜史
知起注實自此始乙酉七月　武宗實錄成陞本院
學士八月　命主考順天府鄉試陞禮部右侍郎照
舊日講賜　睿宗皇帝御筆及　御製敘一箴并五
箴註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通鑑綱目文獻通考等書
丁亥三月奉手勅陞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內
閣辦事於時邃菴楊公木齋謝公南塢費公皆　先
朝耆舊與公同居樞席而公謹密凡一切章奏什閱
無少厭倦邃菴縣公曰吾覘先生悉心章疏　朝廷

有托矣頃之　欽命文書官齎手勅一通恨圖書一
顆其文曰清謹學士同時邃菴楊公羅峯張公見山
桂公亦各有圖書之賜諸公時有密啟公獨無　上
嘗詰之公奏曰臣恭逢堯舜在上事體俱各穩當是
以未敢有聞非敢怠忽也　上嘗顧問羅峯張公某
事莫知所本公告以出劉向說苑手自檢授張公嘆
服曰公博物洽聞如探淵海非吾所及公每與羅峯
公閣中議論不合姑置弗較徐伺其悟既而據理開
陳得失且曰　國非可家私事公其察之至有票擬

特　上改正者張公每為之愧屈後公獨撰三月嘗
擬陞西陲撫臣某人之旨　上特召見文華殿面議
可否既退復召見是日公凡三揆　皇上尊命　聖
母章聖皇太后構崇德殿成　命輔臣為致語詩章
以進　上顧左右曰日哺矣其今速成公受　旨援
筆立就致語二　上覽之嘉悅有綵段節金之賜是
後上元令節及瑞慶之辰　上悉命公為詞章每蒙
春獎時有　恩賜又公奏賀有白鹿古風白兔詩白
鵲頌靈雪歎甘露表黃河清頌類付史局戊子進書

陞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三月　上南城遊幸
演禽召諸輔臣於環璧殿賜燕　上親灑宸翰特命
賡歌及命中使剪賜紅芍藥　勅簪於首復頒寶扇
勅懸於身宮璫擁簇排徊於翠芬亭月之亭真一時
君臣同遊之盛公悉有詩章奏謝頃刻立就不加點
綴賜以飛魚服壬辰西苑無逸殿成　上命輔臣坐
講序菴李公講書之無逸篇公講豳風七月流火篇
公嘗與李公奏對　上前票擬某人之罪　上欲重
置於法公難之反覆辯論忤　旨　上震怒公叩謝

復故渥肝膽從容納約　上祭公忠實為之齊容李
公戰慴罔措退語人曰石門氣節吾今知之矣癸巳
公生母黃夫人卒　命工部營葬事己亥二月　聖
駕大狩北虜邊徼擇可往者　上起公充行邊使暫
改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奉　璽書符驗旗
牌及賜飛魚服銀椰瓢三事等物前往九邊勞賞官
軍經畧邊務其總督鎮巡等官悉聽節制巡歷自宣
府始悉將道途遠近事體繁簡扣算日程務使邊人
賞濡　聖澤所至宣諭欽將士知　朝廷恩念邊人

戍役之苦故遣我重臣親齎重賞以勞之勞所及皆
叩頭踴躍呼　萬歲軍士有斬得敵首者即時厚賞
賞趣題　奏之宣府乃北門鎖鑰兵分五路極為重
據兵馬錢糧詞訟甚是繁劇止有一僉事總之事多
淹滯具題添設參議一人　上可其奏巡至大同有
云重臣宜戢嚴伎入者公即刻進城推心置腹慰勞
給賞示以　朝廷威德雖狂夫悍卒至感激泣下始
知曩者邊臣處置失宜自致紛更耳大同宗室缺祿
糧者幾百人公處得水府知府不職致事即劾去之

大同北路虜衆數百里聲援不接每遇賊大舉直抵
城下駐牧搶掠罔知忌憚我軍無伏險之處任賊深
入虜之敢嬰土地千有餘頃遂致荒棄公與總督宣
大東塘毛公力築五堡以為大同藩籬星羅棋布峙
堠相望嗣是而後戍卒衆高哨遠據險設奇當扼其
吭賊望見輒引去雲中賴焉厥功告成陞太子少保
仍有綵段白金之賜由偏關保德州渡黃河歷清水
寺營入延綏鎮城本鎮軍素號忠勇公更獎慰之以
作其氣自花馬池發大邊巡至寧夏抵固原事竣將

入甘肅總督鎮巡等官僉曰過此即河西全城五郡
番夷雜處中通一線之路往年有總督遇虜之患可
命代攝公即誓衆曰鑾受　朝廷心膂重託當以死
報吾不親履其地沙漠孤寒將士何由仰識　朝廷
體恤至意吾敢愛此身耶即刻戒行由莊浪涼州越
甘肅直抵嘉峪關是關為華夷之限一關甲隘既無
城池又極圮壞每土魯番犯順直至甘州鎮城殺掠
人畜若蹈無人之境公閱視甚駭曰縱欲閉關絕貢
亦不可行遂令肅州兵備具呈事宜奏　聞得准修

築坂拓堅固城垣烽燧添設兵馬後虜有犯甘肅者
比閱扞禦之功居多工完　聖心嘉悅陞一子中書
舍人昔公至西河關土人云吾儕每聞頌　詔給賞
軍士引領翹望如在天上今日　朝廷念我邊人邊
閫老散賞百餘年來所未聞見也凡行賞賚公必會
撫按等官當堂唱名目覩給散閭或摘取一二封袋
親平重輕有司莫敢欺慢沙漠孤寒將士一旦得此
宣止挾纊之溫哉還自嘉峪關歷金城關臨鞏西安
過潼關渡黃河由山西保定直抵遵化永平出山海
至廣寧適值殘卒甫平人心洶洶公至教場宣諭
朝廷恩威辭懌疑懼頒給犒賞軍士各加額嵩呼人
情始安事竣入關歷薊州沿邊及喜峯口燕河營太
平寨馬蘭峪密雲等處閱視給賞謂撫按曰此處密
邇神宗尤為緊要而邊垣墩堡軍數糧餉圮壞缺少
者急宜修築補給以備不虞仰副　朝廷責成至意
庚子正月至京朝見畢而奉旨仍復原職以太子少
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辦事翌日即
召見禁內　聖心欣慰面諭公曰卿巡邊勞勩朕即
命卿入閣矣叩首謝曰臣受　皇上隆恩當以死報
九月　太廟災　上命公恭詣　長陵默　成祖神
主陝西大捷奏　聞兵部具題加少安南國平賞銀
五十兩制服緞段四表裏壬寅　上念公輔贊之勞
特陞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進謹身殿大
學士　上嘗面諭公科道官言事不實公奏曰科道
官風聞言事乞望　皇上優容然卒不以語人　上
嘗詢公以邊將可任者公對曰臣歷九邊驍勇固多
若康勇嚴明與士卒同甘苦者周尚文為最但軍法
過嚴耳　上曰卿言甚是為將之道寬嚴亦宜相濟
公於邊計素所究心及巡邊於九塞關河險易士馬
強弱糧餉虛實虜情出沒將吏勇怯咸在目中故此
後邊警頻蹴每奏報緊急軍情上遽以付文文書官
守候票擬公合卒批答皆合軍機　上嘗以　東宮
膺於日試舊大臣亦宜相接每朔望後一日　特
命輔獨熱成大臣朝見公與焉甲辰二子汝儉汝孝
登進士爭嚴嵩不喜唆給事御史劾公謂公身居宰
相子不宜登第意有司有附公者公自陳請覆試語

多引西苑直　上益懃諮稀翟氏子雖有軾轅才不
得並進參贊士路併參公官除名乚己　廟工成
詔複冠帶卒年七十歲追謚文懿公於佀不爭群而
不隨人雖望之和厚而臨大事決大義必不可奪序
菴李公嘗語人曰石門公誠平易可親至於秉道執
法凜不可犯吾亦憚之又語公曰公長於謀國而短
於謀家可謂公之知己矣公家自祖父來素不殖生
遠及公本行惟謹每燕會必易之於市嘗切戒諸子
無違也諸城縣有祖塋一區本省藩臬每欲崇飾塋
垣規厥基址公累遣書固止之曰吾身居顯位未能
福我鄉人而重以此累之非所以光慰祖宗也其仁
厚類此

逸史劉氏曰王弇州謂公居內閣八載家尚貧持母
喪歸服除將起門猶羅雀若似公之清正無疑矣復
謂其善結中貴引入綸扉大內邊吏重賂以萬計亦
何論義不一聊夫公之入相受自　特簡行邊殊多
方略勞績班班可考且析節恭謹偃畢事屬後不欲
有所稱以先人而撿厲頗嚴少所托狥．世廟甫將

識大錄

恐虜衆虜特出接戰秦晉燕諸鎮一時倚以爲重安
可以二子𫘝捷之故盡廢其生平也

張孚敬

張公初名璁字秉用又字茂恭浙之永嘉人貌魁梧
有大志二十四而舉於鄉歙上禮部不利歸而聚徒
教授姚溪山中扁其讀書所曰羅峯書院人或誚公
去諸生何幾而書院為公哭曰諸生不當書院耶我
胡以不當故自若而其所持論慷慨中窾即進於監
司爭相聞毋能難之矣遂為諸生祭酒叠又二十二
年而中禮部試時 天子方南巡狩其明年 世宗
皇帝即位始臨軒策進士公得第二甲隸事大理時

上以興世子入繼大統下廷臣議所以尊崇 獻皇
帝后者久之不決公上書大略言 上既以興世子
入繼 武宗皇帝既非繼 武宗嗣也今以後 武
宗則爭以後 孝宗孝宗自有子奈何令 獻帝弗
考而考孝宗使 獻帝有子而無子 上有父而無
父哉時 上心是之而迫於輔臣礼官議報聞公亦
去為南京刑部主事乃下議々尊 孝宗曰 皇考
獻帝曰本生父而公復上書爭之曰是二本也 孝
宗法得稱皇伯考不得稱考獻帝得稱考不得稱本

生因上所草或問二篇於是桂文襄公萼亦上其
如公指而中外士大夫側目而視公且齮齕之矣然
天子益已心動而方公獻夫霍公韜輩益推緣公說
而進之 天子用以迕輔臣禮官凡三下 詔
始定召公與桂公起拜翰林院學士公雖以驟顯重
然猶不能容公卿間而益侃侃自發舒亡所避 天
子愈器之明年進詹事為經筵講官又明年遷兵部
右侍郎俄轉左其學士侍經筵如故公數與尚書持
論事即執政筴邊事欲 屈其尚書公復為尚書持

之至抗疏辯 上輒伸其指然挾者遂欲 宗獻帝
入太廟公力詆其不可乃已御史錄按山西有所逮
張寅以為即故妖人李福達也而郭勛為居間御史
即劾勛詔下三法司獄々成上獨疑三法司黨御史
而傾郭勛以屬公與桂公方公反其獄公遂領都察
院賜二品服金帶遂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輔政乃領都察院賜 勅諭約束中外御史所以褒
獎殊至賜玉帶公念以書生片言當人主意非久取
相位思有所報效大要以破人臣之私交而離其黨

一意奉公守法即怨讟弗卹也屢賜銀記二一曰忠
良貞一々曰繩愆糾繆得密疏言事明年加太子太
保公以　上未有太子官不當設乃改授少保　上
享太廟出公俟道左數目屬之賦詩以賜曰予嘉爾
天眷賚賢作邦珍再賜玉帶及蟒服　上既以尊崇
獻皇帝后錄前後諸臣議而取衷於公書成名之曰
明倫大典進公少傅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太
學士予四代誥官一子是時楊文襄公一清居首揆
以才受　上知然不能知公深而　上所密問公月

以十數時々稱公別號及字時挂公亦知輔名寵俱
當公亟所言事不能無損左以故銜不平為惡語交
閔上前楊公得罔是以間公諸暫歸俟用而挂公削
保傅以免公歸至天津而　上念之詔行人召復相
公入而楊公為霍公所論逐矣　上怒楊公甚欲罷
詔獄逮公力寬得免　上嘗諭公留都天下首地而
事皆中貴人專之何悖也擇宗室一人留守便公言
高帝以親王領宗正不久而罷之宗室不預政久矣
臣不敢奉詔自是乃數々言中貴人恣橫狀一上為

悉裁革鎮守監搶市舶之類後先殆盡公所疏審幾
微專委任惜人才求民隱諸條　上嘉納之是時
上日事經筵講求聖學作敬一箴及宋儒五箴注皆
發之公天下欣々望太平而公又自言禮起　上以
明聖述作為任事取公敘定若分祭天地北郊專壇
於東西為朝日夕月正先師號易象而主帝后行耕
蠶禮皆其大者公初名璁字秉用至是以　上嫌名
請　上為易名孚敬字茂恭手書賜之居第成以
獻皇帝書含春堂及金幣羊酒賀而所擬書姚溪山

中者書院下有司為新之賜名曰貞義其堂額曰抱
忠時夏文愍公亦以言禮貴驟當上意於公不能盡
合而會雷震午門西序有言公擯者乃乞休叱行
上賜公服手勑以識意歸無何召復位進篆太子太
師再乞休再召進少師時　昭聖皇太后於　上有
推立恩而　上所生章聖皇太后日重　昭聖猶以敘
事裁之不為下　上不懌而昭聖之弟昌國公鶴齡
建昌侯延齡者早肆横恣中所為多不法既徹知
上指恐怖甚而燕中少年七類蜂起爭持脅其金帛

毋葬後猶〻不能酬乃上變言其沮寬怨望大逆殺
人事下獄按皆誣罔獨延齡殺人頗有狀昭聖迫乃
因上後宮有他處以延齡請　上益怒遂欲坐延齡
及族其家公固以為延齡殺人抵償當而坐之及族
不可夫延齡財虜耳何以能反凡數詰問具對如初
乃論延齡殺人罪當秋審當論公復與其僚方公上
疏謂　昭聖太后春秋高年聞延齡死能不內傷痛
乎萬一不食有他故何以慰　敬皇帝在天之靈上
意謂公自古強臣令君非一若今受死因令我矣當

自悔不從廷和耶廷和者初持考獻皇帝相也　上
故為重語欲以惕止公〻持不已乃下詔痛緩諸當
論者而終公與　太后世延齡得長繫矣公為相務
以明天子尊信國威重輔臣體而其初潞州盜陳卿
據青羊山殺官吏中外頗務姑息為撫安計而公獨
彼之卒捕誅卿大同叛殺其將公益自信薦劉源清
卻永為大帥以必得賊為主而所薦頗不任帥賊扶
虜以重僅勝其黨自相殘得一二主謀者更公以撫
之說進而公稍屈矣公有子中書舍人遜志賢而天

哭之成疾已歸　上謂公胡忍舍朕耶得無以言故
邑〻幸寬之謂夏公也公抗辯不置然自是已歸益
力而　上益厚公至于調藥以賜曰古有剪鬚和藥
者吾手調亦庶幾為其專精神加餐自愛以輔朕為
念之大公感泣疾益甚以死誓歸　上知公不可奪
乃許致仕歲給八騶月奉米八石所以優崇禮加於
他相公歸之明年　上使錦衣緹騎帥視公疾且促
還朝公強起至處州疾作歸再起至金華疾復作歸
益又三年而卒春秋六十有五上時幸承天聞訃為

哀慟下書褒揚甚至贈太師謚文忠公在公車最久
而其成進士僅六載而拜相　天子之所以禮信之
者自　明興無兩焉凡所創革典制雖　上自信以
天啟而得之公者深矣公博洽典籍所撰對班〻可
據其所以合非偶然也天下迫於議禮而口非公者
十之九忌公貢而判之者十之九久而稽公是非公
者半公歿而思之者更十九矣當公歿未幾居第侵
風雨力不能飭子孫多假貸於人以食嗚呼此不可
以觀公哉公別號羅峯所為名書院者也最後上呼

之羅山國史稱羅山
遠史劉氏曰公深于礼學奏對萬狀大禮之議獨出
所見遂成一代鉅典緣受　殊眷驟躋崇顯一時議
禮諧臣嫉之如讐乃公剛明峻潔一心奉公慨慷任
事不避嫌怨卒使風化肅清苞苴路絶海内差稱平
治至其持議守正雖嚴諭屢下陳詞益剴切謂忠誠
大臣矣弟堅於自是忌怨太明休休之量未免少短
然終嘉靖之世語相業者迄無若公云

桂萼

桂公萼字子實饒州府安仁縣人自幼從兄華私淑
吳與弼胡居仁之緒論其學以收斂身心為主本以
孝弟忠信為實踐以經綸康濟為事業而天文地理
禮樂名物師田水利以及醫卜農圃之書靡不究心
明於致用正德辛未舉進士授丹徒知縣歷武康成
安所至敦古行明教化抑豪强有聲獨性剛直不能
與時俯仰動以此見戾嘉靖癸未擢南京刑部主事
時廷議大禮既嗣二字未明郎中主事張璁先有二
疏為執政諸人沮作天下洶洶莫識誰何而張孤立
聞萼至喜曰是可與明礼者比至語果合遂上疏明
繼統之公辯立嗣之私三年間張桂召至京與廷臣
辯論　上意始決六月禮成進翰林院學士四年陞
詹事兼學士五年正月萼與刑部尚書趙鑑爭論給
事中陳洸罪犯獲譴相加南京户科給事中林士元
劾之章下所司六年陞禮部右侍郎建言清言路以
定國是已如成化間令科道互相糾劾部覆並無事
例得旨既先年有行還着他互相糾舉萼復題除奸

欺以通壅蔽得旨令部查明隨該部題覆查得成化
間以糾劾因而奉　旨非考察拾遺旨下既有憲
宗聖旨等所言不為無據何不早查明覆奏且不究
還着他互相糾舉來說本年改吏部左侍郎掌禮部
尚書七年改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尋加少保八年
七月命兼武英殿大學士八月致仕九月召還　上
深禮眷孫以攸序宿學賜銀圖書二曰忠誠靜慎繩
愆匡違等亦嘗勵乃啟沃　君心揚存士類與夫軍
國生民之計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九年十二月致仕

識大錄

十年八月辛適表謝恩有曰臣聞受命于天壽夭雖
逃定數遇知於主存亡敢易忠心顧茲永訣之期益
切銜恩之感伏念臣家世田業性資木野少無適俗
之韻長之趨時之方堂仕縣司養府泉趁幸値　聖
作物覩之會僅當議禮考文之期且學為資以事　君
故志願嘗忘忘疚遂以蒭蕘之見誤蒙采收乃承時
致之求薦膺重寄賚過生平之願援為布衣之榮臣
用是感激殊恩冀紓末效宜行己志發致人言伏蒙
皇上保全于風波搖蕩之中矜察于貝錦讒毀之際

無能名德自誓指軀乃蔡留之忱未伸而蒲柳之姿
先弊永恩于告幸遂首丘與疾出門益增戀擾臣擬
親醫藥靜處御園冀緩死於須臾庶瞻顏於咫尺不
意疾勢彌留大數將至益指有日覩闕無時敢以將
死之言用布尚存之悃伏願　皇上清心寡慾致敬
存誠順指保神處懷納諫凡臣平昔之所論建肯於
燕間而賜覽覽則臣死有餘榮殁且不朽矣　上覽
而悲曰萼病既篤猶遺疏効忠朕心實切傷悼特用
省覽以慰不忘愛君至意遂贈萼太傅諡文襄賜祭

識大錄

九壇命工部遣官營葬有奏議八卷
遵之劉八曰世人貴耳賤目智既不足以知人而情
又蔽于先入復何感乎賢哲之蒙詆也公平生大節
讀書好古篤志躬行甘貧尚介砥其歌經安正不諂
不回三為令尹至遭誹猜忤數被折辱曾勿有所悔
易比豈章句豎儒硜硜然以纓綬取重乎世徒見其
致位公孤之速逆媢嫉謗然不知古人在耒耜版築
間即以受立顧勝與否耳今世亦有身都上卿野無
百畝之聚家乏百金之積蕭然敝宅澹無異諸生若

若公者試之何可以一眚病大閑也

識大錄

識大錄　方獻夫

方獻夫

方公諱獻夫字叔賢南海人父逵以鄉薦署全州學
正卒遺腹生獻夫七歲即苦學不輟莊重如成人弘
治甲子舉鄉試第二登乙丑進士選庶吉士乞歸養
母於家起復歷吏部文選員外郎正德中復謝病歸
與湛若水霍韜卜築西樵往來講學嘉靖癸未以薦
起授考功員外郎會大禮議與廷臣忤於濮議獻夫
上疏極言今日之事與濮議不同者三爲得舉合強
附少師楊廷和覗而惡之尋轉侍講學士數陳洪範
之義　上嘉納之已而　大禮書成擢少詹事丁
亥轉禮部右侍郎　上以張寅獄久不白命往專攝
刑部張璁攝都察院方獻夫攝大理寺廷鞫之獄成
上欲誅御史馬録及其黨四十人獻夫與璁等力救
録得謫戍餘皆末減　上又欲誅建昌侯張延齡寄
詢之對曰昔漢文誅薄昭致毋不食今殺延齡必傷
昭聖太后心非聖德事也遂寢後夏言伺　上意陰
令董至等上變延齡始不免是冬遷吏部侍郎尋擢
禮部尚書獻夫遂請毀織內尼菴至六百餘區天下

曾道無度牒者悉令還俗戊子明倫大典成加太子
太保尋改吏部尚書陳言修省諸號多見採納庚寅
謝病南歸居無何復遣行人恭寵徵還晉少保兼武
英殿大學士賜金章曰忠誠直諒久之進光祿大夫
柱國以病乞骸骨不許懇少傳李時爲請始許之
治第西樵山麓優游十載而卒贈特進太保謚文襄
平生厚於人倫群相後皆家奴忤其凡茂夫意輒置
酒長號謝罪尤篤交誼友人陳激衷貧爲置田園以
婚其老少時與王守仁同官吏部而折節相師士林
多其謙遜年僅五十輒力辭揺見其急流勇退尤近
世所罕覯云所著有易經約說學鮮夫學中庸二原
西樵存稿子蘩癈歷尚寶卿業多智略精騎射歷贛
州府同知有平寇功後至武定知府
遂史劉氏曰公起家即署以議大禮揣旨不次入閣
而立朝論議恒存平恕不欲見己長　上嘗以忠誠
直諒目之且當恩寵最沃之日早事拂衣閒堂綠野
真急流勇退也而居家孝友篤於人倫蓋自童子已
莊重若成人矣

李時

李公諱時字宗易號序菴任丘人大父溥中宣德壬
子鄉試授四川順慶府教授溥生恭即公父也登成
化戊戌進士歷官右參政公幼沉靜簡默弘治乙卯
領順天鄉薦登壬戌進士改翰林庶吉士甲子授編
修乙丑充　孝廟實錄纂修官戊辰同考會試尋補
內府教書官己巳　孝廟實錄成會以少傳翁嬰疾
乞歸〻即翁卒壬申服除補經筵講官甲戌再同考
會試乙亥陞侍讀以纂修恩加俸一級丙子進右春
坊右諭德兼侍講丁丑主考武舉己卯主南京鄉試
賜麒麟服公藻鑑精徹時稱得人辛巳　世宗入繼大
統首命充日講官凡進講寓規諫荷白金文綺冠帶
襲衣之賜修　武宗實錄充纂修官尋陞侍讀學士
甲申陞吏部右侍郎仍充日講官是年修　恭穆獻
皇帝實錄充副總裁既而太夫人邊氏違養　上念
啟沃有年命衆傳以歸特賜葬祭仍給少傳翁祭誥
戊子服闋陞戶部再改禮部公言項者仁壽宮災詔
加修省然中外臣工未有以奉德意者議札者發於

識大錄

黎給催科者甚於繭絲希進緩權倖之門屏俟之羊
羔之節習於世緣鮮克浥私抑於党獄多所未伸抑
正雖居名實未核凡此皆足以召災致變而諸臣方
且依違成風以言為諱忠鯁之士有懷欲吐恩及罪
譴輒復中止乞廣求直言令指實敷陳以祛時弊章
下所司 又議姚廣孝在 文廟雖有帷幄之功而桑
秩顯爵已償其勞今以削髮緇流配享太廟實所未
安乞移祀大興隆寺從之 己丑出本部尚書銜專護
甫償任者以風化為務京師聚日城西諸剎觀以禮
佛遊致男婦出遊公以為稗眠薄俗奏止之時舉
耕籍大禮與五推九推之列賜大紅雲鶴紵絲建設
四郊公請下廷議久之始定因命晉視壇撰勞定社
樂器數以備一代之制九月慕陵祀儀成命為盛潛
官辛卯二月 上嘉其贊議郊廟諸禮特賜玉帶并
銀章一牌自陳封事其末自忠敬安換姦以著其素
履也久而失之具疏請罪旋命內局範金賜之七月
晉工有勞加太子太保九月四郊工竣賜赍勑加太
子太傳進武英殿大學士內閣辦事公於文華殿致

識大錄

辭而謝 上委以敬天安民修身講學諮政用以上
翊聖治即命充祀儀成典大明會典總裁官無逸殿
成上始御茲敬命坐講周書無逸篇歷陳稼穡之艱
難 上欽容聽之十二月朔見 章聖皇太后賜白
金文綺壬辰公慮前星未耀請祈聖嗣於天壽山嘉
其忠於體國特賜白金用備路費五月改吏部尚書
八月彗星再見條陳三事曰務安靜惜人才慎刑罰
且舉舉以大禮大獄趣論諸臣為言發源汪公鋐切
任太宰給事中魏良弼遽劾之 上欲置良弼於法
公委曲解紛遂從末減御史馮恩論在朝諸臣至有
毀辱 上怒其挾詐欺罔欲坐以上言大臣德政之
律公抗疏極諫謂言官為耳目近臣果如聖裁則法
捲乎思恐失衆望得全首領癸巳三月駕幸太學恭
分獻官次日召見重華殿賜表彩飛魚紗一端召遊
西苑賜侍扇花果聚會圖及錦囊諸物公賦詩以彰
恩賜五月祀方澤充分獻官八月代祀先師孔子適
皇子誕生召至文華殿植百稱賀天顏悅懌玉音疊
賚彩時始出甲午册立中宮充副使隆勑褒諭加少

保公翀充有年蒙賜御製諸作至盈几案諸中會錄
以成帙　上覩遍宸翰賜之又以在閣勝蹟諸大禮
及畢國重豫累蒙宸翰欲自建一亭尊奉請賜亭額
以重其事上額其額曰玲瓏命工部給之仍命有司
督理　皇上欽天法祖儀文周至累朝訓錄已奉安
禁內復命重錄以示尊崇公為總視校理官遂一品
考滿賜勳階柱國及寶鏹羊酒八月南京太廟災自
陳累免溫旨寢答時大同軍士謀逆變建壽叢祀成
於平給男婦二人以酬勞之乙未二月釐建廟制知

建造事四月賜麒麟服少師羅峰張公累疏給假上
謂此人不可無但欠容量耳公曰世無全材聖諭所
云特氣質之偏勿屢膺念也六月遼東巡撫都御史
呂君經性嚴毅御軍士以威衆銜之因鼓衆侵犯備
極窘辱一鎮驟然廷議欲命將勦除公曰斯益不逞
之徒自造弗靖非叛也懲厥渠魁餘即息氣矣既而
果然丙申吏部尚書缺員遴選推謹會邊務孔棘衆
以為憂公曰醜虜為患修飭邊務自絕侵犯若冢宰
重任治忽繫焉可久虛其位乎三月上修復搗度舊

典賜蟒衣凡遠次帳幕筆札之類出自尚方朝夕备
采以備顧問禮成回鑾奉聖母泛舟西湖二三輔臣
鼓楫前驅龍旌鳳其照耀洲渚金鼓管籥聲徹霄漢
寔上古君臣同樂之意也次日上御文華殿賜御製
諸作越數日復詣天壽山修飭諸陵及新建壽宮兩
宮各賜銀幣上駐蹕沙河諸輔臣行幕已備且安迎
御惺益便于召對也是夜面語累朝訓錄時已二鼓
慰勞甚至曰卿等侍從頗勞後或久語可立對公頓
首辭上體悉眷注之恩類如此午日命熱盛及公輩

泛舟西苑曰今日之宴一以賞節一以酹山行之勞
亟命促槳相近既登岸宴無逸殿侍坐榮寵莫加焉
翌日時等表謝以為自　宗賜宴義同進萬壽山
揚榮同進西苑後追此乃見ヽ云先時大同之變詔
命宣府總兵官郤永會勦至是迎接御史劾其濫殺
無辜及諸不法事刑部擬正典刑公曰叛逆之徒尚
恃強自擅若罪及大將愈驕其氣矣得不死上謂太
祖文集乃經世大典因命重加編次公分門歸類成
如日星七月皇史宬工完加太子太傅九月進累朝

訓飭宴謹身殿荷彩幣羅衣鞍馬之賜加少傅進謹
身殿大學士十二月九廟再完加太子太師廕子圻
爲正千户具疏懇辭改尚寶少卿未幾長子光祿少
卿坦卒於任丘亡假營葬優旨勉留仍賻人參以慰
其心是月特降手勅進華蓋殿大學士丁酉二月扈
從山陵春於朝見聖母於行殿再奉聖母泛舟西湖
仍命隨侍 皇上體天撫世每聞讞獄即止行刑公
嘗奉勅諭因仰體 聖意恒存矜恤六月 上欽奉
聖母往居舊邸感時觸謁公曰 皇上太孝格天更

識大錄

夏共仰況聖母時欠康豫正閣膳視藥之日即有不
諱遣官奉榭 顕陵車駕亘宜輕出益社稷有重於
孝也後 聖諭往復竟執前議是月一品兩考賜寶
鏹羊酒慕文大學士本廕孫儐中書舍人 上視工
山陵從幸九龍池有民婦號訟邑宰 上欲寘宰於法
公曰此健訟餘風也不懲必機宜以化澤之罪〻之
宰亦不可輕貸上可其奏往歲皇嗣未育嘗祈禱天
壽山至是天潢衍派命往謝時元子誕育已久未正
儲位乃具疏四元子天下之主器宜早頒頣詔誥播

國本事益有不可緩者 上命舉行公素強健畧通
侍山陵奔走過勞飲食不時致傷脾胃膚腴漸削猶
力疾視事九月舉明堂大禮代視牲牷甫復命遂卧
病不能興遣醫調治仍命中使存視頒賜羊酒蔬米
公泣謂中使曰 聖恩如天不能圖報萬一行將永
訣柰之何哉越三月卒於官訃聞贈太傅謚文康
逸史劉氏曰 世廟神聖多裁定新禮公奉行不敢
後亦不敢有所開端諸貴人或爭執厥是者兩具之
聽 上自擇又之 上卒知其敦固眷遇殊厚終始
不替得君之專無以過也

識大錄

夏言

夏公言字公謹廣信之貴溪人性警敏能屬文尤長於筆札自其在公車則已奕奕有儁聲舉進士授行人擢兵科給事中奉　詔覈弁錦衣冒濫官屬三千二百出按皇莊侵占農地二萬餘頃糺中貴人趙彬建昌侯張延齡前後七疏皆報可轉右給事中時考會試疏請糺內臣傳乞請慎出入以嚴政體及論邪福海等不當以傳奉陞賞諤諤為人所傳誦丁母憂歸服除守故官尋轉禮科左遷進兵科都給事中時山西劇盜陳卿亂衆據青羊山為亂　朝廷大發諸鎮兵討平之而所遣將臣以下爭功不決且有因為利者言發其事遂命往覆勘次第功罪皆當還朝時言秩長吏科書以是益自負時　上方責輔臣張孚敬等相與推明宗祀禮樂之事言謂農桑天下本今人主既親耕行籍田礼而后不親蠶非所以昭陰教示婦職也因上　皇后親蠶疏　上大悅報旨褒美而南北郊之議起　高皇帝初即位為圜丘於南郊以祀天為方澤於北郊以祀地行之未久而合之恒以元正之後三日致祭因大享群臣益順用漢唐故事云言　上疏謂當以冬至祭天於南郊之圜丘以夏至祭地於北郊之方澤而引周禮及　高皇帝初即位　詔為據而謂漢唐以不足法　上益大悅下禮官會群臣議有謂以　高皇帝二百年之定制為不當輕易者有謂工鉅而財詘不當輕舉者有謂夏至前而冬至後於天尊地卑不稱者十之七八　上乃召言見便殿賜璽書褒獎與四品服欲以風厲群臣而卒莫之應詹事霍韜辯論益切至貽書切責言指以為奸邪言憲繳其書上之因遂劾韜五罪　上怒甚械韜下之御史臺獄輔臣孚敬為力請不聽久之乃釋還職　上不欲　太宗與　太祖並配天與孚敬議以　太祖配天而　太宗祀大享殿如古明堂以配上帝孚敬意難之下群臣議亦莫之應而言復伸　上指考古礼以請　上益大悅以祀典成進翰林院侍讀學士仍兼都給事中侍經筵日講　上以四時祀太廟奉　太祖為始祖居中而　太宗以下皆東西相向至大祫則以　太祖之四世祖　德

祖居中而　懿熙仁三世皆合而　太祖屈居五至
是欲舉禘祭大雩秋報之禮下群臣議言以為禘者
禘也謂禘其所自出之帝也　德祖既為　太祖之
始祖豈可復為　始祖所自出之帝乎請虛其位而
加隆稱焉仍以　太祖配中允廖道南則謂朱氏為
顓頊裔宜禘顓頊輔臣孚敬會群僚議東閣倡言曰
請虛者失之無尊顓頊者失之遠宜仍禘　德祖便
言便上書諍之　上雖意未決而心是言旋特進詹
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言眉目疎朗美鬚髯大

音聲不振楚語　上故已材言至進講愈目屬之未
幾命禮部尚書李時入閣而言代之與時並召對所
以褒勉獨有加時薦紳大夫尚與孚敬讐敵謂言能
抗之而言既以開敏結　上知又折節下士時有御
史喻希禮上疏謂祈雷求祀不在祠醮而在行仁政
因請省大礼大獄得罪諸臣御史石金亦言之且謂
人才用舍政事張弛一切付之　廷論而　陛下恭
默凝神提挈綱須使其真精內蘊根本固則發斯之
慶自集　上疑其有所譏諷大怒下書數百言詰責

識大錄

之命言參究毋得黨護言謂希禮全所奏內稱宥罪
可迓天休是祖常情福利之說養心不貴勤察則啟
人君怠逸之漸論事迂疎罪實難逭第原其本意似
亦無他乞俯優容或加飭治　上益怒下旨謂遺此
盡係君怨　上意在報復姦巧欺誣罪不可逭因責
言位列大臣朕所簡拔專務徇私不聞報　主先己
戒其黨護奏上恭勤肆怠不恭責其具狀以對而逮
希禮全於　詔獄貶謫荒僻又言謝罪疏聞亦弗罪
也以是言益得公卿間譽御史馮恩嘗有疏品第三

公九卿長佐多所不滿而獨稱言故時宰相　上既
以制作禮樂自任於故典多所更易其事在春官而
言為之長所建白多當　上意　上亦欲驟貴之其
委寄與閣臣埒多出六卿　上嘗賜銀記一曰學博
才優偶得密封言事未滿考以晉南郊特加太子太
保尋進加少保加俸一級晉建　皇史宬加兼太子
太傅　重書　寶訓實錄成進少傅再以監建　宗廟
工成加兼太子太師前後錫賚　御書繡蟒飛魚麒
麟服色玉帶兼金上尊珍饌時鮮之類無虛月為之

繹其先輩伍有所陳乞乞不立得　皇子生言入對
上喜甚手簪花於帽傍以白金文幣且以遂兼武英
殿大學士入內閣是　李時爲華蓋殿大學士以年
老朴誠居首輔而　上以委寄之不能如言重一
切礼文之事皆以屬言寵亦稱是言氣益驕漸瑞視
八座皆從　上謁陵駐沙河言庖中火延武定侯勛
及大學士時行帳燬而　上別投言廷臣六疏亦從
燬言與二臣合辭請罪　上偶弗問而獨責言當特
疏而今者不特疏爲屬　不欲言皇恐乞休　上留
而勉勵之時　獻皇帝已崇爲　皇考別廟矣通州
同知豐坊小人也上疏請復古禮建明堂加尊　獻
皇帝廟號稱宗以配上帝下禮部議部臣嚴嵩議以
功則　太宗親則　獻宗以配帝惟　上裁而不敢
任稱宗　上不悅令再議戶部左侍郎唐胄爭之力
辨之強　上讁其官於是部臣嵩懼而如命　獻宗
遂稱　睿宗入　太廟言亦莫能持也尋以滿六年
考錄一子中書舍人兼支大學士俸倣李時卒言居
首尋以秘爲　皇天上帝奉冊勞言加特進光祿大

夫上柱國少師陰加故上柱國於人臣未有加者加
之自言始尋上以章聖皇太后祔葬承天之顯陵躬
行謁視言與太師翊國公郭勛俱扈從而顧遇臣同
留守其委寄特重因賜言勛遇臣蟒服玉帶白金綵
幣郭勛者故武定侯也得幸　上數上書諭劾大臣
無不立應與言爭寵而妬　上至承天謁陵畢禮部
臣嵩請率群臣表賀　上問之言謂宜俟回鑾至京
而後舉上乃報罷條不悅嵩得其指乃固請賀上答
詔以賀非卿等誠言所謂方是第禮樂自　上出賀
亦可也言數與所親厚大臣宴游竟日　上聞有宣
諭獨勛在賞賚稍厚於言以是益驕恣數侵言言亦
強應之言既小失　上指而會　上幸大峪山閱視
永陵上言進居守勤而還　上怒責言自小官因序
致議郊禮進乃每每怠肆不恭因恣勤令上其前後
所賜銀記璽書手札懼謝罪因請　上銀記　璽書
手札而　上愈疑其有所毀損削其勛階少師寺官
今以少保尚書大學士致仕言乃檢十年中　璽書
手札四百餘通并銀記上之　上怒解會言朝辭已

識大錄

發而還中貴人止之隨諭吏部復少傅太子太傅仍
故官言即入朝具疏謝　上報覽奏卿已赴闕宜益
勵初忠盡心匡輔秉公持正不惟副朕簡任亦免衆
怨也卿其思之言擬所云衆怨者郭勛輩也復疏謝
謂自處不敢後於他人唯一志孤立為衆所忌　上
不悅廷詰責之并乙其疏中洗改字言乃皇恐引罪
報聞而御史有論擿顧鼎臣留守編狗事　上不聽
或以為言實嗾之也卞何奉先殿當震召言與鼎往
視震俱緩不時至　上優不悅命禮部糾之言等復

請罪　上曰朕所以數寬言非為言為左右誼重也
言乃滋情成性蔑不知警何以表率百僚鼎臣亦相
效尤耶念其知罪姑宥之尚書霍韜入掌詹事府數
面詰言而郭勛喜其得助益攘時有訓導蕭時芳者
疏言三臣皆中興元佐同功一體而外議沸騰心跡
未白非國家福宜賜之坐以杯酒釋其心御史舒鶴
萬亦有言　上俱不聽而訓導罷為民御史坐遷言
又上疏乞骸骨謂位高則怨不易集官久則過夫自
多咎積而不悟則謗日聞身危而不避則過將大今

識大錄

臣年近六旬精力衰謝宗支零落子然一身不能朝
夕自存凡世人所利者臣復何心戀慕　上勉以功
負朕心而已久之還言所揚銀記及璽書手札會陝
西三邊大捷推功言復勛階及少師太子太師仍進
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江淮盜平復推功言賜白
金綵幣賜　璽書褒獎閣臣之興邊功正德中一吾
見而已明年以北邊謐再賜　璽書褒獎時　九廟
災言方以疾在告乞休不允霍韜死而言與郭勛為
仇益甚言既數以病請息然實不病而以無子故多

擁諧姬妾為懽　慈壽皇太后崩　上傳示太子服
制議言報疏有譌筆　上遂切責令陳狀言引罪因
乞還歸治疾　上怒盡削其勛階散官以禮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致仕言始聞　上之怒已乃上備虜
事宜橐以解　上曰若既蘊忠謀何自愛而欲去朕耶
姑不問是時　上方治齋醮其為青詞及他文獨言
與尚書嚴嵩稱旨內閣僅瞿鑾在非　上所急也而
言且陛辭因詣西苑齋宮叩首　上聞而憐之特賜
酒饌俾還私第調理以俟後命而郭勛韓洛攢其私

督工治兵掊克盜斂以數十萬計　上微覺其事前
是春時給事御史請劾勛與提督大臣會派從卒勛
弗便也內閣援劾且數月而勛弗肯領暴與書俱引
疾在告京山侯崔元審勛寵久　上以元存景神殿
新得獨對從容問言勛晉朕朕也而相詬者何也
元不敢對　上復曰言疾欲歸果否歸當在何時元
乃曰俟　聖誕後始敢請耳又問勛何病元曰勛貴
不病言怖即出耳　上首領久之而給事御史同
上有留言而愚勛意因劾勛故不領　勛為作奸揭
黨以亂國法奏辯有臣奸何事黨何人又有何必更
勞賜　勛等語多不遜　上大怒于是削同事者尚
書王廷相官奪伯陳德俸而給事中高時者言所厚
也因蓋列勛貪縱不法數十餘條　上下之詔獄務
三法司覆獄論斬奪封爵詔暴獄成而疏留中不下
尋復言少傅太子太師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俾
疾愈而後之任言雖以疾在外然閣事多所取決而
於窮治勛獄指授批擬無所不極　上猶心念勛疑
其中言搆也久之言一品滿九年考　上遣中使賜
金幣寶鈔肥羜上尊畫復其階勳官職賜褒諭諭錫
宴禮部前是言與少保禮部尚書嚴嵩同鄉緣曉進
而言以議禮驟貴不為之下而嵩事之甚謹言之入
內閣嵩遂越顧鼎臣而代長禮部言有力焉嵩奉行
惟恐不當意言亦以門客畜之會言坐失　上旨當
罷呼嵩與謀而嵩已進　上所幸東一真人第謀猗
言而代其位言覺之嵩既數為給事御史所攻乃益
為恭謹以媚　上上是時已心惡嵩甚於言言乃日
嗾所善給事御史益攻嵩　上益憐之　上居西苑
齋宮許入直諸貴人得乘馬言獨製小腰輿以乘
上聞之不善也人主故所御翼善冠　上不御而御
道士冠因命尚方倣而雕沉水香為五冠以賜言及
成國公希忠京山侯元大學士嵩尚書高言獨密疏
謂非人臣法服不敢當　上大怒時　昭聖章聖太
后故御慈慶慈寧會皆晏駕郭勛故請改其一宮
為皇子太子宮言與　上意合不許而重是　上卒
問皇太子宮當何建言偶忘之念興作工役費重倉
卒對曰今兩宮皆虛可改其一以居皇太子　上愈

怒令五臣皆出直將召成國公等入對嵩言不召尚
書高乃敢冠香冠而冒軟紗帽其上使 上見之
上果悅因令成國公等三人出而留嵩慰諭甚至嵩
頓首雨泣訴言之陵陷 上使悉言罪乃得甚口少
頃 上遂 手勅都察院數言三罪又謂郭勛既以
不循勅下獄矣猶復千羅百織不已與太監高忠交
關共謀朕不早朝言亦不入閣軍國重事私家裁之
王言要密視若戲具且言官為朝廷耳目一犬不如
專一聽受主使逆君沽譽傾人取位以奉所悅戕人

一家以代報復卿等其布此諭俾中外知之 上益
欲言官論劾言而尚疑言之且復用相顧莫敢發亦
不敢請罪者十六日而 上忽宣言入拜 皇考諱
忌乃直西苑候 聖誕礼成言乃謝恩因乞骸骨欲
以嘗 上既上之八日而始奉 御批令革職閑住
時日有食之既 上諭禮部以臣子欺遏君外陰侵
犯內陽之咎言以臣欺 君上作威作福不下郭勛
念與卿等累年供事免死失刑為失刑於是給事御
史乃敢合疏論言且請罪 上益怒命部院盡覆覈

之罪擢寺餘人餘留者亦奪半歲俸而高時獨改適
邊遠益以其嘗論郭勛故也亡何勛病死刑部獄
上以意因他事奪尚書吳山職餘鐫俸有差而還勛
子孫侯爵並實惜之云言久貴用事家富厚高甍雕
題廣園囿池之勝媵侍便辟及音聲人部皆選服御
膳羞如王公其始海內搢紳意其且復用間遣踵接
而最後漸不召則漸亦希簡而監司守令聞不能盡
酬答言居恒邑邑不樂遇凡正 聖壽必上表賀稱
草土臣上亦報聞而已久而漸憐之復禮部尚書武

英殿大學士仍致仕是時代言首者翟鑾得罪去代
鑾者嵩最得上意而閣事大臣許讚張璧以老病或
罷或徒嵩獨相 上微聞其專特召言自家復任既
陛見盡復其階勳職秩時嚴嵩已為少傅兼太子太
師矣則亦加少師以示並重而言愈驕直陵之出其
上凡有所擬 旨行意而已不復顧問嵩嵩亦默默
不能吐一語而心恨之甚故事閣臣日給酒饌當會
食言與嵩對案不食所給而自攜庖甚豐亦不以食
嵩始驕信其子世蕃黷賄報復雖賊海內咸恨之謂

識大錄

言能誚嵩而制其命誠㕛為快言殊不自悟　上左
右小璫來謁言者言奴視之其詣嵩々必執手延坐
款々丟擲黃金置其袖以是爭好嵩而惡言　上或
使夜瞰言嵩寓直何狀言時已酣就枕嵩知之故幕
燈坐視其詞草書初以是得幸老而倦思聽客其槩
亦不復撿閱多舊所進者　上每擲之地而棄之左
右無為報言々亦不復顧嵩閲而益精專其事以是
上益光之而河套之議起始言錄書生以片言合
上意驟起恩貴欲建立奇功名以自顯固居恒謂

高皇帝制文臣非出將入相不得封公侯非謂文臣
不得封公侯也文臣不得為丞相非謂不得為三公
也故以於議撫大同討安南爭汝逸皆自顯露其英
不復托之代言而猶未慊其志曾銑者故亦功名士
也以御史平遼陽叛卒驟累官總督陝西三邊念河
套肥饒地久棄之邊與虜共之虜得乘間入巢窟其
中畜牧水草於犯秦隴甚易欲以十萬衆逐之因故
地築城增戍復其中與為全陝計甚備聞於言々見
以為名美大悅益自信以為功必可成亟下兵部會

識大錄

逺臣議銑所請大司農金錢以數十萬計調山東河
南良家子亦不下萬餘皆心知其難不敢決而言意
小沮會銑疏復請給誓劍得專戮節帥以下　上心
惡之始下諭言等發虜之患久矣今以征逐為名不
知師出果有名否兵果有餘力食果有餘捐成功可
必否一銑何足言祇恐㽞姓受無辜之慘耳言懼不
敢決請　上裁　上乃以前諭下司礼監印發兵部
及預議諸臣嚴嵩既以竊　上指乃上疏極稱虜之
不易勝河套之必不可復師既無名費復不貲而謂

在廷之臣無不知其非者第有所畏耳因引咎乞罷
上始報嵩以言私嵩曾銑任事之忠不顧國安危民
生死唯徇銑破欲耳而不乞嵩辭言懼上疏謝罪且
謂嵩於計議之際多無異詞而今忽委臣其奏不過
誘臣以自解耳　上不悅責言之專徇私情強君脅
衆令吏礼二部都察院參看嵩遂其疏力詆言之擅
權攬機事大小毫髮不復關同言亦力辯而　上怒
不可回矣兵部會議上逐罷河套之役而使緹騎捕
銑吏礼部都察院參劾言於是尚書渊等論言事為

任意蹤跡從君　上責其奉旨議奏猶謂蹤跡此非
指即畏是何臣體姑不究因盡奪言餘官俾以尚書
致仕言出國門而難作矣始咸寧侯仇鸞鎮甘肅復
而笑鸞數違總督進止銑論劾其罪狀數十言擬
者今官拔逮捕矣嚴嵩既得志與侯元都督炳謀欲
深言罪乃代鸞具草謂嘗聞曾銑復套議故銑恨而
中之又虜入延安殺掠吏民數萬軼出定邊營擅卒
復數千懼而遣其子曾淳以五千金賄蘇綱俾轉以
二萬金賄言故為之解而戒使復套以為功時曾淳
以胥子在太學　上遂捕淳與蘇綱下詔獄都督炳
極急假煉而侯元行金於中貴人賣其事獄上論綱
邊戍且追所受金遂籍而使緹騎捕言言始覯嵩辯
謂彼方就逮發疏時　上下諭不兩日何以知　上
語而敷演為文又何知嵩疏而附麗若此蓋嵩與侯
元輩為之也其辭甚明晰而　上方怒甚弗省也銑
既逮以小緩姻罪緹騎長奪其官法司當銑比守邊
將帥守備不設律斬　上不許令更擬於是取嵩指
以交結近侍官員紊亂朝政律斬妻子流二千里銑

性果銳有機略其死不當罪天下聞而冤之又十二
日而言亦至時於東中聞銑所坐驚墮車曰噫吾死
矣復具疏以辨其辭甚苦而刑部尚書喻茂堅都察
院左都御史屠僑大理卿朱廷立等援曾銑律以請
而謂言實當八議所謂議貴議能者　上怒切責茂
堅等阿附其語猶及言前不戴香冠事而言妻蘇氏
徙廣西從子札部主事夏克承從孫尚寶司丞朝慶
皆奪職為編氓言至秋竟坐棄市年六十有七言雖
以驕蹇得　上惡然亦頗能持爭　上嘗諭之欲退
處西內延太子監國言時年六十答諭云臣全效已
盡萬死不敢奉詔上為之止其後所深恨言者挫郭
勛與不肯戴道士冠而天下方怨勛之橫與嚴嵩之
奸貪謂言能救之以是多惜言者隆慶初其家上書
白冤狀復吏部尚書已任盡復其官賜謚文愍予祭
葬言始有妾孕七月而蘇氏妬之嫁民間生一子後
言死而蘇氏知之迎置家其貌甚類言且得官矣而
卒病死言竟無後
逸史劉氏曰公豪邁有俊才縱橫辨博直言敢諫以

不黨張桂受　上知費更卯礼旋逸厚遇殊寵異眷
莫與倫比頗其才有餘而識不足憑寵敢肆威福自
恣　上欲裁抑之猶不少慎寢至厭薄屢加叱辭虔
斥去來望已大衰乃復廣修恩怨衆逆側目竟坐河
登主議謳構以死雖天下以此恨嵩寔亦公之不謹
有以致之也

顔爲臣
顔爲臣字文和號未齋寬山人也舉弘治進士第
一授翰林修撰未幾　孝廟上賓以修實錄成陞侍
講再轉春坊諭德歷十餘歲　世宗即位首被知遇
用侍經筵日講進學士上懋崇聖學日親儒臣討論
經史因進講宋儒范浚心箴敷陳剴切　上注聽嘉
悦諭輔臣白爲臣辭說心箴朕思味其意甚爲正心
之助　上乃親灑宸翰自註釋心箴又注視聽言動
四箴及製敬一箴勅翰林院國子監及天下學校建
亭立碑鐫刻五箴以示學者寔爲臣之講心箴啟之
也上又曰洪範一書於帝王爲治之大經大法實爲
親切令爲臣分段計日從容論說必使盡其所言以
爲務學求治之助復慮詞訓繁多命撰次節略以進
舊例每寒月免講　上以洪範未熟備乃不輟講詔
免常參專直講讀上奉先聖先師位祀於文華殿東
室而就御西室召爲臣等十臣令敷奏經義爲臣撰
中庸首章講義以進推言人君致治期臻聖神功化
之極不可安於小康　上稱善　上於西苑作無逸

欽成命爲臣坐講周書無逸篇陞詹事府詹事仍兼
學士　賜一品金織仙鶴衣　上親耕籍田特命與
九推　廷臣莫不動色懷歎謂　上寵異儒臣如此自
是晉吏部侍郎拜礼部尚書俱掌詹事府事兩被旨
教庶吉士於翰林政事用官二員獨受簡命自爲臣
始　維嶽在文翰數承召對預密議簡在　聖心旣久執
政有不樂者數沮其進用戊戌八月始以太子太保
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贊机務眷遇深隆被賜宸
翰經籍銀幣玉帶蟒衣飛魚之服不可悉紀己亥二
月加少保兼太子太傅進武英殿大學士車駕將幸
承天初居守京師爲臣條奏軍國重計七事上悉從
其請賜印記一其文曰經幃首選　上曰卿講幄舊
臣久懷經濟朕益重寄宜欽承之爲臣翌輔　皇儲
持挈綱維京師肅然以馭下過嚴致有煩言再疏乞
休屢溫旨慰留明年感疾久不痊　上屢遣中官齎
手札賜問以太醫往視賜藥劑牲米諸物疾革陳遺
疏勸　上親賢圖治順養聖躬詞誠懇篤降部褒答
而竟卒享年六十有八訃聞　上軫悼賜祭葬如制

贈太保謚文康遣行人護喪還爲臣慨特有大志留
心經世隨事獻納多見采用嘗請訪求曾子之後以
奉其祀又聞軍變請誅止渠魁以安人心四方郡縣
多奏水災疏陳生民困窮之狀請遣使賑恤而生長
東南見財賦日竭民力日屈則三擧奏焉
逸史劉氏曰　欽皇帝乙丑試士日於宮中焚香祝
天願得真才是科公得爲進士第一儀狀瓌奇風格
峻偉見者知爲公輔器而學本儒術以經世爲務欲
沃旣多殊眷倍極晚復政府將大有爲竟以天奪不
果時論惜之

嚴嵩

嚴嵩字惟中江西之分宜人父為藩司吏其母方娠
而有光起廨舍已生嵩藩使奇之磨膠積錢布以贈
嵩長身疎瘦如削疎眉目大音聲二十二舉於鄉二
十六進士高第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數移疾告
歸讀書鈐山中嵩好為詩清雅有意然弱而不能為
沈雄之思文亦類之久之進侍讀領南京翰林院事
召為國子監祭酒尋還左侍郎轉吏部左侍郎久之
進南京禮部尚書改南京吏部尚書其在南京踰五

載不召以　萬壽賀表至京師時議重修宋史方至
留經理嵩謀於輔臣時以少保夏言在禮部日本侍
諸祀典而尚書顧鼎臣教習庶吉士皆不暇兼職言
亦從史之遂請留嵩以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專
司董理逾歲閣言入內閣鼎臣當次長禮部而嵩復
投於言躐得之自是始謬為共謹以迎合　上意而
是時御史桑喬以災異列嵩等罪嵩辨之強給事中
胡汝霖復糾之有詔大臣被劾宜省已勿傳強辨激
是嵩懼益為共謹而其子世蕃縱恣敘授都督府幕

已恣行賄賂居間有所賄納矣時　上入諛臣言欲
祀　獻皇帝以明堂以配　上帝嵩不敢違已又欲
獻皇帝拊宗而入太廟嵩與群臣廷議皆難之　上
不悅著明堂或問以見志嵩皇恐盡變前說所以條
畫禮儀良備遂尊獻皇帝曰　睿宗祔　武廟上禮
成而賜嵩白金百兩綵幣四有副鈔四千貫上　皇
天上帝尊號冊寶恭加上　高皇帝尊謚聖號以獻
嵩奏慶雲見　上悅受群臣賀嵩為慶雲賦及大禮
告成頌　上嘉之付史館賜加太子太保已從幸

承天賞賜優渥與輔臣埒嵩歸益驕於落圖請卹已
封所挾受賄積皆且巨萬而南北給事御史以大察
交章論貪汙大臣皆首嵩而　上皆勉留之嵩奏辨
而中謂人臣於　人主將必使孤立自勞而身兜望
禍福乃為得計　上摘其語稱之於是御史謝瑜復
論嵩強辨請斥之不聽嵩恚甚乃因員外郎衛元確
復命遲歸罪於吏科都給事中丁湛為寬予之限以
市恩參論之與坐謫已復參其郎中熊過委謫之邊
方欲以自張且快意是時大學士夏言有所不悅於

嵩御史葉經疏稱交城王諸孫輔國將軍表枏謀襲爵永壽王庶子懷燧與嫡長孫懷墡爭國封嵩俱納其重賄為之請勘乞斥嵩以欺貪墨言乃擬　旨下臺勘而地多右經語嵩急歸誠於　上上憫之弗罪也時邊警告迫　上以嵩非所職而咨詢之既條對平々再　上必為之激賞欲以風止言者嵩既已傾夏言而斥之愈益寵幸所供醮祀青詞頗對獨嵩居最乃以　聖誕恩進武英殿大學士入直文淵閣仍掌禮部事免其奏事眾首時嵩年已六十三而神采溢發如壯時於是吏科都給事中沈良才等首論嵩汙佞不當干大位不聽而南京給事中王燁御史陳經等復論嵩并及其子世蕃饕賄助焰貫跡下所司嵩疏辨且乞休　優詔慰留之嵩意不決復上疏謂古語曰朝廷輕重係大臣々々今動遭詆目為姦惡海內流傳損傷　國體一宜去言官論事乃其職然或聽指使或代報復如昨歲群奸搆謀呈搞首臣然後封進今不即退轉相傷害益煩　聖心二宜去　上眾為溫諭旨餘言答之且謂攻擊不休致違　君命

須罪以異　君之律嵩乃出視事時宮婢搆逆旋復誅嵩請　詔告天下人謂宮闈而秘密悉揚之其國體傷於論大臣多矣參代嵩為禮部者張壁至自南家嵩請解部事許之賜御饌金幣羊酒且諭曰比以累札勞卿々以赤誠匡朕可也前是已賜嵩銀記曰忠勤敏達至是復賜其家藏　璽書之樓曰瓊翰流輝參玄之閣曰延恩堂曰忠弼嵩以吏部尚書許讚年衰其請托事不勝益憤前是考察御史謝瑜不及當調嵩特擬　旨用貪酷例黜之而御史葉經監山東試高才摘其錄語以為狂悖不道俾禮部參論逮至京杖死闕下潘泉指試事者皆為邊邑尉中外愈側目嵩矣時尚書許讚以一品六年滿加兼太子太傅未幾　上特加嵩官視讚時輔臣翟鑾特以資序在嵩上　上待之不能如嵩多有所咨問及齋予時々旨嵩而不及鑾甚厭鑾久特以其舊臣不忍去之而鑾不悟也其二子俱進士高第嵩乃授風言於給事中王交輩俾發其事鑾與二子俱削職為民嵩得益發舒　上一意用之矣而吏部尚書許讚逐兼

文淵閣大學士禮部尚書張璧兼文淵閣大學士同
嵩預機務然不獲入直應 制嵩事取獨斷不復相
聞白璧〻而已讃至自嘆曰何必奪我吏部使我傍
睨人春進嵩兼吏部尚書躐身致大學士七何便以
六年滿加少傅兼食大學士俸一子中書舍人給四
代誥命嵩乃上言每獨蒙宣召於心未安思往歲夏
言與郭勛同列以致生隙夫臣子比肩事主當協
恭同心豈宜有此嫌異今臣希忠臣元臣讃臣璧凡
有宣召乞與臣同如祖宗朝蹇夏三楊故事嵩益恣

示厚恩希忠等且忌妬也報聞時 上方好言長生
而都御史歐端明右參議顧可學家居久各自號有
不死術嵩為進可學所治餌而恭歐端明 上悉召
用之巡按福建御史何維栢條時事而中論劾嵩甚
切 上怒遠治之維栢在道久嵩不測 上意乃請
寬維栢獄 上為審底狀而奪其職時諸曹皆受嵩
及世蕃請屬如外府獨吏部尚書熊浹持不肯行莫
能難也會浹以罪去則無所不靡啟而 太廟工告
成加兼太子太師賜金幣還時上微覺嵩擯而許讃

老罷張璧死乃思用夏言時禮部尚書費寀故善言
而不能得嵩意擇得之因疏留郎中周玘高簡而謂
大理評事孫學思假嵩名求出使而臣孰不與學思
嵩私人也多機警好以姜菲中臣臣以孤危而失此
二臣助愈難自立矣因乞休其言頗散漫不根 上
以其托指攻訐切責之然不決日而召言之命下嵩
以是恨費寀言既至盡復原官遂復据嵩上 上為
加嵩少師以慰安之言既以銜嵩則頗斥逐其黨與
嵩唯〻而已不敢救時世蕃已用恩澤累遷至太常

寺少卿掌尚寶司事攢行燕中嵩乃上疏還世蕃歸
省墓以避言 上猶使之馳驛還任嵩以萬壽加特
進又以九年考滿加華蓋殿大學士 璽書褒諭乃
賜晏禮部言承田復河套失 上指為嵩及崔元陸
炳構伏法嵩遂獨相 上益安之而費寀亦自以撰
齋詞得 上幸嵩度無可報乃生其子以當〻使事
諂之而寀亦自恨痛死於是南京吏部尚書張治國
子祭酒李本以疏遠擢共事不敢與可否久之態於
嵩始得入直治不任煩竟鬱〻以卒時宣大督臣翁

嵩遣將臣周尚文拒卻虜而嵩復錄一子中書舍人賜金幣 上以罪人王聯許而信之捕致都御史胡纘宗及株連新舊朝士數十咨欲寘之重典嵩與真人陶仲文願為救解得釋 上以嵩對制平獄可嘉全祿支學士俸而仲文遂封伯然意殊不樂嵩乃與仲文疏辭俱報許而仍以 萬壽節封仲文伯爵加嵩上柱國嵩乃力辭謂人臣無上引郭子儀不敢當尚書令為比且欲以示謙而見夏言悖 上悅進世蕃為太常寺卿仍行尚寶司事亡何虜大入犯掠三

輔旋薄京師右中允趙貞吉叩嵩直所問計嵩以撲辭詞辭不見而義子右通政趙文華自其室胥肩出貞言見而詈斥之會有請遣群臣有才徵辨博者諸行營宣諭諸將嵩因請即命貞言往：而驟至仇鸞軍卒不得要領還嵩乃激 上怒抵貞言而謫之荒徼以自快而薊撫王汝孝總兵羅希韓逮捕殺世蕃盡羅其賄與嵩計饲 上喜而解之卒以免仇鸞故以嵩去言而脫其罪深德嵩約結為父子復起為太同節：其衆入援無功而為大言聳 上聽嵩從史

識大錄

之遂總京營兵進太保仍晉諸路兵馬虜退始上疏請發覈中虜者并掩皆賂及他選將練兵效：敢 上怒而已於是中外惡嵩父子刺骨而刑部郎中徐學詩歷指其誤國無狀凡數十事且謂其威權足以假手下石機械足以先發制人財勢足以廣交自固柔機樓僂足以示威劫衆文詞辨給足以飾非強辨精神警敏揣摩精巧足以趨避利害而彌縫闕失私交密惡令色脂言足以結納權路而鉗杜人口故諸凡論嵩者即不能顯觸於正言直指之嗔亦必托事

假人密中之於遷除考察之際故天下之人視嵩父子如鬼如蜮不可測識寧是痛心疾首敢怒而不敢言何者誠畏其陰中之也 上乃捕學詩下詔獄斥為民而溫旨慰留嵩：不自安請遣世蕃歸里不許令給假隨侍視而已仇鸞始雖由嵩入既挾虜得 上重而驕嵩猶欲以兒子畜之不愧遂凌嵩出其上嵩恚欲以蠱飛言之沮止為狀皆不聽而諸部臣言官有挽觸鸞者立碎鸞之捕虜姦細以為大功要重爵賞而嵩子世蕃亦緣而進工部右侍郎予一子錦

衣衛千户鸞以是益恨嵩而侮之其所故諧嵩　上亦為心動至宣召亦㬰矣既虜勢日迫而鸞病甚上聞狀其大將軍印鸞暴死嵩以是益觀信父子貪亦益甚前是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以嘗論與虜市馬非策忤仇鸞下獄謫邊邑倅鸞既敗繼盛得累遷復官嵩欲以名收之繼盛不應復抗疏極論其十六罪五姦中外傳誦以為破的中窽可以必勝而　上獨怒之摘其中有名問　二王語以詐傳親王令旨律坐絞而復狀之百復以　手札諭留嵩々已休　上

報以群邪黨比謂逆賊勾虜其本任鄉益指摘贊直玄修不阻朕耳朕非内色外禽者崇事上玄又與宋徽梁武不同人臣邀譽賣直卿以此乞休墮邪孽計宜安心供職是時雲貴清軍御史趙錦亦有疏論嵩語忤旨至　上亦使緹騎捕之兩月而至怒小解斥為民亡何嵩之義子趙文華重文華者故無賴小人也數經吏部察嵩溢而用之至通政使乃以百花酒進　上嵩以跪而罷數之矣會吏部尚書萬鏜者嵩同年相善坐言事發田間類嵩以起至為吏部數與

嵩度異不甚用其言至是復推文華督撫鄢陽以達嵩而給事中朱伯辰上疏劾文華邪媚希寵賂日章不宜巧臺憲有　旨再推文華迫則謀於世蕃乃教之使劾鏜前為右都御史中以侍郎起用而併二品適考以臣鏜氣之故出臣於外不已而嗾伯辰論臣欲以狙衆口嵩為内主激　上怒悉奪鏜伯辰官俱為民而文華愈横矣嵩以滿十五載考賜金幣御饌肥羜上尊錄一子中書舍人仍賜勅褒諭再以京師外城完嵩與有閲視勞遷世蕃為工部左侍郎仍

侍親而不奪俸身以　萬壽節推恩今世蕃出理部事嵩辭許之再以却虜推恩錄一子尚寶司丞嵩辭上諭以盡誠贊玄贊為忠首性々與陶仲文並論嵩不恥也江南連歲倭大作南京兵部尚書張經為總督討之久未平而趙文華乃疏陳用兵七事首以祀海神為言人皆笑其誕而　上獨然之為切責兵部覆議上　上以問嵩々言江南奏報多失實宜遣大臣往祭海即令察視賊情求可以區處長策其實奏聞所使即文華亦可　上乃命文華々々行而大縱

威福所挾持將吏金寶無算時總督張經自恃其位
高而望隆不肯折節文華諸徵兵守便宜又不與計
會有流言聞於　上上怒文華伺得其指露章劾之
上發緹騎逮經而經則已大破賊俘斬千計捷聞
上怒亦不釋經逮則行五千金賄世蕃世蕃與嵩謀
欲爲　上解不解則姑爲溫言訣經至死方悟因詈
嵩父子於市而李默者骨鯁士也少有文數更顯官
至浙江左布政使嘗侵嵩〻謂其貌類我援之入爲
國子祭酒累薦於　上得擢吏部尚書乃稍〻自
持見不能譽其意嵩更譖於　上得罪去而陸炳由
武科爲默門生衆　上之思默使所厚中人稱之遂
得復官尋以撰齋詞入直幸矣念不自嵩起動與抗
世蕃戚無所不加獨不能得之吏部而會文華歸復
命　上以御倭勞之問倭事何時可息肩文華對殘
賊行且滅不足憂　上爲之悅而文華行珍寶亘萬
登於嵩夫婦及世蕃至入內室叩首嵩夫人夫人勞
苦文華謂尚不能爲郎君易腰帶我相公責也而兵
部尚書楊博以憂去文華幾得之默所推絕不及其

見默欲有陳默厲色待之快〻而退乃劾得默試士
策問以爲誹謗　上爲漢武唐憲又所推吏部督臣
不用胡宗憲而用王誥藉欲敗東南事爲其鄉人張
經報讐　上大怒下默詔獄論死尋傷輔臣李本行
部事品第群臣九卿而下及言官悉以次去嵩所惡
而存其客吳鵬代默而亟稱文華於人工遂進工部
尚書擢加太子太保罷王誥不用〻胡宗憲中外大
權一歸於嵩矣文華又以都督陸炳嘗薦嵩復劾得
其陰事將劾之炳恩重賄世蕃救以謁文華始解既
而知其謀出自世蕃遂併恨世蕃而徐階以次輔日
重爲群望所屬炳乃委腹階以自固嵩父子亦稍〻
覺之使復大張路遣兵部侍郎兆良才討之嵩知[illegible]
上意以文華嘗對殘賊且平爲不實懼而使文華自
以督師請　上悅許之與宗憲合而誘降賊首徐海
等因擒擊平之文華加少保宗憲爲右都督史而嵩
等皆賜金幣嵩又以十八年滿官一子中書舍人賜
宴及　璽書褒諭自文華等之有功推遷及罷職尚
寶卿史際適致呂希周等而世蕃所納賄復以巨萬

計文華乃上疏歸功嵩以為嵩實授之成算而嵩亦
薦文華有學行宜供撰齋詞其後文華以驕蹇忤
旨逐嵩不之救　亦以不以咎嵩而宗憲自是益傾
江南庫藏為世蕃賂所需古法書名畫種種宗憲皆
為索之富人世家象犀巧玩寶所不經而他撫臣監
司相習成風不以為諱其所獻爲奇寶異之類或發
冢剽攻他貨值多起大獄而使得之世蕃猶以々然
乞吾以　萬壽節加嵩象食尚書俸仍免廷謝自是
凡有經錫皆免謝至一切祭祀致謝日月無嵩啄矣

前是虜入犯邊錦衣衛經歷沈鍊抗疏論嵩父子奸
惡　上以鍊詆誣大臣自為名遂搒之謫編嶺外之
保安鍊悻悻不得志乃招四方遊士以講學名多及
時政得失或馳馬至居庸關下戲手署嵩父子或為
草人象而射之事稍稍聞嵩患之使世蕃授指宣大
總督楊順圖鍊順故嵩客時邊事多損敗方藉嵩父
子屏蔽即響應而與巡按御史路楷謀世蕃復以入
內五品啖楷乃因妖人閻浩等通虜事發捕鍊竄名
其中而張大之兵部尚書許論不敢執遂斬鍊并戍

識大錄

其一子度死者復二人邊賞順楷以下如初約天下
聞而痛之於是給事中吳時來趣論楊順朘貴邊餉
縱虜出入而以重賄納路楷相率為蒙蔽致危困尚
書許論昏酣不能有裨廟謨　上以問嵩嵩曲為順
楷掩覆且謂言官風聞論人不可盡信　上不聽逮
捕順楷下錦衣獄而奪尚書論職時來遂謂嵩可勝
也亟上疏極論嵩世蕃罪惡而刑部主事張翀董傳
策亦言之前是輔臣徐階為禮部時虜入犯數有所
建白獨嵩忌諱以是百方阻其進不得而階深厭又

時時為人語時政輒欷息流涕稍稍聞於嵩至是以
時來翀皆階所取士也而傳策又其鄉人乃嵜參三
人同日而攝臣必有使之者且時來己奉命使琉球
疑其悔行欲藉口自脫自封進時來翀試錄　上乃
下之　詔獄令追究主使之人以聞而時時自語曰
階固賢雖然嵩老矣何不小需歲月而忍若是階危
且甚而時來等既下獄考掠竊五毒竟不言主使者
第曰高廟神靈教臣耳而亦會都督炳心嚮階以
是坐翀傳策擅主使時來遣遠役獄上各發戍烟瘴

衡所而慰留嵩々以吳孟根瑢片及嫣笑其侯贋揩
疏遠至郤欲嵩復爲之寬解順僅坐戍而揩謫外當
是時　上坐深宮中欲以威福遠攝遵率大臣時々
有所建訊若亢鶚吳嘉會章煥等多從重典雖甚親
禮嵩而不盡信之間一敗獨訢或故示異同欲以敎
離其勢而嵩與世蕃能得其窾欲有救解則必順
上意擬置之而徐婉曲解釋以中　上所不忍其欲
有排陷必先稱其長徐露若與彼親者而以陰語中
之或觸　上所恥與諱　上更爲之怒以是卒不能

識大錄

脫其籠絡而威福益廣時吏部兵部與文選職方郎
號爲文武庫吏而尙書吳鵬歐陽必進許論郎萬采
方祥爲尤著必進者嵩內親也數以賄通嵩得出入
臥內會　太廟史議興工而必進自刑部調工部
上老之以問嵩々武楊其精力才識遂以工委訖驟
疊至少保而倦於事嵩復爲之改都察院　上常悅
也於辭疏旨曰必進已之任矣何更辭嵩謂必進毋
辭但復任居兩月而吏部尙書缺嵩復勒疏推必
進衆莫應嵩怒慢罵之不得已而以必進名上　上

授之地嵩疏曰必進內親也臣老矣非必進無可
以慰臣者乃以必進爲吏部尙書僅三月而假他事
去之世蕃猶誇於人謂用必進　上無若我何蓋必
進我亦無若　上回前是　上以嵩直含陰刖報小
復材嘗室於側多時花木其隙以娛之復發中金百
爲製什器朝夕割御膳洼酒使中貴人調而賜嵩々
老尙健蹇始聽腰輿出入禁苑矣已而嘉其年滿八
十特賜肩輿且令文伯爵俸嵩復以京師居第之中
堂請額　上爲之曰忠巫又名其南昌居第之中堂

識大錄

曰春德樓曰寶翰嵩故有居第在宜春分宜并京師
南昌而四皆宏敞壯麗分肇金寶以貴之猶不足而
縱世蕃之羅取益甚初　皇太子覺　裕王以序當
立禮部數請期而　上意嫌代已委報寢嵩念　上
獨所信任追衆情時々亦爲請而與閣仲文比而阿
上意々　上亦自知之時裕景二王並居外邸禮服無
異外論洶々謂莫知適從而故左中允郭希顏失職
家居欲以危釣奇乃具疏謂自攻嵩者有間二王之
說而得罪恐不相安章各召而面諭之使二王毋疑

嵩〻毋自諉且借出景王於外以安　裕王號既上
嵩雖恨希顏而叵測　上旨請下禮部詳　上乃露
怒希顏意嵩始得發紓　上命御史即家除希顏傳
首海內世蕃念以多樹敵恐嵩一旦老死不易支而
謂　上意搖或可因而更樹乃多行金左右謀立景
王庶幾異日代嵩執政而　上一日忽諭禮部令景
王之國世蕃猶令嵩與禮部尚書吳山言　上意未
必然或欲因以試物情也不可乃具儀上景王卒之
國而世蕃之謀益解俄以世蕃三品滿九載加服俸
視尚書再以　萬壽節加嵩歲祿二百石而世蕃亦
兼支尚寶司卿俸夫人歐陽氏卒時世蕃方恋
權不欲歸而嵩無次子可以扶柩者嵩請於　上謂
年已老耄不可無世蕃侍　詔聽留共養如故嵩甚
以警敏得　上意亦善自卑屈至士大夫入謁人〻
慰勞務得其懽心間操故所憶記以示聰明世蕃尤
險慓慓猾每謂天下才唯己與陸炳楊博而〻然與
炳晚節相姤炳暴死世蕃損快順亦能習國家典故
曉暢時務嵩既老　上時有所問而不能答謀之其
客皆不稱　旨獨世蕃草輒報美嵩以是心益伏世
蕃而心愛之諸曹請事者輒問曾以質兒子否至云
東樓謂何東樓者世蕃別號也世蕃以是益驕橫九
卿謙董至決日不得見或停使至暮而遣之或有嵩
許而世蕃不許者卒弗許也嵩在直或累月不出世
蕃日與其所狎客縱倡樂豪飲益拓居第連三四坊
堰水以為方塘踰數十畝傍植奇樹異卉窠與張禍
益遊行其中性亡強記於中外官職饒瘠險易亡不
闇熟其貢賄多寡是發不能匿俊　上亦稍〻聞之

識大錄

而世蕃以喪服不能入之嵩直所嵩所報札漸不如
上旨而齋詞亦稍倦時　上所居萬壽宮火而大
朝殿工方急嵩以煩費難之欲請上還大內則不敢
乃請暫徙南城之離宮南城　英宗故稱　太上
皇時所居也　上乃以問階〻為規畫營萬壽宮甚
詳且費省而力易　上大悅宮既成而所以褒擢階
至厚嵩僅加祿百石不能敵矣自是　上有顧問不
及嵩即及嵩不過齋祠事而已嵩故與階郤懼而置
酒要階入內使子孫家人羅拜之舉觴屬曰嵩旦夕

死矣此曹唯公哺乳皆謝不敢當而是時方士藍道
行以乩得幸　上上故有所問密封使中官至乩所
焚之不能答則咎中官褻不能格真仙中官乃與方
士謀啟示而後焚之則所答具知旨道行使乃偽為
密封若中官所齋者及焚而匿其真跡以偽為封應
上一日問今天下何以不治對曰賢不竟用不肖不
退耳則問誰為賢不肖曰賢者輔臣階尚書博不肖
者嵩父子　上復問吾亦知嵩父子貪念其奉玄久
且彼識不肖止真胡以不震而殛之答曰上真殛之

則孟用之者咎故弗殛也而以屬汝既咎報袖以示
御史鄒應龍會嵩奇請考庶吉士而諸進士中有貲
金於司禮監中貴錦者錦密以聞　上即自罷考應
龍乃抗疏論嵩父子貪奸誤　國諸大罪十餘條〻
上以名捕世蕃參釋法行賄者皆下之詔獄而猶謂
嵩小必忠慎壽　君覺國人所嫉惡其致仕去仍馳
驛歲給祿米百石嵩猶為世蕃求解　上謂念若忠
勤已加優處又何以罔兒讀狀嵩乃不敢復言獄上
世蕃及其子鵠皆坐戍烟瘴衛所家奴及隸人永戍

寺生殺其家亦破天下哭之世蕃迫則行十餘萬金
於諸中璫家猶能為詞藍道行陰事下刑部獄侍郎
業鏜駢懋卿誘使誣狀前偽狀而引徐階道行不聽
論死而後得釋應龍以敢諫進通政司參議　上猶
悔之且追思嵩贊玄勤誠欸退居西內專祈長生以
示輔臣階等極言不可　上乃勑階等必贊玄如嵩
乃可而謂嵩已退其子已伏罪敢有再言者同應龍
俱斬中外洶洶虞嵩且復用而久之階益見信乃已
然是嵩之黨鏜懋卿萬寀何遷張雨唐汝揖王材及

其黨袁應樞先後以白簡革職而世蕃之自戍所私
歸益廣拓第舍又用金多為盜寇乃召募伎勇材力
之士合數百人日夜擊刁斗自衛郡邑頗疑其跡而
嵩故所養舍人子出外為非者推官郭諫臣受民間
訟牒滿互令輒封以與嵩〻怒而却之他臺使監司
小有違言嵩輒呼具舟欲且入京面奏以時恫喝而
會前有賀　萬壽表得　溫旨及賞賚謂　上且當
見憐因懇疏請移世蕃便地共養　上不許而報曰
嚴嵩有一子侍函恩侍矣隸臣乃疏以聞巡江御史

林潤遂露章劾世蕃與羅龍文表裏相約多招納亡命有反心文龍故世蕃客為通賄與同戍者也 詔即委潤捕世蕃龍文既至京潤因盡發其罪狀下三法司比擬俱依子罵父斬々 上不懌令更擬乃擬謀叛律而猶未及嵩 上令即棄之市而畏嵩畏子欺君大負恩眷并其諸孫見任文武職俱奪為編氓拘後籍其家黃金可三十萬餘兩白金二百萬餘兩他寶玉重器服翫所直又數百萬而知者尚恨其以緩故散匿不少臺臣乃益論戍萬寀鄢懋卿追其受

寄金銀重二十萬不盡家由選部郎至大理卿懋卿至刑部右侍郎皆世蕃腹心寀貪而懋卿尤恣横其以都御史出鹺所經行兩浙齊晉河洛吳楚幾天下半皆挾世蕃父子叱咤風生守令而下膝行蒲伏上食稚[illegible]至以文錦被廁牀白金為溺器妻妾隨行者錦五綵輿以民婦十二舁之即趙文華胡宗憲不能過也嵩死時寄食墓舍不能具棺槨亦無弔者時年八十有六

逸史劉氏曰嵩以貪暴之資剛跡禁靡柔佞奸深愚不外竊竈同進迎之巧似乎忠勤諂諛側媚之工忘其陰刻遂至假竊大權肆行愛憎引植私人布列要路於是 祖宗神器為嵩父子一納賄之區矣一時廉恥掃地白晝乞哀如蠅集羶欺天罔人神人共憤雖古巨憝極惡殆無以過也

識大錄

魯鐸

魯鐸字振之湖廣景陵人弱冠入邑庠提學副使薛
綱奇其文遂是知名弘治十五年舉禮部第二擢進
士高第改庶吉士入翰林閉門斂跡不事交遊少師
李東陽雅重之授編修益沉潛學問不專為文詞
武宗即祚持節詔諭安南宣布威德正其儀礼諸所
餽遺悉卻之交人稱歎述遷國子司業進南京祭酒
尋改北京鐸屢歷成均其教主於理道不事章句南
北士多所造就尤勵操修日危坐焚香玩索諸經口
不道人長短及時政得失虛心約己清慎不渝屢請
告屢起屢歸歸則屏跡深居日集後進之士講授經
義群情歆慕之嘉靖初刑部尚書林俊上書謂經師
易得人師難求鐸性質渾樸志尚清純道足以鎮雅
黜浮學足以訂頑立懦方今釐革庶弊正育賢成德
振作士風之時況魯鐸文謝鐸之品為類謝鐸以祭
酒養病　孝宗用吏部薦進禮部侍郎掌祭酒事起
之於家遣官以速其行重道尊師傾美有作　陛下
今日處魯鐸如謝鐸則今日之傾美　陛下將亦同

孝宗矣一時兩都臺諫亦皆交疏論薦先後以十數
皆謂德器溫粹問學淵源植德易簡宅心廉直蘊重
渾厚之文可以華王言淳懿端恪之行可以式鄉俗
於是推卿佐者五會當途有沮之者竟莫之應七年
十一月卒年六十七貧不能斂撫按諸臣為請卹典
上嘉其清節特賜謚文恪仍令有司營葬鐸性恬退
器量深閎文章節槩見推天下家居以身率物嘗作
俗言以勸鄉人有巨盜起掠民牛馬或紿為鐸物必
釋之其感化如此

陳鳳梧

陳鳳梧字文鳴號靜齋江西泰和人本弘治丙辰進士改庶吉士除刑部主事清寧宮災詔求直言時太監何文鼎以直諫死郎中丁哲執法受誣勘吏徐珪論救哲皆除名而鶴齡貴震天下文鼎 上所深惡哲為權幸所切齒者故人莫敢及之鳳梧陳言五事首請保全外戚追獎忠直次欽 上痛抑奔競斥絕異端慎重民力疏入 上感悟賜文鼎祭葬起哲叙用除珪為縣丞轉員外郎與主事王守仁輩講學論文恒至夜分時以西翰林目之奉命往南畿錄重囚多所平反初巡按御史誤決要囚 上遣中官問內閣輔臣曰員外能勘御史事否輔臣曰須員外有風力者遂本鳳梧應詔鳳梧以因當災特失候命耳今既遷官宜從給錄法 上允之陞湖廣提學僉事以崇正學迪正道為己任推衍聖制為十八條目為三十一條刻行郡縣為諸生規巡撫送黜退生員欲復廩巡按送民生十數入學鳳梧皆黜革之武當革太監故司禮也正德時故事二司皆坐傍席鳳梧謁章府門中為鳳梧撤曰故中門則入否則挨刺歸矣及入自據正席而撤章前席轉山西副使督學如故撫按不得預試事制也而巡按往往多侵越鳳梧曰是尊御史不尊朝廷如我守何初湖廣當試期鳳梧預白之巡按巡按違大體從之後至山西則巡按已檄下二司矣鳳梧自度不可以言語爭乃具疏熟程以聞 上報如制巡按乃不試遷湖廣右參政時流賊刦掠南贛提督發兵勦捕撫臣以鳳梧守郴桂蓋以接壤南贛也鳳梧檄守備提兵營於交界以備夾攻後覽秀於湘江洞庭登眺於太岳石鼓所至查理錢穀詢問民隱暇則召諸生論文督武士較藝時郡守頌曰詞華求玉號令條侯也壬申聞母憂慟哭幾絕水漿三日不入口柩家哭又幾絕奠虞卒哭陞祔祥禫一遵古禮初邑城新築有喪者率入城鳳梧曰獄喪不入城吾導靈輀入非易貧意也豈葬之以禮乎服闋補河南按察使辛巳大監谷大用奉迎 世宗道汴大谷正德中八黨之梟素擅權驕貴視公卿如僕隸副使王縝出謁入言大用素尊貴當長跪起居

道士也曰君子寧身被窘辱不狥人以非禮之恭大
用果恬辱之河南二司聞之大慚議接見禮鳳梧曰
二司方面無跪入禮在禮當留茶話衆皆默默鳳梧
曰王公見辱勢詘耳令吾三司俱在彼雖恃勢亦不
能加吾則長揖再拜大用果答拜茶話如禮　上初
即位上疏言時務請正大本崇聖學勤聖政簡近習
慎朝祭奉入才退邪正風俗鳳梧性既明決而法
律又精故無冤民有發明逮無罪者令各自便歸故
胥史辭人無以投其隙兩省刑獄稱允陞山東左布
政使素無停務門無候人一切幾敎付之右使曰士
之清猶女之節豈惟身不可失男群亦不可入地母
拜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時益都萊蕪礦賊王堂等聚
衆流劫山東河南北直勢甚猖獗鳳梧相機剿撫平
之山東差役繁重民流田蕪比之他省爲甚鳳梧于
事務從節省安靜不擾臨清倉夫級管倉內官剝削
需索且拘留數年不得脫應是役者往往傾家甚怨
苦之鳳梧奏徵銀募役年終更替官馬之養成樁偹
馬戶至賣子鬻産不能償鳳梧亦因事奏令每馬徵

銀二十兩解太僕買補改南京都察院掌院事八月
上丁祭先師故事五品官前一日常服至文廟四拜
禮回鳳梧檄各官祭服陪祀先赴監禮御史報名以
爲常陞南吏部侍郎遷右都御史總理糧儲兼撫應
天高淳縣以養官馬五百致使其民日困賦田多爲
宣城五縣富民買去淳民屢苦貧困責田狀前撫臣
議覆撥淳馬一百匹派宣城諸縣本均平法有司屬
之失當於是愚民擾亂閉城拒守報至人心惶惑然
是時行驗關防書吏俱未至鳳梧遂推諭撫令各解
散養馬事別議處分民即聽命乃會南太僕及部使
者共議馬匹仍淳民領養以淳之驛傳銀改派五縣
奏下如擬而淳及五縣民心俱服初上元江寧二縣
差役繁重人民凋耗其稍富者往往投充內府神帛
堂以圖影射正德十六年詔革之後守備復奏補貢
下之民將逃竄鳳梧共疏奏免南京各衙非公差取
撒臥夫隸與馬碌墨紙筆柴炭小民愁苦鳳梧檄下
應天府力禁之由是小民雖得息肩而顯貴者頗不
悅蘇松等處稅糧甲天下逋欠者多大家鳳梧下令

曰杻五十石不納者各戸自解入畏自解爭先報於是大家率怨主守民多侵欺轉販重坐至破家不單鳳梧檄府侯四三差官督解而侵欺之弊絶疏祠兵部尚書陳洽於常州府毀淫祠土穀之神令春秋仲月里正率戸民致祭會飲讀法或為社倉備常平或為杜李訓蒙士鳳梧自知見嫉權勢累疏乞休 上皆勉留之已何竟以諸類責大家多口論罷鳳梧怡然就道士民涕泣擁留塡塞道路既抵家閉門掃軌不輕接謁進脩著述無間時日辛丑四月以疾卒年六十有七贈工部尚書所著有修辭錄毛詩集解困知記集定古易靜齋奏議各以聖賢為師範不屑屑詞藝冢宰羅欽順曰公手不停披集解六經多至百卷旁搜約取率有定見而不為茍同近世異言滿耳離真失正終莫自悟後生小子或尓一席寓一揭於斯以日聞公之緒論以弗迷其所向又非幸歟

逸史刘振曰為國任怨者臣之忠忘一身利害者士之節當正德時權官肆虐流毒縉紳省閣臺垣罔不降志屈身韋太監之正席谷大用之正礼不亦壯哉

識大錄

今時豪傑臨死生禍福大節輕若鴻毛漠然無所動頑于監察諫垣則黙然退避莫敢攴之較是非品浮夫湖湘之黙民生晋陽之阻小試侃侃然無所顧忌非古之豪傑乎至於南畿之政孜孜為良而貴宦大家之怨不避焉雖終罹多口遺佚没齒臣忠士節斯无負矣

倫文敘

倫文敘字伯疇南海人長身主鱼頭顱大二尺許主歲時友群兒戲有術者獨指之曰此兒大魁相也弘治己酉以儒士就試巡按御史周南得其卷於遺拔中嗟異之入試果捷肆業太學己未會試廷對皆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李衍才飛為世所推重正德庚午遷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李士選講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多規諷語癸酉秋試　命主考南畿比遂得病卒於京師年四十有七文敘天性純厚德飛粹然望之可知其為君子篤於孝友步音必尽而室無私財雅有弘量未嘗文物競也能伏義賙族黨恤孤寡所為文宗韓楊修長冠轉類其為人居嘗以書史自娛手不釋卷也善教子長以諒字應聘鄉試舉一辛巳進士入翰林累官南京通政參議次以諒字君式會試第一殿試第二履官南京國子監祭酒頼恪過人詩文操筆而就淋臨侍女以寬卷病卒於家次以謝登進士第任南京兵部郎中父子三元海內衣冠咸事未能或之先也

李廷相

李廷相字夢弼號蒲汀濮州人父瓚奉進士為刑部主事歷官通政司參議以忤逆瑾謫饒州通判有平盜功瑾誅復官累遷副都御史經略邊關建鎮邊長峪二城以工部侍郎總理河道勤平擴盜改戶部侍郎進尚書請老卒贈太子太保廷相生而穎朗早壬文賦制義婉秀為一時絕唱登弘治乙丑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操履端直不競進取正德初逆瑾擅權惡其不附己改兵部主事歷職方郎中時邊務方殷警報踵至題復章疏月無虛日廷相從容酬應悉中機宜瑾嘗先示風旨欲用一武弁廷相以典論弗協特之甚力瑾怒將中以危法略不之顧值其少適亦無可乘旁觀者為之寒心而今瑾誅仍復原職遷春坊中允歷翰林院學士經筵講官　武宗遊獵無度財用耗費廷相講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章剴切詳斷　上為感動亟稱曰真學士欲傳勅取入內閣辦都背朱寧朱安等皆來賀廷相以講書乃內翰職雖頒稱旨非他有積勞豈可以常事而當盛寵因教言

而耶相位耶錄之甚懸未允不得已乃因左右諂璫陳情始獲之嘉靖初拜南京吏部侍郎晋戶部尚書丐以疾乞休詔加太子賓客致仕甲辰七月以疾卒贈太子太保謚文敏先是同郡清平人張天瑞字文祥天資絶人爲詩文數千言尝信筆成篇不復檢竄人有難之者津詩限以百韻天瑞亦揮毫立就限者至供韻不及成化間及第左春坊左庶子文廷相兩人俱早登鼎甲居詞林有犇里人謂天瑞上人使氣不及廷相恬穆温粹云

張邦奇

張邦奇寧常甫號甬川浙江鄞人生而靈慧善解父母憐愛之以其尩羸不欲數加苦而邦奇性不恬進穎孟勤課誦群兒有跳躍讙呼為戲者輒避匿之稍長就塾師李死何即棄去誓不復就其父怪之已乃悟曰兒頗志性命之李謂塾師弗辨者予則自以其意引迪之每歲時節假獨屏一室求攬史傳撰擬詩騷惟恐日之移督里生呼與偕遨則曰業為之矣吾見夫帝治之汙隆人才之進退遊說之縱橫兵戰之勝敗儒論之吻淵仙釋之幻化丈夫山林藪澤標其奇風雨露雷呈其異草木魚鳥媚其狀象緯祥槎彰其說目無彈睇而神无留應孰與揭手蹈足六博挨五以為娛乎比年十五六益沉酣六經鈎稽百氏著國語釋及易解又二歲舉於鄉弘治乙丑登進士第返為翰林庶吉士讀中秘書已授國史檢討非其人不交非其物不取時然後言擇地而蹈之時以為大雅君子正德初中貴刘瑾數輩竊持政柄陰寵赫〻而朝士有以鄉里肺附獵取掘要子弟姻婭厠入翰

秋者語李士不屑也數詆諆之邦奇私於所知曰璀焰不可爝也易危壯頎孔戒已甚而今奈何陷之禍其不免乎然居常憒憒著張騫乘搓賦以見志蓋以璀喻西域而以騫喻附璀者也時璀日把美成福數丈以法繒紳有荷校而斃者很捎捎詘焉而諸學士則終不支也璀以其不支也而銜之乃盤諸學士屏斥殆盡邦奇乃乞告歸省日操觚積諷誦靡輟時復從農豎於田間治桑麻稼穡事有終焉之志而當道撒有司勸駕且亟乃至京師言曰某章句鄙儒遭逢希潤澤替筆出入承明尾諸奇俊幸甚數奇福薄不意親凡夫喪父母零丁惴戚無堆薪蒸井臼靡秋寄托誠得便地以養集之全願也乃出為湖廣提學副使至則下令諸生曰某所貴非徒文矣學不師孔顏行不希曾閔即如椎發某且斥之乃孜孜屬籌措乾迪正道文諸生諛議輙披肝腑根極旨要人人察暢未幾会寧藩作亂四方洶洶邦奇心念父母固不欲留曰奈何不念旨兵乎乃復上疏乞致仕歸　世宗登極起為四川提學尋何又以病免已又起督福建學

校歷遷左庶子國子祭酒南京吏部侍郎以父憂去服除起為吏部左侍郎推轂善類靡有遺力時尚書汪鋐與侍郎霍韜持議每不合數面詆哄爭鬨而邦奇則數數婉曲譬解之霍韜嘗語人曰古稱良玉溫潤而栗然如角川非耶邦奇私念曰殆哉權勢禍之牙也疏曠獨之構也日牙而搆而又不已也將無及乎乃求外徙遂遷翰林院學士已又加太子賓客掌詹事府事九載滿晉禮部尚書以母老故不樂居京師數上疏乞骸骨　天子憐之改南京吏部尚書母改兵部使內得致其養而外得輸其忠蓋優禮之也嘉靖甲辰十一月卒于官贈太子太保謚文定邦奇好學篤行志操端潔初以母老淡於宦情故屢進屢輟然其後邦奇官八座年六十一卒而其母尚存無嘉靖甲寅始卒蓋百歲云

顧應祥

顧應祥字惟賢號箬溪浙江長興人母夢神麟降於其室而生自幼莊嶷𠯁李父心異之乃躬為傳習課甚嚴以故其成獨蚤而瓌偉特異甫弱冠既計偕登弘治乙丑進士除饒州推官時姚源洞冠方張虜樂平令汪和入情洶洶計無所出應祥據老卒御瘋馬叩賊營壘賊大驚出迎應祥為縷頰數語令立脫而賊亦解去自是聲名大起甫三年徵為臺諫以年少不應格補錦衣衛經歷當是時錢寧為衛尉貴幸用事雅盱朝著間而應祥蓋以禮法自飭鉤姿迄弗浮也御史施儒為中璫構繫詔獄禍且不測儒弟又所厚欵属應祥賂寧求解應祥怒曰施公以守正嬰禍若以賄生之豈施公意耶竟叱去然陰為排解者備至儒竟得出寧嘗為其與疏草自免應祥故為峻語風之寧心動感白須公為我矣属吏部晋為大理卿應祥力辭乃得廣東僉事分守嶺東汀漳山寇起毒螫三省都御史王守仁討之應祥以奇兵挫其鋒擒酋首雷振温火燒等千四百餘級亡何金璋韓亞颯等

冠海上應祥督樓船橫海覆其巢而湖廣柳桂冠又蠭起應祥移兵爻雍之前後獲冠級千餘半歲閒云捷嶺東晏然寧庶人反擢應祥江西副使分巡南昌道應祥馳傳往則罪人已得然亂後諸務廢弛庶按不平瘡痍未起訟牒蝟集應祥夙夜經畫內則釐理簿領外則均平徭役招集流亡民始稍甦然應祥一意拊循不為傳会希合兩臺銜之摭他事以論應祥吏部廉知狀竟格不下然坐是不調者六載丙戌始量移陝西苑馬寺卿明年事聞遂遷山東按察使疏慎讞戍戒酷刑杜枉累嚴軍政四事　上悅其言著之令甲尋起拜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疏請更定永昌府騰越州鳳梧所諸衛署築尋甸等府城垣添設永昌等府縣師儒頒王氏鄉約申明射礼寬軍職襲替例官貧不能自还及旅櫬與子孫流寓者並傳送之華夷无不感悅亡何以母喪不俟代奔还觸新禁當罷既服除與尚書蔣瑤劉麟及諸名公結社菰城峴山蓋十有五年已有終焉之志吏部都察院數為一言應祥先朝舊臣若以一青棄之似非　朝廷教

考錄旧之誼報可以原秩起之仍抚雲南諸父老嘗以壯時及事應祥者故思應祥而時又若旱比應祥至輿與而俱父老愈益喜時元江倖不就逮衆方議用兵應祥不可曰郡鑑棄衆滅親直狄獸耳緩之則就縛矣会應祥迁南京兵部侍郎去而代者急功卒至敗沒夬一布政故中外咸服其先見庚戌陞刑部尚書應祥覽刑書輙推案嘆曰律未盡而定之以例凡以平法防濫去爾如以意為獄而當時為是三尺安在弐乃属郎精經術法律者吴維嶽陸穩更定

識大錄

上詩永著為例時嚴嵩當國衙應祥不附己嫉其完論之調南刑部癸丑以三載滿得請致仕乙丑九月卒年八十三贈太子少保應祥豐準廣顙厚重宏深非好讀書九流百家無所不窺然必博證精解務當於心而後已平生所最喜者九章句股法自謂窮極造化得前代秘傳其著作雖不刻意求工然亦皆有矩矱所撰有八代絕借陰錄明文集要唐詩類抄尚書纂言帰田詩選脩查摘錄授時曆法測圓海鏡弧矢算術僧窓讀易悉得.

陸深

陸深字子淵號儼山松江上海人生而穎悟迥異五六歲能辯字義誦古詩捐長洞究經史文思警銳弘治辛酉領鄉薦第一乙丑會試第九廷試二甲第八入翰林為庶吉士正德丁卯授國史編修踰年丁母憂逆瑾銜其不附改為南京主事庚午瑾誅復職戊寅陞國子監司業署監事奏懇不法典簿勢家子犯監規痛扑不貸辛巳三月丁父憂哀毁踰節癸未服闋不忍遠離新塋奏乞家食時動展祀戊子二月詔

識大錄　陸深

起為國子祭酒懲玩縱飭繩愆循資撥歷息躁競典八月充經筵講官數陳剴直　上為嘉靖值講晨先送講章於內閣更竄數語深講畢奏講章詞義不決非臣原撰敢請無再易　上是之深以面奏非舊典疏謝罪　上宥之復抗疏言經筵啓沃聖心雖百司庶府事皆得依經比義類陳庶無壅蔽奉旨謫延平府同知惟感恩自咎貿舟以行至任躬勸民務陞山西提學副使教條法約畫滌積弊黜王府送良僕入子入學者學校增色壬辰補浙江副使督學其奇僻

之文抑浮躁之習陞江西右叅政署印平反冤獄活數十人尋陞陝西右布政道轉四川左使節減供費飭屬惠下政遂大舉於松茂諸番控制綏懷相機而行計調兵食以書策勵總兵何卿等進攻深溝等處遂平夷患捷奏有白金文綺之賜丙申陞光祿寺卿深學行巨賂陞太常寺卿兼侍讀學士己亥正月

駕幸承天　命以原官兼學士掌行在院印詔簡宮僚改詹事府詹事兼學士庚子正月上言薛文清侍郎復性存誠本朝理學實自瑄始乞祀孔庭從之辛丑四月九廟災深憂甚上疏力求罷致仕歸怙素自適不涉世慮應酬詩文外日讀諸子不輟甲辰七月卒享年六十有八訃聞朝廷念深講筵舊勞贈禮部右侍郎謚文裕所著有儼山文集一百卷傳疑錄書輯史通会要同異錄金臺紀聞中和堂隨筆河汾燕閒錄續停驂錄玉章漫抄玉堂漫筆聖駕南巡日錄大駕北还錄淮封日記南迁日記知命錄願豊堂漫書科場條貫春風堂隨筆溪山餘話停驂錄春雨堂襍抄平胡錄蜀都襍抄古奇器錄共四十卷及詩微

校定大學経傳翰林記凡二十餘種

蕭鳴鳳

蕭鳴鳳字子雝別號靜菴越之山陰人幼有異質甫踰十齡修詞藝文已卓然成章年十七即厭棄之從餘姚王守仁游講明聖學窮極指歸弘治甲子豐城楊廉典浙江鄉試得鳴鳳文大驚謂學有本原才堪經濟擢置第一自是遂以文名四方登正德甲戌進士選授監察御史時方以言為諱鳴鳳劾奏兵部尚書王瓊多挾私妄作都督江彬寅緣投托冒將雄圖中救副使胡世寧孫忠為國力剪獠藩封章懇慨太

下想聞其風采暨奉上命巡山海諸關值邊備久弛將校怠縱鳴鳳遍歷邊徼修廢振墜捎機設備廣樹林木多為覆壓俾虜騎不得驅騁會　上傳旨將出邊捕虎總鎮以下遞相掊魅鳴鳳上疏言　陛下不當賤民命而貴異物況細娛而忘遠圖因及官司掊魅兵民疾苦之狀不報總兵戴欽鎮守弄忻圖中傷之而窺伺乘隙乃止當疾馳黃花鎮放視倉張直磔居半且侵冠累鉅萬守將已論如法巨璫溫祥在司礼有權令二倅抗簡為請鳴鳳併逮倅治之邊境悚

然先是貴入多冒奪士卒首功前御史畫為紀驗鳴鳳悉奏奪之江彬錢寧忿然辯論鳴鳳曰某地某地相距幾百里爾乃同日救虜彼此獲功豈能二三其身耶二人語塞巡邊代還畫圖山川形勢量地夷險叙著撫宜方略緩急有差按圖可議戰守都御史彭澤上其功且薦可大用王瓊以夙憾不為覆奏鳴鳳亦初無意於論功也踰年簡命督南畿學政鳴鳳素以人才廢壞為憂至則振起科條以身範物先德修而後文藝士有可進可懇懇誘掖語及理道反覆推

明其或有不率教者縱其文擬揚馬亦在所必黜重以權貴請之弗聽也其諸官師賢否生民利病往昔忠賢山林遺逸悉心咨訪抑揚興革銳欲挽回陋習齊之隆古而與人為善之誠惻然可掬故南士有陳泰山蕭北千之謠陳謂前提學陳選也尋陞河南按察使仍董學政凡所施設一如南畿遂以矜正不阿為執政所憾乃嗾言事者劾鳴鳳及廣東提學副使魏校二人皆當世名儒疏下吏部恐拂其意務量移鳴鳳於湖廣校於江西皆兵備副使南臺上疏謂上

入皆長才碩學當大用不宜左調值執政羅去乃更
鳴鳳廣東校河南仍各為提學副使廣學政久弛校
以過嚴獲譴鳴鳳繼之不少貶復為怨者所搆鳴鳳
弗辨唯疏求解職竟論改調尋丁毋憂年且五十而
哀慕不已因以寢疾自是遂不復出嘉靖甲午以疾
卒年五十五鳴鳳瓌傑廓落康靖方介終身毛媵侍
靜處一室嘗正襟危坐或獨步中庭過風月清朗則
自喜曰此吾儒受用處也其於出處之際百折不回
雖識者謂其足以大受惜其不為公卿而鳴鳳夷然
不屑也所著有靜菴錄教錄杜詩註
逸史劉振曰夫士失養於學校而預揩之於既仕治
猶使不教之民戰也宜其鮮克入矣若蕭子雖槐子
才之為提學其人豈易得哉昔歐陽公謂宰執可為
而唯翰林學士不可輕授余則謂學士可為而唯提
學不可輕授蓋士習之汙隆世道之升降由此以出
也

張潮

張潮字惟信號亭溪更號玉溪四川內江人父大器
倜儻有直氣自為丙字庫大使遂不肯依依屈人下
陞行唐縣主簿尋理易州廠察炭不受乾沒薦華宿
弊殆盡時潮年十二攜從任令游學於內翰劉五清
之門恒讀書踰夜分母恐過勞戒之甚嚴潮藏燈帷
中默誦不輟大器撫其背曰兒他日必亢吾宗吾何
悲此小官為邪九載考績遂力乞休致銓部異之陞
湖廣布政司照磨不赴潮歸肄業山中每朔望歸省
途次必腹屬文一篇越正德庚午舉於鄉辛未連舉
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癸酉授編修甲戌充會試同
考試官教書內館嘉靖壬午預修武廟實錄乙酉陞
侍讀充經筵講官實錄成陞司經局洗馬丁亥陞侍
讀學士兼日講并撰誥勅日錄國史時　上方銳意
文學日進儒臣講論經史目潮舉動閑整敷說明暢
每心識之庚寅詔議郊祀禮群議分合相半潮據經
引史旁及子集斷以祖宗之舊反覆辯論凡三千言
大約謂禮之可疑者八難行者二惟聖祖時合祀已

久雖其列壇從祀非古而當時著令命官分獻各以義起殊與漢晉唐宋神座十數百位者不同今亦若循舊為便特 上志先定分祀覽其言懇切婉盡亦不以為非未幾南郊創造圜丘都御史汪鋐請槩遷禁垣外塚墓 上不忍盡遷限一里之內而止潮坐上疏曰此正陛下不忍人之心發於至誠周文王行野見枯骨命瘞之日有天下者天下之主吾其主矣卒斂而葬之天下聞之曰西伯之澤及於枯骨況人乎今陛下事本敬天猶念及此即文王澤及枯骨之

識大錄

仁也惟壇去外垣尚遠一里之內墳塚不下千萬餘區倘若於瞻對無妨悉容仍舊其恩尤溥疏下內閣執政者詰謂褻穢圜丘匪宜潮應之曰在圜丘似褻然天無不覆即遠遷何所逃詰者語塞竟得旨罷辛卯陞翰林院學士掌院事尋陞詹事府少詹事兼學士掌府事恒念其母年高遘疾三疏乞歸侍養 上重其去不允壬辰陞吏部右侍郎潮益歎誽不懌曰忘親以悉官非子也復抗疏悃迫始獲危命給驛以歸入門拜慶床下悲喜交至母曰吾恒慮不得見兒

今可無恨矣三越月卒丙申服闋起復吏部右侍郎丁酉轉左仍兼學士與經筵日講己亥加太子賓客充宮僚辛丑再掌翰林院事教庶吉士壬寅陞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教庶吉士兼官如舊日課諸士業辰集甲散踰二年如一日眾服其教 上聖學高明振綱馭下日益精勵慎賜予重委用惟潮受知素深賚賜優渥嘗應制和上奉聖母遊覽有詩賀嘉禾瑞麥慶雲靈鵲有賦賀瑞雪甘露瑞兔有頌賀暸雨時雪有疏每被稱賞其時雨瑞雪中有雨珠玉不可為

識大錄

衣食之句則溫旨特摘出以獎忠愛自元若而下眷遇之隆罕與儷者甲辰春二月 上特命主試天下士越望日既進棐日呈御覽比曉忽疾湧暴卒於聚奎堂年六十占星者謂去冬文昌星次有白氣貫井分非分在蜀白主喪潮蜀人主文章故應之蓋有數為之先也潮氣度凝重與物無忤而有介然不可撓之操自少即能詩文讀書過目輙成誦尤工楷書入翰林後詩格益高文必根極理道不專尚華藻有泰溪稿若干卷藏於家

孫承恩

孫承恩字貞甫號毅齋松江華亭人父瓛舉進士仕終延平知府承恩舉正德辛未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當是時權貴人數亂政承恩歸卧於家者七年　世宗即位始拂拭衣冠告所知曰吾可以出矣及登朝奉命使安南久之以纂修明倫大典遷左中允充經筵講官連主南北畿鄉試遷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　皇太子生名為詹事兼侍讀學士禮部右侍郎缺詔特用承恩仍兼前職充經筵日講兼禮出尚書上特左侍郎晋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同修玉牒充會典副總裁主考會試遷禮部尚書領府事改掌部事仍兼理府事會有忌者力引疾以歸然上每念承恩見謂可信任逾年召掌府事加太子少保疏請　皇太子講讀不報遂以疾再疏乞致仕詔賜馳驛歸家居十載卒年八十有一贈太子太保謚文簡承恩事親孝始父瓛以祈雨得疾每值祈雨輒蹙頞不欲聞毋既以上元日生承恩歲張燈為壽毋歿不復燃一燭敦睦倫序周恤孤貧與人有恩然直

項寡言雖所知厚自一揖外不能致款曲即有所得於人亦不能懇懇為謝或說以名位可智力取輒辭曰有命又或強之面發赤不復荅聞有毀己者笑曰吾固無愧於心聞受人欺輒又笑曰誠不意乃爾於書無所不窺及對賓友一不以資談論故在大夫之賢者罕克知之而不肖者曰謂承恩易與思有以擺沮陵躐之獨賴　上識其醇謹遷轉名用多出　御筆乃至貴顯　上在位久明於人情凡大臣請告者率見疑獨承恩以誠見諒得以恩禮去位自少迄於老手不識握筭亦未嘗一問米鹽細小物價之盈縮故年踰八十乃其心渾然赤子之初其制作在　武宗時有修德應天賦　世宗登極有正始箴鑒古韻語　上南狩還有大孝頌皆志存勸戒雖或取忌取謗為之不疑盎卒有遺表曰㥯負國恩虛生人世柄頊已矣銜結涖然惟　聖躬康壽天曆彌長則臣歿之日猶生之年讀者以為愛君至歿不替有古大臣之心所著有使交紀行稿使郢稿集古像贊易卦通議女訓滾溪草堂全集行於世

林希元

林希元字茂貞福建人自幼嗜學讀書遅而甚刻苦
其寢處衣食有人所不堪者其於研究義理解析文
字尤極其精登正德丁丑進士授南京大理評事執
法不阿中貴决起獄十餘事皆人所不敢為而希元
獨任之弗撓聲稱籍甚晋都以鐵漢目之 世廟登
極應詔條上新政八要君道急務六朝廷太政二皆
深切時弊中清言路革鎮守二事最為人所難言々
官以是忌之旋遷寺正巡城御史譚魯有所私斲不
關法司已而問者家訟冤法司法司過寺希元謂故
事凡京圻有獄自杖徒以上無不移部寺問理平允
非成法有駁詰御史為解不從謁堂官為解亦不
從遂誣以抗拒罪謫泗州判官祭酒崔銑作說銘以
贈以聖賢事業相勸勉前修撰舒芬亦謂今日道喪
之時惟所論德義之勇曰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是
可救時希元至泗盡心戎事竟以抗節不屈當路遂
棄官歸家居三年以讀書解經為事值 世宗銳意
中興旁招賢俊吏部侍郎方献夫詹事霍韜列故副
使魏校及希元等十人以聞起廢為壯大理寺副未
至官尋擢為廣東僉事陞南大理寺丞蓋 上有意
於大用也希元自為寺屬已有聲至是益練習法所
當加不少假借事涉權貴無所廻避然或微事有難
决必與屬官反覆辯論至停允而後已時國子祭酒
王道司業歐陽德並以理學名希元往復其間時々
有所折衷弗盡從也大同軍叛希元連上二疏詞極
懇切竟為當道所阻秩滿晋北會遼東軍士以都御
史呂經清屯田不便已窘辱之朝議差官体勘希元
上疏極論姑息之弊請用兵且曰人臣有出力以定
國家之是而不係乎疏與戚犯忌諱以决天下之大
計而不計乎利與害者臣希元是也疏入忤 旨遂
落職知欽州會安南事起希元議復四崗上言安南
可取狀凡六疏 上覧奏甚悦勅四省臣調集兵粮
以待命本兵毛伯温咸寧侯仇鸞徂征未入其境而
登庸子方瀛已為其民所救登庸計窮納款終始悉
入希元策意不欲如國初復為郡縣也會大學士夏
言素不悦希元因排其議以保境息民為詞詒以安

南國為都統司登庸竟其使其寔安南未嘗為司登庸使號亦未受也旋擢布元海北道兵備僉事竟浮罪罷歸布衣家居著太極圖解春秋質疑讀史疑斷訓蒙四言考古異文批點四書程文宋繩尺論表策並行于世學者稱為次崖先生年八十五以疾終

黃綰

黃綰字宗賢號久菴黃巖人也祖孔昭工部侍郎父俌文選郎中綰幼承祖蔭弱冠工詩尤善為文一日感横渠論蘇磐語遂棄舉子業師鄉人謝鐸教欲以聖賢自期揭座右曰窮師孔孟達法伊周為監察御史陳銓所知拾之應舉力辭不赴隱紫霄山中歷寒暑十餘年勤讀苦思學益充裕以世令強出仕授後軍都事居三年告歸與王守仁湛若水訂終身盟講明絕學共扶世教備罹奇字張元禎咸以台州先哲方正學梅之家居幾十年而會 世宗踐祚詔徵遺逸御史朱節特疏薦綰起為南都察院經歷適大禮議起綰具疏與焉、上用何淵議欲以 獻帝入祀太廟舉朝莫敢沮綰抗疏諫而寢繼上論聖學求良輔疏致忤時相尋陞南工部員外郎又累疏乞休歸田未幾尚書席書侍郎胡世寧各疏薦之起拜光祿寺少卿纂修明倫大典尋遷大理少卿首上論刑獄六事釋無辜因辨寃枉獄不可勝數時稱明允 上以翰林缺官命選中外臣僚才德學識堪備儲輔者

入翰林改編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充講官大典書成陞詹事仍兼侍讀學士其在史館事校理直無少阿比同事者咸稱良史之才其在經筵日以養德格心求賢才謹好尚為勸 上書以君子之言褒之遷南京禮部侍郎時各部院缺官館者五家日懸藉曹一無廢事各屬咸嘆以為難及帶管操江嚴防禦之法謹盤詰之司一時江盜悉皆屏跡凡所應行奏為定例公私賴之三載考績轉禮部左侍郎適大同軍叛朝廷議封之館極言用兵非策奉勅往撫二百餘个

識大錄

一方之難遂靖民主安輯詞祀之明年知乙未貢舉事甫畢丁毋憂歸服闋時安南之亂詔起為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充安南正使啟行聞以縣權相貶私及為所構落職閒住遷居翠屏山中杜門謝客日事註述布衣草履超然於塵埃之外雖極寒暑手未嘗釋卷遠近有志士咸趨事之典語終夕不倦所著有四書五經原古所道編石龍集石龍奏議思古堂筆記家訓等書卒年七十有五

廖道南

廖道南字鳴吾蒲圻人登正德辛巳進士嘉靖改元賜進士二甲第一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四年纂修明倫大典成陞中允六年陳洪範以懋聖學因命進講洪範及大學衍義充日講官七年星變日食應詔陳言進霙雪賦九年奏遵諭以陳舊制申明祀典又陳未議以裨典禮得毀夷鬼淫像罷姚廣孝配享太廟移祀大興隆寺又奏稽古樂以裨盛典進大祀圜丘賦十年彗星見陳議修省及議崇典禮等事有

識大錄　廖道南

詩賦進甲明 宗廟大典有頌進又申明禘祭及稽吉禮以崇帝禘賜甘露進寶露頌祀方澤進方澤頌又進 帝苑農蚕賦十一年進 聖駕臨雍頌進景德崇聖頌十二年坐不代講謫徽州府通判十三年復職賜大報歌進和奉御扎和聖製鍾粹宮步虛詞進九五齋恭默室頌十四年丁憂該禮部為進呈訓錄事吏部查奉欽依廖道南制痛陞一級用十五年紀祀典有頌十八年 世宗駕幸承天恭紀盛烈有頌又奏恭紀瑞應以彰天眖有諸頌進言官拾遺着

閒住十九年奏昭聖謨以宗國本二十年奏恭述聖謨以懋昭聖政進獻頌歌箴其前後奏章俱蒙欽依褒譽所進和詩詞歌頌箴賦悉蒙留覽付史館二十六年卒於家

江汝璧

江汝璧字懋別號貞齋登正德辛巳進士明年　世宗繼大統舉廷試二甲第二遂庶吉士授翰林編修會勑校累朝訓錄汝璧欲取列聖嘉言善政并名臣奏章可以訓後而行之今者彙聚勒成一書進呈無何聞父喪歸起復授編修時大學士桂萼當國汝璧以戚故力求外補遷南京國子監司業正己端表嚴飭規條與宗伯湛若水闡明正學士習丕變暇日又取二十一史刪校譌謬疏請須刻一時經史之學為之大明遷翰林院侍讀尋陞春坊左諭德充經筵講官進講言論激切　天顏爲霽汝璧益講不輟侍講諸臣咸為之惧　上入宮疏其名于御屏次日遣中使齎白金文綺以褒之汝璧感泣曰　皇上仁明同符堯舜〻為人臣者當益思報爲丁酉主試南畿頌緣安南莫登庸篡其主黎利而自立不修職貢　上將征之勑邊海諸省各造戰船水陸並攻汝璧被命而南途次日擊炎暑謫發有感於中自謂中國之於四夷益由天之二氣中國為陽四夷為陰既並生於

天地其可盡去乎惟令各正其疆不致陰干乎陽則
中國之氣勝矣至其自相暴殺猶虎豹豺狼天既受
之以吞噬之性必不禁其血食而責之以騶虞之仁
也若彼今日之亂宜因其夷性治以不治而聽其自
安可也且黎季犛之初叛賊殺命官傷害鎮將不受
我國家之封而僭竊自號其負罪于朝廷為不小矣
登庸篡之以據其國固天道也又何必勞師征之為
黎賊復讐札惟曰祖宗時已隷職方今登庸篡據不
修職貢又為叛虐使一方之民蹈于塗炭是則不可
不征耳然當先之以文告令其悔罪自服必不得已
而至于用兵亦不至親勞王師惟勅两廣土官之兵
各自為戰其能取之者即棄以與之如此則彼以一
方之衆而我四面戲之不旬月而可下也迨其平定
仍分建土官以鎮壓之周之監于四夷夏之成建五
長用是道也尚何亂之敢生方疏上命嚴程迅發未
及論列迨試士乃以安南不必征發策言甚剴切又
論勳臣配享正蔵祫宜與至卯祀嘗皆不宜從享策
進　上覽而震怒建趣詔獄先是太史奏彗星犯文

昌至是文昌不見三日人以為應云翊國郭勛衛汝
璧配享之論欲置重典賴　上英明遣官停造海艦
罷安南之征乃得輕罰謫閩市舶副提舉巡按御史
李鳳翔包節交章論薦己亥稍遷南駕部郎癸卯春
北司業員缺銓部以汝璧名上而以北駕部郎程文
德副之　上謂輔臣曰汝璧朕素知其有學其人與
文德孰優輔臣對曰文德淺中兩科　上曰汝璧以
何事謫官輔臣對曰以妄言遣事　上曰今之遣事
被他說着於是名為國子司業是秋泰安州各產嘉
禾瑞麥數本汝璧撰豊年瑞應頌上陳溫言褒答仍
迭　九廟災定昭穆位次疏入緣忤嚴嵩意嵩出他
議以沮之事竟不行疏中五事其一曰酌時宜改春
之禘祭為祫祭其一曰定昭穆更定位次皆從之甲
辰春攝春坊左庶子命主會試進少詹事兼翰林院
學士掌院事纂修玉牒慮宗室繁盛添旦不給取
祖訓中郡王子孫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授官職如
常選法數語盡議擬進不果嚴嵩子世蕃疾首相猜
璧二子俱中式且知汝璧旦夕將大用乃族言官論

會試事証以賕賂 上命具詔獄窮治無左驗辛中以阿附大臣落職所著詩文及碧洋摘稿藏於家

柯維騏

柯維騏字奇純號希齋莆陽人天資粹美博學多才弱冠舉進士除南戶部主事非其好也尋謝疾歸隱烏石山益研精經史百氏別清亂訂是非窮極指歸及門之士執經問難者雲集先後至四百餘人傳授靡倦要以躬行為先慨近世學者樂徑悟而憚積累竊禪家之説以擠訿陋作左右二銘明其意著講義二卷以辨心術端趨向為實志以存敬畏密操履為實功而其極以窮理人物成能天地為實用至於學之次第懇懇致意於誠一謂心與理一之謂誠言與行一之謂誠終與始一之謂誠也又錄所答問彙為心解學解經解上下傳解史解六卷多儒先所未發門人共服膺之契丹女直與宋並帝元儒修史冠屨莫別維騏乃著宋史新編二百卷會三史為一書以宋為正統遼金列於外國傳以尊中國瀛國二王升於帝紀以存宋統正十國諸叛臣之名以明倫升道學于循吏以重道彙補漏舉異訂譌閱二十寒暑始克成書又作史紀考要十卷凡班氏之訛訐與實

漢書之增損平義少孫之補綴亂真諸儒之紀載異同皆辨正之而天文曆律發明尤詳又以莆陽文獻自嘉靖以來屢經兵火懼其遂湮也乃撰次為二十卷以接山齋鄭岳之筆曰續莆陽文獻志是書也與宋史新編俱以三品論人謂求道德之士於三代之下必欲如古聖賢難矣但能忠信廉潔以禮義為進退以名節自砥礪此其根本也根本既立雖乏功業文章不足為病根本一喪即富貴功名飾庸人耳何足取哉於是褒表不及者頗嘵嘵然譁之而維驎不恤也所著詩文集十六卷型範百家彬彬大雅而不欲以此自名命曰藝餘卒年七十八

張基

張基字德載號敬塘吳縣人嘉靖庚子舉應天薦例得坊金百金一日散之親族略盡當會試有顯者與善欲為之地基咄曰士身一敗尚欲何為哉竟弗應屬疾久困醫藥間怳然若有懲者遂究心為己之學病亦自愈屬當試基念婦沒大母且耄遂逡巡其行亡何大母歿已而其父亦歿乃歎曰母老矣誰與朝夕耶自是步不忍離屏去冠服為野人裝治一室甚潔扁曰愛日以居母手擇果實洗蔬茹嘗而薦之湯粥滫瀡非親調不進也於書無所不窺而尤邃于經術多所發纂晚而捨之身心融融如矣頗其持敬益甚自撿日益微密奉母外足不踰戶婦亡不更娶畜無妪侍食不輩寢恒不脇席也歲大祲有米數百斛悉以賑飢者而屬單與族皆從基嘆曰吾何忍獨以例免而煩族之老弱為請於官毀家以紓之自是疲若削矣基攻內學体氣益充忽一日顧其子曰何日當出行吾且行遂為日期之子大駭而至期一夕儵母安者十餘眛與趺坐頓誦一念不生頃而目微上

指瞑矣凡上手書數行則皆身後奉養事也年五十有九基天性純粹其學以主敬為宗嘗銘坐右曰勿展無益身心之書勿吐無異身心之語勿近無益身心之人勿涉無益身心之境羅洪先以為四勿箴云

王樵

王樵字明遠別號方麓鎮江金壇人擧嘉靖丁未進士授行人當選臺諫少宰孫陞言於冢宰謂樵才望宜在選中冢宰曰吾不識也陞使人微諷樵樵謝不往遷刑部主事訟獄稀簡公暇日取故所業四子諸經傳迴環紬繹間及大學衍義補經濟錄諸司職掌名臣奏議諸書悉加條討於國家典章尤所明習當是時 世宗臨御史慮臣下玩愒間以不測之威臨之而閣臣嚴嵩因借以行其腥臊下部議罪稍不稱

上意禍立至尚書鄭曉既難忤旨而又難廢法則衷而請之知樵精法比不能為委蛇也不以治尚書章奏時兩陳說亦有從有不從然未嘗不心罷焉給事中吳時來糾總督楊順誤國 上震怒下之吏法當坐斬順嵩私人故為之救沈鍊以自結者嵩欲貫之又虞 上窮詰邊事禍及己乃別遣給事往勘再下部議樵謂曉當以去就爭之曉曰如子言 上怒將叵測吾區區去就不足言而士大夫之禍自此啟矣與其激而成 上過寧我不能執法守議有愧於振

釋之而已遂械死論已而復有王直之獄王直者故
歙人以巨寇勾島夷內訌江南北所過殺傷無筭總
督胡宗憲誘之降業上其罪狀而陰言於嵩冀迨表
滅嵩指授旣ゝ意未決棋曰此叛民也與他納降者
異且宗憲失信與朝廷失刑孰重晚曰是也乃捷謀
叛律梟示海上嵩傾知議出棋寖以不樂出為山東
按察僉事棋嘆曰可以歸矣旣而聞山東大饑乃蹶
然起曰此吾活民時也不可失馳而之任時業已得
請發粟棋謂賑貸非難使民被實惠為難諭屬吏躬

詣郭內外覈之籍姓名以報棋覆覈予之期以次給
之里胥姦不行而民受其惠棋於東事日為審書券
轉漕無賴於河而壯勇可藉為兵如余關所言與李
抱其所為急論著之以待施用而會景王之國道出
棋部內舟大小千艘役夫二萬猶不足謀派內邑鄉
夫佚之棋知鄉夫易虐而顧募者之無以害也請於
巡撫不以夫而以直任王舟自平原至沙河二千里
一用顧募費省而人便初閣板縱橫途中寄郡邑吏
或束縛之以狗而東省獨無所擾于是遂以積包沐

臺省弗許乃以上聞于告歸閒居益以向所討論著
為書尚書四書以次為論說家食久之令閑俛彭萬
曆物張居正當軸冀得賢而任之甚切適有薦棋者
起備兵浙西居正且移書勸駕語甚鄭重棋不無知
已之感乃決意行浙西剽悍饒訟獄鹽盜出沒含山
賊潛撈據險聚衆官兵不得前棋至出榜諭以利害
甚辦康其宿猾罪遣之訟為衰止授方略崇德姦令
捕治撈芍皆得修保甲法參而位之令人自為守繕
要衝習技擊寇至輒覺ゝ輒禽閭里中竟棋代無犬

吠之警嘉興舊設兵船十四民壯二百人巡徼鹽盜
春秋調發西海口白塔港為汛倫踰期還捕盜以為
常第游徼散處各地賊至不敢格類以衆寡不敵為
解棋尅信地令合力以守而時督察之有倭船四入
徐公洋所部將士與戰覆之海捷聞增秩錫金幣乙
為尚寶司少卿抵京謁居正即次居正意起棋田間
列禁近當雁就己而棋顧無加禮於是居正始恭憶
明年進尚寶卿棋以謂周官宮正宮伯掌宮中之線
衛直宿為之名籍比其在否今尚寶卿其遺意吾安

浮以無事委而晏眠肘腋間卽故持之甚嚴有干請
者拒不受太璫丘浮用思中之以疏下不而永為棋
罪構於　上奪俸半歲御史劉臺劾居正十大罪居
正疏自列求退六部諸曹奏留之棋章疏大指欲
上全諫臣以安大臣居正讀之大恚曰若乃欲為臺
地耶遂出為南鴻臚卿會星变自陳省臣主蔚傳倅
舟遂承居正指露章劾棋無無可据摭第以前尚寶
奪奉事為罪浮　旨致仕棋歸而研精舊學於尚書
四書益為緒正春秋夫易周官古禮經傳於子史亦
涉所裁定積十餘載會平湖陸光祖典銓衡録用耆
碩起棋為南太僕少卿俄陞南光祿卿棋自計精力
尚足以為而然念國勢入心有與嘉靖間天不同者
上徒欲以渓居獨斷仰法　皇祖而政未可冀也祇
任為脩陳今昔異勢歟　聖明屬精聽納以丕崇祛
大計言甚切而婉疏入報聞光祿於南中事甚簡又
四署分治棋不敢曆越頋益度鈞攷寺故實著為志
又寺田佃於民頗收什二三棋度寺經費古哉而第
以益墨吏橐無為也為校歲所出收之餘悉除其類

著為挈令壬辰陞南大理寺卿明年遷刑部侍郎乙
未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三歲中三辭而
秋益進方思飭百寮以報稱　上意而新進不悅者
輙謂其春秋高不宜在任請加銜致仕棋辭益力溫
旨許之己亥九月終于家年七十有九棋操履淡醇
學有根柢平生仕者什三處者什七面貌嚴冷闇然
質行學以程朱為矩矱而寔求以自得之不名一家
所著有周易私録尚書日記詩考周官私録春秋輯
傳四書紿閒編讀律私箋考定周易參同契老子解
方麓居士集戊申筆記紫薇堂劄記省性録行于世

陶大臨

陶大臨字虞臣會稽人兵部侍郎諧之孫也少而端嶷篤行好學毎謂狂聖自一念起署其室曰念齋嘉靖丙辰舉於禮闈　上臨軒策士擢大臨第一以陰山諸大綬次之已而復改大綬為第一人而更置大臨于第二授翰林院編修少師嚴嵩慕大臨名欲致之門下數遣其子世蕃來候大臨戒門者以他出應之第一刺報而已卒不見給事中吳時來慷慨塞直言大臨獨善之數與揚扢世務時來謂世務莫先於

擊嚴相大臨曰然時來出其草大臨讀之曰是為名計耶為勝之則毋觸數官諱泚筆汰其甚者已時來論上不勝下　詔獄詰責所共謀五毒苛備或傳且誣伏者大臨聞之泰然日遣餉藥物醪糗為偵伺託恩時未謝毋重累故人大臨笑曰固也奈何使君獨為善時來得不死以戍去而大臨亦遭毋喪歸既除服念父且老而時事亡當心不欲出父強之乃起復故官校錄永樂大典尋授諸孺璫書大臨毎為言古寺人清公奉法以令終者其貪暴負國參夷五宗者

委曲辨析不已諸孺璫咸拱手曰此公異日謂我也當是時大學士徐階嚮用心服大臨數引與議　國事尋以外艱去會大典成進翰林侍讀甫公除召同修　世宗實錄俄校應天試務絀浮淫所得多老成士遷進侍讀學士掌留院歲餘拜南京國子祭酒時進諸生與講說道理經濟不為高遠奇僻之行士則之亡何以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名侍　神宗講讀於春宮尋進詹事兼學士如故　神宗踐祚遷禮部侍郎仍兼學士充經筵日講又為修　穆宗實錄副

總裁　上雖在沖幼聖質不世出大臨思所以啟翼之毎垂諷天戒法祖孝親卹民隱慎用舍廣咨訪緩工役飭邊防輒諄諄陳說毎進講左右皆目相指而上亦亟重之亟稱先生而不名賜服視一品他精鏐賚諸金符繡幣彩扇貂裘之賜無虛月改吏部仍日講修史歲首大計吏大臨去藩臬之巧附勢者二番運司之苦節跡迂者州幕之非疾而誣以疾者各一衆大稱服以為且大拜會遘疾　上遣中使問候賚賜甚優及卒復遣中使護喪贈禮部尚書諡文僖時

年僅四十八大臨性醇厚居家孝弟尤嘗取會絶嗜好其以鄉進士里居有凌而奪之田於今者大臨弗白也令後知之驚以問大臨竟弗白居官二十年一切贄謝俱絕或購名書畫屏恐以餽大臨笑而却之曰吾惟無好耳好則何論金帛與書畫畢恐異耶家世二千石產可中上而其自奉極簡約食不過算恐衣無重綵門不納優人跡頭其好抱子獨異是宗族世黨及諸戚友以至閭左右仰其衣食者不可枚舉友人朱𭉼家貧事親孝死無子其妻濃以節死大臨先後為治喪葬養其父母又為之上狀于有司而推坊直祠之曰節孝置祀田若干畝有錢生者挾債而徒步訪大臨於京生則病〻發狂逆旅人走避之大臨為徙置精舍躬治粥藥疾則瘉之還鄉其篤義類如此恒言學有根而室有基不實則欹又曰為善固極悪亦因極譬之岐乎南則益南北則益北善猶水也為之先者源為之後者理始而濫一觴終而淵九里每讀孟子至放心未嘗不再三歎也又嘗謂財有所用之則重無所用之則輕惟儉養廉惟儉養慧

識大錄

故大臨之所以能絶取廣子儉故也子允宜舉鄉會皆魁其經進士第授刑部主事能為古文辭

黃洪憲

黃洪憲字懋忠號葵陽嘉興人隆慶丁卯舉御試第一辛未會試第二選授庶吉士陞翰林編修與修大明會典丁亥書成晋春坊右庶子兼侍讀充日講官明年遷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經筵日講如故未幾為忌者所中自免歸〻十年而卒方洪憲為諸生時適嘉靖末年文體猥濫甚洪憲獨刋落枝葉根極名理三試不售不為改步會隆慶元年有詔黜浮崇雅洪憲遂褎然冠賢書制舉義出文體始一振然洪憲故不急一第乃愈湛思精苦齒血濺出不為止已忽于靜中有得文以益工辛未中試報至洪憲側臥不應曰咕〻吾文未盡吾量也其自負如此洪憲為江陵張居正所取士丁丑會試居正欲洪憲充同考屬意第三子洪憲以兄與試藉辭焉居正固不可又力辭居正恚甚會是年丁父憂始得解迨壬午居正歿而攻之者至以逆謀籍其家洪憲獨謂曰居正誠驁抑其數年輔幼主功殊不當末減尒宜耶又私謂友人昔以生江陵市今以死江陵市昔

市耳語稍流聞而先是忤居正得罪者賑逆田間起高名之士贊之如流洪憲獨効田畫規郤浩貽之書反覆馮河包荒之說幾千餘言於是忌者籍〻起而無難端會戊子主順天試遂相與構之語屬首輔王錫爵子衡適舉第一有為謀者曰太倉公介〻負氣可并闗而走也因尾以疑詞及衡錫爵請覆試言者實司徼廻文出無所指摘洪憲自此知不為忘者所容有歸志矣是歲秋彈章每起遂上疏乞骸　上賜白金文綺馳傳以歸歸而顏其堂曰碩寬取寤言勿告之義示不復出也日與群子姓讀書講藝其中客色滋少萬曆庚子八月以病瘍誤藥下瘖不語數日卒卒之明年衡登進士第二人始籍〻白其冤洪憲詩文雅合于吾諸変無所不備尤好談舉子業若有夙解者當其童子時學為文以己意屬偶輒已斐然晚年斲輪技癢自六經而外糟粕涕唾皆以意匠取材卒澤于大雅醇如也素自矜重當隸學宮時郡邑諸使者慕其名欲羅致一見不可得顧獨好士夜得一士申旦不寐必曲為奬拔乃已會稽錢仲秉叅

晛居長安洪憲嘗其文丞使子承玄執弟子禮強為
裝而歸之遂聯第有盛名凡此類者不勝數四方奇
士以文字贄者相錯登高科膴仕者若而人然抵牘
坐此夬膺衆人意渇謗亦不少讀書有經世志不專
以詞藝自喜甲戌請內書堂授中貴公書曰是其在
天子股掌間為禍櫺不細歛舉古今宦侍為鑑戒詞
色甚莊已使朝鮮日此區區者而關于倭虜其君臣
恬嬉文事不知戒嚴吾為肩臂慮矣盡封還贈僉而
倫次其國都形勢成一編曰輶軒錄淥十年倭果東

躪人服其早識所撰著甚富有易說春秋左傳釋附
老子解蒙莊獨契讀禮日抄諸書逸歸田後有秀水
邑志碧山學士集皇明文憲俱刻青衣竟藏於家
逆史刘振曰洪憲雅負公輔林惜中道中讒去僅僅
以文章名世雖以主名通高為渇謗之由然亦竊坐
不知時耳世之趨時也若渇若熱而彼獨以忤時為
守中懷辭自珍無所攫恭以此蒙詬閒宜雖然是可
以知洪憲矣

劉元卿

劉元卿字調父號瀘瀟安福人自幼穎朗異常始就
塾師贓而遊庠既長負笈伍畫吾遊伍門業麟經者
各有私錄新弗與元卿奮然曰豈神授耶遂自出抒
軸成一家言諸人皆駭詫以為異然非其好也入郡
為青原遊與夬語曰昔之青原扶鼓戴歌新舞者達
旦自兩鄒公子入遂絕響矣嘉謂守益二孫德涵德
溥也元卿聞而惕然有省時德涵自東魯歸以正學
倡諸里人元卿乃往從問學陳諸儒語錄推崇盛几

夙夜玩繹以所疑悟質之德涵德涵遲而與德溥心
畏者久之萬曆庚午舉於鄉年未會試業已中式主
司以其策多憤激語遂置之閣臣居正聞而大怒下
禮部以防多士元卿歸而倡學里中里中勃然興起
甲戌不第抹其引杜門不出而從游者日衆元卿于
諸先輩語淺生厭淺生疑乃出而謁蘭溪徐太常黃
安何于蘭溪機梢動至聞耿氏時提生謂易一語欣
然自信曰孟氏不云乎四端充之足保四海吾方幸
泉不流也而故遏之火不然也而故滅之彼滅與遏

者二氏之流吾所不忍以此為學即以此建入而所
掀湲禮識仁中道一德諸院嵗有常會西鄉諸習俗
為之一变雖盜賊爭訟亦多感革拜息者祭酒趙用
賢給事中鄒元標交薦於朝徵為禮部主事元卿強
起應 詔觀時不可為遂謝病歸結廬南溪潛心撰
述卒年六十六所著有山居草還山續草大象觀諸
儒學案賢奕編六鑑舉要國史舉凡瞎語測言恩問
編何莫編先正義方禮律類要明賢宗解婆江証學
大學新編竹子世

劉溯

劉溯字君東泰和人別號約我學者稱為約堂先生
云父逵愷嘉靖辛丑進士釋褐知慈谿廬溪五縣歷
官南太僕少卿攺竹俱厲一夕夢神人抱童子授之
曰此兒也為慈人報德遂生溯生有異質五歲能受
西銘九歲問天地窮際日月往來之故逵愷奇之稍
長有丈夫志目光若曙吐辭皆韻洪暢嬌嬌以氣節
自任年十二讀書鶴鄒壽閣時保定揚繼盛以直諫
淂罪戮於西市溯遶座空行至夜半闌巳以嫌慨數

曰揚公千載有餘烈矣始冠着尚志論又為無愁子
隱逸先生明空道人傳無愁子酒也隱逸先生菊也
明空道人燈龍也論操尚不群語更藻拔三傳典致
散明翩翩然有塵外之思識者稱為遠犯除塵丁卯
舉江西鄉試溯鄒學方殷不欲赴公車逵愷勉之曰
欲為天下士豈可不友天下士入燕盡友海内諸名
士去友成砥重之燕社談議賦詩相淂甚驩最瀏揩
豪於酒久之习作麴生戒以自儆雖好結客然律已
甚嚴試南宮下第大學士李春芳淂其遺卷心奇之

欲致一見謝不可曰若第書生豈可自呈身緗門耶
其後江陵張居正欲致之東閣亦拒弗見然四方聞
華文學行誼有聞武工詞賦書法必多方訪求畫其
能廣購藏書尤喜名人草書如宋仲溫解太紳帖更
所珍愛每出視友人輒咨嗟嘆賞舉醇酒酹之為快
癸未下第有故人司選者勸就京秩咲曰士能為大
用不能為小用吾不敢當然能為可用不能為枉用
君亦信我乎司選曰劉君志自艶落耳懋試南宮不
遂欲懸車終養其母不可亡何母卒淛哀毀歎曰吾

已矣夫二親不存吾年近艾復遯遯何為遂投牒不
仕廬旁有曠地古樹數株方池半畝因結茅為圃藏
先人遺書萬卷及古今金石篆隸之文寶墨名畫數
十家蒔竹萬竿種柏千行古梅蟠松緋桃叢桂蓮菊
蘭芷名花間錯布滿庭砌題曰自怡園取陶隱居語
也淛少時志在進取後稍為任達至末年翼然曰與
豈足累吾生耶遂屏招納謝文遊發登臨寓意默與
讀先儒書會其大旨尤尊信王守仁其言曰夫生知
者豈必堯舜文武哉孔子且猶遜其生知自謂好古

敏求而已然好古敏求衆人不知孔子獨知之即生
知也文成聞鳥道龍場苦心始悟大學一聞舉世
習訓詁而文成獨反求諸心以其苦心得悟誠為困
知然舉世安於所習不知困而文成獨困則吾知困
者亦生知也部使方漸學聞其高尚欲疏薦于朝淛
託友人辭之諸搢遊者聞調笑曰君東何苦為此淛
謝不預一日吉水鄒元標過而諷之仕對曰劉生傲
骨即仕又陶柴桑矣元標咲曰柴棄官三月後賦歸
未辞膾炙入口予一日不仕何歸乎淛咲曰辭中有

既仕不可諫亦悔其仕而非與其竟迷塗而迷吾寧
不失足迷塗之為愈元標曰若然又加柴桑一等矣
咲而別一日淛復過元標論易元標曰易之道在復
吾輩惟擾擾名場欲場中情識熾如是非毀譽紛如
無已未有不至頻復迷復而滅頂者迷復之凶處君
道也吾輩必為君君為主則百體從令故曰首出庶
物萬國咸寧即不遠之復也淛起而言曰震陽物也
復之象曰雷在地中先王以至日閉關蓋斂其強陽
歸于無有故曰剛反則亨元標起拜曰公之廿年提

閑獨處其有得於淡之義耶澍曰不佞敢云不遠之
復惟復以自知而已元標致服常語友人曰君東光
生非削跡為高者蓋有見於其大者然也萬曆甲寅
澍年七十一矣脩中元祠祀戒子姪曰吾期將至矣
八月遣子廷曾徵元標手書遺愷墓研曰忽急吾十
六七猶能待汝於是來有與歷園亭命孫與猶子蓁
茗行酒盡日而休曰從此逝矣沒寧復有主人翁咏
拏耶廷曾還數日輒病臧而卒卒之日鄰與不知皆
為歎息流涕弔者于七八百人為文祭者數十家友

人羅大紘稱其軒豁通朗類明空道人對客豪飲於
無愁子何趣最深然於隱逸晚節更勝其傳者蓋
澍平生之識云

馮應京

馮應京字同華盱眙人少篤志好古不治章句而泛
濫百家其於陰陽律曆風角下迨舟車樹藝咸得其
精登萬曆壬辰進士時有寺劉之窶閑中大震應京
奏乞緩資為遣郡令尉練民兵禦虜弗許除兵部主
事即條薄應京傾資延攬出督蔚邊軍需載名士與
俱歷覽形勝壽畫邊務憮然以安危自任出接賓客
入削牘記汲汲時事不遑暇食轉兵部員外郎陞湖
廣按察司僉事屬應陽所貪殘風穢諸　設匭求言

曰吾御猾也用以行善而偷取諱戒者師之雖若棘
刺語弗問也緣是益得鉤稽民隱吏弊而張弛居恆
以正風俗為務江漢多游女為摘貞淫風厲之又以
三事約勸部民俾置社倉以足食設保甲以足兵立
鄉約以惇信當謂諡高皇帝治法力行之民其有
鳩矣當是時璫治孔棘中使躪楚已千年民不堪命
惡應京發其奸貫金餘甕以饋應京所至行部至黃
即學宮貿數二令曰明吾不云無穢之地毋援其民
乎二邑無礦而歲輸銀數千為何劉民脂膏媚璫耶

為竊之升竊所轄一道乞鎮錢數萬緡中使不敢抗其來許中使習從恣橫者應京佯為弗聞而陰籍其姓名掩捕之所芟削過半中使大懾乃西邁鄖襄經年不窺黃鄂然心恨應京刊落其成距且恐他郡効尤欲挫詘之屬三司以嘉平邀宴中使導從千入貫甲耀兵以張其威徒衆大肆戕舉火械焚民居而應京向所用保甲法部勒里閈閭方甚整曹起譁詬中使窘直讐應京以自解衆怒白搚絲集中使徨遝跳以免衆捽掣其從者趣首餘人應京綏靖之飛章劾中使九罪不報中使亦誣訐應京罪竹路內外逐削應京籍尋被逮所過士民泣送村嫗野老爭識一面葦筏沿江號呼相望累日不絕比至京師下之詔獄公卿臺諫力爭之　上乃撤還中使治其罪鋃鐺以死楚難遂解應京繫獄三歲廷臣屢為訟冤浮釋為民越二年復官且議錄用会病卒年五十二應京少有經世之志既遭幽廢益感激讀書罔所不關然務究實用不為雕蟲之技女支離之說所著有當艾編月令廣義及文集若干卷在獄著經世實用編二十八卷挈六官之體要以憲　太祖挈六藝之指歸而尊考亭云

梁材

梁材字大用南京金吾右衛人幼岐嶷如成人甫受學輒慨然有經濟天下之志弘治己未登進士授德清知縣十易民直清介絕俗興利除弊薄賦輕徭在任七年陞刑部主事轉員外郎決獄小大無遁情尚書洪鍾每令諸司錄其獄案以為法正德五年改山東道御史逆瑾誅榜諭天下出材手筆大學士李東陽見而嘉之及為史記東陽與楊廷和各製、篇不愜意比見材作喜曰此以古詞兼律筆足示後矣

逆錄付史館六年出知嘉興未幾調杭州杭以繁富名材至愈以清約自勵十一年進右參政尋轉按察使會宸濠變起鎮守中人畢真為內應人心洶洶御史張縉謀於材曰事急矣將若之何材即就案草檄調兵方略布置一一曰悉具又自往說其令撤兵衛于是姦謀沮乃發諜縉縛之兩浙以安嘉靖二年再任雲南按察使先是有土酋相讐殺者六載未定御史曰須公為之材即召至諭以禍福當殊死今姑貸汝如例罰牛羊若干以贖土酋頓顙輸服御史雖其

太服材言治夷法如是足矣不謂是激之變也後桐知夷果察調兵閑無他乃止三年遷廣東左布政使凡入民課金令輸者自權之而親為監督土藏者不得高下其手往來傳置諸所經道即果蔬弗受也兩典名郡及為藩臬長一以便民為務頌聲載途於主文祠祀之六年拜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未兩月召為刑部左侍郎七年改戶部冬晉尚書

材三受　勅階宣城伯衛錄居守十七年以考滿解職明年廷臣上議言司徒乃國計大臣總領財賦得

入貲難竊見材操心廉直終始不渝且綜理既期出納有執貫消朝人才之果及今未衰尚堪任使乞召用以盡其材　上俞之召復故官加太子少保材在位數令親信察市價低卬攬戶不得乾沒所省官錢不可貲算永嘉張孚敬新貴用事常以意氣抵折公卿一日於朝堂厲聲語云梁大用某處糧草當辦則應曰諾某處折銀當發復應曰諾孚敬意其難弗了也既而偵之則無弗成具者乃歎曰梁固若是辦耶　上念吏治龐襍特命材兼行考察所汰簡者

數百人人心大駭又大獄久不決者四事 上命讞
之居數日盡得其情擬奏 上喜曰得尚書卜二人
如材者朕可無憂矣事竣乃遷印刑部皆以特旨從
事前此未有也平生為國薦賢絕非欵人知是特士
大夫頗尚圓通波蕩從流莫知說篤公卿或阿上取
寵而材獨屹然自守障隄末流反引以撲卓然有古
大臣風然竟以此忤于時翊國公郭勛恃寵專擅損
兵冒餉材疏劾之 上下其章所司督勛威莫敢詰
復按勛不法于事草成未上僚友泄其語反為所中
遂落職歸歸兩月而卒嘉靖中大作大典遺貲無藝
加以水旱薦疫時在告哭材深用為憂其經畫大端
天下財賦以安危者具載奏議中文多不錄其於國
計俾竭心力而靡肯稍以加賦於民力主節財諸濫
請除費悉斥不應初 上以禱祠故于額外有所需
材執曰終不以無益虧國計 上心弗善也頃之材
致仕卒遂無邊儲大官計無所出乃歎曰令梁材在
當不至是其見思如此居恆約敕僚吏意奉公曰吾
輩業委身朝廷終不復知有他矣自起家縣令至司
徒奏公辭者什九私居者什一終日高拱堂皇內外
肅然在廣東一日右布政林富市內數多召其僕誡
勿過豐富聞大怒裂衣露項狼狽而出詬之不已材
頫視簿書端坐自如富慙而退自是人益敬憚之為
司徒語其屬曰若輩與人一揆杯酒欲有千錢能致
卻之爭率之日坐部治事無敢闌出入坐傍置田書
律例騃卿諷誦之以為常以故夤緣請寄悉格不行
而歲計益以治其猶潔正直出於天性飾食以園蔬
絕無兼味公服用浙蕉極下者底裹不厭澣紉唯兩
貂鮮潔而已為尚書宅憂歸始有居室安陽崔銑稱
之曰自公名遂司徒婁八丐子相語云今天眼開召
同梁公矣此與司馬公入朝何異西長安有屋一區
子孫其陋公卒即居之但掃地焚香而已予甚愧弗
及也卒之日家無餘貲子孫至不能之京請卹與隆
慶初奉遺詔追給祭葬贈太子太保謚端肅

霍韜

霍韜字渭先初號兀厓後更曰渭厓廣州南海人年
十九始就小學即大尚居處恭三字先亦相對必則
晏然日不旁視衆識為遠大器甫學踰月四書皆誦
皆遍師授周易日誦數千言未幾又遍師驚謂其父
曰君兒非常人也一歲閱諸經子史無不淹貫尤
喜大學衍義時有老儒說太極圖聽者如堵韜徐登
堂辨析奧義老儒驚曰吾不如正德癸酉領鄉薦第
二甲戌首選南宮廷試仍擬大魁倘封卷中舍倒用
官銜印吏之復渭矣皆咸謂天數遂置二甲第一值
權奸亂政韜目擊時弊不樂仕歸娶後遂讀書西
樵山中不出　世宗御極起為兵部職方主事韜感
遇　明主即上三劄首論學與政次六部掌故次中
外時弊侃侃數萬言通達剴切識者謂賈董劉賁不
是過也時議韜臣有擁立功宜封伯爵登禁省言官
藂狀迎　旨者韜疏論正之時多事起揭韜獨執守
自重與世齟齬仍謝病歸山以讀書考古為業若將
終焉會大禮議起廷臣咸欲　上父　孝宗而母昭

識大錄

聖韜謂天親不可人為天下未有無父之國若以付
畀神器之故而更父母之稱是利天下而忘親不可
為訓辨難周悉然嫌于出位干寵止白之輔相禮官
冀可正綱常而全　聖孝也主者固執衆口同聲牢
不可破韜乃疏陳所見詆禮官執議之失詳辨禮經
為人後之大義有二三其畧曰帝王相繼惟繼其統
不繼其嗣自今言之　孝宗未嘗無嗣也無嗣者
武宗耳　興獻所出惟　陛下一人儻徇廷臣之議
是使　孝宗有兩嗣　武宗竟無嗣　興獻有嗣而
不得嗣也一舉三失拂經不祥故惟統是繼兄終弟
及則不惟孝宗之統不絕也而　武宗之統亦不絕
矣後臣工各陳其說相繼疏進大倫遂正群議始息
上覽疏至於泣下悲動左右起拜詹事府少詹事兼
翰林侍講屢辭不出曰臣不敢以議禮得官也疏中
因詳陳任人之法　上眷注彌篤賜敕一箴洪範序
而命有司守促之始勉赴任韜感激異恩知無不言
言無不直雖違世弗忌顧時天下事大可虞者戶口
日耗冗食倍增河阿久潰民間田畝半減初類西北

不靖哈密單弱土魯番驕强朶顔貳志大同梗命翰
並盡衆上際時議建之已又際宜法論及老臣遺議
牧積弊係　聖躬肯疏并翰林內閣舊制並蒙採行
新建王守仁有奇勲兵者王瓊有邊略翰撰康海副
使李夢陽俱善文章坐累廢棄翰皆極力薦之奉
命克日講官因坐講禮久廢號疏辨見註西漢書上
之張孚敬桂萼相繼入輔政忌者倡黨入之議疏逐
二相翰謂黨之一字題盡善類能空人國上疏論辨
且自求罷斥　上從吉批答二相遂昔而逐其主黨

議者時謂翰有回天之力焉丁亥轉詹事兼翰林學
士纂修明倫大典翰上疏辭以新命由內閣推用而
資望出徐縉之下且言往者宰相頗權植黨籠絡翰
林爲屬官中書爲門吏故翰林遷擢不關吏部而中
書至有貲緣進秩六卿及支一品俸者臣嘗建議謂
翰林官遷擢去晉盡屬吏部庶不陰倚內閣爲腹心
內閣大臣不陰結翰林爲朋比且欲令京官補外以
均勞逸議未即行躬自冒之而又且議居學士徐縉
之上朝顔之厚可以居此疏入　上以其有功典禮

諭令就職翰復疏言臣昨奏內外官員遷轉資格吏
部未見會議奏翰林中書兩房積弊閣內未見酌處
奏蠲恭賦吏事例都察院未見申明奏賦稅出入會
計大數戶部未見奉行若循默取官則翰林遷擢之
弊又自臣始如前言何如天下後世詬責何　上復
優詔不允轉禮部侍郎尋晉尚書俱懇辭不拜錦衣
聶能遷結臣璫崔文誣訐大臣翰表其罪狀減死謫
戍翰雖遷處散地每朝廷有大政翰輙建議累數千
言多見採納列部尚書胡世寧疏薦翰孤忠効節近

臣宇傍宜持授都御史仍兼詹事專貢其論思絕糾
則朝有直臣奸慢震肅　上優詔答之而不果命已
丑春星变風霾翰疏陳名災變者六曰宗室失所曰
邊軍困苦曰冗官擾民曰贓吏害民曰酷吏肆虐曰
內臣貪暴　上嘉納之詔自今官吏犯枉法贓者摘
戍與赦酷刑殺人者因公亦黜著爲令奉命主會試
釐內外弊剗革殆盡士有勤述莊老野史逞博炫倚
者置勿取謂変詩畏禮王道似高特以命題不復拘
忌春秋比事碎裂經旨不以之試士文体爲之一変

楊傳曷守禮程文德唐順之羅洪先楊名楊爵皆所
録士也韜誡諭諸士不可以門生座主結私恩忘國
大義嘗曰是進士者　天子不用為私臣我衆執事
豈敢曰上由吾進為吾門生市私恩乎韜修大明會
典命充副總裁韜首撰六部提綱以獻因疏言田土
兵額大武冗濫且請裁內官員數屬之禮曹此屬人
人自危遂中沮之庚寅兩郊議興韜援古義導　祖
訓力主合祭且移書禮官及給事中夏言論辯得失
上見韜執議不回溫旨軍諭韜執愈堅持論過激言

識大録

遂以其所移書上之謂有指斥因下獄　章聖太后
深知韜忠為之內解會天雨霾三日晝晦武庫震動
上大警悟復其官天驟開霽人以為忠誠所感未幾
以母憂去　上念韜不已忍于儒臣議事別疏內批
韜忠實潔致眷奨咨已服闋召拜吏部侍郎以進賢
為己任衆公論薦不避親讐推陞霍賜奏録梁次攄
俱內舉之人薦豐熙楊慎徐文華唐樞等皆大禮大
獄得罪陸粲則攻擊韜與張桂者也舉動光明人咸
欽服乙未　莊肅皇后崩詔廷臣議謚布旨者以四

字請韜曰　帝后謚用十二字歷朝制也　武宗謚
號既循舊典則莊肅豈宜有異　上不悅卻其議久
之尚書汪鋐罷拜掌部篆條屬守法惟謹權貴無敢
干以私鑽鳩之風一時屏息拔淹滯察舉劾調停內
外資格不拘更定積歲條例永使遵守吏胥有犯即
治無輕貸者私書私儀絕跡不敢至謝恩私室者亦
無之先是大選舉監考卷分列五等惟視官缺散要
為等差不以品級高下為先後也遂至呼名與放榜
則以品為序述甚相左遂有私售中變之疑韜察其

識大録

然明揭榜示衆咸帖然舊凡考選言官多取外說衆
之屬明坊公法紀遂亂故未試而官已先定屬流濫
秩要階韜惟據考卷取其才識優長者用之故當時
人人稱焉其大選舉監亦然凡授選及各項文移吏
輩多假駁查送問為騙局韜立法當堂明諭奸吏無
所措手吏役舊弊猾衙門實係者例俱括閣以示不
私惟吏部及錦衣衛吏則坐名撥缺蓋皆依託勢要
行重賂以圖厚獲者新舊相代索賣費銀多至千金
韜一槩闔撥之痛革頂頭之弊文選司有寫本承差

十二人皆勢家豪户買納者日用厚貲供司属宴飲
投選日則擇地註官韜盡黜革之錦衣吏侍衛官主
選緝舩羅織人故横肆無忌有事則衛官力庇之人
莫誰何有吏酗酒毆辱進士群黨助之訴之臺憲置
不問乃訴於韜韜命人執吏送刑曹問如律群黨棄
後適匿韜悉除其名移原籍究之人心痛快衛官歛
手韜著部冢歲餘宿弊盡滌仕路一清先朝名家宰
不是過云大學士夏言屢囑私人于吏部悉為韜所
執沮銜恨愈深會府尹劉淑相發言贓私言疏辦論

稍波及韜又唉庶吉士盧楩給事中李充渊御史朝
守忠輩先後誣捏論之類 上深知韜不為所惑言
感不已值南禮部尚書缺言遂謂韜資望當補蓋擠
之出也先是南六科官途遇南六卿不避馬公聚會
議相與抗禮歲時拜 萬壽牌及進 表箋俱秉馬
突儀伏跌未嚴時則禮書朝服搢笏送茶每季終六
卿具職名手本送科註銷韜論其越分慢君莫此為
甚而搢笏送茶職名註銷非臣下所宜受並疏正之
已乃申禮制正風俗毀淫祠建社學清尼娼表忠節

其他頹弊振剔殆盡蒞事二載風望凛然群工欽我
豪勢震懾小民受惠雖兒童走卒婦人女子靡不知
頌霍公侍郎崔銑嘆曰渭厓舉動可謂真宗伯矣已
而冊立東宮吏部尚書許讚言韜剛正不阿忠直有
識宜備宮僚徵拜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
時土木煩興工費靡極公卿臺諫結舌乃與諭德鄒
守益上聖功圖以諷 上怒詰責尋察其忠懇原之
會訛言 聖駕將渡南巡有司科歛騷擾逃逝洶洶
韜隨 明旨榜諭之且諭前扈驛及護送 聖母梓

宮諸臣受賄擾民之弊事遂中寢既而權貴結術士
謀填 上退休以東宮監國冀為奸利韜力諫止之
庚子冬十月卒于官年五十有四時諸子俱歸廣應
鄉試韜疾革屢嘆曰死定數耳但不得口授諸子以
千年絶學瀕危不能作字令人代筆遺書兄弟令謹
守家訓語無及他訃聞贈太子太保謚文敏海內士
大識與不識罔不惜之旅櫬南還時士大夫有徒步
數百里外撫棺痛悼者南都士民無不嗚咽泣下韜
重瞳虬髯風格峻整質直好古行誼高潔學崇莊敬

不喜浮談平生肆力于居處恭即獻納亦以此為第一義正色立朝議論英偉好建白　國家大計自筮仕至宮詹車既凡九十餘上侃侃數十萬言直聲震天下尤好進賢汲汲如弗及然而剛介嚴毅嫉惡太深小人畏而甚之其不得當塗柄用以此至性友悌訓諸子嚴整有法愛諸姪如所生三品秩滿任子移蔭小宗長姪𢎪族合食凡產業俱統于一祖從所入伯兄享之以均族衆所得俸薪亦以均之不自私合族内外脩禮揆度家教斬然篤於故舊年學陳公贊俱貧賤交也貴顯後皆與結姻張孚敬從後權貴願指麾其後入韜倡義極力保護官至宮保衣無重綺食鮮珍味見士大夫侈靡者深鄙惡之多有慚而化者喜引進後學有美質高業者必延以隆禮極力薦揚多所成就天資英敏每草章奏數千言下筆立就不復點綴作古文詞自出機軸絕無蹈襲所著有書詩春秋解西漢書註程朱訓象山學辨稅疏集霍氏家訓行于世學者稱渭厓先生長子與瑕頗悟過人年十五註楚詞登辛與瑕與瓔與𢡟並舉于鄉而與瑕

登嘉靖己未進士授慈谿知縣時邑罹倭禍逖邇蕭條與瑕莅仕之初纘民家聲振以明敏政行令肅豪猾歛手慈民甚德之御史袁淳受權貴指以列白簡民赴闕訴留不得歸卧西樵者六年隆慶戊辰用給事中張鹵等薦召補鄖令俄遷南太僕丞轉兵部員外郎尋出為廣西僉事飭兵左江土酋黃金龍叛督府議進討與瑕以計縛致又撫八寨城新寧州俱有功御史唐鍊劾之調簡兵部尚書譚綸重其才為除江西醴悉諭年復為御史張簡所劾與瑕嘆曰吾安能隨時俯仰視人眉睫乎遂拂衣歸二十餘年卒所著有勉齋集慙人祀諸名官云

王廷相

王廷相字子衡別號浚川河南儀封人風神秀頴早
著文聲弘治壬戌舉進士選翰林吉士授兵科給事
中正德間以言事謫為州判稍遷知縣復召為御史
出按陝西會鎮守太監廖鵬毒螫民吏廷相繩之以
法鵬遂大恨已而視學北畿有兩中貴人關請廷相
焚其書兩人亦恨未有以發也而鵬因上書搆之比
兩人從中主其奏逮下制獄又謫為縣丞稍遷同知
擢四川僉事轉山東副使皆視學政嘉靖初累官至
布政使旋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屬夷盜邊發兵
討平之解散其黨兩徼以寧入為兵部侍郎騰驤四
衛勇士隸在中消多竄市人名籍者至三萬廷相奉
命清查留五千餘人盡裁其濫禁旅肅然晉南京兵
部尚書參贊機務內外守備多遣私人雇貨關津及
進御用服食大發船舟橫索道路糜耗不貲廷相窮
其根株悉以銖兩酤権為裁其多少令與載相準且
指全守備內臣惟詰奸道虐以清御輦不得受民間
訟牒侵法司權　世宗雅意釐革所言輒聽正德以

識大錄

來中官盡敝一旦剗除廷相與有力焉左部三年召
為左都御史講求憲綱分條類奏班諸御史奉以從
事因歎瑜絕又嘗疏正會議之体事有可否各出所
見即廷推大吏各舉所知至者毋得專決兩察內吏
三計郡國所贊襄爾隲天下服其公再疏薦何塘崔
銑呂柟李夢陽薛蕙諸人皆一時名流士論題之尋
進兵部尚書督十二團營兼掌院事　車駕幸承天
廷相疏留不允以九卿扈蹕道中數召問郡邑供頓
狀其以賀對多所省減嘗和御製歌詩甚見褒賞及
他所班賜尚方珍綺不可勝計滿九載加太子太保
廷相之皆營也與翊國公郭勛共事及勛罪狀覺
上欲逐法之會其受營勅後期因逮下吏而詞連廷
相並罷歸甲辰九月以疾卒年七十有一隆慶改元
復其官加贈少保賜謚肅敏廷相好修古禮奉身儉
素屏絕華侈兩遭大戚哀毀踰常因著喪禮備纂斟
酌古今定為儀式士大夫多遵用之其學術純正於
百家之籍無不泛酣而不涉異教文辭詳贍古雅可
為典刑既罷官歸閉門謝客著述日富以其餘暇與

一二僭知嘯咏山林無涉世氛遠近高其風規所著

家藏集十六種

盛應期

盛應期字思徵吳江人也弱冠舉弘治癸丑進士授都水主事管濟寧閘令行者艤相銜尾以進無浮爭先吳寬以少宰赴召猶為宿留終不以權貴有所撓寬甚賢之中貴人奉使往來咸望風斂戢挾私者輒淺入之時太監李廣雙用事諸中貴群惡于廣廣因衛之而廣之家人私市鹽數十艘聞其叢恚投之水廣益怒乃嗾太監秦文誣奏應期阻薦時物船以關宗廟禮大不敬逮下詔獄謫雲南安寧驛丞稍遷祿

豐令縣古祿豐地也烏爨蠻所居俗獷悍習盜應期不卹責其民教以禮法而化捕盜之禁盜賊首伏化為良民轉順慶通判主粮賦稽逋摘伏宿蠹盡革以外艱歸道陞武昌同知服除補雲南僉事分巡金滄洱海景東知府土官也父子信讒至相仇殺應期繆其說人置之重辟曉以大義父子如初武定土守鳳英死其妻攝郡事而子朝鳴凶狡不法肆行剽奪民殊苦之奏下所司觀望不理應期出亂不意單車馳入其境母子惶怖伏罪乃罰治其黨歸所侵奪于民

應期策鳳氏終為患請降其秩設官制之議寢不行
後鳳氏卒叛始應期言復建議請閉銀鑛絕禍源而
鎮守太監梁裕貪虐無厭應期與御史張璞副使晁
必登共禁制之裕誣以罪俱逮下制獄璞竟杖死諸
大臣及言官連章申救會乾清宮災赦出之尋陞河
南按察使轉陝西左布政鎮守監廖鑾濵奪民財役
盜官帑奸贓狼藉有司脇息莫敢問應期以法剪其
羽翼鑾滋不懌思中傷之檄使督造絨罽貴且鉅萬
應期按籍知鑾前侵費數萬不以上供乃持數以示
鑾將奏之鑾懼恐喝謝遂不復造　武宗西巡將擇
榆林衆洶洶議加賦以備供億應期持不可請于正
賦內以丁糧為差出米銀若干聽準來歲賦入之數
比至供億空湯取辦俄頃處之裕如民不知勞扈從
諸倖氣焰薰灼撫監重臣無敢吐氣應期獨駁黠不
為懾請求皆裁以法右布政使李承勛嘆曰承勛自
謂男子乃今知不逮矣雖　上亦亟稱應期良吏才
明年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時天全六番招討使
高文林數出寇掠而流入謝文義亦糾獎蠻為亂皆

封平之捷聞璽書褒嘉錫以　銀幣丁繼母憂歸
世宗馭極起為江西巡撫江西當宸濠亂後歲飢民
窮寇盜充斥而都湖尤為盜藪多屬漁舟以為鄉導
應期編號驗其出入而調遣官軍防遏之立團保之
法使互相覺察盜無所容一時逃散於是輕逋賦議
賑貸奏免椽調緡錢數十萬歲運總漕遂充溢輸南
京者米四十七萬銀二十萬時留節方匱得以濟其
乏而儲以待不時者入百餘萬司農以能裨國計奏
上賜羊酒幣帛勞之且以激示諸方岳尋陞兵部侍
郎兼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前任者多通土官餽遺
號令瑣弛蠻寇竊發應期至鎮大閱軍實鉤稽簡料
凡中貴及總戎私役者悉勒歸伍且檄下兩省及湖
廣諸路凡所調遣悉聽閫白官屬之橫暴者痛抑之
由是二府不悅大興謗搆劇賊李文積為亂應期發
兵討捕生擒文積俘斬千五百餘人劉召據恩恩以
叛復討破之斬首千餘召赴火死餘黨悉平初二府
蓄憾騰謗於當道當道者狄事調停遂召為工部侍
郎提督易州山廠寔奪之權也應期遂引疾致仕會

河決徐沛漕渠不通　上詠憂之以廷舉拜應期右
都御史總理河道時尚書李承勛胡世寧議于昭陽
以東接沙河別開支渠而少卿黄綰詹事霍韜各陳
便宜俱下應期議應期親詣其地相度咨訪議既協
乃上言黄河之患古今所同而中原之地平曠夷衍
無洞庭彭蠡以爲之滙故遷徙不常爲患特甚其性
避高就下非多爲之委以殺其流未可力勝也弘治
以前河下潼關即分三大支其二大支俱由汴城以
南東行由泗水經淮入海其一大支則出汴城以北
東行至兗又分二小支一出沛之飛雲橋一出徐之
小浮橋俱入漕河經下邳州會淮入海正德以來汴
南二支湮塞并入汴北一支於是全河東下至于徐
沛俱入漕河自此汴河無患而徐沛適當其衝近年
河漸北徙小浮橋亦以湮塞自曹單武城諸縣楊家
口梁靖口諸處奔潰四出徑趨沛縣漕河橫流出於
昭陽湖之東泥沙壅塞勢緩則停遏坎則滯致淤運
道爲今之計大畧有四說上流而殺之消故道而順
之築長隄而障之改別地而不與之爭夫上流不殺
則決口不可塞長隄不可築而河防不可成河防不
成則淤不可濬而故道不可復此今之漕河所以不
容不改也廷議以聞詔可於是以春和興役命官分
治舊河使通漕船堅築隄岸以障河衝復濬趙皮寨
侯家渡諸處以殺上流之勢簡屬吏之能者以任新
河之役量地授工程功授食使不告勞財不告匱甫
成而謗興有詔罷役落職歸田尚書郭文盛胡世寧
咸力爭之弗得家居七年更赦復職致仕大臣言官
交章論薦竟不復起應期剛果廉幹嚴于馭吏請謁
弗通怨謗靡所恤故終以廢焉公論惜之
遇史劉振曰觀思儆之治河而知天下之事難成易
敗也昔堯命鯀治水九載績用弗成更以命禹古之
人興事建功若斯之慎也而景泰弘治間徐有貞劉
大夏治水張秋亦困于多口賴朝廷之明終如界行
卒以節功信哉事之難成也振嘗道徐沛間詢思儆
治河往事皆云有法鳩工經四月耳而完者已十八
九使當時稍假以歲月焉患無成哉

潘布曾

潘布曾字仲魯浙江金華人舉弘治壬戌進士選翰
林庶吉士正德改元授兵科給事中時閣監初織布
曾灼見其弊有汪鈺者故太監汪直義男也乞陞錦
衣衛鎮撫帶俸守堂布曾即疏奪之其略曰世祿以
及子孫鬼神不歆非類內官本無後而强求世祿之
恩義男本異姓而歆冒他鬼之蔭物理人情甚是無
謂疏上中官切齒復因災異陳言勸　上除大孝勤
聖學節遊樂遠佞倖振因循懲玩法備虜寇勵士節

八事其略曰事天之道不外於事親得親之心斯可
以得天伏望　陛下勤詣　靈几躬禮　宗廟近思
先帝教育之恩遠念　祖宗累積之德又時朝于
兩宮曲盡母子之情樂聞訓誥之益乃所以除大孝
也至於講學一事凡帝皇圖治之本從容便殿之中
講論片時之會與視朝御膳等爾于　聖體未勞也
伏望仍開經筵日講使日新之功有加無已乃所以
勤聖學也如射獵遊戲往往使人心意荒蕩形神勞
損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陛下以　宗廟社稷之身

豈不自愛哉此皆由左右前後不得正人希寵道非
述　君誤國伏望放鷹犬絕玩戲仍簡內臣端謹者
以充侍從務俾游樂有節而僥倖不得近天下之患
莫甚於因循因循不振則國政日弊近該部奏准查
革冗食濫費足國裕民莫急于此而乃累旬浹月不
即奉行部寺猶然諸司何責京師如此藩郡可知伏
乞降旨切責斷在必行庶幾人心知警而因循可振
也朝廷之患莫大於玩法玩法不懲則主權下移近
該部奏准查看莫惕以補國用太監寧瑾乃敢無故

奏沮此其徇私罔上情罪顯然乞特敕法司究治庶
幾威權不失而玩法可懲也方今北虜寬視南夷竊
發藩松近地海寇嘯聚江西四川時各有警夫用力
攻戰故在將官而運籌調度多在憲臣往時巡撫起
自陞用者率與邊境及其願積年勞漸轉內地此但
為人擇官非為地方任人也今宜察其不堪邊寄者
取回别用果有文武長才者特加久任秩滿則加其
官有功則錄其嗣僨事則治其罪如此而虜寇不請
臣弗信也臣又聞國家必養廉恥之士而後能得忠

義之臣律例文武官犯公罪並許收贖守衛上直軍
校犯笞杖罪俱令納鈔婦人應決杖者非姦罪不去
衣此我 祖宗仁至義盡也且廷臣容通不當單杖
賢者守身不異貞女小有過犯多受刑辱臣竊傷之
乞勅法司鎮撫凡常朝官員過犯非係贓惡黜滌去
衣加辱庶幾全君臣之大體與體教丁亦窮其于國
家非小補也他疏語皆剴切不便近倖由是逆瑾遂
諜中傷之丁卯差洲貢二省計處遂借特吏科右給
事中時瑾虐焰方熾凡差者必重賂漸免獨有司亦

為布曾餽千金致然卻之曰我為諫官不能為朝廷
除惡我之罪也奈何復助之乎瑾又風布曾參劾
冀為賄地復不從瑾大怒矯命械下 詔獄考訊欲
寘之辟既復杖于 闕下奄然而斃瑾快曰死矣左
右員以出良久乃甦當時見瑾者雖公卿必屈卽被
摘譴亦必拜以竹布曾既除籍為民獨不往還里杜
門不出宅後池旁有修竹叢生時時觴詠其間悠然
自得因自號竹澗居士瑾誅起為刑科右給事中壬
申陞編脩湛若水奉使安南轉禮科左給事中入國

先諭威德正禮儀然後欽命逐三辭其賂皆賦詩諭
意紀事觀風著南封錄焉反 命陞工科都給事中
時方營建乾清坤寧二宮內官復請修盖太素殿天
鶩房船塢諸役費累鉅萬布曾抗疏爭之不報丙子
遷南京太僕寺少卿先是滁和之民困於納馬布曾
為奏更折色民大稱便而馬課視昔易完每遇災沴
復請蠲貸長淮南北之人咸德焉在滁六年不調
世宗御極擢本寺卿嘉靖癸未遷太常寺卿時大禮
未定議者紛紛布曾慮其聚訟而貽患也作大禮閣

以解之群議遂定時議禮當 上意輒得不次擢布
曾嫌布附幸不以聞主議者求觀亦弗予 上計已
決燗日下詔上資冊宰臣猶執舊議 上甚怒倘且
不測布曾往與語遂草 詔大禮以定而臣工陰受
其福布曾有調和之力焉乙酉晉右副都御史提督
南贛汀漳等處軍務先是壬癸之亂招撫新民或詐
狀之由是各巢往往復逆比為患布曾鑒斯弊務馭
以誠信惟自相告訐者聽之以離其黨舊有功不賞
者有司或各出納布曾謂此何以勸且示之不信悉

貴之於是惠州黠寇賴貴聚衆肆虐布曾發兵洗其巢穴洲頭餘党曾蛇仔昔七巢並興大肆毒痛遠近震恐復發諸路兵夾勦賊大懼須撫且襲通判董鳴鳳以要布曾曰此賊故智耳昔人嘗墮其計容復蹈乎乃下令曰通判自債事不足恤有能捉之出者予弗以督兵力戰賊大敗渠魁就禽俘馘千餘餘党奔竄於是犁其庭籍其田業賞民審其脅從者分配內地通判卒獲全生上功自謂臣子効勞期于成事而已布賞非我志也故紀述勞勛多歸之人其俘獲稍涉廷似即不以報奏　上會名為工部右侍郎追論功竟弗及焉還朝值河溢於漕任事者興新河之役費且數十萬死者數千人人心洶洶歲運不繼　上憂之廷議必得布曾乃可即賜璽書俾兼憲職往蒞事布曾受命夙夜思惟考故詢謀以沛漕之淤塞因黃河之旬衝黃河之旬衝因上流之未疏今宜疏支河以殺其勢築長隄以防其衝然後挑通沛漕自無復淤患也乃至濟寧觀徐沛淤漕閘新河險阻沿黃河出豐單以求決嚙奔衝之迹洞悉利害而得其要

横遂築長隄起單至沛凡百四十餘里時建議者欲別遣官相度意在阻之適有旨下布曾計處乃上疏其略曰漕渠廟道口下淤數十里者由決河西來横衝擊閘河水入昭陽湖以致閘水不復南流而飛雲橋之水時復北漫故沙停而淤也今宜加築東隄以遏入湖之路更築西隄以防黃河之衝俾其自北而南常由故道則沙不復淤矣臣愚且拙不敢求新奇之功不敢為苟且之計惟欲因舊以為功從省以濟事順水性以除患故舍新河而修舊漕者圖其易也沿黃河為隄者防其溢也停縣派夫十數萬傭用河夫二萬餘者恐民勞也亟領募而行犒助者慮繼費也　上嘉納之尚書劉麟遺書言近日議者謂趙皮寨孫家渡不足洩黃河怒漕渠或不免復淤奈何布曾復書云黃河為中原患非一日矣智者不與水爭地惟順其勢而導之後世或塞其決或隄其卑或疏其派皆隨時救患者也國家漕渠為南北咽喉勢不得不與河爭地弘治初河決荊隆口又決黃陵岡又決張秋當時嘗濬孫家渡宿遷小河而後荊隆黃

陵張秋可塞此分洩河怒之驗也況自河南歷直隸至山東之曹縣特長隄以禦河患亦既有年今單豐沛為隄獨不可以捍禦乎蓋事理可據與人力可為者如是而已若欲別求遠圖則新河之役可為殷鑒遂役然行之役夫費銀不滿二萬曾未期年而功成沛漕流通歲運如故每河漲隄下水退沙迴民多耕作焉其後河徙成化間故道出徐州小浮橋合運河而飛雲橋道塞無復沙淤之患矣己丑秋境山河怒西徙三百步亂石絕河湍射下數仞雖虛舟不得上有自陰而下者十覆三四遠近駭懼舟戒弗行布曾命宰故河廣十步以通水稍岱徙河通之東兩淮下埽以漸相屬及兩埽逼河流激盪乃決入故河奔放衝徐一夕河廣一倍二三日盡復其舊人謂禹之行水弗是過也於是尚書章拯上言布曾區畫有方皆理有序國之峻功一旦告成宜加陞賞詔晉布曾尚書俸級仍總理之任辛卯春召為兵部左侍郎冬復奉 勑督理仁壽宮役力疾趨事壬辰三月朝服侍上御殿傳制賜進士退朝同省集迎主賓百餘冠裳

識大錄

濟濟宴會盡歡比日晏歸復接賓客嚴如卧內少休有頃而逝明日訃聞於朝咸驚愕以為異 天子矜哀特贈兵部尚書

馬卿

馬卿字敬臣河南林慮人舉弘治乙丑進士射策大廷制問道本行法未守卿對曰政事之柄操於司禮刑法之權移於廠衛言極剴切中時弊大學士劉健閣而奇之改庶吉士正德初改户科給事中辛未分較會闈典試學士靳貴奴漏試題于舉子受千金學士劉忠驗號一人中式比填榜黜之曰用我贓貨者已出院卿疏請究之竟坐奴罪舉子充吏貴大愧恨吏部逐出卿知大名府是時薊盗大亂大名我馬苑斥人值凶嵗卿至郡修城浚池礪器募兵以令陳習教諭陳恫為總領親閱能否大彰賞罰人思奮力束明小邑賊攻圍十有二日不拔遂解去相戒勿入郡中境内大饑卿請留運米捄荒得報即自散之司賑侍郎毖卿之專入境見道樹不伐民安不流乃更稱其才物遷東寨果附逆瑾自御史擢拜僉都御史瑾誅除名潛居京師厚賂張永求復官擒賊永諷諫官荐之卿適在科中同官有及之者卿奮袂而言曰世果無人寧用驚如卿者可也畿内可復令渠壞之耶

己而傳旨復果僉都御史巡撫真定并討群盗果必欲中卿以危法至大名摘疵索瑕威脅語侵卿不為動亦無從得間乃令供軍需二千金卿謂必得印信公移乃敢發卒如請乙亥進浙江按察副使兵備溫處孝豊湯氏作亂封之不克卿至上議曰湯氏自知罪大罹赦弗一日而忘叛則為備必深凡孝豊在官者皆與通我有作縱必知之今粮差不及孝豊湯之故也哀右名曰譽之寔欲存之以便己況法弛網頹民畏湯如虎而眇官如羊夫千里聚人情必先露山路險狹如鼠闘穴林木蔽翳可以蹊伏彼安居以待我竭力以攻我道遠兩勢難持久皆我之所忌也然度彼之勢敗形亦多負險固守聚而不散則可固拒命假息多疑少決則可招氽雖桀驁未見大敵則可威狀台豪滌引結譽家明衆利害公出刑賞則可用榜諭諜說降赦逐誅我威既振彼思自脫則可離皆彼之所忌也夫用兵者亦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則兵未接而勝已定矣時不能用明年改山西提學轉參政晉國發長妖民張鉞狄來虜取會城張拚舉號

卿先知之有偺鈒不浮發御史不然流竹部為鈒黨所攻幾不免乃大索賊忿恚多戮卿從容開釋活無筭者甚衆嘉靖癸未進浙江右布政使中官張志聰異助造幣于杭自擅權利又縱竹頭色料既不中程而挾金以適十年不訖工卿蔽之乃與御史歐珠協心裁抑檄杭守查仲道以平價易色料於商他無與也中官奏卿及守抗違新命凌忽使臣有詔逮卿仲道下詔獄治罪卿即引服珠上疏申救乃謫知鶴慶府珠仲道皆坐貶卿歸省親會友飲燕甚適曰丈夫

志在萬里如雲南直履堂奥耳至滇凡鎮守中官不答禮卿立而言曰吾不過再繫而已矣中官改容謝過鶴慶民樸而士少文卿推誠布化林撤煩苛均徭平賦通道水利漾江西至登和地亢藉桔槔以潤之詢諸土人云惟麗江可疏以滙流然異境民私之而壅其流卿乃移文麗江委官作漾江堤高丈許闊如沿江鑿渠溉潤役文旬日而就暇則教誨生徒講授大學中庸又諭之以文曰古之學者首之六藝近事也繼之六行紀本也至六德考厥成矣今習課試之

文科第為志官祿為功及幸一第坐殊盡廢名曰舉業之弊綴砌為文偕偶為詩拾古人之餘歒一生之力不足以實訛名曰詩文之弊晚宋陋儒沒伏羲之畫轉濂溪之圖不反身心但求苍楮今又嚼其糟粕以自迷名曰理學之弊宋之四子翊道之功大矣造詣深矣乃有入室操戈之徒嘗張詆卻石陸丘朱肆怪僻自高而忘其所履之卑此過門不入吾不憾焉者也或有己則不學尋以非人凡人之善曲為巧詆諸生能如古人之學雖聖賢何患不至舉業資也詩

文藝也性理介也天下之善吾師也又令竹卿約郡人化之土官鳳朝文及安銓叛或指卿間道可逸也卿厲色曰大夫不死國而死家者何麗江土官木公妻朝文之姊衆畏其兵悍視其順逆為從違卿約會兵境上告之曰汝兵誠精然積累朝恩命而然汝叛朝廷兵不能叛汝耶汝受厚恩而忘之兵受汝恩與汝之受朝廷者厚不侔較一旦反噬何難麗江人欲浮汝之處者何限顧畏朝廷威鎮之且朝文不有其君與其兄何有於戚即事成容能處汝下乎君乃壯

面而事之尹木公感泣出兵二千往援會城滇人曰
麓江兵故難調也由是二酋失助尋解矣戊子陞雲
南參政尋遷按察使御史劉臬乞台卿還蔵六部貲
國大猷巡撫大同蔡天祐薦卿自代不報明年轉福
建布政使之擢南京太僕卿丁酉遷光祿卿晉副都
御史總漕運卿至淮會漕塞議者紛紛欲復海運開
泝汶卿謂六月無漕京師困矣姑紓目前之急乃浚
黃河故道而周隄毋令走洩未幾漕通奏除淮揚軍
餘無田子粒又請餘鹽并鈔關銀賑濟僅畢事而卒
年五十有八

聞淵

聞淵字靜中別號石塘浙江鄞人也生而莊肅不苟
言笑即群兒以伊傅至正谷受之八歲時夢一老父
據石上持其瑱相曰爾文王子孫也幸勿忘尚書屠
滽與淵同里即使為之樹表滽夢一偉丈夫主表下
自釋袞絰授之且日遇淵與夢合弘治甲子舉于鄉
山陰蕭鳴鳳為舉首詣淵曰文王既沒周以甲子興
時昔之夢徵矣明年舉進士授禮部主事正德初劉
瑾亂政裁主事員改淵刑部劉公大夏之會部中失
囚淵與同舍郎當坐時滽起為中執法倘急淵陰使
人語曰君來吾力猶能為君地不然彼且齮齕君矣
淵謝曰罪在臣何敢抵卿大夫抗 天子法即無罪
彼其如我何卒不往同舍郎浦伏謁瑾淵妻叱曰如
瑾曰聞郎親似夫子過廉不驚固賢者也卒謝罷之
於是朝士皆稱為聞夫子及瑾逆節被逮對簿大廷
瑾詆廷中詞不服淵操筆具獄數之曰瑾偽造符璽
私蓄甲兵人臣無將當大逆理諸瑾遂伏誅慶府賓
錯反宗室繫者六百人淵論罪輕重有差無不厭服

大學士楊一清秉銓改淵吏部員外郎通將考功郎中丁丑上計時朱寧用事諸所關說靡敢不從貪吏孫甲張乙賂寧幸得漏網尚書陸完計未決乃私語淵曰二豪得寧寧能得　上即議斥　上不從奈何對曰三載黜陟官守之謂何即弗從守官可也乃竟議斥有　詔從中出之由是以謇諤聞矣尋轉選部並有禁會謫戍諸諍臣淵為尚書具疏救之弗聽明年進右通政使居三年遷應天尹政事中官守備南京者往往受民詞撤下府幕吏奉行惟謹朔望必往謁籍公事未辦者受程期淵至語中官曰中貴人安得受詞募吏安得為中貴人議獄非制也有　詔則可悉罷之嘉靖初永嘉張璁安仁桂萼並以南部郎議大禮衆持論不合淵獨然之璁閱而來謁請借其名列之疏首則謝不可終弗欲勤說以結　主知及璁萼召入京師諸舊天請身淵正色曰　君命召不俟駕安得諸身乎璁萼自此嗛之吳暴敗憤天尹缺貴諸豪來皆欽手千里稱平進太常寺卿　詔求直言淵上修省五事納之　上齋宿南郊群校有蓄者

識大錄

以聞左右謬曰大官庖人　上命太常察蓄者以聞衆大恐淵入奏曰百執事咸在昏夜莫之誰何請寬之　上乃罷秩滿進南兵部右侍郎　詔求直言淵上修省五事又薦武臣馬永等十餘曹其後皆稱名將亡何補刑部侍郎歷三品者九載始進南刑部尚書南京訟故煩晨持牒者數十百人聚庭下淵語都郎曰守備中官受告寮佐刑部權擇此不聞頓獨下行有司事日治城旦書何為乎自今民間大事必請通政司達刑部其餘一切付司城其視爰書甚或中夜不寐諸子以為請歎曰此疑獄也少年文吏深入之者將為之求生忍不自知其疾耳淵始以尚書就道張孚敬囑曰僕往往南京刑部堂題持郎舍中公至須為我勒石樹公後堂淵不荅其後僚屬逃至皆為孚敬致可亭公徐徐曰此部尚書堂也紀法在焉淵待罪尚書安敢以相君今日故為部官勒石卒不許孚敬益嗛之　九廟災淵有事　闕下自陳不職孚敬擬旨令致仕　上曰朕方欲用淵淵非老非疾奈何輒令致仕辛晉之己亥改南吏部尚書是歲當

考察務去基甚無繁苛人言其子多流言公留者何
也曰某子孫下急群下起而中之假令其說行善類
俱矣其後某子卒以消釣顯衆以為姦言尋改刑部
尚書從　上意也刑部諸郎曹鮮事率以優游相高
淵至則以籍授司門籍記諸郎入舍先後於是諸郎
皆折節勤事淵以躬行先之日諭報上十餘章無留
獄歷二品者九年僅加太子少保以不阿忤執政尋
復創之丁未拜吏部尚書歎曰使臣得先十年庶幾
猶可自效乃今事權去矣何能為哉上書力辭弗許
尋上便宜七事務正己以表庶官嘗問諸郎曰先朝
太宰孰優對曰無如襄忠定王忠肅淵曰固也耿文
恪方可否事少宰從左右贊一辭文恪亶言也　天
子建天官一人耳安得二天官和宰正百官文恪進
之矣諸郎退相語曰公無讓三君子也司務某率其
鄉人謁諸郎淵聞其狀蹙之堂下讓曰爾從事天官
領不能杜門謝請謁乃為他人持薦雁布諸門惡用
此于是諸郎惴惴皆為司務謝罪乃罷司務令得自
新御史艾朴論文選郎中張弈臣淵力爭曰郎中無

識大錄

罪罪在尚書必欲罷郎中願免尚書以謝御史　上
以淵辭直議格每官己滿以閱四考加太子太保尋
以年老乞骸路許致仕淵凝重深沉端毅有守南北
敭歷凡四十餘年始終一節夷險不渝有古大人風
退食尚書署十年若一歛冠佳置有常不失尺寸朝
食及日中無加豆夕則飲水一杯家食十餘年不問
諸子生業癸亥冬十一月卒年八十有一有司以聞
上輟朝三日贈少保謚莊簡
逸史劉振曰公其為人閎廓深沉若涉北海不可為
量當其持重不發不耆法一矢而引千鈞發則百步
之外無留竹莫不命中且名實純粹慎始令終昔仲
尼之徒雍可南面漢武得人為盛黯獨稱社稷臣雍
也以簡黯也以莊公兼之矣知臣莫若上其信然哉

胡東皋

胡東皋字汝登號方岡浙江餘姚人幼岐嶷不群登
成童受三禮旁究諸史百家至廢寢食弘治乙丑登
進士第大學士謝遷雅知東皋問學俾就選庶吉士
東皋以未學辭之益欲淬礪民官究實用也遂觀兵
部政逆瑾欲以臺諫授之東皋不就瑾慭將中以法
未有間也冢宰許進廉其操欲處以壯曹瑾沮之授
南刑部主事歷郎中出知寧國府郡康山藪多盜而
民嚚于訟東皋為政務鋤強扶善勸學興禮以維風
俗嘗躬歷六邑召父老延訪民情申明　聖諭與士
子講解經義稽飭行檢表彰先賢旌獎節義刻禮記
纂言六書本義韻補諸書以惠學者歲大侵鄉民嘯
聚掠餱糧至殺人東皋承當道檄捕其首惡請曰飢
民瀕死為亂其情可原殲渠魁以示法足矣當道然
之減死數百人皆頌自疏名于府請改行聽從東皋
又慰諭各遣歸業南陵有惡少號十老哥脅持郡縣
短長涇縣有大豪橫虐鄉民案盜為患人爭欲噉其
肉以有司多為賄誘莫敢動東皋下車即捕而戮之

識大錄

于是盜竊屏息境內晏然初　太祖念寧國有饋師
之勞詔免民田租秋官田租之半久而弊生民田盡
歸於巨室官糧獨存于細戶東皋建議欲以官田之
稅均于民田而官亦應民田之役如此則法既畫一
賦亦均平弊端永絕矣議既上時不能用更數守始
理而行之往役法不均致百姓有歲役于官無虛日
者東皋乃檢正版籍更定大戶為里小戶為甲以十
遞年為一里以一里統十甲凡均徭歲一審編竟歲
而代休九歲然後復役之並以丁田為準寧國舊不
養馬太僕以郡邑高淳馬匹未使養之東皋曰宣民
自此罷于馬矣既其害全民具奏于朝事獲從宣城
有金寶圩橫亘六十里土極膏腴歲入百餘萬石圩
當大河之衝水溢輒沉東皋相其便宜率父老修築
之乃無崩圮之患郡據山為城歲久不治東皋睠知
宸濠將有異謀惻然興憂曰茲土乃關東襟帶城不
完明為控扼爰度工修繕且大治戎械以待援守無
何濠反南贛撫官王守仁慮濠遂窺南都移書倚東
皋為南都聲援東皋曰濠據江右王公自能收之若

遯留都吾當一面以撓其勢俟官兵四集賊可擒也
已而濠攻安慶東皋將率兵扼其喉尋聞濠逗兵就
擒乃止明年　武宗幸南京時飢饉師旅之後徵輸
百出居民驚擾東皋經理鎮静不遽科率故寧國視
他郡獨安堵無患嘉靖改元入覲課治行第一　上
降勑褒之以風示天下尋擢建昌兵備副使東皋在
寧國六年廉静寡欲一錢不私行橐蕭然無以為道
路資僚屬各以所積羨贖銀為餽東皋曰吾豈以瀕
行易所守耶峻却之且籍其數儲以救荒民德之男

女挽留者萬餘人涕泣以别士人列其善政樹碑誌
思建昌居蜀西徼山川險惡前此兵部多駐節雅州
故中官將領得以專制其地匿用其人因而作慝東
皋主以法約束之條縻經貫戢有常數官軍相安武
備頓修番虜入侵東皋遣指揮陶安等授以方略殲
之于是終任番人弗敢牧境上越嶲有相公嶺山勢
高峻石磴崎嶇兵行多墮崖死者且寇浮恣險以拒
王師東皋往浚平之為道自是賊失所逐自會城至
建昌有大渡水峽出而湍日僅一度而不免覆溺東

皋相其山廻水緩處移渡其間日可數度行者便之
名為胡公渡嘗以事詣會城道由邛州聞有流賊肆
刧乃請撫按治之不恐遽加以兵使人諭群賊賊
感其德皆自解散任建昌三年以母憂去軍民懷之
相與圖像立祠水旱疾病必禱焉服闋起為威茂兵
備莊任甫閲月西番耿卓攜亂勢甚猖獗巡撫唐鳳
儀檄東皋督師擊之斬首數百級卓由間道夜遁居
民脅從者千餘人東皋縱逃歸總兵貪功謂東皋曰此
輩已從卓亂若盡殺之得首級千餘誠偉功也東皋

厲色曰彼皆脅從殺之何辜總兵慚然而止事聞進
本司按察使東皋言于鳳儀曰賊庶滋大以兵收之
實難乃還茂州悉罷兵以携賊擒得親信頭目二人
厚賞之諭以利害二人悟歸斬賊首來獻撫其餘黨
西鄙以安庚寅　朝廷以寧夏多事拜東皋右僉都
御史廵撫其地東皋嚴馭將校撫恤士卒一號令勤
訓練嚴烽燧謹邊境肅然乃率萬騎廵邊周視形勢
思為永圖謀于總制尚書王瓊曰寧夏自鎮戎至花
馬池當横亘數二百里實在腹地之内藩籬不堪保

障而賊虜橫入其中每勞師動衆巨費不貲非築長
城以捍之不可遂與謀協議疏聞于朝既得請東皐
乃親率士卒尋舊瘠而經畧之自鎮城至花馬池營
及河東西鎮城南北迤邐賀蘭山抵定邊營延袤三
百餘里皆挑築墻塹墩臺置六墩舖堡關及營房千
餘間以居之種樵牧時旱久土燥井泉難得東皐創
不接賀蘭之水以濟甫八月而工成先時虜入為患
不可也種東皐既築城乃移軍居之使開屯田數耕
種由是軍食足而轉餽省矣事夏官多軍少一官莊

伍輒逃置一番更亂成規謀以各伍以全兵不識將
將不識兵每遇大敵往往僨事東皐上疏請革其弊
編立司隊以本衛官轄之凡鎮總儀衛于步操軍內
撥用其餘諸司從逆皆于民丁內派撥定為額設無
得越規又奏汰都指揮而下贗名冗職百餘員于是
冗費約而軍以安頃之移鎮鄖陽鄖界荊梁雍豫四
者故為盜藪頻年旱災流民遍竄行劫東皐賑以官
粟遍走山川百源盡所轄地禱雨需足歲大登流民
復業餘賊樂就招撫四境遂寧武臣有以賂營求者

東皐召至諭之曰貪必受汝賄矣剋必蠹汝賊矣非
污人則害己汝何為焉杖數十遣之癸巳廷臣言東
皐明識治体諳練國法堪任總憲召還京師佐理臺
政東皐與都憲王廷相力振綱紀斜肅官僚風采凜
然東皐入臺輔臣張孚敬實首薦之意必見德東皐
自朝會以外未嘗私謁有所請囑亦弗諾也孚敬因
憾之或以為諷東皐曰吾生平不能婀娜以與人列
天子命官惟其賢其去留任朝廷耳屈意苟容所不
為也屢疏求退廷相力正之明年晉都太廟災自陳

致仕家居不忘經世之心與鄉人講求利病輒身任
之歲旱但跣率鄉人禱于社數日大雨一境獲稔乃
祖遺業有獨溪湖塘豬水溉田為一鄉所利頹日久
而圮東皐修治高廣倍前因蠲以惠民境内運河淤
數十里東皐亦為疏浚轉輸者賴之築海塘白沙路
二十里以通耕牧而兩旁河溝蓄水斥鹵之地遂成
膏腴諸凡興作必往來勸率不少休逸故忘其勞而
事易集郡邑之政有因革有司皆就而諮之靡不為
盡心也己亥夏星隕雨血于庭槐棘盡槁六月而東

皐病卒年六十有八東皐純誠直亮孝友端潔雖登
華要一如布素既好玩異物一不晋心宅無樓臺房
無勝妾田不滿頃九子共之姚之仕宦而清貧如寒
士者獨東皐與副都御史宋晁府尹胡驛時號為姚
江三廉云

唐龍

唐龍字虞佐別號漁石浙江蘭谿人舉正德戊辰進
士知郯城郯于時荒甚龍全民留粟於官而薄其息
柴蒙猾毋多賦却餘羨以佐轉輸民用不困大盗起
燕齊間至郯龍督兵拒之斬首三百餘級賊怨合其
黨大至龍發碗口長柄諸砲斃其驍鋭六十餘人賊
乃遁去以功擢監察御史出按雲南上疏乞戒巡遊
黜貪倖又數以法抗嬖臣人為之恐龍笑曰戕吾國
然也已卯寧庶人誅江西新兒于兵而歲薦饑龍以
選往按賑災卹貧疏運十餘上凶人以安嘉靖初陞
陝西按察使驛徒數十人歲暮銊而遣有司當以越
獄罷悉縱歸使自齎牒投郡縣輸須直以免衆感泣
罔或後期民有抑弟為盗者獄既具龍伻執其妻訊
之曰汝夫與弟間豈法不得以免自言幸活妻懼以
情告誣遂白丁亥徵拜太僕卿尋擢僉都御史總督
漕運條陳兵民貯不便大者奏聞小者立罷之值歲
侵龍奏留漕米數千石以賑全活者數十萬及召為
副都御史民爭繪像祀焉擢吏部侍郎時朝臣有坐

諭執政者數十人悉收用之無所撓避壬辰關中飢
虜酋吉囊又數犯邊天子為之晏食拜龍兵部尚書
兼右都御史總制三邊軍務兼理賑濟龍馳入關躬
訊疾苦條奏平糴蠲逋等十事民賴以全活者二十
餘萬已乃簡戎伍飭兵械明賞罰命名將梁震王効
劉文帥師三萬耀武陰山虜大驚北徙六百里甲午
春虜犯延綏時震方援大同龍趣召還而檄叅將任
傑以兵出虜後夾擊俘獲五十餘人其夏敗虜於響
水斬首七十餘級秋吉囊自將十萬騎犯安會龍使

丈迎敵而伏兵其傍戰既合伏兵起乘之虜大敗逋
歸至興武効邀擊敗之至乾溝震追擊又敗之斬首
四百五十餘級奪畜器無算兵部上其功以為昔都
御史王越擒虜四百餘賜爵伯尚書王憲斬虜三百
加太子太保官其子錦衣百戶今臣龍功殆過之宜
異其賞執政忌之不報丙申改刑部尚書初大同卒
叛都御史劉源清帥師討之將盡誅其黨卒懼為飛
語中之微下獄龍言大同凡三亂輒戕其帥不一正
法無以令天下時論專務姑息以冀苟安今罪源清

邊人益得窺朝指矣源清於是得釋　九廟成龍條
大禮大獄諸臣名以請得赦歸者二十餘人當是時
其風采聞天下而權貴多不悅戊戌夏乞終養詔報
可龍既去名聲益彰臺諫薦者章三十餘上甲辰秋
召為南刑部尚書以親老辭不允改南吏部會有邊
警又改兵部其母諭曰茲所謂金革之事非汝將母
時也吾偕汝行矣乃奉母赴官明年春抵京龍故習
邊事以為虜去來若風雨而我故保恒後時故多亡
失檄諸邊修城堡遠斥堠虜至持滿侍之其秋虜果

不得入自頃年來吏喜以文法繩邊將其跅弛雄傑
之才往往獲罪而去恬乃章全龍請宥諸在繫者使
立功以贖廢錮者量其才用之士咸感奮太廟成加
太子太保冬十一月改吏部持正不阿黜陟彙論資
望殊勞異能蹤迹必用而中才不得越次以進其有
所用舍聚僚屬共謀之衆議合然後署疏以請嘗舉
廢棄四十人皆時譽也雖不果用公論為伸丙午夏
屬病足又數與執政議不合於是毅然求去　上方
賴之不允疏三上　上以為稱老忘君奪職放歸七

月輿出都門二十里卒於旅舍時年七十有司莫敢
以聞其後子汝楫舉進士第一授翰林院脩撰始具
疏明龍不敢爲欺狀詔復官贈少保謚文襄龍性坦
易與人處畢露肝膈而其意氣激昂慷慨見者盡傾
尤好奬拔後進士多賴以知名善屬文當其得意時
長篇短章操觚立就莫不婉麗暢達或戲爲奇澀文
雖字至不可讀然終不詭於理所著易經大旨漁石
集督撫奏議各若干卷傳於世

劉天和

劉天和字養和麻城人少穎朗十歲能屬文從父宦
遊豊城鄉先生楊廉談理學爲世模楷授天和舉子
業以古人期焉天和爲人長身玉立頎然偉如也正
德戊辰舉進士授南京禮部主事居二歲餘會　上
誅逆瑾於臺臣多所更置而天和以茂異擢拜御史
出按陝西前是鎮陝太監廖堂貪橫甚而寘其弟鵬
於錦衣相表裏爲奸及天和當出鵬候郎中甚口肩
賜爲堂請一日歡天和正色不之顧既抵陝首捞堂
不法事於衢飭諸司毋曲狥而又縛其爪翼數人於
獄堂陽爲惴惴請一切得自新天和亦奠其貌悔小
寬之而謗書則陰上矣鵬素奴事宰臣錢寧送中道
地堂謗書以其技卒構　詔逮天和既執繫堂使所
親恫喝挾卒且啗之利以求丼心焉長安吏民感天
和冤而痛其寃慟哭擁車前後數萬人車不得發壯
者至指挺行求堂欲擂殺之堂恐稍杜門引避而其
豪張傑王倫數十人相與齧臂爲盟護之所過舍傳
必週視食必先嘗堂前秘遣尾天和者不得近遠至

京師下獄章旦入鵰帙考據天和罪弗獲逐長縶之
於是給事御史俱有言救出為金壇丞七何進為其
令有治理擧轉蘇州同知擢知湖州府至則首禮一
隱頑與謀政所當先後析微均耗賦其民大悅以擬
謝去石頡清臣為湖守凡五年考績天下第一晉山
西按察司副使還南太僕少卿拜右僉都御史督井
甫屯政乃條所以當革者五曰搶尅曰占役曰湖塲
曰派撥曰侵漁所以當興者五曰開墾曰墩堡曰牛
種曰治水曰屯兵疏上以次報可改督諸邊糧餉少

識大錄

師楊一清居重之薦撫陝西晉兵鎮守中貴人當汰
狀罷之因裁損守令不經於貴者三十餘事民又大
悅每出則竊相指曰此吾儕者擁車公耶何吾秦人
之多幸也十何出師平洮岷叛番四十二族獲甲首
三百函倍之已又平胡店大盜戮其魁漢討潰中妖
賊悉殲之總制王瓊偕巡按御史上其勞進右副都
御史撫陝如故明年以母憂歸服除起總理河道時
黃河驟南徙歷濟而徐皆苟道不可以漕天和晨夜
馳舟車為撬撐探求盡得其利便濬淤以故潰以

新疏汴河自朱仙鎮至沛縣飛雲橋殺其下流又疏
山東七十二泉自兗尼諸山達南旺湖濟其上流役
夫匱二萬不淹時而河工就　天子嘉之進兵部右
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及冬入理部事未受代遷兵部
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至則申
軍令重備餉廣埤塹選鋒銳飭甲械士氣距躍思效
嘉靖丙申七破虜兵丁酉十一破虜所上首功多至
二百餘少亦不下數十級累進左都御史兵部尚書
其金幣歲至三四賜積金幣數百千己亥諜知虜吉

識大錄

囊將大入萃群帥而誓之大出所賜金為牛酒饗士
陳二寶劍堂皇指左劍曰將不用命者掬此指右劍
曰卒不用命者掬此及期而虜衆果大至我師醉
逐埤登天和前已聞警卒所部夜行八十里抵花馬
池即故壘營之賊錯愕不敢犯引而西天和召二醉
帥詰其狀立斬以徇衆皆股栗逐率以躡賊會大大
雷雨賊弓膠皆解馬蹶蹶泥淖中覽者相屬天和檄
追援同尚文兵檮其左李義仕傑兵柱其右圍增甝
時兵擊其餘自以大兵尾而勧之強弩大敵四合事

畨賊逆大敗走梟其呂王以下斬首虜五百級函人
畜死械係是捷聞　天子行告　廟飲至禮璽書襃
勞即軍中冣拜太子太保予錦衣正千戶為世官尋
以天和久勞於外改南京戶部尚書亡何以入為兵
部管團營軍務時中貴人大將多所私役腹其廪以
空名予當天和力欲清之而諸共事者為首鼠兩端
以沮之天和鬱鬱不得志會報虜將大入天和日夜
治軍不休因以成瘁疾虜去乃露章懇休　上眷而
許之特賜馳驛歸乙巳冬十二月以疾卒年六十有

七贈少保謚莊襄所著有問水集閒陝奏議安夏錄
督府奏疏若十卷天和字度弘亮有純白操當其游
太學布袍挾一蒼頭僮濠側諸生而麻城令有世好
若業先造天和請邑事天和第以邑所當創革語之
不及私也令歛里甲貲為諸舉子貲彌謝不受倍遺
之亦不受及貴而先人之田廬無少增故所薦大師
緘金幣而為壽天和力却之且報書以為戒饒人之
感知者遂竊死遺天和怪其精曰得非上方物耶吾
書生安用此却之不可遂碎之以明非己好也舉進

士而中貴人擅用事於衆中目屬天和異之又問知
其同氏以宗人剌投不報已嘆之美官亦不答其入
而督營務也距京師三舍許則真人陶仲文以威虐
禮遺剌逆天和曰與若主胡戚也誤矣亟返之凡所
歇歷去後必有遺跡餘澤為人所稱述若至于治水
防邊功能尤著在河道嘗手製乘沙量水等器在陝
西嘗造单輪車及諸大器後人多遵用之雅有知人
鑑其識太保桂蕚太傅周尚文皆自其微時世以比
楊文襄云

周金

周金字子庚常州武進人舉正德戊辰進士除戶科給事中歷兵科左戶科都給事中金貌瓌偉善議論淵達警敏練習世務章疏數十上度可施行而後言不效迂忠敢言而已每九卿廷議軍机大事邊境要害衆輙目屬金金應對甚辯聞者莫不心服狼山之捷兵部議有功將士例陞三級金曰不然將士有實戰有虛銜有正副參遊實戰大而虛銜及小有管哨會隊實戰小而虛銜及大今一例陞級則管哨以下皆可為督府而參副以上或止於都司首尾倒置非便衆是之廷議用兵興復哈密金極言西邊虛憊而土番險遠且青海之賊窺伺西寧乃欲遠攻哈密饕土番之人家叢篋空虛子孫滅獲疲死而盜賊滿門庭將攻門庭之寇乎抑急比鄰之火乎衆曰是則然矣如土魯番索金幣何金曰彼能致順　國家何愛於賞不然勒之未晚也廷臣卒從其議　武宗數遊幸晏朝金上疏請復常朝之規退則躬覽章奏以總攬綱頗見宋納貴寵用事國儲盡於冗食金言京糧歲入

識大錄

三百五萬而食者歲乃四百三萬乞稍加澄汰便又言中官以迎佛織造鹽討引鹽暴橫道路宜加裁抑都督馬昂獻既娠女弟驟寵金抗章請誅昂而還其女淺昂雖不罪而女竟被黜陰銷禍孽士論韙之方其時奄幸相繼擅勢尤與言路為仇不旦暮死則竄少能全者金在科九年卒以老成周慎免於戮辱而以久次得擢為太僕少卿晉僉都御史撫治延綏時值寧夏甘州兵變之後上下不相信金既豁達弗拘瑣有帥臣體裁又善照愉接下邊人見金色詞既已心安金益務寬簡絕法以休煥聚帖之嘗欲笞一二走卒時窮冬多不衣金見之惻然曰邊人窘乃若是遂不忍笞而百方為之指商聚粟廣屯積蒭以時給其食使人人有重生之心又為之葺墩墻以衛其居疏石渠以足其水凡有規畫期於利盡而入不勞還入蓋愛之會大同軍亂殺都御史金聞變愕然因入靜室獨坐久之喜曰吾得之矣乃開門召諸將吏軍卒盡入環列庭下謂之曰若輩知大同殺都御史乎衆曰知矣金曰若輩以殺之為得已耶非得已耶衆

叩頭曰狂賊自取族耳尚何道金曰不然逆人旁昔甚矣而又虐使之是趣之叛也假令上下素相愛若父子彼將倚以為命縱投之及使投焉其誰忍乎衆大歡呼叩頭退當是時以片言立解上下疑阻頃之進副都御史後鎮宣府總督馮侍郎以苛刻失衆心金數爭之不能得馬文以引鹽數萬與其私人為市而平時商人無能得一引者衆因甚怨會諸軍皆馮請糧不得且欲鞭之衆遂憤轟然而圍帥府金時以病告諸屬奔竄入院泣懇金曰吾在也毋恐即

識大錄

便服出坐院門召諸把總官陽罵曰是若輩剝削之過不然諸軍豈不自愛而至此歟痛鞭之軍士聞金不委罪若屬也則氣固已平乃擁號而前為諸把總請曰非若輩罪也是總制者罔利不卹我衆耳金從容懇諭以利害衆聲曰公生我始解散去而馮自是亦心服金延宣皆虜衝金內撫軍情外策戎敵閱城堡閱邊圯緩帶兩鎮四五年訖無敗事人益以為才嘉靖丙戌以疾致仕家居六年起撫保定晉兵部侍郎大同亂卒殺總兵據城叛金以兵扼紫荊擒大

同謀者數人送京師會真定巡按李御史有疑疾入其邑聞鐃聲驚以邑令謀己欲抉之廣平守爭之又以守亦謀己遣吏發卒圍廣平捕守一城盡空金聞變星馳往撫定之密章劾巡按罪狀而臺長庇其屬為之訟冤金復上章力辨廷論竟直金而黜御史乙未進右都御史撫治淮陽丙申　章聖梓宮南祔始奉　旨由江而諸護行大臣至儀真議從陸諸官心知不可而憚於以身任江行之險怛慴不敢出語金獨力爭之極言沿江山險路不可通狀且奏梓宮

識大錄

馳峻坂上下撼頓萬一　聖情關之悲惻奈何議論往返數日而諸大臣亦密遣人探沿江路果險如金言乃決從江之議以鐵絙維舟行如期至承天沿江千里居人免於伐樹發屋而役夫亦無走死山谷之患者金之力也是歲進左都御史壬寅遷南京戶部尚書閱三年請老歸丙午八月病卒年七十有四贈太子太保謚襄敏金性喜讀書雖稗官小史亦用以資其經略尤喜為詩歌羽檄倥傯中率不廢詩善草書有晉人風骨其處宣府家居好獎進後輩與人言

娓娓不厭與士人言言讀書與俗人言言勤業莫不
取其有益平生儉樸既已貴其自奉如居約時獨杞
先歎客則極豐潔曰賓祭重事也年五十遂獨居未
嘗蓄媵妾教諸子嚴而有法一飲食必有訓焉

曾銑

曾銑字子重其先浙之黃巖人高祖仁政徙居揚州
三傳至封長樂知縣輔生二子次即銑也銑忠孝之
性出於天植自切甑有大志以諸葛武侯范文正自
期而況敖善謀迎機立斷世莫與伍其果敢任事之
氣又足濟之嘉靖戊子舉應天鄉試己丑進士授福
建長樂縣知縣發奸摘伏極善馭悪邑中豪右屏息
朮起獄多所平反治行為八閩最癸巳授監察御之
未幾轉大理丞以外艱歸服闋轉大理左丞辛丑擢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乙巳春改山西巡撫
是秋陞陝西總督方銑之為御史也出按遼東先是
巡撫呂經蒞遼苛刻騷擾編差則盡令軍幇丁混審
又勒衛官停俸追徵築遼陽城外圍墻二十餘里未
乙又包土壹未已又以堪輿家言築城北土山佼法
嚴刑督促甚急又派祖牛提耕璺城壕軍士月糧多
不以時給類有隨馬軍田五十畝中軍劉尚德迎合
經意呈請入官雖是人不堪命怨讟繁興有軍人趙
慧兒者乘衆怒而起宣言曰吾儕如此苦役又歆詈

我軍四何以為生明晨貴並赴撫院告免衆皆聽命
次日擁至撫院乞免踏田劉尚德訶之令退衆還淺
忿尚德肆行綁打經惧越墻走免馬寺空廨慈兒等
裡捕得之亦加戮辱羅之都司慈兒等遂盡收遼城
鎖鑰為城守計時魏方行都金漢聞變亟行副總兵
李鑑揭榜安撫凡經諸所措置為衆不便者悉罷之
命將吏督諸軍撤守如故於是亂軍悄悄受約束城
門始開疏請乞普 天恩原下情宥悉赦全生命以
安邊鎮因以單騎見賊諭以禍福開之生路諸軍歡

聲動地曰惟御史為能活我反側漸定始分部將士
畫城守九門及鐘鼓樓等處非時巡警懲其飲酒諠
譁者遂恭奏都指揮劉尚德等逢迎呂經失撫自狀
而又為軍士乞原疏俱下都察院覆魏議大當往年
大同逆軍戕害主將罪在不宥撫臣無謀輒為請赦
蓋一時偷生之計猶可說也今諸軍未有反叛之迹
而乃坐尚德以激變之罪事情法律兩不相合且遼
陽既非反叛則罪不至死若索其首事者必侁首受
法誰敢妄自跳梁以取滅族之禍蓋軍士雖無及叛

重情其拘制都御史捆打都指揮擅出獄中罪人妝
九門鎖鑰亦當求其為首者以正其罪今乃不岀之
急而各官之咎大小不遺是豈法理之正乎柔懦之
論不足謀國苟且之見大失事會魏議非是 詔會
兵部再議以聞時御史王廷亦言頃者兵部第議查
勘職官而軍士則從撫處科臣曾忭沈維美等屢以
為言乃就議如故蓋懲大同之事而因噎廢食耳且
遼陽今日謂非大同啓之不可臣以為法不可廢漸
不可長併下兵部終以魏言為是謂即懸榜者諭撥

倫如故其開端諠譁者不過數人聽巡按御史查實
遼問 上從部議呂經奉 旨革職經亟遷入廣寧
治裝其中都指揮袁璘者素諂事經擬扣諸軍價為
餙裝丹悍卒於蠻兒等紐遼陽前事鼓衆倡亂先是
有張孝兒者以積惡為經捕繫獄未遣蠻兒知其
怨經遂先劫孝兒出獄率衆持梃搭院門而入執繙
數之曰非爾汰我餘丁撤搖銀耶非爾奪我牧馬田
耶而復能虐使我築墻種樹終歲勤苦不遑耕織耶
撲跌裂膚裸而置之衛獄取娼婦一人同拴搭之據

守五門浚入院聚諸公牒并經私篋縱火焚之延燒
公署及儒學東廡一時俱燼遂破庫刼旗纛分其黨
為四部鳴鐘鼓竟日夜明目耴經及璘因首揭標環
遊五門閒孝兒且竹批其頸詈辱備至隨浚繫之獄
遂劾管粮郎中李欽旲索經所臧草價及冬衣布花
舊類且要給賑濟費庫銀弍及萬两浚脅鎮守太監
王純都指劉淮等各具奏言璘阿附經激變數經十
一罪請逮經問理而乞遣故總兵郤永侍郎周述赴
遼撫鎮於是禮部侍郎黄宗明言前者遼陽之变因

生於有激今重賦苦役皆已改正翕然而起浚誰激
之此于法不宜浚寛貸請令新巡撫韓邦奇督兵壓
境揚威聲罪取其首惡且邦奇恩威素著若假以便
宜推使之悉心經畫其事必辦疏下兵部覆得　旨
竟從純等請遣官校逮經而璘及各官有罪者下巡
按御史逮問令吏部再推可以撫靖地方者乃以巡
撫山西都御史任雄巡撫遼東是時撫順城指揮劉
雄亦為其部卒王經等所困椎以梏冠、歐拯絕寺見
遼陽倡乱乃乗機夜糾衆擁入其室盡掠其橐囊[illegible]

雄與其子熏逮須及縛之寘諸空館閉城門鳴鐘鼓
以驚衆脅指揮董震等以激变聞毓撫定遼指揮胡
承恩代推諭衆軍操守如故錦衣衛官挾逮呂經者
至廣寧諸軍疑馮帖非滕黄是詐為　天使誅脱經
也浚謀亂擁經併官校寘廣寧獄總鎮等官諭以禍
福乃出官校越二日毓遣人宣示諸軍始出經付官
校行於是毓乃劾諸軍及總鎮等官疏下兵部議刑
部侍郎林廷掃親詣廣寧訪捕前項送卒首惡類狀
奏聞報可遼陽乱卒趙劓兒乃詣廣寧與蛮兒合謀

欵伏鎮城衆官拜表集軍列隊即其夜脅衆為亂總
兵劉淮微聞之是夜偶两乃散遣衆軍蛮兒等誅不
行浚造妖言惑衆密結死罪囚王杲劉向上於獄泥
言廷掃至將盡誅首從業已集定名次會誘城中人
與共叛誅僕廷掃至閉城門要赦恩及給賞如大同
例毓密劄二城及撫順所首惡名潛授方畧遼陽令
副總兵李鑑等廣寧令倫樂韓承恩及舍人金鎮遠
官郎山等撫順令代管倫樂胡承恩赴期擒捕於是
劓兒等八人蛮兒等十有三人及撫順亂卒王經等

七人同日被獲就因具奏言前者大同之禍起於劊
帥之喜事成於用兵之寡謀智勇俱廢卒無成功滑
夫貽然監戒不遠　皇上獨斷遼東之事而不疑於
群言具槊乱之上計也夫何逆軍無忌自棄生成一
聞大臣之遣互相鼓煽既約閉二鎮之城以要赦又
欲援大同之例以要賞挾必以伺撫盟神以固黨訛
屠城以聚衆擧重因為謀主其始也因激而倡乱雖
無棄謀其繼也負罪而逞志漸成不軌夫法不可假
情不可縱蓋上有假借之法則下有放蕩之情性陝
西兵變未幾而大同效尤說者曰大同之變所以廢
陝西之變啟之也大同殺參將叛巡撫未幾而又殺
總兵說者曰李瑾之乱所以處張文錦啟之也蓋恩
竭矣而威或不伸威行矣而法或未盡舊茲小醜習
於耳目自謂凌辱命臣賊殺主帥不過如彼我輩何
忌焉今宜勑兵部會法司議行欽差大臣覈實其事
惟據兇逆之原情以盡律例之本法至於應參武官
悉從重究無事姑息事完之日將各犯情罪戒諭諸
鎮以肅紀綱則威行於恩外威振而恩益深仁盡於

義中義明而仁益篤矣　詔下兵部議覆如就言得
旨首惡既擒不必查勘法司即從重擬罪延柳取回
其餘未盡事情只令巡按御史勘明具奏法司已言
事在彼中遲難遥斷請令撫按官論覈以聞　上謂
劊兒蜜兒等閙端宣閧窘辱撫臣焼燬公廨擅收門
鑰劫放獄囚情罪難容即行撫按官覈獄明元往自
處決梟示各城其脅從者丞為勘覈於時就及巡撫
任維議劊兒蜜兒與王經等罪俱坐斬即時處決并
先艷於獄中者五人俱梟示各城原禁死囚劊向上
王杲事関别索錮以待報都指揮劉尚德郭繼宗王
孝思李璘指揮劉雄百戶張斌俱比守禦官撫馭無
方致所部軍人叛者律追奪世襲扶發邊戍因參經
持法過刻行事乖方以致損威辱國太監王純總兵
劉淮遊擊史俊控馭寡謀剿裁無術聽亂軍而妄奏
梔畢禮以求容戶部郎中李欽吳多加額銀虛補優
犒均屬有罪請自　上裁兵部法司覆如其議　詔
以杲向上如律處決尚德璘坐事獻捷幾危摩変情
甚可惡擒發永戍極邊仍揭黃不許子孫承襲繼宗

孝思城雄谷戍邊衛李欽旲別用經比撫馭無方致
所部軍人叛者律戍邊准革職閑住純俊姑寬宥銑
設策弭乱忠蓋可嘉特宥京缺陞用諸擒賊人員各
查奏陞賞銑陞大理寺丞時三人坐法當死其二實
應末減有司成擬大辟廷尉不能决也銑力諍得免
其獄疑多若此既而巡撫山東甫至劇賊劉儀甫聚
魚臺之獨山鼓衆倡乱銑檄兵僉金清率兵捕勦擒
其首惡衆皆潰散事聞賞賚有差癸卯秋虜吉囊入
寇十入盤把平定嘉陽孟縣銑度三縣俱在兩山中

虜騎所不至倘或集之出故關擾 畿甸下臨清執
能禦之臨清商賈輻輳百貨騈集足啟戎心請築臨
新城是歲山東大祲銑即名餓民為役城成歲以不
害虜遣小哈兒者自雲中入直抵臨清窺我虛實類
銑法令嚴密捉跳擒獲人始服其料敵之明云賊則
修葺湖南書院檄揹學選博士之明經者姪各二人
集六郡俊秀敎之銑時與撲姪問難説講不倦士益
彬彬向風矣泰安州產瑞麥嘉禾衆議奏聞銑曰吾
不敢獻諛也既而州守自為奏獻之會西苑出有瑞

穀 上喜甚州守因獲美選銑不為意也時議增州
縣民壯銑言山東地瘠民貧不堪重役近有防虜招
集義勇乞即編入均徭免其他役以充民壯報可先
是給事中蘇應旻言巡撫之設腹裏易而邊方難大
同懸於塞外邊防尤重大同撫臣龍大有素官江南
米諳邊事曾銑則熟練邊情用之有效任以山東寔
達其用乞改銑於大同 上不允甲辰山西撫臣缺
廷議謂非銑不可是時已陞副都御史遂以原官巡
撫山西時邊備廢弛文案冗集銑勵精整飭加築邊

墻添製火器百廢具舉虜自萬全右衛壞垣擁入
上震怒切責總督翟鵬等銑因議上防守事宜下部
議行逾年御史陳其言銑脩戰具皆修邊墻賊攻浮
屠峪率兵平型以堵西突賊入鵓鴿峪直趨廣靈以
防賊衛山西諸邊賊不敢犯有犁庭掃穴之村滅虜
吞胡之志宜重責成以收全效 上賜勑奬勞錫之
銀幣乙巳秋虜寇陝西會總督缺遂以銑總督陝西
山邊軍務銑聞 命兼程以進不數日達秦境虜十
餘萬方縣寄夏入寇銑曰虜悉衆入寇其鋒誠不可

當兵法不曰攻其所必救乎假有内顧之憂必解深
入之患矣遂命中軍參將李琦率標下卒擣其巢斬
一百十級有奇虜聞遁出塞銑曰醜虜屢犯内地如
蹈無人之境今驟闖巢穴告急倉皇遁走不謂我師
能邀其歸也乃親督將士繇新安邊外夜趨定邊擊
之黎明虜見大將旗鼓大驚以爲前此未之有也遂
潰將士勇氣百倍又斬首一百八十餘級生擒虜一
名奪獲夷駝馬匹無算左右咸請以捷聞銑曰今賊
未敢南軍民安堵無恙不捷之捷也今茲士民不無

傷殘矣吾敢欺君乎御史盛某勘實以聞 上曰大
虜盤據河套即年犯邊甚損國威總督官乃能將兵
出塞即有擒斬雄略可嘉曾銑陞俸一級銀幣視前
有加僉事毛一言管理軍糧貪鄙放恣銑劾奏之部
覆送不謹例罷其官 詔以一言下巡按御史按問
今後邊官被論有干兵机錢粮者吏部勿擬罷職
七月中虜十萬餘騎繇寧塞營入犯保安大掠延安
西掠慶陽環縣東至三原涇陽殺掠人畜銑疏陳其
狀且言諸文武將吏庸懦觀望之罪部覆請遣科臣

覈視得 旨令茲兵事頗輕第令巡按御史勘明具
奏方虜之深入也銑率標兵數千駐塞門乃遣中軍
官原任參將李琦統之出塞直搗虜巢於馬梁山後
斬首百餘級而還銑以捷聞而巡按御史盛唐則言
虜深入幾及千里駐内地且半月慶陽從來未被虜
入民居甚夥今且四望斷煙火矣在我主客兵馬無
論數萬踪替匿影躡裘時迎送故套無一敵與虜遇
若幸雨浹旬泥濘馬滑弓膠絃解又以慶陽山路深
峻虜乃狡偵遁者自引去不然其禍不止此請實諸

將重刑以懲後之玩敵殃民者疏俱下部議謂銑唐
所稱功罪各別須稽驗明確方可議行賞罰 上令
仍前旨趣御史亟爲勘覈甄別功罪以聞銑因與巡
撫張問行會奏延綏路與套虜爲隣自成化間都御
史余子俊修築邊墻東自黄甫川起西至定邊營止
延袤一千五百餘里歲久傾頹餘址間存不異平地
嘉靖九年總督尚書王瓊修花馬池邊墻一道自寧
夏橫城接築至定邊營三百餘里而自定邊營至黄
甫川一帶依舊無邊連年虜入率繇是道所當亟爲

修繕第地里廣遠工程浩大勢難責効朞月宜分地
定功次第修舉西起自定邊營東至龍州堡計長百
四十餘里為西段乃環慶保安要塞所當先築自龍
州堡西至萸山堡計長四百九十餘里為中段自萸
山堡而東至黃甫川計長五百九十餘里為東段歲
修一段期以三年竣事庶戎保障功完全陝依賴乞
破常格發帑藏如宣大山西故事疏下部議閣旣準
上言謹按河套古朔方地三代以來至漢唐悉隷中
國漢取河南為朔方因河為固唐張仁愿更於河北

識大錄

築三受降城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以無
寇歲損費億計至宋乃失我 太祖驅逐胡元 成
祖三犁虜庭餘孽奔亡救死不敢望河套乎遂以東
勝孤遠撤之內守復改榆林為鎮城方初徙時套內
無虜土地沃膏草木繁茂禽獸生息當事之臣不以
此時據守乃區區於榆林之築此時虜勢未大猶有
委也失此不為弘治八年虜編筏渡河剽掠官軍牧
馬十二年擁衆入寇自後嘗收套內從擾中原 孝
廟有欲復之志而未及遂至 武廟嘗欲征之而未

能固使虜酋吉囊得以據為巢穴憑山大川勢顧在
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倫河虜得出沒自鎮東西侵掠
徒勞守禦無補緩急蓋套虜不除則中國之害日熾
浸淫屢耗將來之禍有臣子所不忍言者其勢所宜
復也當時封疆之臣曾無有為 國家深長之思以
收復 祖宗舊業為生民立命者蓋軍旅之興國之
重務圖近利則壞遠謀小有挫失則媒孽其短者踵
至鮮獲力踊而背森然其不改心易慮者幾希況復
所見不同甲可乙否遷延不振日復一日長寇貽禍

識大錄

臣雖愚昧豈不知兵兇戰危未易舉動但近年以來
得之見聞嘗懷憤激今復親履其地身任其責目擊
此虜跳梁地方危殆切齒痛心實有寢不安席食不
下咽者謹將復套數事開列於後一曰定廟謨河套
者虜之巢穴生民之禍本也禍本不除則延袤二千
餘里卒無寧居將來生聚日繁貪噬日恣南侵之禍
深有可慮趙充國屯湟中漢宣帝主之於始而魏相
卒成其終淮蔡之平唐憲宗之獨見而贊襄者裴度
也伏願 聖明不以同異之說而疑不以浩繁之費

而止不以重難之事而憚惟求底定不急近切則閫
是定而神人協送矣二曰立綱紀復套之舉圖之重
紛人之謀曰須得兵三十餘萬水陸齊驅並進裹糧
二百萬石兼折銀三百萬兩一舉破賊驅之出境即
緣河修築城垣界守此一說也臣以此謀雖善其勢
實難今三邊之兵可用者不滿六萬如調他鎮頂此
失彼三十萬衆徒爾煩勞其難一也倉庫空虛上下
交困銀數累五百萬一朝畢集勢不易能其難二也
一戰勝賊賊未膽落郡興板築師從易擾其難三也

臣則以為妥整旅師張皇義旅春蒐於套秋守於邊
如是三年虜勢必折俟其遠遁然後據河為城分番
哨守則人力不困財用不竭而河套可復既而移撫
鎮以制之立行都司并衛所州郡以屬之又設守巡
兵備道以理之凡江淮之北各省有犯該邊衛煙
瘴充軍者皆定發於衛所凡該口外為民者皆定發
於州郡將套中之地預為踏撥多立魚鱗籍冊以防後
弊每軍民一戶給田二頃俾之歲耕一頃閑一頃是
為閑田以養地方其緣邊軍民亦出示召募有願守

邊者皆給以田引黃河之水為大小之渠渠以灌田
可備旱澇高黍下稻任土所宜數年之後套地可盡
墾而又倣井田之意廣溝洫之制吾民易於耕稼虜
騎難於馳驅矣既臨河設險秋夏決難侵犯我得耕
稼矣比及河凍農事已竣乃於講武之時為禦虜之
計民不苦勞農不廢行之既久則河湟之地不異
中州此規模節用之大略也三曰審機宜天下之事
有機時與勢為之也得其機而為之勝算在我何往
不濟虜之據有河套也逐水草以住牧攘禽獸以馳

騁秋高馬肥弓矢勁利糾合黨類動數十萬長驅深
入彼聚而攻我分而守此虜寇之時勢我軍不得而
與之也及其入套深冬沍寒水草枯凍又皆各就住
牧其勢自分且馬無宿藁漸至羸瘠比及春深賊困
以待我則訓練強兵攢槽秣馬營伍整肅火器精利
此我之時勢虜不得而與之也今之禦邊者虜弱不
乘因仍怠怯虜強莫禦苟且支吾坐失軍機所以有
敗而無勝臣頃練兵六萬再調山東槍手二千多備
矢石無拘春夏之間水陸並進直抵虜巢乘其無備

我聚而攻彼分而守材官騶發矢道同的砲火激烈電掣雷轟賊縱有援旬月斯集目前震蕩勢必難支此覓敵覘變潛滋參伍之術臣亦計之審矣仍乞命下宣大山西總督撫鎮等官調度各旗兵馬嚴加隄備以防河氷俟收之孤偷令賊敗亡必將逾河逃遁屬兵秣馬又可收斬獲之功所謂犄角之勢以全取勝之道也秋高之時賊如浸擾而來我軍據險以守況得勝之兵勇氣百倍不待踏牆可便捷伐如是三年虜勢自衰將遠遁之不暇而又敢據我河套也

耶四曰選將材三邊之將謀猷勁悍未可謂無其人而因循懦怯繫於不振一遇警發遂觀望退縮遠為自守曾未有出一死力為士卒先者臣到地方親踏戰陣與之共事已得其槩矣蓋總副遊等官爵位漸高志欲漸滿保身之念重故報國之意輕有生之樂無死之心魯仲連所以譏田單也且往日以資格待士上品無寒門下品無貴族故英豪之徒往往棲於卒伍雖有才異不獲自見夫爵賞等級可以待庸品而非常之材要不可以常調拘之歟為恢復之圖必

須大破常格除中材堪以果勵者照舊任事外乃自指揮千百戶等官以至總小旗夜不收等人員及歷年各處廢棄論戍將領中間果有志勇超群謀猷出衆氣蓋沙漠志平胡虜者許中外臣工不限地方各舉所知疏名上請俱發陝西軍門聽用立功其材可將千人者即以為千人長可將萬人者即以為萬人長或假以署銜使得統馭軍士展四體果能摧鋒破敵即與實授或不次超擢以旌異材彼沉抑之久幸而獲伸感恩之念重則保身之計輕向上之志堅則

克敵之心勝掃清朔漠可坐而待矣五曰任賢能夫兵馬錢糧百需靡易況興師於數百里之遠以驅數十年盤據之虜非得練達忠勇好謀善斷之臣授以專任之討焉克有濟伏乞特 勅廷臣議擬公舉文武兼資大臣一員前來專統其事脫不以臣為罪即亦候偕往行陣參協其議雖竭膏骨亦不敢辭但慮非所長也仍乞戶部堂上官一員專理錢餉兵部司官二員督查軍馬又乞簡差科道官各一員前來於選將練兵儲置措畫等項有所稽查比臨陣絕驗功

次而各鎮撫實稱戚之凡本省鄰省布按司府等方面官員公忠而有才識者亦聽委用不得推托六四足買餉今擬蒐套之兵摘選馬軍六萬人每人日給行糧一升五合每月計行糧九百石以五十日為期共該行糧四萬五千石每米一石折銀一兩二錢共計銀五萬四千兩每人日折鹽菜銀一分每日該銀六百兩五十日共該銀三萬兩馬六萬匹每匹每日料五升五十日該料一石五斗共料九萬石每料一石折銀七錢計銀六萬三千兩每馬草一束該草六萬束每束折銀二分計銀六萬兩馱馬牛騾二萬五千匹共該草料銀五萬一千二百五十兩山東槍手二千名係是客兵其人猛悍欲致死力糧餉宜加大率每人每日須給銀六分連往來路費又約該銀一萬三千兩外將領等官廩給等費大約銀五千餘兩共該用銀二十七萬六千二百五十兩然此經常之費語其大畧也單行千里風雨罷勞敵愾禦侮存亡攸係不有厚賞以給之於先安望其死力於鋒鏑之下故必豐其衣食以壯其力示之金帛以勸其心然

後律罰以威之數萬之衆合為一心有守必堅有戰必強矣賞犒之費大約該銀十餘萬兩總計銀三十七萬六千二百餘兩可給一征之費比宣大山西每歲客兵京運銀一百四五十萬兩今陝西於年例防秋之外止損此客兵之數以充渡套三年之費非甚難集不然准折無歲餘鹽銀兩不下七八十萬以呼伕億尤屬相應外更多備買馬價銀不許別項那移借用仍令預備輜重待時而行七月明賞罰邊方失事豈獨將帥之罪哉蓋以承平日久武務漸隳紈袴之子罔知兵革已失統馭之術三軍之士習於驕怯夫驕則不知有將怯則惟知畏敵臨陣退縮逗遛失事無怪乎其然也至於爭奪首級尤方今之極弊夫以一賊首級而數十人爭之在己既不免於傷殘且縱賊不追而投間抵隙反為虜所擠者往往皆是也合無請勅申明禁令凡有衝鋒破賊者雖無首級定為首功而爭搶首級者與凡退縮觀望貿貴冒奪之徒悉以重法罪之於死必戮之以徇衆然後得人之死力非厚賞無以結其心也　勅下部擬議詳著條

欵明降榜文示以賞罰必信之意庶使人心知所趨避矣入曰倫長技夫中國之長技莫先於火器但有之而不能用用之而不盡其利與無技等耳臣昔提督山西三關嘗造盞口砲毒火飛砲具式奏請伏蒙皇上發銀數千兩以資成造比年禦虜賴焉今秋於寧塞定邊亦嘗藉此兩挫虜鋒故來降人口云虜中甚畏此器言每年響子不似今年響子利害打死人馬數多此其明驗也今欲渡套須倫熟鐵盞口炮六千位長管鐵銃一萬五千把手把鐵銃一萬五千把手把小鐵鎗二萬根長鎗二千根生鐵炸砲十萬簡焰硝十五萬斤硫黃三萬斤包鐵鉛子大小二十五萬斤弓矢盾牌相為表裏庶可鞭撻此胡恢復故壤然此特一年之具爾三四年間如飛砲硝黃鉛子之類又須陸續補其缺壞今京造火器種種具備防邊可矣但或宜於此而不宜於彼或可以守而不可以攻大者盾重而難於致遠生者日久而多所爆裂番以別用各有所長弘遜發帑銀二三萬兩給各該撫鎮官於山西陝西甘肅買辦置造以為渡套之資蓋

成造而後教演服習而後運用理有固然者況下兵部併議謂築邊渡套兩俱不易二者相較渡套尤難夫欲率數萬之衆齎五十日之糧深入險遠必爭之大以驅數十年盤據之虜抉何可易故不若修牆濬塹為計完而成功可期也第延綏一帶地勢延漫土雜沙鹻民居隔遠最為荒涼若欲以千五百里餘之地而責成於三年之工恐未易集縱使能成亦難為守宜仍行銑等從長會計奏　聖旨虜據河套久為內患昨連歲深入全陝被其荼毒沉軫朕懷前此邊無有以逐虜渡套為念者曾銑所奏具見壯猷爾部許久方纔題覆竟無定見還着督同各邊撫鎮等官協心圖議務求長策嗣土方略邊牆千里沙漠與宜大地勢不同只着就要害處修築且將兵部發帑二十萬兩作速運赴總督衙門聽其修邊餉兵造器等項便宜調度支用專倫明年防禦丁未宜大總督翁萬達言俺答求貢請參酌可否時自庚子以來虜騎連歲蹂躪大同入澤潞破宣府抵紫荊西涼延綏東犯遼陽入貢未許　上意不許以陝西方有渡套

之議將督兵出塞當事者主之故力絀貢議云先是西海虜酋大同令其部落綽卜等二人款塞求市既隨以閒且言虜自嘉靖十年以來或遣人通好或投獻金牌或進送馬匹四營之後竟不還報多因衆謝之餘其言緩我邊備即使盡率部落來歸不免分處內地養虎貽患先宜慎重如往年例將綽卜等量加犒賞令還諭大同等果乞通貢市或欲挾衆套虜業功析賞須親詣軍門聽候處分如似往歲一去不返即置勿問事下兵部覆如其言得　旨該夷投降納款原非真誠效順邊臣毋輕信要功自貽後患所議允行正月一日虜犯永昌副總兵蕭漢禦之敗績漢奪莊民朱英斬獲首級冒功遮罪遊擊王勳擁兵自衛守備黃福傳報不速備禦指揮孫朝振等拒敵損兵指揮沈振等守備不設俱應逮問巡撫都御史楊博總兵官仇鸞亦當薄罰既奏勅之部覆得　旨漢勳俱革任聽勘朝振等停俸三月博鸞姑免究既又奏邊方守令所係甚急乞於進士舉人監生內選擇年力精銳材幹強敏者補稱職者特加獎擢仍慎

選監司以為表率勒限到任以豫秋防吏部覆如其言　上曰迩西北邊防多事兵備守巡有司官戒甚重令務慎選以充其效績卓異者聽總督等官不時奏保陞擢不才價事者亦即劾罷兩廣四川雲貴近夷地方亦用此例該部仍將南北邊方官選用陞遷事另立資格奏聞初春中既督兵出塞擊虜未得利五月復出塞虜覺登衆拒之既竟遂脫卒督之出戰賊斬二十六人生擒一人脫脫虎魏於兵石者甚衆獲牛馬橐駝九百五十隻羊八百五十三虜移帳漸壯間以輕騎入掠既漫衍諸軍驅之遂遠遁不敢近塞既以捉闌因列上諸臣功罪　上曰套虜連年深入如蹈虛地大損國威既能率兵出塞擒斬有功乃詔增俸一級賜以金幣巡撫謝蘭等各賞賚有差既又言延寧大虜壓境修邊之役尚未畢工故臣撤莊浪魯經兵三千暫駐蘭州適中之地以為應援乃總兵仇鸞疏撫本鎮兵馬寡少故違節制不聽調遣而巡撫楊博附和上請并乞責成　上以鸞沮撓軍機妨悞邊事但秋防在即各奪俸數月先是奉　旨會

議復套事宜衆皆推避迄無議者至是再奉　明旨
嚴限督促銑始得會同陝西巡撫都御史王邦瑞及
三鎮總兵官參酌復套方畧條列十八事曰恢復河
套修築邊墻選擇將材選練士卒買補馬羸進兵机
宜轉運糧餉申明賞罰兼備舟車多置火器招降用
間審度時勢防守河套營田儲蓄及明戰守息訛言
寬文法處孳畜奏下兵部覆言銑經畧甚詳但事体
重大請下其章於廷臣令各疏所見然後集議　上
曰虜據河套為國患朕軫懷宵旰有年矣念無仕事

之臣今銑前後所上方畧卿等既看詳即會衆協忠
定策以聞已而銑又上營陣八圖曰立營總陣及遇虜
駐戰逐鋒車戰騎兵迎戰步兵搏戰行營進攻變營
長驅獲功收兵　上覽而嘉之下兵部議行時仇鸞
既被論劾　上令按臣查勘鸞知不可撼益狂悖
無顧忌至是銑復發鸞十罪曰欺紿　朝廷擅作威
福縱虐故殺貪婪骫法朘削卒伍侵牟邊餉私役戍
丁騷動地方容養奸回把敗豢服各有指據數千百
實　上覽大怒命以山西總兵官王繼祖代鸞令錦

衣逮繫來京訊治初大學士夏言復用大學士嚴嵩
忌之言復以首輔抑嵩大不相能錦衣都督陸炳先
為言所持亦怨言欲傾之因陰比嵩圖言嵩乃因閒
中山崩外虹之異疏陳缺失遂言曾銑開邊啓釁禍
不可測言從中主之表裏雷同致誤國事　上心動
言累辯　上不聽命廷臣議之於是吏部尚書聞淵
等共稱復套非計言乃輕信曾銑擬　旨必行任意
狥情罪不容逭　上大怒令奪言師傅以禮部尚書
致仕命逮銑詔獄會虜酋俺荅等與套虜聚謀將寇

延寧嚴嵩復擬　旨罪銑　上令部院參勘部院已
當銑罔上貪功擅開邊釁之罪而仇鸞復厚賂嵩嵩
因授意鸞令以銑為辨鸞因奸銑謀國不忠取軍無
法往年虜寇延慶殺人盈野銑隱匿不以實聞收諸
將金錢萬計遣子曾淳賫付蘇綱關通貴近圖免於
罪故　皇上有今歲失事頗輕不必查覈之　旨銑
明知諱救撲　國有大禁乃於丁未二月擅將所部
士馬出定邊塞襲擊虜帳希望陞賞而分部失律全
軍覆沒隱匿不以上聞又剋取軍粮數萬旬知罪重

乃倡議復套希冀非常之功以掩蒙蔽之罪不忠甚
尋降　旨逮繫曾淳蘇綱竟釋鸞罪不問三月銑逮
至京下法司訊治錦衣衛鞫銑交結夏言行數萬金
於言妄議復套及夫律罔功俱如仇鸞所奏　上命
法司按律法司以銑罪無正條宜比守邊將帥之陷
城塞者斬　上曰銑情罪異常乃云無正律可逕置
不問耶於是刑部侍郎詹瀚都御史屠僑吏部尚書
聞淵錦衣都督陸炳等阿嵩旨會論銑當交結近侍
官員扶同奏啟者律論斬妻孥流放編管三千里報

識大錄

報可乃斬銑於西市蘇綱戍嶺南銑家無餘貲妻子
狼狽遠徙天下聞而冤之既而夏言亦斬於西市未
幾仇鸞竟以逆謀誅嵩亦敗　穆宗登極言官交章
頌銑冤追賜祭葬謚曰襄愍世人多言套不可復還
人則謂銑之自山西握為全陝絕背也親入河套閱
其形勝量其道里察其肥瘠實見其可復可守故一
切悠悠之談曾不能阻至其機械火器之巧疊出不
窮雖古名將有不可及者曾令人製竹簍數千如裝
炭者然而疎其孔久積不知其所用一日報虜至銑

度其衆當至某河悉令沉之因伏兵於傍虜至渡河
馬足多陷孔中彼此牽制馬不能前伏兵乘之因以
大勝往嘗植榆柳塞外以阻虜騎虜輒㩻之銑製木
人長尺許中藏機毒置之樹下虜攫之輒中毒死竟
無敢拔所植榆柳遂成成化間佛郎機入寇中國始
得其佛郎機鳥嘴銃銑因推其意為之製子母砲一
窩蜂地雷之屬其母砲則以熟鐵為之子砲則以生
鐵為之貯藥其中以母砲發子砲至虜所子砲始炸
散大者如彈細者如豆中之無不立斃銑初以擊虜

識大錄

子砲亦至虜所猶未炸虜反見未知其能炸也獲而
視之遂擊殺數十人或曰即前所稱盞口炮地雷則
火地丈許櫃藥於中以石如斗大者滿腹之更覆以
沙石令與地平伏火于下可以經月繫其發機於地
面過者蹴其機則火墜藥發石之飛墜悉能殺人虜
驚以為神皆遠徙避之邊人稱其應敵之智真運於
九天動於九地者不能詳記大都以歲月復套無難
也

王以旂

王以旂字士招號石岡應天江寧人也廣額豐順音
如洪鍾弱冠為諸生才氣絕人鄉先生全畢奇之解
帯以贈舉正德辛未進士授上高令時華林賊方熾
數攻縣治剽劫庫獄郡邑戒嚴上高故無城難守以
旂至集鄉兵躬自訓練周履要害布列蒺藜以遏宄
斥多揚聲疑賊賊驚是不敢窺上高又生擒流賊伍
廣等數十人閤境晏然踰年賊平以旂益省刑薄賦
與民休息上高大治徵拜河南道監察御史總憲彭
澤才雄一世即公卿因當其意傾獨器重以旂有所
咨白退必目送之一日指其位曰當拂拭侍子矣出
按河南方有事鄉試會宸濠反鎮守太監劉璟濠黨
也陰約為應乃倡義罷試以旂徐言各省鄉試月日
定自　聖祖江西去汴遠罷試無名遂治事如故璟
又傳　武宗親征將道汴下牒取藩藏銀四萬兩犒
倫供應諸司莫能制邀以旂會議撫臣業已漫應以
旂執不可謂　大駕所經供應誠不可緩然　天子
御六龍必戒前路勒至圖之未晚今擬駕出發公藏
萬一從他道厭斂不可歸誰執其咎璟乃沮嘉靖壬
午巡按福建時泉漳盜起流刼安溪永春延及尤溪
勢日張以旂檄分守及都指揮遣兵勦之月餘賊平
癸未謝病歸因乞終養家居且十年終父喪乃起補
河南道尋擢南太僕少卿轉大理右少卿遷光祿卿
戊戌拜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己亥春　上幸承天
有議革撫治者以旂為繪四省交會圖錄之右者論
言不可革狀議遂罷庚子進左副都御史佐院事辛
丑轉兵部右侍郎是歲徐呂決涸漕舟滯不行疉疏
諸臣言宜如先朝故事簡大臣督治於是命以旂兼
左僉都御史往浚之至則先求故道視泉脈循經流
塞分伐自徐洪南抵沽頭增置閘若干又相地形引
水暫築土堤居于河流時距灤柯皆知期達京師汶
上寧陽之間有安山南旺馬場昭陽諸湖故置水櫃
勢豪侵沒多畝徑即籍其常制歛水灌田成沃壤官
因循而不問民隱恐而諱言為弊頗久以旂廉得其
實謂四水櫃漢唐蓄洩有地河道則懸河以入湖河
溢則懸湖以入河是修緩急遂任怨力濬之癸卯晉

右都御史掌南院鄉人憶金澤贈帶事至是驗矣以
旂處父母之邦持重自守屏騶從簡出入舊宅在聚
寶門外歲時婦祀必由他道謂其子曰聚寶門繁盛
多覩故宜避之昔張港入里必步可取以為法也丙
午召入為工部尚書丁未春左都御史掌院事以旂
思彭澤語益感奮勵精莅事九月轉兵部尚書提督
團營軍務先是陝西總督侍郎曾銑倡議復套已奉
命集議以旂至部謂河套中國故疆討賊本兵職任
況訓兵馬積芻糧雖不復套亦不可已覆銑入　上

知復套非易戊申正月言出遽銑既命以旂以尚書
兼右僉都御史代銑以旂即陛辭星馳入關亟罷郡
縣軍需停造諸冗止解匠藝蓋前此徵發頗涉嚴急
故首及之單中務為鎮靜凡邀功生事之言新進喜
事之夫一切屏遠勵諸將慎固封守閒諜數信以示
夷虜雖倉卒建牙而能推布腹心聚丞群策舉事慎
密務合機宜初甘肅關廂為哈密熟番留住種類日
繁恣將叵測以旂與都御史楊博奏關外若干里鉢
和寺地可田可廬乃召諸番族諭以華夷相安之義

為繕廬室分比舍即口授田示之生計仍約朔望旅
首得入關為市諸番感愉稽首聽命遂遠徙塞外在
鎮六年威惠孔著番虜不敢大舉深入其小小剽掠
以讲復多方設備戰守之事預集以是往往取勝前
後斬首虜千餘繕葺延慶定邊并廣城堡窑寨墩臺
四千六百餘所修築危擅梁及蘭州邊墻二百餘里
皆堅壯可恃邊人自虜中閘而歸者千數百人夷虜
番族來降者三千餘人加太子太保癸丑春病遂賜
致仕閏三月卒于固原年六十有八諸將莫不奔哭

識大錄

大聲軍民號泣罷市者數日訃聞　上震悼久之贈
少保謚襄敏以旂為人孝友純厚節槩凛然不務矯
激之行不取倖得之功弗期顯效以耀目前而要之
久遠弗出己意以違眾論而協諸公議有古大臣之
風焉
逸史劉振曰襄敏才力悉本於實踐而出之以長厚
故所至有聲鎮陝六年閒誠布信務為鎮靜不喜邀
功倖事之人休養士卒諸番感愉莫不聽命稽首遂
徙哈密種類於關外使中國後患一旦潛消虜因不

敢深入邉境以享厥繽茂矣又所繕障堡皆堅壯可
恃西人類之罷手回首之日觖民為之罷市弃泣也

王鈁

王鈁字子宣號印岩浙江奉化人高祖文琳以貲雄閭里而性好施宣德間歲儉盡出庾中穀以賑饑者璽書旌為宣義郎子孫皆能濟其美及鈁貴人謂天之陰隲云鈁生而岐嶷不群七歲就塾家人或謂之曰而淺能如伯父舉進士乎竦然應曰而謂讀書舉進士而已耶聞者異之年十四補諸生嘉靖癸未登進士第除工部主事搉税荊州其地豪商大賈所湊集魁駔猾儈因緣為奸分司率以濡涅損其名鈁赴任只携一僕自隨莅事廉潔一介弗私有羨利則稍弛其征以便商及代還敝篋蕭然無長物轉員外郎出知邵武府以謹厳率屬而簡易近民遠近畏而懐之每晨起視事竟日坐堂上庭宇寂然無一人敢左右睨者百姓望之儼若神明各輸其情皆朴式措有訴娶婦而失其實狂亘者鈁詳其詞曰此非外盗必與若同居而異心者首則可以贖罪不深治也明晨一人持所盗物陳於庭稽顙請罪果渠異父弟也其不怒而威類若此有揚行人者奉使道郡横有需索

吏民苦之鈁取其西山心政經遺之揚大嘶疾行出
境延接白御史行部望鈁以非禮而鈁顧以禮自將
不為折詘御史心銜之下車鞫索庫藏刑名諸案牘
欲有所摘發終莫得其隙或謂御史此廉吏不習為
恭固其性然庸有他乎御史意梧洞其治狀乃更賢
之曰其競競若是是良守也疏薦于朝秩滿當陟會
銓曹有稟之者曰鈁清操士宜主財賦遷為福建轉
運使鈞稽宿蠹條畫甚精福州缺守巡按檄鈁署篆
簡肅風著不嚴而治民有奚毋兄弟爭產者訟久不

識大錄

息鈁諭之曰君父之心寧忍使有一子不足耶爭而
勝之君父標乎君以貲故傷父心寧沒為若輩血食
欣訟者感泣謝其所爭而退肖鈁像祀之居數歲陞
雲南叅政累官藩臬長吏西原拜副都御史提督南
贛汀漳軍務所轄故多洞賊竊出剽掠當事者逆而
驗之乃念益不靖調兵轉餉無寧朝夕鈁至解諸頑
令惟責郡縣捕覺獨撫流移不煩兵而底定丁巳晉
兵部侍郎兼僉都御史督撫兩廣廣故盜藪君肇慶
之扶黎蔡潞大羅山諸處尤為雄鷙時時陷城番邑

有司不能殄滅鈁發偏師勦之破巢二百有奇獲其
魁馬天恩李汝瑞俘斬七千八百餘人戊午倭寇入
閩轉入揭陽其勢張甚鈁調兵逆擊斬首虜四百餘
級未幾漢犯潮陽分兵邀之斬首百七十餘級是年
冬長樂興寧龍川程鄉諸處及羅旁洞蠻漢相煽動
鈁會兵勦捕獲渠魁尤德虎楊球鄧子修黃老虎俘
斬三百餘人鈁念廣中寇盜頻繁當有以遏其衝乃
相視要害添設廣寧縣治斬賊出入而不逞之徒始
稍衰息先是督府自置賞功所諸凡金幣得恣出入

識大錄

無與覈者鈁改貯梧州府每有犒賞移文給之出納
有指據不假而軍儲漸羸梧二府稅錢集以資
軍餉者遂罷輸遣己未晉右都御史掌南院事風紀
肅然權貴斂手正身率物諸御史莫不嚴憚之庚申
遷南京工部尚書內臣有以嚴門泥金濫科者鈁條
其費省金直以萬計他所裁抑類此未幾請老歸杜
門謝客絕跡城市培塿林壑間見者不知為臣卿貴
人也丙寅二月病卒前一夕有大星隕其舍光焰燭
天卒之夕印岩山崩者旧贈太子少保謚恭簡

張岳

張岳字維喬泉州惠安人曾祖茂仕為桐盧丞清介絕俗家藏書數千卷祖綸知萍鄉縣父慎知英德縣有聲岳成童盡讀茂所藏書正德八年舉閩第一當璫鎮守太監長揖而已十一年成進士與同郎陳琛林希元僦居佛寺閉戶講易人〻竊〻指曰泉州三狂生也岳沈毅樸古其始以道學文章自命最後用事功顯終岳仕相首張璁嚴嵩夏言皆東推許勢岳頗頑不為下獨徐階知而交好之始授官為行人 武

宗寢疾豹房岳疏言自古未有人主寢疾獨宦者侍宜令大臣經筵科道官輪直起居太醫院日呈藥方於內閣庶關節通透可備意外之虞不報 車駕南巡與同官諫止下獄罰跪廷杖時杖死者七人 上命不知死者與一秀才官岳謫南國子學正 世宗登極盡還先廟諫者岳得復職吏部欲選為科道官不應丁父憂服闋吏部復欲取選如前又不應陛右司副念母老乞南陛武選員外轉祠祭郎仍南職承重祖母及母憂居家結草堂于其縣之淨峯讀書其

中此時王守仁新學甚盛岳獨非之因持程朱說渡江與辨居三日不合守仁曰子亦一時豪傑可是也無奈墨守耳岳歸含立學則二十餘條自勵曰吾自為學居敬窮理蓋聖賢所指以教人者大王氏謀窮理任良知安知亡或指人心為道心氣質為天性者岳盡夜讀書皆有課程至天文兵法禪官野史亦旁游手鮫以傳惜學窮理之義服闋補主客郎時 世宗方定大禘禮下議閣臣張璁〻求始祖所自出之人實之禮官知非是也挨從其奏〻已具侍郎李時

以問岳〻曰國姓 德祖而上 高皇帝所不能詳也 上明聖首議大禮而舉大祭肯怙然祭非其祖哉如執政議不可時曰則何以復上岳曰請題主曰皇初祖堂〻王祭天子樂〻而薦之誠其祖也千百世而上可假而至也非其祖也實之大謬時躍然喜明日會璁頗微詞以觀其俯仰璁曰何復前說也特曰曾有郎云云偉辨可聽也璁竟以初議上 上內批皇初祖位如岳之所言璁大駭聞昨曹中論禘祭者誰也亟欲致岳以館職岳謝不見出為廣西提學

僉事時行選貢法總主其議選無論廩次輒取年少有文者亦亡論其不廩即無少有文可任選寧缺貢岳謂國家嚴士科目矣貢士所以為均於兩州僻縣令其覲光上國第簡衰謬甚者使之務明詔邊遠山谷士襟夷風縣久不科目歲予貢使其以衣冠人物別於夷風所以漸變之也然不如總揭視學柳州柳州軍五百餘號跳城外者五日岳謂太守曰軍號跳太守不見告無謂無關學使者乎脩貢憲司亦安得委之台五百人入曰何稱亂也曰太守不予粮且一歲矣岳曰吾與爾粮送爾軍門聽謝何如生捋腹扎皆叩首幸甚因遣散歸營居一日名與期悉送之軍門五百人者既幸得粮皆不願往岳廉其中有十八人焉而首亂謊曰送軍門非健卒不可吾人閱之因按籍漸摘去而獨留十八人寘之法十一年入賀聖壽改提學江西又不謁總揭是時江西人正尊尚王氏學岳約士守程朱書毋說良知居一年卒用廣西貢事落職為廣東鹽課司提舉轉廉州知府廉邊交南吏往時皆竄苟歲而已岳省禁令減錄徙督民種

識大錄

田有桑地廣衍令開墾不知取水法教之軍屏民盜珠者雖治岳居四年不問珠池珠也家人持歸言從乃公官廉乃不識珠池珠何狀岳曰珠易識耳命吏持康珠八顆視內立還之太守不取珠民乃不敢犯盜珠堂上無事坐讀書與諸生削等為師友而廉士皆知學十五年　上密問安南久不貢知其國中有篡臣莫登庸者遣使勘狀岳言於撫按諸公安南有黎氏窮竄不能君微矣莫登庸弒之自立其名曰賊今將以賊為辭加登庸兵予萬里興師為吏發憤非急也若但以不入貢而已登庸言遣吏求貢請封矣黎未即亡接納其賊又非義得為遐方絕域亡益中國請令自為聲教棄之撫按莫敢聞朝廷遣使至梧州議入矣岳謂　上初使勘未曉其國中事也莫氏篡黎今國無勘而可知使往苟受讒詞歸其辱在我我不受將必究黎氏存亡登庸且惧為亂得毋欲拜兵反開之乎岳愚請留使者毋前進而是時林希元以言事自大理丞謫為欽州守請自効行間岳書爭之條六狀疏于朝督府蔡經曰空言罷兵亡以塞明

詔子能保毋用兵降登庸予岳曰降登庸非義也必
不得已必令納地貶號匍伏詣闕獻其國中圖籍句
上岳分乃不褻國體經曰如此能令聽予岳曰岳能
撤之會兵部尚書毛伯溫出視師岳言經曰大將至
矣前議未可用也公當治兵積穀待之經一以調度
屬岳伯溫至岳告伯溫前語繼進賊情地勢曰愚言
足聽也不然進取方略具此遂與伯溫語數日伯溫
曰交事屬子矣於是許降登庸如岳議登庸聞岳將
毋征來輸情於岳岳頗用前言於督府者要之皆惟
命其諸前領恐見欺登庸曰有張太守在何恐使人
款於伯溫要我必以廉州張知府會值岳遷為浙江
提學副使尋轉參政伯溫奏乞還岳廣東尋守欽廉
登庸來覘向廉州太守在也乃使其孫福海叩關望
闕稽首而獻地奏上羅安南為都統使司以登庸為
都統使岳陞俸一級賜銀幣尋以征瓊叛黎功陞賜
如之而岳以事功顯矣二十年北虜入邊邊帥被逮
南北科道交章薦岳伯溫言於朝曰吾新得二督撫
于粵右張岳可南翁萬達可北也吏部上岳名陞右

僉都御史撫治鄖陽既命巡撫江西江西士大夫來
言西土貧困望公善治之岳曰岳無它才能獨思用
民一錢如針剌體誠不忍也少師夏言治生冢使司
議賞於廣信七縣縣措千金岳曰是將範金為鄉耶
縣百金足矣上賜少傅嚴嵩第名其閣曰延恩官治
之所司請岳賞岳批牘與千金皆相顧嫌少則益五
百而已又請不益也貽嵩書曰閣修　上恩亦訓恭
儉俗情不察猥將侈其輪奐而岳仰体相公德意節
裁之言與嵩無以答也乃陽為謝岳所善友人客吉
岳稍大其眼孔岳答曰寒背袴袴死時止少馬革一
張其他自分已定公毋念焉二十三年陞副都御史
提督兩廣督府故饒供億岳寒儉不肯用又[illegible]以通
遺權貴檄州縣吏非名不得至轅門至不得予一持
入門內諸土官有功當官賞大者驛奏小者稱制自
行毋得如往時自乞冒功者其明年討封川文德大
猾脇諸巢平之捷聞陞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又
明年征融懷馬平諸獞進攻馬鞍魚窩青寨平之以
不通閒道為政府所抑總戎加太保岳止晋俸尋召

為刑部右侍郎巡按御史徐南金與總兵沈希儀言
岳忠純果敢有古大臣風賀逵反側未定不宜遽徹
之有旨復留一年明年征賀逵克之召為兵部左侍
郎尋陞右都御史入掌院事湖蜀貴陽間有山曰蜡
爾諸苗居之其東麻陽鎮草為湖苗其西銅仁諸苗
為貴苗其西北接四川之酉陽宣撫先後相煽反皆
入保蜡爾山兩省守臣然畧不時寇鼠後設總督以
才望大臣任其事其時起萬鏜為副都御史劉之四
十不克撫之湖苗定而貴苗私猜鏜欲急成事奏苗

平請班師尋入為兵部侍而龍許保吳黑苗復亂是
時嵩子世蕃故銜岳無所性來言於兵部推岳以原
官總督湖廣川貴軍務大學士徐階遺岳書曰士君
子為國任事禍福無擇第危機在前冥不知避亦豈
智也岳謂係員大臣義當效死即單車入楚與諸監
司熟計皆言如鏜撫之便否則戍之使不得出掠撫
貴都御史李義壯亦附鏜議不欲變岳言貴苗不戢
是為湖苗煽端前者萬公撫之矣卒不可聽即欲戍
戍兵少乃疏勤之因劾奏義壯坐奪官而鏜與王學

益前為總督撫處苗者二人與嵩親復從中撓出使
不得行其志二十九年貴苗出破印江寇石阡貴中
大震　上切責岳岳上表謝罪圖上用兵十數事名
勵諸將謂故指揮石邦憲若使酒人也而急公輕財
奏為鎮草參將銅仁事悉屬之謂總兵沈希儀老將
也使為提督邦憲等分兵入銅仁岳身督之先後擒
斬俘獲二千餘賊酋五十三人巢砦窖藏焚毀殆盡
獨龍許保吳黑苗逃匿林匿林箐不可得酉陽宣慰
使冉玄者嘗攻平茶殺官李卯供并誅喉許保黑苗

曰張總督在吾與若不帖帖也乘今兵捐撤共奪一
城總督受罪去矣思州者城小而貪易入也冉玄合
苗突入之殺吏民百餘人執太守李允簡與其幕
僚去石邦憲發兵邀之苗縱允簡還而允簡死事奏
上方齋戒止封世蕃復言于嵩請逮治之徐階持不
可左都御史屠僑尚書趙錦張經歐陽必進侍郎張
時徹謁嵩言岳嵩曰法當逮僑曰公寬之海內正人
也嵩曰人固有正否耶賊陷城孔孟不貰矣五人相
視氣阻嵩顧經曰公故提督兩廣矣吾言謂何經起

言曰張總督功多矣須用思州逮充無所恨以論城陷則於法不同嵩曰何若經曰陷與掠異思州名為郡不若內地一巡司苗人即去此掠城也掠城兩廣時有之督府故不聞坐掠城逮也相公宜熟計之即張總督一去孰代者嵩曰公言婉而辯徐階復言總督用兵〻敗則其責若以守城池孰與其撫鎮近且切我嵩唯〻而已於是張經伻告於岳曰公生死懸嚴氏手旦夕矣岳曰妄語也安有立腳如張繼喬生不與宰相錢死乎既而知故書啻至岳曰死即死耳自古刀踞鼎鑊皆士君子致命遂志之地豈閑迂徑求免者後　上聞封乃不逮岳奪一官為兵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亡何邛寇搜賊燎之苗大震擒獻許保自贖岳以聞嵩謂岳使曰張公擒龍許保甚善黑苗尚在須勦絕也戒得旨如嵩所以語岳使者且令三省巡按御史具覈奏報而舟玄思州之謀寢岳上玄罪狀請逮治而玄先使挾萬金入世蕃所求輕旨岳又許其事諸下錦衣捕玄所使人或曰公不為嚴氏諱乎岳曰正以破其亢玄之謀何諱也疏入世蕃

識大錄

愈仇恨吏部先後推岳為南書若再嵩皆阻之龍後推為南京都御史嵩曰三巡按報未至何急也傳旨罰曾推九卿俸于是亡敢有請召岳者或語岳前寃安可絕嚴氏父子在公不內從明也何不稍自毀岳笑指其髮曰種〻矣吾昔少年張少師屢招不得我一見今人錢買官乎吾知捕黑苗應上旨而已是時黑苗懲許保之擒匿巢益深伏伏無定而萬鏜為吏部尚書雅欲就其先撫功貽岳書黑苗可毋捕而羅也麻陽鏜弃州公念鏜昔日勞則偏告三省守臣與巡按當其地者若為奏又因徐階以請而岳但遵上旨擒黑苗而已責邛寇使自為功而黑苗遂就擒湖廣巡按當勘報公藩司出庫羨三千金送岳所聽其搞軍意欲岳行金嵩所結嵩歡岳盡貯之辰州府謂太守吾死取其中三十金具木若斂它毋所用之黑苗報至嵩擬旨下兵部覆議而是時蘇豹為兵部侍郎言宜召還否則當復故右都御史階言嵩尤力終不得階報岳曰力請召公不得亡奈公古執何豹亦言公於亢相太疏簡也然岳推揄平生指經不能從

諸道人拜辭禁中身尚書即不能白事宰相兒無內
徙意三十一年冬卒于沅州督府岳五年總督不挾
家蒼頭弟取村樸不解事者守邂兵偷視僉退閱其
衣床蓐席皆枝梧綻裂初開府沅州沅人大慮恨援
及賊平軍中不敢取沅人一物喪出沅人迎哭之聲
不絕其明年三巡按疏報言功而弄敘鏜先撫之苗
嵩擬旨復岳官予卹典贈太子少保謚襄惠而鏜濟
蔭子焉蓋當嘉靖之朝　上雖英明獨斷而嵩父子
竊柄一時邊臣為自全計饋遺相屬岳獨不通一書

故用兵有功常薄其賞激失利輒被譴責之卒以功
名終除階謂岳于曰嚴氏擅政二十年督臣不入一
錢而身名俱全者惟導公一人而已所著有聖學正
傳更定禮記恭教大訓兵鑑諸書聖學正傳見王守
仁辨後所輯恭教大訓則取責難陳善之意

翁萬達

翁萬達字仁夫號東涯潮州揭陽人舉嘉靖丙戌進
士授戶部主事歷員外郎督稅監兄所至有聲疏成
蚖侵奪官地商稅語甚峻　上施其直允之畿輔大
飢奉命出賑減去騶從巡行勞來立法簡便民甚賴
之咸曰活我者翁公也癸巳出知梧州郡吏賢府民
夷接處旅時興萬達經畫盡心供億無缺總戎咸寧
侯仇鸞縱健卒橫行市肆閭萬達縛其首十餘人杖
繫之於是相戒毋敢犯在郡四年咸思並行丙申冬

王師討安南議設添註憲臣以才望推廣西按察司
征南副使萬達以征南事宜白督府行之莫登庸俱
謀曰王朝必不舍我獨不能從海道乎且探毒藥以
試刀狀巴豆圍其置上流截竹筒埋地莫陷馬足佯
傳先襲廣東以撓我時路遣紙間我事以告閩吏猷
略往來不復能禁萬達募敢死士密遣入偽都旬日
盡得其狀乃下禁令曰敢有出境與賊通者磔之籍
其家能擒異賊一人者予百金登庸聞之愈恐莫知
所為萬達上議督府曰今日之兵大率有二用與不

用而已若兵必不用也則示之急而急焉示之緩而
緩焉弛張開闔其机在我以彰不戰之功可也若兵
必用也則急而或示之緩焉緩而或示之急焉呼吸
瞬息其發如神以戴必戰之用可也至於偹欽廉海
濱之地以待窮寇之奔無謂今日始可緩法曰先為
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此之謂也督府是之戊戌春
龍州馮祥二府土舍道指與韋應李衆等犄角潜許
莫登庸為嚮導并以我急緩滅鉅吉之萬達具以白
督府督府駁曰君度諸虜首何如曰西州介連三允

識大錄

鼎立迫之則變生肘腋內境驛騷宿之則或寢陵夷
遠人他聽趙指徂詐未可遽圖李家泉雄難以兵勝
韋應懊懦寡慮計可旦夕就擒斷其中堅使不相屬
然後指家可次第獲也督府善其策為謀之萬達
至太平使人以他事召思明府土官黃朝諭以大義
俾毋濟倫黨亂黃朝聽命設伏卒擒韋應械督府論
以趙指李家各以計就擒左江斷藤峽猺蠻據險恃
以藥弩馳掠不可卒捕自撫臣韓雍王守仁劉洛以
未猶獲寧息爲藺侯勝海居弩灘為變武靖州目黃

貴誘剌之主堡戍守海弟公丁謀衆破堡啓戍　朝
廷以有安南之役未遑討而公丁等益橫萬達密謀
於督府以計擒公丁礫於市於是東勢學其士卒分
為兩軍並發夾擊諸巢皆破賊大窘奔逸萬達督兵
邀擊之斬首數百級餘賊竄入羅連山萬達移兵就
攻之檄右軍統士其背賊悉力以拒隘塞巨木徑布
蒺藜蔡懸石樹杪伏機弩毒鏢戟斧觸者立仆萬
達皆以計奪之凡月餘殲賊殆盡撫其餘黨及諸向
順者而還又獻平峽八議督府從之登庸聞之大恐

識大錄

謂左右曰天朝方以兵加我而急平內寇以為之先
豈其害我也乃於是督府上其功　天子嘉之晉秩
一級賞賚甚優時田州土目盧蘇及其子鳳以兵從
不進領益縱賊逆去萬達復上咨議曰田州盧蘇黨
逆構亂褒駃兩江猛誅蘇猷與王受稱兵再謀不軌
姚中丞封之而未終王新建撫之而有盧蘇猷心益
肆悔艾罔聞故以賬卹之仇滅裂綱常糈之彝典亦
族猶輕玆若藤峽之役分道進攻紫荊諸巢實其吭
背須得銳甲方可成功傳曰人衆以順為武軍事有

死無紀為職思以為不新此賊則蘇得以逃不武之
誅而我實負不敬之名天下後世其謂我何明臺勅
法明威遙夷讐震圖雖任大寶任此時督府壯之下
更詳議未及行會議四峒〻介於思明忠州之間然
忠州稍近自天順辛巳之亂土人黃賢相占有其地
峒遂改隸府而加劃馬府州互爭莫能歸一而峒亦
向背無常萬達時任南寧郡守白其事於是乃上議
曰四峒之爭久矣圖籍無歸易於叢思今欲明歸一
方勢必啓釁縱使官協民亦靡從若十分其地以畀

思仇然前類爪牒若于雖折擋膝緯措尤費區畫議
者又欲為之立所立縣夫縣則治之太詳所則徒費
無益皆非羈縻之道也不若以其地割属南寧府特
設撫民通判一員治之築城建署戍以指揮分保甲
設峒老而脅從於通判內能撫輯其衆無奸法者給
冠服策其身通判指揮能其戢奏旌之以五年期效
督府覧議謂曰君言偉矣治于內則外可得而理也
法行於近則遠可得而服也吾方省事安南而曰始
令是何以示親聽于遠夷哉萬達使人諭之峒民歡

識大錄

踴稱吏生願附南寧今而後庶見太平也黃賢相素
驚驁獨稱兵聯衆據四峒地以奸𣃁令督府患之以
訊萬達對曰易事也峒若土官誅求度幾久矣是以
不得已而從之茲當申之以輯寧之意必引領向我
賢相羽翼既携夫然後震以兵威翦以重典多法以
行間千金以購其首維推互用奇正襍出不旬日而
峒地可歸矣督府從之萬達乃遣將駐南援援以方
畧如期而賢相獻地督府喜曰翁君神算也萬達凡
議善後之策十四事皆原始要終足為經制是秋陞

浙江右叅政督府上疏言萬達通達國体曉暢戎務
宜終始安南以資成安攘之功　上允其請改叅政
於廣西方　上命仇鸞毛伯溫之討安南也萬達白
督府曰即今問罪遐方以胎邦興興師動衆少有驚
駭非王師也乃下令令境內曰是役也　天子所以
誅有罪不得已也爾百姓其無恐無詭言無棄業無
驚汝耄耋無搖爾稚嬰安爾室家保爾生聚議上督
府從之於是遠近按堵如故萬達復上議伯溫曰今
日所以處莫賊者有三擇攘而吉成功此上策也攜

之以不敢不從而猶兵不血刄此中策也三全五中
艾夷絕滅威刖威矣而　聖天子好生惡殺非其所
允此下策也今直總衆長兼群策臨之以惧終之以
謀俾㦸權在我動出萬全縱不得其上可得其中必
不得已而就其下亦將舉之裕如無失時之悔矣公
其圖之庚子九月萬達承檄北龍憑思後寺處簡
士卒犒器械之饋餉誓師以聽獲安南諜首丁南傑
訊之曰吾方提兵進封汝能為吾導乎曰能萬達因
厚遇之具得彼中情偽南儀囓白登庸云天朝督府

識大錄

諸大臣決策用兵勢不可已保護元元曲請祈勉宜
叅自為計也於是登庸始大恐請納欵受降之時登
庸持名成策覘已言其意故以窘我也萬達執筆大
書首言朝廷以好生為德待以不死恩至渥也中言
宜永肩一心臣服南荒詞氣慷慨筆力嚴勁登庸且
跪且讀惶恐稱萬死闔閣而退以功擢四川按察使
甲辰拜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尋改兵部侍郎兼右
僉都御史總督宣大偏保軍務是時大同宗室充灼
等潛謀出邊勾虜為患禍在門廷萬達廉得其情密

行總兵周尚文發其奸跡以聞并絷親藩不動聲色
坐折逆萌而不自以為功悉歸尚文八月虜大舉入
寇萬達督兵鏖戰據險遏敵射殺若亡算虜畏遁去
將校王千斤力戰殁萬達哭臨為文以祭歸其喪
而厚送之且奏官其子旌立忠節祠祀焉遂人無不
感泣願盡死力萬達以宣大之間垣塹久頹故虜得
以衝斥內地乃議築邊墻東自老營堡西距滑石澗
延袤二萬丈許躬自區畫凡墻埤近遠壕塹深闊
曲直其法於是自居庸以臨三鎮禾黍蔽野室家無

識大錄

恐竹旅使客絡繹往來比於內地即秋高馬壯狂虜
不敢仰窺皆築垣守要之力也乃序次圖說以進省
費約九萬餘兩兵部以聞　上嘉其功進右都御史
兼兵部左侍郎尋晉左都御史每當秋防大隊分地
查守惧人不用命時出其不意選勁卒數百案出以
硃和油置竹筒中給之約曰遇卒不在即以傾置其
處守卒見硃椒自縛請罪萬達責而遣之於是咸守
信地不敢離尺寸時曾銑議復河套萬達非之因著
論言復套與搗巢不同惟欲講事修飭戒備和行伍

固元氣以俟其隙為計之得輔臣夏言不聽論者惜
之已而春虜入宣府將過居庸以入萬達諜知之夜
草疏請曰虜通宣府地近京師 皇陵而東北二路
相去尤在咫尺前項聲息不特訣鎮訣路地方已耳
與患惟兵帥兵惟將訣鎮將屬兵稍虜衆輕其易與
萬一窺瑕乘敵大舉而來則憂勤君父驚駭郊圻何
可當也今日之計當以大同帥周尚文率領精銳暫
代宣府帥以遏虜衝又移書輔臣本兵極言虜必深
入回測之狀謂宣府主將偏裨無可付托警之卒無
輪軸舟失帆篙峻坂巨川不可行也疏上即如其議
以大同兵付其副帥而促尚文以行於是尚文晝夜
兼行至曹家庄而虜已入據險要不虞尚文之猝至
也大戰三日夜虜圍屢解萬達躬環甲冑皆兵數千
人來援麾下將請止曰虜騎充斥乃爾且彼衆我寡
是猶以肉投餒也萬達弗聽馳騎先出衆無敢後者
距曹家庄僅四十里會西風大作萬達迎索車數百
輛屯營以進塵霧蔽天咫尺不能辨於是虜大驚曰
翁大師兵至矣夜解圍而遁萬達督尚文追擊出境

時 上察遣人緝知虜勢猖獗及萬達暫遑狀已而
捷疏至 上大喜召入為兵部尚書代奔父喪疏慟
哭絕抵家哀毀骨立親負土築墳上下山崗日數十
往返不少懈卒以此憂勞成疾明年秋大同帥以挑
虜邀功失事 上大怒繫治總督都御史而下廷議
代者咸舉萬達請奪情起復上從之萬達扶病謝恩
上疏乞終喪八月虜由古北口添殘畿甸京師戒嚴
上特詔召為兵部尚書馳使趣之萬達聞命慟哭曰
主憂至是豈臣子愛身之日乎即日哭父几筵不告
妻子力疾單馳就道間關萬里未及四十日抵京會
咸寧侯仇鸞怙寵追憶宿憾又快挽其事諧之珠忌
時虜雖出邊浮議蜂起 上屢問曰翁萬達至未邪
所上疏又不得達 上訝以為遲乃更以王邦瑞代
之萬達至上章待罪 上憫其在制中命奪扶侍用
不數日起為兵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經略紫荊諸
關時仇鸞大招邊鎮勇銳駐之京營托名防護紫荊
亦去其十之六七會兵部又抽民丁令急遞近驗隠
萬達疏其未便 上覽疏復之省費無筭三鎮賴之

萬達盡考軍事夜念家艱憂悴咪甚足疽忽作不能動復又上疏乞終制遂送奇劄籍為民壬子冬復召為兵部尚書未至十一月卒於上杭舟中臨終仰天泣曰吾遭逢　明主受國厚恩乃今已矣其何以報予問其家事弗答遂瞑目而逝又二日抵家殮之時眉宇欣欣如生時年五十有五贈太子少保謚襄敏萬達性剛志潔思深猷遠坦而有制洸而善斷胸襟洒脫洞如青天白日事父及繼母至孝老而弥篤居常絕嗜禁欲惡衣菲食方諸寒士而以講學為樂門人故交相與談觧經義亹亹不倦性耽山水興至策蹇跨棹小艇徘徊睇眺載月步歸悠然自懌與鄉人居恂恂款款過子弟嚴而有禮不衣冠不見家庭之間肅如也自筮仕至大司馬凡廕予俸入盡歸諸父置義田建祠堂賙恤姻戚所著有摺疏集平反紀略行於世

鄒守愚

鄒守愚字君哲福建莆田人生而穎異九齡為文有奇語比長學益博領嘉靖乙酉鄉薦丙戌登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議行平糴法奏發帑金賑全陝飢劾諸中貴冒易茨與為逋逃主者諸所持論侃侃不阿卿佐咸倚重焉出守廣州訟劇政繁多宿蠹守愚一處以至誠事存矜惻當辨疑獄釋累歲繫不决者至數百人政聲大振有庖人烹雞裸以茄菜已黑御史以為毒已也坐以重辟守愚獨疑之令人如所烹焉亦黑廼力爭御史前曰職誠不忍見一無辜伏死地御史悟免釋之新會民激於徵逋聚海艘為變監司招之不應曰必鄒使君來也守愚單騎往民望見輒涕泣解散未幾屬倭迫於閩帥將大江亦賴守愚一言遂解其感信服人如此安南不庭　上命將征之擢守愚廣東憲副協理兵務乃疏五事多見採納遂督兵由海貢入廉州聞父訃奔歸服闋起江西憲副陞河南參政歷左布政使時師尚詔陷歸德諸郡守愚率兵討平之繼汴河溢歲且旱盜起

梁宋間　詔以守愚巡撫其地綏馭有方境宇敉寧晉戶部左侍郎乙卯山陝河南大震　世宗宵旰命守愚往秩祀河嶽百神行賑卹守愚由山西入陝驅馳七十餘日徐告[illegible]徧賑給數萬衆掩骼埋胔俱一時劫辦其告文皆出手撰以是積勞病作卒之日值改疏稿筆落而逝訃聞　上悼惜之特贈右都御史謚襄惠守愚宏裕爽門平居韜芒鍔不見喜慍至臨大事如飈發嶽立居家孝友與人交肝胆相照歎悉中外著廉聲家寒皆愍獨耽書如飢渴文效韓柳晚更馳騁太史公所著有俟知堂集史疑易擇義奏疏詩稿若干行於世

王儀

王儀字克敬號肅菴順天文安人舉嘉靖癸未進士除靈璧令爲歲大侵道殣相望民各鳥獸散儀下車不及解衣即指鎖發倉賈貸民設糜以飼疾者所藉以全活甚衆奸民有竊盜者衆至千餘官府不敢問儀廉得其素既著明貸其罪揞以報諸盜出入及得盜書出信乃皆捕入併至獲其主即火其家盜來無所着邑遂靖儀改嘉定嘉定於南土爲最劇儀爲之績業奮起每決事解若迎刃邑中稱平先是卑冗有托加量之三以爲常儀令民輸銀粟如額而止滑譁以爲羸已儀爭曰此國計有額吾不令雖以粗粃足矣若之何益之乎如議民減粟數千諸豪奸遮負飛詭悉議發竿太守甚重之吏民愛敬焉以高第徵拜監察御史出按陝西時關中飢甚儀亟疏陳民困請發公庾暨羨金分屬賑之溪中守素貪黷儀過之如常出境即論其狀械京師墨吏喪胆泰府人虐奪民田場利亡算王庇護之守令亡敢爲民直者儀直之竟歸於民府中自此斂戢再按河南陳守光守汝陽

今皆不檢儀按置諸法貪夫怖衆望風解印綬者相繼江左自正統以來田賦戶籍浸失其初吏因緣為奸而吳中尤甚輔臣顧鼎臣言於朝以為須才有力者乃可使舉儀知蘇州儀三月出前河南劾宗藩不法事為宗室所訴 上怒奪其官吳父老聞之半子弟數百人詣闕乞留不報會言官亦交章論救乃復職知撫州吳父老聞儀之撫不之吳漢相率上書願留儀守蘇至再不報吳父老歸又相率號於臺撫臣上其事於是復移知蘇州儀蒞事歎曰郡賦當天下

什二而田額湮亡可考何以定賦賦不均不可以救民吾誠不能一日安其上遂日夜沉思學每率僚屬躬循阡陌間計丈數仍遣巡縣縣各為記籍卒披籍驗之或然或否恒以一警百民毫釐不敢有所隱乃以八事定田賦而賦平以十歲編徭役而役平以三法考課鈔而民之灌輸平今下物者煩碎淺無不稱使者朞年化行訟簡治平為天下第一撫臣部使者皆相推重恒舉以激其部他守令森立踵企不知王蘇州為何如人也未幾陞按察副使兵備蘇松四郡

時秦璠王艮以南沙反戊之一年尤張逆恃狼山儀矣總兵軍福山以與賊逕將戰儀登壘望曰徐之利未可趣令舟師與遇遇皆北賊易我不備儀曰可矣夜半擊楫上長矛火箭齊發賊倉皇竄江中盡殪功上詔加俸一級賜白金文綺轉叅政守冀寧虜卒突清源城下儀令洞開諸門寇望之疑有伏宵遁乃徼部中無城者築無糧者蓄無兵衛者選練于是榆次平定之間皆有城矣虜諜者諜知我不敢犯頃之宣鎮撫臣嚴廷試歸儀遂晉僉都御史撫治宣府時當

彫敝之後乃大集賓佐講畫戰守利弊黜庸錄拔才能問疾苦飭廢墜又申究令備罷械嚴警邏節候望還政一新出視邊徼寇從盤谷中擁之入儀促兵迎戰俘首百人獲馬千匹以論進副都御史是歲大旱乏餉虜把都兒等來寇突入所過剽掠儀督兵禦却之事聞璽書切責除名儀雖罷而廷臣交稱其才可屬邊事從授陝西副使兵備肅州肅故有哈密遺種樸民間歲久滋蔓為害儀徙之境外肅以寧塩夷亦大安明年轉左叅政尋自藩司入賀特拜僉都御史

巡撫井肅未行適虜擁衆犯京師詔命儀駐通州以
扼其衝儀聞命星馳東城見城下有胡服四掠者問
之衆曰此仇督府軍也儀曰軍為掠奚耐擒旁命禽
數人至治以軍法枷脰市門一營大擽懾不為動莫
日詰營鸞盛氣以侍儀曰 天子遣其來治軍不知
有公能為公保奸邪鸞大啓恚嗾御史論儀不宜
責入衛軍時 上方眷鸞逮下獄落職杖帰家居
九載卒年七十有八 穆宗即位進復其官而加優
恤焉儀為人淵達警敏況寄有大畧知當世務于籌

書兵獄折析毫髮審覈摘吏奸無所宿除約有所
施於民者與民咨度必可行而後下性廉貸峭亘遇
事飈發人所避者轍挺然肩之竟以是致嫉然亦以
是取重於時生平清約自持既貴食不重肉衣不裁
綺縠縠如少時常曰君子立身必資於身者薄故係
于物者輕係于物者輕故能處紛華而不染世以為
名言所歷履諸郡縣民皆思之每守令至輒相告語
曰得毋如王公否其薦引士類後多為名臣所劾治
俱慁法莫有怨者所著天中四賦録及奏議若干卷

逸史劉氏曰張考性時有上均田論者有進築還冢
者亦既剴然切矣往往格不行行矣旋廢獨肅藩所
施田賦兵戎救荒諸略咸著為令行之半天下能易
者民至於今是賴斯不足觀政耶乃其抑強藩抗貴
幸戒以一時意氣偶有激焉及聞長老言其未第時
豪閹谷大用欲與之修好谷曰是亂國臣恨不得以
往後憲文彈治之耳峻拒不見兹其人豈以生富貴
足動之哉故君子謂其才與節合其素所積蓄也而
卒不究其用悲夫

蘇祐

蘇祐字允吉號舜敎山東濮人生時烟霞覆室三日其在襁褓母撫之寢忽展轉亟啼不已乃抱以出甫下堂而屋圮人咸異之沖年居母憂會流賊劫累至郡父逃與走避泣曰母殯在堂兒將爲性頸以死守之竟不行俄而寇去嘉靖丙戌舉進士除吳令吳故編里五百徭賦十歲一更簿書紛不可任祐分置粮里塘長使各署民產高下不得冒同因以參伍定役後遂梅平吳俗奢靡祐躬行節約式之以朴三年大

治丁嫡母憂歸除服補束鹿令縣多繫囚祐下車一日罷釋數十百人明日戟罷決東三十兩又明日有詔名束鹿令於是與人誦之曰三日官府百年父母至京拜監察御史出按宣大值大同亂軍戕總兵李瑾因臨都御史潘倣上疏白狀言瑾素虐所致祐曰瑾即有罪軍可殺乎令朝廷爽以施紀法焉乃上疏請討之辭義激烈　世宗覽疏喜曰御史忠悃乃命將帥師臨城問罪御史監軍兵至城下大同固已大窘而惑於洗城之說迄不敢下祐遣人入諭曰凡兵

之來固欲安之也而爲訛言逆命者何遽下即免不若種族矣久之鎮撫王寧出見持城中將吏若狀乞貸首惡七人祐責之曰若尚爲賊游說耶朝廷二百年生養何負若屬而暴亂若是寧前答訴曰七人者成中非與之也頃力不能誅須得當以行耳祐因與約趣使馳報城中于是其魁馬昇楊林窘斬黄鎮等傳首出獻門闢祐按轡整儀仗徐行而入老幼俯伏焚香塡塞道左左右請爲兵防祐曰苟不推心左右誰非敵若諸軍皆國家赤子會卒迫賊耳何以兵爲

開若逆安己有詔戮其餘黨皆臣柴不敢發祐糾驅亂軍於市日中戮之昇林以自歸不誅挫兵如故祐用出行邊以林從護道中徐諭之曰朝廷賜若不死幸矣任職受賞人其舍諸林泣請命祐曰惟解兵可免耳林悟受命遂移記撫臺亟代其任遣馬秩滿擢江西提學副使轉山西參政廷臣薦祐才當大任台爲大理少卿晉僉都御史撫治保定轉副都御史改鎮山西陞刑部侍郎庚戌遷兵部左侍郎總督宣大山西軍務癸丑虜二十萬衆夫大同南下將入關祐

聞報提兵馳赴至永安堡遇賊逆擊走之斬首虜四百餘級晉秩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賜廕錦衣正千戶祐居北邊數年厲兵秣馬訓練將士知人善馭下馬芳劉漢胡鎮董一夔皆拔自行伍為大將各樹功名甲寅以疾致仕既去鎮會總兵岳懋陷虜幕府惧敗奏祐不請兵粮擬蘇後期故及於敗逮下詔獄然祐貲嘗已餉奏牘具在廷臣無以難也而權相嚴嵩任尚書時嘗為祐所論心常銜之從中主其事削籍為民隆慶初復官致仕家食凡十八年守臣數薦於朝終尼弗召當世惜之祐為人豐肌魁岸戟髯電目望之如神而不為城府和易可親立朝然介有節能决大事其掌道時總憲王廷相器其考曰有學識有操持有胆量有作為時目為四有道長雅好博覽群籍為文辭歌詩遒麗典雅海內以為名家所著有孫吳集解三關紀要法家裒集欽原集適將瑣言

許論

許論字廷議河南靈寶人初幾警從父進歷邊方撫以搖戈布陳為戲善談兵始就外傅善屬文進必奇之舉嘉靖丙戌進士奉使餉榆林邊士氣勃勃自負有長驅沙漠封狼居胥之志除順德推官擢最會其兄誥謫並列卿取例格臺垣擢職方主事丁母憂除服改禮部撰九邊圖論以進　世宗嘉納之須示諸邊再轉郎中晉南京光祿少卿尋遷大理丞會邊事起留都大臣交薦論才堪東撫廷推京兆撫臣署論名居次　上曰是嘗上圖論者遂拜僉都御史撫治薊州論始入軍上備邊十二事要以振律宣威汰冗蘇困居常選鋒團練攢槽飼秣士馬一新頃之白通事結虜入邊襲殺守備大掠而去論遣兵掩擊之斬白通故事虜首虜四十級進副都御史賚金幣論悉以分賜將士躬歷諸要害築邊城增敵樓遣嘗旁以勞致疾請告歸庚戌虜大入薄都門廷臣薦論可屬大事　上復用論驗論負兒亟召至京嚴嵩故與論不合禍關下諭亦乃得命出撫山西論至鎮外

勤撫綏內籌經略上書力卻互市厚戍嚴關壁、教
十事亡不剴切乃設亭障措烽火列拒馬佃營田部
署周詳屹然弗可犯未幾虜寇榨子墕不得入乃伺
大同龍蕩墩論其精銳邀擊之虜挫復入論親援桴
鼓躬率血戰虜遂敗走捷聞進兵部右侍郎壬子秋
虜犯紫荊關論督八營兵布八陣以待之虜聞而遁
上以京營務重召論還協理戎政且命監城京城會
宣大大侵遂命以左侍郎兼副都御史總督二鎮軍
務前出關檄傳雲中兵敗殺副將論笑曰治亂如治

絲也急之益勢亟發條約懸書徧諭之閭伍乃躬論
說其狀已假歲月以布恩威　上心然之手條約置
坐側既至鎮中令誓師曰吾家世受國恩直將奉不
肖之軀以徇爾曹超距之日久矣事避疆場而就市
曹意懇辭嚴將士感奮既以軍興不給亟請發度支
通鹽筴之易粮廣轉輸客綜挾妖民呂鶴結虜入擒
斬之進右都御史鶴既誅虜從馬西向掎擊之于紫
塞八角堡大敗之斬首虜二百餘級詔進兵部尚書
廕世襲錦衣衛千戶甲寅虜建營犯九塞口論業已

完聚備之虜佯遁旋入論督諸軍奮擊俘馘百四十
有奇明年秋入掠獨石其酋俺答大舉四十萬衆寇
山西論分部發兵遣輕騎搗其穴據險設伏夜出銳
師破其營虜糧輜分崩衆傷不可勝紀已復犯龍門
火石嶺論勒標兵尾擊之至響水鋪出虜不虞募衆
士持刀斧乘夜突虜中所觸糜爛虜大潰墜崖窟谷
膏血川原伏兵悉起夾攻鼙震數百里火鼓徹夜不
絕明發殘寇號泣而遁論乘勝擒之俘馘者五百餘
級詔加太子太保廕世襲正千戶尋召還部理事於

時北虜南倭警息日至　上患倭與虜等集群議下
本兵論折其衷上平倭九事悉中機宜丙辰倭入浙
揚虜入寧夏諸軍戮力驅剿悉遣本兵受成苗寇盧
阿項粵寇禍天恩會軍寇許以明陳孔棠各負固構
兵有司遞上變論決策誅首事者餘黨悉平　上益
器之下手札問邊方大計論擬其要七事以對悉當
上心大同右衛孤懸虜圍不解論陳六事五要大率
主於振威積衰責成專任言者傒、吉急詰厲本兵
燎者主之遂免官已未虜大掠灤西　上曰蓟遼督

府務得人朕欲仍用許論命甫下雖桀驁邊隅逆上便宜中條奏巡撫提督總兵標兵、備分兵屯駐而親督大軍視其向往隨之兵勢聯絡遠近響應以故遼無失事庚申春虜首把都兒辛愛大舉分寇東西論業已完隄亭障簡練部伍不遺餘力虜竄不得開入夏弗解無何伺大水峪張精騎傳諸堞計無堅不瑕論登陴誓諸軍力戰却之追至段伏嶺而旋虎喇哈赤率衆來降論以軍志云受降如敵審知賊欲內犯大營十萬延亘山谷乃部勒將佐併力戰守戎服

識大錄

登墻奉敕　天子威命訓於三軍迭擊于石門戰四十餘合虜大敗走或謂南山可慮舊墻無益論曰宣薊賴以屏蔽虜勢賴以遏絕成功可惜改作可成奏止之經畧邊徼分為十區各以憲臣監之區分衛援為主守分兵奇正為正為犄角歲大侵列戍嗷嗷待餉論為上疏請賑言者以亟請撫之遂厭歸而核諸軍實無所侵牟然猶奪其官丙寅閏十月自理喪具端坐而終年七十二隆慶改元詔復故恤諡恭襄論為人博學強記早年以才氣自負欲有所建立不屑

於揣世閥積階級人以公輔望之筮仕以來僕於文事而卑以用武顯終始邦政身繫邊圉安危者餘三十年前後獲首功二萬三千餘級招徠降者二千餘人鹵獲旗纛車馬兵仗以三萬計修築邊墻四十餘里墩堡三千餘座建白條奏凡千餘疏商敉虜情係畫戎計鑿鑿多石畫聲稱籍甚然值嚴氏當國邊將多債帥且憑藉奥援無可與戮力者　上以邊事責文臣督撫官往往以失事陷極辟論自傾念重矣不能解去乃委身嚴氏賄遺狼籍其典本兵一聽世蕃

識大錄

指揮畫諾而已故其晚節殊為清議所不滿婁遺玷云

朱紈

朱紈字子純號秋厓蘇州長洲人幼有膚資以嬰家難感激力學早得馬聲正德辛巳登進士除知景州諭年以治行異等調劇移開州開當南北之衝民困征徭紈為均戶役恤里甲民利賴焉秩滿陞南比部員外郎轉南職方郎中偽守大璫横肆有所侵撓紈裁之以法請著為令遷江西參議安福糧籍不清小民歲苦科歛紈為措數定之其害遂除初東鄉置縣奸民避徭赴諸司訴連歲不決紈訊之立得其情置之于理訟乃息轉四川按察副使兵備威茂道諸番素驕時肆剽掠官軍一矢不敢發略遺之始去紈至則勒兵以待番酋狙馬紈出其不意奮擊大破之諸酋恨慴輸款於是經畫善後策阨要置戍境內以靖遷山東參政時以魏滑及東省兵戍鄴之涉且令自給餉紈建議主客遠近東既煩遣糧貫又千里飛輓非便且守涉者為隘在南設虜出我不意闌入無備之境則東兵反在敵後矣當軸不能奪卒罷屯遣雲南忠長歷粵藩左轄嘉靖丁未擢副都御史巡撫汀

贛十月至鎮甫三日聞同安賊起流劫泉漳即治兵勦之夷莽渠俘斬略盡當是時海寇猖獗攻城掠邑志明守令莫能誰何浙東騷動　上用廷議調紈撫浙兼領閩海道督兵捕賊紈既拜命乃歷閩海防詢訪禍本盡得其狀蓋沿海郡令諸顯貴及豪右之家揹與賊通而私其利陰為中調以鄉導之事急則縱飛語力能動搖國是用事者又從而庇之故有司率不敢詰其所由來久矣紈心知莫可窮治然義弗避難遂上言猶外盜易除內盜難而去衣冠之盜為尤難請先治其內乃敢任朝議大譁賴　上察抗直不避嫌怨竟允之紈復奏長嶼諸澳大俠林恭等勾引夷舟作亂貴官適當一二渠魁年利鄉導宜正典刑而嚴課守令根株奸宄凡片檣餘艎一切毀之於是權豪則日內外交煽誣搆巧詆惑亂視聽狡黠者復妄撰條議駁其籌畫紈弗為撼督責愈急遂被論待以功贖戊申三月朱命如寧波撫海島倭夷六百餘人悉受約束四月督都指揮盧鏜合閩浙兵入海發九山雙嶼諸藪過賊于洋中連戰敗之殺溺甚夥斬

二酋奪其艘一追賊入輿桃之不出乘夜突圍而逸
遂殘其巢燔燬之并燔艘二十七又一巨艘未駐沙
中縱追風舸前鋒之盡殲厥衆兵勢大振銅山青嶼
南荒諸島賊皆望風遁逋竄者震怵有以危言族兩
虎及飛番謀巢首孟天下之惡皆歸焉五月擊破飛
番夷館誘使作亂以先救迎撫為詞衆志大搖執堅
臥定海鎮之渡海遠覯逆把嬰嶼之鹽賊失其巢住
來外洋者一千二百九十餘艘紀與相持上下連戰
皆捷賊始解散紀親躡其蹤至大洋不及乃旋師駐

嶼中議留兵屯戍衆罷其險絕稍為菜塞而還七月
漳因逸入海諸方譯驗時紀疾甚中外觀畫成中机
宜師出帆捷而海寇者嘗試者日益甚至有宣言當
軸震悲語撤且下者紀自分不免又不敢求去乃謀
瘡具以俟命　上亦覺為宵議所惑改巡撫為巡視
以奪其權紀拜敕即與疾皆兵追賊下浪盤南鹿諸
洋燬之礦賊侵衛守臣告急又移兵討平之驟閩患
靖而素與賊通者誘搆百端閩敗厥績其下亦催塞
不受命紀平建白多見阻撓仕途悲鬱盈耳閩人林

懋和猾狡夷魂我之說命下遣還案就約束爭波道
文華說紀以市舶之利脅之以身後之禍嗡之以南
京時即紀弗聽誓以死固劾則與屠僑屠大山葉綵
為謀巢紀乃建疏請嚴背中辨塞、明年春自溫但
彰與海道副使柯喬都司盧鏜並出洋中躡賊二月
至詔安之靈宮澳遙望賊艘如蟻乃覆諸軍于山上
伏舟師于鹽以待旬之賊至涉埒遇伏而敗趋舟則
我師已集上下夾擊疾力鏖之擒名王三人白番十
有六黑番四十六皆猙惡異狀可駭俘一百四十人

斬首三十餘級覆溺死者不可勝數是皆五澳宿賊
驍黠者并戮焉賊黨不自安一時航海者數千家津
人衆現者日以萬數所俘夷王猶大言恣肆觀者偶
語籍籍紀逆傳令軍前執訊斬其渠魁安其反側然
後以聞因言閩賊燔結已深成擒之後奸宄切齒變
且不測臣訊得李光頭等九十六人交通內應即以
便宜檄都司盧鏜海道柯喬斬之且已故歸既得請
屠僑族其屬論紀戕擅專擅與群不逞者欲置之死
類　上神明姑撫職俟勘然危机已測愛紀者皆尤

共過激紈應曰嗟君胥閭外之寄豢官守言責之重
而泄泄焉巧為身謀茲世道之憂患弗忍也任年福
州急因藩臬以下將前就戮賊在興化起營告示守
巡各官免送將致寧波謀殺巡撫紈羈縻之邪不至
若是今明法既伸人心乃尔當使浙閩不定愚當失
職之罪賊擒而反側四起愚當激變之誅皆無以自
解於天下後世幸賴社稷之靈寇賊殄滅亂靖民寧
以糾治奸回而死榮於負國多矣愚何悔乎所可流
涕者薦紳為賊前驅幞頭公服朝貢外夷其心為之

推勢所在百司竊嘆罔敢誰何秉鈞之臣曲為壅蔽
朝鮮之奏引而不發似忠而海階號天差號天王號
巡海大王刈人如草恬不為怪獨一勢家名誓據建
開府之議議行而挈其肘開府罷而泉府之舶入海
至吾民戮官矣逈附勢之徒方且騁驅宏詞投琥王
翦品論良酷以惑世誣民視吏民之命戕於殺賊俾
天子之法詘於勢利此愚所以扼腕太息忠憤激發
而不能自解也人知愚之激禍愚之奸回之激愚世
有指諭時政事攻　聖躬者則交舉之曰忠惟吾臣

工以黨同伐異肋聽顛指為巧不憤不激則自反而不
縮千萬人吾往者不足為訓矣乎謝皋羽氏曰今人
不卸予後人必有知予者復何尤哉乃若佚命之辟
以紓懷自撰壙誌治後事以待亡何勤事給事至復
與按臣劾紈慢急周章聽信奸回顓擅刑殺當論死
喬鏜黨比宜並坐所與戮力勦賊者皆召令對簿而
譴責之喬鏜竟陷重辟長繫待刑獨紈幸先紈聞命
憤懣居恒悒悒飲恨適有官校至吳江遂故天津副
使朱鴻漸偵者妄言逮紈紈遂仰藥而卒天下悲之

自紈得罪巡視亦罷海禁廢弛禍孽旋作矣紈為人
沉毅塽慨孤忠自信矯矯亢烈奮雖不顧身故能成
大功而卒以此取禍其才通敏練達吏事治劇鋤弊
受奸剔蠹所至有聲而廉節尤著自歿之後家無餘
貲所著有甓餘集傳于世

王忬

王忬字民應號思質蘊州太倉人父倬南京兵部侍郎忬澗達通敏少以文學名三吳舉嘉靖辛丑進士除行人擢監察御史屬　東宮出閣忬上重師道簡宮僚戒淫戲三事中外韙之庚戌秋出按順天會虜猝擁數萬騎犯古北口而守常論者咸謂不旦暮卻矣忬獨笑曰古北與虜一墻限耳我兵恢必不能勝敵且突入奈何通州聚六師之儲要地也頓為　上守之乃其疏以聞即日行部至道亟檄吏士登陴舟楫在東岸者趣徙之夜半虜果大至忬晝夜擐甲拒守虜竟不能渝河而西　上嘉忬勞績特旨擢為僉都御史經畧三輔忬拜命首請發帑以賑諸中虜者又言京城無外郭彼賊之入民寔餌之築外郭便上從其言時有議增營兵者忬上言京軍歲費芻粮百萬緩急無從頼正宜汰之奈何云增請別設總督大臣略邊鎮資其兵力以拱衛神京及諸所條陳數事　上耆行之壬子命巡撫山東便三月會倭奴寇浙侵及閩中勢甚熾復命忬提督軍務巡視浙江兼

識大錄

轄福建漳泉二郡忬聞命即日至浙度所治軍府皆草創而浙人柔脆不在戰所受簡書較不足督率吏士乃上疏請假事權誅賞得便宜且欵嚴懲援之律寬損傷之條且勤且撫勿拘兩謙　上從改巡視為巡撫忬在任參將俞大猷湯克寬為心膂而奏擇在繫都指揮盧鏜尹鳳數人者皆東南折衝將也括蒼多惡少年忬以其人悍而善鬬招集之以分置諸部於是諜知賊衆巢據海港橫嶼中而環列巨艘為水寨授策諸將夜從間道火其巢賊衆大潰倉皇奔舟官兵隨而擊之殺盡忽風起勢亂賊乃得脫所俘馘三百餘級而焚溺死者亡算所擇尹鳳將閩兵邀餘衆於諸洋又破之擒斬三百餘人是時賊魁數輩蕭顯號為尤從率勁倭四百畧南沙還過松江守臣告急忬稍謂盧鏜曰我出汝於死何以報我鏜曰請取彼蕭顯首以報公忬因卮酒飲之授以銳師鏜倍道掩擊大破之斬顯餘衆潰入浙中諸將徼獲雕有孑遺先是沿海大猾往往為倭內主以救粟火藥資賊忬廣為偵制捕覆其家破解黨與自是倭奴不復知

我虜實與所從觸往而餘艘在海中者食盡散自遁
散又行視諸郡邑未城者計寇所由緩急次第城之
凡五十餘所杭州官吏以烽火不時發日集坊民登
陴守夙夜怨苦忬令罷之曰吾斥堠明無虞而及奈
何先敵而送受困敝耶一郡大喜甲寅秋虜入大同
殺大將覆其師下撫臣獄議置代未決　上諭嚴嵩
中外臣工孰真忠者嵩倉卒不知所對　上曰朕向
所自拔王忬耳遂降手勅以忬為副都御史移撫大
同自忬去浙倭禍始慘行之日吏民攀泣遮道與不
能前而大同人聞來撫者為忬皆忻忻然相語曰是
嘗勤東南倭者今北來吾屬聊生矣忬至鎮上疏兵
言歲授與軍所以乏狀請發金錢十餘萬賑之全活
萬計會虜復入寇忬會宣府兵破之捷聞晉兵部右
侍郎兼僉都御史明進左侍郎副都御史代楊博總
督薊遼忬大集將佐講畫戰守利害未幾虜酋把都
兒辛愛台吉打來孫等數萬騎入犯古北喜峯冷口諸
隘忬悉發兵拒走之條上八事報可乃分遣諸大將
趙卿等以馬步兵十餘萬守諸隘游兵佐之與宣大

識大錄

督臣約諸地在宣大而險在內若移宣大兵為內守
地在薊保而險在外若移薊保兵為外守秋虜悉眾
也懷來川攻南塘黑衛峪已又攻大石溝忬調兵擊
走之捷聞進右都御史廕世襲千戶忬辭弗受奏減
諸路防秋騎兵馬六千餘匹曰守利步不利騎奈何
以二戰士食供一馬非策也虜先後寇遼陽皆敗走
獲酋虜數百又招徠夷漢一千五百戶丙辰秋打來
孫等又犯喜峯一片石諸處忬督兵拒走之明年虜
闌入灤河復督兵力戰走之以殺掠多奪一官為右
侍郎兼僉都御史明年春把都兒辛愛打來孫俺眼
他皮各以十餘萬欲分犯馬蘭義院諸口有備不得
入詔復所奪官戊午春虜犯遼左我師三敗之遂迤
去秋虜王丈土蠻黑石炭諸部十餘萬騎駐大隸場
以精騎七千犯界嶺箭桿嶺忬遣失將歐陽安為芳
等拒走之虜復以數萬騎入黑谷嶺忬遣中軍張倫
等破走之明年又大破東虜於遼左斬首八百餘級
奪其馬畜夷璽甚眾當是時廟堂之上聞捷書至者
人人稱快以為犬羊二百年來未嘗受此大挫頓獨

不懌於嚴氏惟恨不即棄之始忬監視中城時中貴人宋興俾金萬計賂近倖及嵩得領東廠緹騎爪牙張甚京師側目莫敢誰何忬抗疏劾之興復行金上疏辯嵩乃調以溫旨然　上業知興横竟罷之而嵩負金懷慚佯曰侍御好手一白簡散大璫二萬金耶自是不能忘情於忬忬鎮薊遼時楊博秉兵政諳熟涉將帥無不諳忬而嚴氏父子方貪饕於債帥乃竟不得一染指大以為憾及代博者其所陟黜則惟嵩意所欲忬觖然曰將者三軍之司帥也不程其材勇

而惟賄是畀不敗公事即員外郎楊繼盛以劾受禍忬聞悼恨揮指出血而其子世貞又與繼盛善為經紀其喪事嵩愈銜之恒思所以中忬給事御史出覈邊者輒示以風指而給事御史還以實報大拂嵩意及職方郎中唐順之出覈薊卒以杉榆故頗露嵩意于忬要之謝嵩忬惟惟不欲自汙卒弗肯謝順之還奏薊鎮額卒減少三萬餘人且云一卒未練仍以徵發疲各邊嵩擬旨當重數罪姑奪俸責後效　上從之初忬實以鎮卒悞不任戰雖練無益而諸區迫

虜不得不徵發以為固然不敢辯而疏上練兵十三事日請以三年為期嵩咨曰何昔畧而今詳也且渠尚欲三年耶及遼左捷上嵩意格不錄是年夏虜辛愛以數萬騎扶朶顏酋影克哈披為嚮導謀入寇忬所遣諜多被殺請援弗聽虜前此多犯漆東忬乃擁衆東備之虜遂自潘家口來虜闌入鐵鎖忬亟旋兵以輕騎繞出賊前凡三日引去尾擊之捕首虜百餘事聞　上乃知前所請援兵非謬故不罪忬嵩因嗾言官劾遼總兵等官以搖忬而為都御史鄢懋卿紿

忬曰政府以邊事重不欲困若行且縱若歸矣盍自授劾忬信之乃請放歸懋卿復為草授巡按御史方輅曰政府欲逐王忬而忬復請歸君盍劾忬兩遂之輅亦信懋卿上其章劾忬調度無策賂結地方負上殊恩當罷狀嵩得疏即擬旨逮忬　上從之遣官校械忬至京下錦衣獄考訊爰書既具世蕃復削去所紀功次上之下刑部論罪尚書鄭曉惜忬持不從重擬論成奏上有旨軍令指揮之誤諸將皆斬今從重擬坐乃比守邊將帥備不嚴失陷城寨律斬長繫

侍報踰年竟死西市忬性純孝以生晚不逮父養每與母語及泪欶簌簌下其父號質菴因號思質以志痛事兄及姊恭而能讓父嘗置田未訖贍族忬以戎事倥偬念其父且瘠歲別捐米三百石益之以贍族之貧者又諭其子世貞世懋勉嗣厥志人有一善懷藏不忘橫意相加未嘗留蔕任人不貳御下以恩故人樂為之用開閫南北十有餘年或謂暴露良苦常他圖忬謝曰吾而易誰當難者吾知盡瘁而已及時年五十四世以功過不相掩多悼惜之後一年方輅竟飲恨死又二年世蕃以僇死嵩罷歸以編氓死諸陷忬者竄逐殆盡隆慶改元世貞伏闕訟父冤詔復故官萬曆中追贈兵部尚書

胡宗憲

胡宗憲字汝貞徽之績溪人為人倜儻探雅不事拘曲文行膂力絕人善騎射當機應變鋒銛疊出人莫能測性豪肆尤好施予年十七補邑弟子員雖習制舉然喜韜鈐家言嘗慕漢壽亭宋忠武之為人覽其傳記輒為悲歌慷慨若久之嘉靖甲午舉應天鄉試戊戌舉進士庚子授山東青州府益都縣令時青齊旱蝗相繼盜賊蜂起宗憲抵任禱於城隍雨隨應召父老設法捕蝗有罪者以蝗子贖勤詢疾苦旦暮覆別忽有烏數萬從北來須臾食蝗盡爰以大熟有三岐五岐者流民來還日以千計有賊曰草上飛虎悍甚有衆數千據礦為患久莫能制宗憲召其父母宗族諭以利害示之恩信群盜解散擇其可教者千人編為義勇會有 詔令巡撫曹錶募青齊兵入衛遂以應焉一不以擾其民也縣多宗室墮㮣一裁以法令行禁止莫敢犯者壬寅丁內艱老幼萬餘携筐篚送百里外宗憲力遣之遂抵蔽尚五百餘人慟哭始去人謂縣令得民自昔未有若此者甲辰丁外艱既

復日讀武經將傳諸書至不能釋手丙午冬服闋赴
部適益都令缺益都士民千餘人叩閽乞再任竟補
餘能益都人大悅望宗憲至姚如所以治益都者民
益信向海隅三山沙田久爭不決甚至殺人有司不
敢詰何宗憲捧院檄詣其地畫界而還訖無譁者戊
申入為湖廣道御史奉差按宣大延訪士民知虜情
者虚懷叩問士有機智敢勇者隨才收錄時馬芳董
一奎劉漢關鎮尹秉衡諸人方為裨將小校宗憲悉
賞識之甚至與之同起臥後皆為名將久之人深入

識大錄

虜庭得其要領為安邊八議上之俱允行有建議移
大同左衛軍於陽和獨石者鎮巡令之諸軍弗願也
固皆之諸軍遂露刃操圍鎮巡二府宗憲聞之單騎
入軍中謂之曰人誰無墳墓親族而可使之離析也
何不我告而輒稱亂如國法何衆拜曰軍門兵主不
容訴也必追之行有反狀能開其生路敢不從命宗
憲即第從我來既為疏請之諸軍遂散說者謂非宗
憲弭亦變復作矣宗憲偵知倡首將率諸酋入冦
畿輔疏乞隄備上為下之司馬時值承平不謂然也

宗憲策虜必從黃花古北入急叩總督蘇祐曰冦且
入門庭吾策安得坐視急遣道仇二二帥率兵入衛
祐即如宗憲言調二帥至居庸本兵猶謂二鎮重地
不宜輕動阻之關外已有虜騎自古北口一夕薄都
城夜半　中旨急徵關外兵入援而令祐與宗憲
回守鎮城宗憲既還上谷又謂祐曰賊見二鎮兵入
衛必且衆虜入雲中矣賊已滿載不復散掠我兵寡
寡雖與爭鋒據險設伏邀其惰歸可也祐從之宗憲
復率二叅將兵及素所選士以待賊〻果出雲中縱

識大錄

其半去伏起擊之虜恋輜重不戰而遁我師逐之斬
首四十遂被擄人畜無算　上因知宗憲名欲大用
之矣既而按楚復值苗賊龍許保等叛宗憲復伏法
制於岳平之遼藩素橫多畜亡賴前御史稍繩以法
反為所辱宗憲至朝　王方要徐以數言感動之遼
藩喜次日命長史司擒送各犯究擬如律楚藩新襲
喜出遊然聞憲前導至輒避去自是承奉每張虛聲
某之王竟斂戢楚中有三貢士同胄重辟奏下巡按
覆勘皆知其寃引嫌弗為辨也宗憲曰人命至重胡士

類乎悉據情狀正三人皆得擇卒無違言且浚命會
倭酋寇海直勢甚倡獗適鈌巡按總憲以宗憲副其
御史名上　上遂用宗憲先是嘉靖二三年日本兩
使入貢自相讐殺當事者一槩阻回諸倭遂留居下
八諸山邊海亡命爭闌出貨物以與之市趋附日衆
癸至十萬乃推徽人汪直為主而徐海陳東麻葉光
和尚等為之羽翼識者久憂之至三十一年乃挙衆
入寇江南久無寇徽民不知兵賊所過郡邑無不殘
破殺戮之慘前所稀有徽有徽天下材官騎士及郡

識大錄

邑兵害之瓴敗賊遂蔓延於淮揚蘇松嘉湖寧紹台
温間破南滙破青村所破嘉定縣及破柘林鎮則徐
海據之陳東則巢川沙窪麻葉光和尚則巢乍浦相
為連結餘倭又方接踵至以南部大司馬張經為浙
直總制卒未能挫賊宗憲至乃詢民所疾苦及致寇
之由力為振刷乙卯歲柘林賊首徐海會集陳東麻
葉光和尚謀圖抗省為巢以窺金陵計以徐海引萬
餘賊自柘林出海趋鼈子門陳東引萬餘賊出澉浦
趋海塩麻葉光和尚引萬餘賊從乍浦趋湖州約已

定三月戊申東從海塩先至抗攻圍省城軍門李天
寵方被圍徐海擁賊從大洋將入鼈子門去抗不遠
以颶風飄還五島餘黨零犯浙東陷慈谿麻葉等率
賊掠嘉善將逼檇李惟宗憲方巡台温間道馳至嘉
禾孟夏甲申賊薄郡城殺戮淫戲辱示城上宗憲切
齒憤恨出酒百餘甕米五十包毒之封包如故載以
二小舟授一二健兒貴冠服文牒為犒兵者賊見逆
之健兒浮水遁賊入舟見冠服文牒信為犒兵也呼
類飲飲且醉復作飯食之一時流血暴死者七百八

識大錄

餘賊既而緝知宗憲計遂相戒勿食民間遺物會雨
驟至又無所得食淋漓飢困覺苦益衆遂解圍去將
從松江出海會東賊於抗至塘灣適總制張經與宗
憲遣永保兎氏兵萬餘與賊遇苗兵性慓悍輕賊驟
戰陷伏中為賊所敗兎氏兵亦有數千亂大饒葉來
勝服擁衆南侵壬辰宗憲親至苗兵營踐粹犒諭以
作其氣授以陣法又徵嘉湖水陸兵將助之刻日協
戰且云吾當為衆先由是將佐皆感泣頻效死五月
甲午朔宗憲大犒諸軍被甲躍馬督諸將出北門司

識大錄

道苦遮留之宗憲按劍擊門詈曰以行不滅賊者不還矣送賊於王江涇為三疊陣設伏以待賊至接戰我師水陸夾擊自辰至午宗憲措小旗督戰益急晡時角鳴伏起賊始大敗竄淀中多溺死涇水為之不流斬五千餘級麻葉光和尚率殘倭宵遁宗憲麾兵追及於秋毋亭斬賊首光和尚并餘賊三百三十級麻葉不敢戰乘善馬馳還巢宗憲因叠尸築京觀立石其上時陳東攻杭經月不解候徐海不至兼聞光和尚死麻葉敗宗憲將兵還救始解圍滿載北還宗

憲率兵追至鶯脰湖時直隸吳江知縣揚芷無錫知縣王其勤亦各督兵至宗憲遂合師圍困之俘斬千餘東方官迎適直隸巡按周如斗以他急檄兩知縣還東遂從湖中間道遁攻陶宅鎮巡司據為巢時兩浙暫寧宗憲乃賞遣苗兵自率嘉湖兵回嘉興方東賊攻杭時省會岌岌南臺連上章言之　上震怒逮總制經延撫天寵入京適宗憲王江涇捷奏至遂起擢宗憲為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宗憲謀知麻葉自王江涇秋毋亭之敗雖已內懼然已陳東為犄援勢

識大錄

且復振漲以為慮秋九月下禾侍郎趙文華來祀海神時楊宜為總督宗憲與之偕進文華於部議夾勦柘林巢文華以為然乙未乃召兵備劉燾併劉張二參將授計分佈水陸賊聞夜遁出海水兵環攻之因縱火焚賊舟俘斬甚衆會颶風作官軍急收入港賊舟不敢近多溺死柘林積寇死過半矣楊宜謂宜乘勢滅陶宅賊趙文華力贊之宗憲乃合水陸兵赴之十月辛未督直隸軍門曹邦輔分地逼巢官兵數敗賊東俱已降宗憲遣諜士祭時宜領計入巢誘之賊

尚疑懼遣驍賊四千餘出哨我虛實時兵道劉燾急於得功自率部兵五百設伏賊覺內外狹擊伏兵少挫東乃率賊從遁去新場鎮計卒不就適浙東樂清有倭賊數百入內地殺掠徐及鄉官王僉事將入紹興宗憲遂從師時己卯冬戊戌宗憲親師三軍東渡錢塘自禦之賊且近宗憲曰先據高者勝即龕山駐兵而分諸將伏山下出奇兵誘賊入重地接戰伏起斬數十級賊敗奔還邊海堡閉門固守宗憲麾兵破堡盡殲之令置酒犒賊心咬之同賜將佐已而冬

倭船至海塩奈住山登岸劫掠宗憲分兵送擊盛馬
將捉師急賊數百流寇温州犯金鄉突石井趨宗憲
既還兵迎敵復親帥標兵趨至上館乙未鷄初鳴乃
集諸將定謀佈伏惟以一隊衝鋒賊至逆戰三卒退
走宗憲即併隊長斬於陣三軍股慄殊死戰斬賊十
餘級砲舉伏兵四合賊披靡退走清風嶺升烈女祠
屋以拒官軍縱火焚之斬百級餘悉死烈焰先是宗
憲王江涇捷後客與趙文華計巨寇王直實東南亂
本今居五島為逋逃藪徐海輩為之羽翼倪以計致

直衆賊解体矣文華曰善然難題奏　明旨宣諭日
本國王令嚴禁各道入寇及執送叛逆奸民則直進
退失據招致為易又須密授使人勿見諸文移可也
宗憲曰當矣文華遂具奏奉　旨着藩司給文遣使
宣諭宗憲檄寧波選妥知海情者寧波以弟子貝誇
洲陳可願報因令充正副使而来尚禮胡節中先以
冒禁入海繫獄即獄釋之令募二十人輔洲等賣文
以往宗憲密授洲等以計洲以十月壬午行十一月
丙午至日本深山口豐後二道宣諭之開之令養子

毛洲率衆還洲等至五島諭以政洲等奏計誘之直
佯言曰我本非為亂因俞總兵圖我拘我家口逐絕
歸路今軍門如是寬仁我將歸然毋用人衆也今聞
薩摩島徐海等大糾倭衆来春必犯浙直吾令毛洲
葉宗滿伴送陳副使朱南撲先覆軍門吾與將大人
宣諭畢日一同歸賊至咸奔避入城宗憲渡江迎賊
炊宿無所傳暮至一山下宗憲陷從人十餘輩登山
嶺小庵飢甚道人具酒餅以獻方數酌哨者至宗憲
陷詢其故已而問哨者食否答曰枵腹兩日矣憲酒

下盡撤酒餅與之道人進曰菴中僅有此須少留宗
憲謂曰此探卒吾三軍耳目也不得食必懿寧忍飢
以食有功左右皆感泣然與士卒同甘苦類如此時
陳東自閩宅逃從知宗憲渡江而東復肆劫掠官軍
屢戰不利監軍以聞　上怒易置臣廷推兵部侍郎
王誥已奉勅南行適宗憲龕山清風後梅三捷疏至
上出中旨止誥不必行即以宗憲陞兵部侍郎兼僉
都御史總浙直軍務時賊首徐海麻葉自日本國引
大隅島主弟辛五郎并薩摩等島倭衆連數百艘絶

海分道入寇三月壬午賊前哨船至滸墅癸未登七
寇洪北團薄暮徐海大技賊舟三十六艘登柘林甲
申登南匯破諸舟悉焚之示以必戰乙酉新場舊賊
首陳東燒巢盡趋柘林丙戌麻葉率後哨渡泖船四
十一艘登平湖全家灣一枝登金山胡家墩一枝泊
松江上海曼延江陰無錫一枝突犯慈谿曼延餘姚一
枝由貿山入長江至清卯青水窪等處分道登劫徐
海闌宗憲為絕制討必入吳兩浙空虛可以得志既
逾遣諸倭以緩援兵遂携陳東麻葉合數萬衆直犯

浙西洪圍年浦竟圍帑掠嘉湖且袭杭州復分賊犯
淮揚瓜儀是時江南北浙東西無地非賊首尾不相
應援麾下兵僅三千且羸弱所徵川胡青豫兵俱未
至遠近大震順但倭國狭綠綿必須開市海患乃平
可傾陷毛洲以仲冬閏月泊列港至定海關已而直
勒殺海洋流賊數十級效功以窺我意宗憲詢得真
情輒奏聞且厚犒之丙辰正月洲率倭兵百八十人
助盧爺塔掲舟山賊斬首三十餘賊斧卸县山乜栏
山巔憲承 . 旨賚洲等金幣且令四諭直早歸順洲

感激因送商伴夏正童華卯岙報徐海入犯消息宗
憲遂留為通事陰厚遇之意未嘗一日不在直也辛
酉陵賊數百自閩中連江洪突犯平陽仙居寺縣趋
四明奉化合錢倉新主賊深入上虞轉戰千里官軍
望風奔潰海道孫弘軾馳檄告急甲子宗憲自率標
兵渡江而東合諸道兵及客美土兵皆會丁卯賊由
上浦潜渡曹娥見官兵由對山出海塘轉山陰壬申
宗憲率兵至江橋遇賊夾河而行宗憲馬上操小旗
指諸將曰使賊見我旗指不傾而西勝負未可知

若觀望遲疑即可撲滅也賊見旗東西交指果聚立
宗憲笑曰賊氣奪矣麾兵首尾渡江賊驚問諜者知
為宗憲兵遂不敢戰南走後悔村宗憲麾諸軍圍之
一晝夜數以火砲攻之賊負傷深匿宗憲督戰益急
我兵登屋擧火煙焰大起賊多焚死已而雷雨大至
宗憲與諸將冒雨立水田中戒勖之少選憲曰吾不
恐猶逸也甲戌五枝賊東鶩突鄉兵我兵四面奮擊
俘斬二百五十九名類除賊逸走鍾村矛明宗憲率
兵追及賊山西嶺殺首賊〻又遁乾兵追之少岣淺

遣上兵追及於蒲岐亭斬捷六十級餘賊夜遁入海先是居兩閱時代宗憲提督省爲副使阮鶚四月丙午宗憲乃以河朔游擊宗禮兵及容美二土兵凡二千餘付阮鶚合兵隨劉燾樂張二參將ゝ水陸兵先趨崇德遏賊撤海道副使孫弘軾參將盧鏜及典史吳成器將浙東水陸兵援寧紹宗憲自率標兵千餘及水利道水兵出北關駐瞰臺以控隘口爲犄角勢令省城大開門勿登埤擊斗令賊莫測虛實徼府遊練保甲鄉兵萬餘授以旗鼓分伏林木叢薄中以張

水陸之勢各賊故以王江涇鶯脰湖之戰憍宗憲又望各林旗幟遠巡不敢長驅省城晏然免於反顧徐海乃徑路峽石越皂林出烏鎮以北烏鎮者即海故所犯蘇松舊路也宗憲度蘇松間惟鶯脰湖爲四戰地於是徹河朔兵自嘉興入駐勝墩陳而待因以吳江水兵遮其前湖州兵尾其後而宗憲自引麾下泰兵及容美土兵衛擊之提督阮鶚自崇德聞賊且出烏鎮也ゝ道挾河朔之兵騎而馳及之於皂林谷若射者且彌且射賊精ゝ引去已乃從數百人當我鋒

又敗去賊怒鼓噪而前鶚皇急走乾艀入桐鄉城而參將宗禮與裨將霍貫道等遇自張左右翼厚集其陣以待戰數合斃殺數千人會日暮賊氣頓沮且引去而宗禮霍貫道等亦已絕糧道不得擇善地以自休止明日餓而戰賊遣候皆登樹而望益孤壘以塹無他援也大喜復縱兵以半擊其前以半繞其背而霍貫道河朔故驍將也大呼衆力戰矢砲如雨下復擊殺數十百人而貫道亦手自刃十餘人賊益怖海且中砲欲馳去會火藥盡霍貫道宗禮仰天大呼曰

得藥數斗可以了此賊矣未幾貫道與宗禮俱陷衆大敗賊乘勝環兵圍桐鄉不解五月賊造大雲樓船亟攻水門樓船高出城上凡三攻城幾陷盧鏜田九霄各兵去城十里餘觀望莫敢救報至宗憲驚悼曰河朔勁兵既陷沒諸軍已奪氣奈東南何況賊勢重大標兵不過烏合且數戰疲若復爭鋒如以肉投虎口假令賊復分兵以困我於崇德譬之兩人相抱而沉矣今幸有用間餌以伐其謀攜其黨出阮公而徐圖之耳衆皆難之歸安芳坤曰計誠善苟不成其如

身家何宗憲恍然指所佩刀謂曰狂奴肆毒慘禍已極須上天祐社稷生靈得遂此計萬一天不順惟以此報 天子耳坤等俱墜泪乃捐萬金因毛洲所送諜者夏正童華郎岳來尚禮等令賫入賊營聽其出入又為洲書以付徐海正等至海營海驚詰所從來正呈洲書海覽之失色遽曰老船主亦降乎益揣王直也正曰然因諭以 朝廷威德及順逆禍福且言總督親擁苗狼兵二十萬至矣王江涇可鑒也海曰合今三路齊進非一人所為王曰陳東去秋已乞降有他約所慮公耳海聞甚驚疑是役陳東探知海營有軍門使大駭急詰麻葉遂與海相猜海亦因其猜竟為降計率所部倭獨退屯三十里為信且許為 朝廷擊賊東乃語貢海海曰老船主已全毛海峯榮岩川納欵家 吾貲費吾安得不從其後東大怒斥罵海海曰汝云狀陶宅何故乞降今責我耶東憤憤去遂偕麻葉造倭舡架鐵檯大舟攻桐鄉一晝夜為將宗國撞竿所擊故宗憲竿至即將以上斷之之暑治背焚鐵汁灌城下東勢既孤度不可攻亦解圍去

至海營講解阮鶚困詩出馳入嘉興方阮公之被圍也城岌岌無破又喚見諜數往來賊營不知為計疑宗憲通賊出危言撼宗憲欲以聞於 上於是兩相猜而化詩首更為飛語撼兩人會 朝廷復遣趙文華督山東河朔兵南下而兩人各先遣私人挾重賂賄文華求伸其說文華意頗右鶚宗憲幾不能終其謀矣文華於途中詢一二賢士夫則曰兵家用間其當也吾胡公不能即名海痛飲耳文華意稍解於時廣陵通州如皋泰興瓜州皆有賊提督江北軍務者豊城李逐也戰輒敗都司張恒千戶羅大爵揚州同知朱裒敍歷晏棠千戶賀勇相繼沒於賊既而漕運陳裕將始一勝俘斬賊四十七名賴直隷南淮界尚各有倭百餘登岸賓小倭舡十六艘直入長江宗憲分遣將士攻滙賊滅馬長江賊為舟師擊沉舟十一俘斬二百五十四賊賊棄舟遁將士亟追之大小溪十四戰斬百餘賊賊犯西菴肯卿皆以次擒浙東賊萬餘入慈谿遂圍餘姚告急甚宗憲乃分遣兵五千檄提督東援而自移兵嘉興李控剿西宗憲謂他賊

無足慮惟海巨孽名雖內附中未可測而上海賊萬餘方由吳淞江西引涉嘉善欵與海合宗憲私念曰西賊合勢愈甚萬一海變何以圖之乃乘上海賊未至亟遣諜語海曰而既內附何不如故約勒兵擊上海賊以自效海然其計即引諸酋逆於朱涇斬首三十餘級賊遂夜走出海是役也斬級雖少而所以散其合者則得策矣先是宗憲已遣總兵俞大猷伏飛艦海上賊至大猷邀擊之溺且盡海聞益內怖遂筆故所戴飛魚冠及他堅甲名劍以輸宗憲且遣其弟洪入質宗憲悉納之竊計倭酋合海惟陳東麻葉兩人黠而悍急不可致又聞海終以殺宗禮等為罪深望即內附或不免猶豫不決乃遣諜語之曰軍門最憾陳東麻葉為其殺宗霍諸將也汝能計擒以獻豈特保首領且揩世爵唯視海上矣是時海與東故相猜又方與葉爭一女子微有隙聞諜言惟惟宗憲聞之喜曰彼果相屠其黨必攜內且亂雖欲不內附不可得矣復令諜厚遺其所愛妾力從臾之隨於帳中得葉以出葉諸部曲實怨且懼海慮生變復以計縛其最驍桀者百餘人殺之陳東者薩摩王弟故帳下書記酋海雖未敢縛也宗憲於是出麻葉囚中令其詐為書於東令反兵殺海其書不以遺東陰洩之於海以激怒之海讀其書自念勢不兩立不得不謀縛東矣亡何尚書趙文華移兵渡江所過州縣數勝賊兵威大振便可推拉大憝而宗憲以海之北心於東一意佚其相圖不欲亟也且文華猶以阮鶚言為疑督責郭郎中華又以不得分功日數文華擊海宗憲力以苦心告文華乃名故所遣諜而詰之曰若為我諭海海罪不容死非縛陳東及斬千餘級以獻殆無以謝 朝廷若能則合當與督府疏釋之不然難料矣會阮鶚亦至海趣乃出中國貨物千餘金賂王弟詐請東代署書記海因夜得東即傳以戍約諸酋長見葉與東相繼縛益洶洶內亂晝夜擊殺互相剪屠海亦內困亂日窘自度即獲及故島必為諸酋長所賊殺遂內附日固而宗憲與文華謀貢海益亟海又計斬東黨數百級令親弟洪來獻諸文華諸賚盡終不忌激海以壞成功力贊文華斬洪兩大指洪大悔恨

痛哭宗憲急抵文華取洪歸匿之使醫為暴藥學瘋
廖之假以冠服許請為其官洪又大喜過望逾二日
海賊倭投洪宗憲乃令洪詐為病就府中冠服見之
諸倭羅拜起索回書還報洪曰我病湎不能書口授
吏人書之極言軍門誠心寬仁不可負宗憲復假倭
冠服厚賞遣還已而海賊貽洪書戒洪欲竟不知洪
斷指也宗憲又計東業所部倭雖戎託合海麾下猶
日邀萬不更今自賊非萬全策也遣諜私海曰我聞
欲竟若趙尚書以若罪孽大何不賊數艘海上者誘

東業部倭逐海上艘求還俘斬千餘級以謝趙公趙
公詩滿望必能全汝矣海且疑且諾因約兵備劉燾
引兵伏乍浦城而其日時引眾出海去乍浦城半里
而陣令眾酋逐海上艘其手旗麾之城中官兵即舉
燧為號亟擊勿失至日海果送諸倭以次出海口諸
官兵如約來之諸倭逐海上艘如蟻不及還兵聞於
是諸官兵得乘勝躁而前不隔一卒俘斬數十百人
其得抵番者又以舟移裝連沒海者無算於是海自
以數有功於朝廷頗以部下諸酋長入欵且庭謁宗

憲與趙文華阮鶚及巡按趙某並許之期以八月二
日海故老一日擁酋數百人胄而陣于胡城外自率
酋長百餘人胄而入平湖城中求欵文華革惟其先
期且胄然計不許恐他變聽其入海與諸酋長北嚮
面四人按次稽首呼天王爺饒罪饒罪海欲再為欵
宗憲而未之識頗謀々目示之海復面宗憲呼天王
爺饒罪饒罪文華諸人頗內悸獨宗憲下堂摩海頂
謂之曰若苦東南久矣今既內附　朝廷且赦若慎
勿再為孽海復稽首呼天王爺饒罪饒罪於是學鵠

遠之而出是日城中人無不洒洒色變者而文華度
海舉動然綜終不可馴于是益謀勒兵誅之計其部
下雖止千餘人是猛鷙難即破於是佯令海自擇便
地居之海使沈家庄庄故沈少卿別業堂宇邃麗垣
墉高固四角俱有望樓可以遠瞭故海樂居之憲即
欲與居然眾且譁宗憲不發樸滅海傾養虎以自禍
也宗憲念禍在肘腋非可輕舉猶日遣諜啗海如晨
時沈家庄故東西兩處中館河為塹因語海曰東業
黨終不一心何不以西沈家庄居之而自擇東沈家

庄以居部下首并海謂宗憲遂為彼虜果如其言爾又令陳東為書夜遺其黨曰海已納官兵夾勦汝曹矣東黨果疑而夜伏遯卒東沈家庄道上瞰之適海悝急因令酋竊兩侍女出道上假急別回閒道走暮府以自托遯卒瞰知之東黨大驚即勒兵暴兩侍女過海所罵曰吾亦若俱死耳遂私相稍而鬭海中稍衆大亂明日官兵四面合墻立而進保靖兵先登之循稍却河朔兵來之又却俄而宗憲佩甲乙永保兵左右列大呼而入會風烈宗憲麾衆乘炬縱火焚之

海遂沈河死酋食頃覓斬治畫永保兵俘兩侍女指海所沈處因焰河斬海級以上是時直隸諸倭適入海者多為水兵挐其舟俘斬悉盡惟浙東賊俘斬幾四百餘賊走舟山泊盧花㠀舟山孤懸海外而盧花㠀三面峭壁一面臨海諸倭憑恃以為固文華乃檄陳東麻葉辛五郎徐洪及徐海首北報命　肅皇帝大喜宗憲進右都御史總督如故文華鴉皆進官諸將史陞賞有差時浙賊漸息浙兵多赴閩廣　上遂令鴉以原官巡撫福建而宗憲兼兩浙巡撫不更設

官矣冬杪宗憲乃授把總張四維計令雪夜渡舟山出賊不意遂大破之浙直以寧初王激槃岩川既嘗欽賞還報王直入夏五邀奖僧德陽挾百艘椿日本山口道表文款定海關求貢閩吏送之制府及藩司譯審並無原給金牌勘合宗憲以聞於朝朝議令以禮阻回至是王直忽駕巨艦擁號倭利兜突進舟山涔港住泊以送蔣洲為名宗憲遂遣夏正等往覘狀而自提兵駐紹興且令畫工圖涔港形勢正還報直語甚肆謂必得奏奉　明旨許其寬宥與以巡簡職

使得捨壓海上開市以息兵方圖歸順必不效徐海墮牢穽作俘囚也而畫工所圖涔港形勢頗惡四山峭立海環其外入口僅容一舟別無他道宗憲甚憂之已乃令直長子澄述祖母意為書道制府恩厚令直早歸順以全母子之情遣直中表方大忠偕夏正等持往直啟書笑罵曰咲兒何愚至此汝父在故厚汝汝父婦閤門駢首僇矣大忠與正等曉譬百端直稍動歸意遣王激葉宗滿隨方大忠蔣洲至軍門首投降并乞開市宗憲因送監軍御史王本固本固疏

其狀於 朝宗憲念滶乃直之養子不遂直且疑向
主變因奮於本國遣夏正等仍送之滶將行宗憲故
引至臥內留共宿宗憲頻為起溺乃乞貸直置之□
間乃出飲大醉還因呼滶入宿宗憲甫入室大吐床
席俱污污侍者皆就寢滶閑宗憲鼾聲滿室竊起翻
案間紙見疏稿四顧宗憲睡益熟因錄其疏復就榻
宗憲乃作伸欠狀呼茶且易枕席而寢晨起滶即於
憲榻下告行宗憲乃復好言慰之陰檄文武諸將吏
即各恭俾以隨奔送又密遣謀餌德陽諸酋長購直

首使之自疑直方猶豫不知所出滶等至出疏稿示
之直備未決滶等力勸之乃留夏正為質自挈妻孥
稽顙制府宗憲乃使來尚禮重華館伴至杭恭謁監
軍宗憲亦遂抗具述始末聞於 朝又為書達當事
言兵機忌泄如 上意罪止於直則已必欲盡其餘
黨萬勿宣示明旨已密啟 上時句引倭賊諸奸多
在直舟憲將以直為媒以漸致之不煩甲兵誤矣以
請揭本監軍疏先至輒奏 旨悉勦餘黨矣然宗憲
已逆慮其不能不泄先遣來尚禮往說諸小酋釋長

正及諭王滶葉宗滿來杭滶以侯旨為辭而密遣其
黨姚吳加項松王四等十餘人探 旨重華以告宗
憲乃遣將吏密擒之二月本兵檄至直遂下獄德陽
走涔港諸酋復叛來尚禮先聞之得脫身跳夏正遂
為所烟宗憲乃移師寧波調習諸將水陸攻剿賊堅
壁不出我師亦不得入宗憲曰曩謂兵機不可洩正
慮今日也徒有坐困之耳時風汛期新倭續至或抵
普陀過烏沙門或自峒嶕奔東北洋或自洋中趨舟
山則水兵擒斬之或犯樂清金鄉梅頭臨海松門或

攻太平台州溫州永嘉磐石太平隱居平陽四散流
突則陸兵擒斬之其追至錢塘山者諸軍冒險奪嶺
三面齊擊賊從山後奔陷海塗中長跪受小俘斬無
遺大都賊之驍悍已非徐海陳東而我將士久戰習
勇日增且習知賊技不足畏避難不無一二失律而
所至成功卒無有得與直黨合者矣直黨困甚聞有
賊由來家炎遣賊六百餘自涔港奔沈家門援之遇
我師復退入巢又從岑港門出旋繞奔沈家門我師
分據截殺賊敗還宗憲因我兵之不得入乃命朱尚

譯以先所收撫倭人夷來廷爽米住等駕艇伏砲其中冒為商舡招之賊不之疑也遂登舟來廷等佯擒還報易八制虎先行砲從舵後發舟為煨燼水兵乘之俘獲六十二名斬級二百五十沉溺者無算賊氣日挫宗憲因嚴督諸軍分番攻巢殺傷甚眾諸賊積恨為夏正所誘遂支解之宗憲聞之躬至海邊望祭慟哭不已諸軍皆為墮淚士氣益憤諸賊自知勢孤援絕焚其餘舟將併力出海官兵乘勢焚其柵廠火光燭天谷賊夜奔柯梅候潮圖歸官軍擊之賊乘東仔小舟遁去滷水兵擊沉其半斬首九十有七諸將復競營舟追之俞山外洋沉其四舟生擒賊首汪印山陳理計得脫者不及十之一矣是時賊至江南者千餘水兵禦之不得登陸遂扼之於崇明之三沙江北之賊號七千非枝撓淮安之廟灣南枝擾揚州之如臯宗憲皆分兵以助戰前後斬馘以盡三沙賊為官兵所困不得騁乃卸屋材為小舟以遁飄至江北亦殲焉自是江南北倭患遂息本兵再狀王直等罪狀下撫按三司詳議竟梟斬於市妻子沒官為奴叢

碧川免疚戍還宗憲加太子太保左都御史廕一子錦衣副千戶文武將吏各加陞賞夏正疚事贈都指揮使廕一子與朱尚禮童華邵岳正千戶宗憲念兩浙兵興繁費不貲除已內帑外自提督李天寵已令藩司議派於二稅及解額內民不知也且隨調隨增追無定數更緣為奸由縣不知府總府不知縣總故弃乃計量兩浙邊腹衝緩更定為杭嚴溫處嘉湖寧紹台四路併海道鎮守為七照舊設兵副參將而制府但存操兵五千汰冗兵一萬二千有奇減徵餉三分之一著為定額條奏於 上行之於是吏無所容其奸矣水陸將領悉分守信地東北會哨吳淞江淑浦東南會哨下八陳錢正東會哨普陀馬蹟監以海道陸則以路分監以海兵備折衝應援戍規井井又念頻年征調勞費土兵驕悍所至輒受其毒眾頗厭苦之有事之秋東西策應然賊悚土著幸已習爭不復徵調兩浙斷見單弱非有才將團練土兵不可為久計會參將戚繼光被論解職詳制府宗憲素奇其才謂曰廟堂從不尔知吾固知尔也因留治標下兵

時與談抆藉鈐益壽之先是處賊萬餘盜義烏礦會
令缺丞雖率鄉民逐之賊易丞尉列陣而出戕鄉民
民怒奮力死鬬賊披靡入山民追破其巢爲賊志戰
死宗憲聞之喜曰處賊積悍一戰而殲於義烏義民
其勇乎吾力求其人而不得倘斬尹任事浙可不征
調而撫矣會江陰趙大河率義烏謁制府宗憲語以
故大河欣然任之宗憲遂令戚繼光與之偕且給之
餉一不以煩義烏繼光行宗憲語之曰江南之所以
不能戰者以不知節制耳吾每思倣六花陣法訓練

爾俞之乎繼光因獻鴛鴦陣宗憲曰得之矣自後義
烏兵遂以勁名天下繼光據之剿鎮所稱南兵是也
先是宗憲聞閩倭猖獗遣兵三十援之閩中當府以
乏餉辭既而諸賊分道入犯入安海破福清入南安
攻惠安永寧惠安知縣林咸戰死復亟攻鎮東全閩
震動　上聞怒甚逮提督阮鶚以浙江海道王詢代
之至是賊前洪澤珍盤據浯嶼衆至數萬泉州同安
惠安安溪長泰當卲縣咸爲所困復攻福寧陷福安
進逼省城閩中兵將所至敗績王詢告亟宗憲方東

計三沙北援江北南備溫台方日夜籌畫會溫台寧
息遂撤其兵往援行至桐山卻副使尹參將舟師來
會賊已滿載且聞浙兵至亟遁出海水兵邀洋中擊
沉賊舟四十有七溺死者無數獲賊首嚴山老等百
餘名洪澤珍亦焚巢遁入閩解嚴提督遂以餉之令
舒兵偷撤兵還賊聞之復糾衆入寇犯福寧桐山閩
兵再敗宗憲復發兵救之戰於桐山壽寧追至楓亭
血戰於仙游前後俘斬聚二千餘賊遁入海提督被
論去以浙江按備劉燾代之宗憲因思福建之過在

當未者怯於任怨惟務節省故卒伍空虛賊至吳興
乃究其本末具言於　上遂以宗憲爲兵部尚書兼
右都御史總督浙直福建軍務且令諸提督相見儀
節一如三邊是時倭亦有至溫台者初王沢湖然梅
頭知有備宵遁西浙烽火稍息嚴兵者偏休兵免餉
之議頗然皆於宗憲宗憲心獨苦之然迄不爲動暮
春倭船運伐大至宗憲撤戚繼光所練烏處兵備之
以厚兵備鎮軍乃爲三軍駐松門以待是四月甲辰
倭艘八百登梅頭前岡已登象山賊舡三隻泊舟山

哀家嶴舟師攻斬七十餘級餘溺死無遺辛亥倭賊
千餘泊霏海繼光引一軍赴之壬子賊登桃渚犯新
河登圻頭凡數千宗憲遣盧鏜王亢中部兵馳台視
視夢麟卿抗處兵馳溫州又檄參將呂圻部兵會處
鏜勒象山奉化標下何本源馳援寧波白溫東西策
應宗憲親率部兵馳赴浙東而唐兵備引裨將胡守
仁從海至新河倖遇賊諸軍鼓噪大戰俘斬頗多賊
敗走村堡我兵相拒至中賊亟甚會日且暮官軍撤
圍憊賊遂遁盤鐵場五鼓胡守仁等率兵追及賊於

新嶴斬四十級大霧咫尺不辨賊遁樂清烈港盧唐
呂圻等兵夾擊賊衆村斬一百七十五顆若海道王
副使督中軍艾升等兵追白塗呂圻兵適至合擊賊
俘斬八十一顆溫州揚通判暫梅魁勒賊周興副使
凌雲翼督兵繼至又擊賊大潰從死衡錼倭賊三百
餘俘斬六十餘名顆賊乘夜盜漁舡遁入海凌雲翼
兵邀敵樂清倭賊俘斬五十四名顆餘賊供奔入江
盧鏜遣水兵哨錢倉洋擊沉賊舡三斬二十餘級寧
波賊閒或從先等兵至反舟以遁時宗憲念賊勢重

識大錄

官軍雖於衆須北敗於台必南趨於溫乃僞為溫卒
家信百餘緘及散銀樑裘之言胡總制率大兵將由
台抵閩使邏卒附舟往令見賊即棄戲走時鐵場選
賊果長驅至溫方肆掠村市舟至爭逐之邏卒走賊
群包得書相聚錯愕頃之俱遁入海益宗憲威望久
著賊皆知畏矣而戚繼光舟師復敗之洋岐敗之鹿
星海又敗之滿山逸者無幾三旬間官軍凡數十戰
俘斬千三百八十七名級焚溺甚衆還被擄子女二
千餘名浙東底定是役也不煩征調無煩供億給餉

餉驅上皆選擊電掃勢如破竹自有倭患以來有收
功之全若此者監軍崔某奏聞　上嘉宗憲進少保
餘官如故餘皆陞賞先是饒平巨寇張璉家故豐以
妖術惑衆聚徒數千賊首蕭晚劉子充衣大烏等各
率衆歸之黨至萬餘璉號大王出汝汀漳平和詔安
南靖漳浦諸郡邑分合不當流劫靡定丁巳至己未
凡三歲矣以其巢界廣閩南贛之間互相推委未有
攻之者蒙攻害宵鎮城擄子女財帛集朱家山城為
巢大肆賊首蕭雪峰鄭文峰程鄉賊首林朝曦蘇東

湖鄭玉饒芳漢埽之建乃建號稱尊築城百五十座建偽職除有私受建職者鄉人榮之奸細遍郡邑有司莫敢詰無頼者爭相趨附衆至十餘萬是年春巢賊數千攻平和縣連月不退而洋中新倭復至與連江月港楓亭馬龔等處舊倭合口綜宗憲得報甚憂之令指揮唐鍾部標下精鋭數千赴援因奏聞而劉燾自謂攻者兵力足辦故賊復以餉之阻回援兵是時建戎分賊流劫或自率兵出掠閩廣上賊海賊無不應七月倭賊百人自廣東饒平突來與巢賊合夥石鼓屯倭南去安溪廣賊謝老率衆自南澳外洋直入走馬溪下灣把總沈謀等戰没冊師精鋭喪亡略盡饒平林知縣率兵往三饒招撫為建圍衆以去所過城邑無不殘破閩蓋岌岌矣宗憲奏乞三省齊心刻期搗巢奉　旨俾勒諸賊聞之乃去歸化縣永安鎮聚誠巖縣遺賊一枝從汀州府侵入江西建四巢別遣賊擾廣南閩中諸將自冬抵春共擒斬山海賊寇八百餘名顆而將士疾亡者亦千餘馬頓賊李文彪等復群起應之會閩廣欽兵王鳳表三李鉄拐等

聚閩中山賊數千建亦遣其黨千餘曼延江右特掠建撫廣信諸郡邑汪副使王僉事督諸兵禦之兵潰賊敗亦王陷賊伏中江省震動臺臣疏聞　上震怒科臣浙直宗憲兼制江西督軍往討詔允之宗憲乃閱將士簡戚繼光吳成龍等鳥蛮放班兵六千副使徐栻護軍游擊張狪把總盧鏞等督前鋒共千餘名先行十月壬申師次廣信時賊衆五千餘屯貴溪方壺山出掠鉛山者亦數百甲戌四敗我兵遁鉛山賊遂建巢合上方賊我兵追之丙子薄暮去賊五十里而屯夜二鼓衝枝疾抵賊壘賊分縱重將他去我兵推其一穴賊因高山用鉄鈎大旗乘風迎闘官軍血戰七合自丑至午賊始潰擒斬六百餘名顆賊因率衆夜走瀹嶺戚繼光督兵窮追賊乃畏瘡晝夜遁及之建寧生擒賊首李鉄拐等斬百餘級餘散隱溪谷以去乃還師安仁乙酉報山賊剽掠撫建宜黃間緣及萬人伊冬庚寅我兵由臨川次譚坊賊聞兩浙兵已破賊上方俘李鉄拐建寧行且至皆狼狽駭懼疾奔巢戚繼光晝夜馳二百里不及賊遠遁福建

合怦撫建以安然　廟堂方急江西仍奉　旨促宗
憲速詣候魁期勦平不得逆制十一月己亥宗憲李
標兵千餘渡江而西於時參政譚綸方在制疏請李
情起參承事冊次蘭溪已陸續報捷至玉山咸仕光
以師未會獻林良李秩揚等俘宗憲即軍中大犒將
士梟林良首招汪憲副魏參之將度寇尚熾宗憲欲
皆兵討之繼光由諸軍數戰亦在旅等未矣且多感
時疾歸心已迫留之恐不能成功宗憲因謂麾下將
士兵固有先聲以奪人之氣者吾今督兵至此彼不
虞戚參將全軍逐北合其大蒐以示衆令道路宣傳
賊且潰散矣衆皆曰善即日發行至廣信合操三日
軍容甚盛由弋陽由貴溪將達安仁副使徐栻報至
則虔賊聞宗憲親征悉散復業或奔還巢地方已寧
矣宗憲笑曰吾固知其然也遂軍會溪譚綸已奉
旨奪情墨縗未竭宗憲因援以閩中方畧先報江西
之捷又言地方善後事宜者五已令綸駐江西訓練
以閩省僅復乞留淮浙魚鹽銀四萬兩以為即今援
兵之餉已留四萬兩解赴浙省專備將來援兵之需

戡大錄

免於獨累兩浙議皆允行會浙西參將楊縉調守閩
南宗憲遣精兵數百與充家丁且勉之曰慎勿以艱
險難縉至閩首摧黎壁東林等寨生擒賊首蔡表奎
林世籓序招降從清賊首李顯稽其兵力為向道甫
六月連破七十二寨復二縣治俘斬三千有奇皆宗
憲成筭也時三饒巢賊來勦各省御史奏報紛紜兵
部奉　旨令宗憲並各該督撫官約會率廣東閩兵
南贛兵以明年二月約至要害相機進勦浙江江西
發兵應援防禦毋或推諉誤事宗憲以師期大迫請
俟三月從之先發把總樂嶺陳奇可等部督烏尾兵
三千五百餘名前往監軍譚綸會參將俞大猷調度
應援續遣都司徐高沈階督參將丁僅青烏銃兵二
千二百名趨汀州會楊參將協勦猶恐三省兵力不
齊遣捧旗牌檄譚綸俞大猷盡護諸將三省兵咸應
節制饒賊大兵將搗巢討欲先發制人遣賊首林朝
曦率衆三千出三河蘇東湖率衆三千出湖州蕭晚
率衆三千出平和迎截官兵毋令會合楊縉乃扶間
使趙簡往說晚令降速知之甚設晚遂調晚攻潮而

令蘇東湖由平和出屯銅壺東湖引兵南突陷南靖據之使龍璉璉以閩中無倫自率大兵萬餘從詔安建鉦鼓黄蓋出小溪小溪守秦山賊聞風迎附至黄井指揮茅徵率百戶劉得等兵三千接戰陷伏而敗東湖遂迎璉入南清楊緒集兵以禦連發鳥嘴銃擊賊璉斂衆不出夜三鼓璉等引去至井棠而廣東為蕭晄牽制大軍未集璉乃從平和率衆還巢漳南道原分平和一哨屢為賊乘諸將不敢堵截四月南贛軍門陸穩兩廣軍門張臬江西軍門胡松福建軍門游居敬皆會疏懸榜示賞格有能擒斬張璉者賞萬金奏授指揮獲蕭晄等首賞千金授千戶其餘賊黨能殺別起來降者咸與維新刻付譚綸至期綸與俞大猷躬總率之遂破虎頭岡高坡小清北坑白猴等十數巢賊且戰且守平和哨兵別營山頭與賊壘相拒各七里適見璉賊大巢米城二重潛擬王者其外以土城寨無慮數百據險守要官軍分番登戰雖有俘斬羅人不能卒得譚綸計遣把總陳其可持宗憲原給懸賞信票單騎出陣前曉諭時為都督郭玉

戡大錄

鏡江滿清劉綱等即湧躍羅拜遂率眷從囚首赤身隨其可詣俞大猷營願為內應縛璉大猷與綸會審犒賞玉鏡等密授以計甲子璉亦知事急聚衆議以次早突圍出平和併倭入海郭玉鏡等集本部人馬以待發報我師乙未黎明陳其可等率浙兵衝鋒賴兵繼之廣閩又兵繼之斬偽總管楊祖振等四十四級璉敗遂西岩山我師追及之玉鏡等引衆衝入賊陣生擒送璉及文綱蔡八等來獻諸兵各奮勇夾攻生擒蕭晄李遠時陳奇用等賊首九十七名斬蕭樂梁三羅堅等三千餘名顆餘黨犯未定上杭者丁把總等率兵計擒之餘衆解散漳泉諸軍與宗憲所遣參將丁傑兵合斬南陽賊首王伯宣招降賊首施建等二萬三千餘名斬倭賊四百八十五顆生擒賊首江一峯等八名俘斬二千四百六十五名顆漳泉底定宗憲以程鄉尚為璉黨餘東州及林朝曦所據藥以上杭賊首饒表石窟黿漿賊首徐加悌謝世綱永定賊首蕭世安未擒三省未可安枕乃移檄各軍門并東一總兵諸人乘勢移師盡地分勦七月壬辰漳

浙贛兵連破石窟邑漿上杭三巢擒其賊首廣六亦攻拔程鄉巢生擒徐東州楊繼漢擒賊首黃順李林朝賊已降於廣中各賊次第蕩平三饒始宴然矣向使宗憲無兼制之命三省之會協無期將來之事安忍言哉捷疏上時媒孽宗憲者已議抓究乃給奮叅入曰此是閩廣南贛賊情何與兩浙捷疏明為我復奏上三省俱敘陞蔭爵賞獨寢宗憲疏默譯論功時論不平然諸賊素苑閩兵之弱浙兵一撤賊旋復陷永寧陷寧德叅將王夢麒知縣李先卿死之南數萬

倭附新倭至連江營屯橫嶼倭忽出沒來擾福寧南搽迷羅古田諸路土人為之向導全閩復震南臺言狀且請浙兵會勒提督游居敬亦請發浙兵 上皆可之宗憲不敢以前然其功精解也即發戚繼光率所練精兵八千陸以戚冲霄副之副使王春監而臨行語之曰公等第亟擊橫嶼橫嶼破衆務趨福清若振禦矣閩若無粮盂衆全帛以行吾且率師為從繼諸將一如憲計橫嶼福寧遂如次平十月朔宗憲率兵至崇安是寧山賊悉就擒旨與游居敬議率大衆

直抵興泉蕩平山冦為八閩久安計而閩臣徐階已嗾言官論宗憲宗憲亟還浙待命 上傾疑言官承風旨諭輔臣云胡宗憲必拿來理問自今年五月後大臣小官生疑加害甚多汝曾云捷必不勝有制同應龍俱斬今猶犯也是何道理奉 旨令緹騎械問先是宗憲以賊勢猖橫非事不中制請必允行不旅叙功也金帛子女以賄不宜殊不敢怯華亭明稍殺之益既虞不宜之忌其兩交又謂朵梓憐禍必華亭戒憲吾為以身保障良厚幸矣尚有怨心乎不謂其

將判肯也及至是不宜收華亭柄用宗憲亦知禍机欺發危其私人革重賄賄之且遍貽其家人子弟華亭視為固然怒卒不解乃 上固知宗憲既而法司問擬乃奏 旨云胡宗憲原非嵩黨自御史至今官皆朕陞用任事已八九年數載無言伊過群卯朋害大臣既斥亦不少又為王直原本兵議示獲者五等封官今却加罪後來誰肯與我任事放了看閒住宗憲得歸華亭復令郡縣何東序謝廷傑輩伺其動靜輒以報既而嚴世蕃羅龍文以謀叛論斬指龍文厳

人也何謝兩人因搆與宗憲仇者謂其使匿詭文財産復奉　旨逮繫錦衣未幾竟卒於獄其子移柩還郡邑猶悄悄未已不敢歸暨旅櫬紲揚耿公簡定向時方督學南畿乃檄傍邑送柩還里令　穆廟登極始荷昭雪復官賜祭世共謂公論之終不可泯云

鄭曉

鄭曉字窒甫號淡泉海鹽人少好嬉戲乘屋緣木踐踶自喜里中王生見之謂其父儒泰曰君之子昂頭豐顱蒼頰長目相當貴奈何不令學於儒泰曰吾父積學一生乃官提舉吾學數十年即碌碌不自拔吾父子教授里中弟子凡數百顧若凡我讀書良苦大以吾之子耶父之取大學序文試令識字則盡識解以字義又盡解於是授之經傳不半歲遂通尚書論孟大旨父喜益傳以諸經子史且指古人成事列其臧否誡之曰如此則君子如彼為小人苟其學如此其人如彼即富貴無為也曉聞斂服之終身其毅然必為君子若父教之也嘉靖壬午舉鄉試第一明年登進士學士董玘力薦諸政府政府亦雅知曉願一見之曉竟不往授兵部職方主事日就省中羅九朝故牘閱之凡天下阨塞士馬虛實強弱之數盡書覈而得其故大司馬金獻民素重曉屬之曰子好學幸為我書九邊圖曉於是爲纂為撰次圖誌三十卷士林爭傳之會大禮議起曉抗章諫且偕諸司跪左順

門慟哭不已　上怒下錦衣獄杖闕下大同卒戍其
巡撫都御史當事者請宥之曉獨以為不可疏乞正
法疏留中不報未幾以母喪歸服除補武選又以父
喪歸家食者八年已而言官交薦若起吏部主事尋
轉考功郎中時巡按御史論劾疏至不甚當曉曰御
史論劾不當何以服人乃反論謫御史大學士夏言
及嚴嵩當國欲藉考察去臺諫之異己者曉不聽而
黜其所私者凡數人癸卯轉文選郎中嵩子世蕃以
治中求為尚寶丞曉擱其事以謝嵩嵩怒搆疏數曉

識大錄

抗上市恩詔謫和州判官曉既左遷即習洽民事視
州治如家求所以安輯和民者而布之政民大悅未
幾遷太僕丞遷南考功郎中擢南尚寶卿歷南太僕
少卿鴻臚光祿太常卿癸丑拜刑部右侍郎甲寅改
兵部兼僉都御史出撫鳳陽會倭奴入寇江之南北
運道為梗上下憂之曉至鎮勵將士選民兵集鹽場
之泅勇梁之於通泰襲之於如皋擊之于海門搗之
於呂泗圍之於狼山斬首九百餘級賊震恐遁去東
南之賦四百萬石歸輸于京師無後期者又築三壘

閘以通漕渠開湖播以興水利淮以南迄今無水患
嚴嵩故銜曉僅擬賚予加俸曉素以文學聞海內又
癯然若不勝衣而出撫以武功顯人益知其不可測
乙卯入為吏部左侍郎尋拜南京吏部尚書未發
世宗以其知兵留為右都御史協理戎政奏罷諸采
之役於工作者衆咸感奮戊午遷刑部尚書會兵部
尚書楊博總督宣大曉奉　命兼領兵部事時議謂
宣大重鎮欲留博久鎮北門曉上言博還本兵則九
邊將帥咸得其人而戰守之事亦將所可恃以無恐

識大錄

爭獨宣大爾耶　上雅重博且重曉議乃詔博還本
兵曉還刑部奏論錦衣所治獄多失實而五城御史
受民訟非制既又謂王直於法必當誅留都亂卒於
浙不可長幼嚴嵩諸臣張翀董傳策吳時來不可罪
諫主儲中允郭希顏不可殺提督寃臣王忬沈鍊楊
事之未不必從求成與嵩議不合時御史鄭存仁者
善揣時宰意妄以贓掌奏曉〻具疏述故事甚悉嵩
不能奪因從中搆之遂忤旨　詔曰鄭曉執法終是
自尊乃落職還曉家居角巾布衣數携一童子訪故

所識與論兵麻晴雨戎時共飯山疏水藻相對終日見者不知其為名卿性儉朴无蓄於餘愛所居絕去紛華松窗竹几瀟簡練惟蕭然如山僧焉丙寅秋病卒年六十八子履淳芋訟父冤誣事於　朝詔復其官　穆宗改元贈太子少保謚端簡履一子入監讀書晚為學雖主用世而於性命之說義利之辨咸猷剖析精微直窺堂奧華亭徐階謂其持論正而不迂發而不刻剛而不激高而不亢與唐馬周陸宣公抗衡識知言也所著有吾學編古言今言奏議文集諸紀解行於世

劉來

劉來字汝贊號安峰湖廣麻城人嘉靖己丑舉進士分時佞璁嘗因權寵甚盛縉紳多紆意附之以來為其所招特留意焉來故不肯進衆一謁足罕臺者多更置散選新進士除補鄉人居銓司者計來才望必在選中預私來以市己德來謝不赴鄉人銜之擯之外補除衛州和州未雖當僻素既蒞政益自節約即一疏不以屬民為治容容而故不受請寄不屈近習其發摘奸伏人悔神明一日過里獄中有異狀心動米因諜逸須募發也鞫之左驗伏辜又民號冤有私白縊死其門者不知名氏來視其色有隱逐執按之得其奸抵罪屬歲大侵米斗百錢而漕臺督輸急宿民收來請移節泰全特疏為民代輸從秋償漕臺意異移文格之未免輸中前議民獲蘇至秋民還償輸償辛無負者居宿數歲遷戶部員外部又遷擢四川參議又坐與銓司忤三年不遷當銓司改始轉廣西憲副歷官廣東布政使嘉靖之季政府浮以賄定諸計吏揭執政率募金幣以代黑馬而來獨否已

執政按侯藉旨諸計史欽亦獨遺未及嚴嵩東政溺
明特甚銓政濁亂未以是復滯右轄三年不調秩滿
始轉福建左轄藩任踰年白度不能狥時取容擬引
疾去陞山東巡撫缺而徐階新得與政力存之乃謂
晉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維時由藩司進巡撫者率
致數千金為政府謝沿襲成風雖素號自守者不免
來獨無一縑之餽遺空函問起居而已朝士聞者咸
嗟異之而風與吾者率為來危或遺書尤其過來不
答曰任之耳尚書趙文華嚴嵩義子也偕勢贊毒朝

識大錄

士憚如豺虎比歲銜命視師海上鎮巡以下率踰境
趨迎郊勞贈賄金累數千計其過東土也來唯令陝
吏持空判迓之文華手其判恚曰安峰誠安耶諸司
聞者皆為惴惴武以來告者第笑一喙耳其樹酒山
東則去順文務持大體遇諸監司暨行省長吏關誠
披悽多為嗟吟以此人人盡傾相與討求民隱罷畫
利興為之平賦均徭與民休息時民吾林鎮而命下
嚴急諸司㔣㔣不敢違迕來上疏請綾詞極旄到獲
允御史請開膠萊河通海運　上可其奏未除其不

便者五御史不能難事竟寢庚戌虜薄都城　詔近
畿撫臣擇才駐臨清諸處捍敵沒叛沿以為常士年
疾郎乘疏罷之初臣寇掠士仁聚衆獨肯徐聞來應
机勒欄平之越三年晉南兵部侍郎其耳以政績北
上值虜警報日至而團營協理缺人在位者皆引避
因廷推及來〻受任自矢曰我無撫牟功安恩至此
即有急便當以身狥耳踰年虜患寧謨改佐戶部時
尚書以泉穀不辦獲譴來攝部事　上徵發千水
衡毀告竭乃疏請裁諸費不經者不報居有頃南京

識大錄

鎮武營卒亂戕戶部侍郎黃懋官廷議代者柔語家
衆曰必我也昔人畏團營故使我今人畏南戶部若
屏矣將誰使趣治裝已而果以命來來之南也門下
士有自負諳韜略者請從以備非常來郤之曰　朝
廷使我南將撫寧是寄豈兵之耶若無所用之比至
論營卒之亂以餉故而餉之不給則轉輸之弊不蠲
致然耳遂除畫度支便宜事凡運艦主計道里遠近
分定便宜以省諸耗費戒主計者剔蠹一切以支窮
孔由是轉輸者所在絡使而運艦翔集其後南餉至

紅窩山積益米薑一晛也辛酉以災異自劾免先是
來之南也頻行請於執政曰某病且衰不悔仕從第
以南京未請誼不避難兹行頼宗社之靈庶分得少
效臣愚慮會須還我骸骨耳至是懇中前請致府琮
其誠特賛允之丁卯　孝宗登極起拜南京吏部尚
書尋改兵部尚書參賛机務時士紳資通達世多喜
興事就功而未故任具自如恪守舊章填以寧靜往
時晚中士懷惛恩威率戢戢歛縮毋敢攖者已已以
七十引年乞休　上溫旨慰留明年復申前請疏凡

四上乃予告歸癸酉冬十一月卒年七十有四贈太
子少保謚端簡米廉謹好修而耻矯異以琮名篤中
隱厚而蓋浣隨以阿世通敏中塋而不炫智以矜賢
以是師為州牧數歷藩臬所如落落家用常窘時時
捺鎔成里中傾寄謂人曰居官廉之一字雖我難哉
吾猶有愧其於平時之交及相連姻娅雖微賤遇之
如學更雖不肖撫之如才賢恒言曰視者無失其為
親故者無失其為故耳生平以謝躬敦行為學不棣
異數晚年嘗祈曰吾不願年多多一年增一年過矣

古云多壽多辱吾有味乎其言也是可觀其之篤修
且達矣
逸幽劉振曰古君子之仕也不擇州使不避險難不
驚聲名不枉徑賓循理奉職行法俟命而已乃輓近
傾謬不然士人艷慕清華號務巧宦上者嬌然樹類
儒者孫情飾節欵以釣奇而顯為名高下者平平婾
婀附麗習為常腊藤蘿又其衰也納賄通直如市賈
然曾不為耻及國家卒有緩急則如竄鼠驚豚縮穴
逸遁矣然如飛而卒倖如志者十五敗者亦十五君

遵古之道而罔先以老者故眾甚世懲遵道者之困
乞而羨彼之成不虞其敗也則率以為宦術嗟夫何
不取米之履觀之也守道如米則亦卒躋崇膴以榮
名終矣獨奈何不法此而羨彼也乎

吳嶽

吳嶽字汝喬山東汶上人舉嘉靖壬辰進士除戶部主事轉郎中出知廬州保定二府歷官右僉都御史以疾請告家居數年起為右副都御史協理院事轉吏部侍郎晉南京吏部尚書滿考致仕嶽為人耿介端方清操絕俗主事督上谷餉積羨千金吏以送納正色拒曰羨金即正餉也或以為剋吾甚恥之為郎治貴大體不尚苛細山澤長税及吏役班價舊供府堂悉罷卸之間代尉傳人以為難保定在輦轂下一時徵發四出民不能應嶽具疏奏蠲免十六七諸郡以寬隆慶改元奉詔大察內史科臣有異議疏入留中部院疑恐嶽詣政府抗聲曰公視諸故府往年察去者科道欲留之有踏其毋以傷國體閣臣依服其事遂寢在南御史抑浮薄杜僥倖板會約禮考諸書以行風俗為之一變卒年六十有七遺命子孫毋求卹典事聞諭祭遣官營葬賜謚介肅平生篤志誠學篤於倫理待人容恕居常恂恂見人不善嫉之如讐奉身儉素苑無袨飾服無鮮綺歸自南都行李蕭然

廳事不備至借僧寺接客里人信其清苦不謂異也工為詩號沉深典雅屏去色澤而恥以自炫著述不多釋行詩集二卷

趙汝濂

趙汝濂字叔充雲南太和人生而岐嶷重學頗患不
群嘗浮浯水見鄰舟來迴旋將覆汝濂與舟子急
移已舟救之舟人曰灘旋如此往救恐亦不免汝濂
曰彼共命此生使众合亦众視其溺豈人心乎於是
兩舟皆濟所活四十餘人其父聞之喜曰吾有子矣
嘉靖壬辰舉進士第改庶吉士續學秘閣除考功主
事歷精郎中在部六年持廉秉公僚長皆重焉次應
補文選汝濂與尚書白頃者考察一任積怨已深若
特銓司謗叢且正須得南京冷卿足矣尚書曰此對
品耳非所以處賢久也衆譁然勸入銓司以為美秩
之地汝濂曰銓郎雖善然伺候兩府趨迎風旨此豈
迂拙之所能耶明日諸內閣詳皆曰宜晉四品汝濂
曰四品之例在銓郎則可在其則不可與其為人所
忌不若為人所忘諸老皆多之從其請以為南尚寶
司卿今為太常寺少卿轉右通政遷太僕卿轉太常
卿尋拜南臺副都御史提督操江協守院事辛亥考
察京官僉以汝濂舊歷斯任每事咨之多所推服是

獻大錄

年汝濂自陳有旨對品調外任歸里二載適吏部咨
臨調官如有疾自乞休致者聽具奏汝濂遂援例乞
休[illegible]冬隆慶己巳卒于家時年七十有五汝濂為人
簡默平居訥々及建中有大論議々不少阿屈闒
者快然為考功郎主京察事人謂之曰西閣下私人
須先請問否則匪直擯官而已汝濂艴然曰若此何
用考察為竟入部明日三堂上簿唱官名左都御
史王廷相曰御史某々應改調汝濂曰此數人者未
聞其過廷相曰雖無過然乏風力汝濂曰不宜御史
猶宜別官本院改調可也考察所以摘過豈宜於無
過之官耶廷相默然久之首肯曰然戶部魏郎中者
端人也尚書周用欲黜之汝濂爭之不已用怒而詈
汝濂亦詈諸老為解曰考功雖無所聞本堂必有所
見姑從之勿爭遂削其籍堂事既畢部院散散汝濂
申言曰今年考察不虧人只虧一魏郎中耳俄而科
道拾遺奏留之後魏官至兩淮巡撫汝濂相見未嘗
及之其恩量弘裕有如此考察疏名將上尚書戒曰
黜中有某々者內閣之姻黨某々內閣之門人某々

内閣之處幸此疏一上恐為銓部累也汝瀁曰決不累銓部㦖郞中不白領借斯無患矣尚書又曰趙文華閣何信決不可然汝瀁曰文華不然則無可然之官覺待疏入朝方納所奏本旋步間忽有呼趙考功回者其發甚厲乃二寺人逐所奏本曰爾何苟且如此吾輩不敢進須速易來視之本面淡濃汝瀁知為權門意也因鼓然曰此本決不可易但進之生死吾自當之㨂不至詒患諸君也寺人詒塞明日言下累留文華事三人無他患也其後文華與嚴氏弊

勢翔倚戚震宮外遇汝瀁于途詬之曰昔時會殺人今能否汝瀁應曰殺人而人不敢恨刀不鈷耳文華怒目而去其杖判害之際涕沈不挽有如此物入銀臺狀主軸審辭誕必抵以法頃之部院皆喜訟簡既而乃知舊通政無不准之狀至汝瀁始判其虛實故無情之訟自此也及蕪採江各司解送賊犯但聞其中即付之有司刑曹問汝瀁不杖賊犯何也曰五城會官御史闕官理問司獄〻官皆以旨掾述事合三法司審上如律定罪而已職若然之其知法意矣

如此在太僕時堂例費千餘金僚佐亦皆沾及汝瀁一無所私僚佐以為矯激汝瀁乃集衆量分己獨無取謂汝瀁亦宜受汝瀁曰諸君有出処之貴吾愧居於此受之無君竟不受其為馬政華相沿之習相馬給直價不太費而馬數易盈民皆稱便其後太僕以為則汝瀁自出銓曹諸醫家日益顯盛自領不能久於其位屢國退休弗得然公論在人囿以中也掌南院時有醫家嫣李恰含諭之恰含驚然曰吾豈代人報讐者寄聞之以告汝瀁曰御李公知已然吾

官至此已出望外矣歸里以來不入治城第日與田夫野老往杖遊行就山麓營一草菴有暇輒仕欣肅其中名其菴曰覺真謂人曰平生涉歷畏途殊無真意乃今覺真惜步晩矣為人長者人或犯之付之一笑不與較曲直使久自悔貸錢不取息貧則還其券以周之作詩文信手應人不為雕琢之技

毛愷

毛愷字達和號介川浙江江山人少岐嶷不群嘉靖壬辰試禮闈报以為賀愷欲然曰昔王沂公志不在溫飽余之志豈在一第哉因賦詩見志移病歸屏居萬山中益肆力問學凡經濟時務咸究竟而得其要乙未赴廷試登韓應龍榜進士授行人擢監察御史知無不言未幾 駕承天隨方糾正多所罰懾時 莊敬太子漸長司經局洗馬鄒守益甚有士望而執政遷之南院愷抗疏留之謂三代有道之長在豫教太子非得人不可有臣如鄒守益實一時之選頃乃遷之于南院非所以備啟養重國本也言甚剴切與執政忤左遷寧國府推官陞南京工部主事監稅蕪湖出納委之縣佐稅銀貯之於庫其歲額之盈者則歸以與商人成頌之曰古所謂冰蘖其清者非毛公耶轉本司郎中擢知瑞州府府瑞俗素囂訟且多積逋愷躬率以禮義而申之禁令怙終不悛者始繩之以法積逋所追必寬其期限度貧甚者則以俸餘代為之償民感激歌呼右吏主政癸為江右最以

才堪治劇調知革國成以憂去起復補萊州尋擢天津兵備副使天津為京師左輔客逐叢數中貴人多所驕愷與裁凜然中貴靡敢犯轉山西右參政山西士瘠民貧積歲之逋至不可勝詰愷曰民之貧猶度也盡如毛將安傅乎乃躬行州里撫循而訓諭之民咸感化無逋賦者陞河南按察使未幾拜僉都御史巡撫保定提督紫荊等關遇真定通值飢歲流離載道東至不能行愷先出所持俸餘以賑其急民歆聳悅寧異散為法愷與之約田各隨任當請於 上以撫為第既而惡疏陳已觸免仍分別存留起解以次帶徵愷迂表至撫也厚情洵洵不測及至报楊他泳留選達寧民林其國參調客兵以院其險自是邊閩报屠居民安堵無戒進副都御史總督漕運於史答回塘理院事已丑陞吏部右侍郎明年轉左拜著郎事御弁號撰進眾稱允請託一切謝絕仕路為之肅清尋陞南京禮部尚書復改南吏部蓋 世宗察其清介重望欲處以冢宰文東敘秦貴次故不踰月而兩轉以俟大用會未決而 龍馭上賓矣 擢

宗嗣位調為刑部尚書愷嚴飭邦禁慎獄刑獄中責不法則擬疏極論請於部門擬以彰公道其有以過誤罹獄者亦為之疏請明示犯由以昭勸懲給事中張齊以納巨賈賂為都御史王廷都給事中鄭大經御史郝杰所論愷謂宜重罪擬戍邊明年齊上疏自辯愷持益力由是與執政忤引疾致仕庚午九月卒於家年六十有五明年齊再疏抗辯當事者追論愷竟坐逐與王廷並落職　神宗踐祚追復原官謚端簡愷為性剛介操履嚴峻雖落落難近而實樂易可親生平不肯俯筆不事請托不殖生產不聚衆案登仕四十餘年終始一節雅好講學諸儒語錄罔不參訪其異同而究極其歸趣尤喜薛瑄讀書錄晚年著讀書錄抄釋三卷與文集四卷奏議八卷皆藏于家

陸樹聲

陸樹聲字與吉號平泉華亭人家世業農又貧無所依樹聲父族之服田與傭僕作私常帶經而鉏一日隨父輸賦於邑中儕寓有授經師者竊聽之忱然有解偶見稱為文里師見之驚賞避席是年莆陽方良永為令試第六補邑諸生嘉靖庚子遂舉於鄉明年舉會試第一選庶吉士除翰林編修一日同館謁寺嚴嵩皆更緋衣而入樹聲獨青袍謁之其間嵩目攝之　世宗祠宮儒臣競進青詞樹聲獨無所預庚申廷試充掌卷官知所魁陰有所屬故混其卷嵩亟索不能得色供屬漠然不為動事竣請告還里丁外艱服除不出即家拜南京國子監司業起一就職未幾即請告歸闢建園宴處為將老焉辛酉起左春坊諭德掌院篆乙丑遷南太常卿領國子祭酒事著汲古叢語及諸生條例大約以立志治心為要太學士翕然誦之其年秋晉吏部侍郎引疾不就隆慶戊辰起原官疏辭者再竟不出尋復起原官兼學士教習庶吉士抵淮復告歸壬申即家拜禮部尚書疏辭

不究以是分諸　憫時張居正當國欲引以為重及
見相對湛然無所接乃大夫望其涖扶宗半正陳
為[illegible]題以栽典孔操持凜凜無敢干以私當以公
事謁居正適冢宰先謁客坐甚偏居正急引正之数
然就坐或諷以陶名威嚴宜少委蛇然不應尋上疏
乞休居正屬其弟樹德為之微示將有別命笑曰一
史官去國上十年始一出山豈為樹桃李希撚席耶
疏凡五上乃得請顗行疏陳十事而內群公府抑戚
倖弁黜墻屯靡時忌居正益大怫頃之就視卯中制
臨床以見抗疏謝曰病甚負公推轂奈何翌日拂衣
而歸矣先是自家赴闕伯兄樹芳出錢之謂曰出處
有義汝宜自斷於心若此兩推若惟欲汝濟類貴渠
居家有資藉勿之聽也兩狀者指其子也兄弟間切
琢率孰道義遺榮利如此居正敗臺者交薦無虛歲
而高臥獨堅終無世念乙丑子彥章成進士當館試
手諭戒以毋趨捷徑毋曬權門澹泊寧靜守吾家西
宇處分吾子也戊戌年九十遣中書存問於家壬寅
皇太子生遣禮部劉恩寵再存問焉時年九十五矣

尚璽馬卿迎　詔旨覩者夾道相指目以為真天人
也乙巳七月卒壽九十有七詔贈太子太保謚文定
初[illegible]宮時郡守王華夢謁帝庭庭下數百人羅拜
口衆善人曰陸樹聲云守覺而異之比淨第一人報
守語人曰此君冥行通神明他日祿位名壽必皆第
一至是果驗居恒言士大夫於世法中惟廉取澹享
可續壽命之原何從更慕長生為也故運炁服食諸
術一切謝絕而坐享期頤其自信者深矣燕坐齋中
來靜息幷燔香意至漫書數條往往有神解所著文
集若干卷暨朱寮記行於世嘗撰疏譜未成

知持不可會成國亮執政欲贈之工意士和以執政無所阻士和又力持不可給事中余懋學以指斥時政忤旨執政內自慚間語士和心冀一言為解士和頓直斥其非執政為拂袖起言官遂承旨劾士和庸懦宜罷士和乃力求去暨執政敗復起為南京礼部尚書士和號已休老上優詔許之萬曆丙戌十一月卒年七十贈太子少保謚文恭士和清修瑞亮有蹇蹇之操通籍幾五十年而家食者半然在田間闔宦家一狀吾曹不言人則色喜苟干政挑進一函入當食輒為發已箸得一忠諫疏必盥手焚香讀之其憤倭國家如此性廉約淡然無所嗜好故居官所至以介潔聞其出饒時行李蕭然鄉紳贈以硯瓷曰夫饒非之磁而吾以磁贈知君不取磁於饒也士和乃受之後更歷滇粵其地故多丹砂名香翡翠珠璣異珍比還官還不携一物嘗治埋有奇石命推以實垣工請使他所士和正色曰此尤物不欲以示吾子孫竟碎之」

趙錦

趙錦字元朴餘姚人父墳廣東參議以廉直聞錦少有大志不徇流俗舉嘉靖甲辰進士除江陰令清忠愛民上官有以供需撓之者錦從容曰所需非土有民且疲又歲劇之不忍也請就劾上官赧然三年徵為南臺御史民懷其德肖貌祀之賊犯太倉錦議用嘉靖初故事復設總兵官于江淮遂為定員錦言小寇偶聚於是以煩大師置吏兵請罷設使從之歲省費不貲軍興戶部算無所出議遣使分道徵民間積逋又令民出輸貲為錦衣衛官錦言齊魯燕趙淮徐之間人將相食何可復加徵求錦衣侍衛王宮詔獄之所在何可令錢虜充之輩朝廷不体忘腑臟之患大司農議非是不掬當罷又疏言淮徐戶口流竄宜專選慈良牧長招集山東河南宜建撫臣久其事後皆格旨壬子秉諸清實南畢政元旦日有食之錦馳疏陳秩賞疏揚激之義極詆嚴嵩怙寵納賄竊國賊民句間　出意以暴恭順外飾諧同以張威福凡萬餘言皆發其主隱嵩父子銜之次骨遣緹騎急

逮之械行萬里途中僇辱者再偶个坎窖華過得不死至明下錦衣獄時有巨璫亦繫獄視錦泣下曰公即[illegible]盛為斐之計若行金可以獲全錦曰吾首且不保首領所保要之耶又安得全明日榜掠備至至之刑有青衣校數去來其旁若陰護者則貫已代錦行金矣錦既與萬必欲致錦崇擬廷杖一百除籍為民貫伺知之人以鮮蛇賂各遺錦曰服此可以不死會　世宗刻筆抹廷杖四字以致得免是時頃方恭學藩閩之出授劾去父子一時蔽歸家徒四壁飲水食每遇然自得也久之　穆宗踐位起拜河南道御史尋陞太常少卿轉光祿卿明年拜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止酉安民推重兵家子苗夷間素雅控馭錦宣云　翊建忠威遂遵約束諸酋有反側者安民執內創之粵西大治轉大理卿遷工部左侍郎萬曆癸酉擢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歷南刑禮吏三部尚書時[illegible]國正揆國獄州錦為助而錦挺然無所依阿時戒風裁〻朝政得失居正銜之除令所厚劾錦〻遂致仕居正卒　上用廷臣薦起復南京吏部尚書尋

召入為左都御史掌院事錦之再出也朝望翕然士皆瞻矚竝以為步趨而錦亦自以紀綱重地不可[illegible]凡徇人無神正筋侃〻不回卡來有加焉居正敗議楚黨坐作始盡諸御史以楚黨者亂益盛引繩抓根拚擊不止主謂今日去某明日去某〻當為元輔書為太宰好事者箕然和之客有趋賀錦者曰人望屬公少默即太宰矣錦愕然曰是何言也大臣由廷推取　家衙衆何小臣得私除太宰乎退而上疏言言官論劾大臣當據其人品事業不宜懸事擬毀己　詔起[illegible]臣出視事切責御史通言以存國體於是諸大臣得安其位而彼〻者漸止錦之力也孔庭從祀之議眾論盈庭錦力言文成白沙當祀又上言先臣王守仁致良知之旨即孔子所謂仁孟子所謂充之足以保四海不可一日不明於天下者也陳獻章之學以靜觀默識為務以致虛立本為宗〻始代[illegible]知求諸心而不為口耳支離之習者定其開先之功宜入從祀之議始定六載秩滿加太子少保尋改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掌院如故丙戌春友計

外吏採訪甚核方欵有所激揚會丁母憂不獲終事而歸平生始起為刑部尚書固辭弗允錦不得已黽勉就道冬十月至姑蘇病卒年七十有六贈太子太保謚端肅錦外嚴內恕守正嫉邪居官弘廓人莫窺其際其被逮也頗遭萬狀濱死無怨言既而再蹶再起亦無沾沾自喜意撫黃竹時過江右見嚴嵩營居道旁愀然不能去言於監司為守護焉張居正之籍沒錦上言 肅皇帝籍嵩時株連無辜以之其數至今江西未蘇無日之事必類此願 陛下曲貸一家毋流毒三楚時 上怒方甚而錦持議益懇事以故

陶承學

陶承學字子述浙江會稽人舉嘉靖丁未進士授中書舍人擢監察御史時咸寧侯仇鸞為大將軍飾詐舊奸昧挾虜為重 上甚任之鸞日以肆大臣與忤者類得奇禍承學抗疏劾之奏入日 上方亟珍食以賜鸞而疏留不下家人甚憂焉已乃報聞明年鸞竟敗人以是重之丙辰出為嚴州知府嚴故富數持籌者倫四方萬金之家比比皆是其民負氣好事以善訟為豪訟輒以殺人為靜勝有底里皆負負者杜門憤恨無地自容有歷數十歲訐告不止至破家弗恤者承學不屬聲色大事律斷小事情宥諸為間拄贖假権勢請託豐造蜚語曲訴上官者一切弗問中情律而止於是訟師技窮猾魁氣折望公門而心悔若喪矣然迫於習俗未能頓已承學乃察其朴直不譊飾者植婉誘教之庭質時而諭曰聞汝鄉尚氣夫理[illegible]不求自白隱然勝矣今論伏於庭恍倖毫釐之伸即神其氣與有聚及今中已猶可得本以足息者十五有以佃故來訐者則謂之曰此纖微耳何煩

公府姑歸與父老議之不平吏來以是退者十九訟
殺人者必先與約曰此非汝父即汝兄不亦皆手之
戚㤘沉冤而戕其骨骨即齒與殺者同律令具服
辭乃為驗之不得實即重坐凡法一二輩自是無敢
誣故人者敢於決斷庭無宿案下邑民訟獄者止吝
斗升糧因號曰半升太守月再授狀初至日數百人
二年後不過數人有時或竟無一人郡前食肆俱罷
衙市肆然士大夫來見無故以私請幣物屏絕或說曰
太峻矣承學曰彼自無求安用拒自無愧安用辭人
不信以詢之嚴人則曰果也夫必非聽莫為也此弗
實實魄也三殺留株木使者以嚴多木商將以巨木
若干頗賊之承學聞其至治席而迎盛相慰勞而令
父老訴之徐曰商昔販木於外耳郡非產木也今若
責郡出木則無從出若令商自所在供之第即木數
以賦胡問嚴也今須輸千金直如何部使大說承學
即陳其直為奏捷東南粟之山寇上江諸郡數
有大侵承學鉤稽羨賦其贏餘以損從法行之使
竟而民不知或之旁郡見其疲於兵甲乃驚曰吾郡

何獨無此吏相賀問乃知之因相語泣下嚴人相
聆以行貲或數十年不歸前此郡守悉其姓雄家
因事難之給傳八二金承學白損之令止出一錢
迄今賴例庫中推江西按察副使兵備九江瀕行郡
人攀門頓首曰明府今去笥中無一敝土物敝土惟
矣扇墨服用物也又償願歸以遺鄉人可乎承學辭
謝再三弗得乃取墨一箇扇一握受之景藩就封浙
江入楚索舟者治十萬人嚴奉檄當以萬人逆於江
承學時已去郡乃揖監司曰　帝子遠出諸郡宜協
力第嚴郡去江且千里今為人客居江濱設王舟不
即來安所寄食倘有逋逃卒卒白之寔難若取直於
嚴募人於江貧者得直居者安堵不亦便乎監司以
為然遂收直罷嚴役省費數萬比至九江景藩亦至
諸宦寺多執所過長吏繫之舟中以重賂以贖乃得
出於是彭澤令亦被執承學乃檄數令急贖罪若將
徼調物之令遂脫歸贛賊戕汪副使破玉山縣江
西大擾承學治兵扼湖口與賊戰于黃石磯大破之
斬渠魁袁三玄職其眾陞湖廣參政累遷河南布政

使入為太僕卿尋晉應天尹歷南北大理卿工部侍郎轉刑部左侍郎所涖皆治以廉毅聞性凝靜寡言笑[illegible][illegible]竟日端坐接人訥不交談時張居正當國尚綜核嚴治欲以勤吏職齊天下凡上言論其榮名者多所不取而獨敬重承學深相倚望承學署部豪聽獄精審小大必以情尤欺服以為衆材戊寅拜南京禮部尚書會刑部尚書吳百朋請老寓書政府舉承學自代居正亦深注意焉式以告曰姑遲遲行當即晉此也承學聞之促裝速發是時居正方有不持父服之事叙天而皆誇己尤疑正人惡式反戈向之共表忌承學省衆聞諮諸居正謂陰主海內横議居正心不能平辛巳大計臺諫共議居正出應劾者姓名示之居正詰曰何無陶某式對曰陶公清德素聞居正曰今九卿孰非清省應者曰雖賓肆耳數日內自陳疏竄至以旨罷之何如居正不可禁已供屬於是言[illegible][illegible]露章劾之有旨勒令致仕爲居戊戌病卒年八十一贈太子少保承學器宇宏潤與物無競簡默恬澹揣自韜晦居官有冰蘗之操所積俸歸悉以餉

諸伯氏居第僅樓三椽猶與季弟共之子息既衆則蕩析以居終身不增一室流徙時或不繼採爰災搞野[illegible][illegible]充之在籍時下邑人往往為位祀於家及去乃相卒立祠於郎郭買田供祀久之益思慕過者必拜春秋祝釐於祠大會飲酢竟者輒走想式詩卜焉其貫四方者過越人必問陶父眠食狀若何子望黔書一至嚴居人爭出觀之所過處路曰此吾父之子印父若有泣下者及承學殁徽氏聞訃莫不悲歎咸詣祠哭之

海瑞

海瑞字汝賢廣東瓊山人以鄉舉為南平學教諭初主[illegible]官止長揖曰吾師席也可屈膝乎因著論云孟子言為貧而仕者非也抱關擊柝委吏乘田無在非道而尤莫如教職蓋人材所由造世運所由理其賤亦何尊且難乃稱為貧哉自世治既不然故居此官者多從ㄟ不舉其職士習蠱而吏治偷所從來矣特論若此尋擢淳安令淳岩邑也地瘠而民貧所產茶竹杉桕外無他物且重崖複嶂民易逃匿山下田畝悉歸右姓窮民乎歲不粒食又當新安下流諸官舫日五六至夫役迎送費不可支瑞睹民窮慨然思拯之初入看例有燕瑞第以祀神壯草ㄟ治具乃召坐諸若學官弟子耆老以次列陷陳所為奉法字下意甚悉竟日散去淳安人固沾ㄟ知令志有在矣無何度田定稅不使貧富得上下其手官署中有隙地躬課僮僕ㄟ樹禾麥秋蔬芥且夕取自贍自江水外無聞淳安首總制胡宗憲一日語滿泉曰昨聞海令為母壽市肉二斤矣益咲之都御史鄢懋卿自中臺出理鹽政勢焰張甚所至縣令如上供膳行蒲伏以得無叱辱為幸將仕齊雲牒所過郡邑供辦令甚峻瑞乃[illegible]懋卿言邑小不足奉迎願取他道往且言汰侈不可[illegible]為與小民仁厚也甚具懋卿得書色變大不知其不可辱乃謝曰今言是也遂戢齊雲行滿泉御守聞之股慄曰令何戇哉果戒革矣瑞時已陞嘉興通判懋卿客嫉御史袁淳媒孽其短從舊職論調興國州興國地瘠民薄歲賦不入民苦浮報為患瑞述今事上[illegible]中丞而獨豈清丈以蘇貧民而均其賦居三年懋卿淳俱以寵賂敗瑞得白擢戶部主事時ㄟ世宗尚玄修朝政多曠瑞慷慨上疏曰臣聞君者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惟其為天下臣民萬物之主責任至重凡民生利病一有所不宜將有所不稱其任是故養君之道宜無不備而以其責寄臣工使之盡言焉臣工盡言而君道斯稱矣昔之務為容悅阿諛曲從致使災禍隔絕主上不聞者無足言矣過為計者則又曰君子危　明主憂治世夫世則治矣以不治憂之主則明矣以不明危之無乃使之反

求脈背莫知適合矣予非通論也臣受 國厚恩矣請執有紀無隱之義美曰美不一毫虛美過曰過不一毫揜過不為悅諛不暇過計謹披瀝肝膽為 陛下言之漢賈誼陳政事於文帝曰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安且治者非愚則諛夫文帝漢賢君也賈誼非苛責備也文帝性仁順柔慈恕恭儉能有愛民之美優游退遜而多怠廢之政不究其弊所不免槩以安且治當之愚也不究其才所不能槩以政和安且治頌之諛也 陛下自視于漢文帝何如 陛下天資英斷睿識絕人可為堯舜可為禹湯文武下之如漢宣之勵精光武之大度唐太宗之英武無敵憲宗之志平僭亂宋仁宗之仁恕擧一節可取者 陛下優為之即位初年剗除積弊煥然與天下更始擧其大槩箴敬一以養心定冠履以辨分除聖賢土木之像奪宦官內外之權元世祖毀不與祀祀孔子推及所生天下忻忻然以大有所為仰之識者謂輔相得人太平指日可期非虛語也高漢文帝遠甚然文帝能充其仁恕之性節用愛人呂

祖謙稱其不盡人之財情是也一時天下雖未可盡以治安予之然貫朽粟陳民多康阜三代之後皆稱賢君焉 陛下則銳精未久妄念牽之而去矣反剛明而錯用之謂長生可得一意玄修富有四海不曰民之脂膏在是也而興修土木二十餘年不視 朝綱法紀弛矣數行推廣事例名節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為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宮人以為薄於夫婦天下吏貪民不聊生水旱靡時盜賊滋熾自 陛下登極初年亦有之而未甚也今賦役煩增萬方則效 陛下破產禮佛日甚室如懸磬十餘年來天下極矣天下因即 陛下改元之號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淨而無財用也迩者嚴嵩罷相世蕃極刑差快人意一時稱清時焉然嚴嵩罷相之後猶之嚴嵩未相之先而已非大清明世界也不及漢文帝遠甚天下之人[illegible] 陛下久矣內外臣工之所知也知之而諱語詩云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今日所賴以弼棐匡救格非以歸正諸臣責也夫聖人豈絕無過舉哉

古者設官亮采惠疇足矣不必責之以諫保民掌諫
主思不治設之也未絕金礪聖賢不必言之也乃修
齋醮相率進香天秩天樂相率表賀建興宮室工
部極吁經營取香覓貨戶部差求四出 陛下誤舉
諸臣誤順無一人為 陛下止言焉都俞吁咈之風
陳善閉邪之義邈無聞矣諛之甚也然愧心餒氣退
有後言以從 陛下昧沒本心以欺頌 陛下欺君
之罪何如夫天下者 陛下之家也人未有不顧其
家者內外臣職有官守有言責皆所以奠 陛下之
家而磐石之地一意玄修是 陛下之心惑也逼於
奇斷是 陛下之情偏也而謂 陛下不顧其家人
情乎諸臣顧身念重得一官多以欺敗不事事敗有
不足以當 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 君心臣心偶
不相值也遂為 陛下為賤薄臣工諸臣正心之學
微所以或不免已私或失詳審誠如胡寅撓亂政事
未[illegible][illegible]不足以當 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 君意
臣意偶不相值也遂謂 陛下為是已拒諫執 陛
下一二事不當之形跡億 陛下千百事之盡然陷

陛下誤終不釋諸臣欺君之罪大矣記曰上人疑則
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今日之謂也為身家心與
懼合臣職不明臣以一二事形迹既為諸臣解之
矣求長生心與惑心合有辭關于君道之不正臣請
再為 陛下開之 陛下之誤多矣大端在修醮修
醮所以求長生也自古聖賢止說修身立命止說順
受其正盖天地賦予於人而為性命者此盡之矣堯
舜禹湯文武之君聖之盛也未能久世不終下之亦
未見方外士自漢唐宋存至今日使 陛下得以訪
其術者陶仲文 陛下以師呼之仲文則既死矣仲
文尚不能長生而 陛下獨何求之至為天賜仙桃
藥丸怪妄尤甚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因則其文
以畫八卦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其背因而第之
以成九疇河圖洛書實有此瑞以泄此萬古不傳之
秘天地發道而顯之聖人藉聖人以開示天下猶之
日月星辰之布列而曆數成焉非虛妄也宋真宗獲
天書于乾祐山孫奭諫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桃必
採而後得藥由人工搗以成者也茲無因而至桃藥

是有不果而行取天賜之者有手執而付之耶 陛下
玄修多年矣一無所得至今日左右奸人逆 陛下
玄修妄念區區桃藥之長生理之所無而玄修之無
益可知矣 陛下又將謂懸刑賞以督率臣下分理
有人天下無不可治而玄修無害矣乎夫人幼而學
既無致君澤民異事之學壯而行亦無致君澤民殊
用之心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
汝志必求諸非道言順者之未必爲道也即近觀嚴
嵩有一不順 陛下者乎昔爲貪竊今爲逆虜梁材
守道守官 陛下以爲逆者也歷任有聲官戶部者
以有守稱之雖近日嚴嵩抄沒百官有惕心焉無用
于積賄求遷稍自洗滌然嚴嵩罷相之後猶之嚴嵩
未相之前而已諸臣寧爲嚴嵩之順不爲梁材之執
今甚者貪求未甚者挨日見稱於人者亦廊廟山林
交戰熱中鶻突依違苟舉故事潔己格物任天下重
使持攏臺長終必頹之未見其人爲詩非有所牽制
其心未能純然精白使然乎 陛下欲諸臣惟予行
而莫違也而責之以效忠付之以翼爲明聽也又欲

其順乎玄修土木之誤是股肱耳目不爲腹心衛也
而自爲視聽持行之用有臣如儀行爲可以成詩志
與廢舉之之業無是理也 陛下誠知玄修無益臣
之改行民之效尤天下之安與不安治與不治由之
翻然悔悟日視政朝輔宰九卿侍從言官講求天下
利害洗數十年道君之誤置其身于堯舜禹湯文武
之域使其臣亦洗數十年阿君之恥置其身於皋陶
伊傅之列相爲後先明良喜起都俞吁咈內之宦官
宮妾外之光祿寺廚役錦衣衛恩廕諸衙門帶俸舉
凡無事而官亦多矣上之內府內庫下之戶工部
諸廠段絹粮料諸貨器用木材諸物多而積于無用
用之非所宜用亦多矣諸臣必有爲 陛下言者諸
臣言之 陛下行之此則在 陛下一節省間而已
京師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一節省而國有餘用民
有益哉不知其幾也而 陛下何不爲之官有職掌
先年職守之正職守之全而未行之今日職守之廢
職守之曠且因循不認真不盡法而自以爲是敕令
行以端士習止上納以清仕途久任吏將以責成功

練選軍士以充召募驅緇黃遊食使歸四民責府州
縣蠲衆節斂使成禮俗復也蓋本色以裕邊備均田
賦正差以蘇困敝舉天下官之使漁將之法備吏之
為奸弊之無步姑息焉必世之仁恃多爲明悠遠之
業諸臣必有為 陛下言者諸臣言之 陛下行之
此則在 陛下一振作間而已一振作而諸廢具舉
者與劉施唐虞三代之治粲然復興矣而 陛下何
不為之節者之振作之又非有所勞于 陛下也九
御總其綱百職分其任諸撫按科道糾舉肅清之于
其間 陛下持其大綱稽治要而責成焉勞于求賢
逸于任人如天運于上而四時六氣各得其序恭己
無為之道也天地萬物為一體固有之性也民物熙
洽蒸為太和而 陛下性分中自有真樂矣可以贊
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道與天通命由我立
而 陛下性分中自有真壽矣此理之所有可跂立
而待者也若夫服食不終之藥遙望於乾舉理之所
無者也理之所無而切切然散爵祿煉精神妄修求
之懸思鑿想繫風捕影終其身如斯而已矣其可得
矣君道不正臣職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于此不言
更復何言大臣持祿而外為諛小臣畏罪而面為順
陛下有不得知而改之行之者臣每恨焉是以昧死
竭忠悃以為 陛下言之一反情易向之間而天下
治與不治民物之安與不安決焉伏惟 陛下留神
宗廟幸甚天下幸甚疏入 上初覽之震怒抵其章
於地已而復取置御案日再三讀之為感動嘆息留
中數月會 上有疾煩懣遂下詔曰海瑞詈主數君
不臣修道錦衛收訊法司擬當大辟中外搢紳相顧
失色 上尋病其忠讜獄詞竟留中不報未幾 上
崩 穆宗奉遺詔出瑞于獄還其官尋改兵部主事
甫數日再遷尚寶大理丞陞南京右通政入為左通
政未幾拜僉都御史撫應天時瑞威名籍甚中外畏
吏往往望風解印去権豪怙勢之家率相戒毋敢犯
一貴戚赭其門聞瑞至即易赭而黝中人監造者以
八人輿行見瑞亦減其半蘇州多冗兵浮食不可
畢汰瑞按府主郡閱之乃身結束上馬試射令人人
詣從觀已令兵民之有技力者得自舉立試之徵取

其尤者命子卯長子之無能者許自供退凡盡汰而
士不详吳中大飢瑞勧借富室先名溧陽史太僕出
米三萬石又躬詣華亭揖閣老徐階乞捐所有以賑
鄉里哭故有松江匯震澤入海瀕江田藉其流溉已
為湖菑淤為陸瑞榰荒賦募工食粒毋躬督吞鍤開
濬之不旬月而成吳俗貿富相傾豹者率獻田于其
家以為奸利輸不必入瑞獨仰巽窮民而摧折士大
夫之家有力者是時吳中貴人無避華亭徐氏家僮
數千多怙勢横暴瑞按問靡少貸且請其籍削之徐
留首入侍郎勝武斷段民瑞逮治如律盡奪還其侵
田自是士大夫之名貪暴者多竄跡遠郡以避小民
始忻忻有更生之望焉瑞嘗論欸天下太平惟有井
田一法井田之壞而不復也惟有亟奪民田一富至
於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稅策斯下矣然猶
為井田之遺意故其全疲邑檄三吳皆以清丈為急
而助役除編一法令類外征徭不至重困之至今小
民得保其田業相率繪瑞像而尸祝之比比然瑞
竟以奪富民田府怨而議者亦以此中瑞遂解官歸

里居十餘年九卿臺省前後薦者無慮十餘疏
神宗聞其名起為南院僉都御史尋進南吏部侍郎
瑞上當陳治安要机謂今日貪墨為蠹蠹不可縱欸
使百姓安樂當簡守令欸嚴守令當責成撫按與閣
部大臣而帰本君身多責難諸疏奏 上深鑒其忠
屢欲召用而柄有陰沮者乃以為都御史掌南院
決戚之選皆出特簡海内諸人擧手相慶以為特達
之知而小人之不便者頗目為迂闊詆之甚力御史
房寰劾瑞欺世盜名進士顧允成諸壽賢彭遵古言
瑞為當代偉人萬世瞻仰衆為提學御史納賄張籍
諛者欲吐聞瑞之風宜愧死無地乃欲面反唉之天
下為襄易為瑞雖寃孚判路而天瑞為迂拙世之所
大痛也衆竟坐黜瑞屢疏乞歸 上皆慰留之瑞在
臺中一意自約羅無名之賦其理根株扶梳剔弊垢
見為私斂細審慶以恵蒼元毋耗欸財用而洛其
力痛懲仕仕視以為迂瑞督行之弗顧南都民欸苦
吳甲尼差瑞力為釐正使官民不相擾為簡可照煩
册以便遵守小民若出湯火而瑞意猶以未盡如京

師法為歎其後科條漸備民愈戴之南臺故養望地
都憲雖專總于諸御史無所攷長瑞以為南臺抗北
也欲正百官必先自御史始約束甚嚴唆御史有為
戲宴皆端坐堂上謂曰不閒　高皇帝有杖御史法
予諸御史爭不能得卒杖之其五城兵馬若有司于
民事尤所關切每下一令都人塗傳巷誦自大僚至
丞郎無不凜凜官舫遊從為之絕跡了矣　月卒于
官僉都御史王用汲入視膚帷敝蓋有寒士所不堪
者士大夫醵金為斂喪出江上白衣冠送者盈岸無
隙地號泣動百里不絕訃聞　上哀悼者久之贈
太子少保謚忠介瑞自少抱當世之志篤志學以
剛健為作聖之功自號曰剛峯其譚說理道推尚節
槩非揚浮慕之而別為名高者自肆受取予進退以
至拱揖進讓居室食飲務當地而趨嫜阿之態側媚
之行絕不以留於心而染于形用世之志老而不衰
至縮腕慓躬蹶而致通顯者則塞耳而不願聽謀國
之忠持己之介終其身斷斷如也
逸史劉振曰忠介非唐所稱楊綰流耶方綰之相唐
而大臣減音樂點貴撤騶從方拜命而轉化乃爾此
豈有聲音笑貌也乎哉乃忠介之砥節礪行而借仲
又多責議何哉夫謂忠介意不可一世則可謂無用
於世則不可因其不可一世而遂訾其不得用於世
則尤不可嗚呼行為國棟億之世伐患以達名介而
遠引明操高蹈挽我叔季者忠介者合不得而見之
矣

顔鯨

顔鯨字應雷浙江慈溪人未字時母夢異人姿姿自
月中下于懷你月復夢如之已而生鯨幼穎慧絶人
兒時從蒙師學往往雖訓故自為悟解洞究性理概
然慕古聖賢之學嘉靖丙辰舉進士及授行人遷山
東道御史巡青漕政即上疏言今日商困已極外豢
房廠派八千九百有奇而糜費二千八百有奇京六
諸倉廠派一十二萬而糜費四萬御馬三倉廠派十
八萬三千有奇而糜費七萬利肉盡矣有司數解淺
時商價滯留累五七年丁年應役白首拘囚比當給
散權要取盈窮吾賠累是以有財力者躱充官役挾
庇中常而中人薄産沽漿賣餅之家逃亡不免執众
無地乞令戶部自行糴買一切商人盡行報罷更徵
先年減額從之於是商困始甦富人馮漢怙定國勢
資錢賂卒妄來淡漕粮使漕政定國方有寵于　上
迷漕侍者諜莫敢發鯨方在事深民投牒佯不為理
漢意其疏也果持定國書來見卽時出所告牒考訊
皆伏論殺之其年疏請飭漕政四事皆採旨施行又
請維冊起從不論遠近四月過淮五月抵灣自御史
抵灣每舟一與小冊四總漕卒自運淺剝深而止一
省耗二省夫力又為議罷海運癸亥按河南時四
方盜起賊旗校絡繹道途間里懸惎鯨至中使相
戒毋入除境而河以蘇伊府人典儀虎回奸狡肆為
不法且寘國邪分鍪金錢輸京師內結中貴外及臺
省權要嚴氏父子尤力為地所為輒報所疏請無不
立下又多布健兒飛騎自河北湊京師為耳目指集
亡命商洛懷慶間擴盜鳴鏑之堆為其于从将伺
上春秋高詞中朝有故即發監司莫敢詰何先是鯨
行之官詣少師徐階請曰有如姦卒猝起兩河
誰為沉截寧王伯安階黙然良久曰彼內援深耳目
貲充與宸寘寧夏南昌之甲猶足挑之鯨曰正德時
奸逆在朝人情皇恐今　天子攬綱結綱何豪可乘
試以擿疑離內交何所不載以鉤距擿耳目何所不
濟於是次第群黨何所不孫數拔對足辨矣頓損七
尺雖為周熾之階太善舉手加額鯨至河南以恭知
狀隨卿個侃多奇略密語之對曰雖陽所脈縱横數

十年承奉王鑑有心計耳凡公所為很力能破之除
御故議與人謬為心腹是可說而下也鯨乃屬隨御
注說之一夕隨御潛詣鑑見鑑而無言間亦不答第
徵視鑑數息而已相對坐久之垂涕起頓足不休鑑
心疑問故隨御乃屏左右語曰吾族期矣伊藩敗矣
馬將軍奉密旨以京軍入洛不名在黨惡且柰何遂
出檄示鑑鑑故信之不疑相與伏地泣已而洋為謀
曰吾無以脫不清為吾交于御史御史詩君諭心共
計且以君有旋薪功幸得無死鑑遂潛與隨御來見

鯨正邑庁鑑所補王諸不法狀隨御從旁解之鯨曰
不弟反罪為功保無它也鑑頓首唯命乃與約凡府
所議輒以報始定擒庶人計念諸貴人常侍為庶人
申調疏上格不下即下諸河北飛騎三日且報庶人
乃奏諸記階階以間說諸大璫中援逆絕御史溫如
璋洛陽人倫知飛騎上名洛以授鯨鯨因為上書大
司馬言其狀司馬為檄五城及河北監司同日逮捕
無一人見脫由是京師事庶人不知然護衛豐所指
亡命尚萬餘携行洛城中鯨念郡國不可無兵發兵

則搖人心適馮寇起因檄郡國集兵東大梁則住汜
永扼虎牢西扁洛則住武關南汝寧則守熊耳北懷
慶沁潞則扼河津各集部伍來戍列隘以阻汚為名
召王鑑齋牒數千入王宮以散其黨遂上疏劾庶人
抗旨矯勅擅虐庶四階妄不道十罪請亟正法　上
可其奏下詔奪庶人爵禁錮鳳陽徹國除洩入其貲
鯨念兩河苦庶人虐熖宗祿之供數百萬諸宮女多
狹奪之民間護衛多亡命請以全錢補祿糧賑兩河
軍衛補缺伍宮女散還民得旨報可而群璫以無所

乾沒遣裴語土關徐階為慎馳報鯨勿堅持為身家
累鯨不可曰從中官是滋蔓也甚本以百族從事死
而可為兩河亦予且井之階高其節為說陳王二常
侍事得寢景王之安陸其府中越界奪民產為庄田
叢民重科耗國亦佔產樹碑假名欽賜鯨擒景牆五
人置之法而仆耗陶碑或遣其人境內肅然又疏陳
中外時事及錦衣州侯中官諸弊狀先是錦衣緹帥
得辟召將校諸校受諸俠少金為習名籍中作妖書
嚴遣諸富人子弟習之還捕與從其罪以為功得陞

實則使奉使所過陝館騷然諸藩苦之諸藩中使進奉瓢鶚龍驄所過擾苦餘請徒射跌從大司馬給補錦衣不得自署毋封改用文臣諸藩進奉遣爲吏不得用中人遂爲定制撫鄭令食酷爲執政所忌得遷州守縣按其賢論黜之以洪見忤政事臺省拾遺不及長吏自嚴嵩攬柄併搖郡縣餘力言其非謂新進小生姑試乃可況比來有司試事關係豪強椒懷規避謂台省偏聽潔獨懷怨之人以此論唱州縣備義甚矣　上是其言户部主事海瑞言事切直　上怒杖乘絕下錦衣獄且論死鄉與給事中馮成能呂言諍劾曰諫臣不能言而部臣言之已可愧又奈何坐視令　主上殺直臣乎時相惡其言瑞得不死是年秋提督凡直學校以立志主靜先己諸除傾不諧生徒沈疎之子衷貢京師以班忠臣所至彰賢表行獎恬抑浮勸學興化士皆嚮風郡督朱希葵文富人金補吳鉉諸被利要郡進上座千百計不供賦抑小民代輸不與登高世儒爲平賦法令辟校均差希葵劾世儒挾令田使無術　上可其奏莫敢爲辨繇犹尹

曰明王不私俾臣良臣不顧市利縣騎盡富人子不言賦而賤獨病貧民今爲貧民請命世儒無狀、在縣驛　上怒論安仁封餘草東就道儒生泣送不能別去即陞寶慶推官南武選主事餘上政府書時事有大可異者四曰閣臣漸盛征求太煩入任太祿大孔水獄太枉政府難之明年遷南吏部文選司郎中湖廣提學副使所頒條約一如北畿取士先德行試文藝實學以求學課儒童貞規隱德先賢後人表揚張旌陷孟賢弘獎材修無延恒務示人以雕蟲也選陟右勝必衛諸生欲排論色笑溫怨使知向方於是才氣者恥不實敦行首恥不文士習文章爲之丕變楚王學王朋横恐爲給事中辛自修論列朋行金數萬賄京師不赴理官楚若以朋爲金沈鯨獨貫之法論戍邊王及諸大夫皆爲請弗聽後朋竟以賄免終檢忠爲巡撫注道昆論戍既出對理歎曰悔早不從顏大夫戍也官楚者數十年獨大夫不受我賄耳楚人由是鑑數之顔陵左承天部中護衛中官及官校皆挾寵要緣害小民任御史一捕就理輒誣奏御

史宸篤陵寢大不敬　上怒遽呈廷杖之竟戍邊死
呈足駿論臺使退論于朝屬有司盜儒其黨窮治無
所抗戍良校士湖南宿雲溪館論格物之旨謂大學
一書嘐言仁体天下國家皆身也修齊治平皆明德
也物皆物有本末之物也格物者格天下國家為一
自修齊治平為明德也格此則洞識仁体而見天地
萬物之理知不至乎修齊治平在此矣遊南岳著紀
南岳文如春陵謁濂溪先生過寧遠著舜陵絲長
沙偕諸生進嶽麓大合郡邑大夫學博諸生會于岳

麓席地嘗列澗詩雅歌發明心体冬遷武昌大會諸
生于濂溪書院論孔顏曾孟著原仕打學諸篇後試
思貢以忤時宰左遷山東參議駿為剛介無私直行
不顧嘗以書抵執政有宰相位極人臣所患不足者
道德功勳之路故執政憾之銓曹王篆為當道私紀
其父御贊祠為駿所發拒不附之乃相與計黜駿中
丞趙濂存駿異其可大任執政如弗聞也亡何竟拿
當歸家居計百三年會　神宗即位科臣鄒元標
應麟中丞傅好禮首疏于朝御史臺使嚴州林判前

淳凡廿八疏所當事者意不在駿竟以湖廣提學副
使予致仕歸居鄉好培風學修興利剔弊不問生產
奉敕收教宗黨窮交衣粗食編著述四伕建宗祠倣
義祖興禮教為人道之本時俗偷薄慶悖古乃本
儀禮曲禮參考先儒格論斟酌時宜為家訓數十條
令族孫世守之萬曆丁丑集同志講學于慈湖書院
著慈湖定性規一卷又著賴兵聚兵及企塘不可闢
議鸞縣方任劉撰慈令陰于取名數田加賦駿力請
之留邊時按武稽古文載游飢多方賑救老病乳食

其門高如市舊有窮民以負鹽為生有司一切属禁
之民咎無所資生駿請令民得輸稅給票有負販易
無過七十觔致其稅地共禁公私摒使又與邑令議
疲積適及查更建隱產之弊又議建江梁浦橋二役
以患行輸人未蒞舊學義林書戒咲曰昔孔子五十
而頗學易其讀者文由門象之際三致意焉蓋玩之
終與身至業編未絕今吾獨有志焉吾將以終歲矣
沒之年歲時長十五六之日士民哀之如喪考妣傳
春蘇市未然其門人祀之于慈湖講學祀于郡邑里

人人建祠祀焉

逮史劉檄曰嘉隆間儒者多談理性褒衣寬帶百十為羣以共行事何剌謬也遂使篤論之士懷情而仍之矣昭當時獨標顏綜然所主以婞直見擯何哉不容然後見君子則無爭不見是而無悶者比其晚歲舉盈庭之議爭之而不得東政者非不知其賢而奧與之矣孟諱道之士特立獨行不愧影衾者

宋儀望

宋儀望字望之江西永豐人舉嘉靖丁未進士為吳縣令表擢河南道御史晉大理丞已落職知夷陵州未幾即擢霸州兵備僉事亡何進大名兵備副使移鹽福建軍尋削二秩需次久之補四川按察僉事復轉福建提學副使遂遷其省參政俄召為太僕少卿甫上遷大理左少卿尋拜僉都御史巡撫南畿以功進副都御史逆南大理寺卿入為大理卿有所齟齬候歸卒年卅十五儀望才識果敢精神煥發始令吳而其邑人惴惴之儀望不動聲色發擿奸弊如神胥吏無所售其術政清而事理念諸區所苦者長賦而長賦所苦者長運往往破家因倡諸區各出公田以贍之所出田畝計本受田為差次即貴勢無得免者民以不田屬大入冠論不計大司農計專官併責吳邑賦民洶洶且竄儀白御撫慰之而除廢其緩急人情始安其他所經畫搏節皆出人意表故既徽而久為府事改為御史時上書論大將軍仇鸞擁劾兵居肘腋扶勇自重無人臣禮時鸞恃寵驕甚聞者為

緇舌 上雖內私寫而無以易儀望寢不下未幾寓
以事寢僇冕及妻子儀望意益銓舒陳時務十二策
為識者所重出按河東離特法士所狗許離賦簡少
事乃舒河東書院申東越之學以友諸生講習多興
起者移疾歸者毋病痊復為御史司大計時鄉人嚴
嵩當國貴重在衛其子世蕃橫而貧儀望欲紀之不
果曰論邊事遂及東南而以賀臣胡宗憲之活修撫
臣阮鶚之婪荒請罪治之二臣世蕃之心腹也以是
不說於儀望瀕會儀望視三殿大朝門中貴人議工
直日一錄儀墊不可又欲悉易殿址石又不可第易
其毀弗堪者而世蕃私買人五千金屬工書歐陽必
進辭以立事儀望又不可於是浪怨叢矣儀望之迁
大理丞世蕃自以為功儀望無所報謝而逆巡引避
以請急歸適風霾變嵩欲有所擊樹及大計吏而必
進迁忠部友世蕃比而謀謫儀望屬蘄州盜賊縱橫
至進將西寧侯而剿其資詰捕之格甚峻故謫儀望
與憲從惟迄至則鉤得其渠魁悉置於理霸人慣儀
望威名竟任無竊發者激為歲南輔而落墉煩隸儀

望城之文疏略洪武以來養馬適抗民大悅共向大
名移劇監軍名為材之而運遠之且因以兵事益銓
寧於儀望按驗時有所不便故也儀望至關與大帥
戚繼光合策收倭酋斬無算入與抹弟所撰程式長
冠一時入總揚其旨文武材而計吏之謫復下矣銓
宰陰嗣指必欲斥儀望以快其私而考功郎一鬻力
持之謂宋某材法不至斥必欲斥請先斥郎乃止議
擒而儀望方從容進武英賦詩歸而淮圍急甚適也
會邊事練起斷儀望者前後十八疏於是補蜀泉僉
事以至復為翰使視閩學政一以 高皇帝臥碑訓
諸生而刻東越理性諸書塑之所以鼓舞振德尤倚
自是參其省政佐太僕太理皆不久遷無可見者其
撫江南九郡則自張相國居正所謂知儀望者也張
望故令吳淞曉民間疾苦興吏槩風俗至則一切務
為寬恕而於實閭金櫃讓賜豪貴人之遙賦而以更
累承瘵者古所擬貸諸郡邑中水儀望上書請滅裁
租發儲粟以賑水不太宋是時海警稍解吏士肆言
兵而儀望獨與兵使者王叔杲計益修餘里練卒伍

飭戎蒐中屢賀前古戰倭果卿至儀望遣舟師三遣
之於外海倭漸盾口寧使兆甚眾儀望於清溪雁所
不揚激而所敎矯尤在風節太常卿家洪愈國子祭
酒姜寶皆里居非居正所喜而寶尤甚儀望力薦之
意與左使璜臣繩為儀望弗頌人以是知儀望難以
材見絕相國要之不苟為附離者為儀望與御史論
鹽道事相異因廷辯不少屈雖入為廷尉御史猶用
前嫌指營也儀望所部一郎病狂易嘗闖入交戰肆
侮儀望置弗問也而郎中惰怯猶時時毀儀望偶有

中之旨遂挫黜之居正然其說然先以傳儀望任以
群儀望遂決意不復出海內咸惜之儀望生而磊落
感慨有大人志一日讀宋史至秦檜陷岳武穆事掩
卷而嘆與父怪之對曰令兒未其時不歃血而碎檜
首者非夫也又讀唐史裴度傳所謂賊滅則朝天有
期賊在則歸闕無日大嘆泣曰壯哉男子當如此耳
父所之謂儀望當以名義見且必能為縣官致力
少工詩擧子業負重名然好習史漢書及少陵氏
詩長其言矣蹈從鄉先生聶豹所得聞東越良知之

旨而服膺焉遂游聶氏之門已又游歐陽德鄒守益
門三師甚重之以為能負荷大事最後印證於羅洪
先其論醇深時方議以王守仁從祀孔廟而拘儒或
難之儀望曰是未易以口舌爭也乃著或問一篇反
覆數千言大較謂堯舜開道心精一之傳未嘗求理
於物指心於外孔門大學首言明明德明德即道心
之靈覺不昧者然則明明德之功要在致知而訓詁
之士乃謂致知者推極其知識是求之物而指之外
也支離指而誤人曰致吾心之良知而已是知也蓋

吾之所謂扶義之知變知敎顏子之有不善未嘗不
知也然則得大學之本旨而上溯堯舜精一之傳者
無如文成也或問出見者無不爽然後十餘年卒以
守仁從祀儀望於學能識其大其為人氣豪不拘小
細瑣然內行特純篤事親能得其心每大會客稱觴
為崇先罕嘗入而視省者四五年已諭父猶然然
孺子慕也所受產室悉以讓諸兄兼為竹復許好田
圖楓賈宜之推而通於三族之親以逮疏者又推而
至於交知及閭左亦不沾之以為恆卒然有凶吉亂

之君寄亦自忌其施於人也

張鹵

張鹵字召和河南儀封人嘉靖己未進士除婺源令以治行異等徵拜禮科給事中累遷兵科都給事中鹵性英敏慷慨多大略持論侃侃無所避初入諫垣即論罷附權倖者二人風采動朝著　穆宗踐祚疏請勤視朝從經筵廣顧問以隆新政　上嘉納之神宗甫六齡鹵引累相立東宮故事以請從上言僕御左右暬昌親幃易決事易習言易入引萊古懷安事藉淵選內臣給事東邸皆允之當是時塞上多事浮議蝟起論者請遣大臣巡邊鹵上言責任在己則易成紛亂多則綱要兵備不足推以巡撫巡撫不足推以總督總督不足推以巡邊事有難者則互相觀望互相諉格耳　上是其言遂罷遣中官孟沖以內降有所罪鹵極言　祖宗家法補臣無不與聞之政法司無不詳讞之刑中旨可遽置廷尉何為毀入衆為鹵危之　上知其忠讜亦罪也閣臣趙貞吉請吏意制兩時已擬晉太常少卿矣命且下於尊疏極論其不可武勸鹵業已遷官曷少與焉鹵曰未拜命則

摘諫官也疏奏竟從南議當制如故擢奉常未几遷右通政尋拜僉都御史凡三領節鉞在金陵撫叛卒馬應龍在河道獲妖人王從溪在保定修三關陵阨數百里保障功多進副都御史時張居正當國重南才識故驟遷之尋召為大理寺卿居正每與南決驗輒前席既別復與約事可否具以書相聞南益自發舒引當否無所絀有所舉薦及論判皆獨行其意不阿相君旨指之衡不能平嗾言官論南左遷南太常卿逆南免歸論既罷凡來與居正語者皆視眉宇頓

仂德結相君驩追居正殁向之為正言者久擯田野無復為持平而數年中頌功德者皆操戈為難首用自解免南雖以黜罷然始終孤立耿耿不苟合為當途所忌竟不復起以考終南少有俊才警敏好學言動師辟文清薛子名言以自程故其立朝剛正非得氣勝蓋見理明也

王好問

生好問字裕卿號西塘永平樂亭人少穎秀有異質翩翩若屬之慨然托當世之志嘉靖庚戌舉進士授太常寺博士時賂道公行好問頓泊然自守久之乃擢御史以風裁自持搏擊無所避會元夕一巨璫張燈即第陳百戲都人士女聚觀有深瀾大者璫為好問乃究好問竟按其事以聞貴豪歛手嘉隆之際內庫冊籍淆亂莫可稽查豎浸漁無算好問請清之得隱漏宋元二千有奇又用事近習琪暨圖

好問摭疏謁闕古未有以閹人監采者即有之亦衰世事耳宋伽諭如本　朝王振劉瑾之為堪鑒言甚切直出外莫不嚴憚出按秦晉隋飭吏治使民畏不為時局嫉惰之態以希　上意如隴山白鹿芝草榆次天書皆卻不以獻於秦議興革首八於晉上便宜者十ヽ天子嘉納焉在職八年凡ヽ盡戢所言志事國家計如評聖治止汙事肅戎政隆大典彰主德一歛体防汎議勵新政慎恤典重孝思陳時議勤聖學諸疏多見施行擢大理丞歷左右少卿太僕太常卿

通政使工刑户三部侍郎拜右都御史總理南臺事亦忠直訴過事敗為所主興利剔蠹期無負任使尋遷南户部尚書爲南中歲稷穀貴僉議折給人心洶洶好嘆遂發倉粟而後以關軍民乃安有詔賑江南飢好聞不待移文趣發賑曰奈何稽 朝廷德意以恐傷嘲之聞者悅服居歲餘以疾致仕卒年六十六贈太子少保好聞為人謙和鞠躬折節之若不勝至處大事中有定見外無留行自謂責有弗及也自少好古留心聖賢之學至老弥篤嘗謂道本平實安事茍難學貴定志切為利動以故闇然自修務在躬行不欲為空談終身恬澹寡交游造次必以礼雖瑣崇服食無兼味衣不重帛卒之日家無餘財平居手不釋卷書無所不窺著作甚富成一家言有春照軒集三十卷行於世

朱鴻謨

朱鴻謨字文甫號鑑塘山東青州人年十五補諸生為文出入經史不作儒生語盱江鄒善督學東省夜夢虎啣明珠於廷光輝灼天不知所謂心疑必得佳士比啟卷果得鴻謨文愈益奇之乃名入衙齋朝夕討論學業大進會拔貢善舉心屬鴻謨而鴻謨弗至後聞其故對曰謨終不敢以師愛我而奪先輩榮名也善益拖之隆慶庚午舉鄉試第二辛未成進士除吉安推官瑞廉而持人弗可干以私自兩臺以下不敢名之為史言如成私相戒曰公骨稜稜無敢犯其約束鴻謨衡自念曰茲道義鄉也匪吁人孰能容吾丁丑大計僚寀陰黃諸當路曰鴻謨執法過嚴民苦之當路不無少動諸孝廉數百人咸肇言曰我公廉恰中人吾吉數百年僅僅見此此而可議則吾等叩九閽為公白冤議乃綴徵拜南道御史至官兩月會張居正不奔喪而廷杖諸言者鴻謨得報涕泣不食其妻從旁言曰親老家貧去斗衣我何時而忘耶鴻謨推案曰無多言亦矣即草疏劾居正而申諸言者

居正始欲逐之既而中解傳旨除名鴻謨即日移裝
驅出西城門留都人相與嘆曰小民無福矣御史去
矣歸隱康莊手書其壁曰洋水樂飢讀天下書不肆
天下事康莊學援出聖人世願為聖人之徒日與學
廬馮子咸講晰天人闡繹經史諸使者干旌至門而
迎終不得一望顏色居正没起補河南道御史巡按
江西江西故其舊治士民聞之如渴飲益州重臨賢
者心日為開不肖者神骨為悚諸貪墨吏多解綬去
鴻謨蒞政敦尚風教然持大体戊己間無歲所至賴

以為盜流請弭積逋減窰額辭極悽楚　上特為停
寢父老謂海唐龍而後不再見焉蓋龍救民兵聚後
民至今尸祝之云遷朝晉光祿少卿轉太僕少卿會
議與重臣忤即拂衣歸尋起大理少卿晉僉都御史
提督操江兼撫應天會倭事告急當事者多肩越帥
藏為解倭計鴻謨獨發地理要害與夫兵屯於敵者
飾之幾爭弟矣兵者戰之不安支一錢曰吾安能以
求全之媒總以安之味於乎久之倭不至而民亦不
困矣御賦重為倚家右為窒穴鴻謨精心計與諸長

吏講求畫一法初或難之而久亦稱便癸巳召拜刑
部侍郎鴻謨自謂使在吳十年可使家給人足而
講者或稱鴻謨清而肅公而正海忠介後一人惜乎
未竟厥志也戊戌以疾卒于京師至不能為斂僚佐
為之治喪鴻謨心儀端恪若不近名學務切欺自大
庭以及屋漏無墮容對公卿以及走卒無飾辭尊濂
洛關閩矩矱如護要領睎世之新學如狳戈入室恨
不屏逐之曰此亂吾道者也一日與門人鄒元標談
輒動容相戒曰吾生平于此理校勘得深吾心不動

久矣予無為畸哉元標頓首受教馮子咸謂其篤行
似呂注野清介似孟我壇風節似揚斛山經濟似劉
忠宣學術上尊孔孟近守濂洛蓋我明皜皜大儒云
逐史劉椿曰世之知鴻謨者以留臺一疏及所至節
惠蓋灋灋然不知此特其緒餘耳若乃學如淵屹
立如山排之不來麾之不去語云溥博淵泉而時出
之所稱醇儒社稷臣無愧矣使天假以年光日月而
狀名教可勝道哉

余繼登

余繼登字世用號雲衢河間交河人舉萬曆丁丑進
士改庶吉士肄業館中好考覽國家故實及前代治
亂所由校翰林院簡討纂修會典越五年書成進修
撰己丑遷春坊右中允簡直日講與北海馮琦同說
通鑑時上御法筵講臣具牘以進繼登乃與琦議
以便宜指引古誼傳時政得失冀有所感悟不諓諓
故說經語每講筵且十年獻納為多歷遷諭德庶子
詹事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丙申大內火繼登率講

臣上章切諫戊戌轉左侍郎署部事進尚書益執法守政
夙夜勤恪遇天地大菑時政闕失抗疏力諫無少規
隨歲終奉奏四方所報地震雷火及西寧鍾自鳴紹
興地出血二氣併錯古所未有今郡國元元苦征調
酷榷織造開採讐結無聊易動惟安辛　上思惟天
心感雖遇之實疏入　上為惕然明年九月太白經
天狄道山崩繼登復上言方今星纏失度水旱為沴
蓋山附竈地藏空虛不能固脈山崩川竭陵谷變遷
閭閻窮困郡邑蕭條戾氣凝而不散怨毒結而成形

識大錄

甚可憂也臣等不能動君父言數愈嚴　陛下為天
之予天以非常譴告尚可怡然數日不報乎繼登覩
士習文體日趨浮詭濫用為憂乃上言今俗不遵聖
經俱為異說竊佛氏緒言爛熟耳目謂經籍傳註皆
為糟粕倫理法度皆為虛幻惟一了此心則踰閑蕩
檢無害性真後學小生轉相崇尚標入制義名為新
說甚悖理傷化宜絕其端勿使進奉旨著為功令下
學官釐正焉繼登自署部時請元子冠婚疏凡九上
及正卿席並請建儲又草小疏病甚猶伏枕視草奏

之　上意感動乃勅所司具儀庚子七月而繼登卒
年五十七贈太子少保謚文恪繼登為人樸直端方
忠誠體國平居以慎密自持務然簡默及當大議大
政持論侃侃無所回撓僚吏即有不當恒正色攝之
始若不堪久而知其無他更信服焉居官廉潔弗受
請謁亦未嘗干人以私貲產既薄又以分給親族室
無藏蓄為文典重不尚綺靡詩法孟襄陽尤工為歌
行所著文集若干卷通鑑進講錄五十卷國朝典故
紀聞十八卷行於世

識大錄無卷數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劉振撰振字自成宣城人其書紀明一代君臣事蹟畧倣各史之例惟改本紀爲帝典自太祖至穆宗凡二十四卷其列傳則不分卷自母后儲宮宗室宰輔以至四裔皆以類分編大抵以實錄爲本而旁采諸家文集銘誌之類然敘述疎舛義例襍糅不足自名一史也